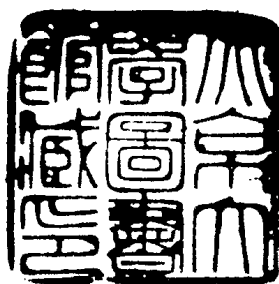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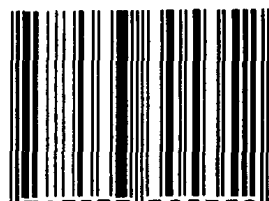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史部
第四三冊



責任編輯：孫言誠 賀 偉

ISBN 7-5333-0535-3



9 787533 305352 >

21387/01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史部四三

(大陸版·限中國大陸發行)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出版發行

(濟南經九路勝利大街)

金壇古籍印刷廠印製

787×1092 毫米 16 開本 54.625 印張

1996 年 8 月第 1 版 1996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數 1—100

ISBN 7-5333-0535-3

Z·37 史部定價：87600 圓

史部第四三冊目次

史部·別史類

晉記六十八卷

〔清〕郭倫撰
復旦大學圖書館藏清乾隆五十一年有斐堂刻本

.....一

遼大臣年表一卷金將相大臣年表一卷

不著撰者
北京圖書館藏清鈔本

.....八四五

晉記六十八卷

〔清〕郭倫撰

復旦大學圖書館藏清乾隆五十一年有斐

堂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晉記六十

八卷》提要

晉記叙

余視學浙中畱心文行之士蕭山學博朱坤薦本學
增生郭倫敦行能古文平生以十五年之功著有晉
記六十八卷余時歲試寧波將校士衢嚴徑渡浙江
由蕭山急欲見其人與書郭生辭不肯見朱學博遂
以生所著晉記呈余泊甲戌九月歲試蕭山郭生又
以能文拔冠一軍因得相見一樸茂人也余竊心喜
之謂得士如此朱學博真不欺余哉兩試既竣余遂
以郭生優行貢入成均余常念古人之學窮經爲上
研史次之經傳聖賢之心非躬行體驗者不能有得

晉記

卷首叙

史以記當時之事其得失成敗事迹紛揉而欲使事
以文顯文以氣華亦非有筆者不能龍門班范而下
惟歐陽氏自託於春秋之義而五代史果較於三國
南北之上則史學之難非識與才并亦何能行世而
垂後哉晉書之儼蕪人人譏之而郭生尤瞿然於高
貴鄉公欲爲變之文而慨君臣之義蕩然於天地之
間遂發憤繼其曾大父之志刪削補遺自成一記其
志正其力亦勤矣余披閱再三見其叙事論列簡勁
中復多宕逸之氣有李延壽南北史之才而無新唐
書事增文省之失使其問世而傳後天下士應自有

公論知非余之庇所私而爲之獎借也獨是郭生已登賢書益敦其行以相砥於有成他日得入詞館爲聖朝注記之良史而不負余選舉之意則余之望生固有不一而足者郭生其勉乎哉

乾隆二十一年歲在丙子十月既望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提督浙江學政通家生翠庭雷鉉撰

晉記

卷首 叙

二

晉記叙

我友郭倫幼出以十五年之功修晉書余欲叙之而未能也蓋其爲之也不易則其叙而傳之也甚難非熟悉其中之原委條理寧闕以俟知者之論定而決不敢爲詠詞以相誇耀年來究心原書略見指歸因復取郭君所修反復互證然後有以辨其得失而斷其是非自陳壽爲曹公立本紀晉之宣景文遂踵故事而名實相紊及於神受叛魏從晉者宜與五代唐末六臣爲比乃竟同佐命而毫無羞愧蓋以君誅臣而稱高貴鄉公欲爲變非一日矣平吳有混一之功

晉記

卷首 叙

三

不可不核其實中興有翊戴之動不可不舉其凡周該桓雄韓階周崎易雄樂道融虞程等同死敦難每人一傳則事複而文繁王育章忠在忠義而失身僞朝之辱不著龔壯幸謚在隱逸而乃心王室之烈不彰旣創載記而張軌李嵩獨爲列傳亦垂體制又十六國記事頗略且拓跋氏建封於代顛末不應全爲桂漏五行可散述於帝紀列女可附見於夫子祥覽孝友當節取而出處可識也機雲文章有一得而事功無聞也錄外戚而楊駿庾亮王恭更置則必屬不是鑒標儒林而范甯賀循虞溥別存則儒林不爲榮

凡此幼山皆一一正之禮達分定辨物居方事歸雅馴義存體要刪煩就簡卓然可以昭法戒而備勸懲信爲晉史之功臣也其九兢兢致意者阮咸王衍王戎劉伶謝鯤胡毋輔之王尼羊曼輩創爲任放一傳以置之而極論其失由飲食而準之取與由取與而準之出處由出處而準之功業發端甚微流濫益大一人倡始而風俗蠱壞國家之陵替隨之士大夫之修身見於世者可不奉爲龜鑑哉余旣叙其書又以平日所斟酌於舊史者若干條還質幼山不敢自矜有得聊以證兌之麗澤互相滋益云爾

晉記

卷首叙

四

乾隆二十八年歲在癸未六月上浣秀水朱坤書於山東之博平縣署

晉記自叙

倫會大父任之甫明季爲諸生博學洽聞尤好左氏傳兩漢書常以晉史蕪俚欲刪削成一家書有摘謬二卷遭天下多故燬於兵燹乾隆庚申倫在吳興始於書肆中購得晉書讀苟勗傳至高貴鄉公欲爲變瞿然而起歎曰嗚呼何言之悖也夫君臣之義天地之大經也君欲誅其臣而曰欲爲變則三綱淪五常汨而乾坤不幾乎息哉若宣景文及身不帝而列諸本紀諸助亂孫旂牽秀之徒附見足矣而乃與繆播閻鼎同類而列之其賈充姝婁俱傳見專責如例

晉記

卷首叙

五

俳者之所爲諸國載記不年不月複雜而無章北魏雖有本史自力微通貢猗盧封代以至道武稱帝百五十年之間歷十餘世皆有當時戰伐之事譙登許肅忠義之臣而闕而不載潘岳諸人之文何關於天下國家治亂之數而皆臚之本傳其叙事也如雜珠玉於糞土之中施葛藟於藩籬之上其文不直其事不核讀之者未及終篇而輒思掩卷其何以明是非垂萬世而爲不朽之典策哉倫竊不自揆欲刪削以承先文學之志顧始爲晉書者十八家自貞觀書成而十七家皆廢今所存者惟崔鴻十六國春秋耳客

有謂我者曰削之誠不蕪矣能削而不能益則如之何倫應之曰昔晉人張輔嘗論遷固優劣而曰遷之著述辭約而事舉叙三千年事惟五十萬言班固叙二百年事乃八十萬言良史述事善足以獎勸惡足以鑒誠人道之常中流小事亦無取焉而班皆書之以爲不如晉歷前後百五十年不能當漢東京之半而文反過之繁而不能簡此後世史書之通病也太史公傳蘇秦張儀范雎蔡澤諸人逞辭流離不見其繁而適足以明其大才所惡於繁者謂其冗耳所貴於簡者非謂其略謂其核而勁也司馬氏之大經大法以及其人言行之焯焯者必皆見於貞觀之書矣而猶患其蕪且又未嘗無所益也今刪其穢雜而不沒其人其事之真則其於事非有所缺也然倫之始修此書也聞之者皆竊笑謂貞觀之作出於于志寧顏師古褚遂良許敬宗諸名宿若才之不逮也明矣卽或有成其徒爲蠹魚食也夫北齊魏收所取史官欲才不逮已其書旣成號爲穢史因悉焚崔李舊書顏孔諸公其設心諒不至此而位望通顯上應朝廷之事必日不暇給何能覃思竭慮於前世之書其在館之士固皆工於纂述者與晉之諸志誠有可觀

晉記

卷首叙

六

其記傳惟不出於一手故瑣冗俚雜而不足以成家之書也昔者宋齊梁陳魏齊周隋代各有史而李延壽刪其煩蕪爲南北史於時以年少位卑弗重其書今八朝之史如故而南北不能廢也且當是時延壽亦與其事而竟不能如南北史之簡勁是必有不德行其志者矣惜哉十七家之書今皆湮滅不傳則知史局分修以勢位而掩人之才者可勝道哉抑倫聞自古文章之士必前無古人後無來者而後其氣足以薄日月涵江海而意以帥氣氣以帥辭故其發揚如雷霆密理如繭絲騁如雲蒸止如壁立矯若游龍湛若秋水此遷固之所以雄視百代而不可磨滅者也瑣瑣者乃欲以尺寸求之不亦惑乎晉之爲晉雖不如漢然武帝平吳混一區夏琅邪肇迹江南其間謀臣碩士如華祐預濬現逖導侃嶠安之謨猷經略以及劉石氏羌鮮卑之猖狂雄武至今猶想見其人而本傳蕪冗曾不足發其不可磨滅之概至清言娓娓乃司馬氏所以亂亡者而縷述之不哀嗚呼此其取舍失衷是非贅亂宜乎有高貴鄉公欲爲變之文而不自知其悖也倫學儉才疎此書誠不知其可否而修之則十有五年矣論事必達其情記言必覈

晉記

卷首叙

七

其實忠孝廉節之事雖微必錄冗者節之類者合之

俚者潤之或間出而略於本傳或附見而足其生平

或特書其名期元孔或不列於叛恒溫災變者天之

所以警動世主也然亦有陰陽之事必著其應則近

於附會女子從陽者也自為列傳反不足以彰閭德

故并五行於帝紀散列女於類見芟繁補缺凡為世

系一為本紀三為內紀一為志八為列傳四十一為

十六國錄十四北燕併東燕故雖增代仍為十六國凡六十八卷夫司

馬子長之作史記也父子世其業班氏亦然孟堅至

三十年然後成書而志猶續於曹大家蓋古人之用

晉記

卷首叙

八

心如其專且久也迨其書既成足以傳百世矣而

班之譏遷范之譏固各相背而已皆不免論人則明

在己不悟往往然矣倫之此記上下百五十年旁綜

一十七國其敢自以為無紕漏哉如有摘我之謬而

誨所未逮此又倫之幸也夫

乾隆十九年歲在甲戌正月上浣蕭山九峯郭倫書

浙江採集遺書總目提要

晉記六十八卷

右國朝舉人蕭山郭倫撰初倫曾祖任之嘗為

晉書摘謬二卷倫習聞其說又嘗讀荀勗傳見高

貴鄉公欲為變一語以為大悖於理以君欲誅臣

而曰為變則倫常汨矣因悉取原書刪正之以成

祖志且謂原書燕謬甚多約舉其失如宣景文及

身不帝而列諸本紀諸助亂孫旂牽秀之徒附見

足矣而反與繆播閭鼎同類列之其賈充姚萇傳

傳鬼神事竟如優俳者之所為諸國載記不年不

晉記

卷首提要

九

月複雜無章北魏雖有本史自力微通貢猗盧封

代以至道武稱帝百五十年之間皆有當時戰伐

之事譙登許肅忠義之臣皆闕而不書潘岳諸人

之文無關治亂之數而盡臚之本傳又如武帝平

吳混一區夏琅邪肇迹江南其間謀臣碩士如華

祐預濟現逃導侃嶠安之謨猷經略至今猶想見

其人而本傳燕冗會不足以發其不可磨滅之概

至清言娓娓司馬氏所以亂亡者而縷述之不衰

是皆取舍失衷是非晉亂倫今所定論事必達其

要記言必覈其實於詳略分合間多更易舊文凡

六十八卷爲世系一爲本紀三爲內紀一爲志八
爲列傳四十一爲十六國錄十四

晉記

卷首提要

十

晉記總目

世系一卷

本紀三卷

內紀一卷

志八卷

列傳四十一卷

十六國錄十四卷

共六十八卷

受業壻山陰朱際昌慕韓校刊

同胞弟 丙丹崖

晉記

卷首總目

十一

晉記目錄

卷一

世系

高祖宣帝 懿

世宗景帝 師

太祖文帝 昭

卷二

本紀一

世祖武帝 炎

孝惠帝 東

孝懷帝 熾

孝愍帝 鄴

卷三

晉記

卷首目錄

主

本紀二

中宗元帝 睿

肅宗明帝 紹

顯宗成帝 衍

康帝 岳

孝宗穆帝 曄

哀帝 丕

太和帝 奕

卷四

本紀三

太宗簡文帝 昱

孝武帝 曜

安帝 德宗

恭帝 德文

卷五

內紀

武元楊后

武悼楊后 胡貴嬪

左貴嬪

王才人

惠賈后 謝夫人

惠羊后

懷樂后

元虞后

荀豫章君

明庾后

成杜后

周貴人

康褚后

穆何后

哀王后

太和庾后

簡文王后 李夫人

孝武王后

陳淑媛

安王后

恭褚后

晉記

卷首目錄

主

卷六

志一

天文

卷七

志二

地理

卷八

志三

禮

卷九

志四	樂	卷十	志五	職官	卷十一	志六	輿服	卷十二	志七	管記	卷首	目錄	食貨	卷十三	志八	刑法	卷十四	列傳一	八臣	賈充 <small>從子模嗣孫韓謚</small>	裴秀	王沈 <small>子浚</small>	陳騫	石苞 <small>子崇敬陽定</small>	荀顗

荀勗 <small>子藩</small>	何曾 <small>子劭</small>	列傳二	劉毅 <small>子駿</small>	衛瓘 <small>子恆</small>	任愷	傅元 <small>子咸</small>	庾峻 <small>子數</small>	卷十六	管記	卷首	目錄	列傳三	平吳功臣	羊祜	杜預 <small>子錫</small>	王渾 <small>子濟</small>	周浚 <small>子嵩</small>	卷十七	列傳四	七王	楚王瑋	長沙王父 <small>皇甫重</small>
組	遵		程衛	恆子琛	山濤 <small>子簡</small>	咸從父弟祗	庾純 <small>子勇</small>							張華 <small>子祚</small>	錫子父	唐彬	謨					
藩子遠	遵子嵩		和嶠	玠	簡子遐	武茂								劉卞	何攀		從父弟襲					
閻	綏													建			成公簡					
組子爽	機																					

成都王穎

趙王倫

齊王問鄒方

河間王頌

東海王越

卷十八

列傳五

宗室諸王

安平獻王孚

子邑 義陽王望

太原王瑗 高陽王珪 常山王衡

太原王瑗 望子河間王洪

隨王整

洪子威

彭城穆王權

曾孫紘

晉記

卷首目錄

六

高密文獻王泰

子孝王略

新蔡王騰 子莊王確

模子保

范陽康王綏

子施

濟南惠王遂

曾孫勳

譙剛王遜

高陽王睦

任城景王陵

弟順 西河王斌

宣帝六王

平原王幹

汝南王亮

子粹 矩 宗 熙

琅邪王仙

子觀 武陵王禧

東海王孫

清惠亭侯京

扶風王駿

子暢 新野王歆

梁王彤

卷十九

列傳六

文帝六王

齊王攸

子襲 贊

城陽王兆

遼東王定國

廣漢王廣德

樂安王鑒

樂平王延祚

武帝十二王

毗陵王軌

秦王東

城陽王景

東海王祗

始平王裕

淮南王允

晉記

卷首目錄

七

代王演

新都王該

汝陰王謨

渤海王恢

清河王遐

子覃 端 箭 吳王晏

愍懷太子適

子彪 顯 尚

元帝四王

琅邪王哀

東海王沖

武陵王晞

子忠 敬王

琅邪王煥

簡文帝三子

會稽世子道生

臨川王郁

會稽王道子

子元 顯

卷二十

列傳七

鄭冲

魏舒

李憺

劉寔

弟智

高光

鄭袤

子默

默子球

魯芝

崔洪

華廙

子恆

李允

盧欽

樂廣

裴頠

解系

裴楷

子憲

卷二十一

晉記

卷首 目錄

六

列傳八

李重

石鑒

劉頌

段灼

江統

子彪

惇

卷二十二

列傳九

向雄

閻續

秦秀

范宏之

曹志

卷二十三

列傳十

孫楚

孫統 綽

劉喬

孫亮

耽子柳

張輔

廬志

子昂

華軼

繆播

從弟允

閻鼎

賈疋

索靖

子綖

荀晞

卷二十四

列傳十一

劉琨

兄輿

祖逖

兄納

劉宏

子璠

王遜

李毅

羅憲

兄子尚

周訪

子撫

先 嶽子遐

卷二十五

晉記

卷首 目錄

九

列傳十二

任放

阮咸

叔籍

族弟放

子瞻

字 從子修

王衍

弟澄

郭舒

王戎

劉伶

謝鯉

胡毋輔之

光逸

畢卓

王尼

羊曼

弟昞

卷二十六

列傳十三

馬隆

胡奮

陶瑱 原修

吾彥

張光

趙誘

邵續

卒矩

段匹碑

魏浚 族子該

桓宣 猶子伊

朱伺

劉遐 蔡豹 羊鑒

桓溫

卷二十七

列傳十四

王導 子悅 恬

洽 協 劭 蒼

溫嶠 伯父美

卷首目錄

王

郗鑒 子愔 曇

愔子超 曇子恢

陶侃 子洪 瞻

夏 琦 旗 斌

謝安 子琰 璩

琰子混 安弟萬 石 鐵

王羲之 子元之 凝

凝之 徽之 操之

卷二十八

列傳十五

陸奕 弟玩 玩子綽

褚璽

孔愉 弟祗 從弟璽

伯父奕 奕孫嚴

孔坦

張茂 丁潭 虞駿

劉超

鍾雅

卷二十九

列傳十六

王湛

坦子承 承子述 述子坦之 坦之 澄 愉 忱 國寶

承族子嶠

王舒 子允之

王彬 子彪之 兄爽

卷三十

列傳十七

劉隗 孫波

刁協 子彝

戴淵 弟邈

周顗

甘卓 樂道融

虞潭 孫嘯父

卷首目錄

王

顧眾

陶回

卷三十一

列傳十八

顧榮

劉允

薛兼

熊遠

王鑒

陳頴

高崧

劉惔 張憑

韓伯

殷浩

謝尚

卷三十二

寶允	王宏
曹攄	吳隱之
<small>丁紹 喬智明</small>	張闔
諸葛恢	潘京
王育	
卷三十八	
列傳二十五	
儒林	
范平	文立
陳郡	崔遊
虞溥	劉兆
晉記	孟
卷首目錄	
徐苗	汜毓
董景道	杜夷
<small>范隆 韋護</small>	
續咸	
虞喜	范宣
徐邈	賀循
	<small>楊方</small>
孔衍	范甯
王歆	
卷三十九	
列傳二十六	
儒林	
裴度	束皙

王接	郗詵
阮种	華譚
	<small>袁甫</small>
卷四十	
列傳二十七	
儒林	
向秀	郭璞
<small>郭象</small>	
葛洪	
卷四十一	
列傳二十八	
儒林	
晉記	
卷首目錄	
陳壽	華嶠
司馬彪	王隱
虞預	孫盛
干寶	謝沈
習鑿齒	徐廣
卷四十二	
列傳二十九	
顧和	
袁瓌	
<small>子喬 準孫耽</small>	<small>喬孫山松 耽子質</small>
<small>從弟湛</small>	<small>從祖準</small>
江適	殷顗

車允

王雅

卷四十三

列傳三十

何無忌

魏詠之

劉毅 兄邁 孟昶

諸葛長民

卷四十四

列傳三十一

外戚

羊琇 王珣 王虔

楊駿 弟珧 濟

庾亮 子彬 義 條 翼

晉記 卷首目錄

美

褚裒

王濛 子修 子爽 蘊

王恭

卷四十五

列傳三十二

隱逸

孫登 董京 瞿弼先生

夏統 朱沖

董養 霍原

郭琦 急褒

魯勝 已勝 索襲 任旭

郭文

孟昶

翟湯 郭翻 韓續 劉麟 郭莊

劉麟之 楊軻 張忠 公孫鳳 石坦 公孫承

宋徽 祈嘉

郭荷 郭瑀 陶淡

戴逵 謝敷 龔元之 王長文

鄧粲

卷四十六

列傳三十三

隱逸

晉記

卷首目錄

毛

陶潛

皇甫謐 子方回

卷四十七

列傳三十四

文苑

潘尼 左思

成公綬 郭湛 趙至 王沈

張翰 庾闡

李充 曹毗 袁宏 伏滔 羅含 孟嘉 郝隆

卷四十八

列傳三十五

文苑	夏侯湛	張載	弟協	亢
陸機	孫拯	陸雲	弟耽	從父兄喜
潘岳				
卷四十九				
列傳三十六				
藝術				
陳訓		戴洋	吳猛	
韓友				
淳于智	步熊	陳昭	嚴卿	杜不愆
晉記	卷首目錄	天		
卜弼	臺產	幸靈		
佛圖澄	麻襦	單道開	鮑靚	
黃泓		索統		
顧愷之		僧涉	孟欽	
王嘉	郭磨	鳩摩羅什	曇霍	
卷五十				
列傳三十七				
王敦		蘇峻		
祖約				
卷五十一				

列傳三十八	殷仲堪	楊佺期
劉牢之		
卷五十二		
列傳三十九		
桓元		
卷五十三		
列傳四十		
羣盜		
王彌	陳敏	
晉記	卷首目錄	天
張昌	王如	
杜曾	杜弼	
王機	孫恩	
盧循	譙縱	
卷五十四		
列傳四十一		
四夷		
卷五十五		
十六國錄一		
漢		

劉淵	劉和
劉聰	劉粲
劉曜 <small>改號趙</small>	
卷五十六	
十六國錄二	
成	
李特	李流
李雄	李班
李期	李壽
李勢	
晉記	手
卷五十七	
十六國錄三	
趙一	
石勒	
卷五十八	
十六國錄四	
趙二	
石宏	石虎
石世	石遵
石鑒	石祗

冉閔 <small>改號魏</small>	
卷五十九	
十六國錄五	
燕	
慕容廆	慕容皝
慕容儼	慕容暉
卷六十	
十六國錄六	
秦一	
苻洪	苻健
苻生	苻堅上
卷六十一	
十六國錄七	
秦二	
苻堅下	苻丕
苻登	
卷六十二	
十六國錄八	
前涼	
張軌	張寔
晉記	圭
卷首目錄	

張茂

張駿

張重華

張曜靈

張祚

張元靚

張天錫

卷六十三

十六國錄九

東燕

慕容垂

慕容寶

慕容盛

慕容熙

高雲

馮跋

北燕

晉記

卷首目錄

三

卷六十四

十六國錄十

後秦

姚弋仲

姚襄

姚萇

姚興

姚泓

卷六十五

十六國錄十一

南燕

慕容德

慕容超

西秦

乞伏國仁

乞伏乾歸

乞伏熾磐

卷六十六

十六國錄十二

後涼

呂光

呂紹

呂纂

呂隆

卷六十七

十六國錄十三

晉記

卷首目錄

三

南涼

秃髮烏孤

秃髮利鹿孤

秃髮傉檀

北涼

沮渠蒙遜

西涼

李暠

李歆

夏

赫連勃勃

卷六十八

原缺第三十四葉

宣帝世系



蕭山郭 倫撰

宣帝諱懿字仲達河內溫縣孝敬里人也。姓司馬氏。楚漢間司馬卬爲趙將與諸侯伐秦秦亡立爲殷王都河內漢以其地爲郡子孫遂家焉。自卬八世生征西將軍鈞鈞生豫章太守量量生穎川太守儁儁生京兆尹防防字建公性質直方嚴雖閒居宴處威儀不忒諸子已冠不命之坐不敢坐不指有所問不敢言生八子號八達懿其仲子也少聰朗多智及長博

晉記

卷一 世系

學洽聞漢建安六年郡舉上計掾司空曹操辟懿見天下大亂不欲輕出辭以風痺操使人夜密刺之懿堅臥不動及爲丞相復辟文學掾勅使者曰懿來則已不卽收之懿懼而就職使與子丕游處遷黃門侍郎轉丞相東曹屬從擊張魯魯降當是時劉備新得巴蜀懿勸操因兵威擊備操弗聽使夏侯淵張郃守之而還魏國既建遷太子中庶子每與大謀輒有奇策太子信之與陳羣吳質朱鐸號曰四友遷軍司馬二十四年漢中將關羽圍曹仁於樊于禁等七軍皆沒自許以南往往遙應羽操欲徙許都以避其鋒

晉記

卷一 世系

懿曰于禁七軍爲水所沒非攻戰之失也而遽欲遷都既示弱於人且使淮沔騷然非國之利也劉備孫權外親內疎關羽得志權之所忌也今若遣使說權歸羽許割江南以封權則樊圍必解操從之而權遂使呂蒙襲羽因取江陵操欲徙荊州遺民懿曰荆楚輕脫易動關羽新破人皆竄匿觀望若徙其善者既傷其意將令去者不敢復還遂弗徙自後逃亡者悉復操薨子丕嗣封河津亭侯轉丞相長史魏代漢拜尙書轉督軍御史中丞封安國鄉侯黃初二年遷侍中尙書右僕射五年魏主南巡留懿鎮許昌改封向鄉侯轉撫軍假節領五千兵加給事中錄尙書事六年魏以舟師伐吳使懿留守臨行詔曰吾深以後事爲念故以居守委卿曹參雖有戰功而蕭何爲重使吾無西顧之憂不亦可乎十月魏主還洛陽詔懿曰吾東撫軍當總西事吾西撫軍當總東事於是復鎮許昌七年魏主丕疾篤召懿與大將軍曹真鎮軍陳羣見於崇華殿南堂受遺輔政詔太子曰有閒此三公者慎勿疑之明帝卽位封舞陽侯吳興魏喪使諸葛瑾張霸攻襄陽懿督諸軍擊破之斬霸遷驃騎將軍太和元年出屯於宛加督荆豫二州諸軍事初益

州將軍孟達以上庸降魏文帝愛之合房陵上庸西城爲新城郡以達爲太守懿驟諫不聽文帝烈達心不自安數與諸葛亮通書陰謀歸漢達與魏興太守申儀有隙亮欲堅其志使郭模詐降過儀故洩其謀儀密以聞達知謀泄將舉兵懿時鎮宛恐其速發以書慰之曰將軍昔棄劉備託身國家國家委將軍以疆場之任任將軍以圖蜀之事可謂心貫白日蜀人智愚莫不切齒於將軍諸葛欲相破惟苦無路耳模之所言非小事也亮豈輕之而令宣露此殆易知耳達得書大喜猶豫不決懿潛軍迅發倍道兼行入

晉記

卷一 世系

二

日而兵至城下吳蜀各遣將救達弗及達初與亮書曰宛去洛八百里去吾千二百里聞吾舉事當表上比相反復則一月間吾城已固諸軍足辦吾所處深險司馬公必不來諸將無足患者及懿軍至達又告亮曰吾舉事八日而兵到城下何其神也新城三面阻水達柵城外以自固懿渡水破柵直薄其城攻之旬有六日而達劬鄧賢將李輔等出降懿斬達傳首洛陽俘獲萬餘人徙七千餘家於南州振旅還宛四年遷大將軍加大都督假黃鉞典曹真帥師擊漢拔新豐縣軍次丹口遇兩班師問年諸葛亮攻天水圍

賈詡魏平於祁山懿西屯長安督將軍張郃費曜戴凌及雍州刺史郭淮以禦漢懿留精兵四千餘衆悉攻祁山張郃欲分兵駐雍郃懿曰料前軍能獨當之者將軍言是也若不能當而分爲前後此楚三軍所以爲黥布擒也遂進軍險要亮分兵攻祁山自逆懿於上邽懿使郭淮等邀亮亮破之大芟其麥諸軍將皆懼懿慰之曰吾倍道疲勞兵家之所食也今亮不敢據渭水此易與耳進次漢陽與亮遇於上邽之東斂軍依險兵不得交使將牛金以輕騎餌之亮不動而退懿躡之至於南城亮據南北兩山斷水爲重圍

晉記

卷一 世系

四

懿登山掘營不敢戰賈詡魏平數請戰曰公畏蜀如虎奈天下笑何懿病之乃使張郃攻亮南圍自整中軍向亮亮使魏延等逆戰魏兵大敗懿還保營收集亡散而亮以糧賁旋師懿使張郃追之戰於木門郃中伏弩而死軍師杜襲督軍薛悌曰明年麥熟亮必復來而隴右無穀若之何懿曰亮再出祁山一攻陳倉皆挫劬而還縱其後出不復攻城當求野戰必在隴東不在西也且彼恆以糧少爲恨歸必積穀以吾料之非三稔不能動矣於是表徙冀州農夫佃上邽魏主使使者勞軍青龍二年亮帥師十餘萬出斜谷

至郿軍於渭水之南。魏使征蜀護軍秦朗督步騎二萬受懿節度。懿引軍渡渭。背水爲壘。謂諸將曰。亮若出武功。循山而東。誠可憂者。若西上五丈原。諸軍無事矣。亮屯五丈原。郭淮曰。彼若跨渭登原。連兵北山。隔絕隴道。搖蕩民夷。非我之利也。懿因使淮及將軍胡遵先據北原。壘木成而漢兵大至。淮臨原而戰。漢兵不得進。亮數挑戰。懿不出。遣以巾幘婦人之服。懿怒。表請決戰。魏主使衛尉辛毗杖節爲軍師以制之。姜維聞毗來。謂亮曰。懿不復出矣。亮曰。彼本無戰心。所以固請者。示武於衆耳。將在軍。君命有所不受。苟

晉記

卷一世系

五

能制我。豈千里而請戰哉。亮使至懿軍。懿問亮寢食及事之煩簡。而不及戎事。使者曰。公夙興宴寐。罰二十已上。咸自省覽。所噉食不至數升。使去。懿告人曰。孔明食少事煩。其能久乎。對壘百餘日。亮卒於軍。長史楊儀整軍而出。百姓奔告懿。懿追之。儀反旗鳴鼓。若將向懿者。懿畏不敢逼。儀結陣而去。經日。懿按其營壘。歎曰。天下奇才也。辛毗以爲尙未可知。懿曰。軍家所重者。兵馬糧穀。而今皆棄之。是人而捐其五臟也。死也何疑。乃追之。關中多蒺藜。懿使軍士二千人履平底木屐爲前導。蒺藜悉服。然後馬步竝進。追至

赤岸。不及百姓爲之諺曰。死諸葛走生仲達。懿聞之笑曰。吾能料生。不能料死。故也。三年。遷太尉。鎮守長安。獲白鹿獻之。景初元年。秋七月。公孫淵自立爲燕王。魏主以諸葛亮已卒。蜀不足患。明年正月。召懿於長安。使將兵四萬擊遼東。魏主親問方略。曰。公孫淵將何計。以待君。對曰。棄城豫走上計也。其次則據遼水。以距王師。若坐守襄平。此成擒耳。魏主曰。淵計將安出。對曰。惟明智能審度。彼我豫有所棄。此非淵之所及也。今懸軍遠出。將謂我不能持久。必先據遼水。後守襄平。然則往還幾時。對曰。往百日。還百日。攻百

晉記

卷一世系

六

日。以六十日爲休息。一年足矣。帥牛金。胡遵等發洛陽車駕。送出西明門。詔懿弟孚。懿子師。送至溫。賜穀帛牛酒。勅郡守典農已下咸往。會父老故舊。譙飲累日。懿歎息。悵然有感。作歌曰。天地開闢。日月重光。遭遇際會。畢力遐方。將埽羣穢。還過故鄉。肅清萬里。總齊八荒。告成歸老。待罪舞陽。遂進師。經孤竹。越碣石。次於遼東。公孫淵使其將軍衍等將步騎數萬屯於遼隧。圍壘二十餘里。諸將欲擊之。懿曰。彼堅壁壘。欲老吾師也。攻之正墮其計。淵大衆在此。巢窟必虛。我直指襄平。攻其必救。彼懼而求戰。破之必矣。乃多張

旗幟欲出其南。衍等盡銳趣之。懿潛師濟水北。沈舟焚梁。傍遼水築長圍。徑趨襄平。衍恐引兵夜走。懿謂諸將曰。所以不攻其營者。正欲致此。不可失也。縱兵逆擊。大破之。進至首山。三戰皆捷。遂圍襄平。秋大霖雨。遼水驟漲。平地水數尺。諸將欲移營。懿令軍中敢有徙者斬。都督令史張靜犯令。斬之。軍中始定。淵衆恃水樵牧。自若。諸將欲取之。皆不聽。司馬陳珪曰。公昔攻上庸。八部竝進。晝夜不息。故能以旬有六日而拔堅城。斬孟達。今遠來而更安緩。愚竊惑之。懿曰。達衆少而食支一年。我軍四倍於達。而糧不淹月。以一

晉記

卷一世系

七

月圖一年。安可不速。以四擊一。正令半解。而克猶當爲之。故不計死傷與糧而競也。今淵衆我寡。我飽淵飢。水雨如此。功力不設。雖欲促之。亦何所爲。自發京師。不憂淵攻。但恐淵走。今寇糧垂盡。而圍落未合。掠其樵採。抄其牛馬。是驅之走也。夫兵者詭道。善因事變。淵憑衆恃雨。雖饑困。未肯束手。當示無能以安之。取小利而忘大計。非策也。魏延聞雨滂。咸欲罷兵。魏主曰。諸卿勿憂。司馬公臨危制變。計日擒之矣。既而雨霽。遂合圍。起土山。地道。橋櫓鉤。晝夜攻之。矢石如雨。時有長星。白色。芒。自襄平城西南流於東北。

堅。梁水有聲。城中窘急。糧盡。人相食。公孫淵使其相王建。柳甫。乞降。請解圍。卻兵。當君臣面縛。懿命斬之。檄告淵曰。昔楚鄭列國。鄭伯猶肉袒牽羊以迎楚師。孤天子。上公。而王建。柳甫。欲使退舍。豈禮也哉。耄老失指。今已斬之。若意有未伸。可更遣少年。明決者來。淵使侍中衛演。乞。口。送任。懿謂演曰。軍事大要有五。能戰。當戰。不能戰。當守。不能守。當走。餘二事。惟降與死耳。汝主不肯。而縛是決致死也。何必任子。演還。淵將數百騎突圍而出。懿擊斬之。梁水之上。遂入城。戮其公卿以下。及將帥兵民九千餘人。築爲京觀。收

晉記

卷一世系

八

戶四萬。口三千餘萬。釋淵叔父恭之囚。封淵將綸直。貴範之墓。直範者。與恭諫淵勿反。而淵殺之者也。諸爲淵所誣誤者。皆原將吏從軍死亡者。致喪還家。遼東平。班師。魏遣使者勞軍於薊。增封食。昆陽。初。懿至襄平。夢魏主枕其膝。曰。視吾面。俯視有異於常。寤而心惡之。其勞軍於薊也。命懿復鎮關中。及次白屋。有詔召懿。三日之內。詔書五至。手詔曰。開側息。望到。到便直排閣入。視吾面。懿得詔大遽。乘追鋒車。晝夜兼行。自白屋四百餘里。一宿而至。入嘉福殿臥內。升御牀。流涕問疾。魏主執其手曰。吾以後事屬君。君與曹

爽輔小子死乃可忍吾忍死待君得相見無恨矣因召二王示懿指齊王芳曰此是也君諦視之弗誤也又使芳前抱懿項懿頓首流涕明帝廼齊王卽位遷侍中持節都督中外諸軍錄尚書事與爽各統三千人更直殿中乘輿入殿尋遷太傅入朝不趨贊拜不名劍履上殿嫁娶喪葬取給於官以子師爲散騎常侍子弟三人爲列侯四人爲騎都尉懿固讓子弟官不受正始二年吳全琮攻芍陂朱然孫倫圍樊城諸葛瑾步騭抄相中懿督軍救之吳軍夜遁追至三州口獲其軍資而還魏使侍中勞軍於宛秋七月增食

晉記

卷一世系

九

鄧臨穎并前四縣邑萬戶子弟十一人皆爲列侯懿自黃初以來二十餘年內總百揆外專征伐勳望日隆而謙恭彌甚太常常林以鄉邑舊齒見之必拜恆戒子弟曰盛滿招忌四時猶有推移而況於人乎然性忍刻內忌外寬魏廷諸公卿皆憚之三年追封懿父京兆尹防爲舞陽成侯三月奏穿廣漕渠引河入汴溉東南諸陂始大佃於淮北四年懿督諸軍伐吳魏主送山津陽門軍次於舒大興屯守廣開淮陽百尺二渠修穎南北諸陂自是淮北倉庾相望農官屯兵連屬焉五年懿至自淮南曹爽將攻漢中懿止之

不得三月爽與征西將軍夏侯元發卒十餘萬入自駱谷漢使費禕救之魏兵距興勢不得進轉輸不繼牛畜多死懿與夏侯元書曰春秋責大德重今興勢至險蜀已先據之若進不獲戰退見迫絕覆軍必矣元懼自爽遂引軍而還六年詔懿朝會乘輿升殿八年夏四月夫人張氏卒初懿辭魏武之辟託以風痺不能起居雖家人不知其爲僞也嘗曝書暴雨不覺自起於庭一婢自閭出見之夫人恐洩遂手鳩婢以滅口而躬自執爨懿由是重之生子師昭幹至是薨贈爲廣平縣君曹爽之與懿同受明帝顧命也以懿

晉記

卷一世系

十

年位素高恆父事懿事不敢專必諮而後行旣而暱鄧颺何晏丁謐三人乃謂爽曰大權不可以假人因徙懿太傅外示尊重實欲使尚書奏事先由已得制其輕重三人日益用事勸爽多樹親黨專朝政遷太后於永寧宮時人謠曰何鄧丁亂京城懿不能禁因稱疾不視事懿黨并州刺史孫禮見懿有忿色而無言懿曰卿少并州孤對曰非也本謂明公受先帝付託匡扶魏室今社稷將危天下洵公得高枕而臥哉因涕泗橫流懿曰卿且止忍不可忍潛謀殺爽爽黨河南尹李勝將蒞荊州爽使覘懿懿詐疾篤使兩

婢侍持衣衣落指口言渴婢進粥懿不持甌而飲粥流沾胸李勝曰衆謂公舊風復發何意乃爾懿聲氣財屬言年老枕疾死在旦暮君當屈并州并州近邊好爲之備恐不復相見以子師昭爲託李勝曰當還忝本州非并州也懿復錯亂其辭曰君方到并州勝乃朗言當忝荊州懿曰年老意荒不解君語今還爲本州盛德壯烈好建功勳李勝退而謂爽曰司馬公尸居餘氣形神已離不足患矣他日又告人曰太傅不可復濟使人愴然由是爽等不設備爽兄弟俱數出好遊司農桓範諫曰公總萬幾典禁兵胡可輕出

晉記

卷一世系

十一

若有閉門拒公誰納公者爽曰誰敢爾邪弗聽嘉平元年正月甲午魏主謁高平陵爽兄弟皆從是日太白襲月懿謂子師昭曰時不可失也因以皇太后令閉諸城門勒兵據武庫召司徒高柔假節行大將軍事據爽營使太僕王觀行中領軍事據義營使子師將兵屯司馬門懿自列陣闕下路經爽門爽帳下督嚴世登樓引弩將射懿孫謙止之曰事未可知三注三止皆引其肘不得發以太后令召桓範欲應命其子曰車駕在外不如南出遂赴行在蔣濟曰智囊往矣懿曰爽與範內疎而智不及且驚馬戀棧豆必

不能用也懿遂率太尉蔣濟等勒兵屯於洛水浮橋爽司馬魯芝犯門斬關而出懿乃奏曰大將軍爽背棄順命收亂國典僭擬專權盡據禁兵羣官要職皆置所親殿中宿衛易以私人伺察至尊離間兩宮天下洶洶入懷危懼此非先帝詔陛下及臣升御牀之本意也太尉臣濟等皆以爽有無君之心兄弟不宜典軍宿衛奏永寧宮皇太后令臣如奏施行臣輒勅主者罷爽義訓吏兵以候就第敢有稽留車駕便以軍法從事臣輒力疾將兵屯洛水浮橋伺察非常爽得奏不知所爲魯芝曰公居伊周之位一旦以罪見

晉記

卷一世系

十二

斥欲牽黃犬豈可得哉莫若挾天子杖大威四海孰敢不從捨此而去惟就東市耳桓範亦勸爽以天子諸許昌移檄徵天下兵爽疑未決夜使侍中許允尙書陳泰詣懿懿數其失宜早自歸罪事止免官又遣爽所親信殿中校尉尹大目諭爽指洛水爲誓爽信之乃曰司馬公不過欲奪吾權耳吾得以候就第不失爲富家翁桓範泣曰曹子丹佳人生汝兄弟純犢耳何圖今日坐汝族滅也爽即通懿奏請下詔免已官奉駕還宮爽兄弟歸家懿使有司劾奏發黃門張當正始九年私出掖庭才人百英等十一人爲爽家

伎大逆不道遂收爽兄弟及其黨何晏鄧颺丁謐李勝張當大司農桓範等夷其族赦芝不誅護軍夏侯霸出奔於蜀自是內外大權一歸於懿矣二月以懿爲丞相增封潁川之繁昌鄢陵新汲父城并前八縣邑二萬戶奏事不名十二月加懿九錫不受二年春命懿立廟於洛陽置左右長史增掾屬舍人滿十八官騎百人鼓吹十四人封子彤平樂亭侯倫安樂亭侯或疾不朝有大事天子親幸其第以諮之兖州刺史令狐愚揚州都督王凌以懿專政不平謀立楚王彪會愚疾卒三年四月凌使將軍楊宏以廢立事告

晉記

卷一世系

三

兖州刺史黃華華宏密白懿懿將中軍水道擊凌先下赦赦凌罪又以書諭凌九日師至甘城凌急乃迎於武邱面縛水次曰凌若有罪公當折簡召凌何煩自駕邪懿曰以君非折簡之客耳解其縛歸於京師凌道飲鴆而死懿至洛陽窮治其事諸相連者悉夷三族發凌愚豕剖棺暴屍賜楚王彪死遂悉錄魏諸王公置於鄴使有司伺察不得交關魏使侍中韋誕勞軍於五池策命懿爲相國封安平郡公孫及兄弟子各一人爲列侯固讓相國郡公不受懿前後食邑五萬戶侯者十九人六月懿有疾八月戊寅薨於位

年七十三魏主素服臨弔喪葬威儀用漢霍光故事追贈相國郡公諡曰文宣九月庚申葬河陰首陽山晉國初建追尊王武帝卽位上尊號曰宣皇帝夫人張氏曰宣穆皇后陵曰高原廟稱高祖初魏武察懿陰驚非常聞有狼顧相欲試之召使前行令反顧面正向後而身不動又嘗夢三馬同食一槽心弗善也因謂太子丕曰司馬懿非純臣也他日必預汝家事太子素與懿善每佑之懿勤於吏職至芻牧之閒悉皆臨履操由是遂安其平公孫淵大行殺戮及誅曹爽支黨皆夷三族戮及婦女嬰孩及姊妹女子適

晉記

卷一世系

古

人者然擢用賢良周恤民隱天假之年而父子兄弟竝握兵權故卒移魏祚若其猜忍蓋有符於狼顧也

景帝世系

景帝諱師字子元太傅懿之長子也少與夏侯元何晏齊名性沈毅多大略魏景初中拜散騎常侍累遷中護軍母卒居喪以孝聞太傅將誅曹爽獨與師謀弟昭弗知也將發夕乃告之師寢如常而昭不能安席晨會兵司馬門布陣甚整太傅曰此子竟可也初師陰養死士三千人散在民間至是一呼而集衆莫知所出事平以功封長平鄉侯食邑千戶尋加衛將

軍太傅薨。以撫軍大將軍輔政。嘉平四年。拜大將軍。加侍中。持節。都督中外諸軍。錄尚書事。夏侯霸之奔蜀也。邀夏侯元與俱。不從。及太傅薨。中領軍許允謂之曰。無復憂矣。元歎曰。此公猶能以通家年少遇我。子元子上。不吾容也。中書令李豐素與元及后父光祿大夫張緝友善。魏主忌師數獨召豐語。師疑其謀。已使舍人王羨以車迎豐詰之。不以實告。師怒。以刀環築殺之。收元緝下廷尉。使鍾毓按治。獄成。皆夷三族。六年三月。師遂廢。魏后張氏元緝之死。魏主意殊不平。師弟安東將軍昭鎮許昌。詔召使擊姜維。九月。

晉記

卷一 世系

五

領兵入見。魏主臨平樂勞之。左右勸因昭辭殺昭。因勒兵以退大將軍。詔書已具。魏主懼不敢發。或以告師。師以太后令廢魏主爲齊王。遷之河內。師欲立彭城王據。太后不可。乃立高貴鄉公髦。進師邑九千并前四萬戶。加大都督。假黃鉞。入朝不趨。奏事不名。劍履上殿。賜錢五百萬。帛五千匹。初。吳諸葛恪修東興隄。築兩城以圖魏。諸葛誕言於師曰。吳將內侵。今使文舒逼江陵。仲恭向武昌。羈其上流。簡精卒以攻兩城。可尅也。是時征南將軍王昶征東將軍胡遵鎮南將軍毋邱儉各獻征吳之策。師乃使三道擊吳。戰於

徐塘東。關大敗。魏廷欲貶諸將。師曰。此我不聽。公休之過也。諸將何罪。惟削其弟昭爵而已。雍州刺史陳泰求勅并州擊邊。未集而雁門新興以遠役驚反。師又曰。此我過也。非陳雍州責。是以人皆悅服。旣而殺李豐。夏侯元。張緝。廢帝后。翦除異己者。揚州都督毋邱儉素善元。豐。刺史文欽以驍果獲愛於曹爽。咸不自安。儉子甸說儉曰。大人居方岳重任。見國家傾殆而晏然自守。將受四海之責矣。正元二年春正月。儉乃矯稱奉太后詔。與欽起兵。壽春移檄州郡討師爲盟。盟於西門之外。各遣子質。吳請救。儉率師六萬渡

晉記

卷一 世系

六

淮。堅守。頃使欽爲游兵。師會公卿問計。尚書傅嘏中書侍郎鍾會勸師自行。當是時。師新割目。瘡創甚。因疑未決。傅嘏曰。淮楚兵勁。其鋒未易當。若諸將戰有利。鈍則公事敗矣。師蹶然起。遂以弟昭兼中領軍。鎮洛陽。興疾而東。戊午。發京師。光祿大夫鄭袤追送之。師問計焉。鄭袤曰。儉好謀而不達。事情欽勇而無算。江淮之卒能銳而不能固。宜深溝高壘以挫其氣。此亞夫之長策也。乃召三方兵會於陳許。以荊州刺史王基爲前鋒。旣復勅基停駐。王基曰。軍威未張而停軍高壘。是錯兵無用之地。而成奸宄之勢也。南頓有

大郎爾計足四十日糧宜速據之保堅城因積穀此所謂先人有奪人之心也甲申師進次灤橋基復諫曰兵開拙速未覩巧久議者多言大將軍持重持重者進而不可犯耳非不行之謂也今以積實資虜而遠運軍糧非計也儉將史招李續相繼出降師猶未許王基曰利地必爭南頓是也遂輒先據之儉軍亦往聞基已到乃還吳使孫峻率師襲壽春師令深壁以待東軍之集諸將請進攻項師不可曰淮南將士本無反志儉欽舉事謂遠近應響而淮北不從內乖外叛少與持久情露勢敗將不戰而克矣乃使諸葛

晉記

卷一世系

七

誕督豫州諸軍自安風向壽春胡遵督青齊諸軍出譙宋之閒扼其歸路師自屯汝陽兗州刺史鄧艾將萬餘人趨樂嘉儉使欽襲艾師自汝陽潛軍就艾欽猝遇師軍不知所爲欽子焉年十八勇力絕人告欽曰及其未定擊之可破也既謀而行分爲二隊夜夾擊之焉率壯士先至鼓譟軍中震擾師驚而目出痛不可忍恐軍恐蒙之以被嚙被敗焉三譟欽不能應會天且曙焉見兵盛還營欽引而東師使銳師追之焉曰不折其鋒不得去也將驍騎十餘距師所向披靡衆莫敢逼殿中校尉尹大目故曹爽奴也在軍

知師目出啓師曰欽本明公腹心素信大目乞爲公追解之乃乘馬追欽遙謂之曰君侯何不復忍數日也欽不解怒罵欲射之大目泣曰世事敗矣善自努力追至沙陽欽蒙楯而馳衆降父子走入項城儉聞欽敗夜走壽春至慎縣安風津都尉追儉斬之傳首洛陽孫峻進至橐臯欽遂奔吳軍閏月師疾篤使弟昭統諸軍辛亥薨於許昌年四十八追加大司馬增邑五萬戶諡曰忠武師初娶夏侯氏生五女而無男繼娶濮陽吳質女被黜更娶羊氏父衛母陳畱蔡氏漢左中郎將邕之女也晉國初建追尊王武帝卽位

晉記

卷一世系

六

上尊號曰景皇帝夏侯氏曰景懷皇后陵曰峻平廟號世宗羊氏居宏訓宮號宏訓太后咸寧四年崩諡曰景獻祔葬峻平陵

文帝世系

文帝諱昭字子上大司馬師之母弟也魏景初二年封新城鄉侯正始初爲洛陽典農中郎將蠲除苛碎百姓悅之轉散騎常侍從曹爽伐蜀還拜議郎太傅殺爽昭率衆衛二宮以功增邑千戶姜維攻隴右拜安西將軍持節屯關中征西將軍郭淮攻維別將句安於魏久而不決昭遣路公以疑維維退保南鄭

安以無援乞降轉安東將軍持節鎮許昌太傅襲王
凌昭督淮北諸軍帥師會於項增邑三百戶假金印
紫綬嘉平四年進號都督統征東將軍胡遵鎮東將
軍諸葛誕伐吳戰於東關大敗坐失侯六年姜維復
攻隴右揚聲欲擊狄道以昭行征西將軍次長安雍
州刺史陳泰欲先維據狄道昭曰姜維攻羌收質任
聚穀作邸閣訖而復轉行至此正欲了塞外諸羌爲
後歲之資若實向狄道安肯使人知今揚聲出此殆
欲歸耳維固燒營而去昭乃與泰破新平叛羌以功
復侯魏主髦立以參定策進封高都侯增邑二千戶

晉記

卷一世系

九

師督兵淮南留昭鎮洛陽及師疾篤昭馳省拜衛將
軍師之薨也詔昭鎮許昌昭自率軍而還屯洛水之
南卽拜大將軍錄尙書事輔政甘露元年正月加大
都督奏事不名四月始服衮冕赤舄六月進封高都
公地方七百里加九錫假斧鉞劍履上殿昭固辭不
受八月加假黃鉞增封三縣揚州都督諸葛誕素與
夏侯元等友善元及王凌母邱儉誅夷誕內不自安
傾帑施振曲收衆心養輕俠敢死士數千人以待變
昭初秉政長史賈充請遣參佐慰勞四征充自至淮
南與誕論時事語在充傳乃召誕爲司空二年五月

卒誕遂起兵伐昭殺刺史樂綝斂屯兵十餘萬及
新附四五萬人聚一歲食閉門自守使長史吳綱將
少子靚質吳請救秋七月昭以魏主及太后擊之徵
兵青徐荆豫咸會淮北師次於項使廷尉何楨持節
使淮南宣慰將士甲戌昭進軍邱頭吳使將軍全懌
全端唐咨等與文欽將兵救誕諸將逆擊不能禦乃
斬將軍李廣泰山太守常時以徇使王基陳騫圍壽
春八月吳復遣將朱異帥三萬人屯安豐基騫圍未
合吳全懌等率衆因山突入城昭勅基斂軍堅壁轉
據北山王基曰今兵馬雲集當修守備以防越逸而

晉記

卷一世系

二十

更移兵守險非策也乃四面合圍壁壘甚峻朱異留
輜重於都陸輕兵至黎漿泰山太守胡烈以奇兵襲
都陸焚吳輜重監軍石苞兖州刺史州泰復擊異大
破之異餘卒餒甚食葛葉而遁吳人殺異昭曰異不
得至壽春非其罪也而吳殺之適使誕望救耳昭分
遣羸疾就穀淮北乃縱反閒言吳救方至大軍乏食
欽誕聞之果喜恣食不檢王基石苞請急攻之昭曰
誕聚糧堅守外結東吳而文欽同惡相濟今若急攻
倘外寇猝至則表裏受敵此危道也今二叛相聚於
孤城之中天其或者將使同戮焉吾持久以縻之但

以游兵輕騎絕其轉輸外援不至坐成擒矣既而城中糧乏誕軍師蔣班焦彝勸誕宜因衆心尙固并力決戰誕怒將斬之班彝踰城出降而全懌兄子禕儀得罪於吳奉憚母全公主來奔儀兄靜帥師在壽春昭詐爲禕書告靜曰吳以壽春未拔欲誅諸將家公等將安歸乎靜兄弟五人亦帥衆出降城中愕然三年正月壬寅文欽勸誕決戰出攻長圍昭軍擊走之誕見勢窮更多恚怒會欽計事忤誕手殺欽欽子薦攻誕弗克踰城出降昭以爲將軍使鸞巡城而呼昭見城上持弓者不發謂諸將曰可攻矣二月乙酉

晉記

卷一世系

王

克之斬誕夷其三族誕麾下數百人皆拱手而立不肯降每斬一人輒提首而降之卒不變以至於盡吳將唐咨孫曼孫彌徐部皆率其屬降昭表加爵位廩其餒疾惟將軍於詮曰大丈夫受命於主以兵救人既不能克又俯首於敵吾弗爲也免胄冒陣而死諸軍將以淮南仍叛而吳兵家在江南恐有貳心欲悉坑之昭曰古之用兵全國爲上戮其元惡而已使吳兵得亡還適示中國之大度耳多殺何爲於是徙之三河四月還洛陽詔改邱頭爲武邱旌武功也五月昭以并州之太原上黨西河樂平新興雁門司州之

河東平陽共八郡地方七百里自封爲晉公進位相國晉國置官司復辭不受於是增邑萬戶食三縣諸子之無爵者皆封列侯初司馬氏自太傅殺爽權出其門及師廢主芳爲齊王省撤宿衛不衷鎧甲諸門戎兵老弱而已魏主髦見威權日去不勝其憤四年正月黃龍見寧陵井中魏主曰龍者君德也上不在天下不在田而數屈於井非吉祥也作潛龍詩以自諷昭見而惡之五年夏五月魏主將討昭召侍中王沈尙書王經散騎常侍王業謂之曰司馬昭之心路人所知也吾不能坐受廢辱當自出討之王經諫曰

晉記

卷一世系

王

昔魯昭公不忍季氏敗走失國爲天下笑今權在其家爲日久矣朝廷四方不顧順逆皆爲之致死且宿衛寡弱何所資仗而一旦如此計而伏罪可也不幸而悖逆勢厄不竝立其如宗廟何弗聽懷中出黃素詔投地曰吾志決矣遂入告太后戊子夜使冗從僕射李昭發甲於凌雲臺戒嚴俟旦沈業奔告昭呼經與俱經不可魏主拔劍升輦率殿中蒼頭官僮數百人鼓譟而出昭弟屯騎校尉仙入遇於東止車門左右謂之仙衆咸懼而走中護軍賈充入逆戰於南關下魏主自用劍衆莫敢逼太子舍人成濟問充曰事

急矣。當若何？賈充曰：「公養汝等正爲今日今日之事，無所問也。」濟卽前試主戈出於背。魏主殞於車中。昭聞之大驚，自投於地。太傅孚奔赴枕股而哭。昭入殿中，召羣臣會議。尚書僕射陳泰不至。昭使泰舅荀顗召之子弟逼之，遂入見。泰慟，昭亦對之泣。曰：「元伯卿何以處我？」泰曰：「惟腰斬賈充，微可謝天下。」昭不言者久之。曰：「更思其次。」泰曰：「泰言惟有進於此者，不知其次。」昭乃不復言。歸罪成濟而誅之。以太后令廢魏主爲庶人，葬以民禮。太傅孚以王禮葬許之。殺尚書王經，封王沈爲安平侯，立燕王宇子常道鄉公璜爲晉記。

卷一世系

三

必四萬有奇。餘衆五萬，紿姜維於沓中，使不得東顧。直指略谷，出其空虛。以襲漢中。彼若嬰城守險，兵勢必分。我乃以大衆攻城，銳卒略野，劍閣不暇守險，關頭不能自存。以劉禪之暗，而邊城外破，士女內震，其亡可知也。何必剽客哉？且自古未有以刺客而能滅人之國者也。乃徵四方兵十八萬，使鄧艾自狄道攻姜維於沓中。雍州刺史諸葛緒自祁山軍於武街，絕維歸路。鎮西將軍鍾會帥前將軍李輔，征蜀護軍胡烈等，自略谷襲漢中。秋八月，大賚將士，發洛陽將軍鄧敦言蜀未可伐。昭斬以徇。蜀中聞魏舉兵，姜維表晉記。

卷一世系

四

晉記

卷一 世系

三

壺口西踰於河鍾會攻劍閣不克而道險糧乏意甚阻十一月鄧艾請以奇兵自陰平越江油師行無入之地七百里鑿山駕梁峻峭不可行艾自率先以氍毹自裹推移而下將士皆攀木緣崖魚貫而進先登至江油蜀人大驚守將馬邈出降艾得入平地軍勢益張衛將軍諸葛瞻與艾戰於綿竹敗績死之艾軍至雒縣漢君臣大震謀欲奔吳譙周曰自古未有寄他國而爲天子者觀魏之氣勢吳亦不能久存再辱師如一辱漢君臣乃面縛出降北地王謀哭於昭烈之廟先殺妻子而後自殺後主勅姜維等及諸郡縣圍守皆釋仗詣會將士咸怒拔刀斫石艾持節解縛承制拜漢帝以下官收黃皓將殺之皓賂左右得免鍾會厚待姜維權還其印綬節蓋潛有異志艾既滅漢頗自伐會忌之與監軍衛瓘密誣艾反咸熙元年春正月昭以檻車徵艾勅會進軍成都昭自將大軍以魏主次長安拜山濤爲行軍司馬鎮鄴會至成都收艾赴洛陽會所憚惟艾艾已就擒遂決意謀反初會以才能見任昭夫人王氏諫曰鍾會見利忘義好爲事端寵過必亂不可大任昭弗聽及將伐蜀西曹屬邵悌曰鍾會子身無任而委以大權無乃不可乎昭

晉記

卷一 世系

三

笑曰我寧不知此邪蜀爲邊患師老民疲伐之易如指掌而衆皆不可惟會意與人同今使伐蜀蜀必亡蜀亡遺民震恐不足以舉事且中國將士各思東歸會不戢謀逆祇自赤族耳及昭將之長安邵悌又謂昭曰會所統兵五倍於艾勅會取艾足矣公胡自行昭曰卿忘前言邪我自以信待人但人不當負我耳近日賈護軍問我疑鍾會不我對曰如使卿行寧可復疑卿孤至長安則自了矣因與會書曰恐艾或不就徵吾自將屯長安相見在近鍾會驚曰僅取鄧艾相國知我能今相國自來必覺我異矣會魏太后郭氏崩因悉召諸將發哀矯稱遺詔使起兵廢昭遣親信代領諸軍而衛瓘胡烈以計誅會艾本營將士追出艾於檻車衛瓘使護軍田續襲殺艾於綿竹之西蜀平初昭之伐蜀也吳人或謂襄陽張悌曰司馬氏得政以來大難屢作百姓未服今又勞師遠征敗亡不服何以能克悌曰不然曹操雖功蓋中夏民畏其威而不懷其德也不敵承之刑繁役重司馬氏父子除其苛碎而布其平惠爲之謀主而救其疾苦淮南三叛而腹心不擾曹髦之死四方晏然任賢使能各盡其心根本固而羽翼成矣今蜀閭寺專政朝無碩

人困危而伐何不克之有噫彼之得志我之憂也吳人不以為然至是而漢果亡二月丙辰昭至自長安封漢帝禪為安樂公三月己卯昭進爵為王增封并前二十郡夏五月癸未追命父懿為宣王兄師為景王秋七月建五等爵封騎督以上六百餘人八月以其子中撫軍炎為副相國冬十月丙午立炎為晉世宗二年夏五月進妃為后世子為太子冕十有二旒建天子旌旗晉國置御史大夫侍中常侍尚書中領軍衛將軍官位在燕王之上秋八月辛卯晉王昭薨年五十五諡曰文王子炎嗣是為武帝九月癸酉葬

晉記

卷一世系

毛

崇陽陵冬十二月晉代魏上尊號曰文皇帝廟稱太祖尊王太后王氏為皇太后初置公卿太后東海鄭人魏蘭陵侯肅之女也性至孝雖處尊位而躬自紡績器服無文食不參味泰始四年三月崩諡曰文明皇后合葬崇陽陵

晉自舞陽秉政權在私門再世而廢統相仍四海不驚然翦者身不及王王者亦不獲已其所以取天下一如魏之於漢雖天道好還亦積重之勢然也舊史列宣景文於本紀當魏之年子晉以帝何其謬哉倫故別為世系以著其得天下之自云

終

晉記卷二

本紀

蕭山郭 倫撰

世祖本紀

世祖武皇帝諱炎字安世晉王昭之長子也性寬厚深沈有大度髮長委地兩手過膝魏嘉平中封北平亭侯累遷中撫軍進封新昌鄉侯晉國建立為世子拜撫軍大將軍開府副貳相國咸熙二年立為晉王太子八月辛卯晉王薨太子嗣國內行服三天下令寬刑宥罪撫衆息役九月以魏司徒何曾為丞相鎮南將軍王沈為御史大夫中護軍賈充為衛將軍議

晉記

卷二本紀

郎裴秀為尚書令光祿大夫咸開府十一月初置四護軍乙未令諸郡中正以六條舉淹滯一日忠恪匪躬二曰孝敬盡禮三曰友於兄弟四曰絜身勞謙五日信義可復六曰學以為己乙酉泰始元年冬十二月魏帝使太保鄭冲奉策禪位於晉丙寅王稱皇帝設壇於南郊羣臣四夷咸會告類於上帝還即洛陽宮幸太極前殿大赦改元賜天下爵人五級鰥寡孤獨不能自存者穀人五斛復天下租賦及關市之稅一年逋債宿負皆勿收亡官失爵者悉復除舊嫌解禁網丁卯使太僕劉原告

於太廟封魏帝爲陳畱王邑萬戶居於鄴宮載天子
旌旗備五時副車行魏正朔上書不稱臣魏氏諸王
皆降爲縣侯追尊宣王爲宣皇帝景王爲景皇帝文
王爲文皇帝宣王后張氏爲宣穆皇后母王氏爲皇
太后稱崇化宮封宗室爲諸王以驃騎將軍石苞爲
大司馬封樂陵公車騎將軍陳騫爲高平公衛將軍
賈充爲車騎將軍封魯公尙書令裴秀爲鉅鹿公侍
中荀勗爲濟北公太保鄭冲爲太傅壽光公太尉王
祥爲太保睢陵公丞相何曾爲太尉朗陵公御史大
夫王沈爲驃騎將軍博陵公司空荀顗爲臨淮公鎮
晉記 卷二 本紀 一
北大將軍衛瓘爲舊陽公其餘增封進爵各有差文
武普增位二等改景初歷爲泰始歷臘以酉社以丑
戌辰下詔大宏儉約出御府珠玉玩好之物頒賜
王公以下各有差置中軍將軍以統宿衛七軍已
已賜山陽公劉康安樂公劉禪子弟一人爲駙馬都
尉乙亥以安平王孚爲太宰詔曰昔王凌謀廢
齊王而王竟不足以守位鄧艾雖矜功失節然束手
受罪今大赦其家還使立後除魏氏宗室禁錮
諸將吏遭三年喪者遣寧終喪罷部曲將長吏以
下質任省郡國御調禁樂府靡麗百戲及雕文游

畋之具初置諫官
丙戌二年春正月遣兼侍中侯史光等持節四方循
省風俗除禳祀之不在祀典者庚寅罷雞鳴歌
辛丑尊伯母羊氏爲景皇后稱宏訓宮丙午立皇
后楊氏二月除漢宗室禁錮丁丑郊庚
午詔曰古者百官官箴王闕然保氏特以諫諍爲職
今之侍中常侍實處此官擇其能正色弼違匡救不
逮者以兼此選以散騎常侍皇甫陶傅元領諫官
三月戊戌吳使使來弔祭秋七月辛巳營太廟
丙午晦日有食之八月丙辰省右將軍官冬十
晉記 卷二 本紀 二
月丙午朔日有食之丁未詔曰昔舜葬蒼梧農不
易畝禹葬成紀市不改肆上惟祖考清簡之旨所徙
陵十里內居人動爲煩擾一切停之十一月己卯
倭人入貢并圖丘方丘之祀於南北郊己丑追
尊景帝元妃夏侯氏爲景懷皇后辛卯遷祖禰神
主於太廟十二月罷農官爲郡縣
丁亥三年春正月癸丑白龍二見於宏農澠池丁
卯立子衷爲皇太子詔曰朕以不德託於四海之上
兢兢祇畏懼無以康濟寓內思與天下式明王度正
本清源於置允樹嫡非所先務又近世每建太子寬

省施惠之事間不獲已順從王公卿士之議耳方今
世運垂平將陳之以德義示之以好惡使百姓蠲多
幸之慮篤終始之行曲惠小仁故無取焉咸使知聞
三月初令二千石得終三年喪丁未晝昏太
山石崩夏四月徵健爲李密爲太子洗馬不至
秋九月甲申詔曰古者以德詔爵以庸制祿雖下士
猶食上農外足以奉公忘私內足以養親施惠今在
位者祿不代耕非所以崇化之本也其議增吏俸賜
王公以下帛各有差以何曾爲太保義陽王望爲
太尉荀顗爲司徒冬十月聽士卒遭父母喪者非
晉記 卷二 本紀 四
在塢場皆得奔赴十二月徙宗聖侯孔震爲奉聖
亭侯山陽公劉康來朝禁暴氣識緯之學
戊子四年春正月辛未以裴秀爲司空丙戌律令
成封爵賜帛各有差有星孛於軫丁亥帝耕藉
田戊子詔曰古設象刑而衆不犯今雖參夷而姦
不絕何德刑相去之遠哉先帝深愍黎元哀矜庶獄
乃命羣侯考正典刑朕守遺業永惟保乂皇基思與
萬國以無爲爲政方今陽春養物東作始興朕親率
王公卿士耕藉田千畝又律令既成班之天下將以
簡法務本惠育海內宜寬有罪使得自新其大赦天

下長吏郡丞長史各賜馬一匹二月甲寅以東海
劉儉有主行拜爲郎以中軍將軍羊祜爲尚書左
僕射三月戊子皇太后崩夏四月戊戌太保雖
陵公王祥卒己亥葬文明皇后秋七月太山石
崩衆星西流如雨戊午遣使者侯史光循行天下
己卯謁崇陽陵九月青徐兗豫四州大水伊洛
溢合於河開倉以振之冬十月吳侵江夏襄陽荆
州刺史胡烈擊敗之吳將顧容侵鬱林太守毛晃
破之斬其交州刺史劉俊及將軍修則十一月吳
將丁奉出芍陂屯守諸將擊走之己未詔王公卿
尹及郡國守相舉賢良方正直言之士十二月班
五條詔書於郡國一曰正身二曰勤百姓三曰撫孤
寡四曰敦本息末五曰去人事庚寅帝臨聽訟觀
錄廷尉洛陽獄囚扶南林邑各遣使入貢
己丑五年春正月丙申帝臨聽訟觀錄囚徒青龍
二見於滎陽二月置秦州辛巳白龍二見於趙
國青徐兗三州水遣使振卹之壬寅以羊祜都
督荊州軍事丁未詔曰古者歲書羣吏之能否三
年而誅賞之諸令史前後但簡遺疎劣而無有勸進
非黜陟之謂也其餘勤能有稱尤異者歲爲常吾將

議其功勞 己未詔錄川故漢名臣子孫 夏四月
地震 五月辛卯朔鳳皇見於趙國曲赦交趾九真
日南五歲刑 廣平大風 任城魯國池水如血
六月鄴奚官督郭廣上書諫諍擢爲屯留令西平麴
路伐登聞鼓言多祗諷赦弗問 秋七月甲寅白虹
貫日延羣公詢讜言 九月有星孛於紫宮 冬十
月丙子賜汲郡太守王宏穀千斛 十二月詔州郡
舉勇猛秀異之士

庚寅六年春正月丁亥帝臨軒不設樂 吳將丁奉
入渦口揚州刺史牽宏擊走之 三月赦五歲刑以

卷二 本紀

六

夏四月白龍二見於東莞 六月大雨霖河洛
伊沁水溢流民居五千家 戊午秦州刺史胡烈擊
叛寇於萬斛堆力戰死之以石鑒都督秦州 秋七
月丁酉復隴右五郡遇寇害者租賦其不能自存者
廩貸之 乙巳詔曰自泰始已來大事皆撰錄祕書
寫副後有其事宜綴集爲常 九月大宛獻汗血馬
焉耆入貢 冬十一月幸辟雍行鄉飲酒禮賜太常
博士帛牛酒各有差 立子東爲汝南王 十二月
大雪 吳夏口督孫秀來降
辛卯七年春正月丙午皇太子冠賜王公以下帛各

有差 匈奴帥劉猛叛出塞 吳侵壽陽 夏四月

吳將虞汜攻九真太守董元軍敗死之 北地匈奴

寇金城圍涼州刺史牽宏於青山宏敗死之 五月

立子憲爲城陽王 雍涼秦三州饑赦其境內殊死

以下 閏月大雩太官減膳詔交趾三郡及南中諸

郡無出今年戶調 六月丙申地震 詔公卿以下

舉將帥各一人 辛丑大雨霖伊洛河溢流居人四

千餘家殺三百餘人詔振貸給棺 秋七月癸酉以

賈充都督秦涼軍事不果行 交趾鬱林日南三郡

降吳 八月分益州南中四郡置寧州曲赦四郡殊

普記

卷二 本紀

七

死以下 冬十月丁丑日有食之 十二月大雪

壬辰八年春正月匈奴左部帥李恪殺劉猛而降

癸亥帝耕藉田 二月皇太子納妃賈氏 乙亥禁

雕文綺組非法之物 壬辰太宰安平王孚卒 詔

內外羣官舉任邊郡者各三人 帝與右將軍皇甫

陶論事陶與帝爭言散騎常侍鄭徽表請罪之帝曰

讜言譽謬所望於左右也人主常以阿媚爲患豈以

諂臣爲損哉徽越職妄奏豈朕之意遂免徽官 夏

五月旱 蜀地雨白毛 六月益州牙門張宏殺其

刺史皇甫晏以王濬爲益州刺史誅宏夷其三族

壬辰大赦 丙申詔復隴右四郡遇寇害者田租

秋七月以賈充爲司空 九月吳西陵督步闡來降

冬十月辛未朔日有食之 十二月吳將陸抗拔

西陵誅闡將軍羊祜等救之弗克

癸巳九年春二月癸巳司徒石苞卒 三月立子祗

爲東海王 夏四月戊辰朔日有食之 辛未隕霜

自正月不雨至於六月 秋七月丁酉朔日有食

之 吳師圍弋陽將軍王渾擊敗之 鮮卑寇廣甯

略五千餘人 選公卿女備六宮 冬十月辛巳制

女年十七父母不嫁者使長吏配之 十一月臨宣

晉記 卷二 本紀 八

武觀大閱自丁酉至甲辰乃罷

甲午十年春正月乙未日有食之 辛亥帝耕藉田

閏月丁亥詔曰嫡庶之別所以辨上下明貴賤而

近世以來多皆內寵登妃后之職亂尊卑之序自今

以後皆不得登用妾媵以爲嫡正 二月分幽州五

郡置平州 三月癸亥日有食之 夏四月旱 六

月癸巳帝臨聽訟觀錄囚徒 大蝗 秋七月丙寅

皇后楊氏崩 壬午吳將孟泰王嗣來降 以山濤

爲吏部尙書 八月涼州虜寇金城諸郡 戊申葬

元皇后 九月太尉陳騫拔吳枳里 吳師寇江夏

冬十月以嵇紹爲祕書丞 十一月庚午帝臨宣

武觀大閱 十二月有星孛於軫 置藉田令 鑿

陝南山決河東注洛以通漕

乙未咸寧元年春正月戊午朔大赦改元 二月詔

家有五女者給復 辛酉賜廉吏故鄴令夏謨穀百

斛 賜公卿以下帛有差 夏五月下邳廣陵大風

拔木 六月高平大風 鮮卑力微遣子來獻 吳

寇江夏 戊申置太子詹事官 秋七月甲申晦日

有食之 螟 八月丁酉大風折大社木有青氣自

木出 九月青蟲食稼徐州大水 冬十一月癸亥

晉記 卷二 本紀 九

大閱至於己巳 十二月京師大疫 尊宣皇帝曰

高祖景皇帝曰世宗文皇帝曰太祖

丙申二年春正月罷朝疾疫故也 賜諸散吏及士

卒絲有差 二月甲午赦五歲刑以下 東夷八國

歸化 并州虜犯塞將軍胡奮破之 先是帝不豫

及瘳羣臣請上壽詔曰每念頃遇疫氣死亡爲之愴

然豈以一身之休息忘百姓之艱邪諸上禮者皆絕

之 夏五月立國子學 旱 庚午大雩 六月薦

荔枝於太廟 甲戌有星孛於氐 吳將孫楷來降

白龍二見於新興并中 秋七月有星孛於大角

吳臨平湖開 東夷十七國內附 河南魏郡暴
水殺人詔給棺 荊州郡國五大水 八月庚辰河
東平陽地震 以賈充爲太尉齊王攸爲司空 有
星孛於太微九月又孛於翼 閏月荊州五郡水流
四千餘家 冬十月加羊祜征南大將軍 丁卯立
皇后楊氏大赦賜王公以下及於鰥寡有差 十一
月白龍二見於梁國 十二月徵處士安定皇甫謐
爲太子中庶子不至 封后父楊駿爲臨晉侯
丁酉三年春正月丙子朔日有食之 立子裕爲始
平王 詔曰宗室戚屬國之枝葉欲令奉率德義爲

晉記

卷二 本紀

十

天下式然處富貴而能慎行者寡召穆公糾合兄弟
而賦棠棣之詩此姬氏所以本支百世也今以衛將
軍扶風王亮爲宗師所當施行皆諮於宗師也 庚
午有星孛於西方三月又孛於胃 乙未帝將射雉
慮損麥而止 夏四月孛於女御五月又孛於東方
吳將邵凱夏祥來降 六月益梁八郡大水 秋
七月孛於紫宮 以王渾爲揚州都督 八月徙扶
風王亮爲汝南王東莞王仙爲琅邪王立子四人爲
王 大風拔木暴寒且冰郡國五隕霜傷穀 九月
兗豫徐青荆益梁七州大水詔振給之 冬十一月

丙戌大閏至於壬辰 十二月吳人略江夏汝南
是歲西北夷及鮮卑匈奴五溪蠻東夷三國各率種
人部落內附

戊戌四年春正月庚午朔日有食之 三月東夷六
國來獻 夏四月蚩尤旗見於東井 六月丁未陰
平廣武地震甲子又震 宏訓皇后羊氏崩 征南
大將軍羊祜入朝 秋七月己丑葬景獻皇后 荆
揚郡國二十大水 冬十月以衛瓘爲尚書令 十
一月辛巳太醫司馬程據獻雉頭裘詔焚之殿前母
得獻奇技異服 辛卯以杜預爲大將軍督荊州軍

晉記

卷二 本紀

十一

事 鉅平侯羊祜卒 十二月清泉侯傅元卒 是
歲東夷九國內附 司冀兗豫荆揚郡國十二螟
己亥五年春正月樹機能陷涼州使將軍馬隆討之
二月甲午白麟見於平原 三月匈奴拔奕虛帥
部落歸化 乙亥詔以百姓饑饉減御膳之半 有
星孛於柳夏四月又孛於女御 大赦 丁亥郡國
八雨雹 秋七月孛於紫宮 九月麟見於河南
冬十月匈奴獨雍等帥部落歸化 以匈奴劉淵爲
左部帥 十一月大舉伐吳遣鎮軍將軍琅邪王伉
出徐中安東將軍王渾出江西建威將軍王戎出武

昌平西將軍胡奮出夏口鎮南將軍杜預出江陵龍驤將軍王濬廣武將軍唐彬率巴蜀之卒浮江而下東西戎卒二十餘萬以太尉賈充爲大都督冠軍將軍楊濟爲副總統諸軍十二月馬隆大破樹機能斬之涼州平肅慎來獻楷矢石弩

庚子太康元年春正月己丑朔五色氣冠日癸丑

王渾克吳尋陽賴鄉諸城獲吳將周興二月戊午

王濬唐彬克丹陽庚申又克西陵殺吳西陵督雷憲及其將成璩鄭廣王戊濬克夷道樂鄉殺夷道監

陸晏水軍督陸景甲戌杜預克江陵斬其將王延

晉記

卷二 本紀

主

胡奮克江安於是竝進樂鄉荆門諸戎相次來降

乙亥以濬都督益梁二州諸軍復下詔曰濬彬東下

掃除巴邱與胡奮王戎共平夏口武昌順流長騫直

造秣陵與奮戎審量其宜杜預當鎮靜零桂懷輯衡

陽大兵既過荊州南境固當傳檄而定預當分萬人

給濬七千人給彬夏口既平奮宜以七千人給濬武

昌既了戎當以六千人益彬太尉充移屯項總督諸

方濬進破夏口武昌遂順流東下所至皆平王渾周

浚與吳丞相張悌戰於板橋大破之斬悌及其將孫

震沈瑩三月壬申王濬以舟師徑入石頭吳主皓

面縛與觀降於軍門濬杖節解縛焚襪送皓於京師

收其國籍克州四郡四十三縣三百一十三戶五十

二萬三千吏三萬二千兵二十三萬男女口二百三

十萬其牧守以下因吳所置除其苛政吳人大悅

乙酉大赦改元大酺五日使侍中張側黃門侍郎朱

震慰撫揚越夏四月河東高平雨雹白麟見於

頓邱三河魏郡宏農雨雹五月辛亥賜孫皓爵

歸命侯拜其太子爲郎中徙吳將戰亡家屬於壽陽

將吏渡江復十年百姓及百工復二十年丙寅帝臨

軒大會引歸命侯升殿羣臣咸稱萬歲庚午詔士

晉記

卷二 本紀

主

卒年六十以上罷歸家庚辰封王濬爲襄陽侯杜

預當陽侯王戎安豐侯唐彬上庸侯賈充琅邪王佑

以下各增封賜公卿以下帛有差自四月至於五

月郡縣十八雨雹六月東夷十國歸化二十國朝

獻秋八月車師前部遣子入侍白龍三見於永

昌九月羣臣請封禪不許冬十月丁巳除五女

復罷州郡兵詔曰自漢末四海分崩刺史內親民

事外領兵馬今天下爲一當輯戢干戈刺史皆如漢

氏故事悉去州郡兵大都置武吏百人小郡五十人

辛丑二年春正月琅邪雨雹旱二月淮南丹陽

地震 三月河東隕霜殺桑 選吳伎妾五千人入

宮 夏五月郡國十五雨雹 六月東夷五國內附

郡國十六雨雹 大風然樹江夏太山水 秋七

月上黨暴風雨雹 八月有星孛於張 冬十月鮮

卑慕容廆寇昌黎 十一月有星孛於軒轅

丁亥三年春正月罷秦州以張華都督幽州 三月

將軍嚴詢敗慕容廆於昌黎 夏四月魯公賈充卒

閏月白龍二見於濟南 秋九月東夷二十九國

入貢 冬十二月大雪 以齊王攸爲大司馬都督

青州山濤爲司徒 丙申詔四方水旱甚者無出田

租 晉記 卷二 本紀 西

癸卯四年春正月戊午司徒山濤卒 三月辛丑朔

日有食之 戊申有星孛於西南 癸丑大司馬齊

王攸卒 夏五月琅邪王仙卒 六月牂牁獠二千

餘落內附 秋七月丙寅兗州大水復其田租 會

稽螭蟊及蠊皆化爲鼠食稻 八月鄯善國遣子入

侍 冬十月以魏舒爲司徒 十二月庚午大閱

是歲河南及荊州揚州大水 天陰解而復合

甲辰五年春正月壬辰京師地震 青龍二見於武庫井中 夏四

月任城魯國池水赤如血 五月地陷 宣帝廟梁

折 丁巳隕石於溫及河陽各二 六月初置黃沙

獄 秋七月任城梁國中山雨雹 減天下戶課三

分之一 九月南安大風折木郡國五大水隕霜殺

稼 冬十二月庚午大赦 林邑大秦國各遣使入

貢 閏月鎮南大將軍當陽侯杜預卒

乙巳六年春正月隕石於溫三 二月東海隕霜殺

桑麥 三月青梁幽冀旱 夏四月扶南等十國入

貢 參離四千餘落內附 郡國四旱十大水 六

月滎陽汲郡雁門雨雹 秋七月巴西地震 八月

晉記 卷二 本紀 五

丙戌朔日有食之 減百姓絲絹三分之一 白龍

二見於京兆 以王濬爲撫軍大將軍 冬十月南

安山崩 南陽郡獻兩足虎 龜茲焉耆遣子入侍

十二月甲申大閱旬日而罷 庚子撫軍大將軍

襄陽侯王濬卒 淮南毘陵震電

丙午七年春正月甲寅朔日有食之 乙卯詔曰比

年災異屢發日食三朝地震山崩邦之不臧實在朕

躬公卿大臣各上封事極言其勿有所諱 夏五月

郡國十三旱 慕容廆寇遼東 秋七月朱提山崩

南安犍爲地震 八月東夷十一國內附 京兆地

震 九月郡國八大水 冬十月河陰雨赤雪二頃
十一月丙辰有四角獸見於河閒 十二月遣侍
御史巡遭水諸郡 放宮人二百七十人 始制大
臣終三年喪 扶南馬韓等凡三十二國入貢
丁未八年春正月戊申朔日有食之 京師大風雨
雹 太廟地陷 三月乙丑臨商觀震 西閭災
樊惑守心 冀州旱 夏四月齊國大水 隕霜
五月建安地震 六月魯國大風拔木 郡國八大
水 秋七月前殿地陷數丈中有破船 陰平地震
八月東夷二國內附 丹陽地震 九月改營太
晉記 卷二 本紀 六
廟 京師大風雨雹 有星孛於南斗 冬十二月
大雪
戊申九年春正月壬申朔日有食之 會稽丹陽吳
興地震 京師大風 詔曰興化之本由政平訟理
也二千石長吏不能勤恤人隱而輕挾私故興長刑
獄又多貪濁煩撓百姓其勅刺史二千石糾其穢濁
舉其公清有司議其黜陟 江東四郡地震 三月
丁丑皇后蠶於西郊賜帛各有差 壬辰初并二社
爲一 夏四月江南郡國八地震有聲如雷 隴西
隕霜 郡國三十三旱 詔內外官舉守令 六月

庚子朔日有食之 秋八月壬子星隕如雨 郡國
二十四頗 詔郡國五歲刑以下決遣無畱庶獄
九月臨賀地震 冬十二月戊申二龍見於魯國
幽州有大舂行地三百餘步
已酉十年春二月旱 夏四月癸丑崇賢殿災 賜
京兆太守劉霄陽平太守梁柳穀各千斛 郡國八
隕霜 太廟成乙巳遷神主於新廟帝迎於道左遂
祫大赦 五月慕容廆來降 六月復置二社 冬
十一月丙辰尚書令荀勗卒 含章殿鞠室火 甲
中以汝南王亮爲大司馬假黃鉞 遣子秦王東楚
晉記 卷二 本紀 七
王瑋淮南王允之國竝假節督方州軍事 立子父
爲長沙王穎成都王晏吳王熾豫章王演代王孫通
廣陵王改諸王國相爲內史 十二月庚寅太廟梁
折 丹陽地震 廬江建安雷電大雨 壬戌奚柯
男女十萬口來降 是歲洛陽宮西宜秋里石生地
中形如偃人
庚戌太熙元年春正月辛酉朔改元 丹陽地震
二月琅邪王觀卒 三月旱 遼東有馬生角 夏
四月客星入紫宮 以后父楊駿爲太尉錄尚
書事 已酉帝崩於含章殿

世祖明達善謀樂聞讜言未嘗失色於人承魏氏奢侈之後百姓思古之遺風乃厲以恭儉有司嘗奏御牛青絲紉斷詔代以青麻臨朝寬裕法度有恆高陽許允子奇為太常丞帝將有事於太廟所司以允受詠請出奇為長史帝乃述允望更擢奇祠部郎初文帝崩帝雖從漢魏制既葬除服然深衣素冠降席徹膳哀敬如喪者羣臣屢請易服進膳不許禮終而後復吉及太后之喪亦如之仁孝之德冠於百王洎太康平吳四夷向化天下又安遂耽於遊宴寵愛后黨以神器付弗克負荷子知經而不知權至於寢疾彌

晉記 卷二 本紀

六

開始詔汝南輔政而皇后擅命開夫專政天下之亂自此始矣

孝惠本紀

孝惠皇帝諱衷字正度武帝第二子也泰始三年立為皇太子武帝崩太子即位大赦改元永熙尊皇后為皇太后立妃賈氏為皇后夏五月辛未葬峻陽陵丙子增天下位一等預喪事者二等復租調一年二千石以上皆封關中侯以楊駿為太傅大都督假黃鉞錄朝政百官總已以聽秋八月立廣陵王適為皇太子以劉淵為匈奴五部都督

辛亥元康元年春正月詔曰朕夙遭不造淹恤在疚賴祖宗遺靈宰輔忠賢得以眇身託於羣后之上昧於大道不明於訓戰兢兢夕惕若厲乃者哀迷之際三事股肱惟社稷之重率遵翼室之典猶欲長奉先皇之制是以有永熙之號然日月踰邁已涉新年開元易紀禮之舊章其改永熙二年為永平元年楚王瑋淮南王允來朝三月皇后賈氏殺太傅楊駿及其弟衛將軍珧太子太保濟遂廢皇太后為庶人壬辰大赦改元元康徵汝南王亮為太宰與太保衛瓘同錄尚書事以楚王瑋領北軍中候

晉記 卷二 本紀

九

夏五月除天下戶調綿絹賜孝弟高年鰥寡力田者帛入三匹六月皇后殺太宰亮太保瓘及楚王瑋徙長沙王又為常山王冬十二月辛酉京師地震壬子二年春二月天西北大裂己酉皇后賈氏弒皇太后於金墉城沛國蕩陰雨雹冬大疫癸丑三年夏四月熒惑守太微滎陽雨雹填星歲星太白聚於畢昴六月宏農雨雹深三尺甲寅四年夏五月蜀郡山移淮南壽春山崩地陷六月大風拔木秋八月大饑九月甲午枉矢

東北竟天 冬十二月大霧

乙卯五年夏四月庚寅大風 彗星見於西方李於

全至軒轅 六月金城地震 東海雨雹 荆揚充

豫青徐州大水 秋七月下邳暴風 九月雁門新

興太原上黨大風 冬十月武庫火 十二月丹陽

山雹 大雪 京師有石生於宜年里

丙辰六年春正月大赦 以張華爲司空 丁丑地

辰 二月東海隕霜殺麥 夏四月大風 五月荆

揚二州大水 匈奴郝度元反攻北地太守張損死

之 秋八月秦雍氏羌齊萬年反圍涇陽 冬十月

晉記

卷二 本紀

三

乙未太白晝見 曲赦雍涼二州 十一月遣將軍

周處討萬年 關中饑大疫 安豐有女子化爲男

十二月略陽氏楊茂搜據仇池

丁巳七年春正月將軍周處與齊萬年戰於六陌敗

績死之 夏五月魯國雨雹 秋七月雍梁旱疫

隕霜 關中饑米斛萬錢 九月以王戎爲司徒

戊午八年春正月丙辰地震 詔發倉賑雍梁 三

月大赦 夏五月郊禪石破爲二 金墉城井溢

秋九月荆豫徐揚冀州大水 雍州有年 遣侍御

史李苾慰勞漢川流民 冬遣將軍孟觀討齊萬年

己未九年春正月日中有若飛鷲者數日 孟觀與

齊萬年戰於中亭獲之 以成都王穎爲鎮北將軍

鎮鄴河開王頌爲鎮西將軍鎮關中 夏五月雨雹

宮中井溢 六月熒惑守心 秋八月熒惑入羽林

侍中賈模卒以裴頠爲尙書僕射 冬十一月甲

子朔日有食之 京師大風 十二月皇后廢太子

適爲庶人幽之許昌

庚申永康元年春正月己卯日有食之 二月大風

三月尉氏雨血妖星見南方中台星拆太白晝見

皇后殺太子適 夏四月辛卯日有食之 癸巳

晉記

卷二 本紀

三

趙王倫廢皇后賈氏爲庶人殺之遂殺司空張華僕

射裴頠 倫自爲相國 五月熒惑入南斗 己巳

立臨淮王臧爲皇太孫尙爲襄陽王 六月壬寅葬

愍懷太子於顯平陵 秋七月秦雍大旱米斛萬錢

震崇陽陵 八月淮南王允討趙王倫不克而死

以齊王冏爲平東將軍鎮許昌 趙王倫自加九

錫 冬十月黃霧四塞 十一月大風 立皇后羊

氏赦大酺三日 十二月庚戌日中有黑氣彗星見

於東方 徵益州刺史趙廣爲大長秋廣發兵反

辛酉永寧元年春正月以張軌爲涼州刺史 趙王

倫僭號遷帝金墉城殺太孫臧 五緯經天縱橫無
常 巴氏李特殺趙廞詔以羅尚爲益州刺史 三
月齊王冏及成都王穎河間王顥常山王乂起兵討
倫倫遣兵拒之 閏月丙戌朔日有食之 夏四月
歲星晝見 成都王穎敗倫兵於溴水帥師濟河左
衛將軍王興淮陵王漵迎帝復位倫及黨與孫秀等
皆伏誅大赦改元 五月立襄陽王尚爲皇太孫
太白晝見 六月以齊王冏爲大司馬輔政成都王
穎爲大將軍河間王顥爲太尉各還鎮 秋七月徙
常山王乂爲長沙王 南陽東海大水 襄城河南
晉記 卷二 本紀 三
雨雹 八月郡國三大風 九月甲申日中有黑子
冬十月襄城河南高平平陽大風雨雹 李特據
廣漢進攻成都
壬戌太安元年春三月太孫尚卒 夏四月彗星晝
見 五月李特自稱益州牧大將軍 立清河王覃
爲皇太子 秋七月兗豫徐冀州大水 八月李特
陷梓潼巴西殺廣漢太守張微 冬十月地震 十
一月日中有黑氣熒惑太白闕於虛危 十二月河
間王顥使長沙王乂殺齊王冏 大赦改元 熒惑
襲太白於營室 陳雷王曹真卒

癸亥二年春二月太白入昴 三月李特陷益州羅
尚擊特斬之李流代領其衆 彗星見於東方 夏
五月義陽蠻張昌反殺鎮南大將軍新野王歆詔以
劉宏都督荊州軍事 張昌陷江南諸郡劉宏遣將
陶侃討昌昌走衆降昌將石冰據臨淮淮陵人封雲
叛應冰 秋八月庚午天中裂有聲如雷 河間王
顥成都王穎舉兵犯闕九月帝自將討穎次於河橋
甲申帝軍於芒山丁亥幸偃師辛卯舍於豆田癸巳
帝旋於城東丙申進軍緱氏擊走穎將牽秀顥將張
方入京師大掠 李流死李雄代領其衆 冬十月
晉記 卷二 本紀 三
長沙王乂奉帝及穎兵戰於建春門大破之 十一
月庚辰歲星入月 辛巳星晝隕有聲如雷 長沙
王乂奉帝討張方不克方進逼京師 詔雍州刺史
劉沈討顥 十二月壬寅太白犯月赤氣竟天 丙
辰地震 癸亥東海王越殺長沙王乂 議郎周玘
等起兵討石冰 閏月李雄攻羅尚遂入成都 封
鮮卑段務勿塵爲遼西公 江夏有牛言人立而行
甲子永興元年春正月尚書令樂廣卒 乙卯月犯
太白熒惑犯歲星 乙丑大風 穎入京師自爲丞
相尋還鎮鄴 雍州刺史劉沈及顥戰敗死之 二

月顯廢皇后羊氏及太子覃。顯表顯為皇太弟。顯以顯為太宰雍州牧。夏五月客星守畢。廣陵度支陳敏及周玘擊斬石冰於建康。秋七月丙申朔右衛將軍陳珍以詔召羣臣入殿。勒兵討顯。戊戌大赦復皇后太子。己亥司徒戎東海王越高密王略平昌公模吳王晏豫章王熾襄陽王範右僕射藩奉帝北征至安陽。衆十餘萬。顯遣其將石超距戰。己未太白入南斗。六軍敗績於蕩陰。侍中嵇紹死之。亡其六璽。帝幸石超軍。餒甚。超進水。左右奉秋桃。石熙奉帝之難。顯帥羣官迎謁。道左帝下輿流涕。是夕入顯軍。顯府有九錫之儀。陳畱王送貂蟬文衣鷩尾。明日乃備法駕幸於鄴。庚申大赦。乙丑星隕有聲。八月戊辰。顯殺東安王繇。琅邪王睿走歸國。張方復入京師。廢皇后太子。劉淵據離石。自稱大單于。幽州都督王浚及并州刺史東廡公騰起兵討顯。幽并兵至鄴。鄴中奔潰。顯將數千騎奉帝御犢車還趣洛陽。倉卒無齋。中黃門囊私錢三千。詔貸用買飯而食。宮人有持燥蒜鹽豉用以進。帝皆止食於道中。客舍帝夜御黃門布被。次獲嘉市。糲飯盛以瓦盆。帝噉兩盂。有老父獻蒸雞。受之。至溫將謁陵。帝喪履納。

晉記

卷二 本紀

三

從者之履下拜歎歎。張方帥騎三千以陽燧青蓋車迎帝還宮。浚大掠鄴中而去。辛巳大赦。冬十月李雄自稱成都王。劉淵自稱漢王。十一月乙未張方遷帝於長安。行次新安。寒甚。帝墮馬傷足。尙書高光進而衣。河間王颺率官屬步騎三萬迎於灊上。以征西府為宮。僕射初藩立畱臺於洛陽。承制行事。復皇后羊氏。十二月顯廢太弟顯更立豫章王熾為皇太弟。壬寅有赤氣亘天。砰隱有聲。漢寇太原西河郡。乙丑二年春正月帝在長安。夏四月張方復廢羊后。秋七月甲午尙書諸曹火焚崇禮閣。東海王越自領徐州都督傳檄討張方。成都故將公師藩寇掠趙魏。八月有星孛於昴畢。東海王越范陽王虓發兵而西。豫州刺史劉喬拒之。太宰顯使張方助喬敗虓於許昌。以成都王顯都督河北諸軍鎮鄴。冬十月丁丑雷震。十一月將軍周權矯詔立羊后事覺伏誅。赤氣見於北方東西竟天。有星孛於北斗。星隕有聲。十二月成都王顯據洛陽。范陽王虓拔滎陽斬顯將石超。破劉喬於蕭。喬奔南陽。陳敏反。自稱楚公。劉宏遣江夏太守陶侃將。

晉記

卷二 本紀

兵討之

丙寅光熙元年春正月朔日有食之帝在長安

太宰顯殺張方成都王穎奔長安夏四月東海王

越進屯溫遣將祁宏入長安顯使將彭隨刁默距宏

於湖五月枉矢西南流范陽國地燃可爨王

宏破隨默軍顯走南山宏遂入關大掠長安已

奉帝乘牛車東還六月丙辰帝至自長安謁於

太廟復皇后羊氏李雄自稱成帝秋七月朔日

有食之八月以東海王越為太傅錄尚書事范陽

王越為司空鎮鄴荆州都督新城公劉宏卒閏

晉記

卷二本紀

天

月甲申朔雨霰九月頓邱太守馮嵩執成都王穎

送鄴越長史劉興誅穎填星犯歲星熒惑守心

兖州刺史荀晞擊斬公師藩冬十月范陽王越卒

十一月帝崩太弟熾即位葬太陽陵

帝之為太子也朝臣咸知其不堪即武帝亦疑之以

廣陵王遙英睿終興晉家幸無廢立意及即位賈后

橫恣廢太后陷太子政出羣下貨賂公行諸王構兵

自相殘滅讒邪得志更相薦舉天下謂之五市高平

王沈作釋時論南陽魯褒作錢神論廬江杜嵩作壬

子春秋皆疾時之作也帝嘗在華林園聞蝦蟆聲謂

左右曰此鳴者為官乎為私乎或對曰在官地者為
官在私地者為私時天下荒亂百姓餓死帝曰何不
食肉糜其愚騃如此因食餅中毒而崩或曰太傅越
之鳩也或之者疑之也故不書弒

孝懷本紀

孝懷皇帝諱熾字豐度武帝第二十五子也太康十

年封豫章王孝惠時諸王構兵帝門絕賓游不交當

世永興元年十二月立為皇太弟以清河王覃本太

子也帝懼不敢當典書令廬陵修蕭曰二相經營王

室志寧社稷大王親賢莫二清河幼冲既升復黜今

晉記

卷二本紀

三

乘輿播越東宮久曠常恐氏羌飲馬於涇川螳衆控

絃於灞水宜及吉辰時登儲副上翼大駕早寧東京

以允黔首喁喁之望帝乃從之光熙元年十一月惠

帝崩羊后以太弟為嫂不得為太后趣清河王覃入

已至尚書閣侍中華混等露板馳告太傅越急召太

弟癸酉太弟即位尊皇后曰惠皇后追尊生母王氏

為皇太后立妃梁氏為皇后帝始遵舊制於東堂聽

政每至宴會輒與羣臣論衆務考經籍黃門侍郎傅

宣歎曰今日復見武帝之世矣十二月壬午朔日

有食之癸未太白犯填星南陽王模誅河間王

順 以劉琨為并州刺史 咸寇梁州

丁卯永嘉元年春正月除三族刑大赦 以太傅東

海王越輔政 二月羣盜王彌寇青徐 三月陳敏

將顧榮甘卓殺敏以降 丁卯改葬武悼皇后 庚

午立豫章王詮為皇太子 庚辰太傅越出鎮許昌

以高密王略鎮襄陽新蔡王騰鎮鄴南陽王模鎮

長安 劉琨進據晉陽 夏五月羣盜汲桑石勒陷

鄴殺都督新蔡王騰復攻兗州太傅越使荀晞討之

洛陽步廣里地陷 建寧郡夷陷寧州 秋七月

以琅邪王睿為安東將軍都督揚州鎮建鄴 八月

晉記

卷二 本紀

元

荀晞擊汲桑石勒大破之桑走死勒降漢 分荊州

江州八郡為湘州 九月辛亥朔有星如日自西南

流於東北天盡赤有聲如雷 始修千金竭於許昌

以通運 冬十一月朔日有食之 以王衍為司徒

十二月甲申有白氣如虹中天北下至地五夜乃

滅 丁亥星流震散 大雪 太傅越自領兗州牧

徙荀晞為青州刺史 王彌及其黨劉靈降漢 慕

容龐自稱大單于

戊辰二年春正月朔日有食之 丁未白虹貫日

大赦 二月辛卯太傅越殺清河王覃 癸卯白虹

貫日 石勒寇常山王浚擊破之 三月太傅越鎮

鄴城 夏五月漢王彌寇洛陽張軌遣督護北宮純

入衛 秋七月漢寇平陽徙都蒲子 八月太傅越

自鄴城屯於濮陽 九月石勒寇趙郡 冬十月漢

王淵稱皇帝 十一月石勒寇鄴魏郡太守王粹戰

敗死之 十二月赦 項縣桑樹有聲如解

己巳三年春正月熒惑犯紫微 漢徙都平陽 三

月高密王略卒 以山簡都督荆湘等州軍事 太

傅越入京師殺中書令繆播帝舅王延等十餘人

漢陷黎陽 以王衍為太尉 夏大旱江漢河洛皆

晉記

卷二 本紀

元

竭 石勒寇冀州 太傅越使將軍何倫領國兵入

宿衛 秋七月當陽地裂 漢寇上黨陷壺關將軍

施融曹超死之 九月漢寇洛陽宏農太守垣延襲

破之 王浚使將祁宏擊石勒大破之 荆湘二州

地震 冬十月漢復寇洛陽北宮純擊敗之 十一

月石勒陷長樂屠黎陽 十二月乙亥夜有白氣如

帶自地升天

庚午四年春正月大赦 漢寇徐豫兗冀諸郡將軍

王堪死之 琅邪王睿以周玘為吳興太守 夏四

月江東大水 湘東郡黑石山崩 咸陷梓潼 兗

州地震 王浚擊漢劉靈斬之 幽并司冀秦雍大
蝗 秋七月漢主淵卒子和立和弟聰弒而代之
漢劉曜石勒圍懷將軍宋抽與戰死之 氏酋蒲洪
自稱略陽公 流民王如寇南陽以附漢 冬十月
震電 辛卯晝昏至於庚子大星西南墜有聲 壬
寅石勒圍倉垣 以拓跋猗盧為大單于封代公
京師饑太傅越以羽檄徵天下兵 石勒陷襄城并
王如兵遂寇宛十一月太傅越率兵討之次於項
襄陽大疫 寧州刺史王遜滅五苓夷 鎮東將軍
周馥表請遷都壽春不果行

晉記

卷二 本紀

三

辛未五年春正月漢曹嶷寇青州荀晞敗走 石勒
陷江夏 咸人陷涪梓潼太守譙登死之 湘州流
民作亂推杜弼為刺史 琅邪王睿逐揚州都督周
馥以王敦為刺史 二月石勒寇汝南 三月戊午
日光如血下流 太傅越卒於項以荀晞為大將軍
督六州 夏四月石勒追越軍及於東郡焚越柩殺
王公以下十萬餘人 流賊王桑冷道陷徐州 五
月杜弼陷長沙 京師大饑人相食 使司徒傅祗
出河陰理舟楫帝步出西掖門遇盜而還 六月癸
未劉曜王彌石勒寇陷洛陽帝出奔河陰藉池曜追

及之遂燒宮廟逼妃后殺太子詮及王公士庶三萬
餘人遷帝於平陽廢為平阿公 荀藩移檄州郡推
琅邪王睿為盟主豫章王端東奔荀晞晞建行臺於
蒙城荀藩奉秦王鄴趣長安 石勒寇穀陽殺沛王
滋 琅邪王睿殺江州刺史華軼 王浚自領尚書
令 秋八月漢劉粲陷長安殺南陽王模模世子保
保上卦遣民奔漢中 九月石勒襲陽夏陷蒙城執
大將軍荀晞及豫章王端 冬十月樊惑守心 漢
石勒殺王彌寇豫州諸郡至江而還 十一月吳郡
嘉興有牛人言 十二月黑氣四塞 馮翊太守索

晉記

卷二 本紀

三

緄敗漢兵於長安迎秦王鄴入雍城
壬申六年春正月帝在平陽 漢寇太原 故新野
王牙門將胡亢起兵竟陵 二月朔日有食之 琅
邪王睿遣將軍紀瞻討石勒於葛陂勒引兵北還
漢封帝為會稽郡公 張軌遣兵詣長安 夏六月
太白犯太微 雍州刺史賈疋等擊敗劉曜奉秦王
鄴入長安 石勒據襄國 漢劉粲寇晉陽陷之劉
琨奔常山乞師於猗盧 秋七月太白歲星熒惑聚
於牛斗 石勒寇冀州 冬十月代公猗盧攻晉陽
劉曜敗走猗盧追擊大敗之 十二月盜殺雍州刺

史賈正、麴允領雍州刺史。大疫，王敦殺其族兄，
荊州都督澄。

建興元年春二月，漢劉聰弑帝於平陽，侍中庾珉王
儁死之。

初帝之誕，有嘉禾生於豫章之南昌，望氣者皆曰：豫
章有天子氣，其後竟以豫章王為皇太弟。天姿清劭，
少著英猷，使繼承平，足為守文令主。時際擾亂，太傅
專政，無幽厲之變，而不流亡之禍矣。

孝愍本紀

孝愍皇帝，諱鄴，字彥旗，武帝孫，吳孝王晏之子也。出

晉記

卷二 本紀

三

後秦獻王東襲封秦，洛陽之陷，避難於滎陽密縣，與
舅荀藩荀組相遇，自密南趣許潁。豫州刺史閻鼎與
前撫軍長史王毗、司徒長史劉疇、中書郎李昕及藩
組奉帝將歸於長安。疇等中途復叛，鼎追殺之。藩組
僅而獲免，鼎遂挾帝乘牛車，自宛入武關，次於藍田。
雍州刺史賈正以州兵迎衛，使輔國將軍梁綜、御帝
達於長安。六年九月辛巳，奉為皇太子，建宗廟社稷，
承制選置。

癸酉建興元年夏四月，太子鄴即位於長安，以麴
允錄尚書事，索綝為太尉。五月，以琅邪王睿為左

丞相，南陽王保為右丞相。石勒陷鄴，據之，陷兗州，
殺刺史田徽。杜弢寇武昌，陶侃破之。王敦表侃為

荊州刺史。左丞相睿以祖逖為豫州刺史。漢寇

河南，河南尹張髦死之。冬十月，氐楊難敵寇陷梁

州，己巳大雨雹。漢寇長安，麴允破走之。十二

月，河東地震，雨肉。左丞相睿遣世子紹鎮廣陵，

甲戌二年春正月朔，黑霧著人如墨，連五日，夜乃止。

辛未，有如日隕於地，又有三日出於西方，相承東

行。丁丑，大赦。有流星隕於平陽之北，化為肉。

二月，封張軌為西平公，劉琨為大將軍。三月，石勒

晉記

卷二 本紀

三

襲幽州，殺幽州牧王浚。夏四月，地震。五月，涼州

牧西平公張軌卒，子寔嗣。六月，漢寇長安，索綝大

破之，斬其將趙染。秋九月丙戌，麟見襄平。蒲子

馬生人。代公猗盧遣使獻馬。

乙亥三年春正月，吳興功曹徐馥戕太守袁琇，左丞

相睿以周札為吳興太守。二月，以左丞相睿為丞

相，都督中外諸軍事。南陽王保為相國，劉琨為司空。

進代公猗盧為王。陶侃破王貢於巴陵。三月，

杜弢將張彥陷豫章，尋陽太守周訪擊斬之。漢曹

疑據臨淄，遣使來降。夏四月，大赦。五月，漢寇并

州 六月盜發漢霸杜二陵 丁卯地震 辛巳赦

勅雍州修復先代陵墓犯者誅及三族 秋七月石

勒陷濮陽 漢寇上黨 陶侃擊杜弢弢走死湘州

平 丞相庾加王敦都督江揚等州軍事王敦徙陶

侃爲廣州刺史 九月漢寇北地 冬十月漢陷馮

翊太守梁肅奔萬年 涼州刺史張寔得璽獻之

丙子四年春二月代六脩弒其君猗盧普根討之而

立寧卒鬱律立 夏四月漢寇上黨涼州刺史張寔

遣兵入援 石勒陷廩丘 六月朔日有食之 大

蝗 秋七月劉曜陷北地進至涇陽渭北諸城悉潰

晉記 卷二 本紀

建威將軍魯充散騎常侍梁緯少府皇甫陽死之

八月劉曜逼京師鎮西將軍焦嵩平東將軍宋哲始

平太守竺恢同赴國難 散騎常侍華輶監京兆馮

翊宏農上洛四郡兵東屯灊上鎮軍將軍胡崧帥城

西諸郡兵屯遮馬橋竝不敢進 冬十月京師大饑

人相食 十一月乙未使侍中宋敞乞降帝乘羊車

肉袒羣臣號泣攀車執帝之手帝亦悲不自勝出就

曜軍御史中丞吉朗死之 辛丑帝蒙塵於平陽漢

拜爲光祿大夫懷安侯 壬寅麴允自殺 石勒寇

樂平劉琨救之大敗樂平遂陷琨長史李宏以并州

叛降勒琨奔薊 襄陽火 十二月朔日有食之

丞相庾山師露次移檄北征殺督運令史淳于伯

丁丑建武元年春正月帝在平陽 張寔使司馬韓

璞將兵伐漢 庚子虹霓彌天三日竝照 成寇巴

東 二月漢寇榮陽太守李矩擊破之 三月丞相

庾卽晉王位立宗廟社稷於建康劉琨慕容廆遣使

勸進 改元 夏五月丙子日有食之 癸未太白

熒惑合於東井 六月豫冀寧青等州皆上表勸進

祖逖取譙城 秋七月大旱蝗汾河溢 杜曾陷

楊口周訪討破之 冬十月丙子日有食之 石言

晉記 卷二 本紀

於平陽 立太學 十二月漢劉聰弒帝於平陽尙

書郎辛賓死之

初帝卽位屬永嘉之亂四海崩離長安城中戶不盈

百蒿棘成林朝廷無車馬章服唯桑版署號而已有

衆一旅公私惟車四乘巨猾滔天運饋不繼劉曜攻

長安外城旣陷麴允與公卿守小城以自固時饑甚

斗米金二兩死者相枕太倉有麴數十麴麴允屑爲

粥以供帝旣而又盡帝泣謂允曰今窘厄如此外無

救援吾何忍以一人而使黎元屠爛邪遂出降其遷

於平陽也侍中許肅冒難侍左右帝臨崩言欲見許

侍中肅馳詣相見帝已不能言肅泣曰陛下識臣不
帝猶執肅手流涕肅欲獻登牀帝遂授肅懷中而崩
聰欲隱其名爲責諸臣欲盡誅之羣臣皆竄肅獨曰
備位故臣願畢就戮聰許之殯已詣聰曰國亂不
能臣君亡弗能死臣抱恥多矣所以忍辱爲山陵未
畢耳今微情已展甘就刑戮聰義而釋之不知所終
晉宣帝值魏氏創業之初嘉謀屢中服軫馳驅而知
人善采任數御物故能西擒孟達東舉公孫維御羣
臣大權在己夷曹爽戮王凌悉錄諸王公於鄴陰謀
迅發魏柄已移世宗太祖繼業承基有田氏三晉之

晉記

卷二 本紀

三

勢矣由是元豐欽誕之徒迫而後起志在勤王然淮
浦再擾而許洛不驚鍾鄧長驅庸蜀電掃至於世祖
遂登皇極仁以惠下儉以足用和而不矜寬而能斷
納羊祜之策杖王杜之謀役不踰時江湘來同天下
同軌牛馬被野當是時天下有無窮人之諺雖太平
未洽亦足明吏奉其法而民樂其生矣武皇既崩惠
帝嗣立山陵未乾而賈后悖逆殺楊駿弑太后三綱
既淪外忤繼作民不見德惟戮是聞骨肉相殘京師
喋血方岳弄兵關門失固由是杜弢石冰擾於荆揚
劉石王彌橫於青冀擾天下如驅羣羊舉兩都如拾

遺芥將相王侯駢頸受戮后嬪妃主虜辱戎行自有
載籍以來國家顛覆之禍未有如此者也夫天下大
器也羣生重畜也器大者必正其基而後弗傾勢重
者必固其本而後弗墜先聖帝王之有天下也始則
捍其大患禦其大災非有心於取之也及其有天下
百姓咸知上德之生已而不謂浚已以生也然後設
禮教以導之制刑罰以威之謹好惡以示之求明察
之官尊慈惠之長故衆悅其教而安其俗君子守義
小人盡力有見危以授命者矣未聞有奮臂大呼而
干紀作亂者也昔之有天下者長久莫過於周文武

晉記

卷二 本紀

三

之功肇於后稷世積忠厚澤及草木內敦九族外隆
黃耆而其後夫人躬行四教服澣濯之衣修煩縟之
事齊莊柔順化天下以成婦道故在詩曰思齊大任
文王之母思媚周姜京室之婦大姒嗣徽音則百斯
男是以周公遭變陳后稷先公風化之所由致王業
之艱難者則皆農夫女工衣食之事也教不離於日
用而事深於廉恥其積基厚矣其樹本固矣今晉之
興也三世屢興誅戮受遺輔政廢弑相仍是其創基
立本早異於先代矣加以風俗淫僻恥尚失所學者
宗老莊而黜六經談者尚虛蕩而賤名檢立身者以

放濁爲通仕進者以苟得爲貴常官者以虛望爲高
劉頌傳咸之徒屢言治道勵勤恪糾邪正當時咸謂
之俗吏其浮沈處位依阿無心者皆名振海內由是
朝鮮純德之人鄉之不貳之老毀譽失實貨賂公行
執鈞當軸者身兼官以十數貴戚之子弟陵邁超越
不拘資次其婦女莊櫛織紵皆取成於婢僕未嘗知
女工絲枲之業中饋酒食之事也先時而婚任情而
動父兄不之罪天下莫之非也禮法政刑於此大壞
國之將亡本必先撥其此之謂乎夫作法於治其弊
猶亂作法於亂誰能救之民風國勢如此雖以中材

晉記

卷二 本紀

三

之主臨之天下必將日敝又况以蕙駿之帝牝雞之
晨當之哉故五十三年之閒日食二十九而一歲再
食者五三食者一以及地震天裂雨血雨肉山移牛
言馬生角生人大風大旱凡春秋所書二百四十二
年中災異畢集懷愍承亂徒厠其虛名而受其實禍
矣

晉記卷二終

晉記卷三

本紀

中宗本紀

蕭山郭

論衡

中宗元皇帝諱睿字景文琅邪恭王觀之子宣帝之
曾孫也母夏侯氏咸寧二年生於洛陽有神光下屬
一室盡明藉藁如始刈及長白毫生日角之左隆準
龍顏雙眸精曜顧盼煒如也年十五嗣王琅邪沈敏
有度量元康中遷左將軍從討成都王穎穎殺東安
王繇帝懼將出奔而天朗月明禁衛嚴警欲去不敢
有頃雲霧晦冥雷雨暴至微者皆弛乃得出而穎先

晉記

卷三 本紀

一

令諸關毋得出貴人帝至河陽津吏見帝狀貌不凡
止之從者宋典自後來以策鞭帝馬而笑曰舍長官
禁貴人汝亦被拘邪吏遂弗禁至洛陽迎太妃俱歸
國東海王收兵下邳假帝平東將軍鎮下邳越西迎
惠帝於長安留帝居守永嘉初始鎮建康謀臣王導
見天下已亂陰欲復興晉室勸帝賓禮豪傑存問風
俗江東莫不歸心焉懷帝蒙塵司空荀藩移檄天下
推帝爲盟主建興中進位丞相都督中外諸軍西都
不守帝出師露次徵天下兵尅日進討諸征鎮皆勸
進建武元年三月乃卽晉王位當是時玉冊見於臨

安神靈出於江寧

戊寅太興元年春三月癸丑愍帝凶問至王斬衰居廬羣臣請上尊號丙辰王卽皇帝位詔曰昔我高祖宣皇帝誕應期運廓開王基景文皇帝奕世重光緝熙諸夏爰暨世祖應天順時受茲明命功格天地仁濟宇宙昊天不融降此鞠凶懷帝短世越去王都天禍荐臻大行皇帝崩殂社稷無奉肆羣后三司六事之人疇咨庶尹至於華戎致輯大命於朕躬予一人畏天之威用弗敢違遂登壇南嶽受終文祖焚柴頒瑞告類上帝惟朕寡德續我洪緒若涉大川罔知攸

晉記

卷三本紀

二

濟惟爾股肱爪牙之佐文武熊羆之臣用能弼寧晉室輔予一人思與萬國共同休慶大赦改元立世子紹爲皇太子壬申詔曰昔之爲政者動人以行不以言應天以實不以文故我清靜而人自正其次聽言觀行明試以功其有政績可述刑獄得人無怨謫久而日新及當官軟弱茹柔吐剛行身穢濁修飾時譽者各以名聞令在事之人仰鑒前烈戮力同心深思所以寬衆息役惠益百姓無廢朕命遠近禮贊一切斷之夏四月朔日有食之加王導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乙酉西平地震五月段

匹磾殺太尉廣武侯劉琨祁山地震山崩殺人

六月旱以刁協爲尙書令戊戌立子晞爲武陵王初置諫鼓劾木秋七月太白犯南斗戊申詔曰王室多故姦凶肆暴皇綱弛墜顛覆大猷朕以不德統承洪緒夙夜憂危思改其弊二千石令長當祇奉舊憲正身明法抑齊豪強存恤孤獨隱實戶口勸課農桑州牧刺史當互相檢察不得顧私背公長吏有志在奉公而不見進用者有貪憚穢濁而以財勢自安者若有不舉當受故縱蔽善之罪有而不知當受闇塞之責各明愼舉行漢主聰卒太子粲立

晉記

卷三本紀

三

八月靳準弑粲而自立大殺漢宗室冀徐青州蝗漢石勒起兵討準冬十月劉曜自立於赤壁封勒爲趙公十一月乙卯日夜出高三丈以王敦爲荊州牧暴雨震電庚申詔曰朕以寡德纂承洪緒上不能調和陰陽下不能濟育羣生災異屢興咎徵仍見壬子乙卯雷震暴雨蓋天災譴誠所以彰朕之不德也羣公卿士其各上封事具陳得失無有所諱將親覽焉新作聽訟觀詔州郡秀孝復試經策十二月漢靳準伏誅武昌地震癸巳詔曰漢高經大梁美無忌之賢齊師入魯修柳下惠

之墓其吳之高德名賢或未旌錄者其條列以聞

江東三郡饑遣使振給之彭城內史周撫叛降石

勒詔下郢內史劉超泰山太守徐龕討之石勒拔

平陽斬明奔赤壁漢誅明夷其族州郡十蝗

己卯二年春正月崇陽陵毀帝素服三日哭二月

徐龕討周撫誅之石勒獻捷於漢漢斬其使三月

月合祭天地於南郊丁未雨雹夏四月將軍陳

川以浚儀叛降石勒徐龕以泰山叛降石勒秦

州刺史陳安叛降漢祁山地震五月太陽陵毀

帝素服三日哭南陽王保自稱晉王江東大饑

晉記

卷三本紀

四

壬戌詔曰天下凋弊加以災荒百姓困窮國用竝

匱吳郡饑人死者百數天生烝民而樹之以君選建

明哲以左右之當深思以救其弊昔吳起爲楚悼王

明法審令損不急之官除廢公族疏遠以附益將士

而國富兵強況今日之敝百姓凋困耶且當去非急

之務非軍國所需者皆省之梁州刺史周訪及杜

曾戰於武當誅之漢改號趙秋七月太常賀循

卒八月甲午歲星熒惑會於東井乙未太白犯

歲星肅慎入貢徐龕寇東莞以羊鑒爲都督討

之冬十一月石勒稱趙三月初犯熒惑十二月

大赦詔百官各上封事武昌石雖難化爲雄吳

郡地生犬蒲洪降趙

庚辰三年春二月雨水冰石勒寇冀州執刺史邵

續三月雨雹慕容廆來獻璽閏月以周顗爲

尙書僕射夏四月枉矢流於翼軫南平郡山崩

五月戊子太白入太微庚寅地震晉王保爲

其下所戕六月大水太白歲星合於房丁酉

盜殺涼州刺史張寔寔弟茂代撫其衆秋七月丁

亥詔曰先公武王先考恭王臨君琅邪四十餘年惠

澤加於百姓遺愛結於人情朕應天符創基江表兆

晉記

卷三本紀

五

庶宅心襁負子來琅邪國人在此者近有千戶今立

爲懷德縣統丹陽郡昔高祖以沛爲湯沐邑光武亦

有南頓優復之科一依漢氏故事祖逖敗石勒兵

進屯雍邱詔加號鎮西將軍八月追元后虞氏爲

敬皇后梁州刺史周訪卒皇太子釋奠於太學

冬十二月太白入月在斗王敦殺武陵內史向

碩以甘卓爲梁州刺史譙王承爲湘州刺史

辛巳四年春二月徐龕復降癸亥日闕三月癸

未日中有黑子置周易儀禮公羊博士帝親覽

庶獄石勒陷厭次幽州刺史段匹磾死之夏五

月旱 庚申詔曰昔漢二祖及魏武皆免良人武帝時涼州覆敗請為奴婢亦皆征籍此累代成規也其免中州良人遭難為揚州諸郡僮客者以備征役終南山崩 秋七月大水 以戴淵為征西將軍都督司兗豫并冀雍鎮合肥劉隗為鎮北將軍都督青徐幽平鎮淮陰王導為司空錄尚書事 八月常山崩 九月鎮西將軍豫州刺史祖逖卒以其弟約為豫州刺史 封慕容廆為遼東公 代弒其君鬱律而立賀犍 武昌火 月犯歲星在房 郊牛死 壬午永昌元年春正月赦 王敦舉兵反譙王承甘

晉記

卷三 本紀

六

卓移檄討之敦分兵寇長沙 召戴淵劉隗還京師以司空王導為前鋒大都督督諸軍討敦 三月立子昱為琅邪王 陳安自稱涼王 夏四月敦入石頭奮威將軍侯禮死之六軍敗績刁協奔江乘劉隗奔石勒 辛未敦自為丞相封武昌公殺驃騎將軍戴淵尚書僕射周顗 甘卓還襄陽敦還武昌敦將魏乂陷長沙殺吳國內史張茂湘州刺史譙王承死之 五月敦殺甘卓 石勒寇河南 郡縣五大水 六月旱 秋七月有流星如蜚出於西方丙寅大風拔木屋瓦皆飛 石虎陷泰山殺太守徐

龍 琅邪太守孫默叛降石勒 冬十月京師大霧黑氣彌天 疫 辛卯日中有黑子 石勒寇譙祖約退屯壽春 十一月京師大旱川谷並竭 閏月己丑帝崩太子紹卽位司空導受遺詔輔政 元帝冲素簡儉好問讜言初鎮江東嘗以酒廢事王導諫帝命酌引觴覆之遂絕不飲有司奏太極殿廣室施絳帳帝曰昔漢文帝集上書者皐囊為帷今天下多難帷帳冬施青布夏施青練足矣絳何為哉將拜貴人所司請市雀釵以費煩不許所幸鄭夫人衣無文綵從母弟王廙為母立屋過制流涕而止之

晉記

卷三 本紀

七

委任元輔奄有江東不可謂非司馬氏有道曾孫也然恭儉有餘雄武不足元戎屢駕不出江沱經略區區僅全吳越長淮以北竟棄為異壤終於下陵上替憂憤而崩始秦時望氣者曰金陵有天子氣遠在五百年後而始皇思帝萬世故東遊以厭之壅絕北山改其地為秣陵孫氏之興自謂當之而孫盛以始皇逮吳四百三十七年未及此數也元帝之渡江也實五百二十有六年真人之應其在斯乎咸寧初風折大社木中有青氣占者謂東莞有帝者之祥因徙東莞王伉為琅邪王及吳亡而孫皓實先歸璽於武王

太安之時童謠曰五馬浮渡江一馬化為龍永嘉中帝與西陽汝南南頓彭城五王獲濟是歲歲鎮樊惑太白聚牛女之閒迨西都不守征鎮歸心天人之應屬在丞相而帝興於江左焉

明帝本紀

明皇帝諱紹字道畿元帝長子也母曰荀氏幼而聰睿中宗愛之年數歲猶恆膝上屬長安使來中宗問帝日與長安孰近對曰長安近聞有人從長安來未聞有人自日邊來也明日宴羣寮復問如初對曰日近中宗愕然訝之帝曰舉首見日不見長安由是

晉記

卷三本紀

八

益奇之建興初拜東中郎將鎮廣陵中宗卽位立爲皇太子性至孝而尊賢愛士雅好文辭與溫嶠庾亮桓彝阮放之流契若布衣遠近歸心焉王敦犯京師六軍敗績帝欲率將士決戰升車將出中庶子溫嶠拔劍斷鞅乃止敦素忌帝英明欲誣以不孝而廢之大會百官而問溫嶠曰太子何如聲色俱厲必欲使有言溫嶠對曰皇太子鈞深致遠蓋非淺局所量以禮觀之可以爲孝矣敦謀塞而止永昌元年閏十月一月己丑元帝崩庚寅太子卽位大赦尊所生荀氏爲建安君

晉記

卷三本紀

九

癸未太寧元年春正月朔日暈無光癸巳黃霧四塞京師火成寇臺登將軍司馬玫死之陷越嶺漢嘉郡二月葬建平陵帝徒跣至於陵所乙丑黃霧四塞三月饒安東光安陵三縣災焚七千餘家死者萬五千人石勒陷下邳徐州刺史卞敦退保盱眙夏四月敦移屯姑孰自領揚州牧以王導爲司徒五月京師大水寧州刺史王遜卒梁碩陷交州刺史王諒死之六月立皇后庾氏以后兄亮爲中書監秋七月雷震太極殿趙擊陳安斬之封姚弋仲爲平襄公八月石虎陷青州殺曹嶷王敦表江西都督郗鑒爲尙書令以兄舍督江西軍冬十一月白虹貫日甲申二年春正月赦五歲刑以下妖人李脫伏誅王敦遂殺吳興周氏石虎寇兗州刺史劉遐退保泗口三月趙寇魏興及南陽夏四月京師大雨雹五月王敦以子應爲武衛將軍涼王張茂卒兄子駿立王敦殺常從督公乘雄冉曾六月復舉兵反丁卯加司徒導大都督揚州刺史督諸軍討敦帝次於中堂秋七月王含率錢鳳周撫等水陸軍五萬至於南岸中壘將軍溫嶠移屯水北燒朱

晉記

卷三 本紀

十

雀析以挫其鋒帝躬率六軍山次南皇堂癸酉夜掩破舍軍斬其將何康敦憤悲而死前宗正虞潭起兵會稽討敦沈充以兵會舍庚辰築壘於陵口丁亥北中郎將劉遐臨淮太守蘇峻率衆入援帝夜見勞之賜將士各有差乙未逆衆濟水護軍將軍應詹與建威將軍趙允等戰不利賊至宣陽門遐峻自南塘橫擊大破之遐又破沈充於青溪丙申敦黨燒營宵遁丁酉帝還宮大赦惟敦黨不原其羣從一無所問遣將追其黨與沈充錢鳳伏誅賜王導以下爵有差冬十月以王導爲太保領司徒

二月謁建平陵興古叛降成

乙酉三年春正月癸酉逆行入太微二月贈故譙王承戴淵周顗官有差三月戊辰立子衍爲皇太子赦大酺三日賜鰥寡孤獨帛人二匹丁丑雨雪癸巳隕霜徵處士任旭虞喜爲博士夏四月詔曰大事初定其命維新其令太宰司徒已下詣都坐參議政道諸所因革務盡事中又詔曰食直言引亮正想羣賢遠吾此遠矣子遠汝弼堯舜之相君臣也吾雖虛閣庶不距逆耳之談稷契之任君居之矣望其易之己亥雨雹石勒陷司兗豫州刺

晉記

卷三 本紀

十一

史植贊力戰死之五月以陶侃都督荆湘雍梁四州軍事荊州刺史自正月不再至於六月以郗鑒都督青兗軍事鎮廣陵卞壺爲尙書令秋七月詔曰三恪二王世代之所重典滅繼絕政道之所先又宗室哲王有功勳於大晉受命之際者佐命功臣碩德名賢三祖所與共維大業咸開國胙土誓同山河者而竝廢絕禮祀不傳甚用懷傷主者其詳議諸應立後者以聞詔致祀祀典神祇八月庚戌有大鳥集司徒府射而獲之詔曰昔武王克殷封比干之墓漢高過趙錄樂毅之後追顯既往以勸將來也吳時將相名賢之胄有能纂修家訓又忠孝仁義靜已守貞不聞於時者州郡中正亟以名聞勿有所遺閏月以鄧攸爲尙書左僕射壬午帝有疾召太宰西陽王素司徒導尙書令壺車騎將軍鑒護軍將軍亮領軍將軍奕丹陽尹嶠並受遺詔輔太子丁亥詔曰自古有死聖賢所同壽夭窮達歸於一槩亦何足恃痛哉朕枕疾已久常慮忽然仰惟祖宗洪基不能克終堂構大恥未雪百姓塗炭所以有慨耳不幸之日斂以時服一遵先度務從簡約勞衆崇飾皆勿爲也行以幼弱猥當大重當賴忠賢訓而成之

昔周公匡輔成王霍氏擁育孝昭義存前典功冠二代豈非宗臣之道乎凡此公卿時之望也敬聽顧命任託付之重同心斷金以謀王室諸方獄征鎮刺史將守皆朕干城推轂於外雖事有內外其致一也不有行者誰扞牧圉譬若唇齒表裏相資宜戮力一心緝事爲期百辟卿士其總已以聽於冢宰保佑冲幼宏濟艱難以永祖宗之緒 戊子帝崩於東堂

帝初卽位兵凶歲饑江東虛弊氏羯外侵王敦內侮而潛謀獨斷廓清大禍改授荆湘四州以分上流之勢撥亂反正弱枝強本雖享國不永而規模宏遠矣

晉記

卷三本紀

十三

初敦之復反也帝乘巴滇駿馬微行至于湖察其營壘敦方晝寢夢日環其城驚而起曰此必黃鬚鮮卑奴來也使五騎物色追之帝亦馳去馬有遺糞令從者沃之以水見逆旅賣食嫗與以七寶鞭曰後有騎來可以此示也俄而追者至問嫗嫗曰去已遠矣因以鞭示之五騎傳玩稽顙又見馬糞冷以爲信遠遂弗追帝母荀氏燕代人帝貌類外氏鬚黃敦故謂帝云

成帝本紀

成皇帝諱衍字世根明帝長子也太寧三年閏八月

明帝崩己丑太子卽位尊皇后爲皇太后大赦賜鰥寡孤老帛人二匹 九月皇太后臨朝稱制 以司徒導錄尙書事與中書令亮參輔朝政 葬武平陵 冬十一月朔日有食之 代王賀偁卒弟紇那立

丙戌咸和元年春二月赦大酺五日 賜鰥寡孤老米人二斛京師百里以內復一年 夏四月石生寇汝南汝南人執內史祖濟以叛 尙書左僕射鄧攸卒 五月大水 六月徐州刺史泉陵公劉遐卒部曲作亂伏誅 以郗鑒爲徐州刺史王舒爲會稽太守 秋七月江州刺史觀陽伯應詹卒 八月以溫

晉記

卷三本紀

十三

嶠都督江州軍事 九月旱 成寇涪陵 冬十月封魏後曹勣爲陳畱王 封弟岳爲吳王 會稽大雨震電 殺南頓王宗降西陽王羨爲弋陽縣王 十一月大閱於南郊 改定王侯國秩九分食一 石聰寇壽春遂侵逡邇阜陵歷陽內史蘇峻擊走之 下邳叛降石勒

丁亥二年春正月五鵠集於殿庭 朱提太守楊術與成戰於臺登敗績死之 二月江陵地震 夏四月旱 豫章地震 五月朔日有食之 京師火 戊子京師大水 冬十月徵蘇峻爲大司農峻與祖

約舉兵反 十二月辛亥峻將韓晃陷姑孰詔庾亮督諸軍討之 宣城內史桓彝起兵赴難 庚申京師戒嚴 徙琅邪王昱為會稽王吳王岳為琅邪王左將軍司馬流與峻戰於慈湖死之

戊子三年春正月溫嶠以兵赴難屯於尋陽 丁未峻濟橫江 二月庚戌峻至蔣山尚書令卞壺督軍討峻戰於西陵軍敗死之 峻殺丹陽尹羊曼黃門侍郎周導廬江太守陶瞻庾亮出奔尋陽峻兵犯關三月皇太后庾氏以憂崩 石勒寇宛 夏四月葬明穆皇后 五月溫嶠以陶侃入討峻峻遷帝於

晉記

卷三本紀

西

石頭郝鑒王舒虞潭來赴難 六月地生毛 韓晃陷宣城內史桓彝死之 秋七月石聰攻壽春約衆潰奔歷陽 九月蘇峻伏誅峻弟逸代領其衆 冬十二月石勒大破趙兵於洛陽獲趙主曜以歸趙太子熙奔上邽

己丑四年春正月帝在石頭 逆殺右衛將軍劉超侍中鍾雅 冠軍將軍趙允拔歷陽祖約奔趙 京師大饑斗米萬錢 二月大霖雨 諸軍尅石頭蘇逸伏誅 以褚裒為丹陽尹 三月以陶侃為太尉郝鑒為司空溫嶠為驃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庾亮

出為豫州刺史 夏四月驃騎將軍始安公溫嶠卒 以劉允為江州刺史 秋七月有星孛於西北

會稽吳興宣城丹陽大水 詔復遭賊郡縣租稅三年 八月石虎拔上邽殺趙太子熙及其王公以下三千餘人 冬十月廬山崩 十一月吳郡會稽震電 十二月右將軍郭默殺江州刺史劉允太尉侃討而誅之 代王紇那出奔宇文部翳槐立

庚寅五年春正月赦 趙誅祖約夷其族 夏五月旱且疫 六月初稅田畝三升 詔太尉侃兼督江州移鎮武昌 秋九月趙王勒稱皇帝 趙將郭敬

晉記

卷三本紀

五

陷襄陽 作新宮 冬十月幸司徒導第 成寇巴東

辛卯六年春正月月入南斗 三月朔日有食之 詔舉賢良直言之士 夏四月旱 冬慕容廆遣使詣太尉侃

壬辰七年春正月赦 夏五月大水 秋七月詔罷養獸 太尉侃遣南中郎桓宣攻拔襄陽戍之 冬十月雷雨震電 十一月熒惑入胃昴 十二月帝遷於新宮 寧州叛降成 癸巳八年春正月赦五歲刑以下 趙遣使來修好

詔焚其幣 三月己巳月入南斗 夏四月以東昂
徵處士尋陽翟湯會稽虞喜 五月有星隕於肥鄉
遼東公慕容廆卒世子統立 撫軍將軍王舒卒
六月成主雄卒太子班立 秋七月旱 熒惑入
昴 趙主勒卒太子宏立 八月趙石虎自爲丞相
弑其太后劉氏趙將石生等起兵討虎不克死之
冬十月涼州張駿遣張淳來上表

甲午九年春正月隕石於涼州二 仇池氏楊難敵
卒子毅遣使稱藩 二月以張駿爲大將軍 三月
會稽地震 夏六月太尉長沙公陶侃卒 大旱詔

晉記

卷三 本紀

六

太官徹膳省刑恤孤寡貶費節用 以庾亮都督江
荆等州軍事 秋七月白虹貫日 八月大雩自五
月不雨至於九月 冬十月朔日有食之 成李期
弑其主班而自立 十一月趙石虎弑其主宏自立
爲居攝天王 蘭陵人朱縱斬趙將郭祥以彭城來
降

乙未咸康元年春正月帝冠 赦大酺三日 賜鰥
寡孤獨米人五斛 二月丙戌月入昴 乙未太白
入月 帝親釋奠 揚州諸郡徵遣使振給 三月
幸司徒導府 夏四月月犯太白 趙王虎南遊臨

江而還京師戒嚴 大旱 秋七月白虹貫日 八
月長沙武陵大水 東昂徵處士翟湯郭翻 冬十
月朔日有食之 建安君荀氏薨

丙申二年春正月彗星見於奎 二月立皇后杜氏
赦 高句麗入貢 三月旱免所旱郡縣繇役
大雩 夏四月雨雹 秋七月白虹貫日 揚州會
稽饑開倉振之 九月庚寅太白犯南斗因晝見

冬十月詔曰歷觀先代莫不崇明祀賓三恪故杞宋
啓土光於周典宗姬侯衛垂美漢冊自頃喪亂庶邦
殄瘁周漢之後絕而莫繼其詳求衛公山陽公近屬

晉記

卷三 本紀

七

有履行修明可以繼承其祀者 作朱雀浮桁
丁酉三年春正月立太學 夏六月旱 冬十月慕
容皝自稱燕王 十一月太白犯歲星於營室 楊
初殺楊毅自稱仇池公

戊戌四年春趙燕合兵攻段氏趙拔令支取之 夏
四月月奄太白太白晝見 成李壽弑其君期而自
立改國號漢 五月以司徒導爲太傅郗鑒爲太尉

庾亮爲司空 六月更以導爲丞相罷司徒官 秋
七月月奄太白 冬十月光祿勳顏含致仕 代王
壽薨 弟翼自立 十二月太白犯填星於箕

己亥五年春正月赦 三月廣州刺史鄧嶽伐漢
庚亮請伐趙詔不許 夏四月辛未月犯歲星於胃
秋七月丞相始興公王導卒 以何充爲護軍將
軍錄尚書事庚冰爲中書監揚州刺史 八月改丞
相爲司徒 太尉南昌公郗鑒卒 以蔡謨都督徐
兖軍事 九月趙陷河南及郟城遂寇江夏義陽將
軍毛寶太守樊俊鄒進俱死之 冬燕王皝使長史
劉翔來獻捷 漢寇巴東守將勞揚死之
庚子六年春正月司空庾亮卒 以庾翼都督江荆
等州軍事 二月太白入月 有星孛於太微 三
晉記 卷三 本紀 大
月赦 漢陷丹川守將孟彥劉齊李秋皆死之 秋
七月始朔望聽政於東堂 冬十月林邑獻馴象
漢遣使如趙趙人報之
辛丑七年春二月朔日有食之 封慕容皝爲燕王
三月太白熒惑合於太微中犯左執法 皇后杜
氏崩 夏四月葬恭皇后 詔正士斷白籍 五月
太白晝見 秋九月除樂府雜伎
壬寅八年春正月朔日有食之 赦 二月豫州刺
史庾翼有罪自殺 壬申日中有黑子 三月始以
武悼皇后配饗世祖廟 夏六月帝崩

帝少而聰敏庾亮殺南頓王宗帝不知也帝久不見
宗問亮曰常日白頭公何在亮對以謀反伏誅帝泣
謂亮曰舅言人反舅即殺之人言舅欲反則如之何
亮懼色變庾翼嘗餉酒於江州刺史王允之允之疑
其有毒與犬犬驚懼而表之帝怒曰大舅已亂天下
小舅復欲爾邪翼聞之飲藥而死帝初幼冲政非己
出及長爾心萬幾始朔望聽政於東堂嘗欲作射堂
於後園計用四十金以爲勞費而止克承前烈以康
兆民廟號顯宗不亦宜乎
康帝本紀
晉記 卷三 本紀 尤
康皇帝諱岳字世同成帝母弟也初封吳王後徙琅
邪咸康五年拜侍中司徒八年成帝有疾中書令庾
冰當國恐易世之後戚屬轉疎勸帝以國有強敵宜
立長君六月庚寅成帝不豫詔曰朕以眇身獲嗣洪
緒託於王公之上於茲十有八年未能闡融政道翦
除逋寇夙夜戰兢匪遑寧處今遭疾殆不與是用震
悼於厥心千齡眇眇未堪艱難司徒琅邪王岳親則
母弟體則仁長君人之風允塞時望肆爾王公卿士
其輔之以祗奉祖宗明祀和協內外允執其中嗚呼
敬之哉無墜祖宗之顯命 壬辰召武陵王晞會稽

王昱中書監冰中書令充尚書令恢並受顧命癸巳帝崩於西堂甲午琅邪王卽位赦己亥封成帝子丕爲琅邪王奕爲東海王秋七月葬興平陵帝徒行送喪至闕門乃升素輿以何充爲驃騎將軍都督徐州冬十二月立皇后褚氏太白犯熒惑於胃

癸卯建元元年春正月振恤鰥寡孤獨以庾冰爲車騎將軍夏五月早六月有司奏成帝喪一週請帝易素服進御膳如舊壬寅詔曰禮之降殺因時而寢興誠無常矣至於君親相準名教之重莫之改

晉記

卷三本紀

三

也權制之作蓋出近代雖曰適事實弊薄之始先王崇之後世猶怠而况因循又從輕降義弗可矣不許秋七月詔議經略中原移庾翼鎮襄陽晉陵吳郡災漢主壽卒太子勢立八月大雪太白犯歲星於軫趙陷狄道庾冰出爲荊江等州都督徵何充爲揚州刺史錄尚書事輔政以琅邪內史桓溫爲徐州刺史褚裒爲衛將軍領中書令冬十一月彗星見於亢大赦高句麗入貢甲辰二年春正月熒惑守房心二月慕容皝敗鮮卑宇文歸於昌黎歸奔於漠北夏四月乙酉太白

晝見以褚裒爲兗州刺史秋九月丙申立子聃爲皇太子戊戌帝崩帝以介弟入承大統至性愷悌將相得人方欲經略中原遽棄天下晉之所以終於不振也

穆帝本紀

穆皇帝諱聃字彭子康帝太子也建元二年康帝有疾庾冰庾翼欲立會稽王昱爲嗣何充請立皇子九月帝崩太子卽位年二歲矣尊皇后爲皇太后太后臨朝稱制赦冬十月葬崇平陵十一月荊江都督庾冰卒庾翼還鎮夏口

晉記

卷三本紀

三

乙巳永和元年春正月設白紗帷於太極殿太后抱帝臨軒夏四月以會稽王昱爲撫軍大將軍錄尚書六條事五月辛巳太白晝見旱大雩六月癸亥地震秋七月江州都督庾翼卒翼部曲作亂安西司馬朱璽討平之以桓溫都督荆梁等州軍事八月豫州刺史路永叛奔趙九月詔曰今百姓勞敝其共思詳所以振恤之宜及歲常調非軍國要急者並宜停之冬十二月張駿自稱涼王漢將樊顯來奔丙午二年春正月赦揚州刺史都鄉侯何充卒

二月以光祿大夫蔡謨領司徒以前司徒左長史殷浩為揚州刺史。夏四月朔日有食之。五月涼王駿卒。世子重華立。冬十月地震。十一月桓溫帥師伐漢。十二月枉矢自東南流於西北。長竟天。丁未二年春正月丙辰地震。三月溫敗漢兵於笮橋。進至成都。漢主勢降。詔以為歸義侯。林邑范文陷。日南殺太守夏侯覽。蜀人鄧定、隗文作亂。入據成都。以益州刺史周撫鎮彭模。夏四月地震。六月赦。秋七月隗文立范賁為帝。八月冀州大雪。九月地震。拜楊初為雍州刺史。仇池公。冬十

晉記 卷三 本紀 三

二月振威護軍蕭敬文殺征虜將軍楊謙。陷涪城。遂取巴西。通於漢中。戊申四年夏四月太白入於昴。范文寇九德。五月熒惑入婁犯填星。大水。秋八月加桓溫征西大將軍。九月燕王軌卒。子儁立。冬十月地震。趙寇竟陵。十二月以蔡謨為司徒。不拜。豫章黃韜反。郡縣討平之。己酉五年春正月赦。庚寅地震。趙王虎稱皇帝。夏四月益州刺史周撫、龍驤將軍朱壽擊范賁。獲之。趙主虎卒。太子世立。其兄遵廢之而自立。大

水。六月臨漳暴風雨雹。蒲洪遣使來降。秋七月征討都督褚裒帥師伐趙。與趙李農戰於代陂。不克而還。梁州刺史司馬勳伐趙。拔宛城。冬十月旱。月犯昴。十一月乙卯彗星見於亢。趙石鑒弑其主遵而自立。十二月徐兗都督褚裒卒。以吳國內史荀羨監徐兗州軍事。趙石閔幽其主鑒。殺胡羯二十萬人。庚戌六年春正月帝臨朝。懸而不樂。閏月趙石閔弑其主鑒。自立為魏天王。鑒弟祗自立於襄國。彗星見於亢。以殷浩為中軍將軍。督揚豫等州軍。事。蒲洪自稱三秦王。改姓苻氏。故趙將麻秋殺洪。洪子健斬秋。遣使來請命。三月熒惑犯歲星。夏五月大水。廬江太守袁真、趙魏合肥。六月旱。苻健帥師入關。擊敗杜洪於長安。秋八月太白晝見。冬十一月苻健遣使來獻捷。魏圍襄國。十二月免蔡謨為庶人。大疫。辛亥七年春正月朔日有食之。鮮卑段龕以青州來降。苻健自稱秦天王。三月戊子歲星熒惑合於奎。夏四月趙劉顯弑其主祗而自立。梁州刺史司馬勳伐秦。戰於五丈原。敗績。秋七月濤水入

晉記 卷三 本紀 三

石頭 八月魏徐兗荆豫洛州來降以魏豫州牧張
遇為鎮西將軍 九月峻陽太陽二陵崩帝素服臨
於太極殿三日遣使修復之 冬十月雷雨震電
姚弋仲遣使來降封弋仲為高陵郡公 十二月桓
溫移軍武昌尋復還鎮

壬子八年春正月朔日有食之 中軍將軍殷浩帥
師北伐 乙巳雨木冰 秦王健稱皇帝 二月峻
平崇陽二陵崩帝臨三日遣殿中都尉王惠如洛陽
衛五陵 張遇以許昌叛降秦 魏尅襄國殺劉顯
三月姚弋仲卒子襄率眾來歸詔屯譙城 夏四

晉記

卷三 本紀

三

月燕伐魏執魏主閔以歸 六月安西將軍謝尚攻
張遇於許昌秦人救遇尙軍敗績秦以遇歸殷浩退
屯壽春 秋七月大雩 以武陵王晞為太宰會稽
王昱為司徒桓溫為太尉 周撫討蕭敬文於涪城
斬之 戴施得傳國璽獻之 九月殷浩進屯泗口
罷遣太學生徒 冬十一月燕王儁稱皇帝 十二
月月犯歲星於東井
癸丑九年春正月赦 太后與帝謁建平陵 三月
早 夏五月大疫 秋七月地震有聲如雷 八月
遣使修復五陵 冬十月殷浩進次山桑遣兵襲姚

襄不克襄邀敗之浩走譙城 十一月西平公張重
華卒子曜靈立 十二月桃李華 姚襄徙屯盱眙
以謝尚領豫州刺史鎮歷陽 涼州張祚廢其主
曜靈自立為涼王

甲寅十年春正月丁卯地震有聲如雷 殷浩以罪
免為庶人以會稽內史王述為揚州刺史 二月桓
溫帥師伐秦 夏四月大敗秦兵於藍田進軍灊上
三輔皆降 無麥 五月涼州雪 江西流民郭敞
等叛降姚襄京師大震詔屯兵中堂謝尚入衛 六
月桓溫及秦兵戰於白鹿原不利引師而還殺順陽

晉記

卷三 本紀

三

太守薛珍 秋七月庚午太白晝見 冬十月庚申
日中有黑子 十一月月奄填星於輿鬼
乙卯十一年春正月仇池公楊初為其下所戕初子
國嗣 三月日中有黑子 夏四月壬申隕霜 乙
酉地震 姚襄寇外黃 五月丁未地震 六月秦
王健卒太子生立 秋七月以領軍將軍王彪之為
尚書左僕射 閏九月涼州弑其君祚立張元靚為
涼王 冬十月詔謝尚鎮壽春 十二月戊午雷
燕慕容恪圍段龕於廣固
丙辰十二年春二月辛丑帝講孝經 三月姚襄據

許昌以桓溫爲征討大都督督諸軍討之夏四月
無麥六月庚子太白晝見秋七月丁卯太白犯
填星於柳八月溫敗姚襄於伊水遂入洛陽修謁
諸陵置戍而還冬十月朔日有食之燕慕容恪
擊段龕降之悉定齊地十一月遣司空車灌如洛
陽修五陵十二月以有事於五陵告於太廟帝及
羣臣皆服總臨太極殿三日仇池公楊國爲其從
父俊所殺而自立

丁巳升平元年春正月朔帝冠太后歸政退居崇德
宮赦改元丁丑隕石於槐里二月扶南天

晉記

卷三本紀

三

竺旃檀獻馴象詔曰昔先帝以殊方異獸或爲人患
禁之今及其未至可令還本土三月帝講孝經
壬申親釋奠於中堂夏四月姚襄據黃洛秦人擊
之戰於三原斬之弟萇以衆降秦六月戊戌太白
晝見秦弑其君生東海王堅立秦冀州牧張平
降秋八月立皇后何氏是日大風赦大酺三日
賜孝弟鰥寡米人五斛冬十月皇后見於太廟
十一月雷月奄歲星於房以王彪之爲尚書
左僕射

戊午二年春正月司徒會稽王昱稽首歸政帝不許

二月北中郎將荀羨伐燕三月欽飛督王饒獻
鳩鳥帝怒鞭之二百使殿中御史焚其鳥於四達之
衢閏月月犯歲星夏五月大水有星孛於天
船秦王堅自擊張平降之六月燕慕容恪進據
上黨將軍馮粲以衆叛降燕燕盡陷河北地以
謝萬爲西中郎將豫州刺史郝曇爲北中郎將都督
徐兗等州軍事鎮下邳秋八月熒惑犯填星於張
冬十月陳雷王勸卒十一月庚子雷辛酉地
震十二月枉矢自東南南流於西北其長半天荀
羨與燕師戰於山荏敗績

晉記

卷三本紀

三

己未三年春三月乙酉月犯太白秋八月庚午太
白犯填星在太微中冬十月丙午日中有黑子
燕寇東阿謝萬郝曇禦之曇疾引還萬衆潰免爲庶
人交州刺史溫放之帥兵伐林邑參黎耽獠降之
庚申四年春正月仇池公楊俊卒子世嗣燕主僞
卒太子暉立二月鳳皇將九雛見於豐城秋七
月詔省用徹膳八月朔日有食之既冬十月天
狗流於西南十一月鳳皇復見豐城衆鳥隨之
十二月旱丙寅太白晝見
辛酉五年春正月朔大風戊戌赦賜鰥寡孤獨

不能自存者米人五斛 乙巳填星逆行犯太微

乙丑月奄太白 北中郎將徐兗二州刺史郗曇卒

二月以范汪為徐兗二州刺史都督青兗等州軍

事 三月丁未月犯填星 夏四月大水 鳳皇見

於河北 五月帝崩

哀帝本紀

哀皇帝諱丕字千齡咸帝長子也咸康八年立為琅

邪王升平五年五月丁巳穆帝崩無嗣皇太后詔曰

帝奄不救疾允嗣未建琅邪王丕中興正統明德懋

親昔在咸康屬當儲貳以年在幼沖未堪國難故顯

晉記

卷三本紀

三

宗高讓今義望情地莫與為比其以王奉大統於是

百官備法駕迎於琅邪第庚申王即位 大赦 壬

戌立弟奕為琅邪王 秋七月葬永平陵 燕陷野

王 八月天裂有聲如雷 涼州地震 九月立皇

后王氏 尊何皇后為穆皇后稱永安宮 冬十月

丁卯熒惑犯歲星於營室 庚午雷 廢范汪為庶

人 十一月丙辰詔曰顯宗成皇帝顧命以時事多

艱宏高世之風樹德博重以隆社稷而國故不已康

穆早世允祚不融朕以寡德繼承先緒感惟永慕悲

病 癸亥與寧元年春二月赦改元 三月皇太妃周氏

葬章太妃 八月有星孛於角亢 涼張天錫弑其

世子恢為王 丙戌月奄太白 十一月燕寇長平

常道宜上嗣顯宗以修本統 十二月旱

壬戌降和元年春正月減田租祿收二升 尊母貴

人周氏為皇太妃 二月以庾希為徐兗刺史鎮下

邳袁真為豫州刺史鎮汝南 燕呂護寇洛陽 三

月朔日有食之 夏四月旱詔出輕繫振困乏 丁

丑梁州地震 浩疊山崩 呂護復寇洛陽桓溫遣

將救之鄧遐進屯新城庾希部將何謙及燕劉則戰

於檀邱破之 秋八月西中郎將袁真進次汝南運

米五萬斛以饋洛陽 冬十月賜貧乏者米人五斛

十二月朔日有食之 詔曰戎旅路次未得輕簡

晉記

卷三本紀

三

賦役元象失度亢旱為患豈政事未洽將有版築渭

濱之士邪其搜揚隱滯蠲除苛碎詳議法令咸從損

要 庾希退屯山陽袁真退屯壽陽

癸亥與寧元年春二月赦改元 三月皇太妃周氏

薨帝奔喪琅邪第詔司徒昱總朝政 夏四月燕寇

榮陽 甲戌揚州地震湖濱溢 五月加桓溫大司

馬都督中外諸軍錄尚書事 燕陷密城 秋七月

葬章太妃 八月有星孛於角亢 涼張天錫弑其

世子恢為王 丙戌月奄太白 十一月燕寇長平

汝南太守朱斌襲許昌克之

甲子二年春正月乙卯月奄歲星二月庚寅江陵

地震燕慕容評略地河南潁川太守李福死之評

遂侵汝南改左軍將軍為游擊將軍癸卯帝耕

藉田三月大閱戶口遂所在土斷辛未帝有疾

皇太后臨朝攝政夏四月燕陷許昌汝南陳郡桓

溫帥師次於合肥五月以王述為尚書令加大司

馬溫揚州牧秋七月徵溫入輔不至八月城赭圻

燕陷河南諸城冠軍將軍陳祐留長史沈勁守洛

陽帥眾奔新城

齊記

卷三本紀

三

乙丑三年春正月皇后王氏崩二月有雉集於相

風以桓豁為荊州刺史桓沖為江州刺史大司

馬溫移鎮姑孰三月帝崩

太和帝本紀

太和帝諱奕字延齡哀帝之母弟也初封東海王哀

帝以琅邪入承大統徙王琅邪興寧三年三月丙申

哀帝崩無嗣皇太后詔曰帝遂不救厥疾艱禍仍臻

遺緒泯然哀慟切心琅邪王奕明德懋親屬當儲貳

宜承祖宗纂承大統以寧神人於是百官奉迎於琅

邪第丁酉王即位大赦葬安平陵燕陷洛陽

揚武將軍沈勁死之夏六月益州刺史周撫卒

秋七月徙會稽王昱為琅邪王封其子曜為會稽王

固辭不受立皇后庾氏冬十月太白晝見十

一月梁州刺史司馬勳反圍成都大司馬溫遣江夏

相朱序救之以王彪之為尚書僕射

丙寅太和元年春二月丙子月奄熒惑涼州地震

夏四月旱五月皇后庾氏崩朱序及益州刺

史周楚討司馬勳勳眾潰伏誅秋七月葬孝皇后

於敬平陵秦寇荊州八月太白犯歲星於太微

中九月曲赦梁益二州冬十月以會稽王昱為

齊記

卷三本紀

三

丞相加殊禮燕陷魯郡高平

丁卯二年春正月太白入昴夏四月燕寇竟陵

秦寇涼州秋九月以郗愔為徐州刺史

戊辰三年春正月朔日有食之赦夏四月雨雹

大風拔木六月甲寅太白奄熒惑於太微端門

秋八月藍田侯王述卒九月戊辰夜二虹見於東

方冬十二月加大司馬溫殊禮

己巳四年春二月客星見於紫宮西垣至七月乃滅

夏四月大司馬溫帥師伐燕戊辰白虹貫日

秋七月秦人救燕九月溫及燕人戰於枋頭不利

而還屯於山陽袁眞以壽春叛降於燕 冬十月日
中有黑子 壬申大星西流有聲如雷 十二月大
司馬溫徙鎮廣陵 旱

庚午五年春二月日中有黑子 袁眞死子瑾代領
其衆求救於燕 夏四月溫將竺瑤破瑾於武邱

秋七月朔日有食之 八月大司馬溫圍袁瑾於壽
春 冬十月有大星西流 秦伐燕圍鄴 十一月

秦人入鄴執燕主暉以歸

辛未六年春正月溫拔壽春斬袁瑾 三月白虹貫

日 益州刺史周楚卒 夏四月熒惑守太微端門

晉記

卷三本紀

三

赦 賜糒獨米人五斛 秦伐仇池執仇池公楊

纂 六月京師及丹陽晉陵吳郡吳興臨海大水

冬十一月大司馬溫入朝廢帝爲東海王迎會稽王

昱卽位 初溫有覬覦之志欲先立功河朔以收時

望枋頭之敗威名頓挫遂潛謀廢立以樹威權而帝

素謹無過恐負天下謗乃誣帝風有痿疾牀第不修

二美人生男莫知誰子誣罔祖宗移傾皇基宮闈重

閤以惑人聽焉十一月溫自白石入朝己酉廢帝爲

東海王使散騎侍郎劉亨收帝璽綬帝著白帢單衣

步下西堂乘犢車出神武門羣臣拜辭莫不流涕侍

御史殿中監將兵百人衛送東海第初帝恆忌溫密

召卜者扈謙筮之得明夷之謙帝問如何對曰離爲

日坤爲地日君象而明入地中自上而下也初九明

夷於飛垂其翼不安其處也坤土而山在其下安貞

而艮止陛下其有出宮之象而晉室則磐石之固也

晦其明謙无咎君子其有終也咸安二年四月降封

海西縣公徙居吳縣勅吳國內史防衛十一月妖賊

盧悚遣弟子許龍入第稱受皇太后密詔迎帝復位

帝欲從之其保母不可許龍曰大事將捷焉用兒女

子言邪帝曰我得罪於此豈能再興且太后有詔應

晉記

卷三本紀

三

使官屬來何獨使汝也叱左右縛之龍懼而走帝深

懼橫禍杜塞聰明終日酣飲有子不育朝廷聞之亦

不復爲虞時人憐之爲之作歌太元十一年年四十

五薨於吳書太和帝不書海西公不予溫之廢也

孝宗襁抱化隆母后以崇德之賢而頻年地震陰陽

之感微矣哉哀帝惑志方士斷穀以求長生卒隕其

身桓溫不道太和受辱而庶孽興於江左矣

晉記卷三終

晉記卷四

本紀

蕭山郭 倫撰

簡文本紀

簡文皇帝諱昱字道萬元帝之少子也母曰鄭夫人幼而岐嶷及長清虛寡欲尤善元言初封琅邪王咸和元年所生鄭夫人卒帝年七歲號慕泣血固請服重顯宗哀而許之爲徒會稽拜散騎常侍九年遷右將軍加侍中咸康六年進撫軍將軍領祕書監康帝時兼領太常永和初崇德皇太后臨朝進位撫軍大將軍錄尚書事何充之卒詔專總萬幾八年進司徒

晉記

卷四 本紀

穆帝既冠稽首歸政不許興寧三年七月以琅邪無主復封琅邪而封王子曜爲會稽王固讓不受太和元年進位丞相加殊禮桓溫之廢帝爲東海王也以太后詔具乘輿法駕溫率百官迎王於會稽邸王平中幘單衣東向拜受璽綬十一月己酉卽位改元咸安乙卯桓溫廢武陵王晞徙於新安丙辰溫放新蔡王晃於衡陽戊午赦大酺五日賜孝順忠貞鰥寡孤獨者米八五斛己未賜溫軍三萬人人布一匹米一斛庚申加大司馬溫丞相不受辛酉溫還鎮姑孰十二月壬午濤水入石頭戊子詔

以京師有儲停運一年庚寅降東海王爲海西公

辛卯初薦鄒湛酒於太廟熒惑逆行入太微

壬申咸安二年春正月百濟林邑入貢己酉歲星

犯填星於須女二月詔議增吏俸騶虞見豫章

夏四月徙海西公於吳縣西柴里貶孝皇后爲夫人

六月太白晝見護軍將軍庾希舉兵反桓溫

使東海內史周少孫擊之斬希秋七月乙未立子

曜爲皇太子道子爲琅邪王是日帝崩遺詔以桓溫

輔政

帝少有風儀善容止畱心典籍不以居處爲意凝塵

晉記

卷四 本紀

一

滿席湛如也嘗與桓溫及武陵王晞同載遊版橋溫密令鳴鼓吹角車馳卒奔晞遽不知所爲欲下車而帝夷然如故溫由此憚之歷宰三世沖虛不矜天下想其丰采及卽位溫見帝欲自陳述帝對之悲泣溫懼不能言溫欲誅武陵王帝不聽溫固執至於再三帝手詔報曰若晉祚靈長公便宜奉行前詔如其大運去矣請避賢路溫覽之流汗變色不敢復請溫既仗文武之任加以廢立威振內外帝雖處尊位恆慮廢黜先是熒惑守太微端門而太和廢帝之立也熒惑又入太微心惡之當是時溫謀主中書郎郗超入

直帝謂之曰命之修短本所不計故當無復近日事邪超曰大司馬臣溫方內固社稷外恢經略非常之事臣當以百口保之及超請急省其父帝曰致意尊公家國之事遂至於此由吾不德故也因詠庾闡詩曰志士痛朝危忠臣哀主辱遂泣下沾襟帝神識恬暢然無濟世大略謝安以爲惠帝之流但清談差勝耳然帝能拒溫之殺武陵而惠帝不能保其母與妻子則帝固賢乎哉

孝武本紀

孝武皇帝諱曜字昌明簡文第三子也咸安二年秋

晉記 卷四 本紀

三

七月簡文崩太子卽位詔曰朕以不造奄丁閔凶號天扣地靡知所訴藐然幼冲眇若綴旒深惟社稷之重大懼不克負荷仰憑積德之祀先帝淳風元化遺詠在民宰輔英賢勳德隆盛顧命之託實賴匡訓羣后率職百寮勤政冀孤弱之躬有寄皇極之基不墜先恩遺惠播於四海思宏餘潤以康黎庶其大赦天下與民更始九月追尊皇妣爲順皇后冬十月大旱饑丁卯葬高平陵辛未安城地震十一月丁丑日中有黑子甲午妖賊盧悚入殿庭伏

癸酉寧康元年春二月大司馬溫來朝三月京師火大風詔除丹陽竹格等四桁稅夏五月旱秋七月大司馬溫卒以江州刺史桓沖都督江揚豫三州軍事鎮姑孰八月皇太后臨朝攝政九月秦寇成都癸巳熒惑入太微以王彪之爲尙書令謝安爲尙書僕射冬十月辛未地震秦寇梁益陷之以王坦之爲中書令領丹陽尹彗星出於尾箕十一月己酉日中有黑子南郡有女子化爲男

甲戌二年春正月赦二月以王坦之都督徐兗二

晉記 卷四 本紀

四

州軍事詔謝安總中書丁巳地震有星孛於女虛三月丙戌彗星見於氐庚寅日中有黑子夏四月免揚州郡縣遭水旱甚者租布其次聽除半年受振貸者卽以賜之蜀人張育自稱蜀王圍成都秋七月涼州地震山崩秦滅張育九月有星孛於天市冬十一月天門蛋賊攻郡太守王匪死之將軍桓豁討平之癸酉太白奄熒惑於營室日中有黑子十二月甲申太白晝見乙亥三年春正月赦夏五月徐兗都督藍田侯王坦之卒以桓沖爲徐州刺史謝安領揚州刺史

秋八月立皇后王氏 赦 九月帝講孝經以徐邈
爲中書舍人 冬十月朔日有食之 十二月旱
甲申神武門災 皇太后詔曰頃日蝕告變水旱不
適雖克已思救未盡其力其賜百姓窮者米人五斛
癸巳帝祀孔子以顏回配
丙子太元元年春正月帝冠太后歸政 赦 以謝
安爲中書監錄尚書事 甲子帝謁陵 夏五月癸
丑地震 赦 秋八月秦擊涼州張天錫降涼將掌
據死之 癸酉太白晝見 詔除度田收租之制
冬十一月朔日有食之 秦遣兵擊代代寔君弑其
晉記 卷四本紀 五
主什翼犍秦克代分其地爲二部
丁丑二年春正月繼絕世紹功臣 二月大風拔木
三月以朱序爲梁州刺史鎮襄陽 閏月壬午地
震 夏四月己酉雨雹 五月丁丑地震 京師地
生毛 六月暴風揚沙 林邑入貢 秋七月乙卯
老人星見 八月以謝安爲司徒都督揚豫等州軍
事 九月壬午太白晝見 冬十月以桓沖都督荆
江等州軍事謝元爲兖州刺史監江北諸軍 王彪
之卒 十二月大雪
戊寅三年春二月作新宮 三月暴風折木 夏五

月陳留王曹恢卒 六月大水 秋七月新宮成
秦寇盱眙彭城魏興
己卯四年春正月赦 減遭水郡縣租稅 丙子帝
謁七陵 二月秦陷襄陽執刺史朱序以歸 秦陷
順陽彭城淮陰 三月大疫 遣右將軍毛武生帥
師伐蜀 夏四月秦陷魏興太守吉挹死之 五月
秦陷盱眙高密 六月大旱 詔減省用度 謝元
及秦師戰於君川大破之 秋八月暴風揚沙 冬
十二月朔日有食之
庚辰五年春正月謁崇平陵 夏四月大旱 癸酉
晉記 卷四本紀 六
赦五歲刑以下 五月大水 以謝安爲衛將軍與
桓沖竝開府儀同三司 六月甲寅雷震含章殿
詔蠲太元三年以前逋租賜鰥寡孤獨不能自存者
米人五斛 以琅邪王道子爲司徒 秋九月皇后
王氏崩 九月太守李遜據交州反 冬十一月葬
定皇后
辛巳六年春正月立佛精舍於內殿 夏六月朔日
有食之 荆揚江州大水 減吏員七百人 秋七
月赦五歲刑以下 交趾太守杜瑗討李遜誅之
大饑 九月丙子太白晝見 冬十月乙卯有流星

奔東南其聲如雷 十一月秦寇竟陵桓沖擊破之獲其將閻震吳仲

壬午七年春三月林邑入貢 秋八月赦 九月秦寇河北略襄陽 冬十月丙子雷 十一月太白晝見

癸未八年春二月癸未黃霧四塞 三月始興南康

廬陵大水平地五丈 丁巳赦 夏四月甲子太白晝見

五月將軍楊亮伐蜀拔伍城獲其將魏光

早桓沖帥師伐秦拔筑陽將軍郭洽及秦將張崇戰於武當敗之 秋八月秦大舉入寇詔征討都督

晉記

卷四本紀

七

謝石冠軍將軍謝元等帥師拒之 九月以琅邪王

道子錄尚書六條事 冬十月秦陷壽春 十一月

謝石謝元等大破秦兵於肥水殺其大將苻融秦王

堅走還長安朱序來歸 詔謝安勞旋師於金城

立陳畱世子靈誕爲王 以謝石爲尚書令 赦

初開酒禁增民稅米口五石 秦將軍乞伏國仁叛

據隴右 丁零翟斌起兵攻洛陽秦使慕容垂討之

垂叛與斌合 仇池公楊纂奔還隴右

甲申九年春正月慕容垂稱燕王 帝謁四陵 遣將軍劉牢之伐秦拔譙城桓沖將郭寶拔魏興上庸

新城 二月荆江都督豐城公桓沖卒 三月以謝

安爲太保 慕容沖慕容泓起兵擊秦 夏四月增

太學生 竟陵太守趙統克襄陽 姚萇起兵北地

自稱秦王 梁州刺史楊亮帥師進屯巴郡 六月

崇德皇太后褚氏崩 燕諸將殺慕容泓 秋七月

丙戌太白晝見 遣使修謁洛陽五陵 葬康獻皇

后 百濟入貢 九月遣都督謝元率師伐秦取河

南 加太保安都督十五州諸軍事假黃鉞 冬十

月朔日有食之 赦 秦青州刺史苻朗帥衆來降

加謝元都督七州軍事 十一月丁巳太白晝見

晉記

卷四本紀

八

乙酉十年春正月帝謁諸陵 燕慕容沖稱帝於阿

房 二月立國學 蜀郡太守任權拔成都復取益

州 三月榮陽人鄭熒以郡來降 夏四月秦人來

乞師劉牢之進兵至鄴燕王垂北遁牢之追之大敗

而還 太保安出鎮廣陵 乙亥太白晝見 五月

大水 慕容沖攻長安秦王堅出奔五將山 六月

秦太子宏來奔處之江州 秋七月旱饑 姚萇圍

五將以秦王歸 八月赦 太保十五州都督建昌

公謝安卒 以琅邪王道子都督中外諸軍錄尚書

事 姚萇弑其故主秦王堅 苻丕稱帝於晉陽

九月秦呂光據姑臧 乞伏國仁稱大單于 冬十月論淮肥功封拜各有差

丙戌十一年春正月拓跋珪復立為代王 辛未燕王垂稱帝 乙酉謁諸陵 二月西燕弑其主沖立

段隨為王 三月戊申太白晝見於東井 赦太

山太守張願叛謝元退屯淮陰 西燕殺段隨立慕容忠為帝 夏四月代改號魏 姚萇入長安稱帝

六月己卯地震 甲申太白晝見於輿鬼 以楊亮為雍州刺史鎮衛山陵 西燕弑其主忠立慕容永為河東王 關隴諸郡復起兵為秦 秋八月封

晉記 卷四本紀 九

孔靖之為奉聖亭侯奉孔子祠 冬十月秦王丕與西燕戰於襄陵敗奔東垣將軍馮該邀斬之 慕容永稱帝 海西公薨於吳 十一月秦人立南安王苻登為帝 十二月己丑太白犯歲星 秦伐姚萇

秦將呂光自稱酒泉公

丁亥十二年春正月壬午大風 以朱序為青兗刺史鎮淮陰 丁未大赦 燕寇河東 二月戊寅熒惑入月 夏四月尊母李氏為皇太妃 己丑雨雹

六月癸卯太白晝見於柳 徵虜士戴逵不至 秋七月大風折木 八月立子德宗為皇太子 赦

大酺五日 冬十月太白晝見於斗 涼州大饑

戊子十三年春正月丙戌太白晝見 二月庚子日

中有黑子 康樂公謝元卒 以朱序都督司雍等

州軍事鎮洛陽 譙王恬之都督兗冀等州軍事鎮淮

陰 夏六月旱 西秦王伏乞國仁卒弟乾歸立

秋七月翟遼寇洛陽 冬十一月戊子辰星入月

十二月澇水入石頭 乙未大風晝晦延賢堂災

南康公謝石卒

己丑十四年春正月散遣淮南所獲俘虜 二月扶

南入貢 呂光自稱三河王 夏四月京師地生毛

晉記 卷四本紀 十

翟遼寇滎陽 乙巳太白晝見於柳 六月辛卯

日中有黑子太白晝見於翼 秋七月宣陽門四柱

災 八月姚萇襲秦大界秦后毛氏死之 九月丙

寅太白晝見於軫 冬十一月以范甯為豫章太守

十二月乙未月犯歲星 乙巳雨木冰

庚寅十五年春正月朱序破慕容永於太行 二月

以王恭都督青兗等州軍事 三月己酉地震 赦

秋七月丁巳有星孛於北河 八月兗州蝗 己

丑京師地震 有星孛於北斗犯紫微 兗州及河

中諸郡大水 張願來降 九月癸未熒惑入太微

以王國寶爲中書令王珣爲尙書僕射 冬十二月己未地震

辛卯十六年春正月改營太廟 夏四月癸卯太白晝見 六月西燕寇河南太守楊佺期擊破之 冬

十月新廟成 翟遼死子釗代領其衆

壬辰十七年春正月赦 除逋租 夏四月地生毛

五月朔日有食之 六月癸卯京師地震 甲寅

壽水入石頭毀大桁 永嘉海溢 乙卯大風折木

燕擊翟釗釗奔西燕 秋七月丁丑太白晝見

八月新作東宮 九月丁丑歲星熒惑填星聚於亢

晉記

卷四本紀

十一

冬十月丁酉太白晝見 十一月以殷仲堪爲

荊州刺史督荆益梁州諸軍事 立子德文爲琅邪

王徙道子爲會稽王 十二月己未地震 旱 清

河人李逸表請修孔子廟不報

癸巳十八年春正月乙酉熒惑入月 癸卯地震二

月乙未又震 三月翟釗寇河南 夏六月始興南

康廬陵大水 太白晝見 秋七月旱 冬十二月

後秦主姚萇卒太子興立 征虜將軍朱序卒

甲午十九年春正月三河王光以禿髮烏孤爲河西

都統 夏四月己巳月掩歲星 五月太白晝見於

柳 六月追尊會稽太妃鄭氏曰簡文宣太后 太

白晝見於輿鬼 秋七月荆徐大水遣使振卹之

後秦主興擊殺秦主登太子崇立奔湟中 八月尊

太妃李氏爲皇太后 燕滅西燕 九月太白晝見

於軫 冬十月太白填星熒惑辰星合於氐 燕寇

廩丘東平太守韋簡死之 十二月癸丑太白犯歲

星於斗

乙未二十年春二月作宣太后廟 三月朔日有食

之 以丹陽尹王雅領太子少傅 夏五月燕擊魏

上虞雨雹 六月荆徐大水 禿髮烏孤自河西

晉記

卷四本紀

十一

徙都廉川 長星見 秋七月丁亥太白晝見於太

微 九月魏王珪將兵拒燕 冬十一月魏敗燕師

於參合陂 辛卯日中有黑子

丙申二十一年春正月作清暑殿 二月壬申太白

晝見 三月癸卯太白連晝見於羽林 夏四月作

永安宮 丁卯雨雹 燕主垂卒太子寶立 五月

癸卯大水 六月呂光自稱涼天王 秋九月庚申

貴人張氏弑帝於清暑殿太子德宗卽位

初帝在姪李太后夢神謂己曰吾與爾子其名曰昌

及生而東方始明遂名曰曜字曰昌明幼穎悟簡文

之崩也帝生十年矣至哺不臨左右進諫帝曰哀至則哭何常之有寧康中太后臨朝及壯威權已出委任和謝羣臣輒睦竟挫強秦既而沈於酒色惑志僧尼道士國寶竊弄朝權十年以後爲長夜之飲醒日既少而旁無正人太白晝見連年地震水旱相仍太元二十年長星見帝心甚惡之於華林園舉酒祝之日長星勸汝一杯酒自古何有萬歲天子邪當是時貴人張氏有寵年近三十帝醉而戲之曰以子之年行當廢矣吾意更屬少者貴人怒伺帝醉寢於清暑殿使婢以被蒙帝面而弑之重賂左右宣言魔崩太晉記

卷四本紀

三

安帝本紀

安皇帝諱德宗孝武長子也母曰陳氏太元二十一年九月庚申孝武帝崩辛酉太子卽位大赦癸亥進會稽王道子爲太傅攝政冬十月葬隆平陵大雪秦陷蒲坂封楊盛爲仇池公丁酉隆安元年春正月帝冠以王珣爲尚書令王國寶爲左僕射二月禿髮烏孤自稱西平王取涼

金城三月燕主寶出奔甲寅尊皇太后爲太皇太后戊午立皇后王氏歲星熒惑入羽林夏四月甲戌兗州刺史王恭舉兵反詔誅僕射王國寶將軍王緒恭乃罷兵赦丁丑太白晝見於東井以會稽世子元顯爲征虜將軍燕慕容詳稱帝於中山涼段業自稱建康公六月庚午月奄太白乙酉月奄歲星秋七月燕慕容麟殺詳自立魏襲中山入其郛而還冬十月秦陷湖陝魏及慕容麟戰於義臺大敗之麟奔鄴魏克中山暨陽地生犬

晉記

卷四本紀

四

戊戌二年春正月燕慕容德徙居滑臺稱燕王魏遂入鄴三月乙卯雨雹燕蘭汗弑其主寶以王愉都督江豫州軍事秋七月燕長樂王盛討蘭汗誅之王恭庾楷殷仲堪桓元舉兵反元陷江州王愉奔臨川閏月太白晝見於羽林桓元敗王師於白石九月加太傅道子黃鉞討王恭恭伏誅以桓元爲江州刺史楊佺期爲雍州刺史黜殷仲堪爲廣州刺史冬十月新野言騶虞見赦燕慕容盛立殷仲堪等盟於尋陽復以仲堪督荆益軍各罷兵還鎮十二月魏王珪稱皇帝旱

己亥三年春二月段業自稱涼王三月追尊生母陳氏爲皇太后夏四月以會稽世子元顯爲揚州刺史丙午江陵雨雹六月慕容德陷青州諸郡秋八月禿髮烏孤卒弟利鹿孤立冬十月秦陷洛陽妖人孫恩作亂陷會稽殺內史王凝之遂陷永嘉等郡詔將軍謝琰劉牢之討之以琰爲會稽內史桓元舉兵襲江陵殺荊州刺史殷仲堪及南蠻校尉楊佺期涼王光卒太子紹立庶兄纂殺而代之荆江大水

晉記

卷四本紀

五

庚子四年春正月乙亥月犯填星赦二月己丑有星孛於奎婁進至紫微詔桓元都督荆江八州軍事三月彗星見於太微段業以李嵩爲敦煌太守夏四月地震乙未地生毛五月孫恩復寇會稽殺內史謝琰轉寇臨海六月朔日有食之乙未月犯填星輔國司馬劉裕破恩於南山恩黨盧循陷廣陵秋七月太皇太后李氏崩赦秦擊乞伏乾歸乾歸降秦八月葬文太后於修平陵九月癸丑地震冬十月梁州有馬生角十一月辛亥日中有黑子詔劉牢之討孫恩恩走入海以會稽世子元顯都督揚豫等十六州軍事

李嵩自稱涼公南燕王德稱帝更名備德

辛丑五年春正月太白晝見二月孫恩寇句章劉牢之敗之秦使乞伏乾歸還鎮苑川涼呂超弒其君纂而立其兄隆纂后楊氏死之三月衆星西流歷太微孫恩寇海鹽牢之參軍劉裕破之夏五月北涼沮渠蒙遜弒其主業而自立大水孫恩陷滬瀆殺吳國內史袁山松六月孫恩寇丹徒京師戒嚴詔劉裕討之恩北走郁洲陷廣陵秋七月早八月以劉裕爲下邳太守大破孫恩於郁洲燕段璣弒其君盛盛叔父熙稱帝段璣伏誅九月

晉記

卷四本紀

六

月涼王隆降秦饑禁酒冬十一月桓元以桓偉鎮夏口刁暢鎮襄陽壬寅元興元年春正月赦改元以會稽世子尚書令元顯爲征討大都督假黃鉞討桓元二月丙午帝戎服餞元顯於西池甲子白虹貫日丁卯元兵陷姑孰以吳隱之爲廣州刺史三月劉牢之叛降元元顯軍潰元入京師殺元顯自爲太尉總百揆以劉牢之爲會稽內史牢之自殺庚子白虹貫日太白犯五諸侯因晝見孫恩寇臨海郡兵討之恩赴海死以恩黨盧循爲永嘉太守禿髮利鹿

孤卒弟僂立 夏四月辛丑月奄辰星 元出屯姑孰 三吳大饑 五月盧循寇東陽 秋八月太白犯歲星於上將東南 冬十月旱 將軍司馬休之劉敬宣高雅之奔南燕 元殺會稽王道子於安城 大饑人相食 曲赦廣陵彭城

癸卯二年春正月建威將軍劉裕破循黨徐道覆於東陽 桓元自稱大將軍 二月大風 夏四月朔日有食之 秋七月秦微呂隆入侍以王尚為涼州刺史 八月盧循寇廣州遂刺史吳隱之詔以循為廣州刺史 衡陽有雌雞化為雄 九月元自為相

晉記

卷四本紀

七

國封楚王加九錫 南陽太守庾仄起兵討元不克 冬十月丁丑太白犯填星於婁 十一月辛巳月犯熒惑 壬午元遷帝於永安宮 癸未遷太廟神主於琅邪國 十二月元稱皇帝廢帝為平固王遷之尋陽 益州刺史毛璩起兵討元

甲辰三年春正月戊戌熒惑逆行犯太微 雷 二月帝在尋陽 庚寅濤水入石頭 壬辰太白熒惑合於羽林 甲辰月奄歲星 乙卯建武將軍劉裕起兵京口討元元使弟謙拒之 丁巳義師渡江 三月戊午劉裕等及桓謙戰於覆舟山大破之元出

走裕立甯臺於石頭 元至尋陽挾帝西上青州刺史劉毅等率兵追之 劉裕推武陵王遵承制行事

夏四月元挾帝入江陵 琅邪內史何無忌等及元兵戰於桑落洲大破之得太廟神主送建康 元挾帝東下 以劉敬宣為江州刺史 五月冠軍將軍劉毅大破元於崢嶸洲元復挾帝入江陵寧州督護馮遷誅元於獬盤洲帝復位詔曰姦兇篡逆自古有之朕不能式遏杜漸以致播越賴鎮軍將軍裕英略奮發忠勇絕世冠軍將軍毅等誠心宿著協同嘉謀義聲既振士庶效節社稷載安四海齊慶其大赦

晉記

卷四本紀

六

凡諸畏逼事屈逆命者一無所問 戊寅奉神主入太廟 江陵地生毛 閏月桓振陷江陵 六月毛璩遣兵攻梁州誅元刺史桓希 秋七月永安皇后何氏崩 八月旱 葬章皇后 劉毅等復克桓振諸城壘 冬十二月劉毅等進克巴陵

乙巳義熙元年春正月帝在江陵 南陽太守魯宗之起兵討桓蔚於襄陽克之蔚走 桓振挾帝出屯江津 劉毅等入江陵桓振出走桓謙奔秦 二月帝東還大赦改元 大酺五日 益州參軍譙縱戕其刺史毛璩自稱成都王 三月桓振復襲江陵建

威將軍劉懷肅討而誅之 甲午帝至自江陵 戊
戌舉章皇后哀三日臨於西堂 庚子除拜琅邪王
德文武陵王 遜劉裕以下有差 甲辰詔減省諸供
奉 夏四月雨雹 以劉裕都督十六州軍事出鎮
京口帝餞於東堂 己卯月犯填星 五月庚午日
有彩珥 癸未禁絹扇及撈蒲 盧循以徐道覆為
始興太守 劉裕何無忌討滅桓元餘黨荆湘江豫
皆平 秋七月庚寅太白晝見於翼軫 九月廣陵
雨雹 冬十月丁巳月奄填星 李嵩遣使來上表
十一月南燕主備德卒 兄子超立 十二月己未

晉記 卷四 本紀

充

濤水入石頭

丙午二年夏六月秦以禿髮傉檀為涼州刺史守姑
臧 冬十月論匡復功封劉裕為豫章郡公劉毅南
平郡公何無忌安成郡公其餘封賞有差 十二月
丙午月奄太白 丁未熒惑太白入羽林又合於壁
乞伏乾歸如秦
丁未三年春正月秦以乾歸為主客尚書 丙子太
白晝見於奎 二月劉裕殺東陽太守殷仲文及桓
沖孫允夷其族 三月地生毛 熒惑填星太白辰
星聚於奎婁從填星也 赦 除酒禁 夏五月大

水 己丑太白晝見於參 六月辛卯熒惑犯辰星
於翼 赫連勃勃叛秦自稱大夏天王 秋七月朔
日有食之 燕弒其君熙高雲自立為天王
戊申四年春正月壬子夜地震有聲 劉裕自為揚
州刺史錄尚書事 夏五月譙縱稱藩於秦 以孟
昶為尚書左僕射 六月丙寅雷震太廟破東鸛尾
將軍劉敬宣毛修之討譙縱不克而還 冬十月
旱 地震 十一月癸丑雷 乙卯大風 禿髮傉
檀復稱王 十二月濤水入石頭 陳畱王靈誕卒
己酉五年春正月赦 以劉毅為衛將軍何無忌為

晉記 卷四 本紀

二十

鎮南將軍 尋陽地震有聲如雷 二月南燕寇掠
宿豫 乞伏乾歸自秦逃歸 三月乙亥大雪 恒
山崩 夏四月熒惑犯辰星於東井 車騎將軍劉
裕伐南燕 六月雷震於太廟 裕破燕師於臨朐
遂圍廣固 秋七月乾歸復稱王 冬十月燕離班
弒其君雲馮跋討之而自立 魏拓跋紹弒其君珪
齊王嗣討紹而立 十一月大霧 大風拔木 十
二月太白犯歲星於奎
庚戌六年春正月雨雪而雷 二月拔廣固執南燕
主超齊地悉平 盧循徐道覆反寇江州劉裕引師

還三月江荆都督何無忌討徐道覆戰敗死之京
師戒嚴夏四月劉裕至建康五月大水壬申
雨雹丙子大風衛將軍劉毅及循戰於桑落洲
敗績左僕射孟昶自殺循進逼京師赦雷震太
廟鳴尾六月甲午太白晝見劉裕自爲太尉中
書監假黃鉞宗室司馬國璠自弑陽奔秦秋七
月盧循退還尋陽劉裕遣兵追之使將軍孫處自海
道襲番禺譙縱使桓謙會秦入寇荊州刺史劉道
規大破誅之八月太白晝見於少微九月不雨
冬十月孫處拔番禺縱兵陷巴東守將溫祚時
晉記卷四本紀三
延祖死之十二月大雪太尉裕大破盧循於豫
章循及道覆南走使將軍劉藩等追之
辛亥七年春二月劉藩克始興徐道覆伏誅夏四
月盧循寇番禺不克走交州刺史杜慧度誅之六
月庚子月犯歲星於畢太白晝見於翼秋七月
丁卯歲星犯填星於參八月月犯歲星於參五
虹見於東方以劉道規爲大將軍
壬子八年春正月庚戌月犯歲星於畢三月甲寅
山陰地陷四尺有聲如雷夏四月辛未雨雹自
正月至於四月南康廬陵地四震以劉毅都督荆

寧秦雍軍事六月乞伏公府弑其主乾歸世子熾
磐誅公府而自立癸亥雨雹大水秋七
月征西大將軍劉道規卒八月皇后王氏崩九
月葬僖皇后太尉裕殺右將軍劉藩左僕射謝混
遂帥師襲荊州殺都督劉毅冬十月甲申太白犯
填星於東井十一月沮渠蒙遜稱河西王十二
月遣建威將軍朱齡石帥師伐蜀分荊州十郡爲
湘州
癸丑九年春正月大風二月丙午熒惑填星犯東
井太尉裕還建康殺前將軍諸葛長民及其弟黎
晉記卷四本紀三
民秀之三月壬辰歲星熒惑填星太白聚於東井
從歲星也弛湖池之禁封魯宗之爲南陽郡公
夏五月辛巳大水秋七月朱齡石克成都譙縱
走死益州平以齡石監六郡軍事冬十一月甲戌
雷乙亥又雷以索邈爲梁州刺史十二月旱
京師大火
甲寅十年春三月戊寅地震太尉裕廢譙王文思
爲庶人夏四月己丑大風拔木辛卯雨雹五
月西秦襲滅南涼以儁檀歸殺之丁丑大水六
月辛亥大風秋九月朔日有食之林邑入貢

城東府 冬十一月大霧

乙卯十一年春正月太尉裕帥師擊荊州刺史宗室

休之雍州刺史魯宗之起兵助休之 赦 三月裕

及休之戰於江津休之敗奔襄陽 夏四月青冀參

軍司馬道賜戕其刺史劉敬宣 五月甲申彗星二

見 休之及宗之奔秦秦以休之爲揚州刺史 霍

山崩山銅鐘六 沮渠蒙遜上表內附 論平蜀功

封朱齡石豐城公 秋七月京師大水壞太廟 辛

亥晦日有食之 以劉穆之爲左僕射 太尉裕自

加殊禮 九月京師火 赦

晉記 卷四 本紀 三

丙辰十二年春正月秦王興卒太子泓立 三月太

尉裕自加中外大都督戒嚴伐秦 夏五月甲申月

犯歲星於左角 秋八月太尉裕督諸軍發建康

赦 冬十月將軍檀道濟克洛陽 遣司空高密王

恢之修謁五陵

丁巳十三年春正月朔日有食之 太尉裕引水軍

發彭城 二月西涼公李嵩卒子歆嗣 三月地生

毛 將軍王鎮惡攻潼關與秦太宰姚紹戰大敗之

太尉裕遣使假道於魏魏遣兵屯河北裕遂引兵

入河 夏四月擊魏師於河上殺其將阿薄干 將

軍沈林子擊秦姚紹破之紹驅血而卒 六月太尉

裕入洛陽 林邑獻馴象白鸚鵡 秋七月將軍沈

田子入武關八月秦師禦之大敗而還 丁卯月犯

太微 太尉裕至潼關遣將軍王鎮惡帥舟師自渭

入河大破秦兵遂入長安秦主泓出降其子佛念死

之 九月太尉裕至長安送姚泓於建康殺之 冬

十月壬戌月犯太微 十一月前將軍劉穆之卒

十二月太尉裕東還留子義真守長安 夏人入寇

戊午十四年春正月赦 龍驤將軍王鎮惡與沈田

子帥師拒夏田子矯殺鎮惡安西長史王修誅田子

晉記 卷四 本紀 三

參軍傅宏之擊卻夏兵 太尉裕至彭城解嚴 夏

四月壬申月犯填星於張 五月庚子月犯太微

有星孛於北斗魁中 六月太尉裕自爲相國封宋

公加九錫 秋七月癸亥彗出太微 冬十月癸巳

熒惑入太微 拜涼公李歆爲鎮西將軍 劉義真

殺其長史王修關中大亂 十一月夏陷長安義真

逃歸傅宏之及朱齡石死之 夏王勃勃稱帝 彗

星見 十二月宋公劉裕弑帝於東堂奉琅邪王德

文卽位 帝不慧自少及長口不能言雖寒暑之變無以辨也

動止皆非已出故桓元竊位得以獲全裕將為禪代以讖云昌明之後尚有二帝乃使中書侍郎王韶之與帝左右謀弑帝而琅邪王德文恆在帝左右不得開會德文有疾出休韶之以散衣縊帝於東堂裕因稱遺詔傳位於琅邪王奉德文卽位以應二帝云

恭帝本紀

恭皇帝諱德文安帝之母弟也初封琅邪王元興初遷車騎大將軍元纂降為石陽縣公與安帝俱在尋陽隨至江陵桓振陷江陵躍馬奮戈直入堦下瞋目謂安帝曰臣門戶何負國家而屠滅若是王下牀謂

晉記

卷四本紀

三

振曰此豈我兄弟意邪振乃投戈下拜振平復王拜大司馬領司徒加殊禮劉裕之伐秦也王請修敬山陵與裕俱發秦滅歸京師十四年十二月戊寅裕既使王韶之弑安帝乃矯詔曰唯我有晉誕膺明命業隆九有光宅四海朕以不德屬當多難幸賴宰輔拯厥顛覆仍恃保祐克黜禍亂遂冕旒宸極混一六合方憑阿衡惟新洪業而遭疾大漸將遂弗興仰惟祖宗靈命親賢是荷咨爾大司馬琅邪王體自先皇明德光懋屬惟儲貳衆望攸集其君臨晉邦奉繼宗祀允執其中爰和天下開揚末誥無廢我高祖之景命

王乃卽位大赦

己未元熙元年春正月立皇后褚氏甲午徵劉裕還朝戊戌有星孛於太微西藩庚申葬休平陵三月熒惑入太微秋七月己卯月犯太微太白晝見宋公裕移鎮壽陽自進為王冬十月宋王裕以其子義真為揚州刺史十一月朔日有食之十二月宋王裕進太妃為太后世子為太子丁巳月犯太白於羽林自義熙元年至是太白經天者九月蝕者四皆從上始或曰革代之象也

晉記

卷四本紀

三

竟天徵宋王裕還建康六月裕至京師稱皇帝廢帝為零陵王裕欲受禪而難於發言乃集朝臣宴飲酒酣從容太息曰自桓元篡逆晉室已亡孤出萬死起義兵為國家除殘平定海內將二十年位極人臣遂荷九錫夫物忌滿盈權寵不可久居今老矣當還爵土歸老於京師爾羣臣莫喻罷出中書令傅亮夜獨叩扉求見請暫還京師裕解其意許之無復他言亮出見長星竟天拊髀而歎既至徵裕入輔裕留子義康鎮壽陽遂還京師亮具詔草使帝書之帝欣然操筆謂左右曰使無劉公晉室之亡久矣延至

於今亦復何恨乃書赤紙爲詔遜於琅邪第裕封帝爲零陵王居於秣陵行晉正朔車旗服色如舊以兵守之裕以毒酒一罌密授前琅邪郎中令張禕使酖帝禕歎曰酖君以求生不如死也自飲而死帝旣被廢慮禍與褚后共處一室飲食所資皆出褚后宋人伺隙不得永初二年九月丁丑裕使后兄叔度視后后出別室相見兵士踰垣而入弑帝於臥內宋武帝帥百官臨於朝堂三日諡之曰晉恭皇帝十一月葬沖平陵

帝性幼卽急嘗使善射者射馬爲戲或曰馬者國姓

晉記

卷四 本紀

三

也自殺之不祥帝乃悔之後信浮屠鑄丈六金身親迎於瓦官寺步從十餘里安帝旣不慧帝每侍左右消息起居以恭謹聞遭時顛覆不保其身哀哉初王丞相導侍坐於明帝帝問先世所以得天下之故導陳宣帝創業及景文齊王高貴鄉公之事明帝以面覆牀曰如公言晉祚其能久乎魏時元石圖有牛繼馬后之讖故宣帝深忌牛氏而牛金者其愛將也乃爲二榼共一口以貯酒先飲其一而次以毒酒酖金或曰恭王妃夏侯氏通小吏牛氏而生元帝焉昔者魏武挾天子以令諸侯其始猶有功於漢室若

宣帝在魏受遺託寄兩朝之尊禮非如孟懿父子之於漢也赤心置之而陰謀翦之使有國家者將誰託哉夫積善三年知之者少一日爲惡聞於天下况猜忍之積而有不禍及子孫者乎如果以牛易馬則東晉百年久非其類矣嗚呼其可鑒也夫

晉記

卷四 本紀

天

晉記卷五

內紀

蕭山郭 倫撰

皇后內紀

夫乾坤定位。男女流形。王者代天理物。曷嘗不資陰教哉。詩書所紀聖妃賢后。其所從來尚矣。夫匹夫之家。猶賴有賢婦。而况天子乎。易曰。男正位乎外。女正位乎內。男女正。天地之大義也。若龍螭結蟄。成周鞠為黍苗。燕尾挺災。炎漢墜其粉社。是以古先聖王。必求淑女於懿德之胄。蓋奉神靈之統。理萬物之宜。非可以色登。其為萬世慮。至遠也。晉自宣皇創基。道隆穆后。文明恭儉。誕育眞主。武帝受禪。宮中位號。竝遵魏漢。兼置才人。雖元后暗忌。採取長白。而帝性好內。平吳之後。掖庭殆將萬人。揆諸周典。君德荒矣。洎擇配元良。宗社攸關。惜哉武帝。知賈衛二家之種。而尙惑邪謀。竟納賈氏。南風烈烈。終賈碩果。典午之分崩。非所謂自詒伊戚者與。康獻出自名父。母儀六朝。臨御天下。晉室賴之。坤德之寧。上儼乾清。可不慎哉。史遷列爲世家。名曰外戚。司馬彪作爲本紀。蔚宗因之。自是以來。俱爲列傳。夫男正外。女正內。外戚之名。奚稱焉。皇后作配宸極。奉承天地。君者父道也。后者母

道也。故卒亦書崩。其不同於臣道也。列傳何爲者。孔

子曰。天子之與后。如日之與月。陰之與陽。本紀之作。是無別也。故今爲內紀。以次其事焉。宣穆景懷。景獻文明。四后已詳於世系。且時尚未帝。不復列云。

武元楊皇后 武悼楊皇后 惠賈皇后

惠羊皇后 懷梁皇后

武元皇后楊氏。諱艷。字嬋芝。宏農華陰人也。父文宗。魏通事郎。襲封務亭侯。母天水趙氏。早卒。后依舅家。舅妻仁愛。親乳后。而使人乳其子。及長。父卒。又隨後母段氏依其家。后少善書。姿質美麗。有善相者。相后

晉記

卷五 內紀

卷五 內紀

一

當母天下。文帝聞而爲世子聘焉。生毘陵悼王軌。惠帝。秦獻王柬。及平陽新豐陽平公主。武帝卽位。立爲皇后。贈父文宗車騎將軍。有司奏依漢故事。皇后太子。各食湯沐邑四十縣。而帝以非古典。不許。后追懷舅氏。乃官趙俊。納俊兄虞女粲爲夫人。泰始中。帝博選良家以充後宮。先下書禁天下嫁娶。使宦者乘使車。給騶騎。馳傳州郡。召充選者。使后視擇。后性如惟取潔白長大。其美麗端正者。竝不見。而卞藩女有美色。帝掩扇謂后曰。卞氏女可。后曰。藩三世后族。其女豈可枉以卑位邪。帝默然而止。以司徒李允鎮軍大

將軍胡奮廷尉諸葛沖太僕臧權侍中馮蓀祕書郎左思及世族子女並充三夫人九嬪之列司冀充豫四州二千石將吏家補良人以下當是時名家盛族女多敗衣瘁貌以避選及后有疾見帝素幸胡夫人恐後立之慮太子不安將終枕帝膝曰叔父駿女男允有德色願陛下以備六宮因悲泣不自勝帝流涕而許之泰始十年崩明光殿絕於帝膝年三十七詔曰皇后逮事先后常冀能終始永奉宗廟一旦殂隕痛悼傷懷每自以夙喪二親於家門之情特隆又有心欲改葬父祖以頃者務從儉約初不有言近垂困

晉記

卷五 內紀

三

說此意情亦慙之其使領前軍將軍駿等自充改葬之宜至時主者供給葬事賜謚贈母趙氏爲縣君以繼母段氏爲鄉君武悼楊皇后諱苙字季蘭卽元后所稱叔父駿女男允者也咸寧二年立爲皇后婉嫕有婦德生渤海殤王早薨遂無子太康九年后帥內外夫人命婦躬桑於西郊賜帛各有差太子妃賈氏如忌帝將廢之后曰賈公闕有勳社稷猶當數世宥之現其女乎因數誠厲妃妃不知后助已反意構之於帝忿怨彌深帝崩太子卽位尊爲皇太后賈后內悖不肯以婦道事

太后忌后父駿執權誣駿謀反使楚王瑄東安王繇稱詔殺駿內外隔塞后題帛爲書射城外曰救太傅者有賞賈后因宣言太后同逆駿旣死后使後軍將軍荀悝送太后於永寧宮特全后母高都君龐氏聽就后居止賈后諷羣公有司奏皇太后陰漸姦謀圖危社稷飛箭繫書要募將士同惡相濟自絕於天昔文姜與亂春秋所貶呂宗叛戾高后降配宜廢皇太后爲峻陽庶人中書監張華等以爲太后非得罪於先帝者也今黨其所親爲不母於聖世宜依漢孝成趙后故事曰武帝皇后處之離宮以全貴終之恩而

晉記

卷五 內紀

四

尙書令下邳王晃等阿賈后旨乃議曰皇太后與駿潛謀欲危社稷不可復奉承宗廟配合先帝宜貶尊號廢詣金墉城於是有司奏請從晃等議廢太后爲庶人遣使者以太牢告於太廟至於諸所供奉可順聖恩務從豐厚詔不許有司又固請乃可之又奏楊駿造亂家屬應誅詔原其妻龐氏以慰太后之心今太后廢爲庶人請以龐付廷尉行刑詔聽龐與庶人相隨有司固請又從之龐臨刑太后抱持號叫截髮稽顙上表賈氏稱妾請全母命不省初太后尙有侍御十餘人元康二年二月賈氏奪之絕膳八日而崩

后在位十五年。年三十四。賈后又信妖巫。謂太后必
訴冤先帝。乃獲而殯之。施諸厭劾符書藥物。懷帝永
嘉元年。追復尊號。別立廟神主。不配武帝。咸康七年。
成帝下詔。使內外詳議。衛將軍虞潭議曰。世祖武皇。
帝光有四海。元皇后應乾作配。元后既崩。悼后繼作。
至楊駿肆逆。禍延天母。孝懷皇帝。追復號諡。豈不以
緣極禹典。義在不替者乎。又大寧二年。臣忝宗正。帝
請泯棄罔所。循按時博諮舊齒。以定昭穆。與故驃騎
將軍華恆。尚書荀崧。侍中荀遠。因舊譜參論撰次。尊
號之重。一無改替。今聖上孝思。祇肅禋祀。詢及羣司。

晉記

卷五 內紀

五

將以恢定大禮。臣輒思議。伏見惠皇帝起居注。羣臣
議奏。列駿作逆。謀危社稷。引魯之文姜。漢之呂后。臣
竊以文姜雖莊公之母。實爲父讎。呂后寵樹私戚。幾
危劉氏。按此二事。異於今日。昔漢章帝寶后。殺和帝
之母。和帝卽位。盡誅諸寶。當時議者。欲貶寶后。及后
之亡。欲不以禮葬。和帝以奉事十年。義不敢違。臣子
之道。務從豐厚。仁明之稱。表於往代。又見故尚書僕
射裴頡。議悼后故事。稱繼母雖出。追服無改。是以孝
懷皇帝。尊崇號諡。還葬峻陵。此則母子道全。而廢事
蕩革也。於時祭於宏訓之宮。未入太廟。蓋是事之未

盡。非義典也。若以悼后復位爲宜。則應配食世祖。若
以復之爲非。則請諡宜闕。未有位號。居正而偏。祀別
室者也。若以孝懷皇帝。私隆母子之道。特爲立廟者。
此苟崇私情。有悞國典。則國譜帝諱。皆宜除棄。非徒
不得同祀於世祖之廟也。羣臣咸從潭議。由是太后
得配食武帝。元后所忌。胡夫人。名芳。奮之女也。初
帝多簡公卿良家子。充內職。自擇其美者。以絳紗繫
臂。芳旣入選。下殿號泣。左右止之。曰。陛下聞聲。芳曰。
死且不畏。何畏陛下。帝遣洛陽令司馬肇。卽策拜芳。
爲貴嬪。芳不飾言辭。進退方雅。時帝多內寵。旣滅吳

晉記

卷五 內紀

六

又納吳宮人數千。自此掖庭殆將萬人。而耦寵者甚
衆。莫知所適。帝常乘羊車。恣其所之。至便宴寢。宮人
乃取竹葉。插戶以鹽汁灑地。引帝車。然芳最蒙愛幸。
侍御服飾。亞於皇后。帝嘗與芳爭矢。傷指。帝怒曰。
此固將種也。芳曰。北伐公孫。西拒諸葛。非將種而何。
帝有慚色。芳生武安公主。武帝好內。而左貴嬪獨
以才德見禮。貴嬪名芬。其兄思也。芬少好學。善綴文。
名亞於思。武帝聞而納之。泰始八年。拜爲修儀。然以
貌陋無寵。元后崩。芬獻誄。及納悼后。受詔作頌。文竝
典麗。帝重芬詞藻。每有方物異寶。必詔爲賦頌。以此

屢獲恩賜焉。體羸多疾，常居薄室。帝遊華林園，輒回輦過，芬辭對清華左右侍聽，無不稱美。尋進貴嬪，所作賦頌數十篇行於世。才人王氏生懷帝，早卒，懷帝卽位，追尊爲皇太后。

惠賈皇后，諱南風，魯公充之女也。小名時，初武帝欲爲太子，娶衛瓘女，而元后納賈郭親黨之說，欲婚賈氏。帝曰：「衛公女有五不可，賈公女有五不可。」衛家種賢而多子，美而長，白賈家種妒而少子，醜而短，黑。元后固請，荀勗荀勗又竝稱充女賢，乃定婚。始欲聘后妹，年十歲，少太子一歲，短小未勝衣，乃娶南風。泰

晉記

卷五 內紀

七

始八年二月辛卯，冊拜太子妃。時年十五矣。妒忌多權詐，太子畏而惑之。嬪御罕進，幸者帝嘗疑太子不慧，欲試之，盡召東宮大小官屬爲設宴會，而密封疑事，使太子決之。待信而反，妃大懼，倩人作答，答者多引古義，給使張泓曰：「太子不學而答，詔引義必責作草主，更益譴負，不如直以意對。」妃大喜，語泓爲我好答，富貴與汝共之。泓素有小才，具草令太子自寫，帝省之甚悅。先示太子少傅衛瓘，瓘大踴躍，殿上皆稱萬歲。妃性淫酷，嘗手殺數人，或以輶轎孕妾子，隨刃墮地，帝聞之大怒，修金墉城，將廢之。皇后因數譏妃，

晉記

卷五 內紀

八

而亮華趙粲從容謂帝曰：「賈妃年少，妒是婦人之情耳，長自當差。」帝遂不果。惠帝卽位，立妃爲皇后。暴戾日甚，殺太傅楊駿以族兄侍中賈模從舅右衛郭彰與楚王瑋、東安王綏分掌朝政。后母廣城君養孫賈謐干預國事，權侔人主，繇密欲廢后，賈氏憚之，旣而太宰亮、太保瓘表徙繇帶方，奪楚王中候。后知楚王內望，乃使帝作密詔，使瑋殺瓘亮，因殺瑋，遂專制天下。與太醫令程據等亂，又詐有身，內棄物爲產具，取韓壽子慰祖養之，託諒闇所生，故弗顯。因謀廢太子，初后母廣城君以子無子，甚敬重，愍懷每勸厲后，使加慈愛。賈謐驕縱，不能推崇太子，廣城君恆切責之，及廣城君病篤，占術謂不宜封廣城，乃改封宣城。后出侍疾十餘日，太子常往宣城第，將醫出入，恂恂盡禮。宣城臨終，執后手，令盡意於太子，又曰：「趙粲及午必亂汝事，我死勿使復入，后不能遵，更與粲午，誣陷太子。」太子旣廢，趙王倫因衆怨謀欲廢后，后數遣宮婢微服於人閒視聽，倫故微泄其謀，后遂殺太子，以絕衆望。趙王乃率兵入宮，使翊軍校尉齊王冏入殿廢后，后驚曰：「卿何爲至此？」冏曰：「奉詔收后。」后曰：「詔當從我出，何詔也？」后至上閣，遙呼帝曰：「陛下有婦使人

廢之亦行自廢矣。又問問曰：起事者誰？問曰：梁趙后曰：繫狗常繫頸。今反繫其尾，何得不然？至宮西見賈謐戶，再舉聲而哭，遽止。倫矯詔使尚書劉宏持節齎金屑酒賜后死。趙粲賈午韓壽董猛皆伏誅。猛武帝時為寺人監，侍東宮，得親信於后，后殺駿璿璿亮皆臨機專斷，惟猛預其事。楊駿之死，猛封武安侯。其三兄皆為亭侯。天下怨之。后在位凡十一年。生河東臨海始平公主。哀獻皇女。臨海公主初封清河，洛陽之亂為人所略。傳賣吳興錢溫，溫以送女。女遇主甚酷。元帝鎮建鄴，主詣縣自言。元帝誅溫及女，改封臨海。

晉記

卷五 內紀

九

宗正曹統尚之。初，惠帝在東宮，將納妃，武帝慮太子尚幼，未知帷房之事，使才人謝玖往東宮侍寢，得幸有身。賈妃忌之，玖求還，遂生通於西宮。年三四歲，惠帝入朝，見通與諸皇子戲殿上，因執其手，武帝曰：是汝兒也。玖清惠有淑姿，其父屠羊者也。泰始中，以選入宮，適立為太子。拜玖為淑媛，賈后不聽。太子與玖相見處之一室，后殺太子，玖亦遇害。永康初，詔改葬太子，因贈玖夫人葬顯平陵。

惠羊皇后，諱獻容，泰山南城人。祖瑾尚書右僕射，父元之，光祿大夫。以后父更封興晉侯。賈后既廢，孫秀

議立后，后外祖孫旂與秀合族，又諸子自結於秀，乃以太安元年立為皇后，將入宮。衣中有火，成都王犯關，以討元之為名，奏遷后於金墉，廢為庶人。陳珍等奉帝討穎，大赦，復后位。張方入洛，又廢后，方劫遷車駕，曹芳復后位。永興初，張方又廢后，河間王矯詔以后廢為姦人所立，遣尚書田淑、勅曹臺賜后死。司隸校尉劉暉與尚書僕射荀藩、河南尹周馥馳上奏曰：奉被手詔，伏讀惶悴。臣按古今書籍，亡國破家，毀喪宗祏，皆由犯眾違人之所致也。陛下遷幸，舊京廓然，悠悠眾庶，罔所依倚，家有跣踵之心，人思變輿之聲。

晉記

卷五 內紀

十

思望大德，釋兵歸農，而兵難不解，處處互起，豈非善者不至，人情猜隔故邪？今上官已犯闕，稱兵焚燒宮省，百姓喧駭，宜靜以鎮之。而大使卒至，赫然執藥，當詣金墉，內外震動，謂非聖意。羊庶人門戶殘破，廢放空宮，門禁峻密，若絕天地，無緣得與姦人構亂。眾無智愚，皆謂不然。刑書猥至，罪不值辜，人心一憤，易至興動。夫殺一人而天下喜悅者，宗廟社稷之福也。今殺一枯窮之人，而令天下傷慘，臣懼凶豎乘間妄生變故。臣忝司京輦，觀察衆心，實以深憂。願陛下更與太宰參詳，勿令遠近疑惑，取謗天下。願見表大怒，使

陳顯呂則東收瞰瞰奔青州后遂免帝還洛陽迎后復位後洛陽令何喬又廢后及張方首至其日復后位帝崩后慮太弟立則嫂也不得稱太后趣前太子清河王覃入將立之不果懷帝即位尊爲惠皇后居宏訓宮洛陽陷沒於劉曜

懷梁皇后不知何郡人也懷帝即位立爲皇后帝遷平陽后不知所終

嗚呼官闈之變至西晉而極矣悼矣哉賈氏之亂晉也元后感賈郭親黨之說悼后念公閭之勳而孰知造邦者之卽覆邦者也皇后何人而人廢人復有似

晉記

卷五 內紀

十一

奔基貴爲天子而不有其婦哀哉

元敬虞皇后 明穆庾皇后 成恭杜皇后

康獻褚皇后 穆章何皇后 哀靖王皇后

太和孝庾皇后 簡文順王皇后 孝武定王

皇后 安僖王皇后 恭思褚皇后

元敬虞皇后諱孟母濟陽外黃人也父豫南陽王文學早卒帝爲琅邪王后爲妃無子宮人荀氏生子紹及哀惠其永嘉六年薨年三十五帝爲晉王追尊爲王后有司奏請立廟以宗廟未成不宜興作卽修陵上屋以爲廟太興三年追贈皇后乃祔於太廟太

晉記

卷五 內紀

十二

寧中明帝追懷母養之恩贈豫驃騎大將軍平山縣侯豫妻王氏祁陽縣君從母散騎常侍新野王罕妻爲平陽縣君荀氏燕代鮮卑人初有寵爲敬后所忌敬后薨而帝復納鄭夫人有寵自以位卑每懷怨望帝薨之漸見疎薄明帝卽位稱建安君別立第宅太寧元年帝迎還臺內奉養隆厚成帝立尊重同於太后咸康元年薨詔曰朕少遭閔凶慈訓無稟撫育之勤建安君之仁也一旦薨殂實思報復永惟平昔感痛哀摧其贈豫章郡君別立廟於京師鄭夫人諱阿春河南滎陽人祖合臨濟令父愷安豐太守后少孤無兄弟惟姊妹四人后最長初適渤海田氏生一男而寡依舅濮陽吳氏元帝爲丞相而敬后薨將納吳氏女爲夫人帝使或問之而夫人與吳氏女並遊後園或還謂帝曰鄭氏女雖嫠賢於吳氏遠甚建武元年納爲琅邪王夫人有寵夫人雖有寵恆多憂怨帝問之對曰妾有妹三人其仲已適長沙王褒餘二妹未有所適恐姊爲人妾無復求者帝因從容謂劉隗曰鄭氏有二妹卿可爲擇嘉耦隗以從子傭娶第三者而以少者適漢中李氏皆得舊門帝又召王褒爲尙書郎以悅夫人夫人生琅邪悼王簡文帝及

尋陽公主。鄭氏雖爲夫人。詔太子與東海武陵二王。皆以母事之。帝崩。稱建平國夫人。咸和元年。薨。簡文時爲琅邪王。制服重。有司以王既出繼。宜降所生國。臣不能匡正。奏免國相諸葛頤。王乃上疏曰。亡母生臨臣國。沒留臣第。臣雖出繼。情何能已。昔敬后崩。孝王已出繼。亦還服重。此則皇朝近事。臣之所憲章也。明穆皇后。乃徙簡文爲會稽王。追號鄭夫人爲會稽太妃。簡文卽位。未及追尊。臨崩。封道子爲琅邪王。領會稽國。奉太妃之祀。太元十九年。孝武帝欲尊李太妃爲太后。乃詔曰。會稽太妃。文母之德。徽音有融。誕載聖明。光延於晉。先帝欲追尊聖哲。而朝議不一。道以疑屈。朕述遵先志。常惕於心。今仰遵遺旨。依陽秋二漢孝懷皇帝故事。上太妃尊號曰簡文宣太后。立廟於太廟之西。陵曰嘉平。時羣臣希旨。多謂太后應配食元帝者。帝以問太子。前率徐邈。邈曰。臣按陽秋之義。母以子貴。然魯隱公尊桓母。別考仲子之宮。而不配食於惠公。蓋平素既不伉儷於先帝。子孫豈可爲祖考立配。若夫崇尊盡禮。由於臣子。故亦得稱太后。而陵廟備典。如欲祔葬配食。則義之所不可也。帝乃從之。

晉記

卷五 內紀

三

明穆康皇后。諱文君。潁川鄆陵人也。父琛。丞相軍諮祭酒。后性仁惠。美姿容。元帝聘爲太子妃。以德行見重。生成康二帝。太子卽位。立爲皇后。贈父琛左將軍。母弟邱氏爲鄉君。明帝崩。成帝立。尊后爲皇太后。羣臣奏天子幼冲。請依漢和熹皇后故事。乃臨朝攝政。蘇峻陷京師。后憂憤而崩。年三十二。后在位凡六年。其後成帝贈琛驃騎大將軍。儀同三司。母邱氏安陵縣君。從母荀氏永寧縣君。何氏建安縣君。庾亮表陳先志。讓而不受。成恭杜皇后。諱陵陽。京兆人。鎮南將軍預之曾孫也。晉記

卷五 內紀

十四

父父襲封當陽侯。早卒。成帝以后奔世名德。咸康二年。備禮立爲皇后。卽日入宮。帝御太極前殿。羣臣畢賀。晝漏盡。懸簾。百官乃罷。后少有姿色。長猶無齒。求婚者屢矣。而輒中止。及帝納采之日。齒一夜粲然盡生。七年三月。后崩。年二十一。外官五日。一臨內官旦一入葬訖止。后在位六年。無子。先是三吳女子相與簪白花。望之如素。秦傳言天公織女死爲之著服。未幾。后崩。帝下詔曰。吉凶典儀。誠宜備設。然豐約之度。亦當隨時。况重壤之下。而崇飾無用邪。今山陵之事。一從節儉。陵中惟潔掃而已。不得施塗車芻靈有司。

奏造內門柏歷及調挽郎皆不許又禁遠近遣使明年元會有司奏廢樂詔廢管絃奏金石如故后崩宮人周氏有寵生皇子不及奕拜爲貴人哀帝卽位尊爲皇太妃儀服與太后同興寧元年薨諡之日章太妃孝武寧康二年封恭后之母裴氏爲廣德縣君裴氏長水校尉綽女孫太府主簿遐之女也遐從東海王越於項爲石勒所殺無子惟裴氏渡江遂享榮慶立第南掖門外世所謂杜姥宅云

康獻諸皇后諱蒜子河南陽翟人太傅哀之女也少以名家聘爲琅邪王妃王卽帝位立爲皇后穆帝嗣

晉記

卷五 內紀

五

立尊爲皇太后羣臣以帝幼沖議欲太后臨朝后不許領司徒蔡謨等奏曰嗣皇誕哲岐嶷繼承天統率土宅心兆庶蒙賴陛下體茲坤道訓隆文母昔塗山光夏簡狄熙殷實由宣哲以隆休祚今社稷危急兆庶懸命臣等章惶一日萬幾事運之期天祿所鍾非沖虛高讓之日也漢則和熹順烈近則明穆故事伏乞陛下上順祖宗下念臣吏推公宏道以協天人則萬邦承慶羣黎更生太后詔曰帝幼沖當賴羣公卿士將順匡救以副先帝禮賢之意且是舊德世濟之美則美重之命不墜祖宗之基有奉是其所以欲正

位於內而已所奏懇到形於翰墨執省未究以悲以

懼先后允恭謙抑思順坤道所以不距羣情固爲國計豈敢執守沖闇以違先旨輒敬從所奏於是臨朝稱制太常殷融議衛將軍袁依鄭元議在宮庭則盡臣敬太后歸寧自如家人之禮太后詔曰典禮誠所未詳如所奏是情所不能安也更詳之征西將軍翼南中郎尙議謂父尊盡於一家君敬重於天下鄭元議合情禮之中從之自是朝臣皆敬哀焉升平元年帝冠太后詔曰昔遭不造帝在幼沖皇緒之微眇若贅旒百辟卿士率遵前朝勸喻攝政以社稷之重先

晉記

卷五 內紀

六

代成義僞僂敬從弗違固守仰憑七廟之靈俯仗羣后之力帝加元服禮成德備當陽親覽臨御萬國今歸事反政一依舊典退居崇德宮手詔羣公曰昔以皇帝幼沖從羣后之議既以闇弱又頻丁極艱銜恤歷祀沈憂在疚司徒親尊德重訓救其弊王室之不壞實公是憑帝既備茲冠禮而四海未一五胡叛逆豺狼當路費役日興百姓困苦願諸君子思量遠算戮力一心輔翊幼主匡救不逮未亡人永歸別宮以終餘齒仰惟家國故以一言託懷及哀帝太和之世太后皆臨朝攝政桓溫之廢帝爲東海王也太后方

在佛屋燒香內侍啓外有急奏太后乃出倚戶前視奏數行乃曰我本自疑此至半即索筆答奏曰未亡人雖此百憂感念存沒心焉如割溫始呈詔草慮太后意異悚動流汗見於顏色及詔出溫乃大喜簡文帝立尊后爲崇德太后簡文崩孝武卽位羣臣復奏請太后臨朝太后詔曰王室不幸仍有艱屯覽省啓事感增悲歎內外諸君竝以主上春秋沖富加以蒸蒸之慕未能親覽號令宜有所出苟可安社稷利天下亦豈有所執輒敬從所啓但開昧之闕望盡弼諧之道遂復臨朝太后於是凡四臨朝矣而明達大

晉記

卷五 內紀

七

資始肇經人倫爰及夫婦以奉天地宗廟社稷謀於公卿咸以宜率山舊典今使使持節太常彪之宗正綜以禮納采琦答曰前太尉參軍都鄉侯冀土臣何琦稽首頓首再拜皇帝嘉命訪婚陋族備數採擇臣從祖弟故散騎侍郎準之遺女未嫺敎訓衣履若如人欽承舊章肅奉典制又使兼太保武陵王晞兼太尉中領軍洽持節奉冊立爲皇后后無子哀帝卽位稱穆皇后居永安宮桓元篡位移后入司徒府路經太廟后停輿慟哭哀感路人元聞之怒曰禪代天下常理何預女子事邪降爲零陵縣君與安帝俱西至巴陵劉裕建義殷仲文奉后還京師下令曰戎車屢警黎元阻饑而御膳豐靡豈與百姓同其儉約其減損供給勿令浮過后時以遠還欲奉拜陵廟有司以寇難未平奏停之元興三年崩年六十六在位凡四十八年

晉記

卷五 內紀

六

爲海西公追貶后爲夫人太元十一年海西公薨又以后合葬焉

簡文順王皇后諱簡姬太原晉陽人光祿勳遐之女也帝爲會稽王聘爲妃生子道生爲世子永和四年母子並失帝意俱被幽廢遂以憂卒帝初有三子自道生被黜獻王早世其後諸姬絕孕者將十年帝令卜者冠謙筮之曰後房中有一女當育二貴男其一終盛晉室時貴人徐氏生新安公主有寵常冀其有娠而彌年無子帝嘗從容問道士許邁許邁曰邁好山水人此事非所能決也但殿下德隆慶深欲衍螽

晉記

卷五 內紀

九

斯之緒當廣逮下之恩帝然之更加採納又數年無子乃使善相者召諸愛妾而示之皆曰非其人又悉以諸婢媵見宮人李氏在織坊中形長而色黑宮中咸謂之崑崙相者見而驚曰此其人也帝以大計召之侍寢李氏數夢兩龍枕膝日月入懷遂生孝武帝及會稽文孝王鄱陽長公主咸安二年孝武帝卽位尊會稽元妃爲順皇后合葬高平陵后父遐爲光祿大夫生母李氏爲淑妃太元十二年加爲皇太妃儀服一同太后十九年會稽王道子啓母以子貴宜崇正名號八月辛巳帝臨軒遣兼太保劉耽尊爲皇太

后稱崇訓宮安帝卽位尊爲太皇太后隆安四年崩於含章殿諡之曰文神主祔於宣太后廟

孝武定王皇后諱法慈哀靖皇后之姪也父蘊初帝將納后訪於公卿時蘊子恭方弱冠見僕射謝安安重之乃舉蘊女以應選寧康三年立爲皇后封后母劉氏爲樂平鄉君后性妒忌嗜酒太元五年崩年二十一葬隆平陵定后崩帝不復立后淑媛陳氏有美色能歌彈其父廣故倡也生恭安二帝太元十五年卒贈夫人拜廣平昌太守安帝卽位尊爲皇太后祔神主於宣太后廟

晉記

卷五 內紀

二十

安僖王皇后諱神愛中書令獻之之女也母新安愍公主后以太元二十一年納爲太子妃太子卽位立爲皇后無子義熙八年崩於徽音殿年二十九葬休平陵

恭思褚皇后諱靈媛河南陽翟人義興太守爽之女也后初爲琅邪王妃元熙元年立爲皇后生海鹽富陽公主劉裕廢帝爲零陵王后降爲妃宋元嘉十三年薨年五十三祔葬沖平陵

觀宣太后與成恭后周太妃文太后之事富貴遭際豈非命也哉明穆康獻修漢和熹故事而康獻三靖

晉室四海宅心。主幼時艱。冢宰非伊霍權宜之制。賢于王莽居攝遠矣。後世以呂氏危劉。指為厲階。不亦固乎。

晉記

卷五 內紀

王

晉記卷六

志

天文志

蕭山郭倫撰

昔者庖犧觀象察法以通神明之德以類天地之情。所謂觀乎天文以察時變者也。故易曰天垂象見吉凶降在高陽乃命南正重司天北正黎司地唐虞則羲和繼軌載於尚書夏有昆吾殷有巫咸逮於春秋梓慎裨竈甘德石申之流皆掌著天文各論圖驗由來尚矣。暴秦燔書六經殘滅天官星占存而不毀及漢景武之際司馬談父子繼為史官著天官書以明大人之道其後中壘校尉劉向廣洪範五行作皇極論以參往事及班固序漢史續述天文而蔡邕譙周各有撰錄司馬彪採之以繼前志今詳眾說而擇其要者以著於篇。

晉記

卷六 志

古之言天者有三家。一曰蓋天二曰宣夜三曰渾天。漢靈帝時蔡邕於朔方上書言宣夜之學絕無師法周髀術數具存考驗天狀多所違失惟渾天近得其情立八尺圓體而具天地之形以正黃道占察發斂以行日月以步五緯精微深妙百代不易之道也。周髀者即蓋天之說也。本庖犧氏立周天歷周人受而

志之故曰周憚憚股也。股者表也。其言天似蓋笠地法覆槃。天地各中高外下。北極之下爲天地之中。其地最高而滂沱四隤。三光隱映以爲晝夜。天中高於外衡。冬至日之所在六萬里。北極下地高於外衡。下地亦六萬里。外衡高於北極下地二萬里。天地隆高相從。日去地恒八萬里。日麗天而平轉。分冬夏之閒。日前行道爲七衡六開。每衡周經里數各依算術。用句股里差推晷影極游以爲遠近之數。皆得於表股者也。又曰。天員如張蓋。地方如碁局。天旁轉如推磨而左行。日月右行。隨天左轉。故日月實東行而天牽

晉記

卷六

一

之以西沒。譬蟻行磨石之上。磨左旋而蟻右去。磨疾而蟻遲。故不得不隨磨以左迴焉。天形南高而北下。日出高故見。日入下故不見。天之居如倚蓋。故極在人北。極在天之中。而今在人北。所以知天之形如倚蓋也。宣夜之書。惟漢祕書郎郗萌記其先師之說云。天了無質。仰而瞻之。高遠無極。眼眇精絕。故蒼蒼然也。日月衆星自然浮生虛空之中。其行止須氣。是以七曜或逝或住。或順或逆。伏見無常。進退不同。由無所根繫。故各異也。故辰極常居其所。而北斗不與衆星同沒也。攝提填星皆東行。日行一度。月行十三度。

遲疾任情。無所繫著。咸康中。會稽虞喜因宣夜之說。作安天論。以爲天高窮於無窮。地深測於不測。天確乎在上。有常安之形。地魄焉在下。有居靜之體。常相覆。昇方則俱方。員則俱員。無方員不同之義也。葛洪聞而譏之。而喜族祖河間相幹。又立穹天論。云天形穹隆如雞子幕。其際周接四海之表。浮於元氣之上。譬如覆盂以抑水而不沒者。氣充其中故也。日繞辰極。沒西而還東。不出入地中。天之有極。猶蓋之有斗也。天北下於地三十度。極之傾在地卯酉之北。亦三十度。人在卯酉之南十餘萬里。故斗極之下不爲地

晉記

卷六

三

中。當對天地卯酉之位耳。日行黃道繞極。極北去黃道百一十五度。南去黃道六十七度。二至之所舍。以爲長短也。吳太常姚信造昕天論云。天之體南低入地。北則偏高。又冬至極低而天運近南。故日去人遠而斗去人近。北天氣至。故冰寒也。夏至極起而天運近北。而斗去人遠。日去人近。南天氣至。故蒸熱也。極之立時。日行地中淺。故夜短。天去地高。故晝長也。極之低時。日行地中深。故夜長。天去地下淺。故晝短也。自虞喜虞幹姚信皆好奇徇異之說。非極數談天者也。至於漢天理。杜漢王仲任。嘗疑之。惟丹陽葛洪釋

之曰渾天儀注云天如雞子地如雞中黃孤居於天內天大而地小天表裏有水天地各乘氣而立載水而行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又中分之則半覆地上半繞地下故二十八宿半見半隱天轉如車轂之運也諸論天者雖多然精於陰陽者張平子陸公紀之徒咸以爲推步七曜之道度歷象昏明之證候校以四入之氣考以漏刻之分占晷景之往來求形驗於事情莫密於渾象者也故春秋文曜鉤曰唐堯卽位羲和立渾儀此則儀象之設其來遠矣綿代相傳史官禁密學者不覩故宣蓋沸騰暨漢太初落下闕解于妄人耿壽昌等造員儀以考歷度後至和帝時賈逵繫作又加黃道至順帝時張衡又制渾象具內外規南北極黃赤道列二十四氣二十八宿中外星官及日月五緯以漏水轉之於殿上室內星中出沒與天相應因其闕戾又轉瑞輪莫莢於階下隨月盈虛依歷開落其後陸續亦造渾象至吳時中常侍廬江王蕃善數術傳劉洪乾象歷依其法而制渾儀立論考度曰前儒舊說天地之體狀如鳥卵天包地外猶殼之裹黃也周旋無端其形渾渾然故曰渾天也周天三百六十五度五百八十九分度之百

四十五半覆地上半在地下其二端謂之南極北極北極出地三十六度南極入地三十六度兩極相去一百八十二度半彊繞北極徑七十二度常見不隱謂之上規繞南極七十二度常隱不見謂之下規赤道帶天之絃去兩極各九十一度少彊黃道日之所行也半在赤道外半在赤道內與赤道東交於角五少弱西交於奎十四少彊其赤道外極遠者去赤道二十四度斗二十一度是也其入赤道內極遠者亦二十四度井二十五度是也日南至在斗二十一度去極百一十五度少彊是也日最南去極最遠故景最長黃道斗二十一度出辰入申故日亦出辰入申日晝行地上百四十六度彊故日短夜行地下二百一十九度少弱故夜長自南至之後日去極稍近故景稍短日晝行地上度稍多故日稍長夜行地下度稍少故夜稍短日所在度稍北故日稍北以至於夏至日在井二十五度去極六十七度少彊是日最北去極最近景最短黃道井二十五度出寅入戌故日亦出寅入戌日晝行地上二百一十九度少弱故日長夜行地下百四十六度彊故夜短自夏至之後日去極稍遠故景稍長日晝行地上度稍少故日稍短

夜行地下度稍多故夜稍長日所在度稍南故日出入稍南以至於南至而復初焉斗二十一井二十五南北相應四十八度春分日在奎十四少彊秋分日在角五少弱此黃赤二道之交中也去極俱九十一度少彊南北處斗二十一井二十五之中故景居二至長短之中奎十四角五出卯入酉故日亦出卯入酉日晝行地上夜行地下俱百八十二度半彊故日見之漏五十刻不見之漏五十刻謂之晝夜同夫天之晝夜以日出沒為分人之晝夜以昏明為限日未出二刻半而明日入二刻半而昏故損夜五刻以益

晉記

卷六

六

晝是以春秋分漏晝五十五刻三光之行不必有常術術家以算求之各有同異故諸家歷法參差不齊洛書甄曜度春秋考異郵皆云周天一百七萬一千里一度為二千九百三十二里七十一步二尺七寸四分四百八十七分分之三百六十二陸績云天東西南北徑三十五萬七千里此言周三徑一也考之徑一不啻周三率周百四十二而徑四十五則天徑三十二萬九千四百一里一百二十二步二尺二寸一分七十一分分之十周禮日至之景尺有五寸謂之地中鄭衆說土圭之長尺有五寸以夏至之日立

八尺之表共景與土圭等謂之地中今潁川陽城地也鄭康成云凡日景於地千里而差一寸景尺有五寸者南戴日下萬五千里也以此推之日當去其下地八萬里矣日邪射陽城則天徑之半也體員如彈丸地處天之半而陽城為中則日春秋冬夏昏明晝夜去陽城皆等無盈縮矣故知從日邪射陽城為天徑之半也以句股法言之旁萬五千里句也立八極萬里股也從日邪射陽城弦也以句股求弦法入之得八萬一千三百九十四里三十步五尺三寸六分天徑之半而地上去天之數也倍之得十六萬二千

晉記

卷六

七

七百八十八里六十一步四尺七寸二分天徑之數也以周率乘之徑率約之得五十一萬三千六百八十七里六十八步一尺八寸二分周天之數也減甄曜度考異郵五十五萬七千三百一十二里有奇一度凡千四百六里二十四步六寸四分十萬七千五百六十五分分之萬九千四十九減舊度千五百二十五里二百五十六步三尺三寸二十一萬五千一百三十分分之十六萬七百三十分黃赤二道相與交錯共開相去二十四度以南儀推之二道俱三百六十五度有奇是以知天體員如彈丸也古舊渾象

以二分爲一度凡周七尺三寸半分張衡更制以四分爲一度凡周一丈四尺六寸蕃以古制局小星辰稠穢衡器傷大難可轉移更制渾象以三分爲一度凡周天一丈九寸五分之三也

文曜麗乎天其動者有日月五星是也日者陽精之宗月者陰精之宗五星五行之精衆星列布體生於地精成於列列居錯峙各有攸屬在野象物在朝象官在人象神其以神差有五列焉是爲三十五名一居中央謂之北斗四布於方各七爲二十八舍日月運行歷示吉凶五緯纏次用告禍福中外之官常

晉記

卷六

八

明者百有二十四可名者三百二十爲星二千五百微星之數蓋萬有一千五百二十庶物蠢蠢咸得繫命焉不然何得總而理諸後武帝時太史令陳卓總甘石巫咸三家所著星圖太凡二百八十三官一千四百六十四星以爲定紀今撮其所云以備天官日爲太陽之精主生養恩德人君之象也人君有瑕必露其惡人君乘土而王其政太平則日五色其君無德其臣亂國則日赤無光日失色所臨之國不昌日晝昏行人無影到暮不止者上刑急下不聊生不出一年有大水日晝昏烏鳥羣鳴國失政日中鳥見

主不明爲政亂國有白衣會將軍出旌旗舉日中有黑子黑氣黑雲乍三乍五臣廢其主日蝕陰侵陽臣掩君之象也

月爲太陰之精以之配日女主之象以之比德刑罰之義在朝廷則諸侯大臣之類也大臣用事兵刑失理則月乍南乍北女主外戚擅權則或進或退月變色將有殃月晝明姦邪竝作君臣爭明女主失行數月重見國以亂亡

歲星曰東方春木仁也其所居久其國有德厚五穀豐昌不可伐其對爲衝歲乃有殃歲星安靜中度吉

晉記

卷六

九

盈縮失次其國有憂不可舉事用兵色欲明光潤澤進退如度姦邪息變色亂行主無福又主齊吳主歲五穀赤而角其國昌赤黃而沈其野大穰

熒惑曰南方夏火禮也熒惑法使行無常出則有兵入則兵散以舍命國爲亂爲賊爲疾爲喪爲饑爲兵所居國受殃環繞鉤己芒角動搖變色乍前乍後乍左乍右其爲殃愈甚其失行而速兵聚其下順之戰勝又主吳楚越以南司驕奢亡亂妖孽主歲成敗其入守犯太微軒轅管室房心主命惡之

填星曰中央季夏土信也動而盈侯主不寧縮有軍

不復所居之宿。國吉得地。及女子有福。不可伐去之。失地。若有女憂。居宿久。國福厚。易則薄。失次而上。二三宿曰盈。有主命不成。不乃水火失次而下。曰縮。后戚其歲不復。不乃天裂。若地動。又曰天子之星也。天子不信。則填星大動。

太白曰西方秋金義也。太白進退以候兵。高卑遲速。靜躁見伏。用兵皆象之吉。其出西方失行。夷狄敗出。東方失行。中國敗。未盡期曰過參。天病其對國。若經天。天下革。民更王。是謂亂紀。人衆流亡。晝見與日爭明。彊國弱。小國彊。女主昌。

晉記

卷六

十

辰星曰北方冬水智也。辰星見則主刑。主廷尉。主燕趙亦爲殺伐之氣。戰鬪之象。出失其時。寒暑失其節。邦當大饑。當出不出。是謂擊卒。兵大起在於房心間。地動。又曰蠻夷之星也。色黃而小。地大動。光明與月相逮。其國大水。

凡五星有色。大小不同。各依其行。而順時應節。色變有類。凡青皆比參左肩。赤比心。大星黃比參右肩。白比狼星。黑比奎大星。不失本色而應其四時者吉。色害其行凶。

凡五星所出所行所直之辰。其國爲得位。得位者歲

星以德。熒惑有禮。填星有福。太白兵彊。辰星陰陽。和所行所直之辰。順其色而有角者勝。其色害者敗。居實有德也。居虛無德也。色勝位行勝色行得盡勝之。營室爲清廟。歲星廟也。心爲明堂。熒惑廟也。南斗爲文太室。填星廟也。亢爲疏廟。太白廟也。七星爲員宮。辰星廟也。五星行至其廟。謹候其命。

凡五星盈縮失位。其精降於地爲人。歲星降爲貴臣。熒惑降爲童兒。歌謠嬉戲。填星降爲老人婦女。太白降爲壯夫。處於林麓。辰星降爲婦人。吉凶之應。隨其象告。

晉記

卷六

十一

凡五星。木與土合爲內亂。饑與水合爲變謀。而更事與火合爲饑。爲旱。與金合爲白衣之會。合鬪。國有內亂。野有破軍。爲水。太白在南。歲星在北。名曰牝牡。年穀大熟。太白在北。歲星在南。年或有或無。火與金合。爍爲喪。不可舉事。用兵與土合爲憂主孽卿。與水合爲北軍。用兵舉事大敗。又曰火與水合。口燥不可舉事。用兵土與水合爲壅沮。不可舉事。用兵一日爲變。謀更事必爲旱。與金合爲疾。爲白衣會。爲內兵。國亡地與木合。國饑。水與金合爲變謀。爲兵憂。凡木火土金與水鬪。皆爲戰。兵不在外。皆爲內亂。凡同舍爲合。

相陵爲鬪二星相近其殃大相遠毋傷七寸以內必之

凡月蝕五星其國皆亡歲以饑熒惑以亂填以殺太白以強國戰辰以女亂

凡五星入月歲其野有逐相太白將僂

凡五星所聚其國王天下從歲以義從熒惑以禮從填以重從太白以兵從辰以法從各以其事致天下也三星若合是謂驚兵絕行其國外內有兵與喪百姓饑乏改立侯王四星若合是謂太陽其國兵喪並起君子憂小人流五星若合是謂易行有德承慶改晉記

卷六

十一

立王者奄有四方子孫蕃昌亡德受殃離其國家滅其宗廟百姓離去被滿四方五星皆大其事大皆小其事小

凡五星色皆圓白爲喪爲旱赤中不平爲兵青爲憂爲水黑爲疾疫爲多死黃爲吉五星同色天下偃兵百姓安寧五穀蕃昌

凡五星分天之中積於東方中國利積於西方外國用兵者利辰星不出太白爲客其出太白爲主出而與太白不相從及各出一方爲格野雖有軍不戰凡五星見伏匿行逆順遲速應歷度者爲得其行政合於常違歷錯度而失路盈縮者爲亂行亂行則爲天失其守而有亡國革政兵饑喪亂之禍云

晉記

卷六

十一

不用事右星不明太子憂鉤陳后宮也大帝之正妃也大帝之帝居也北四星曰女御宮八十一御妻之象也鉤陳口中一星曰天皇大帝其神曰耀魄寶主御羣靈北極四星曰四輔所以佐北極而出度授政也大帝上九星曰華蓋所以覆蔽大帝之坐也蓋下九星曰杠蓋之柄也華蓋下五星曰五帝內坐設敘順帝所居也客星犯紫宮中坐大臣犯主華蓋杠旁六星曰六甲可以分陰陽而配節候故在帝旁所以布政教而授農時也極東一星曰柱下史主記過左右史之象也柱史北一星曰女史婦人之微者主傳

滿傳舍九星在華蓋上近河賓客之館主胡人入中國客星守之備姦使南河中五星曰造父御官也一日司馬或曰伯樂星亡馬大貴其西河中九星如鉤狀曰鉤星直則地動天一星在紫宮門右星南天帝之神也主戰鬪知人吉凶者也太一星在天一南相近亦天帝神也主使十六神知風雨水旱兵革饑饉疾疫災害所在之國也紫宮垣十五星其西蕃七東蕃八在北斗北一曰紫微大帝之坐天子之常居也一曰長垣一曰天營一曰旗星為蕃衛備蕃臣也宮闕兵起旌旗星直天子出自將宮中兵東垣下五星

晉記 卷六 志 五

曰天柱建政教懸圖法門內東南維五星曰尙書主納言尙書西二星曰陰德陽德主周急振撫宮門左星內二星曰大理主平刑斷獄也門外六星曰天牀主寢舍解息燕休西南角外二星曰內廚六宮之內飲食王后妃夫人與太子宴飲東北維外六星曰天府主盛饌北斗七星在太微北七政之樞機陰陽之元本也運乎天中而臨制四方以建四時而均五行也魁四星為璇璣杓三星為玉衡又曰斗為人君之象號令之主也又為帝車取乎運動也又魁第一星曰天樞二曰璇三曰璣四曰權五曰玉衡六曰開陽

七曰搖光一至四為魁五至七為杓樞為天璇為地璣為人權為時玉衡為音開陽為律搖光為星又一天二主地三主火四主水五主土六主木七主金魁中四星為貴人之牢曰天理也輔星傳乎開陽所以佐斗成功丞相之象也七政星明其國昌輔星明則臣彊杓南三星及魁第一星西三星皆曰三公主宣德化調七政和陰陽之官也

六昌六星在北斗魁前天之六府也主集計天道一曰上將大將軍建威武二曰次將尙書正左右三曰貴相太常理文緒四曰司祿司中司隸賞功進五日

晉記 卷六 志 五

司命司怪大史主滅咎六曰司寇大理佐理實所謂一者起北斗魁前近內階者也明潤大小齊天瑞臻文昌北六星曰內階天皇之階也相一星在北斗南相者總領百司而掌邦教佐帝王安邦國也其星明吉太陽守相西大將大臣之象也主戒不虞設武備西北四星曰勢勢廣刑人也天牢六星在北斗魁下貴人之牢也太微天子庭也五帝之座也十二諸侯府也其外蕃九卿也一日太微為衡衡主平也南蕃中二星間曰端門東曰左執法廷尉之象也西曰右執法御史大夫之象也左執法之東左掖門也右

執法之西。右掖門也。東蕃四星。南第一曰上相。其北東太陽門也。第二星曰次相。其北中華東門也。第三星曰次將。其北東太陰門也。第四星曰上將。所謂四輔也。西蕃四星。南第一星曰上將。其北西太陽門也。第二星曰次將。其北中華西門也。第三星曰次相。其北西太陰門也。第四星曰上相。次亦曰四輔也。東西蕃有芒及動搖者。諸侯謀執法移刑罰尤急。月五星入太微軌道吉。其所犯中坐成刑。其西南角外三星曰明堂。天子布政之宮。明堂西三星曰靈臺。主觀雲物。察符瑞。候災變也。左執法東北一星曰謁者。主贊

晉記

卷六

七

賓客也。謁者東北三星曰三公。內坐朝會之所居也。三公北三星曰九卿。內坐治萬事。九卿西五星曰內五諸侯。內侍天子不之國也。辟雍之禮得。則太微諸侯明。黃帝坐。在太微中含樞紐之神也。天子動得天度。止得地意。從容中道。則太微五帝坐。明以光。四帝星夾黃帝坐。東方曰蒼帝。南方曰赤帝。西方曰白帝。北方曰黑帝。五帝坐北一星曰太子。帝儲也。太子北一星曰從官。侍臣也。帝坐東北一星曰幸臣。屏四星在端門之內。近右執法。屏所以壅蔽帝庭也。執法主刺舉

晉記

卷六

七

臣尊敬君上。則星光明潤澤。郎位十五星。在帝坐東北。中散諫議議郎三署郎中。是其職也。郎主守衛也。其星不具。后妃死。幸臣誅。星明大及客星入之。大臣為亂。郎將在郎位北主鬪具。所以為武備也。虎賁一星在太微西蕃北下。名南靜室。旄頭之騎官也。常陳七星如畢狀。在帝坐北。天子宿衛虎賁之士。以設疆禦也。星搖動。天子自出。明則武兵用。微則兵弱。三台位也。主開德宣符。西近文昌二星曰上台。為司命主壽。次二星曰中台。為司中。主宗室。東二星曰下台。為司祿主兵。所以昭德塞違也。又曰三台為天階。太一躡以上下。一曰泰階。上階上星為天子。下星為女主。中階上星為諸侯。三公。下星為卿大夫。下階上星為士。下星為庶人。所以和陰陽而理萬物也。君臣和集。如其常度。有變則占其人。南四星曰內平近職。執法平罪之官也。中台之北一星曰太尊。貴戚也。攝提六星。直斗杓之南。主建時節。伺歲祥。攝提為楯。以夾擁帝座也。主九卿。明大三公。客星入之。聖人受制。西三星曰周鼎。主流亡。大角在攝提開。大角者。八王座也。又為天棟。正經紀也。北三星曰帝席。主宴

獻酬酢北三星曰梗河天子也一日天鋒主胡兵又為喪故其變動應以兵喪也星亡其國有兵謀其北一星曰招搖一日矛柄其北一星曰元戈皆主胡兵招搖與北斗杓開曰天庫星去其所則有庫開之祥招搖欲與棟星梗河北斗相應則胡來受命於中國元戈又主北夷客星守之胡大敗天槍三星在北斗杓東一日天鉞天之武備也故在紫宮左右所以禦難也女牀三星在紀星北後宮御也主女事天棓五星在女牀北天子先驅也主分爭與刑罰藏兵亦所以禦兵槍棓皆所以備非常也一星不具其國六起

事西足五星曰輦道王者嬉游之道也左右角開二星曰平道之官平道西一星曰進賢主卿相舉逸才亢東咸西咸各四星在房心北日月五星之道也房之戶所以防佚淫也星明則信吉月五星犯守之有陰謀鍵閉一星在房東北鉤鈴主關鑰天市垣二十二星在房心東北主權衡主聚眾一日天旗庭主斬戮之事市中星眾潤澤則歲實熒惑守之戮不忠之臣彗星除之為徙市易都客星入之兵大起出之有貴喪帝坐一星在天市中星西天庭也光而潤則天子吉威令行候一星在帝坐東北主伺陰陽也明大輔臣彗四夷開候細微則國安亡則主失位移則不安宦者四星在帝坐西南侍主刑餘之人也星微吉非其常宦者有憂宗正二星在帝坐東南宗大夫也彗星守之若失色宗正有事客星守之更號令也宗人四星在宗正東主錄親疎享祀族人有序則如綺文而明正動則天子親屬有變客星守之貴人死宗星二在候星東宗室之象帝輔血脈之臣也客星守之宗支不和天江四星在尾北主太陰江星不具天下津河關道不通明若動搖大水出大兵起參差則馬貴熒惑守之有立主客星入之河津絕天籥八星

在南斗柄西主關閉建星六星在南斗北亦曰天旗天之都關也爲謀事爲天鼓爲天馬南二星天庫也中央二星市也鐵鎖也上二星旗脚也斗建之閒三光道也星動則衆勞月暈之蛟龍見牛馬疫月五星犯之大臣相譖有謀亦爲關梁不通有大水東南四星曰狗國主鮮卑烏丸沃且熒惑守之外夷爲變狗國北二星曰天雞主候時天辯九星在建星北市官之長也星欲明吉彗星犯守之糴貴囚徒起兵河鼓三星旗九星在牽牛北天鼓也主軍鼓主鈇鉞一曰三武主天子三將軍中央大星爲大將軍左星爲左將軍右星爲右將軍左星南星也所以備關梁而距難也設守險阻知謀徵也旗卽天鼓之旗所以爲旌表也左旗九星在鼓左旁鼓欲正直而明色黃光澤將吉不正爲兵變也星怒馬貴動則兵起曲則將失計奪勢旗星差戾亂相陵旗端四星南北列曰天桴鼓桴也星不明漏刻失時離珠五星在須女北須女之藏府女子之星也天津九星橫河中一曰天漢一曰天江主四瀆津梁所以度神通四方也一星不備津關道不通騰蛇二十二星在營室北天蛇也主水蟲王良五星在奎北居河中天子奉車御官也其四

星曰天駟旁一星曰王良亦曰天馬其星動爲策馬策車騎滿野亦曰梁爲天橋主禦風雨水道故或占車騎或占津梁客星守之橋不通道前一星曰策星王良之御策也主天子之僕在王良旁若移在王良前居馬後是謂策馬則車騎滿野閣道六星在王良前飛道也從紫宮至河神所乘也傳路一星在閣道南旁別道也東壁北十星曰天廄主馬之官若今驛亭也主傳令置驛逐漏馳驚天將軍十二星在婁北主武兵中央大星天之大將也南一星曰軍南門主誰何出入太陵八星在胃北亦曰積京主大喪也積京中星衆則諸侯有喪民多疾兵起太陵中一星曰積尸明則死人如山北九星曰天船所以濟不通也中一星曰積水候水災昂西二星曰天街三光之道也卷舌六星在昴北主口語以知佞讒也曲吉直而動天下有口舌之害中一曰天譏主巫醫五車五星三柱九星在畢北五車者五帝車舍也五帝坐也主天子五兵一曰主五穀豐耗西北大星曰天庫主太白主秦次東北星曰獄主辰星主燕趙次東星曰天倉主歲星主魯衛次東南星曰司空主填星主楚次西南星曰卿星主熒惑主魏五星有變皆以其所主

占之三柱。一曰三泉。天子得靈臺之禮。則五車三柱均明有常。其中五星曰天潢。天潢南三星曰咸池。魚淵也。月五星入天潢。兵起。道不通。天下亂。五車南六星曰諸王。察諸侯存亡。其西八星曰八穀。主候歲入穀一星亡。一穀不登。天關一星在五車南。亦曰天門。日月之所行也。主邊事。主關閉。芒角有兵。五星守之。貴人多死。東井鉞前四星曰司怪。主候天地日月星辰變異。及鳥獸草木之妖。司怪西北九星曰坐旗。君臣設位之表也。坐旗西四星曰天高。臺榭之高。主遠望氣象。天高西一星曰天河。主察山林妖變。南河北晉記

卷六 志 三

河各三星。夾東井。一曰天高之關門也。主關梁。南河曰南戌。一曰南宮。一曰陽門。一曰越門。一曰權星。主火。北河曰北戌。一曰北宮。一曰陰門。一曰胡門。一曰衡星。主水。兩河戌閒。日月五星之常道也。河戌動搖。中國兵起。南河南三星曰闕邱。主宮門外象魏也。五諸侯五星。在東井北。主刺舉。戒不虞。又曰理陰陽。察得失。亦曰主帝心。一曰帝師。二曰帝友。三曰三公。四曰博士。五曰太史。此五者常爲帝定疑議。星明大潤澤。則天下大治。芒角則禍在中。五諸侯南三星曰天樽。主盛饘粥以給貧餒。積水一星。在北河西北。水河

也。所以供酒食之正也。積薪一星。在積水東北。供庖廚之正也。水位四星。在積薪東。主水衡。客星若水火守犯之。百川流溢。軒轅十七星。在七星北。軒轅黃帝之神。黃龍之體也。后妃之主。土職也。一曰東陵。一曰權星。主雷雨之神。南大星。女主也。次北一星。夫人也。屏也。上將也。次北一星。妃也。次將也。其次諸星。皆次妃之屬也。女主南小星。女御也。左一星。少民后宗也。右一星。大民太后宗也。欲其色黃小而明也。軒轅右角南三星曰酒旗。酒官之旗也。主宴饗飲食。五星守酒旗。天下大酺。有酒肉財物賜。若爵宗室。酒旗南三晉記

卷六 志 三

星曰天相。丞相之象也。軒轅西四星曰耀。耀者。烽火之耀也。邊庭之警候。耀北四星曰內平。平罪之官。明刑罰。少微四星。在太微西。士大夫之位也。一名處士。亦天子副主。或曰博士官。一曰主衛掖門。南第一星處士。第二星議士。第三星博士。第四星大夫。明大而黃。則賢士舉也。月五星犯之。處士女主憂宰相易。南四星曰長垣。主界域及胡夷。熒惑入之。胡入中國。太白入之。九卿謀。

二十八宿。東方角二星。爲天關。其閒天門也。其內天庭也。故黃道經其中。七曜之所行也。左角爲天田。爲

晉記

卷六志

五

理主刑其南爲太陽道右角爲將主兵其北爲太陰道蓋天之三門猶房之四表其星明大王道太平賢者在朝動搖移徙王者行亢四星天子之內朝也總攝天下奏事聽訟理獄錄功者也一曰政廟主疾疫星明大輔納忠天下寧氏四星王者之宿宮后妃之府休解之房前二星適也後二星妾也後二星大則臣奉度房四星爲明堂天子布政之宮也亦四輔也下第一星上將也次次將也次次相也上星上相也南二星君位北二星夫人位又爲四表中間爲天衢爲天關黃道之所經也南開曰陽環其南曰太陽北開曰陰開其北曰太陰七曜由乎天衢則天下平和由陽道則旱喪由陰道則水兵亦曰天駟爲天馬主車駕南星曰左驂次左服次右服次右驂亦曰天廐又主開閉爲畜藏之所由也房星明則王者明驂星大則兵起星離民流又北二小星曰鈞鈴房之鈴鍵天之管籥主開鍵天心也明而近房天下同心鈞鈴開有星及疎圻則地動河清心三星天王正位也中星曰明堂天子位爲大辰主天下之賞罰天下變動心星見祥星明大天下同前星爲太子後星爲庶子心星直則王失勢尾九星後宮之場妃后之府上第

晉記

卷六志

五

一星后也次三星夫人次星后嬪妾第三星旁一星名曰神宮解衣之內室尾亦爲九子星色欲均明大小相承則後宮有敘多子孫箕四星亦後宮妃后之府亦曰天津一曰天雞主八風凡日月宿在箕東壁翼軫者風起又主口舌主客贊夷胡貊故蠻胡將動先表箕焉北方南斗六星天廟也丞相太宰之位主褒賢進士稟授爵祿又主兵一曰天機南二星魁天梁也中央二星大相也北二星天府庭也亦爲壽命之期也將有天子行事占於北斗星盛明王道平和爵祿行牽牛六星天之關梁主犧牲事其北二星一曰卽路一曰聚火又口上一星主道路次二星主關梁次三星主南越搖動變色則占之星明大王道昌關梁通須女四星天少府也須賤妾之稱婦職之卑者也主布帛裁製嫁娶虛二星冢宰之官也主北方邑居廟堂祭祀祝禱事又主死喪哭泣危三星主天府天市架屋餘同虛占墳墓四星屬危之下主死喪哭泣爲墳墓也管室二星天子之宮也一曰元宮一曰清廟又爲軍糧之府及土功事星明國昌小不明祠祀鬼神不享離宮六星天子之別宮主隱藏休息之所東壁

二星主文章。天下圖書之祕府也。星明王者興。道術行。國多君子。失色。大小不同。王者好武。經士不用圖。書隱星動。則有土功。

西方奎十六星。天之武庫也。一曰天豕。亦曰封豕。主以兵禁暴。又主溝瀆。西南大星。天豕之目也。亦曰大將。欲其明。婁二星。為天獄。主苑牧犧牲供給郊祀。胃二星。天之廚藏。主倉廩五穀府也。明則和平。昂七星。天之耳也。主西方。主獄事。又為旄頭。胡星也。昂畢閒為天街。天子出旄頭罕畢以前驅。此其義也。黃道之所經也。昂明則天下牢獄平。昂六星皆明。與大星等。

晉記

卷六

天

大水七星皆黃。兵大起。一星亡。為兵喪搖動。有大臣下獄。及有白衣之會。大而數盡動。若跳躍者。胡兵大起。畢八星。主邊兵。主弋獵。其大星曰天高。一曰邊將。主四夷之尉也。星明大。則遠夷來貢。天下安。失色則邊兵亂。附耳一星。在畢下。主聽得失。伺僇邪。察不祥。星盛。則中鼠微。有盜賊。邊候驚。外國反。移動。佞讒行。月入畢。多雨。背觜三星。為三軍之候。行軍之藏府。葆旅收斂萬物。明則軍儲盈。將得勢。參十星。一曰參伐。一曰大辰。一曰天市。一曰鈇鉞。主斬刈。又為天獄。主殺伐。又主權衡。所以平理也。又主邊城。為九譯。故不

欲其動也。參。白獸之體。其中三星橫列。三將也。東北曰左肩。主左將。西北曰右肩。主右將。東南曰左足。主後將軍。西南曰右足。主偏將軍。故黃帝占。參應七將。中央三小星。曰伐。天之都尉也。主胡鮮卑戎狄之國。故不欲明。七將皆明大。天下兵精。王道缺。則芒角張。伐星明。與參等大。臣皆謀兵起。參星失色。軍散敗。參芒角動。搖邊候。有急。兵起有斬伐之事。參星移。客伐主。參左足入玉井中。兵大起。秦大水。若有喪。山石為怪。參星差戾。王臣貳。

晉記

卷六

天

南方東井八星。天之南門。黃道所經。天之亭候。主水衡事。法令所取平也。王者用法平。則井明而端列。鈇一星。附井之前。主伺淫奢而斬之。故不欲其明。明與井齊。則用鈇於大臣。月宿井。有風雨。與鬼五星。天目也。主視明。察姦謀。東北星主積馬。東南星主積兵。西南星主積布帛。西北星主積金玉。隨變占之。中央星為積尸。主死喪祠祀。一曰鈇鉞。主誅斬。鬼星明。六穀成。不明。百姓散。鑽欲其忽。忽然不明。明則兵起。大臣誅。柳八星。天之府宰也。主食。和滋味。又主雷雨。七星七星。一各天都。主衣裳文繡。又主急兵盜賊。故星明。王道昌。闇則賢良不處。天下空。參六星。主珍寶宗。

廟所用及衣服。又主天廚飲食賞賚之事。星明則王者行五禮得天之中。翼二十二星。天之樂府俳倡。又主夷狄遠客負海之賓。星明大禮樂興。四夷賓動。則蠻夷使來。離徙則天子舉兵。軫四星。主冢宰輔臣也。主車騎。主載任。有軍出入。皆占於軫。又主風。主死喪。軫星明則車駕備。動則車駕用。轄星。傳軫兩傍。主王侯左轄。為王者同姓。右轄。為異姓。星明。兵大起。遠軫。凶。轄舉。南蠻侵。長沙一星。在軫之中。主壽命。明則主壽長。子孫昌。又曰。車無轄。國有憂。轄就聚。兵大起。庫樓十星。六大星為庫。南四星為樓。在角南。一曰天

晉記

卷六

天

庫。兵甲之府也。旁十五星。三三而聚者。柱也。中央四小星。衡也。主陳兵。東北二星。曰陽門。主守隘塞也。南門二星。在庫樓南。天之外門也。主守兵。平星二星。在庫樓北。平天下之法。獄廷尉之象也。天門二星。在平星北。亢南七星。曰折威。主斬殺。頓頑二星。在折威東。南主考囚情狀。察詐偽。騎官二十七星。在氐南。主宿衛。東端一星。騎陣將軍騎將也。南三星。車騎騎之將也。陣車三星。在騎官東北。革車也。積卒十二星。在房心南。主為衛也。他星守之。近臣誅。從官二星。在積卒西北。龜五星。在尾南。主占以吉凶。傳說一星。在尾後

傳說。主章祝巫官也。魚一星。在尾後河中。主陰事。知雲雨之期也。杵三星。在箕南。杵給庖春。客星入杵。曰天下有急。糖星。在箕舌前。杵西北。鼈十四星。在南斗南。鼈為水蟲。歸太陰。有星守之。白衣會。主有水。令農丈人一星。在南斗西南。老農主穡也。狗二星。在南斗魁前。主吠守。天田九星。在牛南。羅堰九星。在牽牛東。鉅馬也。以壅蓄水。潑溉渠也。九坎九星。在牽牛南。坎溝渠也。九坎開十星。曰天池。一曰三池。一曰天海。主灌漑田疇事。虛南二星。曰哭。哭東二星。曰泣。泣哭皆近墳墓。泣南十三星。曰天壘城。狀如貫索。主北夷丁

晉記

卷六

天

零。匈奴南二星。曰蓋屋。治宮室之官也。其南四星。曰虛梁。園陵寢廟之所也。羽林四十五星。在營室南。一曰天軍。主軍騎。又主翼王也。壘壁陣十二星。在羽林北。羽林之垣壘也。主軍衛為營壘也。五星有在天軍中者。皆為兵起。熒惑太白辰星尤甚。北落師門一星。在羽林西南。北者。宿在北方也。落天之藩落也。師。衆也。師門。猶軍門也。主非常以候兵。有星守之。虜入塞中。兵起。其西北有十星。曰天錢。北落西南一星。曰天綱。主武張。北落東南九星。曰八魁。主張禽獸。天倉六星。在婁南。倉穀所藏也。南四星。曰天庾。積廚粟之所

也。天園十三星，在胃南，園倉廩之屬，主給御糧也。天廩四星，在昴南，一曰天廩，主蓄黍稷以供饗祀也。天苑十六星，在昴南，天子之苑囿也。苑南十三星，曰天園，植果菜之所也。畢附耳南八星，曰天節，主使臣之所持也。天節下九星，曰九州殊口，曉方俗之官，通重譯者也。參旗九星，在參西，一曰天旗，一曰天弓，主司弓弩之張，候變禦難。玉井四星，在參左足下，主水漿，以給廚。西南九星，曰九游，天子之旗也。玉井東南四星，曰軍井，行軍之井也。軍市十三星，在參東南，天軍貿易之市也。野雞一星，主變怪，在軍市中。軍市西南

晉記

卷六

三

齒稷五星，在七星南，稷農正也。張南十四星，曰天廟，天子之祖廟也。客星守之，祠官有憂。翼南五星，曰東區，蠻夷星也。軫南三十二星，曰器府，樂器之府也。青邱七星，在軫東南，蠻夷之國號也。青邱西四星，曰土司空，主界域，亦曰司徒。土司空北二星，曰軍門，主營候。彪尾威旗。天漢起東方，經尾箕之間，謂之漢津，乃分為二道。其南經傳說魚天，驚天弁河鼓，其北經龜貫箕，下次絡南斗魁，左棋至天津，下而合南道，乃西南行。又分夾瓠瓜，絡人星，杵造父，騰蛇，王良，傳路，閣道，北端太陵。天船卷舌而南行，絡五車，經北河之南，入東井，水位而東南行，絡南河，闕邱，天狗，天紀，天稷，在七星南而沒。十二次，班固取三統歷，十二次配十二野，其言最詳。又有費直說周易，蔡邕月令章句，所言頗有先後。魏太史令陳卓更言郡國所入宿度，今附而次之。自軫十二度至氐四度，為壽星。於辰在辰，鄭分野也。屬兖州。費直周易分野，壽星起軫七度。自氐五度至尾九度，為大火。於辰在卯，宋分野也。屬豫州。費直起氐十一度。蔡邕起亢八度。

晉記

卷六

三

自尾十度至南斗十一度為析木於辰在寅燕分野也屬幽州 <small>費直起尾九度蔡邕起尾四度</small>	自南斗十二度至須女七度為星紀於辰在丑吳越分野也屬揚州 <small>費直起斗十度蔡邕起斗六度</small>	自須女八度至危十五度為元枵於辰在子齊分野也屬青州 <small>費直起女六度蔡邕起女二度</small>	自危十六度至奎四度為詠訾於辰在亥衛分野也屬并州 <small>費直起危十四度蔡邕起危十度</small>	自奎五度至胃六度為降婁於辰在戌魯分野也屬徐州 <small>費直起奎二度蔡邕起奎八度</small>	晉記 卷六 志一 三	自胃七度至畢十一度為大梁於辰在酉趙分野也屬冀州 <small>費直起婁十度蔡邕起胃一度</small>	自畢十二度至東井十五度為實沈於辰在申魏分野也屬益州 <small>費直起畢九度蔡邕起畢六度</small>	自東井十六度至柳八度為鶉首於辰在未秦分野也屬雍州 <small>費直起井十二度蔡邕起井十度</small>	自柳九度至張十六度為鶉火於辰在午周分野也屬三河 <small>費直起柳五度蔡邕起柳三度</small>	自張十七度至軫十一度為鶉尾於辰在巳楚分野也屬荊州 <small>費直起張十三度蔡邕起張十二度</small>
--	--	--	--	--	---------------------	---	---	---	---	--

魏太史令陳卓及范蠡鬼谷先生張良諸葛亮譙周京房張衡並云	角亢氏鄭兗州	東郡入角一度	泰山入角十二度	濟陰入氐二度	房心宋豫州	潁川入房一度	沛郡入房四度	淮陽入心一度	晉記 卷六 志一 三	楚國入房四度	尾箕燕幽州	涼州入箕中十度	漁陽入尾三度	西河上郡北地遼西東入尾十度	涿郡入尾十六度	樂浪入箕三度	廣陽入箕九度	斗牽牛須女吳越揚州	九江入斗一度
		東平任城山陰入角六度	濟北陳畱入亢五度	東平入氐七度		汝南入房二度	梁國入房五度	魯國入心三度				上谷入尾一度	右北平入尾七度		渤海入箕一度	元菟入箕六度		廬江入斗六度	

豫章入斗十度	丹陽入斗十六度
會稽入牛一度	臨淮入牛四度
廣陵入牛八度	泗水入女一度
六安入女六度	
虛危齊青州	
齊國入虛六度	北海入虛九度
濟南入危一度	樂安入危四度
東萊入危九度	平原入危十一度
菑川入危十四度	
營室東壁衛并州	
晉記	卷六十一
安定入營室一度	天水入營室八度
隴西入營室四度	酒泉入營室十一度
張掖入營室十二度	武都入東壁一度
金城入東壁四度	武威入東壁六度
敦煌入東壁八度	
奎婁魯徐州	
東海入奎一度	琅邪入奎六度
高密入婁一度	城陽入婁九度
膠東入胃一度	
昂畢趙冀州	

魏郡入昴一度	鉅鹿入昴三度
常山入昴五度	廣平入昴七度
中山入昴一度	清河入昴九度
信都入畢三度	趙郡入畢八度
安平入畢四度	河間入畢十度
真安入畢十三度	
冀參魏益州	
廣漢入觜一度	越雋入觜三度
蜀郡入參一度	犍爲入參三度
牂牁入參五度	巴郡入參八度
晉記	卷六十一
漢中入參九度	益州入參七度
東井輿鬼秦雍州	
雲中入東井一度	定襄入東井八度
雁門入東井十六度	代郡入東井二十八度
太原入東井廿九度	上黨入輿鬼二度
柳七星張周三輔	
宏農入柳一度	河南入七星三度
河東入張一度	河內入張九度
翼軫楚荊州	
南陽入翼六度	南郡入翼十度

江夏入輦十二度 零陵入輦十一度

桂陽入輦六度 武陵入輦十度

長沙入輦十六度

雜星之體有瑞有妖有客有流又有瑞氣妖氣有日月傍氣其名狀占驗可得而舉也

瑞星 曰景星如半月生於晦朔助月爲明或曰星大而中空或曰有三星在赤方氣與青方氣相連黃星在赤方氣中亦名德星 二曰周伯星黃色煌煌然所見之國大昌 三曰含譽光耀似彗喜則含譽射 四曰格澤如炎火下大上銳色黃白起地而上

晉記

卷六志

三

見則不種而獲有土功有大客

妖星 一曰彗星所謂掃星本類星末類彗小者數寸長或竟天見則兵起大水主埽除舊布新有五色各依五行本精所主彗體無光傳日而爲光故夕見則東指晨見則西指在日南北皆隨日光而指頓挫其芒或長或短或芒所及則爲災 二曰孛星彗之屬也偏指曰彗芒氣出曰孛孛者孛孛然非常惡氣之所生也內不有大亂則外有大兵天下合謀闇蔽不明有所傷害災甚於彗 三曰天棓一名覺星本類星末銳長四丈或出東北西方主奮爭 四

曰天槍其出不過三月必有破國亂君伏死其事殃之不盡當爲旱饑暴疾 五曰天機雲如牛狀本類

星末銳出西方長可二三丈 六曰蚩尤旗類彗而後曲象旗或曰赤雲獨見或曰其色黃上白下或曰若植藺而長名曰蚩尤之旗主伐枉逆主惑亂所見之方下有兵兵大起不然有喪也 七曰天衝出如人蒼衣赤頭不動見則臣謀主武卒發天子亡 八曰國皇大而赤類南極老人星或曰去地三丈如炬火主內寇內難或曰其下起兵兵強或曰外內有兵喪 九曰昭明象如太白光芒不行或曰大而白無

晉記

卷六志

三

角乍上乍下一曰赤彗分爲昭明昭明滅光以爲起霸起德之徵所起國兵多變一曰大人凶兵大起 十曰司危如太白有目或曰出正西西方之野星去地可六丈大而白或曰大而毛兩角或曰類太白數動祭之而赤爲乖爭之徵主擊彊兵見則主失法豪傑起天子以不義失國 十一曰天譴彗出西北狀如劍長四五丈或曰如鉤長四丈主殺罰出則其國內亂其下相讒爲饑兵赤地千里枯骨藉藉 十二曰五殘一名五鋒出正東東方其狀類辰可去地六七丈或曰蒼彗散爲五殘如辰星出角或曰星表

有氣如暈不毛。或曰大而赤數動。察之而青。主乖亡。爲五分毀敗之徵。見則主誅。有急兵。有喪。不利衝。十三日六賊出。正南南方之野。星去地可六丈。大而赤動有光。或曰形如彗。五殘六賊出。禍合天下逆。侵關樞。其下有兵。衝不利。十四日獄漢一名咸漢出。正北北方之野。星去地可六丈。大而赤數動。察之中。青。或曰赤表下有三星。從橫主逐王。出則陰精橫兵起其下。又爲喪。動則諸侯驚。十五日旬始出。北斗旁如雄雞。其怒有青黑象伏。或曰怒。雌也。主爭兵。又曰黃彗分爲旬始。爲立主之題。主亂。主招橫。見則臣亂。兵作。諸侯虐。期十年。聖人起伐。羣猾橫恣。或曰出則諸侯雄鳴。十六日天鋒彗象矛鋒。天下從橫。則天鋒星見。十七日燭星如太白。其出也不行。見則不久而滅。或曰主星上有三星。上出。所出城邑亂。有大盜不成。又以五色占。十八日蓬星大如二斗。器色白。一名王星。狀如夜火之光。多至四五。少一二。一日蓬星在西南。長數丈。左右兌出而易處。星見不出。三年有亂。臣戮死。又曰所出大水大旱。五穀不收。人相食。十九日長庚如一匹布。著天見則兵起。二十日四填星出。四隅去地六丈餘。或曰可四丈。或

曰星大而赤。去地二丈。常以夜半時出。見十月而兵起。皆爲兵起其下。二十一日地維藏。光出四隅。或曰大而赤。去地二三丈。如月始出。見則下有亂者亡。有德者昌。五色之彗。皆出於五星之精。卽五行之氣所生也。咸出於月。左右方氣之中。星將出不出。日數期候之。數謂歲星所生。見以甲寅。熒惑所生。見以丙寅。太白所生。見以庚寅。辰星所生。見以壬寅。填星所生。見以戊寅。當其未出之前而見。見則有水旱兵喪饑亂。所指亡國失地。王死破軍殺將。老子四星及周伯王蓬絮苗各一錯乎五緯之間。其見無期。其行無度。老子星色純白。所見之國。爲饑爲凶。爲善爲惡。爲喜爲怒。周伯星黃色有光。所至之國大昌。蓬絮星色青而熒。所至之國風雨不節。焦旱物不生。五穀不登。多蝗蟲。又東南有三大星曰盜星。出則天下有大盜。西南有三大星曰種陵。出則天下穀貴十倍。西北有三大星曰天狗。出則人相食。大凶。東北有三大星曰女帛。見則有大喪。流星天使也。自上而降曰流。自下而升曰飛。大者曰奔。奔亦流星也。星大者使大。星小者使小。聲隆隆者怒之象也。行疾者期速。行遲者期遲。大而無光者衆。

人之事小而光者貴人之事大而光者其人貴且衆也。乍明乍滅者賊敗成也。前大後小者恐憂也。前小後大者喜事也。蛇行者姦事也。往疾者往而不反也。長者其事長久也。短者事疾也。奔星所墜其下有兵。無風雲有流星見良久間乃入爲大風發屋折木。小流星百數四面行者衆庶流移之象。流星之類有音如炬火下地野雉鳴天保也。所墜國安有喜。若小流星色青赤名曰地雁其所墜者起兵。流星有光青赤長二三丈名曰天雁軍中之精華也。其國起兵將軍當從星所之。流星暉然有光光白長竟天者人主之星也。主相將軍從星所之。飛星大如缶若甕後皎然白前卑後高此謂頓頑其所從者多死亡。飛星大如缶若甕後皎然白星滅後白者曲環如車輪此謂解銜其國人相斬爲爵祿。飛星大如缶若甕其文皎然白長數丈星滅後白者化爲雲流下名曰大滑所下有流血積骨。

枉矢類流星色蒼黑蛇行望之如有毛目長數匹著天主反萌主射愚見則謀反之兵合射所誅亦爲以亂伐亂。

天狗狀如犬奔星色黃有聲其止地類狗所墜望之

如火光炎炎衝天其上銳其下員如數頃田處或曰星有毛旁有短彗下有狗形者或曰星出其狀赤白有光下卽爲天狗。一曰流星有光見人而墜無音若有足者名曰天狗其色白其中黃黃如遺火狀主候兵討賊見則四方相射千里破軍殺將營頭有雲如壘山墮所謂營頭之星所墜其下覆軍流血千里亦曰流星書隕名營頭。

瑞氣一曰慶雲若煙非煙若雲非雲郁郁紛紛蕭索輪囷是謂慶雲亦曰景雲此喜氣也太平之應。二曰歸邪如星非星如雲非雲或曰星有兩赤彗上向有蓋下連星見必有歸國者。三曰昌光赤如龍狀聖人起帝受終則見。

妖氣一曰虹蜺日旁氣也斗之亂精主惑心主內淫主臣謀君天子誅后妃顛妻不一。二曰牂雲如狗赤色長尾爲亂君爲兵喪。

凡游氣蔽天日月失色皆風雨之候也沈陰日月俱無光晝不見日夜不見星有雲障之兩敵相當陰相圖議也日濛濛無光士卒內亂又曰數日俱出若闕天下兵起大戰日闕下有拔城日戴者形如直狀其上微起在日上爲戴戴者德也國有喜也一云立日

上爲戴青赤氣抱在日上。小者爲冠。國有喜事。青赤氣小而交於日下爲纓。青赤氣小而員一二在日下左右者爲紐。青赤氣如小半暈狀在日上爲負。負者得地爲喜。青赤氣長而斜倚日旁爲戟。青赤氣員而小在日左右爲珥。黃白者有喜。又曰有軍。日有一珥爲喜。在日西。西軍戰勝。東亦如之。南北無不皆然。無軍而珥爲拜將。又日旁如半環向日爲抱。青赤氣如月初生。背日者爲背。背氣青赤而曲外向爲叛。象分爲反城。璫者如帶璫。在日四方。青赤氣長而立旁爲直。日旁有一直。敵在一旁欲自立。從直所擊者勝。日旁有二直三抱。欲自立者不成。順抱擊者勝。殺將氣形三角。在日四方爲提。青赤氣橫在日上下爲格。氣如半暈在日下爲承。承者臣承君也。日下有黃氣三重。若抱名曰承福。人主有吉喜且得地。青白氣如履在日下者爲履。日旁抱五重。戰順抱者勝。日一抱一背爲破走。抱者順氣也。背者逆氣也。兩軍相當。順抱擊逆者勝。故曰破走。日抱且兩珥一虹貫抱。抱至日順虹擊者勝。殺將日抱兩珥且璫二虹貫抱。至日順虹擊者勝。日重抱內有璫。順抱擊者勝。亦曰軍內有欲反者。日重抱左右二珥有白虹貫抱。順抱擊勝得。

晉記

卷六

星

二將有三虹得三將。日抱黃白潤澤。內赤外青。天子有喜。有和親來降者。軍不戰敵降。軍罷。色青黃。將喜。赤將兵爭。白將有喪。黑將死。日重抱且背。順抱擊者勝。得地。若有罷師。日重抱抱內外有璫兩珥。順抱擊者勝。破軍。軍中不和。不相信。日旁有氣員而周匝。內赤外青。名爲暈。日暈者。軍營之象。周匝。日無厚薄。敵與軍勢齊等。若無軍在外。天子失御。民多叛。日暈有五色。有喜。不得五色者有憂。凡占兩軍相當。必謹審日月暈氣。知其所起。畱止遠近。應與不應。疾遲大小。厚薄長短。抱背爲多少。有無虛實。久亟密疎。澤枯相應等者。勢等。近勝遠。疾勝遲。大勝小。厚勝薄。長勝短。抱勝背。多勝少。有勝無。實勝虛。久勝亟。密勝疎。澤勝枯。重背大破。重抱爲和親。抱多親者益多。背於內者離於內。背於外者離於外。凡天子之氣。內赤外黃。四方所發之處。當有主者。若天子欲有巡遊。其地亦先發此氣。或如城門隱隱在氣霧中。恒帶殺氣。森森然。或如華蓋在氣霧中。或氣象青衣人無手。在日西。或如龍馬。或雜色鬱鬱衝天者。皆帝王之氣也。猛將之氣。如龍如虎。或如火煙之狀。或白如粉沸。或

晉記

卷六

星

如火光之狀。夜照入。或白而赤氣繞之。或如山林竹木。或紫黑如門上樓。或上黑下赤。狀似黑旌。或如張弩。或如埃塵。頭銳而卑。本大而高。此皆猛將之氣也。氣發漸漸如雲。變作山形。將有深謀。

凡軍勝之氣。如堤如坂。前後磨地。或如火光。將軍勇。士卒猛。或如山堤。山上若林木。將士驍勇。或如埃塵粉沸。其色黃白。或如人持斧向敵。或如蛇舉首向敵。或氣如覆舟。雲如牽牛。或有雲如鬬雞。赤白相隨在氣中。或發黃氣。皆將士精勇。

凡氣上黃下白。名曰善氣。所臨之軍。敵求和退。

晉記

卷六

墨

凡負氣如馬肝色。或如死灰色。或類偃蓋。或類偃魚。或黑氣如壞山墜軍上者。名曰營頭之氣。或如羣羊羣猪在氣中。此衰氣也。或如懸衣。如人相隨。或紛紛如轉蓬。或如揚灰。或雲如卷席。如匹布亂穰者。皆為敗徵。氣如繫牛。如人臥。如雙蛇。如飛鳥。如決隄垣。如壞屋。如驚鹿相逐。如兩雞相向。此皆為敗軍之氣。凡降人氣。如人十十五五。皆叉手低頭。或如人叉手相向。或氣如黑山。以黃為綠者。皆欲降伏之象也。凡堅城之上。有黑雲如屋。名曰軍符。或白氣如旌旗。或青雲黃雲臨城。皆有大喜慶。或氣青色如牛頭觸

人或城上氣如煙火。如雙蛇。如杵形向外。或有雲分為兩。豈狀者皆不可攻。

凡屠城之氣。或赤如飛鳥。或赤氣如敗車。或有赤黑氣如狸皮斑。或城中氣聚如樓。出見於外。營上有雲如衆人頭赤色。其城營皆可屠。氣如雄雉臨城。其下必有降者。

凡伏兵有黑氣。渾渾員長赤氣在其中。或白氣粉沸。起如樓狀。或如幢節狀在烏雲中。或如赤杵在烏雲中。或如烏人在赤雲中。

凡暴兵氣白如瓜蔓連結。部隊相逐。須臾罷而復出。

晉記

卷六

墨

或白氣如仙人。如仙人衣。千連萬結。部隊相逐。罷而復興。當有千里兵來。或氣如人持刀楯。雲如人色。赤所臨城邑有卒兵至。或赤氣如人持節。兵來未息。雲如方虹。此皆有暴兵之象。

凡戰氣青白如膏。如人無頭。如死人臥。如丹蛇。赤氣隨之。必大戰殺將。四望無雲。見赤氣如狗入營。其下有流血。

凡連陰十日。晝夜不見日月。亂風四起。欲雨而無雨。名曰蒙。臣有謀。霧氣若晝。若夜。其色青黃更相掩冒。乍合乍散。亦然。視四方常有太雲五色具者。其下賢

人隱也。青雲潤澤蔽日。在西北爲舉賢。長雲氣如亂
穰大風將至。視所從來。雲甚潤而厚。大雨必暴至。四
始之日有黑雲氣如陣。厚大重者多雨。氣若霧非霧。
衣冠不濡見則其城帶甲而起。日出沒時有霧雲橫
截之。白者喪。烏者驚。三日內雨者各解。有雲如蛟龍
所見處。將軍失魄。有雲赤黃色。四塞終日。竟夜照地
者。人臣縱恣有雲如氣味而濁。賢人去。小人在位。
凡白虹者。百殃之本。衆亂所基。霧者。衆邪之氣。陰來
日陽。凡白虹霧。姦臣謀君。擅權立威。晝霧夜明。臣志
得中。

晉記

卷六

異

凡夜霧白虹見。臣有憂。晝霧白虹見。君有憂。虹頭尾
至地流血之象也。
凡霧氣不順四時。逆相交錯。微風小雨。爲陰陽氣亂
之象。積日不解。晝夜昏闇。天下欲分離。
凡天地四方皆濛若下塵。十日五日已上。或一月。或
一時。雨不沾衣。而有土。名曰霾。故曰天地霾。君臣乖
凡海旁蜃氣象樓臺。廣野氣成宮闕。北夷之氣如牛
羊羣畜穹廬。南夷之氣。類舟船幡旗。自華以南。氣下
黑上赤。嵩高山河之郊。氣正赤。恒山之北。氣青。勃碣
海岱之間。氣皆正黑。江淮之間。氣皆白。東海氣如員

筌附漢。河水氣如引布。江漢氣勁如杼。濟水氣如黑
蛇。渭水氣如狼白尾。淮南氣如白羊。少室氣如白兔。
青尾。恒山氣如黑牛。青尾。東夷氣如樹。西夷氣如室
屋。南夷氣如閣臺。或類舟船。陣雲如立垣。杼軸雲類
軸。杼兩端。兌杓雲如繩。居前亘天。其半半天。其翬者
類闕旗。故鈎雲句曲。諸此雲見。以五色占。而澤搏密
其見動人。及有兵必起合鬪。其直雲氣如三匹帛。廣
前銳後。大軍行氣也。韓雲如布。趙雲如牛。楚雲如日。
宋雲如車。魯雲如馬。衛雲如犬。周雲如車輪。秦雲如
行人。魏雲如鼠。鄭雲如絳衣。越雲如龍。蜀雲如困車。

晉記

卷六

異

氣乍高乍下。往往而聚。騎氣卑而布。卒氣搏。前卑後
高者。疾前方而高。後銳而卑者。卻。其氣平者。其行徐。
前高後卑者。不止而返。校騎之氣。正蒼黑。長數百丈。
游兵之氣。如彗掃。喜氣上黃下赤。怒氣上下赤。憂氣
上下黑。土功氣黃白。徙氣白。凡候氣之法。氣初出時。
若雲非雲。若霧非霧。髣髴若可見。初出森森然若桑
榆。上高五六尺者。是千五百里外。平視則千里。舉目
望。卽五百里。仰瞻中天。卽百里內。平望桑榆間二千
里。登高而望下屬地者。三千里。敵在東。日出候之。在
南。日中候之。在西。日入候之。在北。夜半候之。軍上氣

高勝下。厚勝薄。實勝虛。長勝短。澤勝枯。氣見以知大。占期內有大風雨久陰則災不成。

晉記

卷六

哭

晉記卷七

志

地理志

蕭山郭



世稱黃帝畫野分州得百里之國萬區然尙書獨載虞夏以來而周禮保章辨九州之野各有分星東南曰揚州正南曰荊州河南曰豫州正東曰青州河東曰兗州正西曰雍州東北曰幽州河內曰冀州正北曰并州凡九州九州之內作爲五服迨春秋時見於經傳者百有七十國焉陵夷至於戰國遂有七雄宋衛中山不絕如綫諸小國耗矣秦始皇并天下罷侯置守分爲三十六郡暨南平百越又置閩中南海桂林象郡共四十郡其地西至臨洮北至沙漠南至南海東縈西帶咸臨大海漢興分內史爲三部更置郡國二十有三文帝增九景帝加四武帝拓土分疆初置十七繼增十四則西南之地益闢矣昭帝又增其一至平帝元始中凡新置郡國七十有一合秦四十郡蓋一百一十有一而改雍曰涼改梁曰益又置徐州復夏舊號南置交趾北有朔方凡爲十三部光武初起經新莽之亂郡國蕭條并省者八明帝置永昌章帝置任城吳郡和順改作其名有九省朔方刺史

卷七

一

合之於司隸亦十三部而郡國則百有八焉桓靈頗增於前後置高陽高涼博陵南安都陽廬陵六郡漢末分崩三方鼎立魏得漢郡五十有四吳得漢郡一十有八而昭烈僻在岷峨僅得十有一郡漢亡入魏追世祖武皇帝受魏禪太康元年滅吳凡增置郡國二十有三省司隸置司州別立梁秦寧平四州仍吳之廣州凡十九州郡國一百七十三盡有夏殷周秦漢之士嗚呼亦盛矣哉自惠皇失御黎元播蕩遭永嘉建興之酷中原大亂司并雍沒於劉聰兗冀幽青豫入於石勒平州據於慕容廆梁益寧阻於李雄涼

晉記

卷七

一

州棄之張軌而陳安曹嶷楊茂搜之徒跨據一方琅邪南渡自長淮以北捐為異域乃僑立郡縣以處流入置司州於徐兗州於京口豫州於江淮之間其餘郡縣或置或廢或在江北或在江南非其本土不足詳也朝廷所控制惟荆揚交廣數州及徐州數郡而已自此以後天下竟分為南北而武皇帝一統之盛不可復見矣然其疆域可考而知也爰稽所隸以著於篇

一日司州以司隸校尉統之統郡十二

河南郡漢世統郡十二

洛陽置河南鞏河陰新安成皋
緱氏陽城新城陸渾梁陽翟凡
十一萬四千四百戶

滎陽郡秦始中置統縣八
滎陽京密卷陽武苑陵中牟
開封凡三萬四千戶

宏農郡漢置統縣六

宏農湖陝宜陽黽池華陰凡一

萬四千戶

上洛郡秦始初分京兆南郡置統縣三

晉記

卷七

三

上洛商盧氏凡一萬七千戶

平陽郡故屬河東魏分置統縣十二

平陽楊端氏永安蒲子狐讎

襄陵絳邑濩澤臨汾北屈皮氏

凡四萬二千戶

河東郡秦置統縣九

安邑聞喜垣汾陽大陽猗氏解

蒲坂河北凡四萬二千五百戶

汲郡秦始中置統縣六

汲朝歌共林慮獲嘉脩武凡三

萬七千戶

河內郡漢置統縣九

野王 州 懷 平 卑 河陽 沁水 軹

山陽 溫 凡五萬二千戶

廣平郡魏置統縣十五

廣平 邯鄲 易陽 武安 涉 襄國

南和 任 曲梁 列人 肥鄉 臨水

廣年 斥漳 平恩 凡三萬五千五百戶

陽平郡魏置統縣七

元城 館陶 清泉 發于 東武陽 陽平

晉記

卷七

四

樂平 凡五萬一千戶

魏郡漢置統縣八

鄴 長樂 魏 斥邱 安陽 蕩陰 內黃

黎陽 凡四萬有七百戶

頓邱郡泰始中置統縣四

頓邱 繁陽 陰安 衛 凡六千三百戶

二曰兗州統郡國八

陳留國漢置統縣十

小黃 浚儀 封邱 酸棗 濟陽 長垣

雍邱 尉氏 襄邑 外黃 凡三萬戶

濮陽國故屬東郡晉初分東郡置統縣四

濮陽 廩丘 白馬 鄆城 凡二萬一千戶

濟陽郡漢置統縣九

定陶 乘氏 句陽 離狐 宛句 已氏

成武 單父 城陽 凡七千六百戶

高平國故屬梁國晉初分山陽置統縣七

昌邑 鉅野 方與 金鄉 陸渙 高平

南平陽 凡三千八百戶

任城國漢置統縣三

任城 亢父 樊 凡一千七百戶

晉記

卷七

五

東平國漢置統縣七

須昌 壽張 范 無鹽 富城 東平陸

剛平 凡六千四百戶

濟北國漢置統縣五

盧 臨邑 東阿 穀城 蛇邱 凡三千五

百戶

泰山郡漢置統縣十一

奉高 博 羸 南武城 梁父 山荏

新泰 南武陽 萊蕪 東牟 鉅平 凡九

千三百戶

三曰豫州統郡國十

潁川郡秦置統縣九

許昌 長社 潁陰 臨潁 鄆 邵陵

鄆陵 新汲 長平 凡一萬八千三百戶

汝南郡漢置統縣十五

新息 南安陽 安成 慎陽 北宜春

鄆陵 陽安 上蔡 平輿 定潁 濯陽

南頓 汝陽 吳房 西平 凡一萬一千五

百戶

襄城郡秦始中置統縣七

晉記

卷七

六

襄城 繁昌 郟 定陵 父城 昆陽

舞陽 凡一萬八千戶

汝陰郡魏置郡後廢秦始中復置統縣八

汝陰 慎 原鹿 固始 鮦陽 新蔡 宋

褒信 凡八千五百戶

梁國漢置統縣十二

睢陽 蒙 虞 下邑 寧陵 穀熟 陳

項 長平 陽夏 武平 苦 凡一萬三千

戶

沛國漢置統縣九

相 沛 豐 竺邑 符離 杼秋 汝虹

蕭 凡五千有九十六戶

譙郡魏置統縣七

譙 城父 鄆 山桑 龍亢 蘄 鉅 凡

一千戶

魯郡漢置統縣七

魯 汶陽 卞 鄒 番 薛 公邱 凡二

千五百戶

弋陽郡魏置統縣七

西陽 軹 蘄春 邾 西陵 期思 弋陽

晉記

卷七

七

凡一萬六千七百戶

安豐郡魏置統縣五

安風 雩婁 安豐 蓼 松滋 凡一千二

百戶

四曰冀州統郡國十三

趙國漢置統縣九

房子 元氏 平棘 高邑 中邱 柏人

平鄉 下曲陽 鄆 凡四萬二千戶

鉅鹿國秦置統縣二

廩陶 鉅鹿 凡一萬四千戶

安平國漢置統縣八

信都 下博 武邑 武遂 觀津 扶柳

廣宗 經 凡二萬一千戶

平原國漢置統縣九

平原 高唐 茌平 博平 聊城 安德

西平昌 般 鬲 凡三萬一千戶

樂陵國漢置統縣五

厭次 陽信 潔沃 新樂 樂陵 凡三萬

三千戶

渤海郡漢置統縣十

晉記

卷七

八

南皮 東光 浮陽 饒安 高城 重合

東安陵 蓀 廣川 阜城 凡四萬戶

章武國泰始初置統縣四

東平舒 文安 章武 東州 凡一萬三千

戶

河閒國漢置統縣六

樂城 武垣 鄆 易城 中水 成平 凡

二萬七千戶

高陽國泰始初置統縣四

博陸 高陽 北新城 蠡吾 凡七千戶

博陵國漢置統縣四

安平 饒陽 南深澤 安國 凡一萬戶

清河國漢置統縣六

清河 東武城 繹幕 貝邱 靈劍 凡

二萬二千戶

中山國漢置統縣八

盧奴 魏昌 新市 安喜 蒲陰 望都

唐 北平 凡二萬三千戶

常山郡漢置統縣八

真定 石邑 井陘 上曲陽 蒲吾

晉記

卷七

九

南行唐 靈壽 九門 凡二萬四千戶

五曰幽州統郡國七

范陽國漢置涿郡魏文更名范陽郡武帝置國統

縣八

涿 良鄉 方城 長鄉 道 故安 范陽

容城 凡一萬一千戶

燕國漢置孝昭改爲廣陽郡統縣十

薊 安次 昌平 軍都 廣陽 潞 安國

泉州 雍奴 狐奴 凡二萬九千戶

北平郡秦置統縣四

徐無	土垠	俊靡	無終	凡五千戶
上谷郡	秦置	統縣二		
沮陽	居庸	凡四千有七十戶		
廣寧郡	故局上谷	太康中置郡都尉居	統縣三	
下洛	潘	涿鹿	凡三千九百五十戶	
代郡	秦置	統縣四		
代	廣昌	平舒	富城	凡四千四百戶
遼西郡	秦置	統縣三		
陽樂	肥如	海陽	凡二千八百戶	
六日平州	統郡國五			
晉記	卷七	志二	十	
昌黎郡	漢屬遼東屬國都尉	魏置郡	統縣二	
昌黎	賓徒	凡九百戶		
遼東國	秦置郡	光武時并屬青州	後還幽州	統縣八
襄平	汶	居就	樂就	安平
新昌	力城	凡五千四百戶		
樂浪郡	漢置	統縣六		
朝鮮	屯有	渾彌	遂城	鏤方
凡三千七百戶				馴望
元菟郡	漢置	統縣三		

高句麗	望平	高顯	凡三千二百戶
帶方郡	公孫度置	統縣七	
帶方	列口	南新	長岑
海冥	凡四千九百戶	提奚	含資
七日并州	統郡國六		
太原國	秦置	統縣十三	
晉陽	陽曲	榆次	于離
陽邑	大陵	祁	平陶
凡一萬四千戶		京陵	中都
上黨郡	秦置	統縣	鄔
晉記	卷七	志二	十一
潞	屯留	壺關	長子
銅鞮	涅	襄垣	武鄉
西河國	漢置	統縣四	
離石	隰城	中陽	介休
樂平郡	秦始中置	統縣五	
沾	上艾	壽陽	轆陽
雁門郡	秦置	統縣八	
廣武	崞	涅陶	平城
原平	馬邑	凡一萬二千七百戶	蓀人
			繁峙

新興郡魏置統縣五

九原 定襄 雲中 廣牧 晉昌 凡九千

戶

八日雍州統郡七

京兆郡漢置統縣九

長安 杜陵 霸城 藍田 高陸 萬年

新豐 陰般 鄭 凡四萬戶

馮翊郡漢左馮翊也統縣八

臨晉 下邳 重泉 頻陽 栗邑 蓮芍

郃陽 夏陽 凡七千七百戶

晉記

卷七

主

扶風郡漢右扶風也統縣六

池陽 郿 雍 汧 陳倉 美陽 凡二萬

三千戶

安定郡漢置統縣七

臨涇 朝那 烏氏 都盧 鶉觚 陰密

西川 凡五千五百戶

北地郡秦置統縣二

泥陽 富平 凡二千六百戶

始平郡秦始中置統縣五

槐里 始平 武功 郿 蒯城 凡一萬八

千戶

新平郡漢置統縣二

漆 汾邑 凡二千七百戶

九日涼州統郡八

金城郡漢置統縣五

榆中 允街 金城 白土 浩疊 凡五千

戶

西平郡漢置統縣四

西都 臨羌 長寧 安夷 凡四千戶

武威郡漢置統縣七

晉記

卷七

主

姑臧 宣威 揖次 倉松 顯美 驪軒

番禾 凡五千九百戶

張掖郡漢置統縣三

永平 臨澤 屋蘭 凡三千七百戶

西郡漢置統縣五

日勒 刪丹 仙提 萬歲 蘭池 凡一千

九百戶

酒泉郡漢置統縣九

福祿 會水 安彌 驛馬 樂涇 表氏

延壽 玉門 沙頭 凡四千四百戶

敦煌郡漢置統縣十二

昌蒲 敦煌 龍勒 陽關 效穀 廣至

宜禾 宜安 深泉 伊吾 新鄉 乾齊

凡六千三百戶

西海郡漢興平中置統縣一

居延 凡二千五百戶

十日秦州統郡六

隴西郡秦置統縣四

襄武 首陽 臨洮 狄道 凡四千戶

南安郡漢置統縣三

晉記

卷七

志

獬道 新興 中陶 凡四千三百戶

天水郡漢置統縣六

上邽 冀 始昌 新陽 顯新 成紀 凡

八千五百戶

略陽郡本名廣魏泰始中更厥名統縣四

臨渭 平襄 略陽 清水 凡九千三百二

十戶

武都郡漢置統縣五

下辯 河池 沮 武都 故道 凡三千戶

陰平郡泰始中置統縣二

陰平 平廣 凡三千戶

十一日梁州統郡八

漢中郡秦置統縣八

南鄭 蒲池 褒中 沔陽 成固 西鄉

黃金 興道 凡一萬五千戶

梓潼郡蜀置統縣八

梓潼 涪城 武連 黃安 漢德 晉壽

劍閣 白水 凡一萬有二百戶

廣漢郡漢置統縣三

廣漢 德陽 五城 凡五千一百戶

晉記

卷七

志

新都郡泰始中置統縣四

雒 什方 緜竹 新都 凡二萬四千五百

戶

涪陵郡蜀置統縣五

漢復 涪陵 漢平 漢葭 萬寧 凡四千

二百戶

巴郡秦置統縣四

江州 墊江 臨江 枳 凡三千三百戶

巴西郡蜀置統縣九

閬中 西充國 蒼溪 岐嶺 南充國

漢昌	宕渠	安漢	平州	凡一萬二千戶
巴東郡	漢置	統縣三		
魚腹	朐臈	南浦	凡六千五百戶	
十二日	益州	統郡八		
蜀郡	漢置	統縣六		
成都	廣都	繁	江原	臨邛
萬戶		郫	凡五	
犍爲郡	漢置	統縣五		
武陽	南安	樊道	資中	牛鞞
戶			凡一萬	
晉記	卷七	志	六	
汶山郡	漢置	統縣八		
汶山	升遷	都安	廣陽	興樂
蠶陵	廣柔	凡一萬六千戶		
漢嘉郡	蜀置	統縣四		
漢嘉	徙陽	嚴道	旄牛	凡一萬三千戶
江陽郡	蜀置	統縣三		
江陽	符	漢安	凡三千一百戶	
朱提郡	蜀置	統縣五		
朱提	南廣	漢陽	南秦	堂狼
六百戶		凡三千		

越雋郡	漢置	統縣五		
檜	無	功都	卑水	定犂
三千四百戶				
牂牁郡	漢置	統縣八		
萬壽	且蘭	指談	夜郎	毋劍
警	平夷	凡一千二百戶		
十三日	寧州	統郡四		
雲南郡	蜀置	統縣九		
雲平	雲南	橋棟	青蛉	姑復
牂榆	遂久	永寧	凡九千二百戶	
晉記	卷七	志	七	
興古郡	蜀置	統縣十一		
律高	句町	宛溫	漏臥	毋掇
滕休	鐸封	漢興	進乘	都簪
二百戶		凡六千		
建寧郡	蜀置	統縣十七		
味	昆澤	存駝	新定	談豪
同瀨	漏江	牧麻	穀昌	連然
雙柏	俞元	修雲	冷邱	滇池
九千戶		凡二萬		
永昌郡	漢置	統縣八		

不韋 永壽 比蘇 雍鄉 南涪 雋唐

哀牢 博南 凡三萬八千戶

十四日青州統郡國六

齊國秦置郡漢以爲國景帝更名北海郡統縣五

臨淄 西安 東安平 廣饒 昌國 凡一

萬四千戶

濟南郡漢置統縣五

平壽 下密 膠東 卽墨 祝阿 凡五千

戶

樂安國漢置統縣八

晉記

卷七

九

高苑 臨濟 博昌 利益 蓼城 鄒

壽光 東朝陽 凡一萬一千戶

城陽郡漢置統縣十

莒 姑幕 諸 淳于 東武 高密 壯武

黔陬 平昌 昌安 凡一萬二千戶

東萊國漢置郡統縣六

掖 當利 盧鄉 曲城 黃 愷 凡六千

五百戶

長廣郡咸寧中置統縣三

不共 長廣 挺 凡四千五百戶

十五日徐州統郡國七

彭城國漢置郡統縣七

彭城 留 廣戚 傅陽 武原 呂 梧

凡四千一百二十一戶

下邳國漢臨淮郡統縣七

下邳 凌 良城 睢陵 夏邱 取慮 僮

凡七千五百戶

東海郡漢置統縣十二

郟 況其 胸 襄賁 利城 贛榆 原邱

蘭陵 承 昌慮 合鄉 戚 凡一萬一

晉記

卷七

九

千一百戶

琅邪國秦置郡統縣九

開陽 臨沂 陽都 繪 卽邱 華 費

東安 蒙陰 凡二萬九千五百戶

東莞郡太康中置統縣八

東莞 朱虛 營陵 安邱 蓋 臨朐 劇

廣 凡一萬戶

廣陵郡漢置統縣八

淮陰 射陽 輿 海陽 廣陵 鹽漬

淮浦 江都 凡八千八百戶

臨淮郡漢置統縣十

盱眙 東陽 高山 贅其 潘旌 高郵

淮陵 司吾 下相 徐 凡一萬戶

十六日荊州統郡二十二

江夏郡漢置統縣七

安陸 雲杜 曲陵 平春 鄆 竟陵

南新市 凡二萬四千戶

南郡漢置統縣十一

江陵 編 常陽 華容 都 枝江 旌陽

州陵 監利 松滋 石首 凡五萬五千

晉記

卷七

千

戶

襄陽郡魏置統縣八

宜城 中廬 臨沮 郢 襄陽 山都

鄧城 鄧 凡二萬二千七百戶

南陽國秦置郡統縣十四

宛 西鄂 雒 魯陽 犍 消陽 博望

堵陽 葉 舞陰 比陽 涅陽 冠軍 鄧

凡二萬四千四百戶

順陽郡太康中置統縣八

鄧 順陽 南鄉 丹水 武當 陰 筑陽

析 凡二萬有一百戶

義陽郡太康中置統縣十二

新野 穰 鄧 蔡陽 隨 安昌 棘陽

厥 西平氏 義陽 平林 朝陽 凡一萬

九千戶

新城郡魏置統縣四

房陵 緩陽 昌魏 汴鄉 凡一萬五千二

百戶

魏興郡魏置統縣六

晉興 安康 西城 錫 長利 洵陽 凡

晉記

卷七

千

一萬二千戶

上庸郡魏置統縣六

上庸 安富 北巫 武陵 上廉 微陽

凡一萬一千四百四十八戶

建平郡吳晉各置太康初始合統縣八

巫 北井 秦昌 信陵 典山 建始

秭歸 沙渠 凡一萬三千二百戶

宜都郡吳置統縣三

夷陵 夷道 假山 凡八千七百戶

南平郡吳南郡晉改厥名統縣四

作唐	屏陵	南安	江安	凡七千戶
武陵郡	漢置統縣十			
臨沅	龍陽	漢壽	沅陵	黠陽
酃城	沅南	遷陵	舞陽	凡一萬四千戶
天門郡	吳置統縣五			
零陽	澧中	充	臨澧	澧陽
百戶				凡三千一
長沙郡	漢置統縣十			
臨湘	攸	下雋	醴陵	劉陽
吳昌	羅	蒲沂	巴陵	凡三萬三千戶
晉記	衡陽郡	吳置統縣九		
湘鄉	重安	湘南	湘西	烝陽
連道	新康	益陽	凡二萬一千戶	
湘東郡	吳置統縣七			
酃	茶陵	臨烝	利陽	陰山
新寧	凡一萬九千五百戶			
零陵郡	吳置統縣十一			
泉陵	祁陽	零陵	營浦	洮陽
觀陽	營道	春陽	冷道	應陽
五千一百戶				凡二萬

邵陵郡	吳置統縣六			
邵陵	邵梁	天夷	建興	邵陽
凡一萬二千戶				高平
桂陽郡	漢置統縣六			
郴	耒陽	便	臨武	晉寧
萬一千三百戶				南平
武昌郡	吳置統縣七			凡一
武昌	柴桑	陽新	沙羨	沙陽
官陵	凡一萬四千一百戶			鄂
安成郡	吳置統縣七			
晉記	平都	宜春	新諭	永新
廣興	凡三千戶			安復
十七日揚州	統郡十八			萍鄉
丹陽郡	漢置統縣十一			
建鄴	江寧	丹楊	于湖	蕪湖
溧陽	江乘	句容	湖熟	秣陵
一千五百戶				凡五萬
宣城郡	太康中置統縣十一			
宛陵	宣城	陵陽	安吳	臨城
涇	春穀	廣德	寧國	懷安
				凡二萬三

千五百戶

淮南郡秦置統縣十六

壽春 成德 下蔡 義城 西曲陽 平阿

歷陽 全椒 阜陵 鍾離 合肥 逡道

陰陵 當塗 東城 烏江 凡三萬三千

四百戶

廬江郡漢置統縣十

陽泉 舒 潁 皖 尋陽 居巢 臨湖

襄安 龍舒 六 凡四千二百戶

毗陵郡吳分會稽無錫已西爲屯田置典農校尉

晉記

卷七

志

太康中省校尉爲郡統縣七

丹徒 曲阿 武進 延陵 毗陵 旣陽

無錫 凡一萬二千戶

吳郡漢置統縣十一

吳 嘉興 海鹽 鹽官 錢唐 富陽

桐廬 建德 壽昌 海虞 婁 凡二萬五

千戶

吳興郡吳置統縣十

烏程 臨安 餘杭 武康 東遷 於潛

故鄣 安吉 原鄉 長城 凡二萬四千戶

會稽郡秦置統縣十

山陰 上虞 餘姚 句章 鄞 始寧

剡 永興 諸暨 凡三萬戶

東陽郡吳置統縣九

長山 永康 烏傷 吳寧 太末 信安

豐安 定陽 遂昌 凡一萬二千戶

新安郡吳置統縣六

始新 遂安 黟 歙 海寧 黎陽 凡五

千戶

臨海郡吳置統縣八

晉記

卷七

志

章安 臨海 始豐 永寧 寧海 松陽

安固 橫陽 凡一萬八千戶

建安郡故秦閩中郡吳置統縣七

建安 吳興 東平 建陽 將樂 邵武

延平 凡四千三百戶

晉安郡太康中置統縣八

原豐 新羅 宛平 同安 侯官 羅江

晉安 溫麻 凡四千三百戶

豫章郡漢置統縣十六

南昌 海昏 新淦 建城 望蔡 永修

建昌	吳平	豫章	彭澤	艾	康樂
豐城	新吳	宜豐	鍾陵	凡三萬五千戶	
臨川郡吳置	統縣十				
臨汝	西豐	南城	東興	南豐	永城
宜黃	安浦	西寧	新建	凡八千五百戶	
鄱陽郡吳置	統縣八				
廣晉	鄱陽	樂安	餘汗	鄒陽	歷陵
葛陽	晉興	凡六千一百戶			
廬陵郡吳置	統縣十				
西昌	高昌	石陽	巴邱	南野	東昌
晉記	卷七	志	美		
遂興	吉陽	興平	陽豐	凡一萬二千二百戶	
南康郡太康中置	統縣五				
贛	雩都	平固	南康	揭楊	凡一千四百戶
十八日交州	統郡七				
合浦郡漢置	統縣六				
合浦	南平	蕩昌	徐聞	毒質	珠官
凡二千戶					
交趾郡漢置	統縣十四				

龍編	勾漏	望海	羸樓	西于	武寧
朱薦	曲易	交興	北帶	稽徐	安定
南定	海平	凡一萬二千戶			
新昌郡吳置	統縣六				
樂冷	嘉寧	吳定	封山	臨西	西道
凡三千戶					
武平郡吳置	統縣七				
武寧	武興	進山	根寧	安武	扶安
封溪	凡五千戶				
九真郡漢置	統縣七				
晉記	卷七	志	圭		
胥浦	移風	湛梧	建初	常樂	扶樂
松原	凡三千戶				
九德郡吳置	周時越裳氏地也	統縣八			
九德	咸驪	南陵	陽遂	扶苓	曲胥
浦陽	都浚	無戶			
日南郡秦象郡也	漢改厥名	統縣五			
象林	盧容	朱吾	西卷	北景	凡六百戶
十九日廣州	統郡十				
南海郡秦置	統縣六				

番禺	四會	增城	博羅	龍川	平夷
凡九千五百戶					
臨賀郡吳置統縣六					
臨賀	謝沐	馮乘	封陽	典安	富川
凡二千五百戶					
始安郡吳置統縣七					
始安	始陽	平樂	荔浦	常安	熙平
永豐	凡六千戶				
始興郡吳置統縣七					
曲江	桂陽	始興	含洹	滇陽	中宿
陽山	凡五千戶				
蒼梧郡漢置統縣十二					
廣信	端溪	高要	建陵	新寧	猛陵
郭平	農城	元豁	臨允	都羅	武城
凡七千七百戶					
鬱林郡秦桂郡也漢更厥名統縣九					
布山	柯林	新邑	晉平	始建	鬱平
領方	武熙	安廣	凡六千戶		
桂林郡吳置統縣八					
潭中	武豐	粟平	羊小	龍剛	夾陽

武城	軍騰	凡二千戶
高涼郡吳置統縣三		
安寧	高涼	思平 凡二千戶
高興郡吳置統縣五		
廣化	海安	化平 黃陽 西平 凡一千二百戶
寧浦郡吳置統縣五		
寧浦	連道	吳安 昌平 平山 凡一千二百二十戶
夫八極之廣東西二億三萬一千三百里南北亦如		
晉記	卷七	志
之昔黃帝令暨亥步自東極至於西極五億十萬九千八百八步按周天積百七萬九百一十三里徑三十五萬六千九百七十里所謂南北爲經東西爲緯天有十二次日月之所纏地有十二辰王侯之所國也九州之外分星之表其地蓋廣而風氣偏塞人迹罕經故靡得而悉焉三代之盛荆揚交廣積而弗齒秦漢以來土益闢矣而罷侯置守號爲一統晉文帝當魏之季思莫維城命裴秀等建立五等之制縣公邑千八百戶地方七十五里大國侯邑千六百戶地方七十里次國侯邑千四百戶地方六十五里大國		

伯邑千二百戶地方六十里次國伯邑千戶地方五十里大國子邑八百戶地方五十里次國子邑六百戶地方四十五里男邑四百戶地方四十里武帝代魏泰始之初分封諸王以郡爲國邑二萬戶爲大國置上中下三軍兵五千人邑萬戶爲次國置上軍下軍兵三千人邑五千戶爲小國置一軍兵千五百人王不之國官於京師罷五等之制公侯邑萬戶以上爲大國五千戶以上爲次國不滿五千戶爲小國太康元年滅吳大凡戶二百四十五萬九千八百四十口一千六百一十六萬三千八百六十三而江左晉記

卷七

志

晉記卷七終

晉記卷八

志

禮志

蕭山郭倫撰

夫人受天地之中而五常之性有哀樂喜怒之情聖人制爲吉凶軍賓嘉之禮以宏宣天理和協人心然後葬倫攸敘萬物咸若非徒節其驕淫防其暴亂也上古不雕不琢率其自然質有餘而文不足逮乎成周其文大備禮儀三百威儀三千故曰有天地然後有萬物有萬物然後有男女有男女然後有夫婦有夫婦然後有父子有父子然後有君臣有君臣然後有上下有上下然後禮義有所錯禮也者天之所范非人之所爲也王者代天理物道之以德齊之以禮使四海之內有秩有典一道同風禮之用大矣哉洎周之衰而文大勝諸侯僭竊上下無章於是孔子自衛反魯述三代之典垂百王之訓暴秦焚書禮經殘缺漢儒掇拾於煨燼之餘所謂存什一於千百者也然先王之大經大法出於人心之所不容已者究不得泯焉漢興叔孫通曹褒之徒因時草創定爲一代之制而三年之喪短於孝文君子慨焉其自朝廷郊廟以及里巷憲章文物燦然有倫其所損益雖與先

晉記

卷八

志

王之禮有開而三綱五常萬世不變安可以隨時之義少之哉魏時則有王肅高堂隆博通前載三千條之禮十七篇之學各以舊聞增損當世武皇帝平吳一統意先儀範而秉性仁孝欲復天經地義之常羣臣阻之卒乃深衣布冠降席徹饌蓋未嘗不太息於杜預之曲說也江左中興遺文舊典不斷如髮穆哀之後王猷漸替矣然始則有荀顗鄭沖羊祜任愷參考古今成百六十五篇奏之太康付尚書郎摯虞討論號為新禮所陳惟明堂五帝二社六宗及吉凶王公制度凡十五篇後則有荀崧刁協王彪之更定儀

晉記

卷八

三

禮者有所折衷焉
度其一代之典章可考而知也爰紀其事使後之議禮者有所折衷焉
周官五禮吉凶軍賓嘉而吉禮之大莫過祭祀而帝王之祀莫大於天地祖宗魏咸熙二年十二月甲子持節侍中太保鄭沖兼太尉司隸校尉李意奉皇帝璽綬策書神位於晉丙寅武皇帝設壇塲於南郊柴燎告類于上帝是時尚未有祖配泰始二年正月詔議郊祀配以祖考時羣臣又議五帝即天地王氣時異故殊其號雖名有五其實一神明堂南郊宜除五帝之坐五郊改五精之號皆同稱昊天上帝各設一

晉記

卷八

三

坐而已地郊又除先后配祀帝悉從之二月丁丑郊祀宣皇帝以配天宗祀宣皇帝於明堂以配上帝十一月有司又議奏古者丘郊不異宜并園丘方丘於南北郊更修立壇兆其二至之祀合於二郊是月庚寅冬至帝親祀園丘於南郊自後園丘方澤不別立太康三年正月帝親郊祀皇太子皇子悉侍祠十年十月又復明堂及南郊五帝位愍帝都長安未及立郊廟元帝渡江太興二年始議立郊祀遂立南郊於巳地三月辛卯帝親郊祀尚未立北壇地祇衆神其在天郊明帝太寧三年七月始詔立北郊未及建而帝崩及成帝咸和八年正月追述前旨立於覆舟山南天郊則五帝之佐日月五星二十八宿文昌北斗三台司命軒轅后土太一天一太微勾陳北極兩師雷電司空風伯老人凡六十二神地郊則五嶽四望四海四瀆五湖五帝之佐沂山嶽山白山霍山醫無閭山蔣山松江會稽山錢唐江先農凡四十四神是月辛未祀北郊始以宣穆張皇后配地康帝建元元年正月辛未南郊辛巳北郊帝嘗親奉其復祀五帝也摯虞以為昔在上古生為明王沒則配五行故太昊配木神農配火少昊配金顓頊配水黃帝配土此

五帝者配天之神。同兆之於四郊。報之於明堂。或以爲五精之帝。佐天育物者也。故既除而復焉。其郊廟牲幣璧玉之色。秦世多以騶騊。漢但云犢。未辨其色。江左南北郊同用元牡。明堂廟社同以赤牲。禮春分祀朝日於東。秋分祀夕月於西。晉興亦如之。帝皆親祀。

漢儀太史每歲上其年歷。先立春立夏大暑立秋立冬。嘗讀五時令。皇帝所服各隨五時之色。帝升御坐。尙書令以下就席位。尙書三公郎以令置案上。奉以入。就席伏讀訖。賜酒一卮。魏氏常行其禮。晉受命亦如之。武皇帝以秋夏盛暑。常闕不讀令。春冬不廢也。成帝咸和五年六月丁未。有司奏讀秋令。以服章多闕。光祿大夫華恒議弗讀。六年三月有司奏讀夏令。從之。

禮孟春之月。乃擇元辰。天子親帥三公九卿諸侯大夫躬耕帝藉。至秦滅學。其禮久廢。漢文帝後始行斯典。武帝泰始四年。有司奏耕藉先農。可令有司行事。詔曰。夫國之大事。在祀與農。是以古之帝王躬耕帝藉。以供郊廟之粢盛。且以訓化天下。近世以來。耕藉止於數步之中。空有慕古之名。曾無供祀訓農之實。

晉記

卷八志

四

而有百官車徒之費。今修千畝之制。當與羣公卿士躬稼。稻之艱難。以率先天下。主者詳具其制。下河南處田地於東郊之南。洛水之北。若無官田。隨宜便換。而不得侵人也。於是乘輿御本輅以耕。以太牢祀先農。惠帝以後廢不行。

周禮王后帥內外命婦。享先蠶於北郊。漢儀皇后親桑東郊苑中蠶室。祭蠶神曰苑窋。婦人寓氏公主祠用少牢。武帝太康六年。詔曰。昔天子親藉以供粢盛。后夫人躬蠶以備祭服。所以聿遵孝敬。明教示訓也。今藉田有制。而蠶禮不修。由中閒務多。未暇崇備。今

晉記

卷八志

五

天下無事。宜修禮以示四海。其詳依古典及近代故事。以參今宜。明年施行。於是蠶於西郊。使侍中成綏草定其儀。先蠶壇高一丈。方二丈。爲四出陛。陛廣五尺。在採桑壇東南。帷宮外門之外。而東南去帷宮十丈。在蠶室西南。桑林在其東。取列侯妻六人爲蠶母。蠶將生。擇吉日。皇后著十二筭步搖衣。青衣。乘油畫雲母安車。駕六驪馬。女尙書著貂蟬。佩璽。陪乘載筐。鉤公主三夫人九嬪世婦諸太妃太夫人及縣鄉君郡公侯特進夫人外世婦命婦皆步搖衣。青衣。各載筐鉤。從蠶。先桑二日。蠶宮生蠶。著薄上桑。日。皇后未到。

太祝令質明以一太牢告祠謁者一人監祠祠畢徹饌班餘胙於從者及奉祠者皇后至西郊升壇公主以下陪列壇東皇后東面躬采三條諸妃公主各採五條縣鄉君以下各採九條悉以采授蠶母還蠶室事訖皇后還便坐公主以下乃就位設饗宴賜絹各有差

前漢但置官社而無官稷故漢魏太社有稷而官社無稷常二社一稷晉興一如魏制元帝建武元年依洛京立二社一稷其太社之祝曰地德普施惠存無疆乃建太社保祐萬邦悠悠四海咸賴嘉祥其帝社

晉記

卷八

六

之祝曰坤德厚載邦畿是保乃建帝社以神地道明祀惟辰景福來造

漢儀每月旦太史上其月歷自有變割羊以祠社自晉受命日月將交會太史乃上合朔尚書先事三日宣攝內外戒嚴擊虞決疑曰凡救日食者著赤幘以助陽也日將蝕天子素服避正殿內外嚴警太史登靈臺伺候日變便伐鼓於門聞鼓音侍臣皆著赤幘帶劍入侍三臺令史以上皆各持劍立其戶前衛尉卿驅馳繞宮伺察守備周而後給亦伐鼓於社用周禮也又以赤絲爲繩以繫社祝史陳辭以責之勾龍

之神天子之上公也故陳辭以責之日復常乃已咸寧二年四年並以正旦合朔御元會康帝建元元年太史上元日合朔亦如之

尚書禮於六宗諸儒互說不同及晉受命司馬彪等表六宗之祠不應特立於是遂罷後擊虞奏引魏散騎常侍劉邵以爲萬物負陰而抱陽沖氣以爲和六宗者太極沖和之氣爲六氣之宗者也虞書謂之六宗周書謂之天宗漢魏相仍著爲貴神遂祀如舊左傳龍見而雩漢儀歲旱郡縣各掃除社稷公卿官長以次行雩禮求雨閉諸陽衣皂典土龍立土人舞

晉記

卷八

七

僮二伶七日一變如故事武帝咸寧二年春分久旱四月丁巳詔曰諸旱處廣加祈請五月庚午始祈雨於社稷山川六月戊子獲澍雨此雩之舊典也太康三年四月十年二月又如之其雨多則祭赤幘朱衣閉諸陰朱索繫社伐未鼓焉

昔武王入殷未及下車而封先代之後蓋追思其德也孔子以大聖而終於陪臣未有封爵至漢元帝孔霸以帝師賜爵號褒成君奉孔子後魏黃初中以議郎孔羨爲宗聖侯邑百戶奉孔子祀令魯郡修舊廟置百戶吏卒以守衛之及武帝泰始三年十一月改

宗聖侯孔震爲奉聖亭侯。又詔太學及魯國四時備三牲以祀孔子。明帝太寧三年，詔給奉聖亭侯孔亭四時祠孔子祭宜如泰始故事。

禮始立學，必先釋奠於先聖先師。及行事，必用幣。漢世雖立學而斯禮無聞。魏正始中，帝講論語尚書禮記，通並使太常釋奠。以太牢祠孔子於辟雍。以顏回配武帝泰始咸寧太康中，皇太子每講一經，通並親釋奠。以太牢祀孔子，以顏回配。惠帝元康三年，元帝太興二年，皇太子講經通亦如之。成穆孝武經通並釋奠如故事。而穆帝孝武則權以中堂爲太學。

晉記

卷八

八

故事祀臯陶於廷尉寺。新禮移祀於律署，以同祭先聖於太學也。故事祭以仲春。新禮以孟秋。摯虞以爲按虞書臯陶作士，惟明克允，功在斷獄之成，不在律令之始也。太學之設，義重太常，故祭於太學，是崇聖而從重也。律署之置，卑於廷尉，移祀於署，是去重而就輕也。又祭用仲春，義取重生，改用孟秋，以應刑殺理未足以相易。宜皆如舊從之。

歲旦常設葦菱桃梗礶雞於宮及百寺之門，以禳惡氣。

魏青龍元年，詔郡國山川不在祀典，勿立祠。武帝泰

始元年十二月，詔曰：昔聖帝明王修五嶽四瀆，名山川澤各有定制，所以報陰陽之功也。然以道莅天下者，其鬼不神；其神不傷人，故祝史薦而無媿辭。是以其人敬慎幽冥，而淫祀不作。末世信道不篤，僭禮瀆神，縱欲祈請，會不敬而遠之，徒偷以求幸，祇妄相煽，令正爲邪，故魏朝疾之。其按舊禮具爲之制，使功著於人者，必有其報，而祇淫之鬼不亂其閒。二年正月，有司奏春分祠厲殃及禳祠。詔曰：不在祀典，除之。

王制：天子七廟，諸侯以下各有等差。禮文詳矣。武帝泰始元年十二月丙寅，受魏禪，丁卯，追尊皇祖宣王。

晉記

卷八

九

爲宣皇帝。伯考景王爲景皇帝。皇考文王爲文皇帝。宣王妃張氏爲宣穆皇后。景王夫人羊氏爲景皇后。二年正月，有司奏立七廟。帝重其役，詔宜權立一廟。羣臣又奏：昔舜承堯禪，受終於文祖，遂陟帝位。此則虞氏不改唐廟，因仍舊宮，可俟有虞氏故事。即用魏廟，詔可。於是追祭征西將軍豫章府君、潁川府君、京兆府君、與宣皇帝、景皇帝、文皇帝爲三昭三穆。是時宜皇未升太祖虛位，所以祠六世與景帝爲七廟。其禮則據王肅之說也。七月，又詔曰：主者前奏就魏舊廟，誠亦有準。然於祇奉明主，情猶未安。宜更營造於

是改創宗廟十一月追尊景帝夫人夏侯氏爲景懷皇后六年因廟陷當改修創羣臣又議奏曰古雖七廟自近代以來皆廟七室於禮無廢於情爲敘亦隨時之宜也其便仍舊至十年乃更改築於宣陽門內窮極壯麗然坎位之制猶如初耳廟成帝用擊虜議率百官遷神主於新廟自征西以下車服導從皆如帝者之儀及武帝崩則遷征西及惠帝崩又遷豫章而惠帝世愍懷太子二子哀太孫臧冲太孫尚竝祔廟元帝世懷帝傷太子又祔廟號爲陰室四殤元帝既卽尊位上繼武帝如漢光武上繼元帝故事也是

晉記

卷八

十

推此論之宜還復豫章潁川驃騎長史溫嶠議凡言兄弟不相入廟既非禮文且光武奮劍振起不策名於孝務神其事以應九世之讎又古不共廟故別立焉今上以策名而言殊於光武之事躬奉蒸嘗於繼既正於情又安矣太常恒欲還二府君以全七世嶠謂是宜驃騎將軍王導從嶠議嶠又曰其非子者可直言皇帝敢告某皇帝又若以一帝爲一世則不祭禍反不及庶人帝從嶠議還豫章潁川於昭穆之位而惠懷愍三帝自從春秋尊卑之義在廟不替也及元帝崩則豫章復遷然元帝神位猶在愍帝之下故

晉記

卷八

十

有坎室者十也至明帝崩而潁川又遷猶十室也於時續廣太廟故三遷主竝還西儲名之曰祧以準遠廟成帝咸康五年始作武悼皇后神主祔於廟配享世祖成帝崩而康帝承統以兄弟一世故不遷京兆始十一室也至康帝崩穆帝立永和二年七月有司奏十月殷祭京兆府君當遷祧室於是京兆遷入西儲同謂之祧如前三祖遷主之禮故正室猶十一也穆帝崩而哀帝太和竝爲兄弟無所登除咸安之初簡文皇帝上繼元皇世秩登進於是潁川京兆二主復還昭穆之位至簡文崩潁川又遷孝武帝太元十

六年始改作太廟正室十四間東西儲各一閒合十六間棟高八丈四尺備法駕遷神主於行廟征西至京兆四主及太孫各用其位之儀服四主不從帝者儀是與太康異也諸主既入廟設脯醢之奠及新廟成神主還室又設脯醢之奠及孝武崩京兆又遷如穆帝時四祧故事義熙元年四月將殷祠詔博士議遷毀之禮大司馬琅邪王德文議泰始之初虛太祖之位而緣情追遠上及征西故世盡則宜毀而宣帝正太祖之位宜築室以居四府君之主永藏而弗祀也會安帝崩未及禘而天祿終焉支子入繼大宗晉

晉記

卷八

志

承魏制不顧私親愍帝之立僅尊吳王爲太保元帝初詔稱琅邪恭王爲皇考而賀循以禮典子不敢以己爵加其父從之而罷

武帝咸寧五年十一月己酉宏訓羊太后崩宗廟廢一時之祭天地明堂去樂且不上牀穆帝升平五年十月己卯殷祀以帝崩後不作樂祀之省牲也武帝泰始七年四月帝將親祠車駕多牲而儀注還不拜詔問其故博士以歷代故事對帝曰非致敬宗廟之禮也實拜而還遂以爲制久牲必躬臨拜自武帝始也

禮大事則告祖禘小事則特告禘秦漢久廢魏文帝黃初中將東巡以大軍當出使太常以特牛告南郊及文帝崩又使太尉告諡策於南郊自是迄晉相承告郊之後仍以告廟江左禮廢至成帝咸和三年蘇峻亂京師溫嶠等立行廟於白石復行其典告先帝及后曰逆臣蘇峻傾覆社稷毀棄三正汗辱海內臣侃臣嶠臣亮等手刃戎首冀行天罰惟中宗元皇帝肅祖明皇帝明穆皇后之靈降鑒有罪勦絕其命剪此羣凶以安宗廟臣等雖隕首摧軀猶生之年五禮之別二曰凶自天子至於庶人三年之喪天下

晉記

卷八

志

之達禮也自漢文革制後代遵之武帝雖遵漢魏之典既葬除喪然猶深衣素冠降席徹膳太宰司馬等十三人奏請如舊制詔曰每感念幽冥而不得終其經於草土以存此痛況當食稻衣錦誠詭然激切其心非所以相解也朕本諸生家傳禮來久何止一旦易此情於所天相從已多可試省孔子答宰我之言無事紛紜也言及悲殺奈何奈何太宰等重奏曰陛下以萬乘之尊履布衣之禮服麤席棄水飲蔬食殷憂內盈毀悴外表然而躬勤萬幾坐而待旦降心接下是不遑食是以臣等悚息不寧誠懼神氣用

損以疾大事輒勅有司改坐復常率由舊典以慰皇太后之心詔曰重覽奏議益以悲剝不能自勝奈何奈何三年之喪自古達禮誠聖人稱情立哀明恕而行也神靈日遠無所訛告雖薄於情食甘服美所不堪也不宜反覆重傷其心言用斷絕奈何奈何帝遂以此禮終三年後居太后之喪亦如之泰始四年有司奏大行皇太后當以四月二十五日安厝故事虞著衰服既虞而除其内外官寮皆就朝脯臨位御服訖各還所次除衰服詔曰夫三年之喪天下之達禮也受終身之愛而無數年之報奈何葬而便即吉情

晉記

卷八
三

古

所不忍也有司又奏詔曰夫三年之喪所以盡情致禮葬已便除所以不堪也當敘吾哀懷言用斷絕奈何奈何有司又固請詔曰患不能篤孝勿以毀傷爲憂也誠知衣服末事耳然今思存草土率當以吉物奪之適所以重傷至心非見念也每代典禮質文皆不同耳何爲限以近制使達喪闕然乎羣臣又固請帝流涕久之適許初文帝之崩中軍將軍羊祜謂傳元曰三年之喪雖貴遂服而漢文除之毀禮傷義常以歎息今主上至孝雖奪其服而實行喪禮除服何爲若因此革漢魏之薄而復先王之典以敦風俗不

亦善乎傳元曰漢文以來世淺薄不能行國君之喪因而除之除之數百年一旦復古難行也祜曰不能使天下如禮且使主上服之不猶愈乎元曰主上服而天下除是爲有父子而無君臣三綱之道虧矣祜乃止

文明皇后及武元楊后之崩天下將吏發哀三日

寧康二年七月簡文帝崩再周而遇閏博士謝攸孔祭議魯襄二十八年十二月乙未楚子卒實閏月而言十二月者附正於前月也喪事先遠則應用博士吳商之言以閏月祥散騎常侍鄭襲右衛將軍殷康

晉記

卷八
三

古

驍騎將軍袁宏與尚書僕射謝安等意皆同殷康曰過七月而未及八月豈可謂之踰期必所不了則當從其重者袁宏曰漢書以閏爲後九月明其同體也鄭襲曰中宗肅祖皆以閏月崩祥除之變皆用閏之後月先朝尚用閏之後月今閏附七月取之何疑又聞是後七而非八也豈踰月之嫌乎尚書令王彪之曰吳商中才小官非名賢重臣爲時所準則者也禮二十五月大祥何緣越期取閏乃二十六月乎已酉晦遂啓帝除縞即吉徐廣曰凡辨義詳理無顯據明文可以折中禮疑從重喪多寧戚順情通物固有成

言矣。彪之不能徵拔正義，但以名位格人，君子虛受，心無適莫，豈其然哉？執政從而行之，其殆過矣。

武帝以來，國有大喪，輒廢樂終三年。惠帝太安元年，太子喪未除，及元會亦廢樂。穆帝永和，中爲中原山陵未修復，頻年元會廢樂。是時太后臨朝，后父褚裒薨，又廢樂也。孝武太元六年，爲皇后王氏喪，亦廢樂。孝武崩，太傅會稽王道子議山陵之後，通婚嫁不得作樂，以一期爲斷。

漢儀：太皇太后、皇太后崩，長樂太僕、少府、大長秋典喪事。三公奉制度，他皆如禮。魏晉亦同天子之儀。秦

晉記

卷八

志

始十年，武元楊皇后崩，及將遷於峻陽陵，依舊制，既葬，帝及羣臣除喪，卽吉。先是，尙書祠部奏從博士張靖議，皇太子亦從制，俱釋服。博士陳遼議以爲今制所依，蓋漢帝權制，非禮之正。皇太子無國事，自宜終服。有詔更詳議。尙書杜預以爲古者天子諸侯三年之喪，始同齊斬，既葬除喪，服諒闇，以居。心喪終制，不與士庶同禮。漢氏承秦天下，爲天子修服三年，漢文帝見其下不可久行，而不知古制，更以意制，祥禫除喪，卽吉。魏氏直以訖葬爲節，嗣君皆不復諒闇終制。學者非之久矣。然竟不推究經傳考其行事，專謂王

者三年之喪，當以衰麻終二十五月。嗣君苟若此，則天子羣臣皆不得除喪。雖志在居篤，更通而不行。至今世主皆從漢文輕典，由處制者非制也。今皇太子與至尊同體，宜復古典，卒哭除衰麻，以諒闇終制。于義既不應不除，又無取於漢文，乃所以篤喪禮也。于是尙書僕射盧欽、尙書魏舒、問預以證據，預曰：傳稱三年之喪，自天子達，此謂天子絕期，唯有三年喪也。非謂居喪衰服三年與士庶同也。故后世子之喪而叔向稱有三年之喪二也。周公不言高宗服喪三年，而云諒闇三年，此釋服心喪之文也。叔向不譏景王

晉記

卷八

志

除喪而譏其宴樂已早。明既葬應除，而違諒闇之節也。春秋晉侯享諸侯，子產相鄭伯，時簡公未葬，請免喪，以聽命。君子謂之得禮。宰咺來歸惠公仲子之賵，傳曰：弔生不及哀，此皆既葬除服諒闇之證。先儒舊說往往亦見。學者未之思耳。喪服諸侯爲天子亦斬衰，豈可謂終服三年邪？上考七代，未知王者君臣上下衰麻三年者。諸下推將來，恐百世之主其理一也，非必不能。乃事勢不得，故知聖人不虛設不行之制也。于是欽舒從之。遂命預造議，申明釋服心喪爲諒闇。太子遂以厭降之議，從國制除衰麻，諒闇終制。時

外內卒聞預異議多怪之

康帝建元元年正月晦成恭杜皇后周忌有司奏至尊期年應改服詔曰君親名教之重也權制出于近代耳於是素服如舊固非漢魏之典也

興寧元年哀帝章皇太妃薨帝欲服重江彪啓先王制禮應在總服詔欲降期彪又啓厭屈私情所以上嚴祖考于是制總麻三月

寧康中崇德太后崩孝武制齊期之服

隆安四年孝武太皇太后李氏崩疑所服尚書左僕射何澄等議太皇太后名位允正陽秋之義母以子

晉記

卷八

志

貴故成風顯夫人之號昭公服三年之喪子於父之所生體尊義重且禮祖不厭孫固宜遂服無屈而緣情立制若嫌明文不存則疑斯從重謂應同於爲祖母後齊衰期永安皇后無服但一舉哀百官亦一期詔可

孝武太元十五年淑媛陳氏卒皇太子所生也有司參詳母以子貴贈淑媛爲夫人置家令典喪事太子前衛率徐邈議喪服傳稱與尊者爲體則不服其私親又君父所不服子亦不致服故王公妾子服其所生母練冠麻衣既葬而除非五服之常則謂之無服

從之

太元二十一年孝武帝崩孝武太后制三年之服

惠帝太安元年三月皇太孫尙薨有司奏御服齊衰期詔下通議散騎常侍謝衡以爲諸侯之太子誓與未誓尊卑體殊喪服云爲嫡子長殤謂未誓也已誓則不殤也中書令卞粹曰按古男能衛社稷女能奉婦道以可成之年而有已成之事故可無殤非孩齒之謂也爲殤後者尊之如父猶無所加而止殤服況以天子之尊而獨居其重未之前聞也祕書監摯虞曰太子初生舉以成人之理則殤禮除矣太孫亦體

晉記

卷八

志

君傳重由位成而服全非以年也於是從之

漢明帝時東海恭王薨帝出幸津門亭發哀及武帝咸寧二年十一月詔諸王公大臣薨應三朝發哀者踰月不舉樂其一朝發哀者三日不舉樂

升平元年帝姑廬陵公主未葬符問太常冬至小會應作樂不博士胡納議云君子卿大夫比卒哭不舉樂公主有骨肉之親宜闕樂也

漢魏故事無五等諸侯之制公卿朝士服喪親疎各如其親新禮王公五等諸侯成國置卿者及朝廷公孤之爵皆旁親絕期而旁親爲之服斬衰卿校位從

大夫者皆絕摠摠虞以為古者諸侯君臨其國臣諸父兄今之諸侯未同於古未同於古則其尊未全不宜便從絕期之制而令旁親服斬衰之重也諸侯既然則公孤之爵亦宜如舊詔從之

喪服無弟子為師服之制新禮弟子為師齊衰三月摠虞以為自古無師服之制故孔子之喪門人疑於所服子貢曰昔夫子之喪顏回若喪子而無服請喪夫子若喪父而無服遂心喪三年此則懷三年之哀而無齊衰之制也羣居入則經出則否所謂弔服加麻也師徒義誠重而服制不著歷代相襲不以為缺

晉記

卷八

三

蓋尋師者以彌高為得故屢遷而不嫌修業者以日新為益故舍舊而不疑淺學之師暫學之師不可皆為之服義有輕重服有廢興則臧否由之而起是非因之而爭愛惡相攻悔吝生焉宜定新禮無服如舊詔從之

漢世天子葬禮明器甚多而魏武以禮送終之制襲稱之數繁而無益豫自制送終衣服四篋題識其上春秋冬夏日有不諱隨時以斂金珠玉銅鐵之物一不得送文帝遵奉無所增加晉宣帝豫於首陽山為土藏不墳不樹作顧命終制斂以時服不設明器

景文皆謹奉成命無所加焉武帝泰始四年文明王皇后崩將合葬開崇陽陵使太尉司馬望奉祭進皇帝密璽綬於便房神坐魏氏金璽此又儉矣江左初元明崇儉止百度草創山陵奉終省約成帝咸康七年皇后杜氏崩有司奏用內門柏歷詔以煩費不許有司又奏依舊選公卿以下六品子弟六十人為挽郎詔又停之孝武太元四年九月皇后王氏崩詔曰終事唯從儉速又詔遠近不得遣山陵使有司奏選挽郎三十四人詔不許

晉記

卷八

三

禮畢次北郊明堂高廟世祖祠廟謂之五供晉宣帝遣制子弟羣官皆不得謁陵景文遵之至武帝猶再謁崇陽陵一謁峻平陵然終不敢謁高原陵其初謁崇陽陵也泰始二年八月詔曰此上旬先帝棄天下日也便以周年吾然常復何時一得敘人子之情邪思慕煩毒欲詣陵瞻侍以盡哀憤主者具行備太宰安平王孚尚書僕射武陔等奏陛下至孝蒸蒸哀思罔極衰麻雖除哀毀蔬食有損神和秋節尚有餘暑謁見山陵悲感摧傷羣下竊用悚息以為宜降抑聖情以慰萬國帝不許趣具行備又詔曰漢文不使

天下盡哀亦帝王至謙之志常見山陵何心而無服其禮以哀經行乎等重奏陛下既從權制除衰麻羣臣百姓吉服今者謁陵以敘哀慕若加衰經進退無常不敢奉詔詔曰亦知不在此麻布耳然人子情思為欲令哀喪之物在身蓋近情也羣臣自當按舊制乎等又奏若君服而臣不服亦未之敢安也參議宜如前奏遂謁而不衰至惠帝復止建於江左元帝崩後諸公始有謁陵辭告之事蓋由眷同友執率情而舉非洛京之舊也成帝時中宮亦年年拜陵議者以為非禮遂止穆帝時褚太后臨朝又拜陵帝幼故也

晉記

卷八

三

至孝武崩會稽王道子曰今雖權制服至於朔望諸節自應展情陵所以一周為斷於是至陵變服單衣頗顯無準非禮也安帝元興元年尚書左僕射桓謙奏百僚拜陵起於中興非晉舊典積習生常遂為近法尋武皇帝詔乃不使人主諸王拜陵豈唯百僚謂宜遵奉于是施行及義熙初又復江左之舊

得終喪三年
五禮之別三日賓蓋朝宗觀過會同之制也漢儀有正會禮正旦夜漏未盡七刻鐘鳴受賀公侯以下執

贊來庭二千石以上升殿稱萬歲然後作樂宴饗魏氏都鄴正會文昌殿用漢儀又設百華燈晉代魏武帝更定元會儀先正一日有司各宿設夜漏未盡十刻羣臣咸集庭燎起火上賀起謁報又賀皇后還從雲龍東中華門入詣東閣下便坐漏未盡七刻百官及受贊郎官以下至計吏皆入立其次其陞衛者如臨軒儀漏未盡五刻謁者僕射大鴻臚各奏羣臣就位定漏盡侍中奏外辦皇帝出鐘鼓作百官咸拜伏太常導皇帝升御坐鐘鼓止百官起大鴻臚跪奏請朝賀掌禮郎讀皇帝延王登大鴻臚跪讀藩王臣

晉記

卷八

三

某等奉白璧各一再拜賀太常報王悉登謁者引上殿當御坐皇帝與王再拜皇帝坐復再拜跪置璧御坐前復再拜成禮訖謁者引下殿還故位掌禮郎讀皇帝延太尉等於是公特進匈奴南單于金紫將軍當大鴻臚西中二千石二千石六百石當大行令西咸北面伏鴻臚跪讀太尉中二千石等奉璧皮帛羔雁雉再拜賀太常讀皇帝延公等登掌禮引公至金紫將軍上殿皇帝與咸再拜皇帝坐又再拜跪置璧皮帛御坐前復再拜成禮訖謁者引下殿還故位公置璧成禮時大行令竝讀殿下中二千石以下

同成禮訖以贊授贊耶耶以璧帛付諸謁者羔雁雉
付太官太樂令跪奏雅樂樂以次作乘黃令乃出車
皇帝罷入百官皆坐晝漏上水六刻諸蠻夷胡客以
次入朝再拜訖坐御入後三刻又出鐘鼓作謁者僕
射跪奏請羣臣上謁者引王公二千石上殿千石六
百石止本位謁者引王公樽酌壽酒跪授侍中侍中
跪置御坐前王還王自酌置位前謁者跪奏藩王臣
某等奉觴再拜上千萬歲四廂樂作百官再拜已飲
又再拜謁者引王等復位陛下者傳就席羣臣皆跪
諸侍中中書令尚書令各於殿上上壽酒登歌樂升
晉記
卷八
三
太官又行御酒御酒升階太官令跪授侍郎侍郎跪
進御坐前乃行百官酒太樂令跪奏奏登歌三終乃
降太官令跪請具御膳到階羣臣咸起太官令持羹
跪授司徒持飯跪授大司農尚食持案竝授持節持
節跪進御坐前羣臣就席太樂令跪奏奏食舉樂太
官行百官飯案徧食畢太官令跪奏請進樂樂以次
作鼓吹令又前跪奏請以次進諸妓乃召諸郡計吏
前受勅戒於階下宴樂畢謁者一人跪奏請罷退鐘
鼓作羣臣北面再拜出然則夜漏未盡七刻謂之晨
賀晝漏上三刻更出百官奉壽酒謂之晝會別置女

樂三十人於黃帳外奏房中之歌江左多虞不復晨
賀夜漏未盡十刻開宣陽門至平旦始開殿門晝漏
上五刻皇帝乃出受賀皇太子出會者則在三恪之
下王公之上正旦元會設白虎樽於殿庭樽蓋上施
白虎若有能獻直言者則發此樽飲酒爲白虎者所
以示忌憚也
魏制藩王不得朝觀晉受命有司奏諸侯之國其王
公以下入朝者四方各爲二番三歲而周周則更始
如臨時有故卻在明年明年來朝之後更滿三歲乃
復朝朝禮皆親執璧如舊朝之制不朝之歲各遣卿
晉記
卷八
三
奉聘奏可江左王侯不之國其有受任居外則同方
伯刺史二千石之禮亦無朝聘之制故此禮遂廢漢
以高帝十月定秦且爲歲首至武帝雖改用夏正然
每月朔朝至於十月朔猶常饗會其儀夜漏未盡七
刻受賀及贊公侯壁中二千石二千石羔千石六百
石雁四百石以下雉三公奉壁上殿御坐前北面太
常讚曰皇帝爲君興三公伏皇帝坐乃前進璧百官
皆賀二千石以上上殿稱萬歲舉觴御食司徒奉羹
大司農奉飯奏食舉之樂百官受賜宴饗大作樂如
元正之儀魏晉則冬至日受方國及百僚稱賀因小

會其儀亞於獻歲之旦

古之帝王莫不巡狩泰始四年詔刺史二千石長吏曰古之王者以歲時巡狩方岳其次則二伯述職不然則行人順省故雖幽遐側微心無壅阻下情上通上指遠諭至於鰥寡罔不得所垂風遺烈休聲猶存朕在位累載如臨深川夙興夕惕明發不寢坐而待旦思四方水旱災眚爲之怛然勤躬約已欲令事事當宜常恐衆吏用情誠心未著萬幾兼猥慮有不周政刑失謬而弗獲備覽百姓有過在予一人惟歲之不易未遑卜征巡省之事下之未久其何以恤之今

晉記

卷八

志

使使持節侍中副給事黃門侍郎銜命四出周行天下親見刺史二千石長吏申諭朕心訪求得失損益諸宜觀省政教問人閒患苦周典有之以其萬姓之利害爲一書其禮俗政事刑禁之順逆爲一書其暴亂作逆犯令爲一書其札喪凶荒厄貧爲一書其康樂和親安平爲一書每國辨異之以惠命於王舊章前訓今率由之還具條奏俾朕昭然鑒於幽遠若親行焉大夫君子其各悉乃心敬乃事嘉言令圖苦言至戒與使者盡之無所隱諱方將虛心以俟其勉哉場之稱朕意焉

封禪之說經典無聞秦漢行之前史各陳其制魏明

帝時護軍蔣濟請封禪使高堂隆草封禪之儀以天下未一不欲便行大禮會隆卒不復行及武帝平吳混一區宇太康元年九月庚寅尙書令衛瓘尙書左僕射山濤右僕射魏舒尙書劉寔司空張華等請禮中嶽封泰山禪梁父詔曰今逋寇雖殄然外則障塞有警內則百姓未寧此成德之事所未議也瓘等又請詔曰今陰陽未和刑政未當百姓未得其所當何以勒功告成耶不許瓘等又固請詔曰方當共思宏道以康庶績且俟他年無所復紛紜也王公有司又

晉記

卷八

志

奏詔曰所議誠歷代之盛事也然方今未可以爾竟不許

漢魏故事皇太子稱臣新禮以太子旣以子爲名除太子稱臣之制摯虞以爲孝經資於事父以事君義兼臣子則不嫌稱臣宜定新禮皇太子稱臣如舊詔從之

太寧三年三月戊辰明帝立子衍爲皇太子癸巳詔曰禮無生而貴者故帝元子方之於士而漢魏以來尊崇儲貳使官屬稱臣朝臣咸拜此甚無謂吾昔在東宮未及啓革今衍幼沖之年便臣先達將令日習

所見謂之自然此豈所以教之邪主者其下公卿內
外通議使必允禮中尙書令卞壺議以爲周禮王后
太子不會明禮同於君皆所以重儲貳異正嫡苟奉
之如君不得不拜矣太子若存謙沖故宜答拜臣以
爲皇太子之立郊告天地正位儲宮豈得同之皇子
揖讓而已謂宜稽則漢魏閣朝同拜從之太元中尙
書符問王公已下見皇太子儀及所衣服侍中領國
子博士車允議朝臣宜朱衣襍幘拜敬太子答拜其
朱衣冠冕惟施之天朝宜襍幘而已朝議多同

咸康四年成帝臨軒遣使拜太傅太尉司空儀注太

晉記

卷八

三

樂宿懸於殿庭門下奏非祭祀宴饗則無設樂之制
太常蔡謨議曰凡敬其事則備其禮禮備則制有樂
樂者所以敬事而明義爲耳目之娛故冠亦用之不
惟宴饗宴饗之有樂亦所以敬賓也故御至使楚
子饗之御至辭曰不忘先君之好賜之以大禮重之
以備樂尋斯辭也則宴樂之意可知矣公侯大臣人
君所重故御坐爲起在輿爲下言稱伯舅傳曰國卿
君之貳也是以命使之日御親臨軒百僚陪列此卽
敬事之意也古者天王饗下國之使及命將帥遣使
臣皆有樂故詩序曰皇皇者華君遣使臣也又曰采

薇以遺之出車以勞還扶杜以勤歸皆作樂而歌之
今命大使拜輔相止於下國之臣輕重殊矣輕誠有
之重亦宜然故謂臨軒遣使宜有金石之樂從之

五禮之別其四曰軍所以和外寧內保大定功者也
但兵者凶事故因蒐狩而習之漢儀立秋之日自郊
禮畢始揚威武斬牲於東門以薦陵廟其儀乘輿御
戎路白馬朱鬚躬執弩射生牲以爲薦麋太宰命謁
者各一人載以覆車馳送陵廟還宮遣使者齋束帛
以賜武官武官肆兵習戰陣之儀斬牲之禮名曰驅
劉兵官皆肆孫吳兵法六十四陣旣還公卿以下陳

晉記

卷八

三

雒陽前街乘輿到公卿已下拜天子下車公卿親識
顏色然後還宮漢世率以爲常魏則以冬閱兵親執
金鼓以令進退武帝泰始四年九月咸寧元年太康
四年六年冬皆自臨宣武觀大閱衆軍然不自令進
退也自惠帝以後其禮遂廢元帝太興四年詔左右
衛及諸營教習依大習儀作雁羽仗成帝咸和中詔
內外諸軍戲兵於南郊之場因名其地爲闕場自後
薄鎮桓庾諸方伯往往閱習然朝廷無事焉其遣將
出征則帝臨軒尙書授節鉞依古兵書跪而推轂之
義也

五禮之別。其五日嘉賓。饗冠婚之道。於是乎備。周禮雖有服冕之數。而無天子冠文。故簪日筮賓冠於阼。以著代。醮於客位。三加。彌尊。皆士禮耳。然漢代以來。天子諸侯頗採其儀。正月甲子。若丙子。爲吉日。可加元服。儀從冠禮是也。漢順帝之冠。兼用曹褒新禮。乘輿初加繡布。進賢。次爵弁。次通天。皆於高廟。以禮謁見世祖廟。王公已下。初加進賢。而已始冠繡布。從古制也。冠於宗廟是也。禮醮辭曰。令月吉日。以歲之正。以月之令。魯襄公冠以冬。漢惠帝冠以三月。明無定月。而後漢以來。帝加元服。咸以正月。及咸寧二

晉記

卷八

三

年秋閏九月。遣使冠汝南王東。非必歲首也。武惠冠太子。太子皆卽廟見。穆帝孝武將冠。皆先以幣告廟。訖又廟見也。惠帝爲太子將冠。武帝臨軒。使兼司徒高陽王珪加冠。兼光祿大夫屯騎校尉華廙贊冠。江左諸帝將冠。金石宿設。百僚陪位。又豫於殿上鋪大牀。御府令奉冕幘簪導袞服。以授侍中常侍太尉加幘。太保加冕。將加冕。太尉跪讀祝文曰。令月吉日。始加元服。皇帝穆穆。思宏褒職。欽若昊天。六合是式。率遵祖考。永承無極。眉壽維期。介茲景福。加冕訖。侍中繫元統。侍中脫帝絳紗服。加袞服。冕冠事畢。太保率

羣臣奉觴上壽。王公以下三稱萬歲。乃退。魏制。天子冠一加。以踐阼。臨下尊極德備。不與士同也。太子再加。皇子王公世子乃三加。晉亦一加幘冕而已。則不同於漢也。泰始十年制。諸王十五而冠。不復加使命。率以爲常。

晉記

卷八

三

武帝咸寧二年。臨軒遣太尉賈充策立皇后楊氏。納悼后也。因大赦。賜王公以下各有差。百僚上禮。太康八年。有司奏婚納徵。大婚用元纁束帛加珪馬二駟。王侯元纁束帛加璧乘馬。大夫用元纁束帛加羊諸侯婚禮。加納采吉期親迎。各帛五匹。及納徵馬四匹。漢高后制。聘后黃金二百斤。馬十二匹。夫人金五十斤。馬四匹。魏氏王娶妃公主嫁之禮。用絹百九十匹。晉興故事。用絹三百匹。詔曰。公主嫁由夫氏。不宜皆爲備物。賜錢使足而已。惟給璋餘如故事。成帝咸康二年。臨軒遣使持節兼太保領軍將軍諸葛恢兼太尉護軍將軍孔愉。六禮備物。拜皇后杜氏卽日入宮。帝御太極殿羣臣畢賀。穆帝升平元年。將納皇后何氏。太常王彪之。大引經傳及諸故事。以定其禮。深非公羊婚禮不稱主人之義。又曰。王者之於四海。無非臣妾。雖復父兄之親。師

友之賢皆純臣也。夫崇三綱之始，以定乾坤之儀，安有天子之尊而稱臣下之命，以納伉儷，安有臣下之卑而稱天子之名，以行大禮。遠尋古禮，近求史籍，王者從無此制。按咸寧二年，納悼皇后時，宏訓太后母臨天下，而無命戚屬之臣為武皇父兄主婚之文。今納后儀制，宜一依咸寧華恒所定之禮，從之。惟以娶婦之家，三日不舉樂，而咸康羣臣之賀為失禮。故但依咸寧上禮，不復賀。其告廟六禮，版文等儀，皆彪之定也。其納采，版文，璽書曰：皇帝咨前太尉參軍何琦，渾元資始，肇經人倫，爰及夫婦，以奉天地宗廟社稷。

晉記

卷八

三

謀於公卿，咸以宜率繇舊典。今使使持節太常彪之，宗正綜以禮納采。主人曰：皇帝嘉命，訪婚陋族，備數采擇。臣從祖弟故散騎侍郎準之遺女，未聞教訓，衣履若如人，欽承舊章。肅奉典制，前太尉參軍都鄉侯臣何琦，稽首頓首再拜承詔。次問名，版文曰：皇帝曰：咨某官某姓，兩儀配合，承天統物，正位於內，必俟令族。重章舊典，今使使持節太常某，宗正某，以禮問名。主人曰：皇帝嘉命，使者某到，重宣中詔，問臣名族。臣族女父母所生，先臣故光祿大夫步襲侯正之元孫。先臣故豫州刺史關中侯惲之曾孫。先臣安豐太守

關中侯惲之孫。先臣故散騎侍郎準之遺女，外出自先臣故尚書左丞冑之外曾孫。先臣故侍中關內侯夷之外孫。女年十七，欽承舊章，肅奉典制。次納吉，版文曰：皇帝曰：咨某官某姓，人謀龜從，僉曰：貞吉。敬從典禮。今使使持節太常某，宗正某，以禮納吉。主人曰：皇帝嘉命，使者某重宣中詔。太卜元吉。臣陋族卑鄙，憂懼不堪，欽承舊章，肅奉典制。次納徵，版文曰：皇帝曰：咨某官某姓之女，有母儀之德，窈窕之姿，如山如河。宜奉宗廟，永承天祚。以元纁皮帛馬羊錢璧，以章典禮。今使使持節司徒某，太常某，以禮納徵。主人曰：

晉記

卷八

三

皇帝嘉命，降婚卑陋，崇以上公，寵以典禮，備物典策，欽承舊章，肅奉典制。次請期，版文曰：皇帝曰：咨某官某姓，謀於公卿，泰筮元龜，罔有不臧，率遵典禮。今使使持節太常某，宗正某，以禮請期。主人曰：皇帝嘉命，使者某重宣中詔。吉日惟某，可迎。臣欽承舊章，肅奉典制。次親迎，版文曰：皇帝曰：咨某官某姓，歲吉月令，吉日惟某，率禮以迎。今使使持節太保某，太尉某，以禮迎。主人曰：皇帝嘉命，使者某重宣中詔。令月吉辰，備禮以迎。上公宗卿兼至，副介近臣百兩。臣螻蟻之族，猥承大禮，憂懼戰悸，欽承舊章，肅奉典制。某稽首。

承詔皆如初答孝武納王皇后具禮亦如之其納采問名納吉請期親迎皆用白雁白羊各一頭酒米各十二斛惟納徵羊一頭元纁用帛三匹絳二匹絹二百匹虎皮二枚錢二百萬玉璧一枚馬六匹酒米各十二斛江左以來太子婚納徵禮用玉璧一虎皮二初太康中有司奏太子婚納徵用元纁束帛加羊馬二駟鄭氏婚物贊曰羊者祥也然則婚之有羊自漢末始也

禮有三王養老膠庠之文鄉射飲酒之制周末淪廢惟漢永平魏甘露中行之武帝泰始六年十二月帝

晉記

卷八

三

臨辟雍行鄉飲酒之禮詔曰禮儀之廢久矣乃今復講肄舊典賜太常絹百匹丞博士及學生牛酒咸寧三年惠帝元康九年復行其禮惠帝明帝及愍懷之為太子也講經竟竝親釋奠於太學太子進爵於先師庶子進爵於顏回成穆孝武三帝亦皆親釋奠孝武時以學在水南懸遠依升平故事權立行太學於中堂於時無復國子生有司奏應須復二學生百二十人大學生取見人六十國子生權銓大臣子孫六十人事訖而罷奏可釋奠禮畢會百官六品以上漢儀季春上巳官民皆禊於東流水上而自魏以後

但用三日不以上巳也晉中朝公卿以下至於庶人咸祓除於洛水之側

晉世喪紀遇非常之事則士大夫時議而奏行之太康元年東平王楙上言祖王昌父必本居長沙有妻息漢末使入中國值吳叛仕魏為黃門郎與前妻息死生隔絕更娶昌母今江表一統昌聞前母久喪言疾求平議守博士謝衡議曰雖有二妻蓋有故而然不為害於道議宜更相為服守博士許猛以為地絕又無前母之制正以在前非沒則絕故也前母雖在猶不應服段暢奏秀囑沖從猛散騎常侍劉智安議

晉記

卷八

三

禮為常事制不為非常設也亡父母不知其死生者不著於禮平生不相見去其加隆以期為斷都令史虞溥議曰禮不二嫡所以重正故曰一與之齊終身不改未有遺變而二嫡苟不二則昌父更娶之辰是前妻義絕之日也使昌父尚存二妻俱在必不使二嫡專堂兩婦執祭同為之齊也侍中領博士張惲議昔舜不告而娶婚禮蓋闕故堯典以釐降二女為文不殊嫡媵傳記以妃夫人稱之明不立正后也夫以聖人之宏帝者嫡子猶權事變以定典禮宜使各自服其母黃門侍郎崔諒荀悝中書監荀勗領中書令

和嶠侍郎夏侯湛皆如薄議侍郎山雄兼侍郎著作陳壽以爲昌父無棄前妻之命昌兄有服母之理則昌無疑於不服倉曹屬衛恒議或云嫡不可二前妻宜絕此爲奪舊與新違母從子禮律所不許人情所未安也或云絕與死同無嫌二嫡據其相及欲令服此爲論嫡則死讓服則生還自相伐理又不通愚以爲地絕死絕誠無異也宜一如前母不復追服主簿劉卞議志在南爲邦族在北爲羈旅以此名分言之前妻爲元妃後婦爲繼室何至王路既通更當逐其今妻廢其嫡子不書姜氏絕不爲親以其犯至惡也

晉記

卷八

三

趙姬雖貴必推叔隗原同雖寵必嫡宣孟論者謂地絕其情終已不得往來今地既通何爲故當追而絕之耶司空齊王攸議禮記生不及祖父父母諸父昆弟而父稅喪已則否諸儒皆以爲父以他故子生異域不及此親存時歸見之父雖追服子不從稅不責非時之恩也但不相見尙不服其先終而況前母非親所生義不踰祖莫往莫來恩絕殊隔而令追服殆非稱情立文之謂也以爲昌不宜追服司徒李允議必爲黃門侍郎江南已叛石厚與焉大義滅親況於處之豈可得以爲妻乎尙書八座以爲設令有人於此

父爲敦煌太守而子後任於洛若父娶妻非徒不見乃可不知及其死亡不得不服但鞠養已者情哀而不相見名制雖戚念之心殊而爲之服一也又兩后匹嫡是爲違禮不謂非常之事而以禮處之也今昌之二母各已終亡昌之前母宜依叔隗爲比若亡在昌未生之前者則昌不應復服生及母存自應如禮以名服三年輒正定爲文章草下太常報牀奉行制曰凡事有非常當依準舊典爲之立斷今議此事稱引趙姬叔隗者粗是也然狄與晉和故姬氏得迎叔隗而下之吳寇隔塞志與前妻終始永絕必義無兩

晉記

卷八

三

嫡則趙衰可以專制隗氏昌爲人子豈得擅替其母且慈二妻竝以絕亡其子猶後母之子耳昌故不應制服也太輿初著作郎干寶論之曰禮有經有變有權王慈之事有爲爲之也有不可責以始終之義不可求以循常之文何羣議之紛紛同產者無嫡側之別而先生爲兄諸侯同爵無等級之差而先封爲長今二妻之入無貴賤之禮則宜以先後爲秩順序義也今生而同室者寡死而同廟者衆及其神位固有上下也故春秋賢趙姬遭禮之變而得禮情也且夫吉凶哀樂動乎情者也五禮之制所以敘情而卽事

也。今二母者，本他人也，以名來親而恩否於時，敬不及生，愛不及喪，夫何追服之道哉？張惲劉卞得其先後之節，齊王衛恒通於服絕之制，可以斷矣。朝廷於此宜導之以趙姬、齊之以詔命，使先妻慨含容之德，後妻崇卑讓之道，室人達長少之序，百姓見變禮之中，若此可以居生，又況於死乎？古之王者，有師友之禮，待其臣而不敢自尊，今令先妻以一體接後，而後妻不敢抗，及其子孫交相爲服，禮之善教也。然則王昌兄弟相得之日，蓋宜祫祭二母，等其禮饋，序其先後，配以左右，兄弟肅雍，交酬奏獻，上以恕先父之志。

晉記

卷八

志

三

中以高二母之德，下以齊兄弟之好，使義風宏於王教，慈讓洽乎急難，不亦得禮之本乎？是時沛國劉仲武先娶母邱氏，生子正舒，正則母邱儉敗，仲武出其妻娶王氏生陶，仲武爲母邱氏別舍而不告絕，及母邱氏卒，正舒求耐葬焉，而陶不許，舒不釋服，訟於上下，泣血露骨，縗裳綴絡，數十年不得從，以至死亡時，吳國朱某娶陳氏，生子東伯，入晉，晉賜妻某氏，生子綏伯，太康中某亡，綏伯將母歸邦族，兄弟交愛敬之道，二母篤先後之序，雍雍人無間焉，及其終也，二子交相爲服，君子以爲賢。安豐太守程諒有妻復娶，遂

立二嫡，前妻亡，後妻子勳疑所服，中書令張華造甲乙之問曰：甲娶乙爲妻，匿不說而又娶丙，有乙居家如二嫡，無貴賤之差，乙亡，丙之子當何服？雖二嫡非正，然嫡庶不殊，此失在先人，人子何得專制析其親也？若爲庶母服，又不成爲庶，進退不知所從。太傅鄭冲議曰：甲失禮於家，二嫡並立，誠非人子所得正，則乙丙之子並當三年，禮疑從重，車騎賈充侍中少傅任愷議與鄭同。太尉荀顗曰：不然，春秋譏並后匹嫡，古之明典也，今不可以犯禮，並立二妻，不別尊卑而遂其失也，故當斷之以禮，先至爲嫡，後至爲庶，丙子

晉記

卷八

志

三

宜以嫡母服乙，乙子宜以庶母事丙，昔屈建去芟，古人以爲違禮而得禮，丙子非爲抑其親，斯自奉禮，先後貴賤順敘之義也。建武元年，以溫嶠爲散騎侍郎，嶠以母亡值寇，不臨殯葬，欲營改葬，固讓不拜。元帝詔羣臣通議，太宰西陽王綏、司徒臨穎公組、驃騎將軍卽邱子導、散騎常侍荀邃等議，昔伍員挾弓去楚，爲吳行人以謀楚，誠志在報讎，不苟滅身也。溫嶠昔在河朔，日尋干戈，志刷讎惡，萬里投身，歸赴朝廷，將欲因時竭力，憑賴皇威，以展其情，此乃嶠之志也。無緣道路未通，師旅未

進而更中辭王事。畱戀家巷也。於是。有司奏。嶠不得復遂其私情。不服王命。以虧法憲。嶠乃受拜。是時中原喪亂。室家離析。朝廷議二親陷沒。寇難應制。服不從。吉則疑於不存。心憂居素。允當人情。元帝令以循議爲然。太興二年。司徒荀組云。二親陷沒。寇難萬無一冀者。宜使依王法。隨例行喪。庾蔚之曰。二親爲寇戎所破。存亡未可知者。宜盡尋求之理。尋求之理。絕三年之外。便宜婚宦。允嗣不可絕。王政不可廢。故也。猶宜以哀素自居。不與吉慶之事。待中壽而服之也。

晉記

卷八

早

若境內賊亂。清平。肆眚之後。尋覓無蹤跡者。便宜制服。咸康二年。零陵李繁姊初適南平郡陳詵。產四子而遭寇。請活姑命於賊。賊略姊去。詵更娶嚴氏。又生三子。繁後得姊消息。往迎還。詵洗籍注領二妻及李亡。詵疑制服以事言。征西大將軍庾亮府平議。時議亦往往異同。司馬王愷期議曰。案禮不二嫡。故惠公元妃孟子卒。繼室以聲子。諸侯猶爾。況庶人乎。士喪禮曰。繼母本實繼室。故稱繼母。事之如嫡。故曰如母也。詵不能遠慮。避難以亡其妻。非犯七出。見絕於

詵。始不見絕。終又見迎。養姑於堂。子爲首嫡。列名黃籍。則詵之妻爲詵也。妻則爲暉也。母暉之制服。無所疑矣。禮爲繼母服。而不爲前母服者。如李比類。曠世所罕。前母旣終。乃有繼母。後子不及前母。故無制服之文。然祠祠蒸嘗。未有不以前母爲母者。亡猶母之况其存乎。詵有老母。不可以莫之養。妻無歸期。納妾可也。李雖沒賊。尙有生冀。詵尋求之理不盡。而便娶妻。誠詵之短也。然隴畝之夫。不達禮義。考之傳記。不勝施孝叔之妻。失身於卻擘而不棄者。以非其罪也。詵有兩妻。非故犯法。李鄙野人。而能臨危請活姑命。

晉記

卷八

早

險不忘順。可謂孝婦矣。議者欲令在沒略之中。必全若操。有隕無二。是望凡人皆爲宋伯姬也。詵雖不應娶妻。要以嚴爲妻。妻則繼室。本非嫡也。雖云非嫡義。在始終寧可以詵不應二妻而已。涉二庭乎。若能下之。則趙姬之義。若云不能官當有制。先嫡後繼。有自來矣。衆議乃定。

晉記卷八終

晉記卷九

志

蕭山郭 倫撰

樂志

古之帝王功成而後樂作。雲門咸池以及韶夏。漢武其來尚矣。元音發於天地。肇於人心。聖人和之以鐘律。文之以五聲。詠之以歌辭。陳之於舞列。和順積於中。英華發於外。故曰見其禮而知其政。聞其樂而知其德。人心有哀樂。而音效之。所謂樂由中出者也。樂有五聲。八音。十二律。五聲。宮爲君。商爲臣。角爲民。徵爲事。羽爲物。宮之爲言中也。中和之道。無往不理焉。

晉記

卷九 志

商之爲言彊也。謂金性之堅彊也。角者觸也。象諸陽氣觸物而生也。徵止也。言物盛則止也。羽言舒也。陽氣將復。萬物孳育而舒生也。是以聞其宮聲。使人溫良而寬大。聞其商聲。使人方廉而好義。聞其角聲。使人惻隱而仁愛。聞其徵聲。使人樂養而好施。聞其羽聲。使人恭儉而好禮。八音。八方之風也。乾之音石。其風不周。坎之音革。其風廣莫。艮之音匏。其風融震之音竹。其風明庶。巽之音木。其風清明。離之音絲。其風景。坤之音土。其風涼兌之音金。其風閭闔。十二律者。陽六爲律。律之爲言法也。言陽氣施生各有法也。陰

六爲呂。呂之爲言助也。所以助成陽功也。六律。黃鐘

太簇姑洗蕤賓夷則無射也。六呂。大呂夾鐘仲呂林

鐘南呂應鐘也。凡十有二以應十二辰。四時備而歲

成。十二律協五音正。而樂具。先王之世。君德無忝。天

地休和。萬物咸若。故五聲和八風平。周衰而列壤稱

孤。各典吟詠。德禮蔑如。政刑不修。失其本矣。樂云樂

云。鐘鼓云乎哉。秦夷六國。專用刑憲。弦歌詩頌。干戚

羽旄。投諸煙火。漢祖削平天下。有房中之樂。巴渝之

舞。武帝十九章之歌。協律於李延年。至東漢明帝東

平王總公卿之議。采文始五行。武德爲文武之舞。官

晉記

卷九 志

一

之司樂改名大子。有五方宗廟社稷辟雍黃門短簫之樂。洋洋乎盈耳焉。東京之亂。樂章亡缺。魏武克荊州。始獲杜夔。使創定雅樂。王粲等各造新詩。被諸管弦。武皇帝卽位。禮樂權用魏儀。但改樂章。泰始九年。光祿大夫荀勗始作古尺。以調聲韻。作正德大豫二舞。張華等爲歌詩。施之金石。勗自謂宮商克諧。而始平相阮咸譏其聲高。近哀卒之永嘉。不競。海內分崩。伶官樂器皆沒於劉石。江左初立宗廟。以無樂器。伶人省太樂鼓吹令。其後頗得登歌。而食舉之樂。猶有未備。太寧中。明帝使阮孚諸人增益之。成帝乃復置

太樂官鳩集遺逸。然尙無金石也。庾亮爲荊州。與謝
尙議修復雅樂。及慕容滅魏。而鄴下樂人南奔。永和
十一年。尙鎮壽陽。於是採拾樂人。以備太樂。并制石
磬。雅樂始具。太元中。破秦。又獲其樂工。開習舊樂者。
使曹毗。王珣。作宗廟歌詩。始備四廟。金石。自三代以
來。代作新聲。不以六律。不能正五音。而五帝三王之
樂。終不可復覩者。非其德爲之哉。漢時。短簫。鐃。歌之
樂。凡二十二曲。朱鷺。思悲翁。艾如張。上之回。雍。耕。戰。所。思。雉。子。班。聖。人。出。芳。樹。上。邪。臨。高。臺。遠。如。期。石。甯。務。成。元。雲。黃。爵。行。鈞。竿。列於鼓吹。多
序戰陣之事。及魏受命。改其十二曲。朱鷺。爲。楚。之。平。思。悲。翁。爲。戰。榮。
晉記

卷九 志四

二

既而被之弦管。舞則有公莫舞。杯杓舞。白紵舞。其夏
育。扛鼎。巨象。行乳。神龜。桴舞。背負靈嶽。桂樹。白雪。畫
成川之樂。以及高紉紫鹿。跛行鼃食。及齊王捲衣。
兒等樂伎。而不典咸康中。散騎侍郎顧臻奏。除之。
孤竹之管。雲和之瑟。空桑之琴。泗濱之磬。後世百
備一。而人受天地之靈。萃五行之氣。剛柔遞用。哀
樂異情。經春陽而色喜。遇秋彫而心惕。因物遷逝。乘
時制樂。宮懸在庭。琴瑟在御。如必咸英韶濩。而後可
以陳之郊廟。則後世又安有所謂樂。而天地之元音。
或幾乎息矣。今擇其歌之雅者。以著於篇。
晉記

卷九 志四

四

祀天地五郊夕牲歌 傳元

天命有晉。穆穆明明。我其夙夜。祇事上靈。常於時假。
迄用其成。於薦元牡。進夕其牲。崇德作樂。神祇是聽。
祀天地五郊迎送神歌
宣文蒸哉。日靖四方。永言保之。夙夜匪康。光天之命。
上帝是皇。嘉樂殷薦。靈祚景祥。神祇降假。享福無疆。
饗天地五郊歌
天祚有晉。其命維新。受終於魏。奄有黎民。燕及皇天。
懷和百神。丕顯遺烈之德。之純享其元牡。式用肇禋。
神祇來格。福祿是臻。時邁其猶。吳天子之祐。享有晉。

肇庶載之畏天之威敬授人時丕顯丕承於猶繹思
皇極斯建庶績咸熙庶幾夙夜惟晉之祺宣文惟后
克配彼天撫寧四海保有康年於乎緝熙肆用靖民
爰立典制爰修禮紀作民之極莫匪資始克昌厥後
永言保之

明堂饗神歌

經如明堂享祀匪懈於皇烈考光配上帝赫赫上帝
既高既崇聖考是配明德顯融率土敬職萬方來祭
常於時假保祚永世

祀廟夕牲歌

晉記

卷九

五

我夕我牲猗歟敬止嘉祭孔時供茲享祀神鑒厥誠
博碩斯歆祖考降饗以虞孝孫之心

祀廟迎送神歌

嗚呼悠哉日監在茲以時享祀神明降之神明斯降
既佑饗之祚我無疆受天之祐赫赫太上巍巍聖祖
明明烈考丕承繼序

冬至初歲小會歌

張華

日月不甞四氣回周節變代序萬國同休庶允羣后
奉壽升朝我有壽禮式宴百僚繁肴綺錯旨酒泉停
笙鏞和奏磬管流聲上隆其愛下盡其心宣其壅滯

訓之德音乃宣乃訓配享交泰永載仁風長撫無外
宴會歌

輿輿我皇配天華光留精日昃經覽無方聽朝有暇
延命衆臣冠蓋雲集樽俎星陳肴蒸多品八珍代變
羽爵無算究樂極宴歌者流聲舞者投袂動容有節
絲竹並設宣揚四體繁手趣擊懽足發和酣不忘禮
好樂無荒翼翼濟濟

正旦大會王公上壽酒歌

荀勗

踐元辰延顯融獻羽觴祈令終我皇壽而隆我皇茂
而嵩本枝奮百世休祚鍾聖躬

晉記

卷九

六

命將出征歌

張華

重華隆帝道戎蠻或不賓徐夷興有周鬼方亦違殷
今在盛明世寇虐動四垠豺狼染牙爪羣生號穹旻
元帥統方夏出車撫涼秦衆貞必以律臧否實在人
威信加殊類疎狄思自親單醪豈有味挾纊感至仁
武功尙止戈七德美安民遠跡由斯舉永世無風塵
勞還師歌

獫狁背天德構亂擾邦畿戎車震朔野羣帥贊皇威
將士齊心膂感義忘其私積勢如鞠弩赴節如發機
雷聲動山谷金光曜素暉揮戈陵勁敵虎步踰橫隄

鯨鯢皆授首。北土永清夷。昔往冒隆暑。今來白雲霏。
征夫信勞瘁。自古詠采薇。收榮於舍爵。燕喜在凱歸。
中官所歌

先王統大業。元化漸八維。儀刑乎萬國。內訓隆壺闈。
皇英垂帝典。大雅詠三妃。執德宣隆教。正位理厥機。
含章體柔順。帥禮蹈謙祇。螽斯宏慈惠。樛木逮幽微。
徽音穆清風。高義邈不追。遺榮參日月。百世仰餘暉。
宗親會歌

族燕助禮順。餽食序親親。骨肉散不殊。昆弟豈他人。
本枝篤同慶。棠棣著先民。於皇聖明后。天覆宏且仁。

晉記

卷九

七

降禮崇親戚。旁施協族姻。式宴盡歡娛。飲御備羞珍。
和樂既宜洽。上下同懽欣。德教加四海。敦睦被無垠。

正德舞歌

曰皇上天。元鑒惟光。神器周回。五德代章。祚命於晉。
世有哲王。宏濟區夏。陶甄萬方。大明垂曜。旁燭無疆。
蚩蚩庶類。風德永康。皇道惟清。禮樂斯經。金石在懸。
萬舞在庭。象容表慶。協律被聲。軼武超漢。取節六英。
同進退讓。化漸無形。太和宣洽。通於幽冥。

大豫舞歌

惟天之命。符運有歸。赫赫大晉。三后重暉。繼明紹世。

光撫九圍。我皇紹期。遂在璇璣。羣生屬命。奄有庶邦。
慎徽五典。元教遐通。萬方同軌。率土咸雍。爰制大豫。
宣德舞功。醇化既穆。王道協隆。仁及草木。惠加昆蟲。
億兆夷人。悅仰皇風。丕顯大業。永世彌崇。

祠宣帝登歌

西晉登歌列帝凡七章今錄宣帝一章

於鑠皇祖。聖德欽明。勤施四方。夙夜敬止。載敷文教。
載揚武烈。匡定社稷。龔行天罰。經始大業。造創帝基。

畏天之命。於時保之。

歌世祖

東晉宗廟歌詩凡十一章今錄四章

於穆武皇。允龔欽明。應期登禪。龍飛紫庭。百揆時敘。

晉記

卷九

八

聽斷以情。殊域既賓。僞吳亦平。晨流甘露。宵應朗星。
野有擊壤。路垂頌聲。

歌元帝

運屯百六。天羅解貫。元皇勃興。網籠江漢。仰齊七政。
俯平禍亂。化若風行。澤猶雨散。淪光更曜。金輝復煥。
德冠千載。蔚有餘榮。

歌明帝

明明肅祖。闡宏帝祚。英風夙發。清暉載路。爰遵縱武。
周式皇度。躬振朱旗。遂豁天步。宏猷允塞。高羅雲布。
品物咸亨。洪基永固。

歌孝武帝 王珣

天監有符。欽哉烈宗。同規文考。元默允恭。威而不猛。約而能通。神鉅一震。九域來同。道積淮海。雅頌自東。氣陶醇露。化協時雍。

聲舞歌詩五篇 秦始中依古曲而製其辭所以施於燕享也今錄明君一篇

明君篇 當魏曲為君既不易古曲殿前生桂樹

明君御四海。聽鑒盡物情。願望有譴罰。竭忠身必榮。蘭芷出荒野。萬里升紫庭。茨草穢堂階。埽截不得生。能否莫相蒙。百官正其名。恭已慎有為。有為無不成。闇君不自信。羣下執異端。正直罹浸潤。姦臣奪其權。

晉記 卷九 志 九

雖欲盡忠誠。結舌不敢言。結舌亦何憚。盡忠為身患。清流豈不潔。飛塵濁其源。岐路令人迷。未遠勝不還。忠臣立君朝。正色不顧身。邪正不並存。譬若胡與秦。胡秦有時合。邪正各異津。忠臣遇明君。乾乾惟日新。羣目統在綱。衆星共北辰。設令遭闇主。斥退為凡人。雖薄供時用。白茅猶為珍。冰霜晝夜結。蘭桂推為薪。邪臣多端變。用心何委曲。便辟順情指。動隨君所欲。偷安樂目前。不問清與濁。積偽罔時主。養交以持祿。言行恒相違。難與甚谿谷。昧死射乾沒。覺露則滅族。拂舞歌詩五篇 舊云出自江左蓋吳人惠孫皓虐政思屬晉也今並錄之

白鳩篇

翩翩白鳩。再飛再鳴。懷我君德。來集君庭。白雀呈瑞。素羽明鮮。翔庭舞翼。以應仁乾。皎皎鳴鳩。或丹或黃。樂我君惠。振羽來翔。東壁餘光。魚在江湖。惠而不費。敬我微軀。策我良駟。習我驅馳。與君周旋。樂道忘饑。我心虛靜。我志霑濡。彈琴鼓瑟。聊以自娛。陵雲登臺。浮游太清。攀龍附鳳。自望身輕。

濟濟篇

暢暢飛舞。舞氣流芳。追念三五。大綺黃去。失有時可行。去來時日此未央。時冉冉。近桑榆。但當飲酒為歡娛。

晉記 卷九 志 十

衰老逝何有。期多憂耿耿。內懷思深池。曠魚獨希。願得黃浦衆所依。恩感人世無比。悲歌且舞無極已。

獨祿篇

獨獨祿祿。水深泥濁。泥濁尚可。水深殺我。雍雍雙雁。游戲田畔。我欲射雁。念子孤散。翩翩浮萍。得風搖輕。我心何合。與之同并。空牀低幃。誰知無人。夜衣錦繡。誰別偽真。刀鳴鞘中。倚牀無施。父冤不報。欲活何為。猛虎斑斑。游戲山閒。虎欲噬人。不避豪賢。

碣石篇

東臨碣石。以觀滄海。水何淡淡。山島竦峙。樹木叢生。

百草豐茂。秋風蕭瑟。洪波涌起。日月之行。若出其中。

星漢燦爛。若出其裏。幸甚至哉。歌以詠志。觀滄海

孟冬十月。北風徘徊。天氣肅清。繁霜霏霏。鷗雞晨鳴。

雁過南飛。鷗鳥潛藏。熊羆窟棲。罽罽停置。農收積場。

逆旅整設。以通賈商。幸甚至哉。歌以詠志。冬十月

鄉土不同。河朔隆寒。流澌浮漂。舟船行難。雖不入地。

豐嶺深奧。水竭不流。冰堅可蹈。士隱者貧。勇俠輕非。

心常歎怨。戚戚多悲。幸甚至哉。歌以詠志。土不同

神龜雖壽。猶有竟時。騰蛇乘霧。終爲土灰。驥老伏櫪。

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壯心不已。盈縮之期。不但在天。

晉記
卷九
四
十一
養怡之福。可得永年。幸甚至哉。歌以詠志。龜雖壽

淮南王篇

淮南王自言尊。百尺高樓與天連。後園鑿井銀作牀。

金瓶素綆汲寒漿。汲寒漿。飲少年。少年窈窕何能賢。

揚聲悲歌音絕天。我欲渡河河無梁。願作雙黃鵠。還

故鄉。還故鄉。入故里。徘徊故鄉苦身不已。繁舞奇歌。

無不泰。徘徊桑梓來天外。

晉記卷九終

晉記卷十

志

蕭山郭 倫撰

職官志

天生蒸民。必有宗主。惟元后作民父母。惟股肱元首。

之從。后王君公。承以大夫師長。此人之所爲實天之

所順也。上古烏龍雲火。荒邈難稽。虞夏商周。稽古建

官。其來尙矣。秦變周制。漢遵羸舊。或隨時適用。或因

務遷革。所謂事至肇制者也。四征興於漢。四安起於

魏。四鎮通於柔遠。四平止於喪亂。其波遼。凌江。輕車

強弩。式揚遐外。用表攻伐。典而復毀。厥號彌繁。及當

晉記
卷十
五
塗得志。尅平諸夏。初有軍師祭酒。參掌戎律。建安十

三年。罷漢台司。更置丞相。用兼端揆。孫吳劉蜀。多依

漢制。亦或臨時命氏。世祖武皇帝卽位之初。以安平

王孚爲太宰。鄭沖爲太傅。王祥爲太保。司馬望爲太

尉。何曾爲司徒。荀顗爲司空。石苞爲大司馬。陳騫爲

大將軍。世所稱入公者也。文王初啓晉室。始置二衛

有前驅。養由之弩。及設三部。有熊渠。飲飛之衆。是以

武帝龍飛。乘茲奮翼。牧伯師長。不改舊章。棟宇非一。

枝之力。經綸推千俊之夫。天工人代。庶幾哉任官。惟

賢莅事。惟能者與夫。自朝廷以逮郡縣。自郡縣以逮

賢莅事。惟能者與夫。自朝廷以逮郡縣。自郡縣以逮

四夷內外相維以屏藩天子安輯兆民也乃古者爲民而立官後世因設官而病民則冗員之蠹曷勝道哉晉家分建五等欲擬美宗周而諸國官屬坐耗天廩不待七王構兵而物力已屈矣顧因時肇制成敗由人爰紀秩序以昭一代之典焉

丞相相國並秦官也晉初不置惠帝之後省置無恆太師太傅太保周之三公也晉初諱師易名太宰皆爲上公

太尉司徒司空並古官也自漢歷魏晉置以爲三公大司馬大將軍古官也位在三司上

晉記

卷十五

二

開府儀同三司漢官也晉因之

驃騎車騎衛將軍伏波撫軍都護鎮軍中軍四征四鎮龍驤典軍上軍輔國等大將軍左右光祿光祿三大夫開府者皆爲位從公

太宰太傅太保司徒司空左右光祿大夫光祿大夫開府位從公者爲文官公冠進賢三梁黑介幘

大司馬大將軍太尉驃騎車騎衛將軍諸大將軍開府位從公者爲武官公皆著武冠平上黑幘

文武官公皆假金章紫綬著五時服其相國丞相皆袞冕綠螭綬所以殊於常公也

諸公及開府位從公者品秩第一食奉日五斛太康二年又給春絹百匹秋絹二百匹縣二百斤元康元年給菜田十頃騶十人立夏後不及田者食奉一年置長史一人秩一千石西東閣祭酒西東曹掾戶倉

賊曹令史屬各一人御屬閣下令史西東曹倉戶賊曹令史門令史記室省事令史閣下記室書令史西東曹學事各一人給虎賁二十人持班劍給朝車駕騶安車黑耳駕三各一乘祭酒掾屬白蓋小車七乘軺車施耳後戶卑輪轅車各一乘自祭酒已下令史已上皆阜零辟朝服太尉雖不加兵者吏屬皆絳服

晉記

卷十五

三

司徒加置左右長史各一人秩千石主簿左西曹掾屬各一人西曹稱右西曹其左西曹令史已下人數如舊令司空加置導橋掾一人諸公及開府位從公加兵者增置司馬一人秩千石從事中郎二人秩比千石主簿記室督各一人舍人四人兵鎧士曹營軍刺姦帳下都督外都督令史各一人主簿已下令史已上皆絳服司馬給吏卒如長史從事中郎給侍二人主簿記室督各給侍一人

諸公及開府位從公爲持節都督增參軍爲六人餘如常加兵公制持節都督無定員都督諸軍爲上監

諸軍次之。督諸軍爲下。使持節爲上。持節次之。假節爲下。使持節得殺二千石以下。持節殺無官位人。若軍事得與使持節同。假節惟軍事得殺和軍令者。江左以來。都督中外尤重。惟權重者乃居之。

特進。漢官也。自漢以來爲加官。從本官車服。無吏卒。特給車服吏卒。自羊琇始也。後定令。特進品秩第二位。次諸公。在開府驃騎上。冠進賢兩梁黑介幘。五時朝服。佩水蒼玉。無章綬。食奉日四斛。太康二年始賜春服。絹五十匹。秋絹百五十匹。縣百五十斤。元康元年給菜田八頃。田騶八人。立夏後不及田者。食奉一

晉記 卷十五 五 四

年。置主簿功曹史門亭長門下書佐各一人。給安車黑耳駕御一人。軺車施耳後戶一乘。

左右光祿大夫。假金章紫綬。光祿大夫加金章紫綬者。品秩第二。祿賜班位。冠幘。車服。佩玉。置吏卒羽林及卒。諸所賜給。皆與特進同。其以爲加官者。唯假章綬祿賜班位而已。不別給車服吏卒。

光祿大夫。假銀章青綬者。品秩第三。位在金紫將軍下。諸卿上。著進賢兩梁冠。黑介幘。五時朝服。佩水蒼玉。食奉日三斛。太康二年始給春賜絹五十匹。秋絹百匹。縣百斤。元康元年始給菜田六頃。田騶六人。置

主簿功曹史門亭長門下書佐各一人。

驃騎已下。及諸大將軍不開府。非持節都督者。品秩第二。其祿與特進同。置長史司馬各一人。秩千石。主簿功曹史門下督錄事兵鎧士賊曹營軍刺姦帳下都督功曹書佐門吏門下書吏各一人。其假節爲都督者。所置與四征鎮加大將軍不開府爲都督者同。四征鎮安平加大將軍不開府持節都督者。品秩第二。置參佐吏卒幕府兵騎如常。都督制唯朝會祿賜從二品將軍之例。

晉記 卷十五 五

三品將軍。秩中二千石者。著武冠。平上黑幘。五時朝服。佩水蒼玉。食奉春秋賜縣絹菜田。田騶如光祿大夫。諸卿制。置長史司馬各一人。秩千石。其主簿以下及門下書吏各一人。與驃騎已下同。

錄尚書。漢制也。位上公。在三公上。魏晉以來亦公卿權重者爲之。

尚書令。秩千石。假銅印墨綬。冠進賢兩梁冠。納言幘。五時朝服。佩水蒼玉。食奉月五十斛。受拜則策命之。以在端右故也。太康二年始給賜絹春三十匹。秋七十匹。縣七十斤。元康元年始給菜田六頃。田騶六人。立夏後不及田者。食奉一年。始賈充爲尚書令。以口

疾表置省事吏四人省事蓋自此始

僕射分置左右自漢獻帝始也魏晉省置無恆或不兩置但曰尚書僕射兩置令闕則左爲省主

列曹尚書在漢有六并令僕二人謂之八座晉太康中有吏部殿中及五兵田曹度支左民爲六曹渡江後有吏部祠部五兵左民度支五尚書祠部尚書常與右僕射通職不恆置以右僕射攝之若右僕射闕則以祠部尚書攝知右事

尚書左右丞二人左丞主臺內禁令宗廟祠祀朝儀禮制選用署吏急假右丞掌臺內庫藏廬舍凡諸器

晉記

卷十

六

用之物及廩振入租布刑獄兵器督錄遠道文書章表奏事八座郎初拜皆並集都座交禮遷職又解交焉

尚書郎西漢舊置四人光武分尚書爲六曹合置三十四人秩四百石郎主作文書起草更直五日於建禮門內初從三署詣臺試守尚書郎中歲滿稱尚書郎三年稱侍郎選有吏能者爲之魏青龍中試用孝廉能結文案者及晉置直事殿中祠部儀曹吏部三公比部金部倉部度支都官二千石左民右民虞曹屯田起部水部左右主客駕部車部庫部左右中兵

左右外兵別兵都兵騎兵左右士北主客南主客後又置運曹凡三十五曹置郎二十三人更相統攝江左初減十曹直事右民屯田車部別兵都兵康穆以後又減虞曹二千石主客起部水部餘十五曹云

侍中秦置漢因之無定員以功高者一人爲僕射魏晉以來置四人別加官者則非數掌儀贊威儀大駕出則次直侍中護駕正直侍中負璽陪乘不帶劍餘皆騎從御登殿與散騎常侍對扶持侍中居左常侍居右備切問近對拾遺補闕

給事黃門侍郎與侍中俱管門下衆事秦漢無員晉

晉記

卷十

七

置員四人

散騎常侍中常侍本秦官也散騎騎從乘輿車後中常侍得入禁中皆無員亦以爲加官漢東京初省散騎而中常侍用宦者魏初置散騎合之於中同掌規諫不典事貂璫插右騎而散從至晉不改泰始十年又置通直散騎常侍二人江左置四人以與散騎常侍通員直故名員外散騎常侍魏末置無員散騎侍郎四人通直散騎侍郎四人與散騎侍郎通員直員外散騎侍郎武帝置無員自魏至晉散騎常侍侍郎與侍中黃門侍郎共平尚書奏事江左乃罷

給事中秦官也掌顧問應對位次在散騎常侍下給事黃門侍郎上無員

奉朝請本不爲官無員以宗室外戚爲奉車駙馬騎三都尉而奉朝請焉奉朝請者奉朝會請召而已諸尙公主者皆爲之

中書監及令典尙書奏事竝置一人中書侍郎四人中書舍人謂之通事舍人掌呈奏案後省而以中書侍郎一人直西省又掌詔命

祕書監其屬有丞有郎并統著作省

著作郎周左史之任也魏置祕中書省元康中改祕

晉記

卷十五

八

祕書省後別自置省而猶隸祕書著作郎一人謂之大著作郎專任史事佐著作郎八人郎始就職必撰

名臣傳一人

太常光祿勳衛尉太僕廷尉大鴻臚宗正大司農少府將作大匠太后三卿大長秋皆爲列卿各置丞功曹主簿五官等員

太常有博士協律校尉員又統太學諸博士祭酒及

太史太廟太樂鼓吹陵等令太史又別置靈臺丞太

常博士掌引導乘輿王公已下應追諡者則博士議定之協律校尉漢協律都尉之職也晉初承魏制置

博士十九人咸寧四年立國子學定置國子祭酒博士各一人助教十五人敎生徒博士皆取履行清淳通明典義者若散騎常侍中書侍郎太子中庶子以上乃得召試江左之初減爲九人元帝末增儀禮春秋公羊博士各一人合十一人後又增爲十六人不復分掌五經而謂之太學博士太元十年捐助敎爲十八人

光祿勳統虎賁中郎將羽林郎將冗從僕射羽林左監五官左右中郎將東園匠太官御府守宮黃門掖庭清商華林園暴室等令

晉記

卷十五

九

衛尉統武庫公車衛士諸治等令左右都候南北東西督治掾及渡江乃省

太僕統典農典虞都尉典虞丞左右中典牧都尉車府典牧乘黃廐驂駟廐龍馬廐等令典牧又別置羊牧丞江左或省或置太僕省則驂駟爲門下之職

廷尉主刑法獄訟其屬有正監評并有律博士大鴻臚統大行典客園池華林勾盾等令又有青宮

列丞都元武苑丞江左有事則權置無事則省

宗正統皇族宗人圖牒并太醫令史又有司牧掾員大司農統大軍導官二令襄陽都水長東西南北部

護漕掾

少府統材官校尉中左右三尚方中黃左右藏左校甄官平準奚官等令左校坊鄴中黃左右藏油官等丞

將作大匠有事則置無事則罷

太后三卿衛尉少府太僕漢置皆隨太后宮為官號在同名卿上無太后則闕晉因之

大長秋皇后卿也有后則置無后則省

御史中丞本秦官也漢晉因之以中丞為臺主治書侍御史員四人泰始四年置黃沙獄治書侍御史一

晉記

卷十五

十

人秩與中丞同掌詔獄及廷尉不當者皆治之侍御史九人品同治書而有十三曹吏曹課第曹直事曹印曹中都督曹外都督曹媒曹符節曹水曹中壘曹管軍曹法曹算曹江左省課第曹置庫曹掌殿牧牛馬市租後分曹置外左庫內左庫殿中侍御史居殿中伺察非法置四人江左置二人孝武太元中有檢校御史亦蘭臺之職也符節御史位次御史中丞掌授節銅虎符竹使符

司隸校尉漢置也其屬有功曹都官從事諸曹從事部郡從事主簿錄事門下書佐省事記室書佐諸曹

書佐守從事武猛從事等員凡吏百人卒三十二人

江左罷司隸則其職乃揚州刺史

謁者漢卿秦官也武帝省僕射以謁者并蘭臺

都水使者一人其屬有河隄謁者江左省河隄謁者置謁者六人

中領軍將軍魏官也武帝初省使中軍將軍羊祜統二衛前後左右驍衛等營即其任也永昌元年改曰

北軍中候尋復為領軍護軍將軍本秦護軍都尉官也漢因之魏初主武官選隸領軍晉世則不隸也凡

資重者為領軍護軍資輕者為中領軍中護軍其屬

晉記

卷十五

十一

有長史司馬功曹主簿五官受命出軍則置參軍左右衛將軍並置長史司馬功曹主簿員江左則罷長史左右前後軍將軍是為四軍驍騎將軍游擊將軍並漢號也魏置為中軍及晉以領護左右衛驍騎游擊為六軍

屯騎步兵越騎射聲長水等校尉是為五校自漢逮晉猶領營兵並置司馬功曹主簿後省前後左右軍

為鎮衛軍其左右營校尉自如舊皆中領軍統之二衛始制前驅由基強弩為三部司馬各置督史左衛

熊渠虎賁右衛伏飛虎賁二衛各五部督其命中虎

賁駢時游擊各領之又置虎賁羽林上騎異力四部并命中爲五督其衛鎮四軍如五校各置千人更制殿中將軍中郎校尉司馬比驍騎持推斧虎賁分屬二衛尉中虎賁持披亢從羽林馬常從人數各有差武帝甚重兵官故軍校多選朝廷清望之士居之先是陳繹爲文帝所知明解軍令帝爲晉王使典軍事及蜀破後令繹受諸葛亮陣用兵倚伏之法又甲乙校標幟之制繹悉諳練遂以繹爲殿中典兵中郎將遷將軍帝每出入繹持白虎幡在乘輿左右鹵簿陳列齊肅太康末帝嘗出射雉繹時已爲都水使者

晉記

卷十五

三

散從車駕至昏乃還漏已盡當合函停乘輿良久不得合乃詔繹合之繹舉白虎幡指麾須臾而函成皆謝繹閑解武帝大悅太子太傅少傅皆古官也泰始三年武帝始建東宮各置一人事無大小皆由二傅並有功曹主簿五官太傅中二千石少傅二千石其訓導太傅在前少傅在後皇太子先拜諸傅然後各拜帝後以儲副體尊遂命諸公居之故或行或領蓋一時之制也咸寧元年始置詹事掌宮事二傅不復領官屬尋復如舊二傅進賢兩梁冠黑介幘五時朝服佩水蒼玉食奉日

晉記

卷十五

三

三斛太康二年始給春賜絹五十匹秋絹百匹縣百斤元康元年給菜田六頃田騶六人立夏後不及田者食奉一年置丞一人秩千石主簿五官掾功曹史主記門下史錄事戶曹法曹倉曹賊曹功曹書佐門下亭長門下書佐省事各一人給赤印安車一乘懸懷之立乃置六傅三太三少通省尚書事詹事文書關由六傅中庶子四人職如侍中中舍人四人以舍人優才學者爲之與中庶子共掌文翰職如黃門侍郎在中庶子下洗馬上食官令一人職如太官令庶子四人職比散騎常侍中書監令舍人十六人職比散騎中書侍郎洗馬八人職如謁者祕書掌圖籍釋奠講經則掌其事出則直者前驅導威儀率更令主官殿門戶及賞罰事職如光祿勳衛尉家令主刑獄穀貨飲食職比司農少府僕主車馬親秩職如太僕宗正左右衛率各領一軍王置師友文學各一人改太守爲內史省相及僕有郎中令中尉大農爲三卿大國置左右常侍各一人省郎中置侍郎二人典書典祠典衛學官令典書丞各一人治書侍中中尉司馬世子庶子陵廟牧長各一人謁者四人中大夫六人舍人十人典府各一人

諸王公皆中尉領兵其平原汝南琅邪扶風齊爲大國梁趙樂安燕安平義陽爲次國其餘爲小國郡公制度如小國王郡侯置一軍千有百人亦中尉領之南宮王承隨王邁泰始中封爲縣王邑千戶後縣王增邑爲二千戶制度如郡侯亦置一軍自此非皇子不得爲王而諸王支庶各以土推恩受封其大國次國始封王之支子爲公承封王之支子爲侯繼承封王之支子爲伯小國五千戶以上始封王之支子爲子不滿五千戶始封王之支子及始封公侯之支子皆爲男非此皆不得封其公之制度如五千戶國侯

晉記

卷十五

五

之制度如不滿五千戶國亦置一軍千人中尉領之伯子男以下各有差而不置軍大國始封之孫罷下軍曾孫又罷上軍次國始封子孫亦罷下軍其餘咸以一軍爲常大國中軍二千人上下軍各千五百人次國上軍二千人下軍千人其未之國者大國置守土百人次國八十人小國六十人郡侯縣公亦如小國中朝制典書令在常侍下侍郎上及渡江則侍郎次常侍而典書令居三軍下公同則無中尉常侍三軍侯國又無大農侍郎伯子男唯典書以下又無學官令史職皆以次損焉公侯以下置官屬隨國大小

無定制其餘官司各有差名山大澤不以封鹽鐵金銀銅錫始平之竹園別都宮室園囿皆不爲屬國其仕在天朝者與之國同皆自選其文武官諸入作卿士而其世子年已壯者皆遣蒞國其王公已下茅社符璽車旗命服一如泰始初故事

州置刺史別駕治中從事諸曹從事等員所領中郡以上及江陽朱提郡各置部從事一人小郡亦置一人又有主簿門亭長錄事記室書佐諸曹佐守從事武猛從事等凡吏四十一人卒二十八人諸州邊遠或有山險濱近寇賊羌夷者又置弓馬從事五十餘

晉記

卷十五

五

人潞河諸郡州置都水從事各一人涼益州置吏八十五人卒二十人荊州又置監佃督一人郡皆置太守河南郡爲京師則曰尹諸王國以內史掌太守之任又置主簿主記室門下賊曹議生門下史記室史錄事史書佐循行幹小史五官掾功曹史功曹書佐循行小史五官掾等員郡國戶不滿五千者置吏職五十人散吏十三人五千戶以上則職吏六十三人散吏二十一人萬戶以上職吏六十九人散吏三十九人郡國皆置文學掾一人縣大者置令小者置長有主簿錄事史主記室史門下書佐幹游

徵議生循行功曹史小史廷掾功曹史小史書佐幹
戶曹掾史幹法曹門幹金倉賊曹掾史兵曹史吏曹
史獄小史獄門亭長都亭長賊捕掾等員戶不滿三
百以下職吏十八人散吏四人三百以上職吏二十
八人散吏六人五百以上職吏四十人散吏八人千
以上職吏五十三人散吏十二人千五百以上職吏
六十八人散吏一十八人三千以上職吏八十八人
散吏二十六人

郡國及縣農月皆隨所領戶多少為差散吏為勸農
又縣戶五百以上皆置鄉三千以上置二鄉五千以

晉記

卷十五

六

上置三鄉萬以上置四鄉鄉置嗇夫一人鄉戶不滿
千以上置治書史一人千以上置史佐各一人正一
人五千五百以上置史一人佐二人縣率百戶置里
吏一人其土廣人稀聽隨宜置里吏限不得減五十
戶戶千以上置校官掾一人縣皆置方略吏四人洛
陽縣置六部尉江左建康亦如之餘大縣置二人次
縣小縣各一人鄉長安置吏如三千戶以上之制
四中郎將東漢置其外又有護羌夷蠻等校尉護匈
奴羌戎蠻夷越中郎將武帝置南蠻校尉於襄陽西
戎校尉於雲安南夷校尉於寧州元康中護羌校尉

為涼州刺史西戎校尉為雍州刺史南蠻校尉為荆
州刺史江左置南蠻校尉於江陵改南夷校尉曰鎮
蠻校尉安帝時又於襄陽置寧蠻校尉武帝置四中
郎將或領刺史或持節為之又置平越中郎將居廣
州主護南越

晉記

卷十五

七

蕭山郭

輿服志

昔者聖人見禽獸之容草木之英華始制衣冠見秋蓬孤博杓觴芻建乃作車輪書曰明試以功車服以庸輿服之典尙矣哉而功崇者飾彌煥德盛者服彌尊故高旗有日月之象式視有威儀之選衣兼鞞珮衡載鳴和非特以嚴上下亦所以閑邪僻養德性也周制六服之冕五時之路正名辨物以彰王度以同風俗孔子曰惟名與器不可以假人差等蓋若斯之

晉記

卷十一

六志

嚴也逮禮業雕訛人情馳爽禮樂征伐自諸侯出以致豪傑不經庶人干典影鵠冠於鄭伯之門躡珠履於春申之第憲度淪亡周社用墟及秦皇并六國豐貂東至獬豸南來有元旗阜旒之制旄頭罕車之飾寫九王之廷於咸陽車輿之采各樹其文事不師古以金根爲帝軫初元爲祭服先王之法物掃地盡矣高帝入關亦因秦制西京二百餘年猶未能有所制立中興之後明帝始採周官禮記尙書及諸儒記說更定典章天子車乘冠服從歐陽氏公卿以下從大小夏侯氏制天子三公九卿特進之服凡侍祠天地

明堂皆服旒冕兼五冕之制服則天子十二章三公諸侯用山龍九章九卿以下華蟲七章皆具五采而魏明帝以公卿衮衣黼黻之飾疑於至尊多所減損天子服刺繡文公卿服織成文世祖武皇帝開典午之基受終之禮遵魏故事雖不皆先王之典然據其儀度亦一朝之制也然晉氏企行而服色尙赤君子疑之區夏初造萬物權輿而貴戚驕侈護軍羊琇輒乘羊車石崇蒼頭皆衣火浣上下之無別何其甚哉驕侈之興必多僭竊僭竊之後必有亂亡至江左而舊章殘缺矣嗚呼此聖人之所以必杜其漸也

晉記

卷十一

六志

一

天子之法車曰玉金象革木是爲五路皆朱班漆輪畫爲機文三十幅法月之數重轂貳轄以赤油廣八寸長三尺注地繫兩軸頭謂之飛輪金薄繆龍之爲輿倚較較重爲文獸伏軾龍首銜軛左右吉陽箭鸞雀立衡橫文畫轅及幡青蓋黃爲裏謂之黃屋金華施轂朱轂二十八以象宿兩箱之後皆玳瑁爲鴈翅加以金銀雕飾故世人亦謂之金鴈車斜注旂旗於車之左又加繁戟於車之右皆案而施之繁戟輶以繡繡上爲𦍋字繫大蛙蟬蟠輶長丈餘於戟之杪以鼉牛尾大如斗置左駢馬輶上是爲左蠶輶皆曲向

帝記

卷十一

三

上玉金象三路各以其物飾車因以為名革者漆革木者漆木其制玉路最尊建太常十有二旒九軻委地畫日月升龍以祀天金路建大旂九旒以會萬國之賓亦以賜上公及王子母弟象路建大赤通赤無畫所以視朝亦以賜諸侯革路建太白以卽戎兵事亦以賜四鎮諸侯木路建大麾以田獵其麾色黑亦以賜蕃國玉路駕六黑馬餘四路皆駕四馬馬竝以黃金為文髦插以翟尾象鹿而鏤錫謂當顧者也金變而方鉉金變謂以金變為文旌以鐵為之其大三若繁纓赤屬易其金就十有二胸前形如索帶五路

皆有錫鸞之象和鈴之響鈎膺玉璫鈎膺即繫纓環馬帶玦名也龍輅華轍輅車轍也頭為龍象轍謂車衡上環受鸞者也朱幘朱幘飾也人君為飾法駕行則五路各有所主不俱出臨軒大會則陳乘輿車輦旌鼓於其殿庭

車坐乘者謂之安車倚乘者謂之立車亦謂之高車周禮惟王后有安車王亦無之自漢以來制乘輿乃有之有青赤黃白黑立車安車合十乘名為五時車俗謂之五帝車天子所御則駕六其餘竝駕四建旂十有二各如車色立車則正豎其旂安車則斜注駕馬馬亦各隨五時之色白馬則朱其驅尾左右駢駟

晉記

卷十一

四

金變鏤錫黃屋左纛如金根之制行則從後五牛旗平吳後所造以五牛建旗車設五牛青赤在左黃在中白黑在右豎旗於牛背行則使人與之金根車駕四馬不建旗幟其上如畫輪車下猶金根之飾

耕根車駕四馬建赤旗十有二旒天子親耕所乘者也置耒耜於軾上一名芝車一名三蓋車泰始二年金根耕根車竝建赤旗御出卽乘之

戎車駕四馬天子親戎所乘者也載金鼓羽旗幢翳置弩於軾上其建矛麾悉斜注

獵車駕四馬天子校獵所乘也重輶漫輪繆龍繞之

一名闕戟一名踴猪魏文改名踴虎車

遊車九乘駕四先驅之乘是也

雲罕車駕四

皮軒車駕四以虎皮為軒

鸞旗車駕四先輅所載也鸞旗者謂析羽旄而編之列繫幢傍也

建華車駕四凡二乘行則分居左右

輕車駕二古之獸車也前後三十乘分居左右輿輪洞朱不巾不蓋建矛戟麾幢置弩箠於軾上大駕法

駕山射聲校尉司馬吏士載以次屬車

司南車一名指南駕四其下制如樓三級四角金龍銜羽葆刻木爲人衣羽衣立車上車雖回運而手常指南大駕出爲先啓之乘

記里鼓車駕四形制如司南其中有木人執槌向鼓一里一槌

羊車一名輦車其上如輅伏兔箱漆畫輪輓羊琇輓乘羊車司隸劉歆糾劾其罪

畫輪車駕牛以綵漆畫輪轂上起四夾杖左右開四望絲油幢朱絲絡青交路其上形制事事如輦其下

晉記

卷十一

五

猶如輦車古之貴者不乘牛車漢武時諸侯寡弱貧者至乘牛車其後稍見貴之自靈獻以來天子至士遂以爲常乘至尊山朝堂舉哀則乘之

屬車一曰副車口貳車曰左車漢承秦制大駕屬車八十一乘行則中央左右分爲行

法駕屬車三十六乘最後車懸豹尾豹尾以前比之省中屬車皆阜蓋朱裏

御衣車御書車御輅車御藥車皆駕牛

陽遂四望總窻阜輪小形車駕牛

象車漢書簿最在前武帝平吳後南越獻馴象詔作

大車駕之以載黃門鼓吹數十人使越人騎之先正大會駕象入庭

中朝大駕兩簿

先象車鼓吹一部十三人中道次靜室令駕一中道式道候二人駕一分左右次洛陽尉二人騎分左右次洛陽亭長九人赤車駕一分三道各吹正

二人引次洛陽令阜車駕一中道次河南中部掾中道河橋掾在左功曹史在右並駕一

次河南尹駕駟戟吏六人次河南主簿駕一中道次河南主記駕一中道次司隸部河南從事中道都部

晉記

卷十一

六

從事居左別駕從事居右並駕一司隸校尉駕三戟吏八人次司隸主簿駕一中道次司隸主記駕一中道次廷尉明法掾中道五官掾居左功

曹史居右並駕一廷尉卿駕駟戟吏六人次廷尉主簿主記並駕一在左太僕引從如廷尉在中

宗正引從如廷尉在右次太常駕駟中道戟吏六人太常外部掾居左五官掾功曹史居右並駕一

次光祿引從中道太常主簿主記居左衛尉引從居右並駕一

次太尉外督令史駕一中道次西東賊倉戶等曹屬並駕一引從次太尉駕駟中道太

尉主簿舍人各一人祭酒二人竝駕一在左次司徒引從駕駟中道次司空引從駕駟中道三公騎令史戟各八人鼓吹各一部七人次中護軍中道駕駟鹵簿左右各二行戟楯在外弓矢在內鼓吹一部七人次步兵校尉在左長水校尉在右竝駕一各鹵簿左右二行戟楯在外刀楯在內鼓吹各一部七人次射聲校尉在左翊軍校尉在右竝駕一各鹵簿左右各二行戟楯在外刀楯在內鼓吹各一部七人次驍騎將軍在左游擊將軍在右竝駕一皆鹵簿左右引各二行戟楯在外刀楯在內鼓吹各一部七人騎隊五在左五在右隊各五十匹命中督二人分領左右各有戟吏二人麾幢獨揭鼓在隊前次左將軍在左前將軍在右竝駕一皆鹵簿左右各二行戟楯在外刀楯在內鼓吹各一部七人次黃門麾騎中道次黃門前部鼓吹左右各一部十三人駕駟八校尉佐仗左右各四行外大戟楯次九尺楯次弓矢次弩竝熊渠伏飛督領之次司南車駕駟中道護駕御史騎夾左右次謁者僕射駕駟中道次御史中丞駕一中道次虎賁中郎將騎中道次九游車中道武剛車夾左右竝駕

晉記

卷十一志

七

駟次雲罕車駕駟中道次闕戟車駕駟中道長戟邪偃向後次皮軒車駕駟中道次鸞旗車中道建革車分左右竝駕駟次護軍尚書郎三人都官郎中道駕部在左中兵在右竝騎又有護駕尚書一人騎督攝前後無常次相風中道次司馬督在前中道左右各司馬史三人引仗左右各六行外大戟楯二行次九尺楯次刀楯次弓矢次弩次五時車左右有遮列騎次典兵中郎中道督攝前卻無常左殿中御史右殿中監竝騎次高蓋中道左羣右罕次御史中道左右節郎各四人次華蓋中道次殿中司馬中道殿中都尉在左殿中校尉在右左右各四行細楯一行在弩內又殿中司馬一行殿中都尉一行殿中校尉一行次提鼓中道皇帝御金根車駕六馬中道太僕卿大將軍參乘左右又各增三行爲九行司馬史九人引大戟楯二行九尺楯一行刀楯一行由基一行細弩一行跡禽一行椎斧一行力人刀楯一行連細楯殿中司馬殿中都尉殿中校尉爲左右各十二行金根車建青旗十二左將軍騎在左右將軍騎在右殿中將軍持鑿臚斧夾車車後衣書主職步從

晉記

卷十一志

八

六行合左右三十二行。次出華蓋中道侍中散騎常侍黃門侍郎竝騎分左右。次黃鉞車駕一在左。御麾騎在右。次相風中道。次中書監騎左祕書監騎右。次殿中御史騎左殿中監騎右。次五牛旗赤青在左。黃在中。白黑在右。次大輦中道太官令丞在左太醫令丞在右。次金根車駕駟不建旗。次青立車。次青安車。次赤立車。次赤安車。次黃立車。次黃安車。次白立車。次白安車。次黑立車。次黑安車。合十乘竝駕駟建旗十二如車色立車正豎旗安車邪拖之。次蹋猪車駕駟。晉記 卷十一 志 九

中道無旗。次耕根車駕駟中道赤旗十二熊渠督左次飛督右。次御輶車。次御四望車。次御衣車。次御書車。次御藥車竝駕牛中道。次尙書令在左僕射在右。又尙書郎六人分次左右竝駕。又治書侍御史二人分左右。又侍御史二人分左右。又蘭臺令史分次左右竝騎。次豹尾車駕一。自豹尾車後而鹵簿盡但以神弩二十張夾道至後部鼓吹其神弩五張置一將左右各二將。次輕車二十乘左右分駕。次流蘇馬六十匹。次金鉞車駕三中道左右護駕尙書郎并令史竝騎各一人。

次金鉞車駕三中道左右護駕侍御史并令史等竝騎各一人。次黃門後部鼓吹左右各十三人。次戟鼓車駕牛二乘分左右。次左大鴻臚外部掾右五官掾功曹史竝駕。次大鴻臚駕駟鉞吏六人。次大司農引從中道左大鴻臚主簿主記右少府主簿。次三卿竝騎吏四人鈴下二人執馬鞭辟車六人執方扇羽林郎十人朱衣。次領軍將軍中道鹵簿左右各二行九尺楯在外弓矢在內鼓吹如護軍。次後軍將軍在左右將軍在右各鹵簿鼓吹如左軍前軍。次越騎校尉在左屯騎校尉在右各鹵簿鼓吹如步兵射聲。次領護驍騎游擊校尉皆騎吏四人乘馬夾道都督兵曹各一人乘馬在中騎將軍四人騎校鞞角金鼓鈴下信幡軍校竝駕一功曹史主簿竝騎從轍扇幢麾各一騎鼓吹一部七騎。次領護軍加大車斧五官掾騎從。次騎十隊隊各五十匹將一人持幢一人鞞一人竝騎在前督戰伯長各一人竝騎在後羽林騎督幽州突騎督分領之。郎簿十隊隊各五十人絳袍將一人騎鞞各一人在前督戰伯長各一人步在後騎皆持稍。次大戟一隊九尺楯一隊刀楯一隊弓一隊弩一隊隊各五十

晉記 卷十一 志 十

人異袴褶將一人騎校鞞角各一人步在前督戰伯長各一人步在後金顏督將并領之

皇太子安車駕三左右駢朱班輪倚虎校伏鹿軾九旒畫降龍青蓋金華爪二十八枚黑幘文畫輻文朝黃金塗五采亦謂之鸞路非法駕則乘畫輪車上開四望綠油幢赤絲繩絡兩箱裏飾以金錦黃金塗五采其副車三乘形制如所乘但不畫輪

王青蓋車皇孫綠蓋車並駕三左右駢

雲母車以雲母飾犢車臣下不得乘以賜王公

阜輪車駕四牛形制如犢車阜漆輪轂上加青油幢

晉記

卷十一志

十一

朱絲繩絡諸王三公有勳德者特加之

位至於公或四望三望夾望車油幢車駕牛形制如

阜輪不漆轂王公大臣有勳德者特給之

通幔車駕牛如犢車制但舉其幔通覆車上也諸王

三公並乘之

諸公給朝車駕四安車黑耳駕三各一乘阜輪犢車

各一乘自祭酒掾屬以下及令史皆阜零辟朝服其

武官公又別給大車

特進及車騎將軍驃騎將軍以下諸大將軍不開府

非持節都督者給安車黑耳駕二軺車施耳後戶一

乘

三公九卿中二千石二千石河南尹謁者僕射郊廟

明堂法出皆大車立乘駕駟前後導從大車駕二右

駢他出乘安車其去位致仕告老賜安車駟馬

郡縣公侯安車駕二右駢皆朱班輪倚鹿較伏熊軾

黑繒阜繒蓋

中二千石二千石皆阜蓋朱兩轡銅五采駕二中二

千石以上右駢千石六百石朱左轡車轡長六尺下

舳廣八寸上業廣尺二寸九丈十二初後謙一寸若

月初生示不敢自滿也

晉記

卷十一志

十一

王公之世子攝命理國者安車駕三旂旗七旒其封

侯之世子五旒

太康四年制依漢故事給九卿朝車駕四及安車各

一乘八年詔諸尚書軍校加侍中常侍者皆給傳事

乘軺車給劍得入殿省中與侍中升降相隨

大使車立乘駕駟赤帷裳駟騎導從舊公卿二千石

則乘此車

小使車不立乘駕四輕車之流也蘭輿皆朱赤轂赤

屏泥白蓋赤帷裳從駟騎四十人又別有小使車赤

轂阜蓋追捕考按有所執取者之所乘也凡諸使車

皆朱班輪赤衡輓

追鋒車去小平蓋加通幃如輶車駕二其名蓋取其迅速也施於戎陣之間是為傳乘

輶車古時軍車也一馬曰輶車二馬曰輶傳漢世貴輶輶而賤輶車魏晉重輶車而輕輶輶三品將軍以上尚書令輶車黑耳有後戶僕射有後戶無耳竝阜輪尚書及四品將軍則無後戶漆轂輪其中書監令如僕射侍中黃門散騎初拜及謁陵廟亦得乘之公族旗八旒侯七旒卿五旒皆畫降龍

皇太后皇后法駕乘重翟羽蓋金根車駕青輅青帷

晉記

卷十一

志

三

裳雲襜畫輶黃金塗五采蓋爪施金華駕三左右駟其廟見小駕則乘紫罽輶車雲襜畫輶黃金塗五采駕三非法駕則皇太后乘輦皇后乘畫輪車皇后祀先蠶乘油畫雲母安車駕六駟馬油畫兩輶安車駕五駟馬為副又金薄石山輶紫絳罽輶車皆駕三駟馬為副女施頭十二人持榮戟二人共載安車僮駕女尚輦十二人乘輶車僮駕女長御八人乘安車僮駕三夫人油駟車駕兩馬左駟其貴人駕節畫輶三夫人助蠶乘青交路安車駕三皆以紫絳罽輶車九嬪世婦乘輶車駕三

長公主亦屬輶車駕兩馬公主王太妃王妃皆油駟

車駕兩馬右駟公主畫安車駕三青交路以紫絳

罽輶車駕三為副王太妃三夫人亦如之公主助蠶

乘油畫安車駕三公公有先置者乘青交路安車駕

三諸王妃公太夫人夫人縣鄉君諸郡公侯特進夫

人助蠶乘阜交路安車駕三

諸侯監國世子之世婦侍中常侍尚書中書監令卿

校世婦命婦助蠶乘阜交路安車僮駕

郡縣公侯中二千石二千石夫人會朝及蠶各乘其

夫之安車皆右駟阜交路阜帷裳自非公會則不得

晉記

卷十一

志

古

乘朝車止乘漆布輶輶銅五采而已

王妃特進夫人封郡君安車駕三阜交路封縣鄉君

油駟車駕兩馬右駟

自渡江以後舊章多缺元帝始造大路戎路各一皆

卽古金根之制也無復充庭之儀至於郊祀大事則

權飾餘車以周用六師親征則用戎路去其蓋而乘

之屬車但五乘加綠油幢朱絲綵飾青交路黃金塗

五采其輪轂猶素兩廂無金錦之飾舊儀天子所乘

駕六是時五路皆駕四用黑無復五時車有事則權

代以馬車建旗其上其後但以五色木牛象五時車

豎旗於牛背行則使人與之牛之義蓋取其負重致遠而安也。旗常纏而不舒旃所謂德車結旌者也。惟天子親衣五旗舒旃所謂武車綏旌者也。其王公以下車服卑維太興中皇太子釋奠詔乘安車安帝爲太子乘石山安車制如金路。

中宮初建及祀先蠶皆用法駕太僕卿妻大將軍妻參乘侍中妻陪乘丹陽尹建康令及公卿之妻奉引各乘其夫車服多以宮人權領其職。

冕服天子郊祀天地明堂宗廟元會臨軒介幘通天冠平冕冕皐表朱綠裏廣七寸長二尺二寸加於通

晉記

卷十一

志

天冠上前圓後方垂白玉珠十有二旒以朱組爲纓無綵佩白玉垂珠黃大旒綬黃赤纁紺四采衣皐上絳下前三幅後四幅衣畫而裳繡爲日月星辰山龍華蟲藻火粉米黼黻之象凡十二章素帶廣四寸朱裏以朱綠裨飾其側中衣以絳緣其領袖赤皮爲韞絳袴襪赤舄未加元服者空頂介幘其釋奠先聖則皐紗袍絳緣中衣絳袴襪黑舄其臨軒亦袞冕也其朝服通天冠高九寸金博山顏黑介幘絳紗袍皐緣中衣其拜陵黑介幘單衣其雜服有青赤黃白緋黑色介幘五色紗袍五梁進賢冠遠遊冠平上幘武冠

其素服白幘單衣

天子之冕後漢以來其前後旒用眞白玉珠魏明帝好婦人之飾改以珊瑚珠晉初不改渡江服章多闕冕飾以翡翠珊瑚雜珠後改用白旒珠從侍中顧和之奏也。

通天冠秦制也高九寸正豎頂少斜卻乃直下鐵爲卷梁前有展筩冠前加金博山述乘輿所常服也。

平冕王公卿助祭於郊廟服之王公八旒卿七旒以組爲纁色如其纁王公衣山龍以下九章卿衣華蟲以下七章。

晉記

卷十一

志

遠遊冠似通天而前無山述有展筩橫於冠前皇太子及王者後帝之兄弟帝子封郡王者服之諸王加官者自服其官之冠服惟太子及王者後常冠焉太子則以翠羽爲纁綴以白珠其餘則青絲緇布冠卽委貌冠也太古冠布齊則緇之緇布冠始冠之冠也其制有四形一似武冠又一似進賢其一上方其下加幘顏其一刺上而方下。行鄉射禮則公卿委貌冠以皐絹爲之形如覆杯與皮弁同制長七寸高四寸衣黑而裳素其中衣以皐緣領袖其執事之人皮弁以鹿皮爲之。

進賢冠古緇布遺象也前高七寸後高三寸長八寸有五梁三梁二梁一梁人主元服始加緇布則冠五梁進賢三公及封郡縣公侯鄉亭侯則冠三梁卿大夫八座尚書關中內侯二千石及千石以上則冠兩梁中書郎祕書丞郎著作郎尚書丞郎太子洗馬舍人六百石以下至於令史門郎小吏並冠一梁漢建初中太官令冠兩梁親省御膳爲重也博士兩梁崇儒也宗室劉氏亦得兩梁冠示加服也

武冠一名武弁一名大冠一名繁冠一名建冠一名籠冠卽古之惠文冠或曰趙惠文王所制也故名天

晉記

卷十一

七

子元服亦先加夫冠左右侍臣及諸將軍武官通服之侍中常侍則加金璫附蟬爲飾插以貂毛黃金爲竿侍中插左常侍插右昔趙武靈王爲胡服以金貂飾首秦滅趙以其君冠賜侍臣蓋北土多寒常以貂皮溫額後世效之遂以附冠或曰金取其剛蟬居高而飲清貂外柔縛而內勁悍也漢貂用赤黑色王莽用黃各附服色所尚

高山冠一名則注高九寸鐵爲卷梁制似通天頂直豎不斜卻無山迷展簪高山者取其矜莊賓遠者也中外官謁者謁者僕射所服或曰高山齋王冠也秦

滅齊以其君冠賜謁者近臣漢天子亦有時服焉法冠一名柱後或謂之獬豸冠高五寸以緹爲展簪鐵爲柱卷取其不曲撓也侍御史廷尉正監平凡執法官皆服之或謂獬豸神羊能觸邪佞楚王嘗獲此獸因象其形以制衣冠晉人謂之南冠秦滅楚以其冠服賜執法臣

長冠一名齊冠高七寸廣三寸漆纚爲之漢高帝微時以竹皮爲此冠世因謂劉氏冠後除竹用漆纚救日蝕則服長冠與祠宗廟諸祀冠之高帝所造後世以爲祭服尊敬之至也

晉記

卷十一

六

建華冠以鐵爲柱卷貫大銅珠九枚古用雜木珠祀天地五郊明堂舞人服之

方山冠其制似進賢以五采縠爲之漢天子八佾五行樂人所服冠衣各如其行方之色而舞焉

巧士冠前高七寸要後相通直豎漢郊天黃門從官四人冠之在鹵簿中夾乘輿車前以備宦者四星

卻非冠高五寸制似長冠官殿門吏僕射冠之負赤幡青翅燕尾諸僕射幡皆如之

卻敵冠前高四寸通長四寸後高三寸制似進賢凡當殿門衛士服之

樊噲冠廣九寸高七寸前後各出四寸制似平冕凡殿門司馬衛士服之

術氏冠前圓與制差池四重或曰楚莊王復讎冠也鵠冠加雙鵠尾豎插兩邊趙武靈王以表顯壯士至秦漢猶施之武人

皮弁以鹿皮淺毛黃白色者爲之禮王皮弁會五采

玉璫象玉邸玉笄謂之合爲弁其縫中名曰會以采

玉朱爲璫璫結也天子五采諸侯三采天子則縫十

二公侯伯七子男五孤四卿大夫三韋弁制似皮弁

頂上尖韎草染之色如淺絳即冠下抵也象骨爲之

晉記

卷十一

九

爵弁一名廣冕高八寸長二寸如爵形前小後大增其上似爵頭色有收持笄所謂夏收殷昂者也祠天地五郊明堂翹舞樂人服之

幘者古賤人不冠者之服也漢元帝額有壯髮始引

幘服之王莽頭禿又加其屋也漢注曰冠進賢者宜

長耳今介幘也冠惠文者宜短耳今平上幘也始時

各隨所宜遂因冠爲別介幘服文吏平上幘服武官

童子幘無屋者示不成人也又有納言幘幘後收又

一重方三寸又有赤幘騎吏武吏乘輿鼓吹所服救

日蝕文武官皆免冠著幘對朝服示武威也漢儀立

秋日獵服細幘及江左哀帝改用素白幘從博士曹宏之等議也

漢末王公名士多委王服以幅巾爲雅雖爲將帥皆著縑巾魏武以天下凶荒資財乏匱擬古皮弁裁縑帛以爲幘以色別其貴賤本施軍飾非爲國容也今通以爲慶弔服

巾以葛爲之形如幅而橫著之古尊卑共服也

幘名猶冠也義取其蒙覆其首其本縷也古者冠無

幘冠下有纚以縗爲之後世施幘於冠因或裁縷爲

幘自乘輿宴居下至庶人皆服之咸和中聽尙書八

晉記

卷十一

十

座丞郎門下三省侍官乘車白幘低幘出入掖門又二宮直官著烏紗幘然士人宴居往往著幘江左時野人已著帽人士亦然但其頂圓後乃高其屋云

漢制自天子至於百官無不佩劍其後惟朝帶劍晉

世始代之以木貴者猶用玉首賤者亦用蚌金銀玳

瑁爲雕飾

革帶古之鞶帶也文武衆官牧守丞令下及騶寺皆

服之其有囊綬則以綴於革帶其戎服則以皮絡帶

代之尙書八座荷紫以生紫爲袷囊綴之服外加於

左肩

袴褶之制未詳所起。近世凡車駕親戎中外戒嚴服之服無定色。冠黑帽綴紫標。標以綰爲之。長四寸。廣一寸。腰有綵帶。以代鞶。中官紫標。外官絳標。又有纂嚴戎服而不綴標。行而文武悉同。其收獵巡幸則惟從官戎服帶鞶革。文官不下纓。武官服冠。

諸假印綬而官不給鞶囊者。得自具作。其但假印不假綬者。不得佩綬。鞶古制也。漢世著鞶囊者。側在腰間。蓋以紫囊盛綬也。或盛或散。各有其時。

笏古者貴賤皆執。笏其事則指之於腰帶。所謂指紳之士者。指笏而垂紳帶也。紳垂長三尺。笏者有事

齊記

卷十一

三

則書之。故常簪筆。今之白筆其遺象也。三臺五省二品文官簪之。王公侯伯子男卿尹及武官不簪。加內侍位者乃簪手版。卽古笏也。

乘輿六璽。秦制也。曰皇帝行璽。皇帝之璽。皇帝信璽。天子行璽。天子之璽。天子信璽。漢遵秦不改。又有始皇藍田玉璽。螭虎鈕。在六璽之外。文曰受天之命。皇帝壽昌。漢高帝佩之。後世名曰傳國璽。懷帝蒙塵。傳國入漢。漢後沒趙。趙亡穆帝時乃還江南。

皇太子金璽。龜鈕。朱黃綬。四采赤黃縹紺。給五時朝服。遠遊冠。介幘。翠綬。佩瑜玉垂組。朱衣絳紗襪。阜緣。

白紗。其中衣白。曲領帶劍。火珠素首。革帶玉鈎。燹虎頭鞶囊。其大小會祠宗廟朔望五日還朝皆朝服。常還上宮則朱服。預上宮正會則於殿下脫劍。烏又有三梁進賢冠。其侍祠則平冕。九旒。袞衣九章。白紗絳緣。中單絳繒。繻采畫織成袞帶。金辟邪首。紫綠二色帶。采畫廣領。曲領各一。赤烏絳袪。若講則著介幘。單衣釋奠則遠遊冠。元朝服絳緣中單。絳袴袪。元鳥。若未加元服則中舍人執冕從介。一中元元。

齊記

卷十一

三

表素。革帶黑烏。佩山元玉。垂組大帶。若加餘官則服其加官之服也。

皇后謁廟其服阜上阜下親蠶則青上縹下皆深衣。制隱領袖緣以條首飾則假髻步搖簪珥步搖以黃金爲山題貫白珠爲支相繆八爵九華熊虎赤黑天鹿辟邪南山豐大特六獸諸爵獸皆以翡翠爲毛羽。金題白珠璫繞以翡翠爲華。

貴人夫人貴嬪是爲三夫人。皆金章紫綬。章文曰貴人夫人貴嬪之章。佩于璽玉。

淑妃淑媛淑儀修華修容修儀婕妤容華充華是爲

九嬪銀印青綬。佩采璫玉。三夫人助蠶服純纁。爲上與下皆深衣。制太平髻。七鎖蔽髻。黑玳瑁。又加簪珥。九嬪及公主夫人五鎖。世婦三鎖。

皇太子妃金璽龜鈕纁朱綬。佩瑜玉。

諸王太妃妃。諸長公主公主。封君金印紫綬。佩山元玉。長公主公主。見會。太平髻。七鎖蔽髻。其長公主得有步搖。皆有簪珥。衣服同制。自公主封君以上。皆帶綬。以綵組爲纁帶。各如其綬色。金辟邪首爲帶玦。郎公侯縣公侯太夫人夫人。銀印青綬。佩水蒼玉。其特加乃金紫。

晉記

卷十一

三

公特進侯卿校世婦中二千石二千石夫人紺繒幘。黃金龍首銜白珠魚須。撻長一尺爲簪。簪珥入廟佐祭者。阜絹上下。助蠶者。纁絹上下。皆深衣制。緣自二千石夫人以上至皇后。皆以蠶衣爲朝服。

輿服之制。所以別上下。殊內外也。典制之防。孰敢姦之。而士大夫宴居物御。以一時之好尚。而國家禍福之機。往往隨之。非其氣有以召之也哉。泰始之後。中國相尚用胡牀。貂襜褕。及羌煮貊炙。貴人富室。必畜其器。吉享嘉會。必以爲先。元康中。婦人之飾有五。兵佩又以金銀玳瑁之屬。爲斧鉞。以當笄。干寶以爲男女

之別。國之大節也。故服物異等。贊幣不同。今婦人而以兵器爲飾。其不祥乎。孝懷永嘉之際。士夫競服生箋單衣。識者指之曰。此則古者總衰。諸侯所以服天子也。晉末。皆冠小而衣裳博。大風流相尚。與臺成俗。夫上小而下大。此上替之象也。厥後氏羌擾晉。賈氏專恣。平陽遇酷。劉裕易姓。士夫之好尚。可不慎與。詩云。元袞赤舄。鉤膺鏤錫。歌其文也。有嚴有翼。共武之服。詠其武也。若內外不殊。王制失敘。禍福之應。捷如影響。嗚呼。其鑒之哉。

晉記

卷十一

三

蕭山郭 倫撰

食貨志

昔者先王量地以制邑度地以居民場農桑之本通魚鹽之利日中爲市總天下之隸貿遷有無各得其所蓋因天地之利而總山海之饒百畝之田十一而稅九年之稼三年之蓄以長孺齒以養耆耆家殷國阜遠至邇安然後王之常膳乃閒笙鏞商周之典用此道也迨井田既廢政教陵夷然食貨之盈耗國家之盛衰視之食惟重農貨急錢法班固爲殖貨志自晉記

卷十二 七

三代迄王莽之詩網羅前載詳矣光武中興始復行五銖田租三十稅一民產子者復以三年之算顯宗繼之天下安寧民無橫徭歲比登稔永平中立粟市於城東粟斛直錢二十草樹殷阜羊牛彌望作貢尤輕章帝時穀帛價貴縣官經用不足朝廷憂之尙書張林上言非但穀貴也百物皆貴此錢賤故耳宜令天下布帛爲租市買皆用之封禁出則錢而物皆賤矣又鹽者食之急也縣官可自賣鹽武帝時施行之名曰均輸事下尙書通議而尙書朱暉謂天子不言有無諸侯不言多寡食祿之家不與百姓爭利

均輸之法與賈販無異以布帛爲租則更多姦官自賣鹽與下爭利非明主所宜行帝本是林言得暉議弗聽少時復止和帝時有上書言人以貨輕錢薄故致貧困宜改鑄大錢事下四府羣僚及太學能言之士孝廉劉陶上議以爲當今之憂不在於貨在於人饑是以先王觀象育物敬授人時使男不逋畝女不下機故君臣之道行王路之教通由是言之食者乃有國之所寶百姓之至貴也竊以比年以來良苗盡於蝗螟之口杼柚空於公私之求所急朝夕之食所患靡鹽之事豈謂錢之厚薄銖兩之輕重哉就使當今沙磧化爲黃金瓦石變爲和玉使百姓渴無所飲饑無所食雖義皇之純德唐虞之文明猶不足以保蕭牆之內也蓋百姓可百年無貨不可一朝有饑故食爲至急也議者不達農殖之本多言鑄冶之便或欲因緣行詐以買國利國利將盡取者爭競造鑄之端於是乎生蓋萬人鑄之一人奪之猶不能給况今一人鑄之則萬人奪之乎雖以陰陽爲炭萬物爲銅役不食之民使不饑之士猶不能足無厭之求也夫欲民財殷阜要在止役禁奪則百姓不勞而足陛下聖德愍憂天下欲鑄錢齊貨以救其弊此猶養魚沸

鼎之中。棲鳥烈木之上。木水本魚鳥之所生也。用之不時。必至焦爛。願陛下寬銀薄之禁。後治鑄之議也。帝竟不鑄錢。安帝永初三年。天下水旱。人民相食。帝以鴻陂之地。假與貧民。以用度不足。三公又奏請令吏民入錢穀。得爲關內侯。沖質短祚。桓靈不軌。中平二年。南宮災。延及北闕。於是復收天下田畝十錢。用營宮宇。帝出自侯門。居貧卽位。常曰。桓帝不能作家。曾無私蓄。故於西園造萬金堂。懸鴻都之榜。開賣官之路。廷尉崔烈入錢五百萬以買司徒。而刺史二千石遷除。皆責助治宮室錢。錢不畢者。或至自殺。上下

無復行人。建安元年。駕至洛陽宮。閉蕩滌。百官披荆棘而居。州郡各擁強兵。而委輸不至。尙書郎官或自出採梠。死於墟巷。其萬金之私蓄。固安在哉。於時九州雲擾。袁紹軍人皆資樵聚。袁術戰士取給贏蒲。魏武爲相。奏罷小錢。還用五銖。孫氏奄有江東。鑄大錢一當五百。赤烏元年。又鑄當千錢。故呂蒙定荊州。吳大帝賜錢一億。後聞人閒不便省息之。官勿復出。鑄爲器物。私家有者。竝以輸藏。勿枉其直。魏武初平袁氏。定鄴都。令收田租。祇粟四升。戶絹二匹。縣二斤。餘皆不得擅典。然當是時。天下未并。三方之人。志相吞滅。戰爭攻取。耕夫釋耒。江淮之閒。尤缺儲峙。諸葛亮出師。每以糧匱還軍。則農之所係。豈不大哉。自董卓之亂。百姓流離。穀石至五千餘萬。人至相食。魏武既破黃巾。欲經略四方。志在足食。羽林監潁川棗祇建議屯田。操乃以任峻爲典農中郎將。募百姓屯田。許下郡國列置田官。數年之中。所在積粟。倉廩皆滿。始建安初。關中百姓流入荊州者十餘萬家。關本土安寧。皆企望思歸。而無以自業。於是衛覬議。鹽者國之大寶。自喪亂以來。放散宜如舊置。使監賣。以其直益市犂牛。給百姓之歸者。勤耕積粟。以豐殖關中。操乃

遺謁者僕射監鹽官流人果還關中豐實饒又以沛
國劉瓛爲揚州刺史廣屯田修芍陂茹陂七門吳塘
諸竭以溉稻田公私有蓄買達爲豫州竭汝水造新
陂又通運渠三百餘里所謂賈侯渠者也黃初中四
方郡守墾田又加時濟北顏斐爲京兆太守以百姓
不專農殖無車牛課令閑月取車材轉相教匠其無
牛者令養猪投貴賣以買牛始咸以爲煩一二年中
編戶皆有車牛田役省贍京兆遂以豐沃鄭渾爲沛
郡太守郡溼患勞百姓饑乏渾於蕭相二縣與陂竭
閒稻田比年大收頃畝歲增人賴其利刻石頌之號

晉記

卷十二
七

五

曰鄭陂吳亦重農務穀其大將軍陸遜抗疏請令諸
將各廣其田大帝父子親自受田車中八牛以爲四
耦亦可謂與衆均其勞苦者乎魏自黃初二年罷五
銖錢以穀帛爲市至明帝時錢廢穀用既久人閒巧
僞日滋競溼穀以要利作薄絹以爲市雖處以嚴刑
猶不能禁司馬芝等舉朝大議以爲用錢非徒豐國
亦可以省刑乃更鑄五銖至晉用之不改焉當是時
徐邈爲涼州土地少雨常苦乏穀邈上修武威酒泉
鹽池以收邊穀又廣開水田募貧民佃之家足倉盈
其後皇甫隆爲敦煌太守俗不使犂犂又不知用水

隆到乃教作犂犂溉灌歲終率計所得加舊五倍西
方以豐嘉平四年關中饑司馬太傅表徙冀州農夫
五千人佃上邽與京兆天水南安鹽池以益軍實青
龍元年開成國渠自陳倉至槐里築臨晉陂引汧洛
溉渴鹵之地三千餘頃國以充實正始四年太傅督
諸軍伐吳將諸葛恪焚其積聚恪棄城遁走太傅因
欲廣田積粟爲兼并之計乃使鄧艾行陳項以東至
壽春地艾以爲田良水少不足以盡地利宜開河渠
可以大積軍糧又通運漕之道著濟河論以喻其旨
又以爲昔破黃巾因爲屯田積穀許都以制四方今

晉記

卷十二
七

六

三隅已定事在淮南每大軍征舉運兵過半功費巨
億以爲大役陳蔡之閒土下田良可省許昌左右諸
稻田并水東下令淮北二萬人淮南三萬人分休且
佃且守水豐常收三倍於西計除衆費歲完五百萬
斛以爲軍資六七年閒可積三千萬餘斛於淮上此
則十萬之衆五年食也以此乘敵無不尅矣太傅善
之皆如艾計遂北臨淮水自鍾離而南橫石以西盡
泚水四百餘里五里置一營營六十人且佃且守兼
修廣淮陽百尺二渠上引河流下通淮潁大治諸陂
於潁南潁北穿渠三百餘里溉田二萬頃淮南淮北

皆相連接。自壽春到京師農官兵田阡陌相屬。雞犬之聲相聞。每大軍征東南。汎舟下達江淮。資食有儲而無水患。艾所建也。及晉受命。武帝欲平一江表。時穀賤而布帛貴。帝欲立平糴法。用布帛市穀。以爲糧儲。議者謂軍資尙少。不宜以貴易賤。泰始二年。帝乃下詔曰。夫百姓年豐。則用谷凶荒。則窮匱。是相報之理也。故古人權量國用。取贏散滯。有輕重平糴之法。理財均施。惠而不費。政之善者也。然此事廢久。天下希習其宜。加以官蓄未廣。言者異同。財貨未能達通。其制更令國寶散於穰歲。而上不收貧弱困於荒年。

晉記

卷十二

七

而國無備。豪人富商挾輕資。蘊重積。以營其利。故農夫苦其業。而末作不可禁也。今者省徭務本。并力墾殖。欲令農功益登。耕者益勸。而猶或騰踴。至於農人竝傷。今宜通糴以充儉乏。主者平議具爲條制。然事竟未行。是時江南未平。朝廷勵精於稼穡。四年正月丁亥。帝親耕藉田。庚寅詔曰。使四海之內。棄末反本。競農務功。能奉宣朕志。令百姓勸事樂業者。其惟郡縣長吏乎。先之勞之。在於不倦。每念其經營職事。亦爲勤矣。其以中左典牧種草馬。賜縣令長相及郡國丞各一匹。是歲乃立常平倉。豐則糴。儉則糶。以利百

姓。五年正月癸巳。勅戒郡國計吏。諸郡國守相令長。務盡地利。禁游食商販。十月詔以司隸校尉石鑒所上。汲郡太守王宏勤恤百姓。遵化有方。督勸開荒五千餘頃。遇年普饑。而郡界獨無匱乏。可謂能以勸教。時同功異者矣。其賜穀千斛。布告天下。八年司徒石苞奏。州郡農桑。未有殿最之制。宜增掾屬令史。有所循行。帝從之。苞既明於勸課。百姓安之。十年光祿勳夏侯和上修新渠。富壽遊陂三渠。凡溉田千五百頃。咸寧元年十二月詔曰。出戰入耕。雖自古之常。然事力未息。未嘗不以戰士爲念也。今以鄴奚官奴婢著

晉記

卷十二

八

新城代田兵種稻。奴婢各五十人爲一屯。屯置司馬使。皆如屯田法。三年又詔曰。今年霖雨過差。又有蟲災。潁川襄城。自春以來。略不下種。深以爲慮。主者何以爲百姓計。促處當之。杜預上疏曰。臣竊思惟今者水災東南特劇。非但五稼不收。居業并捐。下田所在停汚。高地皆多磽瘠。此卽百姓困窮方在來年。雖詔書切告長吏二千石爲之設計。而不靡開大制。定其趣舍之宜。恐徒文具。所益蓋薄。當今秋夏蔬食之時。而百姓已有不贍。前至冬春。野無青草。則必指仰官穀。以爲生命。此乃一方之大事。不可不豫爲思慮者。

也。臣愚謂既以水爲困。當恃魚菜螺蚌。而洪波汎濫。貧弱終不能得。今者宜大壞兗豫州東界諸陂。隨其所歸而宣導之。交令饑者盡得水產之饒。百姓不出境界之內。且暮野食。此目下日給之益也。水去之後。填淤之田。畝收數鍾。至春大種五穀。五穀必豐。此又明年益也。臣前啓典牧種牛。不供耕駕。至於老不穿鼻者。無益於用。而徒有吏士穀草之費。歲送任駕者甚少。尙復不調習。宜大出賣以易穀。及爲賞直。詔以孳育之物。不宜減散。事遂停寢。問主者今典虞右典收種產牛。大小有四萬五千餘頭。苟不益世用。頭數

晉記

卷十二

志

九

雖多其費日廣。古者匹馬邱牛。居則以耕。出則以戰。非如猪羊類也。今徒養宜用之牛。終爲無用之費。甚失事宜。東南以水田爲業。人無牛犢。今既壞陂。可分種牛三萬五千頭。以付二州將吏士庶。使及春耕。穀登之後。頭責三十斛。是爲化無用之費。得運水次成穀數百萬斛。此又數年後之益也。加以百姓降邱宅土。將來公私之饒。乃不可計。其所需好種萬頭。可卽令右典牧都尉官屬養之。人多畜少。可並佃牧地。明其考課。此又三魏近甸。歲當復入數千萬斛穀。牛又皆當調習。動可駕用。皆今日之可全者也。預又言自

頃戶口日增。而陂竭歲決。良田變生蒲葦。人居沮澤之際。水陸失宜。放牧絕種。樹木立枯。皆陂之害也。陂多則土薄水淺。潦不下潤。故每有水雨。輒復橫流。延及陸田。臣計漢之戶口。以驗今之陂處。皆陸業也。臣前見尙書胡威。啓宜壞陂。其言懇至。又見宋侯相應。遄上便宜。求壞泗陂。徙運道。時下都督度支共處當各據所見。不從遵言。人心所見。既不同。利害之情。又有異。軍家之與郡縣。士大夫之與百姓。其意莫有同者。此皆偏其利。以忘其害者也。此理之所以未盡。而事之所以多患也。臣又案豫州界二度支所領佃者

晉記

卷十二

志

十

州郡大軍雜士。凡用水田七千五百餘頃耳。計三年之儲。不過二萬餘頃。以常理言之。無爲多積無用之水。况於今者。水潦氾溢。大爲災害。臣以爲與其失當。寧瀉之不濇。宜發明詔。勅刺史二千石。其漢氏舊陂。舊竭。及山谷私家小陂。皆當修繕。以積水。其諸魏氏以來所造立。及諸因雨決溢。蒲葦馬腸陂之類。皆決瀝之。長吏二千石躬親勸功。諸食力之人。並一時附功。令比及水凍。得粗枯潤。其所修功實之人。皆以俾之。其舊陂竭溝渠。當有所補塞者。皆尋求微跡。一如漢時故事。豫爲部分列上。須冬東南休兵交代。各畱

一月以佐之。夫川瀆有常流。地形有定體。漢氏居人衆多。猶以無患。今因其所患而宜寫之。跡古事以明近。大理顯然。可坐論而得。臣不勝愚意。竊謂最是今日之實益也。朝廷從之。及平吳之後。有司又奏。詔書王公以國爲家。京城不宜復有田宅。今未暇作諸國邸。當使城中有往來處。近郊有芻蕘之田。今可限之。國王公侯京城得有一宅之處。近郊田大國田十五頃。次國十頃。小國七頃。城內無宅。城外有者。皆聽畱之。又制戶調之式。丁男之戶。歲輸絹三匹。絳三斤。女及次丁男爲戶者。半輸。其諸邊郡或三分之二。遠者

晉記

卷十二

七

三分之一。夷人輸寶布戶一匹。遠者或一丈。男子一人占田七十畝。女子三十畝。其外丁男課田五十畝。丁女二十畝。次丁男半之。女則不課。男女年十六已上至六十爲正丁。十五已下至十三。六十一已上至六十五爲次丁。十二已下。六十六已上爲老小。不事遠夷。不課田者。輸義米。戶三斛。遠者五斗。極遠者輸算錢。人二十八文。其官品第一至於第九。各以貴賤占田。一品占五十頃。二品四十五頃。三品四十頃。四品三十五頃。五品三十頃。六品二十五頃。七品二十頃。八品十五頃。九品十頃。而又各以品之高卑。蔭其

親屬多者及九族。少者三世。宗室國賓先賢之後。及士人子孫亦如之。而又得蔭人以爲衣食客及佃客。

六品已上得衣食客三人。七品八品二人。九品及舉輩跡禽前驅。由基強弩司馬羽林郎殿中冗從虎賁殿中虎賁持椎斧武騎虎賁持鉞冗從虎賁命。中虎賁武騎一人。其應有佃客者。一品二品佃客無過五十戶。三品十戶。四品七戶。五品五戶。六品三戶。七品二戶。八品九品一戶。是時天下無事。賦稅平均。人咸安其業而樂其事。於是王君夫武子石崇等更相誇尙。輿服鼎俎之盛。連衡帝室。布金埒之錢。粉珊瑚之

晉記

卷十二

七

樹至永寧之初。洛中尙有錦帛四百萬。寶珠金銀百餘斛。惠帝北征。蕩陰返駕。寒桃在御。隻雞供膳。其布衾兩幅。囊錢三千。以爲車駕之資。物盛而衰。固其宜也。至於永嘉。喪亂彌甚。雍州以東人多饑乏。更相鬻賣。奔迸流移。不可勝數。幽并司冀秦雍六州大蝗。草木及馬牛毛皆盡。又大疫癘。百姓爲寇賊所殺。流尸滿河。白骨蔽野。劉曜之逼也。朝廷議欲遷都。倉垣人多相食。比屋不見煙火。百官流亡者十八九。愍帝之西。斗米二金。死者大半。漢曜入寇。內外斷絕。十糲之麴屑以供御。君臣相顧。莫不揮涕而晉轍東矣。元帝

渡江軍事草創。蠻貊賧布。不有常經。中府所儲。僅四千匹。帝乃課督農功。詔二千石長吏。以穀入多少爲殿最。其非宿衛要任。皆宜赴農。使軍各自佃作。卽以爲廩。太興元年。詔曰。徐揚二州。土宜三麥。可督令。煖地投秋下種。至夏而熟。繼新故之交。於以周濟。所益甚大。昔漢遣輕車使者。汜勝之。督三輔種麥。而關中遂穰。勿令後晚。其後頻年麥雖有旱蝗。而爲益猶多。二年。三吳大饑。死者以百數。吳郡太守鄧攸。輒開倉廩賑之。明帝時。使黃門侍郎虞駿。桓彝。開倉振給。并省衆役。百官各上封事。後軍將軍應詹上表曰。昔高

書記

卷十二

七志

三

祖使蕭何鎮關中。光武令寇恂守河內。魏武委鍾繇。以西事。故能使八表夷蕩。區內輯寧。今中州蕭條。未蒙疆理。此兆庶所以企望也。壽春一方之會。去此不遠。宜選都督。有文武經略者。遠以振河洛之形勢。近以爲徐豫之藩鎮。綏集流散。使人有攸依。專委農功。令事有所局。趙充國農於金城。以平西零。諸葛亮耕於渭濱。規抗上國。今諸軍自不對敵。皆宜齊課。又閒者。流人奔東。吳東吳今儉。皆已還反。江西良田曠廢。來久。火耕水耨。爲功差易。宜簡流人。典復農官。功勞報賞。皆如魏氏故事。一年中與百姓二年分租。三年

計賦稅。以使之公私兼濟。則倉盈庾億。可計日而待也。咸和五年。成帝始度百姓田。取十分之一。率畝稅米三升。六年。以海賊寇抄。運漕不繼。發王公以下餘丁各運米六斛。是後頻年水災旱蝗。田收不至。咸康初。算度田稅米。空懸五十餘萬斛。尚書褚裒以下。免官。穆帝之世。頻有大軍。糧運不繼。制王公以下十三戶共借一人。助度支。運升平初。荀羨爲北府都督。鎮下邳。起田於東陽之石隄。公私利之。哀帝卽位。乃減田租。畝收二升。孝武太元二年。除度田收租之制。王公以下口稅三斛。唯蠲在役之身。八年。又增稅米口

書記

卷十二

七志

四

五石。至於末年。天下無事。時和年豐。百姓樂業。穀帛殷阜。幾乎家給人足焉。而道子元顯。淫於臺榭。至安帝時。東土饑饉。寇盜蜂起。天下遂弊矣。初。元帝之渡江也。用孫氏舊錢。輕重雜行。大者謂之比輪。中者謂之四文。吳興沈充。又鑄小錢。謂之沈郎錢。錢既不多。由是稍貴。孝武太元三年。詔曰。錢國之重寶。小人貪利。銷壞無已。監司當以爲意。廣州夷人寶貴銅鼓。而州境素不出銅。開官私賈人。皆於此下貪比輪錢。斤兩差重。以入廣州。貨與夷人。鑄敗作鼓。其重爲禁。制得者科罪。安帝元興中。桓靈寶輔政。立議欲廢錢用

穀帛孔琳之議曰。洪範八政。貨爲食次。豈不以交易所資爲用之至要者乎。若使百姓用力於爲錢。則是妨爲生之業。禁之可也。今農自務穀。工自務器。各隸其業。何常致勤於錢。故聖王制無用之貨。以通有用之財。既無毀敗之費。又省難運之苦。此錢所以嗣功龜貝。歷代不廢者也。穀帛爲寶。本充衣食。分以爲貨。則致損甚多。又勞毀於商販之手。耗棄於割截之用。此之爲弊。著自於曩。故鍾繇曰。巧僞之人。競溼穀以要利。制薄絹以充資。魏世制以嚴刑。弗能禁也。是以司馬芝等。以爲用錢非徒豐國。亦所以省刑。錢之不多。由於兵亂積久。自致於廢。有由而然。漢末是也。今既用而廢之。則百姓頓亡其利。今括囊天下之穀。以周天下之食。或倉庫充溢。或糧靡并儲。以相資通。則貧者仰富。致富之道。實假於錢。一朝斷之。便爲棄物。是有錢無糧之人。皆坐而饑困。以此斷之。又立弊也。且據今用錢之處。不以爲資。用穀之處。不以爲富。又入習來久。革之必惑。語曰。利不可不。不易業。況又錢便於穀耶。魏明帝時。錢廢穀用。既久。以不便於人。乃舉朝大議。精才達政之士。莫不以宜復用錢。下無異情。朝無異論。彼尙舍穀帛而用錢。足以明穀帛之弊。著

晉記

卷十二

七

志

五

於已誠也。近孝武之末。天下無事。時和年豐。穀帛殷阜。幾乎家給人足。驗之實事。錢又不妨人也。頃兵革屢興。荒饉薦及。饑寒未振。實此之由。公既援而拯之。大革視聽。宏敦本之教。明廣農之科。敬授人時。各從其業。游蕩知反。務末自休。則南畝競力。野無遺壤。於此以往。將昇平必致。何衣食之足。卹愚謂救弊之術。無取於廢錢。朝議多同琳之。此議遂寢。夫錢法以五銖爲得中。天下以重農而長治。乃朝無誼辟。國有侈風。驕奢之後。必有荒饉。荒饉之後。必有兵革。有天下者。所以必端其本也。

晉記

卷十二

七

六

晉記卷一二

晉記卷十三

志

蕭山郭 倫撰

刑法志

孔子曰。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刑之不可犯。不若禮之不可踰也。夫人稟陰陽五行之氣。有喜怒哀樂之情。飲食男女之欲。好惡相攻。情僞相感。一出於禮。卽蹈於刑。刑之設也。蓋亦有不得已而用之者焉。惟古昔聖明。下以忠厚長者之道待斯民。而民重於犯法。後世刑獄滋興。巧於遁避。而民甘於不肖。甚哉恥之於人大

晉記

卷十三

志

也。周禮三刺之法。未嘗不訊羣臣。而刑不上大夫。則三木鞭扑之罰。固未有施於大臣者矣。蓋人而以君子待之。彼將以君子自爲也。人而以不肖待之。彼亦將以不肖自爲也。孔子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又曰。唯上智與下愚不移。刑罰者聖人所以加於下愚。以範天下之中人者也。故刑罰之中。而禮教行乎其閒矣。今夫一堂之上。聚十人焉。而俱笞責之。則不以裸臀受杖爲辱矣。十人之中。而一二禮貌之。一二鞭扑之。五六人旅而觀之。則不特受笞者以爲大恥。而旅觀者咸知所戒矣。故同浴者不譏裸裎。同

鏡者自慚形穢。其勢然也。聖人之制。刑期無刑。辟以止辟。常寓哀矜於執法之中。豈謂刑之可廢哉。世祖武皇帝。秉性寬厚。優禮大臣。頒新律於天下。條綱雖設。稱爲簡惠。人甚安之。而後嗣昏愚。逆后肆志。遂至宰執受戮。四海分崩。然晉轍雖東。而人心未厭。遺黎企望。則江左百有二年之祚。皆帝之寬厚貽之。豈如秦之隆刑峻法。自速其亡也哉。

晉記

卷十三

志

古者大刑用甲兵。中刑用刀鋸。薄刑用鞭扑。周室旣衰。狙詐彌繁。由是申韓慘酷。一以刀鋸治天下。至秦政而極矣。漢興約法三章。與民更始。百姓始有生人。之樂。迨及孝文。斷獄四百。而武帝極兵黷武。虛耗海內。姦宄不勝。任用酷吏。天下囂然。文景之業。衰於趙禹張湯之手。而昭宣元成哀平六世之閒。斷獄殊死。率千數口而一人。則郡國被刑而死者。歲以萬計。和氣何由而洽乎。光武中興。畱心庶獄。常臨朝聽訟。躬決疑事。是時承離亂之後。法網弛縱。罪名輕而無以懲肅。梁統乃上疏。欲峻刑法。以爲刑罰不苟。務輕務其中。事下三公廷尉議。以爲隆刑峻法。非明王急務。不可開許。明帝性旣明察。能得下姦。故尙書奏決罰。近於苛碎。至章帝時。尙書陳寵上疏。勸帝蕩滌煩苛。

晉記

卷十三

八

輕薄簠楚以濟羣生。廣至德。帝納寵言。決罪行刑。務於寬厚。其後遂詔有司。禁絕鉗鎖諸酷。痛舊制。解祿惡之禁。除文致請讞五十餘事。定著於令。是後獄法和平。永元六年。寵又代郭躬爲廷尉。復校律令。刑法溢於市刑者。奏除之。曰。臣聞禮經三百。威儀三千。故市刑大辟二百。五刑之屬三千。禮之所去。刑之所取。失禮卽入刑。相爲表裏者也。今律令犯罪。應死刑者。六百一十。耐罪千六百九十八。贖罪以下二千六百八十一。溢於市刑千九百八十九。其四百一十大辟千五百七耐罪。七十九贖罪。漢興以來。三百二年。憲令稍增。科條無限。又律有三家。說各駁異。刑法繁多。宜令三公廷尉集平律令。應合經義。可施行者。大辟二百。耐罪贖罪二千八百。合爲三千。與禮相應。其餘千九百八十九事。悉可詳除。使百姓改易視聽。以成大化。致刑措之美。傳之無窮。未及施行。而寵罷。遂寢寵子忠。後復爲尙書。略依寵意。奏上三十三條。爲決事比。以省請讞之弊。又上除蠶室刑。解賊吏三世禁錮。狂易殺人。得減重論。母子兄弟相代死。聽赦所代者。事皆施行。雖時有蠲革。而舊律繁蕪。未經纂集。獻帝建安元年。應劭又刪定律令。表於帝曰。故膠東相

晉記

卷十三

四

董仲舒。老病致仕。朝廷每有政議。數遣廷尉張湯。親至陋巷。問其得失。於是作春秋折獄二百三十二事。動以經對。言之詳矣。臣竊不自揆。輒撰具律本章句。尙書舊事。廷尉板令。決事比例。司徒都目。五曹詔書。及春秋折獄。凡二百五十篇。蠲去復重。爲之節文。又集議駁三十篇。以類相從。凡八十二事。其見漢書二十五。漢記四。其二十六。博採古今。瓌璋之士。德義可觀。其二十七。臣所創造。雖未足綱紀國體。宜洽時雍。庶幾觀察。增闡聖德。惟因萬幾之餘暇。遊意省覽。獻帝善之。而舊事存焉。是時天下將亂。刑罰不足以懲惡。於是名儒大才。故遼東太守崔寔。大司農鄭康成。大鴻臚陳紀。之徒。咸以爲宜復行肉刑。及魏武輔漢。尙書令荀彧。博訪百官。復欲申之。而少府孔融議。以爲古者敦龐善否。區別吏端。刑清政簡。一無過失。百姓有罪。皆自取之。末世陵遲。風化壞亂。政撓其俗。法害其教。故曰。上失其道。人散久矣。而欲繩之以古刑。投之以殘棄。非所謂與時消息也。紂斲朝涉之脛。天下謂爲無道。夫九牧之地。千八百之君。若各用一人。是天下常有千八百紂也。求世休和。弗可得已。且被刑之人。慮不念生。志在思死。類多趨惡。莫復歸正。夙

沙亂齊伊氏禍朱趙高英布爲世大患不能止人遂爲非也。雖忠如鬻拳信如卞和智如孫臏宛如巷伯才如史遷達如子正一罹刀鋸沒世不齒是太甲之思庸穆公之霸秦陳湯之都賴魏尚之臨邊無所復施也。漢開改惡之路凡爲此也故明德之君遠度深惟棄短就長不苟革其政者也。朝廷善之卒不改及魏國建陳紀子羣時爲御史中丞魏武下令又欲復之使羣申其父論鍾繇爲相國亦贊成之而奉常王修不同其議魏武亦難以藩國改漢之制遂寢不行乃定甲子科犯鈇左右趾者易以木械魏文又議肉

晉記 卷十三 志 五

合六十篇又漢時決事集爲令甲以下三百餘篇及司徒鮑公撰嫁娶辭訟決爲法比都目凡九百六卷後人各爲章句叔孫宣郭令卿馬融鄭康成諸儒章句十有餘家家數十萬言凡斷罪所當由用者二萬六千二百七十二條七百七十三萬二千二百餘言言繁而覽者益難於是下詔但用鄭氏章句不得雜用餘家衛覬請置律博士轉相教授事遂施行然而律文煩廣事比衆多往往離本依末其後又下詔改定律制命司空陳羣等刪約舊科傍採漢律定爲魏法改漢舊律不行於魏者皆除之更依古義制爲五

晉記 卷十三 志 六

刑其死刑有三髡刑有四完刑作刑各三贖刑十一罰金六雜抵罪七凡三十七名以爲律首又改賊律但以言語及犯宗廟園陵謂之大逆無道要斬家屬從坐不及祖父母孫至於謀反大逆臨時捕之或汙諸或梟菹夷其三族不在律令所以嚴絕惡跡也賊鬪殺人以劫而亡許依古義聽子弟得追殺之會赦及過誤相殺不得報讎所以止殺害也正殺繼母與親母同防繼假之隙也除異子之科使父子無異財也毆兄弟加至五歲刑以明教化也因徒誣告人反罪及親屬異於善人所以累之使省刑息誣也改投

書棄市之科所以輕刑也正篡囚棄市之罪斷凶彊爲義之蹤也二歲刑以上除以家人乞鞠之制省所煩獄也改諸郡不得自擇伏日所以齊風俗也斯皆魏世所改其大略如是及景帝輔政是時魏法犯大逆者誅及已出之女母邱儉之誅其子甸妻荀氏所生女芝爲潁川太守劉子元妻亦坐死以懷妊繫獄司隸校尉何曾哀之使主簿程咸上議曰法律追戮已出之女誠欲殄醜類之族也然女人有三從之義無自專之道出適他族還喪父母降其服紀所以明外戚之節異在室之恩而父母有罪追戮已出之女

晉記

卷十三

七

夫黨見誅又有隨姓之戮一人之身內外受辟今女既嫁則爲異姓之妻如或產育則爲他族之母此爲元惡之所忽戮無辜之所重於防則不足懲姦亂之源於情則傷孝子之心男不得罪於他族而女獨嬰戮於二門非所以哀矜女弱蠲明法制之本分也臣以爲在室之女從父母之誅既醮之婦從夫家之罰宜改舊科以爲永制於是有詔改定律令文帝爲晉王患前代律令本注煩雜陳羣劉劭雖經改革而科網本密諸儒章句但取鄭氏又爲偏黨未可承用於是令賈充鄭冲荀顗荀勗羊祜王業杜友杜預裴楷

周權郭頤成公綏柳軌及吏部令史榮邵等十四人典定律律就漢九章增十一篇仍其族類正其體號合二十篇六百二十條二萬七千六百五十七言蠲其苛穢存其清約事從中典歸於益時減臬斬族誅從坐之條除謀反適養母出嫁女皆不復還坐父母棄市省禁錮相告之條去捕亡亡沒爲官奴婢之制輕過誤老小女人當罰金杖罰者皆令半之重姦伯叔母之令棄市淫寡女三歲刑崇嫁娶之要一以下聘爲正不理私約峻禮教之防準五服以制罪也凡律令合二千九百二十六條十二萬六千三百言六

晉記

卷十三

八

十卷故事三十卷泰始三年事畢表上武帝詔曰昔蕭何以定律令受封叔孫通制儀爲奉常賜金五百斤弟子百人皆爲郎中夫立功立事古今之所重宜加祿賞其詳考差敘輒如詔簡異子弟百人隨才品用賞帛萬餘匹武帝親自臨講使裴楷執讀四年正月大赦天下乃班新律其後明法掾張裴又注律表上之其要曰律始於刑名者所以定罪制也終於諸侯者所以畢其政也王政布於上諸侯奉於下禮樂撫於中故有三才之義焉刑名所以經略罪法之輕重正加減之等差明發衆篇之多義補其章條之不

足周流四極上下無方不離於律法之中也其知而犯之謂之故意以爲然謂之失違忠欺上謂之謾背信藏巧謂之詐虧禮廢節謂之不敬兩訟相趣謂之鬪兩和相害謂之戲無變斬擊謂之賊不意誤犯謂之過失逆節絕理謂之不道陵上僭貴謂之惡逆將害未發謂之戕唱首先言謂之造意二人對議謂之謀制衆建計謂之率不和謂之強攻惡謂之略三人謂之羣取非其物謂之盜貨財之利謂之贓凡二十者律義之較名也夫律者當慎其變審其理若不承用詔書無故失之刑當從贖謀反之同伍實不知情

晉記

卷十三

九

當從刑此故失之變也卑與尊鬪皆爲賊鬪之加兵刃水火中不得爲戲戲之重也向人室廬道徑射不得爲過失之禁也都城人衆中走馬殺人當爲賊賊之似也過失似賊戲似鬪鬪而殺傷傍人又似誤盜傷縛守似疆盜呵人取財似受賕囚辭所連似告劾諸勿聽理似故縱持質似恐獨如此之比皆爲無常之格也五刑不簡正於五罰五罰不服正於五過意善功惡以金贖之以人得罪與人同以法得罪與法同侵生害死不可齊其防親疎公私不可常其教禮樂崇於上故降其刑刑法閑於下故全其法是故尊

卑敘仁義明九族親王道平也夫刑者司理之官理者求情之機情者心神之使心感則情動於中而形於言暢於四支發於事業是故姦人心愧而面赤內怖而色奪論罪者務本共心審其情精其事近取諸身遠取諸物然後乃可以正刑仰手似乞俯手似奪捧手似謝擬手似訴拱臂似自首攘臂似格鬪矜莊似威怡悅似福喜怒憂懼貌在聲色姦真猛弱候在視息出口有言當爲告下手有禁當爲賊喜子殺怒子當爲戲怒子殺喜子當爲賊諸如此類自非至精不能極其理也夫理者精元之妙不可以一方求也

晉記

卷十三

十

律者幽理之奧不可以一體守也或計過以配罪或化略不循常或隨事以盡情或趣舍以從時或推重以立防或引輕而就下公私廢避之宜除削重輕之變皆所以臨時觀釁者也用法執銓者幽於未制之中采其根芽之微致之於機格之上稱輕重於毫銖考輩類於參伍然後乃可以理直刑正夫奉聖典者若操刀執繩刀妄加則傷物繩妄彈則侵直梟首者惡之長斬刑者罪之大棄市者死之下髡作者刑之威贖罰者誤之誠王者立此五刑所以實君子而通小人故爲勅慎之經皆擬周易有變通之體焉其旨

遠其辭文其言曲而中其事肆而隱通天下之志唯忠也斷天下之疑唯文也切天下之情唯遠也彌天下之務唯大也變無常體唯理也非天下之賢聖孰能與於斯夫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化而裁之謂之格刑殺者似冬震曜之象也髡罪者似秋彫落之變也贖失者似陽春悔吝之疵也五刑成章輒相依準法律之義焉是時侍中盧瑒中書侍郎張華又表鈔新律諸死罪條目懸之亭傳以示兆庶有詔從之及劉頌爲廷尉頻表宜復肉刑上言曰臣竊以爲議者拘孝文之小仁而輕違聖王之典未詳晉記

卷十三 志 八 十一

之甚莫過於此今死刑重故非命者衆生刑輕故罪不禁姦所以然者肉刑不用之所致也今爲徒者類性元惡不軌之族也去家懸遠作役山谷饑寒切身志不聊生是以徒亡日屬盜賊日煩亡之數者至有十數得輒加刑日益一歲此爲終身之徒也自顧反善無期而災困逼身其志亡思盜勢不得息事使之然也古者用刑以止刑今反於此諸重犯亡者髮過三寸輒重髡之此以刑生刑加作一歲此以徒生徒也亡者積多繫囚狠畜議者曰囚不可不赦復從而赦之此爲刑不制罪法不勝姦下知法之不勝相聚

而謀爲不軌月異而歲不同故自頃年以來姦惡陵暴所在充斥議者不深思此故而曰肉刑於名忤聽忤聽孰與盜賊不禁聖王之制肉刑遠有深理其事可得而言非徒使其畏剝割之痛而不爲也乃去其爲惡之具使夫姦人無用復肆其志止姦絕本理之盡也亡者刑足無所用復亡盜者截手無所用復盜淫者割其勢理亦如之除惡塞源莫善於此非徒然也今宜取死刑之限輕及三犯逃亡淫盜悉以肉刑代之然後刑不復生刑徒不復生徒而殘體爲戮終身作誠人見其痛畏而不犯必數倍於今且爲惡者去其爲惡之具此爲諸已刑者皆良士也豈與全其爲姦之手足而蹙居必死之窮地哉朝廷不省惠帝時政出羣下每有疑獄各立私情刑法不定而獄犴繁滋頌時爲三公尙書又上疏曰自近世以來法漸多門令甚不一臣今備掌刑斷職司其要謹具啓聞臣竊伏惟陛下爲政每思盡善故事求曲當則例不得直盡善故法不得全何則夫法者固以盡理爲法而上求盡善則諸下牽文就意以赴主之所許是以法不得全刑書徵文徵文必有乖於情聽之斷而上安於曲當故執平者因文可引則生二端是法多門

晉記 卷十三 志 八 十一

令不一則吏不知所守下不知所避姦偽者因法之多門以售其情所欲淺深苟斷不一則居上者難以檢下是以事同議異獄犴不平有傷於法古人有言善爲政者觀人設教觀人設教制法之謂也又曰隨時之宜當務之謂也然則觀人隨時而制其法法軌既定則行之信如四時執之堅如金石羣吏豈得在成制之內復稱隨時觀人之宜以亂政典哉何則始制之初固已觀人而隨時矣今若設法未盡善則宜改之若謂已善不得使奉用之司得出入以差輕重也夫人君所與天下共者法也已令四海不可以不

晉記

卷十三

志

信方求天下之不慢不可繩以不信之法上古議事以制不爲刑辟夏殷及周書法象魏非聖有殊所遇異也今時弊不及中古而執平者欲適情之所安自託於議事以制臣竊以爲聽言則美論理則遠天下至大事務衆雜使主者守文死生以之不敢錯思於成制之外則法恆全而事無闕至於非常之斷出法賞罰若漢祖戮楚臣之私已封趙氏之無功唯人主專之非奉職之臣所得擬議然後情求傍請之跡絕似是而非之奏塞此蓋齊法之大準也故人君不善倚深似公之斷而責守文如令之奏然後得爲有檢

又律法斷罪皆當以律令正文若無正文依附名例斷之其正文名例所不及皆勿論法吏以上所執不同得爲異議如律之文守法之官唯常奉用律令至於法律之內所見不同乃得爲異議也今限法曹郎令吏意有不同爲駁唯論釋法律以正所斷不得援求諸外論隨時之宜以明法官守局之分詔下其事侍中太宰汝南王亮奏以爲宜如頌所表爲永久之制及於江左元帝爲丞相時朝廷草創議斷不循法律人立異議高下無狀主簿熊遠奏曰禮以崇善法以閑非故禮有常典法有常防是以周建象魏之制

晉記

卷十三

志

漢造畫一之法故能闡宏大道以至刑厝律令之作由來尙矣自軍興以來法度陵替至於處事不用律令競作厲命人立異議曲適物情虧傷大例府立節度復不奉用臨事改制初作夕更至於主者不敢任法每輒關詔委之大官非爲政之體也若本曹處事不合法令監司當以法彈違不得動用開塞以壞成事若每隨物情輒改法制此爲以情壞法法之不一是謂多門開人事之路廣私請之端非先王立法之本意也凡爲駁議者當合經傳及前比故事不得任情以破成法若開塞隨宜權道制物此是人君之所

得行。非臣子所宜專用。主者唯當徵文據法以事爲斷耳。是時帝以權宜從事。尚未能從而河東衛展爲晉王。大理考擿故事。有不合情者。又上書曰。今施行詔書。有考子正父死刑。或鞭父母。問子所在。舉家逃亡。家長斬若長。是逃亡之主。斬之雖重。猶可。設子孫犯事。將考祖父逃亡。逃亡是子孫而父祖嬰其酷。傷順破教。如此者。衆相隱之道離。則君臣之義廢。君臣之義廢。則犯上之姦生矣。秦網密文峻。漢典掃除煩苛。風移俗易。幾於刑厝。大人革命。不得不蕩其穢。匿通其圯滯。今詔書宜除者。多有便於當今。著爲正條。

晉記

卷十三

志

五

則法差簡易。元帝令曰。明罰勅法。先王所慎。自元康已來。事故薦臻。法禁滋漫。大理所上。宜朝堂會議。蠲除詔書不可用者。此孤所虛心者也。及帝卽位。展爲廷尉。又上言。宜復肉刑。詔內外通議。驃騎將軍王導。太常賀循。侍中紀瞻。中書郎庾亮。大將軍諮議參軍梅陶。散騎郎張嶷等議。以爲肉刑之典。由來尙矣。肇自古先。以及三代。聖哲明王。所未曾改也。漢文易之時。蕭曹已沒。絳灌之徒。不能正其議。迨班固深論其事。以爲外有輕刑之名。內實殺人。又死刑太重。生刑太輕。生刑縱於上。死刑怨於下。輕重失當。故刑政失。

中也。且原先王之造刑也。非以過怒也。非以殘人也。所以救姦。所以當罪。今盜者竊人之財。淫者好人之色。亡者避上之役。皆無殺害也。則加之刑。刑之則止。而加之斬戮。戮過其罪。死不可生。縱虐於此。此乃仁人君子所不忍聞也。今大晉中興。遵復古典。起千載之滯義。拯百殘之遺黎。使皇典廢而復存。黔首死而更生。生肉枯骨。惠侔造化。豈不休哉。而尙書令刁協。尙書薛兼等議。以爲今大命維新。誠宜設寬法。以有人。羣黎愚蔽。習翫所見。而忽異聞。或未能咸服。愚謂行刑之時。先明申法令。樂刑者肉。甘死者殺。則心

晉記

卷十三

志

六

必服矣。尙書周顒。郎曹彥。中書郎桓彝等議。以爲復肉刑以代死。誠哀矜之宏恩。然竊以刑罰輕重。隨時而作。時人少罪而易威。則從輕而寬之。時人多罪而難威。則宜化刑而濟之。肉刑平世所宜立。非救弊之宜也。方今聖化草創。人有餘姦。習惡之徒。爲非未已。截頭絞頸。尙不能禁。而乃更斷足。則鼻輕其刑罰。使欲爲惡者。輕犯寬刑。蹈罪更衆。是爲輕其刑。以誘人於罪。殘其身。以加楚酷也。昔之畏死刑。以爲善人者。今皆犯輕刑。而殘其身。則受刑者轉廣。而爲非者日多。踊貴履賤。而有鼻者醜也。徒有輕刑之名。而實開

長惡之源不如以殺止殺重以全輕須聖化漸著兆庶易威之日徐施行也議奏元帝猶欲從展所上大將軍王敦以爲百姓習俗日久忽復肉刑必駭遠近且逆寇未殄不宜有慘酷之聲聞於天下於是乃止咸康之世庾冰好爲糾察近於煩細後矯之復存寬縱疎密自由律令無準桓靈寶之輔政也又議欲復肉刑斬左右趾之法以輕死刑命百官議而孔琳之議不同時論多與琳之遂不行夫德禮既邈刑獄滋繁圖治者欲復肉刑以期刑厝豈可得哉蓋亦反其本矣

晉記

卷十三志

七

晉記卷十四

列傳

八臣列傳

蕭山郭倫撰

賈充 裴秀 王沈 陳騫 石苞 荀勗

荀勗 何曾

賈充字公闕平陽襄陵人也父達魏豫州刺史陽里亭侯充少孤居喪以孝聞襲父爵拜尚書郎累遷黃門侍郎汲郡典農中郎將爲大將軍師參軍從擊母邱儉文欽於樂嘉師疾篤還許昌畱充監諸軍事以勞增邑三百五十戶師薨弟昭代爲大將軍充爲司

晉記

卷十四列傳

馬轉右長史大將軍新執朝權充請遣參佐慰勞四征陰察其向背使充於淮南託謀伐吳與諸葛誕論說時事因謂誕曰天下皆願禪代君以爲何如誕厲聲曰卿非賈豫州子乎世受魏恩豈可以社稷輸人若洛陽有難吾當死之充默然及還以告曰今徵之反速而事小不徵事遲而禍大乃徵誕爲司空而誕果起兵復從擊誕城陷昭登壘勞充先歸洛陽使充統後事進爵宣陽鄉侯增邑千戶遷廷尉轉中護軍魏主髦討昭充率衆拒戰於南闕下衆將北騎督成倖弟濟呼充曰事急矣當如何充曰公養汝曹正爲

今日焉避天子濟遼抽戈弑魏帝於車中元帝卽位進充安陽鄉侯增邑千二百戶統城外諸軍加散騎常侍鍾會之反於蜀也假充節以本官都督關中隴右諸軍事西據漢中未至而會誅乃還時軍國多事充有刀筆才能觀察上旨與裴秀王沈荀勗等共參機密任腹心尋使充定律假金章賜甲第一區五等初建封臨沂侯爲晉元勳祿賜常優於羣官初文帝以景帝恢宏工業舞陽侯攸嗣景帝欲立爲世子充不可及文帝寢疾世祖請問後事文帝曰知汝者賈公闓也世祖襲王拜晉國衛將軍儀同三司給事中改封臨潁侯世祖受魏禪充以建明大命轉車騎將軍散騎常侍尙書僕射更封魯郡公母柳氏爲魯國太夫人班充所定新律於天下詔曰昔蕭何以定律受封叔孫通以制儀爲奉常賜金五百斤弟子皆爲郎夫立功立事古之所重自太傅車騎以下皆加祿賞其詳依古典於是賜充子弟一人關內侯絹五百匹固讓不許代裴秀爲尙書令賜絹七百匹以母憂去職帝以東南有事遣典軍將軍楊囂宣諭使六旬起視事充爲政褒貶在己然務農節用并官省職頗好進士所薦達必始終經緯之或有背充以要權

貴者充皆陽以素意待之而諂媚取容威權日盛侍中任愷中書令庾純等疾之而未有以閒也泰始七年涼州胡叛帝憂之愷因說帝請充鎮關中乃拜充使持節都督秦涼二州諸軍事假羽葆鼓吹給第一駟馬充以爲失職深銜任愷而計無所出將之鎮百僚餞於夕陽亭荀勗私焉充以情告勗曰公國之宰輔而爲一夫所制不亦鄙乎然是行也辭之實難獨有結婚太子則不頓駕而自留矣充曰是則然矣孰能達之對曰勗之任也俄而侍宴論太子婚姻事勗因言充女才質令淑而元后及荀勗亦竝稱充女賢帝納之當是時京師大雪平地二尺軍不得發旣而皇儲當婚遂不西行詔充居本位尋遷司空侍中尙書令領兵如故咸寧二年帝寢疾充及齊王攸荀勗參醫藥疾瘳賜絹各五百匹帝初疾篤朝臣屬意於攸河南尹夏侯和謂充曰公兩女婿親疎等耳立人當立德充不答帝後聞之徙和光祿勳罷充領兵轉太尉行太子太保錄尙書事三年日食三朝充請遜位不許更以沛國之公邱益其封帝寵幸愈隆羣臣咸側目焉五年冬諸將伐吳詔充假黃鉞大都督總統六師給羽葆鼓吹緹幢兵萬人騎二千人置左右

長史司馬從事中郎增參軍騎司馬各十人帳下司馬二十人大車官騎各三十人充慮大功不捷表請息兵詔曰君不行吾當自出充不得已受節鉞將中軍爲諸軍節度以冠軍將軍楊濟爲副南屯襄陽吳江陵諸守皆降充徙屯項王濬已尅武昌充猶遣使表吳未可悉定方夏江淮下淫疾疫必起宜詔諸軍爲後圖雖腰斬張華不足以謝天下中書監荀勗奏宜如充表帝弗聽杜預聞充有奏馳表固爭使及至輟輦而孫皓降矣充本無南伐之謀及師出而吳平大慙議欲請罪帝聞充當詣闕豫幸東堂待充罷節

晉記

卷十四

列傳

四

鉞僚佐仍假鼓吹麾幢使侍中程咸犒勞賜充帛八千匹增邑八千戶分封從孫暢新城亭侯蓋安陽亭侯弟陽里亭侯混從孫關內侯衆各增戶邑充與羣臣上告成禮有司請具其事帝謙讓不許太康三年充疾篤上印綬遜位帝遣侍臣諭旨問疾殿中太醫致湯藥賜牀帳錢帛自皇太子宗室躬省起居四月薨年六十六帝爲之慟使使持節太常奉策追贈太宰加袞冕之服緣紼綬御劍賜東園祕器朝服一具衣一襲大鴻臚護喪事假節鉞前後部羽葆鼓吹緹麾大路轡路輜輶車帳下司馬大車椎斧文衣虎賁

輕車介士葬禮依漢霍光及安平獻王故事與石苞裴秀等爲王功配享廟廷諡曰武追諡充子黎民爲魯殤公充夫人廣成君郭槐性妒忌初黎民三歲乳媼抱之當閣黎民見充入喜笑充就而撫之槐望見謂充私乳母鞭殺之黎民戀念發病而死後又生男過莽充復就乳媼撫之槐又疑而殺之兒亦思慕而死充遂無嗣及薨槐欲以外孫韓謚爲黎民後奉充祀郎中令韓咸中尉曹軫諫曰禮大宗無後以小宗支子後之無異姓爲後之文無令先公懷腆后土槐不從咸等上書求改立嗣事寢不報槐乃表陳是充

晉記

卷十四

列傳

五

遺意帝遂詔以謚爲魯公世孫嗣國自非功如太宰始封無後如太宰所取必以己自出不如太宰皆不得以爲比初下禮官議謚博士秦秀請謚曰荒議見秀傳帝詔使更議博士段暢建議謚武焉自充薨及葬賻賜凡二十萬惠帝卽位賈后加充廟六份之樂母郭槐爲宜城君郭氏亡諡之曰宣特加殊禮時人譏之而莫敢言者初充娶李豐女生二女荃濬豐誅李氏坐流徙繼娶陽城太守郭配女廣城君也晉初李以大赦得還武帝特詔充置左右夫人充母亦勅迎李氏郭槐怒充答詔託不敢當兩夫人盛禮實畏

槐也而荃爲齊王妃欲充還母充乃爲李築室永年里而不往來荃潛每號泣請充一往充竟不往充之當鎮關右也公卿供帳祖道荃潛懼充遂去排幘出坐中叩頭流血向充及羣僚陳母應還衆以荃王妃皆驚起而散充甚愧愕遣黃門將宮人扶去荃悲憤而卒充母柳夫人知古今重節義竟不知充與成濟事以濟弑君數追罵之侍者聞之無不竊笑將亡充請所欲言柳夫人曰吾教迺李新婦爾弗聽安問他事耶遂無言充弟混歷鎮軍將軍封永平侯從子彝遵俱爲黃門郎遵弟模最知名模字思範爲人深

晉記

卷十四 列傳

六

沈有知數充年衰疾劇恆憂已謚傳模曰是非久自見不可掩也起家邵陵令歷車騎司馬預誅楊駿封平陽鄉侯賈后干政欲委任親黨拜模散騎常侍二日擢爲侍中模志在匡弼與張華裴頠同心輔政雖執權勢而形欲遠之每啓奏賈后事入輒取急託疾至於素所嫌怨亦多所中陷后性兇悍模盡言爲陳禍福后疑模毀已委任遂衰模不得志以憂卒追贈車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子遊嗣韓謚字長深其母賈午充之少女也父壽南陽堵陽人魏司徒暨曾孫美丰姿善容止賈充辟爲掾充謚

賓僚午輒於青瑣中窺之見壽而悅焉遂通於壽西城貢奇香著人經月不絕帝甚貴之惟賜充及大司馬陳騫午密以遺壽充寮屬與壽燕處聞其芬馥稱之於充自是充始知午與壽私祕之以午妻壽壽官至散騎常侍河南尹元康初卒贈驃騎將軍謚旣爲充嗣又賈后專恣負驕寵室宇服器奢侈踰度歌童舞女選極天下好爲當世名開閣延賓海內輻湊貴游豪戚浮競之徒莫不盡禮事之渤海石崇歐陽建榮陽潘岳吳國陸機陸雲蘭陵繆徵京兆杜斌摯虞琅邪諸葛詮宏農王粹襄城杜育南陽鄒捷齊國左

晉記

卷十四 列傳

七

思清河崔基沛國劉瓌汝南和郁周恢安平索秀潁川陳珍太原郭彰高陽許猛彭城劉訥中山劉輿劉琨皆能文章唱和傳會號曰二十四友謚歷位散騎常侍後軍將軍廣城君薨去職喪未終起爲祕書監掌國史先是朝廷議立晉書限斷中書監荀勗謂宜以魏正始起年著作郎王瓚欲引嘉平已下朝臣盡入晉史依違未決惠帝之立更使議之謚上議請從泰始爲斷於是事下三府司徒王戎司空張華領軍將軍王衍侍中樂廣黃門侍郎嵇紹國子博士謝衡皆從謚議尋轉侍中領祕書監謚旣親貴權過人主

嘗從帝幸宣武觀校獵。諷尚書於會中召謚受拜。至鎮繁黃門侍郎數入二宮。與太子游處。嘗與太子弈。其爭道。成都王穎在坐。正色曰。皇太子國之儲君。賈謚何得無禮。謚懼。告於賈后。出穎爲平北將軍。鎮鄴。太子意不悅。謚患之。而其家數有妖異。謚甚懼。及遷侍中。專掌禁門。與賈后謀陷太子。趙王倫廢后。以詔召謚於殿前。將戮之。走入西鐘下。呼曰。皇后救我。乃就斬之。謚母賈午亦伏誅。倫敗。朝廷議立充後。始以充從孫散騎侍郎衆爲嗣。衆陽狂自免。以子禿後充封魯公。病死。永興中。立充從曾孫湛爲魯公。奉充

晉記

卷十四

列傳

八

祀遭亂而死。國除。初泰始中人爲充等謚曰。賈裴王。亂紀綱。王裴賈濟天下言亡魏而成晉也。

凡人之情。生則重富貴。死則重名義。二者固不可得兼也。公閭翼晉王業。至冒不韙之名。而不顧。迨年衰疾劇。憂已謚傳。是非之心。未嘗不明也。旣已熏心富貴矣。而又欲免天下後世之責。得乎。郭槐不知大義。蹈莒人滅鄆之譏。特書韓謚。所以絕之於賈也。

裴秀字季彥。河東聞喜人也。祖茂。漢尚書令。父潛。魏尚書令。秀少好學。八歲能屬文。叔父徽有盛名。賓客甚衆。秀年十歲。有詣徽者。必出過秀。秀母賤。嫡母宜

氏常使進饌於客。客見而起。秀母曰。微賤如此。應爲我兒耳。宣氏知之。遂止。度遼將軍母邱儉薦秀於曹爽。爽辟爲掾。襲父爵清陽亭侯。遷黃門侍郎。爽誅。以故吏免。頃之。爲廷尉正。歷晉文王安東司馬。遷散騎常侍。文王擊諸葛誕。預參謀略。誕平。轉尚書。進封魯陽鄉侯。增邑千戶。魏元帝卽位。進爵縣侯。增邑七百戶。遷尚書僕射。魏咸熙初。釐革憲司。荀顗定禮儀。賈充正法律。而秀改官制。秀議五等之爵。自騎督已上六百餘人。皆封。於是秀封濟川侯。地方六十里。邑千四百戶。以高苑縣濟川墟爲侯國。初文王未定嗣。屬

晉記

卷十四

列傳

九

意於舞陽侯攸。武帝懼不得立。問秀曰。人有相否。因以奇表示之。秀言於文王曰。中撫軍人望旣茂。天表非常。非人臣之相也。由是世子乃定。世子嗣王。拜尚書令。右光祿大夫。與御史大夫王沈。衛將軍賈充。俱開府。加給事中。王受禪。加左光祿大夫。封鉅鹿郡公。邑三千戶。久之以秀爲司空。秀儒學洽聞。留心政事。創制朝儀。廣陳刑政。朝廷多遵用之。在位四載。服寒食散。當飲熱酒而飲冷。泰始七年薨。年四十八。詔賜祕器朝服一具。衣一襲。錢三十萬。布百匹。謚曰元初。秀以禹貢山川地名。從來久遠。多變易。甄擿舊文作

禹貢地域圖十八篇奏之藏於祕府。秀薨其家料書記得表草言平吳之事乃封以上聞詔報曰司空薨痛悼不能去心又得表草雖在危困不忘王室盡忠憂國省益傷切輒當與諸賢共論也咸寧初配享廟廷二子濬顧濬嗣顧別有傳

王沈字處道太原晉陽人也祖柔漢何奴中郎將父機魏東郡太守沈少孤養於從叔司徒昶及長好學善屬文曹爽辟爲掾累遷中書黃門侍郎爽誅以故吏免起爲治書侍御史轉祕書監正元中以散騎常侍典著作與荀顗阮籍共撰魏書多爲時諱時人未

晉記

卷十四 列傳

十

以爲實錄也當是時魏帝髦好學召沈及裴秀數於東堂講讌屬文號秀爲儒林丈人沈爲文籍先生帝將討大將軍昭召王業及沈告之沈反馳白大將軍以功封安平侯食邑二千戶尋遷尙書出爲豫州刺史下教曰自古賢聖樂聞誹謗之言聽輿人之論蓋芻蕘有可錄之事負薪有廊廟之語也至鎮有日矣未聞逆耳之言豈未明虛心與其宜下屬城及士庶若能舉遺逸黜姦佞陳長吏之可否說百姓之所患興利除害損益昭然者給穀五百斛若達一至之言說刺史得失朝政寬猛令剛柔得適者給穀千斛教

晉記

卷十四 列傳

十一

出主簿陳歐諸習曰上之所好下無不應今蒙敕命示以勸賞將恐拘介之士或憚賞而不言貪昧之人將慕利而妄舉妄舉而賞不行則遠聽者未知當否之所在徒見言之不用耳沈又教曰夫德薄而位厚功輕而祿重貪夫之所徇高士之所不處也若陳至言於刺史與益於本州達幽隱之賢去祝鮀之佞立德於上受分於下斯乃君子之操何不言之有直言至理忠也惠加一州仁也功成辭賞廉也兼斯而行仁智之事何故懷其道而逃其國哉諸習曰堯舜周公所以能致忠諫者款誠之心著也冰炭不言而冷熱之質明者以其實也若好忠直如冰炭之自然則逆耳之言不求而自至苟實不可以同冰炭雖懸重賞忠諫未可致也沈從之乃不下教按賈逵以來諸節都督江北諸軍五等建封博陵侯班在次國晉世子炎襲王拜御史大夫守尙書令加給事中武帝卽位以佐命勳轉驃騎將軍錄尙書事封博陵郡公固讓不受乃進爵爲縣公邑千八百戶泰始二年薨帝素服舉哀賜祕器朝服一具衣一襲錢三十萬布百匹葬田一頃詔贈司空以郡公官屬送葬沈初養於

從父叔事。如父奉繼母寡嫂。孝謹著聞。性清儉。不營產業。有當世名。而與賈充荀勗裴秀等共參機密。佐晉王業。識者薄之。子浚嗣。

浚字彭祖。母趙氏。婦良家女也。貧賤。出入沈家。沈私之。遂生浚。浚年十五。沈薨。無子。親戚共立浚為嗣。拜騎馬都尉。太康初。與諸王侯俱就國。三年來朝。除員外散騎常侍。元康初。遷越騎校尉。右軍將軍。出補河內太守。以郡公不得為二千石。轉東中郎將。鎮許昌。愍懷太子幽許昌宮。浚承旨。與黃門孫慮共害太子。遷青州刺史。寧朔將軍。持節都督幽州諸軍事。

晉記

卷十四 列傳

十一

浚見朝政日非。寇盜蜂起。務為自安之計。以女妻鮮卑務勿塵。及蘇恕延趙王倫篡。三王起義兵。浚擁眾挾兩端。過絕檄書。成王欲討之。而未暇也。倫誅。進號安北將軍。永寧二年。顯穎舉兵。內寇殺長沙王。浚不平。穎知之。表請幽州刺史石堪為右司馬。以右司馬和演代堪。陰使殺浚。演謀於烏丸單于審登。期浚游薊南。清泉水上。薊城西行有二道。演浚各從一道。演與浚欲合。而薄固圍之。值天暴雨。兵器濡溼。不果。而還。單于由是與其種人謀。以演圖殺浚事。垂克而天卒雨。是天助浚也。遠人不祥。乃以謀告浚。浚與單

于圍演。演降。浚斬之。自領幽州。永興元年。浚大營器械。召務勿塵。率胡晉合二萬人伐穎。以主簿祁宏為前鋒。遇穎將石超於平棘。敗之。浚乘勝克鄴。兵眾暴掠死者甚多。鮮卑大掠婦女。浚命敢有挾藏者。斬於。是沈於易水者八千人。黔庶荼毒。自此始也。浚還薊。聲勢益盛。東海王越將迎車駕。浚使祁宏率烏丸突騎為前驅。宏入長安。河間王匹馬奔太白山。宏所部鮮卑大掠。殺三萬餘人。百官奔散。入山采橡實食之。宏等奉帝乘牛車。東還洛陽。拜浚驃騎大將軍。都督河北東夷諸軍事。領幽州刺史。以燕國益封博陵。懷

晉記

卷十四 列傳

十三

帝即位。進司空。領烏丸校尉。浚表封務勿塵遼西郡公。其別部大飄滑及其弟渴末別部大屠舍等皆為親晉王。永嘉中。石勒寇冀州。浚使鮮卑文鴛討勒。勒走南陽。明年。勒復寇冀。殺刺史王斌。浚又領冀州。詔進浚大司馬。加侍中。大都督。使者未及發。而京師陷。浚大樹威令。專征伐。使督護王昌。中山太守阮豹等率鮮卑疾陸眷文鴛末杯攻石勒於襄國。其後浚布告天下。稱受中詔。承制以司空荀藩為太尉。光祿大夫荀組為司隸。大司農華薈為太常。中書令李矩為河南尹。又遣祁宏討勒。及於廣宗。大霧。宏引軍就道。

卒遇勒軍爲勒所殺當是時并州刺史劉琨使劉希合衆於中山代郡上谷廣甯三郡人多歸於琨琨患之使燕相胡矩督疾陸眷并力破希驅略三郡士女出塞琨不能爭琨爲政苛暴將士貪殘而調發殷煩下不堪命多叛入鮮卑從事韓咸切諫琨怒殺咸將復召疾陸眷擊石勒勒遣開使重賂陸眷陸眷由是不應召琨怒以幣誘單于猗盧子右賢王日律孫令攻疾陸眷反爲所破初中原大亂遊士奔迸者爭赴劉琨琨失晉陽請避亂者皆北依琨琨日以強盛謀將僭號自領尙書令以棗嵩裴憲爲尙書崔苾爲東

晉記

卷十四

列傳

十四

夷校尉田徽爲兖州李惲爲青州召處士霍原以僭位示之原不答殺之胡矩諫琨出爲魏郡太守又殺北海太守劉搏司空掾高柔長史王悌琨矜豪日甚所任多苛刻時童謠曰十囊五囊入東郡琨聞之責嵩而不能罪也又謠曰幽州城門似藏戶中有伏尸王彭祖有狐踞府門翟雉入聽事山是士民怨憤來歸者皆稍稍去琨司馬游統鎮范陽陰附於石勒勒詐降琨表請爲主獻珍寶使驛相繼琨大悅以勒爲誠不設備建興二年正月勒又遣使慰日上尊號勒屯兵易水督護孫緯曰勒強而屈我詐我也琨不聽

衆請誅勒琨怒欲斬諸言者盛張以待勒勒至城縱兵大掠琨左右復請擊之勿許及勒登聽事琨走出堂皇勒衆執以見勒勒與琨妻竝坐立琨於前琨罵曰胡奴調汝公何凶逆如此勒曰公位冠元台手握強兵坐觀本朝傾覆乃欲自尊爲天子非凶逆乎遣五百騎先送琨於襄國殺琨麾下精兵萬餘人停二日而還孫緯邀擊之勒僅得免勒至襄國斬琨不赦大罵而死琨無子太元中封沈從孫道素爲博陵公卒子崇之嗣義熙十一年改封東莞郡公晉亡國除

晉記

卷十四

列傳

十五

陳騫臨淮東陽人也父矯魏司徒矯本廣陵劉氏爲外祖陳氏所養因姓其姓焉起家尙書郎遷中山安平太守徵爲相國司馬長史御史中丞遷尙書封安國亭侯蜀攻隴右以尙書持節行征蜀將軍破蜀而還會諸葛誕舉兵復以尙書行安東將軍壽春平都督淮北諸軍事進爵廣陵侯轉豫州刺史又轉督江南徙督荊州征南大將軍封鄉侯晉受禪以佐命勲進車騎將軍封高平郡公遷侍中大將軍出都督揚州假黃鉞攻吳拔柘里城破淝中屯戍賜騫兄子惔爵關中侯咸寧初遷太尉轉大司馬騫少有度量令

晉記

卷十四 列傳

七

茹瑗股嬰任方岳所在有聲與貴充石苞裴秀等爲帝心符而智度遠甚卽充等亦自以爲不及也咸寧三年求入朝因乞骸骨賜袞冕之服詔聽留京城以前太尉府爲大司馬府增置祭酒二人帳下司馬官騎大軍鼓吹皆如前親兵百人廚田十頃廚園五十畝廚士十人器用皆留給焉又給乘輿輦出入殿中加鼓吹如漢蕭何故事爲累稱疾辭位賜几杖不朝安車駟馬以高平公還第帝以其勳舊耆老禮之甚重又以爲有疾聽乘輿上殿驚素無謬謬之風然與帝謙傲及見皇太子加敬時人以爲諂元康二年薨年八十一詔以窆斂贈太傅諡曰武及葬帝於大司馬門臨喪望柩流涕禮依大司馬石苞故事子與嗣爵卒子植嗣卒子粹嗣永嘉中遇害國絕孝武帝以爲元孫某襲爵卒弟子浩之嗣晉亡國除石苞字仲容渤海南皮人也容儀偉麗不修小節縣召爲吏給農司馬會謁者陽翟郭元信奉使求人爲御司馬以苞及鄧艾給之行十餘里元信熟視二人笑而謂之曰子後當茲至卿相苞曰卿誰也何卿相乎旣又被使到郡事久不決販鐵鄴市市長沛國趙元儒名知人見苞以公輔期之因與結交由是知名

晉記

卷十四 列傳

七

見吏部郎許允求爲小縣允曰當相引在朝廷何欲小縣乎苞還歎息不意允之知己乃如此也稍遷中護軍師司馬太傅問苞好色薄行以讓護軍護軍曰貞廉之士未必能濟世務故齊桓忘管仲之奢僭而錄其九合之功漢高捨陳平之污行而取其六奇之算苞雖未能上儔二子然有經國才亦今日之選也徙鄴典農中郎將奏列尙書丁謐歷東萊琅邪太守威惠竝行遷徐州刺史文王之敗於東關也苞獨全軍而還王指所持節謂苞曰恨不以此授卿究大事遷爲奮武將軍假節監青州諸葛誕舉兵淮南苞統青州諸軍督兗州刺史周秦徐州刺史胡質簡銳卒爲游軍吳遣大將朱異丁奉等迎誕留輜重於都陸輕兵渡黎水苞迎擊大破之泰山太守胡烈以奇兵襲都陸焚吳委輸異奉收衆而退壽春平拜鎮東將軍封東光侯假節頃之進征東大將軍遷驃騎將軍父王薨賈充苟勗議葬禮未定苞奔喪慟哭曰基業如此而以人臣終乎乃定後每與陳騫諷魏元帝以禪代之事泰始初遷大司馬進封樂陵郡公加侍中羽葆鼓吹自諸葛誕破滅苞卽鎮撫淮南士馬強盛威風赫然淮北監軍王琛輕苞素微又聞童謠曰官

中大馬幾作驢。大不歷之不得舒。因密表苞與吳人交通。先是望氣者言東南有大兵起。帝得琛表。甚疑之。而荊州刺史胡烈表吳欲大出爲寇。苞聞吳師將入。因築壘遏水以自固。帝聞之。謂羊祜曰。吳人每來常東西相應。無緣偏爾。豈石苞果有不逞乎。祜保其無他。帝猶未解。時苞子喬爲尚書郎。上召之。又經日不至。帝疑益甚。欲討苞而隱其事。遂下詔以苞不料賊勢。築壘遏水。擾百姓。策免苞官。遣太尉義陽王率大軍徵苞。勅琅邪王伉。自下邳會壽春。苞掾孫鑠曰。上免公官。而以大軍迎公。是疑公也。爲人臣而使上

晉記

卷十四

列傳

尤

疑禍且不測。然上之疑公。爲公握強兵耳。今莫若放兵步出。住都亭待罪。則無事矣。帝聞之。果意解。徵還以公歸第。尋復爲司徒。使督察州郡播殖。增置掾屬十人。苞在位。稱爲忠勤。泰始九年薨。帝發哀於朝堂。賜祕器朝服一具。衣一襲。錢三十萬。布百匹。及葬。給節幢麾曲蓋。追鋒車。鼓吹。介士大車。車駕臨送東掖門外。策諡曰武苞。豫爲終制曰。延陵薄葬。孔子以爲達禮。華元厚葬。春秋以爲不臣。古之明義也。自今死亡者。皆斂以時服。不得兼重。又不得飯含。爲愚俗所爲。又不得設牀帳明器也。定寔之後。復土滿坎。勿起

墳種樹。昔王孫裸葬。矯時。其子奉命。君子不譏。況合於典禮者耶。諸子皆奉遵遺令。又斷親戚故吏設祭。咸寧初。詔苞等竝爲王功。列於銘饗。苞有六子。越喬統。浚。僞。崇。越。早卒。統嗣。帝既召喬不得。深疑苞反。及苞至。帝有慚色。謂之曰。卿子幾破卿門。苞遂廢之。與弟崇同被害。二子超。熙。走免。成都王起兵。超常爲前鋒。以功封侯。後爲范陽王所殺。熙。永嘉中爲太傅。超參軍。浚。位至黃門侍郎。僞。陽平太守。俱早卒。

晉記

卷十四

列傳

尤

不須分也。年二十餘。爲修武令。有能名。入爲散騎郎。遷城陽太守。從伐吳有功。封安陽鄉侯。崇在郡好學。不倦。以疾自解。頃之。拜黃門郎。累遷散騎常侍。侍中。武帝以崇功臣子。有幹局。深器重之。元康初。楊駿輔政。大開封賞。樹黨援。崇與散騎郎蜀郡何攀共立議。奏曰。陛下聖德光被。皇靈啓祐。正位東宮。二十餘年。道化宣流。萬國歸心。今承洪基。此乃天授。至於班爵行賞。優於泰始革命之初。不安一也。吳會僭逆。幾於百年。邊境被其荼毒。朝廷爲之旰食。先帝決獨斷之聰。奮神武之略。蕩滅逋寇。易於摧枯。然謀臣猛將。猶

有致思竭力之效而今恩澤之封優於滅吳之功不安二也上天眷佑實在大晉卜世之數未知其紀今之開制當垂於後若尊卑無差有爵必進數世之後莫非公侯不安三也臣等竊謂泰始之初及平吳論功制度名牒皆悉具存縱不能遠遵古典尙當依準舊事書奏弗納出爲南中郎將荊州刺史領南蠻校尉加鷹揚將軍崇爲人穎悟有才氣而任俠無行在荊州劫遠使商客致富不貲微爲大司農以徵書未至擅去免官起拜太僕出爲征虜將軍假節監徐州諸軍事鎮下邳崇有別館在河陽金谷送者傾都帳

晉記

卷十四 列傳

三

飲於此焉至鎮與徐州刺史高誕爭酒相侮爲軍司所奏免官復拜衛尉與潘岳詔事賈謐廣城君每出降車路左望塵而拜性侈怙財產豐積宇構宏麗後房百數皆曳純繡珥金翠絲竹庖膳窮極選錯與帝舅王愷羊琇之徒奢靡相尚愷以紕澳釜崇以蠟代薪愷作紫絲布步障四十里崇作錦步障五十里崇塗屋以椒愷用赤石脂崇愷爭奈如此而武帝每助愷嘗以珊瑚樹賜之高二尺許枝柯扶疎世所罕觀愷示崇崇以鐵如意擊之應手而碎愷惋惜聞聲色方厲崇笑曰不足多恨今還卿今左右悉取珊瑚樹

高三四尺者六七株光彩耀目如愷比者甚衆愷悅然自失崇爲客作豆粥咄嗟便辦每冬得韭薺齋嘗與愷出游爭入洛城崇牛迅若飛禽愷絕不能及每以此三事爲恨乃密貨崇帳下問所以曰豆至難熟豫作熟水客來但作白粥以投之耳韭薺齋擣韭根雜以麥苗耳牛本不遲由馭者逐不及反制之可聽驅轅則駛矣愷悉從之遂爭長崇怒究殺告者賈謐之誅以黨與免官當是時趙王當國崇甥歐陽建與王有隙崇有妓曰綠珠美而艷善吹笛孫秀使人求之崇時在金谷別館方登涼臺照清流婦人侍側使

晉記

卷十四 列傳

三

者以告崇盡出婢妾數十人示之皆蘊蘭麝被羅縠曰在所擇使者曰君侯侍者麗則麗矣然受命指索綠珠不識孰是崇勃然曰綠珠吾所愛不可得也使者曰君侯博古通今察遠照邇何惜一女子耶崇曰不然使者出而又反竟不許孫秀怒勸趙王殺崇建崇建知之亦與黃門郎潘岳陰說淮南王討秀秀急遂矯詔收崇及潘岳歐陽建等介士到門崇正宴於樓上謂綠珠曰我今爲爾得罪綠珠泣曰當效死官前卽自投樓下而死崇曰吾不過流交廣耳及車載詣東市乃歎曰奴輩利吾家財收者曰知財致害何

不早散之。崇不能答其母兄妻子，無少長皆被害死。者十五人。崇時年五十二，有司簿閱崇水碓三十餘區，蒼頭八百餘人，他珍寶貨賄田宅，稱是趙王伏誅。惠帝詔以卿禮葬之，封崇從孫演為樂陵公。歐陽建字堅石，才藻美贍，時人為之語曰：渤海赫赫，歐陽堅石。辟公府，歷山陽令、尚書郎、馮翊太守。死時年三十餘，初崇家稻米飯在地，經宿皆化為螺，時人以為族滅之應焉。

荀顗，字景倩，潁川人。魏太尉或之第六子也。以父勳除中郎，累遷侍中，為魏少帝執經，拜騎都尉，賜爵關

晉記

卷十四

列傳

三

內侯。母邱儉，文欽之起兵也，顗預擊有功，進萬歲亭侯。邑四百戶。大將軍擊諸葛誕，雷顗鎮守，代陳泰為僕射、領吏部。咸熙中，遷司空，進爵鄉侯。顗性至孝，年踰六十，孝養蒸蒸，以母憂去職，毀幾滅性。大將軍奏宜依漢太傅胡廣喪母故事，乃給司空吉凶導從，蜀平、興復五等詔，顗定禮儀，顗上請羊祜任愷、庾峻、應貞、孔顗等共刪改舊章，撰定晉禮，進封臨淮侯。武帝即位，爵為公，食邑千八百戶。拜為司徒，加侍中，遷太尉，都督城外牙門諸軍事，置司馬親兵百人。頃之，又詔曰：侍中太尉顗溫公忠允，至行純德，博古洽聞者

我，不忘其以公行太子太傅、侍中、太尉如故。時以正德大序，雅頌未合，命顗定樂事，未終，以泰始十年薨。帝為舉哀，皇太子臨喪，賜溫明祕器、朝服一具、衣一襲，諡曰康。又詔曰：太尉不恤私門，居無館宇，素絲之志，沒而彌顯。其賜其家錢二十萬，使立宅舍。咸寧初，詔論次功臣，所司奏顗等十二人，銘功太常，配饗清廟。顗明三禮，知朝廷大儀，而阿意苟合於荀勗、賈充之間，以此獲譏於世。顗無子，以從孫徽嗣。中興初，以顗兄元孫序為顗後，封臨淮公。序卒，又絕。孝武帝時，使序子恒嗣。恒卒，子龍符嗣。晉亡，國除。

晉記

卷十四

列傳

三

荀勗，字公曾，潁川潁陰人。漢司空爽之曾孫也。祖裴射，聲校尉。父盼，早亡。母鍾，攜勗少依舅氏。曹爽辟為掾，遷中書通事郎，爽誅門生故吏，無敢往者。勗獨臨赴，眾乃從之。為安陽令，轉驃騎從事中郎。勗有遺愛，安陽生為立祠，遷廷尉正。參大將軍軍事，賜爵關內侯，領記室。鍾會謀反，審問未至，而外人藉藉大將軍待會素厚，未之信也。勗曰：會雖受公恩，然其人非見得思義者，不可不速備。大將軍即出鎮長安，使勗陪乘。先是，勗啓伐蜀，宜以衛瑾為監軍，及蜀亂，終賴瑾以濟。會平還洛，與裴秀、羊祜共管機密。大將軍為晉

以勗爲侍中封安陽子邑千戶晉代魏改封濟北
郡公固讓爲侯拜中書監加侍中領著作掌樂修律
呂久之進光祿大夫領祕書監與中書令張華依劉
向別錄整理記籍又設書博士置弟子教習以鍾胡
爲當時得後郡家中古文竹書詔勗課次爲中經列
在經書太康元年滅吳以專典詔命論功封子一人
爲亭侯邑千戶賜絹千匹又封孫顯爲潁陽亭侯
顯爲人頗惛惛記達於當世之務初路逢趙賈人牛
羴其犢及掌樂音韻未調乃曰得趙之牛鐸則諧
矣遂下郡國悉送牛鐸果得諧者嘗在帝座進飯謂

晉記 卷十四 列傳

三

坐人口此勞薪所炊也人弗信帝遣問膳夫乃云實
用故車脚焉其爲政務持大體課實效晉興諸典革
帝必謀諸勗勗數言而決羣臣自賈充以下咸敬憚
之初朝廷欲省州郡縣半吏赴農詔羣臣詳議勗議
曰臣伏見詔書欲省州郡半吏以赴農功具悉陛下
重農爲民之至意然自臣觀之事有本末政有先後
亦也不如省官省官不如省事省事不如清心昔蕭
曹相漢載其清靜致豐一之歌此清心之本也漢文
垂拱幾至刑措此省事也光武并合吏員歸官國坐
減十此一此省官也魏太和中遣王人出減天下

晉記

卷十四 列傳

三

吏員正始中亦并合郡縣此省吏也今必欲求之於
本則以省事爲先凡居位者使務思蕭曹之心以翼
佐大化篤義行崇敦睦使昧寵忘本者不得容而僞
行自息浮華者懼矣重敬讓尙止足令賤不妨貴少
不陵長遠不開親新不開舊小不加大淫不破義則
上下相安遠近相信矣位不可以進趣得譽不可以
朋黨求則是非不妄而明官人不惑於聽矣去奇技
抑異說好變舊以微非常之利者必加其誅則官業
有常人心不遷矣事畱則政稽政稽則功廢處位者
而孜孜不怠奉職司者而夙夜不懈則雖在挈瓶而
守不假器矣使信若金石簡文案略細苛令之所施
必使人易視聽願之如陽春畏之如雷霆勿使微文
煩擾爲百吏所騁二三之命爲百姓所厭則吏竭其
誠下悅上命矣設官分職委事責成量能受任思不
出位則官無異業政典不姦矣凡此皆愚所謂省事
之本也苟無此愆雖不省吏天下必謂之省矣若欲
省官私謂九寺可并於尙書闕臺宜省付三府然施
行歷代相習已久是以久抱愚懷而不敢言若直作
大鈔皆減其半恐文武衆官郡國職業及事之興廢
不得皆同凡發號施令典而當則安駁則或至壅否

故職所臨履必先精其得失然後混齊大體詳宜所
省則令下必行不可搖動不爾恐適惑人聽前行所
省皆須臾輒復或激而滋繁不可不慎也太康中加
勗光祿大夫儀同三司開府辟召明年秋諸州郡大
水充上尤甚勗請立都水使者初帝疑太子不慧恐
終亂天下又將廢賈妃勗與侍中馮紇以賈充故阿
合諫請帝惑之遂止時議以統勗朋比傾國而帝特
眷顧不衰然性慎密每詔令大事雖已宣布終不言
不欲使人知己預聞也族弟良曾謂勗曰公大失物
情有所進益自可語之其婿武統亦說勗宜有所營

晉記

卷十四

列傳

三

置令有歸戴者勗竝默然不應退而語諸子曰人臣
不密則失身是大戒也汝等亦當宦達人閒宜識吾
此意久之以勗守尚書令勗久在中書專管機事及
失之甚惘惘或有賀之者勗曰奪我鳳凰池諸君賀
我耶其在尚書課試令史以下覈其才能有闡於文
法不能決疑處事者即時遣出居職月餘以母憂上
還印綬帝不許仍起視事勗久管機密有才思探得
人主微旨不犯顏忤爭故得始終全其寵祿太康十
年卒詔贈司徒賜東園祕器朝服一具錢五十萬布
百匹遣兼御史持節護喪諡曰成勗十子其達者輯

藩組輯嗣爵卒子峻嗣卒無子以弟息識嗣峻弟緯
字彥舒博學能文撰晉後書十五篇永嘉中爲司空
從事中郎沒於石勒爲勒參軍

藩元康中爲黃門侍郎受詔成父所治鐘磬以從擊
齊王封西華縣公累遷尚書令永嘉末進司空未拜
而洛陽陷藩出奔密王浚承制奉藩爲西臺太尉建
興元年卒於開封追贈太保二子遂閭遂亦解音
樂善談論弱冠辟相國掾遷太子洗馬成都王以爲
中舍人鄴破隨藩在密愍帝就加左將軍陳留相父
憂去職服闋襲封西華愍帝欲納遂女爲皇后先徵

晉記

卷十四

列傳

三

爲散騎常侍遂見中原大亂不應命而東渡江琅邪
王以爲軍諮祭酒太興初拜侍中尋遷太常轉尚書
蘇峻陷京師遂與王導荀崧侍成帝於石頭峻平卒
贈金紫光祿大夫諡曰靖子汪嗣閭辟齊王掾王
死暴尸已三日莫敢收葬閭與齊故吏李述嵇含露
板請葬聽之與遂俱渡江歷御史中丞封射陽公子
達嗣

組字大章初爲司徒左西屬補太子舍人歷中庶子
出爲滎陽太守趙王倫篡以組爲侍中惠帝西幸長
安以組守河南尹賜爵成陽縣男加特進光祿大夫

永嘉末復以組爲侍中領太子太保未拜而劉曜王彌寇洛陽組與藩俱出奔王浚承制以組爲司隸校尉組藩移檄天下推琅邪王爲盟主愍帝爲皇太子組以太子舅領司隸校尉行豫州刺史事與藩共保榮陽之開封建興初詔藩行留臺事藩卒更以組爲司空領尚書左僕射兼司隸復行留臺事進封臨潁縣公加太夫人世子印綬明年進位太尉領豫州牧假節琅邪王承制以組都督司州諸軍加散騎常侍除尚書令表讓不拜及西都陷組乃遣使移檄天下共勸進元帝以組爲司徒太興初自許昌率其屬數

晉記

卷十四 列傳

无

百人渡江給千兵百騎頃之詔組與西陽王業並錄尚書事各加班劍六十八永昌初遷太尉領太子太保未拜薨年六十五諡曰元子奕嗣奕字元欣少拜太子舍人駙馬都尉侍講東宮出爲鎮東參軍行揚武將軍新汲令隨父渡江拜中庶子遷給事黃門郎父憂去職服闋補散騎常侍侍中時將繕宮城尙書符下陳留王使出城夫奕駁之曰昔虞賓在位書稱其美詩詠有客載在雅頌今陳留王位在三公之上坐在太子之右故答表曰書賜物曰與此古今之所崇國體之高義也謂宜除夫役尙書張闔僕射孔

愉難奕以爲昔宋不城周春秋所譏特蠲非禮宜應減夫奕重駁以爲春秋之末文武之道將墜於地新有子朝之亂於時諸侯迫替莫肯率職宋之於周實有列國之權且同已勤王而主之者晉客而辭役責之可也今之陳留無列國之勢此之作否何益有無臣以爲宜除於國體爲全詔從之時又通議元會日帝應敬司徒王導博士郭熙杜援等以爲禮無拜臣之文謂宜除敬侍中馮懷議曰天子修禮莫盛於辟雍常爾之日猶拜三老況今先帝師傅謂宜盡敬事下門下奕議曰三朝之首宜明君臣之禮則不應敬

晉記

卷十四 列傳

无

若他日小會自可盡禮又至尊與公書手詔則曰頓首言中書爲詔則云敬問散騎優冊則曰制命今詔文尙異況大會之與小會理豈得同詔從之咸和七年卒追贈太僕諡曰定何曾字穎考陳國陽夏人也父夔魏太僕陽武亭侯曾少襲爵好學博聞魏明帝初爲平原侯曾爲文學及卽位累遷散騎侍郎頃之轉常侍司馬太傅將擊遼東曾上疏曰臣聞先王制法必全於慎故建官授任則置副佐陳師命將則立監貳宣命遣使則設介副臨敵交刃又參御右蓋以盡思謀之功防安危之

變也是以在險當難則權足相濟。隕缺不豫則才足相代。其爲國防至深遠也。及至漢氏亦循舊章。韓信伐趙張耳爲貳馬援討越劉隆副軍前世之迹著在篇志。今太尉奉辭誅罪精甲銳鋒步騎數萬道路迢阻且四千里雖假天威有征無戰萬一凶寇潛遁消引日月命無常期人非金石遠慮詳備誠宜有副。今北軍諸將及太尉所督皆爲寮屬名位不殊素無定分統御之尊卒有變急不相鎮攝夫存不忘亡聖賢之至戒也。臣愚以爲宜選大臣名將威重宿著者成其禮秩遣詣北軍進同謀略退爲副佐雖有萬一不

卷十四 列傳

三

虞之變而軍主有儲則無患矣。不納出補河內太守。在任威嚴徵侍中以母憂去官。嘉平中爲司隸校尉。劾奏撫軍校事尹模朝廷稱之。當是時步兵校尉阮籍居喪無禮會言於大將軍曰公方以孝治天下奈何聽阮籍以重哀飲酒食肉於公座乎。宜擯四裔母使亂天下聞者莫不憚之。曾在司隸積年遷尙書正元中爲鎮北將軍都督河北假節將之鎮。大將軍出遣使子炎子攸出送數十里會盛爲賓主備太牢之饌侍從吏屬咸至醉飽大將軍既出又過其子劭會吏勸勸曰客不過汝當豫勸不冠帶停大將軍良

久曾深以譴劾其見崇重如此遷征北將軍進封潁昌鄉侯咸熙初拜司徒改封朗陵侯大將軍爲晉王曾與高柔鄭冲俱爲三公將入見二人長揖而已曾獨致拜盡敬焉。世子炎嗣王以曾爲晉丞相加侍中與裴秀王沈等勸進王卽帝位拜太尉進爵爲公食邑千八百戶泰始初加太保以本官領司徒進位太傅曾以老屢乞遜位詔進太宰侍中如故朝會劍履乘輿上殿賜錢百萬絹五百匹及八尺牀帳簾褥自副置長史掾屬祭酒及員吏一依舊制後每召見勅以常所飲食服物自隨令二子侍從咸寧四年薨年

卷十四 列傳

三

八十帝於朝堂素服舉哀賜東園祕器朝服一具衣一襲錢三十萬布百匹曾性至孝閨門整肅自少及長無聲樂嬖幸之好年老與妻相見皆正衣冠相待如賓已南而妻北面再拜上酒酬酢既畢便出一歲如此者不過再三焉。然性奢豪帷帳車服窮極綺麗廚膳滋味過於王者每宴見不食太官所設帝輒命取其食蒸餅上不坼作十字不食日食萬錢猶曰無下箸處人以小紙爲書者勅記室勿報劉毅數劾奏曾侈恣無度帝以其重臣一無所問都官從事劉享奏曾華侈以銅鈎敲引車瑩牛蹄角後曾辟享爲掾

嘗因小事加享杖罰其外寬內忌亦此類也將葬下禮官議謚博士秦秀請以繆醜諡之帝不從策諡曰孝太康末子劭自表改諡曰元曾二子遵劭劭嗣劭字敬祖與武帝同年有總角之好帝爲王太子以劭爲中庶子卽位轉散騎常侍劭美丰姿有儀望遠客朝見帝必以劭侍直及諸方貢獻輒賜之而觀其占謝焉咸寧中遷侍中尙書惠帝卽位立子通爲皇太子以劭爲太子太師通尙書事轉特進累遷尙書左僕射永康初爲司徒趙王倫篡以劭爲太宰劭博學善屬文而驕奢簡貴亦有父風衣裘服翫新故

晉記

卷十四 列傳

三

巨積食必盡四方珍異日供以錢二萬爲限然優游自足不貪權勢嘗語鄉人王詮曰僕雖名位過幸少無可書之事惟與夏侯長容諫授博士可傳史冊耳所撰荀粲王弼傳及諸奏議文章竝行於世永寧元年薨贈司徒諡曰康子岐嗣遵字思祖劭之庶兄也起家散騎黃門郎累轉大鴻臚性亦奢怵役使御府工匠作禁物又鬻行器爲司隸劉毅所奏免官太康初起爲魏都太守遷太僕卿又免官卒於家四子嵩綏機義嵩寬安愛士領著作郎綏字伯蔚官至侍中尙書自以繼世名貴奢侈

輕物翰札簡傲城陽王尼見綏書疏謂人曰伯蔚居亂世而矜豪若此豈其免乎劉輿潘滔譖綏於東海王遂誅綏初曾侍武帝宴退而告遵等曰國家應天受禪創業垂統吾每宴見未嘗聞經國遠圖惟說平生常事非詒厥孫謀之兆也及身而已後嗣其殆乎此子孫之憂也汝等猶可獲沒指諸孫曰此必遇亂亡矣及綏死嵩哭之曰我祖其殆聖乎機爲鄒平令性亦矜傲責鄉里謝輒等拜羨爲離狐令旣驕且吝閭黨疾之如讎永嘉之末何氏滅亡無遺自古帝王之興莫不有先世之德翊運之臣其規模

晉記

卷十四 列傳

三

氣象與一代相終始晉自太傅執政景文繼之廢芳弑髦至武帝而遂遷魏鼎德已涼矣高貴之發憤也羣臣猶莫敢逼而賈充一言成濟肆逆公閭之於晉蓋功之首而罪之魁也是八臣者雖不皆與聞乎弑逆然陰謀翦主翊戴權臣以社稷輸人不以爲愧反以爲功帝亦以爲元勳列之銘贊司馬氏之不永不寧也宜哉夫當塗閹翦陽里實肆其勞而典午分崩南風亦盡其力焉嗚呼所謂君以此始必以此終者乎

晉記卷十四終

劉毅

劉毅字仲雄東萊掖人漢陽城景王章之後也父喈丞相屬毅幼厲風節好臧否人物僑居平陽太守杜恕請爲功曹沙汰郡吏百餘人三魏爲之語曰但聞劉功曹不問杜府君魏末本郡察孝廉辟司隸都官從事將彈河南尹司隸不許曰攫獸之犬鼯鼠蹈其背毅曰既能攫獸又能殺鼠何損於犬投傳而去同郡王基薦毅於公府舉博士大將軍昭辟爲相國掾

晉記

卷十五 列傳

辭疾積年不就大將軍怒其願望將殺之毅懼而應命轉主簿武帝受禪爲尙書郎駙馬都尉遷散騎常侍國子祭酒帝以毅忠直有謇諤之風使掌諫官遷太僕拜尙書坐事免官咸寧初復爲散騎常侍轉司隸校尉毅糾繩豪右京師肅然王公貴人望風憚之司部守令投印綬去者甚衆皇太子朝鼓吹將入東掖門毅以爲不敬止之門外奏劾保傅以下詔赦之然後入太康三年帝祀南郊禮畢喟然問毅曰卿以朕方漢何帝也對曰桓靈帝曰吾雖德不逮古人猶克己爲政混一天下方之桓靈不已甚乎對曰桓靈

晉記

卷十五 列傳

中帝觀之有喜色百官將賀毅曰昔龍降夏廷卒爲周禍以稱潛龍勿用陽在下也證據舊典無賀龍之禮尙書令劉漢議毅引袁世妖異以疑吉祥應加推處詔不聽曲周程衛少有操行毅辟爲都官從事中護軍羊琇負寵驕恣數犯法毅劾奏琇罪當死帝使齊王攸私請於毅許之而衛不可徑馳入營收琇屬吏考問先奏琇所犯狼藉然後告毅帝不得已免琇官毅在職六年貴游慙服遷尙書左僕射初魏置中正姦弊日滋毅乃上疏曰臣聞立政者以官才爲本官才有三難興替之所由也何謂三難人物難知一

也愛憎難防二也情偽難明三也今立中正定九品
愛憎決於心情偽由於己用心百態求者萬端廉讓
之風滅苟且之俗成以至天下詘詘但爭品第不聞
推讓竊爲聖朝恥之夫人才異能備體者寡器有大
小達有蚤晚是以平信笑侮於邑里而收功於帝王
屈伍不容於人主而顯名於竹帛是篤論之所明也
今之中正不精才實務依黨利欲與者獲虛以成譽
欲下者吹毛以求疵一人之身旬日異狀附託者必
達守道者困悴故上品無寒門下品無勢族暨時有
之皆曲有故慢主罔時實爲亂源損政之道一也置

晉記

卷十五

列傳

三

州都者取州里清議咸所歸服將以鎮異同一言議
不謂一人之身了一州之才也一人不審卽坐之人
非義孔莫不有失則皆不堪何獨責於中人者哉今
重其任而輕其人所立品格還訪刁攸攸非州里之
所歸而職分之所置也違駁橫於州里嫌隙結於大
臣夫桑妾之訟禍及吳楚圖難之變難與魯邦人倫
交爭而部黨興刑獄滋生而禍根結損政之道二也
本立格之體將謂倫輩有序若魚貫成次也今乃使
優劣異地首尾倒錯上欺明主下亂人倫損政之道
三也陛下踐祚宏不諱之詔約忠直之言以覽天下

之情然賞罰所加貴賤一體今中正委以一國之重
而無賞罰之防人心多故怨訟者衆聽之則告訐靡
窮禁絕則侵枉無極與其理訟之煩猶愈侵枉之害
乃禁人訟訴杜一國之口以張一人之勢使受枉者
不獲上聞損政之道四也昔在前聖隆鄉黨之義崇
六親之行禮教庠序以相倡率賢不肖於是見矣然
鄉老書其善司馬論其能有司考績以明黜陟浮華
邪佞無所容厝故天下之人退而修本今一國之士
以千數或且流徙異邦面猶不識而中正知與不知
共當品狀采譽於臺府納毀於流言遂使倖進者棄

晉記

卷十五

列傳

四

近求遠背本逐末品不校功黨譽虛妄損政五也凡
所以立品設狀者求人才以理物非虛飾名譽相爲
好醜也既已在官各有功實今反之於限或職高而
附卑品或無績而獲高敘是爲抑功實而隆虛名長
浮華而廢考績損政六也夫官不同事人不同能得
其能則成失其能則敗不問才之所宜而但第爲九
品况所疎則削其長所親則飾其短才品異狀事機
瓦裂損政七也前九品詔書善惡必書以爲褒貶猶
罔知所忌今所下不彰其罪所上不列其善廢褒貶
任愛憎清濁同流以植其私則懲勸不明風俗汙濁

天下焉得不懈德行而銳人事損政入也由此論之職名中正實為姦府事名九品而有八損古今之失莫大於此臣愚以為宜罷中正除九品棄魏氏之弊法立一代之美制使官人必得則無為而天下治矣當是時司空璠太尉亮亦表請更九品復古鄉舉里選帝善之而未遑改也毅性矜嚴持論切直妻子有過立加杖捶嘗散齋而疾其妻省之毅即奏加妻罪請解齋然以峭直故不至公輔帝知其家貧賜錢三十萬日給米肉未幾以年老風疾乞致仕詔以光祿大夫歸第門施行馬賜錢百萬後司徒舉毅為青州

寢不報毅二子嘏總後叔父彪官至北軍中候嘏字長升正直有毅風太康初為博士坐議齊王錫典廷旨免官尋為酸棗令轉侍御史元康五年武庫火尚書郭彰率百人自衛而不救火嘏正色詰之彰怒曰我能截君角也嘏勃然謂彰曰君何敢恃寵作威福天子法冠而欲截角乎求紙筆奏之彰伏不敢言眾共解之乃止彰久貴志豪每出從百餘人後遂少戢焉遷太原內史趙王倫假嘏征虜將軍不受與三王共起義兵惠帝反正徵為左丞兼御史中丞奏免尚書僕射東安王繇及王粹董艾等十餘人朝廷憚之遷中庶子左衛將軍司隸校尉太安元年長沙王乂殺齊王以預謀封朱虛縣公邑千八百戶乂死坐免頃之復為司隸帝幸長安畱嘏守洛陽河間王矯詔使使鳩羊后嘏與畱臺僕射荀藩河南尹周馥上表理后無罪願見之大怒遣陳頌呂朗率騎五千收嘏嘏東奔高密王略於青州時嶠合劉根作亂略以嘏為大都督加鎮軍將軍討根不利東還至酸棗而東海王越迎帝還京師嘏以舊勳封如故加光祿大夫劉曜入寇拜撫軍將軍假節都督城守諸軍事曜退遷尚書僕射懷帝復以嘏為司隸加侍中嘏凡

五爲司隸不憚權貴人以其不悅於父云永嘉五年王彌陷洛陽大殺百官以賊鄉里宿望拜之賊因說彌曰今英雄競起九州幅裂有不世之功者天下莫容將軍自興兵已來攻必克戰必勝而復與劉曜相失宜思文種之禍且將軍何不東據本州徐觀天下之勢上可以混一四海下豈失爲孫劉乎而乃爲虜將也彌心然之使賊於青州與曹疑合謀誅石勒賊至東阿爲石勒游騎所止見彌與疑書大怒乃殺之賊二子佑白佑太傅屬白太子舍人性勇決東海王忌之竊使上軍何倫率百餘人劫賊第殺白而去

晉記

卷十五 列傳

七

和嶠

和嶠字長輿汝南西平人也祖洽魏尚書令父迨魏吏部尚書嶠少有風格襲父爵上蔡伯起家太子舍人遷潁川太守爲政清簡太傅從事中郎庾顗見而歎曰嶠森森如千丈松雖礫硯多節目然施之大廈有棟梁之用入爲給事黃門侍郎遷中書令舊監令其車入朝當是時荀勗爲監嶠部其爲人以意氣加之每同乘高抗專車而坐帝聞之乃使監令異車自嶠始也吳平以參謀議功賜弟郁爵汝南亭侯轉嶠侍中愈被親密嶠見太子不慧周侍坐從容謂帝曰

皇太子有淳古之風而季世多僞恐不了陛下家事帝默然不應後與荀顗荀勗同侍帝曰太子近入朝差長進卿可其詣太子論世事既奉詔而還顗勗並稱太子明識宏雅如明詔皆再拜賀問嶠嶠曰聖質如初耳帝不悅而起其在御坐言及社稷常以儲君爲憂帝後與嶠語不及來事嶠私居恆懷慨歎帝知其忠而不能用於或以告賈妃妃銜之太康末爲尚書以母憂去職惠帝卽位拜太子太傅加散騎常侍光祿大夫太子朝西宮嶠從入賈后使帝問嶠曰卿昔謂我不了家事今定如何嶠曰臣昔事先帝曾有

晉記

卷十五 列傳

八

斯言言之不效國之福也臣敢逃其罪乎元康二年卒贈金紫光祿大夫加金章紫綬永平初策諡曰簡嶠家產豐積擬於王者然性至吝以此獲譏於世無子弟郁子濟嗣郁字仲輿才望不及嶠而以清幹稱歷尚書左右僕射中書令尚書令洛陽陷奔於荀晞疾卒

衛瓘

衛瓘字伯玉河東安邑人也高祖爲漢明帝時以儒學自代郡徵至河東安邑卒因賜所亡地而葬之子孫遂家焉父覲魏尚書封閭鄉侯瓘年十歲喪父襲

爵至性過人弱冠爲魏尚書郎累遷散騎常侍元帝卽位拜侍中持節慰勞河北預定議功增邑戶數歲轉廷尉卿鄧艾鍾會之伐蜀也瑾以本官持節監軍行鎮西軍司給兵千人蜀平艾輒承制封拜而會陰謀不軌密與瑾奏狀詔使檻車徵之艾不知也會以瑾兵少因遣瑾收艾冀艾殺瑾因加艾罪瑾知之然不可得距乃夜至成都檄艾所統諸將稱詔收艾餘一無所問若來赴官軍爵賞如先敢有不出誅及三族比雞鳴悉來赴瑾惟艾帳內在焉平旦開門瑾乘使者車徑入成都殿前艾卧尚未起父子俱被執艾

又僞兩駕會進所親及醫視之皆言不起由是會益無所憚及暮門閉瑾作檄宣告諸軍諸軍並勒兵待旦共攻會會率左右拒戰諸將擊之唯帳下數百人隨會繞殿而走盡殺之當是時瑾部分諸將羣情肅然鄧艾本營將士聞會已誅復追破檻車出艾還向成都瑾自以與會共陷艾又欲專誅會功乃遣護軍田續至緜竹夜襲艾於三造亭斬艾及其子忠初艾入江油以續不進將斬之既而赦焉及瑾遣續謂之曰可以報江油之辱矣事平拜鎮西將軍持節都督關中增封苗陽侯以餘爵封弟實開陽侯泰始初轉征東將軍進爵爲公加征東大將軍青州牧遷幽州刺史都督幽州諸軍護烏桓校尉瑾至鎮表立平州邊境寧息帝嘉其功賜一子亭侯瑾乞以封弟瑾六男無爵悉讓二弟天下稱之累求入朝咸寧初徵拜尚書令加侍中瑾學問深博善草書而性嚴整以法御下視尚書若參佐尚書郎若掾屬太康初遷司空帝勅瑾第四子宣尚繁昌公主固辭不許又領太子少傅加千兵百騎鼓吹之府惠帝之爲太子也朝臣多知其不材瑾欲啓帝廢之而未敢發會宴陵雲臺瑾託醉因跪帝牀前曰臣欲有所啓帝曰公所言何

邪瑾欲言而止者三帝又曰公何以不言邪瑾因以手撫牀曰此座可惜帝意悟因謬曰公真大醉邪瑾遂不復言賈妃由是怨瑾宣尚公主數有酒色過楊駿素與瑾不平遂與黃門駸之諷帝奪宣公主瑾慚懼因告老詔進位太保以公就第給廚田十頃園五十畝錢百萬絹五百匹有司又奏收宣付廷尉免瑾官詔不許帝後知黃門虛構欲復還主而宣疾亡帝亦尋崩楊駿死起瑾錄尚書事加綠綬綬給騎司馬劍履上殿入朝不趨與汝南王亮共輔朝政亮奏遣諸王就國與羣臣廷議無敢應者獨瑾贊成之楚王瑋不樂歸藩因憾瑾賈后素忌瑾聞瑋與瑾有隙遂誣亮瑾欲廢帝啓帝作手詔使瑋免瑾等官黃門夜齎詔授瑋瑋使清河王遐即夜收瑾左右疑遐矯詔咸曰禮律刑名台輔大臣未有至此者盍拒之須自表得報就戮未晚瑾不從遂與子恆嶽裔及孫等九人同遇害時年七十二恆二子璚玠時在醫家得免初杜預聞瑾殺鄧艾告人曰伯玉其不免乎身爲名士位居總師既無德音又不御下以正是小人而乘君子之器當何以堪其責乎瑾聞之不俟駕而謝瑾初爲司空時帳下督榮晦有罪斥遣之難作之夕晦

隨兵入瑾家知其家人數及諸孫名字故子孫皆及於禍楚王既殺瑾女與國臣書曰先公名諡未顯無異凡人每怪一國蔑然無言春秋之失其咎安在於太保主簿劉繇執黃旂搥登聞鼓訟冤朝廷遂族誅晦以瑾一門無辜受禍乃追平蜀功封蘭陵郡公增邑三千戶贈假黃鉞

恆字巨山少辟司空府歷祕書丞太子庶子黃門郎善草隸書爲四體書勢曰昔在黃帝創制造物有沮誦倉頡者始作書契以代結繩蓋觀鳥跡以興思也因而遂滋則謂之字有六義焉一曰指事上下是也二曰象形日月是也三曰形聲江河是也四曰會意武信是也五曰轉注老考是也六曰假借令長是也夫指事者在上爲上在下爲下象形者日滿月虧效其形也形聲者以類爲形配以聲也會意者止戈爲武人言爲信也轉注者以老壽考也假借者數言同字其聲雖異文意一也自黃帝至三代其文不改及秦用篆書焚燒先典而古文絕矣漢武時魯恭王壞孔子宅得尙書春秋論語孝經時人以不復知有古文謂之科斗書漢世祕藏罕得見之魏初傳古文者出於邯鄲淳恆祖敬侯寫其尙書後以示淳而淳不

別至正始中立三字石經轉失淳法。因科斗之名遂效其形。太康元年。汲縣人盜發魏襄王塚。得策書十餘萬言。按敬侯所書。猶有髣髴古書。亦有數種。其一卷論楚事者。最爲工妙。恆竊悅之。故竭愚思以贊其美。愧不足廁前賢之作。冀以存古人之象焉。古無別名。謂之字勢云。黃帝之史。沮誦倉頡。眺彼鳥跡。始作書契。紀綱萬事。垂法立制。帝典用宣。質文著世。爰暨暴秦。滔天作戾。大道既泯。古文亦滅。魏文好古。世傳邱墳。歷代莫發。眞僞靡分。大晉開元。宏道敷訓。天垂其象。地耀其文。其文乃耀。粲矣其章。因聲會意。類物

晉記

卷十五 列傳

十三

有方。日處君而盈其度。月執臣而虧其旁。雲委蛇而上。布星離離以舒光。禾卉芣蓍以垂穎。山嶽峩峩而連岡。蟲跂跂以若動。鳥似飛而未揚。觀其錯筆綴墨。用心精專。勢和體均。發止無門。或守正循檢。矩折規旋。或方員靡則。因事制權。其曲如弓。其直如弦。矯然特出。若龍騰於川。森爾下頽。若雨墜於天。或引筆奮力。若鴻雁高飛。邈邈翩翩。或縱肆阿那。若流酥懸羽。靡靡縣縣。是故遠而望之。若翔風厲水。清波漪漣。就而察之。有若自然。信黃唐之遺跡。爲六藝之範先。籀篆蓋其子孫。隸草乃其曾元。觀物象以致思。非言辭

之所宜。昔周宣王時。史籀始著大篆十五篇。或與古同。或與古異。世謂之籀書者也。及平王東遷。諸侯力政。家殊國異。而文字乖形。秦始皇帝初兼天下。丞相李斯乃奏益之。罷不合秦文者。斯作倉頡篇。中車府令趙高作爰歷篇。太史令胡毋敬作博學篇。皆取史籀大傳。或頗省改。所謂小篆者。或曰。下土人程邈爲衙獄吏。得罪始皇。幽繫雲陽十年。從獄中作大篆少者增益。多者損減。方者使員。員者使方。奏之始皇。始皇善之。出以爲御史。使定諸書。或曰。邈所定乃隸字也。自秦壞古文。有八體。一曰大篆。二曰小篆。三曰刻

晉記

卷十五 列傳

十四

符。四曰蟲書。五曰摹印。六曰署書。七曰殳書。八曰隸書。王莽時。使司空甄豐校文字部。改定古文。復有六書。一曰古文。孔氏壁中書也。二曰奇字。卽古文而異者也。三曰篆書。秦篆書也。四曰佐書。卽隸書也。五曰謬篆。所以摹印也。六曰鳥書。所以書幡信也。又許慎撰說文。用篆書爲正。以爲體例。可得而論也。秦時李斯號爲二篆。諸山及銅人銘。皆斯書也。漢建初中。扶風曹喜少異於斯。而亦稱善。邯鄲淳師焉。略究其妙。韋誕師淳而不及也。太和中。誕爲武都太守。以能書畱補侍中。魏氏寶器銘題。皆誕書也。漢末蔡邕采斯

喜之法爲古今雜形然精密閑理不如淳也。豈作篆勢曰鳥遺跡。皇韻循聖作則制斯文體。有六篆焉。眞形要妙。巧入神武。龜文鍼列。櫛比龍鱗。紆體放尾。長短復身。顏若黍稷之垂穎。蘊若蟲蛇之焚縕。揚波振擎。鷹跂鳥震。延頸脅翼。勢似陵雲。或輕筆內投。微本濃末。若絕若連。似水露絲絲凝垂。下端從者如懸衡者如編杳。杪邪趣不方不員。若行若飛。跂跂翾翾。遠而望之。象鴻鵠羣游。絡繹遷延。迫而視之。端際不可得見。指搗不可勝原。研桑不能數其詰屈。離婁不能覩其卻間。般倕揖讓而辭巧。籀誦拱手而韜翰。處篇

晉記

卷十五 列傳

五

籍之首目。祭斌斌其可觀。摘華艷於紈素。爲學士之範先。喜文德之宏懿。愠作者之莫刊。思字體之類仰。舉大略而論旃。秦旣用篆。奏事繁多。篆字難成。卽令隸人佐書。曰隸字。漢因行之。獨符印璽幡信署題用篆。隸書者。篆之捷也。上谷王次仲始作楷法。至靈帝好書。時多能者。而師宜官爲最大。則一字徑丈。小則方寸千言。甚矜其能。或時不持錢詣酒家飲。因書其壁。顧觀者以酬酒。計錢足而滅之。每書輒削而焚其柎。梁鵠乃益爲版。而飲之酒。候其醉而竊其柎。鵠卒以書至選部尚書。宜官後爲袁術將。今鉅鹿宋子有

耿球碑是術所立。其書甚工。云是官也。梁鵠奔劉表。魏武破荊州。募求鵠。鵠之爲選部也。魏武欲爲洛陽令。而以爲北部尉。故懼而自縛詣門。署軍假司馬。在祕書以勤書自效。是以今多有鵠手跡。魏武帝懸著帳中。及以釘壁。翫之以爲勝。宜官今宮殿多鵠題署。鵠宜爲大字。邯鄲淳宜爲小字。鵠謂淳得次仲法。然鵠之用筆得其勢矣。鵠弟子毛宏教於祕書。今八分皆宏法也。漢末有左子邑。小與淳鵠不同。然亦有名。魏初有鍾胡二家。爲行書法。俱學之於劉德升。而鍾氏小異。然亦各有巧。今大行於世。云作字勢曰鳥跡

晉記

卷十五 列傳

六

之變。乃惟佐隸。蠲彼繁文。崇此簡易。厥類既宏。體象有度。煥若星陳。鬱若雲布。其大徑尋細。不容髮。隨事從宜。靡有常制。或穹隆恢廓。或櫛比鍼列。或砥平繩直。或蜚蜚膠戾。或長邪角趣。或規旋矩折。修短相副。異體同勢。奮筆輕舉。離而不絕。纖波濃點。錯落其閒。若鐘簴設張。庭燎飛煙。嶄巖峨嵯。高下屬連。似崇臺重宇。層雲冠山。遠而望之。若飛龍在天。近而察之。心亂目眩。奇姿譎詭。不可勝原。研桑所不能計。宰賜所不能言。何草篆之足算。而斯文之未宣。豈體大之難覩。將祕奧之不傳。聊俯仰而詳視。舉大較而論旃。漢

興而有草書。不知作者姓名。至章帝時。齊相杜度號善作篇。後有崔瑗崔寔。亦皆稱工。杜氏殺字甚安。而書體微瘦。崔氏甚得筆勢。而結字小疎。宏農張芝伯英者。因而轉精。甚巧。凡家之衣帛。必書。而後練。臨池學書。池水盡黑。下筆必爲楷則。號忿忿不暇草書。寸紙不見遺。至今世尤寶其書。韋仲將謂之草聖。伯英弟文舒者。次伯英。又有姜孟頴。梁孔達。田彥和。及韋仲將之徒。皆伯英弟子。有名於世。然殊不及文舒也。羅叔景。趙元嗣者。與伯英並時。見稱於西州。而矜巧自與衆頗惑之。故英自稱上比崔杜。不足下方。羅趙

晉記

卷十五

列傳

七

有餘。河間張超亦有名。然雖與崔氏同州。不如伯英之得其法也。崔瑗作草書勢。曰。書契之興。始自頡頤。寫彼鳥跡。以定文章。爰暨末葉。典籍彌繁。時之多僻。政之多權。官事荒蕪。勦其墨翰。惟作佐隸。舊字是刪。草書之法。蓋又簡略。應時諡旨。用於卒迫。兼功并用。愛日省力。純儉之變。豈必古式。觀其法象。俯仰有儀。方不中矩。員不副規。抑左揚右。望之若崎嶇。企鳥跂志。在飛移。狡獸暴駭。將奔未馳。或踟躕點點。狀似連珠。絕而不離。畜怒怫鬱。放逸生奇。或凌遽惴慄。若據高臨危。旁點邪附。似蜩蟬揭枝。絕筆收勢。餘綫糾結。

若杜伯捷。毒緣蟻。騰蛇赴穴。頭沒尾垂。是故遠而望之。隴焉若阻岑崩崖。就而察之。一畫不可移。幾微要妙。臨時從宜。略舉大較。髮髯若斯。恆性溫雅。而善屬文。與父瓊同遇害。朝廷惜之。贈長水校尉。諡蘭陵貞世子。二子。璩。玠。璩字仲寶。襲祖爵。後東海王以蘭陵益其國。改封江夏郡公。邑八千五百戶。懷帝時。拜散騎侍郎。永嘉五年。沒於漢。元帝以瓊元孫宗嗣。玠字叔寶。美姿容。總角乘羊車入市。皆以爲玉人。觀者盈衢。及長。好言元理。多病而羸。母恆禁其語。親友時請一言。無不咨嗟。以爲入微。琅邪王澄少所推服。

晉記

卷十五

列傳

六

問玠言。輒歎息。絕倒。時人爲之語曰。衛玠談道。平子絕倒。初爲太傅西閣祭酒。拜太子洗馬。永嘉之亂。玠奉母南行。轉至江夏。玠初娶樂廣女。早亡。征南將軍山簡見之。以女妻焉。尋進豫章王敦時。爲江州刺史。鎮豫章。長史謝鯤。素重玠。相見欣然。言論彌日。敦謂鯤曰。昔王輔嗣吐金聲於西朝。此子復玉振於江表。微言之緒。絕而復續。不意永嘉之末。復聞正始之音。何平叔若在。當復絕倒。玠嘗以人有不及。可以情恕。非意相干。可以理遣。故終身不見喜愠之容。既而向建鄴。京師人聞其姿容。觀者如堵。玠勞疾轉甚。永嘉

六年卒年二十七時人謂玠被看殺葬於南昌咸和中改葬江寧丞相王導教曰衛洗馬明當改葬此君風流名士海內所瞻可修薄祭以敦舊好其爲人所重若此當是時中興名士惟王承及玠推爲第一云

任愷

任愷字元褒樂安博昌人也父昊魏太常愷尙魏明帝女累遷中書侍郎晉國建爲侍中封昌國縣侯泰始初鄭冲王祥何曾荀顗裴秀等各以老疾歸第帝優禮大臣不欲勞以筋力數遣愷諭旨於諸公諮當世得失愷性忠正以社稷爲己任帝甚任之愷惡賈

書記

卷十五 列傳

九

充充患之承開言愷忠貞局正宜在東宮護太子帝卽以爲太子少傅而侍中如故未有以開也七年秦雍寇擾帝以爲憂愷欲出賈充因說帝曰秦涼覆敗關中騷動宜速鎮撫非重臣不足以康西土帝問誰可任者愷曰當今威望計略孰有如魯公賈充者乎中書令庾純亦言之帝乃詔充西鎮關中既而充不果行而荀勗楊珧王恂華廙等爲充所信庾純張華溫顗向秀和嶠之徒皆與愷善於是朋黨紛然帝知之召充愷等宴於式乾殿而謂之曰朝廷宜一大臣當和充愷各拜謝既而以帝知而不責愈無所憚外

相崇重而內怨益深或謂賈充曰愷總攝門下得與

上日親今可使典選則漸疎左右此一都令史事耳

充因薦愷帝謂舉得其人卽日以愷爲吏部尙書加

奉車都尉愷既在尙書進見轉希充與荀勗馮紇承

開浸潤謂愷豪侈用御食器充使右僕射高陽王珪

奏愷遂免官有司收太官宰人檢覈乃愷妻齊長公

主得賜魏時御器也愷既免而毀謗益至帝漸薄之

山濤舉爲河南尹坐賊發不獲又免未幾起爲光祿

勳愷素有識鑒在公勤恪而賈充朋黨諷有司奏愷

與前立進令劉友交關事下尙書愷對不服尙書杜

書記

卷十五 列傳

三

友廷尉劉良知愷爲充所抑欲申理之遲留未決愷及友良皆免官愷既失職鬱鬱不得志乃縱酒耽樂厚自奉養初何劭以公子奢侈每食必羅珍錯愷乃踰之一食萬錢猶云無下筯處愷因朝請時見帝帝或慰諭之愷初無言惟泣而已後起爲太僕轉太常初魏舒雖歷位郡守而未被任遇愷爲侍中薦舒爲散騎常侍至是舒爲右光祿開府領司徒帝臨軒使愷拜授舒時論以愷舒有佐世器局而舒登三公愷止守散卿莫不爲之憤歎也愷竟以憂卒年六十一諡曰元子罕嗣

山濤

山濤字巨源河內懷人也父曜宛句令濤早孤居貧性好老莊與嵇康呂安友善後遇阮籍爲竹林之遊康臨死謂子紹曰巨源在汝不孤矣濤年四十始爲郡主簿舉孝廉州辟部河南從事魏正始中嘗與石鑒共宿濤夜起蹴鑒曰今何時而眠耶知太傅臥何意鑒曰宰相三不朝與尺一令歸第卿何慮也濤曰咄石生無事馬蹄閒邪投傳而去大將軍師輔政命司隸舉濤秀才除郎中久之拜趙國相遷尙書吏部郎爲大將軍從事中郎鍾會反於蜀大將軍昭將自

晉記

卷十五

列傳

三

討之以濤行軍司馬給親兵五百人鎮鄴咸熙初封新胥子轉相國左長史典統別營大將軍以濤鄉閭宿望命子拜之武帝受禪守大鴻臚加奉車都尉進新胥伯未幾出爲冀州刺史加寧遠將軍濤甄拔隱屈搜賢才旌命三十餘人皆顯名當世轉北中郎將入爲侍中遷尙書以母老辭職復除議郎帝知濤清儉特給日契賜其母牀帳前後拜太常以疾不就尋遭母喪歸鄉里濤負土成墳手植松柏泰始十年詔曰吾所共致化者官人之職是也古今風俗陵遲人心進動宜崇明好惡鎮以退讓山太常雖尙居諒

閑情在難奪方今務殷何得遂其志邪其以濤爲吏部尙書濤辭以喪病會元后崩遂扶輿還洛自力就職咸寧初除尙書僕射加侍中領吏部五年濤志在必退章表數十上帝不聽因發從弟婦喪輒還外舍上印綬詔曰天下事廣加吳上未平凡百草創當共盡意化之君不深識朕心而以小疾求退豈所望於君邪朕猶側席未得垂拱君亦何得高尙其事乎當崇至公勿復爲虛飾之煩尙書令衛瓘奏濤手詔頻煩猶未順旨可免官中詔瓘曰濤以德素爲朝之望而常深退讓至於懇切故比有詔欲必奪其志以匡

晉記

卷十五

列傳

三

輔不逮主者旣不思明詔旨而反深加詆案虧崇賢之風以重不德何以示遠近邪濤不得已又起視事濤再居選職十餘年前後選舉周徧內外竝得其才每一官缺輒啓擬數人其所奏甄拔人物各爲題目時稱山公啓事太康初遷右僕射光祿大夫侍中掌選如故濤辭不許濤性清儉歷官三十餘年中立於朝不爲矯激之行晚值后黨專權濤數有規諷求退帝知而不能改初諸將之伐吳也濤退而告人曰自非聖人外寧必有內憂今釋吳以爲外懼豈非算乎及吳平詔罷州郡兵帝嘗講武於宣武場濤時有疾

詔乘步輦從與盧欽論不宜悉去武備於帝前當時
咸以濤不知兵而暗合孫吳帝稱之曰天下名言也
而不能用永寧後寇盜熾起郡國以無備不能制天
下遂大亂三年拜司徒濤表乞骸骨詔曰君翊贊朝
政保乂皇家匡佐之勳朕所倚賴司徒之職實掌邦
教故用敬授以答羣望豈宜沖讓以自抑損邪已勅
斷章表使者乃臥加章綬濤曰垂沒之人豈可污官
府乎輿疾歸家以太康四年薨年七十九詔賜東園
祕器朝服一具衣一襲錢五十萬布百匹策贈司徒
蜜印紫綬侍中貂蟬新沓伯蜜印青朱綬祭以太牢

晉記

卷十五 列傳

三

諡曰康將葬賜錢四十萬布百匹左長史范晷上言
濤舊第屋十間子孫不相容帝爲之立室濤初布衣
家貧謂妻韓氏曰忍饑寒我後當作三公但不知卿
堪作夫人不耳及居榮貴貞慎儉約雖爵同千乘而
無嬪媵祿賜散之親故初鬲令袁毅賂遺公卿求虛
譽亦遺濤絲百斤濤不欲異受而藏之閣上毅敗檻
車送廷尉凡所受賕皆推驗濤乃取絲付吏積年塵
埃封印如初濤飲酒至八斗方醉帝欲試之以酒八
斗飲濤而密益其數濤極本量而止稽康子紹人以
康故不舉濤薦爲祕書郎世以爲知人濤五子該淳

允謨該嗣卒子瑋嗣淳奉車都尉允不仕謨司空掾
少子簡最知名

簡字季倫溫雅有父風性好酒初爲太子舍人出刺
青州徵拜侍中光熙中轉吏部尙書永嘉初出爲雍
州刺史徵拜尙書左僕射領吏部疏請朝臣各舉所
知懷帝從之三年出爲征南將軍都督荆襄交廣四
州諸軍事假節鎮襄陽時寇亂分崩朝野危懼簡優
游卒歲唯酒是耽諸習氏荊州豪族有佳園池簡每
出遊多之池上置酒輒醉名之曰高陽池時有兒童
歌曰山公出何許往至高陽池日夕倒載歸酩酊無
所記
卷十五 列傳
三
所知時時能騎馬倒著白接籬舉鞭問葛疆何如并
州兒疆家并州簡愛將也劉聰寇京師簡遣督護王
萬率師赴難次涅陽爲宛城賊王如所破遂嬰城自
守洛陽陷簡又爲賊嚴疑所逼乃遷於夏口招納流
亡當是時樂府伶人避難多奔漢沔宴會寮佐有勸
奏樂者簡曰社稷傾危不能匡救大晉之罪人也何
樂之有因流涕慷慨年六十卒追贈征南大將軍儀
同三司子遐遐爲餘姚令性嚴刻後拜東陽太守
康帝詔曰東陽傾來囚多入重豈郡多罪人將捶楚
所求莫能自固邪遐慮之自若郡境肅然卒於官

傅元

傅元字休奕北地泥陽人也祖燮漢漢陽太守父韓魏扶風太守元少孤貧博學善屬文初郡上計吏再舉孝廉太尉辟皆不就後舉秀才除郎中與東海繆施選入著作撰集魏書轉溫令遷宏農太守元性剛直與何晏鄧颺不穆晏等常欲陷之時元妻死求繼室於杜有道杜氏或曰何鄧執權元與之有隙亦猶排山壓卵以湯沃雪不可與也有道妻嚴氏曰晏等驕侈司馬太傅虎睡耳卵破雪消行自有在且吾聞傅君剛而不猛直而不逼君子也遂與之五等建封

齊記

卷十五 列傳

三

鶡觚男武帝受禪進爵爲子加駙馬都尉帝初卽位求直言置諫官以元及皇甫陶共掌其職元以魏末士風頹弊乃上疏曰臣聞先王之御天下也明其大教長其義節道化隆於上清議行於下上下相承人懷義心亡秦蕩滅先王之制以法術相御而義心亡矣近者魏武好法術而天下貴刑名魏文慕通達而天下賤守節其後綱維不攝虛無放誕之論盈於朝野遂使天下無復清議而亡秦之病復發於今陛下聖德龍興宏堯舜之化開正直之路臣詠歎而已將又奚言惟未舉清遠有禮之臣以敦風節未退虛鄙

之士以懲不恪臣是以猶敢有言詔報曰舉清遠有

禮之臣者此九今之要也乃使元草詔進之復上疏曰臣聞先王之治分士農工商以經國制事各一其業而殊其務自元士已上子弟爲之立太學以教之選明師以訓之各隨其材而敘用之農以豐其食工以足其器商賈以通其貨故雖天下之大兆庶之衆無有一人游手而坐食也漢魏以來百官子弟不修經藝而務交遊未知莅事而享天祿農工商賈不定其分今聖明資始而漢魏之失未改散官衆而學校未設游手多而親農者少臣以爲不可不亟定其制

齊記

卷十五 列傳

三

也通計天下若干人爲士足以副在官之吏若干人爲農三年足有一年之儲若干人爲工足其器用若干人爲商賈足以通貨財夫尊學尙儒貴農賤商此皆王政之急務也前皇甫陶上封事欲令拜賜散官皆課使親耕昔者聖帝明王賢佐俊士皆嘗從事於耕矣王人賜官冗散無事者不督使學則當使耕無緣放之使坐食百姓也今若精其防制計天下文武之官足爲副貳者使學其餘皆歸之於農若百工商賈有長者亦皆歸之於農務農若此何有不瞻乎夫家足食爲子則孝爲父則慈爲兄則友爲弟則悌天

下足食則仁義之教可不令而行矣書奏帝下詔曰
二常侍懇懇於所論可謂乃心欲佐益時事者也而
主者率以常制裁之豈得不使發憤邪二常侍所論
或舉其大較而未備其條目亦可便令作之然後使
八坐共議凡關言於人主人臣之所至難人主若不
虛心聽納自古忠臣貞士之所慷慨至使杜口結舌
每念於此未嘗不歎息也故前詔敢有直言勿有所
距庶幾得以發蒙補過獲保高位苟言有偏善情在
忠益雖文辭有謬誤言語有失得皆當曠然恕之古
人猶不拒諫謗况皆善意在可採錄乎近者孔鼂慕

書記

卷十五

列傳

毛

母和主者按以輕慢之罪所以皆原欲使四海知區
區之朝無諱言之忌也尋遷侍中坐與皇甫陶爭言
誼譁爲有司所奏俱免官泰始四年拜御史中丞元
陳農事水官及安邊禦胡諸便宜帝報曰如所論皆
善深知乃心廣思諸宜動靜以聞五年遷太僕轉司
隸校尉獻皇后崩於宏訓宮設喪位舊制司隸於端
門外坐在諸卿上絕席其入殿按本品秩在諸卿下
不絕席以次坐而謁者以宏訓宮爲殿內制元位在
卿下元恚怒詰責謁者謁者妄稱尚書所處元對百
僚罵尚書以下御史奏元不敬免官元天性峻急見

不善不能容每有奏劾或值日暮捧白簡整簪帶踈
踊不寐坐而待旦於是貴游懼伏臺閣生風尋卒於
家年六十二追封清泉侯諡曰剛元少時避難於河
內專心誦讀後雖貴而著述不廢撰論經國九流及
三史故事評斷得失各爲區例名爲傅子爲內外中
篇凡有四部六錄合百四十首數十萬言并文集百
餘卷行於世元初作內篇成子咸以示司空王沈沈
與元書曰省足下所著書足以塞楊墨之流通齊荀
孟於往代每開卷未嘗不歎息也不見賈生自以爲
過之乃今不及信矣子咸嗣

書記

卷十五

列傳

毛

咸字長虞剛簡有大節好屬文初拜太子洗馬累遷
尚書右丞出爲冀州刺史繼母杜氏樂京師不肯隨
咸到官咸自表解職三旬遷司徒左長史當是時武
帝畱心萬幾詔訪朝政得失於羣臣咸上書曰陛下
處至尊之位而修布衣之事親覽萬幾勞心日昃在
昔帝王躬自菲薄以利天下未有踰陛下者也然自
泰始開元以暨於今十有五年矣而軍國未豐百姓
不贍一歲不登便有菜色者誠由官衆事殷復除猥
濫蠶食者多而親農者少也臣以頑疎謬忝近職每
見聖詔以百姓饑饉爲慮伏用慙慙敢不自竭以對

入問舊都督有田今并監軍乃盈於十夏禹敷土分爲九州今之刺史幾向一倍戶口比漢十分之一而置郡縣更多空校牙門無益宿衛而虛立軍府動有百數五等諸侯復坐置官屬諸所寵給皆生於百姓一夫不耕有受其饑今之不農不可勝計縱使五稼普收僅足相接况遇災患何能繼贍故當今之急宜先并官省吏靜事息役上下用心惟農是務則百姓充足雖有饑饉不足慮已咸風格嚴峻疾惡如讎在位多所執奏轉車騎司馬以世俗奢侈又上書曰臣聞古者人稠地狹而有儲蓄由於節也今者土廣人

晉記

卷十五 列傳

元

稀而患不足由於奢也夫穀帛難生而用之不節無緣不匱故先王之化天下食肉衣帛皆有其制竊謂奢侈之費甚於天災古者堯有茅茨今之百姓競豐其屋古者臣無玉食今之賈豎皆厭粱肉古者后妃乃有殊飾今之婢妾被服綾羅古者大夫乃不徒行今之賤隸乘輿驅肥天下物力安得不屈乎欲時之儉當詰其奢奢不見詰轉相高尚此風俗之所以日靡也昔毛玠爲吏部尙書時無敢好衣美食者魏武帝歎曰孤之法不如毛尙書令使諸部用心各如毛玠風俗之移在不難矣遷尙書左丞惠帝卽位楊駿

輔政咸言於駿曰事與世變禮隨時宜諒闇之不行久矣由世道彌薄權不可假故雖斬焉在疚而躬覽萬幾也逮至漢文以天下體大服重難久遂制既葬而除世祖武皇帝雖大孝烝烝亦從時釋服制心喪三年今上欲委政於公諒闇自居此雖謙讓之心而天下未以爲善天下未以爲善則明公處之固未易也時司隸荀愷從兄死自表赴哀詔聽臨喪未卽下而造駿咸奏愷薄友于急詔媚宜加貶斥隆風教有詔勿問又與駿箋諷切之駿積不能平欲出爲宏農太守駿甥李斌說駿不宜斥正人乃止駿弟濟素與

晉記

卷十五 列傳

三

咸善與咸書曰江海之流混混故能成其深廣也天下大器未可稍了而相觀每事欲了生子癡了官事官事未易了也了事正作癡復爲快耳左丞總司天臺維正八座此未易居以君盡性而處未易居之位益不易也想慮破頭故具有白咸答書曰衛公云酒色之殺人此甚於作直坐酒色死人不爲悔逆畏以直致禍此由心不正直欲以苟且爲明哲耳自古以直致禍者當自矯枉過直或不中允欲以亢厲爲聲故致忿耳安有慳慳爲忠益而當見疾乎無何駿誅遷御史中丞汝南王爲太宰咸復致書曰主上諒闇

聽政宰而楊駿無狀自作伊周臣既不聖王非孺子而儼然居天下之安所以至死也駿之見討發自天聰孟觀李肇與知密旨耳至於論功當歸美於上乃東安封王孟李郡公餘侯伯子男既妄有加復又三等超遷此之熏赫震動天地自古以來封賞未有若此者也愚謂殿下執政當有以正之正之以道衆亦何所怒乎衆之所怒在於不平爾而今皆更倍論莫不失望咸則不惟失望而已竊以爲憂無功而厚賞莫不樂國有禍禍起當復有大功也人而樂禍其可極乎後亮專權咸又諫曰楊駿挾震主之威委任

齊記

卷十五 列傳

三

親戚此天下所以不平也公今處此謂宜靜默願神有大得失乃維持之自非大事一皆抑遣比四造詣及經過尊門冠蓋車馬填塞街衢此之翕習既宜弭息又夏侯駿奉使爲先帝請命祈禱無感先帝崩背駿自宜咎責而反求請命之勞公以爲少府私竊之論云駿公姻故至於此一犬吠形羣犬吠聲懼于羣吠遂至叵聽也咸之爲人不能而從而有後言嘗觸楊駿幾爲身禍前殿下見語卿不識韓非逆鱗之言邪而歛摩天子逆鱗自知所陳誠觸猛虎之鬚耳所以致言庶殿下識其不勝區區前摩天子逆鱗

欲以盡忠今觸猛虎之鬚非欲爲惡必將以此見怒咸亦安得而辭之哉亮不納再爲本郡中正遭繼母憂去官頃之起爲議郎兼司隸校尉咸以身無兄弟喪祭無主上印綬公車不通勅使者就拜使於官舍設靈座咸不得已視事時朝政寬弛貨賂公行咸奏免河南尹潯左將軍倩廷尉高光兼河南尹何攀等京師肅然元康四年卒年五十六詔贈司隸校尉朝服一具衣一襲錢二十萬諡曰貞咸三子敷晞纂敷嗣除太子舍人轉尚書郎永嘉之亂避地會稽爲鎮東從事中郎晞上虞令咸從父弟祗

齊記

卷十五 列傳

三

祗字子莊其父魏太常般也祗性至孝早知名武帝始建東宮起家太子舍人累遷散騎黃門郎賜爵關內侯食邑三百戶以母憂去職及葬詔給太常五等吉凶導從其後諸卿大夫葬給導從自此始也服終爲滎陽太守滎陽自魏黃初大水之後河濟汎濫鄧艾常開石門以殺水勢至是復浸壞祗乃造沈菜堰充豫遂無水患百姓立碑頌焉入兼廷尉遷常侍左軍將軍武帝崩梓宮在殯而太傅楊駿欲苟悅衆心議普進封爵祗與駿書曰未有帝王始崩而臣下論功者也不從拜侍中元康元年三月賈后將殺駿而

駿不知祗時侍駿坐而雲龍門閉內外不通祗請與
尙書武茂何國家消息折而下階茂猶坐祗顧曰君
非天子臣邪今內外隔絕不知國家所在何得安坐
茂始驚起未幾殿中兵山攻駿府殺駿駿死詔收其
官屬祗啓曰昔魯芝爲曹爽司馬斬關出赴爽宣帝
義之遷芝青州刺史駿之僚佐不可加罰詔乃赦之
除河南尹未拜遷司隸校尉以討駿功封靈川縣公
邑千八百戶時當封郡公八千戶祗固讓乃封少子
暢武鄉亭侯祗兄子雋東明亭侯楚王瑋矯詔以聞
奏稽留免官期年起爲光祿勳齊萬年反以祗行安

晉記

卷十五

列傳

三

西軍司加常侍遷衛尉趙王倫篡拜右光祿開府惠
帝反正祗以經受僞職請退不許懷帝時拜司徒以
足疾詔版輿上殿不拜永嘉中大將軍苟晞表請遷
都倉垣而諸大臣畏潘滔不敢奉詔時大饑百官流
亡者十八九帝召羣臣會議撫手而歎乃使祗出河
陰修舟楫帝步出西掖門數十人導從至銅駝街爲
盜所掠不得進而洛陽陷遂共建行臺推祗爲盟主
以司徒持節大都督諸軍事傳檄四方遣子宣赴告
方伯徵義兵祗自屯盟津小城以暴疾薨年六十九
祗著文章駁論十餘萬言二子宣暢宣尙宏農公

主官至御史中丞暢爲祕書丞沒於石勒以爲右司
馬甚重之暢作晉諸公讚敘二十二卷又公卿故事
九卷咸和五年卒子詠過江爲交州刺史太子右率
武茂者沛國竹邑人父周魏衛尉兄陔魏太僕卿
封薛縣侯入晉爲左僕射茂爲人方正名亞於陔自
上洛太守累遷至侍中尙書潁川荀愷武帝之姑子
也負其貴寵欲與茂交而茂拒之由是怨茂楊太傅
駿與茂爲從母兄弟賈后殺駿愷時爲僕射以茂爲
駿黨殺之祗上表申茂追贈光祿勳茂仲兄韶官至
散騎常侍陔子輔嗣父爵

晉記

卷十五

列傳

三

庾峻

庾峻字山甫潁川鄆陵人也祖乘博學洽聞漢司徒
辟有道徵皆不就伯父巖仕魏爲太僕父道不仕牛
馬有蹠齧者恐傷人不貨於市及諸子貴賜拜太中
大夫峻少好學嘗遊京師聞魏散騎常侍蘇林老疾
家居往候之林嘗就乘學見峻流涕良久曰昔吾夫
子才高而性退讓修德行清靜寡欲不營當世鄆陵
舊五六萬戶聞今裁存數百君二父孩抱經亂保有
門戶今君兄弟復俊茂克紹家聲此祖考積德所致
也峻聞之泣然而泣太常舉爲博士遷祕書丞拜侍

御史秦始初賜爵關中侯轉祕書監御史中丞加諫議大夫時風俗趣競禮讓陵遲峻乃上疏曰臣聞天下有朝廷之士有山林之士朝廷之士佐主成化猶人之有股肱心膂也山林之士被褐懷玉太上棲於邱園其次輕爵服遠恥辱以全名其下就列位雖無功而能知止故清劭足抑貪污退讓足息紛競在朝之士聞其風而悅之將受爵者皆恥躬之不逮斯山林之士避寵之臣所以爲美也先王嘉之大者有玉帛之命次者有几杖之禮此先王之所以宏世教也秦人蔑古利出一官唯有處士之名而無爵列於朝

晉記

卷十五 列傳

姜

者商君謂之六蜴韓非謂之五蠹時不知德唯爵是聞故閭閻以公乘侮其鄉人郎中以上爵傲其父兄漢祖反之任蕭曹以天下重四皓於南山以張良之勳而班在叔孫之後蓋公之賤而曹相諮之以政帝王貴德於上風俗反本於下故田叔等十人漢廷臣無能出其右者而未嘗干祿於時以廷尉之貴結王生之襪於朝而其名愈重自非主臣尙德尊士孰能通天下之志如此其大者乎夫不革百王之弊徒務救世之政文士競智而務入武夫恃力而爭先官高矣而意未滿功報矣其求不已國無隨才任官之制

俗無難進易退之節大人溺於動俗執政撓於羣言天下之所以先競而後讓者此也臣愚以爲古者大夫七十而致仕今自非元功國老三司上才可聽七十致仕則臣無懷祿之嫌矣其父母八十可聽終養則孝莫大於事親矣吏歷試無績依古終身不仕則官無秕政矣能小而不能大可降還蒞小則使人以器矣人主進人以禮退人以禮人臣亦量能受爵矣其有孝如王陽潔如貢禹知止如王孫知足如疏廣則褒美之拔擢之而天下化矣夫人之性陵上猶水之趨下也益而不已必決升而不已必困匹夫行義

晉記

卷十五 列傳

姜

不敦皇綱爲之敗績固不可不慎也又疾世浮華不修名實著論以非之九年卒詔賜朝服一具衣一襲錢三十萬臨終勅子珉朝卒夕殯幅巾布衣葬不擇日珉遵奉遺命斂以時服二子珉歆珉在忠義傳歆字子嵩長不滿七尺而腰帶十圍爲陳畱相嘗著意賦從子亮見賦問曰若有意也非賦所盡若無意也復何所賦歆笑曰在有無之間耳遷吏部郎參東海王軍事轉軍諮祭酒是時天下多故中山劉輿以才見任於太傅與歆不協欲構之而歆縱心事外無可是非後以其性儉家富說越就換錢千萬冀其各

因此罪之太傅遂於衆坐中問數而數乃頽然已醉
憤墮機上以頭就憤徐對曰下官家有二千萬隨公
所取矣輿由是服數太傅大悅因曰不可以小人之
慮度君子之心也越薨爲石勒所殺

庾純

庾純字謀甫諫議大夫峻之弟也博學幼知名郡召
補主簿爲征南參軍累遷黃門侍郎封關內侯歷中
書令河南尹初純以賈充姦佞與任愷共舉充西鎮
關中充由是銜純嘗宴朝士而純後至充謂之曰君
行常居入前今何後邪純曰有小市井事是以後耳

晉記

卷十五 列傳

三

或曰純先嘗有伍伯者充先嘗有市魁者故用此相
譏而充自以位高望重意殊不平及純行酒充不時
飲純曰長者爲壽何敢爾乎充曰父老不歸供養將
何言也純因發怒曰賈充天下兇兇由爾一人充曰
吾輔翊二世蕩平巴蜀有何罪而天下爲之兇兇純
曰高貴鄉公何在衆賓失色不樂而罷充左右欲執
純中護軍羊琇侍中王濟佑之而出充慙怒卽上表
解職純懼上河南尹關內侯印綬上表自劾曰司空
公賈充請諸卿校并及臣臣不自量飲酒過多醉亂
行酒重酌於公公不肯飲言語往來公遂訶臣父老

不歸供養卿爲無天地臣不服罪自引而更忿怒厲
聲名公臨時誼譏遂至荒越禮八十月制誠以衰老
之年變難無常也臣不惟生育之恩求養老父而懷
祿貪榮烏鳥之不若充爲三公論道興化以教義責
臣是也而以枉錯直居下犯上醉酒逃荒昏亂儀度
臣得以凡材擢授顯任易戒濡首論誨酒困而臣聞
義不服過言盈廷黷慢台司違犯憲度不可以訓請
臺免臣官廷尉結罪大鴻臚削爵土傷身不謹伏須
罪誅御史中丞孔恂劾純請免官詔曰先王崇尊卑
之禮明貴賤之序著溫克之德記沈酗之禍所以光
宣道化示人軌儀也昔廣漢陵慢宰相獲犯上之刑
灌夫託醉肆忿致誅斃之罪純以凡才備位卿尹不
惟謙敬之節不忌覆車之戒陵上無禮悖言自口宜
加顯黜以肅朝倫遂免純官又以純父老不求供養
使據禮典正其臧否太傅何曾太尉荀顗驃騎將軍
齊王攸議曰凡斷正臧否宜先稽之禮律八十者一
子不從政九十者其家不從政新令亦如之按純父
年八十一兄弟六人三人在家不廢侍養其於禮律
未有違也司空公以純備位卿尹望其有加於人而
純荒酒肆其忿怒臣以爲純不遠布孝至之行而近

晉記

卷十五 列傳

三

習常人之失應在譏貶司徒石苞議純榮官忘親惡
開格言不忠不孝宜除名削爵土而司徒西曹掾劉
斌議以爲敦敘風俗以人倫爲先人倫之教以忠孝
爲主忠故不忘其君孝故不忘其親若孝必專心於
色養則明君不得而臣忠必不顧其親則父母不得
而子也是以爲臣者必以義斷其恩爲子者必以情
制其義在朝則從君之命在家則隨父之制然後君
父兩濟忠孝各敘純兄峻以父老求歸峻若得歸純
無不歸之勞峻不得歸純無得歸之理純雖自聞同
不見聽近遼東太守孫和廣漢太守鄧良皆有老母

晉記

卷十五 列傳

五

良無兄弟授之遠郡辛苦自歸皆不見聽且純近爲
京尹父在界內時得自啓定省獨於禮法外處其貶
默斌愚以爲非理也禮年八十一子不從政純有二
弟在家不爲違禮又今年九十乃聽悉歸今純父實
未九十不爲犯令罵辱宰相宜加放斥以明國典聖
恩愷悌示加貶退臣愚無所清議河南功曹史龐札
表曰臣郡前尹關內侯純醉酒失常戍申詔書既免
尹官以父篤老不求供養下五府依禮典正其臧否
臣謹按三王養老之制八十一子不從政九十其家
不從政斯誠使人無關孝養之道爲臣不違在公之

節也先王制禮垂訓莫尙於周當其時姬公畱周伯
禽之魯孝子不匱典禮無愆今公府議七十時制八
十月制欲以駁奪從政之限制除爵土是爲公旦立
法還自越之魯侯爲子卽爲罰首也石奮期頤四子
列郡近太宰安平獻王諸子亦在藩外古今同符忠
孝並濟臣聞悔吝之疵君子有之尹性少飲多遂至
沈醉尹醒聞之悼恨前失執謙引罪深自奏劾求入
重法今公府不原所由而責其傲很是爲重罪過醉
之言而沒逃復之義也臣聞父子天性愛由自然君
臣之交出自義合而求忠臣必於孝子是以先王制

晉記

卷十五 列傳

罕

禮敬同於父原始要終齊於所生尹少履清苦事親
色養歷職內外廉公無私此陛下之所以屢發明詔
而尹之所以仍見擢授也尹行已也恭率下也敬先
衆後已寔是宿心一旦由醉責以暴慢按奏狀不忠
不孝羣公建議削除爵土此愚臣所以自悲自悼拊
心泣血也按今父母年過八十聽令其子不給限外
職誠以得有歸省之緣今尹父居在郡內前每表屢
蒙定省尹昆弟六人三人在家孝養不廢兄侍中峻
家之嫡長往比自表求歸供養詔諭不聽國體法同
兄弟無異而虛責尹不求供養如斯臣懼長假飾之

名而損忠臣之實也。夫禮也者，所以經國家、定社稷也。故陶唐之隆，順考古典，成周之美，率由舊章，伏惟陛下聖德欽明，敦禮崇教，疇咨四岳，以詳典刑。尹以犯違受黜，而所由者醉公以教義是責，而所因者忿積，忿以立義，由醉以得罪。禮律不復為斷，文致欲以成法，是以愚臣敢冒死亡之誅，而恥不申於盛明之世。惟蒙哀察，以塞輿情。帝乃下詔曰：「自中世以來，多為貴重順意，賤者生情，故令釋之定國，得揚名於前世。今議責賡純，不惟溫克，醉酒沈湎，此責人以齊聖也。疑賈公亦醉，若其不醉，終不於百客之中責以不。」

晉記

卷廿五

列傳

聖

去官供養也。大晉依聖人典禮，制臣子出處之宜，若有八十，皆當歸養，亦不獨純也。古人云：「由醢之言，俾出童殺，明不責醉，恐失度也。」所以免純官者，當為將來之醉戒耳。齊王劉掾議當矣，復以純為國子祭酒，加散騎常侍，遷侍中，父憂去官，起為御史中丞，轉尚書，除魏郡太守，不之官。拜少府，年六十四卒。子勇，勇字允臧，太康中為博士，齊王攸之就國也，下禮官議崇錫之物，勇與博士太叔廣、劉敞、繆蔚、郭頤、秦秀、傅珍等上書諫曰：「臣聞書稱帝堯克明峻德，以親九族；武王光有天下，兄弟之國十有六，同姓之國四。」

十八元勳睦親，顯以殊禮，而魯衛齊晉大啓土宇，並受分器，所謂惟善所在，親疎一也。大晉龍興，隆唐周之遠迹，王室親屬，佐命功臣，咸受爵土，以康四海。今吳會已平，詔大司馬齊王出統方岳，遂撫其國家，將準古典，以垂永制。昔周之選建明德，以左右王室，則周公為太宰，康叔為司寇，聘季為司空，及召芮、毛畢，諸國皆入居公卿大夫之位，明股肱之任，重守土之位，輕也。未聞古典以三事之重，出之國者。漢氏諸侯王位尊勢重，在丞相三公上，其入贊朝政者，乃有兼官。其出之國，亦不復假台司虛名為隆寵也。昔申無

晉記

卷十五

列傳

聖

宇曰：「五大不在邊，先儒以為貴寵公子公孫累世正卿也。」又曰：「五細不在庭，先儒以為賤妨貴。」少陵長遠，開親新開舊，小加大也。不在庭，不在朝廷為政也。又曰：「親不在外，羈不在內。」今使齊王賢邪，則不宜以母弟之親尊居魯衛之常職，不賢邪，不宜大啓土宇，表見東海也。古禮三公無職，坐而論道，不問以方岳嬰之。惟周室大壞，宣王中興，四夷交侵，救急朝夕，始命召穆公征淮夷，故其詩曰：「徐方不回，王曰旋歸。」宰相不得久在外也。今天下大定，六合為家，將數延三事共論太平之基，而更出之於外，去王城二千里，此非

所以重帝室而違舊章矣。剪草定先呈父純。純不禁。武帝以博士不答所問而答所不問大怒。尚書朱整。褚翊。請收剪等八人廷尉科罪。廷尉劉頌奏以大不敬當棄市。尚書夏侯駿謂朱整曰。國家乃欲誅諫臣。善輩官八座。可坐視邪。整不從。駿獨爲駁議上之。左僕射魏舒。右僕射下邳王晃從駿議。奏留中七日。下詔竝除名。後數歲起爲散騎侍郎。終於國子祭酒。觀劉毅山任三傳二庾之立。朝言論豈不卓卓哉。其與荀賈固如水火也。而竝容於武帝之朝。然諸臣自巨源以外。皆不竟其用。而荀賈以榮寵終。蓋小人易親而君子難近也。伯玉長輿憂心冢嗣而帝終不省。非天之欲亂晉哉。使無廣陵固不待二臣之懇懇也夫。

晉記

卷十五 列傳

聖

晉記卷十五終

晉記卷十六

列傳

蕭山郭 倫撰

平吳功臣列傳

有天下者。非土地不闢之足患。而無德之足患。有土地而無德以守之。則孽芽生其間矣。當周之季。七國並爭。秦據殽函之固。虎視天下。蠶食諸侯。君臣相謀。惟恐六國之不夷耳。及一旦并天下。自以爲萬世之業也。而十四年而亡。則并世守之土而失之矣。漢之季也。割爲三國。吳蜀恃江山之阻。魏武父子撫有中。原臨江度隴。終不能攘尺寸之土。鼎足而立。魏蓋莫。彊焉。司馬氏襲其故智。盜天下於衽席之上。旣翦巴。梁遂屋魏社。其心蓋未嘗一日而忘吳也。夫君德不隆。則外懼不可少。而天下不一。則衆役不得休。惟夫聖人能遠慮於百世之後。而立功之臣爲國家策治安。鋤彊敵。此亦職分所宜然。况武帝以深沈大度之主。而色荒於平吳之後。與賈氏之不遠。至承寧而寇盜蜂起。則非其所逆料也。凡爲人臣者。竭力於其所當爲。而人主能深任而不疑。則何敵不克。何功不成。是役也。叔子始之。元凱繼之。茂先成之。士治終之。元冲翼之。荀勗賈充之徒。忌而非之。非武帝之知人。其

晉記

卷十六 列傳

一

孰能與於此哉。若夫孫皓藉累世之資。憑天塹之險。而龍驤一振。國內土崩。非所謂在德不在險乎。故為人君者。患德之不修。而不患土地之不廣。為人臣者。患導主以窮兵。而不在于除暴於四海之內。自非聖人。外寧必有內憂。而君臣相得。以成一統。厥惟艱哉。爰別為平吳以著於篇。

羊祜 張華 杜預 王濬 王渾 唐彬
周浚

羊祜字叔子。泰山南城人。世吏二千石。至祜九世。茲以清德聞。祖續。漢南陽太守。父衡。上黨太守。祜。蔡邕

齊記

卷十六

列傳

一一

外孫景獻皇后同產弟也。幼孤。事叔父耽甚謹。嘗遊汶水之濱。遇父老謂之曰。孺子有好相。年未六十。必建大功於天下。及長。博學能屬文。身長七尺二寸。善談論。美鬚眉。舉上計吏。州四辟從事秀才。五府交命。皆不就。尋遭母憂。家兄發又卒。毀慕寢。頓十餘年。以道素自居。公車徵拜中書侍郎。遷給事中。魏元帝即位。賜爵關中侯。邑百戶。以少帝不願為侍臣。求出補吏。徙祕書監。五等建。封鉅平子。邑六百戶。拜相國。從事中郎。武帝受禪。進號中軍將軍。加散騎常侍。封鉅平侯。置郎中令。備九宮之職。加夫人。夏侯氏。印綬。泰

始初。以祜為尚書右僕射。領將軍。給本營兵。帝將滅吳。乃以祜都督荊州軍事。假節。祜出鎮南夏。設庠序。與吳人開布大信。降者欲去皆聽之。吳石城守去襄陽七百餘里。常為邊害。祜患之。以計令吳罷守。遂滅。戍邏分墾田八百餘頃。其始至也。軍無百日之糧。及至季年。有十年之積。詔罷江北都督。置南中郎將。諸軍在漢東江夏者。皆以益祜。初好畋漁。嘗夜出。軍司徐允執檠當營門口。將軍都督萬里。安可輕脫。將軍之安危。國之安危也。允今日死。此門乃開耳。祜改容謝之。後遂稀出焉。在軍常輕裘緩帶。身不被甲。恂恂

齊記

卷十六

列傳

一一

若儒者。鈴閣之下。侍衛者不過十數人。尋加車騎將軍。開府儀如三司。祜上表固讓曰。臣伏聞恩詔。拔臣使同台司。臣自出身以來。數十年受任外內。已極顯重。常以智力不可頓進。恩寵不可久謬。夙夜戰悚。以榮為憂。臣聞古人之言。德未為人所服。而受高爵。則使才臣不進功。未為人所歸。而荷厚祿。則使勞臣不勸。今臣身託外戚。事連運會。誠在過寵。不患見遺。而猥降中詔。加非次之榮。身尊高位。領重將。願守先人敝廬。豈可得哉。蓋聞古人申於見知。大臣之節。不可則止。今天下自服化以來。方漸八年。陛下雖側席

求賢不遺幽賤。然臣不能推有德達有功。使聖聽知勝臣者多。未達者不少。假令有道德於版築之下。隱才於屠釣之間。而朝議用臣。不以爲非。臣處之不以爲愧。所失豈不大哉。臣忝竊雖久。未若今日兼文武之極寵。等宰輔之高位也。且臣雖所見者狹。據今光祿大夫李意。執節高亮。在公正色。光祿大夫魯芝。潔身寡欲。和而不同。光祿大夫李允。清亮簡素。立身在朝。皆服事華髮。以禮終始。歷位外內。不異寒賤。而猶未蒙此選。臣更有之。何以塞天下之望乎。夫違命則忤旨。曲從則不安。乞留前恩。使臣得速還屯。庶於外

晉記

卷十六 列傳

四

虞無闕。臣不勝匹夫之志。謹冒昧以聞。帝不許。泰始八年秋九月。吳西陵督步闡舉城來降。吳將陸抗攻之甚急。詔祐迎闡。祐率兵五萬出江陵。遣荊州刺史楊肇。抗不尅。有司奏祐違詔命。無大臣節。貶平南將軍。免楊肇爲庶人。祐歸自江陵。增修德信。與吳交兵。尅日方戰。不爲掩襲之計。將帥欲進。譎計者輒飲以醇酒。使不得言。人有掠吳二兒爲俘者。祐送還其家。吳將陳尙潘景來寇。祐追斬之。而美其死節。厚加殯斂。景尙子弟迎喪。以禮遣還。鄧香掠夏口。祐募生縛香。旣至。宥之。香感其恩。率部曲降。每會衆。江河遊

獵常止晉地。若禽獸爲吳人所傷。而爲晉兵所得者。皆封還。不取出。出兵行吳境。刈穀爲糧。命計所侵。送絹償之。由是吳人翕然。前後降者不絕。與陸抗對境。使命交通。抗遺祐酒。祐飲之不疑。抗疾求醫於祐。祐以成藥與之。抗卽服之。人多諫抗。抗曰。羊叔子豈酖人者。因告其成。曰。彼專爲德。我專爲暴。是不戰而自服也。各保分界而已。無求細利。吳主皓以二將交和。詰抗。抗曰。一鄉一邑。尙不可無信義。況大國乎。臣不如此。適足彰其德於祐。無傷也。咸寧二年。除征南大將軍。得專辟召。初。祐以伐吳必藉上流。又吳有童謠曰。

晉記

卷十六 列傳

五

阿童復阿童。銜刀浮渡江。不畏岸上虎。但畏水中龍。祐聞之曰。此必水軍有功。但當思應其名者耳。益州刺史王濬。小字阿童。初爲祐參軍。祐知其可任。會徵爲大司農。因表留濬監益州諸軍事。加龍驤將軍。密令修舟楫。爲順流之計。繕甲訓卒。廣爲戎備。至是上疏曰。先帝順天應時。西平巴蜀。南和吳會。海內得以休息。兆庶有樂安之心。而吳復背信。使邊事更興。夫期運雖天所授。而功業必由人而成。不一大舉掃滅。則衆役無時得安。非所以隆先帝之勳。成無爲之化也。蜀平之時。天下皆謂吳當踵亡。自來十有三年。是

謂一周平定之期復在今日議者常言吳楚有道後服無禮先強此乃諸侯之時則然耳當今一統豈得與古同日而語哉夫適道之論未可與權是故謀之雖多而決之欲獨凡以險阻得存者謂所敵者同力足自固苟輕重不齊強弱異勢則智士不能謀而險阻不可保也蜀之爲國非不險也高山尋雲霓深谷肆無景束馬懸車然後得濟皆言一人荷戟千人莫當及進兵之日曾無藩籬之限斬將擐旗伏尸數萬乘勝席卷徑至成都漢中諸城皆烏棲而不敢出至劉禪降服諸營堡索然俱散非皆無戰心誠力不足

晉記

卷十六 列傳

六

以相抗也今江淮之難不過劍閣山川之險不過岷漢孫皓之暴侈於劉禪吳人之困甚於巴蜀而大晉兵衆多於前世儲積器械盛於往時不於此時平吳而更阻兵相守征夫苦役日尋干戈非所以安天下也今若引梁益之兵水陸俱下荆楚之衆進臨江陵平南豫州直指夏口徐揚青兗並向秣陵吳緣江爲國東西數千里無有內外鼓旆以疑之多方以誤之以一隅之吳當天下之衆勢分形散所備皆急一處傾壞則上下震蕩孫皓恣情任意天下多忌名臣重將人人自疑是以孫秀之徒咸長逼而至將疑於朝

士困於野無有保世之計一定之心平常猶懷去就兵臨必有應者終不能齊力致死以抗王師已可知也其俗急速不能持久弓弩戟楯不如中國其所長者唯水戰耳一入其境則長江非復所固還保城池則去長就短而官軍懸入則人人有致死之志如此軍不踰時尅可必矣帝深納之會秦涼騷動朝議多不同而賈充荀勗馮統尤以爲不可祐乃歎曰天下不如意事十恆居八九故有當斷不斷天與不取豈非更事者恨於後時哉其後詔以泰山之南武陽牟南城梁父平陽五縣爲南城郡封祐爲南城侯祐曰

晉記

卷十六 列傳

七

昔張良請受畱萬戶漢祖不奪其志臣受鉅平於先帝敢辱重爵以速官譴固執不拜祐每被登進恆守冲退嘗與從弟琇書曰既定邊事當角巾東路歸故里爲容棺之墟以白士而居重位何能不以盛滿受責乎疏廣是吾師也性樂山水每風景必造峴山置酒言詠終日不倦嘗慨然歎息顧謂從事中郎鄒湛曰自有天地便有此山由來賢達勝士登此遠望如我與卿者多矣今皆湮沒無聞使人悲傷如百歲後有知魂魄猶應登此湛曰公德冠四海令聞令望必與此山俱傳若湛輩乃如公言耳咸寧四年祐寢疾

求入朝既至洛陽景獻梓宮在頌哀慟不勝中詔中
論扶疾引見命乘輦入殿無下拜侍坐而陳伐吳之
計帝以其病不宜常入遣中書令張華問籌策祐曰
孫皓暴虐已甚今可不戰而克皓若不幸而沒吳更
立令主雖百萬之衆長江未可窺也及時不取將爲
後患乎華深然之祐曰成吾志者子也帝欲使祐卧
護諸將祐曰取吳不必須臣但既平之後當勞聖慮
耳功名之際臣所不敢居若事了當有所付授願審
擇其人疾篤乃舉杜預自代尋卒年五十八帝素服
哭之甚哀是日大寒帝涕淚霑浥鬚鬢皆冰南州人

晉記

卷十六 列傳

八

征市日聞祐喪莫不悲號罷市巷哭者聲相接吳守
邊將士亦爲之流涕賜東園祕器朝服一襲錢三十
萬布百匹詔贈侍中太傅祐歷職內外任典樞密勢
利之求無所關與其嘉謀讜議皆焚其草所薦達不
使人知或謂祐慎密太過勸其營置令有歸戴者祐
默然不應退謂諸子曰夫拜爵公朝謝恩私室吾所
不取且人臣樹私則背公是大惑也立身清儉被服
率素祿俸所資皆贍九族常將進爵士乞賜舅子蔡
襲詔卽封襲爲關內侯邑三百戶遺令不得以南城
侯入柩從弟琇等述祐素志求葬先人墓次帝不許

賜去城十里外近陵葬地一頃諡曰成祐喪既引帝
於司馬門南臨送祐甥齊王攸表祐夫人不以侯歟
之意帝乃詔曰太傅固讓歷年志不可奪身沒讓存
遺操益厲此夷叔所以稱賢季子所以全節也今聽
復本封以彰高美襄陽百姓於峴山祐平生游憩之
所建碑立廟歲時饗祭望其碑者莫不流涕杜預因
名爲墮淚碑荊州人爲祐諱名屋室皆以門爲稱改
戶曹爲辭曹祐卒二歲而吳平羣臣上壽帝執爵流
涕曰此羊太傅之功也因以克定功策告祐廟依漢
蕭何故事封其夫人策曰皇帝使謁者杜宏告故侍

晉記

卷十六 列傳

九

中太傅鉅平侯祐昔吳爲不恭負險稱號郊關不關
多歷年所祐受任南夏思靜其難外揚王化內經廟
略布德推誠江漢歸心舉有成資謀有全策昊天不
弔所志不卒朕用悼恨於厥心乃班命羣帥致天之
罰兵不踰時一征而滅疇昔之規若合符契夫賞不
失勞國有彝典宜增啓土宇以崇前命而重違公高
讓之素今封夫人夏侯氏萬歲鄉君食邑五千戶賜
帛萬匹穀萬斛祐無子帝以祐兄子暨爲嗣暨以父
沒不得爲人後乃使暨弟伊爲祐後又不奉詔帝怒
竝收免之太康二年以伊弟篇爲鉅平侯奉祐祀篇

晉記

卷十六 列傳

十

歷官清慎。有私牛於官舍產犢。及遷而留之。位至散騎常侍。早卒。孝武太元中。封祐兄元孫之子法興爲鉅平侯。邑五千戶。桓元篡。以黨元伏誅。國除。祐前母兄發。官至都督淮北護軍。初發與祐同母兄承。俱疾篤。祐母蔡氏度不能兩存。乃專心養發。而承竟死。發長子倫。高陽相。倫弟暨。陽平太守。暨弟伊。歷平南將軍。都督江北諸軍事。鎮宛。爲張昌所殺。祐伯父祕。官至京兆太守。子祉。魏郡太守。祕孫亮。爲楊駿參軍。累遷大鴻臚。亮弟陶。徐州刺史。初祐祖墓。時有善相者。言有帝王氣。若鑿之。則無後。祐遂鑿之。相者曰。猶出折臂三公。祐後竟墮馬折臂。位至公而無子云。

張華字茂先。范陽方城人也。父平。魏漁陽郡守。華少孤。家貧。自牧羊。挾冊而吟。爲人修謹。造次必以禮。及長。學業優博。詞藻瞻麗。鄉人劉放奇之。以女妻焉。初未知名。著鷦鷯賦。以自寄。陳留阮籍見而歎曰。王佐才也。由是聲名始著。郡守鮮于嗣薦爲太常博士。尋除著作郎。遷相國長史。晉代魏。拜黃門侍郎。封關內侯。數歲拜中書令。加散騎常侍。初帝密與羊祜謀伐吳。而羣臣多以爲不可。唯華贊成之。祐後疾篤。帝獨使華問計。及將大舉。以華爲度支尚書。典伐吳事。衆

晉記

卷十六 列傳

十一

軍既進而未克。賈充等奏請誅華以謝天下。武帝曰。此吾意也。華但與吾同耳。時大臣咸謂不可。輕進華獨堅執。以爲必克。吳平。詔曰。關內侯張華前與故太傅羊祜共創大計。遂典掌軍事。部分諸方。算定權略。運籌決勝。有謀謨之勳。其進封廣武縣侯。增邑萬戶。封子一人爲亭侯。千五百戶。賜絹萬匹。而賈充荀勗等以吳平內慙。嫉華欲出之。當是時。華名重海內。屬晉初造。朝廷禮儀典章詔誥。並屬華損益草定。帝寵任愈隆。勗等未有以閒也。會帝問華可託後事者。華對莫如齊王。由是忤旨。讒閒遂行。太康三年。出華都督幽州諸軍事。領護烏桓校尉。安北將軍。華善於撫納。宣布威德。東夷馬韓新彌諸國。依山阻海。去州四千餘里。歷世未附者。二十餘國。皆遣使朝貢。頻歲豐稔。士馬彊壯。帝思之。欲徵華入相。侍中安平馮統巧佞。有寵於帝。侍坐從容論魏晉事。因曰。鍾會之反。陛下知其所由乎。帝曰。不知也。卿知之乎。對曰。臣知之。而不敢言。帝曰。何謂也。曰。似由太祖。帝變色曰。卿何言邪。統免冠謝曰。臣妄言。罪應萬死。惟陛下寬其罪。臣得畢其說。帝色解。統曰。漢高入王。以寵溢夷雍。光武諸將以閑散克終。非上有仁惠之殊。下有知愚之

別也。蓋抑揚予奪使之然耳。鍾會不過小有才。而太
祖誇獎太過。居以重勢。委以疆兵。致使會自謂算無
遺策。輒張跋扈。遂構凶逆。向令太祖錄其小能。節以
大禮。則亂心不萌。會亦近世之能臣也。帝曰。然。統因
言。首曰。陛下既明已然之戒。宜思堅冰之漸。無使如
會之徒。復致覆喪。帝驚曰。當今寧有如會者乎。統他
領下言。帝乃屏左右。統曰。陛下謀謨之臣。著大功於
天下。據方鎮。戎馬之任。海內莫不聞知者。皆在聖慮。
矣。帝默然。頃之徵為太常。以太廟屋棟折。免官。遂終
帝世。以少侯。朝見。惠帝即位。以華為太子少傅。賈后

晉記

卷十六 列傳

十一

殺楊駿。將廢皇太后。詔羣臣會議。羣臣皆承望風旨。
謂春秋絕文姜。今太后自絕於宗廟。宜廢。華獨曰。夫
婦之道。父不能得之於子。子不能得之於父。皇太后
非得罪於先帝者也。今黨其所親。為不母於聖世。宜
依漢廢趙太后為孝成后故事。貶太后之號。還稱武
皇后。以全貴終之恩。不從。賈后使楚王瑋殺太宰亮。
太保瑾。內外兵擾。不知所為。華自帝以瑋矯詔。擅殺
二公。今可遣驃虞幡。使外軍解嚴。必風靡。帝從之。
收瑋伏誅。以功拜右光祿大夫。開府儀同三司。侍中。
中書監。金章紫綬。賈謐賈后以權威多朋黨。而華庶

姓且儒雅有謀。乃與賈模裴頠共管機要。華懼后黨
亢盛。作女史箴以諷。賈后雖凶虐。猶知重華。華遂與
模頠同心。翊輔。彌綈補闕。數年之間。朝野晏然。華之
力也。久之。進封壯武郡公。元康六年。代下邳王晃為
司空。領著作。賈后謀廢太子。左衛率須昌劉卞有寵
於太子。以賈后謀問華。華曰。不知也。卞曰。卞以須昌
小吏。受公拔擢。以至今日。士感知己。不敢諱言。而公
更有疑於卞邪。華曰。假令有此。君欲如何。卞曰。東宮
俊父如林。四率精兵萬人。公居阿衡之任。若得公命。
皇太子因朝入錄。尚書事。廢皇后於金墉城。兩黃門

晉記

卷十六 列傳

十三

力耳。華曰。天子當陽。太子人子也。吾又不受阿衡之
命。忽和與行此。是蔑君父。而以不孝示天下也。雖有
成。猶不免罪。况權戚滿朝。威柄不一。此事非兒戲。君
何易視邪。賈后微聞其事。出卞為雍州刺史。卞懼。仰
藥而死。及將廢太子。帝會羣臣於武乾殿。出太子手
書。徧示羣臣。羣臣莫敢言。華獨諫曰。此國之大禍。自
漢武以來。斥廢正嫡。恆至喪亂。且國家有天下日淺。
太子國本。願陛下詳之。左僕射頠謂宜先檢校傳書
者。又請比較太子手書。不然。恐有詐妄。賈后乃內出
太子素啓事十餘紙。比視亦無敢言。弄者議至日西。

不決賈后知華等意堅恐事中變表乞免爲庶人遂罷初趙王倫爲鎮西將軍撓亂關中氏羌反叛朝廷以梁王彤代倫或告華曰趙王貪昧昵孫秀秀變詐姦人之維所在爲亂今可使梁王斬秀以謝關右華以告梁王梁王許諾而秀友辛冉從西來見彤言氏羌自反非秀所致王信之不罪秀倫還京師詔事賈后因求錄尚書事後又求尚書令華與裴頠俱固執不可秀亦頻聞欲殺已事由是倫秀疾華如讎永康元年三月太白晝見中台星坼華少子勸華遜位華曰天道幽遠不如靜以待之倫秀欲廢賈后使司

書記

卷十六列傳

古

馬雅夜告華曰今社稷將危趙王欲與公共匡朝廷以清妖孽華不可雅怒曰刃將加頸而固執若此邪不顧而出是夕難作矯詔召華及裴頠入殿華知將死謂張林曰卿欲殺忠臣邪林稱詔責之曰卿爲宰相任天下事太子之廢不能死節何也華曰式乾之議臣諫事具存非不諫也林曰諫若不從何不去位華不能答須臾使者至曰詔斬公華曰臣先帝老臣中心如丹臣不愛死懼王室之禍未艾也殺之於前殿馬道南年六十九夷三族朝野悲之華性好人物獎誘後進至於窮賤侯門之士有一介之善卽咨嗟

稱詠爲之延譽雅愛典籍身死之日家無餘財惟文史溢於几閣嘗誌居載書三十乘天下奇祕世所罕有者悉在華所其博物洽聞世莫與偶陸機兄弟初入洛自負不可中國見華一面如舊若師資之禮機嘗以鮮鮓華華見之曰此龍肉也時賓客滿坐皆曰公何以知之華曰試以苦酒濯之必有異旣而五色光起機還問鮮主曰非池物也得於園中茅積下形白質殊鮮之甚美弗敢私以獻吳郡臨平岸崩出一石鼓撻之無聲帝問華華曰取蜀中桐材刻爲魚形扣之則鳴矣如其言果聲聞數里元康中人有得鳥

書記

卷十六列傳

古

毛修三丈者以示華華見之愀然曰此海鳧毛也出則天下亂矣初吳之未滅也斗牛閒恆有紫氣術者謂爲吳盛之祥華獨以爲不然及吳亡而紫氣愈明華聞豫章人雷煥識星象乃要煥共宿指謂煥曰斗牛閒時有異氣此何祥也煥曰僕察之久矣寶劍之精上徹於天耳華曰君言得之吾少時有相者言年出六十位登三公當得寶劍佩之斯言其效與因問在何郡煥曰應在豫章豐城華大喜卽補煥豐城令煥到縣掘因屋下入地四丈餘得石函光氣非常中有雙劍竝刻題一曰龍泉一曰太阿是夕斗牛閒氣

不復見。煥以南昌西山北巖下土拭劍。光芒艷發。精氣射人。遣使以一劍及土遺華。畱一自佩。或謂煥曰。得兩送一。張公豈可欺乎。煥曰。本朝將亂。張公當受其禍。此劍當繫徐君墓樹耳。且靈異之物。必不永爲人服也。華得劍愛之。以南昌土不如華陰赤土。報煥書曰。詳觀劍文。乃干將也。莫邪何復不至。雖然。天生神物。終當合耳。因以華陰赤土一斤致煥。煥以拭劍。倍益精明。華死。劍所在。煥卒。煥子華爲州從事。行經延津。劍忽於腰間躍而墮水。使善泅者取之。不見劍。見兩龍。各長數丈。蟠縈有文章。人懼而起。須臾

晉記

卷十六
列傳

六

光彩照水。波浪驚沸。遂失劍。倫秀旣誅。摯虞暨壯武國臣竺道。求復華爵位。依違者久之。太安二年。詔復華侍中。中書監司空壯武侯。遣使弔祭。華著博物志十篇。及文章並行於世。二子禕。禕。禕字彥仲。好學謙謹。有父風。歷位散騎常侍。禕亦散騎常侍。勸華去位者也。俱同時遇害。禕子與襲爵。避亂渡江。辟丞相掾。太子舍人。

杜預。字元凱。京兆杜陵人也。祖畿。魏尚書僕射。父恕。幽州刺史。與宣帝不相能。以幽死。故預久不得調。魏甘露中。尚宣帝女高陸公主起家。拜尚書郎。襲祖爵。

豐樂亭侯。在職四年。參相府軍事。鍾會伐蜀。以預爲鎮西長史。會反。寮佐並遇害。而預以智獲免。增邑千一百三十戶。泰始四年。律令成。預爲注解。詔班於天下。以預守河南尹。預以京師王化之始。凡所設施。務崇大體。受詔爲黜陟之課。其略曰。臣聞上古之政。因循自然。虛己委誠。而天下治。逮淳樸漸散。彰美顯惡。而明哲之輔。忠貞之司。擬議於心。不泥於法。未有名實相左者也。末世不能紀遠。而求於密微。疑心而信耳目。疑耳目而信簡書。簡書愈繁。官方愈僞。法令滋章。巧飾彌多。昔漢之刺史。亦歲終奏事。不制算課。而

晉記

卷十六
列傳

七

清濁粗舉。魏氏考課。卽京房之遺意。其文可謂至密。然失於苛細。以違大體。故歷世不能通也。豈若申唐虞之法。去密就簡。則簡而易從也。夫宣盡物理。神而明之。存乎其人。今科舉優劣。莫若委任達官。使各考所統。在官一年以後。每歲言優者一人。爲上第。劣者一人。爲下第。因計偕以名聞。如此六載。主者總集。稽考其六歲處優舉者。超用之。六歲處劣舉者。奏免之。其優多劣少者。敘用之。劣多優少者。左遷之。今考課之品。所對不鈞。誠有難易。主者固當準量輕重。微加降殺。而乙丑詔書。以考課難成。聽通薦例。薦例之法。

亦卽取於風聲六年頓薦黜陟無漸又非古者三考之意也今每歲一考則積優以成陟累劣以取黜以士君子之心未有六年六黜清能六進否劣者也其有優劣尚情不協公論者監司隨而彈之若上下公相客遇此爲清議大類又何取於黜陟哉未幾除秦州刺史領東羌校尉輕車將軍假節安西將軍石鑒與預有隙奏預擅飾城門官舍稽乏軍興遣御史檻車徵詣廷尉以預尙主在八議以侯贖論七年匈奴帥劉猛叛出塞自并州西及河東平陽騷動預以散侯定計省閭拜度支尙書奏立藉田作排入新器與

音記

卷十六列傳

九

常平倉定穀價較鹽運制課調內以利國外以救邊者凡五十餘條帝皆納焉又以孟津河險請建河橋於富平津議者以爲殷周所都歷聖賢而不作者必不可立故也預曰詩云造舟爲梁則河橋之謂也固請爲之及橋成帝從羣臣臨會舉觴屬預曰非君則此橋不立對曰非陛下之明臣亦不得施其微巧咸寧初大霖雨蝗起預上疏多陳農要事在食貨志預公家之事知無不爲凡所興造必考度始終鮮有敗事在內七年損益萬幾不可勝數朝野美之號曰杜武庫言其無所不有也咸寧四年鉅平侯羊祜疾篤

舉預自代乃以本官假節行平東將軍領征南軍司祜卒拜征南大將軍都督荊州諸軍事給追鋒車第二駟馬到鎮繕甲兵簡精銳襲吳西陵督張政大破之政吳之名將也恥敗不以實告預欲開之乃表還所獲於皓皓果召政使武昌監劉憲代政預部署已定啓請師期帝報明年大舉預上表曰昔羊祜不先博謀於朝而密與陛下共決此計誠恐紛紜之見多異同之議也凡事當以利害相較今此舉利十有八九其二止於無功耳夫舉而有敗勿舉可也動必有成陛下何惜而不一試之自頃朝廷事無大小異

音記

卷十六列傳

九

意蜂起雖人心不同亦由功不在身故輕相同異耳入秋以來討賊之形頗露若今中止使皓怖而生計或徙都武昌更完修江南諸城遠其居人城不可攻野無所掠則天時人事不得如常臣恐其更難也當是時帝與中書令張華臥恭而預表適至華推枰斂手曰陛下聖明神武國富兵強吳主淫暴誅戮賢能及今討之可不勞而定願勿以爲疑帝乃許之十一月遣諸將分道伐吳太康元年正月預陳兵於江陵使參軍樊顯尹林鄧圭襄陽太守周奇等率兵循江西上授以節度所向皆應吳男女降者萬餘口使牙

門將管定周旨伍巢等率奇兵八百泛舟夜襲樂鄉。多張旗幟起火巴山吳都督孫歆震恐與伍延書曰。北來諸軍乃飛渡江也。旨巢等伏兵樂鄉城外歆出距龍驤將軍王濬大敗而還。伏兵隨歆軍而入歆不覺直至帳下生虜歆預遂進逼江陵吳將伍延僞請降而列兵登陴預攻拔之於是沅湘以南至於交廣州郡皆望風上印綬預杖節稱詔撫綏之。凡斬獲吳都督監軍十四人牙門郡守百二十餘人與衆軍會議或曰百年之寇未可盡尅方春水生疾疫將起宜俟來冬更舉預曰昔樂毅藉濟西一戰以并強齊今

晉記

卷十六 列傳

王

兵威已振譬如破竹數節之後迎刃而解無復著手處也乃指授羣帥方略徑造建鄴而王濬以舟師入石頭孫皓出降吳平以功進爵當陽侯增邑并前九千六百戶封子耽爲亭侯千戶賜絹八千匹初攻江陵吳人知預病瘵憚其智計以縲繫狗頭示之凡大樹似瘵輒斫使白題曰杜預頭及城平盡捕殺之預既還鎮以天下雖安忘戰必危勸武事興學校攻破山夷錯置屯營分據要害修郡信臣遺跡激用澧清諸水浸原田萬餘頃舊水道唯沔漢達江陵千數百里北無通路又巴邱湖沅湘之會荆蠻之所恃也預

乃開楊口起夏水達巴陵千餘里內瀉長江之險外通零桂之漕衆庶賴之號爲杜父歌之曰後世無叛由杜翁孰識智名與勇功預身不跨馬射不穿札而用兵制勝諸將莫及接物恭而有禮問無所隱好爲後世名常言高岸爲谷深谷爲陵刻石爲二碑紀其勳績一沈萬山之下一立峴山之上曰焉知此後不爲陵谷乎立功之後從容無事乃耽思經籍爲春秋左氏經傳集解又參攷衆家譜第謂之釋例又作盟會圖春秋長歷備成一家之學撰女記讚比老乃成而文義質直時人未之重也唯祕書監摯虞賞之曰

晉記

卷十六 列傳

王

左邱明本爲春秋作傳而左傳遂自孤行釋例本爲傳設其所發明何但左傳故亦孤行時王濟解相馬又甚愛之而和嶠好聚斂預常稱濟有馬癖嶠有錢癖武帝聞之謂預曰卿有何癖對曰臣有左傳癖預在鎮數餉遺洛中貴要或問其故曰吾但恐爲害不求益也後徵爲司隸校尉加特進行次鄧縣而卒年六十三追贈征南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諡曰成預先爲遺令曰古不合葬明於終始之理同於無有也中古聖人改而合之蓋以別合無在更緣生以示教也自此以來大人君子或合或否未能知生安能知

死故各以己意所欲也。吾往爲臺郎。嘗以公事使過密縣之邢山。山上有冢。問耕父云。是鄭大夫祭仲或云子產之冢也。遂率從者祭而觀焉。其造家居山之頂。四望周達。連山體南北之正。而邢東北向新鄭城。意不忘本也。其隧道唯塞其後。而空其前。不填之。示藏無珍寶。不取於重深也。山多美石。不用。必集洧水自然之石。以爲冢藏。貴不勞功巧。而此石不入世用也。君子尙其有情。小入無利。可動。歷千載無毀。儉之至也。吾去春入朝。因郭氏喪亡。緣陪陵舊義。自表營洛陽城東首陽之南。爲將來兆域。而所得地中有小山。上無舊冢。其高顯雖未足比邢山。然東奉二陵。西瞻宮闕。南觀伊洛。北望夷齊。曠然遠覽。情之所安也。故遂表樹開道。爲一定之制。至時皆用洛水圓石。開隧道南向。儀制取法於鄭大夫。欲以儉自完耳。棺器小斂之事。皆當稱此子孫。一口遵之。子錫嗣。

錫字世殷。起家長沙王文學。累遷太子中舍人。性侃直。屢諫。愍懷於東宮。太子忠之。嘗針於錫常所坐處。甌中刺之流血。他日太子問之。錫對以醉不知也。太子曰。君喜責人。何自作過乎。轉衛將軍長史。遷尙書左丞。年四十八卒。贈散騎常侍。子又嗣。又性純和。

美姿容。王羲之見而目之曰。膚若凝脂。眼如點漆。此神仙中人也。桓彝亦曰。衛玠神清。杜乂形清。辟公府掾。爲丹陽丞。早卒。無男女。女爲成帝皇后。咸康初。以后父追贈金紫光祿大夫。封乂夫人裴氏。爲高安鄉君。邑五百戶。孝武帝時。進廣德縣君。裴氏壽考。百姓號曰杜姥。初。司徒蔡謨甚重乂。嘗言於朝曰。恨諸君不見杜乂也。其爲名流所重如此。

王濟字士治。宏農湖人也。家世二千石。濟美姿容。不修細行。恢廓有大志。嘗起宅。門前開路廣數十步。曰。吾欲使容長戟幡旗。衆竊笑之。州郡辟河東從事。後爲征南參軍。征南將軍羊祜知濟可。大任賞濟。其所欲左右。欲以常格裁之。祜笑而不納。轉車騎從事中郎。除巴郡太守。郡邊吳。苦役生男多不舉。濟嚴科條。寬徭課。產育者皆與休復。全活數千人。轉廣漢太守。濟夢懸三刀於臥屋梁上。須臾又益一刀。覺而惡之。以告主簿李毅。毅曰。三刀爲州。又益一者。明府其臨益州乎。因再拜賀。未幾張宏作亂。殺刺史皇甫宴。乃拜濟爲益州刺史。誅宏。以勳封關內侯。濟爲政。明立威信。蠻夷歸附。徵爲大司農。羊祜密表。請重拜益州刺史。加龍驤將軍。都督梁益諸軍事。謀伐吳也。詔

使屯田兵治舟艦。濬作大船連舫，方百二十步，受二千餘人，以木爲城，起樓櫓，開四出門，其上可馳馬，來往又畫鷁首，怪獸於船首。木梯蔽江而下，吳建平太守吾彥取以呈吳主皓曰：「晉必有攻吳之計，宜增建平兵，建平不下，晉終不敢渡。」弗聽。初，蜀郫人何攀，明決多膽略。濬召爲別駕，既受修艦之詔，攀謂濬曰：「船不能猝辦，而屯兵僅五六百人，恐新者方成，舊者已腐，宜召諸郡兵，合萬餘人，作之則歲終可成。」濬欲先上待報。攀曰：「朝廷猝聞從萬兵，報必不聽，不如輒召。」比上或見詰，功夫已成，則勢不得休。濬以爲然，即使攀典其事。艦成，濬日部征討事，而朝議久不決，乃上疏曰：「孫皓荒淫凶虐，舉國離心，及今不討，令皓卒死，更立賢主，文武各得其任，則強敵也。」臣作船七年，日有朽敗。又臣年已七十，死亡無日。三者一乖，則難圖也。使司馬何攀奉表詣臺，口陳事宜。攀善於將命，詔再召見。帝善之，杜預又表請，意遂決。乃發詔分命諸方節度。濬前在巴郡，所全活者皆堪爲役供軍，其父母戒之曰：「王府君生爾，勉之，無愛死也。」太康元年正月，濬發成都，率巴東監軍唐彬攻吳丹楊，尅擒其監成紀。先是吳吾彥請增兵備而不聽，乃自爲鐵鎖橫

晉記

卷十六 列傳

五

截江津。又作鐵錐長丈餘，暗置江中，以距船。羊祜在鎮時，獲吳間諜，知其狀，因密告濬。濬作大筏數十方，百餘步，縛草爲人，被甲持仗，令善泅者以筏先行。筏遇鐵錐，錐輒著筏，去又作火炬，長十餘丈，數十圍，沃以麻油，在艦前遇鎖，然炬須臾融，液由是順流直下。二月庚申，尅西陵，獲吳鎮南將軍留憲，征南將軍成據，宜都太守虞忠，王戍，尅荆門夷道，獲監軍陸晏，乙丑，尅樂鄉，獲水軍督陸景，將軍施洪等來降。乙亥，詔進濬平東將軍，假節，濬自發蜀兵，不血刃，攻無堅城，自夏口武昌順流鼓棹，徑造三山，皓遣游擊將軍張象率舟軍萬人禦濬。象軍望旗而降。又王渾軍斬吳丞相張悌，大將軍孫震，皓聞濬軍旌旗器甲屬天，蔽江威勢甚張，國中卒皆言濬至。皓召羣臣問計，光祿勳薛瑩中書令胡冲勸降，遂送降書於濬。遣太常張夔等奉所佩璽綬，委贄請命。壬寅，濬入於石頭，皓乃備亡國之禮，素車白馬，肉袒面縛，銜璧牽羊，大夫衰服，士舁視，率太子瑾，瑾弟魯，王虔等二十一人，造於壘門。濬躬解其縛，受璧焚視，送於京師。收圖籍，封府庫，軍無私焉。帝遣使者犒濬，軍吳平初，詔書使濬下建平，受杜預節度。至秣陵，受王渾節度。預至江

晉記

卷十六 列傳

五

陵謂諸將曰。若濬得下建平。則順流長驅。威名已振。不宜令受制於我。若不能尅。則無緣得施節度。濬至西陵。預與書曰。足下旣摧其西藩。便當徑取秣陵。討累世之逋寇。釋吳人於塗炭。自江入淮。逾於泗汴。汴河而上。振旅還都。亦曠世一事也。濬大悅。表呈預書。及濬將至秣陵。王渾遣信要濬。楚過論事。濬舉帆直指。報曰。風利不得泊也。王渾久破皓中軍。斬其丞相。大將。頓兵不敢進。而濬長驅納降。渾恥且忿。欲攻濬。濬參軍何攀勸濬送皓於渾。渾猶未解。表濬違詔不受節度。誣罪列上。有司遂請按濬。帝勿許。而讓濬曰。

晉記

卷十六

列傳

王

伐國事大。宜令有一前詔。使將軍受安東將軍渾節度。渾思謀深重。案甲以待將軍。何徑前不從渾命。違制昧利。甚失大義。將軍功勳簡在朕心。當率由詔書。崇成王法。而於事終恃功肆意。朕將何以令天下。濬上書自理曰。臣前被庚戌詔書曰。軍人乘勝猛氣。益壯。便當順流長騖。直造秣陵。臣被詔之日。即便東下。又前被詔書云。太尉賈充總統諸方。自鎮東大將軍。仙及渾濬彬等。皆受充節度。無令臣別受渾節度之文。臣自達巴邱。所向風靡。知孫皓窮蹙勢無所至。十四日至牛渚。去秣陵二百里。宿設部分。爲攻取節度。

前至三山。見渾在北岸。遣書與臣。可暫來過。共有所議。亦不語臣當受節度之意。臣水軍風發。乘勢造賊城。加宿設部分。行有次第。無緣得於長流之中。迴船過渾。令首尾斷絕。須臾之間。皓遣使歸命。臣卽報渾書。并寫皓牋具。以示渾。使速來當於石頭相待。軍以口中至秣陵。暮乃被渾所下。當受節度之符。欲臣明十六日悉將所領。還圍石頭。備皓越逸。又索蜀兵及鎮南諸軍人名。定見臣以爲皓已來首都亭。無緣共合空國。又軍人定見。不可倉卒。皆非當今之急。不可承用。中詔謂臣。忽棄明制。專擅自由。伏讀嚴詔。驚怖。

晉記

卷十六

列傳

王

悚慄。不知軀命當所投厝。豈惟老臣獨懷戰灼。三軍上下。咸盡喪氣。臣受國恩。任重事大。常恐付託不效。孤負聖朝。故投身死地。轉戰萬里。被蒙寬恕之恩。得從臨履之宜。是以憑賴威靈。幸而能濟。皆是陛下神策妙算。臣承指授。效鷹犬之用耳。有何功勞。而恃功肆意。寧敢昧利而違聖詔。臣以十五日至秣陵。而詔書以十二日起洛陽。其間懸隔。不相赴接。則臣之罪責。宜蒙察恕。假令孫皓猶有螳螂舉斧之勢。而臣輕車單入。有所虧喪。罪之可也。臣所統八萬餘人。乘勝席卷。結以衆叛。親離。無復羽翼。匹夫獨立。不能庇其。

妻子雀鼠食生苟乞一活耳。而江北諸軍不知其虛實不早縛取。自爲小誤。臣至便得更見怨恚。竝云守賊百日。而令他人得之言語。噉嗜不可聽聞。案春秋之義。大夫出疆。猶有專輒。臣雖愚忝以爲事君之道。唯當竭節盡忠。奮不顧身。量力受任。臨事制宜。苟利社稷。死生以之。若其顧護嫌疑。以避咎責。此是人臣不忠之利。實非明主社稷之福也。臣不自料。忘其鄙劣。披布丹心。輸寫肝膽。欲竭股肱之力。加之以忠貞。庶必掃除凶逆。清一宇宙。願令聖世與唐虞比隆。陛下粗察臣之愚款。而識其欲自効之誠。是以授臣以

晉記

卷十六

列傳

天

方牧之任。委臣以征討之事。雖燕王之言樂毅。漢祖之任蕭何。無以加焉。受恩深重。死且不報。而臣以頑疎。舉措失宜。陛下宏恩。財加切讓。惶怖怔營。無地自厝。願陛下明臣赤心而已。渾又瞻周浚書云。濬軍得吳寶物。濬復表曰。被王戎詔書。下安東將軍所上。揚州刺史周浚書。謂臣諸軍得孫皓寶物。又謂牙門將李高放火燒吳僞宮。輒公文上。尚書具列本末。又聞渾案陷上臣。臣受性愚忠。行事舉動。信心而前。期於不負神明而已。秣陵之事。皆如前所表。而醜正惡直。賈繁有徒。欲構南箕。成此貝錦。公於聖世。反白爲黑。

夫佞邪害國。自古而然。故無極破楚。宰詬滅吳。及至石顯傾亂漢朝。皆載在典籍。爲世所戒。昔樂毅伐齊。下城七十。而卒被譏開。脫身出奔。樂羊旣反。謗書盈篋。况臣頑疎。能免譏慝之口。然所望全其首領者。實賴陛下聖哲欽明。使浸潤之譖。不得行焉。然臣孤根獨立。朝無黨援。久棄遐外。取怨豪族。以累卵之身。處雷霆之衝。繭栗之質。當豺狼之路。其見吞噬。豈抗唇齒。夫犯上干主。其罪可救。乖忤貴臣。則禍在不測。故宋雲折檻。嬰逆鱗之怒。慶忌救之。成帝不問。望之周堪。違忤石顯。雖闔朝嗟歎。而死不旋踵。此臣之所大怖也。今渾之支黨。姻族內外。磐牙竝處。勢位間遣。人在洛專共交構。盜言孔甘。疑惑觀聽。夫曾參之不殺人。亦已明矣。然三人傳之。其母投杼。今臣之信行。未若曾參之著。而讒構沸騰。外內扇動。非止三人。夫猛獸當途。麒麟恐懼。况臣脆弱。敢不悚慄。僞吳君臣。今皆生在。便可驗問。以明虛實。前僞中郎將孔攄。說去月武昌失守。水軍行至。皓案行石頭。左右跳刀大呼。云當爲陛下以死決戰。皓意大喜。遂盡出金寶。以賜軍士。小人無狀。得便持走。皓懼圖降。降使適去。左右卽劫奪財物。略取妻妾。放火燒宮。皓逃身竄首。恐不

晉記

卷十六

列傳

天

脫死。臣至遣參軍主者救斷其火耳。周浚以十六日
前入皓宮。臣時遣記室吏往觀書籍。浚使收縛。若有
遺寶則浚前得。不應移跡後人。欲求苟免也。臣前在
三山得浚書云。皓散寶貨賜將士。府庫略盡。而今復
言金銀篋笥動有萬計。疑臣軍得之言。語反覆無復
本末。臣與軍司張牧、汝南相馮統等共入觀皓宮。乃
無席可坐。後又與牧等共視皓舟船。渾又先。臣一日
上其船。船上之物皆渾所知見。臣之案行皆出其後。
若有寶貨渾應得之。又臣將軍素嚴。兵士不得妄離
部陣。聞在秣陵。諸軍凡二十萬衆。臣切勅所部秋毫
不犯。諸有市易皆有伍任。證佐明從。券契有違犯者
凡斬十三人。皆吳人所知也。餘軍縱橫詐稱臣軍。而
臣軍類皆蜀人。幸以此自別耳。時浚軍有八百餘人。
緣石頭城劫取布帛。臣衙門將軍馬潛收得二十餘
人。并疏其督將名。移浚使自科結。而寂無反報。疑皆
縱遣。絕其端緒也。又聞吳人言張悌戰時所殺纔二
千人。而渾浚露布言以萬計。以吳剛子爲主簿。而遣
剛至洛。欲令詐增首級。可具問孫皓及其諸臣。則知
其定審。若信如所聞。浚等虛詐尙欺陛下。豈惜於臣。
云臣屯聚蜀人。不時逆皓。欲有反狀。又恐動吳人言。

臣皆當誅殺。取其妻子。冀其作亂。得聘私忿。謀反大
逆。尙以見加其餘。謗嗜故其宜耳。今年平吳。誠有大
慶。臣身更遭咎累。既無孟劄策馬之好。而今濟濟之
朝。有譏邪之人。虧穆穆之風。由臣頑疎。使至於此。拜
表流汗。言不識次。濟至京師。有司奏濟表既不列前
後。所被七詔。月日。又赦後違詔。不受渾節度。大不敬。
付廷尉科罪。詔曰。濟前受詔。徑造秣陵。後乃下受渾
節度。詔書稽留。所下不至。便與不受。詔同責。未爲經
通。濟不卽表上。被渾宣詔。此可責也。濟有征伐之勞。
不足以一告掩之。有司又奏濟赦後燒賊船百三十
五艘。輒勅付廷尉禁推。詔不許。拜濟輔國大將軍。領
步兵校尉。舊校唯五。置此營自濟始也。有司又奏輔
國未爲達官。不置司馬。不給官騎。詔依征鎮。給五百
大車。增兵五百人。爲輔國營。給親騎百人。官騎十人。
置司馬。封襄陽縣侯。邑萬戶。子彝。陽鄉亭侯。邑一千
五百戶。賜絹萬匹。衣一襲。錢三十萬。濟自以功大。爲
渾父子誣抑。屢爲有司所奏。每進見陳攻伐之勞。及
見枉狀。或不勝忿憤。徑出不辭。帝每優容之。博士秦
秀等亦爲濟不平。並表訟濟。乃遷鎮軍大將軍。加散
騎常侍。領後軍將軍。王渾詣濟。濟嚴設備。衛然後見。

之其相猜如此益州護軍范通濬之外親也謂濬曰卿功則美矣然恨所以居美者未盡善也濬曰何謂也通曰卿旋旆之日角巾私第口不言平吳之事如有問者輒曰聖主之德羣帥之力老夫何力之有焉如斯顏老之不伐翼遂之雅對將何以過之蘭生所以屈廉頗也王渾能無悔乎濬曰吾始懲鄧艾之禍不得無言末不能遺諸胸中是吾福也濬竟鬱鬱不自得轉撫軍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太康六年卒年八十諡曰武葬柏谷山大營塋域周垣四十五里子矩嗣矩弟暢散騎郎暢子粹尚潁川公主仕至魏郡

晉記

卷十六列傳

三

太守何攀字惠興亦以功封關內侯後預誅楊駿爵西城侯子璋亦有父風

王渾字元冲太原晉陽人也父昶魏司空渾襲父爵京陵侯辟大將軍曹爽掾爽誅隨例免起為懷令遷安東參軍咸熙中為越騎校尉泰始初加揚烈將軍增封邑千八百戶遷徐州刺史時年荒歲饑渾輒開倉賑贍百姓賴之久之進東中郎將督淮北諸軍事鎮許昌尋監豫州假節領豫州刺史渾與吳接境宣布威信前後降附甚多以破薛瑩魯淑軍封次子尚為關內侯渾遷安東將軍都督揚州諸軍事鎮壽春

吳人大佃皖城圖為邊害渾使揚州刺史應綽督淮南諸軍攻破之并破諸別屯焚其積穀百八十餘萬斛稻苗四千餘頃船六百餘艘及大舉伐吳渾率師出橫江遣參軍陳慎都尉張喬擊破吳瀨鄉獲將周興等五人遣護軍李純據高望城擊吳將俞恭破之降吳厲武將軍陳代平虜將軍朱明吳丞相張悌大將孫震等率眾數萬指城陽渾遣司馬孫疇揚州刺史周浚擊破之臨陣斬二將及首虜七千八百級吳人大震其司徒何植建威將軍孫晏送印節詣渾降渾需軍江次既而平東將軍王濬破石頭降孫皓威

晉記

卷十六列傳

三

名益振明日渾始濟江登建鄴宮釀酒高會自以先據江上破吳中軍而案甲不進致在濬後有不平之色因頻奏濬罪狀時人譏之帝下詔曰使持節都督揚州諸軍事安東將軍京陵侯王渾督率所統遂逼秣陵令孫皓救死自衛不得分兵上赴以成西軍之功又摧大敵獲張悌使皓塗窮勢盡面縛乞降遂平定秣陵功勳茂著其增封八千戶進爵為公封子澄為亭侯弟湛為關內侯賜絹八千匹轉征東大將軍復鎮壽春時吳人新附渾撫循羈旅門不停賓治不尚刑名而處斷明允江東悅服焉徵拜尚書左僕射

加散騎常侍。會帝將使齊王攸鎮青州。渾上書諫曰。伏承聖詔。憲章古典。進齊王攸爲上公。崇其禮儀。遣攸之國。昔周氏建國。大封諸姬。以藩帝室。永世作憲。至於公旦。武王之弟。左右王事。輔濟大業。不使歸藩。明至親義著。不可遠朝故也。是以周公得以聖德光。嫡幼主。忠誠著於金縢。光述文武仁聖之德。攸於大。管姬旦之親也。宜贊皇朝。與聞政事。爲陛下腹心。不貳之臣。且攸爲人修潔義信。加以懿親。志存忠貞。今陛下出攸之國。假以都督虛號。而無典戎幹方之實。去離天朝。不預王政。傷母弟至親之體。虧友于款篤。晉記

卷十六 列傳
三

之誠。懼非陛下追述先帝先后待攸之宿意也。若以攸望重於事宜出者。今以汝南王亮代攸。亮宣皇帝子。文皇帝弟。伯駿各處方任。有內外之資。論以後慮。亦不爲輕。攸今之國。適足長異同之論。以損仁慈之美耳。而令天下窺陛下有不崇親親之情。臣竊爲陛下不取也。若以妃后外親任以朝政。則有王氏傾漢之權。呂產專朝之禍。若以同姓至親。則有吳楚七國逆亂之殃。歷觀古今。苟事輕重所在。無不爲害也。不可事事曲設。疑防慮方來之禍者也。惟當任正道而求忠良。如以智計猜物。雖親見疑。至於疎遠者。亦何

能自保乎。人懷危懼。非爲安之理。此最有國有家者之所深忌也。愚以爲宜留攸爲太子太保。與太尉汝南王亮。衛將軍楊珉。共爲保傅。幹理朝政。進有輔納。廣義之益。退無偏重相傾之勢。令陛下有篤親親之恩。攸蒙仁覆之惠。臣同國休戚。義在盡言。敢陳愚見。獨犯天威。惟陛下裁察。帝不納。尋遷司徒。惠帝卽位。加侍中。帝嘗問渾元。會問郡國計吏方俗之宜。渾奏言。舊三朝元會。前計吏詣軒下。侍中讀計吏跪受。臣以詔文相承已久。無他新聲。非陛下留心方國之意。今可令中書指宣明詔。問方士異同。賢才秀異。風俗好尚。農桑本務。刑獄得無冤濫。守長得無侵虐。其勤心政化。興利除害者。悉意陳聞。授以紙筆。且察其答對文義。以觀計吏人才之實。又先帝時。正會後東堂。見征鎮長史司馬諸王國卿諸州別駕。今若不能別見。可前詣軒下。使侍中宣問。以審察方國於事爲便。帝然之。詔渾錄尚書事。元康七年薨。年七十五。諡曰元子濟。

濟字武子。少好弓馬。勇力絕人。與和嶠裴楷齊名。以選尚常山公主。年二十起家。拜中書郎。母憂去官。起爲驍騎將軍。累遷侍中。與侍中孔恂王恂楊濟同列。

晉記

卷十六 列傳
三

武帝嘗會公卿藩牧於式乾殿。顧濟恂四人而笑謂諸臣曰：朕左右可謂恂恂濟濟矣。每宴見侍坐，諮論人物及萬幾得失，濟善辭令，諷議將順，羣臣傾耳焉。齊王攸常之藩，濟諫不聽，又累使公主與甄德妻長廣公主俱入稽顙泣請，帝畱攸，帝怒謂侍中王戎曰：兄弟至親，今出齊王，自是朕家事，而甄德王濟連遣婦來生哭人，何也？左遷國子祭酒，出爲河南尹，未拜，坐鞭王官吏，免官。濟遂移第北芒山下，時洛京地甚貴，濟買地爲馬塋，編錢滿之。時人謂爲金溝，王愷以帝舅，奢豪有牛名八百里駁，常瑩其蹄角，濟請以錢

者記

卷十六 列傳

三

千萬與牛對射而賭之，愷亦自恃其能，令濟先射，一發破的，因據胡牀叱左右速探牛心來，須臾而至，一割便去，姊夫和嶠性至吝，家有好李，帝求之，不過數十。濟侯其上，直率少年入園，伐樹而去，帝嘗幸其家，供饌悉貯琉璃器中，蒸肫甚美，帝問故，對曰：以人乳蒸之。帝色甚不平，食未畢而去。濟性峻厲，好奢，外雖宏雅而內多忌刻，世以此少之。既免官，帝謂和嶠曰：我將罵濟而後官之，何如？嶠曰：濟峻爽，恐不可屈。帝召濟切責之，既而曰：知愧否？濟曰：尺布斗粟之謬，常爲陛下恥之，他人能令親疎，臣不能使親親以

此愧陛下耳。帝默然，尋使白衣領太僕，年四十六，先渾卒，追贈驃騎將軍，初濟尙主，主兩目失明，而妒忌尤甚，然終無子，有庶子二，長卓嗣渾爵，拜給事中，次聿襲公主封敏陽侯。濟二弟澄、汶，並歷清顯有名。唐彬，字儒宗，魯國鄒人也，父臺，太山太守，彬身長八尺，走及奔鹿，少好弓馬，驍游獵，後乃折節讀書，受學於東海閭德業，成還家，教授，恆數百人。初爲郡門下掾，轉主簿，遷功曹，舉孝廉，累遷別駕，奉使詣相國府，或薦其才於大將軍昭，大將軍因問參軍孔顥，顥忌其能不答。時陳騫在座，對曰：彬也。勝騫遠甚。大將軍

者記

卷十六 列傳

三

笑曰：如卿固未易何論。勝邪，辟爲鎧曹屬，大將軍問彬卿何以致辟，對曰：修業陋巷，觀古人之遺跡，言滿天下，無口過行，滿天下，無怨惡。大將軍顧四座曰：名不虛行也。他日謂孔顥曰：近見唐彬，卿受蔽賢之責矣。尋除尙書水部郎，泰始初，賜爵關內侯，出補鄴令，遷弋陽太守，明禁設防，百姓安之。以母喪去官。益州東接吳，監軍位缺，朝廷重其人，議用武陵太守楊宗及彬。帝以問散騎常侍文立，立曰：宗彬俱有才，然彬多財欲，而宗好酒，惟陛下裁之。帝曰：財欲可足，而酒者難改也。遂用彬。尋又詔彬監巴東諸軍事，加廣武

將軍上征吳之策。帝大悅。從王濬伐吳。爲衆軍前驅。彬設疑兵。應機決勝。自巴陵河口以東。咸熾沸風靡。彬知孫皓將降。距建鄴二百里。稱疾不進。或謂彬曰。寇垂尅而稱疾何也。彬笑而不答。吳平。詔曰。廣武將軍唐彬受任方隅。東禦吳寇。南臨蠻越。撫寧疆場。有綏禦之績。又每慷慨志在立功。頃者征討。扶疾奉命。首啓戎行。獻俘授馘。勳效顯著。其以彬爲右將軍。都督巴東諸軍事。徵拜翊軍校尉。進封上庸縣侯。食邑六千戶。賜絹六千匹。出監幽州軍事。領護烏丸校尉。彬訓卒練兵。廣農震武。修學校。宣威德。鮮卑二部大

晉記

卷十六
列傳

三

職。屈染高規。郡國備禮發遣。以副於邑之望。於是四人皆至。彬爲人恢廓有大度。政尚嚴明。所在畱心人物。百姓咸思慕之。元康四年卒。官年六十。賜絹二百匹。錢二十萬。諡曰襄。長子嗣。官至廣陵太守。少子岐。征虜司馬。

周浚。字開林。汝南安成人也。父裴。少府卿。浚初不應州郡之辟。後仕魏爲尚書郎。累遷御史中丞。拜折衝將軍。揚州刺史。封射陽侯。隨王渾伐吳。攻破江西屯戍。與孫皓中軍大戰。斬吳丞相張悌等首級數千。俘馘萬計。進軍屯橫江。當是時。龍驤將軍王濬。旣破上方。別駕何惔說浚曰。張悌率精銳之卒。悉吳國之衆。殄滅於此。朝野震懼。今王龍驤旣破武昌。兵威甚盛。順流而下。所向輒尅。土崩之勢見矣。今速渡江。直指建鄴。大軍卒至。奪其膽魄。吳可不戰而滅也。浚善之。使白渾。渾曰。受詔但令江北抗衡吳師。不使輕進。貴州雖武。豈能獨平江東哉。今若違命。勝不足多。如其不勝。爲罪已甚。且詔令龍驤受我節制。但當具舟楫。一時俱濟耳。惔曰。龍驤尅萬里之寇。以旣濟之功。來受節度。未之聞也。且握兵之要。可則奪之。所謂受命不受辭也。渾執不聽。居無何。濬至。渾召之不來。直指

晉記

卷十六
列傳

三

晉記

卷十六 列傳

四

三江山孫皓遂降濬。濬深恨之。欲與濬爭功。憚賸與
浚曰。前破張悌。吳人喪氣。龍驤因之陷其區宇。論其
前後。我實緩師不及。而今方競其功。彼既不吞聲。將
虧雍穆之宏。典矜爭之鄙。斯愚情之所不取也。浚得
賸諫。濬不能納。遂相表奏。浚既渡江。與濬共行。吳
城壘。撫綏新附。以功進封成武侯。食邑六千戶。賜絹
六千匹。明年移鎮秣陵。時吳會初平。浚討平逋竊。賓
禮故老。搜求俊乂。吳人悅服。初。吳之未平也。浚在弋
陽。南北爲互市。諸將多襲奪以爲功。吳將蔡敏守沔
中。其兄珪爲將在秣陵。與敏書曰。古者兵交使在其
間。軍國固當以信義相高。而聞疆場之上。往往有襲
奪互市。弟慎毋爲小利而忘大備也。侯者得珪書。以
呈浚。浚曰。君子也。及渡江。求珪得之。問其本。曰。汝南
人也。浚戲之曰。吾固疑吳無君子。而卿果吾鄉人。遺
絹十匹。尋遷侍中。轉少府。以本官領將作大匠。改營
宗廟。以勞增邑五百戶。後代王渾持節都督揚州諸
軍事。安東將軍。卒於位。三子。顗。嵩。謨。顗嗣。傳別有傳。
嵩字仲智。性狷直。初爲元帝丞相參軍。帝爲晉王。
拜奉朝請。時羣臣多勸進。嵩獨上疏曰。臣聞取天下
者。常以無事。及其有事。不足以取天下。故古之王者。

晉記

卷十六 列傳

四

必應天順時。義全而後取。讓成而後得。是以享世久
長。今議者以殿下化流江漢。澤被六州。欲推崇尊號。
然梓宮未反。舊京未清。義夫泣血。士女震動。宜先雪
社稷大恥。盡忠言嘉謀之助。崇謙謙之美。推後己之
誠。然後揖讓以謝天下。誰敢不應。誰敢不服哉。由是
忤旨。出爲新安太守。嵩怏怏不悅。臨發。與散騎郎張
嶷於侍中戴逵坐。褒貶朝士。逵密奏之。元帝召嵩而
責之曰。卿矜豪傲慢。敢輕忽朝廷邪。嵩跪謝曰。昔唐
虞至聖。四凶在朝。陛下雖聖明。亦安能無碌碌之臣。
乎。帝怒。收付廷尉。廷尉華恆以嵩大不敬。棄市。論嶷
以扇和減罪。除名。當是時。顗方貴重。帝隱忍久之。補
廬陵太守。不之職。更拜御史中丞。帝時任劉隗。疎忌
王氏。嵩乃上疏曰。臣聞明君思隆其道。故賢智之士
樂在其朝。忠臣將明其節。故量時而後仕。樂在其朝。
故無過任之譏。將明其節。故無過寵之謗。是以君臣
並隆。功格天地。近代以來。德廢道衰。君懷術以御臣。
臣挾利以事君。君臣交利。而禍亂相尋。故得失之迹。
難可詳言。臣請較而明之。夫傳說之相高宗。申呂之
輔宣王。管仲之佐齊桓。范衰之翊晉文。或宗師其道。
垂拱受成。或委以權重。終致匡主。未有憂其逼已。還

爲國蠹者也。昔者田氏擅齊，王莽篡漢，皆藉封土之彊，假累世之寵，因閭閻之主，資母后之權，樹比周之黨，乘絕滅之勢，然後乃能行其姦謀，以成篡奪之禍。豈遇立功之主，爲天人所相，而能運其私計，以濟其不軌者哉？夫光武以漢宗室奮於閭閻，收攬英奇，遂續漢業，及天下既定，頗廢黜功臣者何也？誠以武力之士，能立一時之功，或不達國體，不可久假以權勢，其興廢之事，亦可見矣。近者三國鼎峙，竝以雄略之才，命世之資，皆委賴俊哲，終成功業。今王導方之前賢，猶有所後，至於忠素竭誠，義以輔上，其隆洪基，翊晉記。

卷十六 列傳 三

聖

成大業，亦昔之亮也。雖陛下乘奕世之德，有天下之會，割據江東，奄有南極，龍飛海隅，興復舊物，此豈獨陛下之明，亦羣才之力也。然王業雖建，羯寇未梟，天下蕩蕩，不賓者衆，公私匱竭，倉庾未充，梓宮沈淪，妃后不返，正委賢任，能推轂之日也。而一旦聽孤臣之言，惑疑似之說，放逐舊德，以佞佐賢，遠廢既往之明，顧傷伊管之交，傾巍巍之望，喪如山之功，將令賢知杜心，義士喪志。夫安危在號令，存亡在委任，以古推今，豈可不寒心而哀歎哉？臣兄弟受遇，彼此無嫌，而臣干犯時諱，觸忤龍鱗者，誠念社稷之憂，欲報之於

陛下也。伏願推納愚言，以考慮實。上爲宗廟無窮之計，下收億兆元元之命，臣不勝憂憤，竭愚以聞。疏奏，帝感悟，故導等獲全。王敦既殺顗，使人弔嵩，嵩曰：「亡兄天下人爲天下人所殺，復何所弔？」敦銜之，尋用爲從事中郎，密使妖人李脫誣嵩及周筵潛相署置，遂殺嵩。嵩精於事佛，臨刑猶於市誦經云：「初嵩父浚爲安東時，獵於汝南郡界，遇雨止民家，李氏、李氏有女，口絡秀時父兄他出，絡秀聞浚至，與一婢具數十人之饌，而不聞人聲，浚怪而使覘之，獨見一女子與一婢也，心異之，因求爲小妻，其父兄不許。」絡秀曰：「門戶殄瘁，何惜一女？若連姻華族，將來庶有益乎？」乃許之。生顗，及嵩謨，絡秀謂子曰：「吾昔屈節爲汝家妾，門戶計耳，汝不與我家爲親親者，吾亦何惜餘年？」顗等奉命由是。李氏得爲方雅之族，中興時，顗兄弟並貴，顯嘗冬至置酒，絡秀舉觴賜三子曰：「爾等克自樹立，吾復何憂？」嵩起曰：「恐不如尊旨。」伯仁志大而才短，名重而識闇，好乘人之弊，非自全之道也。嵩性抗直，亦不容於世。唯阿奴碌碌，當在阿母目下耳。阿奴謨小字也。謨歷少府、丹陽尹、侍中、中護軍，封西平侯，卒贈金紫光祿大夫。浚從父弟馥，字祖宣，少與東郡成

公簡齊名官至河南尹出爲平東將軍與周玘擊滅陳敏以功封永寧伯永嘉四年馥以京師危逼與祖納裴憲華譚孫惠三十人疏請遷都壽春不先白東海王而直上書越大怒使淮南太守裴頎襲馥馥衆潰奔於項爲新蔡王所拘發病而死公簡性樸素不求榮利官至散騎常侍永嘉末奔苟晞爲石勒所殺

嗚呼觀孫皓之虐戾則吳之亡也豈晉之兵威哉然張茂先贊成大謀羊太傅經營南夏留王濬於巴蜀舉元凱以自代其乃心王室知人之明有足多焉杜

晉記

卷十六

列傳

四

預不宜節制之詔而王渾欲爭降皓之功公私之辨或相什伯矣唐彬周浚附驥成名巍巍一統之業固由世祖之獨斷而翊亮無人吳更令主破竹之勢不成則天塹之江終阻矣功不倖成天亦惡暴有天下者所以必兢兢於人事也

晉記卷十六終

晉記卷十七

列傳

七王列傳

蕭山郭倫撰

自古帝王皆欲廣樹屏藩以固本根然夏商以前分疆胙土靡得而詳矣洎乎周室親賢竝建當其興而周召翼其升平及其衰而桓文撥其危亂故世祚克昌王叔之屏猶虛王五十餘載百足之蟲雖死而不僵非此之謂歟暴秦并吞天下罷侯置守身爲天子宗室子弟竝爲匹夫肆虐陵威內無社稷之臣外乏藩維之助陳項一呼天下土崩漢祖於是分王子弟列建功臣而矯枉過直土地踰制始則韓彭蒯酈次乃吳楚舉兵雖克滅權偏猶足維翰王畿成哀之後戚藩陵替大盜竊位光武除兇靜亂復漢配天延休祉於兩京隆鼎祚於四百宗支繼絕之力可得而言也曹魏刻忌行私勳臣無立錫之地子弟君不使之入圜禁親戚亡也忽焉有晉思改覆轍復奠磐石或出擁節旄或入調鼎鼐然而政令不恆付托失所朝伊周而夕莽卓遂使昭陽典廢有甚奕基骨肉相殘黎元塗炭始於楚王終於東海帝京寡弱狡寇憑陵數十萬衆竝垂餌於疆場三十六王咸隕身於鋒刃

煽風速禍咎有攸歸。君者心也。臣者四體也。心亂則手足不寧。心定則股肱效命。向非賈后之悖逆。則七王何自而構禍哉。舊史列爲八王。以誌兵端。然汝南忠亮。賈后使楚王殺之。則太宰非肇禍之人也。其不可與河間成都諸國同日而語矣。故今祇爲七王著其行事。以次於篇。

楚王瑋 長沙王乂 成都王穎 趙王倫

齊王冏 河間王顥 東海王越

楚隱王瑋。字彥度。武帝第七子也。初封始平王。太康未徙封楚。就國。武帝崩。入爲衛將軍。領北軍中候。加

齊記

卷十七 列傳

二

侍中。行太子少傅。賈后之殺楊駿也。瑋屯司馬門。年少氣銳。多立刑威。汝南王亮。太保衛瓘。以瑋性狼戾。不可當大任。建議使諸王之國。瑋甚忿。楚長史公孫宏。舍人岐盛。竝薄行。爲瑋所昵。亮瓘惡之。將收盛。盛知之。密與宏謀。因積弩將軍李肇。矯稱瑋命。譖亮瓘於賈后。后使帝爲詔曰。太宰太保欲爲伊霍之事。王宜宣詔。令淮南長沙成都王屯宮諸門。廢二公。夜使黃門齎授瑋。瑋欲復奏黃門曰。事恐漏泄。非密詔本意也。瑋遂勒本軍復矯詔。召三十六軍。手令告諸軍曰。天禍晉室。凶亂相仍。問者楊駿之難。實賴諸君。剋

齊記

卷十七 列傳

二

平禍亂。而二公潛圖不軌。欲廢陛下。以絕武帝之祀。今輒奉詔。免二公官。吾今受詔。都督中外諸軍。諸在直衛者。皆嚴加警備。其在外營。便相率領。徑詣行府。助順討逆。天所福也。應賞開封。以待忠效。皇天后土。實聞此言。又矯詔。使亮瓘上太宰太保印綬。侍中貂蟬之國。官屬皆罷遣之。又矯詔。赦其官屬曰。二公潛謀。欲危社稷。今免還第。官屬以下。一無所問。若不奉詔。軍法從事。能率所領。先出降者。封侯受賞。朕不食言。遂收亮瓘。殺之。岐盛說瑋。可因兵勢。誅賈模郭彰。匡正王室。以安天下。瑋猶豫未決。會天明。帝遣殿中將軍王宮。齎驕虞幡。麾衆曰。楚王矯詔。衆皆釋杖而走。瑋左右無一人。窘迫不知所爲。惟一奴年十四。駕牛車。將赴秦王東。帝遣謁者詔瑋還營。執之於虎賁署。遂下廷尉。詔以瑋矯制害二公父子。又欲誅滅朝臣。謀圖不軌。遂斬之年二十一。是日大風雷雨霹靂。詔曰。周公決二叔之誅。漢武斷昭平之獄。所不得已者。廷尉奏瑋已伏法。情用悲痛。吾嘗聞哀瑋臨死。出懷中青紙。詔流淚以示監刑。尙書劉頌曰。受詔而行。謂爲社稷。今更爲罪。託體先帝。受枉如此。幸見申列。頌亦歎歎。不能仰視。公孫宏岐盛竝夷三族。瑋性雖

剛然開濟好施能得衆心及此莫不隕淚百姓爲之立祠賈后先惡璫亮又忌瑋故以計相次誅之永寧元年追贈驃騎將軍封其子範爲襄陽王後爲石勒所殺

長沙厲王父字士度武帝第十四子太康十年受封武帝崩父年十五孺慕過禮楚王瑋奔喪諸王皆迎父獨至陵所號慟以俟瑋殺太宰太保父守東掖門會驃虞幡出父投弓流涕曰楚王被詔是以從之安知其非瑋既誅父以同母貶爲常山王就國父身長七尺五寸性果朗才力絕人而虛心下士甚有名

帝記

卷十七 列傳

四

舉三王之舉義也父率國兵應之過趙國房子令距守父擊殺之進軍爲成都後繼常山內史程恢將貳於父父到鄴斬恢及其五子至洛拜撫軍大將軍領左軍將軍頃之遷驃騎將軍開府復封長沙當是時齊王冏專恣父嘗與成都王穎拜陵因謂穎曰天下者先帝之業也奈何使他人顛倒衣裳乎河間王謀殺冏傳檄以父爲內主冏使將軍艾襲父父將左右百餘人手斫車轅露乘馳赴宮閉諸門奉帝攻冏起火燒冏府連戰三日冏敗斬之并誅諸黨與二千餘人顓本以父弱冀爲冏所殺然後以父爲辭宣告四

方共討冏因廢帝立成都王己爲宰相專制天下既而父殺冏其計不果乃密使侍中馮蓀河南尹李含中書令卞粹等襲父父竝誅之顓遂與穎舉兵犯京師穎遣刺客圖父而長沙國左常侍王矩侍直見客色動殺之詔以父爲大都督距顓連戰自八月至十月帝使中書令王衍行太尉光祿勳石陋行司徒使說穎令與父分陝而居穎不從前後數十戰父斬獲六七萬人戰久糧乏城中饑疲公私窮蹙米石萬錢詔命所行一城而已而父奉上之禮未有虧失將士同心皆願效死張方以不可剋欲還長安而東海王

帝記

卷十七 列傳

五

越潛與殿中將收父送金墉城父表曰陛下篤睦委臣朝事臣小心忠孝神祇所鑒諸王承謬率衆見責朝臣無正各慮私困收臣別省送臣幽宮臣不惜軀命但念大晉衰微枝黨欲盡陛下孤危若臣死國寧亦家之利但恐快凶人之志無益於陛下耳殿中左右謀劫父以距穎越懼使黃門郎潘滔密告張方方遣部將郅輔勒兵三千就金墉收父至營炙而殺之三軍爲之垂涕先是秦州刺史鄒皇甫重以河間王任李含將欲爲亂召集隴上士討之顓使金城太守游楷隴西太守韓稚等四郡兵攻重重弟商父以

爲左將軍。領萬餘人於闕門。距方爲方所破。又乃使商開行。齋帝手詔使游楷等罷兵。趣重進軍討順。商行至新平。或以告順。順襲而殺之。又旣敗。重猶堅守。而四郡兵築土山攻城。重輒以連弩射之。所在爲地窟。機變百端。外軍不得近。城將士爲之力戰。順知不可拔。乃上表求遣御史宣詔令降。重知非朝廷本意。不奉詔。獲御史騶人問曰。我弟將兵可至未。騶曰。河間王已殺之矣。重失色。立殺騶。城內知無外救。遂共殺重。又將殯於城東。官屬莫敢往。故掾劉祐獨步持喪車。悲號斷絕。哀感路人。張方義之不問也。又初執

晉記

卷十七 列傳

六

權洛下謠曰。草木萌芽殺長沙。又以正月二十五日廢。二十七日死。年二十八。永嘉中懷帝以父子頃嗣後沒於漢。

成都王穎字章度。武帝第十六子也。太康末受封。邑十萬戶。元康初拜車騎將軍。加散騎常侍。賈謐嘗與太子博奕。爭道。穎在坐。厲聲呵謐曰。太子國之儲君。賈謐焉得無禮。謐懼。請賈后出。穎爲平北將軍。鎮鄴。轉鎮北大將軍。齊王舉義。穎發兵應。以鄴令盧志爲左長史。頓邱太守鄒琰爲右長史。黃門郎程收爲左司馬。陽平太守和演爲右司馬。使兖州刺史王彥

晉記

卷十七 列傳

七

冀州刺史李毅督護趙驤。石超爲前鋒。羽檄所及。莫不響應。至朝歌。衆二十餘萬。驤至黃橋。趙將士猗許超敗之。死者八千餘人。士衆震駭。穎欲退保朝歌。盧志王彥不可。復使驤率衆八萬與彥俱進。倫使孫會劉琨率三萬人與猗超合兵。距彥驤軍。猗旣戰勝。有輕驤之心。未及溫十餘里。復大戰。猗衆奔潰。穎遂過河。乘勝長驅。左將軍王輿聞之。殺孫秀。幽趙王倫。迎帝復位。穎入京師。誅倫。使趙驤石超等助齊攻張泓於陽翟。泓降。罔始率衆入洛。穎營於太學。入朝。帝親勞之。穎拜謝曰。此大司馬臣罔之勳。臣無預焉。見訖辭出。不復還。營謁太廟。出自東陽城門。歸鄴。遣信別齊王。齊王大驚。馳送穎及於七里澗。穎乃住。軍言別流涕。不及時事。惟以太妃疾苦。形於顏色。百姓觀者莫不傾心焉。至鄴。詔遣兼太尉王粹加九錫殊禮。進位大將軍。都督中外諸軍事。假節加黃鉞。錄尚書事。入朝。不趨。劍履上殿。穎讓九錫殊禮。不受。而表論與義功臣。盧志和演董洪王彥趙驤等五人皆封開國公侯。又表稱大司馬前在陽翟與賊相持。既久。百姓創痍饑餓。凍餒宜急振救。乞差發郡縣車運河北。郎閭米十五萬斛。以振陽翟饑餓。盧志言於穎曰。黃橋

戰亡者八千餘人。暴骨中野。詩云：行有死人，尚或墮之。況此致死王事乎？穎卽造棺八千餘枚，以成都國秩爲衣服，斂葬於黃橋之北樹柵籬爲塋，域立都祭堂，刊石立碑，紀其赴義之功，使亡者之家四時祭祀，仍表其門，間加常戰亡二等。又命河內溫縣埋藏趙倫戰死士卒萬四千餘人，穎形美而神昏，不知書，然器性敦厚，委事於志。當是時，齊王驕侈，於是衆望歸之。詔遣侍中馮孫中書令卞粹喻穎入輔政，拜使受九錫。穎猶讓不拜，尋加太子太傅，而穎嬖人孟玖不欲還洛，程太妃又愛鄴都，以此議久不決。畱義募將士既久，咸怨曠思歸，或有輒去者。乃題鄴城曰：大事解散，暫欲遽請且歸。赴時務，昔以義來，今以義去。若復有急，更相語，穎知不可畱，因遣之。百姓乃安。齊王死，穎遙執朝權，事無巨細皆就諮於鄴。張昌擾荆土，穎拜表南征，所在響赴。旣而恃功驕奢，百度弛廢，甚於同時。憚長沙王在內，因與河間王謀舉兵表請誅后父羊元之。左將軍皇甫商等檄又就第，與顯將張方犯關，以觀津牽秀爲冠軍將軍，平原內史陸機爲前鋒都督，前將軍假節，軍次朝歌。每夜矛戟有光若火，其壘井中有龍象進軍，屯河南阻清水爲壘，造

晉記

卷十七

列傳

八

浮橋渡河北，以大木面盛石沈之以繫橋，名曰石鰲。旣而陸機戰敗，死者甚衆，穎遂進逼京城。常山人王輿合衆萬餘欲襲穎，會長沙王被幽，其黨斬輿降穎。穎旣入京師，復還鎮鄴，增封二十郡，拜丞相，河間王表穎宜爲儲副，因廢太子覃，立穎爲皇太弟，丞相如故，乘輿服御皆遷於鄴，表罷宿衛兵屬相府。由是大失衆望。永興初，左衛將軍陳眔殿中郎逸苞成輔及長沙故將上官巳等奉帝討穎，馳檄四方赴者雲集。軍次安陽，衆十餘萬，鄴中震懼，穎欲走，會衆問計東安王繇曰：天子親征，宜罷甲縞素出迎，請罪他何計焉？其掾步熊曰：王勿動，南軍必敗。而司馬王混參軍崔曠亦勸穎距戰。穎乃使奮武將軍石超率衆五萬次於蕩陰，眔二弟匡規自鄴赴王師，云鄴中已離散，因不甚設備。超衆奄至，王師敗績，矢及乘輿，侍中嵇紹死於帝側，左右皆奔散。棄帝於藁中，超遂奉帝幸鄴。穎殺東安王繇，改元建武，置百官，立郊於鄴南。平北將軍王浚、寧北將軍東廡公騰殺穎所置幽州刺史和演與烏丸羯朱起兵襲穎，候騎至鄴，穎使幽州刺史王斌、石超、李毅等距浚爲羯朱所敗，鄴中大震。穎懼，將帳下數十騎，擗天子與中書監盧志單

晉記

卷十七

列傳

九

車而走。五日至洛。羯朱追至朝歌不及而還。河間王顯遣張方率甲卒二萬救穎。方入洛陽。挾帝與穎及豫章王高、光、盧志等歸長安。顯廢穎歸藩。以豫章王爲皇太弟。穎既廢。鄴中故將公師藩、汲桑等起兵迎穎。顯復拜穎鎮軍大將軍、都督河北諸軍事。給兵千人。鎮鄴。穎至洛。而東海王越率衆迎車駕所在。蜂起。穎以北方彊盛。自洛陽奔關中。會帝還洛。穎自華陰趨武關。出新野。帝詔鎮南將軍劉宏、南中郎將劉陶收捕穎。遂乘母妻單車與二子廬江王普、中都王廩渡河。赴朝歌。收合故將士數百人。欲就公師藩、頓邱

晉記

卷十七 列傳

十

太守馮嵩執穎及其子普。廓送鄴。范陽王虓幽之。而弗殺也。屬虓暴薨。虓長史劉輿慮穎爲後患。祕不發喪。僞令人爲臺使稱詔。夜賜穎死。穎謂守者田徽曰。范陽王亡乎。徽曰。不知。穎曰。卿年幾何。徽曰。五十矣。穎曰。知天命不微。曰。不知。穎曰。我死之後。天下安乎。不安乎。我白放逐。於今三年。身體手足不見洗沐。取數斗湯來。其二子號泣。穎勅人將去。乃散髮東首。臥命徽綰之時。年二十八。二子亦死。鄴中哀之。穎之敗也。官屬竝奔散。惟盧志隨從不怠。其後汲桑殺東廩公騰。稱爲穎報讎。載穎棺於軍中。每事必啓以行。軍

令桑敗。棄棺故井中。穎故臣收之。葬於洛陽。懷帝加以縣王禮。穎死後數年。開封間有傳。穎子年十餘歲。流離百姓家。東海王越遣人殺之。永嘉中。立東萊王。蕤子遵爲穎嗣。封華容縣王。後沒於賊。國除。

趙王倫。字子彝。宣帝第九子也。母曰柏夫人。魏嘉平初。封安樂亭侯。武帝卽位。封琅邪郡王。就國。行東中郎將。宣威將軍。咸寧中。改封趙。遷平北將軍。督鄴城守事。元康初。以征西將軍鎮關中。刑賞失中。氏羌多叛。徵還京師。拜太子太傅。倫深交賈郭。諂事賈后。賈后信之。求錄尙書。張華裴頠固執不可。又求尙書令。

晉記

卷十七 列傳

十一

華頌復不許。賈后廢太子。使倫領右軍將軍。而左衛司馬督司馬雅及常從督許超。嘗給事東宮。傷太子無罪。與殿中中郎士猗等謀廢賈后。復太子。以華頌守正。難與圖權。而倫執兵要。性貪冒。可假以濟事。乃說倫嬖人孫秀曰。中宮凶妒無道。與賈謐等共廢太子。今國無嫡嗣。社稷將危。大臣將起大事。而公名奉事中宮。與賈郭親善。太子之廢。皆云預知。一朝事起。禍不旋踵。何不先謀之乎。秀告倫。倫以爲然。密召通事令史張林及省事張衡。殿中侍御史殷渾。右衛司馬督路始。使爲內應。事將起。而秀知太子聰明。若還

東宮已必不得志乃更說倫曰太子爲人剛猛不可私請明公素事中宮時議皆以公爲賈氏黨今雖欲建大功於太子恐太子含宿怨謂公逼百姓之望翻覆以免罪耳此乃所以速禍也今盍緩其事賈后必殺太子太子死人心益憤然後廢后爲太子報讎亦足以立功豈徒免禍而已倫從之秀乃微泄其謀使謚黨頗聞之倫秀因勸謚等早除太子絕衆望太子既遇害倫秀曰可矣而超雅內懼辭以疾秀復告右衛欽飛督閤和和許之期四月三日丙夜一籌以鼓聲爲應至期矯詔勅三部司馬曰中宮與賈謚等殺

晉記

卷十七

列傳

十三

吾太子今使車騎入廢中宮汝等皆當從命賜爵關中侯不從誅三族於是衆皆從之倫又矯詔開門夜入陳兵道南遣翊軍校尉齊王冏將三部司馬百人排閤而入華林令駱休爲內應迎帝幸東堂遂廢賈后爲庶人幽於建始殿收吳太妃趙粲及韓壽妻賈午等付暴室考竟詔尙書以廢后事收捕賈謚等召中書監侍中黃門侍郎八坐皆夜入殿執張華裴頠解結杜斌等殺之殿前尙書始寢詔有詐郎師景露版奏請手詔倫以爲沮衆斬之以徇明日倫坐端門屯兵北向遣尙書和郁持節送賈庶人於金墉誅趙

粲叔父中護軍趙浚及散騎侍郎韓豫等內外羣官多所黜免倫尋矯詔自加使持節大都督督中外諸軍相國侍中置左右長史司馬從事中郎四人參軍十八掾屬二十人兵萬人以世子琬領冗從僕射子馥前將軍封濟陽王虔黃門郎封汝陰王詡散騎侍郎封霸城侯孫秀等皆封大郡據兵權文武封侯者數千人百官總己以聽倫素愚下無智策受制於秀秀威振朝廷秀起自琅邪外史累官於趙以諂媚自達既執機衡作威福殺忠良天下皆事秀而無求於倫淮南王允齊王冏以倫秀驕僭內懷不平秀知之

晉記

卷十七

列傳

十三

乃出冏鎮許奪允護軍允發憤起兵討倫不克而死倫遂自加九錫增封五萬戶又僞讓詔百官敦勸然後受加羣撫軍將軍領中軍將軍馥鎮軍將軍領護軍將軍虔中軍將軍領右衛將軍詡爲侍中以孫秀爲侍中輔國將軍增相府兵爲二萬人與宿衛同起東宮三門四角華櫓斷宮東西道爲外徵或謂秀曰散騎常侍楊準黃門侍郎劉逵將奉梁王誅趙王矣會有星變乃徙梁王彤爲丞相居司徒府轉準達爲外官倫無學不知書秀以狡黠小才貪淫昧利羣鄙陋馥虔狠戾謂愚器輕詆而各乖異互相憎毀秀子

會年二十爲射聲校尉。尙帝女河東公主。會貌短陋。奴僕之下者。初與富室兒於城西販馬。百姓忽聞其尙主。莫不駭愕。倫秀竝惑。平兒秀使牙門趙奉詐爲宣帝神詔。命倫早入西宮。又言宣帝於北邙爲趙王佐助。遂別立宣帝廟於邙山。以太子詹事裴邵左軍將軍卞粹等二十人爲從事。中郎掾屬又二十人。秀等部分諸軍。分布腹心。使義陽王威兼侍中。出納詔命。永寧元年正月。矯作神詔。使使持節尙書令滿奮僕射崔隨爲副。奉皇帝璽綬。禪位於倫。倫僞讓不受。於是宗室諸王羣公卿士咸勸進。倫乃許之。使左衛

晉記

卷十七 列傳

五

王與前軍司馬雅等率甲士入殿。夜使張林等屯守諸門。義陽王威及駱休等逼奪天子璽綬。夜漏未盡。內外百官以乘輿法駕迎倫。帝乘雲母車。鹵簿數百人。自華林西門出居金墉城。尙書和郁兼侍中散騎常侍琅邪王睿中書侍郎陸機從至城下而反。使張衡衛帝寃幽之也。倫從兵五千人入自端門登太極殿。滿奮崔隨樂廣進璽綬。卽皇帝位。大赦。改元建始。以世子琬爲太子。璆爲大司農。領護軍。京兆王虔爲侍中。大將軍領軍廣平王詡爲侍中。撫軍將軍霸城王孫秀爲侍中。中書監驃騎將軍儀同三司張林

等皆登卿相。列大封。其餘同謀者咸超階越次。至於奴卒厮役亦加爵位。每朝會貂蟬盈坐。時人爲之諺曰。貂不足。狗尾續。府庫之儲不足以供賜應侯者多。鑄印不給。或以白版封之。孫秀旣立。非常之事。居文帝爲相國時所居內府。事無巨細。倫必諮而後行。倫詔令秀輒改革。有所與奪。自書青紙爲詔。或朝行夕改。百官轉易如流。時有雉入殿中。自太極東階上。殿驅之。更飛西鍾下。有頃飛去。又於殿上得異鳥。問皆不知名。累日向夕宮西有素衣小兒。言是服劉鳥。倫使錄小兒并鳥閉諸牢室。明旦開視。竝失人鳥所在。

晉記

卷十七 列傳

五

時咸怪之。是歲賢良方正直言秀才孝廉良將皆不試。計吏及四方使命之在京邑者。太學生年十六以上及在學二十年皆署吏。郡縣二千石令長赦日在職者皆封侯。郡綱紀竝爲孝廉。縣綱紀爲廉吏。以悅衆心。而齊王問河間王頤。咸都王穎竝擁彊兵各據一方。秀憚之。乃選親黨與倫故吏爲三王參佐。及郡守又忌張林殺之。夷其三族。三月三王起兵討倫。檄至。倫秀始大懼。遣中堅孫輔爲上軍將軍。積弩李嚴爲折衝將軍。率兵七千。自延壽關出征虜張泓。左軍蔡瑁前軍閭和等率九千人出垆坂關。鎮軍司馬雅

揚威莫原等率八千人出城阜召東平王楸爲衛將軍都督諸軍以距義師使楊珍晝夜詣宣帝別廟祈請輒言宣帝謝陛下某日當破賊拜道士胡沃爲太平將軍秀家日爲淫祀作厭勝使巫祝選擇戰日又令近親於嵩山著羽衣詐稱仙人王喬作神仙書述倫祚長久以惑衆秀欲遣馥虔領兵助諸軍戰馥虔不肯虔素親愛劉興秀乃使興說虔虔然後率衆八千爲三軍繼援而泓雅等連戰雖勝義軍散而輒合許超等與成都軍戰於黃橋殺傷萬餘人泓徑造陽翟又破齊輜重於城南殺數千餘人遂據城保邸閣

晉記

卷十七 列傳

六

而齊軍在潁陰去陽翟四十里分軍度潁攻泓等不利泓乘勝至潁上夜臨潁而陣齊縱輕兵擊之諸軍不動孫輔徐建軍夜亂徑歸洛陽輔建之走也不知諸軍督尙存乃云齊王兵盛不可當泓等已沒倫大震祕之召虔及超還既而泓敗齊露布至倫乃大喜復遣超虔還至庾倉超還濟河泓等悉諸軍濟潁進攻岡營岡出兵擊其別率孫超司馬孫輔皆破之泓等收衆還營倫秀知三方目急傳破齊軍得聞令百官皆入賀而士倚伏允孫會皆被節各不相從倫使太子詹事劉琨假節率步騎千人督諸軍戰於

激水大敗退保河上琨燒斷河橋自義兵之起百官將士咸欲誅倫秀以謝天下秀知不敢出省及聞河北軍悉敗憂懣不知所爲義陽王勸秀至尙書省與八坐議征戰使京城四品以下子弟年十五以上皆詣司隸從倫出戰內外諸軍欲劫殺秀秀懼自崇禮闈走還下舍許超士猗孫會軍既還或欲收餘卒出戰或欲焚燒宮室誅不附己者挾倫南就孫旂孟觀或欲乘船東走入海計未決左衛將軍王興率營兵七百餘人自南掖門入勅宮中兵各守衛諸門三部司馬爲應於內自往攻秀秀閉中書南門興放兵

晉記

卷十七 列傳

七

登牆燒屋秀及超猗走出將軍趙泉斬之以徇收孫奮於右衛營付廷尉執前將軍謝恢黃門令駱休司馬王潛卽斬於殿中三部司馬兵於宣化園中斬孫弼司馬馥在秀坐興使將士囚之散騎省以大戟守省閤八坐皆入殿中坐東除樹下王興屯雲龍門使倫爲詔曰吾爲孫秀等所誤以怨三王今已誅秀其迎太上復位吾歸老於農畝傳詔以騶虞幡勅將士解兵黃門將倫自華林東門出還汝陽里第以甲士數千迎帝於金墉百姓皆稱萬歲帝入自端門升殿御廣室送倫及子恭等於金墉城梁王彤表倫父

子凶逆宜伏誅詔遣尙書袁敞持節賜倫死飲以金屑苦酒倫慙以巾覆面曰孫秀誤我子孝等皆伏誅百官爲倫所用者斥之臺省府衛僅有存者自兵興六十餘日戰所殺害十萬人凡與倫爲逆預謀大事者張林爲秀所殺許超士猗孫弼謝懷殷渾及秀爲王輿所誅張衡閭和孫髦高越伏允皆斬於東市蔡璜自陽翟降齊王還洛自殺王輿以功免誅後與東萊王蕤謀殺齊王乃殺之

齊武帝王固字景治少好振施有父風初獻王有疾武帝遣太醫診候而諸醫希賈荀之旨皆言無疾獻

晉記

卷十七 列傳

六

王薨帝臨喪問號踊訴醫誣罔詔卽誅醫由是見稱遂立爲嗣元康中拜散騎常侍領左軍將軍翊軍校尉趙王倫密與相結廢賈后以功轉游擊將軍罔以賞薄有恨色孫秀覺之且憚其在內出爲平東將軍假節鎮許昌倫篡遷鎮東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罔因衆心怨望潛與離孤王盛潁川王處穆謀起兵誅倫倫遣腹心張烏覘之烏反曰齊無異志罔既有成謀未發恐事洩與軍司管襲殺穆送首於倫以安其意謀定又收襲殺之遂與潁州刺史何勗龍驤將軍董艾等起兵遣使告成都河間常山新野四王移檄

天下揚州刺史郝隆承檄猶豫未決參軍王遠斬之送首於罔罔屯軍陽翟倫遣將閭和張泓孫輔山堦坂與罔交戰罔軍失利堅壁自守會成都軍破倫衆於黃橋罔乃出軍攻和等大破之王輿迎帝復位罔誅討賊黨既畢率衆入洛頓軍通章署甲士數十萬旌旗器械震於京師天子就拜大司馬加九錫輔政居獻王故宮置掾屬四十人罔大築第館北取五穀市南門諸署毀壞廬舍以百數使大匠營制與西宮等鑿千秋門牆以通西閭沈於酒色不朝坐拜百官符勅三臺以車騎將軍何勗領中領軍封葛旗爲牟

晉記

卷十七 列傳

九

平公路秀小黃公衛毅陰平公劉眞安鄉公韓泰封邱公號曰五公委以心膂殿中御史桓豹奏事不先經罔府卽考竟之南陽處士鄭方步詣洛陽自稱荆楚逸民獻書於罔曰方聞聖明輔世夙夜祇懼泰而不驕所以長守貴也今大王安不慮危耽於酒色燕樂過度其失一也大王微命當使天下穆如清風宗室骨肉永無纖芥今則不然其失二也四夷交侵邊境不靜大王自以功業興隆不以爲念其失三也大王興義羣庶競赴天下雖寧人勞窮苦不聞大王振救之令其失四也義兵初起敵血而盟事定之後當

賞不踰時自清泰已來論功未分此則食言其失五也大王建非常之功居宰相之任謗聲盈途人懷忿怒其何以長守富貴乎主簿王豹屢規諫罔竝不能川奏殺豹驕恣日甚前賊曹屬富陽孫惠口訥好學寓居蕭沛之間初聞罔起義赴之以功封晉興侯至是復上書諫曰惠問天下有五難四不可而明公皆以居之矣捐宗廟之主忽千乘之重躬貫甲冑犯冒鋒刃此一難也奮三百之卒決全勝之策集四方之衆致英豪之士此二難也舍殿堂之尊居單幕之陋安黨庶之慘同將士之勞此三難也驅烏合之衆當

晉記

卷十七 列傳

三

讓天下惑之夫長沙成都國之魯衛與明公計功受賞尚不自先今宜崇親推近委萬幾於二王命方嶽於羣后耀義讓之旗鳴思歸之鑾宅大齊之墟振決決之風垂拱青徐高枕營邱則金石不足以銘勳八音不足以贊美今奈何忘亢極之悔忽窮高之凶而棄五嶽之安居累卵之危哉惠以衰亡之餘甘矢石之禍赴大王之義脫褐冠冑從戎於許契闊戰陣功無可紀當隨風塵待罪初服屈原放斥心存南郢樂毅適趙志戀北燕况惠受恩偏蒙識養雖復暫違情隆二臣是以披露血誠冒昧干迕言入身戮義讓功

晉記

卷十七 列傳

三

晉記

卷十七

列傳

三

衆掃除元惡臣子之節信著神明今河間王信讒言
構造大難何以處之司徒王戎司空東海王越說罔
委權崇讓同從事中郎葛旗怒曰漢魏以來王侯就
第寧有得保妻子者乎議者可斬於是百官震慄失
色戎偽藥發墮厠而去顯初表伐罔傳檄以長沙王
父爲內主父徑入宮發兵攻罔府罔遣董艾陳兵宮
西父使宋洪等放火燒諸觀閣及千秋神武門罔令
黃門令三湖悉盜騶虞幡唱云長沙王矯詔父又稱
大司馬謀反助者誅五族是夕城內大戰飛矢雨集
火光屬天帝幸上東門矢集御前羣臣救火死者相
枕明日罔敗父擒至殿前帝惻然欲活之又叱左右
促牽出罔猶再顧遂斬閭闔門外徇首六軍諸黨屬
皆夷三族罔其子淮陵王超樂安王冰濟陽王英於
金墉暴罔尸西明亭三日故掾屬荀闔等表乞殯葬
許之罔之盛也有一婦人詣大司馬府求寄產吏詰
之婦人曰我截臍便去耳時又謠曰著布袒腹爲齊
持服俄而罔誅永興初詔以罔輕陷重刑前勳不宜
湮沒赦其子還第封超爲縣王奉罔祀光熙初追復
王子超嗣爵懷帝永嘉中述罔唱義元勳還贈大司
馬加侍中假節追諡武閔洛陽羅超兄弟皆沒於漢

晉記

卷十七

列傳

三

罔遂無後太元中詔以南頓王宗子柔之襲封齊王
奉獻王祀元興初會稽王道子將討桓元詔柔之兼
侍中以騶虞幡宣告江荆二州至姑孰爲元前鋒所
殺子建之立晉亡國除
河間王顯字文載安平獻王孚之孫也父瓌太原王
顯初襲父爵咸寧二年就國三年改封河間輕財愛
士少有令名元康初爲北中郎將監鄴城九年代梁
王彤爲平西將軍鎮關中石函之制非親親不得都
督關中顯於諸王屬疎以舉賢也趙王篡立齊王謀
討之前安西參軍夏侯爽自稱侍御史在始平合衆
得數千人以應齊遣信要顯顯遣主簿房陽河間國
人張方擒爽及其黨十數人腰斬長安市齊檄至顯
執齊使送倫倫徵兵顯遣張方率關右健將入援方
至華陰顯問二王兵盛乃加長史李含龍驤將軍領
督護席遷等追方迴軍以應二王義兵至潼關而倫
秀已誅天子反正含方各率衆還及罔論功以顯終
能赴義進顯侍中太尉加三賜之禮徵含爲翊軍校
尉既而含與齊參軍皇甫商等有隙自京師奔長安
詭稱受密詔伐齊罔說顯曰成都王至親有大功還
藩甚得衆心齊王越親而專權朝廷側目今檄長沙

王令討齊使先聞於齊齊必殺長沙因傳檄以加齊罪則問可捕也既去齊立成都除逼建親以安社稷大勳也顯乃發兵遣使邀成都王以含爲都督率諸軍屯陰盤前鋒次於新安去洛百二十里檄長沙王又討罔又執罔顯以含爲河南尹使與馮蓀下粹等復圖殺又左將軍皇甫商以顯陰謀告又乃誅含顯聞含死與成都王舉兵反以討商爲名遣張方率衆七萬自函谷入屯河南帝使皇甫商距方方襲破商衆進犯西明門長沙王奉帝討方於城內方軍望見乘輿少卻方止之不得大敗退壁於十三里橋挫

晉記

卷十七 列傳

五

無固志人多勸方夜趣者方曰兵之利鈍何常我更前作壘出其不意此用兵之奇也夜進逼洛城七里而陳築壘數里外引廩穀又奉帝出攻方戰輒不利欲西還而東海王越執久送於金墉方遂入京師大掠官私奴婢萬餘人還長安詔以顯爲太宰大都督雍州牧顯廢皇太子覃立成都王顯爲太弟改元大赦左衛將軍陳眕奉帝討顯使方率兵二萬救邾王師敗績於蕩陰成都將石超以帝幸邾上官已苗顯等距方方大敗而清河王覃夜襲已顯方乃入洛陽覃於廣陽門迎方面拜方廢皇后羊氏王浚等

伐顯顯挾帝歸洛方遣息熊以三千騎奉迎將渡河橋以所乘陽燧車青蓋素升三百人爲小禽籥迎帝至卬山下方自帥萬餘騎奉雲母輿及旌旗之飾衛帝方初見帝將拜帝下車自止之方在洛既久兵士暴掠軍人喧喧謀欲西還須帝出因劫移都乃請帝謁廟帝不許方遂悉引兵入殿迎帝帝見兵至避於竹林中軍士引帝出方於馬上稽首曰明寇縱逸宿衛單陛下今日幸臣壘臣當捍禦寇難者於是軍人亂入宮閣爭割流蘇武帳爲馬棧掠府庫西遷方奉帝至宏農顯遣司馬周弼報方欲廢太弟方不可帝

晉記

卷十七 列傳

五

至長安顯選置百官改秦州爲定州以方爲中領軍錄尙書事領京兆太守而東海王越起兵徐州西迎車駕關中大震方謂顯曰方所統猶有十餘萬衆今送帝還洛使成都王反邾公自留鎮關中方北討博陵如此天下可少安無復舉手者顯慮事大難濟不許乃假劉喬節進位鎮東大將軍遣成都王總統樓褒王闡等諸軍據河橋以距越方率步騎十萬出屯霸上王浚使督護劉根將三百騎至河上闡出戰爲根所殺顯頓軍馱水橋西范陽王越使鮮卑騎與平昌博陵衆襲河橋樓褒西走追騎至新安死者不可

晉記

卷十七

列傳

三

勝數越初使使說顯令奉帝還都罷兵分陝而居顯欲從之而方不肯及聞喬敗大懼將罷兵恐方不從逆疑不決初方從山東來甚微賤長安富人鄧輔厚相供給及貴以輔爲帳下督甚昵之顯參軍畢垣河間冠族爲方所侮至是謂顯曰張方久屯霸上聞山東兵盛盤桓不進宜防其未萌其親信鄧輔具知其謀矣而繆播等先亦構之顯因使召輔垣迎謂輔曰張方欲反人謂卿知之王若問卿何辭以答輔驚曰實不聞方反爲之若何垣曰王若問卿但言爾爾不然禍必及子輔入顯問之曰張方反卿知之乎輔曰爾顯曰遣卿取之可乎輔又曰爾顯乃使輔送書於方因令殺之輔既昵於方持刀而入守閤者不疑因燭下發書斬方頭送於東軍東軍聞方死更爭入關顯又殺輔使刁默守潼關顯將呂助先據滎陽范陽王使司馬劉琨以方首示助則降東軍殺默入關顯使馬瞻郭偉禦之於霸水衆潰顯西馬進太白山東軍入長安迎帝還都以太弟太保梁鳳爲鎮西將軍守關中馬瞻與始平太守梁邁共殺柳迎顯於南山宏農太守裴廩秦國內史賈龕安定太守賈疋起兵討顯斬馬瞻梁邁東海王遣督護麋晃率國兵伐顯

晉記

卷十七

列傳

三

至鄭顯將率秀距晃晃斬秀及其二子義軍據有關中顯保城而已永嘉初詔以顯爲司徒乃就徵南陽王模使將梁臣於新安雍谷車上扼殺之及其三子詔以彭城元王植子融爲顯嗣改封樂成縣王薨無子建興中元帝又以彭城康王釋子欽爲融嗣其哉小人之不可近也河間少有令名以疎宗而居重地及信李含任張方身冒不韙爲天下戮悲夫東海孝獻王越字元超高密王泰之次子也初以世子爲騎都尉侍講東宮歷左衛將軍楊駿之誅以功別封東海王食六縣永康初爲中書令遷司空領中書監成都之攻長沙王乂也乂固守洛陽殿中諸將及三部司馬疲於戰守越與左衛將軍朱默夜收乂幽於金墉加越守尙書令太安初帝北征鄴拜大都督六軍敗越奔下邳當是時東平王楙爲徐州都督不納越徑還東海帝遷長安以越爲太傅詔與太宰顯夾輔朝政不受東海中尉劉洽勸越發兵備穎越乃以洽爲左司馬尙書曹馥爲軍司起兵楙懼以州與越越以司空領徐州都督以楙領兗州刺史越三弟竝據方任專征伐輒選刺史守相朝士多赴越而河間王顯挾天子發詔罷越等皆令就國越因唱義

迎車駕率甲卒三萬西次蕭縣豫州刺史劉喬不受
越命遣子祐擊越而范陽王越督護田徽以突騎八
百迎越軍遇祐於譙祐衆潰越進屯陽武率諸侯及
鮮卑許扶歷駒次宿歸等步騎迎帝還雒陽詔以越
爲太傅錄尚書以下邳濟陽二郡增封帝崩太弟卽
位是爲懷帝始親萬幾畱心庶事越不悅使腹心河
南尹潘滔居守遂出鎮許昌永嘉初自許昌率兖州
刺史荀晞冀州刺史丁劭討汲桑破之潘滔說越曰
兖州天下樞要公宜自牧乃轉荀晞爲青州刺史由
是與晞有隙尋詔越爲丞相領兖州牧督兖豫司冀

書記

卷十七 列傳

三

幽并六州越辭丞相不受自許遷於鄆城王彌入許
越遣左司馬王斌率甲士五千人入衛京師鄆城自
壞越惡之移屯濮陽又遷於滎陽召田甄等六率甄
不受命使監軍劉望擊甄初東嬴公騰之鎮鄴也攜
并州將田甄甄弟蘭任祉邢濟李渾薄盛等部衆萬
餘人至鄴遣就穀冀州號爲乞活騰敗甄等邀破汲
桑於赤橋越以甄爲汲郡蘭爲鉅鹿太守甄求魏郡
越不許甄怒故召不至望旣渡河甄退李渾薄盛斬
田蘭率其衆降甄社濟棄軍奔上黨越自滎陽入京
師以太學爲府疑朝臣貳已誣帝舅王延等爲亂遣

王景率甲士三千人入宮改延等付廷尉殺之解兖
州牧領司徒越旣與荀晞構怨又以頃年興事多由
殿省乃奏宿衛有侯爵者皆罷之當是時殿中武官
竝封侯出者略盡皆涕泣而去以東海國上軍將軍
何倫爲右衛將軍王景爲左衛將軍領國兵數百人
宿衛越自殺王延等大失衆心益多猜忌又以誣殺
散騎侍郎高輯而內不自安乃戎服入見請討石勒
鎮兖豫以援京師帝曰今逆虜侵逼郊畿王室蠹蠹
朝廷社稷倚賴於公公豈可遠出不聽遂行畱妃裴
氏世子毗及龍驤將軍李暉左衛何倫等守衛京師

書記

卷十七 列傳

三

率甲士四萬東屯於項表以行臺隨軍王公卿士隨
從者甚衆自領豫州牧選朝臣爲佐吏詔加九錫越
以羽檄徵四方兵皆不至而荀晞奉帝密詔抗表討
越公私罄乏所在寇亂越憂懼成疾永嘉五年三月
卒於項祕不發喪以襄陽王範爲大將軍統其衆還
葬東海石勒追及於苦縣甯平城將軍錢端出兵距
勒戰死軍潰勒命焚越柩曰此入亂天下吾爲天下
報之時數十萬衆勒騎圍而射之相踐如山王公士
庶死者十餘萬人王彌弟璋焚其餘衆并食之天下
歸罪於越帝發詔貶越爲縣王何倫李暉聞越死奉

妃裴氏及毗出京邑從者傾城所經暴掠至洧倉又爲勸所敗毗及宗室三十六王俱沒於胡李憚殺妻
子奔廣宗何倫走下邳裴妃爲人所略賣太興中得渡江欲招魂葬越元帝詔有司詳議博士傅純曰聖人制禮以事緣情設冢椁以藏形而事之以凶立廟祧以安神而奉之以吉送形而往迎精而還此墓廟之大分形神之異制也至於宗廟寢廟祔祭非一處所以廣求神之道而獨不祭於墓明非神之所處也今亂形神之別錯廟墓之宜違禮制義莫大於此於是下詔不許裴妃不奉詔遂葬越於廣陵元帝鎮建

晉記 卷十七 列傳 三

裴妃之意也德之數幸其第以皇子冲奉越後尊裴氏爲太妃冲薨無子成帝以少子奕繼冲後哀帝徙奕爲琅邪王東海無嗣隆安初安帝更以會稽忠王次子彥璋爲東海王繼冲爲會孫爲桓元所殺國除

且天下勢而已矣封建者有天下者之私也而前古神聖其心則公何則封建之初因其人之所宗而君之聖人不忍神明之允絕而弗祀使各君其國而子其民原非爲一身子孫之計也有德則興無德則亡任天下之所向而已無與焉而天下之諸侯皆尊其

所統國祚於以久延則安於所習也大德之主不恆有而地醜德齊則天下莫敢肇禍至湯武出而四海歸之然後夏商之天下始亡其勢然也廢封建者天下之公也而其心則私欲天下羣奉一人而不知威德有弗及則羣起而攻之士崩瓦解會無藩籬之限故劉項以匹夫而亡秦之天下後世不察封建之所以始而謂三代欲子孫世爲帝王而封建則非聖人之志也天之立君爲斯民也聖人之治天下亦爲斯民也故堯舜不以天下與子而與賢與子者聖人不得已也堯可以與舜舜可以與禹非舜非禹而彊

晉記 卷十七 列傳 三

與之天下是起天下之爭也爭則民受其殃矣故不得已而與子使天下安於所習而奉之聖人之治天下因其勢而利導之安全之耳三代之不能廢封建者天下之勢也周之衰而爲春秋并而爲七國夷而爲秦當此之時天下之民惴惴於諸侯之兵革且安所得先聖之允數千百人而復立之秦之廢封建爲郡縣亦天下之勢也而其心則私天下也然漢之封建亦爲私天下也郡縣之制當其盛而天下之勢如一身其弊也一蹶而不能復興封建之弊非無吳楚七國之變而勤王者亦在諸侯皆勢而已矣撫我則

后虐我則讎天下之民。惟知有德者而戴之耳。暴虐而不逮亡。民戚之矣。而封建者磐石之宗也。故封建利於私天下者。而郡縣則利於民。後世之爲帝王者。皆將有萬世之思焉。則封建安可廢哉。七王構兵。入皆咎司馬氏封建之失。然琅邪譬彼諸王。權輕衆寡。遂能匹馬濟江。奄有吳會。存晉祚百有餘年。則七王之失。非封建之失也。有天下者。其上莫如修德。其次則審其勢之輕重。而制之焉可矣。

晉記

卷十七

列傳

星

晉記卷十八

列傳

蕭山郭

宗室諸王列傳

安平獻王孚

彭城穆王權

高密文獻王泰

沁陽康王綏

濟南惠王遂

譙剛王遜

高陽王睦

任城景王陵

安平獻王孚字叔達宣帝次弟也性通恕好學不倦

初爲魏臨淄侯植文學掾植負才陵傲孚每切諫初

不合後乃謝之遷中書郎給事常侍宿省內出爲河

內典農賜爵關內侯初魏文帝置度支尚書專掌軍

晉記

卷十八

列傳

一

國支計及明帝卽位欲用孚問左右曰有兄風不左
右曰似兄明帝曰吾得司馬懿二人復何憂哉轉度
支尚書孚以擒敵制勝宜有備豫諸葛亮入關中邊
兵不能制中軍奔赴輒不及事機當豫選步騎二萬
分二部爲備又以關中連遭兵寇穀帛不足遣冀州
農丁屯上邽凡五千人秋冬習戰春夏修田桑由是
關中軍國有餘進爵昌平亭侯遷尚書令太傅懿誅
曹爽孚與司馬師屯司馬門論功進長社縣侯加侍
中魏明悼后崩議書銘旌或欲去姓而書魏或欲兩
書孚以爲經典正義皆不應書凡帝王皆因本國之

晉記

卷十八

列傳

二

名以爲天下之號與往代相別耳非爲擇美名以自
光也。天稱皇天則帝稱皇帝地稱后土則后稱皇后
此乃所以同天地之大號流無二之尊名不待稱國
號以自不俟稱氏族以自彰是以春秋隱公三年
經曰三月庚戌天王崩尊而稱天不曰周王者所以
殊乎列國之君也。八月庚辰宋公和卒書國稱名所
以異乎天王也。襄公十五年經曰劉夏逆王后於齊
不云逆周王后姜氏者所以異乎列國之夫人也至
乎列國則曰夫人姜氏至自齊又曰紀伯姬卒書國
稱姓此所以異乎天王后也。由此考之尊稱皇帝赫
赫無二何待於魏乎。尊稱皇后彰以諡號何待於姓
乎。議者欲書魏者此以天皇之尊同於往古列國之
君也。或欲書姓者此爲天皇之后同於往古之夫人
也。乖經典之大義非所以垂訓將來爲萬世不易之
式也。遂從乎議遷司空代王凌爲太尉成濟弑魏帝
百官莫敢奔赴乎枕尸於股哭之慟曰殺陛下者臣
之罪也。奏推主者會太后令以庶人禮葬乎與羣公
上表乞以王禮葬從之乎性至慎太傅執政恆自退
損後逢廢立之際未嘗預謀景文二帝以乎屬尊不
敢逼尋進長樂公武帝受禪陳畱王出就金墉乎拜

晉記

卷十八

列傳

三

辭執王手流涕歔歔不自勝曰臣死之日固大魏之
純臣也。遂乎太傅詔曰太傅勳德宏茂朕所瞻仰以
光導宏訓鎮靜宇內願奉以不臣之禮其封爲安平
王邑四萬戶拜太宰有司奏諸王未之國者不置官
屬帝尊乎遂側置官屬焉又以乎內有親戚外有交
游惠下之費而經用不豐特奉絹二千匹元會詔乎
乘輿上殿帝於祚階迎拜既坐帝親奉觴上壽如家
人禮帝每拜乎跪而止之又給雲母輦青蓋車乎雖
見尊寵不以爲榮常有憂色臨終遺令曰有魏貞士
河內溫縣司馬乎字叔達不伊不周不夷不惠立身
行道終始如一當以素棺單槨斂以時服泰始八年
薨年九十三帝於太極東堂舉哀三日詔曰王勳德
超世尊寵無二期願在位朕之所倚庶永百齡諡仰
訓導奄忽殂隕哀慕感切其以東園溫明祕器朝服
一具衣一襲緋練百匹絹布各五百匹錢百萬穀千
斛以供喪事諸所施行皆依漢東平獻王蒼故事其
家遵乎遺旨所給器物一不施用帝再臨喪親拜盡
哀及葬又幸都亭望柩而拜哀動左右給鑾輅輕車
介士虎賁百人吉凶導從二千餘人前後鼓吹配饗
太廟九子邑望輔翼是瓊珪衡景篚初爲世子先乎

卒邕子崇爲世孫又卒泰始九年立崇弟平陽侯隆爲安平王立四年咸寧三年薨無子國絕

義陽成王望出繼伯父朗寬厚有父風初舉孝廉歷平陽太守從太傅懿擊王凌封永安亭侯魏主髦好學望與裴秀王沈鍾會竝見親待數侍筵宴魏主性急秀等居內職急召便至以望外官特給追鋒車一乘虎賁五人時景文相繼輔政權歸晉室望雖見寵待而內不自安求出爲征西將軍持節都督雍涼二州諸軍在任八年威化明肅進封順陽侯徵拜衛將軍武帝卽位封義陽王邑萬戶給兵二千人泰始三

晉記

卷十八列傳

四

年進位太尉七年薨年六十七望性儉而好聚斂身亡之後金帛盈溢以此獲譏四子奕洪整琳奕至黃門郎先望卒整亦早亡以奕子奇襲爵奇亦好蓄聚遣三部使商貨交廣爲有司所奏太康九年詔貶爲三縱亭侯更以章武王威爲望嗣威誅復奇爲棘陽王以嗣望

洪仕魏歷武原太守封襄賁男泰始初封河間王立十二年薨是爲平王二子威洪威嗣徙封章武其後威繼義陽王望更立混爲洪嗣混薨洛陽陷諸子皆沒於胡而少子滔初嗣新蔡王確後得南還與新蔡

太妃不協太興二年上疏以兄弟竝沒在遼東章武國絕宜還所生太妃訟之事下太常太常賀循議曰章武新蔡俱承一國不絕之統義不得替其本宗而先後旁親按滔旣已被命爲人後矣必須無復兄弟本國永絕然後得還所生今兄弟在遠不得言無道里雖阻復非絕域且鮮卑恭命信使不絕自宜詔下遼東依劉羣盧諶等例發遣令還繼嗣本封滔今未得便委離所後也元帝詔曰滔雖出養自有所生母新蔡太妃相待甚薄滔執意如此如其不聽終當紛紜更爲不可今順其所執遠襲章武滔薨子休嗣休

晉記

卷十八列傳

五

與彭城王雄俱奔蘇峻峻平休戰死弟珍年八歲以小弗坐咸和六年襲爵珍薨無嗣河間王欽以子範之繼薨子秀嗣義熙元初爲桂陽太守秀妻桓振之妹也振反秀不自安謀反伏誅國除威初嗣洪威寧三年徙封章武太康九年嗣封義陽威性凶暴詔附趙王倫倫將篡使威與黃門郎駱休逼帝奪璽綬倫以爲中書令倫誅惠帝呼威小字曰阿皮振吾指奪吾璽綬不可不殺遂誅威

整早卒有子邁武帝追封整於隨是爲穆王邁嗣太康九年以義陽之平林益邁爲隨郡王

林初封樂陵亭侯。泰始初，封東平王。邑三千九十七戶。入爲書，曲事楊駿，詠依法當死。東安公繇與林善，弗坐也。遷大鴻臚，加侍中。汝南王亮執政，遣林就國。王倫篡，召林爲衛將軍，倫誅免官，尋出爲平東將軍，都督徐州。鎮下邳，蕩陰之役，東海王越奔下邳，林不納。惠帝西遷，越率關東諸侯將迎車駕，林懼。長史王修說林以徐州讓越，自領兗州。惠帝遣使者劉虔，卽拜林爲兗州刺史。林在州，徵求不已，下不堪。命范陽王虓徙林都督青州。林不受命，虓遣將擊破之。走還國。帝還洛陽，林乃詣闕，永嘉初，改封竟陵王。

晉記

卷十八 列傳

六

東海王出牧豫州，畱世子毗及其黨何倫，伺察官省，林合衆襲倫，不克，奔竄獲免。洛陽陷，爲亂兵所殺。輔初爲野王太守，泰始初，封渤海王。邑五千三百七十九戶。二年之國，咸寧三年，徙封太原。太康五年薨，是爲成王。子宏立。元康中，徙封中邱王。三年薨，子鑠立。翼在魏爲虎賁中郎將，早卒。泰始初，以兄邕支子承爲嗣，封南宮縣王。承薨，子祐嗣。是魏西安男。泰始初，封下邳王。邑五千一百七十六戶。二年就國。是性孝友，虛謙。下士。九年，拜尙書，遷右

僕射。惠帝卽位，爲車騎將軍，加散騎常侍，尋守尙書令，遷司空。元康六年薨，是爲獻王。二子裒、裒早卒。裒有篤疾，別封良城縣王。以太原王輔三子韓爲嗣。早薨，子立。瑛在魏封固始子，泰始初，封太原王。邑五千四百九十六戶。二年就國。十年薨，諡曰烈王。子顯立，徙封河間，別有傳。

晉記

卷十八 列傳

七

爲哀王。哀王立五年，咸寧四年薨，又無子。太康二年，詔以太原烈王世子顯子訟爲緝後，封眞定縣侯。衡、魏、汝陽子，泰始初，封常山王。邑三千七百九十戶。二年薨，無子，以安平世子邕四子敦爲嗣。景、魏、樂安亭侯，泰始初，封沛王。邑三千四百戶。立十一年，咸寧元年薨，諡曰順王。子籍立。彭城穆王權，宣帝弟，魏東武城侯。植之子也。泰始初，封彭城王。邑二千九百戶。咸寧元年薨，子元王植立。增封萬五千戶。薨，子康王釋立。薨，子雄立，坐奔蘇峻，伏誅。更以釋子紘嗣。

紘初封唐邑縣公建興末元帝承制以紘繼高密王據雄之誅也紘入繼本宗有風疾性理不恆著杜門賦感康中拜光祿大夫領大宗師後疾甚或攻劫官寺乘車突入端門至太極殿前於是御史中丞車灌奏劾請免紘官下其國嚴加防錄成帝詔曰王以明德懋親居宗師之重宜敷道養德靜一其操而頃游行煩數冒履風塵宜令官屬已下各以職奉衛不得令王復有此勞內外職司各慎其局王可解常侍光祿宗師先所給車牛可錄取賜米布牀帳以養疾咸康八年薨二子元俊元嗣立薨子宏之立薨子邵立

晉記

卷十八 列傳

八

薨子崇之立薨子緝之立晉亡國除俊出嗣高密王略薨諡恭王子敬王純之立薨子恢之立晉亡國除高密文獻王泰彭城王權之弟也魏陽亭侯泰始初封隴西王出為兗州刺史遷安西將軍都督關中永熙初代石鑒為司空尋遷太尉守尚書令改封高密王邑萬戶元康九年薨追贈太傅泰性廉靜不近聲色雖為宰輔食大國之租服飾肴膳如布衣寒士任真簡率每朝會不識者不知其王公也事親恭謹居喪哀戚謙虛下物當時諸王惟泰及下邳王晃以節制見稱其餘莫得而竝焉泰四子越騰略模越別有

傳騰出後叔父弟略立

略字元簡孝敬下士有父風元康初侍愍懷於東宮出為青州刺史愍令劉根起兵東萊眾以萬數攻略於臨淄略不能距走保聊城懷帝即位遷都督荊州京兆流人王適與叟人郝洛聚眾數千屯冠軍略使參軍崔曠左司馬曹摅擊之將戰而曠不赴摅獨戰而死略復使部將韓松攻道適降加散騎常侍永嘉三年薨是為孝王子據立薨無子以彭城康王子紘嗣其後紘歸本宗立紘子俊以奉其祀

晉記

卷十八 列傳

九

騰初封東嬴公出為并州刺史惠帝討成都王六軍敗績騰與安北將軍王浚率眾討穎大破之穎懼挾帝歸洛陽進騰安北將軍永嘉初鎮鄴以迎駕功改封新蔡王羣盜公師藩汲桑攻鄴騰易之左右皆諫騰曰孤在并州七年胡圍城不能剋汲桑小賊何足憂也桑至騰不能守為所殺四子虞矯紹確虞有勇力騰之死也虞逐桑將李豐豐投水而死是日虞及矯紹鉅鹿太守崔曼車騎長史羊桓從事中郎蔡克等又為豐餘黨所殺及諸名家流移依鄴者死亡並盡初鄴中府庫虛竭而騰資用甚饒性儉嗇無所振施臨急乃賜將士米數升帛各丈尺是以人不為用

遂致於禍事聞諡武哀王既而荀晞救鄴桑還平陽時盛夏屍壞不可復識騰及三子骸骨不獲庶子確立莊王確永嘉中鎮許昌爲石勒所殺無子初以章武王湛子滔奉其祀後復以汝南威王祐子弼爲確後太興元年薨無子以弼弟邈嗣薨子晃立桓溫廢武陵王晃晃爲庶人徙衡陽孝武帝立晃弟崇繼邈後爲奴所弑子惠立晉亡國除

模字元表少好學初封平昌公成都王穎奔長安東海王以模爲北中郎將鎮鄴永興初成都故帳下督公師藩樓權郝昌等攻鄴廣平太守丁邵率衆救模

晉記

卷十八 列傳

十

藩等散走遷鎮東大將軍鎮許昌進爵南陽王永嘉初代河間王鎮關中當是時關中荒饑百姓相噉加以疾癘盜賊公行模力不能制乃鑄銅人鐘鼎爲斧器以易穀東海王表徵爲司空模謀臣淳于定說模曰關中天府之國霸王之地也今以不能綏撫而還旣失聲望於天下且兄弟唱起大事而竝在朝廷彊則有專權之罪弱則受制於人非公之利也模遂不就徵表遣世子保爲西中郎將鎮上邽秦州刺史裴苞距之模使都尉陳安率衆攻苞苞奔安定太守賈疋以郡迎苞模使謝班伐疋疋退奔盧水洛陽陷模

遣牙門趙染戍蒲坂染求馮翊太守不得怒降劉聰與聰子粲攻長安淳于定距之爲染所敗士衆離叛軍祭酒韋輔勸模出降染箕踞褻數模罪送粲殺之子保立保初拜南陽國世子模遇害保在上邽其後賈疋死裴苞爲張軌所殺保全有秦州之地自號大司馬承制置百官愍帝卽位拜右丞相加侍中都督陝西諸軍事愍帝蒙塵保自稱晉王模之敗也將張春等疾之譖安有異志輒伏刺客以刺安安被創馳還隴城時上邽大饑士衆窘困張春奉保之南

晉記

卷十八 列傳

十一

安陳安遂自號秦州刺史稱藩於漢春復奉保奔桑城將投張寔寔使兵迎保實禦之也是歲薨年二十七保體質豐偉嘗自稱重八百斤喜睡痿疾不能御婦人無子張春立宗室司馬瞻奉保後陳安率兵攻春春走瞻降於安安奉保喪以天子禮葬於上邽范陽康王綏彭城王權之季弟也初爲諫議大夫泰始初受封在位十五年咸寧五年薨子墟立墟少好學清辨能言論持節都督豫州諸軍鎮許昌河間王顥表立成緒王穎爲太弟爲王浚所破挾天子還洛陽於是墟先率衆自許屯於滎陽會惠帝西

遷越與平昌公模長史馮嵩等刑白馬歃血而盟推東海王越為盟主越以驃騎將軍都督河北諸軍領豫州刺史劉喬不受命乘虛破許越自拔渡河王浚表越領冀州越復濟河破喬河間王聞喬敗斬張方傳首於越越與越西迎帝而顯出奔遂奉天子還都拜越為司徒永興三年暴疾薨年三十七無子養模子黎為嗣黎隨模就國於長安遇害

濟南惠王遜宣帝弟魏鴻臚丞恂之子也仕魏封祝阿伯泰始初封濟南王二年薨二子耽緝耽嗣咸寧三年徙為中山王薨無子緝為建威將軍與成都將

晉記

卷十八

列傳

十一

石熙等率眾距王浚沒於陣國除

遂會孫勳年十餘歲建興末長安陷劉曜將令狐泥養為子及壯便弓馬能左右射咸和六年自關右還召見叙世系曰濟南王遜之曾孫略陽太守璿之子也遂拜謁者僕射以勇聞庾翼鎮襄陽表為梁州刺史屯西城石虎死中原大亂雍州諸豪帥馳告勳勳率眾出駱谷壁於懸鉤去長安二百里遣部將劉煥攻長安拔賀城於是關中皆殺守令以應勳勳以兵少復還涼州永和中華張琚據隴東遣使招勳勳復入長安京兆人杜洪說勳曰不殺張琚關中非國家有

也勳亦忌琚兵彊乃遷琚於坐殺之琚弟走池陽合眾攻勳勳頻戰不利請和歸梁州桓溫伐秦使勳出子午道苻雄敗之退屯於女媧堡遷征虜將軍領西戎校尉監關中軍事賜爵通吉亭侯勳為政暴酷在州常懷據蜀之志憚益州刺史周撫未發也撫卒遂擁眾入劍閣別駕雍端司馬隗粹並切諫勳皆殺之自號梁益二州牧成都王桓溫使朱序討勳勳兵潰為序所獲及息龍子送溫溫並斬之傳首京師譙剛王遜宣帝弟魏中郎進之子也仕魏封涇陽男泰始初封譙王邑四千四百戶二年薨二子隨承定

晉記

卷十八

列傳

十二

王隨立薨子遠立沒於石勒元帝以承嗣遜承別見忠義傳承卒子烈王無忌嗣卒子敬王恬嗣卒子忠王尚之嗣尚之死更以尚之弟休之之子文思為譙郡王

高陽王睦譙王遜之弟也魏安平亭侯泰始初王中山邑五千二百戶睦自表乞依六夢祀臯陶鄒杞祀相立廟事下太常博士祭酒劉熹議曰禮記王制諸侯五廟二昭二穆與太祖而五是則立始祖之廟謂嫡統承重一人得立耳假令支弟並為諸侯始封之君不得立廟也今睦非為正統若立祖廟中山不得

竝也。後世中山乃得為睦立廟為後世子孫之始祖耳。詔曰：禮文不明，此制度大事，宜更詳審。可下禮官博議。乃處當之。咸寧三年，睦遣使募徙國內八縣受通逃私占，及變易姓名，詐冒復除者七百餘戶。冀州刺史杜友奏睦招誘逋亡，不宜君國。有司奏事在赦前，應原詔曰：中山王所行，何乃至此？覽奏甚用憮然。廣樹親戚將以上輔王室，下惠百姓也。豈徒榮崇其身，而使民踰典憲乎？此事當大論得失，正臧否所在耳。苟不宜君國，何論於赦令之間邪？其貶睦為縣侯，乃封丹水縣侯。太康初，滅吳，大赦天下，詔復爵，有司奏封江陽王。武帝曰：睦退靜思愆，改修其德，令有爵土，不但以赦江陽險遠，其以高陽郡主為高陽王。康元年為宗正，薨於位。世子蔚早卒，孫毅立。永嘉中沒於石勒。隆安元年，詔以譙敬王恬次子恢之子文深繼毅後，立五年薨，無嗣，復以高密王純之子法蓮繼之。晉亡國除。

任城景王陵宣帝弟，魏安城亭侯通之子也。初拜議郎。泰始元年，封北海王，邑四千七百戶。三年，改封任城之國。咸寧五年薨，子濟立。隨東海王司馬為石勒所殺。二子沒焉，有二弟順、斌。

晉記

卷十八 列傳

五

順初封習陽亭侯。武帝受禪，順歎曰：事乖唐虞而假為禪名，遂悲泣。山是被黜，徒武威姑臧縣，守志不移而卒。

西河鄉土斌，魏中郎。泰始初，封陳王，邑千七百一十戶。三年，改封西河。咸寧四年薨，子隱立。薨，子晉立。

宣帝六王列傳

平原王幹 汝南王亮 琅邪王伉

清惠亭侯京 扶風王駿 梁王彤

宣帝九男：穆、張、皇后、生、景帝、文帝、平原王幹、伏夫人生汝南文成王亮、琅邪王伉、清惠亭侯京、扶風王駿。

晉記

卷十八 列傳

王駿、張夫人生梁王彤。柏夫人生趙王倫。倫別有傳。平原王幹，字子良，少以公子在魏，封安陽亭侯。五等建，自平陽鄉侯改封定陶伯。晉興，封平原王，邑萬一千三百戶。咸寧初，遣諸王就國。幹以風疾，特詔爾京師。太康末，拜光祿大夫，加侍中。惠帝即位，進左光祿。劍履上殿，入朝不趨。幹雖王，大國不事其務，秩奉布帛，皆露積腐爛。陰雨，則出犢車而內露車，或問其故，曰：露者宜內也。朝士造之，通姓名，必令立車馬於門外。或終夕不見，時與人接，亦恂恂焉。初，無闕失，前後愛姬死，既斂，輒不釘棺，置空室中，數日一發視，或

行淫穢須尸壞乃瘞齊王之平趙也宗室朝士皆以
牛酒勞罔幹獨懷百錢見罔出之曰趙王亂逆汝能
義舉是汝之功今以百錢賀汝雖然大勢難居也子
其慎哉罔既秉政幹詣之罔出迎拜幹入踞其牀不
命罔坐語之曰汝勿效白女兒其意指倫也罔死幹
哭之慟謂左右曰宗室日衰惟若最可而復殺之從
今始矣東海王至洛陽往視幹幹閉門不通越駐車
良久幹乃使人謝遣而自於門閒闕之當時莫能測
其意或謂之有疾或以爲晦跡焉永嘉五年薨年八
十二子世子廣早卒次子永太熙中封安德縣公洛

晉記

卷十八
列傳

六

陽陷合門湮滅

汝南王亮字子翼宣帝第四子也仕魏爲散騎侍郎
封萬歲亭侯拜東中郎將進封廣陽鄉侯五等建改
封祁陽伯泰始初封扶風郡王邑萬戶置騎司馬增
參軍掾屬持節都督關中雍涼諸軍事會秦州刺史
胡烈爲戎所殺亮使將軍劉旂騎督敬琰赴救不進
坐貶爲平西將軍旂當斬亮與軍司曹罔上言節度
之咎由亮乞旂旂死詔曰高平困急計城中及旂足
以相拔就不能徑至尙當深進今奔突有投而坐視
覆敗故加旂大戮今若罪不在旂當有所在有司又

奏免亮官削爵土詔惟免官頃之拜撫軍將軍尋加
侍中之服歲寧初以扶風池陽四千一百戶爲太妃
伏氏湯沐邑置家令丞僕後改食南郡枝江太妃嘗
有小疾祿於洛水亮兄弟三人侍從並持節鼓吹震
耀洛水之濱武帝登陵雲臺望見曰富貴哉伏妃其
年進號衛將軍加侍中當是時宗室殷盛無統攝乃
以亮爲宗師使訓導觀察有不遵法度小者正以義
方大則隨事聞奏三年徙封汝南出爲鎮南大將軍
都督豫州諸軍事開府假節之國給追鋒車阜輪犢
車錢五十萬頃之徵亮爲侍中撫軍大將軍領後軍

晉記

卷十八
列傳

七

將軍統冠軍步兵射聲長水等營給兵五百人騎百
匹遷太尉錄尙書事領太子太傅永熙元年武帝寢
疾爲楊駿所排以侍中大司馬假黃鉞大都督督豫
州諸軍事出鎮許昌加軒縣之樂六佾之舞封子義
爲西陽公未發而帝大漸詔留亮委以後事楊駿聞
之從中書監華廙索詔視之遂不還帝崩亮懼駿疑
已辭疾不入於大司馬門外叙哀表求過葬駿欲攻
亮亮知之問計於廷尉何勗勗曰今朝廷皆歸心於
公公何不討入而懼爲人所討邪或說亮率所領入
廢駿亮不能用夜馳赴許昌得免駿誅詔曰大司馬

汝南王亮體道沖粹通識政理宣翼之績顯於本朝
二南之風流於方夏將憑遠猷以康王化其以亮爲
太宰錄尚書事入朝不趨劍履上殿增掾屬十人給
千兵百騎與太保衛瓘對掌朝政亮論賞誅駿功過
善欲以荷悅衆心由是失望於天下楚王瑋有功而
好立威亮憚之欲奪其兵權瑋憾甚乃承賈后旨誣
亮確有廢立之謀矯詔遣長史公孫宏與積弩將軍
李肇夜以兵圍第帳下督李龍白變請距之亮不聽
俄楚兵登牆而呼亮驚曰吾無二心何至於此詔書
其可見乎宏等不許促兵攻之長史劉準謂亮曰觀

晉記

卷十八
五列傳

六

此必是姦謀府中俊又如林猶可盡力距戰又弗聽
遂爲肇所執歎曰我之忠心可破示天下何枉殺不
辜是時大熱兵士坐亮於車下時人憐之爲之交扇
及日中無敢害者瑋出令曰能斬亮者賞布千匹遂
爲亂兵所殺投於北門之壁瑋誅復亮爵位給東園
溫明祕器朝服一襲錢三百萬喪葬之禮如安平獻
王故事諡文成亮五子粹矩業宗熙粹早卒矩拜世
子與父同被害追諡懷王子祐立是爲威王永安中
從惠帝北征帝遷長安祐反國永嘉末渡江爲鎮軍
將軍太寧中進號衛將軍咸和元年薨贈侍中特進

子恭王統立坐南頓王宗被廢後成帝哀亮一門殄
絕詔統復封薨子義立薨子遵之立義熙初梁州刺
史劉稚謀反推遵之爲主事泄服誅弟楷之子蓮扶
立晉亡國除

業初封西陽公亮之被害也業年八歲鎮南將軍裴
楷竊之以逃一夜入徙得免元康初進封郡王永嘉
中隨東海王越東出鄆城遂南渡江元帝卽位進位
侍中太保以屬尊元會特爲設牀太興初領大宗師
加羽葆斧鉞班劍六十人進位太宰明帝卽位以業
宗室元老特爲之拜帝寢疾與王導同受顧命輔成

晉記

卷十八
五列傳

九

帝詔業依安平獻王故事設牀帳於殿上帝親迎拜
咸和初坐弟南頓王宗免官降封弋陽縣王蘇峻反
業詣峻稱功德峻矯詔復其爵位峻平賜死世子播
播弟充及息崧竝伏誅國除咸康初以業孫珉爲奉
車都尉奉朝請
宗元康中封南頓縣公以擊劉喬進封王增邑至萬
戶與兄業俱渡江拜撫軍將軍明帝時轉左衛將軍
典禁兵宗性輕俠庾亮惡之咸和初御史中丞鍾雅
劾宗謀反庾亮使右衛將軍趙允收之宗以兵距戰
爲允所殺貶其族爲馬氏徙妻子於晉安三子綽超

演廢爲庶人咸康中復其屬籍以綽爲奉車都尉奉朝請

熙封汝陽王永嘉末沒於石勒

琅邪武王仙字子將正始初封南安亭侯起家爲寧朔將軍監守鄴城進封東武鄉侯拜右將軍兗州刺史五等建封南皮伯晉興封東莞郡王邑萬六百戶始置二卿特詔諸王自選令長仙表讓不許入爲尙書右僕射山爲鎮東大將軍代衛瓘鎮下邳仙鎮御有方得將士死力吳人憚之改封琅邪王以東莞益其國太康元年伐吳仙率衆數萬出涂中孫皓送璽

晉記

卷十八列傳

三

綬詣仙請降詔曰琅邪王仙督率所統連據涂中使賊不得相救又使琅邪相劉宏等進軍逼江賊震懼遣使奉僞璽綬又使長史王恆率諸軍渡江破賊邊守獲督蔡機斬首降附五六萬計諸葛靚孫奕等皆歸命請死功勳茂著其封子二人爲亭侯各三千戶賜絹六千匹并督青州諸軍加侍中之服進拜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仙既戚屬尊重加有大勳而克己恭儉無矜滿之色寮吏盡力百姓懷化疾篤賜牀帳衣服錢帛杭梁等物遣侍中問焉太康四年薨年五十七臨終表求葬母太妃陵次并乞分國封四子帝

許之恭王觀嗣立封次子澹爲武陵王繇爲東安王濯爲淮陵王觀字思祖太熙元年薨年三十五子睿立是爲元帝中興初以皇子哀爲琅邪王奉恭王祀哀薨更以子煥爲琅邪王其日薨復以子昱爲琅邪王咸和初昱徙封會稽成帝封子岳爲琅邪王康帝卽位封成帝子丕爲琅邪王哀帝卽位以弟奕爲琅邪王奕卽帝位以會稽王昱攝行琅邪國祀簡文帝卽位琅邪王無祀帝臨崩封少子道子爲琅邪王道子後王會稽孝武以子德文爲琅邪王恭帝卽位琅邪國除

晉記

卷十八列傳

三

澹初封東武公邑五千二百戶性忌害弟繇有令名澹惡之譖之於汝南王澹妻郭氏賈后內妹也恃后無禮於諸葛太妃齊王秉政太妃表澹不孝由是澹與妻子徙遼東其子禧年五歲不肯隨去曰當爲父求還無爲俱徙也及太妃薨繇被害然後得還改封武陵王永嘉末爲石勒所殺子詰立薨無子元帝立子晞爲武陵王奉澹祀
繇初封東安公美鬚博學多才武王愛之賈后殺楊駿繇屯雲龍門兼統諸軍以功進封郡王邑二萬戶是日誅賞三百餘人皆自繇出澹因以繇擅誅賞

譚於汝南王遂免官以公就第又坐有悖言廢徙帶方永康中徵繇復封拜宗正卿惠帝討成都王繇遭母喪在鄴勸繇解兵出降及王師敗績繇乃殺繇後以琅邪恭王子渾爲東安王奉繇祀尋薨國除

淮陵元王湛初封廣陵公食邑二千九百戶趙王倫之篡也湛與左衛將軍王興攻殺孫秀因廢倫以功進封淮陵王薨子貞王融立薨無子安帝時立武陵威王孫蘊爲淮陵王以奉元王之祀薨又無子以臨川王寶子安之爲嗣晉亡國除

清惠亭侯京魏末以公子賜爵年二十四薨以文帝

晉記

卷十八 列傳

三

子機爲嗣泰始元年封燕王邑六千六百六十三戶就國咸寧初徵爲步兵校尉以漁陽郡益其國加侍中之服後增至三萬戶薨無子齊王罔表以子幾嗣罔死國除

扶風武王駿字子臧年五六歲能書疏諷誦經籍魏景初中封平陽亭侯魏主芳立駿年八歲爲散騎常侍侍講咸熙初徙封東牟侯泰始初進封汝陰王邑萬戶以鎮西大將軍代汝南王亮鎮關中加袞冕侍中之服駿勸督農桑與士卒分役已及寮佐并將帥兵士人限田十畝具以表聞詔普下州縣使各務農

事咸寧初羌虜樹機能叛遣衆討之斬三千餘級詔駿遣七千人代涼州守兵而樹機能等欲先劫佃兵駿知之使平虜護軍文俟督涼秦雍諸軍各進屯機能乃遣所領二十部及彈劾面縛軍門各遣入質子其年入朝徙封扶風王以氏戶在國界者增封給羽葆鼓吹駿性至孝母伏太妃隨兄亮在官駿常涕泣思慕間有疾輒憂懼不食齊王攸出鎮駿表諫懇懇帝弗聽尋薨追贈大司馬西土聞其薨也泣者盈路百姓爲之立碑長者見碑無不下拜其遺愛如此有子十人暢最知名暢嗣改封順陽王永嘉末劉聰

晉記

卷十八 列傳

三

入洛不知所終

新野莊王歆字宏舒武王旣薨暢請推恩分國封歆武帝詔封歆新野縣公邑千八百戶儀比縣王歆雖少貴而立身甚謹母臧太妃薨居喪過禮以孝聞趙王倫篡拜南中郎將齊王舉義兵移檄天下歆不知所從嬖人王綏曰趙王叔父也而彊齊王從子也而弱宜從趙參軍孫洵曰不然趙王凶逆天下共討之大義所在何親疏彊弱之有歆乃使洵詣罔迎執其手曰使我得成大節者新野公也罔入洛歆率所領前導以勳進封新野郡王邑二萬戶出爲鎮南大

將軍都督荊州。歆爲政嚴刻。諸蠻竝怨。張昌作亂於江夏。歆表討之。當是時。長沙王執政。與成都王有隙。疑歆與穎連謀。不聽歆出兵。昌衆日盛。孫洵謂歆曰。古人有言。一日縱敵。數世之患也。公荷藩屏之任。居推轂之重。拜表輒行。何不可者。見草不除。而曰。吾將借東魯之削。恐姦凶。颺起。公亦未得高枕而臥也。歆將出軍。王綏曰。張昌小寇耳。偏裨自足制之。公無煩違帝命而親矢石也。乃止。昌至樊城。歆始出距之。衆潰。爲昌所殺。無子。以兄子劭爲後。永嘉末。沒於石勒。梁孝王彤。初以公子封平樂亭侯。進封開平子。泰始

晉記

卷十八
五列傳

五

初。王梁。邑五千三百五十八戶。遷北中郎將。督鄴城。咸寧中。復以陳國汝陽南頓增封爲次國。元康初。轉征西將軍。都督關中。領護西戎校尉。徵爲衛將軍。錄尚書事。久之。復出鎮關中。屯好時。督建威將軍周處。振威將軍盧播。擊氏齊萬年於六陌。彤素與處有隙。促使進軍。而絕其後。處力戰而死。朝廷尤之。徵還。錄尚書事。彤嘗大會酒酣。謂參軍王銍曰。我在長安。有何不善。而衆皆嗷嗷。邪。因指單衣補襠。以爲清銍曰。朝野望公舉薦賢才。使不仁者遠。而位居公輔。以衣補襠。以此爲清。無足稱也。彤有慚色。趙王倫廢賈后。

晉記

卷十八
五列傳

五

以彤爲太宰。守尚書令。增封二萬戶。時有星變。占曰。不利上相。孫秀懼。倫當之。乃省司徒。爲丞相。以授彤。冀以應變。或曰。彤無權無益也。彤亦固讓不受。倫篡以彤爲阿衡。給虎賁百人。倫誅詔。以彤爲太宰。領司徒。代高密王泰爲宗師。太安元年。薨。博士陳雷蔡克議諡曰。彤位爲宰相。責深任重。屬尊親近。且爲宗師。朝所仰望。下所具瞻。而臨大節。無不可奪之志。愍懷之廢。不聞一言。淮南之難。不能輔義。趙王倫篡逆。不能引身去朝。宋有蕩氏之亂。華元自以不能居官。曰。君臣之訓。我所司也。公室卑而不正。吾罪大矣。夫以區區之宋。猶有不素飭之臣。而况帝王之朝。有苟容之相。此而不貶。法將何施。謹按諡法。不勤成名曰靈。彤見義不爲。不可謂勤。宜諡曰靈。梁常侍孫霖等訟之。臺乃下符曰。賈氏專權。趙王倫篡逆。皆力制朝野。形勢不得去。而責其不能引身去朝。義何所據。克重議曰。彤爲宗室臣。而國亂不能匡。主顛不能扶。非所以爲相也。故春秋譏華元樂舉。謂之不臣。且賈氏之酷烈。不甚於呂后。而王陵猶得杜門。趙王倫之無道。不甚於殷紂。而微子猶得去之。近者太尉陳準。異姓之臣也。加其弟微有射鉤之隙。亦得托疾辭位。不涉

僞朝何至於彤親倫之兄而不得去乎趙盾入諫不從出亡不遠猶不免於責况彤不能去位北面事僞主乎宜如前議加其貶責以廣爲臣之節明事君之道朝廷從之彤故吏追訴不已乃改曰孝彤無子以武陵王澹子禧爲後是爲懷王沒於石勒元帝以西陽王羨子悝爲彤嗣早薨是爲殤王既而懷王子翹白石氏歸國得立是爲聲王薨無子詔以武陵威王子璿爲翹嗣與父晞俱廢徙新安薨太元中復國子穌立薨子珍之立桓元篡國臣孔璞奉珍之奔壽陽義旗初乃歸劉裕伐秦請爲諮議參軍爲裕所殺國

齊記

卷十八

列傳

五

晉記卷十八終

晉記卷十九

列傳

蕭山郭倫撰

文帝六王列傳

齊王攸 城陽王非 遼東王定國

廣漢王廣德 樂安王鑒 樂平王延祚

文帝九男文明王皇后生武帝齊獻王攸城陽哀王

兆遼東悼惠王定國廣漢殤王廣德其樂安平王鑒

燕王機皇子永祚樂平王延祚不知母氏機嗣清惠

亭侯永祚早亡無傳

齊獻王攸字大猷武帝同母弟也少而岐嶷及長親

晉記

卷十九

列傳

一

賢好施能屬文善尺牘才望出武帝之右景帝無子宣帝器攸命爲嗣從擊王凌封長樂亭侯景帝崩攸年十歲哀動左右襲封武陽侯奉景獻羊后於別第以孝聞五等建改封安昌侯遷衛將軍居文帝之喪哀毀過禮杖而後起左右以稻米乾飯雜理中九進之攸泣而不受太后自往勉諭常遣人逼進飲食司馬稽喜又諫曰毀不減性聖人之教也躬自進食攸不得已爲之強飯喜退攸謂左右曰稽司馬將令我不忘居喪之節得存區區之身耳泰始初封齊王當是時朝廷草創攸總統軍事內外翕然國相上長吏

缺典書令攸曰。忝受恩禮。不稱惟憂。至於官人叙才。皆朝廷之事。非國所宜裁也。其令自上請。王家人衣食。皆出御府。攸表國租。秩足供。無煩費天帑。武帝不許。攸雖未就國。文武官屬。以至士卒。皆分給租賦。其疾病死喪。賜與之。時有水旱。國內百姓加振貸。須年豐乃責。又十減其二。國內賴之。遷驃騎將軍。開府辟召。既而驃騎當罷。營兵士數千人。戀攸恩德。不肯去。遮訴京兆主。主言於帝。帝乃還攸兵。轉鎮軍大將軍。行太子少傅。數年。拜太子太傅。獻箴於太子曰。伊昔上皇建國立君。仰觀天文。俯察地理。創業恢道。以

晉記

卷十九 列傳

二

安人承祀。祚隆統重。故援立太子。尊以宏道。固以貳己儲德。既立。邦有所恃。夫親仁者功成。邇佞者國傾。故保相之材。必擇賢明。昔在周成。旦奭作傅。外以明德自輔。內以親親立國。德以義濟。親則自然。羸廢公族。其崩如山。劉建子弟。漢祚永傳。楚以無極。作亂宋以伊戾。興難。張禹佞給。卒危強漢。輔弼不忠。禍及乃躬。匪徒乃躬。乃喪乃邦。無曰父子不問。昔有江充。無曰至親匪貳。或容潘崇。諛言亂真。譖潤離親。驪姬之讒。晉侯疑申。固親以道。勿固以恩。脩身以敬。勿託以尊。自損者有餘。自益者彌昏。庶事不可以不恤。大本

不可以不敦。見亡戒危。視安思存。冢子司義。敢告在關。咸寧二年。代賈充爲司空。初。攸獲愛於文帝。帝撫牀呼其小字曰。此桃符座也。幾爲太子者數矣。及文帝寢疾。慮攸不安。爲世祖敘漢淮南魏陳思故事。而泣臨崩。執攸手。以授帝。先是。太后有疾。既瘳。帝與攸奉觴上壽。攸以太后前疾危篤。因獻歔流涕。帝有愧色。太后臨崩。亦流涕謂帝曰。桃符性急。而汝爲兄不慈。我若遂不起。恐不能相容。故以是屬汝。及帝晚年。諸子竝弱。而太子不令。朝臣內外。皆屬意於攸。中書監荀勗。侍中馮統。諂諛。攸素疾之。統勗不樂攸在京。

晉記

卷十九 列傳

三

師欲遣就國。而難其端。一日。帝晏坐。統勗侍。勗從容謂帝曰。陛下萬歲之後。太子不得立矣。帝曰。何也。勗曰。百僚內外。皆歸心於齊王太子焉。得立乎。陛下試詔齊王之國。必舉朝以爲不可。統曰。陛下遣諸侯之國。成五等之制。宜先從親始。親莫若齊王。亦非示疎薄於天下也。帝領之。太康三年。乃下詔曰。古者九命作伯。或入毗朝政。或出御方嶽。周之呂望。五侯九伯。實得征之。侍中司空齊王攸。明德清暢。忠允篤誠。以母弟之親。受台輔之任。佐命立勳。劬勞王室。宜登顯位。以稱具瞻。其以爲大司馬。都督青州諸軍事。侍中

晉記

卷十九

列傳

四

如故假節將本營千人增鼓吹一部官騎滿二十人置騎司馬五人餘主者詳案舊制施行攸不悅由是朝臣內外皆抗疏請留齊王帝益信勗言弗聽明年策攸曰於戲惟命不于常天既遷有魏之祚我有晉既受順天明命光建羣后越造王國於東土錫茲青社用藩翼我邦家茂哉無怠以永保宗廟又詔下太常議崇錫之物以濟南郡益齊國又以攸子寔爲北海王於是備物典策設軒懸之樂六佾之舞黃鉞朝車乘輿之副從焉攸知勗統構已感憤發病乞守先后陵不許帝遣御醫診視諸醫希旨皆言無疾疾益甚猶催上道遂力疾入辭攸素持容儀尙是整厲舉止如常帝益疑無疾辭出信宿歐血而薨年三十六帝哭之慟馮統侍側口齊王名過其實天下附之今自薨隕社稷之福也陛下何爲者帝收淚而止詔喪禮依安平獻王故事配饗太廟攸爲人虛謙好禮鮮有過舉就人借書必手刊其誤然後反之加性至孝有觸其諱者輒泣然流涕雖武帝亦敬憚之每同處必擇言而後發四子罔襲贊寔寔出繼遼東王定國太康初徙封東萊王罔起義兵趙王倫收襲及其弟寔繫廷尉當誅倫太子中庶子祖納疏諫會孫秀

晉記

卷十九

列傳

五

死得免罔秉政加大將軍領後軍侍中特進增邑滿二萬戶又求開府罔曰武帝子吳豫章尙未開府且待之寔怒與左衛王興密謀廢罔事覺免爲庶人徙上庸後封微陽侯永寧初上庸內史陳鍾承罔旨害寔罔死詔誅鍾改葬寔以王禮贊繼廣漢殤王廣德年六歲太康元年薨諡沖王寔初封長樂亭侯贊之薨也獻王復以寔嗣殤王改封北海永寧初爲平東將軍鎮許昌尋督豫州增邑滿二萬戶洛陽陷不知所終武帝之出齊王非放逐也舉朝斷斷然而王亦遂乞守陵過矣夫處嫌疑之地而克令終者其惟聖哲乎詩曰讒人罔極交亂四國又曰君子信讒如或酬之君子而不信讒也則何亡國敗家之有城陽哀王兆字千秋年十歲而卒泰始初詔曰亡弟千秋少聰慧有夙成之質不幸早亡先帝先后特所哀愍先后欲紹立其後而竟未遂每追遺意情懷感傷其以皇子景度爲千秋後雖非典禮亦近世之所行且以述先后本旨也於是追加封諡景度泰始六年薨復以第五子憲繼哀王薨又以第六子祗爲東海王繼哀王後薨咸寧初封第十三子遵爲清河王

繼兆後

遼東悼惠王定國年三歲薨咸寧初追加封諡齊王攸以子裝為嗣裝薨子遵嗣

廣漢王廣德年二歲薨咸寧初追加封諡齊王攸以子贊紹封贊薨又以子寔嗣

樂安平王鑒初封臨泗亭侯泰始初封樂安王咸寧中以齊之梁鄒益封就國服侍中之服元康七年薨

子蕸王籍立薨無子齊王罔以子冰紹鑒後以濟陰萬一千二百十九戶為廣陽國立冰為廣陽王罔死

國除

晉記

卷十九

列傳

六

樂平王延祚少有篤疾不任封爵太康初詔曰弟祚早孤無識情所哀愍幼得危疾日冀其差今遂廢癰無復後望意甚傷之其封為樂平王使有名號以慰吾心尋薨無子

武帝十二王列傳

毗陵王軌 秦王東 城陽王景 東海王祗

始平王裕 淮南王允 代王演 新都王該

汝陰王謨 渤海王恢 清河王遐 吳王晏

武皇帝二十六男楊元后生毗陵悼王軌惠帝泰獻王東審美人生城陽懷王景楚隱王瑋長沙厲王乂

徐才人生城陽殤王憲賈才人生東海沖王祗趙才

人生始平哀王裕趙美人生代哀王演李夫人生淮南忠壯王允吳孝王晏嚴保林生新都懷王該陳美

人生清河康王遐諸姬生汝陰哀王謨程才人生成都王穎王才人生懷帝楊悼后生渤海殤王恢餘八

子不顯無封國贈諡故靡得而紀焉毗陵悼王軌年二歲夭太康十年追封諡以楚王瑋

子義嗣

秦獻王東字宏度泰始六年封汝南王咸寧初徙封南陽東性沈敏有大度武帝嘗幸宣武場以三十六

晉記

卷十九

列傳

七

軍兵簿使料校之東一省能擿脫謬於諸子中尤見寵愛居齊獻王故府太康十年徙封秦時諸王封中土者皆五萬戶東以太子同母弟加邑至八萬戶與楚淮南俱之國惠帝即位來朝拜驃騎將軍加侍中錄尚書事進大將軍畱輔朝政時方殺楊駿東痛舅氏覆滅憂危不自得請還藩許之元康元年薨年三十朝野惜之無子以淮南王允子郁嗣與允俱被害太安元年追諡曰悼又以吳王晏子鄴嗣懷帝崩鄴入承大統國絕

城陽懷王景出繼叔父城陽哀王北泰始五年受封

六年薨

東海沖王祗泰始九年封其年薨年三歲

始平哀王裕咸寧三年受封其年薨年七歲以淮南王允子迪嗣太康十年改封漢為趙王倫所殺

淮南忠壯王允字欽度武帝第十一子也咸寧三年拜濮陽王太康十年徙封淮南之國元康九年入朝初愍懷之廢議者將立允為太弟會趙王倫廢賈后詔遂以允為驃騎將軍侍中領中護軍允性沈毅宿衛將士皆敬憚之倫既有逆志允知之稱疾不朝陰養死士謀誅倫倫忌之轉為太尉外示優崇實奪其

晉記

兵也允稱疾不拜倫使御史逼允收官屬以下劾以大逆允恚甚視詔乃孫秀手書也大怒收御史將斬之御史走免斬其令史二人厲色謂左右曰趙王欲破我家遂率國兵及帳下七百人直出大呼曰趙王反我將攻之佐淮南王者左袒於是歸之者甚眾允將赴宮尙書左丞王與閉東掖門允不得入遂圍相府允所將兵皆淮南奇才劍客也倉卒間倫兵死者千餘人太子左率陳徽勒東宮兵鼓譟於內以應允結陣承華門弓弩齊發射倫飛矢雨下主書司馬哇祕以身蔽倫箭中其背而死倫官屬皆隱樹而立每

卷十九 列傳

八

樹輒中數百箭自辰至未微兄淮時為中書令遣麾

騶虞幡以解圍倫子虔為侍中在門下省密要壯士

道司馬督護伏允領騎四百從宮中出舉空版詐言

有詔助淮南王允開陣納允下車受詔為允所殺年

二十九初倫兵敗皆相傳曰擒趙王矣百姓大悅既

而聞允死莫不歎息允三子皆遇害坐允夷滅者數

千人倫誅齊王罔上理允以息超繼允後有詔改葬

加殊禮追贈司徒罔死超被幽金墉城更以吳王子

祥為嗣後為劉聰所殺

代哀王演太康十年受封少有廢疾不之國常止於

晉記

卷十九 列傳

九

宮中薨無子以成都王子廓為嗣改封中都後與穎俱死

新都王該咸寧三年受封太康四年薨年十二無嗣

國除

汝陰哀王談太康七年薨年十一無嗣國除

渤海殤王恢太康五年薨年二歲追加封諡

清河康王遐字深度美容儀武帝愛之既受封出繼

叔父城陽哀王兆太康十年增封渤海郡遐長而懦

弱無所是非性好內不能接士大夫楚王瑋舉兵使

遐收衛瓘而瓘故吏榮晦遂盡殺瓘子孫遐不能禁

爲世所尤。永康元年，薨年二十八。四子：覃、簪、銓、端。覃嗣立。冲太孫薨，齊王固表曰：「臣聞天下大業，帝王神器，必建儲副以固洪基。今後宮未有孕育，而久虛天緒，非祖宗之遺志，社稷之長計也。」禮兄弟之子猶子，故漢成繼由定陶，而孝和紹自安帝。清河王覃神姿岐嶷，慧智夙成。康王正妃周氏所生，先帝衆庶之中，於今爲嫡。昔薄姬賢明，孝文承位，覃外祖恢，世載明德。覃宜奉宗廟之重，統無窮之祚，以寧四海。願顓之望，覃兄弟雖竝出，紹可簡令淑，還爲國允，不替其嗣。輒詔大將軍、頴及羣公、卿士咸同大願，請具禮儀，擇吉日拜迎，遂立覃爲皇太子。既而河間王顓表成都王穎爲皇太弟，廢覃復爲清河王。永嘉初，北軍中候任城呂雍等謀立覃爲太子，事覺，幽於金墉城。未幾遇害。年十四，葬以庶人禮。簪初封新蔡王，覃薨復封清河。銓初封上庸王，懷帝卽位，更封豫章王。二年立爲皇太子，洛陽陷，沒於劉聰。端初封廣川王，銓爲太子，轉封豫章，禮秩如皇子。當之國，會劉曜入寇，端東奔苟晞於蒙晞，立爲皇太子。七十日，爲石勒所滅。初，覃爲清河世子，所佩金鈴，欵生隱起如麻粟，祖母陳太妃以爲不祥，毀而粥之。占者曰：「金晉德，欵起如麻粟。」

晉記

卷十九

列傳

十

大興之祥也。毀而粥之，所以不終也。吳孝王晏，字平度，太康十年受封。食丹陽吳興并吳三郡，與淮南王允共討趙王允死，收付廷尉，貶爲賓徒。縣王後徙封代，倫誅詔復晏本封。晏爲人恭愿，才不及中人。於武帝諸子中最劣，又少有風疾，不能正視。後轉劇，不堪朝覲。洛陽陷，晏亦遇害。年三十一。愍帝卽位，追贈太保。晏四子：祥、鄴、固、衍。祥嗣淮南王允，鄴卽愍帝。固、濟南王，衍、濟陰王，皆沒於賊。

愍懷太子

晉記

卷十九

列傳

十一

武帝愛之，恒在左右。宮中嘗夜火，武帝登樓以望。太子時年五歲，率帝裙入閣中。帝問其故，太子曰：「暮夜倉卒，宜備非常，不宜令照見天子。」由是奇之。從帝觀於豕牢，太子曰：「豕甚肥，何不殺以享士？」而使久廢五穀。帝嘉其意，卽使烹豕，因撫其背曰：「兒當興我家。」常對羣臣稱太子似宣帝。由是令譽流於天下。時望氣者言：「廣陵有天子氣。」遂封爲廣陵王。邑五萬戶。以劉寔爲師，孟珩爲友，楊準、馮蓀爲文學。惠帝卽位，立爲皇太子。以何劭爲太師，王戎爲太傅，楊濟爲太保，裴楷爲少師，張華爲少傅，和嶠爲少保。元康元年出就

東宮詔曰。通尚幼蒙。今出東宮。惟當賴師傅羣賢之訓。其游處左右。宜得正人。使其周旋。能相長益者。於是使太保衛瓘。息庭。司空泰。息略。太子太傅楊濟。息恣。太子少師裴楷。息憲。太子太傅張華。息祿。尚書令華。廋。息恒。與太子游處。相輔導。及長。不好學。惟與左右嬉戲。不敬師傅。賈后素忌太子。有令譽。因此密勅黃門閹宦。媚諛於太子曰。殿下誠可及壯時爲樂。何爲恒自拘束。太子所幸。蔣美人生男。又言宜隆賞賜。多爲皇孫造玩弄之器。太子從之。或廢朝侍。恒在後園游戲。愛埤車小馬。使左右馳騎。斷鞅勒。墮地爲樂。

晉記

卷十九

六 列傳

十一

或有犯忤。卽手自捶擊。性拘小忌。不許繕壁修牆。正瓦動屋。於宮中爲市。使人屠酤。手揣斤兩。輕重不差。左右嘖嘖稱善。又令西園賣葵菜。籃子雞麵之屬。而收其利。東宮舊制。月請錢五十萬。備衆用。太子恒探取二月。以供嬖寵。洗馬江統陳五事以諫。其一曰。六行之義。以孝爲首。故太子以朝夕視君。膳爲職。文王之爲世子。可謂篤於事親者也。自頃聖體雖屢有疾患。而數闕朝侍。遠近觀聽。不能深知其故。以致疑惑。殿下若堪扶輿。則宜自力。其二曰。古之人君。雖有聰明之姿。獻詰之質。必須輔弼相導之功。故虞舜以五

臣典。周文以四友隆。成王之爲太子也。周召爲保傅。史佚昭文章。故能登崇大業。刑措不用。殿下天授逸才。聰鑒特達。宜諮詢保傅。訪逮侍臣。覲見賓客。令壅否之情。沛然交泰。則高朗之風。扇於前人。其三曰。古之聖王。莫不以儉爲德。故堯稱采椽茅茨。禹稱卑宮。惡服。漢文帝身衣弋綈。足履革舄。以身先物。政致太平。存爲明主。沒見宗祀。諸侯修之者。魯僖以躬儉節用。聲列雅頌。蚡冒以簞路藍縷。用張楚國。大夫修之者。文子相魯。妾不衣帛。晏嬰相齊。鹿裘不補。皆能匡君濟俗。興國隆家。庶人修之者。顏回以簞食瓢飲。揚

晉記

卷十九

六 列傳

十二

其仁聲。原憲以蓬戶繩樞。邁其清德。自古聖主明君。賢臣智士。懸名日月。永世不朽者。蓋儉之福也。及到末世。以奢失之者。罔不亡國喪宗。破家失身。以爲後戒。竊聞後園鑲飾金銀。刻磨犀象。畫室之巧。課試日精。夫以四海之廣。萬物之富。不足爲侈也。然上之所好。下必從之。故居上者。不可不慎其所好也。昔漢光武皇帝時。有獻千里馬及寶劍者。馬以駕鼓車。劍以賜騎士。世祖武皇帝。有上雉頭裘者。卽詔有司焚之。都街高世之主。不尚尤物。故能正天下之俗。刑四方之風。臣以畫室之功。可且減省。後園雜作。一皆罷遣。

優游道德則日新之美光於四海矣其四曰以天下而供一人百里而供諸侯莫有不贍者也士農工商四業不離交易而退以通有無者庶人之業也周禮三市且則百族豈則商賈夕則販夫販婦賈賤賣貴販鬻菜果收十百之盈以救旦夕之命此爲庶人之貧賤者也樊遲匹夫請學爲圃仲尼不答魯大夫臧文仲使妾織蒲又譏其不仁公儀相魯拔其園葵言食祿者不與庶民爭利也秦漢以來風俗漸薄公侯之尊莫不殖園圃之田而收市井之利漸染相放莫以爲恥律以古道誠可愧也今西園賣葵菜籃子雞

晉記

卷十九

列傳

十四

麵之屬虧敗國體貶損令問其五曰竊見禁土令不得繕修牆壁動正屋瓦以拘孿小忌而廢宏廓大道宜可蠲除於事爲宜太子不納中舍人杜錫以太子非賈后所生而后性兇暴深以爲憂每切諫太子怒使人以針著錫常所坐氈中而刺之又性素剛知賈謐恃后不能假借之謐至東宮或在後庭不出詹事裴權諫曰賈謐甚有寵於中宮而有不顧之色太子宜謙屈以防不虞況不禮焉若一旦交構大事去矣初賈后母郭槐欲以韓壽女爲太子妃太子亦欲婚韓氏以自固而壽妻賈午及后皆不聽爲聘王衍小

晉記

卷十九

列傳

十五

女惠風太子間衍長女美賈后爲謚聘之頗以爲言謚嘗與太子圍碁爭道成都王穎見而呵之謚意益不平因譖太子於賈后曰太子廣買田業多蓄私財以結小人者爲后故也密聞其言云皇后萬歲後吾當魚肉之非但如是若宮車晏駕依楊氏故事誅臣等而廢后於金墉如反手爾不如早爲之所后因使左右宣揚太子之短布諸遠近朝野咸知賈后有害太子意中護軍趙俊請太子廢后太子不聽元康九年六月有桑生於宮西廂日長尺餘數日而枯十二月賈后將廢太子詐稱上不和呼太子入朝既至后不見置於別室遣婢陳舞賜以酒棗逼飲醉之使黃門侍郎潘岳作書草若禱神之文因醉促其書文曰陛下宜自了不自了吾當入了之中宮又宜速自了不了吾當手了之并謝妃其要尅期而雨發勿疑猶豫致後患茹毛飲血於三辰之下皇天許當掃除患害立道文爲王蔣爲內主願成當三牲祠北君大赦天下要疏如律令太子醉迷不覺遂依寫之其字半不成既而補成之后以呈帝帝幸式乾殿召公卿入使黃門令董猛以太子書及青紙詔曰通書如此今賜死徧示諸公王莫有言者惟張華裴頠證明太子

且請比較太子手書。賈后使董猛矯以長廣公主辭。白帝曰：「事宜速決，而羣臣各有不同，如不從詔，當以軍法從事。」議至日西，不決。后懼事變，乃表免太子爲庶人。許之。詔使尚書和郁持節解結爲副，及大將軍梁王彤、鎮東將軍淮南王允、前將軍東武公澹、趙王倫、太保何劭，詣東宮廢太子爲庶人。是日太子游元圃，聞有使者至，改服出崇賢門，再拜受詔，步出承華門，乘羸犢車。澹以兵仗送太子妃王氏、三皇孫於金墉城，考竟謝淑妃及太子保林、蔣俊。明年正月，賈后又使黃門白首欲與太子爲逆，詔以黃門首辭，班示

晉記

卷十九 列傳

六

公卿又遣澹以千兵防送太子，更幽於許昌宮之別坊，令治書御史劉振持節守之。先是有童謠曰：「東宮馬子莫聲空，前至臘月纏汝髮。」又曰：「南風起兮吹白沙，遙望魯國鬱嗟哉，千歲髑髏生齒牙。」南風后名沙門太子小字也。初太子之廢，妃父王衍表請離婚太子，至許遺妃書曰：「鄙雖頑愚，心念爲善，欲盡忠孝之節，無有惡逆之心。雖非中宮所生，奉事有如親母，自爲太子以來，勅見禁檢，不得見母，自宜城君亡，不見存恤，恒在空室中坐。去年十二月，道文疾病困篤，父子之情實相憐愍，於時表國家乞加徽號，不見聽許。」

疾病既篤，爲之求請恩福，無有惡心。自道文病，中宮三遣左右來視，云：「天教呼汝。」到二十八日暮，有短函來，題言「東宮發疏」，云：「天教欲見汝，即便作表求入。」二十九日早，入見國家，須臾遣至中宮。中宮左右陳舞見語，中宮旦來吐不快，使住空屋中坐。須臾，中宮遣陳舞見語，聞汝表陛下爲道文乞王，不得。王是成國耳。中宮遙呼陳舞，昨天教與太子酒漿，便持三升酒，大盤東來見與，使飲酒，噉盡，鄙素不飲酒，即便遣舞啓說不堪三升之意。中宮遙呼曰：「汝常陛下前持酒可喜，何以不飲？」天與汝酒，當使道文差也。便答

晉記

卷十九 列傳

七

中宮陛下會同一日見賜，故不敢辭。通日不飲三升酒也。且實未食，恐不堪，又未見陛下，飲此或至顛倒。陳舞復傳語曰：「不孝，那天與汝酒，飲不肯飲，中有惡物耶？」遂可飲二升，餘有一升，求持還東宮，飲盡，逼迫不得已，更飲一升，飲已，體中荒迷，不復自覺，須臾有一小婢持封箱來，云：「詔使寫此文書，鄙便驚起視之。」有一白紙，一青紙，催促云：「陛下停待。」又小婢承福持筆硯墨，黃紙來使寫，急疾不容復視，實不覺紙上語輕重。父母至親，實不相疑，事理如此，實爲見誣，想衆人見明也。太子既廢，非其罪，人情憤怒。右衛督司馬

晉記

卷十九 列傳

六

雅宗室之疎屬也。與常從督許超。竝有寵於太子。二人深傷太子無辜。說趙王倫謀臣孫秀。使廢賈后。建大功於太子。秀言於倫。倫然之。計既定。秀復說倫。俟賈氏廢太子。然後廢后。為太子報讎。因使反閒。言殿中人欲廢后。迎太子。賈后聞之。憂怖。使太醫令程據。合巴豆杏仁丸。三月。矯詔。使黃門孫慮。齎至許昌。初太子恐見醢。恒自煮食於前。慮以告劉振。振乃徙太子於小坊中。絕不與食。宮中猶於牆上過食。與太子慮逼太子以藥。太子不肯服。因如廁。慮以藥杵椎殺之。太子大呼。聲聞於外。時年二十三。將以庶人禮葬。賈后表請。賜以王禮。詔以廣陵王葬之。及賈庶人死。乃誅劉振。孫慮。程據等。冊復太子。帝為太子服。長子斬衰。羣臣齊衰。使尚書和郁。率東宮官屬。具吉凶之制。迎太子。喪於許昌。喪之發也。大風雷電。幃蓋飛裂。六月己卯。葬於顯平陵。諡曰愍懷。帝感闇續之言。立思子臺。故臣江統。陸機。竝作誄頌焉。太子三子。彪。臧。尙。彪字道文。永康元年正月薨。四月。追封南陽王。臧字敬文。永康元年四月。封臨淮王。己巳。詔曰。告徵數發。姦回作變。適既逼廢。非命而沒。今立臧為太孫。還妃王氏。以母之。稱太孫太妃。太子官屬。即轉為

晉記

卷十九 列傳

九

太孫官屬。以趙王倫行太孫太傅。五月。倫與太孫俱之東宮。太孫自西掖門出。車服侍從。皆愍懷之舊也。到銅駝街。宮人哭。侍從者皆哽咽。桑復生於西廂。太孫廢乃枯。永寧元年。趙王倫篡廢。為濮陽王。與帝俱遷金墉。尋被害。太安初。追諡曰哀。尙字敬仁。永康元年四月。封為襄陽王。永寧元年八月。立為皇太孫。太安元年三月。癸卯。薨。帝服齊衰。葬。諡曰沖太孫。洛陽陷。淵將裔屬逼太妃。太妃曰。吾太尉女。皇太子妃。豈為若所辱乎。伏劍而死。愍懷幼挺岐嶷。武皇鍾愛。天下歸心。及守器春坊。疎斥正士。豹姿未變。鳳德已衰。既而中宮凶忍。外戚諂諛。坎牲之謀。已構。斃犬之譖。遂行。遂使冤逾楚建。酷甚戾圉。雖復禮備哀榮。亦何補於荼毒者哉。元帝四王列傳

琅邪王哀 東海王沖 武陵王晞

琅邪王煥

元帝六男。宮人荀氏生明帝。及琅邪孝王哀。石婕妤生東海哀王沖。王才人生武陵威王晞。鄭夫人生琅邪悼王煥。及簡文帝。

琅邪孝王哀。字道成。母荀氏微賤。帝命虞妃養之。哀

晉記

卷十九 列傳

三

初繼叔父長樂亭侯渾，後徙封宣城郡公。帝爲晉王，有司奏立太子，帝意在哀王，導不可，更封琅邪。嗣恭王食會稽宣城邑五萬二千戶。建武元年薨，年十八，贈車騎大將軍，加侍中，琅邪國郎中令，丁潭以國無繼統，喪庭無主，上書求行終喪禮。詔下博議。國子祭酒杜夷議：古者諒闇三年不言，下逮周世，稅衰效命。春秋之時，天子諸侯既葬而除，此所謂三代損益禮有不同。故三年之喪，由此而廢，然則漢文之詔，合於隨時。凡有國者，皆宜同也。非惟施於帝王而已。按禮殯與無後降於成人，有後既葬而除，今不得以無後之故而獨不除也。愚以爲丁郎中應除衰麻，自宜主祭以終三年。太常賀循議曰：禮，天子諸侯俱以至尊臨人，上下之義，君臣之禮，自古以來，其例一也。故禮盛則竝全其重，禮殺則從其降。春秋之時，天子諸侯不行三年，至於臣爲君服，亦宜以君爲節。未有君除而臣服，君服而臣除者。今法令諸侯卿相官屬爲君斬衰既葬而除，以令文言之明，諸侯不以三年之喪與天子同可知也。君若遂服，則臣子輕重無應除者。也。若當皆除，無一人獨重之文。禮有攝主而無攝重，故大功之親，主人喪者必爲之再祭，練祥以大功之

晉記

卷十九 列傳

三

服主人三年喪者也。苟爲諸侯與天子同制，國有嗣主，自不全服。而人主居喪，素服主祭，三年不攝吉事，以尊令制。若當遠迹三代，令復舊典，不依法令者，則侯之服貴賤一例，亦不得唯一人論。於是詔使除服。心喪三年。永和、中，王妃山氏薨，附葬穆帝，更贈哀太子，哀王安國立，未踰年薨。東海哀王沖，元帝以東海王越世子毗沒於趙，不知存亡，乃以沖繼毗。後稱東海世子，以毗陵郡增本封邑萬戶，又改食下邳、蘭陵，尊越妃裴氏爲太妃，選寮佐以沛國劉耽爲司馬，潁川庾惲爲功曹，吳郡顧和爲主簿。太妃薨，因發毗喪，沖卽王位，以滎陽益東海國。咸康七年薨，年三十一，贈侍中、驃騎大將軍，儀同三司，無子。成帝臨崩，詔曰：哀王無嗣，國統將絕，朕所哀恤，其以小晚生奕繼哀王，爲東海王。以臨川郡益東海，罷滎陽。哀帝卽位，徙奕爲琅邪王。東海王闕祀，隆安三年，詔以會稽忠王次子彥璋爲東海王。繼哀王爲會孫，改食吳興郡。後爲桓元所殺，國除。武陵威王晞，出繼武陵王。晞後，太興元年受封。咸和初，拜散騎常侍，以湘東益武陵國，除左將軍。建元初，領祕書監，穆帝卽位，轉鎮軍大將軍，遷太宰。太和初，

加羽葆鼓吹入朝不趨贊拜不名劍履上殿晞無學
從而有武幹為桓溫所忌簡文帝卽位晞益親溫愈
鯁之乃表晞聚納輕剽苞藏亡命請免官歸藩溫又
使新蔡王晃自首與晞子綜璉及著作郎殷涓太宰
長史庾籍掾曹秀舍人劉疆等謀反遂收付廷尉請
誅之帝不許溫於是奏晞徙新安郡家屬悉從之而
族誅殷涓等廢晃徙衡陽郡太元六年晞卒於新安
年六十六孝武帝三日臨於西堂詔曰感惟摧慟便
奉迎靈柩并改移妃應氏及故世子梁王諸喪家屬
悉還追封新寧郡王邑千戶晞三子綜璉遵以遵嗣

晉記

卷十九列傳

三

追贈故世子綜給事中璉出嗣梁王翹與晞俱廢薨
子蘇嗣太元十二年晞追復武陵國蘇亦復梁王薨
子珍之嗣義熙中為劉裕所殺忠敬王遵字茂遠
初襲封新寧時年十二受拜流涕哀感左右右將軍
桓伊嘗過遵遵曰門何為通桓氏左右曰伊雖桓非
溫族也遵怒曰吾聞人姓本過便殺之况諸桓乎
不見後復嗣武陵歷官中領軍金紫光祿大夫桓元
篡貶為彭澤侯遣之國行次石頭夜濤水入淮勢涌
舟不得發會義軍起遂還國第羣臣以元挾帝稱受
密詔使遵總萬幾加侍中大將軍移入東宮內外畢

敬承制遷轉百官安帝反正拜太保加班劍二十人
義熙四年薨年三十五詔賜東園溫明祕器朝服一
具衣一襲錢百萬布千匹策贈太傅及葬加殊禮子
定王季度立拜散騎侍郎薨子球之立宋興國除
琅邪悼王煥初封顯義亭侯母鄭夫人有寵帝特愛
之尙書令刁協奏昔魏臨淄侯以邢顗為家丞劉楨
為庶子今侯幼弱宜選明德詔曰臨淄萬戶封又植
少有美才能同游田蘇者今晚生矇弱何論於此問
封此兒不以寵稚子也亡弟當應繼嗣不獲已耳家
丞庶子足以攝祠祭而已豈宜屈賢才於無用乎及

晉記

卷十九列傳

三

煥疾篤帝為之徹膳乃下詔封為琅邪王俄薨年二
歲也帝以既列封國宜加成人之禮將葬詔立凶門
柏歷備吉凶儀從起陵園琅邪國右常侍會稽孫霄
上疏諫曰臣聞法度典制先王所以經世也故吉凶
之禮世豐不過奢凶荒必務殺蓋上無奢泰之謬則
下無匱乏之虞陛下自踐祚以來典微濟弊凡憲章
舊制務從簡儉今忽於典禮之外崇尚虛飾愚臣竊
所不安也夫棺槨與服旒襲之屬按之舊典既無廢
闕凶門柏歷天時可不用遇雨則無益若琅邪一國
一時所用不為大費今天臺所居王公百寮聚在都

葬凡有喪事皆當供給材木百數竹薄千計價直既貴又非表凶哀之意也禮記國君之葬棺槨之閒容視大容壺士容甒以壺甒爲差則視財大於壺明矣槨周於棺槨不甚大也語曰葬者藏也藏欲其深而固也槨大則難爲堅固無益於送終而有損於財力又禮將葬遷柩於廟祖而行及墓卽窆葬之日卽反哭而虞如此則柩不宿於墓上也聖人非不哀親之在土而無情於邱墓蓋以墓非安神之所故修虞於殯官今欲營草宮於山陵遷神柩於墓側又非典也非禮之事不可以訓萬國語曰京邑翼翼四方所

晉記

卷十九 列傳

五

簡文帝三子列傳

會稽世子道生 臨川王郁 會稽王道子

簡文帝七男王皇后生會稽思世子道生皇子俞生胡淑儀生臨川獻王郁皇子朱生王淑儀生皇子天

流李夫人生孝武帝會稽文孝王道子俞生朱生天流並早夭

會稽思世子道生字延長帝王會稽立道生爲世子拜散騎侍郎給事中性疎躁失愛於帝以幽廢而卒年二十四無子孝武帝卽位常晝寢見道生及臨川王郁郁曰世子儼乏帝傷感以西陽王羨元孫珣之爲道生後歷吳興太守劉裕忌之與梁王珍之俱被害

晉記

卷十九 列傳

五

臨川獻王郁生而敏慧道生失愛於帝郁數勸以敬慎之道道生不納郁爲之流涕年十七而薨久之追諡獻世子寧康初贈左將軍追封郡王以武陵威王會孫寶爲嗣追尊胡淑儀爲臨川太妃寶歷祕書監護軍將軍宋興拜金紫光祿大夫降爲西豐侯食邑千戶

會稽文孝王道子孝武同母弟也年十歲封琅邪王食邑萬七千六百五十一戶攝會稽國五萬九千一百四十戶太元初拜中軍將軍尋錄尚書六條事領司徒太保安薨詔以道子領揚州刺史錄尚書假節都督中外諸軍事不受數年領徐州刺史太子太傅道子爲人庸悞好飲酒而公卿奏道子親賢莫二宜

進位丞相揚州牧假黃鉞帝不親萬幾日與道子酣飲道子既總錄揚州勢傾天下尤崇信浮屠尼僧尼竊弄威權郡守長吏多出其門太元以後爲長夜之飲桓元嘗候道子道子方醉張目謂人曰桓溫晚塗欲謀不軌云何時賓客滿坐元伏地流汗不得起長史謝重口故宣武公黜昏登聖功匹伊霍紛紜之議未諒其心耳道子乃領曰儂知儂知因舉酒屬元元乃得起遂切齒於道子於時刑政謬亂下不堪命左衛領營將軍會稽許榮上疏曰臣聞政者正也國家之弊由官邪也今臺府局吏直衛武官及僕隸婢

晉記

卷十九 列傳

三

道也疏奏不省中書郎范甯亦深陳得失帝乃漸不平於道子甯甥中書令王國寶性卑佞以諂事道子甯奏斥國寶國寶使袁悅之因尼妙音致書太子母陳淑媛說國寶忠謹帝因發怒斬悅之國寶懼復譖甯於帝帝不得已流涕出甯爲豫章太守道子由是益忿以嬖人趙牙爲魏郡太守錢唐捕賊吏茹千秋爲諮議參軍牙爲道子開東第築山穿池用功鉅萬道子使宮人爲酒肆沽賣於水濱與親昵乘舟就之飲宴以爲笑樂帝嘗幸其宅謂道子曰府內有山甚善然修飾太過非示天下以儉道子無以對唯唯而已帝還宮道子謂牙曰上若知山是版築所作者爾必死矣牙曰公在牙何敢死營造彌甚千秋賣官爵累貲億萬皇太妃尤愛道子帝親遇同家人之禮而道子恃寵乘酒或失禮敬帝積不能平旣而博平令吳興聞人夷劾奏道子參軍茹千秋竊弄威權街鬻天官其子壽齡爲樂安令賊私相藉尼姁屬類傾動亂時振武將軍庾恒鳴角京邑上簿嚴良夫苦諫被囚始至亡命今穀貴人饑流殍不絕百姓單貧役調深刻而權寵之臣各開小府置吏佐無益於官有損於國凡數百言疏奏帝益不能平乃出王恭爲兗州

晉記

卷十九 列傳

三

殷仲堪爲荊州王珣爲僕射王雅爲太子少傅以潛制道子道子初昵國寶既復任王緒朋黨競扇朝廷紛然中書郎徐逸以國之至親惟道子從容謂帝曰昔漢文明主猶悔淮南世祖聰達負愧文獻兄弟孔懷周之所以興也帝遂復任道子如初時有人爲雲中詩以指斥朝廷曰相王沈醉輕出教命捕賊千秋干預朝政王澄守常國寶馳競荊州大度散誕難名盛德之流法護王衛仲堪仙民持有言詠東山安道執操高抗何不微之以爲朝匠太元十七年立子德文爲琅邪王道子徙封會稽以宣城益會稽國食邑

晉記

卷十九 列傳

王

五萬九千戶孝武崩安帝卽位進道子太傅揚州牧都督中外諸軍錄尚書事中書監總朝政帝旣冠道子稽首歸政而王國寶始攬國權勢傾朝廷於是王恭舉兵以討國寶爲名道子懼收國寶及其從弟琅邪內史緒斬以謝恭恭乃罷兵道子世子元顯時年十六爲侍中心惡恭請道子討之乃拜元顯征虜將軍其先衛府及徐州文武悉配之而王恭威振內外道子甚憚之以譙王尙之爲腹心司馬王愉爲江州刺史以備恭恭內不自安復反以討尙之爲名荊州刺史殷仲堪豫州刺史庾楷廣州刺史桓元並應恭

道子使人說楷楷不應方微士馬信反內外戒嚴元顯懷袂曰去年不斬王恭致有今日今復從其欲則太宰之禍至矣於是以元顯爲征討都督假節元顯年少氣銳以安危爲己任統前將軍王恂左將軍謝瑛將軍桓之才毛秦高素等討恭恭參軍劉牢之背恭恭敗伏誅桓元殷仲堪等至石頭聞王恭死狼狽西走屯於尋陽道子曰飲醉酒委事於元顯詔元顯甲杖百人入殿加散騎常侍中書令中領軍會道子有疾加以昏醉元顯諷帝解道子揚州司徒以琅邪王領司徒而自爲揚州刺史廬江太守會稽張法順

晉記

卷十九 列傳

王

有刀筆才元顯以爲謀主法順結朋援樹親黨諸貴游皆斂衽請交元顯性苛刻生殺自己發東土諸郡免奴爲客者號曰樂屬移置京師充兵役天下囂然人不堪命旣而孫恩乘釁作亂加道子黃鉞元顯爲中軍錄尚書事道子更爲長夜之飲政無大小一委元顯時謂道子爲東錄元顯爲西錄西府車騎幅湊東第門下可設雀羅而附會諂諛之徒以元顯有明帝神武之風或以爲英豪或謂爲名士元顯自謂無敵於天下帝又以元顯有翊亮功加其所生母劉氏爲會稽王夫人金章紫綬元顯因譏禮官稱已德隆

望重議公卿皆拜當是時軍旅荐興國用空乏自司徒已下日糜七升而元顯聚斂不已富踰帝室及謝琰爲孫恩所殺京師大震元顯求領徐州刺史加侍中後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都督十六州諸軍事封其子彥璋爲東海王孫恩至京口元顯柵斷石頭率兵距戰頻不利道子日禱蔣侯廟爲厭勝之術而已恩既入海桓元襲殺仲堪於荊州遺書道子將入統朝政元顯大懼召張法順告之曰爲之奈何法順曰元始據荊州人情未輯及此發兵誅之使劉牢之爲前鋒而弟下以大軍繼進元首必懸於麾下矣元顯以

晉記

卷十九

列傳

三

大軍將發驃騎長史桓石生馳使告元元進次尋陽傳檄京師列元顯罪狀時揚土饑運漕不繼仰給商旅元斷江路公私匱乏士卒惟給桴楫未幾元至西陽帝戎服饒元顯於西池始登舟而元至新亭元顯棄船退屯國子學堂明日列陣宣陽門外元顯佐吏多散走或奔告曰元至大桁矣劉牢之遂降元元顯回入宣陽門牢之參軍張暢之率衆逐之衆潰元顯奔入相府惟張法順隨之問計於道子道子對之泣元使太傅從事中郎毛泰收元顯送於新亭縛舫前數之元顯曰爲王誕張法順所誤付廷尉并其六子

晉記

卷十九

列傳

三

晉記卷十九終

晉記卷二十

列傳

鄭沖

蕭山郭 倫撰

鄭沖字文和，滎陽開封人也。魏文帝爲太子，沖爲文學。黃初中，出補陳畱太守，單食縑袍，不營資產。累遷光祿勳。嘉平三年，拜司空，高貴鄉公講尙書，沖執經親授。與侍中鄭小同俱蒙賞賜。元帝卽位，拜太保，封壽光侯。沖博極羣書，以儒雅自娛。雖位台輔，而不預世事。賈充、羊祜等分定禮儀律令，皆先諮於沖，而後施行。泰始初，進爵爲公。以老疾，希復朝見，表乞骸骨。

晉記

卷二十七 列傳

武帝優詔不許。沖固辭，上貂蟬印綬。帝固不許。泰始六年，詔曰：昔漢祖以知人善任，克平宇宙，推述勳勞，歸美三俊，遂與功臣剖符作誓，藏之宗廟。副在有司，所以明德庸勳。藩翼王室者也。昔我祖考，遭世多難，攬授英雋，與之斷金。遂濟時務，克定大業。太傅壽光公鄭沖，太保朗陵公何曾，太尉臨淮公荀勗，各尙德依仁，明允篤誠。翼亮先皇，光濟帝業。故司空博陵元公王沈，衛將軍鉅平侯羊祜，才兼文武，忠肅居正，朕甚嘉之。書不云乎：天秩有禮，五服五章哉！其爲壽光朗陵、臨淮、博陵、鉅平國置郎中令，假夫人世子印綬。

食本秩三分之一，皆如郡公侯比。九年，沖又抗表致仕。詔曰：太傅輶德深粹，履行高潔，艾服王事六十餘載，忠肅在公，慮不及私。光輔奕世，亮茲天工。朕昧於政道，挹仰耆訓，導揚厥蒙，庶賴顯德。而公屢以年高疾篤，致仕告退，惟從公志。則朕孰與諮謀，譬彼涉川，罔知攸濟。是用未許。迄於累載，而高讓彌篤。至意難違，覽其盛指，俾朕慙然。夫功成弗有，上德所隆。成人之美，君子與焉。豈必遂朕憑賴之心，以枉大雅進止之度哉！今聽其所執，以壽光公就第，位同保傅。在三司之右。公宜頤精養神，保衛太和，以究遐福。其賜几

晉記

卷二十七 列傳

杖不朝。古之哲王，欽祗國老，憲行乞言，以彌縫其闕。若朝有大政，皆就諮之。賜安車駟馬，第一區錢百萬，絹五百匹，牀帷簞褥，置舍人六人，官騎二十人。以世子徽爲散騎常侍，使優游定省。明年薨，年八十六。帝於朝堂發哀，追贈太傅，賜祕器，朝衣一襲，錢三十萬，布百匹。謚曰成。初，沖與孫邕、曹羲、荀勗何晏共集論語諸家訓註之名，曰：論語集解。奏之於朝。沖無子，徽其從子也。徵嗣爵位，至平原內史。徵卒，子簡嗣。

魏舒

魏舒字陽元，任城樊人也。少孤，爲外家甯氏所養。甯

氏起宅相宅者曰當出貴甥外祖母以魏氏甥小而慧意謂應之舒曰當爲外祖成此宅相久乃別居身長八尺二寸姿望秀偉能飲酒石餘而遲鈍質樸不爲鄉里所重從叔吏部郎衡亦以爲不材使守水碓歎曰舒堪數百戶長吾願畢矣性好騎射常著韋衣入山澤以漁獵爲事太原王又知舒恆振其匱乏舒亦受而不辭也年四十餘郡上計掾察孝廉宗黨以舒無學業勸令不就可以爲高舒曰若試而不中其負在我安可虛竊不就之高以爲己榮乎於是自課百日習一經對策升第除滬池長遷浚儀令入爲尙書郎時欲沙汰郎官非其才者罷之舒曰吾卽其人也襍被而出同寮素無清論者咸有愧色累遷後將軍鍾毓長史毓每與參佐射舒常爲畫籌而已後遇朋不足以舒滿數毓初不知其善射舒容範閑雅發無不中舉坐愕然莫有敵者毓謝而歎曰吾之不足以盡卿才有如此射矣轉相國參軍封劇陽子大將軍甚重之常目送之曰魏舒堂堂人之領袖也遷宜陽榮陽二郡太守有聲徵拜散騎常侍出爲冀州刺史在州三年以簡惠稱入爲侍中武帝以舒清素特賜絹百匹遷尙書以公事當免官詔以贖論舒三娶

妻皆亡是歲表乞假還本郡葬妻特詔賜葬地一頃錢五十萬太康初拜右僕射舒與衛瑾山濤張華等以六合混一宜用古典封禪帝謙讓不許進左僕射領吏部上言今選六宮嬙以玉帛而舊使御府丞奉嬙宣成嘉禮贊重使輕以爲拜三夫人宜使卿九嬙五官中郎將美人良人使調者於典制爲宏有詔詳之而衆議異同遂寢加右光祿大夫儀同三司山濤薨以舒領司徒舒有德望其於碎務未嘗見是非至廢興大事衆莫能斷者舒徐爲籌之多出衆議之表所得祿賜散之九族家無餘財初陳雷周震累爲諸府所辟辟書既下公輒喪亡僉號震爲殺公掾後遂莫有辟者舒辟之而竟無患識者以爲知命舒屢以老疾遜位帝不許太康七年正月朔朝罷還第表送章綬帝手詔敦勉舒執意彌固乃以劇陽子就第位同三司以舍人四人爲劇陽子舍人置官騎十人賜安車駟馬几杖不朝錢百萬司空衛瑾與舒書曰每與足下共論此事日日月月未果可謂瞻之在前忽焉在後矣舒爲事必先行而後言遜位之際莫有知者時論以爲晉興以來三公能辭榮祿終者未之有也太熙元年薨年八十二帝賜贈優厚諡曰康子混爲太

子舍人年二十七先舒卒舒每哀慟退而歎曰吾不及莊生遠矣豈以無益自損乎於是服終不復哭詔曰舒惟一子薄命短折舒告老之年處窮獨之苦每念怛然爲之嗟悼思所以散愁養氣可更增滋味品物仍給賜陽燧四望總窻戶阜輪車牛一乘庶出入觀望或足散憂也以庶孫融嗣又早卒從孫晃嗣

李憲

李憲字季和上黨銅鞮人也父佺漢大鴻臚憲少與北海管寧以賢良徵不行累辟三府不就太傅懿辟爲屬郡縣扶輿上道憲以母疾篤竊踰泣氏城徙還

晉記

卷二十七列傳

五

遂遭母喪起爲井州別駕大將軍師召爲從事中郎憲到引見大將軍謂憲曰昔先公辟君而君不應今孤命君而君至何也對曰先君以禮見待憲得以禮進退明公以法見繩憲畏法而至大將軍甚重之轉司馬尋拜右長史從擊母邱儉遷御史中丞當官正色不憚強禦出爲涼州刺史假節領護羌校尉久之徙刺冀州入爲司隸校尉魏禪晉憲以本官行司徒事副太尉鄭冲奉策泰始初封祁侯皇太子立以憲爲太子太傅尋遷尙書僕射拜特進光祿大夫以年老遜位詔置官騎十人賜錢五十萬門施行馬以清

素貧儉復賜絹百匹憲少有高名歷仕數十年家無儲積親舊故人分衣共食未嘗私以王官及卒追贈太保子贊嗣少子儉歷屯騎校尉儉子宏少有清節永嘉中官至散騎常侍

劉寔

劉寔字子真平原高唐人漢濟北惠王壽之後也父廣斥邱令寔少貧苦賣牛衣以自給然好學手約繩而口誦書遂博通古今清身潔已郡察孝廉州舉秀才皆不行以計吏入洛調爲河南尹丞歷吏部郎參大將軍昭相國軍事封循陽子鍾鄧之伐蜀也有客

晉記

卷二十七列傳

六

問寔曰二將其平蜀乎寔曰破蜀必矣而皆不還客問其故笑而不答疾世多進趣闕廉遜乃著崇讓論二千言以矯之泰始初進爵爲伯累遷少府咸寧中爲太常轉尙書杜預伐吳寔以本官行鎮南軍司尋坐子夏受賂免官初寔元配盧氏生子躋而卒華氏將以女妻之寔弟智諫曰華家類貪類之必破門戶盍辭之辭之不得竟婚華氏而生子夏頃之爲大司農又以夏罪免或謂寔曰君行高一世而諸子不能遵何不旦夕切磋使知過自改耶寔曰吾之所行是所聞見不相祖習豈復教誨之所得乎後起爲國子

祭酒。愍懷太子初封廣陵王。以寔爲師。元康初。進爵爲侯。累遷太子太保。加侍中。特進。光祿大夫。開府儀同三司。領冀州都督。九年。策拜司空。太安初。老疾遜位。賜安車駟馬。錢百萬。以侯就第。長沙成。都相。攻寔爲軍人所掠。潛歸鄉里。惠帝崩。寔赴山陵。懷帝卽位。復授太尉。固辭不許。左丞劉坦上言曰。夫堂高。級遠。主尊相貴。是以古之哲王。莫不師其元臣。崇養老之教。訓示四海。使少長有禮。七十致仕。亦所以優異舊德。厲廉高之風也。太尉寔體清素之操。執不渝之潔。懸車告老。二十餘年。浩然之志。老而彌篤。可謂國之

晉記

卷二十七 列傳

七

碩老。邦之宗模。臣聞老者不以筋力爲禮。寔年踰九十。命在日。制遂自扶。輿冒險而至。展哀山陵。致敬闕廷。大臣之節備矣。聖詔殷勤。必使寔正位上台。光飪鼎寶。斷章敦喻。經涉二年。而寔頻上露板。辭旨懇誠。臣以爲古之養老。以不事爲優。不以吏之爲重。謂宜聽寔所守。三年。詔以侯就第。位居三司之上。賜几杖。不朝。宅一區。國之大政。就諮焉。歲餘。寔年九十一。寔少貧窶。杖策徒行。所憩止。薪水皆自營給。及位。望通顯。儉素不尚華麗。嘗詣石崇家。如廁。見絳紋帳。褥褥甚麗。兩婢持香囊。寔遽退。笑謂崇曰。不意誤入卿內。

崇曰。是廁耳。寔口貧。士未嘗得此。乃更如他廁。雖處榮寵。居無第宅。所得俸祿。贍卹親故。行己以正。喪妻爲廬。杖之制。終喪不御內。自少及老。篤學。卷弗釋手。尤精三傳。辨正公羊。以爲衛輒不應辭。以王父命。祭仲失爲臣之節。又撰春秋條例二十卷。二子躋。夏。躋官至散騎常侍。夏以貪污放棄弟智。字子房。貞素有兄風。歷吏部郎。出爲潁川太守。平原管輅謂人曰。吾與劉潁川兄弟語。使人神思清發。昏不假寐。自此之外。殆白日欲寢矣。入爲祕書監。加散騎常侍。遷侍中。尙書太常。著喪服釋疑論。太康末卒。

晉記

卷二十七 列傳

八

高光

高光。字宣茂。陳畱圍城人。魏太尉柔之子也。初拜太子舍人。遷尙書郎。出爲幽州刺史。潁川太守。武帝置長沙獄典詔囚。以光歷世明法。用爲長沙御史。秩與中丞同。遷廷尉。元康中。拜尙書典三。公曹。趙王倫篡逆。光守正。不污。倫誅。齊王復以光爲廷尉。遷尙書。加奉車都尉。從駕討成都王。封廷陵縣公。邑千八百戶。張方逼遷惠帝於長安。百官奔散。光獨侍帝。而西。遷尙書左僕射。帝還洛陽。太弟新立。以光爲少傅。加光祿大夫。懷帝卽位。爲尙書令。卒。贈司空。侍中。光兄誕。

性任放與光異趣嘗謂光小節恆悔之光事之彌謹子韜官至右衛將軍爲太傅越所誅

鄭表

鄭表字林叔滎陽開封人也高祖衆漢大司農父泰揚州刺史表少孤隨叔父渾避難依華歆於豫章歆素與泰善撫表如子年十七乃還鄉里荀攸見之曰鄭公業爲不亡矣魏武初封諸子爲侯表與徐幹爲臨淄侯文學轉司隸功曹從事遷尚書郎出爲滎陽令太守班下屬城表政爲諸縣最轉濟陰太守旌表孝弟禮賢能興庠序召補大將軍從事中郎拜散騎

晉記 卷二十七列傳

九

常侍會廣平缺太守大將軍懿謂表曰賢叔大匠垂稱於陽平魏郡百姓蒙惠化且盧子家王子雍繼踵此郡使世不乏賢故復相屈耳表在廣平善條教以德化爲先郡中愛之徵拜侍中百姓戀慕涕泣路隅徙少府與河南尹王肅備法駕迎高貴鄉公於元城封廣昌亭侯拜光祿勳領宗正母邱儉舉兵大將軍師自擊之百官祖於城東表以疾病不往師謂中領軍王肅曰惟不見鄭光祿爲恨肅即語表表追師及於近道師笑曰故知侯生必來也遂與同載曰計將何先表曰昔與儉俱爲臺郎其人好謀而不達事情

文欽勇而無算今大軍出其不意江淮之卒銳而不能固深溝高壘以挫其氣此亞夫之長也師稱善轉

太常魏主議立明堂辟雍精選博士表舉劉毅劉寔程咸庾峻時以爲得人陳留王卽位與議定策進封安城鄉侯邑千戶景元初疾病失明屢乞骸骨不許拜光祿大夫五等初建封密陵伯晉代魏進爵爲侯表雖寢病十餘年羣臣竝相推薦泰始中詔以表爲司空天子臨軒遣五官中郎將國坦就第拜授表前後辭讓遣息稱上送印綬至於十數謂坦曰魏以徐景山爲司空吾時爲侍中受詔譬旨徐公語吾曰三

晉記 卷二十七列傳

十

公當上應天心苟非其人實傷和氣不敢以垂死之年累辱朝廷也終於不就遵大雅君子之跡可不務乎固辭許之以侯就第置舍人官騎賜牀帳簞褥錢五十萬九年薨年八十五帝於東堂發哀賜祕器朝服一具衣一襲錢三十萬絹布各百匹諡曰元有子六人長子默嗣次質舒謂稱子位並列卿

默字思元起家祕書郎轉尚書考功郎專典伐蜀事封關內侯武帝卽位立子衷爲太子默與太原郭奕俱爲中庶子朝議以太子官屬宜稱陪臣默上言皇太子體皇極之尊無私於天下官臣皆受命天朝不

晉記

卷二十七列傳

十一

得下同藩國從之。出爲東郡太守。歲饑。默輒開倉賑給。舍都亭。自表待罪。武帝嘉之。詔書褒歎。比之汲黯。班告天下。若郡縣有此比者。皆聽出給。入爲散騎常侍。初。帝以貴公子。當品鄉里。莫敢與匹。十二郡中正。其舉默。大將軍與袁書曰。小兒得廁賢子之流。愧有竊賢之累。及帝出祠南郊。詔使默乘。謂默曰。卿知何以得驂乘乎。昔州里舉卿。相輩常愧有累清談。因問政事。默曰。勸穡務農。爲國之基。選人得才。濟世之道。居官久職。政事之宜。明慎黜陟。勸戒之由。崇尚儒素。化導之本。如此而已矣。帝善之。以父喪去官。尋起爲廷尉。時鬲令袁毅。坐交通貨賂。大興刑獄。朝臣多見引逮。惟默兄弟以潔慎不染。遷太常。默爲人敦重。柔而能整。僕射山濤欲舉一親親爲博士。謂默曰。卿以尹翁歸。令吾不敢復言。齊王攸當之國。博士曹志等竝立異議。默以容過坐免。尋拜大鴻臚。遭母曹氏喪。舊制既葬還職。默自陳懇至。帝許之。遂改法令。聽大臣終喪。自默始也。初。默母性溫順。而教子嚴整。表爲司空。默兄弟並顯朝廷。人皆以爲榮。曹氏食不重味。每逢登進。輒憂形於色。祿賜必親頒姻族。謂諸子曰。盛滿難居。不可恃也。卒年八十三。默服闋爲大司

晉記

卷二十七列傳

十二

農轉光祿勳。太康元年。年六十八而卒。諡曰成。尚書令衛瓘奏。默才行名望。宜居論道。五升九卿。位未稱德。宜贈三司。而楊駿先欲以女妻默子豫。默曰。吾每讀雋不疑傳。常想其爲人。吾家奕世長遠。權貴遂辭之。駿以爲恨。至此駿議不同。遂寢。默謙沖博愛。不以才地矜物。事上以禮。遇下以和。雖僮豎廝養。不加聲色。而猶嫌怨。故士君子以爲居世之難。子球少辟宰府。自頓邱太守。爲成都王大將軍右長史。討趙王倫。以功封平壽公。累遷尚書右僕射。永嘉二年。卒。球弟豫。永嘉末爲尚書。

郭奕者。字大業。陽曲人。初爲野王令。羊祜常過之。奕歎曰。羊叔子何必減郭大業。少還復往。又歎曰。羊叔子去人遠矣。遂送祜出界數百里。坐免官。咸熙末。爲相國主簿。武帝初建東宮。與默爲中庶子。遷右衛率驍騎將軍。封平陵男。咸寧初。出爲雍州刺史。鷹揚將軍。奕有寡姊。隨奕之官。姊僮僕不法。爲人所糾。奕省按畢。曰。大丈夫豈當以老姊求名。遂遣而不問。太康中。徵爲尚書。時帝方任楊駿。奕表駿器小不堪任重。帝不聽。太康八年。卒。奕初有疾。詔賜錢二十萬。日給酒米。及其卒也。諡之曰簡。

魯芝

魯芝字世英扶風郿人也父爲郿汜所殺芝襁褓流離年十七移居於雍性好學和而不同雍州刺史郭淮舉芝孝廉除郎中薦於公府辟大司馬曹真掾轉臨淄侯文學遷尙書郎眞督關右爲參軍眞卒太傅懿代眞參驃騎軍事轉天水太守郡鄰於蜀數被侵掠戶口減而寇盜充斥芝傾心鎮撫更造城市數年之閒舊境悉復遷廣平太守朝廷將召芝老幼赴關獻書乞留魏明帝許之加討寇將軍數年曹爽引爲司馬太傅之閉城門也芝率餘衆犯門斬關馳赴爽謂爽曰公居伊周之位一旦以罪見黜雖欲牽黃犬得乎若挾天子保許昌以羽檄徵四方兵孰敢不從捨此而去欲就東市豈不痛哉爽懷慙不能用芝從坐下獄當死太傅知其爲人原之起爲并州刺史遷大鴻臚魏主髦立賜爵關內侯邑二百戶拜荊州刺史諸葛誕舉兵壽春芝率荊州文武爲前驅誕平進爵武進亭侯增邑九百戶遷大尙書掌刑理元帝卽位進豫城鄉侯增邑八百戶以平東將軍監青州諸軍青州刺史五等建封陰平伯芝前後食邑凡一千九百戶尋進爲侯轉鎮東將軍芝歷典州郡潔身寡

晉記

卷二十一列傳

三

欲而綏緝有方愛民如子武帝知其清忠以素無居宅使軍士作屋五十間芝以年老遜位初不許章表十餘上乃徵爲光祿大夫位特進給吏卒門施行馬羊太傅祜少所許可嘗拜車騎將軍獨以位讓芝及李允焉泰始九年卒年八十四帝爲舉哀賙贈有加諡曰貞賜塋田百畝

崔洪

崔洪字良伯博陵安平人也高祖實著名漢代父讚魏吏部尙書左僕射洪少清厲骨鯁人有過輒面折之而退無後言武帝時爲御史治書長樂馮恢父爲宏農太守愛少子淑欲以爵傳之恢父終服闋乃還鄉里結草爲廬陽痞不能言淑得襲爵恢始仕爲博士祭酒散騎常侍翟嬰薦恢高行邁俗侔繼古烈洪奏恢雖有讓侯之善而不敦儒素令學生番直左右不得稱無倫輩嬰爲浮華之日宜免嬰官朝廷憚之尋拜尙書左丞時人爲之語曰叢生荆棘來自博陵在南爲鷄在北爲鷹遷吏部尙書舉用張明門無私謁薦雍州刺史卻詵詵爲左丞詵後糾洪或謂洪曰子舉卻丞而還劾子是挽弩自射也詵聞而謂人曰昔趙宣子任韓厥爲司馬以軍法戮宣子之僕宣子謂

晉記

卷二十一列傳

四

諸大夫曰可賀我矣我選厥也任其事崔侯爲國舉才我以才見用惟官是視各明至公此言何爲者洪聞而益重之洪口不言貨財手不執珠玉汝南王嘗譏公卿以琉璃鍾行酒酒及洪洪不執王問其故洪謬曰慮有執玉不趨之義故爾楊駿之誅洪與都水使者王佑親坐免起爲大司農卒於官子廓散騎常侍正直有父風

華廙

華廙字長駿平原高唐人也祖歆魏太尉父表封觀陽伯泰始中拜太子少傅遷太常卿廙少雋朗爲武

著記

卷二十七列傳

五

帝所知妻父盧毓典選舉避嫌廙年三十五尚不得調晚爲魏中書通事郎泰始初遷冗從僕射歷散騎常侍前軍將軍侍中南中郎將都督河北諸軍咸寧元年父表疾篤廙輒還遭喪舊例非訖復任廙辭因廷旨初表有賜客在隔使廙因縣令袁毅錄名三客各代以奴及毅以貨賕致罪獄詞述謬不復顯以奴代客直言送三奴與廙毅亦盧氏婿也中書監荀勗先爲中子求廙女廙不許衛之因密啓帝毅所貨賕者多不可悉罪宜責最所親者一人因指廙當之遂免廙官削爵土大鴻臚何遵奏廙免爲庶人不應襲

封請以表世孫泥嗣表有司奏曰廙所坐除名削爵一時之制廙爲世子著在名簿不聽襲嗣此爲刑罰再加諸侯犯法入議平處者褒功重爵也嫡統非犯終身棄罪廢之爲重依律應聽襲封詔曰諸侯薨子踰年卽位此古制也應卽位而廢之爵位皆去矣何爲罪罰再加且吾之責廙以肅貪汚本不論常法也諸賢不能將明此意乃更詭易禮律不顧憲度君命廢之而羣下復之此爲上下正相反也於是有司奏免議者官詔以贖論混以世孫當受封陽狂斷髮以避之廙棲遲家巷垂十載集經書要事名曰善文家

著記

卷二十七列傳

六

貧與陳懿共造賭闌於宅旁帝嘗出視之問其故左右以實對帝心憐之後登凌雲臺望見廙背宿園阡陌甚整依然感舊太康初大赦乃得襲封久之拜城門校尉遷左衛將軍數年以爲中書監惠帝卽位加侍中光祿大夫尙書令進爵爲公時河南尹韓壽因託賈后欲以女配廙孫陶廙距而不許后以爲憾遂不登台司年七十五而卒三子混苻恒混嗣爵歷侍中尙書卒官子陶嗣補鞏令沒於石勒苻河南尹避難至臨潁爲賊所殺恒字敬則尙武帝女榮陽公主拜駙馬都尉元康初

選爲太子賓友，賜爵關內侯，食邑百戶。累遷北軍中候，領軍將軍，愍帝卽位，以恆爲尙書，進爵苑陵縣公。劉曜逼長安，出爲鎮軍將軍，領潁川太守。恆糾合義衆得二千人，未及西而關中陷，將謀渡江而從兄軼爲元帝所誅，以此爲疑，先書與驃騎將軍王導，導言於帝。帝曰：「兄弟罪不相及，況羣從乎？」卽召恆補光祿勳。恆到未及拜，更以爲衛將軍。本州大中正尋拜太常，議立郊祀，以疾轉廷尉，加特進。太寧初，遷驃騎將軍，加散騎常侍。咸和初，削除愍帝時封爵，恆更封苑陵縣侯，復領太常。蘇峻反，恆侍帝左右，從至石頭。初

著記

卷二十七 列傳

七

恆爲州大中正，鄉人任讓輕薄無行，黜之。讓入峻軍，中任勢多殺害，鍾雅劉超之死，將及恆，讓反盡心救衛，得免。成帝將納后，而寇難後典籍散亡，禮無所據，恆推尋舊制，撰定禮儀，并郊廟碑雍朝廷諸大典，多見施行。遷左光祿大夫，固讓不拜。會卒，年六十九。冊贈侍中，開府。恆爲人清恪儉素，雖居顯列，常布衣蔬食。死之日，家無餘財，惟有書數百卷。時人以此貴之。子俊嗣，爲尙書郎。俊子仰之，大長秋。

李允

李允，字宣伯，遼東襄平人也。祖敏，漢河內太守，去官。

還鄉里。遼東太守公孫度欲彊用之，敏乘輕舟泛滄海，莫知所終。允父信，浮海出塞，追求積年，無所跡，欲行喪制，服疑父尙存，情若居喪而不聘娶。後鄰居有故人與其父同年者亡，因行喪制，服燕國徐邈以不孝莫大於無後，勸使娶妻。旣生允，遂絕房室。恆如居喪禮，不堪其憂，數年卒。允旣孤，母又改醮，降食哀戚，亦以喪禮自居。由是再世以孝聞。初仕郡，上計掾舉孝廉，參鎮北軍事。遷樂平相，政尙清簡，入爲尙書郎。遷吏部郎，銓綜廉平，賜爵關中侯，出補安豐太守。大將軍昭引爲從事中郎，遷御史中丞，恭恪直繩，百官

著記

卷二十七 列傳

大

憚之。伐蜀爲西中郎將，督關中諸軍事，遷拜河南尹，封廣陸伯。泰始初，遷尙書，進爵爲侯。允奏以爲古者三公坐而論道，內參六官之事，外與六卿之教，或處三槐，兼聽獄訟，稽疑之典，謀及卿士，陛下聖德欽明，垂心萬幾，猥發明詔，儀刑古式，雖唐虞疇諮，周文翼翼，無以加也。自今以往，國有大政，可親延羣公，詢納讜言，其軍國所疑，延詣省中，使侍中尙書諮論所宜。若有疾疢，不任親會，臨時遣侍臣訊訪，詔從之。遷吏部尙書，僕射，轉太子少傅，詔以允忠允高亮，有匪躬之節，使領司隸校尉。咸寧初，皇太子出居東宮，帝以

司隸事任峻重而少傅有旦夕輔導之務允素羸不宜久勞之轉拜侍中加特進遷尚書令侍中特進如故允歷職內外而家室貧儉兒病無以市藥帝聞之賜錢十萬其後帝以司徒舊丞相職也詔以允爲司徒在位五年簡亮持重稱爲任職太康初允以吳會初平大臣宜有登進者上疏遜位詔絕其章表允不得已起視事三年薨遣御史監喪致祠諡曰成帝後思允清節詔曰故司徒李允太常彭灌竝履忠清儉身沒家無餘積賜允家錢二百萬穀千斛灌家半之三子固眞長修固散騎郎先允卒固子志嗣爵歷位

音記

卷二十七列傳

允

散騎侍郎陽平太守眞長太僕卿修黃門侍郎太弟中庶子俱孝謹有祖父風

盧欽

盧欽字子若范陽涿人也祖植漢侍中父毓魏司空世以儒業顯欽性恬澹篤志經史初舉孝廉不行曹爽辟爲掾爽弟嘗有所屬欽自爽子弟不宜干犯法度爽深謝之除尚書郎爽誅免官起爲侍御史襲父爵大利亭侯太傅辟從事中郎出爲陽平太守徵拜大司農遷吏部尚書進封大梁侯武帝代魏拜平南將軍假節都督河北諸軍給追鋒軺車各一乘第

二駟馬二乘騎其刀器御府人馬鎧等及錢三十萬入爲尚書僕射加侍中奉車都尉領吏部以清貧特賜絹百匹欽舉必以材稱爲廉平咸寧四年卒贈衛將軍開府儀同三司賜祕器朝服一具衣一襲布五十匹錢三十萬諡曰元又以欽忠清高潔不營產業身沒之後家無所庇特賜錢五十萬爲立第舍復下詔曰故司空王基衛將軍盧欽領典軍將軍楊囂竝素清貧身沒之後居無私積頃者饑饉聞其家大匱其各賜穀三百斛欽歷宰州郡不尚功名唯以平理爲務祿俸散之親故不營貲產動循禮典妻亡制廬杖終喪居外所著詩賦論難數十篇名曰小道子浮嗣浮字子雲起家太子舍人病疽截手廢於家欽弟琨字子笏衛尉卿琨子志別有傳

音記

卷二十七列傳

三

樂廣

樂廣字彥輔南陽滎陽人也父方爲魏征西將軍夏侯元參軍廣年八歲元見之謂方曰卿子當爲名士家雖貧可令專學必能興門戶方早卒廣孤貧僑居山陽寒素人無知者王戎刺荊州聞廣爲夏侯元所賞乃舉爲秀才薦於賈充辟太尉掾轉太子舍人尚書令衛瓘逮與魏正始中諸名士談論見廣而奇之

曰自昔諸賢既沒常恐微言將絕今乃復聞斯言於君矣命諸子造焉曰此人之水鏡見之瑩然若披雲霧而覩青天也出補元城令入爲中書侍郎累遷侍中河南尹廣嘗有客久闊不復來怪而問之曰前在坐賜酒方飲見孟中有蛇意惡之既飲而疾於時河南聽事壁上有角漆畫作蛇廣意孟中蛇角影也復置酒於其處謂客曰酒中復有所見不客曰所見如初廣乃告其所以客釋然色解沈疴頓愈先是河南官舍多妖前尹皆不敢處正寢廣居之不疑嘗外戶自閉左右皆驚廣獨自若也顧見牆有孔使人掘牆

晉記

卷二十七列傳

三

得狸殺之其怪亦絕廣壻衛玠總角時嘗問廣夢廣云是想玠曰形神所不接而夢豈是想耶廣曰因也玠思之經月不得遂成疾廣聞故命駕爲剖析之玠病卽愈廣歎曰此賢胸中當必無膏肓之疾廣所在爲政無當時功譽每去職爲人所思凡所論人必先稱其所長則所短不言而自見矣人有過先盡宏恕然後善惡自彰矣性沖淡每以約言析理王衍自言與人語甚簡至及見廣更覺已煩廣與衍俱宅心事外名重當時故天下言風流者王樂稱首焉賈后廢愍懷太子詔宮臣不得辭送或冒禁拜辭司隸校尉

滿奮勅河南中部收縛拜者送獄廣卽解還尋遷吏部尚書左僕射代王戎爲尚書令始戎薦廣而終踐其位時人美之成郡王顧廣壻也與長沙王構兵廣既處朝望羣小譏之又以問廣廣神色不變徐曰廣豈以五男易一女哉又猶以爲疑廣竟以憂卒三子凱肇談凱驃騎參軍肇太傅掾永嘉末兄弟相攜渡江謨征虜將軍吳郡內史

裴頠

裴頠字逸民司空秀之少子也博學少知名初爲太子中庶子遷散騎常侍惠帝初轉國子祭酒兼右軍

晉記

卷二十七列傳

三

將軍賈后將殺楊駿駿黨左軍將軍劉豫陳兵在門遇頠問太傅所在頠給之曰向於西掖門遇公乘素車從二人西出矣劉豫曰吾何之頠曰宜至廷尉豫遂委而去尋詔頠代豫領左軍屯萬春門駿誅以功當封武昌侯頠請封兄子憬而頠次子該時尙主帝乃封該累遷侍中時天下尙寧頠奏修國學刻石寫經祀奠飲射甚有儀序賈后不悅太子頠抗表請崇謝淑妃位號增置東宮後衛率吏給三千兵於是東宮宿衛萬人尋遷尙書加光祿大夫頠每授一職表疏十餘上博引古今成敗覽之者莫不寒心以賈后

亂政。與司空張華侍中賈模謀廢之而立謝淑妃。華模曰：「上自無廢黜意，吾等安敢專行？」且諸王方剛，朋黨異議，恐禍如發，機無益。社稷顧曰：「誠有如公所慮者，然昏虐無忌，亂將立至，則如之何？」張華曰：「卿二人猶且見信，勤爲左右，陳禍福，冀無大悖。」幸天下尙安，庶可優游卒歲。顧因旦夕勸說，從母廣城君令戒諭賈后，親待太子，或謂顧曰：「幸與中宮內外，可得盡言，言若不行，可講病屏居如二者，不立，雖有十表，難乎免矣。」顧慨然者久之，而竟不能去也。遷尙書左僕射，使專任門下事，固讓弗許。顧雖賈后親屬，然雅望素

晉記

卷二十七列傳

三

隆四海，唯恐其不居顯位。時賈模已卒，而顧與張華同心匡救朝廷，倚以爲重。賈后廢太子，顧與張華執爭不從。語在華傳。初，趙王倫詔事賈后，顧甚惡之。倫數求官，顧與張華復固執不許。由是倫嫉之如讎。永康元年，倫將廢賈后，謀篡逆，欲先除朝望。報宿怨，遂殺顧及張華。解系等顧死時年三十四。倫并欲殺其二子嵩。該、梁王彤、東海王越謂倫曰：「裴秀有勳王室，配食太廟，不宜滅其後嗣。」乃從帶方解系者，字少連，濟南著人也。泰始初，封梁鄒侯，系二弟結育，並清身潔己，有當世名。系歷官雍州刺史、西戎校尉，假節

趙王倫爲征西將軍，系與倫嬖人孫秀爭軍事，系表誅秀以謝氏羌。倫秀憾之，至是梁王彤救之。趙王怒曰：「我於水中見鱉，尙惡之，况其兄弟乎？」弗聽。並戮其妻子焉。倫誅追復顧本官，改葬以卿禮，諡之曰成。嵩嗣爵，該出後從伯職，爲散騎常侍，後並爲乞活賊陳午所殺。顧疾時俗放蕩，而王行之徒，聲譽大盛，轉相倣效，恐風教陵遲，乃著崇有論以釋其蔽，志欲匡扶朝政，徘徊於暗君虐后之朝，卒與張華俱殞其身，忠亮雖存而明哲則不足矣。

裴楷

晉記

卷二十七列傳

四

裴楷字叔則，父徽，魏冀州刺史。楷初爲魏尙書郎，與王戎齊名。參武帝撫軍軍事，風神高邁，容儀俊秀，而博涉羣書，善宣吐，時人謂之玉人。賈充更定律令，以爲定科郎事畢，詔楷於御前執讀，平議當否。羣臣咸屬目傾耳焉。尋轉中書郎。武帝初卽位，探策以卜世數而得一，帝不悅。羣臣失色。楷正容儀從容而進曰：「臣聞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寧，侯王得一以爲天下貞。帝大悅。羣臣皆稱萬歲。拜散騎侍郎，遷散騎常侍，出守河內，入爲屯騎校尉，右軍將軍，遷侍中。帝常問楷曰：「朕應天順時，與海內更始，今天下風聲，何得何

失。楷曰：陛下受命四海，承風所以未比德於堯舜者，以賈充之徒尚在朝耳。宜引天下賢人，與宏政道，不當示人以私。帝默然。平吳之後，修太平之化，數延公卿坐論政事。楷歷叙古今，多所獻替。帝善之，而不能用也。楷性寬厚，與物無忤。每遊榮貴，輒取其珍玩，雖車馬器服，宿昔之間，便施諸窮乏。嘗營別宅，從兄衍見而悅之，即以宅與衍。梁趙二王貴重當時，楷歲請二國租錢百萬，以散親族。人或譏之，楷曰：損有餘以補不足，天之道也。楷子璠，娶楊駿女，然楷素輕駿，與之不平。駿既執政，轉衛尉，遷太子少師，賈后殺駿，楷以婚親，收付廷尉。是日事起倉卒，誅戮縱橫，楷容色不變。方索紙筆，與親故書，會侍中傅祇救之，獲免。而太保璿、太宰亮表楷真正不阿，宜蒙爵土，乃封臨海侯。代楚王為北軍中候。楚王怒，楷不敢拜，轉為尚書。楷長子興先娶亮女，楷女適衛璿子，時賈后凶虐，楷不樂在內，求出外鎮。除安南將軍，假節都督荊州，垂發，而楚王瑋殺太保太宰，密使殺楷。楷素知瑋望已，間變單車入城，匿妻父王渾家與亮小子，一夜入徙，得免瑋死。以楷為中書令，加侍中、光祿大夫，開府儀同三司。尋卒，年五十五。諡曰元。楷五子，興、璠、憲、禮、遜。

晉記

卷二十一列傳

五

典少襲爵，官至散騎侍郎，卒。璠中書郎，楊駿之死，為亂兵所殺。

憲字景思，少穎悟，好交輕俠，及長，更折節嚴重，修儒學。初，侍講東宮，歷黃門、吏部郎、侍中。東海王以為豫州刺史，北中郎將，假節。王浚承制，拜尚書，與荀綽等。在幽州，建興中，石勒襲執王浚，浚參佐謝罪，軍門賁賂交錯。憲及荀綽不至，勒素聞其名，召而讓之，對曰：「憲等世事晉室，荷其榮寵，浚雖凶逆，猶晉之藩臣，中原鼎沸，故託足於此。明公苟不修德義，必於刑戮為始者，死吾分也。不拜而出。」勒謝之，待以客禮。勒簿浚官寮親屬，皆賞至巨萬。惟憲與荀綽家有書百餘卷，鹽米十數斛而已。謂長史張賓曰：「名不虛也。」吾不喜得幽州，喜得二子。以綽為參軍，憲為從事。中書郎為長樂太守，勒僭號與王波撰朝儀，憲章文勸，擬於王者。勒大悅。署大中大大夫，遷司徒。石虎時尤加禮重。憲二子，挹、毅，並有文才，然豪俠耽酒，好賦，不人物，毅為虎太子中庶子，散騎常侍，河間邢魚與毅有隙，竊毀馬奔段遼，遼數不知也。趙人追獲之，魚誣毀使已言當襲鮮卑，告之為備。當是時，適謀伐遼，聞魚辭，信之。虎因誅毅及挹，憲亦坐免。求幾復以為司徒，太傅，封安。

晉記

卷二十一列傳

五

定郡公竟卒於石氏族子邁嗣

楷長兄黎次兄康並知名康子盾永嘉中爲徐州刺史任長史司馬與勸盾刑殺立威劉淵使王桑趙固向彭城前鋒數騎至下邳文武不堪苛政皆散走盾與奔淮陰爲趙固所殺盾弟邵爲琅邪王安東長史拜東中郎將東海王越康婿也邵隨越出項卒於軍楷弟綽官至黃門侍郎長水校尉綽子遐東海王引爲主簿後爲越子毘所殺

晉記

卷二十七列傳

王

晉記卷二十一

列傳

蕭山郭 倫撰

李重

李重字茂曾江夏鍾武人也父景秦州刺史都亭定侯重少好學能文章早孤與羣弟居以孝愛聞爲始平王文學上疏陳九品曰先王議制以時因革因革之理唯變所適九品始乎喪亂軍中之政誠非經國不刊之法也且其檢防煩碎徵刑失實故朝野之論僉謂驅動風俗爲弊已甚而至於議改又以爲疑臣以革法創制當先盡開塞之理使體例大通而無否滯亦未易故也古者諸侯之治分土有常國有定土入無異望卿大夫世祿仕無出位之思臣無越境之義上下體固人德歸厚秦反斯道罷侯置守風俗淺薄自此來矣漢興斟酌周秦竝建侯守亦使分土有定而牧司必各舉賢貢士任之鄉議事合聖典比蹤三代方今聖德之隆光被四表兆庶頤頤欣覩太平然承魏氏雕弊之跡人物播越仕無常朝人無定處郎吏蓄於軍府豪右聚於都邑事體駁錯與古不同謂九品既除宜先開移徙聽相并就明貢舉之法不濫於境外則冠帶之倫將不分而自均卽土斷之實

晉記

卷二十一列傳

行矣。又建樹官司。功在簡久。階級少則人心定。久其事則政化成而能否著。此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聖王知天下之難常從事於其易。故寄驥括於閭伍。若任非所由。事非所覈。則雖竭聖智。猶不足以贍其事也。由此而觀。誠令二者既行。卽人思反本。修之於鄉。譚競自息。而禮讓日隆矣。遷太子舍人。轉尚書郎。當是時。太中大夫恬和。表陳便宜。稱漢孔光。魏徐幹等議。使王公已下。制奴婢限數。及禁百姓賣田宅中書。啓可。屬主者爲條制。重奏曰。先王之制。士農工商有分。不遷其業。所以利用厚生。各肆其力也。周官以

晉記

卷二十一

列傳

二

田之制。未復則王者之法。不得制人之私也。人之田宅。旣無定限。則奴婢不宜偏制。其數懼徒爲之法。實碎而難檢。方今聖明垂制。每尙簡易。法禁已具。何必更張哉。司隸校尉石鑒奏。鬱林太守介登。役使所監求召還。而尙書荀愷以遠郡非人情所樂。奏貶登秩居官。重駁曰。臣聞立法設制。所以齊衆檢邪。非必曲尋事情。而理無所遺也。故所滯者寡。而所濟者多。今如登郡比者多。若聽其貶秩居官。動爲準則。懼庸才負遠。必有黷貨之累。非所以肅清王化。輯寧殊域也。臣愚以爲宜聽鑒所上。先召登還。且使體例有常。不

晉記

卷二十一

列傳

三

散騎常侍子式官至侍中

石鑒者字林伯樂陵人爲魏御史中丞多所糾正入晉封堂陽子爲司隸校尉遷右光祿大夫領司徒前代三公冊拜皆設小會所以崇宰輔也自魏末已後廢不復行至鑒有詔令會遂以爲常武帝崩鑒監統山陵進封昌安縣侯元康初爲太尉卒年八十餘子陋字處賤襲封歷屯騎校尉

劉頌

劉頌字子雅廣陵人漢廣陵厲王胥之後也父觀平陽太守頌初察孝廉舉秀才皆不就魏末辟相國掾

晉記

卷二十一 列傳

四

泰始初拜尚書三公郎典科律申冤訟累遷中書侍郎咸寧中詔頌與散騎郎白褒巡撫荆揚以奉使稱旨遷議郎守廷尉在職六年號爲詳平會滅吳諸將爭功使頌校其事以王渾爲上功王濬爲中功帝以頌持法失理左遷京兆太守不行轉任河內郡界多公主水碓過塞流水頌表罷之百姓便焉尋以母憂去職服闋除淮南相在官嚴整舊修芍陂歲用數萬人而豪彊兼并孤貧失業頌使大小戮力計功受分百姓歌之在郡上疏曰臣聞不憚危悔之患而願獻所見者盡忠之臣也垂聽逆耳甘納苦言者濟世之

君也臣以期遇幸遭無諱之朝徒荷恩寵臣竊自愧

無以上報謹列所見如左臣誠未自許所言必當然要以不隱爲上報之節萬一足採則微臣更生之年如皆替妄則國之福也願陛下缺半日之間垂省臣言伏惟陛下應天順人爲創業之主然所遇之時實是起世何則漢末陵遲閭閻用事小人專朝君子在野政荒衆散遂以亂亡魏武帝以經略之才撥煩理亂積數十年至於延康之初然後吏清下順法始大行建文明二帝奢淫驕縱法物政刑固已漸頹矣自嘉平之初晉祚始基及於咸熙之末雖鈇鉞屢斷翦

晉記

卷二十一 列傳

五

除凶醜然其存者咸蒙遭時之恩不軌於法泰始初陛下踐祚其所服乘皆先代功臣之允當此之秋天地之位始定四海洗心整綱之會也古人有言膏粱之性難正陛下以用才因宜法寬有由爲未可一旦直繩御下誠時宜也然爲政矯世自宜漸出公塗而自泰始以來將三十年凡諸事業不茂既往以陛下明聖猶未及叔世之弊以成始初之隆傳之後世不無慮乎臣惟天下大器一安難傾一傾難正故慮經後世者必精目下如或當身之政餘烈不及後嗣使夫後世獨任智力以蒙大業雖經異時憂責猶追陛

下將如之何。夫聖明不世及。後嗣不必賢。此天理之常也。故善爲天下者。任勢而不任人。任勢者。諸侯是也。任人者。郡縣是也。郡縣之察。小政理而大勢危。諸侯爲邦。近多違而遠慮固。昔者武王聖主也。成王賢王也。然武王不恃成王之賢。而廣封建者。慮經無窮也。唐虞以前。書文殘缺。其事難詳。至於三代。明德顯親。列爵五等。以藩屏帝室。延祚久長。近者五六百歲。遠者將千載。至秦氏罷侯置守。子弟不分尺土。孤立無輔。二世而亡。漢承周秦之後。雜而用之。前後二代。各二百餘年。揆其封建。雖疆弱不適。制度舛錯。不盡事。中然跡其衰亡。恆在同姓失職。夫呂氏作亂。賴齊代之援。以寧社稷。七國叛逆。梁王捍之。卒弭其難。自後威權削奪。諸侯止食租俸。甚者至乘牛車。是以王莽得擅本朝。傾蕩天下。毒流生靈。光武紹起。雖封樹子弟。而不建成國之制。魏氏承之。罔開親戚。幽囚子弟。神器速傾。天命移在陛下。長短之應。禍福之徵。可見於此矣。大晉之興。宣帝定燕。太祖平蜀。陛下滅吳。可謂功格天地。土廣三王。舟車所至。人迹所及。皆爲臣妾。四海大同。始於今日。宜承大勳之集。及陛下盛明之時。開建土宇。使同姓必王。樹久安於萬載。垂長

世於無窮也。臣聞國有任臣則安。有重臣則亂。而王制人君。立子以適。不以長。立適以長。不以賢。此事情之不可易者也。而賢明至少。不肖至衆。物類相求。感應而至。又自然也。是以闇君在位。則重臣盈朝。明后臨政。則任臣列職。夫任臣之與重臣。俱執國統而立斷者也。然成敗相反。邪正相背。其故何也。重臣假所資以樹私。任臣因所藉以盡公。盡公者。政之本也。樹私者。亂之源也。借令愚劣之嗣。蒙先哲之遺緒。得中賢之佐。而樹國本。根不深。無幹輔之固。則所謂任臣者。化而爲重臣矣。何則。國有可傾之勢。則執權者見疑。衆疑難。以自明而甘受死亡者。非人情也。若乃建基既厚。藩屏彊固。雖置幼君赤子。而天下不懼。曩之所謂重臣者。悉令反忠而爲任臣矣。聖王知賢哲之不世及也。故立相持之勢。以御其臣。故曰爲社稷計。莫若建國。建侯之理。必使君樂其國。臣榮其朝。各流福祚。傳之無窮。然後能保荷天祿。兼翼王室。今諸王裂土。皆兼於古之諸侯。而法同郡縣。無成國之制。宜使率由舊章。一如古典。如今之爲。適足以虧天府之藏。棄穀帛之資。無補鎮國衛上之勢也。古者封建。既定有其國。後雖王之子孫。無復尺土。此今事之必不

行者也。若推親疎有所廢以有所樹則是郡縣之職非建國之制矣。今宜豫開此地令十世之內親者得轉處近十世之遠近郊地盡然後親疎相維不得復如十世之內方今始封而親疎倒施甚非所宜也。古者大國地方不過百里然人數殷衆境內必盈其力足以備充制度。今一國周環近將千里然實力寡不足以奉國典當因時制宜以盡事適於古典所應有者悉立其制非急所須漸而備之不得頓設也。須車甲器械既具羣臣乃服綵章倉廩已實乃營宮室百姓已足乃備官司境內充實乃作禮樂惟宗廟社稷則先建之至於境內之政官人用才自非內史國相命於天子其餘衆職及死生之斷穀帛資實慶賞刑威非封爵者悉得專之苟所以衛下之權不重則無以威衆人而衛上矣。周之建侯長享其國遠者將千載近者猶數百年。漢之諸王傳祚僅至曾元人性不相遠而長短甚違其故何邪。立意本殊而制不同故也。周之封建使國重於君公侯之身輕於社稷故無道之君不免誅放敦興滅繼絕之典故國祚不泯行誅放則羣后思懼允嗣必繼是無亡國也。諸侯思懼然後軌道下無亡國。天子乘之理勢自安此周室所以長在也。漢之樹置君國輕重不殊諸王陷於罪戮國隨以亡。故下無固國下無固國則天子勢孤無輔故姦臣擅朝而大業易傾。今宜修周之法國君失道及無子應除苟有始封支允不問遠近必紹其祚無則虛建之。須皇子生而繼其統又班固稱諸侯失國亦由網密宜寬其檢大制既定班之羣后書之玉版藏之金匱置諸宗廟副在有司寡弱小邦猶不可危況萬乘之主承難傾之邦而加其上則自然永久居重固之安可謂根深華嶽而四維之也。今閭閻少名士官司無高能其故何也。清議不肅人不立德行在取容故無名士下不專局又無考課吏不竭節故無高能無高能則有疾世事少名士則後進無準故臣思立吏課而肅清議夫欲富貴而惡貧賤人性然也聖王大誥物情知不可去使夫欲富者必先由貧欲貴者必先安賤安賤則不矜不矜然後廉恥厲守貧者必節欲節欲然後操全以此處務乃得盡公盡公者富貴之徒也。今公私之塗既乖而人情不能無私則恆背公而橫務是以風節日頽公理漸替然教頽既久一朝難反且教不求盡善善在抑尤同儉之中猶有甚泰使夫昧適情之樂者損其顯榮約已潔素

以長在也。漢之樹置君國輕重不殊諸王陷於罪戮國隨以亡。故下無固國下無固國則天子勢孤無輔故姦臣擅朝而大業易傾。今宜修周之法國君失道及無子應除苟有始封支允不問遠近必紹其祚無則虛建之。須皇子生而繼其統又班固稱諸侯失國亦由網密宜寬其檢大制既定班之羣后書之玉版藏之金匱置諸宗廟副在有司寡弱小邦猶不可危況萬乘之主承難傾之邦而加其上則自然永久居重固之安可謂根深華嶽而四維之也。今閭閻少名士官司無高能其故何也。清議不肅人不立德行在取容故無名士下不專局又無考課吏不竭節故無高能無高能則有疾世事少名士則後進無準故臣思立吏課而肅清議夫欲富貴而惡貧賤人性然也聖王大誥物情知不可去使夫欲富者必先由貧欲貴者必先安賤安賤則不矜不矜然後廉恥厲守貧者必節欲節欲然後操全以此處務乃得盡公盡公者富貴之徒也。今公私之塗既乖而人情不能無私則恆背公而橫務是以風節日頽公理漸替然教頽既久一朝難反且教不求盡善善在抑尤同儉之中猶有甚泰使夫昧適情之樂者損其顯榮約已潔素

者蒙儉德之報。故臣私願先從事於漸也。又羣官多不勝任。亦宜委務。使能者得以成功。不能者得以著敗。敗著可得而廢。功成可得遂任。然後賢能常居位。以善事闇劣不得以尸祿害政。如此則勝任者漸多。經年少久。卽羣司徧得其人矣。今人主不委事仰成。而與諸下共造事。始則功罪難分。下不專事。居官不久。故能否不別。何以驗之。今世士人。決不悉良能也。又決不悉疲軟也。今欲舉一忠賢。不知所賞求。一負敗。不知所罰。及其免退。自以犯法耳。非不能也。登進者。自以累資及人聞之譽耳。非功實也。陛下御政將

晉記

卷二十一

列傳

十

三十年而功未日新。其咎安在。古者六卿分職。冢宰爲師。秦漢以來。凡列執事丞相都總。今尙書制斷。諸卿奉成於古制。爲重事所不急。今未能省。并可出衆事付外寺。使得專之。尙書爲其都統。若丞相之爲。惟立法創制死生之斷。除名流徙。免度支之事。臺乃奏處。其餘外官皆得專斷。歲終臺閣課功校簿而已。今親掌者動受成於上下之所失。不得復以罪下。歲終事功不建。不知所責也。夫監司以法舉罪。獄官案劾盡實。法吏據辭守文。大較雖同。然至於施用。監司與法獄。宜小異。獄官唯實。法吏唯文。監司則欲舉

大而略小。何則。細過微闕。謬妄之失。此人情所必有。而悉糾以法。則朝野無立人。故善爲政者。綱舉而網疏。綱舉則所羅者廣。網疏則小必漏。所羅者廣。則爲政不苛。此爲政之要也。而自近世以來。爲監司者。類大綱不振。而微過必舉。微過不足以害政。舉之則微而益亂。大綱不振。則豪彊橫肆。豪彊橫肆。則百姓失職矣。夫大姦犯政。類出富彊豪富者。其力足憚其貨足欲。是以官長顧勢而頓筆。下吏縱姦懼所司之不足舉。則謹密網以羅微罪。使奏劾相接。狀似盡公。而撓法不亮。固已在其中矣。非徒無益於政體。清議乃由

晉記

卷二十一

列傳

十

此而益傷。凡舉過彈違。將以肅風俗而整世教。今舉小過而清議益積。是何異放兇豹於公路而禁鼠盜於隅隙哉。古人有言。鈇鉞不用而刀鋸日弊。不可以爲政。此言大事緩而小事急也。時政所失。少有此類。陛下宜反而求之。乃得所務也。夫權制不可以經常。政乖不可以守安。此言攻守之術異也。百姓雖愚。望不虛生。必因時而發。有因而發。則望不可奪。事變異前。則時不可違。昔魏武帝分離天下。使人役居戶。各在一方。既事勢所須。且意有曲。爲權假一時。以赴所務。非正典也。然逡巡至今。積年未改。百姓雖身丁其

困而私怨不生。誠以三方未悉蕩并。知時未可以求安息也。至於平吳之日。天下懷靜。而東南二方六州郡兵將士武吏戍守江表。或給京城運漕。父南子北。家室分離。又不習水土。運役勤瘁。並有死亡之患。此宜大見處分。以副人望。魏氏錯役。亦應改舊。二者各盡其理。黔首謳吟樂生。必十倍於今也。自董卓作亂。以至於今。近出百年。四海勞瘁。丁難極矣。六合渾并。始於今日。兆庶思寧。非虛望也。誠未可以希遵在昔。息放馬牛。但使受百役者。不出其國。兵備待事。其鄉天下所蒙。已不訾矣。世之私議。竊比陛下於孝文臣。

晉記

卷二十一

列傳

十三

以爲聖德隆殺。將在乎後。不在當今。何則。陛下龍飛鳳翔。應期踐祚。掃滅彊吳。奄征南海。孝儉之德。冠於百王。履宜無細。動成軌度。若善當身之政。建藩屏之固。使晉代久長。後世仰瞻遺跡。校功考事實。與湯武比隆。何孝文之足云。若所以爲安之理。或未盡善。則恐良史書勳。不得遠盡宏美。甚可惜也。然不可不使夫知政之士。得參聖憲。經年少久。終必有成。願陛下少察臣言。詔報曰。得所陳。知卿乃心爲國。動靜數以聞。元康初。從淮南王允入朝。會誅楊駿。頌屯衛殿中。其夜詔以頌爲三公。尙書。又上疏論律令事。久之轉。

吏部尙書。建九班之制。欲令百官居職。希遷考能否。以明賞罰。時賈郭專朝。任者欲速。竟不施行。趙王倫殺張華。頌哭之。慟。孫秀等議。加倫九錫。百僚莫敢異議。頌獨曰。昔漢之錫魏。魏之錫晉。皆一時之用。非可通行。周勃誅諸呂。而尊孝文。霍光廢昌邑。而奉孝宣。並無九錫之命。倫黨張林。欲殺之。孫秀曰。誅張斐已傷時望。不可復誅。頌以爲光祿大夫。門施行馬。尋病卒。追封梁鄉縣侯。食邑千五百戶。頌無子。養弟和子雍。早卒。更以雍弟翊子。隔爲適孫。嗣爵。頌弟彪。爲安東參軍。伐吳。獲張悌。累官積弩將軍。荊州刺史。彪弟。

晉記

卷二十一

列傳

十三

仲黃門郎。榮陽太守。

段灼

段灼。字休然。敦煌人也。少仕州郡。稍遷鎮西司馬。從鄧艾破蜀。封關內侯。累遷議郎。武帝卽位。灼上疏追理艾曰。故征西將軍鄧艾。心懷至忠。而荷反逆之名。平定巴蜀。而受三族之誅。臣竊悼之。惜哉。言艾之反也。以艾性剛急。矜功伐善。不能和同。朋類輕犯雅俗。失士君子之心。故莫肯爲艾理者。臣敢犯死言艾所。以不反之狀。艾本屯田掌獵人。宣皇帝拔之於農吏之中。顯之於宰府之職。處內外之官。據文武之任。所。

在輒有名績。固足以明宣皇帝之知人矣。會值洮西之役。官兵失利。刺史王經困於圍城之中。當爾之時。二州危懼。隴右懷懷。幾非國家之有也。先帝以爲深憂重慮。思可以安邊殺敵。莫賢於艾。故授之以兵馬。解狄道之圍。圍解。雷屯上邽。承官軍大敗之後。士卒破膽。將吏無氣。倉庫空虛。器械殫盡。艾欲積穀。彊兵以待有事。是歲少雨。又爲區種之法。手執耒耜。率先將士所統萬數。而身不離僕虜之勞。親執士卒之役。故落門段谷之戰。能以少擊多。摧破彊賊。斬首萬計。遂委艾以廟勝成圖。指授長策。艾受命忘身。龍驤麟

晉記

卷二十一

列傳

五

振前無堅敵。蜀地險阻。山高谷深。而艾步乘不滿二萬束馬懸車。自投死地。勇氣凌雲。將士乘勢。故能使劉禪震怖。君臣面縛。軍不踰時。而巴蜀蕩定。此艾固足以彰先帝之善任矣。艾功名已成。亦當書之竹帛。傳祚萬世。七十老公復何所求哉。艾以禪初降。遠郡未附。矯令承制。權安社稷。雖違常科。有合古意。原心定罪。事可詳論。故鎮西將軍鍾會。有吞天下之心。恐艾威名。知必不同。因其疑。假構成其事。艾被詔書。即遣彊兵束身就縛。不敢顧望。誠自知奉見先帝。必無當死之理也。會受誅之後。艾參佐官屬。部曲將吏。愚

蕙相聚。自共道艾破壞檻車。解其囚執。艾在困地。是以狼狽失據。夫反非小事。若苟懷惡心。卽當謀及豪傑。然後乃能興動大衆。不聞艾有腹心。一人臨死。口無一言。獨受腹背之誅。豈不哀哉。故見之者垂涕。聞之者歎息。此賈誼所以慷慨於漢文。天下之事。可爲痛哭者。良有以也。陛下龍興闡宏。大度受誅之家。不拘叙用。聽艾立後。祭祀不絕。昔秦人憐白起之無罪。吳人傷子胥之冤酷。皆爲立祠。今天下之人。爲艾悼心痛恨者。亦由是也。謂可聽艾門生故吏。收艾尸柩。歸葬舊墓。還其田宅。以平蜀之功。繼封其後。使艾闔

晉記

卷二十一

列傳

五

棺定諡。死無所恨。赦冤魂於九泉。收信義於後世。則天下徇名之士。思立功之臣。必投湯火。樂爲陛下死矣。帝省表。甚嘉其意。灼後復陳時宜。輒見省覽。然身微宦。孤不見進。叙乃取長假。還鄉里。臨去。遣息上表。曰。臣聞忠臣之於其君。猶孝子之於其親。進則有欣然之慶。非貪官也。退則有戚然之憂。非懷祿也。其意在於不忘光君榮親。情所不能已已者也。臣伏自悼。生長荒裔。而久在外任。未嘗覲見陛下。陛下竟不知臣爲何人。此臣之恨一也。遭運會之世。值有事之時。而不能垂功名於竹帛。此臣之恨二也。逮事聖明之

君而厄。悴羸劣不能陳力。當歸死於地下。此臣之恨三也。哀二親早亡。隕兄弟。竝凋喪。孝敬無復施於家門。此臣之恨四也。夏之日。忽以過冬之夜。尋復來。人生百歲。尚以爲不足。而臣中年嬰災。此臣之恨五也。慙日月之所養。愧吳蒼而無報。此臣之所以懷五恨而歎息。臨歸路而自悼者也。陛下自初踐祚。發無諱之詔。置箴諫之官。赫然寵異。謬謬之臣。臣無陸生之才。不在顧問之地。而疾痛增篤。退念桑梓。輒取長休。歸近墳墓。願瞻宮闕。繫情皇極。不勝丹款。謹遣息穎表凡五事以聞。其一曰。臣聞朝有謬謬盡規之臣。無

晉記

卷二十一 列傳

六

不昌也。任用阿諛。唯唯之士。無不亡也。是有國者皆欲求忠以自輔。舉賢以爲佐。而亡國破家者相繼。皆由任失其人。所謂賢者不賢。忠者不忠也。夫天下者。蓋亦天下之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也。殷商之旅。其會如林。矢于牧野。維予侯興。又曰。侯服于周。天命靡常。由此言之。主非常人也。有德則天下歸之。無德則天下叛之。故古之明王。其勞心遠慮。常如臨川無津涯。於是法天地。象四時。隆恩德。敬大臣。近忠直。遠佞人。仁孝著乎宮闈。宏化洽乎兆庶。平直如砥矢。信義感人。雖有淑房外戚之寵。不受其委曲之言。雖有近

習愛幸之豎。不聽其姑息之辭。四門穆穆。闢而不闔。恆戰戰慄慄。不忘戒懼。臣聞之懼。危者常安者也。憂亡者恆存者也。使夫有國之君。能安不忘危。則忠賢弼翊。本支百世。名位與天地無窮。亦何慮爲。來者之驅除哉。其二曰。士之立業。行非一概。吳起貪官。母死不歸。殺妻求將。不孝之甚矣。然在魏使秦人不敢東向。在楚則三晉不敢南謀。曾參閔騫。誠孝子也。不能宿夕離其親。豈肯出身致死。涉危險之地哉。今大晉應期運。齊聖美於有虞。而吳人不臣稱帝。私據此亦國之羞也。陛下誠欲致熊羆之士。不二心之臣。使奮

晉記

卷二十一 列傳

七

威。淮浦震服。荆蠻者。故宜疇咨博采。廣開貢士之路。薦巖穴。舉賢才。徵命考試。匪俊莫用。今臺閣選舉。徒塞耳目。九品訪人。唯問中正。故據上品者。非公侯之子孫。則當塗之昆弟也。二者苟然。則簞門蓬戶之俊。安得不有陸沈者哉。其三曰。昔田子方養老馬。而窮士知所歸。況居天下之廣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乎。昔者明王聖主。無不養老。老者衆多。未必皆賢。不可悉養。故父事三老。所以明孝也。宗事五更。所以明敬也。孟子曰。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今天下雖定。而華山之陽。無放馬之羣。桃

林之下。未有休息之牛。故以吳人尙未臣服也。夫饑者易爲食。渴者易爲飲。天下元元瞻望新政。願陛下思子方之仁。念犬馬之勞。思帷蓋之報。發仁惠之詔。廣開養老之制。其四曰。法令賞罰莫大乎信。人而無信。不知其可。況有養人以惠。使人以義。而不可不信行之哉。臣前爲西郡太守。被州所下。已未詔書。羌胡道遠。其但募取樂行。不樂勿彊。臣被詔書。輒宣恩廣募。示以賞信。所得人名。卽條言征西。其晉人自可差簡。丁彊如法調取。至於羌胡。非恩意告諭。則無欲度金城河西者也。自往每與軍渡河。未曾有變。故刺史郭

晉記

卷二十一

列傳

六

綏勸帥有方。深加獎厲。要許重報。是以所募感恩利賞。遂成績效。功在第一。今州郡督將竝已受封。羌胡健兒。或王或侯。不蒙論敘也。晉文猶不貪原。而失信齊桓。不惜地而背盟。況聖主乎。其五曰。昔周漢之興。樹親建德。周有五等之爵。漢有河山之誓。及其衰也。神器奪於權臣。國祚移於他姓。故滅周者秦。非姬姓也。代漢者魏。非劉氏也。於今國家大計。使異姓無裂土專封之邑。而同姓竝據連城。雖云割地譬猶囊漏。貯中。縱復令諸王子孫。後世還自相并。蓋亦楚人失繁弱於雲夢。尙未爲亡其弓也。神器不移他族。則始

祖不遷之廟。萬年億兆不改其名矣。乃大晉諸王二十餘人。而公侯伯子男五百餘國。欲言其國皆小乎。則漢神之起。無尺土之地也。況有國者哉。將謂大晉世世賢聖。而諸侯之允常不肖耶。則放勳欽明而有丹朱。瞽叟凶頑而有虞舜。天下有事。無不由兵。而無故多樹兵。本廣開亂原。恐陛下未得高枕而臥耳。臣聞與覆車同軌者。未嘗安也。與死人同病者。未嘗生也。與亡國同法者。未嘗存也。巍巍大晉。方且登泰山。禪梁父。刻石書勳。垂示無窮。宜遠鑒往代興廢。深爲嚴防。使著事奮筆。必有紀焉。昔伊尹恥其君不爲堯舜。此臣所以私懷慷慨。自忘輕賤者也。書奏。帝覽而異之。擢灼爲明威將軍。魏興太守。卒於官。

晉記

卷二十一

列傳

九

江統

江統字應元。陳畱圉人也。祖蕤。譙郡太守。封亢父男。父祚。南安太守。統少靜默。落落有姿。襲父爵除山陰令。元康中。關隴氐羌屢擾。建寧初。西討始擒氐帥齊萬年。統深維國家之治。宜杜其漸。乃著徙戎論。其辭曰。夫夷蠻戎狄。謂之四夷。九服之制。地在要荒。春秋內諸夏而外夷狄。以其言語不通。習俗不同。法俗詭異。風氣異宜。或居絕域之外。山河之表。崎嶇川谷。

險阻之地與中國壤斷土隔不相侵涉。賦役不及正朔不加。故曰天下有道。守在四夷。禹平九土而西戎即叙。其性氣貪婪。凶悍不仁。四夷之中。戎狄爲甚。弱則畏服。疆則叛。雖有賢聖之世。大德之君。咸未能以通化率導。而以恩德柔懷也。故匈奴求守邊塞。而侯應陳其不可單于屈膝。未央望之議以不臣。是以有道之君之牧夷狄也。惟待之有備。禦之有常。雖稽顙執贄。而邊城不弛固守。爲寇賊彊暴而兵甲不加。遠征期令境內獲安。疆場不侵而已。及至周室失統。諸侯專征。以大兼小。轉相殘滅。戎狄乘閒。得入中國。

晉記

卷二十一

列傳

二十

當春秋時。義渠大荔居秦晉之域。陸渾陰戎處伊洛之間。鄭驪之屬。害及濟東。侵入齊宋。陵虐邢衛。南夷與北狄交侵。中國不絕若綫。齊桓攘之。存亡繼絕。北伐山戎。以開燕路。故仲尼稱管仲之功。逮至春秋之末。戰國方盛。楚吞蠻氏。晉剪陸渾。趙開榆中。秦滅義渠。始皇之併天下也。南兼百越。北伐匈奴。五嶺長城。戎卒億計。雖師役煩殷。寇賊橫暴。然而一世之功。戎虜奔卻。當時中國無復四夷也。漢興而都長安。關中之郡號曰三輔。禹貢雍州。宗周豐鎬之舊也。王莽之敗。西都荒毀。百姓流亡。建武中。以馬援領隴西太守。

討叛羌。徙其餘種於關中。居馮翊河東空地。與華人雜處。數歲之後。族類蕃息。既恃其肥疆。且苦漢人侵之。永初之元。騎都尉王宏使西域。發調羌氏爲行衛。而羣蠻奔駭。互相扇動。二州之戎一時俱發。覆沒將守。屠破城邑。鄧騭征之。棄甲委兵。諸戎遂熾。南入蜀漢。東掠趙魏。唐突軹關。侵逼河內。十年之中。夷夏俱斃。任尙馬賢。僅乃克之。其所以爲害深重。累年不定者。雖將非其才。亦豈不以寇發心腹。害起肘腋。疾篤雖療。瘡大遲愈之故哉。自此之後。餘燼不盡。小有際會。輒復侵叛。雍州之戎。常爲國患。漢末關中殘滅。魏

晉記

卷二十一

列傳

三

興與蜀分隔。疆場之戎。一彼一此。魏武皇帝令將軍夏侯妙才討叛氐阿貴千萬等。後因拔棄漢中。遂徙武都之種於秦川。欲以弱寇彊國。扞禦蜀虜。此蓋權宜之計。一時之勢。非所以爲萬世之利也。今者當之已受其弊矣。夫關中土沃物豐。厥田上上。加以涇渭之流。溉其陂鹵。鄭國白渠灌浸相通。黍稷之饒。畝號一鍾。帝王每以爲居。未聞戎狄宜在此土也。非我族類。其心必異。而因其衰弊。遷之畿服。士庶既侮。其怨恨之氣。毒於骨髓。以貪悍之性。懷憤怒之情。候隙乘便。輒爲橫逆。而居封域之內。無障塞之隔。掩不備之

入收散野之積。故能爲禍滋蔓。暴害不測。此必然之勢。已驗之事也。當今之宜。宜及兵威方盛。徙馮翊北地。新平安。定界內諸羌。著先零罕开析支之地。徙扶風。始平。京兆之氏。出還隴右。著陰平。武都之界。廩其道。路之繩。令足自致。各附本種。反其舊土。使屬國撫夷。就安集之。戎晉不難。並得其所。上合往古。卽叙之義。下爲盛世。永久之規。縱有猾夏之心。風塵之警。則絕遠中國。隔閼山河。雖爲寇暴。所害不廣。是以充國子明。能以數萬之衆。制郡羌之命。有征無戰。全軍獨尅。雖有謀謨深計。廟勝遠圖。豈不以華夷異處。戎夏

帝記

卷二十一

列傳

三

區別要塞。易守之故哉。難之者。曰。方今關中。暴兵二載。伍戍之勞。老師十萬。水旱薦饑。疫癘札夭。凶逆旣戮。百姓愁苦。其望寧息也。若枯旱之思雨露焉。誠宜鎮之以安豫。而子方欲作役起徒。興功造事。使疲悴之衆。徒自猜之寇。以無穀之人。遷乏食之虜。恐勢盡力屈。緒業不卒。羌戎離散。前害未及弭。而後變復橫出矣。荅曰。羌戎狡猾。擅相號署。攻城野戰。傷害牧守。連兵聚衆。載離寒暑矣。而今異類互解。同種土崩。老幼繫虜。丁壯降散。禽離獸逆。不能相一子。以此等爲尙。扶餘資悔惡。反善懷我德惠。而來柔附。手將勢窮。

道盡智力。俱困懼。我兵誅以至於此也。然則我能制其短長之命。而令其進退由己矣。夫樂其業者不易。事安其居者無遷志。方其危疑怖促。故可制以兵威。遐遷遠處。夫聖賢之謀事也。爲之於未有。理之於未亂。道不著而平德不顯而成。其次則能轉禍爲福。因敗爲功。今子遭弊事之終。而不圖更制之始。愛易輟之勤。而得覆車之軌。何哉。且關中百餘萬口。戎狄居半。處之與遷。必須口實。若有窮乏。糝粒不繼者。故當傾關中之穀。以全其生之計。必無擠於溝壑。而不爲侵掠之害也。今我遷之。傳食而至。附其種族。自使

帝記

卷二十一

列傳

三

相瞻。而秦地得其半穀。此爲濟行者以廩糧。遺居者以積倉。寬關中之逼。去盜賊之原。除旦夕之損。建終年之益。若憚暫舉之小勞。而忘永逸之宏策。惜日月之煩苦。而遺累世之寇敵。非所謂能開物成務。創業垂統。崇基拓跡。謀及子孫者也。并州之胡。本匈奴桀惡之寇也。漢宣時。凍餒殘破。國內五裂。後合爲二。呼韓邪遂衰弱。孤危。依阻塞下。委質柔服。建武中南單于復來降附。遂令入居漠南。數世之後。亦輒叛戾。故何熙梁觀。戎車屢征。中平中。黃巾賊起。發調其兵。部衆不從而殺羌渠。由是於彌扶羅。求助於漢。以討其

屬仍值世喪亂。乘釁而作。鹵掠趙魏。寇及河南。建安中。又使右賢王去卑誘質呼廚泉。聽其部落散居六郡。咸熙之際。以一部太彊。分爲三率。泰始之初。又增爲四。而劉猛內叛。連結外虜。近者鄰散之變。發於穀遠。今五部戶至數萬。人口之盛。過於西戎。然其天性驍勇。弓馬便利。倍於氐羌。若有不虞風塵之慮。則并州之域。可爲寒心。榮陽句麗。本居遼東塞外。正始中。幽州刺史母邱儉伐其叛者。徙其餘種。始徙之時。戶落百數。子孫孳息。今以千計。數世之後。必至殷熾。今百姓失職。猶或亡叛。犬馬肥充。則有噬齧。況於夷狄。

晉記

卷二十一

列傳

三

能不爲變。但顧其微弱。勢力不陳耳。夫爲邦者。患不在貧而在不均。憂不在寡而在不安。以四海之廣。士庶之富。豈必戎狄在內。然後取足哉。此皆可申論。發遣還其本域。慰彼羈旅懷土之恩。釋我華夏纖介之憂。惠此中國。以綏四方。德施永世。於計爲長。帝不能用。未及十年。而劉淵發難。中原大亂。時人服其深識。遷中郎。轉太子洗馬。參齊王太司馬軍事。歷廷尉正。成都王記室。以母憂去職。服闋。爲司徒左長史。東海王牧兗州。以爲別駕。尋遷黃門侍郎。散騎常侍。領國子博士。永嘉四年。避亂奔於成臯。病卒。所著賦頌表。

奏數十篇。傳於世。二子彪。惇。彪字思元。初舉秀才。溫嶠辟爲平南參軍。累遷御史中丞。吏部尚書。尚書僕射。持議侃正。多所補益。卒。官護軍將軍。子敦。歷琅邪內史。敦子恆。西中郎長史。恆弟夷。尚書。惇性好學。每以爲君子立行。雖隱顯殊途。未有不宗禮教者也。若乃放達不羈。以肆縱爲貴。非但動違禮法。亦道之所棄也。乃著通道崇檢論。世咸稱之。蘇峻之亂。避地東陽山。徵辟皆不就。邑里宗其道。事必諮而後行。養志二十餘年。永和九年卒。年四十九。友朋相與刻石立頌。以表其德焉。

晉記

卷二十一

列傳

三

智者見於未然。然言之而患有國者。不能信至其言。現信而天下事已往往不可爲。夫登高者見遠。坐井者小天明。君賢相防微杜漸。所以陰消天下之禍者。庸夫不知也。李重諸人其慮天下事周矣。江統之論。信於事後。而不信於當時。夫固所見之有遠近焉爾。

晉記卷二十一終

晉記卷二十二

列傳

蕭山郭

向雄 閭閻

向雄字茂伯河內山陽人也父韶彭城太守雄初仕郡爲主簿事太守王經經之死也雄哭之盡哀市人咸爲之泣後太守劉毅嘗以非罪笞雄吳奮代毅爲太守又以譴繫雄於獄司隸鍾會於獄中辟雄爲都官從事會死莫敢殯雄迎喪而葬之晉公召而責之曰往者王經之死卿哭經於東市我不問也今鍾會躬爲叛逆又輒收葬若復相容其如王法何雄曰昔先王掩骼埋胔仁流朽骨當時豈先卜其功罪而後葬之哉今王誅既加法已彰矣雄感義收葬教亦無闕法立於上教宏於下雄不忍違生背死以立於時殷下饑枯骨而捐之中野爲將來仁賢之資不亦惜乎公悅與談宴而遣之武帝時累遷黃門侍郎吳奮劉毅爲侍中同在門下雄不交一言帝聞之勅雄令復君臣之好雄不得已詣毅再拜曰向被詔命君臣義絕如何不辭而去帝聞而大怒責雄曰我令卿復君臣之好何反絕耶雄曰古之君子進人以禮退人以禮今之君子進人若加諸膝退人若墜諸川劉河

內於臣不爲戎首亦已幸甚安復爲君之好帝笑

曰有是哉泰始中拜秦州刺史假赤幢曲蓋鼓吹賜

錢二十萬入爲御史中丞遷侍中太康初爲河南尹

賜爵關內侯齊王將歸藩雄諫曰陛下子弟雖多然

有名望者少齊王之出何爲者也帝不納雄固諫忤

旨起而徑出遂以憤卒弟匡惠帝時爲護軍將軍

閭閻字續伯巴西安漢人也祖圓張魯功曹勸魯降

魏封平樂鄉侯父璞嗣爵仕吳至牂牁太守續僑居

河南新安父卒繼母不慈誣續盜父金訟於所司遂

被清議十餘年續無怨色而孝謹不怠母悔更移中

晉記

卷二十二 列傳

一

正乃得復品爲太傅楊駿舍人轉安復令駿誅續棄官歸要駿故主簿潘岳掾崔基等共葬之而駿從弟模告武陵王澹將表殺造意者衆懼不敢續獨以家財成墓葬駿而去國子祭酒鄒湛以續才堪佐著薦於祕書監華嶠嶠曰此職閑重貴勢多爭之者吾非不知其人也奈不暇何爲西戎校尉司馬以功復封平樂鄉侯愍懷太子之廢也續與楷詣闕上書曰伏見赦文及榜下前太子通手疏自古以來臣子悖逆未有如此之甚也幸賴天慈全其首領臣伏念邇生於聖父而至此者由於長養深宮沈淪富貴每見

選師傅下至羣吏率取膏粱擊鍾鼎食之家希有寒門儒素如衛綰周文石奮疏廣洗馬舍人亦無汲黯鄭莊之比遂使不見事父事君之道所以致敗也非但東宮歷觀諸王師友文學皆豪族力能得者率非冀遂王陽能以道訓友無直諫三益之節官以文學爲名實不讀書但其鮮衣好馬縱酒高會嬉遊博奕豈有切磋能相長益臣常恐公族遲陵以此歎息今適可以爲戒恐其被斥棄逐遠郊始當悔過無所復及昔戾太子稱兵距命而壺關三老上書猶曰子弄父兵罪應笞耳漢武感悟尋築思子之臺今通無狀

晉記

卷二十二列傳

三

言語悖逆受罪之日不敢失道猶爲輕於戾太子尙可禁持重選保傅如司空張華道德深遠乃心忠誠以爲之師光祿大夫劉寔寒苦自立始終不衰年同呂望經籍不廢以爲之保尙書僕射裴頠明允恭肅體道居正以爲之友其游談文學皆選寒門孤宦以學行自立者及取服勤更事涉履艱難事君事親名行素聞者使與其處使嚴御史監護其家絕貴戚子弟輕薄賓客如此左右前後莫非正人師傳文學可令十日一講使共論議於前勅使但道古今孝子慈親忠臣事君及思愆改過之義昔太甲有罪放之三

年思庸克復爲殷明主魏文帝罷見廢夙夜自竟能自全及至明帝因母得罪廢爲平原侯爲置家臣庶子師友文學咸取正人共相匡矯兢兢慎罰事父以孝父沒事母以謹聞於天下到今稱之漢高皇帝數置酒於庭欲廢太子後四皓爲師子房爲傅竟復成就前事之不忘後事之戒也孟軻有云孤臣孽子其操心也危慮患也深故多善功李斯曰慈母多敗子嚴家無格虜由陛下驕通使至於此庶其受罪以來足自思改方今天下多虞四夷未寧儲副大事不宜空虛謂宜先加嚴誨依平原侯故事若不悛改

晉記

卷二十二列傳

四

棄之未晚也臣素寒門無力仕宦不經東宮情不私通念昔楚國處女諫其王曰有龍無尾言年四十未有太子也臣嘗備近職雖未得自結天日而慙慙之誠情不能已臣老母見臣爲表乃爲臣卜卦云書御卽死妻子守臣涕泣見止臣自惟頻見拔擢此恩難忘惟當竭誠雖死不恨輒具棺槨伏須刑誅書奏不省趙王倫殺張華賈謐被誅朝野震悚續獨撫華尸慟哭曰早語公遜位而不肯今果不免命也夫過叱賈謐尸曰小兒亂國之由誅其晚矣皇太孫立續復上疏曰臣前上書訟太子之枉不見省覽昔壺關三

老陳衛太子之冤而武築思子之臺高廟令田千秋上書不敢正言託以鬼神之教而孝武大感月中三遷位至丞相乘車入殿號曰車氏恨臣精誠微薄不能上達竟使太子流離沒命許宮向令陛下卽納臣言不致此禍天贊聖意三公獻謀庶人賜死罪人斯得太子以明臣獨恨其晚無所及也詔書慈悼迎喪反葬復其禮秩誠副衆望伏見詔書建立太孫斯誠陛下上順先典以安社稷中慰慈悼冤魂之痛下令萬國心有所繫臣願陛下因此大更釐改以爲永制禮制太子居以士禮與國人齒爲置官屬皆如朋

晉記

卷二十二列傳

五

友不爲純臣既使上厭至望以崇孝道又令不相嚴憚易於規正昔漢武既信姦譏危害太子復用望氣之言欲盡誅詔獄中囚邴吉閉門距命後遂擁護皇孫督罰乳母卒至成人立爲孝宣皇帝苟至於忠無往不可歷觀古人雖不避死亦由世教寬明故臣下得行其忠也自晉興以來用法太嚴遲速之閒輒加誅斬一身伏法猶可言也今則動輒滅門昔呂侯臨朝肆意無道周昌相趙三召其王而昌不遣先徵昌入乃後召王假令如今昌后必謂昌已反夷其三族矣則誰敢復爲殺身成義者哉又漢初廢趙王張敖

其臣貫高謀弑高祖高祖不誅以臣道田叔孟舒十人爲奴髡鉗隨王隱親侍養向使晉法得容爲義東宮之臣得如周昌固護太子得如邴吉詔不坐伏死諫爭則聖意必回太子以安如田叔孟舒侍從不罪者則隱親左右姦凶毒藥無緣得設太子不夭也臣每責東宮臣故無侍從者後聞頗有在路次望車拜辭而有司收付洛陽獄奏科其罪然則臣故莫從良有以也又本置三率盛其兵馬所以宿衛防虞而使者卒至莫有警嚴覆請審者此由恐畏滅族故不敢耳今皇孫冲幼去事多故若有不虞姦邪矯詐

晉記

卷二十二列傳

六

可著令自今以後諸有興廢倉卒羣臣皆得輒嚴須錄詣殿前面受口詔然後爲信得同周昌不遣王下聽臣子隱親得如田叔孟舒不加罪責則永固儲副以安後嗣之遠慮也來事難知往事可改臣前每見詹事裴權用心懇惻舍人秦戢數上疏啓諫而爰倩贈以九列權之忠慨獨不蒙賞謂宜依倩爲比以寵其魂推尋表疏如秦戢輩及司隸所奏諸敢拜辭於道路者明詔稱揚使微異於衆以勸爲善以獎將來也續又言今相國雖已保傅東宮至於旦夕訓誨輔導出入宜選寒苦之士忠貞清正老而不衰如城門

校尉梁柳白衣南安朱冲比者以爲師傅其侍臣以下文武將吏且勿復取盛威豪門子弟皆可擇寒素篤行更履險易節義足稱者以備羣臣可輕其禮儀使相切磋晉魏文帝在東宮徐幹劉楨爲友文學相接之道並如氣類吳太子登顧譚爲友諸葛恪爲賓臥同牀帳行則參乘交如布衣相呼以字此則近代之明比也天子之子不患不富貴不患人不敬畏患於驕盈不聞其過不知稼穡之艱難耳至於甚者乃不知名六畜可不戒哉在禮太子朝夕視膳昏定晨省跪問安否於情得盡五日一朝於敬既簡於情亦

晉記

卷二十二

列傳

七

疎易致構間故曰一朝不朝其間容刀五日之制起漢高祖身爲天子父爲匹夫萬幾事多故闕私敬耳今主上臨朝太子無事文王世子篇曰王季一飯亦一飯再飯亦再飯安有遙豫五日一覲哉時迎太子喪於許昌續陳孤魂獨行太孫幼不可涉道可遣妃奉迎使其父衍隨行衛護朝廷嘉其忠擢爲漢中太守趙王倫死既葬續以車轅其家續不護細行而慷慨好大節年五十九卒於官續五子長子亨爲遼西太守屬王浚稱制不得之官依青州刺史荀晞晞政苛暴享數切諫爲晞所殺

茂伯哭經葬會犯所忌而不顧士爲知己蓋有之矣愍懷之廢大臣惕於賈后莫敢諫而續伯輿棺上書何其烈也秦漢以來世子法廢久矣三書懇懇乃萬世之龜鑑哉

秦秀 范宏之

秦秀字元良新興雲中人也父朗魏驍騎將軍秀少敦學行以忠直知名咸寧中爲博士司空何曾卒下禮官議諡秀議曰故太宰何曾雖階世族之允而少以高亮嚴肅顯登王朝事親有色養之名在官奏科尹模此二者實得臣子事上之概然資性驕奢不循

晉記

卷二十二

列傳

八

軌則詩曰節彼南山惟石巖巖赫赫師尹民具爾瞻言其德行高峻動必以禮耳邱明有言儉德之恭侈惡之大也大晉受命勞謙隱約曾受寵二代顯赫累世暨乎耳順之年身兼三公之位食大國之租荷保傅之貴執司徒之均二子皆金貂卿校列於帝側方之古人責深負重雖舉門盡死猶不稱位而乃驕奢過度名被九域行不履道而享位非常以古義言之非惟失輔相之宜違斷金之利也誠皇代之美壞人倫之教示天下之醜長後生之傲莫大於此自近世以來宰臣輔相未有受垢辱之聲被有司之劾父子

晉記

卷二十二

列傳

九

塵累而蒙恩貸者曾青也。周公弔二季之陵遲哀大教之不行於是作謚以紀其終。曾參奉之。啓手歸全。易簣而沒。明慎保終。死而後已。齊之史氏。亂世陪臣耳。猶書君賊。累死不懼。況臣皇代守典之官。敢畏疆盛而不盡禮。管子有言。禮義廉恥是謂四維。四維不張。國乃滅亡。宰相大臣人之儀表。若生極其情。死又無貶。則是帝室無正刑也。王公貴人復何畏哉。所謂四維復何寄乎。謹按謚法。名與實爽曰繆。怙亂肆行曰醜。曾之行已皆與此同。宜謚繆醜公。時雖不同。秀議然問者莫不憚之。秀性忌讒。佞疾之。如讎。素薄司空賈充。諸將伐吳。問其爲大都督。秀謂所親曰。伐國大任也。充文按小才。何堪居此。吾將哭以送師。或止秀曰。昔蹇叔知秦軍必敗。故哭送其子耳。今吳君無道。羣帥踐境。將不戰而潰。子之哭也。既爲不智。乃不赦之罪。於是遂止。充年衰恆憂已謚。傳及薨。充夫人郭槐以外孫韓謚爲嗣。秀謚曰。充舍宗族弗授。而以異姓爲後。悖禮溺情。以亂大倫。昔卽養外孫。葛公子爲後。春秋書。莒人滅鄆。聖人豈不知外孫親耶。但以義推之。則無父子耳。又按詔書。自非功如太宰。始封無後如太宰。所取必已。自出不如太宰。不得以爲比。

晉記

卷二十二

列傳

十

然則以外孫爲後。自非元功顯德。不之得也。天子之禮。蓋可然乎。絕父祖之血食。開朝廷之禍門。謚法昏亂紀度曰荒。請謚荒公。不從。初伐吳之後。王濬先入建鄴。降孫皓。功在第一。王渾忌濬功。相訐奏。帝雖不聽。而以濬爲輔國大將軍。秀乃上書曰。自大晉啓祚。輔國之號。率以舊恩。此爲王濬無功之時。受九列之顯位。而立功之後。更得寵入之辱號也。四海聞之。誰不失望。何則。蜀小吳大。平蜀之後。二將皆就加三事。今濬還而降等。天下安得不惑乎。吳之未亡也。雖以三祖之神武。猶躬受其屈。蓋孫皓之虛名。足以驚動諸夏。每一小出。雖聖心知其垂亡。而中國輒懷惶怖。當此之時。有借天子百萬之衆。平而有之。與國家結兄弟之交。臣恐朝野實皆甘之。今濬舉蜀漢之卒。數旬而平吳。卽盡舉吳之財寶以與之。亦不爲過。而乃與之計校乎。後與劉暉等議。齊王攸事。忤旨。除名。尋復起爲博士。秀性倖直。與物多忤。爲博士前後垂二十年。卒於官。後百有餘年。當太元之時。有博士范宏之者。順陽人也。祖汪。武興侯。安北將軍。父康。宏之少襲爵。博學洽聞。而性抗直。衛將軍譚石薨。請謚下禮官議。宏之議曰。臣伏見衛將軍譚石。階藉門蔭。屢登

崇顯總司百揆翼贊三臺開練庶事勤勞匪懈內外
僉議皆曰與能當淮肥之挑動極危墜雖皇威遐震
狡寇天亡因時立功石亦與焉又開建學校以延胃
子雖盛化未洽亦愛禮存羊然古之賢輔大則以道
事君侃侃終日次則厲身奉國夙夜無怠下則愛人
惜力以濟時務然後可以免維塵之譏塞素餐之責
矣今石位居朝端任則論道倡言無忠國之謀守職
則容身而已不可謂事君貨贖京邑聚斂無厭不可
謂厲身坐擁大衆侵食百姓大東流於遠近怨毒結
於衆心不可謂愛人工徒勞於土木思慮殫於機巧

晉記

卷二十二列傳

十一

純綺盡於婢妾財用糜於絲桐不可謂惜力此人臣
之大害有國之所去也先王所以正風俗理人倫者
莫尚乎節儉故夷吾受謫乎三歸平仲流美乎約已
自頃風軌陵遲奢僭無度廉恥不興利競交馳不可
不深防本原以絕其流昔漢文襲弋綈之服諸侯猶
侈武帝焚雉頭之裘靡麗不息良由儉德雖彰而威
禁不肅道自我建而刑不及物也若存罰其違亡敗
其惡則四維必張而禮義行矣按諡法因事有功曰
襄貪以敗官曰墨宜諡曰襄墨公又論殷浩宜加贈
諡指斥桓溫時桓謝方盛尚書僕射王珣又溫故吏

也乃山宏之爲餘杭令將行與會稽王道子箋曰下
官輕微寒士謬得廁在俎豆實懼辱累清流惟塵聖
世竊以爲人君居廟堂之上知周四海之外者非徒
聰明內照亦賴羣言之助也是以下無隱情之責上
收神明之功敢緣斯義志在輸直嘗以謝石黷累應
被清澄殷浩忠貞宜蒙褒顯是以不量輕弱先衆言
之而惡直醜正其徒實繁雖仰恃聖主欽明之度俯
賴明公愛物之隆而交至之忠實有無賴下官與石
本無怨忌生不相識事無相干正以國體所關不應
稍計疆弱與浩年時逸絕世不相及無復藉聞故老

晉記

卷二十二列傳

十二

語其遺事耳於下官之身何所痛癢而當爲之犯時
干主哉亦以臣之事君惟思盡忠而已不應復計利
鈍事不允心則謹言悟主義感於情則陳辭靡悔若
懷情竊意惡而不言此乃古人所以得罪於明君明
君所以致法於羣下者也桓溫事跡布在天朝逆順
之情暴之四海凡厥黔首誰獨無心桓溫於亡祖雖
其意難測求之於事止免黜耳非有至怨也王珣以
下官議殷浩諡不宜暴揚溫惡珣感其提拔之恩懷
其入幙之遇託以廢黜昏闇建立聖明謂足以明其
忠貞之節若溫忠爲祖懷誠存本朝何不奉還萬幾

退守藩服。方提勒公王。匡總朝政。豈先帝幼弱。未堪親政耶。邇脅袁宏。使作九錫。備物光赫。其文具存。朝廷畏怖。莫不景從。惟謝安王坦之。以死守之。會上天降怒。姦惡自亡。社稷危而後安。靈命墜而復構。晉自中興以來。號令威權。多出疆臣。今主上親覽。萬幾明公光贊百揆。政出皇室。人無異望。復不於今大明國典。作制百代。不審復欲誰待下官。所以每懷憤發。不能已已者也。敢竭愚誠。布之執事。宏之又與珣書。責其欺罔。辭雖亮直。終以桓謝之故。不調年四十七。竟卒於餘杭令。

晉記

卷二十二 列傳

三

史官立而中材之主有所惕。而憚於爲非。諡法興而善惡彰於身後。聖人所以勸後世於無窮也。二者之官。失其守而富貴者肆矣。二博士侃侃守官。不畏疆禦。其古之遺直也夫。

曹志

曹志字允恭。魏陳思王植之孽子也。少好學。夷簡有大度。善騎射。植立爲嗣。後改封濟北。晉代魏。降爲鄆城縣公。詔曰。昔在前世。雖歷運迭興。至於先代苗裔。傳祚不替。或列藩九服。式序王官。選衆命賢。惟德是與。蓋至公之道也。魏氏諸王公。養德藏器。壅滯曠久。

前雖有詔。當須簡授。而自頃衆職少缺。未得式叙。前濟北王曹志。履德清純。才高行潔。好古博物。爲魏宗英。朕甚嘉之。其以志爲樂平太守。志在郡游獵。讀書以聲色自娛。咸寧初。召爲國子博士。後遷祭酒。齊王攸將之國。下太常議。崇錫文物。博士秦秀等以齊王宜內匡朝政。不可之藩。志又常恨其父不得志於魏。因愴然歎曰。安有如此之才。如此之親。不得樹本助化。而遠出海隅。晉朝之隆。其殆乎哉。乃奏議曰。臣聞大司馬齊王。當出藩東夏。備物盡禮。同之二伯。今陛下爲聖君。稷契爲賢臣。內有魯衛之親。外有齊晉之輔。坐而守安。此萬世之基也。古之夾輔王室。同姓則周公其人。異姓則太公其人。也。皆身在朝廷。五世反葬。後雖五伯迭興。桓文誦主。下有請隧之僭。上有九錫之禮。終於譎而不正。尾大不掉。豈可與周召同日而論哉。今聖朝創業之始。始之不諒。後事難工。幹植不彊。枝葉弗茂。自義皇以來。天下豈是一姓之獨有。欲固其本者。當有磐石之宗。夫欲享萬世之利者。當與天下議之。秦魏欲獨擅其威。而財得沒其身。周漢能均其利。而親疎爲之用。此聖主之深慮。所以遠鑒於無窮也。臣聞之事雖淺。當深念之。言雖輕。當重

晉記

卷二十二 列傳

古

思之竊以爲當如博士等議議成當上志從弟高邑公嘉見之曰兄議百年之後必書晉史然今日將見責邪帝覽議果大怒曰曹志尙不明吾心況四海乎以議者不指答所問橫造異論策免太常鄭默於是有所奏收志等結罪詔免志官以公還第頃之復爲散騎常侍遭母憂居喪過禮得疾喜怒失常九年卒太常將奏以惡諡崔褒歎曰魏顆不從亂以病爲亂故也今諡曹志而諡其病豈謂其病不爲亂乎於是諡爲定

晉記

卷二十三

五

晉記卷二十三

列傳

蕭山郭 倫撰

孫楚

孫楚字子荆太原中都人也祖資魏驃騎將軍父宏南陽太守楚才藻超邁而性陵傲缺鄉曲之譽年四十餘始參鎮東軍事遷佐著作郎復爲石苞驃騎參軍楚負其才氣易苞初至長揖曰天子命我參卿軍事苞銜之因奏楚與吳人孫世山共訕毀時政楚亦抗表自理紛紜未決遂遷廢積年初參軍不敬府主以楚輕苞遂制施敬自楚始也扶風王駿起楚爲征西參軍轉梁令遷衛將軍司馬惠帝初拜馮翊太守元康三年卒初楚與同郡王濟友善濟爲本州大中正訪問銓邑人品狀至楚濟曰此人非卿所能目也吾自爲之乃狀楚曰天才英博亮拔不羣楚少時欲隱居謂濟曰當欲枕石漱流而誤云枕流漱石濟曰流非可枕石非可漱也楚遂曰所以枕流欲洗其耳所以漱石欲厲其齒耳楚少所推服惟敬濟楚婦喪除服作詩以示濟濟曰未知文生於情情生於文覽之悽然增伉儷之重三子衆洵纂衆及洵俱早亡纂子統綽竝知名

統字承公。誕任不羈而善屬文。時人以爲有楚風。家於會稽。性好山水。求爲鄞令。轉吳寧。縱意游肆。凡名山勝川。畢到後。爲餘姚令。卒。子騰。以博學稱。位至廷尉。騰弟登。尚書郎。注老子行於世。

綽字興公。博學善屬文。少與高陽許詢俱有高尙之志。居於會稽。放游山水十餘年。作遂初賦。以致意。絕重張衡左思之作。曰。三都兩京。五經之鼓吹也。嘗作天台山賦。以示友人范榮期。曰。卿試擲地。當作金石聲。其自負若此。除著作佐郎。襲爵長樂侯。補章安令。爲王羲之右軍長史。轉永嘉太守。遷散騎常侍。領著作記。

卷二十三 列傳

二

作桓溫已收河南。將移都洛陽。朝臣竝知不可。畏溫莫敢先諫。綽乃上疏曰。伏見征西大將軍臣溫表。當躬率三軍。討除二寇。蕩滌河渭。清灑舊京。然後神旂電舒。朝服濟江。反皇居於中土。正玉衡於天極。斯超世之宏圖。千載之盛事也。然臣觀帝王之興。莫不藉地利人和以建功業。貴能以義平暴。因而撫之。懷愍不建。淪胥秦京。遂令胡戎交侵。神州絕綱。土崩之釁。誠由道喪。然中夏蕩蕩。一時橫流。百郡千城。曾無完郭者。何哉。亦以地不可守。投奔有所故也。天祚未革。中宗龍飛。非惟信順協於天人。實賴萬里長江。畫而

守之耳。自喪亂六十餘年。蒼生殄滅。百不遺一。河洛邱墟。而夏蕭條。井堙木刊。阡陌夷滅。播流江表。已經數世。存者長子。老孫亡者。邱壠成行。雖北風之思。感其素心。而目前之哀。實爲交切。若遷都旋軫。中興五陵。卽復緬成遐域。泰山之安。旣難以理保。烝烝之思。豈不纏於聖心哉。溫今此舉。誠欲大覽始終。爲國遠圖。向無山陵之急。亦未肯決大謀。獨任天下之至難也。發憤忘食。忠慨亮到。凡在有心。孰不致感。而百姓震駭。同懷危懼者。豈不以反舊之樂除。而趣死之憂促哉。何者。植根於江外數十年矣。一朝拔之。頓驅踞

卷二十三 列傳

三

於空荒之地。提挈萬里。踰險浮深。離墳墓。棄生業。富者無三年之糧。貧者乏一餐之飽。田宅不可復售。舟車無從而得。捨安樂之國。適習亂之鄉。出必安之地。就累卵之危。將頓仆道途。飄溺江川。僅有達者。夫國以人爲本。除寇所以爲人。衆喪而寇除。亦安所取裁。此仁者所宜哀矜。國家所宜深慮也。自古帝王之都。皆有常所。時隆則宅中。而圖大勢。屈則遵養。以待會。使德不可勝。家有三年之積。然後始可謀太平之事。今天時人事。有未至者矣。一朝欲一宇宙。無乃頓而難舉乎。臣之愚計。爲可更遣一將。有威名資實者。先

鎮洛陽於陵所築二壘奉衛山陵掃平梁許清一河
南運漕之路既通然後盡力於開墾廣田積穀漸為
徙者之資如此賊見亡徵勢必遠竄如其逃逆不化
復欲逞死者南北諸軍風馳電赴若身手之救痛癢
率然之應首尾山陵既固中夏小康陛下且端委紫
綬增修德政去小惠節游費審官人練甲兵以養士
減寇為先十年行之無使繁費則貧者殖其財怯者
充其勇人知大德赴死如歸以此致政猶運諸掌握
何故拾百勝之長理舉天下而一擲哉陛下春秋方
富溫克壯其猷君臣相與宏養德業括囊元吉豈不

晉記

卷二十三列傳

四

使乎今溫倡高議聖朝互同臣以輕微獨獻管見切
以無諱之朝狂瞽進說芻蕘之謀聖賢所察所以不
勝至憂觸冒干陳若陛下垂神溫少畱意豈非屈於
一人而允億兆之願哉如以干忤罪大欲加顯戮使
丹誠上達退受刑誅雖沒泉壤尸且不朽溫見綽表
不悅曰致意與公何不尋君遂初賦知人家國事邪
尋轉廷尉卿領著作綽性通率好譏調嘗與習鑿齒
同行綽前顧謂鑿齒曰沙之汰之瓦石在後鑿齒曰
鯀之颺之枳糠在前而文才卓絕天下重之沙門支
遁常問綽曰君何如元度綽曰高情遠致吾早已伏

磨然一咏一吟許將北面矣溫王郁庾之薨必求綽
為碑文刊石焉年五十八而卒子嗣有綽風文章相
亞位至中軍參軍早亡

劉喬

劉喬字仲彥南陽人也其先漢宗室封安衆侯傳襲
歷二世祖虞魏侍中父阜陳留相喬少為祕書郎建
威將軍王戎引為參軍同伐吳還授滎陽令遷太子
洗馬預誅楊駿賜爵關中侯拜尚書右丞賈謐伏誅
封安衆男遷御史中丞齊王腹心董艾勢傾朝廷百
官莫敢忤旨喬二旬之中奏劾艾罪者六出為豫州

晉記

卷二十三列傳

五

刺史與荊州刺史劉宏共擊張昌進左將軍張方劫
遷惠帝於長安喬與諸州郡發兵迎車駕而東海王
越承制轉喬安北將軍冀州刺史以范陽王越領豫
州喬以非天子命不受代潁川太守劉輿昵於越喬
上尚書列輿罪惡河間王得喬所上乃宣詔使鎮南
將軍劉宏征東大將軍劉準平南將軍彭城王釋與
喬并力攻越於許昌輿弟琨率眾救越未至而越敗
越乃與琨俱奔河北既而琨率眾騎五千濟河攻喬
喬劫琨父蕃以檻車載之據寧城以距越眾不敵而
潰復收散卒屯於平氏河間王進喬鎮東將軍假節

以其長子祐爲東郡太守。使劉宏劉準彭城王釋等率兵援喬。東海王越欲擊喬。宏遺喬及越書。使解怨。釋兵同獎王室。皆不聽。宏復上疏曰。范陽王越欲代豫州刺史劉喬。喬舉兵逐越。司空東海王越以喬不從。命討之。臣以爲喬忝受殊恩。顯居州司。自欲立功於時。以徇國難。無他罪。闕而范陽代之。代之爲非。然喬不得以越之非專威。輒討。誠應顯戮。以懲不恪。然自頃兵戈紛亂。猜禍蜂生。疑隙構於羣王。災難延於宗子。今夕爲忠明旦爲逆。翻其反而互爲戎首。載籍以來。骨肉之禍。未有如今者也。臣竊悲之。今邊陲無

晉記

卷二十三

列傳

六

備豫之儲。中華有杆軸之困。而股肱之臣。不惟國體。職競尋常。自相楚剝。爲害轉深。積毀銷骨。萬一四夷乘虛爲變。此亦猛虎交關。自效於下莊者矣。臣以爲宜速發明詔。詔越等令兩釋猜疑。各保分局。自今以後。其有不被詔書。擅興兵馬者。天下共伐之。當是時。河間王方距關東。倚喬爲援。不納。及東海王移檄天下。帥甲士三萬將入關。軍次於蕭。喬懼。使子祐距越於靈壁。劉琨分兵向許昌。許昌人納之。琨遂自滎陽率兵迎越。遇祐。衆潰。見殺。喬衆遂散。與五百騎奔平氏。帝還洛陽。大赦。越復表喬爲太傅。軍諮祭酒。越薨。

拜喬鎮東將軍。豫州刺史。卒於官。子挺。潁川太守。挺子耽。少博學。明習詩禮。三史。歷度支尚書。在職廉慎。桓元耽甥也。元輔政。以耽爲尚書令。加侍中。不拜。改授特進。金紫。光祿大夫。尋卒。耽子柳。字叔惠。亦有名。歷尚書左右僕射。時右丞傅迪。好多讀書。而不解其義。柳唯讀老子而已。迪每輕之。柳曰。卿讀書雖多。而無所解。可謂書簞矣。時人重其言。出爲徐兗江三州刺史。卒。贈光祿大夫。弟乂。始安太守。乂子成。丹陽尹。

張輔

晉記

卷二十三

列傳

七

張輔。字世偉。南陽西鄉人。漢河間相衡之後也。少與從母兄劉喬齊名。初補藍田令。勦豪彊。扶貧弱。一縣稱之。轉山陽令。擊殺橫暴。累遷尚書郎。封宜春亭侯。拜御史中丞。糾劾不避權貴。出爲馮翊太守。當是時。河間王顯專制關中。長沙王啓帝密詔雍州刺史劉沈。秦州刺史皇甫重。討之。沈等與顯戰於長安。顯求救於輔。輔將兵救顯。敗沈。乃以輔代重爲秦州刺史。輔之赴顯難也。金城太守游楷。亦以兵助顯。轉梁州刺史。輔還。楷不時迎輔。怒。陰欲殺楷。輔性剛暴。好立威。天水太守封尚非之。輔卽殺尚。復召隴西太守韓

稚會議伐楷。稚未決。輔投几而起。稚子朴有武幹。卽收兵擊輔。輔與戰於遮多谷口。軍敗爲天水。故帳下督富整所殺。初。輔著論云。管仲不若鮑叔知所奉。知所投。管仲奉主而不能濟。所奔又非濟事之國。三歸反坫。皆鮑不爲。又論班固司馬遷曰。遷之著述。辭約而事舉。叙三千年事。惟五十萬言。班固叙三百年事。乃八十萬言。煩省不同。不如遷一也。良史述事。善足以獎勸。惡足以監戒。中流小事。亦無取焉。而班皆書之。不如二也。毀貶錯。傷忠臣之義。不如三也。遷既造創。固又因循。難易益不同矣。遷爲蘇秦張儀范雎。

晉記

卷二十三列傳

八

蔡澤作傳。逞辭流離。亦足以明其大才。故述辨士。則辭藻華靡。叙實錄。則隱核名檢。此所以遷稱良史也。又論魏武帝不及劉備。樂毅滅於諸葛亮。輔有文才卓識。而以性剛不得其死。有識者惜之。

盧志

盧志字子道。范陽涿人也。初辟公府掾。尚書郎。出爲鄴令。成都王穎鎮鄴。愛其才。以爲諮議參軍。齊王起兵討趙。馳使告穎。穎召志計事。志曰。趙王無道。肆行篡逆。今殿下總率三軍。掃夷凶暴。必有征無戰。然兵事至重。宜旌賢任才。以收時望。穎深然之。卽補志左。

晉記

卷二十三列傳

九

長史掌文。論穎前鋒都督趙驤大敗於黃橋。士衆震駭。議欲還保。朝歌志曰。今我軍失利。敵必有輕易凌轢之心。若頓兵不進。三軍挫衄。且戰何能無勝負。宜更選精銳。星行倍道。出其不意。此用兵之奇也。穎從之。倫敗。志謂穎曰。齊王以百萬之衆。與張泓等相持。未決。大王徑得濟河。大勳莫之能比。而齊王今當與大王共輔朝政。志聞兩雄不俱處。功名不並立。今宜因太妃微疾。求還定省。推崇齊王。徐結四海之心。穎遂以母疾還藩。由是天下莫不賢成都王志之謀也。朝廷封志爲武疆侯。加散騎常侍。既而李含說河閒。

晉記

卷二十三 列傳

十

謚兄子琳殿中虎賁千人而已志復勸穎早發穎又不沒而人馬復散志於營陣間索得鹿車數乘司馬督韓元收集黃門得百餘人志入帝問曰何散敗至此志曰賊去鄴尚八十里而士臣一朝駭散太弟今欲奉陛下還京師帝御犢車便發屯騎校尉郝昌先領兵八千守洛陽帝召之至洛陽而昌至兵仗甚盛志喜復振啓帝下敕書既至洛陽散者多還百官粗備帝悅賜志絹二百匹絛百斤衣一襲鶴綾袍一領初河間王聞浚擊穎遣右將軍張方救鄴方聞穎衆潰頓兵洛陽縱兵虜掠密欲遷都長安將焚宗廟宮室以絕人心志謂方曰昔董卓無道焚燒洛陽怨毒之聲迄今猶存公何爲效之乎乃止方遂逼帝幸其壘帝垂泣升輿惟志侍側曰今日之事陛下當一從右將軍臣驚怯無所云補惟知竭誠不離左右而已帝停方壘三日而西志從至長安穎被黜志亦免官東海王迎車駕順啓帝復穎還鄴以志爲魏郡太守加左將軍隨穎之鎮至洛陽而平昌公模遣前鋒督護馮嵩距穎穎將還長安問河間王斬方求和於越穎佳華陰不敢進志詣關陳謝卽還就穎於武關亦南陽復爲劉陶所驅還詣河北穎死官屬奔散志

晉記

卷二十三 列傳

十一

親自殯送時人義之東海王以爲軍諮祭酒遷衛尉永嘉末轉尚書洛陽陷志將妻子北投并州刺史劉現行達陽邑爲劉粲所虜與次子謚詵等俱遇害於平陽長子諶諶字子諒性好老莊善屬文選尚武帝榮陽公主拜駙馬都尉未成禮而公主卒州舉秀才辟太尉掾隨志沒於劉粲粲據晉陽留諶爲參軍現收散卒引猗盧兵擊粲粲走諶得赴琨而父母兄弟在平陽者皆爲劉聰所殺琨進司空以諶爲主簿轉從事中郎建興末隨琨投段匹磾匹磾自領幽州以諶爲別駕匹磾既殺琨尋亦敗喪時南路阻絕諶往依段末杯於遼西元帝之初末杯通使於江左諶因使抗表理琨詔卽加弔祭累徵諶爲散騎中書侍郎爲末杯所留末杯死弟遼代立諶流離世故且二十載石虎破遼西諶入石氏累官侍中中書監冉閔之亂諶隨閔軍於襄陽遇害年六十七是歲永和六年也諶名家子早有聲譽才高行潔值中原喪亂與清河崔悅穎川荀綽河東裴憲北地傅暢並顯於石氏恆以爲辱諶每謂諸子曰吾身沒之後但稱晉司空從事中郎爾撰祭法注莊子及文集皆行於世

華軼

華軼字彥夏平原人魏太尉歆之曾孫也祖表太中大夫父濟河南尹軼初爲博士累遷散騎常侍東海王牧兗州引爲留府長史永嘉中歷振威將軍江州刺史以杜夷爲儒林祭酒流亡之士赴之如歸時天子孤危四方瓦解軼有匡天下之志每遣貢獻入洛不失臣節謂使者曰若洛都道斷可輸之琅邪王以明吾之爲司馬氏也元帝鎮江左軼以洛京尙存爲壽春所督易之其下多諫軼不納曰吾欲見詔書耳王遣揚烈將軍周訪率衆屯彭澤以備軼訪過姑孰

晉記

卷二十三 列傳

三

著作郎干寶見而問之訪曰大府受分令屯彭澤彭澤江州西門也華彥夏有憂天下之誠而不欲碌碌受人控御今又無故以兵守其門將成其覺吾當屯尋陽故縣既在江西可以扞北方又無嫌於相逼也劉曜陷洛陽司空荀藩移檄以琅邪王爲盟主王承制改易長吏軼又不受命王乃遣左將軍王敦都督甘卓周訪宋典趙誘等擊之軼使別駕陳雄屯彭澤而自帥舟師爲外援武昌太守馮遂次於湓口訪擊破逸軍前江州刺史衛展與豫章太守周廣潛軍襲軼軼衆潰奔於安城追斬之及其五子傳首建康初

廣陵高惔寓居江州軼辟爲西曹掾軼敗惔藏其二子及妻崎嶇經年既而遇赦惔攜之出首元帝嘉而宥之

總播

繆播字宣則蘭陵人也父悅光祿大夫高密王泰爲司空以播爲祭酒累遷太弟中庶子惠帝遷長安河間王顥欲挾天子令諸侯而東海王越將起兵以播父時故吏委以腹心播從弟右衛率允顥前妃之弟也越因遣播允詣長安說顥奉帝還洛陽約分陝爲伯顥素敬播允從之而顥將張方自以罪重懼誅謂

晉記

卷二十三 列傳

三

顥曰今據形勝之地國富兵彊奉天子以號令誰敢不服而以權假人也顥猶豫不決方以播允爲越游說陰欲殺之播不敢復言當是時越兵鋒甚盛顥憂之播允乃復說顥急斬方以謝可不勞而安顥卽斬方以首畀山東諸侯諸侯更爭入關顥發兵距之爲越所敗帝反舊京播亦從太弟還洛帝崩太弟卽位是爲懷帝以播爲給事黃門侍郎轉侍中徙中書令管詔命弟允左衛將軍轉散騎常侍太僕卿越威權自擅帝力不能討心惡之以播允盡忠於國寵遇日隆越懼因入朝以兵入宮執播等於帝側帝歎曰姦

臣亂子無世無之不自我先不自我後哀哉起執播等手涕泗歐歎不自禁越遂殺播允及帝舅王延尚書何綏太史令高堂冲等數十人皆越所忌也越死帝贈播衛尉祀以少牢

閻鼎 賈疋 索靖 索綝

閻鼎字台臣天水人也初爲東海王越參軍轉卷令行豫州刺史事屯許昌遭母喪乃於密縣開鳩聚西州流入數千欲還鄉里而京師失守秦王出奔密中司空荀藩藩弟司隸校尉組及中領軍華恆河南尹華蒼在密縣建立行臺以密近賊南趣許穎司徒左

晉記

卷二十三 列傳

十四

長史劉疇在密爲塢主中書令李暉太傅參軍騶捷劉蔚鎮軍長史周顗司馬李述咸來赴疇以鼎有幹用且手握彊兵勸藩假鼎冠軍將軍豫州刺史蔚等俱爲參佐鼎少有大志因西土人思歸欲立功鄉里乃與撫軍長史王毗司馬傅遜懷翼戴秦王之計謂疇捷等曰山東非霸王處不如關中而河陽令傅暢遣鼎書勸奉秦王過洛陽謁拜山陵徑據長安綏合夷晉興義衆剋復宗廟雪社稷之恥鼎得書欲詣洛

流人謂北道近河懼有抄截欲南自武關向長安疇等皆山東人不願西入荀藩及疇捷等竝逃散鼎追

藩不及毗等見殺惟顗述走得免遂奉秦王行至上洛爲山賊所襲殺百餘人率餘衆西至藍田當是時劉聰寇長安爲雍州刺史賈疋所逐走還平陽疋遣人迎秦王送至長安與太司馬南陽王保衛將軍梁芬京兆尹梁綜等竝立王爲皇太子登壇告天立社稷宗廟以鼎爲太子詹事總攝百揆梁綜與鼎爭權鼎殺綜以王毗爲京兆尹鼎首建大謀欲立功於天下而始平太守麴允撫夷護軍索綝竝害其功馮翊太守梁緯北地太守梁肅竝綜母弟綝之姻也共謀殺鼎乃證其專戮大臣請討之遂攻鼎鼎出奔雍爲

晉記

卷二十三 列傳

十五

氏賈疋所殺傳首長安賈疋字彥度武威人魏太尉詡之曾孫也少有智略初辟公府出爲安定太守雍州刺史丁綽貪暴鯁疋譖之於南陽王模模以軍司謝班代疋疋奔瀘水結胡彭蕩仲及氏賈首聚衆攻班綽奔武都疋復入安定殺班秦王以疋爲驃騎將軍雍州刺史封酒泉公當是時諸郡饑饉白骨蔽野疋率戎晉二萬餘人與西平太守竺恢將收長安劉粲聞之使劉曜劉雅趙染距疋先攻恢不克疋邀擊大敗之曜中流矢而走疋追之至於甘泉旋自渭橋襲殺蕩仲遂迎秦王奉

爲皇太子後蕩仲子夫護帥胡攻正走。夜墜淵中。爲夫護所殺。正勇略有志節。以匡復爲己任。不幸顛墜。時人咸惜之。

索靖字幼安。敦煌人也。父湛。北地太守。靖少與鄉人汜衷、張翹、索紉、索永、肄業太學。馳名海內。號稱「敦煌五龍」。四人並早亡。而靖該博經史。舉賢良。對策高第。拜駙馬都尉。遷尙書郎。與尙書令衛瓘俱以善草書知名。武帝愛之。瓘筆勝靖。然有楷法。遠不能及。靖初漢末張芝善草書。論者謂瓘得伯英筋。靖得伯英肉。號爲「一臺二妙」。在臺積年。除雁門太守。遷魯相。惠帝

晉記

卷二十三 列傳

六

卽位。賜爵關內侯。靖知天下將亂。指洛陽宮門銅駝。歎曰：「會見汝在荆棘中耳！」元康中。西戎反。拜靖大將軍。梁王彤左司馬。加蕩寇將軍。屯兵栗邑。破賊。遷始平內史。趙王篡立。靖應三王義兵。以左衛將軍討孫秀有功。加散騎常侍。太安末。河間王顥舉兵向洛。拜靖使持節監洛城諸軍事。游擊將軍。領雍秦涼義兵。與戰大破之。靖亦被傷而卒。追贈太常。年六十五。後又贈司空。進封安樂亭侯。諡曰莊。靖著五行三統正驗論。辨理陰陽氣運。及索子晉詩各二十卷。又作草書狀。其詞曰：「聖王御世。隨時之宜。倉頡既生。書契自

爲科斗。鳥篆類物象形。卽變通意巧。滋生損之。隸草以崇簡易。百官畢備。事業並麗。蓋草書之爲狀也。婉若銀鈎。漂若驚鴻。舒翼未發。若舉復安。蟲蛇虬蟻。或往或還。類阿那以羸形。歛奮獸而桓桓。及其逸遊。盼嚮。乍正乍邪。騁驥暴怒。逼其轡。海水宸隆。揚其波。

芝草蒲陶。還相繼。棠棣融融。載其華。元熊對距。於山獄。飛燕相追。而差池。舉而察之。又似乎和風吹林。偃草扇樹。枝條順氣。轉相比附。窈窕廉苦。隨體散布。紛擾擾以猗靡。中持疑而猶豫。元螭狡獸。嬉其閒。騰猿飛颺。相奔趣。凌魚奮尾。蛟龍反據。投空自竄。張設牙

晉記

卷二十三 列傳

七

距。或若登高望其類。或若既往而中顧。或若倣儻而不羣。或若自檢於常度。於是多才之英。篤藝之彥。役心精微。耽此文憲。守道兼權。觸類生變。離析八體。靡形不判。去繁存微。大象未亂。上理開元。下周謹案。騁辭放手。雨行冰散。高音翰厲。溢越流漫。忽班班而成章。信奇妙之煥爛。體磔落而壯麗。姿光潤以繁繁。命杜度運其指。使伯英迴其腕。著絕勢於純素。垂百世之殊觀。先是靖至姑臧。見城南石地。曰：「此地後當起殿。至張駿於其地立南城。起宗廟宮室。焉靖有五子。鯁、綬、璆、聿、緄。皆舉秀才。聿安昌鄉侯。少子緄最知名。」

晉記

卷二十三 列傳

大

繇字巨秀初舉秀才除郎中嘗報兄讎手殺三十七人時人壯之轉太宰參軍除好疇令入爲黃門侍郎出參征西軍事惠帝在鄴河間王使張方及繇東迎乘輿拜繇揚將軍南陽王模引爲從事中郎劉聰侵掠關東繇破其將劉豐斬呂逸遷新平太守聰將蘇鐵劉五斗等劫剝三輔除繇馮翊太守安西將軍及懷帝蒙塵於平陽模又被害繇泣曰與其俱死寧爲伍子胥乎乃赴安定與雍州刺史賈疋扶風太守梁綜安夷護軍麴允等糾合義兵修復舊館進救新平小大百戰繇手擒賊帥李羌與閭鼎立秦王爲皇太子卽尊位是爲愍帝以功封弋居伯遷前將軍尙書右僕射領吏部京兆尹尋又詔曰朕昔遇厄運遭家不造播越宛楚爰失舊京幸宗廟寵靈百辟宣力得從藩衛託乎羣公之上社稷之不隕實公是賴宜贊百揆傅弼朕躬其授衛將軍領太尉位特進軍國事悉以委之劉曜侵逼王城拜繇都督征東大將軍持節破曜呼日逐王呼延莫進封上洛郡公食邑萬戶拜夫人荀氏爲新豐君子石元爲世子賜子弟二人鄉亭侯曜入關麥苗繇擊破之自長安伐聰聰將趙染累捷有自矜之色帥精騎數百辟易而前繇僞

晉記

卷二十三 列傳

九

走轉擊大敗之染匹馬而走轉驃騎大將軍尙書左僕射錄尙書承制行事曜復率衆寇馮翊帝徵兵於南陽王保保左右議曰蝮蛇在手壯士解其腕且斷隴道以觀其變從事中郎裴詵曰蛇已螫頭頭可截否保乃以胡松行前鋒都督須諸軍集乃發當是時自長安以西不復奉朝廷百官饑乏採梠自存麴允欲挾天子趣保繇曰南陽王豈純臣乎不可關中饑甚三秦人尹桓解武等數千家盜發漢霸杜二陵多護珍寶帝問繇曰漢陵中物何乃多耶繇對曰漢天子卽位一年而爲陵天下貢賦三分之一供宗廟一供賓客一充山陵漢武帝長久享國比崩而茂陵不復存物其樹皆已拱後赤眉取陵中物不能得半今猶有朽帛委積珠玉未盡此二陵是儉者耳亦百世之誡也未幾曜入寇京師繇與麴允固守長安小城胡松承檄破曜於靈臺或謂松曰公力戰破敵欲舉國威徒使麴索功盛耳公何爲言乃索兵渭北還槐里城中饑窘人相食逃亡不可制惟涼州義衆千人死守不移帝使侍中宋儆送餼降曜繇潛遣儆使其子說曜曰城中食猶足支一歲若許繇以車騎儀同萬戶郡公者請以城降曜斬而送之曰帝王之師以

義行也。孤將軍十五年未嘗以誦詭敗人，必窮兵極勢。然後取之。若審兵食未盡，可勉強固守。如糧竭兵微，亦宜早悟天命。無使玉石俱摧。及帝出降，絀隨帝至平陽。劉聰以其不忠於本朝，戮之東市。

自永嘉蕩覆，寓內橫流。武帝之允惟秦王一人而已。閭鼎等志存社稷，崎嶇忠難之中，扶掖孺子，續緒配天。豈復計其成敗利鈍哉！然古之成天下事者，既有其志，復有其材，大功未集而鼎足先隕，知不足也。至於勢窮力屈，惟有一死耳。巨秀畏死而卒不免悲夫。

荀晞

晉記

卷二十三 列傳

三

荀晞，字道將，河內山陽人也。少爲司隸從事，累遷平陽太守、齊王輔政，以大司馬參軍，拜尙書右丞，轉左丞。廉察諸曹八座以下，皆側目憚之。問誅晞亦坐免。長沙王起爲驃騎從事中郎，惠帝幸鄴，晞奔范陽王。虓承制以晞行兗州刺史，汲桑之破鄴也，東海王出次官渡，以討之。檄晞爲前鋒，桑憚晞，柵城外以自守。晞將至，頓軍休士，先遣單車示以禍福。桑衆大震，棄柵宵遁。桑嬰城固守，晞陷其九壘，定鄴而還。西滅呂朗，從高密王討青州賊劉根，破汲桑，故將公師藩敗石勒於河北，威名甚盛。進位撫軍將軍，假節都

督青兗諸軍事，封東平郡侯，邑萬戶。晞練於官事，文簿盈積，斷決如流。人不敢欺其從母依之，奉養甚厚。

從母子求爲將，晞不肯，曰：「吾不以王法貸人。」將無後悔邪？因請晞乃以爲督護。後犯法，晞杖節斬之。從母叩頭請救，不聽。旣而素服哭之流涕，曰：「殺卿者，兗州刺史哭弟者，荀道將也。其杖法如此。」晞見朝政日亂，懼禍，每得珍物，卽遺京師親貴。兗州去洛五百里，恐不鮮美，募得千里牛，每遣信且發，暮還。初，東海王越德晞，升堂結爲兄弟。旣而司馬潘滔說越曰：「兗州要衝，魏武以之輔漢室。荀晞非純臣也，久處恐爲腹心。」

晉記

卷二十三 列傳

三

患公何不自牧兗州，經緯諸夏，遷晞於青州而厚其名號，晞必悅。此所謂爲之於未亂也。」越乃遷晞征東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加侍中，假節，都督青州諸軍事，領青州刺史，進爲郡公。晞多置參佐，轉易守令，以嚴刻立威。日加斬戮，人不堪命。號曰屠伯。頓邱太守魏植大掠兗州，晞出屯無鹽，以弟純領青州，刑殺更甚於晞。百姓號小荀，酷於大荀。晞尋破植而潘滔及尙書劉望等誣晞不軌，晞大怒，表求討望。首又請越從事中郎劉洽爲軍司，越皆不許。晞遂召言曰：「司馬元超爲天下宰不平，使海內搖亂。荀道將豈可以不

義使之韓信不忍衣食之惠死於婦人之手。今將誅國賊尊王室。桓文豈遠哉。乃移告諸州。陳越罪狀。當是時懷帝惡越專權。詔晞翦除國難。晞復移檄諸征鎮州郡。會曹嶷破琅邪。北攻齊地。苟純城守青州。嶷衆盛連營數十里。晞還登城望之。有懼色。簡精銳出戰。爲嶷所敗。棄城夜走。嶷追至東山。晞單騎奔高平。收邸閣募得數千人。帝又密詔晞討越。晞遣楊烈將軍閻宏率步騎五千入衛京師。五年帝復詔晞曰。太傅信用姦佞。阻兵專權。遂令戎狄充斥。所在犯暴。留軍何倫抄掠官寺。劫剝公主。殺害賢士。悖亂不可忍。

晉記

卷二十三

列傳

三

開雖惟親親。宜明九伐。詔至之日。其宣告天下。率齊大舉。桓文之績。一以委公。其思盡諸宜。善建宏略。道澀。故練寫副手筆示意。初越疑帝與晞有謀。使游騎於成臯。開獲晞使。果得手詔。并及晞所上書。遂出牧豫州。檄晞罪惡。遣從事中郎楊瑁爲兗州。與徐州刺史裴盾共擊晞。晞使騎收河南尹潘滔。滔夜遁。乃執尚書劉曾。侍中程延。斬之。越卒於項。詔晞爲大將軍。大都督。督青徐豫荆揚六州諸軍事。增邑二萬戶。加黃鉞。晞以京師荒饉。寇難交迫。表請遷都。使從事中郎劉會領船數十艘。穀千斛。宿衛五百人迎帝。朝。

廷多有異同。猶豫未決。俄而京師陷。晞與王讚屯倉垣。豫章王端奔晞。晞率羣官尊爲皇太子。建行臺。端承制以晞領太子太傅。都督中外諸軍。錄尚書。自倉垣徙屯蒙城。讚屯陽夏。晞出於孤微。位至上將。奴婢將千人。侍妾數十。刑政苛暴。縱情肆欲。遼西閭亭以書固諫。晞怒殺之。從事中郎明預有疾居家。聞之。舉病入諫。晞怒曰。我自殺閭亭。何關人事。而舉疾罵我耶。左右爲之股慄。預曰。以明公以禮進。預欲以禮自盡。今公怒預。其若遠近怒公何。昔堯舜以和理而興。桀紂以惡逆而亡。天子猶如此。況人臣乎。晞有慙色。由是衆心稍離。加以疾疫饑饉。其將溫畿傳宣皆叛之。石勒攻陽夏。滅王讚。馳襲蒙城。執晞。署爲司馬。月餘乃殺之。晞無子弟。純亦遇害。

晉記

卷二十三

列傳

三

晉記卷二十三終

劉琨 祖逖

劉琨字越石中山魏昌人漢中山靖王勝之後也祖逖散騎常侍父蕃光祿大夫兄輿字慶孫琨少儁朗與范陽祖逖俱以雄豪著名年二十六爲司隸從事征虜將軍石崇河南金谷湖中有別廬引致賓客飲酒賦詩賈謐召諸名士號魯公二十四友琨兄弟俱在其間趙王倫執政以琨爲從事中郎三王之討倫也琨以冠軍將軍距義師於黃橋大敗而還倫誅齊

晉記

卷二十四 列傳

一

王罔以琨父兄有當世名宥之拜輿爲中書郎琨爲尙書左丞罔死范陽王虓鎮許昌引琨爲司馬惠帝幸長安東海王越謀迎車駕以琨父蕃爲淮北護軍豫州刺史而河間王顥檄劉喬攻虓於許昌矯詔能殺琨兄弟者封三千戶侯賜絹五千匹琨與汝南太守杜育等率兵救之未至而虓敗琨兄弟與虓奔河北劉喬執琨父母琨乃說冀州刺史溫羨迎虓虓領冀州以輿爲征虜將軍魏郡太守使琨乞師於幽州王浚得突騎八百人琨遂與虓濟河破東平王楸於廩丘南走劉喬迎父母斬石超降呂勗因統諸軍迎

晉記

卷二十四 列傳

一

車駕於長安以勳封廣武侯邑二千戶范陽王薨東海王召琨兄輿將用之或曰輿猶膩也近則汚人輿至越疑而不果輿密視天下兵簿及倉庫牛馬器械水陸之形皆默識之當是時軍國多事每會議自潘滔以下莫知所對輿應機辨盡越大喜卽以爲左長史封定襄侯越總朝政輿爲上佐越府中賓客滿座文案盈几遠近書記凡百千輿命議如流酬對款備終日不倦或以夜繼之時人服其能然輿好色薄行琨不修小節而慷慨多大志及越任輿輿頗作威福琨不樂在京師因輿說越求自效永嘉元年拜琨并州刺史加振威將軍領匈奴中郎將時東嬴公騰自晉陽鎮鄴并土荒饑百姓隨騰南徙餘戶不滿二萬寇賊縱橫道路梗塞琨募得千餘人轉鬪至晉陽府寺焚毀僵尸蔽地存者饑羸無人色琨翦除荆棘收葬枯骸造府國立市獄寇盜互侵恆以城門爲戰場百姓負楯而赴屬鞬而擗琨撫循勞來在官未期流入復聚劉淵在離石去晉陽三百里琨密遣離間其部雜虜降者萬餘洛淵懼徙居蒲子父蕃自洛赴之奔迸者多歸於琨然琨雖善於撫懷而短於控御一日之中歸者數千去者亦相繼性素奢豪嗜聲色

晉記

卷二十四十一傳

三

河南徐潤以音律遊於貴勢。琨愛之，署爲晉陽令。潤恃寵干預軍政，護軍令狐盛諫。琨不納，初單于猗它敗東嬴公琨表它弟猗盧爲代郡公，與劉希合衆於中山，而王浚以琨侵已地，數擊琨。琨不能抗，徐潤又譖令狐盛於琨曰：「盛將勸公稱帝矣。」琨怒殺之。琨母郭氏曰：「汝不能宏經略，御豪傑，專欲除勝己者，當何以濟？」如是禍必及我。對之流涕。盛子泥奔漢，具言虛實。劉聰大喜，屬上黨太守襲醇叛晉，雁門烏丸復反。琨親率精兵禦之，聰以泥爲鄉導，遣子粲乘虛襲晉陽。太原太守高喬出降。琨父母竝遇害。琨乃以子遵爲質，引猗盧兵擊粲。漢兵大敗，琨乘勝追之，斬其將邢延。劉儒、劉豐、簡金、張平等三千餘級，伏屍數百里。遂大獵壽陽山，陳閱皮肉，山爲之赤。琨固請進軍，猗盧以漢未可滅，遣琨牛羊車馬而去。畱其將箕澹段繁戍晉陽。愍帝即位，拜大將軍，都督并州諸軍事，加散騎常侍，假節。琨志在復讎，而屈於力弱，泣血尸立，撫懷傷夷，移居陽邑城，招集亡散，謂參佐曰：「天子幽辱宗廟，毀蕩此萬代之恥也。聰勸不果，吾死不瞑矣。」建興三年，拜爲司空，與猗盧期伐漢。既而盧及兄子根皆病死，部落四散。琨子遵先質於盧者衆，皆附

晉記

卷二十四十一傳

四

之與箕澹等帥盧衆三萬人，馬牛羊十萬歸。琨大喜，率數百騎親撫於平城。由是復振。四年十一月，石勒攻樂平太守韓據，告急。琨欲救之，箕澹諫曰：「不可。此雖晉人，久在荒裔，未習公恩信，難以法御也。且吾聞石勒善戰，我衆新合，以新合之衆遇獷疾之寇，萬一不利，則大事去矣。」琨曰：「吾久嘗滅羯，奈衆寡今得公等相助，是天欲亡勒也。何不可乎？」悉發其衆，命澹領步騎二萬爲前驅。琨自繼後，未至樂平數十里，勒先據險害，設伏擊澹，大敗之。一軍皆沒。并州大震，尋大旱，長史李宏叛。琨窮蹙，不能復守。初，幽州刺史鮮卑段匹磾數遣信要琨欲同獎王室，因率衆赴之。從飛狐入薊，匹磾與琨結婚約爲兄弟。時長安失守，中原無主。琅邪王承制江左，琨使長史溫嶠勸進。建武元年，匹磾推琨爲大都督，歃血載書，徵征鎮俱集襄國討勒。琨匹磾進屯固安。匹磾兄疾陸眷等皆從之。而石勒厚賂匹磾從弟末杯，末杯阻之不進。遂還是歲元帝轉琨爲侍中、太尉，贈以名刀。琨答曰：「謹當躬自執佩，誠截二虜。」太興元年春，疾陸眷死。匹磾奔喪，琨使子羣送之。末杯襲擊匹磾執羣，厚禮之，許以琨爲幽州刺史。其襲匹磾，密使使齎羣書，請琨爲內

應爲匹磾還騎所得。琨時別屯。故征北府小城。不知也。來見匹磾。匹磾以羣書示琨。琨曰。僕與公同盟。取國讎之不平。終不以羣故負公。匹磾曰。意本不疑公。是以自公耳。將聽還屯。其仲弟叔軍諫曰。吾胡夷耳。所以能服晉人者。畏吾衆也。今我骨肉構禍。如有奉琨而起。吾族殲矣。匹磾遂留琨。初琨之去晉陽也。慮及危亡。而大恥弗雪。冀輸寫至誠。僥倖萬一。每見將佐發言慷慨。悲其道窮。欲率部曲死敵壘。謀未果。爲匹磾所留。自知必死。神色怡如也。爲五言詩贈其別。駕虛譙曰。帳中有懸壺。本是荆山球。惟彼太公望。昔

晉記

卷二十四 列傳

五

是渭濱叟。鄧生何感激。千里來相求。自登幸曲逆。鴻門賴畱侯。重耳憑五賢。小白相射鉤。能隆二霸主。安問黨與讎。中夜撫枕歎。想與數子遊。吾衰久矣夫。何其不夢周。誰云聖達節。知命故無憂。功業未及建。夕陽忽西流。時哉不我與。去矣如雲浮。朱實隕勁風。繁英落素秋。狹路傾華蓋。駟摧雙輪。何意百鍊剛。化爲繞指柔。琨詩託意非常。攄暢幽憤。遠想張陳。感鴻門白登之事。用以激譏。素無奇略。以常詞酬和而已。琨被畱經月。匹磾所署代郡太守。辟閭嵩與琨所署雁門太守王據。後將軍韓據。密謀襲匹磾。推琨爲

主。或以告匹磾。匹磾乃執據等。悉誅之。會王敦陰使匹磾殺琨。匹磾亦懼衆反。已遂稱有詔收琨。琨初問敦使至。謂其子曰。處仲使來而不我告。欲殺我也。因歎歎不自勝。匹磾遣使縊之。時年四十八。琨兄興。永嘉末。以指疽卒於洛陽。年四十七。追贈驃騎將軍。朝廷聞琨死。以段氏尙強。不舉琨哀三年。琨故從事中郎盧諶。崔悅等。及太子中庶子溫嶠。上疏理琨。帝乃下詔曰。故太尉廣武侯劉琨。忠亮開濟。乃誠王家。不幸遭難。志節未遂。朕甚悼之。往以戎事。未加弔祭。其下幽州。便依舊弔祭。贈侍中太尉。諡曰愍。琨少負志

晉記

卷二十四 列傳

六

氣有縱橫之才。與祖逖爲友。間逖被用。與親故書曰。吾枕戈待旦。志梟逆虜。常恐祖生先我著鞭。其意氣相期如此。在晉陽。虜騎圍之數重。城中窘迫無計。琨乘月登樓清嘯。虜聞之皆懷然。長歎中夜。奏胡笳。虜遂流涕歔歔。有懷土之切。向曉復吹之。并棄圍而走。琨子羣。與子演。演弟啓。啓弟述。演拜都督。後將軍。假節。後石虎圍演於廩丘。被殺。羣及啓述與中郎盧諶等。並陷末杯中。後石虎滅遼西。羣仕至中書令。竟死。石氏穆帝時。啓述歸國。朝廷拜啓前將軍。述驍騎將

軍。

祖逖字士稚，范陽遼人也。世吏二千石，爲北州舊姓。父武，晉王掾，上谷太守。逖少孤，兄弟六人，兄該納等竝開爽有才幹，逖姓豁蕩，年十四五，尙未知書，然輕財好俠，慷慨有節尙。每至田舍，輒稱兄意，散穀帛於貧乏者。後乃博覽書記，涉古今，僑居陽平，年二十四，陽平辟察孝廉，司隸再辟舉秀才，皆不行，與中山劉琨俱爲司州主簿，情好綢繆，其被同寢，中夜聞荒雞鳴，蹴琨曰：「此非惡聲也，因起舞。」逖竝有英氣，知天下將亂，每語世事，或中宵起坐，相謂曰：「若四海鼎沸，豪傑竝起，吾與足下當相避於中原耳。」辟大司馬掾，累遷太子中舍人，從惠帝幸長安。關東諸侯范陽王虓、高密王略、平昌公模等競召之，皆不就。東海王以爲典兵參軍，濟陰太守母喪不之官，永嘉中天下大亂，逖率親黨數百家避地淮泗，以所乘車馬載同行老疾，躬自徒步，藥物衣糧與衆共之。衆推逖爲主，行達泗口，琅邪王逆用爲徐州刺史，尋拜軍諮祭酒，居於京口。時揚州大饑，逖賓客義從皆暴桀勇士，或攻剽富室，爲吏所繩，逖輒護救解之，然以社稷傾覆，常懷恢復之志。說琅邪王曰：「晉室之亂，非上暴而下叛也，由藩戚爭權，自相誅滅，遂使匈奴乘隙毒流。」

華夏今遭黎被殘酷，人懷憤怒，大王誠能發威命將，使若逖等馳驅效命，郡國豪傑必因風向往，誰謂國恥不可雪者？乃以逖爲奮威將軍，豫州刺史，給千人廩，布三千匹，不給鎧仗，使自召募。仍將流徙部曲百餘家渡江，中流擊楫而誓曰：「祖逖不能清中原而復濟者，有如大江！」辭色壯烈，衆皆慨歎。逖起治於江陰，召募得二千餘人，張平獎雅者流人也。在譙爲塢主，北中郎將劉演署平豫州刺史，雅譙郡太守，逖進屯廬州，遣參軍殷乂使平雅，乂意輕平，視其屋曰：「此可廐也。」見大鑊曰：「此可鑄鐵器也。」平曰：「此乃帝王鑊，天」下清平方用之。乂曰：「卿未能保其身而愛鑊耶？」平大怒，卽坐斬乂，勒兵固守。逖攻之，歲餘不下，有董瞻于武謝浮等十餘部，衆各數百，皆屬平。逖使浮取平，浮誦斬以獻。逖進據太邱，樊雅夜襲，逖營拔戟大呼，直趣逖幕，左右披靡，督護董昭力戰，雅走，逖追之而張平餘衆助雅，攻之弗克，遂陂塢主陳川自號寧朔將軍，陳畱太守，逖遣使求救於川，川使將李頭來援。逖初以力弱，私求助於南中郎將王含，含使桓宣將兵助逖，至是桓宣兵亦至，宣乃匹馬從兩人詣雅，曰：「殷乂輕薄，非豫州意也。」豫州欲蕩平劉石，方倚卿爲援。」

何遠相距乎。雅卽詣降。建武元年六月，逖遂取譙城。逖旣入譙，宣去八月，趙石虎率兵圍譙，含復使宣救逖。逖表宣爲譙國內史，畱討諸屯塢未附者。李頭之援逖也，逖時獲雅駿馬，頭甚欲之，而不敢言。逖知其意，與之頭，遂感歎曰：「得主如豫州，雖死無恨。」川聞之，疑其貳於己也，殺頭。頭親黨馮寵率屬四百人降逖。川大怒，遣將魏碩掠豫州諸郡，獲牛羊車馬以千計。逖使將衛策邀擊於谷水，川懼降。趙太興二年，逖率衆伐川，石虎救之。逖設奇敗趙兵。三年五月，石虎收兵掠豫州，徙陳川襄國，畱將桃豹等守川故城。桃豹

晉記

卷二十四

列傳

九

住西臺。逖將韓潛鎮東臺，同一城也。豹從南門出入放牧。逖軍開東門，相守四旬。逖度胡成饑，以布囊盛土如米狀，使千餘人運臺上，又令數人擔米，僞疲而息於道。豹兵逐之，皆棄擔走，獲之米也。豹以逖衆飽而已，軍饑乏，內懼。旣而趙將騎夜堂以驢千頭負糧饋豹。逖使韓潛馮鐵等追擊於汴水，獲之。桃豹宵遁，還據東燕城。七月，逖使潛進屯封邱，馮鐵據二臺而自鎮。雍、邱數遣軍要截，石勒勒屯成漸蹙，候騎常獲濮陽人。逖厚賜遣歸，咸感逖恩。率鄉里五百家降。逖勒鎮戍歸附者甚衆，諸屯塢趙固上官已、李矩、郭默

等各以詐力相攻擊。逖馳使和解之，示以禍福，俱受節度。由是黃河以南盡爲晉土。逖愛人下士，雖疎交賤隸皆恩禮遇之。河上堡固，先有任子在胡者，皆聽兩屬時出游軍，僞抄之。諸塢主感戴，胡中有異謀輒密以聞。其有微功，賞不踰日躬自儉約，課督農桑。子弟耕耘，負薪不畜資產，又收葬枯骸爲之祭，醢嘗置酒人會者，老中坐流涕曰：「吾等老矣，更得父母死將何恨？」乃歌曰：「幸哉遺黎免俘虜，三辰旣朗遇慈父。」元酒忘勞，甘瓠脯何以酬恩歌且舞。其得人心如此。詔加逖鎮西將軍，石勒不敢窺兵河南，勅成臯縣修

晉記

卷二十四

列傳

十

逖母基因與逖書求通互市。逖不報書而聽互市，收利十倍。逖牙門童建降勒，勒斬送其首，曰：「叛臣逃吏吾之深讎，將軍之惡猶吾惡也。自是趙人叛歸者，逖皆不納，禁諸將不得侵暴趙民。由是邊境稍休，公私豐贍。練兵積穀，爲取河北之計。四年七月，詔戴淵都督司豫等州。逖以己翦荆棘，收河南地，而淵雍容一旦來統之，意甚怏怏。且聞王敦與劉隗等構隙，慮有內難，大功不遂，感激發病，乃置妻孥汝南大木山下。然逖雖內懷憂憤，圖進取不輟。營繕虎牢城，使從子汝南太守濟督衆築壘未成而逖病甚，初有妖星見

於豫州之分。歷陽陳訓謂人曰。今年西北大將當死。逃亦見星。口爲我矣。吾與劉越石志恢中原。越石不得志而死。今欲平河。北而天。又殺我。是不祐國也。卒於雍。年五十六。豫州士女巷哭。譙梁民皆爲立祠。冊贈車騎將軍。王敦久懷逆亂。畏逃不敢發。尋以弟約代領其衆。約別有傳。逃見納。字士言。性至孝。永嘉中。封晉昌公。渡江。官至光祿大夫。

劉琨祖逃。晉世所稱名將。觀其志截聰勒。擊楫中流。壯矣哉。烈士之風也。然越石弱齡。飛纓賈趙。迨夫多難。輕信南箕。至勢窮力蹙。而欲依人殄寇。卽處仲無

晉記

卷二十四列傳

十一

使難乎免矣。士稚經營南北。能令石勒摧鋒。遺恨跂望。祖生誠先我而著鞭耶。若夫擁護暴桀。蓋跖弛之微情。其以一眚掩大烈哉。

劉宏 王遜 羅憲 羅尙 周訪

劉宏字和季。沛國相人也。祖馥。魏揚州刺史。父靖。鎮北將軍。宏少家洛陽。與武帝同居永年里。又同年。共硯席。以舊恩起家太子門大夫。累遷。更令。轉太宰長史。出爲寧朔將軍。假節。監幽州諸軍事。領烏丸校尉。封宣城公。太安中。張昌作亂。遷南蠻校尉。荊州刺史。持節。率前將軍趙驥等討昌。自方城至宛。新野。所

向皆平。遂拜宏鎮南將軍。都督荊州諸軍事。宏使南蠻長史陶侃爲大都護。參軍蒯恆爲義軍都護。牙門將皮初爲都戰帥。進據襄陽。張昌并軍圍宛。敗趙驥軍。宏退屯梁。侃初等累戰。破昌前後斬首數萬級。張昌竄下雋山。宏遣軍斬昌。悉降其衆。荆土平。時荆部守宰多闕。宏請補選。詔從之。宏叙功銓德。隨才補授。乃表曰。頃者多難。淳樸彌凋。臣輒以徵士伍朝。補零陵太守。以愆波蕩之弊。養退讓之操。臣以不武。前退於宛。長史陶侃。參軍蒯恆。牙門皮初。戮力致討。蕩滅姦凶。侃恆各終始軍事。初爲都戰帥。忠勇冠軍。漢沔

晉記

卷二十四列傳

十二

清肅。司馬法賞不踰時。所以勸徇功之士。慰熊羆之志也。臣以初補襄陽太守。侃爲府行司馬。恆爲山都令。夫顯忠遂良。國之大典也。汴鄉令虞潭。忠誠烈正。首唱義舉。臣輒轉潭補醴陵令。南郡廉吏仇勃。母老疾困。賊至守衛不移。拷掠幾至。限命。尙書令史郭貞。張昌以爲尙書郎。遁逃不出。呂質其妻子。避之彌遠。勃孝篤。於臨危。貞忠。厲於強暴。皆可以訓獎。臣子長益風。敎臣輒以勃爲歸鄉令。貞爲信陵令。皆條列行狀。公文具上。朝廷以初雖有功。而襄陽名郡。以宏壻前東平太守夏侯陟爲襄陽太守。餘並如宏表。宏下

晉記

卷二十四 列傳

三

教曰夫統天下者宜與天下一心化一國者宜與一國爲任若心相親然後可用則荊州十郡安得十女壻而後爲政哉因表陟姻親舊制不得相監皮初之勳宜先酬報詔聽之宏於是勸課農桑寬刑省賦歲用有年百姓愛悅峴方二山澤中舊例不聽百姓捕魚宏下教曰禮名山大澤不封與共其利今公私并兼百姓無復屑手地當何賴耶其速改此法又酒室中云齊中酒聽事酒狠酒同用麴米而優劣三品投醪當與三軍同其厚薄自今不得分別益州刺史羅尙爲李特所敗遣使告急請糧宏移書贍給而州府綱紀以運道懸遠文武匱乏欲以零陵一運米三千斛與尙宏曰諸君未之思耳天下一家彼此何異且吾今給尙則無西顧之憂遂以零陵三萬斛給之尙賴以自固流人在荊州者十餘萬戶羈旅貧乏多爲盜賊宏給其田種糧食擢其賢才隨資叙用流人大悅宏爲政不事摘伏而開布腹心其於豪猾巨蠹亦不少貸嘗夜起聞城上持更者歎聲甚苦呼省之兵年逾六十矣羸病無襦宏愍之乃譴罰主者給韋袍複帽使轉以相付每有興廢手書與守相丁寧款密事成則曰某人之功不成則曰老子之罪人皆感悅

晉記

卷二十四 列傳

四

爭赴之咸曰得劉公一紙書賢於十部從事當是時天下大亂宏專督江淮咸行南服總章大樂伶人避亂多至荊州或勸可作樂者宏曰昔劉景升命杜襲爲天子合樂樂成欲庭作之襲曰爲天子合樂而庭作之恐非將軍本意吾嘗爲之歎息今主上蒙塵京師鼎沸我武皇帝舊臣未能效臣節恆用怛然家伎猶不聽况御樂哉論平張昌功應封次子一人縣侯宏上表固讓許之進拜侍中鎮南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前廣漢太守辛冉說宏以縱橫之事宏大怒斬之陳敏寇揚州引兵欲西上宏使北軍中候蔣超統江夏太守陶侃武陵太守苗光以大衆屯夏口使治中何松領建平宜都襄陽三郡兵屯巴東爲羅尙後繼加南平太守應詹寧遠將軍督三郡水軍繼蔣超侃與敏同郡又同歲舉吏或謂宏曰侃脫從敏則荊州無東門矣宏曰侃之忠能吾得之已久必無是也以爲前鋒督護侃遣子及兄子詣宏以自固宏引爲參軍資而遣之曰匹夫之交尙不負心况大丈夫乎敏竟不敢窺境永興三年詔進號車騎將軍開府餘官如故光熙元年東海王越迎惠帝於長安宏遣參軍劉磐率師會溫八月卒於襄陽初成都王南奔欲

還本國宏距之及宏薨宏司馬郭勸欲推穎爲主宏子璠率府兵討勸斬之東海王越表贈宏新城郡公諡曰元以高密王略代鎮寇盜不禁詔起璠爲順陽內史江漢間翕然歸心略薨山簡代之簡表璠得衆心恐百姓逼以爲主徵璠爲越騎校尉璠被書即輕車至洛陽然後遣家累僑人俟脫路難等相率衛至都而後去南夏遂亂父老追思宏

晉記

卷二十四 列傳

五

刺史李毅廣漢郡人也討之不克而卒城中百餘人以毅女秀明達有父風推領州事固守經年永嘉四年使治中毛孟走京師求刺史不省孟乃泣曰君亡親喪幽閉窮城望拯之切朝不及夕今萬里訴哀不垂愍救臣存不如亡乞賜死闕下朝廷憐之乃以遜爲南夷校尉寧州刺史與孟偕行道遇寇難踰年方至當是時寧州外逼李雄內有夷寇而吏士散沒城邑邱墟業業無固志遜到州披荒墾棘收離散布恩信誅豪右不奉法者數十家俘馘諸夷以千計獲馬牛羊數萬威行寧州建興末使子澄奉表勸進元帝

晉記

卷二十四 列傳

六

加遜散騎常侍安南將軍假節賜爵褒中縣公遜以地勢形便上分牂牁爲平夷郡分朱提爲南廣郡分建寧爲夜郎郡分永昌爲梁水郡又改益州爲晉寧郡帝皆從之越雋太守李釗殺之子也初以父任爲謁者僕射光熙中毅爲叛夷所攻以疾病困於窮城不能戰上表請救釗聞之表求赴難至牂牁而羣夷斷道遂停交州寧州城中無穀釗以父病未知存亡即卻穀不食三年乃得至州而毅已亡因代秀領州事遜之爲寧州也表爲朱提太守尋遷越雋治南廣數破李雄軍殺雄大將樂初太寧元年蜀李驤任回攻朱提越雋城陷被執既而逃歸遜復以釗爲越雋太守雄復使回驤攻釗釗自南秦與漢嘉太守王載共距之戰於溫水釗敗載遂以二郡降雄驤等復渡瀘水寇寧州遜使將軍姚崇龔琛禦之戰於堂狼大破驤軍崇追至瀘水透水死者數千人道遠不敢渡水遜以崇不窮追怒囚羣帥執崇鞭之怒甚髮上衝冠冠爲之裂夜中卒遜在州十四年州人復立遜中子堅行州事詔拜堅南夷校尉寧州刺史假節諡遜曰壯陶侃恐堅不能抗蜀太寧末表以零陵太守尹奉爲寧州徵堅還京病卒兄澄襲爵歷魏興太守尹

奉在州威刑不立威和八年李壽破之奉降蠻州遂入於成

羅憲字令則襄陽人也父蒙蜀廣漢太守憲年十三能屬文師事譙周性方嚴輕財好施不營產業仕蜀爲太子舍人宣信校尉再使於吳吳人稱之黃皓干政羣臣多附之憲獨不皓以爲患左遷巴東太守時大將軍閻宇都督巴東拜憲領軍爲己副魏伐蜀召宇西還憲守永安城未幾聞後主降乃率所統臨於都亭三日吳聞蜀亡遣將軍盛憲西上外托救援實內欲襲憲憲曰本朝傾覆吳爲唇齒不恤我難而邀

晉記

卷二十四列傳

七

其利吾寧爲降虜乎乃降魏鍾會鄧艾既死百城無主吳使步協西征憲大破其軍吳更遣陸抗助協憲距守經年城中疾疫大半或勸南出牂牁北奔上庸憲曰夫爲百姓主旣不能存急而棄之君子不爲也吾畢命於此矣會荊州刺史胡烈等救之吳軍引退加陵江將軍監巴東軍事領武陵太守泰始初入朝給鼓吹賜山元玉佩劍六年卒追封西鄂侯初憲侍譙華林園詔問蜀大臣子弟後問先輩宜時叙用者憲薦蜀人常忌杜軫等皆西國之良也武帝竝召用之子襲歷給事中陵江將軍統其父部曲至廣漢太

守

憲兄子尚字敬之父式牂牁太守尚少孤依憲荊州刺史王戎召爲參軍太康末拜梁州刺史趙廋反於蜀假尚節平西將軍益州刺史西戎校尉性貪少斷蜀人苦之歌曰蜀賊尚可羅尚殺我平西將軍反更爲禍時李特亦起於蜀殺廋攻尚於成都尚退保江陽乞師方嶽荊州刺史宗岱率建平太守孫阜救之次於江州尚使兵曹從事任銳僞降因出密宣告於外尅日俱擊遂大破之斬李特傳首洛陽特子雄僭號都於郫城尚使將軍隗伯攻之不克俄而尚卒雄

晉記

卷二十四列傳

大

遂據有蜀土

周訪字士達其先汝南安成人也漢末避地江南至訪四世吳亡因家廬江之尋陽祖纂吳威遠將軍父敏左中郎將訪少沈毅性好施振家無餘財鄉人盜殺訪牛於冢間訪廉得之密埋其肉不使人知也初爲縣功曹陶侃時爲散吏訪薦爲主簿以女妻侃子瞻察孝廉除郎中上甲令皆不行琅邪王渡江召參鎮東軍事時有與訪同姓名者罪當死吏誤收訪訪奮擊收者數十人而自歸於王王壯之弗罪也尋拜揚烈將軍領兵三千屯尋陽鄂陵與揚威將軍甘卓

廣武將軍趙誘擊江州刺史華軼大戰於湓口敗軼將王約傅札會甘卓於彭澤復破軼水軍軼將周廣燒城應訪軼衆潰訪執斬之遂平江州拜振武將軍尋陽太守加鼓吹曲蓋復與諸軍擊杜弼弼作桔槔擊官軍舟艦訪作長岐棧以距之賊從青草湖密抄官軍而遣其將張彥陷豫章燒城邑當是時王敦鎮湓口使督護繆羣李恆受訪節度共擊彥羣與彥交戰於石頭彥走訪率帳下將李午追之臨陣斬彥訪爲流矢所中折前兩齒形色不變彥雖死而軍不亂及暮與賊隔水賊衆數倍訪知力不能敵密使人如

晉記

卷二十四 列傳

九

樵採者而出因結陣鳴鼓使入而大呼曰左軍至士卒皆稱萬歲夜令軍中多布火而食賊謂官軍踵至未明而退訪謂諸將曰賊雖退然終知我無救軍當還掩我宜速渡水北既渡斷橋而賊果至隔水不能進訪歸湘州以舟師追之軍達富口而弼將杜宏出海昏湓口騷動訪步上柴桑邀擊之斬首數百宏退保廬陵訪追擊敗之宏嬰城自守訪率衆圍之宏大擲寶物於城外軍中競拾陣亂而宏遂入南康太守將兵逆擊宏奔於臨賀王逌訪龍驤將軍王敦表爲豫章太守加征討都督賜爵尋陽縣侯梁州

刺史張光卒愍帝以侍中第五琦爲征南大將軍監荆梁益寧四州山自武關王敦以從弟廋爲荊州刺史遣兵距琦而賊帥杜曾舉胡混等迎琦奉之聚兵數萬破陶侃於石城攻平南將軍荀崧於宛不尅引兵向江陵王敦使督護趙誘襄陽太守朱軌陵江將軍黃峻等擊曾大敗於女觀湖誘軌並遇害杜曾逐廋徑造沔口威震江河王乃使訪擊之訪率衆八千至沌陽曾等軍銳甚訪曰先人有奪人之心軍之善謀也使將軍李恆督左甄許朝督右甄自督中軍高張旗幟會勇冠三軍訪心惡之而於陣後射雉以

晉記

卷二十四 列傳

三

安衆心會亦畏訪先攻左右軍訪令衆曰一甄敗鳴三鼓兩甄敗鳴六鼓趙誘子允領父餘兵屬左甄力戰敗而復合允馳馬告訪訪怒叱令復進允號哭還戰自旦及申兩甄皆敗訪俟鼓音選精銳八百人自行酒飲之勅不得妄動聞鼓音乃進距賊三十步訪親鳴鼓將士皆踴躍奔赴曾衆大潰殺千餘人訪夜追之諸將請待明日訪曰曾驍勇善戰勅賊也彼勞我逸故克之今乘其敗可憫也緩則復集矣鼓行而進遂定漢沔曾走保武當論功遷南中郎將督梁州諸軍梁州刺史屯襄陽復擊曾於武當部將蘇溫收

晉記

卷二十四十一列傳

三

會及第五猗胡玘擊曠等送於王敦訪白敦猗爲會
逼不宜殺敦皆斬之進位安南將軍初王敦憚會不
可制謂訪曰擒會當相論爲荊州刺史至王廙去職
詔以訪爲荊州敦有難色其從事中郎郭舒曰鄱州
雖荒弊用武之國也不可以假人公宜自領訪爲梁
州足矣敦曰是吾心也訪大怒敦手書殷勤遺訪玉
環玉腕訪投腕於地曰吾豈賈豎可以寶悅乎既在
襄陽務農訓卒陰欲圖之守宰有缺輒補然後列上
敦患之然憚其嫺不敢異訪智勇過人勤於採納性
謙虛未嘗論功伐善於撫衆士卒皆爲致死與李距
郭默相結慨然有平河洛之志王敦久蓄異謀終訪
之世未敢爲逆初訪少時遇善相者廬江陳訓謂訪
與陶侃曰二君皆位至方嶽功名略同其優劣更由
年耳訪少侃一歲以兄事侃太興三年卒年六十一
詔贈征西將軍諡曰壯立碑於本郡二子撫光
撫字道和彊毅有父風初爲相後喪去官服闋
嗣爵除鷹揚將軍武昌太守王敦以爲從事中郎敦
殺甘卓以撫督河北諸軍南中郡縣鎮河中敦反撫
率二千人從敦及敗撫與敦將鄧嶽俱亡入西陽蠻
中蠻酋向羆納之嶽初爲西陽欲伐諸蠻諸蠻將殺

晉記

卷二十四十一列傳

三

之蠻不聽曰鄧府君窮來歸我我何殺之由是俱得
免明年詔原敦黨撫詣闕請罪有詔禁錮之咸和初
司徒導以撫及嶽爲從事中郎撫出爲寧遠將軍江
夏相嶽復爲西陽太守蘇峻之亂撫率所領勤王嶽
亦與鄱陽太守紀陸率舟師赴難峻平撫遷監河北
軍事南中郎將鎮襄陽代母邱奧爲益州刺史假節
監巴東諸軍尋進征虜將軍加督寧州嶽亦以前後
功封宜城縣伯卒官廣州刺史平南將軍嶽弟逸字
茂山亦有武幹官至平越中郎將廣州刺史永和初
桓溫伐蜀撫進督漢中巴西梓潼陰平四郡軍事鎮
彭模擊蜀餘寇隗文鄧定等破之斬蜀尚書王誓將
軍王潤遷平西將軍隗文鄧定等復反立范賢子賁
爲帝賢初爲李雄國師以左道惑百姓人多事之賁
遂有衆一萬撫與龍驤將軍朱壽擊破斬之以功進
爵建城縣公征西督護蕭敬文作亂殺征虜將軍楊
謹自號益州牧據涪城桓溫使督護鄧超助撫不能
拔復使梁州刺史司馬勳會撫伐之自二月至八月
敬文乃出降撫斬之傳首京師鄧超者字應遠嶽之
子也勇力絕人襄陽城外河水中有蛟爲人害遇拔
劍入水蛟繞其足退揮劍截蛟數段而出數從溫征

伐歷冠軍將軍升平中進撫征西將軍在州三十餘年興寧三年卒贈征西將軍諡曰襄子楚字元孫起家征西參軍從父入蜀拜犍爲太守撫卒以楚監梁益二州假節襲爵建城公卒子瓊嗣瓊歷數郡代楊亮爲梁州刺史領西戎校尉卒子越嗣越別有傳訪少子光初爲尋陽太守王敦舉兵內向召光光率千餘人赴之既至而敦已死光不知也求見敦王應祕之以疾告光退曰令我遠來而不得見王公公其死乎遽見兄撫曰王公已死公何爲與錢鳳反衆愕然是夕遂散鳳出走至闔廬州光捕鳳詣闕贖罪得

晉記

卷二十四

列傳

三

不廢從討蘇峻賜爵曲江男卒子仲孫興寧初爲寧州刺史寧康中楊安寇蜀仲孫以失守免官後徵爲光祿勳卒初陶侃微時丁艱將葬家中忽失牛而不知所在遇一老父謂之曰前岡見一牛眠山汙中共地若葬位極人臣矣又指一山曰此亦其次當世出二千石侃尋牛得之因葬其處以所指別山薦訪訪父死葬焉自訪以下三世爲益州四十年如其所言云

劉宏卒而南夏亂王遜後而寧州入成周訪在而王敦不敢爲逆故有國家者險莫大於得人也以羅尙

之寡斷而李雄猶忌之折柳樊圃狂夫瞿瞿豈不信哉

晉記

卷二十四

列傳

三

晉記卷二十五

列傳

任放列傳

蕭山郭 倫撰

阮咸

阮咸字仲容，陳留尉氏人也。祖瑀，魏丞相掾。父熙，武都太守。叔父籍，字嗣宗，志氣宏放，性好老莊，嗜酒能嘯，爲大司馬從事中郎。魏主髦卽位，封關內侯，徙散騎常侍。大將軍昭初欲爲子炎求婚於籍，籍醉六十日不得言而止。鍾會數問以時事，冀其可否致之，罪皆以酣醉獲免。聞步兵廚營人善釀，有貯酒三百斛。

晉記

卷二十五

列傳

一

乃求爲步兵校尉。又能爲青白眼，見禮法之士以白眼對之。時率意獨駕，不由徑轍，車跡所窮，輒慟哭而反。籍雖不拘禮教，然發言元遠，口不臧否人物。或曰：籍志欲濟世，屬魏晉之際，朝廷多故，名士少有全者，由是不與世事。遂酣飲爲常。與咸爲竹林之游，咸亦任達不拘，居母喪，縱情越禮，當世非之。素幸姑胡婢，請於姑，姑許畱侍咸。既而姑歸，婢從咸，方與客飲，不知也。或告之，咸遽借客馬追婢，及之，與累騎而還。咸與籍居道南，諸阮居道北。北阮富而南阮貧。七月七日，北阮盛曝衣，裘錦綺，望日咸以竿挂大布犢鼻於

庭，人問何爲，咸曰：未能免俗，聊復爾耳。歷仕散騎侍

郎，山濤舉咸典選。武帝曰：咸雖寡慾，然耽酒浮虛，弗用也。咸解音律，善彈琵琶，與從子修特相善。每以得意爲懼。諸阮皆飲酒，咸至，宗人閒共集，不復用杯觴，斟酌以大盆盛酒，圍坐相向，大酌更飲。時有羣豕來飲其酒，咸卽共飲以爲樂。羣從昆弟莫不以放達爲行，然籍弗之許也。荀勗每與咸論音律，自以爲不及疾之，出補始平太守。太康末卒於官。二子瞻、孚，籍子渾，亦有父風。籍謂之曰：仲容已豫吾流，汝不得復爾。太康中爲太子庶子。

晉記

卷二十五

列傳

一

瞻字千里，性清虛寡欲，善彈琴。人聞其能，多往求聽，瞻不問貴賤，長幼皆爲彈之。而神氣冲和，幾不知其人之在何所也。司徒王戎嘗問瞻，聖人貴名教，老莊明自然，其旨同異？瞻曰：將毋同？戎咨嗟良久，卽命辟之時。人謂之三語掾。東海王鎮許昌，以瞻爲記室參軍。永嘉中，拜太子舍人。瞻素執無鬼論，人莫能屈。忽有客詣瞻，甚辨，良久及鬼神之事，反覆百端。客乃作色曰：鬼神古今聖賢所共傳，君何得言無？僕卽鬼也。變形須臾而滅，瞻默然色駭。後歲餘病卒於倉垣，時年三十。

孚字遙集。其母卽胡婢也。初辟太傅。遷騎兵屬。避難渡江。爲安東參軍。蓬髮飲酒。不以王務嬰心。轉丞相從事中郎。終日酣縱。爲有司所按。時帝旣用申韓以救世。而如孚之徒。未能棄也。然不以事任處之。現邪王哀鎮廣陵。以孚爲長史。帝謂孚曰。卿旣統軍府。郊壘多事宜節飲。孚對曰。陛下不以臣不才。委以軍旅。臣僂俛從事。不敢有言者。竊以親王出鎮。威風赫然。氛祲旣澄。日月自朗。臣正應嘯咏以樂當年耳。遷黃門侍郎。散騎常侍。嘗以金貂換酒。復爲所司劾奏。帝弗問也。明帝卽位。遷侍中。從平王敦。賜爵南安縣侯。轉吏部尚書。領東海王師。稱疾不拜。詔就家用之。及帝大漸溫嶠。入受顧命。過孚。要與同行。升車乃告之曰。主上遂大漸。江東危弱。公時望所歸。今欲同受顧命。戮力康世務。孚不答。固求下車。嶠不許。垂至臺門。嶠內迫求。暫下。卽徒步還家。初。祖約好財。孚性好展。有詣約者。見正料財物。客至屏當。不盡餘兩小簾。傾身障之。意未能平。或又詣阮正。見自蠟屐。因自嘆曰。未知一生當著幾量屐。神色甚閒暢。人以此定其優劣。咸和初。拜丹陽尹。時皇太后臨朝。政出舅氏。孚謂所親曰。今江東雖累世。而年數實淺。主幼時艱。

晉記

卷二十五

列傳

三

庾亮年少。德信未孚。以吾觀之。將兆亂矣。會廣州刺史劉顥卒。孚遂求出。拜鎮南將軍。領平越中郎將。廣州刺史假節。未至而卒。年四十九。無子。從孫廣嗣。修字宣子。好易老。善清言。性簡不修人事。絕不喜見俗人。意有所思。褰裳不避晨夕。至或無言。但欣然相對。常步行。以百錢挂杖頭。至酒家。便獨酣暢。與兄弟同志。自得於林阜之間。家無儋石之儲。晏如也。嘗有論鬼神有無者。皆以人死者有鬼。修曰。今見鬼者。云著生時衣服。若人死有鬼。衣服有鬼耶。後伐社樹。或止之。修曰。若社而爲樹。伐樹則社移。樹而爲社。伐樹則社亡矣。王衍自以論易略盡。然言有未了。研之終莫悟。每云。不知比沒。當見能通之者。不衍族子敦謂衍曰。阮宣子可與言。衍曰。吾亦聞之。但未知其盡。盡之處何如耳。及與修談。言寡而旨暢。衍乃嘆服焉。修居貧。年四十。尙未有室。王敦等斂錢爲婚。皆名士也。時慕之者。求入錢而不得。修苦達甚。寡嘗作大鵬贊。曰。蒼蒼大鵬。誕自北溟。假精靈鱗。神化以生。如雲之翼。如山之形。海運水擊。扶搖上征。翕然層舉。背負太清。志存天地。不屑雷霆。鸞鳴仰笑。尺鷃所輕。超世高逝。莫知其情。王敦爲鴻臚卿。薦修爲丞。轉太子洗馬。

晉記

卷二十五

列傳

四

避亂南行至西陽期思縣爲賊所殺

放字思度少與字竝知名中興建除太子中庶子放侍太子常說老莊太子愛之遷吏部郎有聲咸和初庾亮執政放求爲交州乃拜揚威將軍交州刺史行達寧浦而陶侃部將高寶平梁碩自交州還放設饌伏兵殺寶寶衆擊放走保簡陽城尋到州見寶爲祟而卒追贈廷尉放性儉不營產業爲吏部郎不免饑寒子晞之南頓太守

裕字思曠弱冠辟太宰掾王敦召爲主簿裕知敦不臣恒酣縱廢事敦以裕非當世才徒有虛譽而已出

晉記

卷二十五 列傳

五

爲深陽令咸和初除尚書郎裕去職還家居會稽剡縣朝廷將徵之裕乃求爲王舒撫軍長史舒薨除吏部郎不就即家拜臨海太守未幾去官詔徵祕書監以疾辭復除東陽太守尋徵侍中不就還剡山有肥遯之志或問裕於王羲之羲之曰此公近不驚寵辱者矣其骨氣不及逸少簡秀不如眞長韶潤不如仲祖思致不如殷浩而兼有諸人之美成帝崩裕赴山陵事畢即還諸公相與追之裕疾去追至方山不及劉惔嘆曰我入東正當泊安石渚下耳不敢復近思曠旁也裕爲人終日靜默其與人禮讓爲先故無

所修綜而物自宗焉在剡有好車借無不給有葬母

者意欲借而不敢言裕後聞之乃嘆曰吾有車而使入不敢借何以車爲遂命焚之裕在剡山久之復徵散騎常侍領國子祭酒敦逼不就御史中丞周閔奏裕及謝安違詔累載竝應禁錮終身詔貫之或謂裕曰子屢辭徵聘而宰二郡何耶裕曰雖屢辭王命非敢爲高也吾少無宦情兼拙於人事旣不能躬耕自給必有所資故曲躬二郡豈以騁能私計故耳年六十二卒三子備寧喜備早卒寧都陽太守普驃騎諮議參軍備子欽之中領軍寧子腆祕書監腆弟萬齡

晉記

卷二十五 列傳

六

及欽之子彌子元熙中竝爲顯官

王衍

王衍字夷甫琅邪人也父父平北將軍衍初好論縱橫之術善清言泰始八年詔舉奇才可以安邊者尙書盧欽舉爲遼東太守不就父卒於北平送故甚厚爲親識所貸因而與之家貧出就洛城之西田園而居焉起爲太子舍人自尙書郎出補元城令終日清談而縣務亦理入爲中庶子遷黃門侍郎魏正始中何晏王弼等祖述老莊創虛無之論衍甚重之終日惟談老莊品題人物恆捉玉柄麈尾與手同色世號

口中雌黃。後進之士景慕。恐後。朝野翕然。謂之一世龍門。衍託沖淡。而其妻郭氏。性貪鄙。好干預人事。衍疾之。因口不言錢。衍疲。郭乃使婢以錢繞牀。使不可行。衍晨起。見之。呼婢曰。舉阿堵物卻。終不言錢也。其矯情如此。後歷北軍中候。尚書令。太子聘衍女爲妃。賈后誣陷太子。衍懼禍。自表離婚。賈后既廢。有司奏衍與司徒梁王彤書。寫呈皇太子手與妃及衍書。陳見誣之狀。辭旨懇惻。衍備位大臣。太子被誣得罪。不能守死善道。即求離婚。得太子手書。隱匿不聞。志在苟免。無忠審之操。宜加顯責。以勵臣節。詔禁錮終身。

晉記

卷二十五

列傳

七

衍素輕趙王倫。倫之篡也。衍陽狂。斫婢以自免。倫誅拜河南尹。累遷尚書僕射。領吏部。尋進司徒。惠帝之末。天下大亂。衍務爲自全之計。謂東海王曰。中國多故。當賴方伯。宜得文武兼資者以鎮天下。永嘉元年。乃以弟澄爲荊州族弟。敦爲青州。謂之曰。荊州有江漢之固。青州有負海之險。汝二人在外。而吾留此。足以爲三窟矣。石勒王彌寇京師。以衍都督征討諸軍事。持節假黃鉞。寇退。遷太尉。封武陵侯。辭封不受。時洛陽危逼。羣臣議欲遷都。而衍獨賣牛車以安衆心。東海王擊苟晞。衍以太尉爲太傅軍司。赴卒於軍。衆

共推衍爲元帥。石勒破之。呼王公與相見。問衍以晉故。衍陳禍敗之由。云計不在已。與語移日。勒初甚悅之。既而衍自言。少不預事。欲求自免。因勸勒稱尊號。勒乃怒曰。君名蓋四海。位列三公。少壯登朝。至於白首。何得言不預世事耶。破壞天下。正是君罪。使左右扶出。謂孔叢曰。吾行天下多矣。未嘗見如此人。當可活不。叢曰。彼晉之三公。必不爲我用。又何足責乎。石勒曰。要不可加以鋒刃也。使人夜排牆填殺之。衍將死。顧而言曰。吾曹雖不如古人。向若不祖尙浮虛。戮力匡天下。猶可不至今日。時年五十六。初衍父又

晉記

卷二十五

列傳

八

爲平北將軍。有公事。使行人論之不得。衍在京師。時方總角。往見僕射羊祜。尙書山濤。濤見之。嗟嘆良久。既去。目送之曰。何物老嫗生寧馨兒。羊祜曰。然。誤天下蒼生者。未必非此人也。子元苟藩用爲陳畱太守。屯於尉氏。將赴祖逖。爲盜所殺。澄字平子。衍請用爲荊州者也。衍有重名於世。時人許以人倫之鑑。尤重澄。澄嘗謂衍曰。兄形似道而神峰大儻。衍曰。誠不如卿落落穆穆也。由是顯名。有經澄所題目者。衍不復有言。輒云。已經平子矣。少歷清顯。累遷成都王從事中郎。穎敗。爲東海王司空。長史

以迎駕勳封南鄉侯遷雍州刺史不行時謝鯤庾敳阮修光逸胡毋輔之諸人與澄友善恒酣縱爲宴誕之游澄爲荊州刺史將之鎮送者傾都澄見樹上鵲巢解衣緣樹探殼而弄之神氣蕭然旁若無人劉琨謂澄曰卿形雖散朗而內實動狹以此處世難乎免矣澄既至鎮日夜縱酒不親庶務以順陽人郭舒爲別駕委以州府舒或諫澄澄指鼻炙眉舒笑而受之洛陽危逼澄將率衆入援前鋒至宜城會王如寇襄陽澄遣使於山簡爲如黨嚴疑所獲疑僞使人從襄陽來而問之曰襄陽拔未對曰昨旦破城已獲山都

晉記

卷二十五 列傳

九

督矣因陰縱澄使使者以告澄信之卽還旣而恥之託糧運不贍斬長史蔣俊巴蜀流人在荆湘者與土人構忿殺縣令屯聚樂鄉澄使成都內史王機討之懼而乞降澄僞許之而襲之於龍州以其妻子爲賞沈八千人於江中由是益梁流人四五萬家一時俱反推杜弼爲主敗王機於巴陵南破零桂東掠武昌澄但與機日夜縱酒投壺博奕數十局俱起殺富人李才取其貲以賜郭舒上下離心內外怨叛後出軍擊弼次作塘而山簡參軍王冲叛於豫州自稱荊州刺史澄懼使杜襲守江陵自遷於房陵尋奔沔中初

澄檄武陵諸郡擊弼天門太守扈瑗次於益陽武陵內史武察爲其下所殺澄怒以杜曾代瑗夷袁遂瑗故吏也託爲環報讎舉兵逐曾自稱平晉將軍澄使司馬毋邱邈擊遂爲遂所敗當是時江漢騷然民不安枕澄束手無策琅邪王微爲軍諮祭酒遂赴召王敦時爲江州鎮豫章澄過之澄名素在敦右猶侮之敦怒陰欲殺澄因雷澄歡飲而澄左右二十人持鐵馬鞭爲衛澄亦常捉玉枕以自防敦不敢發後敦賜澄左右酒皆醉請澄玉枕觀之下牀謂澄曰何爲與杜弼通信澄曰此言奚自至哉敦欲入內澄手引敦

晉記

卷二十五 列傳

十

衣至於絕帶乃登於梁罵曰行事如此殃將及焉使力士路戎搃殺之載尸還其家劉琨聞澄之死嘆曰澄自取之也長子詹早卒次子徽右軍司馬郭舒者字稚行初爲荊州刺史劉宏治中爲人彊直澄酣飲荒政舒常切諫澄雖不從然心知其諒也敦聞其名召爲參軍敦都護繆坦請武昌城西地爲營太守樂凱以民圖爲請敦大怒曰王處仲不來江湖當有武昌地不而人云我圖耶劉琨懼不敢言舒曰公聽舒一言敦曰平子以卿病狂故指鼻炙眉今舊疾復發耶舒曰古之狂也直周昌汲黯朱雲不狂也公

何逆折舒使不得言。終坦奪人私地。疑誤視聽。公爲百姓主樂。凱爲民祈請。何不可乎。敦卽下令還地。衆風壯之。敦之反也。舒諫弗聽。表爲梁州刺史。卒於官。

王戎

王戎字濬沖。琅邪臨沂人也。祖雄。幽州刺史。父渾。涼州刺史。貞陵亭侯。戎幼穎悟。視日不眩。年六七歲。與羣兒戲道旁。見李樹多實。衆競趣之。戎獨不往。曰。樹在道旁而多子。必苦李也。取之信然。阮籍與渾爲友。戎年十五在郎舍。少籍二十歲。籍每適渾。俄頃輒去。過戎良久然後出。謂渾曰。濬沖清賞。與卿言。不如共

晉記

卷二十五

列傳

十一

阿戎談與爲竹林之游。渾卒於涼州。故吏賻贈數百萬。戎辭不受。由是顯名。襲父爵。辟相國掾。歷吏部黃門郎。出爲荊州刺史。遷刺豫州。受詔同伐吳。戎使參軍羅尚。劉喬爲前鋒。攻武昌。降吳將楊雍。孫述。江夏太守劉朗。牙門將孟泰。進爵安豐縣侯。增邑六千戶。賜絹六千匹。微爲侍中。遷光祿勳。吏部尚書。以母憂去職。戎性至孝。然不拘喪制。飲酒食肉。而容貌毀悴。杖然後起。時和嶠亦居父喪。以禮法自持。量米而食。哀毀不踰於戎。武帝聞之。謂劉毅曰。和嶠毀頓過禮。吾甚憂之。毅曰。嶠雖寢苦食粥。乃生孝耳。至於王戎

所謂死孝。陛下當先以爲憂。戎先有吐疾。至是增劇。

帝乃使醫療。戎因賜藥物。斷賓客。楊駿執政。拜太子太傅。駿誅。轉中書令。加光祿大夫。給恩信五十人。遷尚書左僕射。領吏部。戎始爲甲午制。凡選舉皆先治百姓。然後授用。當時議者謂既未定其優劣。且送故迎新。相望道路。適足動浮華。而未足以敦風俗也。尋轉司徒。趙王殺裴頠。戎以親坐免。惠帝反正。拜尚書令。性好利。其爲荊州。以遣吏修園宅。當免官矣。詔以贖論。爲侍中。時南郡太守劉肇賂戎。筒中細布五十端。爲司隸所糾。田園水碓。周徧天下。積實聚錢。每自

晉記

卷二十五

列傳

十一

執牙籌。晝夜計算。恒若不足。女適裴頠。嘗貸錢數萬。後歸寧。戎色不懌。女遽還直。乃懼。從子將婚。遺一單衣。既婚。更責取焉。家有好李。常售之。又恐人得種。乃鑽其核。而又不自奉養。天下人謂之膏肓之疾。其典選未嘗進寒素。退虛名。但與時浮沈。戶調門選而已。爲人任率。短小不修威儀。位總台司。而委事寮采。閒乘小馬。從便門出游。故吏多至大官。道路相遇。輒避之。見者不知其爲三公也。惠帝幸鄴。戎從之。隨還洛陽。及帝西遷。出奔於邾。雖在危難之間。談笑自若。永興二年。卒於邾。年七十二。戎嘗經黃公酒壚下。顧謂

後車客曰。吾昔與嵇叔夜。阮嗣宗。酣暢於此竹林之游。亦預其末。自嵇阮云亡。吾爲時所羈縻。今日視之。雖近。逸若山河。恨然者久之。子萬少而大肥。戎令食。糠而肥。益甚。年十九卒。有庶子與戎不齒。以從弟陽平太守。愔子爲嗣。

劉伶

劉伶字伯倫。沛人也。身長六尺。容貌甚陋。性澹默。少言。不妄交游。而放情肆志。不以家產有無介意。遇嵇康。阮籍。欣然神解也。常乘鹿車。攜酒一壺。使人荷鍤而隨之。謂曰。死便埋我。嘗渴甚。求酒於其妻。妻捐酒

晉記

卷二十五 列傳

十三

毀器。流涕而諫。伶曰。善。吾不能自禁。可具酒肉。當祝鬼神而誓耳。妻欣然從之。伶跪祝曰。天生劉伶。以酒爲名。一飲一斛。五斗解醒。婦人之言。慎不可聽。仍飲酒御肉。隗然復醉。嘗醉與人忤。其人攘袂奮拳將毆伶。伶徐曰。雞肋不足以當尊拳。其人笑而止。伶恒裸體而處。人有譏之者。笑曰。君何爲入我袴中。終日昏放。未嘗厝意文章。惟著酒德頌一篇。其辭曰。有大人先生。以天地爲一朝。萬期爲須臾。日月爲扇。八荒爲庭。衢行無轍迹。居無室廬。幙天席地。縱意所如。止則操卮執觚。動則挈榼提壺。惟酒是務。焉知其餘。有

賁介公子。搢紳處士。聞吾風聲。議其所以。乃奮袂攘襟。怒目切齒。陳說禮法。是非蜂起。先生於是方捧甕承槽。銜杯漱醪。奮髯箕踞。枕麴藉糟。無思慮。其樂陶陶。兀然而醉。悅爾而醒。靜聽不聞雷霆之聲。熟視不睹泰山之形。不覺寒暑之切肌。利欲之感情。俯觀萬物。擾擾焉若江海之載浮萍。二豪侍側焉。如蜾蠃之與螟蛉。嘗爲建威參軍。泰始初對策。盛言無爲之化。同舉者皆以高第得調。伶獨以無能報罷。竟以壽終。

謝鯤

晉記

卷二十五 列傳

十四

謝鯤字幼輿。陳國陽夏人也。祖繼典。農中郎將。父衡。國子祭酒。鯤少通簡。不修威儀。好老易。能歌。善鼓琴。東海王越辟爲掾。尋以家僮取官棗除名。鯤聞之。方清歌鼓琴。不以屑意。越更辟爲參軍。以時方多故。謝病去。避地於豫章。左將軍王敦引爲長史。以討杜弢。功封咸亭侯。母憂去職。服闋。遷大將軍敦長史。鯤不徇功名。居身可否之間。每與畢卓。王尼。阮放。羊曼。桓彝。阮孚等縱酒酣暢。敦以其名高。雅重之。嘗以使事至京師。明帝在東宮。見之。問鯤曰。論者以君方庾元規。君自謂何如。對曰。端委廟堂。使百寮贊則。鯤不如

亮一邱一壑臣自謂過之。敦將舉兵欲以誅劉隗爲名。鯢曰：隗誠始禍，然城狐社鼠也。敦怒曰：公等碌碌，豈知大計？出爲豫章太守，又畱不遣，逼與俱下。敦至石頭，嘆曰：吾不復得爲盛德事矣。鯢曰：何爲其然？但使自今以往，日忘日去耳。初，敦謂鯢曰：吾當以周伯仁爲尙書令，戴淵爲僕射，及至京師，復曰：吾此舉人情若何？鯢曰：明公雖欲一匡社稷，然悠悠者未達高義。周戴南北人望，公若舉而用之，羣情帖然矣。是日敦遣兵收顓淵，鯢弗知也。敦怫然曰：君竊疎耶？二子不相當，吾已收之矣。鯢聞之，愕然若喪已。參軍王嶠

晉記

卷二十五 列傳

五

切諫，敦大怒，將斬嶠。莫敢言者。鯢曰：明公舉事不戮一人，嶠以獻替忤旨，而卽戮，不亦過乎？乃止。敦旣殺忠良，稱疾不朝，將還武昌。鯢謂敦曰：公若順羣情，朝天子，使天下知公之心，此不世之勳也。敦曰：君能保無變乎？對曰：鯢近日入覲，主上側席，遲見公，公若入覲，鯢請侍從。敦勃然曰：正復殺君等數百人，亦復何損於時？竟不朝而去。軍還，使之郤爲政，清肅百姓，愛之。年四十三卒於官。初，鯢鄰家有高氏女，色美，鯢欲蠱之，而女投梭折其兩齒。故時人爲之語曰：任達不已，幼與折齒。鯢聞之，傲然長嘯曰：猶不廢我嘯歌。

敦死，追贈太常子尙。

胡毋輔之 光逸 畢卓

胡毋輔之，字彥國，泰山奉高人也。高祖班，漢執金吾父，原太尉長史，終河南令。輔之少有高名，有知人之鑒，而性嗜酒，任縱不拘。小節與王澄、王敦、庾敳號爲四友，澄嘗與人書曰：彥國吐佳言如鋸木屑，罪罪不絕，誠後進領袖也。辟別駕，太尉掾，並不就以家貧求試守繁昌令。始節酒自厲，有能名，遷尙書郎，預擊齊王冏，賜爵陰平男，轉司徒左長史，復求外出，爲樂安太守，與郡人光逸晝夜酣飲，不視郡事。光逸者，字孟

晉記

卷二十五 列傳

六

祖初爲博昌小吏，縣令使逸送客，天寒雨凍，及還而令不在，卽解衣臥。臥中被中令將寢，見逸大怒，將加嚴罰。逸曰：家貧衣單，且溼，不暫煖則死，奈何？惜一被而殺一人乎？令奇而釋之。後爲門亭長，迎新令至京師，輔之與荀邃共詣令家，望見逸，謂邃曰：彼似奇士，呼上車，與語良久，令怪客不入。吏白與光逸語，令怒，除逸名。後舉孝廉，爲州從事，棄官投輔之，成都王穎爲太弟，召輔之爲中庶子，遂與謝鯢、王澄、阮修、王尼俱爲放達。嘗過河南門下飲，河南驎王子博箕坐其旁，輔之叱使取火子博曰：我卒也，惟不乏吾事，則已安。

復爲人使輔之。因與語嘆曰：吾不及也。薦之河南尹樂廣。廣召見而悅之。擢爲功曹。東海王越聞輔之名，引爲從事中郎。輔之薦光，逸於越。越以門寒弗召也。他日閑宴，王責輔之無所舉薦。輔之曰：前舉光，逸王以非世家不用，非不舉也。越卽辟之。書到郡縣，皆以爲誤。審知是逸，乃備禮遣之。銅陽人畢卓少希放達，亦爲輔之所知。薦爲吏部郎。恆飲酒廢職，比舍郎釀熟卓夜至其家盜飲醉而臥。甕下爲掌酒者所縛，旦視之，乃畢吏部也。卓遂引主人宴於甕旁，致醉而去。河南尹樂廣聞之笑曰：名教中自有樂地，何至此耶？

晉記

卷二十五

列傳

七

建興末，輔之避亂而南。琅邪王以爲諮議祭酒，逸尋以世難渡江，復依輔之。初至，屬輔之與謝鯤阮放畢卓羊曼桓彝阮孚諸人散髮裸裎，閉室酣飲。已累日，逸將排戶入守者，不聽。逸於戶外脫衣露頭，於狗竇中窺之，大叫。輔之驚曰：此決非他人，必我孟祖也。遽呼入與飲，不捨晝夜。時人謂之八達中。興建，拜輔之揚武將軍、湘州刺史。假節未幾而卒。年四十九。子謙之才學不及父，而傲縱過之。年未三十卒。光逸後爲給事中，畢卓終於平南長史。

王尼

王尼字孝孫，城陽人也。或曰：河內人。本兵家子，寓居洛陽。卓犖不羈，初爲護軍府軍士。胡毋輔之與琅邪王澄北地傳暢，中山劉興、潁川荀邃、河東裴遐，迭屬河南功曹甄述，及洛陽令曹攄，請解之。攄等以制旨所及不敢，輔之等乃齎羊酒詣護軍門。門吏疏名呈護軍。護軍嘆曰：諸名士持羊酒來，將有以也。尼時以給府養馬，輔之等入，遂坐馬廐下。與尼炙羊飲酒，醉飽而去，竟不見護軍。護軍大驚，卽與尼長假，因免爲兵。東嬴公騰辟爲車騎府舍人，不就。當是時，尙書何綏奢侈過度，尼謂人曰：伯蔚居亂世而矜豪，乃爾其能免乎？人曰：公不畏伯蔚聞耶？尼曰：伯蔚比聞我語，已死矣。未幾，東海王越殺綏，尼初入洛，詣越不拜。越問故，尼曰：公無宰相之能，故不拜。因數之。又曰：公負尼物，越大驚曰：寧有是也？尼曰：昔楚人亡布，盜在令尹。尼今屋舍資財悉爲公車人所略，使尼饑凍，是亦明公之負也。越大笑，卽賜絹五十匹。諸貴人聞之，競往餉尼。洛陽陷，避地江夏。王澄時爲荊州刺史，過之，甚厚。尼早喪婦，有一子無居宅，惟畜露車，有牛一頭，每行輒御之。暮則共宿車上，常嘆曰：滄海橫流，處不安也。俄而澄卒，荆土荒饑，尼不得食，乃殺牛壞車煮

晉記

卷二十五

列傳

六

肉敬之既盡父子俱餓死

羊曼

羊曼字祖延太傅祜兄之孫也父暨陽平太守曼少知名本州禮命太傅辟皆不就避難渡江爲鎮東參軍轉丞相主簿預機密歷黃門侍郎尚書吏部郎出爲晉陵太守以公事免曼任達顏縱好飲酒時州里號陳雷阮放爲宏伯高平郗鑒爲方伯太山胡毋輔之爲達伯濟陰卞壺爲裁伯陳雷蔡謨爲朗伯阮孚爲誕伯高平劉綏爲委伯而曼爲黯伯號兗州八伯王敦既貳於朝廷羈錄名士以曼爲右長史曼知敦

晉記

卷二十五 列傳

九

不臣終日酣醉敦亦不委以事也敦敗代阮孚爲丹陽尹時朝士過江初拜官相飾供饌曼拜丹陽客至早者得嘉肴日晏漸罄則不復及精隨客早晚而不問貴賤有羊固者拜臨海太守竟日皆美雖晚至猶獲盛饌論者以固之豐腴乃不如曼之眞率也蘇峻反加曼前將軍率衆守雲龍門王師敗績或勸曼避峻曼曰朝廷破敗吾安所求生勸衆不動爲峻所殺年五十五峻平追贈太常子貴尚明帝女南郡悼公主除祕書郎早卒弟聃字彭祖先是兗州有八伯之號以擬八僞其後更有四伯僞曰凶也大鴻臚陳雷

晉記

卷二十五 列傳

十

江泉以能食爲穀伯豫章太守史時以大肥爲笨伯散騎郎高平張疑以狡妄爲猾伯而聃以狼戾爲瑣伯初辟丞相府遷廬陵太守聃性剛暴以疑殺郡人簡良等二百餘人庾亮執之歸於京師有司奏聃罪當死然以景獻皇后其祖姑應入議成帝不許詔賜命獄所琅邪太妃山氏聃之甥也入殿叩頭請命王導謂帝曰聃罪誠不容誅然山太妃憂戚成疾陛下其若之何帝乃詔曰太妃惟此一舅發言摧咽情重慮深朕往丁荼毒受太妃撫育之恩同於慈親若不堪憂戚以致頓弊朕亦何顏以臨天下今特原聃命以慰太妃渭陽之情頃之遇疾恆見簡良等爲祟旬日而死

三代之時士皆法言危行循循於規矩及戰國而處士橫議蘇張公孫之屬以傾險亂天下秦用焚書坑儒漢興反先王之道崇經術舉賢良士明理亂尚禮法疏通敦樸天下大治洎東漢之季宦寺竊政諸侯分據而清議烈於賞罰大盜逡巡不敢去臣位者數十年蓋處士之有益於人國也晉承魏弊以篡得天下朝無綱紀士尚任放自咸寧太康以後男寵大興酣風競作科頭裸裎不以爲非士大夫轉相倣效廉

取喪而風俗壞風俗壞而大亂繼作甚哉清言之兆禍也夫士處草野而執德不同其在朝廷必能抗節義濟蒼生而不沈溺於富貴故觀人飲食之閒而其人之取與可知也觀人取與之閒而其人之出處可知也觀人山處之節而其人之功業可知也昔淮南王不忌公孫宏而憚汲黯豈公孫之權輕於長孺而剛方正直之氣足以折其僭竊之心而使之不敢肆也嗚呼虛誕成風浮沈處位遂使天下靡靡然入於衰壞誰生厲階至今爲梗王夷甫諸人安得辭其責哉

晉記

卷二十五 列傳

王

晉記卷二十六

列傳

蕭山郭倫撰

馬隆 胡奮 陶璜 吾彥 張光 趙誘

邵續 李矩 段匹碑 魏浚 桓宣 朱伺

劉遐

馬隆字孝興東平平陸人少有智勇魏兖州刺史令狐愚坐事伏誅舉州無敢收者隆託稱愚客以私財殯葬一州壯之署武猛從事泰始中將伐吳詔曰吳會未平宜得猛士以濟武功雖舊有薦舉法未足以盡錄才其普告州郡有壯勇秀異才力傑出者以名

晉記

卷二十六 列傳

一

聞將簡其尤異擢而用之苟有其人勿限所取兖州舉隆才堪良將稍遷司馬督初涼州刺史楊欣失羌戎之和隆陳其必敗俄而欣爲虜沒河西斷絕帝臨朝而歎曰誰能爲我討此虜通涼州者乎羣臣莫對隆進曰陛下若能任臣臣能平之帝曰必能滅賊何爲不任顧卿方略何如耳隆曰陛下若能任臣當聽臣自任帝曰如何隆曰臣請募勇士三千人無問所從來奉陛下威德鼓行而西虜何足滅哉羣臣皆曰六軍旣衆州郡兵足用不宜橫設賞募以亂常典隆小將云說不可從帝弗納隆募限腰引弩三十

晉記

卷二十六 列傳

二

六鈞弓四鈞立標簡試自旦至申得三千五十人隆
日足矣因請自至武庫選杖武庫令與隆忿爭御史
中丞奏劾隆隆曰臣當亡命戰場以報所受武庫令
乃以魏時朽杖見給不可復用非陛下使臣滅賊意
也帝從之又給其三年軍資拜隆武威太守遂西渡
溫水虜樹機能等衆萬計進前虜後以禦隆隆依八
陣圖作偏箱車地廣爲鹿角車營路狹則爲木屋施
車上且戰且前弓矢所及應弦而倒奇謀開發出其
不意或夾道累磁石賊負鐵鎧行不得前隆卒悉被
犀甲無所留礙賊咸以爲神轉戰千里殺傷以千數

晉記
卷二十六 列傳
三
自隆之西音問斷絕朝廷憂之或謂已沒後隆使夜
到帝撫掌歡笑詰朝謂羣臣曰若從諸卿言是無秦
涼也乃詔曰隆以偏師寡衆奮不顧難冒險能濟其
假節宣威將軍加赤幢鼓吹隆到武威虜大人碎拔
韓且高能等率萬餘落歸降前後誅殺及降附者萬
計又率善戎沒骨能等與樹機能大戰斬之涼州遂
平朝議將加隆將士勳賞有司奏隆將士皆先加顯
爵不應更授衛將軍楊琰駁之曰前精募將士少加
爵命者此乃所以爲引勸今隆全軍獨尅西土獲安
不得便以前授塞此後功宜皆聽許以明要信乃賜
爵加秩各有差太康初以降爲平虜護軍西平太守
將所領精兵又給牙門軍屯據西平時南虜成奚爲
邊患隆至令軍士皆負農器將若田者虜御衆稍息
隆進兵擊破之畢隆之政不敢爲寇太熙初封奉高
縣侯加授東羌校尉積十餘年威信振於隴右略陽
太守嚴舒謀代隆毀隆昏室於是徵隆以舒代鎮臣
羌驚擾朝廷乃免舒遣隆復職竟卒於官子咸嗣亦
驍勇官至鷹揚將軍
胡奮字元威安定臨涇人魏車騎將軍陰密侯遵之
子也奮性開朗少好武事太傅懿伐遼東以白衣侍
從左右還爲校尉稍遷徐州刺史封夏陽子匈奴中
部帥劉猛叛使驍騎路蕃討之以奮爲監軍假節頓
軍硯北爲蕃後繼破猛猛帳下將李恪斬猛降以功
累遷征南將軍都督荊州諸軍加散騎常侍泰始中
武帝大選公卿女充六宮奮女選入爲貴人奮唯一
子爲南陽王友早亡及聞女爲貴人哭曰老奴不死
惟有二息男入九地之下女在九天之上奮既舊臣
於是尤見寵任遷左僕射加鎮軍大將軍開府儀同
三司當是時后父楊駿執權奮謂駿曰卿恃女更豪
邪歷觀前代與天家婚未有不滅門者但早晚事耳

卿今舉措無乃連禍乎駿勃然曰卿女不在天家乎
奮曰我女婢子耳何能損益駿不能用奮卒贈車騎
將軍諡曰壯奮兄廣弟烈竝知名廣位至散騎常侍
少府廣子喜涼州刺史烈字武元爲將伐蜀鍾會之
反烈與諸將皆被閉烈子世元時年十八爲士卒先
攻殺會名聞遠近烈爲秦州刺史及涼州叛烈屯萬
斛堆爲虜所圍無援死之

陶璜字世英丹陽秣陵人也父基吳交州刺史璜少
仕吳孫皓時交趾太守孫資貪暴下不堪命而朝使
鄧荀至交州復擅調孔雀三千頭遣送秣陵郡吏呂

晉記

卷二十六

列傳

四

典因民愁怨殺謂及荀以郡內附武帝拜興安南將
軍交趾太守功曹李統殺興帝更以建寧爨谷爲交
州谷死以巴西馬融代之融卒南中監軍霍弋使健
爲楊稷代融與將軍毛晃九真太守董元牙門孟幹
孟通李松王業爨能等自蜀出交趾破吳軍於古城
斬大都督修則及交州刺史劉俊吳拜薛瑒爲大都
督威南將軍虞汜爲監軍而以瑒爲蒼梧太守距稷
戰於分水瑒敗退保合浦瑒怒責瑒瑒夜以數百人
襲董元大獲而歸瑒乃以瑒領交州爲前都督瑒從
海道徑至交州以所獲物遺扶嚴賊帥梁奇奇將萬

餘人助瑒元有勇將解系同在城中瑒憚之誘其弟
象作書與系而使象乘瑒輜車鼓吹導從而行元見
之曰象尙如此系必有去志因殺系瑒遂陷交趾
吳拜瑒交州刺史時廣州刺史西鄂侯滕修數討南
蠻不能制瑒謂之曰南岸仰吾鹽鐵斷勿與市皆壞
爲田器如此二年可一戰而滅也修從之果破諸蠻
初霍弋遣稷晃等與之約曰若賊圍城未百日而降
者家屬誅過期而救不至吾受其罪稷等守未百日
糧盡乞降瑒不許反給糧使守諸將皆諫瑒曰吾非
不欲受其降也今霍弋已死不能救若必矣需其日

晉記

卷二十六

列傳

五

滿而後受之使彼得無罪而我非不義內訓百姓外
懷鄰國不亦可乎期訖納降送稷等於秣陵毛晃謀
襲瑒瑒乃收之修則子允剖其腹以報父讎孟幹後
逃歸上伐吳之策武帝以爲日南太守吳以瑒爲使
持節都督交州諸軍事前將軍交州牧武平九德新
昌土地阻險夷獠勁悍歷世不賓瑒征討開置三郡
及九真屬國三十餘縣徵瑒爲武昌都督交州人請
留瑒者以千數因復遣還皓旣降晉手詔遣瑒息融
勅瑒歸順瑒流涕數日使使送印綬於洛陽武帝復
其本職封宛陵侯加冠軍將軍滕修聞皓降亦送印

綬詔以爲廣州牧封武當侯晉既滅吳平天下議滅州郡兵瑱上疏曰交士斗絕一方或重譯而言連帶山海又南郡去州海行千有餘里外距林邑纔七百里夷帥范熊自稱爲王世爲逋寇數攻百姓且連接扶南種類猥多朋黨相倚負險不賓往隸吳時數作寇逆攻破郡縣殺害吏民臣以飛驚昔爲故國所採偏戍在南土歷有餘年雖前後征討翦其魁桀深山僻穴尚有逋竄又臣所統之卒本七千餘人南土溫濕多有氣毒加累年征討死亡滅耗其見在者二千四百二十八人今四海混同無思不服當卷甲消刃禮

晉記

卷二十六 列傳

六

百姓私散好珠禁絕來去人以饑困又所謂猥多限每不充今請上珠三分輸二次者輸一麤者蠲除自十月訖二月非採上珠之時聽商旅往來如舊帝竝從之瑨在南三十年恩威著於殊俗及卒舉州號哭如喪慈親朝廷乃以員外散騎常侍吾彥代瑨彥卒又以員外散騎常侍顧祕爲交州祕卒州人逼祕子參領州事參卒參弟壽求領州州人不聽固求之遂領州壽乃殺長史胡肇等又將殺帳下督梁碩碩走免起兵執壽歸壽母使鴆殺之而迎瑨子蒼梧太守威領刺史甚得民心三年而卒威弟淑子綏後竝爲

晉記

卷二十六 列傳

七

入陽狂拔刀跳躍而來坐上皆驚走唯彥不動舉几
扞之衆服其勇因拔爲將稍遷建平太守王濬將伐
吳造船於蜀彥覺之請增兵爲備吳主不聽彥乃輒
爲鐵鎖橫斷江路及晉師臨境緣江諸城皆望風降
附或見攻拔惟彥堅守大衆攻之不能尅吳亡彥始
降拜爲金城太守武帝嘗從容問薛瑩曰孫皓所以
亡國者何也瑩對曰歸命侯臣皓之君吳昵近小人
疎斥大臣將相刑罰妄加人人憂恐敗亡之釁由此
而作矣後帝復問彥彥曰吳主英俊宰輔賢明帝笑
曰君明臣賢何爲亡國彥曰天祿永終歷數有屬所

晉記

卷二十六
列傳

八

以爲陛下擒蓋天時豈人事也帝嘉之遷敦煌雁門
太守順陽王暢縱驕前後內史皆誣以罪或舉彥爲
順陽內史彥清身率下刑政嚴肅暢不能誣更薦之
冀其去職遷員外散騎常侍交州刺史陶璜卒以彥
爲南中都督交州刺史九真戍兵作亂逐其太守賊
帥趙祉圍郡城彥悉討平之在鎮二十餘年恩威宣
著南州寧靖自表求代徵爲大長秋卒於官

張光字景武江夏鍾武人也身長八尺美鬚眉少爲
郡吏家世有部曲以牙門將伐吳論功遷江夏西部
都尉轉北地都尉氏羌反叛光以百餘人戍馬蘭山

北虜圍之百餘日光撫順將士屢出奇兵擊破之然
以兵少路遠自分敗沒會梁王彤遣司馬索靖將兵
迎光舉軍悲泣遂還長安彤表光處絕圍之地有耿
恭之忠宜加甄賞以明獎勸遂擢拜新平太守加鼓
吹雍州刺史劉忱被密詔討河間王光起兵助忱忱
敗顯擒光而謂之曰前起兵欲作何策光正色對曰
但劉雍州不用鄙計故令大王得有今日也顯壯之
表爲右衛司馬陳敏作亂除光順陽太守加陵江將
軍率步騎五千與襄陽太守皮初武陵太守苗光破
敏將錢端於長岐荊州刺史劉宏表光爲梁州刺史

晉記

卷二十六
列傳

九

秦州人鄧定等二千餘家饑餓流入漢中保於城固
漸爲抄盜刺史張殷使巴西太守張燕擊之定急僞
降餽燕金以緩師而密求援於李雄雄遣師救定燕
退定遂進逼漢中太守杜正冲東奔魏興光不敢赴
州止魏興結諸郡守共謀進取燕唱言阻衆光斬燕
以徇遂卻鎮漢中綏撫荒殘百姓悅服王如餘黨李
運楊武自襄陽將三千餘家入漢中光使參軍晉逸
率衆距於黃金逸受運賂勸光納運光使居城固旣
而逸又求貨於運運不與逸言於光曰運衆不事佃
農而營器仗情意叵測蓋掩而取之光遂使逸擊運

不克。光乞師於氏王楊茂搜。茂搜使子難敵助之。難敵求貨於光。光不與。楊武聞之。乃厚賂難敵。謂之曰。流入寶物。悉在光所。今伐我不如伐光。難敵大喜。聲言助光。光弗知也。遣息援率眾助。逸運與難敵夾攻。逸援中流矢而死。光嬰城固守。自夏迄冬。憤激成疾。佐吏及百姓咸勸光退據魏興。光按劍曰。吾受國厚恩。不能翦除寇賊。今得自死。便如登仙。何退之有。聲絕而卒。年五十五。州人推光子邁權領州事。邁多才略。有父風。與賊戰死之。別駕范曠督護王喬奉光妻息率遺眾還據魏興。後任情爲梁州光妻子始歸本

晉記

卷二十六列傳

十一

趙誘字元孫。淮南人也。世以將顯。州辟主簿。刺史郗隆被齊王檄。使起兵討趙。隆欲承檄舉義。而諸子弟並在洛陽。欲坐觀成敗。恐爲罔所討。會羣吏計議。誘說隆曰。趙王篡逆。今義兵興起。其敗必矣。爲明使君計。莫若自將精兵。徑赴許昌。此上策也。不然。使猛將將兵會盟。亦中策也。若遣小軍隨形助勢。下策耳。隆曰。我受二帝恩。無所偏助。正欲保州而已。誘與治中雷寶主簿張襄等諫。隆若無所助。變難將生。州亦不可保也。隆猶豫未決。遂爲其下所殺。誘還家。杜門不

出。王敦引爲參軍。加廣武將軍。與甘卓周訪共擊華軼。太興初。復與甘卓擊滅杜弼。累功賜爵平阿縣侯。代陶侃爲武昌太守。與襄陽太守朱軌距第五猗於荊州力戰而死。王敦表贈征虜將軍。秦州刺史。子龔與誘俱死。贈新昌太守。龔弟允累遷豫州刺史。卒於官。

邵續字嗣祖。魏郡安陽人。父乘散騎侍郎。續初爲成都王穎參軍。穎將擊長沙王。續諫曰。續聞兄弟如左右手。今明公當天下之敵。而欲去一手乎。續竊惑之。弗聽。去爲荀晞參軍。除沁水令。時天下漸亂。續去縣

晉記

卷二十六列傳

十一

還家。糾合亡命得數百人。王浚假續綏集將軍。樂陵太守。屯厭次。以續子父爲督護。續綏懷流散多歸附者。石勒破王浚。遣父招續。續以危孤權附於勒。勒亦以父爲督護。旣而段匹磾在薊。要續歸。琅邪王續從之。其下諫曰。若任子何。續泣曰。大丈夫爲國。豈得顧子而爲叛臣哉。遂絕勒。勒乃殺父。續之絕勒也。先求救於匹磾。匹磾使弟文爲援。續未至而勒率八千騎圍之。勒眾素畏鮮卑。聞爲且至。乃走。續與爲追勒於安陵。不及。掠常山北邊三四千家而還。匹磾既殺劉琨。夷晉多怨叛。遂率其徒依續。勒南和令趙領等率

廣川渤海千餘家歸續。元帝拜續爲平原樂安太守。右將軍冀州刺史。進平北將軍。封祝阿子。續遣兄子武邑內史存及文鴛匹磾率衆就食平原。爲石虎所破。先是續與青州塢主曹嶷互相侵掠。存敗嶷。因破續屯田抄其戶口。續疲於奔命。太興初。續使存等屯濟南黃巾固逼嶷。嶷懼求和。旣而匹磾攻末。杯勒使石虎乘虛圍續。續率衆出戰。虎伏兵出。得續。使續降其城。續呼兄子竺曰。吾志雪國難。不幸至此。汝等努力奉遼西公。勿有二心。虎送續於襄國。勒使徐光讓之曰。國家應符撥亂。司馬氏遠竄江南。而續蟻封海

晉記

卷二十六 列傳

十一

阿跋扈王命。以夷狄不足爲君耶。對曰。晉末饑亂。奔控無所。糾合鄉宗。庶全老幼。而琅邪寵授。誓捐身命。且受人榮寵。而懷二心。恐亦不容於大王矣。徐光復命勒曰。其言慨至。孤愧之多矣。夫忠於其君者。乃吾所求也。使張賓延之於館。因令自後諸克敵擒俊。不得輒殺。冀獲如續之流。尋以爲從事中郎。不受續身。灌園鬻菜。以自給。勒屢遣人察之。歎曰。此真高人矣。不如是安足貴乎。嘉其清苦。數賜穀帛。初石虎攻續。朝廷有王敦之逼。不遑救援。帝旣聞續沒。下詔以續息緝拜續本官。使總率所統存及竺緝等與匹磾嬰

城距勒帝。久假存揚武將軍。武邑太守勒屢遣石虎攻之。戰守疲弊。不能自立。久之匹磾文鴛竺緝等悉被獲。惟存潰圍南奔。在道爲賊所殺。續亦遇害。

李矩字世迴。平陽人也。初爲吏。送故縣令於長安。征西將軍梁王彤以爲牙門。擊齊萬年。以功封東明亭侯。還爲本郡都護。未幾謝病去。劉淵攻平陽。百姓奔走。鄉人推矩爲塢主。東屯滎陽。移新鄭。矩勇毅多權略。志在立功。東海王拜爲汝陰太守。洛陽陷。太尉荀藩奔陽城。衛將軍華薈奔成臯。大饑。賊帥侯都等略人而食。藩薈部曲多爲所啖。矩擊都等滅之。藩承制

晉記

卷二十六 列傳

十三

建行臺。假矩滎陽太守。矩招懷離散。遠近多附之者。石勒率衆襲矩。矩設伏。使老弱入山。令所在散牛馬。賊爭取牛馬。伏發。齊呼聲動山谷。賊驚大敗之。斬獲甚衆。藩表晉王加矩冠軍將軍。輅車幢蓋。進封陽武縣侯。領河東平陽太守。長安羣盜東下。所在虜掠。矩遣部將擊之。盡得賊所掠婦女千餘人。諸將以非矩所部。欲遂畱之。矩曰。誰非國家臣妾。焉有彼此。乃一時遣之。初河內人郭默性狡猾。以壯勇事太守裴整。爲督將。永嘉之亂。默率遺衆自爲塢主。遣使於劉琨。琨加默河內太守。劉曜擊默。列三屯圍之。欲使餓死。

默窘以妻子爲質而請糴焉。糴畢設守。曜怒沈默妻于河而攻之。默使弟芝求救於劉琨。琨以默多詐許之而不卽救也。默更使使告急。會芝出城浴馬。彌與俱歸。又質芝於石勒。勒知其狡。封默書於曜。默使人伺得勒書。遣人乞歸。矩將使其甥郭誦迎之。而不敢進。劉琨使參軍張肇率鮮卑范勝等五百餘騎往長安。屬默被圍。道路不通。將還依邵續。行至矩營。矩遂邀肇爲聲援。肇許之。曜衆望見鮮卑不戰而走。誦潛以輕舟渡河。夜襲懷城。大破之。默遂率其屬歸矩。而劉聰遣從弟暢步騎三萬擊矩。屯韓王故壘。

聰書勅暢平矩。詔過洛陽收固斬之。卽以振代固。矩送示固。固斬振父子。率騎一千來降。矩乃使固守洛陽。後數月。劉聰太子粲率劉雅生等步騎十萬屯孟津北岸。分遣雅生擊趙固。固奔陽城山。使弟告急。矩遣郭誦屯洛口以救之。誦先使將張皮簡精卒千人夜渡河。粲候者告有兵至。粲恃其衆不設備。旣而誦等奄至。十道俱攻。夜中不知多少。粲衆擾潰。入據其營。獲軍資器械無算。及旦。粲見皮誦人少。更與雅生悉餘衆攻之。苦戰二十餘日。不能下。矩使壯士三千人泛舟迎皮。粲臨河列陣。作長鉤鉤船。連戰數日。不得渡。矩遣部將格增夜潛濟。與皮選精騎千餘殺所獲牛馬焚器械。夜突圍而出。奔虎牢。粲追之不及。劉聰聞粲敗。憤恚發病。捷奏元帝。帝除矩都督河南三郡軍事。安西將軍。粲陽太守。封修武縣侯。劉聰死。子粲立。其將靳準起兵斬粲。遣使歸矩。曰。劉淵屠各小醜。因大晉事故之際。作亂幽并。矯稱天命。至今二帝幽沒虜庭。輒率衆扶持梓宮。因請上問。矩馳表奏帝。帝遣太常韓允等奉迎梓宮。未至而準爲石勒劉曜所殺。矩以衆少不足立功。每慷慨憤憤。太興初。加都督司州諸軍事。司州刺史。改封平陽縣侯。當是時。宏農

太守尹安振威將軍宋始等四軍竝屯洛陽各相疑阻矩默遣千騎鎮撫之安等反告石勒勒使石生率五千騎入洛矩軍皆還既而四將復背勒遣使乞迎郭默石生以四將相謀不能自安乃虜宋始一軍渡河而南百姓相率歸矩洛陽遂空矩表郭誦為揚武將軍陽翟令阻水築壘且耕且守會趙固死石生遣騎襲誦誦多計略輒設伏破之虜掠無所得生怒自率四千餘騎暴掠諸縣因攻誦誦率勁勇五百與生戰於磐脂亭大破之矩以誦功多表加赤幢曲蓋封吉陽亭侯郭默欲侵祖約矩禁之弗聽為約所破

晉記

卷二十六列傳

去

石勒遂使養子忿襲默默懼將降於劉曜使參軍鄭雄謀之於矩矩距而不許默既為忿敗心懷去就勒復遣石良率精兵五千襲矩矩逆擊不利良獲郭誦弟元使元以書招矩勒遣誦塵尾馬鞭以示殷勤誦不答石生入屯洛陽大掠河南矩默大饑默復說矩降曜矩從之曜使劉岳軍河陰與矩謀攻石生而石勒使將圍岳岳閉門不敢出默懼解印授參軍殷嶠曰李使君遇吾厚今遂棄去無顏謝之三日可自吾去也乃奔陽翟矩聞之大怒使郭誦追默及於襄城默自知負矩棄妻子而走默至京師明帝以為征虜

將軍北中郎將監淮北諸軍誦擁默餘衆而歸矩待其妻子如初默去矩轉蹙弱將士有陰欲歸勒者矩知之而不能討乃率衆南走衆皆道亡惟郭誦及參軍郭方功曹張景主簿荀遠將軍竊韜江霸梁志司馬尚季宏李瓌段秀等百餘人棄家送矩矩鬱鬱不得志至魯陽縣墜馬而卒葬襄陽之岷山

晉記

卷二十六列傳

七

辰以務勿塵子疾陸眷襲號劉曜逼洛陽王浚遣督護王昌率疾陸眷及陸眷弟文為從弟末杯攻石勒於襄國勒戰敗還壘末杯追入壘門為勒所擒勒質末杯遣使求和於疾陸眷疾陸眷以鎧馬二百五十匹金銀各一籠贖末杯勒歸末杯亦以金寶綵絹報疾陸眷疾陸眷使文為與石虎同盟約為兄弟引騎而還王昌不能留建武初匹磾推劉琨為大都督結盟討勒檄涉復辰疾陸眷末杯等俱會襄國琨匹磾進屯固安以俟衆軍勒懼遣閒使厚賂末杯末杯自勒還思有以報之而未肯開也又以匹磾在外欲襲

其國乃開於涉復辰日。以父兄而從子弟耶。雖一旦有功。匹磾獨收之。敗則吾當之。涉復辰等以爲然。軍止不進。匹磾亦還疾。陸眷病死。匹磾自薊奔喪。至於右北平。末杯宣言。匹磾將篡。出軍擊之。末杯遂殺涉復辰。及其子弟黨與二百餘人。自立爲單于。石勒襲薊。殺王浚。師還。薊降於匹磾。建興四年。劉琨長史李宏以并州叛。琨奔薊。復與匹磾尋盟。共討石勒。而匹磾爲末杯所敗。士衆離散。琨子羣爲末杯所開。將圖匹磾。匹磾懼。遂殺琨。琨死而晉人離散。匹磾不能自立。北依平北將軍邵續。末杯又敗之。匹磾被創。謂續

晉記

卷二十六

列傳

大

故復戰。請釋仗。文鴛罵曰。吾爲大晉擊賊。死不爲汝降也。挺槊而起。槊折。執刀力戰。不已。石虎軍四面解。馬羅披自障。前捉文鴛。文鴛戰自辰至申。力竭被執。城中大懼。匹磾欲單騎歸朝。續弟樂安內史洎勒兵不許。洎欲執臺使王英送虎。匹磾正色責洎曰。卿不能遵兄志。逼吾不得歸朝。亦已甚矣。復欲執天子使者。我雖胡夷。所未聞也。因謂英曰。匹磾世受國恩。不忘忠孝。今逼不得歸。惟假息俟時耳。匹磾著朝服持節。賓從出見。石虎曰。吾志在滅汝。不幸吾國自亂。以至於此。既不能死。不能爲汝敬也。虎起而拜之。送於襄國。又不爲勒禮。常著朝服持晉節。經年。國中謀推匹磾爲主。事泄被殺。文鴛亦爲所鳩而死。段氏惟末杯存。末杯死。弟牙立。牙死。其後從祖疾陸眷之孫遼立。自務勿塵以後。晉室喪亂。自稱單于。據有遼西之地。臣御晉人。其地西盡幽州。東界遼水。所統胡晉可三萬餘家。控弦四五萬騎。與趙連兵不息。竟爲石虎所破。徙其民數萬家於司雍。遼子蘭復聚兵侵趙。久之。石氏亡。末杯子勤。鳩胡羯萬餘人。保在入山。自稱趙王。附於燕。冉閔敗之。徙於繹幕。僭稱帝。燕使慕容恪擊之。勤懼而降。

晉記

卷二十六

列傳

九

魏浚東郡東阿人也。寓居關中。初爲雍州小吏。河間王顥以爲威武將軍。永嘉末。將流人數百家。東保河陰之硤石。時京邑荒餓。浚劫掠得穀麥。獻之懷帝。帝拜浚揚威將軍。平陽太守。以亂不之官。洛陽陷。浚屯洛北石梁塢。撫養遺衆。修軍器。其附賊者皆先解。說大晉運數靈長。行已建立。有恃遠不從命者。遣將討之。服從而已。不加侵暴。遠近感悅。襁負至者甚衆。劉琨承制。假浚河南尹。太尉荀藩建行臺於密縣。浚詣藩謀軍事。藩悅甚。要李矩同會。矩夜將赴之。矩官屬疑浚不宜暮往。矩曰。忠臣同心。將何疑乎。及會。客

晉記

卷二十六
列傳

三

主盡歡。浚因與矩相結而去。劉曜忌浚。率衆圍之。劉演郭默援浚。曜分兵逆於河北。伏兵邀演默軍。大破之。浚夜走。爲曜所得。遂死之。追贈平西將軍。族子該領其衆。曜之攻浚也。該先帥兵守金墉城。曜還。餘衆依之。杜預子尹爲宏農太守。屯宜陽界一泉塢。諸賊抄之。請兵於該。該使將馬瞻將三百人赴尹。而瞻襲殺尹。迎該入塢。元帝加該冠軍將軍。河東太守。後因饑弊。欲率衆南徙。衆不從。該單騎走南陽。馬瞻以餘衆降曜。瞻性驕虐。部曲密使呼該。衆夜殺瞻。納之。遷於新野。率衆助周訪討杜會。詔以該爲順陽太守。王

敦之反。梁州刺史甘卓欲觀該去就。以敦意動之。該曰。我去賊從王。豈從王處仲反乎。距而不應。蘇峻反。該率衆次石頭。受陶侃節度。疾篤還屯。卒於道。從子雄統其衆。

晉記

卷二十六
列傳

三

力勤王。而與蘇峻內叛。此安得久乎。使君若欲爲雄霸。何不助國討峻。威名自著。智不能用。宣欲諫。約使子戎白約求入。約知宣必諫。不許。宣遂距約。約還歷陽。宣將數千家。欲南投尋陽。營於馬頭山。會祖煥襲溢口。陶侃使毛寶救之。煥衆攻宣。宣求救於寶。寶擊煥破之。宣因投溫嶠。嶠以戎爲參軍。峻平。宣居於武昌。劉允繼嶠爲江州。戎復參允軍。郭默殺允。復以戎爲參軍。太尉侃討默。默使戎求救於宣。宣陽許之。而弗應也。西陽太守鄧嶽。武昌太守劉淵。疑之。豫州西曹王隨曰。宣不從祖約。而從郭默。耶隨請察之。隨至

謂宣曰。明府心如皎日。然以戎故。無以白天下。今惟以戎付隨爾。宣乃使戎從隨迎侃。侃辟爲掾。上宣爲武昌太守。尋拜南中郎將。監河內中軍。趙刺史郭敬。戍襄陽。侃使子平西參軍斌。與宣共攻樊城。拔之。竟陵太守李陽。復破新野。敬懼而遁。宣與陽遂平襄陽。侃即使宣鎮之。以淮南部曲立義成郡。宣招懷初附。簡刑罰。略威儀。課督農桑。或乘單車載鉏耒。親耘穫於畝。石虎再遣騎攻之。宣能得衆心。十餘年間。恆以寡弱距守。陶侃將使宣北事中原。而侃薨。庾亮爲荊州。拜宣平北將軍。司州刺史。都督沔北諸軍。假節。鎮襄陽。石虎遣七千騎渡河。爲地窟攻城。亮使司馬王愨期。輔國將軍毛寶救宣。宣募精勇。出不意。殺傷數百人。趙解圍走。遂率步騎收南陽諸郡百姓八千人。以歸。庾翼代亮。欲傾國北伐。以宣都督司雍梁三州。及南陽襄陽新野南鄉四郡軍事。梁州刺史持節。以前後功。封竟陵縣男。翼徙鎮襄陽。使宣擊趙將李羆於丹水。爲羆所敗。降建威將軍。移戍峴山。宣久在襄陽。綏撫僑舊。甚得物情。一旦改戍。不得志。發憤而卒。追贈鎮南將軍。戎官至新野太守。

伊字叔夏。宣之猶子也。父景。丹陽尹。護軍將軍。長社

侯伊少標悟。而性簡率。爲王濛劉惔所知。頻參諸府軍事。太元初。拜淮南太守。以綏御有方。進督豫州。十二郡。揚州五郡軍事。加建威將軍。與謝元共破秦將王鑒張蚝。以功封宣城縣子。又進都督豫州諸軍事。西中郎將。豫州刺史。苻秦南寇。伊與冠軍將軍元輔。國將軍琰。破秦師於肥水。論功。封永修縣侯。進號右軍將軍。賜錢百萬。袍表千端。伊雖有大功。恂恂若儒者。善音樂。有蔡邕柯亭笛。常自吹之。王徽之赴召京師。舟泊青溪。伊適岸上過。船中客呼伊小字曰。此桓野王也。徽之素不與伊相識。使人謂伊曰。琅邪王徽之聞將軍善笛。乞試爲一奏。伊是時已貴顯。素聞徽之名。下車踞胡牀。爲作三調。弄畢。上車去。客主不交一言。中書令王國寶專利。太保安惡其爲人。每抑制之。孝武末年。嗜酒好內。而會稽王道子狎昵詔邪。於是國寶譏構。稍行於主相之間。而好利險諛之徒。以安功名極盛。心害之。帝嘗召伊飲。安侍坐。帝命伊吹笛。伊神色無迥。卽吹爲一弄。乃放笛曰。臣於箏。分乃不及笛。然自足以韻合歌管。請以箏歌。并請一吹笛者。帝善其調達。勅御妓奏笛。伊又曰。御府人於臣必不合。臣有一奴。善相便。申帝彌賞其直率。乃許召之。

奴既吹笛。伊撫箏而歌。怨詩曰。爲君既不易。爲臣良
獨難。忠信事不顯。乃有見疑患。周旦佐文武。金縢功
不刊。推心輔王政。二叔反流言。聲節慷慨。俯仰可觀。
安泣下沾襟。乃越席而就之。將其鬚曰。使君於此不
凡。帝有愧色。伊在州十年。撫綏荒雜。威望赫然。桓冲
卒遷都督江州。荊州豫州軍事。江州刺史。假節。伊以
邊境無虞。宜尙寬卹。上疏以江州虛耗。連歲不登。今
餘戶有五萬六千。宜并合小縣。除諸郡逋米。移州還
鎮豫章。詔遂使移州尋陽。數年徵拜護軍將軍。以右
軍府千人自隨。配護軍府卒官。贈右將軍。加散騎常
卿。

卷二十六 列傳

諸

待諡曰烈。初伊有馬步鎧六百領。豫爲表。令死乃上
之。表曰。臣昔受任西藩。淮南之捷。逆兵奔北。人馬鎧
仗隨處放散。時收拾破敗。比年營繕。竝已修整。今六
合雖清。餘燼未滅。臣不以朽邁。猶欲輸效。軀命仰答
恩寵。此志未遂。銜恨九泉。謹奉輪馬具裝百具。步鎧
五百領。竝在尋陽。請勅所屬領受。詔曰。伊忠誠不遂。
益以傷懷。仍受其所上之鎧。子肅之嗣。卒。子陵嗣。蚤
亡。國除。伊弟不才。亦有將略。討孫恩。至冠軍將軍。
朱伺。字仲文。安陸人也。初事吳牙門將陶丹。吳平。內
徙江夏。爲郡將督。伺有勇力。口訥。不知書。見鄉里士

大夫。揖稱名而已。及爲將。以謙恭稱。張昌反。太守弓
欽走潏口。伺與柳寶布與合衆擊之。不克。與欽奔武
昌。後更率部黨攻之。轉騎部曲督。加綏夷都尉。伺麾
下以諸縣附昌。而本部獨唱義討逆。求別立縣。因遂
割安陸東界爲潏陽縣。以旌異之。陳敏作亂。丹子侃
以龍驤將軍鎮江夏。知伺能水戰。曉作舟。使造大艦。
署爲左甄。據江口。摧敏前鋒。敏弟恢稱荊州刺史。在
武昌。侃率伺及諸軍進討破之。以功封亭侯。領騎督。
西陽蠻抄掠江夏。太守楊珉請諸督將議距賊之計。
諸將勃鬱。伺獨不言。珉曰。朱將軍何以不言。對曰。諸

卷二十六 列傳

五

公以舌擊賊。伺惟以力耳。珉又問將軍前後擊賊。何
以每得勝耶。伺曰。兩敵相對。惟當忍之。彼不能忍。我
能忍。是以勝耳。珉大笑。石勒破江夏。伺與楊珉走夏
口。陶侃加伺明威將軍。隨征杜弢。與弢戰夏口。伺用
鐵面自障。以弩的射賊大帥數人。應弦而倒。賊挽舟
上岸。於水邊結陣。伺逐水上下以邀之。箭中其脛。氣
色不變。諸軍尋至。賊潰。追擊之。皆棄船投水死者大
半。賊夜還長沙。伺追至蒲圻。不及而反。加威遠將軍。
赤幢曲蓋。建興中。江夏人陳聲率諸無賴二千餘家
截江抄掠。侃遣伺爲督護擊聲。聲使弟詣侃降。伺僞

許之。潛軍襲聲。聲正旦。竝出祭祀飲食。伺軍入方覺。聲將閭晉鄉進。殊死戰。伺退。聲東走保董城。伺率諸軍圍之。積柴繞城作高櫓。以勁弩下射之。又斷其水道。城中無水。殺牛飲血。閭晉聲婦弟也。乃斬聲首出降。侃以伺領竟陵內史。王敦左遷陶侃爲廣州。以王廙爲荊州刺史。侃故將鄭攀馬儁等謀距廙。遂屯結涇口。遣使告伺。伺外許之。而稱疾不赴。旣而攀等疑阻。還橫桑口。欲從杜會。而朱軌趙誘李桓率衆將擊之。攀等懼誅。委罪於司馬孫景。斬景首降軌。杜會請擊第五猗於襄陽。廙將西出。使長史劉浚留鎮揚口。

齊記

卷二十六
列傳

三

伺謂廙曰。曾猾賊也。外云西還。以疑衆心。實欲誘官軍使西。然後兼道襲揚口耳。公宜大部分毋遽西。廙矜厲自用。又以伺老怯。弗聽。廙出。會果還。乃遣伺歸方入壘而會圍之。劉浚以壘門北危。欲令伺守。或謂浚曰。仲文故攀黨也。乃轉守南門。賊攻北門。馬儁等亦攻壘。儁妻子先在壘內。或請皮其面以示之。伺曰。今殺其妻子。未能解圍。但益其怒耳。乃止。未幾北門陷。伺被創。退入艦中。浚初開諸艦底。以木掩之。名曰船械。伺入。賊持鋌摘伺。伺逆接得鋌。反摘賊。賊走上船屋。大呼曰。朱伺在此。伺從船底潛行五十步得免。

杜會遣告伺曰。馬儁等感卿恩。卿妻子無恙。卿可來。伺曰。吾年六十餘。不能復與卿作賊也。乃還。嶺山王廙與李桓杜會相持。累戰。嶺山下軍士數驚呼曰。賊至。伺驚創而卒。因葬嶺山。

劉遐。字正長。廣平易陽人也。性果毅豁達。便弓馬。永嘉中。天下大亂。遐爲塢主。冀州刺史邵續以女妻之。壁於河濟之間。遐每擊賊。率壯士陷堅摧鋒。所向無前。冀北彷彿之。張飛關羽琅邪王承制江左。遐開道遣使受節度。拜龍驤將軍。平原內史。建武初。詔曰。遐忠勇果毅。義誠可嘉。其以爲下邳內史。初沛人周堅一

齊記

卷二十六
列傳

三

名撫。與同郡周默各爲塢主。以寇抄爲事。豫州刺史祖逖招之。默降。撫怒。襲殺默。以彭城叛。石勒遣騎援撫。詔遐領彭城內史。與徐州刺史蔡豹太山太守徐龕共討之。戰於寒山。撫敗走。遂徙遐爲臨淮太守。徐龕復叛。事平。以遐爲北中郎將。兗州刺史。太寧初。自彭城移屯泗口。王含反。遐與蘇峻俱赴京師。含敗。隨丹陽尹溫嶠追含至於淮南。遐頗放兵虜掠嶠曰。天道助順。故王含勦絕。不可因亂爲亂也。遐深謝之。以功封泉陵公。遷散騎常侍。監淮北軍中郎將。徐州刺史。假節。代王遂鎮淮陰。咸和元年卒。追贈安北將軍。

子肇。尚幼。成帝以徐州授郗鑒。而以郭默爲北中郎將。領遐部曲。遐妹夫田防。故將史送。卞威。李龍等。不樂他屬。共立肇以叛。帝使郭默率諸郡討之。始發而臨淮太守劉矯率壯士數百襲遐故營。送等逃走。斬田防。及督護卞威等。追斬送龍於下邳。傳首京師。遐母妻子參佐將士悉還建康。遐夫人驍果有父風。遐嘗爲石虎所圍。夫人單將數騎拔遐於萬衆之中。田防等欲爲亂。夫人止之。不從。乃密起火焚甲杖。都盡。肇襲爵。官至散騎侍郎。肇卒。子舉嗣。卒。子遵之嗣。卒。子伯齡嗣。晉亡國除。始與遐同擊周撫者蔡豹。陳畱。

晉記

卷二十六
列傳

三

園城人。高祖質。漢衛尉左中郎將邕之叔父也。祖睦。魏尚書。父宏。陰平太守。豹有氣幹。歷官河南丞。避亂渡江。拜臨淮太守。遷建威將軍。徐州刺史。初祖逖爲徐州。豹爲司馬。素易豹。及逖爲豫州。而豹爲徐州。俱受征討之任。逖甚愧之。太山太守徐龕與遐同擊周撫於寒山。龕將于藥殺撫。及論功而遐先之。龕怒。以太山叛。自號安北將軍。破東莞。石勒擊之。龕懼求降。元帝許之。旣而復叛。降趙。趙使王伏都張景率數百騎助龕。詔征虜將軍羊鑒。武威將軍侯禮。及遐與豹共討之。諸將畏懼。頓兵下邳。不敢前。豹欲進軍鑒。固。

不許龕復求救於趙。石勒以龕反覆。求多於龕。龕知勒不救。又以王伏都等淫暴。乃殺之。復求降。帝惡而不納。勅豹鑒以時進討。豹欲遲進。鑒又執不從。於是尚書令刁協奏免鑒官。以鑒兵配豹。降號折衝將軍。豹進據汴城。逼龕。而石虎屯鉅平。將攻豹。豹夜遁。退守下邳。龕襲豹。輜重於檀邱。將軍畱寵陸黨死之。帝聞豹敗。使收之。斬於建康。豹在徐州。撫綏得衆。聞其死。莫不流涕。羊鑒之逗畱也。帝以太妃外屬。特免死。除名。久之。起爲少府。咸和初。以預計蘇峻。封豐城縣侯。豹兄子裔。賜爵高陽鄉侯。官至兗州刺史。從殷浩。

晉記

卷二十六
列傳

三

北伐。卒於軍。馬隆固。晉名將。然武帝亦善將。將哉。陶璜。吾彥。相繼交州。朝廷倚以爲長城。得人而任。可不久乎。元帝之渡江也。經略區區。長淮以北。棄爲異域矣。然以石勒之彊。而不敢窺兵江淮。則邵續。李矩。諸人爲之捍也。匹礪鮮卑。而乃心晉室。忠義之氣。君子多之。張光。桓宜。劉遐。朱伺。皆以勇略爲國爪牙。而江左安於磐石矣。故自古有國家者。不在自用。而在得人也。

桓溫

桓溫。字元子。宣城太守彝之子也。生未朞。太原溫嶠。

見之曰兒有奇骨可試使啼聞其聲曰眞英物也彝以嶠所賞遂名之曰溫韓晃殺彝涇令江播預焉時溫年十五枕戈泣血志在復讎後數年播死子彪兄弟三人居喪置刃杖中以備溫溫詭稱弔客進刃彪於廬中追殺其二弟由是顯名選尚南康長公主拜駙馬都尉襲爵萬寧男除琅邪太守溫豪爽有風概姿貌甚偉面有七星少與沛國劉惔善惔曰溫眼如紫石稜鬚作蝟毛磔孫仲謀晉宣王之流亞也累遷徐州刺史庾翼言於成帝曰桓溫少有雄略願陛下勿以常壻遇之宜委以方召之任宏濟艱難翼卒以

晉記

卷二十六列傳

三

溫都督荆梁等州諸軍安西將軍荊州刺史領南蠻校尉假節溫既受任慨然有擴清天下之志永和二年率衆伐蜀時康獻太后臨朝溫將發拜表即行朝廷以蜀險遠而溫兵寡深入甚以爲憂初諸葛亮造八陣圖於魚復平沙之上壘石爲八行行相去二丈諸將不解溫見之謂此常山蛇勢也軍次彭模使參軍周楚孫盛守輜重自將步卒直指成都勢使李福李權禦之溫三戰三捷漢兵閉道歸成都成都大震勢悉衆與溫戰於笮橋參軍龔護戰沒衆懼欲退而鼓吏誤鳴進鼓人殊死戰漢兵大潰溫乘勝直進焚

其小城勢夜遁九十里至晉壽其將鄧嵩督堅勸勢降乃面縛輿輓請命溫解縛焚檣送勢於京師停蜀三旬舉賢旌善百姓大悅蜀將王誓鄧定隗文等作亂溫復討平之振旅還江陵進位征西大將軍開府封臨賀郡公溫既滅蜀威名益振八州士衆資調由已朝廷忌之因用殷浩爲揚州五年四月石虎死中原大亂溫欲將兵北伐朝議久不報時知朝廷杖殷浩以抗已甚忿然素知浩弗之憚也七年十二月溫率衆四五萬聲言北討順流而下行達武昌內外噂囁殷浩將謀避之又欲以騶虞幡止溫軍會

晉記

卷二十六列傳

三

稽王時爲撫軍與溫書明社稷大計溫乃還鎮詔進太尉固讓不拜十年溫統步騎四萬發江陵水軍自襄陽入均口至南鄉步自淅川以伐秦使梁州刺史司馬勳出子午道別軍攻上洛獲秦荊州刺史郭敬進擊青泥破之秦遣苻生苻雄率師屯曉柳愁思進以距溫大戰生親陷陣殺溫將應誕劉泓死傷千計溫軍力戰生退桓冲破雄於白鹿原溫進至灊上秦王健以五千人深溝自固溫撫諭居人使安堵復業民爭持牛酒迎溫於路者十八九耆老感泣日不圖今日復見官軍溫初恃麥熟以爲軍資而健芟苗清

野軍糧不屬遂收三千餘口而還帝使侍中黃門勞溫於襄陽初溫自以雄姿風氣不亞劉琨及是征還於北方得一巧作老婢訪之乃琨婢女也見溫潸然而泣溫問其故曰公甚似劉司空溫大喜出外整理衣冠又呼婢問婢曰面似矣恨薄眼似矣恨小鬚似矣恨赤形似矣恨短聲似矣恨雌溫於是褫冠解帶然而睡不怡者數日十一年溫母孔氏卒上疏解

晉記

卷二十六

列傳十三

三

叛晉溫欲修復園陵使督護高武據魯陽輔國將軍戴施屯河上勒舟師以逼許洛以譙梁水道既通請徐豫兵乘淮泗入河溫自江陵北伐行經金城見少爲琅邪時所種柳皆已十圍慨然曰木猶如此人何不堪攀枝執條泣然流涕於是過淮泗踐北境與諸寮屬登平乘樓眺矚中原喟然曰遂使神州陸沈百年邱墟王夷甫諸人不得不任其責袁宏曰運有興廢豈必諸人之過溫作色謂四座曰頗聞劉景升有千斤大牛噉芻豆十倍於常牛負重致遠曾不若一羸犗魏武入荊州殺以享軍士意以况宏座中皆失

色師次伊水姚襄屯水北距水而戰溫親被甲督弟冲及諸將奮擊襄大敗自相殺死者數千人越北中西走遂奔平陽溫屯故太極殿前徙入金墉城謁先帝諸陵繕復侵毀置陵令軍還遷降人三千餘家於江漢之間使西陽太守滕駿討妖賊李宏皆破之傳首京師升平元年改封南郡公封溫次子濟爲臨賀縣公隆和初寇逼河南太守戴施出奔冠軍將軍陳祐告急溫使竟陵太守鄧遐率三千人助祐疏請還都洛陽哀帝詔曰在昔喪亂忽涉五紀戎狄肆暴繼襲

晉記

卷二十六

列傳十三

三

凶跡奔言西顧慨歎盈懷知欲躬率三軍蕩滌氛穢廓清中畿光復舊京非夫外身殉國孰能若此者哉諸所處分委之高算但河洛邱墟所管者廣經始之勤致勞懷也於是改授并司冀三州以交廣遼遠罷都督溫表辭不受又加侍中大司馬都督中外諸軍事假黃鉞復率舟軍進合肥加揚州牧錄尚書事使侍中顏旌宣旨召溫入參朝政溫至赭圻詔又使尚書車灌止之溫遂城赭圻固讓內錄遙領揚州牧屬鮮卑攻洛陽陳祐出奔會稽王會溫於剡州議征討事溫移鎮姑孰會哀帝崩事遂不果太和四年疏請

伐燕以溫領平北將軍徐充二州刺史四月率南中郎弟冲西中郎袁真步騎五萬北伐百官皆祖於南州軍次胡陸攻燕將慕容忠獲之進次金鄉亢旱水道不通乃鑿鉅野三百餘里通運自清水入河燕慕容厲與傅顏等率衆八萬距溫戰於林渚溫破之遂至枋頭燕乞師於秦秦遣洛州刺史鄧羌率步騎二萬以救燕溫與慕容垂戰不利先是溫使袁真伐譙梁開石門以通運真既平譙梁而不能開石門糧竭溫遂焚舟退自東燕出倉垣經陳留鑿井而飲行七百餘里垂以八千騎追之戰於襄邑溫軍且戰且走

晉記

卷二十六
列傳

溫

死者三萬人溫歸罪於真表廢爲庶人真據壽陽以叛帝使侍中羅含以牛酒犒溫於山陽使會稽王會溫於涂中以溫世子熙爲征虜將軍豫州刺史假節溫徙鎮廣陵袁真死子瑾代領其衆燕秦竝遣軍援瑾溫使督護竺瑤矯陽之與燕軍戰於武邱桓伊桓石虔擊秦將王鑒張蚝於肥水之北皆大破之溫率數萬人自廣陵至瑾衆遂潰拔壽陽誅瑾及其宗族數十人詔加班劍十人犒軍於路次文武論功賞賜各有差溫謂郝超曰足以雪枋頭之恥乎超曰未也溫性儉雖位極人臣每燕惟下七奠梓茶果而已然

以雄武專朝窺視非望或以對親寮曰爲爾寂寂將爲文景所笑衆莫敢對嘗經王敦墓望之曰可人可人既自負其才欲先立功河朔還受九錫既逢覆敗威名頓減鬱鬱不自得於是參軍郝超進廢立之計溫撫枕而起喟然歎曰大丈夫不能流芳百世亦當遺臭萬年耳遂入朝諷皇太后廢帝爲東海王而立會稽王昱簡文既立詔溫甲杖百人入殿賜錢五千萬絹二萬匹布十萬匹當是時溫威勢翕赫朝野震動侍中謝安見而遙拜溫驚曰安石卿何事乃爾安曰未有君拜於前臣揖於後溫時有足疾詔乘輿入

晉記

卷二十六
列傳

溫

朝既見欲陳廢立本意帝泣下數十行溫兢懼不得一言而出復還白石上疏求歸姑孰詔進丞相遣侍中王坦之徵溫入輔固辭還鎮又以西府經袁真事故軍用不足給世子熙布三萬匹米六萬斛以熙弟濟爲給事中咸安二年七月帝不豫詔溫曰吾遂委篤足下便入冀得相見便來便來一日夜頻發四詔及崩遣詔家國事一稟於公溫初望帝臨終禪位不爾爲周公居攝事既不副所望甚憤與弟冲書曰遣詔使吾依諸葛武侯王丞相故事耳王謝處大事之際日憤憤少懷孝武卽位遣謝安徵溫明年入朝詔

安等迎溫於新亭百僚皆拜道左。或云因此殺王謝。遂移晉祚。內外洶洶。朝廷咸戰懼失色。溫至以盧悚入宮。收尚書。陸始付廷尉。拜高平陵。留京師十四日。歸於姑孰。疾甚。諷朝廷加己九錫。謝安王坦之聞其病篤。密緩其事。錫文未及成。而薨。年六十二。皇太后與帝臨於朝堂三日。詔賜九命衮冕之服及朝服一具。衣一襲。東園祕器錢二百萬。布二千匹。蠟五百斤。以供喪事。及葬。賜九旒鸞輅。黃屋左纛。輜輶車。輓歌二部。羽葆鼓吹。虎賁班劍百人。優卹卽前南郡公增七千五百戶。進地方三百里。賜錢五十萬。絹二萬匹。

晉記

卷二十六 列傳

王

布十萬匹。追贈丞相。沖初問溫以王謝所任。溫曰。彼不爲汝所處分。亦非汝所能處分也。溫六子。熙。濟。韻。禕。偉。元。熙初爲世子。溫疾。熙與叔祕弟濟謀殺沖。沖知之。俱徙於長沙。韻賜爵臨賀公。祕最愚。不辨菽麥。偉歷安西將軍。荊州刺史。元嗣爵。別有傳。

桓溫經略中原。雖跋扈非常。然克終臣位。律以春秋之法。豈得爲叛臣哉。使其不死。或爲曹丕。然君子不以未然而加人。以惡名。然則溫之死。固天之福晉哉。抑亦溫之所以得全其名也夫。

晉記卷二十六終

晉記卷二十七

列傳

王丞相導

蕭山郭

王丞相導。字茂宏。光祿大夫覽之孫也。父裁。鎮軍司馬。導年十四。陳留高士張公見而奇之。曰。將相之器也。初襲祖爵。卽邱子。自司空東閣祭酒。遷祕書郎。太子舍人。不行。參東海王越軍事。元帝爲琅邪王。與導素相善。導見天下已亂。遂傾心推奉。陰有興復之志。王在洛陽。導恆勸歸國。王出鎮下邳。遂請導爲安東司馬。軍謀密策。知無不爲。永嘉元年。王徙鎮建康。居月餘。名士莫有至者。導患之。王敦來朝。導謂敦曰。琅邪王仁德雖茂。而物望未歸。兄威風已振。宜有以匡濟者。蓋留此以重王乎。三月。上巳。王親觀禊。乘肩輿。具威儀。敦導及諸名碩皆騎從。吳人紀瞻顧榮竊覘之。見其如此。乃相率拜於道左。導因說王曰。古之王者。莫不賓禮故老。存問風俗。虛己傾身。以招俊乂。况天下喪亂。九州分裂。大業草創。急於得人者乎。願榮賀循。南士之望。宜引之以結人心。二王既至。則無不來矣。王乃使導造榮。循。通殷勤。二人皆應命。由是吳會風靡。百姓歸心焉。洛陽傾覆。中州人避亂渡江者。

十六七導勸王收其俊彥與國政事辟掾屬百餘時人謂之百六掾常是時荆揚晏安戶口殷實導爲政務在清靜朝野傾心號爲仲父王曰茂宏吾之蕭何也永嘉末遷丹陽太守加輔國將軍愍帝卽位徵吏部郎不拜晉國建爲丞相詔祭酒桓彝初過江見朝廷微弱謂周顒曰我以中州多故來此求全而寡弱如此將何以濟憂懼不樂旣而見導笑謂顒曰向見管夷吾無復憂矣暇日諸名士共出新亭宴飲周顒中坐而歎曰風景不殊舉目有江山之異因相視流涕導愀然變色曰諸君當共戮力王室克復神州

晉記

卷二十七列傳

二

何至作楚囚對泣耶衆收淚而謝之於時學校不修導乃上書曰夫風化之本在於正人倫人倫之正在乎設學校學校設五教明父子兄弟夫婦長幼之序順而君臣之義固易所謂正家而天下定者也故自古聖王蒙以養正少而教之習以性成使人遷善遠罪而不自知行成德立然後裁之以位雖王之世子猶與國子齒使知道而後貴其取才用上咸先本之於學故禮鄉大夫獻賢能之書於王王拜而受之以尊道而貴士也人知士之貴由道存則退而修其身以及家正其家以及鄉舉於鄉以登朝反本復始

各求諸己致朴之業著浮僞之競息教使然也自頃皇綱失統頌聲不興於今將二紀矣傳曰三年不爲禮禮必壞三年不爲樂樂必崩而況如此之久乎先進忘揖讓之容後生惟金鼓是聞干戈日尋俎豆不設先王之道彌遠華僞之俗遂滋非所以端本而靖末也殿下以命世之資屬陽九之運禮樂征伐翊成中興誠宜經綸稽古建明學業以訓後生使文武之道墜而復興俎豆之儀幽而更彰昔有虞氏舞干戚而化三苗魯僖作泮宮而服淮夷桓文之霸皆先教而後戰方今戎虜煽熾國恥未雪忠臣義夫扼腕拊

晉記

卷二十七列傳

三

心莫若聿遵前典興復五教選明博修禮之士以爲師擇朝之子弟竝入學使化成俗定淳風漸著獸心革而饗餐檢情揖讓而四夷服垂裳而天下從豈難也哉王卽皇帝位百官陪列引導升御牀共坐導固辭至於三四帝猶不許導曰若太陽下同萬物蒼生何由仰照耶乃止進驃騎大將軍儀同三司論擊華軼功封武岡侯進侍中司空假節錄尚書事領中書監太興初劉隗用事帝漸疎敦導導任眞推分淡如也敦反隗勸帝悉誅王氏導率羣從子弟二十餘人每旦詣臺謝罪帝命導朝服召見之導稽首謝曰逆

齊記

卷二十七 列傳十四

四

臣賊子何世無之不意近出臣族帝既而執其手曰茂宏方托百里之命於卿是何言耶乃詔曰司空導以大義滅親可以存爲安東時節假之元帝崩明帝卽位導受遺詔輔政遷司徒王敦復反舉兵向闕敦時始寢疾導便率子弟發哀衆素憚敦聞其死人人自奮帝討敦假導節都督諸軍領揚州刺史敦平進封始興郡公邑三千戶賜絹九千匹進位太保劍履上殿入朝不趨讚拜不名明帝崩復與庾亮等同受遺詔輔成帝加羽葆鼓吹班劍二十人石勒侵阜陵加導大司馬假黃鉞討之軍次江寧帝親餞於郊寇

齊記

卷二十七 列傳十四

五

是羣議乃息當是時帝藏空虛庫中惟有練數千端鬻之不售而國用不給導患之乃與朝臣俱制練布單衣士人翕然競服之練遂貴令主者出賣端至一金其爲時所愛慕如此六年冬蒸詔歸胙於導命無下拜導辭疾不敢當帝初幼冲見導恆拜其手詔曰恆恐言中書造詔曰敬問導入帝與導有羸疾不朝帝幸其第縱酒作樂後令輿車入殿進位太傅拜丞相冊曰朕夙罹不造肆眚帝位未堪多難禍亂翦興公文貫九功武經七德外緝四海內齊八政天地以平人神以和業同伊尹道隆姬旦仰思唐虞登庸儔父申命羣官允釐庶績朕思憑高謨宏濟遠猷惟稽古建爾於上公永爲晉輔往踐厥職敬敷道訓以亮天工不亦休哉公其戒之導輔翊三朝尊寵無比而簡素寡欲倉無儲穀衣不重帛其善於因事不好爲更端朝野安之爲中興賢相庾亮鎮荊州遙執朝權據上游擁彊兵趣向者多歸之導內不能平常因西風塵起舉扇自蔽徐曰元規塵汚人既而南蠻校尉陶稱構導於亮亮欲舉兵廢導或勸備之導曰吾與元規休戚是同悠悠之談宜絕知者之口卽如君言元規來吾便角巾還第復何懼哉又與稱書庾公元

舅也。宜善事之。讒開遂息。漢魏以來。羣臣不拜山陵。導以元帝睨同布衣。每一登進。皆就拜。不勝哀感。由是詔百官拜陵。自導始也。咸康五年薨。年六十四。帝舉哀於朝堂三日。遣大鴻臚持節監護喪事。贈襚之禮。一依漢博陸侯。及安平獻王故事。及葬。給九游輜輶車。黃屋左纛。前後羽葆鼓吹。虎賁班劍百人。諡曰文獻。導六子。悅。恬。洽。協。劭。蒼。

悅字長豫。性至孝。導甚愛之。導嘗與悅奕棋。爭道。導笑曰。相與有瓜葛。那得爲爾耶。導性儉。帳下甘果爛敗。令棄之。云勿使大郎知。悅少侍講東宮。歷吳王友。

齊記

卷二十七 列傳十四

六

中書侍郎。先導卒。諡貞世子。初悅與導語。恆以慎密爲端。導還臺。及行。悅常送至車後。又恆爲母曹夫人篋。斂箱篋中物。悅亡。導還臺。自悅常所送處哭。至臺門。母曹長封作篋。不忍復開。悅無子。以弟恬子琨爲嗣。襲導爵。丹陽尹。卒。贈太常。子殷嗣。尚鄱陽公主。歷中領軍。尚書。卒。子恢嗣。義熙末爲游擊將軍。

恬少好武。不爲公門所重。襲爵卽卽子。性傲誕。謝萬嘗造恬。既坐。少頃。恬入內。久之。沐頭散髮而出。據胡牀於庭中。曬髮。竟無賓主之禮。萬亦不謝而歸。晚節更好士。遷中書郎。帝欲以爲中書令。導不可。乃拜魏

郡太守。加給事中。導薨。去官。起爲後將軍。轉吳國會稽內史。加散騎常侍。卒。贈中軍將軍。

洽字敬和。導諸子中最知名。弱冠拜中書郎。歷中軍長史。建武將軍。吳郡內史。徵拜領軍。加中書令。固讓。穆帝詔曰。敬和清裁貴令。昔爲中書郎。吾時尙少。數呼見。意甚親之。今所以用爲令。既機任須才。且欲時時相見。共講文章。待以友臣之義。而累表固讓。甚違本懷。其催洽令拜。洽竟不受。升平二年。卒於官。年三十六。二子。珣。珣。珣字元琳。小字法護。性機警。弱冠能屬文。初爲桓溫主簿。溫甚重之。溫經略中原。無寧

齊記

卷二十七 列傳十四

七

歲軍中機務。悉委珣。文。武。數萬人。珣一見卽識其面。從討袁真。封東亭侯。轉大司馬參軍。中軍長史。給事黃門侍郎。出爲豫章太守。不之官。除散騎常侍。不拜。遷祕書監。侍中。時孝武帝雅好典籍。珣與殷仲堪。徐逸。王恭。郗恢等。竝以文章參侍左右。未幾出爲吳國內史。有惠政。王國寶媚於會稽王道子。而與珣等不協。帝慮萬歲後。怨隙必生。因出恭恢爲方伯。而召珣爲尚書右僕射。領吏部。轉左僕射。加征虜將軍。珣夢人以大筆如椽與之。既覺。語人曰。此當有大手筆事。俄而帝崩。哀冊諡議皆珣草也。隆安初。國寶用事。謀

晉記

卷二十七 列傳

八

黜舊臣遷珣尚書令王恭入赴山陵欲誅國寶珣止之曰國寶雖終為禍亂今罪逆未彰公擁彊兵竊發於京華人將謂公反國寶若遂不改惡布天下然後順時望誅之亦無憂不濟也乃止恭尋舉兵討國寶國寶將殺珣不果道子殺國寶以謝恭恭乃罷兵二年恭復反假珣節進衛將軍事平上節加散騎常侍四年以疾解職歲餘卒年五十二追贈車騎將軍開府初珣與弟珉皆娶謝氏既而離婚與謝氏有隙及太傅薨珣謂族弟獻之曰吾欲哭謝公獻之曰固所望於法護也遂直前哭之甚慟珣五子宏虞柳孺曇首宋世並有名珣字季琰善行書名出珣右歷著作散騎郎國子博士黃門侍郎侍中代獻之為長兼中書令二人素齊名世謂獻之為大令珣為小令太元十三年卒年三十八二子朗練義熙中並歷侍中協襲爵武岡侯早卒無子以弟劭子謐為嗣謐少為祕書郎襲爵歷中軍長史黃門郎侍中劉裕為布衣人未之識也惟謐獨奇之謂裕曰卿當為一代英雄桓元反謐奉詔使元元以為中書令領司徒元篡以謐兼太保奉璽冊詣元劉裕使元謐以奉官加侍中領揚州刺史錄尚書事謐既受寵桓氏常不自安而

晉記

卷二十七 列傳

九

護軍將軍劉毅又問謐曰璽綬何在謐益懼未幾而卒三子璿璠璠入宋皆至大官劭字敬倫美姿容歷東陽太守吏部郎遷尚書僕射領中領軍卒贈車騎將軍三子穆默恢穆臨海太守默吳國內史恢右衛將軍而穆三子簡智超默二子璽惠義熙中並歷顯職苻少除吏部郎歷官吳國內史江州刺史加散騎常侍卒贈衛將軍子獻歷太子中庶子司徒左長史廐子華初王導渡淮使郭璞筮之卦成璞曰吉無不利淮水絕王氏滅其後子孫繁衍竟如璞言風風駭蕩則滄海橫波自諸王構兵中原騷動茂宏輔翊琅邪聿興江左靜羣魚於沸水消積凍以溫風迹其安靖有似姑容而光輔三朝始終一德休休哉有大臣之度矣若夫貽刀表德筮水呈祥孝弟之後其不置也宜哉始安公溫嶠南昌公郁鑒溫嶠字太真太原祁人漢護羌校尉序之後也曾祖恢魏揚州刺史祖恭濟南太守父愔河東太守愔兄弟六人並知名於世號曰六龍而兄羨官至司徒嶠少博學能屬文年十七州郡辟召皆不就司隸命為

都官從事劾奏庾數貪黷百僚憚之後舉秀才灼然司徒辟東閣祭酒補上黨潞令平北劉琨請為參軍琨遷大將軍嶠為從事中郎上黨太守加建威將軍督護前鋒軍事屢有戰功琨遷司空以嶠為右司馬屬二都傾覆琅邪王初鎮江東劉琨謂嶠曰昔班彪識劉氏之復興馬援知光武之可輔今晉祚雖衰天命未改吾欲立功河朔使子延譽於江南可乎對曰嶠才非管張而明公志匡社稷豈敢辭命乃以為左長史奉表勸進嶠既至引見具陳琨忠誠志在效節因言社稷無主天命人心屬在殿下辭氣慷慨舉朝屬目焉見周顗庾亮桓彝曰皆國之楨榦也見王導歎然曰江左自有夷吾吾復何慮哉屢求反命不許除散騎侍郎初嶠欲將命母崔固止之嶠絕裾而去其後母亡阻亂不獲歸葬由是固讓不拜請北歸帝使羣臣博議皆曰昔伍員志復私讎先假諸侯之力東奔闔閭位為上將然後鞭荆王之尸若嶠以母沒在胡未葬者應竭智謀仰憑皇靈使逆寇冰消庶反哀墓次不得以固讓廢其遠圖嶠乃受命歷驃騎長史遷太子中庶子太子時起西池樓觀嶠以朝廷草創巨寇未滅宜儉以率下務農重兵不當勞費又獻

侍臣箴太子納之永昌元年王敦反六軍敗績太子將自出戰嶠執鞶諫曰臣聞善戰者不怒善勝者不武何萬乘儲副而以身輕天下太子乃止明帝即位拜侍中轉中書令王敦忌之請為左司馬嶠知敦終不可悟於是謬為設敬綜府事干說密謀深結敦謀上錢鳳每對寮案稱錢世儀精神滿腹鳳聞而悅之亦深結好於嶠會丹陽尹缺嶠謂敦曰京尹輦轂喉舌必得文武兼資者恐朝廷或不得人公宜自擇之敦因問嶠誰可者嶠薦錢鳳錢鳳亦推嶠嶠偽辭之敦不可即表補丹陽尹嶠慮鳳去後開已敦之餞別也嶠起行酒至鳳前鳳未即飲嶠偽醉以手版擊鳳幘墜地作色曰錢鳳何人溫太真行酒而敢不飲敦以為醉弗校也臨去涕泗橫流出閣復入如是再三然後即路嶠既發鳳固謂敦曰嶠於朝廷甚密而與庾亮深交恐終不可信敦曰太真昨醉稍不自檢卿以為望耶弗聽嶠得還都悉奏敦逆謀請先為之備敦復反加嶠中壘將軍持節都督東安北都諸軍事敦大怒表誅茲臣以嶠為首募生得嶠者當自拔其舌王含錢鳳率兵奄至嶠燒朱雀桁帝怒嶠曰今宿衛寡弱徵兵未集賊鋒銳不可當陛下何惜一橋而

輕社稷。賊果不得渡。嶠自率衆與夾水戰。敗王含軍。復督劉超追錢鳳於江寧。事平。封建寧縣開國公。賜絹五千四百匹。進號前將軍。時天下凋弊。國用不足。詔公卿以下詣都坐。論時政所失。嶠因奏擇將。重農屯田。省官耕藉。重使命。除三族刑。凡七事。帝多納之。明帝不豫。嶠與王導。郗鑒。庾亮。陸奕。卞壹等。同受顧命。歷陽太守蘇峻。藏匿亡命。將謀不軌。乃出嶠爲江州刺史。持節都督平南將軍。鎮武昌。庾亮將徵峻。嶠求還朝。以備不虞。弗聽。而峻果反。嶠遣督護王愷。期西陽太守鄧嶽。鄱陽內史紀瞻等。率舟師赴難。嶠出

晉記

卷二十七 列傳

三

屯尋陽。峻陷京師。嶠聞之。號慟人有候之者。悲哭相對。旣而庾亮來奔。宣太后詔進嶠驃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嶠曰。未效勳庸。而逆受榮寵。非所聞也。不受。嶠分兵給亮。遣王愷。期等。要征西大將軍陶侃。同赴國難。推爲盟主。侃遣督護龔登。率兵詣嶠。嶠列士尙書。陳峻罪狀。有衆七千。灑泣登舟。移告四方。征鎮陶侃雖許自下。而未發。復追其督護龔登。嶠重與侃書曰。僕聞軍有進而無退。師先聲而後實。近已移檄遠近。言於盟府。尅期大舉。南康建安晉安三郡軍。星言夙駕。竝在路次。惟俟公所統至。卽齊進耳。公今召軍

還疑惑遠近。成敗之由。將在於此。僕才輕任重。實憑公篤愛。遠稟成規。恐惑者不達高旨。將謂公緩於討賊。此聲何可聞於天下。僕與公受任方岳。休戚是同。一旦告急。亦望公悉衆見救。況社稷之難哉。峻時殺侃子瞻。侃聞之。遂率所統與嶠亮同赴京師。戎卒六萬。旌旗七百餘里。直指石頭。次於蔡洲。侃屯查浦。嶠屯沙門浦。祖約據歷陽。與蘇峻首尾。見嶠侃軍盛。謂其黨曰。吾本知太真能爲四公子之事。今果然矣。峻聞嶠將至。挾帝幸石頭。峻軍多馬。南軍杖舟楫。不敢交戰。將軍李根請築壘白石。使庾亮守之。峻步騎萬

晉記

卷二十七 列傳

三

餘攻之不下。追斬二百餘級。嶠又築壘四望磯。以逼峻。峻軍張甚。王師頻戰失利。嶠軍食盡。陶侃怒曰。使君前云不憂無將士。惟得老僕爲主耳。今數戰皆北。良將安在。荊州接近胡蜀。倉廩當備不虞。若復無食。僕卽西歸。計今歲殄賊。不爲晚也。嶠曰。天子幽逼。社稷危殆。僕與公同受國恩。事之克捷。則主臣同祚。不捷。雖灰身不足以謝先帝。今日義無旋踵。騎虎安可中下哉。且峻約小豎。浹在一戰。公若違衆獨反。人心必沮。沮衆敗事。義旗將迴。指於公矣。侃遂固不去。嶠建行廟。廣設壇場。告天地祖宗。親讀祝文。聲氣激揚。

流涕覆面。三軍莫能仰視。侃督水軍向石頭。嶠亮等率精勇一萬從白石挑戰。嶠將士因醉突陣。馬頭爲侃將所斬。嶠弟逸代領其衆。嶠乃立行臺布告天下。凡故吏二千石臺郎御史以下皆令赴臺。於是至者雲集。司徒王導因奏嶠侃錄尙書遣開使宣旨。竝讓不受。嶠自咸和二年十月舉兵反。至三年九月始伏誅。四年正月。嶠將匡術以臺城降。逸擊之。求救於嶠。江州別駕羅洞曰。水今暴長。公救臺城。不如攻楊。杭楊杭敗。術圍自解。二月。嶠遂破石頭軍。奮威長史滕念抱帝奔嶠。舟羣臣見帝號泣頓首。請罪。當是時。

晉記

卷二十七 列傳

五

陶侃雖爲盟主而處分規略一出於嶠。賊平拜驃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加散騎常侍封始安郡公邑三千戶。峻黨路永匡術賈寧等中塗歸順。王導將褒之。嶠不可曰。術等首亂。翊峻操戈。今降全其首領幸矣。朝議將畱輔政。嶠以王導先帝之所任也。固辭還藩。至牛渚磯水深不可測。嶠燬岸角以照之。須臾見水族覆火奇形異狀或乘馬車著赤衣者是夕嶠夢人告曰。與子幽明道別。何意相照也。意甚惡之。嶠先患齒疾至是拔之。因中風至鎮未旬而卒。年四十二。江州士庶莫不垂涕。帝下冊書曰。朕以眇身纂承洪緒。

乃狂狡滔天。社稷危逼。惟公明鑒特達。倡率羣后。五州響應。首啓戎行。元惡授馘。王室危而復安。三光幽而復明。功格宇宙。勳著八表。方賴大猷。以拯區夏。何天不憖遺。早世薨殂。朕用痛悼於厥心。夫褒德銘勳。先王之明典。今追贈公侍中。大將軍。持節。都督。刺史。公如故。賜錢百萬。布千匹。諡曰忠武。祠以太牢。嶠葬豫章。朝廷追其勳德。將建大墓於元明二陵之北。陶侃表諫。遂不改葬。後嶠夫人何氏卒。子放之載喪還都。詔葬建平陵北。并贈嶠元配王氏及何氏始安夫人印綬。放之嗣爵。官至給事黃門侍郎。以貧求爲交。

晉記

卷二十七 列傳

五

州在州有威惠。破林邑。卒於官。弟式之。新建縣侯。位至散騎常侍。嶠伯父羨有三子曰。祗曰允曰裕。祗太傅西曹掾。允太子舍人。裕尙武安長公主。官至左光祿大夫。

郝鑒字道微。高平金鄉人。漢御史大夫慮之元孫也。少孤貧。躬耕隴畝。吟咏不倦。以儒雅著名。趙王倫辟爲掾。知倫有不臣之志。稱疾去。倫篡其黨皆至大官。鑒閉門自守。不染逆節。惠帝反正。參司空軍事。累遷太子中舍人。中書侍郎。爲東海王主簿。苛略微爲從事中郎。不應。洛陽陷。寇盜蜂起。鑒陷陳午賊中。午衆。

晉記

卷二十七 列傳十四

六

尋潰鑒得歸鄉里時所在饑荒士素有感其義者相與資贍之遂共推為主舉千餘家避難於魯之嶧山琅邪王初鎮江左承制假鑒龍驤將軍兗州刺史鎮鄒山常是時徐龍石勒左右交侵外無救援百姓饑饉或掘野鼠蟄燕而食之終無叛者三年衆至數萬元帝就加輔國將軍都督兗州諸軍事永昌初徵拜領軍將軍轉尚書以疾不拜明帝初卽位王敦專制出鑒爲外援拜安西將軍兗州刺史都督揚州江西諸軍假節鎮合肥敦忌之表爲尚書令徵還道經姑孰與敦相見敦曰樂彥輔短才耳豈勝滿武秋耶鑒曰彥輔處危傾之朝不可得而親疎及愍懷之廢柔而能正武秋失節何可同日言敦曰愍懷廢徙交有危機人何能以死守乎鑒慨然曰大丈夫旣潔身北面豈可偷生屈節苟數窮道極固當存亡以之耳敦忿之因畱不遣敦黨譖毀日至鑒舉止自若旣而敦謂錢鳳曰道微儒雅無能爲也乃放還朝錢鳳逼京師加鑒衛將軍羣臣請帝自出距戰鑒曰羣逆縱逸其勢不可當且號令不一抄盜相尋百姓懲暴皆人自爲守乘順逆之勢何往不尅而欲使萬乘決勝負於呼吸耶帝從之使鑒領諸屯營鳳等旣伏誅溫嶠

晉記

卷二十七 列傳十四

七

議請宥敦佐吏鑒以先王崇君臣之教故貴伏死之節王敦佐吏雖多逼迫然居逃亂之朝無出關之操準之前訓宜加義責又奏錢鳳母年八十宜蒙矜宥從之封高平侯賜絹四千八百匹帝知其忠侃萬幾動靜輒諮之特詔草上表疏從簡易王導議贈周札官鑒駁之曰敦之逆謀履霜日久札開門令王師不振若敦之舉兵義同桓文則先帝可爲幽厲耶導竟不從俄遷車騎將軍都督徐兗青三州軍事兗州刺史假節鎮廣陵明帝崩鑒與王導溫嶠等竝受遺詔輔少主進車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加散騎常侍領徐州刺史蘇峻反鑒欲率所領東赴詔以北寇不許乃遣司馬劉矩將三千人衛京師峻陷京師矩還庾亮宣太后口詔進爲司空鑒奉詔流涕設壇場刑白馬大誓三軍登壇慷慨遣閒使夏侯長謂溫嶠曰聞賊謀挾天子東入會稽宜先立營壘屯要害無使越逸嶠推陶侃爲盟主進鑒都督揚州八郡軍事撫軍將軍王舒輔軍將軍虞潭皆受鑒節度率衆渡江與侃會於茄子浦會舒潭戰不利鑒與後將軍郭默還丹徒立大業曲阿凌亭三壘賊將張健攻大業城中乏水郭默窘突圍而出三軍失色參軍曹納勸鑒

晉記

卷二十七 列傳十四

九

還廣陵以俟後舉鑒不可峻死大業圍解蘇逸等走吳興鑒使參軍李閔追斬之降男女萬餘口拜司空加侍中解入郡都督更封南昌縣公以前爵封其子曇時賊帥劉徽聚眾數千浮海抄東南諸縣鑒遂城京口率眾討平之進位太尉後以寢疾上疏遜位尋薨年七十一帝朝晡哭於朝堂遣御史持節護喪事贈賻一依溫嶠故事贈太宰諡曰文成祀以太牢初永嘉喪亂鑒在鄉里甚窮餒鄉人高鑒行傳其飴之時兒子邁外甥周翼幼常攜之就食鄉人辭翼邁鑒乃獨往食訖以飯著兩頰中還吐與二兒後並得晉記

存同過江邁官至護軍翼爲剡令鑒薨翼追撫育之恩解官而歸席苦心喪三年二子愔曇愔字方回性至孝襲爵南昌公徵拜中書侍郎褚裒鎮京口引爲長史再遷黃門侍郎出爲臨海太守在郡優游與王羲之高陽許詢俱棲心絕穀修黃老之術後以疾去職乃築宅章安有終焉之志會稽王輔政尙書僕射江彪共薦愔徵爲光祿大夫加散騎常侍既到更除太常固讓不拜愔樂補遠郡從之拜輔國將軍會稽內史朝廷以愔與徐兗有故義乃遷都督徐兗青幽揚州之晉陵諸軍事領徐兗二州刺史

晉記

卷二十七 列傳十四

九

假節雖居藩鎮非其好也尋以冠軍將軍復拜會稽內史簡文帝卽位就加鎮軍都督浙江東五郡軍事久之以老乞骸骨因居會稽徵拜司空不起太元九年卒年七十二追贈侍中司空三子超融沖超最知名超字景興一字嘉賓少卓犖不羈父愔好聚斂積錢數千萬嘗開庫任超所取超一日中散與親故都盡桓溫辟爲掾溫爲大司馬超轉參軍溫英氣高邁罕有所推與超言常謂不能測超亦深自結於溫王珣時爲主簿亦爲溫所重府中語曰髯參軍短主簿能令公喜能令公怒尋除散騎侍郎父愔在北府徐州人多悍勁溫恆言京口酒可飲兵可用深不欲愔居之溫將北伐愔遣賸於溫請督所部出河上共獎王室修復園陵超取視毀裂更賸自陳老病甚不堪人閒乞閑地自養溫大喜卽轉愔會稽太守溫懷不軌欲立霸王之勳超其謀主也謝安王坦之嘗詣溫溫使超帳中臥聽之風動帳開安笑曰郗生可謂入幕之賓矣太和中溫欲擊慕容氏於臨漳超諫以道遠汴水淺運道不通溫不從遂引軍自濟入河果敗於枋頭溫以爲恥壽陽之捷問超曰此足以雪枋頭之不利否超曰未厭有識之情也旣而超就溫宿

中夜謂溫曰公居天下之重任而不能為伊霍將何以鎮四海溫遂廢帝為東海王超遷中書侍郎謝安與王文度共詣超曰昨未得前文度欲去安曰不能為性命忍俄頃耶其權重當時如此轉司徒左長史母喪去職服闋除散騎常侍不拜年四十二先惜卒初超雖黨桓氏惜不知也將亡出一箱書付門生曰本欲焚之我公年高我死若悲哀大損眠食者可呈此不則燒之惜後果哀悼成疾門生乃呈超書則悉與溫往反密計也惜於是大怒曰小子死晚矣更不復哭性好人棲遁有人辭榮拂衣者超為之立屋宇

晉記

卷二十七

列傳十四

二十

作器服費百金而不吝所交友皆一時美秀雖寒門後進亦拔而友之死之日貴賤操筆而為誄者四十餘人超無子從弟儉之以子僧施嗣僧施襲爵南昌公領宣城內史入補丹陽尹劉毅鎮江陵請為南蠻校尉假節與劉毅俱誅國除

曇字重熙少賜爵東安縣伯五遷為御史中丞除北中郎將領徐兗二州刺史假節鎮下邳尋卒年四十二子恢嗣爵恢身長八尺美鬚髯太元中代朱序為雍州刺史鎮襄陽慕容永為慕容垂所圍求救於恢獻玉璽一紐恢獻璽於臺表請救永使夏侯宗之

為河南太守戍洛陽又領秦州刺史加督隴上軍王恭舉兵桓元殷仲堪並應恭恢距之仲堪陰使人殺恢及其四子贈振軍將軍子循嗣

鑒叔父隆官至揚州刺史齊王冏起兵討趙王倫檄至揚州隆猶豫未決停檄六日衆潰為亂兵所殺

太真少騰令譽績效都官書史稱少以孝弟嗣於邦族翊廣武之

忠謀識琅邪之王氣乃心帝室灑泣勤王雖申胥何以加焉當其奉使江南母崔同止至於絕裾而去此

孔倫所以不過其品也南史孔倫為司徒長史以平南將軍溫囑母亡亂不葬

其品不過道徽節著西朝起家疎遜遂能入參朝政叨

晉記

卷二十七

列傳十四

三

渥主知非忠侃有素其能至此哉

長沙公陶侃

陶侃字士行本鄱陽人也父丹吳揚武將軍吳平徙家廬江之尋陽侃少孤貧為縣吏監魚梁鄱陽孝廉范逵嘗過侃時天大雪倉卒無以御賓侃生母湛氏截髮得雙髮以供酒肴撤所臥新薦自剗給其馬因樂飲極歡逵去侃追送百餘里逵過廬江太守張夔稱侃材夔召為督郵領縱陽令有能名遷主簿夔又察為孝廉除郎中出補武岡令不得於太守棄官歸為郡小中正會劉宏為荊州刺史高之官辟侃為南

蠻長史遣先向襄陽討張昌破之。宏謂侃曰：「吾昔爲羊公參軍，羊公謂我子後當踐吾位。今觀君志，略必繼老夫矣。」尋以軍功封東鄉侯。邑千戶。陳敏反，宏以侃爲江夏太守，加鷹揚將軍。侃備威儀，迎母官舍。鄉里榮之。敏弟恢寇武昌，又加侃督護，使與諸軍并力距恢。侃以運船爲戰艦，或言不可。侃曰：「以官物討官賊，何不可哉？」但須列上有本末耳。於是擊恢。侃戎政嚴肅，凡虜獲皆分將卒。所向必破。以母憂去官。侃初監魚梁，以一甘鮓遺母。母封鮓以書責侃曰：「爾爲吏，以官物遺我，非惟不能益吾，乃增吾憂矣。」侃奉教，惟謹。

晉記

卷二十七 列傳十四

三

謹服闋，參東海王軍事。江州刺史華軼表爲揚武將軍，使屯夏口。琅邪王鎮建康，假侃赤幢曲蓋，輜車鼓吹。遷龍驤將軍，武昌太守。時天下荒饑，山夷多斷江劫掠。侃令諸將詐爲商舟，誘獲數人，則西陽王秉左右也。侃遣使令王出賊，整陣於釣臺。爲後繼。王乃縛送帳下二十人。侃立斬之。自是水陸清夷。流亡者歸之盈路。又立蠻市於郡東，大收其利。杜弢作亂，王使振威將軍周訪、廣武將軍趙誘受侃節度，擊弢。侃令訪誘爲前鋒。兄子興爲左甄，擊破之。弢退保冷口。侃謂諸將曰：「賊必更向武昌，吾當還城。」公等誰能忍饑？」

關部將吳寄曰：「要欲十日忍饑，盡擊賊，夜捕魚，足以相濟。」弢果增兵來攻。侃使朱伺等逆擊，大破之。獲其輜重，殺傷甚衆。遣參軍王貢告捷於王敦。敦表侃使持節、寧遠將軍、南蠻校尉、荊州刺史、領西陽江夏武昌鎮沌口，移入沔江。賊王冲自稱荊州刺史，據江陵。王貢還至竟陵，矯侃命以杜會爲前鋒，大督護進軍，斬冲，悉降其衆。侃召會不至。貢又恐矯命獲罪，遂與會舉兵反。擊侃督護鄭攀於沌陽，破之。又敗朱伺於沔口。侃欲退入涇中，而部將張奔內貳，詭曰：「賊至，不可動。」衆侃惑之，無何，賊至，鈞所乘艦。侃急走入小船。

晉記

卷二十七 列傳十四

三

船。朱伺力戰，僅免。奔奔會王敦表侃白衣領職。侃復帥周訪等進軍入湘，使都尉楊舉爲先驅，擊破之。屯兵於城西，敦奏復侃官。而王貢率精銳三千出武陵江，誘五谿蠻以舟師斷官運。徑向武昌。侃使鄭攀及伏波將軍陶延夜趣巴陵掩擊之，斬首千餘級。降萬餘口。貢遁還湘城。賊中疑阻，遂殺張奔。出降者相屬。王貢復挑戰。侃遙謂之曰：「卿本佳士，何爲從杜弢？」天下寧有白頭賊乎？貢初橫足馬上，聞侃言，斂容下足。侃知其可動，使人諭之，截髮爲信。貢遂降。弢走，進尅長沙，獲其將毛寶、高寶、梁堪，而還。王敦深忌侃功。

侃將還江陵。別敦敦。留不遣。左轉廣州刺史。平越中。郎將以王廣爲荊州。侃將佐吏士詣敦。請留侃敦怒。不許。侃將鄭攀蘇溫馬儁等不欲南行。遂西迎杜曾。以距廣敦疑侃所使。被甲持矛將殺侃。出迴者數四。侃正色曰。使君之雄斷。當裁天下。何必不決乎。因起如廁。諮議參軍梅陶長史陳頌謂敦曰。周訪與侃親。姻如左右手。安有斷人左手而右手不應者乎。敦意解。設饌餞侃。以侃子瞻爲參軍而遣侃。侃卽夜發。先是廣州人背刺史郭訥。迎長沙人王機爲刺史。機遣使於王敦。乞爲交州。敦許之。會杜宏據臨賀。因機

晉記

卷二十七 列傳十四

五

將軍加都督交州軍事。初。新昌太守梁碩專威交土。立陶成爲刺史。咸卒。王敦奏以王機爲刺史。碩發兵距機。迎前刺史修則子湛行州事。敦以丹陽王諒爲交州。告之曰。修湛梁碩國賊也。卿至可勅之。諒以計殺湛。碩率衆圍諒於龍編。諒求救於侃。侃使高寶救之。未至而諒敗。碩奪其節。諒固執不與。遂斷諒右臂。諒正色曰。死且不畏。斷臂何爲。憤恚而死。寶平碩而還。遂以侃領交州。錄前後功。封次子夏爲都亭侯。進號征南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王敦死。遷都督荆雍益梁州諸軍事。領護南蠻校尉。征西大將軍。荊州刺史。楚鄧士女莫不相慶。侃爲人機警。勤於吏事。終日斂膝危坐。聞外事。千緒萬端。罔有遺漏。遠近書疏皆手答。筆翰如流。未嘗壅滯。引接疏遠。門無停客。嘗語人曰。大禹聖者。乃惜寸陰。至衆人常惜分陰。豈可逸遊荒醉。生無益於時。死無聞於後。是自棄也。諸參佐或以談戲廢事者。命取其酒器蒲博之具投諸江中。吏將則加鞭扑。曰。撈捕者。牧豬奴戲耳。老莊浮華。非先王之法。言不可行也。君子當正其衣冠。擢其威儀。何有科頭養望。自謂宏達。邪。有奉饋者。必問所由。若力作所致。雖微必喜。慰賜參倍。如非理得之。則呵辱

晉記

卷二十七 列傳十四

五

還其所債。嘗出遊。見人持未熟稻一束。侃問何爲。人曰。行道所見。聊取之耳。侃大怒曰。汝既不佃。而又戲賊人稻。執而鞭之。時造戰艦。木屑竹頭悉令舉掌之。咸不解所以。後正會積雪。始聽事前餘雪。猶溼。侃命取屑布地。及桓溫伐蜀。猶以所貯竹頭釘船。其綜理微密。皆此類也。咸和二年十月。蘇峻反。京師不守。侃子瞻爲峻所殺。平南將軍溫嶠要侃赴難。初。明帝崩。侃不受顧命。心以爲望。答嶠曰。吾疆場外將。不敢越局。嶠固請推爲盟主。侃乃遣督護翼登率衆赴嶠。侃夫人龔氏固勸自行。侃遂戎服登舟。瞻喪至。不臨。

改封長沙郡公。邑三千戶。賜絹八千匹。加都督交廣寧七州軍事。以江陵偏遠。移鎮巴陵。後將軍郭默襲殺江州刺史劉允。輒領江州宣書云。詔侃聞之曰。此必詐也。卽遣將宋夏陳修率兵據湓口。自督大兵繼進。默遣使寫中詔呈侃。參佐多諫曰。默不被詔。豈敢如此。公進軍。宜待詔。侃厲色曰。國家年小。政非已出。且允爲朝廷所禮。必不猥加極刑。郭默虓勇。所在暴掠。以大難新除。法網寬簡。欲因隙騁其縱橫耳。發使上表討默。與王導書曰。郭默殺方州。卽用爲方州。殺宰相。便爲宰相乎。侃至江州。默將宗侯縛默父子五人及其將張丑。出降。侃卽斬於軍中。默在中原。數與石勒交鋒。勒憚其勇。聞侃討之。兵不血刃。益畏侃。峻將馮鐵殺侃子瞻。峻敗奔趙。勒以爲成將。侃告勒。勒卽召而殺之。詔侃都督江州。領刺史。增置左右長史。司馬從事中郎四人。掾屬十二人。侃還巴陵。因移鎮武昌。當是時。侃名震四海。乃感念舊故。以張夔子隱爲參軍。范逵子珧爲湘東太守。辟劉宏。曾孫安爲掾。屬凡微時所荷一殮。咸報使子斌與南中郎將桓宣西擊樊城。走趙將郭敬。使兄子孫竟陵太守李陽共破新野。進平襄陽。拜大將軍。劍履上殿。入朝不趨。贊。

拜不名。上表固讓。咸和七年六月疾篤。侃表遜位。曰。臣少長孤寒。過蒙聖朝歷世殊恩。陛下睿鑒寵靈。彌泰有始。必終自古。而然。臣年垂八十。位極人臣。啓手啓足。當復何恨。但以陛下春秋尚富。餘寇不誅。山陵未反。所以憤慨兼懷。不能已已也。臣雖不知命。年時已邁。國恩殊特。賜封長沙。隕越之日。當歸骨國土。臣父母舊葬尋陽。緣存處亡。無心分違。修遷之事。已勅國臣。刻以來秋奉迎。窀穸葬訖。乃告老歸藩。不圖所患遂爾。縣篤伏枕感結。情不自勝。臣聞者猶欲爲陛下西平李雄。北吞石虎。是以遺母邱與於巴東。授桓

晉記

卷二十七 列傳

无

宜於襄陽。良圖未叙。於此長乖。此方之任。內外之要。願陛下速選臣代。使必得良材。奉宣王猷。則臣死之日。猶生之年。陛下雖聖姿天縱。英奇日新。遭時不靖。當賴羣僞。司徒導鑒識經遠。光輔三世。司空鑒簡素貞正。內外惟允。平西將軍亮雅量詳明。器用周時。卽陛下之周召也。願陛下獻替時咨。敷融政道。則地平天成。四海永賴。謹遣左長史殷羨奉送所假節麾幢曲蓋。侍中貂蟬。太尉章。荊江州刺史中傳榮戟。仰戀天恩。悲酸鬱結。以後軍事付右司馬王愨。期加督護。統領文武。侃輿車出臨津。就船明日薨於樊谿。年七

十六。咸帝詔曰。故使持節侍中太尉都督荆江雍梁交廣益寧八州諸軍事。荆江二州刺史。長沙郡公。經德蘊哲。謀猷宏遠。作藩於外。八州肅清。勤王於內。皇家以寧。乃者桓文之勳。伯舅是憑。方賴大猷。俾屏予一人。昊天不弔。奄忽薨殂。朕用震悼於厥心。今遣使追贈大司馬。祀以太牢。策諡曰桓。侃遺令。葬國南十里。故吏刊石碑。畫像武昌。西初武昌號爲多士。殷羨與翼等竝爲佐吏。侃每飲酒。有定限。常歡有餘。而限已極。翼等勸更少進。侃悽懷良久。曰。年少。何有。酒失慈親。見約不敢踰。武昌北岸有邾城。將佐請分兵鎮

晉記

卷二十七 列傳

无

之。侃不答。而言者不已。侃迺渡水獵。謂諸將佐曰。吾所以設險而禦寇者。長江也。邾城隔在江北。內無所倚。外接羣蠻。蠻中利深而晉人貪利。夷不堪命。必將寇虜。適足以致禍耳。且吳時此城守者乃三萬人。今縱遣兵守。亦無益於江南。若欲驅除羯虜。此又非所資也。後平西庾亮成之。果大敗侃。侃在軍四十一年。雄毅多權。明達善斷。性纖密。好問。嘗課諸營種柳。都尉夏施以官柳植己門。侃後見。駐車問曰。此是武昌西門前柳。何在此也。施惶怖謝罪。盜止。息自南陵。迄於白帝。數千里。中路不拾遺。及疾篤。將歸長沙。軍資

晉記

卷二十七 列傳

三

益使牛馬舟船皆有定簿分印倉庫自加管鑰以付王愷期然後登舟尚書陶梅謂人曰陶公機神明鑒似魏武忠順勤勞似孔明陸抗諸人不能及也謝安每言陶公雖用法而恆得法外意或曰侃少時漁於雷澤網一織梭挂壁有頃雷雨化龍而去又夢生八翼飛而上天見天門九重已登其八惟一門不得入闕者以杖擊之因墜地折其左翼驚痛左腋猶痛有善相者師圭謂侃曰公左手中指有豎理當為公若微於上貴不可言侃卽以針決之見血灑壁為公字以紙裏手公字愈明及都督八州據上游握彊兵妾

晉記

卷二十七 列傳

三

為吳昌侯五百戶奉侃祀琦司空掾岱散騎侍郎茂武昌太守範最知名太元初為光祿勳旗歷位散騎常侍郴縣開國伯咸和末為散騎侍郎旗與稱俱越勇稱為江夏相庾亮表使監江夏隨義陽三郡軍事咸康五年稱以本所領二千入自隨到夏口輕將二百人下見亮亮大會吏佐責稱前後罪惡收之棄市旗性亦凶暴卒子定嗣卒子襲之嗣卒子謙之嗣晉亡國除茂孫潛別有傳侃兄子臻有勇略臻弟與果烈善戰俱從侃征伐每戰輒克與遷武威將軍臻賜爵當陽亭侯咸和中為南郡太守領南蠻校尉假節卒官追贈平南將軍與與杜弢戰被創而卒詔贈長沙太守

古者明王聽鼓鼙之聲則思將帥之臣士行受知和季力掃羣氛惜分陰於百戰布茂績於三江嚴城靜柝沸水恬波蓋江左之長城者歟乃以勤王猶豫議其包藏誣忠順勤勞之老臣為覬覦不軌之巨逆嗚呼史氏豈不謬哉

廬陵公謝安

謝安字安石安西將軍尚之從弟也父袁太常卿安神識沈遠風宇條暢初辟司徒府除佐著作郎並以

疾辭寓居會稽東山與王羲之高陽許詢桑門支遁漁弋山水言詠屬文意恬如也揚州刺史庾冰以安有重名必欲致之累下郡縣敦逼安不得已赴召月餘告歸復除尚書郎琅邪王友不起有司奏安被召歷年不至請禁錮終身安遂棲遲東土遊名山臨澹谷悠然歎曰此去伯夷何遠嘗與孫綽等汎海風起浪湧衆皆懼安吟嘯自若舟子以安爲悅尙去不止風轉厲安徐曰如此將何歸耶舟子始回人咸服其雅量安雖放情邱壑然每游賞必以妓女從既累辟不就想望者以不出爲憂會稽王曰安石旣與人同晉記

卷二十七 列傳 三

樂必不得不與人同憂徵之必至時弟萬爲西中郎將總藩任之重安雖處衡門其名出萬右安妻劉氏見家門富貴而安獨好恬靜乃謂之曰丈夫不如此也安掩鼻曰恐不免耳及萬廢黜始有仕進志時年已四十餘矣升平四年大將軍桓溫請安爲司馬將發新亭朝士咸送中丞高崧戲之曰卿累違朝命高臥東山諸人每相與言安石不肯出當如蒼生何蒼生今亦將如卿何安旣到溫喜甚言平生歡笑竟日旣出溫問左右曰嘗見我有如此客不溫後詣安值其理髮安性緩久而方罷使奴輩見畱之曰令司

馬著帽進其見重如此溫將北伐會弟萬死安乃求歸尋除吳興太守頃之徵拜侍中遷吏部尚書中護軍簡文帝不豫溫疏薦安宜受顧命帝崩孝武帝卽位溫入朝止新亭大陳兵衛京師洵洵傳言溫將移晉室殺王謝呼安及王坦之坦之懼問計於安安曰晉祚存亡在此一行旣見溫坦之流汗沾衣倒執手扳安從容就席坐定謂溫曰安聞諸侯有道守在四鄰明公何須壁後置人耶溫笑曰正自不能不爾耳遂笑語移日溫旣還鎮疾篤諷朝廷加九錫使袁宏具草安見輒改之由是歷旬不就會溫薨錫命遂寢晉記

卷二十七 列傳 三

尋爲尚書僕射領吏部加後將軍中書令王坦之出爲徐州刺史詔安總關中書事當是時彊敵寇境邊書絡繹人情噂噉互生異同安選用文武鎮以和靖爲政務大綱不存小察朝野安之稱爲賢相嘗與王羲之登冶城悠然遐想有高世之志羲之曰夏禹勤王手足胼胝文王旰食日不暇給今四郊多壘宜思實效而虛談廢務浮文妨要恐非當今所宜安曰秦任商鞅二世而亡豈清言致患耶尋領揚州刺史詔以甲杖百人入殿太元元年帝始親萬幾進中書監驃騎將軍錄尚書事安固讓軍號奏興滅繼絕求晉

晉記

卷二十七
列傳十四

三

初佐命功臣後封之頃之加司徒後軍文武盡配大府又讓不拜復加侍中都督揚豫徐兗青五州軍事假節拜衛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封建昌縣公八年秦大舉入寇衆號百萬次淮肥京師震恐加安征討大都督安舉兄子元爲前鋒都督元入問計安夷然曰已別有旨既而寂然元不敢復言乃使張元重請安命駕出山墅親朋畢集欲與元圍碁賭別墅安碁常劣於元是日元懼遂爲敵手而又不勝安顧謂其甥羊曇曰以墅乞汝游涉至夜乃還選將帥指授方略以距秦及元等大破秦師捷書至安方對客圍碁看竟攝放牀上了無喜色碁如故客問之徐對曰小兒輩遂已破敵既罷還內過戶限心甚喜不覺屐齒之折也以總統功進拜太保安以苻氏衰亂欲遂恢復中原自求北征乃進都督揚江荆司豫徐兗青冀幽并寧益雍梁十五州軍事加黃鉞置從事中郎二人桓冲之卒荆江二州刺史並缺物論咸擬元及桓石虔而安以父子皆著大勳恐爲朝廷所疑又以石虔驍猛不可在形勝地乃以桓石民爲荊州改桓伊於江州石虔爲豫州而不及元其終遠無競類如此性好音樂自弟萬喪十年不聽音及登台輔期喪不廢

晉記

卷二十七
列傳十四

三

樂又於土山營墅樓館竹林甚盛恆攜中外子弟往來游集肴饌亦屢費數百金世頗以此譏之當是時會稽王道子專權安功名既盛姦諂者因相扇構安避之出鎮廣陵之步邱築壘曰新城帝出祖於西池羣臣咸獻鵬賦詩安雖受朝寵然東山之志始終不渝每形於言色及鎮新城盡室而行造汎海之裝須經略粗定自江道還東雅志未就遇疾篤上疏量宜旋旆并召子征虜將軍琰解甲息徒詔遣侍中慰勞遂還都聞當興入西州門悵然謂所親曰昔元子在時吾常懼不全忽夢乘其輿行十六里見一白雞而暗乘其輿者代其位也行十六里今十六年矣白雞主酉今太歲在酉吾病殆不起乎乃上表遜位詔遣侍中尚書喻旨尋薨年六十六帝三日臨於朝堂賜東園祕器朝服一具衣一襲錢百萬布千匹蠟五百斤贈太傅諡文靖以無下舍詔府中備凶儀及葬加殊禮依大司馬溫故事又以平苻氏勳更封廬陵郡公安少有盛名時多愛慕鄉人有罷中宿縣者詣安安問其歸資對曰有蒲葵扇五萬安乃取其中者一柄京師士庶競市價增數倍安能爲洛下書生詠有鼻疾故其音濁名流愛其詠而弗能及或手掩鼻以

敦之及至新城築球於城外後人思之名爲召伯埭
羊曇者太山人爲安所重安嘗輟樂彌年行不由西
州路嘗因大醉扶路唱樂不覺至門左右曰此西州
門也曇悲感不已以馬策扣扉誦曹植詩曰生存華
屋處零落歸山邱慟哭而去安二子瑤瑛瑤襲爵官
至琅邪王友早卒子該嗣終東陽太守無子弟光祿
勳模以子承伯嗣有罪國除劉裕執政以安勳德濟
世特封該弟澹爲柴桑侯邑千戶奉安祀

瑛字瑗度美風姿初拜著作郎轉祕書丞淮肥之役
安出瑛爲輔國將軍以精兵八千與從兄元陷陣破

晉記

卷二十七列傳

美

泰以功封望蔡公太傅薨去官服闋除征虜將軍會
稽內史頃之徵爲尚書右僕射加散騎常侍尋遭母
憂朝議資給葬禮悉依太傅故事而王珣時爲僕射
猶以前憾緩其事瑛聞恥之遂自造輜輶車以葬議
者議之太元末爲護軍將軍加右將軍王恭反假節
都督前鋒軍事恭死遷衛將軍徐州刺史孫恩作亂
加督吳興義興二郡軍事討恩瑛至義興斬賊許允
之迎太守魏鄢還郡進討吳興賊邱延之還詔瑛
與輔國將軍劉牢之共擊恩恩入海以瑛爲會稽內
史都督五郡軍事瑛至郡不設武備將佐皆諫瑛曰

苻堅百萬尚送死淮南恩小寇奔峭何能復出如其
復來是天不養賊令速就戮耳弗聽恩後復寇浹口
入餘姚上虞進至邢浦去山陰北三十五里瑛遣參
軍劉宣之距恩既而上黨太守張虔碩戰敗羣賊銳
進人情震駭或勸瑛列水軍於南湖分兵設伏以待
之瑛又不聽賊至尚未食瑛曰當先滅此寇而食也
跨馬而出廣武將軍桓寶爲前鋒陷陣殺賊甚多塘
路窄狹瑛軍魚貫而進賊於艦中旁射之前後斷絕
瑛至千秋亭帳下都督張猛叛斫瑛馬瑛墮地與二
子肇峻俱被害寶亦死之後劉裕左里之捷獲猛送

晉記

卷二十七列傳

美

瑛少子混混剗肝生食之詔以瑛父子隕於君親忠
孝萃於一門贈瑛侍中司空諡忠肅三子肇峻混肇
歷驃騎參軍峻以瑛功封建昌侯其沒於賊也詔贈
肇散騎常侍峻散騎侍郎混字叔源少有名譽善
屬文初孝武帝爲晉陵公主求壻謂僕射王珣曰主
壻但如劉眞長王子敬足矣如王處仲桓元子誠可
才然小富貴便預人家事珣曰謝混雖不及眞長不
減子敬帝曰可矣混尚主襲父爵桓元嘗欲以安第
爲營混曰召伯之仁猶惠及甘棠文靖之德更不保
五畝之宅耶元慚而止歷中書令中領軍尚書左僕

射領選以黨於劉毅坐死國除及宋受禪謝晦謂劉裕曰陛下應天受命恨不得謝叔源奉璽紱裕亦歎曰吾甚恨之使後生不得見其風流也

安弟萬字萬石弱冠辟司徒掾遷右西屬不就會稽王召爲撫軍從事中郎萬著白綸巾鶴氅裘履版而前既見其談移日遷豫州刺史領淮南太守監司豫黃并四州軍事假節萬矜豪傲物嘗以嘯咏自高不知撫衆安深憂之自隊主將帥已下無不慰勉謂萬曰汝爲元帥諸將宜數接對以悅其心豈有傲誕若斯而能濟事耶萬乃召集諸將無一言直以如意指

晉記

卷二十七 列傳十四

三

四坐云諸君皆勁卒諸將益恨之萬使征虜將軍劉建修治馬頭城池而自率衆入渦潁以援洛陽北中郎將郝曇以疾還彭城萬以寇盛致退亦還衆潰狼狽而歸廢爲庶人尋卒年四十二子韶時謝氏九彥秀者稱封胡羯末封謂韶胡謂朗羯謂元末謂川皆其小字也韶即川竝早卒韶至車騎司馬朗父據早卒安之兄也朗終於東陽太守朗子重子絢皆有名韶子恩官至武昌太守恩子曜宏徵咸歷顯位萬弟石字石奴初拜祕書郎累遷尚書僕射以征句難功封興平伯淮肥之役拜大將軍假節征討大都

督破秦先是童謠曰誰謂爾堅石打碎故桓豁皆以石名子堅之敗也石寔爲都督焉遷中軍將軍尚書令更封南康郡公太傅薨遷衛將軍加散騎常侍未幾進開府儀同三司加鼓吹未拜卒年六十二石在職務存文刻雖嘗奏興國學而聚斂無厭取譏當世追贈司空禮官議諡博士范宏之請諡襄墨朝議不從乃諡曰襄子汪嗣早卒汪從兄冲以子明慧嗣爲孫恩所殺明慧從兄喻復以子暘嗣晉亡國除

晉記

卷二十七 列傳十四

三

石弟鐵永嘉太守鐵子邈性剛毅太元中累遷侍中出爲吳興太守孫恩黨胡榮郗驥等陷郡執邈令北面邈厲聲曰我不得罪天子何北面之有遂死之初邈妻郝氏甚妒邈納妾郝氏慙與邈書告絕邈以書非婦人詞疑門下生讎元達者爲之因斥元達元達怒投恩殺邈兄弟竟至滅門古之善相天下者莫大於得人然知人之哲難矣哉文靖高臥東山一出而錯晉室於磐石之安其識定故其氣靜而行所無事也天下之患生於多事成於畏事行所無事而天下治矣或謂士盜虛聲幸則爲安石不幸則爲深源夫姚襄可與共功而深源不能用淮肥之役雖苻氏天亡而指授將帥各得其任則

文靖知人之素也。謂之矯情。夫豈然乎。舊史謂安貧矯情。鎮物資。

王羲之

王羲之字逸少。司徒導之從子也。祖正。尚書郎。父曠。淮南太守。羲之幼訥於言。年十三。謁僕射周顗。顗見而異之。時重牛心炙。坐客未噉。顗先割啗羲之。由是知名。及長。辨贍。骨鯁尤。善隸書。太尉郗鑒使門生求壻於導。導令就東廂徧觀子弟。門生歸。謂鑒曰。王氏諸少並佳。然聞信至。咸自矜持。惟一人在東牀坦腹食。獨若不聞。鑒曰。此正佳壻耶。訪之。乃羲之也。遂以女妻之。起家祕書郎。征西庾亮請爲參軍。累遷長史。

晉記

卷二十七 列傳十四

罕

遷寧遠將軍。江州刺史。羲之既少有美譽。朝廷公卿皆愛其才器。頻召爲侍郎。吏部尚書皆不就。復授護國將軍。又推遷不拜。揚州刺史殷浩素重羲之。勸使應命。羲之復書曰。吾素志不在廊廟。值王丞相時。固欲內吾。吾不許之。手跡猶存。由來尚矣。不於足下參政。而方進退。自兒娶女嫁。便懷向子平之志。數與親知言之。非一日也。若蒙驅使。關隴巴蜀。皆所不辭。吾雖無專對之能。直謹守時命。宜國家威德。令遠近咸知。朝廷畱心於無外。此其所益。殊不同居護軍也。漢末使太傅馬日磾慰撫關東。若不以吾輕微。無所爲。

疑宜及初冬以行。吾惟恭以待命。羲之既拜護軍。又

苦求宣城郡。不許。乃以爲右軍將軍。會稽內史。當是時。浩與桓溫不平。羲之以國家之安。在內外協和。與浩書。誠之。浩不從。浩將北伐。羲之以爲不可以書止之。言甚切至。浩果爲姚襄所敗。復圖再舉。又遣浩書。口知安西敗喪。公私惋怛。不能須臾去懷。以區區江左所管如此。天下寒心。固已久矣。而加之喪敗。可不熱念。自寇亂以來。處內外之任者。未有深謀遠慮。括囊至計。而疲竭根本。各從所志。竟無一功可論。一事可記。忠言嘉謀。棄而莫用。遂令天下將有土崩之勢。

晉記

卷二十七 列傳十四

罕

何能不痛心悲慨也。追咎往事。亦復何及。宜更虛已求賢。常與有識共之。不可復令忠允之言。屈於當權。今軍破於外。資竭於內。保淮之志。非復所及。莫過還保長江。都督將各復舊鎮。自長江以外。羈縻而已。任國鈞者。引咎責躬。深自貶降。除煩苛。省賦役。與百姓更始。庶可以允塞羣望。救倒懸之急。使君起於布衣。任天下之重。而喪敗至此。恐羣賢未有分其謫者。今亟修德補闕。尙未知獲濟所期。若猶以前事爲未工。復求之於分外。宇宙雖廣。自容何所。知言不必用。或取怨執政。然當情慨所在。正自不能不盡懷極言。若

齊記

卷二十七 列傳十四

聖

必親征者固愚智所不解也。近被州符增運千石徵役兼至。皆以軍期對之。喪氣罔知所厝。自頃年割剝遺黎。刑徒竟路。殆同秦政。惟未加慘夷之刑耳。恐勝庸之憂無復日矣。又與會稽王賤曰。古人恥其君不爲堯舜。北面之道。豈不願尊其所事。比隆往代。况遇千載一時之運乎。願智力屈於當年。何得不權輕重而處之也。今雖有可欣之會。內求諸己。而所憂乃重於所欣。古之宏基業者。或不謀於衆。傾國以濟一時之功者。亦往往而有。誠獨運之明。足以邁衆。蹙勞之弊。終獲永逸者也。求之於今。可得擬議乎。夫廟算決勝。必宜審量彼我。萬全而後動。今功未可期。而遺黎殲盡。萬不餘一。且千里饋糧。自古爲難。今之轉運。西輸許洛。北入黃河。雖秦政之弊。未至於此。運無還期。徵求日重。以區區吳越。經緯天下十分之九。不亡何待。而不度德量力。不弊不已。此封內所痛心歎悼而莫敢吐誠者。願殿下令殷浩。苟羨還據合肥。廣陵許昌。譙郡梁彭城諸軍。皆還保淮。爲不可勝之基。須根立勢舉。謀之未晚。安危易於反掌。虛實著於目前。誠願運獨斷之明。定之於一朝也。夫地淺而言深。豈不知其未易然。古人處閑閑行陣之間。尚或于時謀國。

齊記

卷二十七 列傳十四

聖

論者不以爲議。况厠大臣末行。豈可默而不言哉。國家之慮深矣。常恐伍員之憂不獨在昔。麋鹿之游將不止。林藪而已。時東土荒饑。義之輒開倉賑貸。然朝廷賦役繁重。吳會尤甚。義之每上疏爭之。事多見從。又遣時宰書曰。頃所陳論。每蒙允納。所以令下小得蘇息。各安其業。若不耳。此一郡久已蹈東海矣。今事之大者未布。漕運是也。吾意望朝廷可申下定期。委之所司。勿復催下。但當歲終考其殿最。長史九殷者。命檻車送詣天臺。三縣不舉二千石。必免。或左降令在疆塞極難之地。又自吾到此。從事常有四五。兼以臺司及都水御史行臺。文符如雨。倒錯違背。不復可知。滋事未嘗得十日。吏民趨走。功費萬計。江左平日揚州一良刺史。便足統之。况以羣才而更不理。正由爲法不一。牽制者衆耳。倉督監耗盜官米。動以萬計。吾謂誅翦一人。其後便斷。而時意不同。近檢校諸縣。無不皆爾。餘姚近十萬斛。重斂以資。姦吏令國用空乏。良可歎也。自軍興以來。征役及充運死亡叛散。不反者虛耗殆盡。而補代循常。所在凋困。莫知所出。上命所差。上道多叛。則吏及叛者。席卷同去。又常制輒令其家及同伍課捕。課捕不得家及同伍。尋又叛亡。

耆記

卷二十七

列傳十四

四

戶口日減其源在此又有百工醫寺死亡絕沒差代無所而上命不絕事起或十年或十五年彈舉獲罪無休息而無益實事吾意自今諸死罪原輕者及五歲刑可以充此其減死者可長充兵役五歲者可充雜工醫寺皆令移其家以實都邑都邑既實又可絕其叛亡豈非適時之宜耶初驃騎將軍王述少與義之齊名而義之甚輕之述先為會稽以母喪居郡境義之代述止一弔述每聞角聲意義之詣已輒灑掃以待如此者累年而義之竟不至述銜之及為揚州刺史將就徵周行郡界亦不過義之臨發一別而去

耆記

卷二十七

列傳十四

四

盛所以游目騁懷足以極視聽之娛洵可樂也夫人之相與俯仰一世或取諸懷抱晤言一室之內或因寄所托放浪形骸之外雖趣舍萬殊靜躁不同當其欣於所遇暫得於己快然自足不知老之將至及其所之既倦情隨事遷感慨係之矣向之所欣俛仰之間已為陳迹猶不能不以之興懷况修短隨化終期於盡古人云死生亦大矣豈不痛哉每覽昔人興感之由若合一契未嘗不臨文嗟悼不能喻之於懷固知一死生為虛誕齊彭殤為妄作後之視今亦猶今之視昔悲夫故列叙時人錄其所述雖世殊事異所以興懷其致一也後之覽者亦將有感於斯文世或以潘岳金谷詩序方其文義之聞之甚喜性愛鸞會稍有孤居姥養一鸞善鳴求市未得遂攜親友往觀之姥聞義之將至烹鸞以待義之歎惜彌日山陰一道士因畜好鸞風聞於義之義之果就市之道士曰為寫道德經當舉羣相贈耳義之欣然寫畢籠鸞而歸其任率如此義之既去官於父母墓前自誓不復出遂與東人盡山水之游弋釣為娛與道士許邁共修服食採藥石不遠千里徧游東中諸郡窮諸名山泛滄海歎曰我卒當以樂死或曰義之書初不勝庾

翼郝情。洎暮年。方妙嘗以草章答庾亮。翼深歎伏。與書曰。吾昔有伯英草章十紙。渡江顛覆。遂乃亡失。常恨妙迹永絕。忽見足下答家兄書。煥若神明。如還故物。嘗詣門生家。見裴几滑淨。因書之。眞草相半。後爲其父刮去。生驚懊者累日。羲之家。葢山見老姥粥六角竹扇。羲之招之。書其扇。各五字。姥初有慍色。因謂姥曰。但言是王右軍書。以求百錢耶。姥如其言。人競買之。他日姥特持扇來。羲之笑而不答。每自稱我書比鍾繇當抗行。比張芝草猶當雁行也。朝廷知其誓堅。亦不復徵用。羲之嘗與謝萬書曰。古之辭世者。或被髮陽狂。或污身穢跡。可謂艱矣。今僕坐而獲免。遂其宿心。其爲慶幸。豈非天賜。頃東游還。修植桑果。今盛敷榮。率諸子。抱弱孫。游觀其閒。有一味之甘。割而分之。以娛日前。雖植德無殊。邈猶欲教養子孫。以敦厚退讓。或以輕薄。庶令舉策數馬。彷彿萬石之風。比常與安石東游山海。并行田視地利。頗養閒暇。衣食之餘。欲與親知時共歡燕。雖不能興言高詠。銜杯飲滿。語田里所行。故以爲撫掌之資。其爲得意。可勝言耶。老夫志願盡於此也。年五十九而卒。贈金紫光祿大夫。諸子遵父先志。不受有七子。知名者五人。元之

晉記

卷二十七 列傳

吳

早卒

凝之亦工草隸。仕歷江州刺史。左將軍。會稽內史。王氏世事張氏五斗米道。凝之尤篤。孫恩之寇會稽也。寮佐請爲之備。凝之方入靖室請禱。出語將佐曰。吾已請大道。鬼兵相助。賊自破矣。既不設備。遂爲孫恩所殺。夫人謝氏聞之。抽刀出門。手殺數人。乃被虜。自爾發居會稽。家門嚴肅。謝氏名道韞。其父安西將軍弈也。少有才藻。嘗內集。俄而雪下。叔父安曰。何所似耶。謝朗曰。散鹽空中。差可擬。道韞曰。未若柳絮因風起。安大悅。以爲有雅人深致。道韞所著詩賦。誄頌數十篇。竝傳於世。

晉記

卷二十七 列傳

吳

畢。倘若無人。辟疆勃然數之曰。傲主人非禮也。以貴驕士非道也。俗耳驅出門。獻之神色自若。衛將軍謝安請爲長史。太元中新起太極殿。安欲使獻之題榜。以爲萬代寶。而難言之。試謂之曰。魏時陵雲殿。楊末題而匠者誤訂。不可下。乃使韋仲將懸橙書之。比訖。鬚髮盡白。裁餘氣息。因語子弟宜絕此法。獻之逆知其旨。正色曰。仲將魏大臣。寧有此事。使其若此。有以知魏德之不長也。安遂不復言。尋除建威將軍。吳興太守。徵拜中書令。卒於官。安僖皇后立。以后父追贈侍中。特光祿大夫。太宰。諡曰憲。無子。以兄子靜之。

晉記

卷二十七 列傳

吳

嗣官至義興太守。時論者謂羲之草隸飄若浮雲。矯若驚龍。江左中朝。莫有逮者。獻之骨力遠不及父。而頗有媚趣。桓元雅愛其父子書。各爲一表。置左右。以觀之。

始羲之所與共游者。許邁。字叔元。一名映。丹陽句容人也。家世士族。邁少恬靜。不慕仕進。少嘗造郭璞。璞爲之筮。遇泰之六五。璞曰。君元吉。自天宜學升遐之道。時南海太守鮑靚。專心內學。邁乃往候之。以父母尙存。未忍違。謂餘杭懸雷。近延陵之茅山。爲洞庭西門。潛通五嶽。陳安世茅季偉常所游處。遂立精舍於

懸雷。往來茅嶺洞室。放絕世務。朔望還家定省而已。父母既終。始遣婦孫氏還家。遂攜同志徧游名山。初採藥於桐廬之桓山。餌術。涉三年。時欲斷穀。以此山近人不得專一。四面藩之。好道之徒欲相見者。登樓與語。以此爲樂。常服氣。一氣千餘息。永和二年。移入臨安西山。登巖茹芝。有終焉之志。乃改名元字遠游。與婦書告別。又著書十二首。論神仙之事。羲之造之。彌日忘歸。相與爲世外交。元遺羲之書曰。自山陰南至臨安。多有金堂玉室。仙人芝草。左元放之徒。漢末諸得道者。皆在焉。羲之自爲之傳。述靈異之跡。元後

晉記

卷二十七 列傳

王

莫知所終。世皆稱羲之爲書聖。蓋以爲晉世文章之士。而不知其憂天下之憂者也。自清言風肆。朝野靡然。生民之患日深。羲之既進不得有爲。故退而以釣弋自娛。觀其諸書。可以知其志矣。

陸奕

蕭山郭 倫撰

陸奕字士光吳郡吳人也伯父喜吳吏部尚書父英高平相員外散騎常侍奕少有雅望居喪以孝聞察孝廉除永世烏江二縣令皆不就琅邪王初鎮江左辟爲祭酒尋補義興太守以疾不拜預擊華軼功封平望亭侯進拜侍中徙尚書領州大中正明帝卽位轉光祿勳遷太常代紀瞻爲尚書左僕射領太子少傅遷領軍將軍錢鳳伏誅進爵江陵伯帝不豫奕與王導卞壺庾亮溫嶠郗鑒並受顧命輔皇太子更入殿將兵直宿遺詔錄尚書事加散騎常侍成帝卽位拜左光祿大夫開府儀同三司給親兵百人蘇峻反奕隨帝在石頭峻平加衛將軍以勳進爵爲公封次子叡新康子咸和中求歸鄉里省墳墓有司奏舊制假六十日侍中顏含黃門侍郎馮懷駁曰奕內蘊至德清一其心受託付之重居台司之位旣蒙詔許歸省墳墓大臣之義本在忘己豈容有期而反無期必違愚謂宜還自還不須制日帝從之奕歸以疾卒年七十四追贈侍中車騎大將軍諡曰穆子誡散騎常

侍

奕弟玩字士瑤初爲琅邪王丞相參軍太興中拜侍中遷吏部尚書轉尚書左僕射蘇峻之反玩與奕俱守宮城玩潛說匡術歸順匡術以苑城降以功封典平伯轉尚書令授左光祿大夫開府儀同三司加散騎常侍咸康末遷侍中司空給羽林四十人玩旣拜有人詣之索杯酒瀉置柱梁之閒呪曰當今乏材以爾爲柱石莫傾人棟梁玩笑曰哉卿良箴玩雖登公輔謙讓不辟掾屬帝聞而勸之其所辟又皆寒素有行之士也性通雅不以名位驕物誘納後進謙若布衣後疾甚上表遜位尋薨年六十四諡曰康給兵千人守冢七十家太元中議減削功臣墓戶何充等止得六家以玩有佐命勳先陪陵而葬特置與平伯官屬以衛墓子始嗣歷侍中尚書玩中子納字祖言武陵王爲鎮軍大將軍辟爲掾累遷尚書吏部郎出爲吳興太守時桓溫在姑孰納往辭溫問溫曰公致醉可飲幾升及食肉多少溫曰年來飲三升輒醉白肉不過十臠卿今如何納曰素不能飲引滿可二升肉乃不足言隨因閒謂溫曰納方守遠郡今備微物欲與公一醉溫欣然納之則酒一

斗鹿肉一伴也。坐客愕然。納曰：「明公近云飲酒三升，納二升，今有一斗以備杯杓餘瀝。」溫及賓客竝賞其素素。更勅中廚設精饌，酣飲極歡而罷。納至郡不受俸錢。頃之徵拜左民尚書，領州大中正，將應召外，白宜裝幾船。納曰：「家人載糧食來，無所須也。」臨發止被襪而已。其餘竝封以還官。遷太常，徙吏部尚書，衛將軍謝安常欲詣納，納不供辦。納兄子傲不敢問私，其精膳安至，納設茶果，傲遂陳盛饌。羅珍錯，客罷，納大怒曰：「汝不能光益父叔，乃復穢我素業。」耶杖之四十，尋遷尚書僕射，拜尚書令，加散騎常侍，當是時會

晉記

卷二十八

列傳

三

稽王道子專政，納望闕而嘆曰：「好家居，纖兒欲撞壞之。」耶除左光祿大夫，開府儀同三司，未拜而卒。卽以爲贈子長生，先卒，無子。以弟子道隆嗣。元熙中爲廷尉。

褚翼

褚翼字謀遠，太傅裒之從父兄也。父顗少知名，早卒。翼襲爵，關內侯，補冠軍參軍。長沙成郡河間王阻兵，翼避地幽州，尋還鄉里。河南尹舉翼行本縣事。時天下已亂，翼招合同志，將謀渡江，因移家陽城界。東海王以爲參軍，不就。洛陽陷，與滎陽太守郭秀共保萬

原缺第四葉

孔愉字敬康，會稽山陰人也。其先世居梁國，曾祖潛太子少傅。漢末避地會稽家焉。祖竺，吳豫章太守。父恬，湘東太守。從兄侃，大司農，俱有名。江左，愉年十三而孤。養祖母以孝聞。與同郡張茂、丁潭齊名。石冰之亂，愉入新安山中，改姓孫氏，以稼穡讀書爲務。信著鄉里。後忽捨去，皆謂爲神人。爲之立祠。建興初，參琅邪王丞相軍事。時年已五十矣。以擊華軼功，封餘不亭侯。初，愉嘗行經餘不亭，見籠龜於路者，愉買而肆之溪中。龜中流，左顧者數四，及鑄侯印而印龜，左顧三鑄如初。印工以告愉，愉遂佩焉。太興中，自司徒左

晉記

卷二十八

列傳

五

長史拜吳興太守。沈充反，愉還京師，拜御史中丞，遷侍中。太常蘇峻反，愉朝服守宗廟。峻平，徙太尚書，轉尚書左僕射。咸和八年，詔曰：「尚書令玩左僕射愉，竝恪居官次，祿不代耕，端右任重，先朝所崇，其給玩親信三十人。」愉二十人稟賜。愉固讓不許。後省左右僕射，拜尚書僕射，加金紫。光祿大夫，頃之出爲鎮軍將軍，會稽內史。章句縣有漢時舊陂，毀廢數百年。愉自巡行修復，故堰溉田二百餘頃，皆成良腴。在郡三年，乃營山陰湖南侯山下數畝地爲宅，草屋數間，卽棄官居之。送資數百萬，悉無所取。病篤，遺令斂以時服。

年七十五歲。庚八年卒。贈車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諡曰文。子開。汪。安國。開嗣爵位。至建安太守。開子靜。再為。內史。累遷。尚書僕射。加後將軍。汪好學。有行。太元中。為侍中。出為平越中郎將。廣州刺史。安國以儒雅知名。安中。為會稽內史。領軍將軍。後歷尚書僕射。義熙四年卒。贈左光祿大夫。

輸弟。祿。為。周。札。功。曹。史。王。敦。殺。札。賓。吏。皆。散。祿。獨。殯。札。送。喪。還。義。興。時。人。義。之。

輸從弟羣。少志尚不羈。蘇峻陷石頭。匡術有寵於峻。實從數十人。輸與羣同行。遇之於橫塘。輸止與語。羣

晉記

卷二十八 列傳

六

不顧術怒而欲刃之。輸謝而免。峻平。司徒導佑術。嘗飲使術勸羣酒。以釋橫塘之憾。羣曰。羣非孔子厄。同匡人。雖陽和布氣。鷹化為鳩。然識者猶憎其目。導有愧色。歷仕中丞。性嗜酒。導戒之曰。卿恆飲不目。家覆瓿布。日久糜爛。邪羣曰。公不見肉糟更堪久耳。嘗與人書曰。今年田得七百石。秣米不足了。勉彙事其沈涵如此。卒於官。子沈辟。丞相司徒掾。不就。沈子厥。吳興太守。官至廷尉。厥子琳。之以草書擅名。亦為吳興太守。至侍中。

輸伯父爽。明察過人。為全椒令。有遺以兩罌酒者。始

提入門。爽遙呵之曰。人餉吾酒。其一何非邪。檢之果水也。或問何以知之。爽曰。酒重水輕。提酒者手有輕重之別耳。在官有惠政及卒。百姓若喪慈親焉。爽子倫。黃門郎。倫子嚴。嚴字彭祖。少仕州郡。殷浩為揚州。請為別駕。遷尚書左丞。隆和中。哀帝以天文失度。議修鴻祀。嚴諫曰。天道無親。惟德是輔。陛下寅畏。祇肅災異。自除何乃。屈萬乘之尊。躬親雜祀耶。帝乃止。東海王奕求海鹽錢塘。以水牛牽埭。稅取錢直。帝從之。嚴曰。王以母弟之親。而規取細人之利。既不可以示天下。亦非陛下所以待王之誼也。帝曰。朕未之思。

晉記

卷二十八 列傳

七

耳。遂詔停之。嚴在左丞。多所匡拂。太和初。出為吳興太守。加秩中二千石。餘杭婦人因歲饑賣其子。以活夫之兄子。武康有兄弟妻各有孕。弟遠遊未反。歲荒不能兩全。棄其子而活。弟子嚴竝。褒薦之。又甄異才能之士。政化大行。五年以疾去職。卒於家。三子道民。宣城內史。靜民。散騎侍郎。福民。太子洗馬。皆為孫恩所殺。

孔坦

孔坦。字君平。光祿大夫輸之從子也。祖沖。丹陽太守。父侃。大司農。坦少好學。通左氏傳。善屬文。初為晉王

世子文學東宮建補太子舍人遷尚書郎先是秀孝
皆策試然後除署自諸王構兵務爲苟悅遠方秀孝
到輒除帝中明舊制皆令試經不中刺史太守免官
太興三年秀孝多不敢行到並託疾帝欲除署孝廉
而秀才如前制坦奏議曰臣聞經邦建國教學爲先
移風崇化莫斯尚矣古者且耕且學三年而通一經
以平康之世猶假漸漬自喪亂十有餘年家廢弦誦
國闕庠序率爾貢試竊以爲疑然宣下以來涉歷三
載累遇慶會遂求一試揚州諸郡接近京師懼累及
君父多不敢行其遠州邊郡冀於不試冒昧來赴既

晉記

卷二十八列傳

八

到審知遂不敢會臣愚以不會與不行其爲闕也同
若當徧加除署是爲肅法奉憲者失分僥倖投射者
得官頽風傷教懼於是始夫王言如絲其出如綸臨
事改制非所以示信天下也又秀才雖以事策亦汜
問經義苟所未學實難諳通不足復曲碎乖例宜因
其不會可申明前下崇修學校普延五年以展講習
鈞法齊訓永爲憲章夫信之與法爲政之綱施之家
室猶弗可貳況經國之典而翫黷乎帝遂聽孝廉申
至七年秀才如故未幾帝將以疑殺典客令萬默坦
獨不署被譴東歸久之起爲領軍司馬未赴召而王

敦反與右衛將軍虞潭起兵擊敦黨沈充事平爲王
導揚州別駕咸和初遷尚書左丞臺中憚之蘇峻之
反也坦與陶回白導曰峻蓄叛有年士馬彊悍宜及
其未至急斷阜陵界守江西當利諸口彼少我衆一
戰決矣今我不往峻必先至導然之而庾亮以爲峻
脫還來是襲朝廷虛也不從峻遂破姑孰取鹽米長
驅而進坦謂人曰觀峻勢必破臺城自非戰士不須
戎服旣而臺城陷峻軍士擊斬衣戎服者而白衣者
無他峻挾帝幸石頭坦奔陶侃侃以爲長史義軍夜
築白石壘聞峻軍戒嚴咸懼坦曰峻攻壘必須東北

晉記

卷二十八列傳

九

風急使我水軍不得往救今天靜賊必不來其戒嚴
也殆遣軍出江乘掠京口以東矣規之果然郗鑒時
鎮京口侃等召鑒各以兵會坦以本不應召郗公使
東門無限今還猶未晚侃等不決坦固諍乃使鑒還
據京口使郭默屯大業使驍將李閎曹統周光等與
默并力賊遂勢分峻平王導庾亮欲以坦爲丹陽尹
固辭不許坦慨然曰昔肅祖臨崩請君親據御牀奉
遺詔孔坦疎賤不在顧命之列既有艱難則以微臣
爲先今猶俎上肉任人膾截耳拂衣而去乃拜吳興
太守封晉陵男加建威將軍歲饌運家米以振餓者

晉記

卷二十八 列傳

十一

唯將軍圖之朝廷不果北伐坦復爲侍中咸康二年帝將納后有日矣而尙書左僕射王彬卒羣臣議卻期坦曰大婚之禮重於救日他救日蝕有后之喪太子墮井則止大臣誠一體然納后盛禮以臣喪而廢非所聞也從之當是時王導輔政帝每幸其家拜導妻曹氏禮同家人坦發憤以國事爲己憂恒切諫導由是不悅出爲廷尉怏怏以疾去職加散騎常侍遷尙書未拜而疾篤庾冰省之流涕坦曰大丈夫將終不問安國寧家之術乃效兒女子相問耶冰深謝之臨終與庾亮書曰遽爾疾苦遂至頓弊自省綿綿奄

張茂 丁潭

張茂字偉康丁潭字世康與孔愉敬康齊名時人所

晉記

卷二十八 列傳

十一

稱會稽三孝者也潭初爲都功曹察孝廉除郎中稍遷丞相西閭祭酒茂爲丞相掾屬官有老牛數十將賣之茂謂王曰殺牛有祭買者不得輒屠齒力疲老又不任耕駕是以無用之物收百姓之利也王乃止遷太子右衛率出補吳興太守沈充之反茂與三子並遇害茂妻陸氏傾家財率茂部曲爲先登以討充充敗陸詣闕上書爲茂謝不尅之責詔曰茂夫妻忠誠舉門義烈可贈茂太僕茂弟益爲周札將軍充殺札益又死之丞相承制使羣僚各陳時政得失潭上書曰爲國者恃人須才蓋二千石長吏是也安可不明簡其才既得其人使久於其職然後在官者無苟且而居下者有恒心今之長吏遷轉旣數又有送迎之費古人三載考績三考黜陟中材處局故難以速成矣兵者所以防未然鎮姦凶者也周雖三聖功成由武今天下多故宜簡選精銳以備不虞無事則優其身有難則責其力竊聞今之兵士或私有役使而營陣不充經塗遠舉未聞克捷而更使力單財盡非所謂措國家於磐石也王得書謂王導曰會稽故多碩士賀中書身爲儒宗張掾不欲以老牛病民而丁祭酒深達國政得人如此天下豈足治耶擢拜駙馬

都尉遷尚書郎部郎琅邪王哀始受封將選國卿帝曰吾得共人矣拜潭郎中令哀薨遷驃騎司馬出爲廣武將軍東陽太守以清潔見稱徵爲太子左衛率不拜咸和初拜散騎常侍侍中蘇峻反潭及侍中鍾雅劉超侍帝不離左右峻誅以功賜爵永安伯遷大尚書徙廷尉累遷左光祿大夫領國子祭酒康帝時屢乞骸骨詔以光祿大夫還第門施行馬給傳詔二人賜錢二十萬年八十卒贈侍中初茂少時夢得大象以問占夢萬推推曰君當爲大郡而不善也問其故曰象者大獸獸者守也故知當得大郡然象以齒

晉記

卷二十八 列傳

七

故人或戕之恐不善耳潭與孔愉俱位至光祿大夫茂守吳興竟爲沈充所殺故名位弗逮王導嘗謂虞駿曰孔敬康有公才而無公望丁世康有公望而無公才兼之者其惟卿乎駿會稽餘姚人虞潭之兄子也官至吳興太守未及大用而卒時人愾之潭子話位至散騎侍郎

劉超 鍾雅

劉超字世瑜琅邪臨沂人漢城陽景王章之後也章七世孫封臨沂縣慈鄉侯因家焉父和琅邪國上軍將軍超爲縣小吏稍遷琅邪國記室掾爲人忠謹清

慎元帝愛之恒侍左右從渡江轉安東府舍人專掌文帳府建又爲舍人於時天下擾亂伐叛討貳超自以職在近密而書跡與帝手筆相類乃絕不與人交書時出休沐閉門不通賓客以左右勤勞賜爵原鄉亭侯食邑七百戶中興初拜騎都尉奉朝請超處身清苦衣不重帛帝有所賜皆固辭曰凡陋小臣橫竊賞賜無德而祿殃咎是懼元帝嘉之亦不奪其志也出補句容令推誠於物常年賦稅主者常自四出詰評百姓家貲至超但作大函使各自書家產投函中訖送還縣百姓依實投上課輸所入有踰常年入

晉記

卷二十八 列傳

七

爲中書通事郎以父憂去官既葬而王敦反起超領安東上將軍六軍散敗惟超案兵直衛帝感之遣歸終喪禮錢鳳之反也超招合義士從明帝征鳳事平以功封零陵伯超家貧妻子不贍帝賜以魚米又辭不受後須純色牛市不可得啓買官外廐牛詔便賜之出爲義興太守未幾徵拜中書侍郎拜受往還朝廷莫有知者明帝崩穆后臨朝遷射聲校尉時軍校無兵義興人多義隨超因統共衆以宿衛號爲君子營咸和初遭母憂去官朝夕號泣朔望輒步至墓所哀感路人蘇峻反代趙允爲左衛將軍朝士多遣家

入東避難。故吏欲迎超家。超不聽。盡以妻孥入處宮內。師收績王導以超爲右衛將軍。親侍成帝。屬太后崩。軍衛禮章損闕。超躬率將士奉營山陵。峻遷車駕於石頭。天大雨。道路沈陷。超與侍中鍾雅步侍左右。賊給馬不肯騎。悲哀慷慨。峻聞之甚不平也。然未敢加害。而以其所親。許方等補司馬督殿中監。外託宿衛。內實防禦。超等時饑饉米貴。峻等問遣一無所受。繼繼朝夕。臣節愈恭。帝時年八歲。在幽厄之中。超猶啓授孝經。論語。溫嶠等勤王。峻猜忌朝士。而超爲帝所親遇。疑之尤甚。及王導出奔。超與懷德

晉記

卷二十八 列傳

五

令匡術建康。令管旆等密謀奉帝奔義軍。未及期而洩。峻欲殺之。使任讓將兵入收超及鍾雅。帝抱持悲泣曰。還我侍中。右衛讓不奉詔。峻平任讓與陶侃有舊。侃欲特不誅。乃請於帝。帝曰。讓是殺我侍中。右衛者不可宥。於是遂誅讓。超將改葬。帝痛念之不已。詔遷高顯近地葬之。使出入得瞻望其墓。追贈衛尉。諡曰忠。超天性謙慎。歷事三朝。恒在機密。竝蒙親遇。而未嘗因寵驕詭。時人以爲難。子嗣嗣。諱飭。有父風。歷中書侍郎。下邳內史。子亨。亦清慎。爲散騎郎。鍾雅字彥胄。潁川長社人也。父爽。公府掾。早終。雅少

孤好學。舉四行。除汝陽令。入爲佐著作郎。東海王請爲參軍。遷尚書郎。避亂渡江。爲丞相府記室參軍。遷臨淮內史。徵拜尚書右丞。時有事於太廟。雅奏曰。陛下繼承世數。於京兆府君爲元孫。而今祝文稱曾孫。恐此因循之失。宜見改正。又禮祖之昆弟從祖父也。景皇帝自以功德爲世宗。不以伯祖登廟。亦宜除伯祖之文。詔曰。禮事宗廟。自曾孫已下。皆稱曾孫。此非因循之失也。義取於重。可歷世共其名。無所改也。稱伯祖不安。如所奏。轉北軍中候。王敦請爲從事中郎。補宣城內史。錢鳳反。雅以廣武將軍率衆屯青弋

晉記

卷二十八 列傳

六

廣德人周玘爲鳳起兵攻雅。雅退據涇縣。收合士庶討玘。斬之。鳳平。徵拜尚書左丞。明帝崩。遷御史中丞。雅直法繩違。百僚皆憚之。蘇峻犯京師。詔雅爲前鋒。監軍假節。領精勇千人距峻。雅以兵少不敢擊。還拜侍中。峻入石頭。雅與劉超並侍衛天子。或謂雅曰。見可而進。知難而退。古之道也。君性亮直。心不容於寇讎。何不隨時之宜。而坐待其斃。雅曰。國亂不能匡。君危不能濟。各遜遁以求免。吾懼董狐執簡而主。矣。庚亮出奔。臨去謂雅曰。後事深以相委。雅曰。棟折榱崩。誰之責也。亮曰。事復何言。但當期尅復之效耳。雅曰。

足下其不愧荀林父哉明年與超爲峻所殺峻平追贈光祿勳後以其家貧詔賜布帛百匹子誕位至中軍參軍早卒

蘇峻之亂王丞相猶委節出奔劉超鍾雅志不少變卒以義死茂宏能無愧乎此陶士行所以有蘇武之誚也舊史導入石頭城令取故節仇笑蘇武節似不如是導有愧色

晉記

卷二十八 列傳

七

晉記卷二十八終

晉記卷二十九

列傳

蕭山郭 倫撰

王湛

王湛字處冲司徒渾之弟也身長七尺八寸龍額大鼻少言語初有隱德兄弟宗族皆以爲癡遭父喪居於墓次服闋閉門守靜不交當世兄子濟輕之所食方丈盈前不以及湛湛命取菜蔬對而食之濟嘗詣湛見牀頭周易問曰何用此爲湛曰體中不佳時脫復看耳濟請言之湛因剖析元理微妙有奇趣皆濟所未聞也濟才氣抗邁略無子姪之敬既聞其言不

晉記

卷二十九 列傳

一

覺竦然心形俱肅遂畱連彌日自視缺然乃歎曰家有名士三十年而不知濟之罪也辭去湛送至門濟有從馬絕難乘濟問曰叔頗好騎不湛曰亦好之因騎此馬姿容既偉迴策如縈雖善騎者無以過之又濟所乘馬甚愛之湛曰是馬雖快然力薄不堪苦行近見督郵馬當勝此但芻秣不至耳濟試養之當與已馬等湛又曰此馬任重方知之平路無以別也於是當蟻封內試之濟馬果躡而督郵馬如常濟益歎異還白其父曰濟始得一叔乃濟以上人也武帝亦以湛爲癡每見濟輒謂之曰卿家癡叔死未濟常無

以對。及是帝又問如初。濟曰：臣叔殊不癡。因稱其美。帝曰：濟曰：山濤以下。魏舒以上。時人遂謂湛上方山濤不足下。比魏舒有餘。湛聞之笑曰：欲處我於季孟之間乎。湛初爲太子洗馬。出爲汝南內史。元康五年。年四十七而卒。子承。

承字玄期。性清虛寡欲。弱冠知名。永寧初。爲驃騎參軍。遷司空從事中郎。預迎車駕。賜爵藍田縣侯。東海王越鎮許。以爲記室參軍。雅相知重。勅其子毗曰：夫學之所益者淺。體之所安者深。閑習禮度。不如式瞻儀形。諷詠遺言。不若親承音旨。王參軍人倫之表。汝

晉記

卷二十九 列傳

一

其師之在府數年。見朝政日替。以母老求出。越不許。久之。拜東海太守。政尚清靜。不爲細察。小吏有盜池中魚者。網紀推之。承曰：文王之圃。與衆共之。池魚何足私邪。有犯夜者。爲吏所拘。承問之曰：從師受書。不覺日暮。承曰：豈可鞭撻甯越。以立威名。使吏送令還家。當是時。天下大亂。乃去官渡江。道路梗澀。人懷危懼。承每遇艱險處。之夷然。雖家人近習。不見其憂喜之色。既至下邳。登山北望。嘆曰：人言愁我始欲愁矣。至建鄴。爲鎮東府從事中郎。承少有重名。而推誠接物。中興名臣。推爲第一。未竟其用。年四十六而卒。天

下惜之子述嗣。

述字懷祖。孤事母以孝聞。沈靜寡言。少襲父爵。年三十尚未知名人。或謂之癡。司徒導以門地辟爲中兵屬。既見無他言。惟問在東米價。述張目不答。導曰：王掾不癡。人何言癡也。嘗見導發言。一坐贊美。述正色曰：人非堯舜。何得每事盡善。導改容謝之。琅邪王岳爲驃騎將軍。召補功曹。出爲宛陵令。歷庾冰征虜長史。拜臨海太守。遷建威將軍。會稽內史。蒞政清肅。終日無事。以母憂去職。服闋。徵爲揚州刺史。初至。主簿請諱。述曰：亡祖先君名播四海。遠近所知。內諱不

晉記

卷二十九 列傳

三

出門。餘無所諱。尋加中書監。固讓不拜。復加征虜將軍。進都督揚州徐州之琅邪諸軍事。衛將軍并冀幽平四州大中正。遷散騎常侍。尚書令。述每受職。不爲虛讓。其有所辭。必於不受。至是子坦之諫。以爲故事應讓。述曰：汝謂我不堪耶。坦之曰：非也。但克讓自美事耳。述曰：既云堪。何爲復讓。虛遜以沽名。我不爲也。坦之爲桓溫長史。溫欲爲子求婚於坦之。坦之每還家。定省。述愛之。猶抱置膝上。坦之因達溫意。述大怒。遽排下曰：汝竟癡耶。詎可畏溫面而以女妻其也。坦之乃辭以他故。述初家貧。求試宛陵令。頗受贈遺。修

家具爲州司所徵凡千三百條司徒導使謂之曰名
父之子不患無祿何遽患不足耶述曰足自當止時
人未之達也後屢居州郡清操絕倫祿賜皆散之親
故宅宇器血不革於昔始爲當時所歎述性急嘗食
糲子以芻刺之不得大如雞子圓轉不止卽下
牀以屐齒踏之又不得順甚捫口中齧破而吐之
既躋重位每以柔克爲用謝爽性粗嘗忿述極言罵
之述無所應面壁而已久之爽去始復坐人以此稱
之太和二年述上疏乞骸骨曰臣曾祖父魏司空昶
踐於文帝曰昔與南陽宗世林共爲東宮官屬世林

晉記

卷二十九

列傳

四

少得好名州里瞻敬及其年老汲汲自勵恐見廢棄
時人咸共笑之若天假其壽致仕之年不爲此公婆
娑之事情旨慷慨深所鄙薄雖是牋書乃實訓誡臣
忝端右而以疾患禮敬廢替日復一日年衰疾痼永
無瞻華幄之期乞奉先誠歸老邱園不許述竟不起
三年卒年六十六初桓溫平洛陽議欲遷都朝廷憂
懼將遣侍中止之述曰溫欲以虛聲威朝廷非事實
也但從之自無所至事果不行又議欲移洛陽鐘簴
述曰永嘉不競暫都江左方當蕩平區宇旋軫舊京
若其不耳宜改遷園陵不應先事鐘簴溫謂郝超曰

誰謂懷祖者追贈侍中驃騎將軍開府諡曰簡子
坦之諱之稱之尙書郎公王歷中書侍郎年未三十
而卒

坦之字文度少與郝超齊名時人爲之語曰盛德絕
倫郝嘉賓江東獨步王文度僕射江彪領選將擬爲
尙書郎坦之聞之曰自過江來尙書郎正用第二人
何得以此見擬邪會稽王爲撫軍辟爲掾累遷從事
中郎加散騎常侍出爲桓溫大司馬長史父憂去職
服闋徵拜侍中襲父爵簡文帝卽位領左衛將軍帝
臨崩詔大司馬溫依周公居攝故事坦之自持詔入

晉記

卷二十九

列傳

五

於帝前毀之帝曰天下儻來之運卿何所嫌坦之曰
天下者宣元之天下也陛下何得專之帝乃使坦之
改詔溫卒坦之與謝安共輔幼主遷中書令領丹陽
尹未幾出爲北中郎將徐兗二州刺史鎮廣陵將之
鎮上表曰臣聞人君之道以孝敬爲本臨御四海以
委任爲先恭順無爲則盛德日新親杖賢能則政道
邕睦昔周成漢昭竝以幼年纂承大統當時天下未
爲無難終能顯揚祖考保安社稷蓋尊尊親親信納
大臣之所致也伏惟陛下誕奇秀之姿稟生知之量
春秋尙富涉道未廣方賴訓導以成天德皇太后仁

淑之體過於三母先帝奉事積年每稱聖明臣願奉
事之心山同於孝宗太后慈愛之隆亦必不異於
所生取邪王餘姚主及諸皇女宜朝夕定省承受教
誨導儀型以成景仰恭敬之美不可以屬非至親
自為疎疑也昔肅祖崩殂成康幼冲事無大小必諮
丞相所以聖德克明天下永賴今僕射臣安中軍
臣冲人望具瞻社稷之臣也且受遇先帝綢繆繼繼
竝志竭忠貞盡心盡力歸誠陛下以報先帝恩謂周
旋舉動皆應諮此二臣二臣之於陛下則周之且夷
漢之霍光顯宗之於王導也冲雖在外路不云遠事

晉記

卷二十九

列傳

六

容信宿必宜參稽然後情聽獲盡庶事可康蓋天聽
雖聰不啓不廣羣情雖忠不引不盡宜數引侍臣詢
求讜言平康之世有道之主猶尚誠懼日昃不倦況
今運處艱難慮經安危祖宗之基繫之陛下可不精
心務道敬修至德以申先帝堯舜之風以保宣元天
地之神表奏帝納之初謝安好聲律雖晷功之慘不
輟妓樂漸以成俗坦之非而諫之安曰常謂君粗得
鄙趣者猶未悟之濠上耶坦之曰吾子少立德行體
議淹允以此為濠上悟之者得無鮮乎且天下之寶
當為天下惜之天下之所非何為不可以天下為心

乎坦之有風格尤非時俗放蕩不敦儒教尚刑名因
著廢莊論以矯之持論侃侃公忠慷慨之氣形於詞
色寧康三年卒年四十六臨終與謝安桓冲書惟憂
朝廷之事言不及私追贈安北將軍諡曰獻坦之四
子愷愉國寶忱

愷襲父爵太元末為侍中領左衛將軍

愉輔國將軍國寶伏誅出愷為吳郡內史愉為江州
刺史都督豫州四郡愉桓氏婿也元纂拜尚書僕射
以愉子綏為中書令劉裕建義愉內不自安與司州
刺史溫詳謀殺裕事泄與子綏及孫十餘人皆為所

晉記

卷二十九

列傳

七

忱字元達弱冠知名太元中以驃騎長史出為荊州
刺史都督荆益寧三州軍事故節桓元時在江陵常
以雄豪自處忱每裁抑之元嘗詣忱信未出而乘輿
直進忱對元鞭門幹元怒而去忱嘗朔日見客儀衛
甚盛元欲獵借數百人忱乃悉給之元由是憚服焉
性任達不拘末年尤嗜酒一飲連月不醒或裸體而
游每嘆三日不飲便覺形神不相親數年卒官贈右
將軍

國寶少無操行婦父謝安惡其傾側抑而不用也初

除尚書郎不拜。妹為會稽王妃。由是與道子游。道子信之。國寶遂毀安於道子。道子輔政。以為祕書丞。遷琅邪內史。入補侍中。遷中書令。中領軍。與道子持威權。扇動內外。國寶舅中書郎范甯。性方直。疾其阿諛。勸帝誅國寶。國寶大懼。遂因道子潛甯出為豫章太守。國寶益驕驍。參軍王徽請國寶飲。國寶使酒。怒左丞祖台之。以盤饌樂器擲台之。台之不敢言。御史中丞褚粲劾奏。詔以國寶縱肆而台之懦弱。非監司體。竝坐免官。頃之復職。國寶初倚道子。既而知帝與道子不平。遂媚於帝。而疎道子。道子大怒而責國寶。

晉記

卷二十九

列傳

八

寶以劍擲之。當是時。王雅亦有寵。薦王珣於帝。帝夜與雅及國寶飲。微醺。令召珣。國寶自知才出珣下。心害之。因曰。王珣當今名流。不可以酒色見帝。遂止。而以國寶為忠。將納其女為琅邪王妃。未婚而帝崩。安帝即位。國寶復事道子。薦從祖弟緒為琅邪內史。道子倚為腹心。國寶遂參朝政。威震內外。遷尚書左僕射。領選。加後將軍。丹陽尹。道子惡其專。國寶王恭殷仲堪惡國寶。道子等亦深忌之。將謀去其兵。未幾而恭舉兵。以討國寶為名。國寶惶遽。不知所為。緒說國寶令矯道子命。召王珣車允殺之。以除

時望。因挾主和以討諸侯。國寶然之。及允珣至。反問計於珣。珣在國寶放兵迎恭。又問允。允曰。南北同舉。而荆州未至。若朝廷遣軍。恭必城守。昔桓公圍壽陽。彌時乃赴。如京口未拔。而上流奄至。君將何以待之。國寶尤懼。遂上疏解職。詣闕待罪。既而悔之。詐稱詔復官。將收兵以距恭。道子既不能距。請侯欲委罪國寶。乃使譙王尚之收國寶於廷尉。賜死。斬緒於市。以謝恭。國寶驕侈聚斂。起齋作清暑殿。後房妓妾以百數。天下珍玩。充滿其室。王恭死。詔追復國寶本官。元興初。桓元又表徙其家屬於交州。

晉記

卷二十九

列傳

九

承族子嶠。字聞山。祖默。魏尚書。父佑。位至北軍中候。嶠少有風尚。永嘉末。攜其二弟。避亂渡江。琅邪王鎮建鄴。給嶠錢三十萬。帛三百匹。米五十斛。除長山令。王敦請為參軍。爵九原縣公。敦在石頭。欲禁私伐蔡州荻。以問羣下。莫敢異議。嶠獨曰。中原有菽。庶人採之。及將殺周戴。嶠又曰。濟濟多士。文王以寧。敦怒。欲斬嶠。謝鯤諍之。乃出為領軍長史。敦平。拜中書侍郎。累遷御史中丞。咸和初。欲用為丹陽尹。嶠求補廬陵郡。乃拜廬陵太守。以嶠家貧。無以上道。賜布百匹。錢十萬。尋卒。子淡。歷侍中。中護軍。廣州刺史。淡子度世。

驍騎將軍

王舒

王舒字處明。侍御史會之子也。少爲從兄敦所知。理邪王鎮建鄴。舒與諸父兄弟俱渡江。爲鎮東參軍。累遷後將軍。太寧初。徙廷尉。王敦表爲荊州刺史。監荊州河南諸軍。領護南蠻校尉。敦敗。王含父子俱奔舒。舒遣軍逆之。沈諸江中。進平西將軍。假節。徙湘州刺史。入爲尚書僕射。咸和初。拜會稽內史。秩中二千石。蘇峻反。假舒節行揚州刺史事。當是時。吳國內史庾冰棄郡奔舒。舒移告屬縣。以吳王師虞駿爲軍司御。晉記

卷二十九

列傳

十

與掠東遷。於杭武康諸縣。舒以子允之行揚烈將軍。與將軍徐道陳。孺及揚烈司馬朱贇。以精銳三千。襲賊於武康。斬首數百級。賊委舟步走。允之收其器械。進兵助潭。韓晃既破宣城。轉入長城。故鄣。允之使朱贇何準擊之。戰於于湖。潭以彊弩射之。晃走。斬首千餘級。時臨海新安諸山縣並反應峻。舒分兵悉討平之。峻平。以功封彭澤縣侯。尋卒。贈車騎大將軍。子晏之。允之晏之爲蘇峻所殺。子崑之嗣。卒。子陋之嗣。晉亡國除。允之字深猷。以擊賊功。封番禺縣侯。邑千六百戶。除晉記

卷二十九

列傳

十一

子華之嗣

王彬

王彬字世儒。尚書郎正之子也。與兄廙渡江。爲鎮東。賊曹參軍。中興建。稍遷侍中。王敦入石頭。帝使彬勞之。敦役。則廙彬素與。善先往哭。廙慟甚。旣而見敦。敦怪其慘容。問之。彬曰。向哭伯仁。情未能已。敦怒曰。伯仁自致刑戮。且凡人遇汝。復何爲者哉。彬因勃然。數敦曰。兄抗旌犯順。殺戮忠良。謀爲不軌。禍及門戶。矣。音辭慷慨。聲淚俱下。敦大怒。厲聲曰。爾狂悖。乃至此。爲吾不能殺汝耶。當是時。王導在坐。勸彬起謝。彬

晉記

卷二十九 列傳

十三

曰。有足疾。已來見天子。尚許不拜。何跪之有。且此復何所謝。意氣自若。無懼容。敦後復舉兵。彬諫甚苦。敦色變。目左右將收彬。彬正色曰。君昔歲殺兄。今又欲殺弟耶。尋以彬爲豫章太守。彬爲人樸素。方直。雖居顯位。常布衣蔬食。遷前將軍。江州刺史。敦死。王含欲投王舒。王應勸舍投彬。含曰。大將軍平日與江州云何。而汝欲歸之。應曰。此乃所以宜往也。江州當人彊盛時。能立異。同此非常人。所及觀衰危。必與慙惻。荆州守文豈能意外行事耶。含不從。遂共投舒。彬聞應欲來。密具船待之。旣而聞往荆州。彬曰。吁。其殆哉。敦

平。有司奏彬及兄子安成太守籍之。皆除名。詔曰。司徒導。以我滅親。其後昆雖或有違。猶將百世宥之。況彬等公之近親。乃原之。徵拜光祿勳。咸和中。改築新宮。以彬爲大匠。賜爵關內侯。遷尚書右僕射。卒。官年五十九。贈特進。衛將軍。諡曰。肅。長子彭之嗣。位至黃門郎。次彪之。最知名。

晉記

卷二十九 列傳

十三

所科不肯受。與州相反。覆穆帝發詔。使受之。彪之上疏執據。終不肯受。轉吏部尚書。會稽王欲用秣陵令曲安遠。補句容令。彪之執不從。曰。秣陵令三品縣耳。殿下昔用安遠。議者紛然。句容近畿。三品佳邑。當用才俊。豈可處下術之人哉。時衆官漸多。而遷徙如流。彪之乃上議曰。爲政之道。以得賢爲急。非謂雍容廊廟。標的而已。固將蒞任贊時。職思其憂也。得賢之道。在於蒞位。蒞位之道。在於能久。是以古者三載考績。少步。今凡庸衆而賢才寡。才寡於世。而官多於國。多則遷速。前後去來。更相代補。所

以職事未修。而朝風未澄者也。然則欲修職事而澄朝風。在省官并職而已。官省則選清而得久。職并則吏簡而俗靜。選清則勝人久於其事。事久則中才猶足有成。今內外百官。較而計之。固應有并省者矣。六卿之任。太常望重而務約。宗正所統蓋渺。可以并之。宿衛之軍。二衛任之。其次驍騎左軍。各有所領。無兵軍校。皆應罷廢。內官自侍中以下。舊員皆四。中典之初二人而已。二人對直。或有不周。愚以三人於事則無闕也。其餘諸官。無綜事實者。可令大官隨才位所估而領之。若未能頓廢。自可因缺而省之。如此則

晉記

卷二十九 列傳

古

庶官之選清。蒞職之日久。能否因考績而著。清濁隨黜陟而彰矣。桓溫屢請北伐。詔不許而輒下武昌。人情震悚。或謂揚州刺史殷浩曰。子其避諸。浩謀於彪。之彪之曰。彼若抗表問罪。君雖欲作匹夫。豈可得哉。夫荷天下之事者。當任天下之怨。今但使相王與彼書。示以款誠。陳成敗。當必反旆。如不順命。乃遣中詔。又不奉。則當以大義相裁耳。何為先自恩恩乎。彪之乃謂會稽王曰。人有勸浩去位者。此非保社稷為殿下計。皆自為計耳。浩去人情崩駭。天子獨坐此。當有任其責者。非殿下而誰。殿下當馳一紙書。勸其還鎮。

宜無不奉命者。王從之。溫果不下。轉領軍將軍。遷尙書僕射。以疾不拜。徙太常領崇德衛尉。未幾復拜僕射。彪之為人剛決不阿。而明達善斷。當是時。會稽王輔政。事輒諮彪之。而後行。豫州刺史謝奕卒。王謂彪之曰。人有舉桓雲者。君謂何。如彪之曰。雲不必非才。然溫居上流。割天下之半。其弟復處西藩。兵權盡出一門。非深根固蒂之計也。永和末。以鎮軍將軍出為會稽內史。加散騎常侍。居郡八年。豪右斂跡。亡戶歸者三萬餘口。桓溫下鎮姑孰。四方修敬。皆遣上佐。綱紀彪之獨否。曰。大司馬誠為富貴。修敬若遣綱紀。致

晉記

卷二十九 列傳

五

賈天子復何以哉。溫銜之以山陰縣折布米不時畢。而郡不彈糾。上免彪之彪之去郡。郡罪譴未上。州臺者皆原散之。溫復以為罪。檻收下吏。會赦免。左降為尚書頃之。復為僕射。太和六年。溫將廢海西公。諷崇德皇太后集百官於朝堂。羣臣震懼。胥胥溫亦色動。不知所為。彪之朝服當階。神彩毅然。命取霍光傳禮度儀制。定於須臾。溫嘆曰。作元凱不當如是耶。簡文帝崩。羣臣未敢立嗣。或云須大司馬處分。彪之正色曰。君崩太子代立。大司馬何容得異。孝武卽位。太后欲使溫依周公居攝。彪之曰。此非常大事。臣不敢奉。

詔乃止。初，安以帝幼沖，太后臨朝。彪之曰：「先代前朝主，一祿祿而母子一體，故可臨朝。太后亦不能決政事，終是顧問僕與君諸人耳。今上於太后從嫂也年，冠婚而反令從嫂臨朝，示人主幼弱，豈所以光揚聖德乎？」時安不欲委任桓沖，故請太后臨朝，已得專決政事。彪之不亡其意。安乃曰：「皇太后母儀五朝，天下宅心，何不可者？」彪之曰：「諸君必欲行此事，豈僕所制，所惜者大體耳。」尋遷尚書令，與安共掌朝政。安欲更營宮室，彪之曰：「中興初，卽位東府，殊爲儉陋。中宗肅祖以偏安草創，亦不改制。蘇峻之亂，成皇帝止蘭臺都坐，殆不蔽寒暑。於是更築新宮，雖遠遙漢魏，然得豐約之中。今隨宜增益修飾而已。巨寇未殄，何可大興土木，勞擾百姓哉？」安曰：「宮室不壯，後世謂人無能。」彪之曰：「任天下事，當保國寧家。緝熙政事，以修宮室爲能，非所聞也。」故終彪之之世，不改營焉。彪之持論侃侃，安每曰：「朝廷大事，衆不能決者，諮王公無不得判。」太元二年，疾篤，賜錢三十萬，以營醫藥。尋卒，年七十三。贈光祿大夫，儀同三司，諡曰簡。二子：越之、撫。軍參軍，臨之。東陽太守。彬，兄廙，字世將，少能屬文，初辟太傅掾，封武陵縣侯。

晉記

卷二十九

列傳

七

出爲濮陽太守，棄郡渡江。除丞相軍諮祭酒，王敦表爲荊州刺史。元帝卽位，廙奏中興賦，帝大悅。廙在州大行愛人，情不附。乃徵爲輔國將軍，尋卒。子頤之，嗣。亡至東海內史。頤之弟胡之，字修齡，爲西中郎將，司州刺史。子茂之，晉陵太守。茂之子敬宏，義熙末爲尚書。

晉記

卷二十九

列傳

七

蕭山郭倫撰

劉隗

劉隗，大連彭城人。漢楚王交之後也。父砥，東光令。隗起家祕書郎，遷彭城內史，避亂渡江，爲琅邪王從事中郎，雅習文史，善求人主意，王深器遇之。遷丞相司直，委以刑憲，當是時，建康尉收護軍士而府將篡取之，隗奏免護軍將軍戴淵官，世子文學王籍之居叔母喪而婚，東閣祭酒顏含在叔父喪嫁女，廬江太守梁龕明日當除婦服，今日宴客，奏伎丞相長史周

晉記

卷三十 列傳

顗等三十餘人同會，隗奏請免龕等官，削侯爵。王雖不從，舉朝側目焉。南中郎將王含請參佐及守長二十許人，多取其才，隗又劾奏由是王氏深疾之。晉國既建，拜御史中丞，隗排抑豪彊，與物多忤，諸刻碎之政雖不由隗者，皆譁言隗建矣。太興中，長兼侍中，賜爵都鄉侯，代薛兼爲丹陽尹。隗雖在外，萬機祕密皆預聞之。尋拜鎮北將軍，都督青徐幽平四州軍事，假節鎮泗口。初，隗以王敦威權太盛，終不可制，勸帝出腹心爲方鎮，故以譙王承爲湘州，續用隗及戴淵爲都督以備敦。敦惡之，與隗書曰：頃承聖上顧盼足

下今大賊未滅，中原鼎沸，欲與足下周生之徒戮力

王室，共濟海內，若其泰也，則帝祚於是乎隆。若其否

也，則天下永無望矣。隗答之曰：魚相忘於江湖，人相

忘於道，倘竭股肱之力，效之以忠貞，吾之志也。敦得

言甚怒，及反，以討隗爲名，詔徵隗還京師。百官迎之

於道，隗岸幘大言，意氣自若。及入見，與才協奏請誅

王氏，帝不從。始有懼色，率衆屯金城，敦陷石頭，隗攻

之不尅，將由奔入宮告辭，帝雪涕與之別。至淮陰，爲

劉超所襲，攜妻子及親信二百餘人奔石勒，勒以爲

從事中郎。太子太傅卒年六十一，子綏初舉秀才，除

晉記

卷三十 列傳

二

駙馬都尉，隨隗奔勒，卒。綏子波

波字道則，初爲石虎冠軍將軍，王洽參軍，永和中，洽

與波俱歸，穆帝拜波襄城太守，累遷散騎常侍，苻堅

之敗也，朝廷欲鎮靖北方，出波爲冀州刺史，督淮北

諸軍，以疾未行，上疏曰：臣聞天地以宏濟爲仁，君道

以惠下爲德，是以禹湯有身勤之績，唐虞有在予之

誥，用能惠被蒼生，勲流後葉。宣帝開拓洪圖，始基成

命，爰及文武，歷數在躬，而猶虛心側席，早已崇物，然

後知積累之功，重勤王之業，難先君之德宏，而詒厥

之賜厚也。惠皇不懷委政內任，遂使神器幽淪，三光

晉記

卷三十七

三

賢職所謂肉食失之於朝黎庶暴骸於外也賴元皇帝神武應期祚隆淮海振乾綱於已墜紐絕維而更張陛下承宣帝開始之宏基受元帝克終之成烈保大定功戢兵靜亂故使負鱗橫海之鯨僭位滔天之寇望雲旗而宵潰視太陽而霧散巍巍蕩蕩人莫名焉而頃年已來天文違錯妖怪屢生會稽先帝本卦而地動經年昔周之文武有魚鳥之瑞君臣猶懷震悚况今災變衆集公且有勿休之誠賈誼有積薪之喻臣鑒先徵竊惟今事是以敢肆狂瞽直言無諱往者先帝以元風御世責成羣后坐運天綱隨化委順

晉記

卷三十七

四

至耳今政煩役殷所在凋弊倉廩空虛國用傾竭下民侵削流亡相屬略計戶口但咸安已來十去其三矣漢宣帝有云與我共治天下者其惟良二千石乎是以臨下有方者就加璽贈法苛政亂者必刑不赦事簡於上人悅於下古者爲百姓立君使之司牧今乃以百如恤君使之蠶食至乃貪汚者謂之清勤慎法者謂之怯劣何反古道一至於此陛下雖躬自節儉哀矜於上而羣寮肆欲縱心於下故有識者觀人事以歎息觀妖眚而大懼也伏願陛下仰觀大禹過門之志俯察商辛沈湎之失遠思國風恭公之刺深惟定姜小臣之喻超然易慮大詢羣后延納衆賢審識羣才克念作聖以答天休則四海宅心天下幸甚臣亡祖先臣隗昔荷殊寵匪躬之操猶存舊史有志無時懷恨黃泉臣之凡劣復蒙罔極之眷恩隆累世實非靡身傾宗所能上報臣暴嬰篤疾命在奄忽貪及視息望達愚情氣力微然不能自宣疏奏而卒追贈前將軍子淡嗣元熙初爲廬江太守

隗伯父訥字令言有人倫鑒終於司隸校尉子瞻字王喬少有美譽嘗避亂烏壁賈胡百數欲殺之瞻無懼色援箴而吹爲出塞入塞之聲羣胡皆垂泣而去

永嘉中位至司徒左長史爲閭鼎所殺疇兄子劭御
史中丞出爲豫章太守劭族子黃老太元中爲尚書
郎注劭子老子傳於世

刁協

刁協字元亮渤海饒安人也祖恭魏齊郡太守父攸
武帝時御史中丞協少好學博聞彊記釋褐濮陽王
文學轉太常博士本郡大中正東嬴公騰鎮臨漳以
協爲長史拜潁川太守永嘉初遷河南尹未拜避難
渡江爲琅邪王鎮東軍諮祭酒中興建拜尚書左僕
射時朝廷草創憲章未立羣臣無習舊儀者協久在

晉記

卷三十七

五

中朝諸練舊事凡所制度皆稟焉太興初遷尚書令
加金紫光祿大夫協性剛悍每崇上抑下又使酒侵
毀公卿見者莫不側目然悉心盡力志在匡救帝甚
任之王敦反上疏罪協帝使協出督六軍既而王師
敗績協與劉隗俱侍帝於太極東除帝執協隗手流
涕嗚咽勸令避禍協曰臣當守死不敢有貳帝曰事
逼矣安可不行乃使給協隗人馬使自爲計協年老
不堪騎乘又素無恩紀募從者皆雲之行至江乘爲
人所殺送首於敦敦聽刁氏收葬之帝痛協不已密
捕送焉首者而誅之敦敗周戴皆被顯贈惟協以出

奔不在側咸康中協子彝疏訟而在位者多以明帝
時褒貶已足非所得更議且協不能抗節隕身乃出
奔過齊不可復官齊丹陽尹殷融議曰昔孔寧儀行
父從君於昏楚復其位者君之黨故也况協之比君
在於義順且中興四佐位爲朝首於時事窮計屈奉
命違寇非爲逃刑謂宜顯贈以明忠義當是時庾冰
輔政疑不能決左光祿大夫蔡謨與冰書曰夫罰入
者宜顯其功罰人者宜彰其罪此古今之所慎也刁
令中興上佐有死難之名天下不聞其罪而見其貶
致令刁氏稱冤此乃爲王敦復讎也論者惑之若實

晉記

卷三十七

六

有大罪宜顯其事令天下知之明聖朝不貶死難之
臣春秋之義以功補過過輕功重者得以加封功輕
過重者不免誅絕功足贖罪者無黜雖先有邪侮之
罪而臨難之日黨於其君者不絕之也孔寧儀行父
親與靈公淫亂於朝國滅君弑由此二臣而楚尚納
之傳稱有禮不絕其位者君之黨也若刁令有罪重
於孔儀絕之可也若無此罪宜見追論或謂明帝之
世已見寢廢今不宜復改吾又以爲不然夫大道宰
世殊塗一致萬機之事或異或同不相善異不相
譏故堯抑元凱而舜舉之堯不爲失舜不爲非何必

前世所廢後不宜改乎。漢蕭何之後坐法失侯文帝不封而景帝封之後復失侯武昭二帝不封而宣帝封之。近云元年車駕釋奠拜孔子之坐此亦元明二帝所不行也。又刁令但是明帝所不贈耳非誅之也。王平子第五猗皆元帝所誅而今日所贈豈以改前為嫌乎。九處事者當上合古義下準今例然後談者不惑受罪者無怨耳。按周僕射戴征西本非王敦唱機所離也。事定後乃見殺耳。周筵郭璞等亦非為主禦難也。自平居見殺耳皆見褒贈刁令事義豈輕於此乎。自頃員外散騎尚得追贈况刁令位亞三司若

晉記

卷三十一列傳

七

先自壽終不失員外散騎之例也就不蒙贈不失以本官殯葬也。此為一人之身壽終則蒙贈死難則見絕豈所以明事君之道厲為臣之節乎。宜顯評其事以解天下疑惑之論。又聞談者亦多謂宜贈凡事不允當而得眾助者若以善柔得眾而刁令粗剛多怨若以貴也刁氏今賤若以富也刁氏今貧人士何故反助寒門哉。足下宜察此意。冰然之事奏成帝詔追贈本官祭以太牢子孫字大倫少遭家難王敦誅葬斬讎人黨以首祭父墓詣廷尉請罪詔特宥之由是知名歷官北中郎將假節鎮廣陵卒於官子遂隆安

中為廣州刺史領平越中郎將達弟暢始興相暢弟宏冀州刺史兄弟並務貨殖有田萬頃奴婢數千人黨於桓元劉裕起兵斬桓修暢宏謀襲裕裕使劉毅討之暢伏誅宏亡不知所所在達為元守歷陽元敗執而誅之子弟無少長皆死刁氏遂滅刁氏家京口奴客縱橫固各山澤為京口之蠹裕散其資蓄使百姓取之彌口不盡時天下饑弊編戶賴以濟焉

戴淵

戴淵字若思廣陵人也祖烈吳左將軍父昌會稽太守淵有風儀性閑爽而少好遊俠陸機赴洛行裝甚盛過廣陵淵與其徒掠機登岸據胡牀指麾同旅機

晉記

卷三十一列傳

八

祭而異之在舫屋上遙謂之曰君才器如此何為作劫邪淵感悟因流涕投劍就機機遂與定交焉後舉孝廉機薦之趙王倫除沁水令不就累轉太傅軍諮祭酒出補豫章太守領義軍都督賜爵秣陵侯琅邪王為鎮東將軍以淵為右司馬王為晉王拜尚書太興初出為征西將軍假節都督兗豫幽冀雍并六州諸軍加散騎常侍發投刺王官千人為軍吏調易州百姓家奴萬人為兵配之以散騎常侍王還為軍司鎮壽陽帝親幸其營勞軍臨發祖饌置酒賦詩淵至

合肥而王敦反召還京師進驃騎將軍與右衛將軍郭逸夾迎築壘於大桁之北既而敦陷石頭淵率麾下餘人赴宮受詔與公卿百官於石頭見敦敦問淵曰前日之戰有餘力乎淵不謝而對曰豈敢有餘但力不足耳敦又曰吾今舉動天下以爲何如淵曰體誠者謂之忠見形者謂之逆敦參軍呂猗昔爲臺郎有刀筆才性姦諂淵爲尚書惡其爲人不禮焉猗銜之至是說敦曰周顗戴淵高名足以惑衆公若不除恐爲將來之憂敦遂使郗徽繆坦收淵殺之淵素有重望海內之士莫不痛惜焉賊平冊贈右光祿大夫儀同三司

江兒狡賊張於萬里遠使神州蕭條鞠爲茂草四海之內人莫不交何遽遷豆之事哉然三年不爲禮禮必壞三年不爲樂樂必崩况曠載累紀如此之久邪今後生目不覩揖讓升降之儀耳不聞鐘鼓管絃之音文章散滅圖書無遺此聖達所深悼有識之所嗟歎也太平世尙文遭亂尙武文武遞用長久之道也今或以天下未一非興禮樂之時夫儒道深奧古之俊父必三年而通一經比天下平泰然後修之則功成事定誰與制禮作樂者哉又貴遊之子未必有斬將奪旗之才亦未有從軍征戍之役也及其盛年講肄道義不亦可乎今天地告始萬物權輿聖朝以神武之德值革命之運蕩近世之流弊繼千載之絕軌篤道崇儒創立大業明主唱之於上宰輔督之於下夫上之所好下必有過之者焉君子之德風也小人之德草也實在感之而已疏奏納焉於是始修禮樂代劉隗爲丹陽尹王敦反加左將軍敦殺淵逸坐免官敦死拜尙書僕射卒官子謚義興太守大司農

周顗

周顗字伯仁安東將軍浚之子也少有重名好飲酒司徒掾同郡黃嵩見顗歎曰汝穎固多奇士自頃雅

道陵遲今見周伯仁將起舊風清我邦族矣州郡皆不就不就冠裳又得武城侯拜祕書郎琅邪王與江左請爲軍諮祭酒出爲荊州刺史假節始到州而建平流人傳密等數迎蜀賊杜弢顓狼狼失據王敦於豫章王召顓還建康以爲右長史中興建武部尙書頃之以酒爲有司所糾白衣領職太興初更拜太子少傅轉尙書左僕射帝譙羣公於西堂酒酣從容曰今日名臣共集何如堯舜時邪顓醉因厲聲曰今雖同入主何得上比聖世帝大怒而起手詔付廷尉既而赦之拜護軍將軍尙書紀瞻置

晉記

卷三十一列傳

十一

酒請顓及諸公卿顓荒醉失儀復爲有司所奏詔曰顓參副朝右職掌銓衡敬慎德音式是百辟屢以酒過爲有司所繩吾亮其極懼之情然亦是濡首之誠也顓必能克己復禮者今不加黜責顓初以雅望獲海內名後頗以酒失爲僕射略無醒日時人號爲三日僕射顓在中朝時能飲酒一石及過江離日醉每稱無對有舊對從北來遇之欣然出酒二石其飲各大醉及顓醒客腐脅而廷士性寬裕而友愛過人弟嵩嘗因醉瞋目謂顓曰君才不及弟何乃橫得重名以所燃蠟燭投之顓笑曰何奴火攻固出下策耳

司徒導嘗枕顓膝而指其腹曰卿此中何所有也顓曰此中空洞無物然足容卿輩數百人導亦不以爲忤王敦之反也溫嶠謂顓曰大將軍此舉似有所在當無溫邪顓曰君少年未更事主非堯舜何能無失人言豈可得舉兵以脅主哉敦陷石頭顓奉詔詣敦敦曰伯仁卿負我顓曰公戎車犯順下官親率六軍不能其事使王旅奔敗以此負公敦憚其辭正不知所答帝召顓於廣室謂之曰近日大事二官無恙諸人平安大將軍故副所望邪顓曰二官自如明詔臣等故未可知護軍長史郝嘏勸顓避敦顓曰吾備位

晉記

卷三十一列傳

十一

大臣朝廷喪敗寧可復草間求活外投吳越邪俄與戴淵俱被收路經太廟顓大言曰天地先帝之靈賊臣王敦傾覆社稷枉殺忠良陵虐天下神祇有靈當速殺之無令縱毒以傾王室語未終收者以戟傷其口血流至踵顏色不變容止自若殺之於石頭南門時年五十四見者皆爲流涕敦素憚顓每見顓輒而熱雖冬月扇而手不得休敦使繆坦籍顓家得素簾數枚盛故絮而已酒五甕米數石在位者服其清約敦死追贈左光祿大夫儀同三司諡曰康祀以少牢初敦之反也劉隗勸帝盡除諸王司徒導率羣從詣

關請罪值。顗將入導呼顗曰。伯仁以百日累卿。顗直
入不顧。既見帝。言導忠誠中救甚。至帝納之。顗喜飲
酒。政歸而山導猶在門。又呼顗。顗不與言。顧左右曰。
今年秋諸賊奴取金印如斗大繫肘。既出。又上表明
導。導不知而銜之。敦入石頭問導曰。周戴南北之望。
當登三司。無所疑也。導不答。敦曰。若不三司。應令僕
邪。又不答。敦曰。然則當誅之耳。導又無言。導後料檢
中書故事。見顗表救殷勤款至。乃執表流涕。悲不自
勝。告諸子曰。吾雖不殺伯仁。伯仁由我而死。幽冥之
中負此良友。顗三子。閔。恬。頤。閔方直有父風。官至尚
書左僕射。領祕書監。無子。以弟頤子琳為嗣。琳東陽
太守。恬。頤。竝歷卿守。琳少子文驃。騎諮議參軍。

甘卓

甘卓字季思。丹陽人也。曾祖寧。為吳將。祖述。吳尚書
父昌。太子太傅。吳亡。卓退居田里。州舉秀才。為吳王
常侍。與討石冰。得都亭侯。東海王引為參軍。出補
離狐令。卓見天下大亂。棄官東歸。至歷陽。與陳敏相
遇。敏說以縱橫之計。為子景娶卓女。謀據江東。會周
玘起兵。使錢廣擊敏弟和。而敏使卓擊廣。頓軍朱雀
橋南。玘告丹陽太守顧榮。說卓素服榮。遂詐疾迎

晉記

卷三十一列傳

十三

晉記

卷三十一列傳

十四

女斷橋。收胎南岸。共滅敏。傳首京師。元帝渡江。拜卓
前鋒都督。揚威將軍。歷陽內史。其後擊周馥。征杜弢。
屢經苦戰。以前後功。進爵南鄉侯。遷湘州刺史。定封
于湖侯。中興之初。以邊寇未靜。學校陵遲。特聽不試
孝廉。而秀才猶依舊策試。卓舉桂陽谷儉為秀才。諸
州秀才聞當試。皆憚不行。惟儉一人到臺。遂不復策
試。儉恥其州少士。乃表求試。以高第除郎中。儉少有
志行。寒苦自立。恥銜耀。取達。遂歸終身不仕。卒於家。
時以卓為知人。尋進安南將軍。梁州刺史。假節督沔
北諸軍。鎮襄陽。卓外柔內剛。為政簡惠。估稅悉除。市
無二價。州境魚池。先責稅。卓皆給貧民。百姓安之。王
敦之反也。遣使告卓。卓許之而不赴。使參軍孫雙至
武昌諫敦。敦聞雙言。大驚曰。甘侯前與吾語云。何而
更有異。正當慮吾危。朝廷邪。吾今下唯除姦凶耳。事
濟當以甘侯作公。雙還報。卓不能決。或說卓且偽許。
敦待其至都而討之。卓曰。昔陳敏之亂。論者謂吾懼
逼而謀。雖吾情本不。而事實有似。心恒愧之。今若復
爾。天下其孰能諒我。湘州刺史譙王承。使主簿鄧騫
說卓曰。劉大連雖乘權寵。非有害於天下也。王敦以
其私憾。稱兵犯闕。雖托討亂之名。實為亂賊之首。昔

魯連匹夫猶懷蹈海之志况公位居方伯今唱桓文之舉擁兵以勤王斯千載之運不可失也卓笑曰桓文之事豈吾所能至於盡力國難乃其心也參軍李梁昔隗囂亂隴右寶融保河西以歸光武今日之事有似於此將軍負重名於天下但當推亡固存坐而待之使大將軍勝方當崇將軍以方面之重不勝朝廷必以將軍代之何憂不富貴而決存亡於一戰邪囂謂梁曰光武創業中國未平故隗囂斷隴右寶融兼河西各據一方從容顧望及海內已定君臣正位終於隴右傾覆河西入朝今將軍之於本朝非

晉記

卷三十七

五

寶融之比也襄陽之於大府非河西之固也安國難而不赴何以北面於天子使大將軍平劉隗還武昌增石城之守絕荆湘之粟將軍安歸乎勢在人手而曰我處廟勝未之聞也卓持疑未決囂曰今既不義舉又不承大將軍檄此必至之禍智愚所見也且議者之所難以我弱彼強是不量虛實者也今王敦兵不過萬餘其畱不能五千而將軍見衆既倍之矣將軍威名天下所聞此府精銳皆戰勝之兵也擁強衆藉威名杖節而行豈王令所能御哉迺流之衆勢不自救將軍之舉武昌如摧枯拉朽何所顧慮乎武昌

既定據其軍實鎮撫二州施惠士卒使還者如歸此呂蒙所以克敵也今釋必勝之策安坐以待危亡不可言知計矣敦待卓不至復遣參軍樂道融要卓俱下道融本不欲從敦因說卓曰主上躬親萬幾慮七國之禍故割湘州以削諸侯王敦悖恩肆逆敢於犯上而邀公供下者懼公襲其後也愚爲公計莫若僞許之而徑襲武昌敦必不戰自潰此百世之勲也卓遂決曰此吾本意也乃與巴東監軍柳純南平太守夏侯承宜都太守譚該等十餘人布檄遠近陳敦罪逆率所統致討使參軍司馬譚孫雙奉表詣臺參軍

晉記

卷三十七

六

羅英至廣州與陶侃尅期參軍鄧騫虞冲至長沙令譙王承堅守征西將軍戴淵在江西先得卓書表上之臺內皆稱萬歲武昌大驚傳卓軍至人皆奔散詔進卓鎮南大將軍侍中都督荆梁二州諸軍事荊州牧陶侃得卓信即遣參軍高寶率兵下卓軍次豬口敦大懼使卓兄子行參軍叩求和謝卓曰君此自是臣節不相責也吾家計急不得不爾公若旋軍當更結好卓信之將還承主簿鄧騫與樂道融切諫會王師敗績敦求臺勦虞幡駐卓卓問周戴遇害流涕謂叩曰吾之所憂正謂今日每得朝廷人書常以胡寇

爲先。不悟忽有蕭牆之禍。且使聖上元吉。太子無恙。吾臨敵上流。亦未敢遽危社稷。適徑據武昌。敦勢逼。必劫天子以絕四海之望。不如還襄陽。更思後圖耳。鄒尉表康曰。今分兵斷彭澤上下。王敦可一戰而擒也。將軍起義兵中道而廢。更爲敗軍。恐將軍之下。亦各求西還。不可得守也。卓徑還襄陽。意氣騷擾。舉動失常。自照鏡不見其頭。視庭樹而頭在其上。心甚惡之。其家金櫃鳴聲似槌。鏡清而悲。主簿何無忌及家人皆勸令自警。卓性寬和。忽更復愾。聞諫輒怒。方散兵大佃。不爲備。襄陽太守周慮密承敦意。知卓無備。許言湖中多魚。勸使左右皆捕魚。乃襲殺之。傳首於敦。卓子散騎郎蕃等皆被害。太寧中。追贈驃騎將軍道融。丹陽人。因諫不聽。憂憤而死。

虞潭

虞潭字思奧。會稽餘姚人。吳騎都尉翻之孫也。父忠吳宜都太守。吳亡。堅壁不降。死之。潭少有操行。初舉秀才。除祁鄉令。徙醴陵令。而張昌作亂。潭率從之。潭獨起兵。斬昌別率鄧穆。以功賜爵亭侯。領建平太守。陳敏反。潭將兵東下。討敏弟讚於江州。與譚軍共平陳敏。轉南康太守。遷會稽太守。侯杜預過。甘卓於

晉記

卷三十七列傳

七

晉記

卷三十七列傳

六

宜陽潭進軍救卓。破平琅邪王。召爲軍諮祭酒。王卽帝位。拜右衛將軍。遷宗正卿。以疾告歸。太寧二年。王含沈元犯京師。潭遂於本縣糾合宗黨及郡中豪傑共起軍。衆以萬數。自假明威將軍。赴國難。至上虞。明帝手詔潭爲冠軍將軍。領會稽內史。潭卽受命。義衆雲集。時有野鷹飛集屋梁。衆咸懼。潭笑曰。起大義而剛鷲之鳥來集。破賊必矣。使長史孔坦領前鋒渡浙江。躡充潭次於西陵。會已獲充罷兵。徵拜尚書。封零陵縣侯。加散騎常侍。咸和初。出爲吳興太守。秩中二千石。蘇峻反。詔加潭督三吳。晉陵宣城義興五郡軍事。峻乘勝陷京師。潭勢弱不能獨振。潭母孫夫人發家僮傾資產。質其所服環佩。以餽戰士。時會稽內史王舒遣子允之爲督護。夫人謂潭曰。王府君遣兒征汝。何爲獨不潭。卽以子楚爲督護。陶侃等勤王。假潭節監揚州浙江西軍事。遣督護沈伊距管商於吳縣。爲商所敗。潭自貶還節。峻誅潭。以母老。輒去職。還餘姚。詔轉鎮軍將軍。吳國內史。以前後功。進爵武昌縣侯。邑一千六百戶。拜潭母孫氏武昌侯。太夫人金章紫綬。潭立養堂於家。自丞相王導以下皆就拜焉。是時軍荒之後。百姓饑饉。死亡塗地。潭乃表發倉廩。

振貧乏百姓賴之咸康中進衛將軍潭貌和弱而內
堅明有膽屢統軍旅渺有傾敗以母憂去職服闋
徵拜侍中衛將軍既至更拜右光祿大夫開府儀同
三司給親兵三百人年七十九卒於位追贈左光祿
大夫開府侍中如故諡曰孝烈子伋嗣官至右將軍
司馬伋卒子嘯父嗣

嘯父少歷顯位累遷侍中孝武帝愛之常侍飲帝從
容問曰卿在門下初不聞有所獻替何邪嘯父家近
海謂帝有所求對曰天時尚溫鰲魚蝦鮓未可致尋
當有所上獻帝大笑因飲極酣出拜不能起帝顧左

晉記

卷三十七列傳

九

右曰扶虞侍中嘯父曰臣位未及扶醉不及亂不敢
當非分之賜帝甚悅隆安初爲吳國內史徵補尚書
未發而王廞反嘯父應廞廞敗有司奏嘯父同謀罪
應誅詔以祖潭舊勳聽贖爲庶人四年復拜尚書出
爲會稽內史義熙初去職卒於家

顧衆

顧衆字長始吳郡吳人也父祕交州刺史衆出後伯
父早終事伯母以孝聞初爲琅邪王鎮東參軍以擊
華軼功封東鄉侯祕卒於交州州人立衆兄壽爲刺
史既而殺之衆往交州迎喪值杜弢之亂崎嶇六年

乃還祕嘗蒞吳興與義故哀衆經涉寇難共遺錢
二百萬不受王卽帝位徵拜駙馬都尉奉朝請王敦
上衆補南康太守詔除鄱陽太守加廣武將軍衆徑
之鄱陽不過敦敦鎮姑孰以爲從事中郎敦死除太
子中庶子拜義興太守尋以疾還家蘇峻反衆密謀
起兵常是時吳國內史庾冰奔會稽峻以蔡謨代之
前陵江將軍張慙爲峻收兵於吳衆使人說慙慙應
命衆遣郎中徐機告謨曰衆已潛合家兵與張慙尅
期效節矣謨乃檄衆爲本國督護揚威將軍衆從弟
護軍將軍颺爲威遠將軍前鋒督護吳中響應峻遣

晉記

卷三十七列傳

三

將宏徵領甲卒五百入吳衆與颺慙邀徵戰於高茆
破之收其軍實颺率諸軍屯無錫而峻將張健馬流
攻颺颺等大敗健遂據吳城衆自海虞由婁縣東倉
破賊別率進屯烏菴會稽內史王舒吳興內史虞潭
竝檄衆爲五郡大督護統諸義軍擊健潭將姚休爲
衆前鋒戰沒衆退守紫壁時賊氣甚銳義軍退沮咸
勸衆渡浙江衆曰今固守紫壁可得全錢唐以南五
縣若越他境爲寓軍控引無所非策也臨千人范明
亦謂衆曰此地險要可以致寇不可委也衆卽版明
爲參軍明率宗黨五百合諸軍凡四千八復進擊健

健退於曲阿。留錢宏爲吳令。軍次路邱。卽斬宏首。衆進逼吳城。使督護朱祈等九軍與蘭陵太守李闔共守虔亭。健遣馬流陶陽攻之。闔祈逆擊流陽。斬首二千餘級。峻平論功。衆以承檄奮義。推功於謨。謨以衆唱謀。非己之力。共相表讓。乃封鄱陽縣伯。拜丹陽尹。入爲侍中。以母憂去職。服闋。拜領軍將軍。永和二年卒。年七十二。贈特進光祿大夫。子昌嗣。

陶回

陶回。丹陽人也。祖基。吳交州刺史。父抗。太子中庶子。回初辟司空府中軍主簿。不就。司徒導引爲從事中

晉記

卷三十列傳

三

郎。遷司馬。蘇峻之反也。回與孔坦請出兵守江口。庾亮不從。及峻將至。回復謂亮曰。峻知石頭有重戍。不敢徑下。必向小丹陽南道步來。若伏兵要之。可一鼓而擒也。亮又不從。峻果由小丹陽經秣陵。迷失道。逢郡人執以爲鄉導。峻時夜行。無部分。亮聞之。甚悔。王師敗績。回還家。收合義軍得千餘人。與溫陶軍并力攻峻。又別破峻將韓晃。以功封康樂伯。擢補北軍中侯。轉中護軍。久之。出爲吳興太守。時人饑饉。吳尤甚。詔欲聽相鬻賣以紓急。回上疏曰。當今天下不普荒饑。唯獨東土穀價偏貴。而便相鬻賣。聲心遠流。

北賊聞之。將窺境。回意不如開倉廩以賑之。乃不待報。輒便開倉。及到府。郡軍資數萬斛米。以救乏絕。由是一境獲全。既而下詔。并勅會稽吳郡依回振恤。

二郡賴之。在郡四年。徵拜領軍將軍。加散騎常侍。回性抗直。不肯阿合權貴。丹陽尹桓景。諂事司徒導。回常切齒。會熒惑守南斗。經旬。導謂回曰。南斗。揚州分也。而熒惑守之。吾當遜位。以厭譴。回曰。公以明德作相。翊輔本朝。當親忠貞。遠邪佞。而與桓景造膝。熒惑何由退舍乎。導有慚色。咸康二年。以疾辭職。帝不許。徙護軍將軍。未拜。卒。年五十一。四子汪。陋。隱。無忌。汪嗣爵。官至宣城內史。陋冠軍將軍。隱少府。無忌光祿勳。兄弟咸有幹才。

晉記

卷三十列傳

三

王敦之難。周戴遇酷。劉刁出奔。而甘季思擁兵不沒。卒戕其軀。其與大連元亮。豈相伯仲哉。虞潭顧衆陶回。或摧蘇峻之鋒。或賑饑民之粟。戴望之奏立學校於干戈之際。君子是以知江東之猶有人也。

晉記卷三十終

蕭山郭

顧榮

顧榮字彥先吳國吳人也祖雍吳丞相父穆宜都太守榮初仕吳爲太子輔義都尉吳亡入洛例拜爲郎中歷太子中舍人廷尉正恆縱酒酣暢趙王倫殺淮南王允收其官屬於廷尉皆欲誅之榮平心處當多所全宥倫篡榮爲倫子虔大將軍長史初榮與同寮宴飲見執炙者貌狀不凡有欲炙之色榮割炙啗之坐客皆哂榮曰豈有終日執之而不知其味邪倫敗

審記

卷三十一 列傳

榮被執將誅而執炙者爲督率救之得免齊王召爲大司馬主簿同驕恣榮懼禍及終日昏酣不綜府事以情告其友張樂馮熊熊謂同長史葛旗曰以顧榮爲主簿所以甄拔才望不計南北親疏欲平海內之心也然榮好飲而大府事殷恐非酒客之政旗曰榮江南望士且居職日淺輕易之恐失人心熊曰易轉爲中書侍郎榮不失清顯而府更收實才亦可乎旗然之卽白同拜榮中書侍郎在職不復飲酒人曰何前醉而後醒邪榮懼乃復更飲同誅論功封嘉興伯轉太子中庶子進侍中惠帝幸臨漳遣行園陵會

張方入洛榮避之陳留帝西遷長安徵爲散騎常侍以世亂不應遂還東海王聚兵徐州以榮爲軍諮祭酒未赴召而廣陵陳敏南渡江逐揚州刺史劉機丹陽內史王曠阻兵據州分置子弟爲列郡牧禮豪傑假榮右將軍丹陽內史敏欲誅諸名士榮曰中國喪亂四夷內侮觀太傅今日不能復振華夏百姓無復遺種江南人物尙全榮常憂無寶氏孫劉之策有以存之耳今將軍懷神武之略勇謀冠當世帶甲數萬舳艫山積若委任賢能散蒂芥之恨塞讒諂之口則江東可傳檄而定也敏因悉引諸豪族使甘卓

審記

卷三十一 列傳

出偵江榮私於卓曰若江東之事可濟當共成之然卿觀事勢當有濟不敏旣常才無大略政令反覆而子弟各已驕矜其敗必矣吾等晏然受其官祿事敗之日使江西諸軍面首送洛題曰逆賊顧榮甘卓之首豈惟一身之顛覆辱及萬世矣卓以爲然明年周玘等起兵攻敏榮發橋斂舟南岸敏率萬餘人出不獲濟榮麾以羽扇其衆潰敗事平還吳永嘉初徵拜侍中行至彭城見禍難方作遂輕舟而還琅邪王鎮江東以榮爲軍司加散騎常侍榮既南州士望處右職朝野甚重之又薦陸士光甘季思殷慶元顧公議

及會稽楊彥明謝行言陶恭諸名士於王王皆納之
六年卒於官王臨喪盡哀表贈侍中開府榮數踐危
亡之境恆以恭遜自見太興初進封爲公榮素好琴
及卒家人常置琴於牀吳郡張翰哭之慟既而上
牀鼓琴數曲撫琴而歎曰顧彥先能復賞此不因又
慟哭不弔喪主而去子毗嗣官至散騎侍郎

劉允

劉允字承允東萊掖人漢齊悼惠王肥之後也美姿
容善自任遇結時豪名著海岱間舉賢良辟司空掾
並不就嘗天下大亂奉母避地遼東至幽州刺史王

晉記

卷三十一 列傳

三

浚留允表爲渤海太守浚亡依冀州刺史邵續當是
時石勒方彊續徒衆寡弱其下多謀降勒者允不可
巨夫田單包胥齊楚之小吏耳猶能存已滅之邦全
垂亡之國今將軍仗方面之重擁精銳之卒居全勝
之城而遽欲委身於豺狼乎且項羽袁紹非不彊也
高祖竊冠天下應響曹公奉帝而諸侯綏穆何者逆
順之理殊自然之數定也不勒雖彊屯結無賴犬羊
終有庖宰之患以之托根結援無乃殆哉續曰然則
計將安出允曰琅邪王創基江左中興本朝將軍若
抗大順激義士通一介於江南此百世之功也夫至

密者機也難違者時也存亡興廢在此舉矣續然之
乃斬異議者數人遣允通表元帝大悅拜續爲平原
樂安太守右將軍冀州刺史允爲丞相參軍累遷尙
書吏部郎太興初石虎攻厭次允言於帝曰北方方
鎮皆沒惟餘邵續一軍如復爲石勒所滅恐孤義士
之心阻中原之望不可以不救帝將遣救之聞續已
沒乃止王敦素欽允請爲右司馬允枕疾不視事敦
怒出爲豫章太守誅亂民莫鴻及諸豪右界內肅然
咸和初爲平南軍司加散騎常侍蘇峻反朝廷徵北
中郎將郭默入援溫嶠率衆而下畱允守湓口事平

晉記

卷三十一 列傳

四

以功賜爵豐城子代嶠爲平南將軍都督江州諸軍
事江州刺史假節默初守大業壘峻死圍解召爲右
軍將軍默樂邊將不願居宿衛及赴召謂允曰我能
禦胡而不見用右軍主禁兵若疆場有虞被使出征
方始配給將卒無素恩信不著以此臨敵鮮不敗矣
時當爲官擇才若人臣自擇官安得不亂乎允曰所
論事是雖然非允所及也當發求資於允允性侈汰
好殖貨財商販百萬是時朝廷空虛官無祿仰江
州運漕而允商旅繼路以私廢公有司遂奏免允官
默之被徵距轍也下次尋陽見允允參佐張滿等保

露視之默常切齒至是腹中允餉默酒一器豚一頭默對信投之水中憤益甚初僑人蓋肫略取孔燁女為妻燁家求之張滿等使還其家肫不聽因與允滿有隙允被詔免官不即歸罪方自伸理而驕侈更甚遠近怪之肫謂默曰劉江州不受免密有異圖與長史司馬張滿荀楷等日夜計議謀殺君侯禍將至矣默信之遂率其徒候旦門開襲允允將吏欲距默默响之曰我受詔有所討勳者誅及三族徑入內寢允與小妻尚臥牽下斬之出取張滿荀楷等誣以大逆傳允首於京師詐作詔書宣示內外招桓宣王愆

審記

卷三十一 列傳

五

世愆期懼逼勸默為平南江州遂逃於廬山桓宣固守不應司徒導懼不可制乃大赦天下梟允首於大航以默為西中郎將豫州刺史武昌太守鄧嶽馳白太尉侃侃聞之大怒投袂而起即日率眾討默上疏陳默罪惡導聞之乃收允首默欲南據豫章而侃已至城下築土山以臨之復詔庾亮助侃諸軍大集團之數重侃惜默驍勇欲活之默許降而默將張丑宋侯等恐為侃所殺故致進退不時得出攻之宋侯等縛默求降侃即斬於軍門時同黨死者四十人傳首京師允子赤松尚南平長公主官至黃門郎義

興太守

薛兼

薛兼字令長丹陽人也祖綜吳尚書僕射父瑩有名吳朝吳亡拜散騎常侍兼少與同郡紀瞻廣陵閔鴻吳郡顧榮會稽賀循齊名號為江南五儒兼初入洛司空張華見而奇之察河南孝廉辟公府除北陽相蒞任有能名歷太子洗馬散騎常侍轉祭酒賜爵安陽亭侯琅邪王為安東將軍兼為軍諮祭酒遷丞相長史以上佐祿優每自約損取周而已進爵鄉侯拜丹陽太守中興建轉尹加秩中二千石遷尚書領太

審記

卷三十一 列傳

六

子少傳自綜至兼三世傳東宮論者美之永昌初王敦表兼為太常明帝即位加散騎常侍帝以東宮時師傳猶宜盡敬乃下詔曰朕以不德夙遭閔凶猥以眇身托於王公之上哀哉在疚靡所諮仰憂懷惴惴如臨於谷孔子有云故雖天子必有尊也朕將祇奉先師之禮以諮有德太宰西陽王秩尊望重在貴思降丞相武昌公司空即即子體道高邁勳德兼備先帝執友朕之師傅太常安陽鄉侯訓保朕躬忠肅篤誠夫崇親尊賢先帝所重朕見三君及書疏儀禮一如東宮故事是歲卒詔遣持節侍御史贈左光祿大

夫開府儀同三司祭以太牢子顯先兼卒無後

熊遠

熊遠字孝文豫章南昌人也祖翹爲石崇蒼頭而性廉直有士風潘岳勸免之乃還鄉里遠少好學有志向縣召爲功曹不起強與衣幘扶謁十餘日薦於郡郡辟爲文學掾後舉秀才除監軍華軼司馬領武昌太守琅邪王爲丞相列爲主簿時傳北陵被發王將舉哀遠上疏曰園陵既不親行傳言未可定也且園陵非一而直言侵犯遠近平問答之當有所主宜更遣使攝河南尹按行得審問然後可發哀命將出

審記

卷三十一 列傳

七

師討除逆類昔宋殺無畏莊王奮袂而起衣冠追及於道軍成宋城之下况此酷辱大恥臣子奔馳之日乎夫修園陵至孝也討逆叛至順也救社稷至義也郵遺黎至仁也修此四道則天下響應無思不服矣况今羣賊弱於往日惡逆重於邱山夫晉天命未改於上兆庶謳吟德思於下順天下之心命魏謩之士鳴檄前驅大軍繼至庶幾上副西土義士之情下允海內延頸之望建典初正且將作樂遠諫曰謹按尙書堯崩四海遏密八音禮云凶年天子徹樂減膳孝懷皇帝梓宮未反豺狼當塗人神目忿而杜鰲蟻聚

湘州比歲征行百姓疲弊今履端元旦正始之初貢士鱗萃南北雲集有識之士於焉觀禮公與國同體

然然在憂昔齊桓貫澤之會心存天下諸侯不召而至及葵邱自矜叛者九國人心所歸惟道與義將紹皇綱恢霸業表道德之軌聞忠孝之儀使四方之士退懷嘉則今榮耳目之觀崇戲弄之好懼非所以納於軌物也謂宜設饌以賜羣下而已王納之轉丞相參軍是時琅邪國侍郎王鑒勸王親征杜弢遠又上疏曰皇綱失統中夏多故明公憂勞乃心王室杜弢小豎耳比年征討經載不夷昔高宗代鬼方三年乃

審記

卷三十一 列傳

八

克用兵之難非獨在於今也伏以古今之霸王遭時艱難亦有親征以隆大勳亦有遣將以平小寇謂可如前遣五千人徑與水軍齊進既可得速必不後時昔齊用穰苴燕晉退軍秦用王翦尅平荆南果使督護得才卽賊不足慮也會弢已平轉從事中郎累遷尙書左丞中興建元帝欲賜諸吏投刺勸進者加位一等百姓投刺者賜司徒吏凡二十餘萬遠以爲秦漢因赦賜爵非長制也今按投刺者不獨近者情重遠者情輕可依漢法例賜天下爵於恩爲普且可息檢覈之煩塞巧僞之端帝不從轉御史中丞冬雷電

大雨帝下書責躬引過遠復上疏曰被庚午詔書以雷電暴雨非時深自責雖禹湯罪己未足以喻臣聞於天道竊以人事論之陛下節儉敦樸愷悌流惠而王化未興者皆羣公卿士素餐負乘疵穢明時之責也今逆賊猾夏暴虐滋甚二帝幽殯梓宮未反四海延頸莫不東望而未能遣軍北討讎賊未報此一失也昔齊侯既敗七年不飲酒食肉况此恥尤大臣子之責宜在枕戈當上下克儉恤人養士徹樂減膳惟修戎事陛下憂勞於上而羣官未同戚容於下每有曾同務在調戲酒食而已此二失也選官用人不

卷三十一 列傳

九

科真德惟在白望鄉舉道廢請托交行有德而無力者退修望而有助者進稱職以違俗見譏虛資以從容見貴當官者以理事為俗吏奉法為苛刻盡禮為詬詆從容為高妙放蕩為達士驕蹇為簡雅此三失也世所謂三失者公法加其身私議貶其非轉見排退陸沈泥滓時所謂三善者王法所不加情論美其賢漸相登進仕不輟官遂使人側方為門揆直為曲豈待顧道德之清塗踐仁義之區域乎凡以萬幾未整風俗偽薄皆此之由不明黜陟以審能否此則俗未可得而變也今朝廷羣司以從順為善相違見貶

不復論才之曲直言之得失也時有言者或不見用是以朝少辨爭之臣士有祿仕之志也昔郭廩上書武帝擢為屯留令又特置諫官容受直言故人得自盡言無隱諱夫任官然後爵之位定然後祿之數奏以言明試以功車服以庸舜猶歷試諸艱而今先祿不試甚違古義亂之所由也苟求才急於疎賤用刑先於親貴然後令行禁止野無遺滯不然雖并官省職無救弊亂矣累遷侍中出補會稽內史王敦憚其正而有謀引為長史數月病卒遠弟綰鄱陽太守綰子鳴鶴武昌太守

卷三十一 列傳

十

王鑒

王鑒字茂高堂邑人也父濬御史中丞鑒少以文章著名初為琅邪國侍郎杜弢擾江湘鑒上疏勸王親征曰天禍晉室四海顛覆明公遭歷運之厄負伊周之重方將振長轡而御八荒掃河漢而清天塗所藉之資江南之地蓋九州之隅伯垂盡之餘人耳而百越鴟視於五嶺蠻夷狼顧於湘漢江州蕭條白骨塗地豫章一郡十殘其九繼以荒年公私虛匱倉庫無旬月之儲三軍有絕乏之色賦斂搜奪卒散人流鑒懼雲旗反旆元戎凱入未在旦夕也昔齊旅未期而

申侯懼其老。况暴甲三年。介胄生蟣蝨。而可不深慮者哉。江揚本六郡之地。一州封域耳。若兵不時戢。人不堪命。三江受敵。彭蠡振搖。是賊踰我垣墻之內。窺我室家之好。騎武之衆易動。驚弓之鳥難安。鑒之所甚懼也。去年以來。累喪偏將軍師。屢失賊量。我力矣。雖繼遣偏裨。懼未足成功也。愚謂尊駕宜親幸江州。進左軍於武昌。爲陶侃之重。建名將於安成。連甘卓之壘。南望交廣。西撫蠻夷。要害之地。勒勁卒以保之。深溝堅壁。按精甲而守之。六軍既贍。戰士思奮。爾乃乘隙騁奇。擾其窟穴。顯示大信。開以生塗。杜弢之頸。固以鎖於麾下矣。議者將謂大舉役重。人不可擾。然暫擾以制敵。愈於放敵而常擾也。夫四體者。人之所甚愛也。苟宜伐病。則削肌刮骨矣。然守不可虛。愚謂王導可委以蕭何之任。或以小賊方斃。不足動千乘之重。竊見王彌之初。亦小寇也。官軍不嚴。狡逆肆變。卒令溫懷不守。况虎兕之寇乎。當五霸之世。將非不良士。非不勇也。征伐之役。君必親之。故齊桓免胄於召陵。晉文擐甲於城濮。昔漢高光二帝。征無遠近。敵無大小。必手振金鼓。身當矢石。櫛風沐雨。壺漿不瞻。馳騖四方。匪皇寧處。然後皇基克構。元勳以融。今大

晉記

卷三十一 列傳

十一

弊之極。劇於曩代。欲使變旂無野次之役。聖躬遠風塵之勞。而大功坐就。鑒未見其易也。魏武既定中國。親征柳城。揚旂盧龍之嶺。頓轡重塞之表。雖戎輅蒙嶮。不以爲勞。劉玄德躬登漢山。而夏侯鋒摧。吳大祖親泝長江。而關公首懸。袁紹猶豫。後機挫衄。三分之勢。劉表臥守其衆。卒亡全楚之地。歷觀古今。撥亂之主。雖聖賢未有高拱閑居。不勞而濟者也。議者或以當今暑夏。非出軍之時。今宜嚴戒。須秋而動。高風啓塗。龍舟電舉。曾不十日。可到豫章。豫章去賊。尚有千里。但臨之以威靈。則百勝之理濟矣。既掃清湘野。滌蕩楚郢。然後班師序功。酬將士之勞。卷甲輜旗。廣農桑之務。播愷悌之惠。除煩苛之賦。比及數年。國富兵彊。龍驤虎步。以威天下。何思而不服。何往而不濟。今惜一舉之勞。而緩垂死之寇。誠國家之大恥。臣子之深憂也。鑒以凡瑣。謬蒙獎育。思竭愚忠。以補萬一。乞畱神鑒。思其所陳。疏奏。王命中外。戒嚴。將自征。弢會破已平。乃止。中興建。拜駙馬都尉。奉朝請。出補永興令。王敦請爲記室參軍。未就而卒。年四十一。所著文集。傳於世。鑒弟濤。無錫令。歷著作郎。濤子戴。並有文才。爲著作。皆早卒。

晉記

卷三十一 列傳

十一

陳頤

陳頤字延思陳國苦人也少好學有文父訢立宅起門額曰當使客馬車訢笑而從之仕郡督郵檢獲隱匿者三千人爲一郡最太守劉亭拔爲主簿州辟部從事乘馬車還家齊王起兵州遣頤將兵赴之拜駙馬都尉遭亂避難江西鎮東從事中郎袁琇薦頤於元帝以爲鎮東參軍典法兵二曹頤與王導書曰中華所以傾弊四海所以土崩者正以取才失所先白望而後實事也浮競驅馳互相貢薦言重者先顯言輕者後敘遂相波扇以至凌遲加有老莊之俗養

晉記

卷三十一 列傳

三

望者爲宏雅政事者爲俗人王職不恤法物墜喪夫欲制遠先由近始今宜明賞信罰拔卓茂於密縣顯朱邑於桐鄉然後大業可舉中興可冀耳建興初制版補錄事參軍而參佐掾屬多設解故以避事任頤議諸僚屬乘昔西臺養望餘弊小心恭肅更以爲俗偃蹇倨慢以爲優雅至今朝士縱誕臨事遊行漸弊不革以至傾國故尋之屋突直而焚燎千里之隄蟻蛭而穿敗古人防小以全大慎微以杜萌自今臨使稱疾須催乃行者皆免官初趙王倫篡三王起義制已亥格其後論功皆依用頤意不宜爲常式駁之

曰聖王懸爵賞功制罰糾違斯道苟明人赴水火且名器之實不可妄假非才謂之致寇寵厚戒在斯亡昔孫秀口唱篡逆手弄天機三王建議合起義之衆結天下之心故設已亥義格以權濟難此是一切之法非不易之格也其起義以來依格雜用金紫佩土卒之身符策委庸隸之門使天官降辱王爵黜賤非所以正皇綱重名器也頤以孤寒數有奏議朝士多惡之出除譙郡太守太興初以疾徵久之白衣兼尙書又陳時務以爲昔江外初平中州荒亂故貢舉不試宜漸循舊制搜揚隱逸試以經策又馬隆孟觀雖

晉記

卷三十一 列傳

古

出貧賤勲濟甚大以所不習而統戎事鮮能以濟宜開舉武略任將率者言問核試盡其所能然後隨才授任舉十得一猶勝不舉况或十得二三日碑降虜七世內侍由余戎狄入爲秦相豈藉華宗之族見齒於奔競之流乎拜天門太守陶侃表爲梁州刺史尋卒

高嵩

高嵩字茂琰廣陵人也父慄少孤事母孝謹年十三值歲饑慄菜蔬不廢而母致肥甘撫育幼弟寓居江州刺史華軼辟爲西曹書佐軼敗慄載軼子經年會

赦乃出元帝嘉而有之以爲參軍位至丹陽尹封建
昌伯嵩少好學善史書司空何充爲揚州引爲主簿
舉秀才除太學博士父艱去職初惺以納妾致訟被
黜及終嵩乃自繫廷尉訟冤停喪五年不葬表疏數
十上帝哀之特聽傳侯爵由是知名拜中書郎再遷
黃門侍郎爲會稽王撫軍司馬當是時桓溫率衆北
伐徑下武昌王患之以問嵩嵩曰是可以書止也乃
爲王書草曰偏安江左蓋數十年寇難之宜平久矣
夫經略大算能宏斯會非足下而誰但興師動衆資
實爲本運轉之艱古人所難不可易之於始而不熟

晉記

卷三十一 列傳

五

慮也况異常之舉衆之所駭遊聲噂喑想足下亦少
聞之苟患失之無所不至或能望風振擾一時崩潰
如不然者則望實並喪社稷之事去矣吾以闇弱不
能鎮靜羣庶保固維城所以內愧於心外慙良友然
足下與吾雖職有內外安社稷保國家其致一也天
下安危繫之明德先存寧國而後圖其外使王基克
隆大義宏著所望於足下區區誠懷豈可顧嫌而不
盡哉溫得書還鎮累遷侍中哀帝雅好服食嵩諫以
爲非萬乘所宜陛下此事實日月之一食也後以公
事免卒於家子耆官至散騎常侍

劉惔

劉惔字真長沛國相人也祖宏光祿勳父耽晉陵太
守惔少清遠有奇標奉母任氏寓居京口家貧織芒
屨以爲養華門陋巷時人未之識也惟王導深器之
後稍知名論者比之袁羊惔喜還告其母其母曰此
非汝比勿受之又方之范汪者惔復喜母又不聽
及惔年德日進論者遂比之荀粲以選尙明帝廬陵
公主惔喜清言會稽王輔政與王濛並爲談客蒙上
賓之禮累遷丹陽尹爲政清整門無雜客時百姓頗
有訟官長者請郡往往相飭惔歎曰居下訕上弊道

晉記

卷三十一 列傳

六

也古之善政司契而已君雖不君下安可以失禮如
此風不革百姓將往而不反遂寢而不問性簡貴與
王羲之雅相友善桓溫嘗問惔會稽王談更進邪惔
曰極進然故第二流耳溫曰第一復誰惔笑曰故在
我輩其高自位置如此惔每奇溫才而知其有不臣
之志及溫爲荊州惔言於王曰溫不可使居形勝地
其位號常宜抑之勸王自鎮上流而已爲軍司王不
納又請自行復不聽溫將伐蜀時咸謂未易可取惟
惔以爲必尅或問其故曰以博知之其不必得則不
爲也恐克蜀之後溫將專制朝廷耳嘗爲吳郡張憑

憑卒爲美士衆服其知人尤好老莊任自然疾篤百姓欲爲之祈禱家人請祭神悵曰我之禱久矣年三十六卒於官孫綽誄之曰居官無官官之事處事無事事之心時人以爲名言

張憑字長宗祖鎮蒼梧太守憑初舉孝廉負其才欲詣悵鄉里及同舉者共笑之既至悵處之下坐神意漠然憑欲自發而無端會王濛就悵談有所不通憑於末坐判之言旨深遠足暢彼我之懷一坐皆驚悵乃延之上坐清言彌日憑既還舟須臾悵遣傳教覓張孝廉船召與同載薦之會稽王王與語歎曰張

晉記

卷三十一 列傳

七

憑勃率爲理窟官至吏部郎御史中丞

韓伯

韓伯字康伯潁川長社人也母殷氏高明有行家貧伯年數歲至大寒母方爲作襦使伯捉熨斗而謂之曰且著襦尋常作複襦伯曰不復須矣母問其故對曰火在斗中而柄尙熱今既著襦下亦當煖母甚異之及長清和有思理潁川庾亮少所推服常稱伯及王坦之曰思理倫和我敬韓康伯志力彊正吾愧王文度自此以還吾皆百之矣舉秀才徵佐著作郎不就會稽王引爲談客自司徒左西屬轉撫軍掾累遷

散騎常侍拜豫章太守入爲侍中陳郡周總爲太傅主簿崇尙老莊居喪廢禮伯領中正不通總議曰拜下之敬猶違衆存禮情理之極不宜以多比爲通時人憚之轉丹陽尹吏部尙書領軍將軍既疾病占候者云不宜此官朝廷爲改授太常未拜而卒年四十九卽以爲贈子璿官至衡陽太守

殷浩

殷浩字深源陳郡長平人也父羨字洪喬爲豫章太守終於光祿勳浩識度清遠善元言三府辟皆不就征西將軍庾亮引爲參軍累遷司徒左長史安西庾

晉記

卷三十一 列傳

六

翼復請爲司馬除侍中安西軍司並稱疾不起遂屏居墓所將十年時人擬之管葛而王濛謝尙伺其出處以卜江左興亡恒相謂曰深源不起當如蒼生何庾翼獨勿重貽浩書曰夫濟一時之務須一時之勝何必德均古人韻齊先達邪王夷甫先朝風流士也然吾薄其立名非眞而始終莫取雖云談道實長華競凡明德君子遇會遭際寧可然乎浩猶不應建元初庾冰何充相繼而卒會稽王始綜萬幾衛將軍褚裒薦浩徵爲揚州刺史浩陳讓再三王遣浩書曰屬當厄運誠賴時有其才今絃綱不振天下喁喁願蹈

東海豈可得哉。由此言之。足下去就。卽是時之興廢。若復深存挹退。遂本懷。吾恐天下之事。於此去矣。浩得書。自三月至七月。乃拜。桓溫時滅蜀。威名益振。會稽王以浩有盛名。朝野傾心。故用爲揚州。以抗溫。由是與溫相貳。然溫素知浩弗憚也。會遭父憂。去職。詔蔡謨攝揚州。以俟浩服闋。徵爲尙書僕射。不拜。復以爲建武將軍。揚州刺史。參綜朝政。永和五年。趙石虎卒。中原大亂。六年。以浩爲中軍將軍。假節。都督揚豫徐兗青五州軍事。經略中原。浩旣受命。以恢復爲已任。以淮南太守陳達。兗州刺史蔡裔。爲前鋒。安西

晉記

卷三十一 列傳

九

將軍謝尚。北中郎將荀羨。爲督統。開江西。嚶田千餘頃。爲軍儲。進師北征。趙豫州牧張遇。以州來降。謝尚等輕之。遇怒。復降秦。尚攻遇於許昌。秦人救之。敗尚於潁水之誠橋。浩退屯壽春。先是浩使人說秦大臣梁安。雷弱兒等。使叛秦。許王以關中姚襄之降也。從屯歷陽。夾淮屯田。浩惡之。降人魏脫。弟憬代領部曲。朝廷假憬安北將軍。浩密使憬率五千人襲襄。襄殺憬而并其衆。浩使龍驤將軍劉啓守譙。遷襄於梁國蠡臺。旣而魏氏子弟往來譙陽。襄益猜懼。其部曲有欲歸浩者。襄殺之。浩於是謀誅襄。九年秋七月。秦

張遇作亂。秦王兄子黃眉。自洛陽西奔。浩以爲梁安事捷。意苟健已死。請進屯洛陽。修復園陵。使襄爲前驅。冠軍將軍劉洽。鎮鹿臺。建武將軍劉遜。據倉垣。又求解揚州。專鎮洛陽。詔不許。浩將至洛。詐令部衆夜遁。陰伏甲以邀襄。襄知之。次山桑。而襄縱兵擊浩。浩退保譙城。士卒多亡叛。浩復使劉啓。王彬之。擊襄於山桑。竝爲襄所殺。桓溫聞其敗。上疏罪浩。曰。按中軍將軍浩。過蒙朝恩。叨竊非據。寵靈超卓。再司京輦。不能恭愼所任。恪居職次。而侵宮離局。高下在心。前司徒臣謨。執義履素。位居台輔。師傅先帝。朝之元老。年

晉記

卷三十一 列傳

三十

登七十。以禮請退。雖臨軒固辭。不順恩旨。適足以明遜讓之風。宏優賢之禮。而浩虛生狡說。疑誤朝聽。獄之有司。將致大辟。自羯胡天亡。羣凶殄滅。百姓塗炭。企遲拯接。浩受專征之重。無雪恥之志。坐自封殖。妄生風塵。遂使寇讎稽誅。姦逆並起。華夏鼎沸。黎元殄悴。浩懼罪將及。不容於朝。外聲進討。內求苟免。出次壽陽。頓甲彌年。傾天府之資。竭五州之力。收令無賴。以自彊衛。爵命無章。猜害固顧。故范豐之屬。反叛於芍陂。奇德龍會。作變於尉駭。羌帥姚襄。率衆歸化。遣其母弟入質京邑。浩不能撫而用之。陰圖殺害。再遣

刺客爲襄所覺，襄遂惶懼，用致逆命。生長亂階，自浩始也，復不能以時掃滅，縱放小豎，鼓行毒害，身狼狽於山桑軍，破碎於梁國舟車，焚燒輜重，覆沒三軍，積寶反以資寇，精甲利器更爲賊用，神怒人怨，衆之所棄，傾危之憂，將及社稷。臣所以忘寢屏營，啓處無地。夫率正顯義，所以致訓，明罰勅法，所以齊衆。伏願陛下上追唐堯放命之刑，下鑒春秋無君之典。若聖上含宏，未忍誅殛，且宜還棄，損之之，雖未足以塞山海之責，粗可以垂戒於將來。竟坐廢爲庶人，徙東陽之信安。浩少與溫齊名，而每心競溫，嘗問浩君何如。

晉記

卷三十一 列傳

三

我浩曰：我與君周旋久，寧作我也。溫既以雄豪自許，每輕浩，然浩亦不之憚也。至是溫語人曰：吾少時與深源共騎竹馬，彼輒取吾所棄，故當出我下。又謂郗超曰：深源有德有言，向使作令僕，足以儀型百揆。朝廷用違其才耳。浩雖被黜，放口無怨言。夷神委命，談詠不輟。雖家人不見其流放之感，但終日書空作「咄咄怪事」四字而已。浩學韓伯，隨至信安。經歲還都，浩送於清劍，語意甚遠。詩曰：當貴他人合，貧賤親戚離。因而泣下。後溫將以爲僉書令，遣書告之。浩欣然將答書，慮有謬誤，問於勳，勳十意達空。函溫發書大怒。

由是遂絕。永和十二年，卒子涓亦有美名。咸安初，溫廢武陵王，誣涓及庾倩與王謀反，殺之。浩後將改葬，其故吏顧悅之上疏訟浩，詔追復本官。深源安石入咸，伺其出處，以卜江左興亡。泊乎出潛受任，成敗異轍，何哉？深源志大而才疏，好名而心競，以致構釁，挑禍朝野。恒然其視文靖之海涵嶽鎮，不動聲色，而錯國家於磐石之安者，不可同年而語矣。噫！材者不獲遇，遇者未必材。此古今所以治不勝亂也。

謝尚

晉記

卷三十一 列傳

三

謝尚字仁祖，豫章太守鯤之子也。幼有至性，辨悟絕倫。及長，開率穎秀，然脫略細行，好衣刺文，袴善雉，舞司徒王導常呼爲小安豐。辟爲掾，襲父爵咸亭侯。轉西曹屬，時有遭亂與父母乖隔，死不奔喪而仕進者，議者以仕理王事與婚姻繼百世異事同實，宜勿禁。尚曰：典禮之典皆因循情理，在上爲憲章，在下卽爲風俗。雖運有屯夷，要當斷以大義。夫無後之罪，三千所重，所謂繼百世崇宗緒，此固不可塞也。至於天屬生離，父子永訣，乃痛之深者，夫以一體之小患，猶或忘思，慮捐視聽，况抱傷心之巨痛，懷切怛之至戚。

方寸既亂，豈能綜理時務哉？如其冒榮苟進，人心已亡，以含艱履感之人而勉之以榮貴，恐開偷薄之門。長僥倖之習，非所以垂憲章、穆風俗也。遷會稽王友，入補給事、黃門侍郎，爲歷陽太守，轉督江夏、義陽、隨三郡軍事，尚爲政簡，始到官，郡府以布四十匹、造烏布帳，尚命給軍士爲襦袴。建元二年，加南中郎將、庾冰薨，以本號督豫州四郡，轉西中郎將，督揚州之六郡諸軍事，豫州刺史，假節鎮歷陽，殷浩伐秦，使尚率衆向壽春，進號安西將軍，秦將張遇降，尚不能綏遇，怒據許昌叛，尚擊之，爲遇所敗，將收付廷尉。

晉記

卷三十一 列傳

三

康獻皇太后尚之甥也。臨朝特詔降號爲建威將軍，初尚使濮陽太守戴施據枋頭，會冉智與其大將蔣幹乞降，遣行人劉猗請救，施止猗求傳國璽，猗歸以告幹，幹以尚已敗，慮不能救，猶豫不許。施使參軍何融率壯士百人入鄴，登三臺助成譎之曰：「今且出璽付我，道路梗澁，亦未敢違。」當遣使馳白天子，聞璽已在吾知卿等至誠，必出重軍相救，幹信之，出璽付融。融齎璽馳還枋頭，尚遣振武將軍胡軫率騎三百迎璽，致諸京師，教授給事中，賜軾車鼓吹，戍石頭。永和，中拜尚書僕射，出都督江西淮南軍事，前將軍，豫州

刺史鎮歷陽，尋進號鎮西將軍，移鎮壽陽。尚少善音，於是採拾樂工，制石磬，以備太樂。江表有鐘石之樂，自尚始也。桓溫平洛陽，疏尚都督司州，將鎮洛陽，以疾不拜。升平初，徵拜衛將軍，加散騎常侍，未至卒。於歷陽年五十，尚無子，從弟奕以子康襲爵，早卒。康弟靜復以子肅嗣，又無子，靜子虔以子靈佑繼，胤後。

晉記

卷三十一 列傳

五

晉記卷三十二

列傳

紀瞻

蕭山郭 倫撰

紀瞻字思遠丹陽秣陵人也祖亮吳尚書令父陟光祿大夫瞻少以方直知名吳亡徙家歷陽郡察孝廉不行後舉秀才尚書郎陸機策之曰昔三代明王啓建洪業文質殊制而令名一致然夏人尚忠忠之弊也朴救朴莫若敬殷人革而修焉敬之弊也鬼救鬼莫若文周人矯而變焉文之弊也薄救薄則又反之於忠然則王道之反覆其無一定邪自無聖王人散晉記

卷三十二 列傳 十九

久矣三代之損益百姓之變遷其故可得而聞邪今將反古以救其弊明風以蕩其穢三代之制將何所從太古之化有何異道瞻對曰瞻聞有國有家者皆欲適化隆政以康庶績垂歌億載永傳於後然而俗變事弊得失隨時雖經聖哲無以易也故忠弊質野敬失多儀周鑒二王之弊崇文以辨等差而流通者歸薄而無款誠款誠之薄則又反之於忠三代相循如水濟火所謂隨時之義救弊之術也義皇簡樸無爲而化後聖因承所務或異非聖賢之不同世變使之然耳今大晉開元聖功日躋承天順時九有一貫

荒服之君莫不來同然而大道既往人變由久謂當今之政宜去文存樸以反其本則兆庶漸化太和可致也又問在昔哲王象事備物明堂所以崇上帝清廟所以寧祖考辟雍所以班禮教太學所以講藝文此蓋有國之盛典爲邦之大司亡秦廢學制度荒闕諸儒之論損益異物漢氏遺作居爲異事而蔡邕月令謂之一物將何所從對曰周制明堂所以宗其祖以配上帝敬恭明祀永光孝道也其大數有六古者聖帝明王南面而聽政其六則以明堂爲主又其正中皆云太廟以順天時施行法令宗祀養老訓學講肄朝諸侯而選造士備禮辨物一教化之由也故取其宗祀之類則曰清廟取其正室之貌則曰太廟取其室則曰太室取其堂則曰明堂取其四門之學則曰太學取其周水園如璧則曰辟雍異名同事其實一也是以蔡邕謂之一物又問庶明亮采故時雍穆唐有命既集而多士隆周故書稱明良之歌易貴金蘭之美此長世所以廢興有邦所以崇替夫成功之君勤於求才立名之士急於招世理無世不對而事千載恆背古之興王何道而如彼後之衰世何闕而如此對曰興隆之政務在得賢清平之化急於拔才

故二八登庸則百揆序有烈十人而天下泰武丁擢
傅巖之徒周文攜渭濱之士居之上司委之國政故
能龍奮天衢垂勳百代先王身下白屋搜揚仄陋使
山無扶蘇之才野無伐檀之詠是以化厚物感神祇
來應翔鳳飄飆甘露豐隆醴泉吐液朱草自生萬物
滋茂日月重光和氣四塞大道以成序君臣之義敦
父子之親明夫婦之道別長幼之宜自九州被八荒
海外移心重譯入貢頌聲穆穆南面垂拱也今貢賢
之塗已闔而教學之務未廣是以進競之志恆銳而
務學之心不修若闢四門以延造士宣五教以明令
晉記 卷三十二 列傳 二十九 三

三皇結繩而天下泰非象刑緇罔而已也且太古知
法所以遠獄及其末不失有罪是以獄用彌繁而人
彌暴法令滋章盜賊多有書曰惟敬五刑以成三德
叔世道衰既興三辟而文網之弊又加族誅淫刑淪
胥感傷和氣化染後代不能變改故漢祖指麾而六
合響應魏承漢末因而未革將以俗變由久權時之
宜也今四海一統人思反本漸尙簡樸則貪夫不競
尊賢黜否則不仁者遠爾則斟參夷之刑除挾誅之
律品物各順其生緝熙異事而偕也又問曰夫五行
迭代陰陽相須二儀所以陶育四時所以化生易稱
晉記 卷三十二 列傳 二十九 四
在天成象在地成形形象之作相須之道也若陰陽
不調則大數不得不否一氣偏廢則萬物不得獨成
此應同之至驗不偏之明證也今有溫泉而無寒火
其何故也思間辨之以釋不同之理對曰蓋間陰陽
升降山澤通氣初九純卦潛龍勿用泉源所托其溫
宜也若夫水潤下火炎上剛柔燥濕自然之性故陽
動而外陰靜而內內性柔弱以含容爲質外動剛直
以外接爲用是以金水之明內盛火日之光外輝剛
施柔受陽勝陰伏水之受溫含容之性也永康初州
又舉寒素大司馬辟東閣祭酒明年除松滋侯相太

晉記

卷三十二

列傳

五

安中棄官歸家與周玘等共誅陳敏召拜尚書郎與顧榮陸玩等同赴洛陽至徐州聞亂日甚將不行而刺史裴盾得東海王書若榮等願望以軍禮發遣乃各解船棄車牛一日夜行三百里得還揚州琅邪王引爲軍諮祭酒轉鎮東長史王親幸瞻宅與同乘而歸尋除會稽內史論討陳敏功封臨湘縣侯西臺除侍中不就長安陷瞻與王導勸進晉王不許瞻曰二帝失御宗廟虛廢梓宮未殯陛下持天所授而猶欲守匹夫之謙非所以闢七廟隆中興也但國賊宜誅當以此屈已謝天下耳而欲逆天時違人事失地利

卷三十二

列傳

五

晉記

卷三十二

列傳

六

曰卿雖病但爲朕臥護六軍所益多矣賜布千匹瞻不以歸家悉分賞將士賊平復自表還家帝不許固辭不起詔進驃騎將軍遣使就拜止家爲府尋卒年七十二冊贈開府儀同三司遣御史持節監護喪事論討王含功追封華容子封次子一人亭侯瞻性靜默少交遊好讀書手自抄寫所著述詩賦牋表數十篇慎行愛士老而彌篤然厚自奉養立宅烏衣巷館宇崇麗園池竹木極一時之盛尚書閔鴻太常薛兼廣川太守河南褚沈給事中宣城章遼歷陽太守沛國武嘏與瞻素疎咸藉其高義臨終托後於瞻瞻悉營護其家爲起居宅同於骨肉焉少與陸機親善及機被誅瞻卹其家周至嫁機女資送同於所生長子景早卒景子友嗣官至廷尉景弟鑒太子庶子亦先瞻而卒

應詹

應詹字思遠汝南南頓人魏侍中叡之孫也父秀早卒詹幼孤爲祖母所養年十餘母喪詹哀杖而後起性質素好學初辟公府爲太子舍人南大將軍劉宏詹之祖舅也請爲長史謂之曰生器難宏深後當代老子於荆南矣委以軍政遷南平太守王澄爲荆

州假詹督南平天門武陵三郡軍事時政令不一諸蠻怨望竝謀背叛詹召蠻酋破銅券與盟諸蠻懷之其後天下大亂詹境獨全百姓歌之曰亂離既普殆為灰朽僥倖之運賴茲應后歲寒不凋孤境獨守拯我塗炭惠隆邱阜潤同江海恩猶父母鎮南將軍山簡復假詹督五郡尋與陶侃破杜弢於長沙賊中金寶溢目詹不一盼獨收圖書進拜建武將軍賜爵潁陽鄉侯陳人王冲擁衆荊州服詹名迎爲刺史詹棄還南平遷益州刺史領巴東監軍入拜後軍將軍劉隗出鎮以詹爲軍司累遷光祿勳王敦復反詹勸明

晉記

卷三十二列傳十九

七

平人懲勸必行故歷世長久中間以來遷不足競免不足懼或有進而失意退而得分莅官雖美常以素論降替在職實劣直以舊望登叙校游談爲多少不以實事爲先後以此責成臣未見其兆也今宜峻左降舊制可二千石免官三年乃得叙用長史六年戶口折半道里倍之此法必明使天下知官難得而易失斯人慎其職朝無惰官矣都督可課佃二十頃州十頃郡五頃縣三頃皆取文武吏醫卜不得撓亂百姓三臺九府中外諸軍有可減損皆命務農市息末伎道無游人不過一熟豐穰可必然後重居職之俸

晉記

卷三十二列傳十九

八

五十三冊贈鎮南大將軍儀同三司祀以太牢子元嗣初京兆韋泓喪亂之際親屬遇饑疫並客遊洛陽素聞詹名遂依託之詹為營伉儷置居宅薦之元帝帝辟為祿位至少府卿詹卒遂製朋友之服哭止宿草祭詹終身詹叔父貞字吉甫武帝時為給事中以儒學與太尉荀勗撰定新禮未施行泰始五年卒詹家自漢至魏晉世以文章見稱於天下貞弟純純子紹永嘉中官至黃門郎為東海王越所殺詹次子誕官至龍驤將軍追贈冀州刺史

何充

晉記

卷三十一列傳十九

九

何充字次道廬江灊人魏光祿大夫禎之曾孫也祖惲豫州刺史父敞安豐太守充初為王敦主簿後忤敦旨左遷東海王文學敦死累遷中書侍郎蘇峻陷京師充東奔義軍峻平封都鄉侯拜散騎常侍出為東陽太守轉會稽內史詔徵侍中不拜尋除建威將軍丹陽尹王導庾亮並薦充由是加吏部尚書進號冠軍將軍領會稽王師導薨與中書監庾冰參錄尚書事詔充冰各以甲杖五十人至止車門尋遷尚書令加左將軍充以內外統任宜糾正若事總一人於譟對為嫌乃上疏因讓徙中書令加散騎常侍成

帝有疾庾冰兄弟以舅氏專朝慮易世之後戚屬轉疎謀立琅邪王岳每說帝以國有彊敵宜須長君帝領之充曰父子相傳先王之舊典也今琅邪踐阼如孺子何勿聽成帝崩琅邪王岳即位是為康帝帝臨軒冰充侍坐帝曰朕嗣鴻業二君之力也充對曰陛下龍飛臣冰之力也若如臣議不覲升平之世帝有慚色建元初出為驃騎將軍假節領徐州刺史鎮京口庾翼將北伐庾冰出鎮江州乃徵充入輔假節領揚州刺史帝不豫翼冰意在會稽王昱充建議立皇太子奏可康帝崩穆帝即位皇太后臨朝詔曰驃騎任重可以甲杖百人入殿又加中書監錄尚書事充自陳既錄尚書不宜復監中書乃加侍中羽林騎十人冰翼薨充專輔幼主翼臨終表以後任委息爰之朝議以諸庾世在西藩人情所嚮宜如翼表充曰荆楚國之西門戶口百萬北帶胡西鄰蜀經略險阻周旋萬里得賢則中原可定勢弱則社稷同憂豈可以白面少年猥當此任哉桓溫英略過人西夏之任無逾溫者或又曰庾爰之肯避溫乎充曰溫足能制之諸君勿憂乃使溫西爰之果不敢爭充以衛將軍褚哀皇太后父宜參總朝政上疏薦哀參錄尚書哀以

晉記

卷三十一列傳十九

十

地過周求外出充每日在滙津裏爲方伯殷浩居門下我可無勞矣充爲宰相弼幹有器局臨朝正色以社稷爲己任凡所選用以功臣爲先不以私恩樹親戚然好釋典崇修佛寺供給沙門以百數以此獲譏於世充能飲酒劉惔每云見次道飲令人欲傾家釀其能溫克也永和二年卒年五十五追贈司空諡文穆無子弟子放嗣卒又無子以兄孫松嗣位至驃騎諮議參軍充弟準弱冠知名州郡交辟並不就人勸其仕準曰第五之名何減驃騎充爲相輔準散帶衡門不及人事徵拜散騎郎不起年四十七卒升

晉記

卷三十二列傳

十一

平元年以后父追贈金紫光祿大夫封晉興縣侯子恢以父素行高潔表讓不受

蔡謨

蔡謨字道明陳留考城人也曾祖睦魏尚書祖德樂平太守父克字子尼性方嚴以正直著稱初爲成都王丞相東曹掾荀彧之徒望風畏懼時爲大郡號稱多士琅邪王澄經陳留太守呂纂遣吏迎之澄入境問吏曰此郡人士爲誰吏曰有蔡子尼江應元是時郡人多居大位者澄以其姓名問曰甲乙等并君郡人耶吏曰是也曰然則何以但稱二子吏曰向

謂君侯問人不謂問位澄笑而止到郡以吏言謂豫曰舊名此郡有風俗果然雖小吏亦知如此克見朝政日弊遂棄官歸東嬴公騰鎮河北召爲從事中郎迫以軍期克不得已應命至數十日而騰爲汲桑所攻城陷克亦遇害謨少好學善屬文弱冠察孝廉舉秀才皆不就避亂渡江爲元帝丞相參軍拜中書侍郎出守義興遷侍中蘇峻反吳國內史庾冰出奔會稽乃以謨爲吳國內史謨與張圓顧衆顧颺等共起義兵迎冰還郡峻平復爲侍中賜爵濟陽男冬蒸謨領祠部主者忘設明帝位與太常張泉俱免白衣領

晉記

卷三十二列傳

十二

職頃之遷太常領祕書監帝臨軒遣使拜太傅太尉司空會將作樂宿懸於殿庭門下奏非祭祀燕享制不設樂事下太常議臨軒遣使宜有金石之樂帝從之臨軒作樂自此始也彭城王紘上言樂賢堂有先帝手畫佛像經歷寇難不毀宜勅作頌帝下其議謨曰佛者夷狄之法非經典之制先帝量同天地多才多藝偶畫此像至於世世傳傳本承聞也盜賊奔突王都墮敗而此堂現然猶存誠神靈保祐之徵然未是大晉盛德之形容歌頌之所先也人臣親物興義祇作頌頌可也今欲發王命勅史官上稱先

帝好佛之志下爲夷狄作一像之頌於義有疑焉其事遂寢石勒死征西將軍庾亮欲移鎮石城謀擊趙事下公卿謨議曰時有否泰道有屈伸暴逆之寇雖終滅亡然當其彊盛皆屈而避之是以高祖受黜於巴漢忍辱於平城也若爭彊於鴻門則亡不終日故蕭何曰百戰百敗不死何待原始要終歸於大濟而已豈與當亡之寇爭遲速之間哉夫惟鴻門之不爭故垓下莫能與之爭文王身圯於美里故道泰於牧野句踐見屈於會稽故威申於彊吳今日之事亦由此矣賊假息之命垂盡而豺狼之力尙彊宜抗威以晉記

卷三十二列傳
二十九

待時或曰抗威待時時已可矣愚以爲時之可否在賊之彊弱賊之彊弱在石虎之能否石虎之能否可得而言矣自勒初起虎爲爪牙百戰百勝遂定中國境土所據同於魏時勒死之日將相內外咸欲誅虎虎獨起於衆異之中殺嗣主誅寵臣內難既定千里遠出一攻而拔金墪再戰而斬石生擒彭彪殺石聰滅郭權還據根本內外竝定四方鎮守不失尺寸詳察此事豈能乎將不能也假令不能者爲之其將濟乎將不濟也賊前攻襄陽而不能拔誠有之矣不信百戰之效而執一攻之驗譬若射者百發而一不中

可謂之拙乎且不拔襄陽者非石虎身也桓平北守邊之將耳賊前攻之爭疆場耳得之爲善不得則止非其所急也今征西之往則異於是何者重鎮也名賢也中國之人所聞而歸心也今而西度實有席卷河南之勢石虎必帥其精兵身來距爭若欲與戰戰何如石生若欲城守守何如金墪若欲阻沔沔何如大江蘇峻何如石虎凡此數者試詳校之愚謂石生猛將關中精兵征西之戰不能及也金墪險固劉曜十萬所不能拔今征西之守不能勝也又是時兖州洛陽關中皆舉兵擊石虎今三方反爲其用方之於晉記

卷三十二列傳
二十九

前倍半之較也若石生不能敵其半而征西欲當其倍愚所疑也蘇峻之彊不及石虎沔水之險不及大江大江不能禦蘇峻而欲以沔水禦石虎又所疑也昔祖士稚在譙佃於城北慮賊來攻因以爲資故豫安軍屯以禦其外穀將熟賊果至丁夫戰於外老弱獲於內多持炬火急則燒穀而走如此數年竟不得利是時賊惟據沔北方之於今四方之一耳士稚不能捍其一而征西欲禦其四又所疑也或又云賊若多來則必無糧然致糧之難莫過嶠而石虎昔涉此險深入敵國竟平關中今至襄陽路既無險又行

齊記

卷三十二 列傳

五

其國內自相供給。方之於前。難易百倍。前已經至。難而謂今不能濟。易又所疑也。然此但論征西既至之後耳。尚未論道路之虜也。自河以西。水急岸高。魚貫汴流。首尾百里。若賊無宋襄之義。及我未陣而擊之。將如之何。今王師與虜。水陸異勢。便習不同。寇若送死。雖開江延敵。以一當千。猶吞之有餘。宜誘致之以保萬全。棄江遠進。以我所短。擊彼所長。懼非廟勝之算也。亮遂不果移鎮。初。皇后每年拜陵。勞費甚。謨建議。古者皇后廟見而已。不拜陵也。由是遂止。咸康五年。太尉郗鑒疾篤。出謨爲軍司鑒卒。卽拜謨征北將軍。都督徐兗青三州。領徐州刺史。假節。左衛將軍陳光上疏請伐胡。詔令攻壽陽。謨上疏曰。伏見詔書。使左衛將軍陳光攻壽陽。竊以爲謬矣。臣聞善勝者不武。善攻者擊瑕。今壽陽城小而固。自壽陽至琅邪。城壁相望。其間遠者裁百餘里。一城見攻。衆城必救。且王師在路五十餘日。劉仕一軍早已入淮。又遣數部北取堅壁。大軍未至。聲息久聞。而賊之郵驛一日千里。河北之騎足以奔赴。非惟鄰城相救而已。夫以白起韓信項籍之勇。猶發梁焚舟。背水而陣。今欲停船水渚。引兵造城。前對堅敵。願臨歸路。此兵法之所誠

齊記

卷三十二 列傳

六

也。若進攻未拔。胡騎卒至。懼桓子不知所爲。而舟中之指可掬矣。况征軍五千。皆王都精銳之衆。又光爲左衛。遠近聞之名爲殿中之軍。宜令所向有征無戰。而頓之堅城之下。勝之不武。不勝爲笑。以國之上驕擊寇之下邑。得之則利薄。而不足損敵。失之則害重。而足以益寇。懼非策之長者。臣愚以爲聞寇而致討。賊退而振旅於事無失。不勝管見。謹冒陳聞。趙造戰艘數百於青州。掠緣海諸縣。謨設募得大白船者賞布千匹。小百匹。所統七千餘人。其戍東至土山。西至江乘。鎮守八城。壘十一。烽火樓望餘三十。防守固解。恆如敵至。先是郗鑒上部下有勳勞者百八十人。酬功未卒。而鑒薨。斷不復與。謨疏鑒所上。皆積年百戰之勞。臣繼鑒先後一體。宜次給班授。詔許可。康帝卽位。徵拜左光祿大夫。開府儀同三司。領司徒。代殷浩爲揚州刺史。錄尙書事。石虎死。中原大亂。朝野咸謂當太平復舊。謨獨謂不然。語所親曰。趙滅誠大慶也。然將貽王室之憂。或曰。何哉。謨曰。夫能順時奉天。濟六合於草昧。若非上哲。必由英豪。度德量力。非時賢所及。必將經營分表。疲民以還才。不副志略。不稱心財。單力竭。智勇俱屈。此韓盧東郭之所以雙斃也。永

和四年遷侍中司徒疏讓不拜謨謂人曰我若爲司徒將爲後代所哂義不敢拜也褚太后使使者喻意至五年冬詔書屢下謨固執不拜上疏以疾病乞骸骨上左光祿大夫領司徒印綬章表十餘上皇太后詔不許六年太后及帝臨軒遣侍中紀瓌黃門郎丁纂徵謨謨陳疾篤使主簿謝攸對曰臣謨不幸有公族穆子之疾天威不遠顛咫尺不敢奉詔寢伏待罪自旦至中使者十餘反謨竟不至時帝年八歲倦甚問左右曰所召人何以至今不來臨軒何時竟耶君臣俱疲弊皇太后乃詔必不來者宜罷朝中軍將軍

晉記

卷三十二 列傳十九

七

殷浩奏免禮部尚書江彪官會稽王曰蔡公傲逆上命無人臣禮若人主卑屈於上而大義不行亦不復知所以爲政矣於是公卿奏請送廷尉正刑書謨懼率子弟素服詣闕稽顙躬到廷尉待罪皇太后詔曰謨先帝師傅服事累世且歸罪有司內訟思愆若遂致之於理情若未忍可依舊制免爲庶人謨既廢杜門不出終日講誦教授子弟數年太后復以謨爲光祿大夫開府儀同三司遣謁者僕射孟洪就加冊命謨上疏陳謝以篤疾不復朝見詔賜几杖門施行馬十二年卒年七十六贈侍中司徒謨性篤慎知大體

持論侃愷於禮儀宗廟制度多所議定總應劭以來注班固漢書者爲之集解文章論議數十篇並行於世子邵永嘉太守少子系有才學仕至撫軍長史

荀崧

荀崧字景猷潁川臨潁人魏太尉或之元孫也父頽羽林右監封安陵鄉侯與王濟何劭爲拜親之友崧少好學泰始中襲父爵補濮陽王文學累遷侍中中護軍王彌入洛崧與百官奔密其母道亡賊追之同旅皆散崧號泣被髮從母屍車被創絕而復蘇葬母於密山服闕族父藩承制以崧監江北軍事南中郎

晉記

卷三十二 列傳十九

八

將假節襄陽太守時山陵被發崧遣主簿石覽將兵修復山陵以功進爵舞陽縣公遷都督荊州諸軍鎮宛改封曲陵以石覽爲襄城太守杜曾圍宛崧食盡使小女灌將數騎求救於覽及南中郎將周訪訪遣子撫率兵三千會覽救崧元帝卽位徵拜尚書僕射與刁協共定中興禮儀轉太常當是時方修學校簡省博士置周易王氏尚書鄭氏古文尚書孔氏毛詩鄭氏周官禮記鄭氏春秋左傳杜氏服氏論語孝經鄭氏博士各一人凡九人其儀禮公羊穀梁及鄭易皆省不置崧以爲不可乃上疏曰臣伏見咸寧太康

永嘉之時以侍中常侍黃門通洽古今行爲世表者
領國子博士一以應對殿庭奉酬顧問二以參訓國
子以宏儒訓三以祠曹儀曹及太常之職得以質疑
也世祖武帝應運登禪崇儒興學經始明堂營建
辟雍太學有石經古文先儒典訓賈馬鄭杜服孔王
何顏尹之徒章句傳注衆家之學置博士十九人九
州之中師徒相傳學士如林猶選張華劉寔居太常
之官以重儒教傳稱孔子沒而微言絕七十二子終
而大義乖自頃中夏殄瘁講誦過密斯文之遺將墮
於地陛下龍飛宜憲章令軌祖述前典伏聞節省之
書記
卷三十二列傳
九
制皆三分置二博士舊置十九人今五經合九人準
古計今猶未能半九人之外猶宜增四願陛下爲鄭
易置博士一人鄭儀禮博士一人春秋公羊博士一
人穀梁博士一人昔周之衰下陵上替上無天子下
無方伯善者誰賞惡者誰罰孔子懼而作春秋諸侯
諱妬懼犯時禁是以微辭妙旨義不顯明故曰知我
者其惟春秋罪我者其惟春秋時左邱明子夏造膝
親受無不精究孔子既沒微言將絕於是邱明退撰
所聞而爲之傳其書善禮多膏腴美辭張本繼末以
發明經意言多奇偉學者好之公羊高親受子夏立

於漢朝辭義清雋斷法明密董仲舒之所善也穀梁
赤師徒相傳暫立於漢世向歆漢之碩儒猶父子各
執一家莫肯相從其書文清義約諸所發明或左氏
公羊所不載亦足有所訂正是以三傳並行於先代
通才未能孤廢今去聖久遠其文將墮與其過廢無
寧過立臣思三傳雖同曰春秋而發端異趣欲按知
三家異同之說於理不可得其博士宜各置一人以
博其學庶斯道隆於百世之上摺紳詠於千載之下
矣疏奏帝使羣臣博議議者多請從崧所奏詔以穀
梁庸淺不足置博士餘如奏會王敦反不果太寧初
書記
卷三十二列傳
十
加散騎常侍成帝卽位遷右光祿大夫開府儀同三
司領祕書監給親兵百二十人蘇峻犯關崧與王導
陸奕共登御牀衛帝咸和三年薨年六十七贈侍中
初崧從弟旭早亡二息序廢竝幼崧迎與同居恩撫
如子太尉臨淮公顗國允廢絕朝廷以之屬近欲以
崧子襲封崧哀序孤微乃讓封於序人以爲難孜孜
典籍老而不衰升平四年崧改葬賜錢百萬布五
千匹二子蕤蕤嗣蕤起家祕書郎累遷散騎常侍
卒官吳國內史子藉嗣位至散騎常侍大長秋
美字令則年十五尙尋陽公主拜駙馬都尉徙祕書

承出爲義興太守遷吳國內史有能名尋除北中郎將徐州刺史監徐兗二州揚州之晉陵諸軍事假節當是時羨年二十八中興方伯未有如羨之少者羨至鎮使參軍鄭襲戍淮陰屯田於石鼈加監督青州領兗州刺史鎮下邳永和申自鎮來朝蔡謨固讓司徒不起中軍將軍殷浩將加謨大辟以問羨羨曰蔡公今日事危明日必有桓文之舉浩乃止石虎死中原大亂羨撫納降附甚得衆心擊斬慕容蘭於汴城帝將封之固辭不受升平二年卒年三十八帝聞之歎曰苟令則王敬和相繼凋落股肱腹心將復誰寄

晉記

卷三十二列傳

三

乎追贈驃騎將軍

范汪

范汪字元平南陽順陽人也祖晷雍州刺史有惠政加左將軍卒於官父雅辟大將軍掾早卒汪少孤貧六歲過江依外家新野庾氏年十三喪母居喪盡禮親鄰哀之及長好學外氏家貧汪乃廬園中布衣蔬食然薪寫書寫畢誦讀亦徧弱冠至京師屬蘇峻反汪乃西歸當是時溫嶠庾亮屯兵尋陽而行李斷絕莫知峻虛實未敢輕進汪至嶠訪之汪曰賊政令不一貪暴縱橫滅亡不及京師士庶喁喁宜及時進討

嶠大悅是日護軍平南二府禮命交至始解褐參護軍事嶠平賜爵都鄉侯爲庾亮平西參軍從討郭默進亭侯汪爲庾亮佐吏十有餘年亮甚重之轉鷹揚將軍武陵內史徵拜中書侍郎建元元年庾翼悉郢漢之衆次安陸轉屯襄陽以事中原汪上疏曰臣伏思安西將軍翼今至襄陽倉卒攻討凡百草創而元冬之月沔漢乾涸皆當魚貫而行設一處有急勢不相救臣所至慮一也又既至之後桓宣當出宣往實窮豺狼招攜羣今田疇墾闢生產始立而遽移之下必嗷然悔吝難測臣所至慮二也襄陽頓益數萬口

晉記

卷三十二列傳

三

奉師之費皆當出於江南運漕之難不可不熟計臣之所至慮三也且申伯之尊而與邊將竝馳又東軍不進未免孤懸賊誠衰弊然得臣猶在我德雖隆而連兵不解患難將起臣之所至慮四也翼豈不知兵家所患顧以門戶事任憂責莫大是以抗表輒行畢命原野然國家之慮當以萬全非至安至審王者不舉宜詔翼還鎮養銳以爲後圖則天下幸甚桓溫代翼爲荊州復以汪爲安西長史溫伐蜀委汪以留府事蜀平進爵武興縣侯溫欲畱爲長史及江州刺史汪皆不應自請還京求爲東陽太守溫銜之在郡大

興學校。頃之召入。遷中領軍。出爲安北將軍。徐兗二州刺史。假節。桓溫北伐。令汪率文武出梁國。以失期免爲庶人。汪屏居吳郡。從容講肄。不言枉直。後至姑孰。見溫。溫時方起。屣滯以傾朝廷。謂汪遠來詣己。喜甚。謂袁宏曰。范公來可作太常邪。甫坐。溫謝其遠來。意汪實來造溫。而以趨時爲嫌。乃曰。亡兒瘞此來視之耳。溫默然而止。年六十五。卒於家。贈散騎常侍。長子康嗣。早卒。少子甯。列儒林傳。

汪伯父廣。字仲將。舉孝廉。除靈壽令。不之官。姊適孫氏。早亡。有孤孫邁。值天下大亂。廣負以南奔。元帝以

晉記

卷三十二列傳

三

爲堂邑令。歲荒。出私穀數千斛以振饑人。放囚還家。如期而反。百姓愛之。卒於官。

汪叔父熙。字子常。博學善屬文。永嘉中渡江。拜佐著作郎。以討蘇峻。賜爵都亭侯。累遷尚書右丞。時廷尉奏殿中帳吏邵廣盜官幔三張。合布三十匹。有司正刑。棄市。廣二子宗年十三。雲年十一。黃幡搗登聞鼓。求自沒爲奚官奴。以贖父命。尚書郎朱暕議以爲天下之人父無子者少。一事遂行。卽成。永制懼死罪之刑。於此而弛。堅亦同暕議。而議者以廣爲鉅徒。二兒沒入。既足以懲。又使百姓知父子之道。聖朝有垂恩

之仁。可特聽減廣死罪爲五歲刑。宗雲付奚官爲奴。而不爲永制。堅駁之曰。白淳樸澆散刑辟。仍作刑之。所以止刑。殺之所以止殺。雖時有赦過宥罪。議獄緩死。未有行小不忍而輕易典刑者也。且旣許宗等宥廣以死。若復有宗比而不求贖父者。豈得不擯絕人倫。同之禽獸邪。按主者今奏云。惟特聽宗等而不爲永制。夫王者所作。動關盛衰。嘖笑尙慎所加。況於國典。可以徒虧。今之所以宥廣。正以宗等耳。人之愛父。誰不如宗。今旣居然許宗之請。將來訴者何獨匪民。特聽之意。未見其益。不以爲例。怨讎交興。此爲施一

晉記

卷三十二列傳

三

恩於今。而開萬怨於後也。成帝從之。正廣死刑。後遷護軍長史。卒。官子啓。字榮期。爲祕書郎。終於黃門侍郎。

晉記卷三十二終

康樂公謝元

謝元字幼度。父奕字無彥。少有名譽。桓溫辟爲安西司馬。推布衣之好。在溫坐。岸幘笑詠自若。溫曰。此我方外司馬也。嘗逼溫飲。溫走入南康主閭避之。主曰。君若無狂司馬。我何由得相見。奕遂攜酒就聽事。引一兵帥共飲。曰。失一老兵。得一老兵。溫不以爲忤。卒官安西將軍。豫州刺史。元少穎悟。叔父安器之初。好佩紫羅香囊。太傅患之。而不欲傷其意。因戲賭取而

晉記

卷三十三

列傳

一

焚之。元悟遂不復佩。桓溫辟爲掾。轉桓豁征西司馬。領南郡。相監北征諸軍事。當是時。苻秦彊盛。數寇邊。朝廷求文武良將。才堪鎮禦者。安乃以元應舉。中書郎郗超素與元不相能。聞之。嘆曰。安違衆舉親。明也。元必不負舉才也。人或以爲不然。超曰。吾嘗與元共在桓公府。見其使才。雖履屐間。亦得其任。所以知之。於是徵拜建武將軍。兗州刺史。領廣陵相。監江北諸軍事。秦軍圍襄陽。車騎將軍桓沖禦之。詔元發三州人。遣彭城内史何謙游軍襄淮。爲形援。襄陽沒。秦將彭超攻龍驤將軍戴遂於彭城。元率東莞太守高衡。

後軍將軍何謙。次於泗口。欲遣使報遂。而無其人。

小將田泓請行。乃沒水潛趨。將及城。爲秦所獲。秦厚

賂泓。使云南軍已敗。泓僞許之。既而告城中曰。南軍

垂至。我單行來報。爲賊所得。勉之。遂遇害。時彭超輜

重。在留城。元乃揚聲使謙等向留城。超聞之。還保輜

重。謙馳進解彭城圍。而秦將句難毛當。自襄陽南侵。

彭超復圍幽州刺史田洛於三阿。衆凡六萬。詔征虜

將軍謝石。率水軍次涂中。右衛將軍毛安之。游擊將

軍河間王曇之。淮南太守楊廣。宣城内史邱準。次堂

邑。既而盱眙城陷。高密內史毛藻戰沒。安之等軍驚

晉記

卷三十三

列傳

一

潰。朝廷大震。元於是自廣陵西擊難等。何謙解田洛圍。進據白馬。與秦大戰。破之。斬其將都顏。因復進擊。又破之。斬其將邵保。超難引退。元率何謙。戴遂。田洛。追之。戰於君川。復大破之。元參軍劉牢之。攻破浮航。及白船。督護諸葛侃。單父令李郁。又破其運艦。難等相率北走。僅以身免。遂罷彭城下。郗超遣殿中將軍慰勞。進號冠軍。加領徐州刺史。還廣陵。以功封東興縣侯。太元八年。秦王堅自率兵次於項城。衆號百萬。而涼州之師始達咸陽。先遣苻融慕容暉。張蚝。苻方等至潁口。梁成王先等屯洛陽。詔以元爲前鋒。

都督徐兗青三州揚州之晉陵幽州之燕國諸軍事與叔父征虜將軍石從弟輔國將軍琰西中郎將桓伊龍驤將軍檀元建威將軍戴熙揚武將軍陶隱等距之衆凡八萬元先遣廣陵相劉牢之將五千人直指洛澗擊斬梁成及成弟雲秦步騎奔潰爭赴淮水牢之縱兵追之擒秦將梁他王顯梁悌慕容屈氏等收其軍實未幾堅進屯壽陽列陣臨肥水元軍不得渡元使謂苻融曰君遠涉吾境而臨水爲陣是不欲速戰也諸君盍稍卻卻令將士得周旋僕與諸君緩轡而觀之不亦樂乎秦衆皆曰宜阻肥水莫令得上我

晉記

卷三十三 列傳

二

衆彼寡勢必萬全堅曰但卻軍令得過而我以鐵騎數十萬向水逼而殺之蔑不勝矣遂麾使卻陣衆因亂不能止元等於是以前鋒銳八千人渡肥水石軍距張蚝小卻琰元決戰肥水南朱序在堅陣後呼曰秦兵敗矣秦衆奔潰自相蹈藉投水死者不可勝計肥水爲之不流餘衆棄甲宵遁聞風聲鶴唳皆以爲王師之至草行露宿重以凍餒死者十七八獲堅所乘雲母輿儀服器械軍資珍寶山積牛馬騾驢駝十餘萬詔遣殿中將軍慰勞進號前將軍假節固讓不受賜錢百萬綵千匹既而太傅安奏苻氏喪敗宜乘

其釁乃以元爲前鋒都督率冠軍將軍桓石虔徑造渦潁元復率衆次彭城遣參軍劉襲攻秦鄆城走其兗州刺史張崇使劉牢之守鄆城兗州既平元患水道險澀糧運艱督護聞入夷請堰呂梁水樹柵立七埭爲派擁二岸流以利漕自此公私利便時又進擊青州故謂之青州派遣淮陵太守以三千人向廣固秦青州刺史苻朗出降遂進擊秦冀州遣龍驤將軍劉牢之濟北太守丁匡據碭碭濟陽太守郭滿據滑臺奮武將軍顏雄渡河立營秦苻丕使將桑據屯黎陽元使劉襲夜襲據據走丕惶遽欲降元許之不急

晉記

卷三十三 列傳

四

攻既而不告饑元饋丕米二千斛遣晉陵太守滕恬之渡河守黎陽三魏皆降以兗青司豫平加元都督徐兗青司冀幽并七州軍事論功封康樂縣公元請以先封東興侯賜兄子玩詔即封玩豫寧伯元復遣寧遠將軍春演破申凱於魏郡又欲使豫州刺史朱序鎮梁國自屯彭城北固河上以西援洛陽而朝議以征役久宜置戍而還乃詔元旋鎮淮陰朱序鎮壽陽會翟遼據黎陽執滕恬之太山太守張願以郡叛河北騷動元以處分失所上疏送節求解所職詔令且還鎮淮陰以朱序代鎮彭城元還遇疾固求解職

詔不許使移鎮東陽城元在道疾篤上疏曰臣以常才忽蒙殊遇遂從戎驅馳十載輒爲軍鋒天祚大晉王威屢振定由陛下神武英斷亡叔臣安協贊雍熙以成天工而霧霧尙翳六合未朗復命臣荷戈前驅董司戎首冀仰憑天威宇宙寧一然後從臣叔安退身東山所以區區家國寔在於此不謂臣愆咎夙積罪鍾中年上延亡叔臣安亡兄臣靖數月之間相繼殂背下逮稚子尋復昏天臣不勝楚酷一慟殆斃去冬奉司徒道子逮問臣進止之宜臣進不達事機以蹙境爲恥退不自揆欲苟順宿心是以奉送章節

晉記

卷三十三 列傳二十

五

待罪有司而聖恩曲赦使抱罪之臣復得更名於所司木石猶感而況臣乎伏念臣同生七人凋落相繼惟臣一身孑然獨存在生荼酷無如臣比而先疾一動便至委篤陛下體臣疾重使還藩淮側冀日月漸瘳思更奮迅而所患沈頓有增無損今者懷懼救命朝夕寧可臥居重任以招患害追尋前事能不寒心謹遣兼長史劉濟重奉送節蓋章傳伏願陛下垂天地之仁拯將絕之氣時遣軍司鎮慰荒雜聽臣所乞盡醫藥消息以冀神祇之佑若此而不差修短命也使臣得及視息瞻視墳柏公私無恨矣伏枕悲慨不

覺流涕詔使還京口療疾遣高醫一人令自消息病久不差前後表疏十餘上久之乃轉散騎常侍左將軍會稽內史時吳興太守晉寧侯張元之亦以才學顯自吏部尙書與元同年之郡時人稱爲南北二元然元之名亞於元元既與疾之郡十三年卒於官年四十六追贈車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諡曰獻武子瑛嗣始從元征伐者何謙字恭子東海人戴逵字安邱逵之弟也並驍果多權略逵厲志東山而遂以武勇顯以軍功封廣信侯官至大司農瑛祕書郎早卒子靈運嗣瑛少不慧而靈運文藻豔逸元愛之曰我

晉記

卷三十三 列傳二十

六

尙生瑛瑛焉得不生靈運永熙中爲劉裕世子左衛率元兄泉靖泉歷義興太守靖官至太常建元之後巨猾陸梁權臣橫恣當是時兼將相於中外係存亡於社稷者其惟謝氏乎文靖始居塵外嘯咏林泉蕭然有凌霞之致暨於禪薜蘿襲朱組庶績用康彝倫載穆苻堅百萬之衆已敗吳江桓溫九五之心將移晉鼎從容而杜姦謀宴衍而清羣寇斯爲盛矣康樂才兼文武志存匡濟成功不伐無墮家風非文靖之知人其孰能與於此哉

桓沖

桓冲字幼子宣城太守彝之季子也弱冠除鷹揚將軍西陽太守數從兄溫征伐有功初鎮襄陽及破姚襄虜周城賜爵豐城公遷鎮威將軍江州刺史初彝之亡冲兄弟並少家貧母患須羊以解而不可得溫乃以冲爲質羊主曰吾不欲質也幸爲養買德郎買德冲小字也及冲爲江州出射羊主於堂邊視冲冲識之謂曰我買德也遂厚報之頃之進中郎將假節冲在江州凡十三年而兄溫卒孝武帝詔冲爲中軍將軍進都督揚江豫三州軍事揚豫二州刺史冲既代居溫任盡忠王室初大辟之罪溫皆自決冲以生

晉記

卷三十三

七

殺古今所慎凡諸死罪列上須報或勸冲誅除時望專執大權冲反解揚州自求外出桓氏皆以爲非計郁超亦深止之冲皆不納寧康三年乃以車騎將軍徐州刺史都督徐兗豫青揚五州之六郡軍事鎮京口假節尋加侍中以甲杖五十人入殿既而以王蘊爲徐州刺史詔冲專督豫江二州自京口鎮姑孰太元元年秦伐涼州冲使宣城內史朱序豫州刺史桓伊率衆向壽陽淮南太守劉波汎舟淮泗將乘虛擊秦會涼州已沒乃罷兵桓豁卒於荊州以冲子嗣爲江州刺史遷冲都督江荆梁益寧交廣七州軍事領

護南蠻長府荊州刺史冲將之鎮帝餞於西堂賜錢五十萬酒三百四十石牛五十頭犒賜文武衛將軍安送冲至於漂洲冲到江陵以苻秦彊盛欲移阻江南乃上疏曰自中興以來荊州所鎮隨宜迴轉臣亡兄溫以石虎死經略中原因便即鎮江陵事與時遷勢無常定且兵者詭道示之以弱今宜全重江南輕戍江北南平孱陵縣界地名上明土田膏良可以資業軍人在吳時樂鄉城以上四十餘里北枕大江西接三峽若狂狡送死則舊郢以北堅壁不戰接會濟江路去不遠乘其疲墮撲剪爲易臣司存闔外輒隨

晉記

卷三十三

列傳

八

宜處分於是移鎮上明使冠軍劉波守江陵參軍楊亮守江夏詔以荊州荒饑冲新移草創歲運米三十萬斛給軍須年豐乃止秦遣將寇樊鄧魯陽南鄉諸郡所在陷沒冲深自咎上疏送章節請解職不許帝使左衛將軍張元之詣冲諮謀軍事冲自率前將軍劉波兄子振威將軍石民冠軍將軍石虔等伐秦拔筑陽攻武當走其兗州刺史張崇尋以疾疫還鎮上明表以石民爲襄城太守鎮京口以尋陽北接彊蠻西連荆郢求自領江州許之使石虔伐秦襄陽擒其太守閭震及大小帥二十九人送於京師詔歸冲府

以平震功封次子謙宜陽侯使揚威將軍朱綽焚秦
西北稍田拔六百餘戶使振武將軍郭寶伐秦魏興
降其太守褚垣及上庸太守段方走新城太守麴常
以三郡平詔賜錢百萬袍表千端初冲之移鎮上明
也慮江東力弱正可保固封疆自守而已又以將相
異宜自以德望不逮謝安故委以朝政而四方鎮扞
以爲己任既而秦悉衆內侵冲深以根本爲慮選精
銳三千入衛京師而謝安謂三千人不足爲損益欲
外示閑暇開軍在近固不聽報曰朝廷處分已定兵
革無闕西藩宜以爲防當是時安已遣兄子元及桓

晉記

卷三十三列傳

九

伊等諸軍冲謂不足憂形於色對佐吏歎曰安石有
廟堂之量不閑將略今大敵垂至方游談不暇遣諸
不經事少年衆又寡弱天下事可知吾其左袵矣及
大破秦兵冲本疾病加以慚恥發病而卒年五十七
贈太尉諡曰宣穆賻賜錢五十萬布五百匹冲性儉
素而謙和下士嘗浴夫人進新衣冲大怒夫人曰衣
不經新焉得故乃笑而服命處士劉驥之爲長史驥
之不屈親往迎之又辟長沙鄧粲爲別駕備禮盡恭
粲感其好賢乃起應命歸終與謝安書曰妙靈靈寶
尙幼亡兄寄託不終以此爲恨言不及私喪下江陵

士女老幼皆臨江瞻送號哭盡哀冲七子惟嗣謙修
知名

嗣初拜江州刺史後領江夏相卒官子允累遷中書
令元纂爲吏部尙書元死徙於新安後殷仲文駱駝
等謀反陰欲立允爲元嗣事覺伏誅

謙字敬祖當父冲時以軍功封宜陽縣侯者也累遷
西中郎將荊州刺史元纂封新安王桓振作亂謙保
護乘輿有力焉振敗奔秦譙縱請謙於秦秦王與問
謙去就謙曰臣門著恩荆楚今臣與譙縱東下無不
可者典曰小水不容巨魚縱才力足以濟事亦不假

晉記

卷三十三列傳

十

君爲羽翼矣謙固請行乃遣之謙至蜀虛懷下士縱
固疑謙置於龍格使人守之後與縱及道福俱下在
道召募百姓感冲遺惠投者二萬人劉道軌破謙斬
之

修尙簡文武昌公主累遷左衛將軍中護軍江州刺
史元纂封安成王爲義軍所誅

朱序

朱序字次倫義陽人也父燾西蠻校尉益州刺史有
幹才序世爲名將累遷鷹揚將軍江夏相與寧末擊
司馬勳以功拜征虜將軍封襄平子太和中長城人

錢宏聚黨數百人。匿原鄉山。以序爲吳興太守。討擒之。遷兗州刺史。寧康初。拜南中郎將。持節監河。中諸軍。梁州刺史。鎮襄陽。是歲。秦將苻丕率師圍序。秦軍食少。督衆力攻之。序固守。彌月初。丕之攻也。序母韓登。城陷行。謂序曰。城西北隅。當先受弊。而兵將卒卒。遂躬領百餘婢。及城中女丁。於其角斜築城二十餘丈。既而西北隅果潰。衆固守新城。不知不可破。解圍去。襄陽所謂夫人城者也。序累戰勞甚。秦兵既退。衆僉備弛。督護李伯護密應秦。丕還襲之。襄陽陷。序沒於秦。秦殺伯護。徇之以其不忠也。序逃至宜陽。藏夏

晉記

卷三十三

列傳

十一

秦收撥序。乃詣苻暉自首。秦王嘉而不問。以爲尚書。太元八年。秦悉衆南侵。謝石率師距之。時秦大兵尙在項。苻融以三十萬衆先至。秦王遣序說石。稱已兵威使降。序反謂石曰。若秦百萬之衆悉到。莫可與敵。及其未集。擊之可也。於是石遣謝琰選勇士八千人。涉肥水挑戰。秦兵小卻。序時在軍後。大呼曰。秦師敗矣。衆遂大奔。序因歸國。拜龍驤將軍。豫州刺史。屯洛陽。丁零翟遼反。序遣將軍與淮泗諸郡共擊遼。遂監青兗二州。進鎮彭城。以東鎮淮陰。許之。崔遵子釗寇陳。穎。遣秦軍擊之。序征虜將軍表求

運江州米十萬斛。布五千匹給軍。加都督司雍梁秦軍事。詔河南太守楊佺期。南陽太守趙睦。各領兵千人。隸序。仍戍洛陽。衛山陵。慕容永向洛。序自河陰北濟。與永將王次等相遇。戰於沁水。次敗走。參軍趙睦。江夏相桓不才。追永。破之於太行。永歸上黨。序追永至白水。相持二旬。聞翟遼欲向金墉。乃還。遂攻翟釗於石門。遣參軍趙蕃。破翟遼於懷縣。遼宵遁。留鷹揚將軍朱黨戍石門。使子略督護洛城。趙蕃爲助。序遂還襄陽。巡夫人城。泣然而泣。謂將軍皇甫貞曰。吾昔戮力於此。爲李伯護所陷。常恐老死。西夷不謂氏寇

晉記

卷三十三

列傳

十一

天亡。皇靈寵授。使衰殘復得至此。嗚呼。天也。序以老病累表解職。不許。遂輒去任。數旬歸罪。廷尉詔原不問。太元十八年卒。贈左將軍。散騎常侍。

毛寶

毛寶字碩真。滎陽陽武人也。王敦舉爲臨湘令。敦死。爲平南將軍溫嶠參軍。蘇峻反。嶠將赴難。而征西將軍陶侃不果。嶠屢說之。猶未決。志甚。乃使使告侃曰。公且守。僕宜先下。翌日。寶自別使還。聞之。諫曰。今舉大事。衆克在和。假令可疑。猶當示不覺。何可自作疑耶。宜急追信。易書。如不及。當更遣使。嶠乃追使者。復

以書嬰亂入援侃遂徑發寶領千人爲前鋒俱次茆子浦初崎以南軍習水而峻軍便步欲以所長制之令三軍有上岸者死蘇峻饋米萬斛於祖約約使司馬桓撫迎之寶告其衆曰兵法軍令有所不從此豈可不上岸邪乃力戰悉獲之約用大饑嶠上寶爲廬江太守約遣祖煥桓撫等襲溢口陶侃將自擊之寶曰義軍恃公公不可輒動寶請討之侃即使寶行先是譙國內史桓宣距約南屯馬頭山煥撫攻之求救於寶寶帳下疑宣黨約宣遣子戎復請寶隨戎赴宣未至而煥撫軍與宣戰寶軍懸兵少爲所敗中箭貫背記

卷三十三 列傳

三

也公竟滅之峻衆雖衆亦畏死非皆勇健公去峻謂公歸其威其勢益張四海聞之不曰公歸備胡而曰公爲峻敗亦非所以聞於天下也公試授寶兵使得上岸出不意斷賊資糧捷可計日而奏耳侃然之加寶督護寶承閒燒峻句容湖孰積聚峻頗乏食侃遂留不去峻死匡術以苑城降侃使寶守南城鄧嶽守西城峻將韓晃攻之寶登城射殺數十人晃問寶曰君是毛廬江耶寶曰是也是曰君名壯勇何不出鬪寶曰君健將也何不入鬪晃笑而退賊平封州陵縣開國侯食邑千六百戶庾亮西鎮請爲輔國將軍晉記

卷三十三 列傳

四

守襄陽。選穆之爲建武司馬。桓溫代翼。復以爲參軍。從溫平蜀。平洛。入關。溫將旋師。留二千人使穆之衛山陵。升平初。遷寧州刺史。溫封南郡。徙穆之爲建安侯。復參太尉軍。從伐燕。鑿鉅野。河百餘里。引汶水入濟。領東燕太守。秦將寇彭城。穆之以將軍假節。鎮廣陵。秦圍襄陽。詔受桓沖節度。沖使穆之游軍沔中。秦寇蜀。洪拜右將軍。西蠻校尉。益州刺史。領建平太守。假節。戍巴郡。以子球爲梓潼太守。共伐秦。以糧少。退屯巴東。病卒。追贈中軍將軍。子珍嗣。珍弟璩。璩璿。璿最知名。

晉記

卷三十三 列傳二十

五

璿字叔連。初除尚書郎。衛將軍謝安引爲參軍。淮肥之役。參安子琰征虜將軍。秦王堅迸走。璿與田次之共躡堅。至中陽。不及而歸。拜淮南太守。海陵縣界有地曰青蒲。四面距湖。菰葑之藪也。逃亡聚之。威令不能及。璿率千人討之。時大旱。璿因縱火。菰葑盡然。亡戶窘迫。悉出詣璿自首。殆萬戶。皆以補兵。以功轉西中郎司馬。代郭銓爲益州刺史。桓元篡立。遣使加璿散騎常侍。左將軍。璿執元使。不受命。移檄遠近。列元罪狀。元使桓希爲梁州王昇據涪。郭法成宕渠。師寂戍巴郡。周道子戍白帝。以備璿。璿與已東太守柳約。

之建平太守羅述。征虜司馬甄季子擊破希等。率衆次於白帝。初。璿弟寧州刺史璠卒。官球孫祐之及參軍費恬以數百人送喪葬於江陵。會元敗。謀奔梁州。璿子修之爲元屯騎校尉。誘元入蜀。旣而修之祐之費恬及漢嘉人馮遷共殺元。約之等聞元死。進軍枝江。而桓振復陷江陵。劉毅還尋陽。約之亦退。季子羅述皆病。約之乃僞降。欲襲振。事泄被殺。約之司馬時延祖涪陵太守。文處茂等撫其餘衆。保涪陵。振使桓放之屯西陵。處茂距擊破之。振死。安帝反正。詔進璿征西將軍。都督益梁秦涼寧五州軍事。行宜都寧蜀

晉記

卷三十三 列傳二十

六

太守處茂輔國將軍。西夷校尉。巴西梓潼二郡太守。璿弟西夷校尉璿爲征虜將軍。梁秦二州刺史。蜀郡太守璩爲輔國將軍。寧州刺史。初。璿聞振陷江陵。率師赴難。使璿璩順外江而下。參軍譙縱領巴西梓潼二郡軍下涪水。會於巴郡。蜀人不樂東征。縱因人情思歸。於五城水口反。襲殺璿於涪。璿留府長史鄭純之自成都馳使告璿。璿時在略城。去成都四百里。遣參軍王瓊討反者。相距於廣漢樊道。令何林聚黨助縱。誘璿麾下。遂共殺璿及璩。及子姪之在蜀者。義熙中。時延祖爲始康太守。上疏訟璿兄弟。於是詔曰。故

益州刺史璩西夷校尉瑾蜀郡太守爰勤王忠烈事
垂慮外葬送日近益懷惻愴可皆贈先所授官給錢
三十萬布三百匹追封璩歸鄉公千五百戶以祐之
誅元封夷道縣侯自實至璩三葉旌旄開國者四人
將帥之家時以饒尋陽周氏瑾子修之官至右衛將
軍從劉裕滅秦後沒於魏璩子宏之嗣

安之字仲祖官至右衛將軍卒贈光祿勳四子潭泰
遠遁孝武初即位妖賊盧悚入官安之時為游擊將
軍聞難率衆直入雲龍門格戰斬悚會稽王道子秉
政追論安之功賜爵平都子潭嗣爵拜江夏相泰歷

晉記

卷三十三

七

太傅從事中郎遠游擊將軍遁太傅主簿泰遠為桓
元所殺惟遁被徙廣州義熙初得還至宜都太守
璩宗人德祖兄弟五人太元末相攜渡江荊州刺史
劉道規以德祖為始平太守劉裕擊司馬休之版補
太尉參軍從裕伐秦所在尅捷拜龍驤將軍秦州刺
史代劉遵考守蒲坂河北覆沒德祖獨全軍而歸以
前後功賜爵灌陽縣男督司雍并三州軍事冠軍將
軍司州刺史戊虎牢為魏所沒德祖次弟疑疑弟辯
並有志節疑死於盧循之難辯死於魯宗之役咸奮
不顧身為世所歎

終

晉記卷三十四

列傳

蕭山郭 倫撰

忠義列傳

嘗讀戰國策見當時之士往往蹈死而不顧至漢初
其風猶烈焉蓋所謂游俠者流而無當於殺身成仁
之旨非死之難處死之為難信哉斯言也夫人之身
父母生之師教之君成之蓋若是其重也見義而不
死與任氣以輕生於己為自棄於國為亂臣其不可
一也人莫不有一死而貪生苟免之夫重其生而不
知其如無生也忠義之子赴鼎鑊其如歸蹈履亡而

晉記

卷三十四

一

不恤彼其心惟見不死之不可亦遑計後世之名哉
而名必歸之又有不必遽死而千載之下生氣凜凜
顧其義何如耳晉自元康以後禍難荐興姦凶方命
面夏沸騰蒼生塗炭清言之鼎臣至勸石勒稱帝以
圖苟免可謂亂世也與當是時北海劉敏元避寇自
齊西奔同縣管平年七十餘矣隨敏元而西至滎陽
為盜所劫敏元已免乃還請以身代盜謂敏元曰彼
之子何人也曰同邑人也竄而無子今依敏元敏元
義不獨生諸君如欲役之老不堪使若欲食之不如
敏元肥盜瞋目叱敏元曰殺彼汝其焉往敏元勃然

謂盜長曰吾親非骨肉詎非師友特以見投故乞以身代夫仁義何常大丈夫上當爲劉項之事下豈失爲陳涉胡廣乎奈何容此殘人以損盛德請爲除之挺劍而前盜長笑曰義士也殺之不祥乃俱免之夫敏元以人一日之投已患難之來卽義不獨生王夷甫食君祿數十年身爲三公視數十萬衆如草芥使石勒而用爲軍司焉知其不俛首也不有忠義其能國乎若周楷辛吉庾麴卞壺桓雄周崎張禕諸人莫不志烈秋霜精貫白日不可激清風於千古哉余故於死節之臣槩不敢忽其或有附見而不爲立傳者

晉記

卷三十四 列傳

二

非略之也事從其類而他無所見則特書死之其節彰矣其餘已附見者今不復爲傳云

忠義傳

范粲

范粲字承明陳畱外黃人漢萊蕪長丹之孫也真正有祖風博涉彊記遠近請益者甚衆性不矜嚴而見之皆肅如也魏時州府交辟初不就久之應命爲治中轉尙書郎出爲征西司馬遷武威太守選良吏立學校勸農桑設防備威化大行以母病輒去官左遷樂涪令尋遭母憂服闋爲太宰中郎魏主芳之廢爲

齊王也遷於金墉城粲素服拜送哀慟左右大將軍師召羣臣會議粲稱疾弗出大將軍以其時望勿罪也拜侍中持節使於雍州粲因陽狂不言寢所乘車足不履地子孫恆侍左右凡婚宦大事輒密諮之合則無忤否則眠寢不安妻子以此伺其旨焉泰始中粲同郡太子中庶子孫和薦粲詔下郡縣給醫藥以二千石祿養病歲以爲常加賜帛百匹子喬以父疾篤辭不敢受詔不許太康六年年八十四卒不言三十六載終於所寢之車

晉記

卷三十四 列傳

三

喬字伯孫年二歲時祖母將終撫其首曰恨不見汝成人以所用硯賜之至五歲祖母以告喬執硯流涕不自勝及長好學不倦父粲陽瘖喬與二弟並棄學業絕人事侍疾迨粲之沒足不出邑里者幾四十年司隸校尉劉毅嘗抗論於朝曰使范武威疾若不篤其爲夷齊復見於今如其疾篤益聖主所宜哀矜其子久侍父疾名德茂著不加敘用深爲朝廷惜遺賢之譏也元康初詔求廉讓沖退隱道寒素者不計資以參選敘尙書郎王琨薦喬當是時琨爲司徒天下所舉凡十七人於喬特發優論除樂安令辭不拜喬凡一舉孝廉入薦公府再舉清白異行一無所就

外黃令高顯歎曰士大夫未有不及私者范伯孫恂
恂率道名諱未嘗經于官曹士之貴異于今而見矣
元康八年卒年七十八

周處

周處字子隱義興陽羨人也父魴吳郡陽太守處少
孤年未弱冠而膂力絕人然好馳騁田獵無賴州曲
患之久乃稍自知爲人所惡一日謂父老曰今時和
歲豐而人不樂何也父老歎曰三害未除何樂之有
處問三害父老曰南山遺跡虎長橋下蛟并子爲三
矣處曰宜此三患吾力能除之父老曰子若除之則

晉記

卷三十四 列傳

四

一郡之大慶非唯去害而已處乃入山殪虎投水搏
蛟蛟或沈或浮行數十里處與之俱經三日夜人謂
處死皆相慶處殺蛟而反聞鄉里相慶始知人患己
之甚乃慨然入吳尋二陸機時不在見雲具以情告
口處欲自修而二陸恐將無及雲曰古人貴朝
聞夕改子前途三患志之不立何憂名之不
彰乎遂勵志好學言必忠信克己期年州府交辟仕
吳爲東觀左丞建衡中爲無難督吳平王渾登建鄴
宮釀酒既酣謂吳人曰諸君亡國之餘得無感乎處
對曰漢末分崩三國鼎立魏滅於前吳亡於後亡國

之感豈惟一人渾有慙色入洛稍遷新平太守處撫
和戎狄叛羌歸附轉廣漢太守郡多滯訟有經三十
年不決者處詳其曲直一朝決遣以母老罷歸尋除
楚內史未之官徵拜散騎常侍處曰古人辭大不辭
小乃先之楚而郡經喪亂僑舊雜處處條插區理教
諭井井又檢尸骸無主及白骨在野者收葬之然後
就徵及居近侍多所規諷遷御史中丞糾劾不避權
戚梁王彤違憲處深文按之弗憚也初匈奴郝度元
與馬蘭羌盧水胡俱反殺北地太守關中都督趙王
倫信用嬖人孫秀與雍州刺史解系爭軍事系表請

晉記

卷三十四 列傳

五

誅秀以謝氏羌朝廷徵倫還以梁王彤爲征西大將
軍都督關中旣而秦雍氏羌悉反帥齊萬年稱帝圍
涇陽朝臣惡處疆直皆曰處吳之名將子也忠烈果
毅必能殄寇乃拜建威將軍隸安西將軍夏侯駿西
征伏波將軍孫秀知其將死謂處曰卿有老母可以
辭也處曰忠孝安得兩全且聞難而避非孝也中書
令陳準言於朝曰駿及梁王皆貴戚進不求名退不
畏咎周處忠勇有怨無援宜詔孟觀以精兵萬人爲
處前鋒不然梁王當使處先驅而不救以陷之敗其
必也朝廷不從處亦知彤必陷已乃發慨卽路志不

生還萬年聞處來曰周府君昔臨新平我知其爲人若專斷而來不可當也如受制於人此成擒耳時萬年有衆七萬屯梁山駿使處以五千人擊之處曰我寡彼衆軍無後繼必敗身死不足惜恐爲國取辱彤復促之乃與振威將軍盧播雍州刺史解系攻萬年於六陌將戰處軍尙未食彤使速進處自分必死賦詩曰去去世事已策馬觀西戎藜藿甘梁黍期之克令終言畢而戰自旦至暮斬獲萬計播系按兵不救弦絕矢盡左右勸退處按劍曰是吾效節盡命之日也敢言退者斬力戰而死秦雍連年未定陳準張華

晉記

卷三十四 列傳

六

仍薦孟觀乃拜觀積弩將軍統關中兵觀沈毅有文武材初爲黃門侍郎特給親信四十人所領宿衛兵皆趨捷勇悍觀親當矢石大戰十數皆破之生擒萬年觀渤海東光人事聞贈處平西將軍賜錢百萬葬地一頃京城地五十畝爲第又賜王家近田五頃詔曰處母年老加以遠人朕每愍念給其醫藥酒米賜以終年處撰集吳書及周土記又著默語三十篇元帝建武中策諡曰孝三子玕靖杺靖早卒玕杺並知名

玕字宣佩沈毅有父風冠州郡命官不就後舉秀

才除議郎太安初妖賊張昌邱沈等聚衆江夏從者如歸惠帝使監軍華宏討昌敗於障山昌等浸盛殺平南將軍羊伊鎮南大將軍新野王歆州郡望風瓦解昌使別率封雲攻徐州石冰攻揚州刺史陳徽出奔玕密欲討冰結前南平內史王矩共推吳興太守顧秘都督揚州九郡軍事傳檄州郡於是前侍御史智南廬江內史華譚丹陽葛洪甘卓等共起義兵斬冰所置吳興太守區山及諸長史冰遣將羌毒領數萬人距玕玕臨陣斬毒時右將軍陳敏自廣陵率衆助玕斬冰別率趙薦於蕪湖因與玕擊冰於建康冰

晉記

卷三十四 列傳

七

北走投封雲雲司馬張統斬雲冰以降徐揚平玕不言功賞散衆還家旣而陳敏反於揚州以玕爲安豐太守加四品將軍玕稱疾不行密遣使告鎮東將軍劉準使發兵臨江已爲內應翦髮爲信準在壽春遣督護衡彥率衆而東敏弟利時爲廣武將軍歷陽內史以吳興錢廣爲司馬玕密諷廣殺利遂與顧榮甘卓等以兵擊敏敏衆潰北走追斬之夷其三族太傅東海王聞玕名召爲參軍不行元帝初鎮江左以玕爲右曹屬初吳興人錢璠亦起義兵討陳敏東海王命爲建武將軍使率其屬會京師璠至廣陵聞劉聰

通洛陽畏懷不敢進。琅邪王促以軍期。瑯乃謀反。時揚州刺史王敦遣尚書當應徵與瑯俱西。瑯陰欲殺敦。因卑事或有告敦者。敦南奔建康。瑯遂殺度支校尉陳璆。焚燒邸閣。自號平西大將軍。入州都督。劫孫皓子充立爲吳王。既又殺之。來寇瑯縣。琅邪王使將軍郭逸都尉朱典等討之。並以兵少勿前。瑯復率令鄉里義衆與逸等俱進。討瑯斬之。傳首建康。瑯三定江南。聞復王略王承制。以瑯行建威將軍。吳興太守。封烏程縣侯。又以瑯頻興義兵勳誠竝茂。乃以陽羨及長城之西鄉。丹陽之永世。別爲義興郡。以彰其功。

晉記

卷三十四 列傳

八

焉。吳興自寇亂後。百姓饑饉盜賊公行。瑯爲政威惠竝行。暮年之後。境內寧謐。而宗族彊盛。人情所歸。琅邪王頗疑憚之。當是時。中州人從王渡江。左右王業。駕御吳人。王長史刁協。又輕瑯。瑯久不得調。因與征東祭酒王恢謀誅諸執政。推戴淵等諸南士共奉王。以經緯世事。未發。先是流人帥夏鐵等寓淮泗。恢密書與鐵令起兵。已與瑯以三吳應之。建興初。鐵聚衆已數百人矣。臨淮太守蔡豹斬鐵以聞。恢聞鐵死懼。罪奔瑯。瑯殺之。埋於豕牢。王聞而怒之。召爲鎮東司馬。瑯知其謀洩。憂憤發背而卒。將卒謂子總曰。殺我

者諸位子也。能復之乃吾子也。吳人謂中州人曰。倉故云爾。贈輔國將軍。諡曰忠烈。子總嗣。初永嘉之末。中國亡。官失守之士。避亂南奔。多居顯位。吳中豪俠鬱鬱不得志。總以父遺言。因謀作亂。吳興功曹徐馥家有部曲。總使馥矯叔父札命。以合衆。好亂者翕然附之。殺吳興太守袁瑋。欲奉札爲主。而吳遣宗孫弼亦起兵。廣德以應馥。吳興騷動。札聞之大驚。告亂於義興太守孔侃。總知札不同。弗敢發。馥黨懼殺馥。札從子續聞馥兵起。亦聚衆數百人。札不能禁。自表於琅邪王。王議發兵討之。司馬王導曰。今發兵少不足

晉記

卷三十四 列傳

九

制寇多則根本空虛。續族弟筵。忠果有謀。請獨使筵往足誅續矣。於是以力士百人給筵。筵兼行至郡。將入遇續於門。筵曰。可共詣孔府君議事。續入坐定。筵謂侃曰。府君何以置賊在坐。續卽出衣中刀逼筵。筵叱郡傳教格殺之。又欲誅總。札不許。筵不歸家。省母長驅而去。琅邪王以周氏奕世宰望撫之如舊。孫弼衆亦潰。宣城太守陸猷捕斬之。以札爲吳興太守。筵爲太子右衛率。太興中。札進號征虜將軍。東中郎將。鎮涂中。初。瑯討錢瑯。以瑯賜札。漳浦亭侯乃錄前後功。改封東遷縣侯。轉右將軍。督石頭水陸軍事。永

晉記

卷三十四 列傳

十

昌元年王敦反札守石頭開門應敦敦轉札光祿勳遷會稽內史時札兄靖子懋晉陵太守清流亭侯懋弟筵征虜將軍吳興內史筵弟贊大將軍從事中郎武康縣侯贊弟縉太子文學部鄉侯玘子總臨淮太守烏程公札一門五侯吳士貴盛莫與爲比王敦深忌之後筵喪母送葬者千餘人敦益憚焉太寧二年敦疾錢鳳欲自託於沈充謀滅周氏說敦曰今江東之豪莫彊周沈公百歲後二族必不靜矣然周彊而多才宜先爲之所敦納之會道士李脫以妖術惑衆敦使廬江太守李恆告札及諸兄子與脫圖謀不軌筵爲敦從事卽營中殺筵使參軍賀鸞就充盡襲殺札兄弟子遣軍會稽襲札札倉卒率麾下數百人距戰兵潰見殺敦死筵札故吏詣闕訟冤請加贈諡事下八坐尙書卞壺曰開門延寇使賊敦恣亂者札之責也追贈不可尙書郗鑒同堂議而司徒王導請贈札於是贈衛尉祠以少牢

周子隱少而踴弛終能克己遠佞說邪側目赴義如歸烏程忠勇三珍妖氛不言功賞無忝厥考矣旣而忿不思難賣志命復何其慷慨也夫義誠征虜有焉東遷受任干城開門捐軀共宗豈不哀哉

嵇紹

晉記

卷三十四 列傳

十一

嵇紹字延祖譙國鉅人也祖昭治書侍御史其先姓奚會稽上虞人避難徙鉅鉅有嵇山家於其側因改爲嵇氏父康字叔夜魏中散大夫性好老莊常修養性服食之事著養生論數百言彈琴咏詩自足於懷與東平呂安友善所與神交者陳留阮籍河內山濤而豫其流者河內向秀沛國劉伶籍兄子咸及琅邪王戎爲竹林之游世所稱竹林七賢者也潁川鍾會聞其名而造之康不禮焉銜之後因譖康欲助母邱儉遂殺之康將刑東市太學生三千人請以爲師弗許康顧視日影索琴彈之曰昔袁孝尼嘗從吾學廣陵散吾每靳固之廣陵散於今絕矣紹十歲遭家難事母孝謹人以康被誅不敢辟薦山濤爲吏部尙書言於武帝曰康誥有言父子罪不相及嵇紹賢侔郤缺可用爲祕書郎帝曰如卿言乃堪爲丞何但郎也發詔徵之紹欲辭不就濤謂紹曰吾爲子思之久矣天地四時猶有消息而況於人乎紹乃應命起家爲祕書丞累遷汝陰太守尋轉豫章內史母憂不之官服闋拜徐州刺史以長子喪去職元康初紹事黃門侍郎侍中賈謐求交於紹紹距而不答謐誅以不阿

凶族封弋陽子遷散騎常侍領國子博士趙王倫篡
署爲侍中帝復降詔居其職紹上疏曰臣聞改前轍
者車不傾革往弊者政不爽大一統於元首役百司
於多士存不忘亡易之善戒也願陛下無忘金墉大
司馬無忘穎上大將軍無忘黃橋則禍亂之萌無由
而兆矣齊王既輔政大典第舍紹以書諫曰昔夏禹
以卑宮誌美唐虞以茅茨顯德豐屋蔀家無益危亡
今大事始定萬姓順順宜省起造之煩深思謙損之
理問雖不能從然敬紹紹至必下堦迎之紹後嘗詣
問燕羣寮長史葛旗私於問曰嵇侍中善絲竹大

晉記

卷三十四 列傳

十三

王試令操之酒闌問從容笑謂紹曰聞公善琴幸有
以教我左右進琴紹推不受問曰今日爲懽卿何吝
此耶紹拱手起而對曰公匡復社稷當軌物作則垂
之於後紹雖虛鄙忝備常伯腰綬冠冕鳴玉殿省豈
可操執絲桐爲伶人之事若釋公服從私宴所不敢
辭也問慚顧旗旗不自得而退頃之以公事免問以
爲左司馬旬日間二王殺問兵交紹奔入宮有持弩
在東閣下者將射之殿中將兵蕭隆見紹姿容長者
知非常人呵之曰止趣前拔箭紹得免遂還滎陽徵
爲御史中丞未拜復爲侍中太安二年河間王顗成

都王穎舉兵向京師將殺長沙王又奉帝討之車
駕次城東又宣言於衆曰今日西討欲誰爲都督乎
六軍之士皆曰願嵇侍中戮力前驅死猶生也拜紹
使持節平西將軍屬又被廢紹免爲庶人永興元年
東海王挾帝征穎復紹爵位趣詣行在穎遣石超拒
戰於蕩陰王師大敗百官侍衛皆散兵交御輦飛矢
雨集帝頰中三矢紹朝服登輦以身衛帝被殺血濺
帝衣事定左右欲浣衣帝曰此嵇侍中血勿去初紹
之行也侍中秦準謂紹曰今往安危難必卿有良馬
乎紹正色曰大駕親征臣子扈衛乘輿死生以之良

晉記

卷三十四 列傳

十三

馬何爲紹死年五十三東海王屯許路經滎陽過紹
墓哭之悲慟刊石立碑表請贈官爵懷帝乃遣使冊
贈侍中光祿大夫加金章紫綬進爵爲侯賜墓田一
頃客十戶祀以少牢琅邪王爲丞相以紹死節事重
更表贈太尉卽位諡曰忠穆加太牢之祀紹誕於行
己不飾小節然曠而有檢通而不雜與從子舍等五
人共居撫恤如所同生門人故吏思慕遺愛行服墓
次畢三年者三十餘人長子瞻有父風早夭以從孫
翰嗣後翰以無兄弟自表還宗太元中追述紹忠復
以翰孫曠爲弋陽侯

舍字君道。祖喜。徐州刺史。父蕃。太子舍人。舍好學。能屬文。家輩縣亭邱。自號毫邱子。齊王冏辟爲征西參軍。襲爵武昌鄉侯。蕩陰之敗。舍走歸滎陽。後依征南將軍劉宏。宏表爲平越中郎將。廣州刺史。假節。未發而宏卒。或欲畱舍領荊州。舍性剛躁。素與宏司馬郭勛有隙。恐舍爲己害。夜掩殺之。

庾珉 王儁 辛勉 辛賓

晉記

卷三十四 列傳

五

庾珉字子琚。侍中峻之子也。性淳和好學。少歷散騎常侍。本國中正。遷侍中。封長岑男。王儁不知何郡人也。永嘉中。遷吏部尚書。拜侍中。辛勉字伯力。隴西狄道人。父洪。左衛將軍。勉幼有志操。州郡交辟。永興中。爲司隸校尉。懷帝卽位。累遷爲侍中。永嘉五年。呼延晏陷京師。珉儁從帝遷於平陽。漢劉聰封帝爲平阿公。以珉儁勉爲光祿大夫。勉因辭不受。聰使黃門侍郎喬度齎藥酒逼之。勉曰。大丈夫豈以數年之命而虧高節乎。二姓下見武皇帝。將飲度還。止之曰。主上相試耳。君眞高士也。嘆息而去。聰嘉其節。爲築

室於平陽西山。月致酒米。勉辭而不受。年八十卒。珉儁雖受爵。常左右帝。建興元年正月。聰宴羣臣於光極殿。使帝更衣行酒。珉儁不勝悲憤。再拜上酒。因大哭。聰惡之。會有告珉儁等欲應劉琨者。聰遂弑帝。殺珉儁。及故晉臣十餘人。勉族弟賓。愍帝時爲尚書郎。帝蒙塵於平陽。劉聰使帝行酒洗爵。賓起抱帝大哭。聰曰。前殺庾珉等。故不足爲戒邪。引出斬之。初洛陽之未陷也。珉爲侍中。直省內謂同僚許遐曰。世路如此。禍難將及。吾當死乎此屋耳。太元末。追諡珉曰貞。其十餘人舊史失其姓字。故靡得而紀云。

晉記

卷三十四 列傳

五

吉朗 吉抱 周虓 丁穆

吉朗。馬翊蓮荀人也。愍帝時爲御史中丞。西朝失守。朗嘆曰。吾智不能謀。勇不能戰。何忍君臣相隨。北面事虜乎。乃自殺。朗孫抱。字祖沖。少有志節。桓豁表爲魏興太守。苻秦自咸安以後。兵馬彊盛。常經略中原。寧康元年冬。秦將楊安取成都梓潼。太守周虓固守涪城。不下。太元四年。秦長樂公丕陷襄陽。執刺史朱序。別將慕容越拔順陽。執太守丁穆。使韋鍾攻魏興。挹選衆拒秦。斬首七百餘級。朝廷嘉之。加抱輕車將軍。員外散騎常侍。督五郡軍事。鍾率衆欲趣襄陽。挹

又邀擊之斬五千餘級鍾怒回軍圍魏興挹乘機應變屢挫其鋒後秦兵繼至挹力不能抗城將陷引刀欲自殺左右止之曰公且存後圖無益死未晚也遂共奪其刀會秦人至執之挹不食不言而死周虓字孟威尋陽侯訪之曾孫也少有節操州召爲祭酒太和末以西夷校尉領梓潼太守虓之守涪城也糧絕乞援使數千騎將母妻從漢水趣江陵秦將朱彤邀獲之虓遂流涕請降秦王堅欲以爲尙書郎虓曰吾世蒙國恩但以老母故失節於此母子獲全秦之惠也雖公侯之貴不以爲榮況郎任乎乃止後每入見

晉記

卷三十四 列傳

六

適成其志耳乃撻之徙於太原丁穆者字彥遠譙國人積功封真定侯出爲順陽太守既爲秦所執至長安稱疾不仕八年堅傾國南寇朱序自軍歸穆與關中人謀襲長安事覺被殺朝廷聞之贈龍驤將軍雍州刺史初吉挹之死秦王堅嘆曰周孟威不屈於前丁彥遠潔已於後吉祖冲不食而死何晉氏之多忠臣也挹死車騎將軍桓冲上言挹祖朗盡節於西朝挹隕身於魏興世篤忠孝乃心王室挹參軍史穎近齋其臨終手疏杖刀推戈期於必死乞加褒錄乃追贈益州刺史虓竟以病卒於太原其子興扶柩歸冠軍將軍謝元親臨哭之因上疏曰故西夷校尉梓潼太守周虓執心忠烈厲節寇廷遂嬰禍荒裔前宣告并州訪求虓喪并索其家今始得還舊壠伏望聖朝追其至心表其殊節孝武帝詔曰虓厲志貞亮無愧古烈未及拔身奄隕厥命甄表義節國之典也贈龍驤將軍益州刺史賻錢二十萬布百匹又賻賜其家

晉記

卷三十四 列傳

七

麴允

麴允金城人也與游氏世爲豪族西州爲之語曰麴與游牛羊不數頭南開朱門北望青樓洛陽既陷閭鼎等尊秦王爲皇太子於長安鼎總攝百揆允時爲

始平太守。心害其功。初。鼎殺京兆太守梁綜。因與綜弟馮翊太守緯攻鼎。鼎出奔雍。愍帝以允爲尙書左僕射。領軍持節。西戎校尉。錄尙書事。雍州刺史賈正爲屠各所殺。復以允領雍州。建興元年。漢殷凱。趙染帥精騎數萬襲長安。夜入外城。帝奔射雁樓。染焚龍尾及諸營。退屯逍遙園。將軍麴鑒來援。與漢兵遇於零武。鑒兵大敗。染等恃勝不設備。允襲擊之。殺其將喬智明。擒凱於陣。三年。劉曜攻北地。加允大都督。驃騎將軍。次於黃白城。曜聞之。轉寇上郡。允軍於靈武。以兵弱不敢進。初。帝卽位。長安中戶不盈百。蒿荆成。

晉記

卷三十四 列傳

六

林允傾心撫綏流亡者。稍稍來復。然允性仁厚寡斷。不知政體。新平太守竺恢始平太守楊像扶風太守竺爽安定太守焦嵩皆領征鎮。加侍中常侍村塢主帥小者猶假銀青將軍之號。欲以撫結衆心。而諸將驕恣恩不逮下。由是羌胡跋扈。人情離散。自長安以西不復貢奉。百官饑乏。採和以自存。四年七月。劉曜復圍北地。太守麴昌遣使求救。允率步騎赴之。去城數十里。羣胡繞城起火。煙塵蔽天。曜使長間給允曰。郡城已陷。焚且盡。往無及矣。允信之。衆懼而潰。後數日。昌突圍赴長安。北地遂陷。曜進至涇陽渭北諸城。

悉潰。獲將軍魯充。梁緯八月遂逼長安。允求救於焦嵩竺恢。嵩恢入援。畏漢兵彊不敢進。既而外城陷。退守小城。內外斷絕。城中饑甚。亡逃不可制。死者相枕。太倉有麴數十甌。允屑之爲粥。以進御。帝將出降。嘆曰。誤我事者。索公麴公也。允從帝至平陽。見劉聰於光極殿。帝稽首。允伏地慟哭。不能起。聰大怒。下允於獄。允發憤自殺。聰以爲忠。贈車騎將軍。諡曰節愍侯。初。魯充梁緯既爲曜所獲。曜飲之酒曰。吾得君二子。天下不足定也。充緯曰。身爲晉將。國家喪敗。不敢求生。若蒙公恩。速死爲幸。曜曰。義士也。與之劍。皆自殺。

晉記

卷三十四 列傳

九

緯妻辛氏美色。曜將妻之。辛氏大哭曰。吾夫已死。義不獨生。且一婦人而事二夫。大王又安用之。曜曰。貞女也。亦聽自殺。皆以禮葬焉。緯初與允共攻閭鼎。志在立功。不數年而輒相隨以死。君子悲之。

桓彝

桓彝字茂倫。譙國龍亢人。漢五更樂之九世孫也。父顯官至郎中。彝幼孤貧。性通朗。雅爲周顗所重。顗嘗歎曰。茂倫欽崎歷落。固可人也。起家州主簿。赴齊王問義。拜騎都尉。琅邪王爲安東將軍。版行遠道。令辟丞相中兵屬。累遷中書郎。時王敦專恣。忌士望。彝以

疾去職。明帝將討敦，拜散騎常侍，引參密謀。敦平，以功封萬寧縣男。丹陽尹溫嶠以宣城阻帶山川，頻經變亂，宜得望實者居之，因薦彝。遂補彝宣城內史。在郡有異政，百姓懷之。咸和二年，蘇峻反，彝聞之，糾合義衆，欲赴朝廷。而長史裨惠以郡兵寡弱，山民易擾，勸彝案甲以須。彝厲色曰：「夫救君父之難，如撲焚拯溺，不容旋踵。今社稷危逼，義無宴安。」遂進屯蕪湖。峻將韓晃破慈湖守將司馬流，不能禦，晃長驅直入，因攻宣城。彝乃退保廣德，聞峻陷京師，慷慨流涕。使將軍俞縱守蘭石，而自進屯涇縣。時州郡都遣使降峻。

晉記

卷三十四 列傳

三

裨惠亦勸彝偽與通和，以紓交至之禍。彝曰：「吾受國恩，義在致死焉，能忍恥與逆臣通問如其不濟，此則命也。」韓晃攻蘭石，縱將敗，左右勸縱退軍。縱曰：「吾受桓侯厚恩，當以死報之，不可負。」桓侯猶桓侯之，不負國也。力戰而死。蘭石既破，晃遂攻彝。彝固守經年，勢孤力屈。晃曰：「彝若降者，當待以優禮，將士多勸彝偽降。更思後舉。」彝曰：「大丈夫死則死耳，安能偽降哉？」城陷，爲晃所殺。年五十三。宣城紀世和率義故彝之峻平，追贈廷尉，諡曰簡侯。咸安中，改贈太常，俞縱宣城人，亦贈典古太守。初，彝與郭璞善，嘗令璞筮卦成。

璞以手壞之。彝曰：「何爲？」璞愀然曰：「子之卦猶吾之卦也。丈夫當此，非命而何？」彝五子：溫、雲、豁、祕、沖。溫，沖別有傳。雲，襲爵萬寧男，歷位建武將軍、義城太守，升平四年卒。贈平南將軍。子序嗣，官至宣城內史。豁，字朗子，初辟司徒府祕書郎，皆不就。會稽王召爲撫軍從事中郎，升平中，謝萬敗於梁濮，許穎騷動，乃以豁都督沔中七郡軍事，破燕慕容廆，進號右將軍，遷荊州刺史。假節太元初，遷征西大將軍，尋卒。初，豁聞秦謠曰：「誰謂爾堅，石打碎；有子二十人，故皆以石爲名。」惟石虔、石秀、石民、石生、石綬、石康知名。

晉記

卷三十四 列傳

三

石虔，小字鎮惡，趨捷絕倫。從父在荊州，嘗獵園中，見虎羣射之，被箭而伏。諸督將素知其勇，戲令拔箭。石虔徑往拔一箭，虎跳，石虔亦跳跳，高於虎。虎伏，復拔一箭，永和中和從伯父溫入關，秦兵圍溫，石虔躍馬奔軍，拔溫於萬衆之中，莫敢抗者。由是名震關中。有患瘡者，謂曰：「桓石虔來以瘡之多愈。」太和四年，袁真以壽陽叛，拜石虔寧遠將軍，南頓太守，攻真，剋其南城。又擊秦將王鑒於石橋，獲馬五百匹。除竟陵太守，以父憂去職。秦寇淮南，詔起爲南平太守，進冠軍將軍。秦荊州刺史梁成襲陽太守闕震入寇，竟陵秦兵阻。

激水屯管城石虔謂弟石民曰我不渡激秦不可赴也夜半勒兵銜枚徑渡既濟而秦始覺遂力戰進破管城擒震斬首七千級俘萬人馬數百匹牛羊千頭裝鎧三百領梁成走保襄陽石虔領河東太守進據樊城逐秦兗州刺史張崇納降二千餘家而還太元九年桓冲卒以石民爲荊州刺史石虔爲豫州十三年卒追贈右將軍論平閭震功進爵作塘侯第五子誕嗣誕長兄洪襄陽太守洪弟振見元傳石民既領荊州以苻秦雖殘破而慕容氏復盛乃大修戰具使將軍晏謙攻宏農取之降其將慕容襲始制湖陝二

帝記

卷三十四 列傳

三

戍石秀博涉羣書好老莊不以爵祿撓心官至寧遠將軍江州刺史石生石綏俱司徒左長史石康振威將軍彝子秘初爲宣城內史後廢於家秘子蔚官至散騎常侍

譙閔王承

承字敬才父剛王遜祖進魏中郎宣帝之弟也承少篤厚有志行初拜奉車都尉奉朝請稍遷安夷護軍鎮安定從惠帝還洛陽拜游擊將軍永嘉中天下大亂間行依征南將軍山簡會簡卒進至武昌而琅邪王初鎮揚州承遂歸建康補軍諮祭酒愍帝徵爲龍

驤將軍不行琅邪王承制更封承爲譙王太興初拜屯騎校尉加輔國將軍領左軍將軍承居官儉約家無別室王敦陰懷逆謀表疏輕慢元帝知承忠慎可謀大事夜召承以敦表示之曰敦位任足矣而新求不已言至於此若之何承曰陛下不早裁之難將作矣會敦表以宣城內史沈充爲湘州帝謂承曰湘州南楚險固地居上流控三州之會用武之國也不可授庶姓叔父能爲我出乎承曰臣奉詔敢不惟力是視然州經蜀寇人物凋弊計三年乃可即戎苟未及此雖灰身恐無益於陛下乃以承監湘州諸軍事

帝記

卷三十四 列傳

三

南中郎將湘州刺史承行達武昌釋戎備見敦敦與之宴欲觀其意笑謂承曰大王雅素佳士恐非將帥才也承曰公未見知耳鉛刀豈不能一割乎敦告錢鳳曰彼不知懼而學壯語此之不武無能爲也聽承之鎮時湘州荒殘公私困弊承躬自節省乘羣菱車傾心撫綏甚有能名敦患之詐稱將北伐悉召承境內船乘承不得已以半與敦承在官十三月而敦反使參軍桓熙說承請承爲軍司以軍期上道承歎曰吾其死矣地荒人鮮勢孤援絕將何以濟然赴君難忠也死王事義也惟忠與義夫復何求承欲起兵而

晉記

卷三十四 列傳

五

衆志在死節。寧可偷生苟免。爲奔北之將乎。事之不濟。其令百姓知吾心耳。乃嬰城固守。安南將軍甘卓遺承書。當出兵沔口。斷敦歸路。承復書曰。吾至止日。淺凡百茫然。而豺狼肆毒。倉卒未備。足下能卷甲電赴。猶有所及。不然。索我於枯魚之肆矣。旣而卓不果下。魏父等攻城益急。虞望力戰而死。承使從事邵陵人周琦求救於外。而宜都內史天門人周緄聞承起義。湘州命猶子該使承。口陳至誠。承大悅。乃使該與琦間出反命。爲父游騎所獲。考該至死。又謂琦曰。汝爲我語城中。稱大將軍與甘安南已破劉隗。三江州

晉記

卷三十四 列傳

五

郡萬里。肅清外援已絕。可速降。琦曰。諾。旣到城下。大呼曰。王敦軍敗於湖。將軍已尅武昌。即日分遣大兵赴急。努力堅守。賊今潰矣。城中歡呼如雷。又遂殺琦。敦率師南下。三月入石頭。所得臺中人書疏。令父射以示承。承知京師失守。咸失色喪氣。劉翼又戰死。外救不至。自正月至四月。相持百餘日。城遂陷。父執承及諸參佐。虞慄易雄等檻車送承武昌。荊州刺史王廙承敦旨。於道中殺承。父將殺慄。子弟對之流涕。慄曰。人生必有死。闔門爲忠義鬼。亦何恨哉。易雄長沙瀏陽人。初爲州主簿。謝職還家。後爲春陵令。聞承

人皆爲之懼。竊笑曰：欲用我耳。彼新得州，多殺忠良，是其求賢之時，豈以行人爲罪？乃往見。又喜曰：君所謂古之解揚也。以爲別駕。敦平贈惺襄陽太守。望榮陽太守承死時年五十九，贈車騎將軍。初，承父剛，王遜封譙邑四千四百戶。泰始二年，薨。子定王隨嗣。定王薨，子遠嗣。沒於石勒。元帝乃以承嗣剛王承隨之弟也。承薨，子烈王無忌嗣。

無忌咸和中拜散騎常侍，累遷黃門侍郎。建元中，江州刺史褚裒出鎮平洲，無忌與丹陽尹桓景等餞於板橋。丹陽丞王者之廩之子也在坐，無忌拔刀將手

晉記

卷三十四

列傳

三

刃之。裒等大驚，共捍得免。御史中丞車灌奏無忌欲專殺人，付廷尉科罪。詔曰：王敦作亂，閔王遇禍，尋事原情。今王何責？然公私憲制，亦已有斷。王當以體國爲大，豈可尋繹由來？以亂朝憲。主者其申明法令。自今以往，有犯必誅。於是聽以贖論。轉南郡河東二郡太守。從桓溫伐蜀，以勳賜少子愔爵廣晉伯。進號前將軍。永和六年薨。長子恬嗣。是爲敬王。恬少拜散騎侍郎，累遷御史中丞。簡文帝初立，未解嚴。大司馬桓溫屯兵中堂，吹警角。恬奏：勃溫大不敬，請科罪。溫視奏，歎曰：孺子乃敢彈我，真可畏也。尋遷

右衛將軍。司雍秦梁四州大中正。拜尚書，轉侍中，補吳國內史。孝武帝以恬奕世忠孝，有幹局，可大任。以爲都督兗青冀幽并揚州之晉陵徐州之南北郡軍事，領鎮北將軍，兗青二州刺史，假節。太元十五年薨。

四子尚之、恢之、允之、休之。尚之立，是爲忠王。尚之初拜祕書郎，遷散騎常侍，出爲振威將軍，廣陵相。父憂去職。服闋，爲驃騎諮議參軍。時恢之爲丹陽尹，允之爲吳國內史，休之爲驃騎司馬。兄弟並居右職。隆安初，會稽王道子以王恭庾楷桓元殷仲堪各據方鎮，擁彊兵，乃出王愉爲江州督，豫州四郡楷怒與王

晉記

卷三十四

列傳

三

恭等發兵反，以討王愉。尚之爲名，道子使前將軍王恂、右將軍謝琰討恭。尚之距楷，允之與楷子鴻戰於當利。鴻敗，斬其將段方。楷奔桓元。道子以尚之爲建威將軍，豫州刺史，假節，進號前將軍。休之襄城太守，允之恢之各居本職。咸據兵馬，勢傾朝廷。後將軍元顯執政，寵倖張法順。尚之入朝，正色謂元顯曰：張法順驅走小人，而無端拔擢，非所以示天下也。元顯默然。尚之又曰：宗室雖多，匡諫者少。王者尚納芻蕘，况某與使君骨肉不遠，何可坐視得失而不盡言？因叱法順使下，舉坐失色。尚之言笑自若。元顯由是銜之。

後符下西府令出勇士二千人。尚之不與曰：「西藩濱接荒餘，寇虜無常，兵止數千，不足戍衛，無復可分。」徵者元顯大怒，會欲討桓元，乃以尚之爲前鋒。尚之子文仲爲宣城內史，元兵至姑孰，遣馮該等攻歷陽，斷洞浦。焚尚之舟艦，尚之率步卒九千陣於浦上，使武都太守楊秋屯橫江。秋降元，尚之衆潰，逃於涂中。十餘日，譙國人韓連丁元奔告元，元執而殺之。元表閔王不宜絕嗣，封尚之從弟康之爲譙縣王。元誅追贈衛將軍，詔以休之息文思爲尚之嗣。

允之初後叔父，情襲爵廣晉伯。尚之敗，允之恢之俱晉記。

卷三十四 列傳

天

爲元所殺。安帝復位，贈恢之撫軍將軍。允之太常卿康之以子文惠嗣允之，晉亡國除。

休之字季預，其爲襄城太守也，以龍驤將軍鎮歷陽。元興中，元攻歷陽，休之嬰城固守。及尚之戰敗，休之以五百人出城力戰，不克，還攜子姪奔南燕。元敗，復歸京師，出爲荊州刺史，領護南蠻校尉。假節，桓振襲江陵，休之出奔襄陽。御史奏休之失戍，免官。徵拜後將軍，盧循寇陷諸州，加督浙江東五郡軍事，坐公事免。義熙八年，太尉裕襲殺劉毅於荊州，以休之爲平西將軍、荊州刺史，假節，都督荆雍梁秦寧六州。休

之在鎮，江漢間翕然歸心，而其子譙王文思在建康性兇暴，通游俠，劉裕惡之，奏免爲庶人。休之悲請解所任，歸罪闕廷，裕不許，而以文思昇休之，使自訓厲，欲其殺之也。休之但以書陳謝而已。裕不說，使江州刺史孟懷玉兼督豫州六郡，以備休之。休之怒曰：「劉裕欲剪除宗室，意可知矣。亦密爲之備。」十一年正月，休之次子文寶、兄子文祖在京師，裕收付廷尉賜死。自領荊州，將兵擊休之。雍州刺史魯宗之與其子竟陵太守軌起兵助休之。赭陽韓延之初爲荊州治中，休之引爲參軍。裕密書遺延之，言文思事，斥休之爲

晉記

卷三十四 列傳

天

天地所不容，且招延之，延之報曰：「聞親率戎馬遠履西畿，闔境士庶莫不恒駭，何者？莫知師出之名故也。」尋來疏，始委以譙王前事，良增歎息。司馬平西體國忠貞，款懷待物，以公有匡復之勳，家國蒙賴，委德推誠，每事詢仰，譙王見効，自表遜位，又奏廢之，所不盡者命耳。而公以此遽興兵甲，自義旗以來，方伯誰敢不先相咨嘯，而徑表天子，可謂欲加之罪，其無辭乎？劉裕足下海內之人，誰不知足下此心，而復欲誑國士，天地所不容，在彼不在此矣。來言虛懷期物，自有由來，今伐人之君，陷人以利，真可謂虛懷期物，自有

由來乎劉藩死於閭閻之門諸葛斃於左右之手甘言說語襲之以輕兵遂使志士遠遁諸侯自疑以爲得算其可恥也吾誠鄙劣嘗聞道於君子矣以平西之至德寧可無授命之臣假令天長喪亂九流渾濁當與臧洪游於地下耳延之字顯宗以裕父翹字顯宗故字其父字而名其子曰翹以示不臣劉氏裕得書以示將佐曰事人不當如是邪宗之自襄陽就休之共屯江陵而使文思及子軌以兵距裕裕使參軍檀道濟朱超石將步騎出襄陽江夏太守劉虔之聚糧俟裕魯軌襲擊殺之裕怒又使其壻徐達之統蒯

晉記

卷三十四 列傳

三

晉記卷三十四終

晉記卷三十五

列傳

忠義傳

蕭山郭 倫撰

劉沈

劉沈字道真燕國薊人也少仕州郡太保衛瓘辟爲掾領本邑大中正齊王執政爲左長史遷侍中時李流亂蜀詔沈以侍中假節統益州刺史羅尚梁州刺史許雄討流次長安河間王請留沈爲軍司使席薏代沈尋領雍州刺史張昌作亂詔沈將州兵萬人征西府五千人自藍田關出討昌顯不奉詔沈自領州兵至藍田顯逼奪其衆長沙王乃命沈將武吏四百入還州張方既逼京師王師屢敗驃騎主簿祖逖謂父曰河間恃張方爲爪牙無內顧之憂故得雍容關中東蔑天子今若發兵襲顯顯窘急必召方以自救此不戰而自解也父曰孰可使者逖曰雍州刺史劉沈忠果沈毅而雍州兵力又足制河間使沈足矣父表上卽詔沈討顯沈奉詔馳檄四境合七郡兵及守防諸軍壁塢甲士萬餘人以安定太守衛博新平太守張光安定功曹皇甫澄爲先鋒襲長安張方既東顯頓兵高平亭爲方聲援聞沈兵起遂還鎮渭城使

晉記

卷三十五 列傳

一

督護虞夔率步騎萬餘人逆沈於好時接戰夔衆敗
頤人懼退入長安果急呼方沈渡渭而壘頤兵出關
輒不利沈乘勝擊之使澹博將精兵五千從長安門
入力戰至頤帳下沈軍來遲不繼頤黨馮翊太守張
輔橫擊之大戰於府門博父子戰死擒澹澹不屈見
殺沈軍大敗收餘卒屯故壘張方將敦偉夜至沈軍
驚潰與麾下數百人南走陳倉令執以見頤頤曰卿
故吾軍司何反噬若此沈曰知己之顧輕在三之節
重不可違天子之詔量彊弱以苟全沈投袂之日期
於必死菹醢之戮甘之如薺王叛天子耳沈非背王

卞壺

卞壺字望之濟陰冤句人也祖統琅邪內史父粹字
元仁惠帝初爲尚書郎以不附楊駿駿誅超拜右丞
封成陽子趙王倫殺張華粹以華婿免官齊王輔政
爲侍中中書令進爵爲公粹立朝正色長沙王又忌
而殺之壺年弱冠司寇二州齊王固皆不就後遇
家禍還鄉里永嘉中除著作郎襲父爵琅邪王鎮建
鄴召爲從事中郎出爲東中郎將長史遭繼母憂去
職服闋爲世子師中興建補太子中庶子遷詹事侍

晉記

卷三十五 列傳

三

講東宮壺前後居師佐之任盡匡弼之道一府貴而
憚焉轉御史中丞淮南小中正王式繼母再醮式父
者也式父終服訖議還前家前家有繼子奉式母至
終還合葬不還式云父臨終母求去父許諾於是制
出母齊衰期壺奏曰卽如式父臨終許諾正名依禮
爲無所據若果有命須顯七出之責當存時棄之無
緣以絕義之妻畱家制服也使式父臨困謬亂令去
畱自由者此爲相要以非禮則存亡無所得從式宜
正之以禮魏顆父命不從其亂陳乾昔欲以二婢子
殉其子以非禮不從春秋禮記善之彼蓋妾媵猶正
以禮况其母乎式母於夫生事奉終非爲既絕之妻
夫亡制服不爲無義之婦自云守節非爲更嫁離絕
之斷在夫沒之後夫之既沒是其從子之日而式以
爲出母此母以子出也致使存無所容沒無所托寄
命於他人之門埋尸於無名之家若式父亡後母尋
沒於式家必不以爲出母明矣許諾之命一耳以爲
母於同居之時至沒前子之門而不以爲母離絕之
斷非式而誰假使二門之子皆此母之生母戀前子
求去永絕非禮於後家還反又非禮於前門去不可
去還不可還則爲無寄之人也式必內盡匡諫外極

防閑不絕明矣何至守不移於至親略情禮於假繼
乎繼母如母聖人之教式爲國士閨門之內犯禮違
義於父則無追亡之善於母則無孝敬之道存則去
而自由亡則合葬路人可謂生事不以禮死葬不以
禮者也虧損世教不可以居人倫銓正之任案侍中
司徒臨穎公組敷宣五教而合容違禮曾不貶黜揚
州大中正侍中平望侯輝淮南大中正散騎侍郎宏
顯執邦論朝野取信不能率禮正違竝爲不勝其任
請以見事免組輝宏官大鴻臚削爵土廷尉結罪疏
奏詔原組等式付鄉邑清議廢棄終身壺遷吏部尙

晉記

卷三十五 列傳

四

書預討王含以功封建興縣公拜領軍將軍明帝不
豫領尙書令與司徒導中書令亮受遺詔輔政帝崩
成帝卽位羣臣進璽司徒導以疾不至壺正色於朝
曰王公非社稷之臣也大行在殯嗣王未立寧人臣
辭疾時耶導聞之與疾而至旣而導稱疾不朝而私
送車騎將軍郗鑒壺奏導法從私無大臣之節御
史中丞鍾雅阿撓王典不加罪並請免官雖事寢
不行舉朝震肅焉壺性狷狹持論侃侃當官幹實以
褒貶爲己任勤於吏事欲軌正督世不肯苟同時好
阮孚謂之曰卿恆無閒泰常如含瓦石不亦勞乎壺

曰諸君以道德恢宏風流相尙執鄙吝者非壺而誰
時召南陽樂諷爲郡中正穎川庾怡爲廷尉評各稱
父命不就壺奏曰人非無父而生職非無事而立有
父必有命居職必有悔若父各私其子則戰戍者之
父母皆當命子不處是王者無民而君臣之道廢矣
樂廣庾珉受寵聖世身非己有况後嗣哉諷怡乃受
命又貴游子弟多慕王澄謝鯤之風壺厲色謂羣僚
曰背禮傷教罪莫斯甚中朝傾覆實由於此欲奏推
之王導庾亮不從然聞者莫不憚之庾亮將徵蘇峻
壺謂亮曰非不知狼子野心終必爲亂但峻握疆兵

晉記

卷三十五 列傳

五

逼近京邑一旦有變公何以禦之亮不聽壺與溫嶠
書曰元規召峻意定吾與之爭甚切而不從溫生足
下奈此事何且峻已發狂意而召之更速必縱其羣
惡以向朝廷朝廷威力誠桓桓而後鋒履刃尙不知
可即擒不今內外戒嚴峻或無所逞恐不能使無傷
懷此於邑如何如何壺司馬注台勸壺市駿馬以備
不虞壺笑曰以順逆論之理無不濟若葛一不然豈
須馬哉徵峻而峻固反詔以壺都督大桁東諸軍
事假節復加領軍將軍給事中壺率衆與峻大戰於
東陵之西大敗峻進攻青溪壺與諸軍距擊不能

蔡峻乘風縱火燒臺省。臺背離新愈。創猶未合。力疾而戰。遂死之。二子珍、肝亦赴敵死。壺年四十八。峻平。贈壺侍中。驃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諡曰忠貞。祀以太牢。贈世子珍。散騎侍郎。肝奉車都尉。珍母裴氏撫二子尸而哭曰。父爲忠臣。汝爲孝子。夫何恨乎。徵士翟湯聞之。歎曰。父死於君。子死於父。忠孝之節。萃於一門。珍子誕嗣。咸康中。成帝追思壺。下詔曰。壺立朝忠恪。喪身兇寇。所封懸遠。租秩薄少。妻息不贍。以爲慨然。可給實口廩。安帝時。盜發壺墓。詔給錢十萬修塋兆。肝弟瞻。位至廣州刺史。瞻弟耽。尚書郎。

晉記

卷三十五

太

壺從父兄敦。弱冠仕州郡。惠帝時爲尚書郎。出補汝南內史。中興建除。征虜將軍。徐州刺史。預討王敦。以功封益陽侯。蘇峻之反也。溫嶠庾亮移檄征鎮赴京。師敦時爲湘州刺史。擁兵不下。峻平。陶侃奏敦不赴國難。無大臣節。請檻車收付廷尉。帝不從。徵爲光祿大夫。領少府。敦懷愧恥。尋以憂卒。子滔嗣。

沈勁

沈勁。字世堅。吳興武康人也。父充。與王敦構逆。衆敗。歸吳興。誤入故將吳儒家。朝廷購充甚急。儒誘充內重壁中。因笑謂充曰。三千戶侯也。充曰。封侯不足食。

也。爾以人義存我。我宗族必厚報汝。若必殺我者。汝族滅矣。儒竟殺之。勁亡。當誅。人錢舉。匿勁。會赦得免。勁少有志節。哀父死。非義常欲立。勲雪先恥。年三十餘。以刑家不得仕進。郡將王胡之知勁。及遷平北將軍。司州刺史。將鎮洛陽。上疏薦勁曰。臣當藩衛山陵。式遏戎狄。雖義督羣心。人思自奮。然方翦荆棘。奉宣國恩。難艱急病。非才不濟。伏見吳興男子沈勁。清操著於鄉邦。貞固足以幹事。且臣今西。文武義故。吳興人最多。若令勁參臣府事者。見人既悅。義附亦衆。勁父充昔雖得罪先朝。然其門戶累蒙曠蕩。不審可

晉記

卷三十五

七

得特垂沛然。許臣所上。否詔聽之。勁既應命。而胡之以疾病解職。升平中。燕慕容恪侵逼山陵。冠軍將軍陳祐守雒陽。衆不過二千。勁自表求配祐效力。因補勁冠軍長史。令自募壯士得千餘人。助祐擊燕。頻以寡禦衆。旣而糧盡援絕。祐度不能完。會燕寇許昌。祐以救許昌爲名。興寧三年。勁勸五百人守城。率衆而東。勁志欲致命。喟然歎曰。此吾死所也。城陷被執。恪將宥之。將軍慕容虔曰。不可。勁雖奇士。其志度終不爲人用。赦之必貽後患。乃殺之。恪還從容謂燕主曰。前平廣固。不能濟辟。今定洛陽。而殺沈勁。實有

愧於四海朝廷嘉其忠贈東陽太守初吳儒殺充勁竟滅吳氏子赤黔爲大長秋赤黔子叔任義熙中爲益州刺史

譙登 龔壯 譙秀 辛謚 辛恭靖

譙登巴西安漢人周之孫也成太守馬脫陷巴西殺登父章時中原已亂登遂走荊州謁刺史劉宏請兵復讎宏表登爲梓潼內史使自招募得巴蜀流民二千入西上從羅尙求益兵不得遂進攻宕渠斬脫食其肝登進據涪城李雄自率衆攻之不克復使李驤擊登時羅尙已卒益州刺史皮素次巴東勅平西將軍張順楊顯救登而尙子宇及參佐素疾登不給其糧素怒欲治其罪皆恐永嘉四年十二月素至巴郡宇使天水趙攀閭蘭等夜襲殺素建平都尉暴重又殺宇及攀巴郡大亂遂不果救驤攻之益急登守涪三年食盡援絕士民熏鼠而食餓死者甚衆皆感登忠義無一人離叛者城陷被獲登詞氣不屈李雄乃殺之是歲永嘉五年也登同縣人龔壯字子璋少與登及登從弟秀齊名父叔爲李特所殺壯欲報讎積年不除喪會李雄強盛歎息飲泣而已壯爲人狷潔好學能屬文以中夏多經學而巴蜀荒陋著邁德論

晉記

卷三十五

列傳

八

晉記

卷三十五

列傳

九

以見志李期王恆中忌漢王壽使出鎮涪城壽聞壯名數以禮聘之壯不應壽乃往見問自安之策壽成太傅驤之子也壯欲借壽復讎乃說壽曰大王挾震主之威臨不測之禍僕竊危之久矣爲大王計其上莫如上印綬還京師角巾歸第則主相懽然身名交泰壽曰吾安能寂寂如書生乎敢問其次壯不對者久之壽固請壯曰昔惠皇失御四海分崩世祖太宗略有巴蜀自太安以來將四十年矣昔元德父子偏安此都以孔明爲師蔣費姜維爲將其餘忠貞謀略之臣不可勝數而鄧艾出師後主入臣僅四十餘年而亡者何也地雖險隘而王氣衰薄不足以久當大名也今中原雖亂正朔猶存大王若能西取成都歸命建康彼必不愛高爵重位以報大功則福流子孫名垂不朽非徒脫禍而已壽然之以輕兵襲成都殺期壽從事任調等勸其自立以安車束帛聘壯爲太師壯誓不仕賂遺一無所受久之霖雨饑饉壯上書勸壽稱藩不聽壽通使於趙壯又諫之弗納壯知壽終不肯從乃謬稱耳聾手不制物終身不復至成都李勢太和初卒登從弟秀字元茂少靜默不交當世知天下將亂豫絕人事雖內外宗親非喪戚弗見郡

察孝廉州舉秀才不就李雄略。有巴西雄叔父驥。驥子壽皆慕秀名。具束帛安車徵之。皆不應。常冠皮弁。衣弊衣躬耕山藪。構戶於山中。蓬蒿滿徑。冀壯嘗候之。自以爲不及也。桓溫滅漢。高秀不污僞朝。疏薦之。朝廷以秀年篤老。且道遠不徵。遣使勅所在四時存問。既而范賁蕭敬踵亂。秀年出八十。自荷擔避難。宕渠衆欲代負。秀不肯。曰。各有老弱當營護。吾力猶堪。此年九十餘卒。當是時。中原有辛謐。隴西狄道人也。父怡。幽州刺史。永嘉末。謐以散騎常侍慰撫關中。長安陷。謐沒於胡。歷劉石之世。皆以大夫徵。不應。及冉

晉記

卷三十五

列傳

十

閔纂。趙復備禮徵爲太常。謐遺閔書曰。昔者堯讓天下於許由。許由勿受。全其清高之節。伯夷去國。介推逃賞。皆顯名史牒。傳之亡窮。此往而不反者也。然賢人君子。雖居廟堂之上。無異於山林之中。斯窮理盡性之至。豈有識之者耶。謐聞物極則變。冬夏是也。致高則危。累基是也。君王功已成矣。而久處之。非所以顧萬全。遠危亡之禍也。宜因茲大捷。歸身本朝。則有由夷之廉。享松喬之壽。永爲世範。豈不美哉。因不食而卒。謐字叔重。幼有志尚。博學工草隸書。性恬淡。處喪亂之中。頽然高邁。視榮利蔑如也。其族孫恭。靖隆

安中爲河南太守。姚興入寇。恭靖固守百餘日。城陷。被執。欲官之。恭請厲色曰。我寧爲晉鬼。必不爲羌臣。興怒。幽之別室。經三年。至元興中。伺守卒怠。遁歸。爲桓元諮議參軍。

王豹

王豹。順陽人也。少而抗直。初爲豫州別駕。齊王冏爲大司馬。以豹爲主簿。冏驕縱。失天下心。豹致牋於冏。曰。豹聞王臣蹇蹇。匪躬之故。將以安主。定時保存社稷也。是以爲人臣而欺其君者。刑罰不足以爲誅。爲人主而逆其諫者。靈厲不足以爲諡。伏惟明公虛心

晉記

卷三十五

列傳

十

下士。開懷納善。而逆耳之言。未入於聽。豹切惑之。豹思晉政漸缺。始自元康以來。宰相在位。未有一人獲終。乃時勢使然。非爲有不善也。公尅平禍亂。安國定家。而復因前傾敗之法。尋覆車之轍。欲冀長存乎。非所敢聞也。今河開樹根於關右。成都盤桓於舊魏。新野大封於江漢。各方剛彊。並與戎馬。明公典義討逆。功蓋天下。名震當世。以難賞之功。扶震主之威。獨據京師。專執大權。進則亢龍有悔。退則蓬萊生庭。欲保泰山之安。宜厘臨深之慮。昔武王伐紂。封建諸侯。分爲二伯。自陝以東。周公主之。自陝以西。召公主之。

及至戰國不過數州之地而四海彊兵不敢入關九鼎所以然者天下習於所奉故也今誠能遵用周法以成都爲北州伯統河北王侯明公爲南州伯以攝南土各因本職出居其方樹德於外盡忠於內歲終率所領而貢於朝簡才良命賢儔以爲天子百官則明公之德與周召姬美四海長寧萬國幸甚書入不報豹復牋曰豹書御已來十有二日而聖聽高遠未垂採察不賜一字之令不勅可否之宜蓋霸王之神寶安危之祕術不可須臾而忽者也伏思明公拔大功抱大名懷大德執大權此四大者域中所不能容

晉記

卷三十五 列傳

三

聖賢所以戰戰兢兢日昃不暇食雖休勿休者也昔周公以武王爲兄成王爲君以親輔政執德宏深至於執政猶與召公分陝爲伯而攝事之日四國流言離主出奔居東三年賴風雷之變成王感悟若不遭皇天之應神人之察恐公旦之禍未知所屆也今明公自視功德孰如周公且元康以來宰相危機密禍輒在呼喻前鑒不遠公所親見也君子不有遠慮必有近憂憂至而悟悔無及矣今若從豹策遣王侯之國與成都分河爲伯成都在鄴明公都宛規方千里與圻內侯伯子男大小相率結好要盟同獎皇家貢

御之法一遵周典如合聖規可與成都共論豹雖小才願備行人昔廝養燕趙之徵者耳百里奚秦楚之商人也一聞其說兩國以寧况豹大州之綱紀加明公起事險難之主簿也故身雖輕其言未必否也罔得牋猶豫未決長沙王父詣罔見之謂罔曰小子離罔骨肉何不於銅駝下杖殺之罔乃奏豹訕上誦下說內開外輒勅都街考竟豹將死曰懸吾頭大司馬門見兵之攻齊也

羅企生

羅企生字伯宗豫章人也初拜佐著作郎以家貧求

晉記

卷三十五 列傳

三

補臨汝令殷仲堪鎮江陵引爲功曹累遷武陵太守未赴而桓元攻仲堪仲堪更以企生爲諮議參軍企生謂弟遵生曰殷侯遇吾厚然仁而無斷事必無成敗天也吾死生以之矣仲堪出走文武無送者獨企生從路經其門遵生曰今如此分離何可不執手企生迴馬授手遵生繫而下之曰母在兄將焉往企生泣曰母在有子吾義許殷侯矣子善事老母無使我爲不義子仲堪踰路問企生追時曰侯我遵生持之愈急仲堪乃策馬而去元入荊州佐吏畢謁企生獨不往而管理仲堪喪桓元素與企生厚乃使人

謂之曰。企生若諸吾者。吾嘗釋之。企生曰。爲殷。荆州
更。荆州出奔。存亡未判。何顏復謝。元卽收企生。遣人
問。欲何言。企生曰。文帝殺嵇康。嵇紹爲晉忠臣。從公
乞一弟。以養老母。公之惠也。元許之。又引企生於前。
曰。吾相遇甚厚。何以見負。今者死矣。企生對曰。尋陽
之盟。口血未乾。誰爲此紛紛乎。吾不能翦滅汝。以至
於此。死其晚矣。遂殺之。時年三十七。先是元以羔裘
遺企生母胡氏。企生遇害。卽日焚裘。

晉記

卷三十五 列傳

古

晉記卷二十六

列傳

孝友列傳

蕭山郭



嘗讀北山蓼莪諸什。情辭惻惻。蓋古所傳孝子之詩。
竊怪父母鞠子之勤。其竭力也不以爲勞。其怒罵也。
生於慈愛。終身焉爾矣。故詩曰。欲報之德。昊天罔極。
子事親而克盡其道。乃厥分攸宜。卽稱曰孝子。孝子。
豈非爲父母難。而爲人子易邪。自至德漸漓。人父之。
慈。古今一轍。爲人子而能竭其力。以事父母者。千萬。
人之中。不得一人焉。書云。惟孝友於兄弟。間有其人。
朝廷旌其門閭。孝子悌弟。若斯之難也。夫孝弟之道。
根於天性。及其至也。通於神明。天子蹈之而德教誕。
敷。匹夫履之而異類致馴。大矣哉。其爲德也。晉自世。
祖以孝治天下。開國之初。徵犍爲李密。拜東海劉儉。
爲郎。王睢陵以至行位上公。其所以勵世者至矣。厥。
後賈氏悖逆。諸王構兵。中原大亂。非乖氣之所致與。
然上失其道。而天經地義之常。所以綱維乎人類者。
百五十年之間。未嘗絕也。吳郡陳造。性至孝。其母好。
食鑊底焦飯。遺爲郡主簿。恆鑊儲之。歸以奉母。孫恩。
寇吳郡。太守袁山松卽日出討。遺已聚得數斗。未及。

致母遂齋以從軍泥濘之敗軍士走山澤者多餓死遺以炊飯獨存司馬勳之伐秦也殺秦尙書趙現而棄其尸現子煥求之不得日夜號泣有羣鳥哀鳴從山中來繞煥而翔煥隨鳥所止求之得父尸焉前燕中山蒲陰人劉洛與弟興相友也洛當從征興私代之既而逃歸縣以名捕洛將斬之興詣郡曰興實代役逃者興也兄何罪洛曰實我名也弟何罪兄弟爭死許刑者以聞燕主暉曰洛應征輒爾興冒名逃役罹法惟均然兄弟爭死情義嘉哉特原之秦建元中池陽有逆子惑於婦而欲弑其母懷刃以車載母託齋記

卷三十六 列傳

一

孝友傳 王祥 王覽 王祥字休徵琅邪臨沂人漢諫議大夫吉之後也祖仁青州刺史父融公府辟不就祥性至孝繼母朱氏不慈數譖之由是失愛於父恆使掃除牛下祥愈恭謹父母有疾衣不解帶湯藥必親嘗有丹柰結實母命守之每風雨祥輒抱樹而泣母嘗欲鮮魚時天寒冰沍祥之池上將解衣剖冰求之冰忽自剖躍出雙鯉魚母又思黃雀炙不得忽有黃雀數十飛入其幙鄉里皆驚歎以爲孝感所致焉漢末遭亂扶母攜弟覽避地廬江隱居三十年不應州郡之命母終居喪毀瘁杖而後起徐州刺史呂虔檄爲別駕祥固辭覽勸之爲具牛車祥乃應召年垂六十矣時徐州寇盜充斥祥率勵士卒頻破之州界清靜政化大行時人歌之曰海沂之康實賴王祥邦國不空別駕之功舉秀才除溫令累遷大司農與魏主定策功封關內侯拜光祿勳尋遷太常封萬歲亭侯甘露三年魏帝幸太學迎祥爲三老以鄭小同爲五更祥尚而几杖以師道自居天子北而乞言觀者榮之頃之拜司空五等建封睢陵侯邑千六百戶武帝爲晉王祥及荀

齊記

卷三十六 列傳

三

頌往謁頡謂祥曰相王尊重今往當下拜祥曰相國誠尊貴然是魏宰相吾等魏三公公王相去一階而已安有天子三公而輒拜人者吾不爲也及入謁拜祥獨長揖武帝曰今日方知君見顧之重矣晉代魏拜太保進爵爲公加置七官之職與何曾鄭冲等以耆艾爲老希復朝見帝使侍中任愷諮問得失祥固乞骸骨詔聽以公就第位在三司之右祿賜如前賜安車駟馬第一區錢百萬絹五百匹以舍人六人爲睢陵公舍人置官騎二十人以公子騎都尉肇爲給事中使優游定省又以太保高潔清素家無宅宇其

哀仲尼謂之孝故哭泣之哀日月降殺飲食之宜自有制度大言行可覆信之至也推美引過德之至也揚名顯親孝之至也兄弟怡怡宗族欣欣悌之至也臨財莫過乎讓此五者立身之本顏子所以爲命未之思也夫何遠之有尋薨其子皆奉而行之詔賜東園祕器朝服一具衣一襲錢三十萬布帛百匹時文明太后崩始踰月其後詔曰爲睢陵公發哀事乃至今雖每爲之感傷要未得特叙哀情今便哭之明年策諡曰元祥薨門無雜弔之賓奔赴者非朝廷之賢則親戚故吏而已族孫戎歎曰太保可謂清遠矣又稱其在正始不在能言之流及與之言理致清達將非以德揜其言乎祥五子肇夏馥烈芬肇孽子夏及烈芬皆早卒馥嗣爵咸寧初以祥家貧賜絹三百匹拜馥上洛太守卒諡曰孝子恨嗣官散騎郎肇仕至始平太守肇子俊守太子舍人封永世侯俊子還鬱林太守

覽字元通其母朱也母遇祥無道覽年方數歲見祥被撻輒涕泣抱持及長恆諫其母母屢以非禮使祥覽輒與俱又虐使祥妻覽妻亦趨而共之祥喪父之後漸有時譽朱深疾之密欲酖祥覽覺之徑起取酒

祥亦疑其有毒也爭而不與朱還尋而泛之自後朱賜祥僕覽輒先嘗朱懼覽遂止覽孝友恪恭名亞於祥及祥仕進覽亦應本郡之召稍遷司徒西曹掾清河太守五等建封卽邱子邑六百戶泰始之末除宏訓少府景獻太后崩職省轉太中大夫祿賜與卿同咸寧初詔曰覽少篤至行服仁履義貞素之操長而彌固其以覽爲宗正卿頃之以疾乞骸骨詔聽以太中大夫歸老賜錢二十萬及牀帳薦褥遣殿中醫療疾給藥轉光祿大夫門施五馬咸寧四年卒年七十二諡曰貞覽六子裁基會正彥琛裁字士初撫軍

晉記

卷三十六 列傳

六

李密

長史基字士先治書御史會字士和侍御史正字士則尙書郎彥字士治中護軍琛字士偉國子祭酒初呂虔有佩刀工相之以爲必登三公可服此刀苟非其人刀或爲害虔以與祥祥固辭虔曰卿有公輔之量故以相贈強之乃受祥臨薨以刀授覽曰汝後必典足稱此刀覽後世多賢才與於江左矣

李密字令伯犍爲武陽人也初名虔幼孤母何氏改醮密時年數歲感戀成疾祖母劉氏躬自撫養密奉事以孝謹聞仕蜀爲郎有才辨數使於吳吳人稱之

泰始初詔徵爲太子洗馬密以祖母年高不應命乃上疏曰臣以險巖夙遭閔凶生孩六月慈父見背行年四歲舅奪母志祖母劉愍臣孤弱躬親撫養臣少多疾病九歲不行零丁孤苦至於成立既無叔伯終鮮兄弟門衰祚薄晚有兒息外無基功疆近之親內無應門五尺之童煢煢子立形影相弔而劉夙嬰疾病常在牀蓐臣侍湯藥未嘗廢離逮奉聖朝沐浴清化前太守臣逵察臣孝廉後刺史臣榮舉臣秀才臣以供養無主辭不赴命詔書特下拜臣郎中尋蒙國恩除臣洗馬猥以微賤當侍東宮非臣隕首所能上

晉記

卷三十六 列傳

七

報臣具以表聞辭不就職詔書切峻責臣逋慢郡縣逼迫催臣上道州司臨門急於星火臣欲奉詔奔馳則以劉病日篤欲苟順私情則告訴不許臣之進退實爲狼狽伏惟聖朝以孝治天下凡在故老猶蒙矜育况臣孤苦尤爲特甚且臣少事僞朝歷職郎署本圖宦達不矜名節今臣亡國賤俘至微至陋過蒙拔擢豈敢盤桓有所希冀但以劉日薄西山氣息奄奄人命危淺朝不慮夕臣無祖母無以至今日祖母無臣無以終餘年母孫二人更相爲命是以區區不能廢遠臣密今年四十有四祖母劉今年九十有六是

臣盡節於陛下之日長。報劉之日短也。烏鳥私情。願乞終養。臣之辛苦。非獨蜀之人士及二州牧伯所見。明知皇天后土實所共鑒。願陛下矜愍愚誠。察臣微志。庶劉儁倖卒保餘年。臣生當殞首。死當結草。臣不勝犬馬怖懼之情。謹拜表以聞。帝覽之曰。士之有名。不虛哉。乃停召詔。賜奴婢二人。令州縣給供養。劉終服闋。徵為洗馬。司空張華見密。問安樂公何如。密曰。齊桓之亞也。齊桓得管仲而霸。用豎刁而蟲流。安樂公得諸葛孔明而抗魏。任黃皓而亡國。其成敗一也。次問孔明言教何碎。對曰。昔者舜禹皋陶周公皆聖人。也。舜禹皋陶相語。則為典謨。而得簡大誥。與凡民言。則不厭其煩。非聖人之異。與言者之異也。孔明所與言者。無已敵也。言教之碎。不亦宜乎。華稱善者久之。出為溫令。而憎疾從事。與人書曰。慶父不死。魯難未已。從事白其書於司隸。司隸以密在縣清慎。勿問也。遷漢中太守。密常冀內擢。而無官。無援於朝。心以為望。及賜餼東堂。詔密賦詩。其本章曰。人亦有言。有因有緣。官無中人。不如歸田。明明在上。斯語豈然。帝不悅。都官從事因奏免密。官後卒於家。密為人公正。其與人交。公議其得失。而切責之。退無後言。嘗言吾

晉記

卷三十六列傳

八

獨立於世。顧影無倚。然而不懼者。以無彼此於人也。二子賜與。賜舉秀才。未行而卒。與為鎮南將軍。劉宏參軍。俱善屬文。

王哀

王哀。字偉元。城陽營陵人也。祖修。有名魏世。父儀。嘉平中為文帝安東司馬。東關之敗。帝問衆曰。近日之事。誰當任其咎者。儀曰。責在元帥。帝怒曰。司馬欲委罪於孤耶。斬之。哀身長八尺四寸。動必以禮。隱父死。非命。未嘗西向而坐。示不臣於晉也。廬於墓旁。旦夕拜跪。攀柏悲號。涕淚著樹。樹為之枯。隱居教授。凡三徵。七辟。皆不就。母性怖雷。雷輒繞墓而走。曰。哀在此。及讀詩至哀哀父母。生我劬勞。未嘗不三復流涕。門人受業者。竝廢蓼莪之篇。家貧躬耕。計口而田。度身而蠶。諸生密為刈麥。哀遂棄之。知舊有致遺者。皆不受。門人為本縣所役。告哀求屬。令哀曰。子學不足以庇身。吾德薄不足蔭子。屬之何益。且吾不執筆已四十年矣。乃步擔乾飯。兒負鹽鼓。草屨送所役生到縣門。徒隨從者千餘人。安邱令謂哀請已。整衣出迎。哀至。土牛旁。盤折而立。云。門生為縣所役。特來送別。因執手涕泣而去。令大驚。遣還。一縣以為恥。初哀善鄉

晉記

卷三十六列傳

九

人管彥男女各始生共約爲婚彥後爲西夷校尉卒而葬於洛陽哀遂以女他適彥弟馥問哀哀曰吾薄志畢願山藪昔嫁姊妹皆遠吉凶斷絕每以此自誓今賢兄子葬父於洛陽此則京邑之人也豈吾結好之本意哉馥曰嫂齊人也當還臨淄哀曰安有葬父河南而隨母還齊者用意如此何婚之有哀常以爲人之所行期於善道何必以己所能而責人所不能洛陽陷寇盜蜂起親族悉移渡江哀戀墳壠不忍去爲賊所殺

許孜

晉記

卷三十六列傳二十三

十

許孜字季義東陽吳寧人也年二十師事豫章太守會稽孔冲受詩書禮易及孝經論語學竟還鄉里孜爲人穎悟而至性過人親沒柴毀骨立杖而後起墓於縣之東山躬自負土廬其旁列樹松柏亘五六里有鹿犯其松栽孜悲歎曰鹿獨不念我乎明日有虎噬鹿置所犯栽下孜悵惋不已爲作坎埋於隧側虎又於孜前自撲而死孜益歎息又取埋之自後樹木滋茂而無犯者積二十餘年遂立宅墓次烝烝朝夕奉亡如存薦其梁簾虎鹿擾其庭園交頸同遊不相搏噬人以此爲瑞所致焉初孜受學於孔冲冲

晉記

卷三十六列傳二十三

十一

亡於豫章孜聞間奔赴送喪還會稽制服三年元康中郡察孝廉不起年八十餘卒於家咸寧中太守張虞疏曰臣聞聖賢明訓存乎舉善褒貶所興不遠千載謹按所領吳寧賢物故人許孜至性孝友立節清峻與物恭讓言行不貳當其率師則盡在三之義迫乎喪親實履天下之難咸稱殊類致感猛獸弭害臣雖不及見然備聞斯語竊謂蔡順董黯無以過也孜沒積年其子尙在性行純慤今亦家於墓側臣以爲孜之履操世所希逮宜標其令跡甄其後嗣以酬既往以獎方來陽秋之義善善及其子孫臣不達大體請臺量議疏奏詔旌表門閭蠲復子孫其子生孝謹亦有父風

庾袞

庾袞字叔襄司空亮之伯父也少好學事親以孝聞咸寧中大疫二兄繼亡次兄毗復殆瘧氣方熾父母諸弟皆出次於外袞獨留不去親自扶持晝夜不眠如此十餘旬毗病得差疫勢既歇家人始反袞竟無恙初袞諸父並貴盛惟其父獨守貧約袞躬耕以給供養而執事謹恪與弟子樹籬跪以授條或謂袞曰今在隱屏何恭之甚也袞曰幽顯易操非君子之志

也父亡作官賣以養母哀前娶荀氏繼樂氏皆官族
富家及適哀俱棄華麗散資財與哀共安貧苦相敬
如賓母終廬於墓次歲大饑藜羹不糝門人欲進飯
哀每日已食莫敢為設或有斬其墓柏者真知為誰
哀乃集鄰於墓叩頭流涕曰德之不修不能庇先人
之樹哀之罪也斬柏者愧而自謝焉孤甥郭秀比諸
子姪衣食每先之鄰人褚德逸者善事其親老而不
倦哀每拜之嘗與諸兄過陳準諸兄拜其母哀獨不
拜準弟微曰子何不拜吾親哀曰未知所以拜也夫
拜人之親者將自同於人之子也其義至重哀敢輕

晉記

卷三十六列傳

十三

之乎遂不拜郡察孝廉舉秀才清白異行皆不應元
康末潁川太守召為功曹哀服造役之衣杖鍤荷斧
而行太守知不可屈禮而遣之趙王倫篡齊王起義
兵張宏等掠於陽翟哀與同族及庶姓保於禹山哀
謂衆曰今相與處於險將以安親尊全妻孥也然吾
聞之千人聚而不以一人為主不散則亂矣衆乃推
哀為主哀善於撫御賊不敢逼齊王歸京師踰年不
朝哀歎曰晉室卑矣寇難方興攜妻子隱林慮山既
而石勒攻林慮父老謀曰此有大頭山九州之絕險
也因共保大頭山而田於其下將獲與子恤下山中

塗目督墜崖而卒門人感慕為之樹碑而去有四子
恤茂澤摺茂後南渡江中興初為侍中茂生願安成
太守

孫晷

孫晷字文度吳國富春人吳伏波將軍秀之曾孫也
晷為兒童未嘗被呵怒顧榮見而奇之及長孝恭清
約容止瞻望未嘗傾邪家豐厚而晷常布衣蔬食躬
親隴畝父母起居飲饌晷不離左右富春車道少動
經山川父難於風波每行乘籃輿晷躬自扶持兄嘗
篤疾經年晷侍藥石甘苦必經親故老寢者恆來告

晉記

卷三十六列傳

十三

索家人慢之而晷欣敬逾甚寒與同衾食與同器時
年饑穀貴有生刈其稻者晷見而避之須去而出會
稽虞喜隱海嵎有高世之風晷慕之聘喜弟預女為
妻濟陽江惇少有高操聞晷學行自東陽往候之結
歡而別司空何充為揚州檄晷為主薄司徒蔡謨辟
為掾並不就尚書張閭表薦晷公車特徵會卒年三
十八

何琦

何琦字萬倫司空充之從兄也祖龕後將軍父阜淮
南內史琦年十四喪父哀毀過禮居宣城陽穀縣事

母孜孜忠甘鮮不膳乃爲郡主簿察孝廉除郎中以選補宣城涇令司徒導引爲參軍不就及丁母憂泣血柴毀杖而後起柩在殯而鄰火烟焰已交琦匍匐撫棺號慟俄而風止火息服闋慨然歎曰所以出身仕者非謂有尺寸之能可以效智力也實利微祿展供養今笑然無復恃怙寧可以朽鈍驥組緩耶由是謝絕人事以琴書自娛性沈敏好古博學不營產業凡贈遺亦不苟讓豐約與鄉鄰共之鄰有遭亂姊沒人家者琦惟一婢卽代爲購贖節儉寡欲恆不使有餘司空玩太尉溫辟命皆不就詔徵博士又不起琅邪王爲撫軍召爲參軍固辭以疾公車再徵通直散騎侍郎散騎常侍不行溫嘗登琦縣界山喟然曰此山之南有人焉何公眞止足者也琦善養性老而不衰布褐蔬食恆以著述爲事凡所撰錄百餘篇年八十二卒於家

劉殷

劉殷字長盛新興人也高祖陵漢光祿大夫殷七歲喪父三年未嘗見齒會祖母王氏隆冬思芹而不言食不飽者一旬矣殷怪而問之得其故時年九歲乃於澤中慟哭不絕聲者半日忽若有人曰止止聲殷

晉記

卷三十六 列傳

古

收淚視地有芹生焉得斛餘以歸嘗夜夢人謂之曰西籬下有栗寤而掘之得十五鍾銘曰七年栗百石賜孝子劉殷自是食之七載方盡時人感其至性競以穀帛遺之殷受而不謝直曰待後貴當相酬耳弱冠博通經史性儻儻有濟世之志儉而不陋清而不介望之頽然而不可侵也州郡辟召及齊王攸辟皆以供養無主辭不赴命同郡張宣子重殷以女妻之張氏性亦婉順事王母以孝聞王氏卒殷夫婦哀毀骨立柩在殯而西鄰失火風勢颭甚殷夫婦叩殯號哭須臾火越東家嘗有二白鳩巢其庭樹太傅駿備禮聘殷以母老不就駿表於朝詔聽終色養勅所在供衣食蠲徭賦賜帛二百匹穀五百斛趙王倫篡孫秀聞殷名以散騎常侍徵之殷逃奔雁門齊王辟爲大司馬軍諮祭酒既見謂殷曰先王虛心召君而君不至今爲孤屈何也殷曰先王以至德輔世故殷希以一夫而距千乘今殿下除殘反政威嚴滋肅殷恐招華士之誅不敢不至耳問奇之出拜新興太守屬永嘉之亂沒於漢累官至侍中太保錄尚書事殷在聰朝不爲犯顏忤旨而因事進規補益甚多與公卿恂恂然常有後己之色士不修操行者無得入其門

晉記

卷三十六 列傳

左

有七子五子各授一經一子授史記一子授漢書一門之內七業並興北州之學殷門為盛嘗戒子孫曰事君當務幾諫凡人尚不可面斥其過而况萬乘乎夫犯顏未必非是幾諫未必無功但不彰君之過所以為優耳殷處驕暴之國竟以壽終

王延

王延字延元西河人也九歲喪母泣血三年繼母卜氏遇之無道恆以蒲穰及敗麻頭與延貯衣其姑聞而問之延知而不言事母彌謹卜氏嘗盛冬思生魚使延求而不獲杖之流血延尋汾叩凌而哭有魚修

晉記

卷三十六

列傳

七

五尺踊出水上延負以獻母卜氏後感其誠撫延如己出延事親夏扇枕席冬以身溫被隆冬沍寒體無全衣而親極滋味家貧晝傭賃夜讀書遂博涉經史通大義州郡禮辟不起母終廬於墓次非其蠶不衣非其耕不食屬天下大亂隨劉淵遷於平陽家牛生犢他人認之延牽授無吝色後其人自知其妄遂送犢還延叩頭謝罪延業已與之不復取也年六十方仕於劉聰聰尚書左丞拜金紫光祿大夫聰死斬華作亂自號漢天王以延為左光祿大夫延大罵不受準遂殺之

桑虞

桑虞字子深魏郡黎陽人父冲惠帝時為黃門郎虞年十四喪父毀瘠過禮日以米百粒用糝藜藿三年不見齒有闕在宅北數里瓜菓初熟人踰垣而竊虞以園援多棘刺恐人驚走被傷使奴開道偷負瓜將出見道利知虞使除之乃送所盜瓜謝罪虞懼然盡以瓜與之虞諸兄仕於石勒咸列顯位虞晚為勒武城令石虎時為青州刺史劉微長史虞五世同居閨門邕穆秦青州刺史苻朗嘗詣虞家升堂拜母時人為榮

晉記

卷三十六

列傳

七

鄧攸 王延年 王密

鄧攸字伯道平陽襄陵人也祖殷為人亮直鍾會擊蜀自毬池令召授征西主簿賈充請為都督長史後授皇太子詩出拜淮南太守遷汝陰太守官至中庶子攸七歲而孤與弟同居尋喪母及祖母居喪九年以孝聞初祖父殷有賜官勅攸受之太守勸攸去王官欲舉為孝廉攸曰先人所賜不可改也嘗詣鎮軍賈混混以訟示攸使決之攸卻不視門孔子稱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混奇之以女妻攸舉灼然二品為吳王文學歷太子洗馬轉史部郎出為河東

太守永嘉之末沒於石勒勒宿忌諸官長二千石聞
攸在營馳召將殺之攸至門而門幹乃攸爲郎時幹
也識攸攸索紙筆作辭幹伺勒和悅時致之勒重其
辭遂勿殺勒長史張賓先與攸比舍重攸因稱攸於
勒勒召至幕下與語而悅之以爲參軍給車馬然攸
不欲臣勒也勒每東西置攸車於營中勒禁夜火犯
之者死攸與胡鄰轂胡夜失火燒車吏按問胡乃誣
攸攸度不可與爭竟勿辨勒以攸長者特赦之旣而
胡自縛詣勒以明攸而陰遣攸馬驢諸胡爲之歎息
石勒過泗水攸乃斫壞車以牛馬負妻子而逃遇賊

晉記

卷三十六 列傳

六

掠其馬牛步走擔其兒及弟子綏度不能兩全謂其
妻賈口吾弟早亡惟一息理不可絕今事勢如此止
應自棄我兒耳幸而得存我後當有子妻泣而從之
棄之奔新鄭投李矩三年將去而矩不聽後密捨去
投荀組於許昌矩銜之久乃送家屬還攸攸渡江元
帝拜攸太子中庶子以選爲吳郡太守載米之郡不
受俸祿惟飲吳水而已郡中大饑表賑貸不待報而
開倉廩給臺遣散騎常侍桓彝虞駿慰勞饑民觀善
不劾攸擅出穀詔原勿問攸在郡數載政簡刑清百
姓安枕爲中興良守後稱疾去職郡常有送迎錢數

百萬攸去郡不受一錢百姓數千人牽畱舟不得發

攸爲少停夜中猝去吳人歌之曰統如打五鼓雞鳴

天欲曙鄧侯挽不畱謝令推不去百姓詣臺乞畱一

歲不聽拜侍中歲餘轉吏部尚書永昌中代周顗爲

護軍將軍太寧二年王敦反明帝謀討之遷攸會稽

太守初敦犯都之後中外兵數每月必言於敦攸已

出守不復知護軍事有惡攸者誣攸尙白敦兵數帝

乃轉攸爲太常時帝南郊攸病不能從車騎過攸問

疾攸力疾出拜有司奏攸不堪行郊而拜道左坐免

攸性謙和善與人交賓無貴賤接之若一蔬食敝衣

晉記

卷三十六 列傳

九

而周急振乏恆如不及每有進退無喜愠之色久之
起爲尙書右僕射咸和元年卒贈光祿大夫加金章
紫綬祀以少牢攸棄子之後妻不復孕過江納妾寵
之訊其家憶父母姓名乃其甥也攸素有德行聞之
感傷嫁而遣之遂不復畜妾卒無嗣時人義而哀之
爲之語曰天道無知使鄧伯道無兒弟子綏服攸喪
三年當是時有王延年者江都人也性至孝少孤父
母忌日必三日不食事叔父如其父叔父有孤孫延
年子良孫避難爲賊所掠延年追而請之賊歸良孫
延年復泣拜曰吾少孤爲叔所養此叔父之孤孫也

願以子易之賊義而并歸之上洛郡王密以世亂將弟雋及子元直西如涼州遇賊掠雋密乃與元直追賊叩頭乞哀曰吾弟遺孤相長以至於今寧以元直易雋賊相謂曰以子易弟義之大也遂以雋授密歎息而去延年後仕漢官至太宰密之死也雋勺水不入口者五日服喪三年而心喪六載

夫延年以子易從子密以子易弟其事與攸相類百世之下聞者猶將感動崔氏春秋載之而舊史遺之何哉或謂延年與密當時請易而俱全攸之子則竟棄矣其事有難焉者當叩頭乞請之時庸知其必全

晉記

卷三十六 列傳

三

而姑以子嘗試邪要亦孝弟之念動於中而不能自已也至舊史傳攸棄子子追及之繫樹而去此欲表其撫姪之誠而不知陷以不仁之罪也夫棄子者迫而恐不能兩全子能及焉何棄之有能及之而反繫之人情乎哉或曰史氏亦譏之矣此傳之者之過也

顏含

顏含字宏都琅邪華人也祖欽給事中父默汝陰太守含少勵操行事親以孝聞兄畿咸寧中得疾就醫死於醫家家人迎喪旌每繞樹不可解引喪者忽仆稱畿言曰我當復生慎無葬其父祝之曰今但還家

不爾埋也旌乃解及還其婦夢畿曰吾生矣急開棺次夕母及家人又夢咸欲啓殯而父不聽含時尙少慨然曰非常之事自古有之烏知不果生耶乃共發棺顏色不變然氣息甚微飲哺將護累月猶不能語闔家營視生業頓廢含躬自侍養足不出戶者十有三年畿竟不起石崇重其行贈以甘旨含謝而不受次嫂樊氏因疾失明含每日自嘗省藥饌察問息耗必眷懷束帶醫疏方須舐她膽無由得之憂慨彌日嘗晝獨坐有童子外來以青囊授含而去開視乃她膽也得膽藥成嫂疾解由是著名本州辟不就東海

晉記

卷三十六 列傳

三

王以爲太傅參軍出補閭陽令琅邪王鎮下邳引爲參軍渡江拜上虞令轉主國郎中丞相東閣祭酒出爲東陽太守尋補太子中庶子遷黃門侍郎本州大中正歷散騎常侍大司農預討蘇峻封西平縣侯拜侍中除吳郡太守含所歷簡而有恩明而能斷然以威御下司徒導歎曰顏公在事吳人斂手矣未幾復爲侍中遷光祿勳以年老致仕咸帝高其素行就加光祿大夫門施行馬賜牀帳被褥勅太官四時致膳固辭不受時論以司徒導帝師傳位尊望重百僚宜爲降禮太常馮懷以問含含曰王公雖重禮無偏敬

降禮之言或是諸君事宜鄙人老矣不識時務既而告人口吾聞伐國不問仁人向馮祖思問佞於我我其有邪德乎郭璞嘗欲爲之筮舍曰年在天位在人修己而天不與者命也守道而人不知者性也自有性命無勞著龜桓溫求婚於舍舍不許惟與鄧攸友善或問江左羣士優劣對曰周伯仁之正鄧伯道之清下望之之節餘則吾不知也致仕二十餘年九十三而卒遺命素棺薄斂諡曰靖三子髦謙約髦歷侍中光祿勳謙至安成太守約零陵太守

韋忠

晉記

卷三十六列傳二十三

三

韋忠字子節平陽人也少慷慨好學性不虛諾年十二喪父哀慕毀瘠杖而後起司空裴秀弔之匍匐號訴哀慟感人秀歸謂子願曰韋忠至性惻惻就則顧人此人之模範也服闋廬於墓次願慕而造之忠託故不見家貧藜藿不充晏如也願爲僕射數言於司空張華華辟爲掾不起人間其故忠曰吾欲薦賤士本無宦情且茂先華而不實適民難而無厭棄典禮而附賊后豈大丈夫所宜行耶裴常有心託我常恐洪濤蕩嶽餘波見漂况可臨尾聞而圖沃焦哉太守陳楚召爲功曹會山羌破郡楚攜子出走賊射之中

三創忠冒刃伏楚以身捍之亦遭五矢羌相謂曰義士也舍之忠負楚而歸後仕漢爲鎮西大將軍平羌校尉羌叛擊之矢盡不屈而死

夏方 盛彥 吳達 王談

夏方字文正會稽永興人也家遭疫癘父母伯叔羣從死者十三人方時年十四躬自負土凡十有七載葬送得畢因廬於墓手植松柏烏鳥猛獸馴擾其旁吳時拜仁義都尉累遷五官中郎將方朝會未嘗乘車行必讓路入晉爲高山令百姓有罪應撻者方對之流涕而不加罪人相戒莫犯焉在官三年州舉秀才

晉記

卷三十六列傳二十三

三

才不應還家卒年八十七同時有盛彥者字翁子廣陵人也母王因疾失明彥常流涕遂不應辟召躬自侍養母食必自哺之母既疾久多恚怒至於婢使數見笞撻婢伺彥他出取蟻螬炙而飴之母食以爲美然疑是異物密懷以示彥彥見之抱母慟哭絕而復蘇母目豁然從此遂愈彥仕吳至中書侍郎吳平本邑大中正劉頌舉彥爲小中正太康中卒吳達者吳興人遭歲荒疫一門死者亦十三人達時亦殆喪皆鄰里以簞席裹而埋之達夫妻雖存未酷貧冬無衣舍晝閉夜燒磚壁年歲七墓容十三棺賻贈一

無所受太守張崇義之以羔雁之禮禮焉後數十年
烏程有王談談年十歲父爲鄰里實度所殺談陰欲
復讎而懼爲度所疑寸刃不畜又八年乃密市利錘
陽若耕鉏者度常乘舟出入經橋下度過談於橋上
以錘斬之應手而死自歸於有司太守孔嚴壯其孝
勇列上本末赦勿殺孫恩之亂殺嚴諸子談乃移居
會稽修嚴父子冢墓元興三年太守孔嚴舉談爲孝
廉談不應召卒於家

晉記卷三十七

列傳

蕭山郭 倫撰

循吏列傳

昔者周室之衰刑政紀綱紊矣而大夫能治其私邑
淫奔者畏不敢奔大車所以作也孔門弟子如武城
單父成蒲之績載在簡冊猶令人想見三代之遺風
自封建廢而爲郡縣守令之職益重矣兩漢之篇其
行事可紀者大抵敦教化務安全而求媚於民誠哉
其爲循也郡縣之體上焉承流下焉宣化天下之治
亂繫乎朝廷政事之得失其間公私緩急之故何嘗
不在守令哉是故上有文景之主而下有殘酷之吏
民不蒙其惠也上有桓靈之君而下有慈惠之長忠
信之師民得安枕而臥焉夫決疑獄抑豪彊剔姦宄
則慈不如明體人情杜苞苴興利益至誠以感之愷
悌以育之夙興夜寐上行而下效非清仁勤慎不爲
功元元之命懸守令其任亦重矣哉晉自武帝以五
條飭吏而詔書諄諄賜良吏劉霄梁柳等穀以風厲
天下可謂抑末敦本者與然當是時帝性寬厚賄賂
公行結綬者以放濁爲通彈冠者以苟得爲貴爰及
惠懷中州鼎沸江左偏安晉政多門而循良之績僅

有存焉今採其吏事宜於民者爲循吏傳

胡威

胡威字伯武一名貌淮南壽春人也父質以忠清著名少與鄉人蔣濟朱績有間江淮間仕魏至征東將軍荊州刺史威幼有志尙質爲荊州威自京師定省家貧無車馬僮僕驅驢獨行每至旅舍放驢躬取樵炊爨既至見父停廢中十餘日告歸父賜絹一匹爲裝威曰大人清高不識於何得此絹質曰是吾俸祿之餘以爲汝資也受之而歸質帳下都督先威未發請假還家威行侶進每事佐助行數百里威疑而問

晉記

卷三十七 列傳

二

之既知乃取所賜絹與都督謝而遣之後因他信以白質質杖都督一百除吏名其父子清慎如此威拜侍御史賜爵南鄉侯歷安豐太守遷徐州刺史勤於政治風化大行後入朝武帝語及平生因歎其父清謂威曰卿孰與父清對曰臣不如也帝曰卿父何以勝卿邪對曰臣父清恐人知臣清恐人不知是臣不及遠也帝曰善哉直而婉謙而順卿固乃父之子也拜右將軍豫州刺史入爲尙書加奉車都尉威嘗諫時政之寬帝曰尙書郎以下吾無所假借威曰臣之所陳豈在丞郎令史正謂如臣等豈始可以肅化明

法耳拜前將軍進封平春侯太康元年卒於位追贈鎮東將軍諡曰烈子爽嗣官至平東將軍威弟熊益州刺史

杜軫

杜軫字超宗蜀郡成都人也父雄綿竹令軫師事譙周博涉經書州辟不就爲郡功曹史鄧艾入成都軾白太守曰今大軍西征必除舊布新明府盍避諸此全福之道也太守出艾果使參軍牽宏之郡問軾以前守所在軾曰前守達去就之義輒自出官舍以俟君子宏器之命復爲功曹察孝廉除建寧令導以德

晉記

卷三十七 列傳

三

政風化大行秩滿將歸羣蠻追送賂遺甚厚軾一無所受去如初至又除池陽令爲雍州十一郡最百姓生爲立祠得罪者無怨言累遷尙書郎軾博學洽聞駿論明允時涪人李驤亦爲郎與軾齊名每有論議朝廷莫能踰出爲犍爲太守當遷而卒子毗尙書郎毗弟秀爲羅尚主簿州沒于李驤欲用爲司馬不受死之軾弟烈歷平安陽令所至有聲遷衡陽太守聞軾亡因表兄子幼弱求去官詔卽轉烈犍爲太守蜀人榮之

竇允

竇允字雅始平人也少仕縣稍遷郡主簿察孝廉除
浩臺長勤於爲政課田蠶均調役百姓賴之遷謁者
泰始中詔曰當官者能潔身修己然後在公之節乃
全身善有章雖賤必賞此興化立教之務也謁者竇
允前爲浩臺長以修勤清白見稱河右當擢用使立
行者有所勸主者詳復參訪有以旌表之拜臨水令
克己厲俗士庶悅服遷鉅鹿太守卒於官

王宏

王宏字正宗高平人魏侍中粲之從孫也魏時歷給
事中泰始初拜汲郡太守撫百姓如家耕桑樹藝屋

晉記

卷三十一 列傳

四

李冲附皆躬自指示曲盡事宜司隸校尉石鑒上其
政績武帝詔曰朕惟人食之急而懼天時水旱之運
風夜警戒念在於農雖詔書屢下勅厲殷勤猶恐百
姓廢惰以損生植之功而刺史二千石百里長吏未
能盡勤至使地有遺利而人有餘力每思聞監司糾
舉能不行賞罰以明沮勸今司隸校尉石鑒上汲郡
太守王宏勤恤百姓導化有方督勸開荒五千餘頃
而熟田常課頃畝不減比年普饑人不足食而宏郡
界獨無匱乏可謂能矣其賜宏穀千斛布告天下咸
使聞知遷衛尉河南尹大司農無復能名更爲苛碎

爲有司所劾帝以宏累有成績聽以贖論太康中爲
司隸校尉檢察士庶使車服異制庶人不得衣紫絳
遣吏至褻婦人相服復坐免官後起爲尚書太康五
年卒

曹摅 丁紹 喬智明

曹摅字顏遠譙國譙人也祖肇魏衛將軍摅少有孝
行好學善屬文調補臨淄令縣有寡婦養姑甚謹姑
以其年少勤改適而婦不移姑慙之乃密自殺親黨
告婦殺姑婦不勝刑楚因自誣服當決而摅到摅察
其有冤究辨得實釋之獄有死囚歲夕摅行獄中謂

晉記

卷三十七 列傳

五

之曰汝等不幸致此然新歲人情所重豈不欲暫見
家邪衆囚皆泣曰若得暫歸死無恨矣摅悉開獄出
之冠日令還掾吏固爭以爲不可摅曰此雖小人義
不見負吾爲諸君任之至期皆相率而還一縣歎服
號曰聖君入爲尚書郎轉洛陽令天大雨雪而宮門
夜失行馬羣官檢察莫知爲誰摅使收門士咸謂不
然摅曰官掖禁嚴詎外人可至必門士盜此以燎寒
耳詰之果服以疾去官百姓懷之復拜洛陽令齊王
冏引爲記室督冏嘗從容問摅曰吾出百死率天下
義兵興復王室今入輔朝廷客有勸吾歸藩者吾其

歸邪。據曰：蕩平凶逆，匡復帝祚，大王之功盛矣。然道罔隆而不殺，物無盛而不衰。願大王居高慮危，在盈思沖，精選百官，拔賢俊，屏私欲。然後脂車秣馬，高揖歸藩。此百世之勳也。問不能用，尋轉中書侍郎。惠帝末，出爲襄城太守。永嘉二年，高密王略鎮襄陽，以據參軍崔曠擊之，而使據爲督護。據出戰，期曠爲後繼。曠許之而不至。據獨與追戰於鄆縣，軍敗死之。故吏及百姓奔喪會葬，號哭，卽路如赴父母。又譙人丁紹，字叔倫，爲廣平太守，政平訟理，風化大行。當是時，河

晉記

卷三十七

列傳

六

北騷擾，靡有完邑。而廣平一郡四境乂安，紹之力也。遷荊州刺史。士庶戀慕，從車千乘。南陽王模留紹刺冀州。境內羣羯爲患，紹捕誅之，號爲嚴明。永嘉三年，暴疾而卒。臨終歎曰：此乃天亡冀州，豈吾命哉？懷帝策贈車騎將軍，鮮卑前部人爲督明少喪，二親哀毀過禮。成都王穎表爲殯，冠將軍，隆慮其二縣令部人張兌爲父報讎，母老無子，智明恩之，爲停獄歲餘，令兌將妻入獄，兌於獄產一男，會赦得免。二縣愛之，號爲神君。雒陽陷，沒於劉曜。

吳隱之

吳隱之，字處默，濮陽甄城人。魏侍中質六世孫也。美容，善談論，幼有清操，而性至孝，執親之喪，哀毀過禮。家貧乏人，鳴鼓每哭，臨恆有雙鶴警，叫祥練之夕，羣雁飛集。時人咸以爲孝感所致焉。嘗食鹹菹，以其味旨，掇而棄之。與太常韓康伯鄰居，康伯母殷氏，每聞隱之哭聲，輟飧投筯爲之悲泣。謂康伯曰：汝若居銓衡，當舉如此人。及康伯爲吏部尚書，隱之遂釋褐，補國功曹，轉征虜參軍。兄坦之爲袁真功曹，真敗將及禍，隱之詣桓溫乞代兄命。溫矜而釋之，拜隱之爲尚書郎。累遷晉陵太守。在郡清儉，妻自負薪入爲國

晉記

卷三十七

列傳

七

子博上，領著作，孝武欲用爲黃門郎，以隱之貌類簡文帝而止。尋守廷尉，祕書監，御史中丞，遷左衛將軍。雖居清顯，祿賜皆班親族。冬月無被，嘗澣衣，乃披絮，勒苦同於貧庶。廣州前後刺史類多贖貨，朝廷欲革其弊，隆安中，乃以隱之爲龍驤將軍，廣州刺史，假節領平越中郎將，距州二十里，地名石門，有水曰食泉，飲者懷無厭之欲。隱之旣至，語人曰：不見可欲，則心不亂。越崖喪清，吾知之矣。乃至泉所，酌而飲之，賦詩曰：古人云，此水一畝，懷千金。試使夷齊飲，終當不易。心在州清操，愈厲。帷帳器服皆付外庫，常食不過菜

及乾魚而已。帳下進魚羹，每剔骨存肉，隱之，覺其用意，罰而黜焉。時人頗疑其矯然，亦始終不易。元興初，詔曰：龍驤將軍廣州刺史吳隱之，孝友過人，祿均九族，菲已絮素，儉愈魚飧，夫處可欲之地，而能不改其操，饗惟錯之富，而家人不易其服，革奢務儉，南域改觀。朕有嘉焉，可進號前將軍，賜錢五十萬，穀千斛。盧循寇南海，隱之固守百餘日，循踰城縱火，死傷枕地。長子曠之戰沒，城陷，隱之攜家欲還京師，為循所止。久之，得還，歸舟之日，裝無餘資，及至數畝小宅，籬垣仄陋，內外茅屋六間，不容妻子。劉裕賜車牛，更為起晉記

卷三十七 列傳

八

子為郡縣者，常以廉慎為家法。才學雖不逮隱之，而孝弟絮敬，猶為不衰。

諸葛恢

諸葛恢，字道明，琅邪陽都人也。祖誼，魏司空，為文帝所殺。父靚，奔吳，官大司馬。吳亡，靚竄跡不出，武帝與靚有舊，靚姊為琅邪王妃，帝知靚在，姊家因就見焉。靚逃於廁，琅邪王掖以見帝，帝曰：「不圖今日得復相見。」靚流涕曰：「不能漆身皮面，復覩龍顏，詔以為侍中，不拜歸鄉里，終身不向朝廷，而坐恢復冠，知名。」試守郎，郎長轉臨沂令，為政和平，值天下大亂，避地渡江。

晉記

卷三十七 列傳

九

為安東主簿，再遷江寧令，以擊周馥功，封博陵亭侯。徙從事中郎，建興中，王承制出為會稽太守，臨行置酒，謂之曰：「孤之會稽，漢之關中，足食足兵，在於良守，卿盍為我言政之所先乎？」恢陳謝，因對曰：「今天下喪亂，風俗陵遲，宜尊五美，屏四惡，進忠實，斥浮華，王深納之。太興初，以政績第一，詔曰：『自頃多難，長官數易，益有諸弊，雖聖人猶久於其道，然後化成。況其餘乎？是以黃霸等或十年，或二十年，而不徙，所以能濟其中興之勳也。賞罰黜陟，所以明政道也。會稽內史諸葛恢，莅官三年，政清人和，為諸郡首，宜進其班位。』」

勸風教。今增恢秩中二千石。以母憂去官。服闋拜中書令。明帝卽位。爲侍中。加奉車都尉。與擊王舍。以功進封建安伯。以先爵賜恢次子麟。爲關內侯。累遷尙書令。成帝時。加侍中。金紫光祿大夫。卒年六十二。贈儀同三司。賜贈依太尉與平伯故事。祀以太牢。子麟嗣官。至散騎常侍。恢兄頤亦有名。終於太常。

張闔

張闔字敬緒。丹陽人。吳輔吳將軍昭之曾孫也。少孤。有志操。琅邪王鎮建鄴。訪故吳名臣子孫。太常薛兼薦闔。王卽引爲安東參軍。轉丞相從事中郎。遷侍中。

晉記

卷三十七

列傳

十一

王卽帝位。以翼佐勳。賜爵丹陽縣侯。出補晉陵內史。帝下詔曰。夫二千石之任。當勉勵其德。綏濟所莅。使寬而不縱。嚴而不苛。其於勤功督察。便國利人。抑強扶弱。使無雜濫。眞太守之任也。若聲過其實。古人所不取。攻乎異端。爲政之甚害。蓋所貴者本也。闔遵而行之。在郡有威惠。時所部四縣。竝以早失田。闔相視地形。乃立曲阿新豐塘。用功二十一萬一千四百二十。溉田八百餘頃。歲用豐稔。爲立頌。而所司奏闔擅興造。免官。後公卿言。張闔興陂。溉田可謂利民。益國而反被黜。使臣下難復爲善。帝乃詔曰。丹陽侯

闔昔以勞役部人免官。雖從吏議。猶未掩其忠節之志也。倉廩國之本。計宜得其才。今以闔爲大司農。帝崩。闔以大匠卿營建平陵。事畢。遷尙書。蘇峻反。闔與王導等入宮衛帝。峻使闔持節。權督東軍。闔密宣太后詔於三吳。令速起義軍。嶠侃勤王假節。行征虜將軍。與陶回共督丹陽義兵。闔到晉陵。使內史劉耽盡以一部穀并遣吳郡度支運四部。以給車騎將軍郗鑒。峻平。賜爵宜陽伯。遷廷尉。拜金紫光祿大夫。尋卒。子混嗣。闔所著牋表文議傳於世。

王育

晉記

卷三十七

列傳

十一

王育字伯春。京兆人也。少孤貧。爲人傭牧羊。每過小學。輒歔歔流涕。有暇卽折蒲學書。忘而失羊。爲羊主所責。育將鬻己以償之。同郡許子章聞而嘉之。代育償羊。給衣食。使與子同學。遂博通經史。及長。身長八尺餘。鬚長三尺。聲如洪鐘。子章妻以兄子。爲立別宅。分資產。曰。世有若斯人者。而長貧賤乎。司徒王渾辟爲掾。除南武陽令。爲政清約。宿盜奔他郡。遷并州督護。成都王以爲破虜將軍。後沒於劉淵。仕至太傅。

潘京

潘京字世長。武陵漢壽人也。弱冠郡辟主簿。太守趙

廡問京曰郡名武陵何謂也京曰本名義陵在辰陽縣界接夷數爲所攻光武時東徙得完其議易號傳曰止戈爲武詩稱高平曰陵於是名焉爲州所辟因謁見問策探得不孝字刺史戲之曰辟士爲不孝邪京舉版而對曰今爲忠臣不得復爲孝子太廟初立州郡皆遣使賀京白太守曰立太廟移神主理應問訊賀非名也遂遣京作文使詣京師州郡以爲永式京善清言識大體後舉秀才歷巴邱郡陵泉陵令明於政術路不拾遺遷桂林太守不就卒於家

晉記卷三十八

列傳

儒林列傳

蕭山郭倫撰

昔周德既衰王道不明孔子祖述堯舜憲章文武於是乃刪詩書定禮樂贊周易修春秋其後門弟子分散四方授徒設教至戰國而異端蜂起與吾道相壁壘孟軻氏辭而闕之然後微言大義不至漸滅甚哉秦火之酷也嚴是古之法抵挾書之罪先聖之遺微靡有子遺矣漢興逮於孝武始修文教蠶簡殘編掇拾於灰燼之餘當是時天子創甲乙之科擢賢良之奇記
卷三十八 列傳 二十五
舉搢紳之士靡然嚮風彬彬乎多文學矣東西四百餘年之間經有專學學有專師其卓然爲儒者之宗者董仲舒一人而已劉向鄭康成之流不能窺其閫奧也然諸儒之學雖主於訓詁而孔子之道賴茲不墜洎靈獻之際閭寺竊政黨綱綱典多節諒之士經學之效也魏末王何創虛無之說晉有天下清言風肆崇飾浮競祖述老莊擯棄先典名教大頹極於十六國之亂可爲長太息者矣然諸儒碩學相爲傳襲若濟南劉兆高密徐苗從受業者蓋數千人廬江杜夷安貧樂道皇太子三至其第執經問義猶有兩漢

之遺風焉。而范武子深斥王何所至修學校以儒教為己任。自董仲舒以後一人也。獨怪舊史不列之儒。徒其所謂儒者必訓詁而後可乎。夫訓詁聖經期合于聖人之旨。而漢晉儒者往往執滯師說。或引六經以就已斯其所蔽也。然孔子之道得經而傳。六經之理得詁而顯。糟粕者精華之所藉也。必去糟粕而索精華。則精華不可見矣。范平諸人不可謂非孔門之羽翼。而有志聖人之學者。所當急為表著者也。爰次其人作儒林傳。

儒林傳一

晉記

卷三十八

列傳二十五

二

范平

范平字子安。吳郡錢塘人也。其先銍侯馥。避王莽之亂。適吳。因家焉。平徧該百氏。姚信賀邵之徒。皆從受業。吳時舉茂才。累遷臨海太守。政有異能。孫皓初。謝病還家。吳亡。太康中。頗微不起。年六十九而卒。詔加諡號曰文貞先生。賀循勒碑紀其德。行三子。毓。咸。泉。竝以儒學至大官。泉子蔚。閩內侯。家世好學。有書七千餘卷。遠近來讀者恆百餘人。蔚為供飲食。蔚子文才亦幼知名。

文立

文立字廣休。巴郡臨江人也。蜀時游太學。專毛詩三禮。蜀平。舉秀才。除郎中。泰始初。拜濟陰太守。入為太子中庶子。表請諸葛亮將貽費禕等子孫流徙中畿。宜見叙用。一以慰巴蜀之心。其次傾吳人之望。武帝從之。遷散騎常侍。蜀故尚書犍為程瓊。雅有德業。與立深交。武帝聞其名。以問立。立曰。臣之友也。但年垂八十。稟性謙退。無復當時之望。故弗上聞耳。瓊聞之。曰。廣休可謂不黨矣。故吾善夫人也。時西域獻馬。帝問立。馬何如。對曰。乞問太僕。帝善之。遷衛尉。咸寧末。卒。所著章奏詩賦數十篇。行於世。

晉記

卷三十八

列傳二十五

三

陳邵

陳邵字節良。東海襄贛人。郡察孝廉。不就。以儒學徵為陳留內史。累遷燕王師。撰周禮評。泰始中。拜給事中。卒於官。

崔遊

崔遊字子相。上黨人也。為人恬靜。好學。自少及長。口未嘗語及財利。魏末。察孝廉。除相府舍人。出為氏池長。有惠政。以病免。泰始初。錄用文帝故府僚屬。就家拜郎中。年七十餘。猶敦學不倦。撰喪義圖。行於世。劉淵命為御史大夫。固辭不就。年九十三卒於家。

虞溥

虞溥字允源高平昌邑人也父祕爲偏將軍鎮隴西博從父之官專心墳籍邵察孝廉除郎中補尚書都令史出爲鄱陽內史大修庠序廣招學徒移告屬縣口學所以定情理性而積衆善者也情定於內而行成於外積善於心而名顯於教故中人之性隨教而移善積則習與性成唐虞之時比屋可封及其廢而云可誅豈非化以成俗教移人心者哉自漢時失御天下分崩江表寇隔久替王教庠序之訓廢而莫修今四海一統萬里同軌熙熙兆庶咸休息乎太和之

晉記

卷三十八 列傳

四

中宜崇尚道素廣開學業以讚協時雍光揚盛化乃具爲條制於是至者七百餘人溥作書以訓之曰文學諸生皆冠帶之流年盛志美始涉學庭講修典訓此大成之業立德之基也夫聖人之道淡而寡味故始學者不好也及至暮月所觀彌博所習彌多日間所不聞目見所不見然後心開意朗敬業樂羣忽然不覺大化之陶已至道之入神也故學之染人甚於丹青丹青吾見其久而渝矣未見久學而渝者也夫工人之染先質而後色質修色績而染工畢矣學亦有質孝悌忠信是也君子內正其心外修其行行有

餘力則以學文文質彬彬然後爲德夫學者不患才不及而患志不立故曰希驥之馬亦驥之乘希顏之徒亦顏之倫也又曰刻而舍之朽木不知刻而不舍金石可虧斯非其效乎今諸生口誦聖人之典體閑庠序之訓比及三年可以小成而令名宣流雅譽日新朋友欽而樂之望士敬而歎之州府交命擇官而仕不亦美乎若乃含章舒藻揮翰流離稱述世務探蹟究奇使揚班駘筆仲舒結舌亦惟才所居固無常人然積一勺以成江河累微塵以崇峻極匪志匪勤理無由濟諸生若絕人間之務心專親學累一以貫之積漸以進之則亦或遲或速或先或後耳何滯而不通何遠而不至邪時祭酒求更起屋行禮溥曰君子行禮無常處也故孔子射於矍相之圃而行禮於大樹之下況今學庭庠序高堂顯敞乎溥爲政嚴而不猛風化大行有白鳥集於郡庭注春秋經傳撰江表傳及文章詩賦數十篇卒於洛陽年六十二子勃過江上江表傳於元帝詔藏於祕書

劉兆

劉兆字延世濟南東平人漢廣州惠王之後也博學洽聞溫篤善誘從受業者蓋數千人武帝時五辟公

晉記

卷三十八 列傳

五

府三徵博士皆不就安貧樂道潛心著述不出門庭數十年以春秋一經而三家殊塗諸儒是非之議紛然互為讎敵乃思三家之異合而通之周禮有調人之官作春秋調入七萬餘言皆論其首尾使大義無乖時有不合者舉其長短以通之又為春秋左氏解名曰全綜公羊穀梁解詁皆納經傳中朱書以別之又撰周易訓註以正動二體互通其文凡所讚述百餘萬言年六十六卒有五子卓昭耀育臍

徐苗

徐苗字叔肖高密淳于人也累世皆以博士為郡守

晉記

卷三十八 列傳

六

會祖華有至行祖邵為魏尚書郎以廉直見稱苗少家貧好學晝執鉏未夜吟誦弱冠與弟賈就博士濟南宋鈞受業作五經同異評數十萬言身為儒宗性抗烈輕財弟患口離膿潰苗為吮之其兄弟皆早亡撫養孤遺田宅奴婢盡推與之慈愛周於州里鄉鄰有死者貧不能葬為助棺槨門生亡於家即斂於講堂遠近咸歸其義師其行焉郡察孝廉州辟從事治中別駕舉異行公府五辟博士再徵並不就武惠時計吏至臺帝輒訪其安不承寧二年卒遺命濯巾澣衣榆棺雜磚露車載尸葦席瓦器而已

范毓

范毓字稚春濟北盧人也客居青州逮毓七世同居敦睦時人號其家兒無常父衣無常主毓少履高操安貧有志業父終廬墓三十餘載後至晦朔躬掃墳隴循行封樹還家則不出門庭或薦之武帝召補南陽王文學祕書郎太傅參軍並不就嘗是時青土隱遁之士劉兆徐苗輩皆務教授惟毓不蓄門人清靜自守有好古慕德者諮詢亦傾懷賜誘以三隲示之合三傳為之解注撰春秋釋疑肉刑論凡所著述七萬餘言年七十一而卒

晉記

卷三十八 列傳

七

董景道 范隆 續咸 韋設

董景道字文博宏農人也少而好學明春秋三傳京氏易馬氏尚書韓詩皆精究大義三禮專遵鄭氏著禮通論非駁諸儒永寧中知天下將亂隱於商洛山衣木葉食樹果彈琴歌詩以自娛毒蟲猛獸馴擾其旁劉淵及聰屢徵皆不就至劉曜時出山廬於渭河曜徵為太子少傅固辭竟以壽終當是時雁門人范隆亦著春秋三傳撰三禮吉凶宗紀甚有條義隆字元嵩在孕十五月生而父亡四歲母又卒疎族范廣慙而鞠之隆好學修謹奉廣如父經籍靡所不覽上

黨續咸字孝宗師事京兆杜預專春秋鄭氏易教授常數十人所著遠游志異物志汲冢古文釋皆十卷行於世隆初不應州郡之辟咸永嘉中歷廷尉平然隆後仕劉淵爲大鴻臚而咸爲石勒理曹參軍持法詳平年九十七死於石虎之世贈儀同三司京兆韋諛好儒學善著述撰伏林三千餘言遂演爲典林二十三篇凡述作共數十萬言初仕劉曜後入石氏凡守七郡咸以清化著名徵爲廷尉前後四登九列六在尚書三爲侍中再爲太子太傅封京兆公好直諫爲冉閔所殺

晉記

卷三十八 列傳

八

杜夷

杜夷字行齊廬江潯人也世以儒學爲郡著姓夷博經籍操尚貞素家貧不營產業寓居汝潁之間十載足不出門年四十餘始還鄉里閉門教授生徒千人惠帝時三察孝廉永嘉初公車徵拜博士並不就懷帝詔王公舉賢良方正刺史王敦以賀循爲賢良夷爲方正逼夷上道夷遁於壽陽鎮東將軍周馥欲引爲參軍固辭以疾馥知不可屈乃爲夷起宅宇供醫藥馥敗夷歸舊居流離兵寇間刺史劉陶告廬江郡曰昔魏文侯式干木之閭齊相曹參尊禮蓋公皆所

以優賢表德敦勵末俗也徵士杜君德懋行絜高尚其志頃流離道路聞其頓蹟刺史忝任不能崇飾有道而使高操之士有此艱屯今遣吏宣慰郡可遣一吏縣五吏恆管恤之常以市租供給家人糧廩勿令闕乏尋以寇亂渡江當是時元帝爲丞相勅曰今大義頽替禮典無宗朝廷滯義莫能攸正宜特立儒林祭酒官以宏其事處士杜夷棲情遺遠確然絕俗才學精博道行優備其以夷爲祭酒夷辭疾未嘗朝會及帝卽位嘗欲詣夷夷陳萬乘之主不宜往庶人之家帝乃與夷書曰吾與足下雖情在忘言然虛心歷

晉記

卷三十八 列傳

九

載正以足下羸疾故欲相省寧論常儀也又除國子祭酒以夷清貧賜穀二百斛夷雖逼時命然竟未朝謁皇太子三至夷第執經問義國有大政輒就諮焉明帝卽位夷自表求退詔曰先王之道將墜於地君下帷研思今之劉揚縉紳之徒景仰軌訓豈得高退使朕靡所取則焉太寧元年卒年六十六贈大鴻臚諡曰貞子夷臨終遺命子晏曰吾少不出身頃雖見羈錄冠鳥之飾未嘗加體其角巾素衣斂以時服殯葬之事務從簡儉亦不須苟取矯異也夷所著幽求子二十篇行於世晏仕至蒼梧太守夷兄弟三人兄

松字行高，亦有志節。疾時浮僞，著壬子春秋以刺之。弟援，高平相，援子潛，右衛將軍。

虞喜

虞喜，字仲寧，會稽餘姚人也。父察，吳征虜將軍。喜少立操行，博學好古。諸葛恢臨郡，屈爲功曹，察孝廉，州舉秀才，司徒辟，皆不應。太寧中，與臨海任旭以博士徵，不就。復下詔曰：「夫興化致治，莫尚乎崇道教。明退素也，喪亂以來，儒雅凌夷，每覽子衿之詩，未嘗不慨然臨海任旭，會稽虞喜，並潔靜其操，歲寒不移，研精墳典，居今行古，志操足以勵俗，博學足以明道。前雖

晉記

卷三十八

列傳

十

不至，其更以博士徵之，喜辭疾不赴。咸和初，太常華恆舉喜賢良，會國有軍事，不行。咸康中，內史何充疏請徵喜，成帝詔曰：「尋陽翟湯，會稽虞喜，並守道清貞，不營世務，耽學高尚，操擬古人，往雖徵命而不降屈，豈素絲難染而搜引禮簡乎？政道須賢，宜納諸廊廟，其並以散騎常侍徵之。」又不起。永和初，有司奏十月殷祭，京兆府君當遷祧室，征西豫章潁川三府君初毀主，內外博議不能決，朝廷遣就會稽問喜，其見重如此。喜專心經傳，釋毛詩略注，孝經爲志林三十篇，又著安天論，以難渾蓋，凡所注述數十萬言，年七十

六卒，無子，弟預自有傳。

范宣

范宣，字宣子，陳畱人也。年十歲，能誦詩書，嘗以刀傷手，捧手改容，人問痛邪？對曰：「痛可忍也，但受全之體而致毀傷，不可處耳。」家人咸以其幼而異之。少好隱遁，學手不釋卷，遂博綜羣書，尤善三禮。家貧躬耕供養，親沒負土成墳，廬於墓側，詔徵太學博士，散騎郎，並不就。家於豫章，太守殷羨見宣茅茨不完，欲爲改宇，宣固辭。庾爰之厚餉宣，宣又不受。爰之問宣曰：「君博學通綜，何以太儒？」宣曰：「漢興貴經術，至於石渠之論，實以儒爲弊，正始以來，世尚老莊，逮晉初競以裸程爲高，今餘風未殄，僕誠恐不儒太儒，非所患也。閒居屢空，常以誦讀爲業，譙國戴逵等皆間風自遠，而至諷誦之聲，有若齊魯太元中，順陽范甯爲豫章太守，在郡立鄉校，教授恆數百人，由是江州人並好經學，化二范之風也。」年五十四卒，著禮易論難，皆行於世。子輯，歷郡守，國子博士，自免歸，亦以講授爲事。義熙中，累徵不至。

晉記

卷三十八

列傳

十一

徐邈

徐邈，東莞姑幕人也。祖澄之，爲州治中，屬永嘉之亂。

與鄉人臧琨等率子弟閭里千餘家南渡江家於京口父藻都水使者遷勵行勤學博涉多聞孝武帝始好典籍招儒學之士太傅謝安舉逸年四十四始補中書舍人在西省侍帝逸不口傳章句然開釋文義標明指趣撰正五經音訓學者宗之遷散騎常侍猶處西省帝宴酣後好爲手詔詩章賜侍臣文詞率雜被詔者或卽宣揚於外逸必刊削可觀經帝重覽然後出之帝以爲愛我轉祠部郎上南北郊宗廟迭毀禮皆有證據豫章太守范甯欲遣十五議曹下屬城探求風政并吏假還訊問官長得失逸與甯書曰聞

晉記

卷三十八

列傳

十一

忠而成其大不忠先藉小信以成其大不信遂使君子道消善人與尸前史所書可爲深鑒足下選網紀必得國士足以攝諸曹諸曹皆是良吏則足以掌文按又擇公方之人以爲司監則清濁能否與事而明足下但平心居宗何取於耳目哉遷中書侍郎專掌制詔初范甯與逸皆爲帝所信甯爲王國寶所讒出守遠郡逸孤宦乃爲自安之計當是時會稽王道子專權酣嫖帝漸不平疎道子道子患之逸因從容爲帝言淮南齊王之事帝遂與道子式好如初道子更薦逸於帝以逸爲前衛率領本郡大中正授太子經

晉記

卷三十八

列傳

十一

賀循 楊方

晉記

卷三十八 列傳

十四

賀循字彥先會稽山陰人也其先慶普漢世傳禮世所謂慶氏學族高祖純博學有重名漢安帝時爲侍中避帝父清河王慶諱因改爲賀氏會祖齊仕吳爲名將祖景滅賊校尉父邵中書令爲孫皓所殺徙家屬於邊郡循少嬰家難流放海隅吳亡始還本郡操尙高厲言行進止必以禮讓國相丁父請爲五官掾刺史嵇喜舉循秀才除陽羨令以寬惠爲本不求課最後爲武康令俗多厚葬有拘忌迺避歲月不葬循皆禁之政教大行然無援於朝久不進叙著作郎陸機上疏薦之召補太子舍人趙主倫篡轉侍御史辭疾去職後除南中郎長史不就會賊李辰起江夏辰別帥石冰略有楊州逐會稽相張景以程超代之又以其長史宰與領山陰令前南平內史王矩吳興內史顧秘秀才周玘等唱義傳檄州郡以討冰循亦合衆應之冰大將抗寵有衆數千屯郡講堂循檄寵爲陳逆順寵遁超與皆降一郡悉平循迎景還郡卽謝遣兵士杜門不出論功報賞一無預焉陳敏之亂詐稱詔書以循爲丹陽內史循服寒食散露髮袒身示不可用敏竟不能屈時州內豪傑皆見維繫或有老疾就加秩命惟循與吳郡朱誕不預其事敏敗征東

晉記

卷三十八 列傳

十五

將軍周馥上循領會稽相公車徵賢良皆不就琅邪王爲安東將軍表循吳國內史與循言吳時事因問曰孫皓嘗燒鋸截一賀頭是誰邪循未及言帝悟曰是賀邵也循流涕曰先父遭遇無道循創巨痛深無以上答王愧之三日出代顧榮爲鎮東軍司及王承制以爲軍諮祭酒循稱疾敦逼不得已乃與疾至王親幸其舟以羸疾不堪拜謁卽就加朝服賜車馬牀帳衣褥及第一區循皆不受時江東草創寇盜竊發王患之以問循循曰江道萬里通涉五州朝貢商旅之所往來也今議者欲出宣城以鎮江渚或欲使諸縣領兵愚以令長威弱而兼才難得發憚役之人而御之不肅恐未必爲用以循所聞江中劇地惟閩廬一處地勢險奧亡逃所聚宜以重兵備戍隨勢討除絕其根蒂沿江諸縣各有分界分界之內官長所任自可度土分力多置亭侯伍使微行峻綱目嚴刑賞以時番休役不至困代易有期按漢制十里一亭亦以防禁切密故也當今縱不能爾宜籌量使力足相周若寇劫彊多不能獨制者可指其蹤跡言所在都督尋用致討今不明部分使所在百姓與軍家雜其微備兩情俱墮莫適任負所以徒有備名而不爲

益者也。王從之。建武初爲中書令。加散騎常侍。循以老疾固辭。王下令曰。孤以寡德。忝當大位。若涉巨川。罔知所憑。循言行以禮。乃時之望。俗之表。

謀猷以康萬幾。疾患有素。猶望臥相規輔。而固守撝謙。自陳懇至。此賢履信思順。苟以讓爲高者也。今從其所執。於是改拜太常。時宗廟始建。舊儀多闕。或以惠懷二帝。應各爲世。則潁川世數過七。宜在迭毀。事下太常。循議以爲。禮兄弟不相爲後。不得以承代爲世。殷之盤庚。不序陽甲。漢之光武。不繼成帝。別立廟。廢使臣下祭之。此前代之明典。而承繼之著義也。惠

晉記

卷三十八

列傳

六

帝無後。懷帝承統。弟不後兄。則懷帝自上繼世祖。不繼惠帝。當同殷之陽甲。漢之成帝。議者以聖德沖遠。未便改舊。茲如此禮。通所未論。是以惠帝尙在太廟。而懷帝復入。數則盈八。盈八之理由惠帝不出。非上祖宜遷也。下世既升。上世乃遷。遷毀對代。不得相通。未有下升一世而上毀二世者也。惠懷二帝俱繼世祖。兄弟旁親。同爲一世而上毀二爲一世。今以惠帝之崩。已毀豫章。懷帝之入。復毀潁川。如此則一世再遷。祖位橫折。求之古義。未見此例。惠帝宜出。尙未輕論。况可輕毀一祖而無義例乎。潁川既無可毀之理。

則見神之數。居然自八。此蓋有由。而非謂數之常也。既有八神。則不得不於七室之外。權安一位也。至尊於惠懷。俱是兄弟。自上後世祖。不繼二帝。則二帝之神。行應別出。不爲廟中。恆有八室也。又武帝初成太廟。時正神止七。而楊元后之神。亦權立一室。永熙

元年。告世祖。諡於太廟八室。此是苟有八神。不拘於七之舊例也。又議者以景帝俱已在廟。則惠懷一例。景帝盛德元功。王基之本義。著祖宗百世不毀。茲所以特在本廟。且亦世代尙近。數得相容。安神而已。無逼上祖。如王氏昭穆既滿。終應別廟也。以今方之。既

晉記

卷三十八

列傳

七

輕重義異。又七廟七世之親。昭穆父子位也。若當兄弟旁滿。輒毀上祖。則祖位空懸。世數不足。何足於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然後成七哉。今七廟之義。出於王氏。從福以上。至於高祖。親廟四世。高祖以上。復有五世六世無服之祖。故爲三昭三穆。并太祖而七也。故世祖定郊廟禮。京兆潁川曾高之親。豫章五世征西六世。以應此義。今至尊繼統。亦宜有五六世之祖。豫章六世。潁川五世。俱不應毀。今既云豫章先毀。又當重毀潁川。此謂廟中之親。惟從高祖以下。無復高祖以上二世之祖。於王氏之義。三昭三穆廢闕其二。

其非宗廟之本所據承又違世祖祭征西豫章之意於一王定禮所闕不少尙書僕射刁協與循異議帝竟從循議焉既而有司奏琅邪恭王宜稱皇考循議按禮子不敢以己爵加其父從之當是時朝廷疑滯皆諮於循循輒依經禮而對爲當世儒宗尋行太子太傅循以疾故固辭帝以循體德率物有不言之益不許命皇太子親往拜焉循雖有羸疾而恭於接對詔斷賓客其崇遇如此疾漸篤表乞骸骨上印綬改授左光祿大夫開府儀同三司帝臨軒遣使持節加印綬循口不能言指麾左右推去章服車駕親幸執晉記

卷三十八 列傳 二十五 大

手流涕太子親臨者三往還皆拜儒者以爲榮太興二年卒年六十帝素服舉哀贈司空諡曰穆將葬又出臨其柩哭之盡哀遣侍御史持節監護皇太子追送近塗循博覽衆書善屬文尤精禮傳雅有知人之鑒拔同郡楊方於卑陋卒成名於世子隰建元中官至臨海太守楊方者字公回少好學初爲郡鈴下威儀公事之暇輒讀五經內史諸葛恢見而奇之待以門人之禮恢嘗使方爲文薦郡功曹主簿虞預稱美之以示循循遂稱方於京師司徒導辟爲掾遷參軍方自以地寒不願久留京華求請遠郡欲閑居著述

導上方補高梁太守在郡積年著五經鉤沈更撰吳越春秋以年老棄郡還鄉里卒於家

孔衍

孔衍字舒元魯國人孔子二十二世孫也祖文魏大鴻臚父毓征南軍司衍少好學年十二能通詩書弱冠舉異行不就避地江東爲琅邪王安東參軍專掌記室中興初與庾亮俱補中書郎領太子中庶子時庶事草創衍經學深博諳練舊章朝廷儀制多取正焉王敦專擅自恣衍私於太子曰王處仲非純臣也殿下宜搜揚才俊以備不虞敦聞而惡之啓出行爲

晉記

卷三十八 列傳 二十五

九

廣陵太守郡接胡戒嚴衍教掖後進不以戎務廢業石勒常騎至山陽聞衍儒雅勅其黨不得妄入郡境視職期月以太興三年卒於官年五十三或曰衍雖不以文章著名而博覽過於賀循凡所撰述百萬餘言子啓廬陵太守衍宗人夷吾有美名博學不及衍而涉世聲譽過之官至太子左衛率卒追贈太僕

范甯

范甯字武子安北將軍汪之子也少博學以儒雅知名父汪與桓溫有隙會稽王將討爲孫爲溫所諷而止溫卒始解褐爲餘杭令在縣興學校養生徒潔已

修禮恭年之後風化大行在職六年遷臨淮太守封陽遂鄉侯頃之徵拜中書侍郎當是時更營新廟博求辟雍明堂之制甯據經傳奏上皆有典證孝武帝雅好文學朝廷疑議輒諮訪之甯指斥朝士直言無諱甯劾王國寶諂事會稽王道子懼爲甯所不容乃相驅扇因被疎隔求補豫章太守帝曰豫章不宜太守何忍以身試死邪甯不信占卜固請行臨發又陳時政口古者分土割境以奠百姓聖王作制籍無黃白之別也自中原喪亂流寓江左庶有旋反之期故許其挾注本郡數十年來人安其業邱壘墳柏皆已

晉記

卷三十八 列傳

三

成行雖無本郡之名而有安土之樂今宜正其封疆以土斷人戶明考課之科修閭伍之法難者必曰人各有桑梓俗自有南北一朝屬戶長爲人隸君子則有土風之慨小人則懷下役之慮斯誠兼并者之所執而非通理者之言論也古者夫地之君猶臣所寓之主今率土之人原其氏出皆隨世遷移何至於今而獨不可夫荒郡之民星居東西遠者千餘近者數百而舉召役調期會差違輒致嚴坐人不堪命叛爲盜賊是以山湖日積刑獄愈滋臣以荒小郡縣皆宜并合不滿五千戶不得爲郡不滿千戶不得爲縣

擇守宰考其政蹟而頃者郡守長吏牽制無常或兼臺職或帶府官夫府以統州州以監郡郡以莅縣此上下之分也如今互相傾帖則是下官反爲上司賦調役使無復節限且牽曳百姓營造解舍東西流遷人人易處其先室宇皆爲私家後來新官復應修立其爲弊也胡可勝言又方鎮去官皆割精兵器仗以爲送故監司相容初無彈糾其中或有清白亦復不見甄異送兵多者至千餘家少者數十戶既力入私門復資官廩布若功勳之臣則已享裂土之祚豈應封外復置吏士哉夫人性無涯奢儉由勢今兼并之家亦多不贍非力不足以厚身得之有由而用之無節也蒲酒永日馳騫卒年一宴之饌費過十金麗服之美不可貲算盛狗馬之飾管鄭衛之音農不南畝士不講讀凡庸競馳傲誕成俗謂宜驗其鄉黨考其業尙試其能否然後升進如此匪惟家給人足賢人豈不繼踵而至哉官制謫兵不相襲代頃者小事便以補役一愆之違辱及累世親戚旁支惟其禍毒戶口耗減亦由於此皆宜料遣以全國信禮十九爲長殤以未成人也十五爲中殤以爲尙童幼也今以十六爲全丁則備成人之役矣以十三爲半丁所任非

晉記

卷三十八 列傳

三

復童幼之事矣。豈可傷天理違經典。困苦萬姓。乃至此乎。宜修禮文。以二十爲全丁。十六至十九爲半丁。則人無天札。生長繁滋矣。今四境晏如。烽燧不舉。而倉庾虛耗。帑藏空匱。古者使人歲不過三日。民今勞擾。始無三日休息。至有殘形剪髮。要求復除。生兒不復舉。養鰥寡不敢妻娶。臣恐社稷之憂。積薪不足以爲喻也。臣久欲粗啓所懷。日復一日。今當永離左右。不欲使心有餘恨。故備陳之。惟陛下詳擇焉。疏奏。帝善之。甯在郡。又大設庠序。遣人採礬石於交州。遠近至者千餘人。資給衆費。一出私錄。取郡四姓子弟。皆

晉記

卷三十八

列傳

三

充學生。課讀五經。又起學臺。立下舍。下十五縣。皆使設學。凡所更革。不拘常憲。江州刺史王凝之。誣其奢濁。免官。子泰時爲天門太守。棄官奔訴。帝以甯所務惟學。事久不判。會赦。免甯深疾。時俗浮虛。以爲其源始於王弼。何晏。二人之罪。深於桀紂。或疑其貶之太過。甯曰。王何蔑棄典文。幽沈仁義。游詞浮說。波蕩後生。使搢紳之徒。翻然易轍。以致禮壞樂崩。中原傾覆。遺風餘俗。至今爲患。桀紂暴虐。正足以滅身覆國。爲後世鑒戒耳。豈能迴百姓之視聽哉。吾固以爲一世之禍。輕歷代之罪。重自喪之毀。小迷衆之愆。大也。攷

攷然。以興儒教爲己任。故所在設學校。養生徒。自漢董仲舒以來。一人而已。甯既免官。家於丹陽。年六十。卒於家。初甯以春秋穀梁氏。未有善釋。沈思積年。爲集解。其義精密。爲世所重。既而徐邈復爲之注。世亦稱之。子泰。元熙中爲護軍將軍。

王歡

王歡字君厚。樂陵人也。安貧樂道。嘗丐食。誦詩。家無十儲。怡如也。其妻患之。或焚毀其書。而求改嫁。歡笑而謂之曰。汝不聞朱買臣妻邪。時聞者多哂之。歡守志彌固。遂爲通儒。燕慕容暉署爲國子博士。親就受經。遷祭酒。及秦滅燕。歡死於長安。

晉記

卷三十八

列傳

三

晉記卷三十八終

晉記卷三十九

列傳

儒林傳二

蕭山郭 倫撰

韋虞

韋虞字仲洽京兆長安人父模魏太僕卿虞少事皇
前謚才學通博著述不倦郡檄主簿不就尋舉賢良
與夏侯湛等十七人策爲上第拜中郎武帝詔曰省
諸賢良答策雖所言殊塗皆明於王義有益政道欲
詳覽其對究觀賢士大夫用心因詔諸賢良方正直
言會東堂復策曰頃日食正陽水旱爲災將何所修

晉記

卷三十九 列傳

以弭大眚及法令有不宜於今爲公私所患者何
事凡平世在於得才得才者亦借耳目以聽察若有
文武器能有益於時務而未見申敘者各舉其人及
有負俗謗議宜先洗濯者亦各言之虞對曰臣聞古
之聖明原始以要終體本以正末故憂法度之不常
而不憂人物之失所憂人物之失所而不憂災害之
流行誠以法得於此則物理於人和於下則災消
於上其有日月之眚水旱之災則反觀內視求其所
由遠觀諸物近驗諸身耳目聽察豈有蔽其聰明
者乎動心出令豈或有傾其常正者乎大官大職豈

晉記

卷三十九 列傳

或有授非其人者乎賞罰黜陟豈或有不得其所者
乎河漢山嶽豈或有懷道釣築而未感於夢兆者乎
方外遐裔豈或有命世傑出而未蒙膏澤者乎推此
類也以求其故詢事考言以盡其實則天人之情可
得而見咎徵之至可得而救也若推之於物則無忤
求之於身則無尤萬物理順內外咸宜視史正辭言
不負誠而日月錯行天譴不戒此則陰陽之事非言
內所在也期運度數自然之分固非人事所能供御
其亦振廢散滯貶食省用而已矣是故誠遇期運則
雖陶唐殷湯有所不變苟非期運則宋衛之君諸侯
之相猶能有感惟陛下審其所由以盡其理則天下
幸甚臣生長華門不逮異物雖有賢才所未接識不
敢瞽言妄舉無以酬答聖問擢爲太子舍人除聞喜
令時天子畱心政道又吳寇新平天下乂安虞上太
康頌以美帝德其辭曰於休上古人之資始四隩咸
宅萬國同軌有漢不競喪亂靡紀畿服外叛侯衛內
圯天難既降時維鞠凶龍戰虎爭分裂遐邦備僭岷
蜀度逆海東權乃緣間割據三江明明上帝臨下有
赫乃宣皇威致天之辟奮武遠譴罪人斯獲撫定朝
鮮奄征韓貊文旣應期席卷梁益元惡委命九夷重

譯印再哀牢是焉底績我皇之登二國既平靡適不
懷以育羣生吳乃負固方命南冥聲教未暨弗及王
靈皇振其威赫如雷霆截彼江河荆舒以清邇矣聖
皇參乾兩離陶化以正取亂以奇耀武六旬輿徒不
疲飲至數實千旄無紛洋洋四海率禮和樂穆穆宮
廟歌雍咏鏤光天之下莫非帝略窮髮反景承正受
朔龍馬駉駉風於華陽弓矢囊服干戈戢藏嚴嚴南
金業業餘皇雄劔班朝造舟爲梁聖明有造實代天
工天地不遠黎元時邕三務斯協用底厥庸既遠其
迹將明其蹤喬山惟嶽望帝之封猗與聖帝胡不封

晉記

卷三十九 列傳

三

哉以母憂解職久之召補尚書郎將作大匠陳總掘
地得古尺尚書奏今尺長於古尺宜以古爲正潘岳
以習用已久不宜復改虞駿之曰昔聖人有以見天
下之曠而擬其形容象物制器以利時用故參天兩
地以正算數之紀依律計分以定長短之度其作之
也有則故用之也有徵考步兩儀則天地無所隱其
情準正三辰則懸象無所容其謬施之金石則音韻
和諧措之規矩則器用合宜一木不差而萬物皆正
及其差也事皆反是今尺長於古尺幾於半寸樂府
用之律呂不合史官用之歷象失占醫署用之孔穴

乖錯此三者度量之所由生得失之所取徵皆絃罔
而不通故宜改今而從古也唐虞之制同律度量衡
仲尼之訓謹權審度今兩尺並用不可謂同知失而
行不可謂謹不同不謹是謂謬法非所以軌物垂則
示人之極也凡物有多而易改亦有少而難變亦有
改而致煩有變而之簡度量者人所常用而長短非
人所戀惜是多而易改者也正失於得反邪於正一
時之變永世勿二是變而之簡者也憲章成式不失
舊物當以時釐改貞夫一者也臣以爲宜如所奏又
表論封禪見禮志虞以漢末喪亂譜傳多亡失雖其

晉記

卷三十九 列傳

四

子孫不能言其先祖撰族姓昭穆十卷上疏進之以
定品違法爲司徒所劾詔原不問元康中遷吳王友
皇太孫尚薨有司奏御服齊衰替詔令博士議虞曰
太子生舉以成人之禮則塲聖除矣太孫亦體君傳
重由位成而服全非以年也從之虞又讓玉輅兩社
事見輿服志後歷祕書監衛尉卿從惠帝幸長安東
軍迎帝百姓奔散虞遂流離郿杜之間轉入南山中
糧絕餓甚拾橡實而食之後還洛陽拜太常卿懷帝
卽位親郊自元康以來不親郊祀禮儀弛廢虞考正
舊典法物燦然永嘉末京師荒亂盜竊縱橫人相食

虞素清貧。遂以餒卒。虞初作思游賦千五百餘言。文章志四卷。注解三輔決錄。又撰古文章類聚。區分爲三十卷。名流別集。皆爲世所重。虞善觀元象。嘗謂人曰。今天下方亂。避難之國。其惟涼州乎。性愛士人有表薦者。恒爲其辭。東平太叔廣。樞機清辯。廣談虞不能對。虞筆廣不能答。更相嗤笑。紛然於世云。

束皙

束皙字廣微。陽平元城人。漢疎廣之後也。王莽末。廣曾孫孟達避難。自東海徙居沙鹿山南。因去疎足爲束。祖混隴西太守。父龕馮翊太守。皙博學多聞。與兄

晉記

卷三十九

列傳

五

穆俱知名。少游國學。博士曹志稱之。與衛恆友善。既而還鄉里。娶石鑒從女而棄之。鑒遂諷州郡公府不得辟衛恆。遇禍。皙自本郡赴喪。時人多之。性沈退。不慕榮利。作元居。釋以擬客難。其辭曰。束皙閒居。門人竝侍。下帷深譚。隱几而吟。含毫散藻。考撰同異。有進而問之曰。蓋聞道尙變通。達者無窮。世亂則救其紛。時泰則扶其隆。振天維以贊百務。興帝載而鼓皇風。是以君子屈已伸道。不恥於時。今先生耽道修藝。巍然山峙。潛朗通微。洽覽深識。夜殫忘寐之勤。晝騁鑽元之恩。曠年累稔。不墮其志。鮮翼成而愈伏。荷業

優而不試。盡亦因子都而事。陸憑鶴首以涉洪流。

學既積而身困。夫何爲乎祕邱。且歲不我與。時若奔

駟。有來無反。難得易失。識彼迷此。愚竊不取。束子曰。

居吾將導爾。昔者元一既啟。兩儀肇立。離光夜隱。望

舒晝戢羽。族翔林。蠅蛸赴溼。物從性之所安。士樂志

之所執。或背豐榮以嚴栖。或排蘭閨而求入。在野者

龍逸在朝者鳳集。參名比譽。誰優誰劣。吾竊綴處者

之末行。未敢聞子之高喻。將忽蒲輪而不眴。夫何權

戚之云附哉。昔周漢中衰。時難自託。福兆既開。患端

亦作。朝游魏弑之宮。夕墜呼噤之壑。晝笑夜歎。晨華

晉記

卷三十九

列傳

六

夕落。忠不足以衛已。禍不可以豫度。故或毀名自污。或不食其祿。公孫泣涕而辭。相揚雄抗論於赤族。今大晉熙隆。六合寧靜。蜂蠆止毒。熊羆輟猛。主無驕肆之怒。臣無麓纓之請。上下相安。率禮從道。禍戮可以忠逃。寵祿可以順保。且夫進無險懼。而惟寂之務者。率其性也。兩可俱是。而舍彼趣此者。從其志也。蓋無爲可以解天下之紛。澹泊可以救國家之急。當位者事有所窮。陳策者言有不入。于本以而泰師退。四皓起而戚姬泣。夫知是何舍何。孰何去何。孰守分任性。惟天所授。爲不假。甲於鱗魚。不假足於獸。且能約其

晉記

卷三十九

列傳

七

躬則磨石之瑤以豐芻肆其欲則海陵之積不足神
游莫競之林心存無營之室雍聖籍之荒蕪總羣言
之一轍請子課吾業於千載無聽吾言於今日也張
華見而奇之石鑒卒王戎乃辟瑒華召瑒為掾時欲
廣農哲上議曰伏見詔書以倉廩不實關右饑窮欲
人興田農以蕃嘉穀然農穰可致所由者三一曰天
時不替二曰地利無失三曰人力咸用若必春無霖
霖之潤秋繁滂沱之患水旱失中膏穰無益雖使義
和千秋后稷親農猶不足以致倉庾盈億之積也然
地利可以計生人力可以課致詔書之旨亦將欲盡
此理乎今天下干城人多游食廢業占空無田課之
實較計九州數過萬計可令監司精察一人失課負
及郡縣此人力之可以致也又司州十郡土狹人繁
三魏尤甚而猪羊馬牧布其境內破廢田業案古今
之語馬之所生實在冀北大賈特羊取之清渤放豕
之歌起於鉅鹿是其效也可悉徙諸牧以充其地使
馬牛猪羊阡草於空虛之間游食之人受業於賦給
之賜此地利之可致者也又知汝郡漢澤良田數千
頃汴水停滯人不墾植問其人皆謂運漕不難渴
鹵成原其利甚厚而亭園大族惜魚捕之饒構說官

晉記

卷三十九

列傳

八

長終不可破荆揚宛豫汙泥之土渠塢之宜必多此
類是不待大時而豐年可獲者也以其雲雨生於春
雨多稼長於決泄是故兩周爭東西之流史起惜漳
渠之沒明地利之重也宜詔四州刺史使謹按以聞
又昔魏氏徙三郡人在陽平頓邱界今者繁盛合五
六千家二郡田地逼狹謂可徙遷西州以充邊土賜
其十年之役以慰重遷之情一舉兩得外實內寬增
廣窮人之業以闢西郊之田此又農事之大益也自
司空賊曹屬轉佐著作郎撰晉書帝紀十志初太康
二年汲郡人不準盜發魏襄王墓或曰安釐王之冢
也得竹書數十車紀年十三篇記夏以來至周幽王
為犬戎所滅以事按之三家分仍述魏事至安釐王
之二十年大略與春秋相應蓋魏國之史書也其中
經傳大異則云夏年多殷益于啓位啓殺之太甲殺
伊尹文丁殺季歷自周受命至穆王百年非穆王壽
百歲也幽王既亡有共伯和者攝行天子事非二相
共和也易經二篇與周易上下經同易經陰陽卦二
篇與周易略同繇辭則異卦下易經一篇似說卦而
異公孫段二篇公孫段與邵陸論易國語三篇言楚
晉事各三篇似禮記又似爾雅論語師春一篇書左

傳諸卜筮師春似是造書者姓名也。瑣語十一篇。諸國卜夢妖怪相書也。梁邱藏一篇。先敘魏之世數。次言邱藏金玉事。繳書二篇。論弋射法。生封一篇。帝王所封。大歷二篇。鄒子談天類也。穆天子傳五篇。言周穆王游行四海。見帝臺西王母。圖詩一篇。畫贊之屬也。又雜書十九篇。周食田法。周書論楚事。周穆王美人盛姬死事。大凡七十五篇。七篇簡書折壞。不識名題。冢中又得銅劔一。長二尺五寸。漆書皆科斗字。初發冢者燒策。照取寶物。及官收之多。燼簡斷札。文既殘缺。不復詮次。帝以其書付祕書校綴次第。尋考指

晉記

卷三十九

列傳

九

歸而以今文寫之。皆在著作。得觀竹書。隨宜分釋。皆有義證。遷尚書郎。武帝嘗問摯虞。三日曲水之義。虞對曰。東漢章帝時。平原徐肇。以三月初生三女。至三日俱亡。村人以為怪。乃招攜水濱洗祓。遂因水以汎觴。帝曰。如此則不祥也。哲進曰。虞小生。不足以知之。昔周公城洛邑。因流水以汎酒。逸詩曰。羽觴隨波。是也。又秦昭王以三日置酒。河曲見金人奉水心之劔。曰。令君制有西夏。乃霸諸侯。因立為幽水。二漢相沿。皆為盛業。帝大悅。賜哲金五十斤。時有人得一竹簡於嵩高山下。上兩行科斗書。傳示莫有知者。張華以

問哲。哲見之曰。此漢明帝顯節陵中策文也。時人伏其博識。趙王倫請為記室。哲辭疾罷歸。教授門徒。年四十卒。元城市里為之廢業。門生故人立碑墓側。哲所著三魏人士傳。七代通紀。晉書紀志。遇亂散亡。其五經通論。發蒙記。補亡詩。及文集數十篇。行於世。

王接

王接字祖游。河東猗氏人。漢京兆尹尊之十世孫也。父蔚。世修儒史之學。官至陽夏侯相。接年十三而孤。哀毀過禮。同郡馮收薦接於河東太守劉原。原辟之。接以母老不就。母終。柴毀骨立。居墓次。積年。備覽羣

晉記

卷三十九

列傳

十

書多出異義。性簡率。鄉里大族弗喜也。惟裴頠雅知之後。為郡主簿。州辟部平陽從事。永寧初。舉秀才。榮陽潘滔遺接書曰。摯虞卜元仁。竝謂足下應和鼎味。可弗應秀才。接報曰。今世道交喪。將遂剝亂。而識智之士。鉗口韜筆。禍敗深。如火之燎原。其可救乎。非榮斯行。欲極陳所見。冀有覺悟耳。是歲三王起兵。惠帝復位。以國有大慶。天下秀才皆不試。接以為恨。除中郎。補征虜將軍司馬。轉臨潁公相國。東海王表接補尚書殿中郎。未至而卒。年二十九。接學通博。尤精禮傳。常謂左氏辭義贍富。自是一家書。不主為經。發

公羊附經立傳經所不書傳不妄起於文爲儉通經爲長任城何休訓釋甚詳而黜周王魯大體乖疎且志通公羊而往往還爲公羊疾病接乃更注公羊春秋初祕書丞衛恆考證汲冢書未訖而遭難佐著作郎束皙述而成之事多證異義東萊太守王庭堅難之亦有證據皙又釋難而庭堅已亡接遂詳其得失摯虞謝衡皆博物多聞咸以爲足解二子之紛也又撰列女後傳七十二人雜論詩賦碑頌駁難共十餘萬言遭亂散亡長子愆期繼父志更注公羊集列女後傳云

晉記

卷三十九列傳

十一

郤詵

郤詵字廣基濟陰單父人也父晞尚書左丞詵博學而瓌偉倜儻州郡禮命竝不應泰始中詔天下舉賢良直言之士太守文立舉詵應選詔曰蓋太上以德撫時易簡無文至於三代禮樂大備制度彌繁文質之變其理何由虞夏之際聖明繼踵而損益不同周道旣衰仲尼猶曰從周因革之宜又何殊也聖王旣沒遺制猶存霸者迭興而翼輔之王道之缺其無補乎何凌遲之不反也豈獨德之淺與期運不可致其且夷吾之智而功止於霸何哉夫昔人之爲政革亂

亡之弊建不刊之統移風易俗刑措不用豈非化之盛與何修而嚮茲朕獲承祖宗之休烈於茲七載而人未服訓政道罔述以古况今何不相逮之遠也雖明之弗及猶思與羣賢慮之將何以辨所聞之疑昧獲至論於讜言乎加自頃戎狄內侵災害屢作邊鄙流離征夫苦役豈政刑之謬將有司非其任與各悉乃心究而論之上明古制下切當今朕之失德所宜振補其正議無隱將敬聽之詵對曰伏惟陛下以聖德君臨猶垂意於博採故招賢正之士而臣等薄陋雖致身於闕庭不足以降大問也伏讀聖策乃知下

晉記

卷三十九列傳

十一

問之旨篤焉臣聞上古推賢讓位教同德一故易簡而人化三代世及季末相承故文繁而後整虞夏之相因而損益不同非帝王之道異救弊之路殊也周當二代之流承彫僞之極盡禮樂之致窮制度之理其文詳備仲尼因時宜而曰從周非殊論也臣聞聖王之化先禮樂五霸之興勤政刑禮樂之化深政刑之用淺勤之則可以小安墮之則遂凌遲所由之路本近故所補之功不侔也而齊桓失之葵邱夷吾淪於小器功止於霸不亦宜乎策曰建不刊之統移風易俗使天下洽和何修而嚮茲臣以爲莫大於擇人

而官之也。今之典刑匪無一統宰牧之才。優劣異績。或以之興。或以之替。此蓋人能宏政。非政宏人也。舍人務政。雖勤何益。臣竊觀乎古今。而考其美惡。古人相與求賢。今人相與求爵。古之官人。君責之於上。臣舉之於下。得其人有賞。失其人有罰。安得不求賢乎。今之官者。父兄營之。親戚助之。有人事則通。無人事則塞。安得不求爵乎。賢苟求達。達在修道。窮在失義。故靜以待之也。爵苟可求。得在進取。失在後時。故動以要之也。動則爭競。爭競則朋黨。朋黨則誣罔。誣罔則臧否失實。真偽相冒。真偽相冒。主聽用惑。姦之所會也。靜則貞固。貞固則正直。正直則信讓。信讓則推賢。推賢不伐。相下無饜。主聽用察德之所趣也。故能使之靜。雖曰高枕。而人自正。不能禁動。雖復夙夜。俗不一也。且人無愚智。咸慕名官。莫不飾正於外。藏邪於內。故邪正之人。難得而知也。任得其正。則衆正益至。若得其邪。則衆邪亦集。物繁其類。誰能止之。故國亡。失世者。未嘗不爲衆邪所積也。方其初作。必始於微。微而不絕。其終乃著。天地不能頗爲寒暑。人主亦不能頓爲隆替。故寒暑漸於春秋。隆替起於得失。當今之世。宦者無關梁邪門。啓矣。朝廷不責賢正。路塞

音記

卷三十九 列傳

三

矣。得失之源。何以甚此。所謂責賢使之相舉也。所謂關梁使之相保也。賢不舉。則有咎。保不信。則有罰。故古者諸侯。必貢士。不貢者削。貢而不適。亦削。夫士者。難知也。不適者。薄過也。不得不責。彊其所不知也。罰其所不適。深其薄過。非恕也。且天子於諸侯。有不純臣之義。斯責之矣。施刑之道。寧縱不濫之矣。今皆反。是何也。夫賢者。天地之紀。品物之宗。其急之矣。故寧濫以得之。無縱以失之也。今則不然。世之悠悠者。各自取辨耳。故其材行。竝不可必。於公則政事紛亂。於私則污穢狼藉。自頃長吏。特多此累。有亡命而被購懸者矣。有縛束而絞戮者矣。貪鄙竊位。不知誰升之者。虎兕出檻。不知誰可咎者。網漏吞舟。何以過此。人之於利。如蹈水火焉。前人雖敗。後人復起。如彼此無已。誰止之者。風流日競。誰愛之者。雖令聖思勞於夙夜。所使爲政。恆得此屬。欲聖世化美俗平。亦俟河之清耳。若欲善之。宜制舉賢之典。變關梁之防。其制既立。則人慎其舉。而不苟。則賢者可知。知賢而試。則官得其人矣。官得其人。則事得其序。事得其序。則物得其宜。物得其宜。則生生豐植。人用資給。和樂興焉。是故寡過而遠刑。知恥以近禮。此所以建不刊之統。移

音記

卷三十九 列傳

四

風易俗刑措而不用也策曰自頃夷狄內侵災眚屢降將所任非其人乎何由而至此臣聞蠻夷猾夏則卑陶作士此欲善其末則先其本也未任賢則政惠使能則刑恕政惠則下仰其施刑恕則人懷其勇施以施其財勇以結其心故人居則資贍而知方動則親上而志勇苟思其利而除其害以生道利之者雖死不貳以逸道勞之者雖勤不怨故其命可授其力可竭以戰則克以攻則拔是以善者慕德而安服惡者畏懼而削迹止戈而武義實在文唯任賢然後無患耳若夫水旱之災自然理也故古者三十年耕必

晉記

卷三十九 列傳

五

有十年之儲堯湯遭之而人不困有備故也自頃風雨雖頗不時考之萬國或境土相接而豐約不同或頃祲相連而成敗異流故非天之必害於人人實不能均其勞苦失之於人而求之於天則有司墮職而不勤百姓怠業而咎時非所以定人志致豐年也宜勤人事而已臣誠愚鄙不足以奉對聖朝猶進之於廷者將使取諸其懷而獻之手臣懼不足也若收不知言以致知言臣則可矣是以辭鄙不隱也以對策上第拜議郎母憂去職詵母病苦無車及亡不欲車載柩家貧無力市馬乃假葬堂北壁外朝夕拜哭養

雞種薪竭其方術三年得馬八匹輿柩至冢負土成墳起為征東參軍徙尚書郎轉尚書左丞遷雍州刺史武帝於東堂會送問詵曰卿自以為何如對曰臣舉賢良對策為天下第一猶桂林之一枝崑山之片玉帝笑侍中奏免詵官帝曰吾與之戲耳不足怪也詵在任威嚴明斷卒於官子延登為州別駕

阮种

阮种字德猷陳畱尉氏人漢侍中胥卿八世孫也察孝廉為公府掾泰始中武帝詔三公卿尹常伯牧守各舉賢良方正直言之士於是太保何曾舉种賢良

晉記

卷三十九 列傳

六

策曰在昔哲王承天之序光宅宇宙咸用規矩乾坤惠康品類休風流行彌於千載朕應踐洪運統位七載於今矣惟德弗嗣不明於政宵興惕厲未燭厥猷子大夫韞轂道術儼然而進朕甚嘉焉其各悉乃心以聞喻朕志深陳王道之本勿有所隱朕虛心以覽焉种對曰夫天地設位聖人成能王道至深所以行化至遠故能開物成務而功業不匱近無不聽遠無不服德逮羣生澤被區宇聲施無窮而典垂百代故經曰聖人久於其道而天下化成宜師蹤往代襲跡三五繼世更俗以從人望令率土遷義下知所適播

醇美之化杜邪枉之路斯誠羣黎之所欣想盛德而幸望休風也又問政刑不宜禮樂不立對曰政刑之宣故由乎禮樂之用昔之明王惟此之務所以防遏暴慢感動心術制節生靈而陶冶萬姓也禮以體德樂以詠功樂本於和而禮師於敬矣又問戎蠻猾夏對曰戎蠻猾夏侵敗王略雖盛世猶有此虞故詩稱獫狁孔熾書歎蠻夷率服自魏氏以來夷虜內附鮮有桀悍侵漁之患由是邊守寔怠障塞不設而令醜虜內居與百姓雜處邊吏擾習人又忘戰受方任者又非其材或以狙詐侵侮邊夷或干賞啗利妄加討

晉記

卷三十九 列傳

七

戮夫以微羈而御悍馬又乃操以煩策其不制者固其理也是以羣醜蕩駭緣間而動雖三州覆敗牧守不反此非胡虜之甚勁蓋用之者過也臣聞王者之伐有征無戰懷遠以德不聞以兵夫兵凶器而戰危事也兵興則傷農衆集則費積農傷則人匱積費則國虛昔漢武承文帝業資海內之富役其材臣甘心匈奴競戰勝之功貪攻取之利長將勁卒屈於沙漠勝敗相若克不過常天百姓之命填餓殍之口及其以衆制寡令匈奴遠跡收功祁連飲馬瀚海天下之耗已過大半矣夫虛中國以事夷狄誠非計之得

者也是以盜賊蜂起山東不振暨宣元之時趙充國征西零馮奉世征南羌皆兵不血刃摧抑彊暴擒其元惡此則折衝厭難勝敗相辨中世之明效也又問咎徵作見對曰陰陽否泰六沴之災則人主修政以禦之思患而防之建皇極之首詳庶徵之用詩曰敬之敬之天惟顯思天聰明自我人聰明是以人主祖承天命日慎一日也故能應受多福而永世克祚此先王所以退災消眚者也又問經化之務對曰夫王道之本經國之務必先之以禮義而致人於廉恥禮義立則君子軌道而讓於善廉恥立則小人謹行而

晉記

卷三十九 列傳

六

不淫於制度賞以勸其能威以懲其廢此先王所以保久定功化洽黎元而勳業長世也故上有克讓之風則下有不爭之俗朝有矜節之士則野無貪冒之人夫廉恥之於政猶樹藝之有豐壤良歲之有膏澤其生物必油然而茂矣若廉恥不存而惟刑是御則風俗彫弊人失其性錐刀之末皆有爭心雖峻刑嚴辟猶不勝矣其於政也猶農夫之殖穰野早年之望豐穡耳此三代所以享德長久風俗美皆數百年保天之祿而秦二世而弊者蓋其所由之塗殊也又問將使武威七德文濟九功何路而臻於茲凡厥庶事

曷後曷先對曰六文武經德所以成功丕業咸熙庶績者莫先於選建明哲授方任能令才當其官而功稱其職則萬機咸理庶寮不曠書曰天工人其代之然則繼天理物寧國安家非賢弗成也夫賢才之畜於國由良工之須利器巧匠之待繩墨也器用利則斷削易而材不病繩墨設則曲直正而衆形得矣是以人主必勤求賢而佚以任之也賢臣之於主進則忠國愛人退則砥節潔志昔之聖王所以恭己南面而化於陶鈞之上者以其所任之賢與所賢之信也方今海內之士皆傾望休光推明主之所趣舍若抽

晉記

卷三十九列傳

九

羣英延俊乂考工授職呈能制官朝無素餐之士則化流罔極樹功不朽矣時種與濟陰郤詵東平王康俱居上第卽除尙書郎而毀譽之徒或言對者因緣假託帝乃更延羣士廷策之復對數百言帝親覽又擢爲第一轉中書郎種進止有方正己率下朝廷咸憚之遷平原相時襄邑衛京自南陽太守遷河內與種共拜帝望而歎曰二千石皆若此朕何憂乎種爲政簡惠百姓安之卒於郡

華譚 袁甫

華譚字令思廣陵人也祖融吳左將軍錄尙書事父

謂吳黃門郎譚莽而卽孤母年十八守節鞠養及長好學不倦爽慧有口辨揚州刺史周浚引爲從事史太康中刺史嵇紹舉譚秀才至洛陽武帝親策之曰今四海一統萬里同風可謂有道矣然北有未羈之虜西有醜施之氐故謀夫未得高枕邊人未獲晏然何以長弭斯患混清六合吳蜀恃險今旣蕩平蜀人服化無攜貳之心而吳人志睢屢作妖寇豈蜀人敦樸易化吳人輕銳難安易動乎將欲綏靜新附何以爲先聖人稱如有王者必世而後仁今天成地平大化無外雖匈奴未羈羌氐驕黠將修文德以綏之舞

晉記

卷三十九列傳

十

干戚以來之如此已可銷鋒刃爲田器罷尙方武庫之用未耶夫法令之設所以隨時制也時險則峻法以取士時泰則寬綱以將化方今天下太平四方無事百姓承德將就無爲至於律令應有所損益不昔帝舜以二八成功文王以多士興周夫制化在於得人而賢才難得雖州郡有貢薦之舉猶未獲出羣卓越之倫將時無其人抑有而致之未得其理也其各悉心以對無有所諱譚對曰臣聞聖人之臨天下也祖乾綱以流化順谷風以興仁並三才以御物開四聰以招賢故勞謙曰光今聖朝急善過於

饑渴用人疾於應嚮德音發於帷幄而清風翔於無外雖西北有未羈之寇殊漠有不朝之虜征之則勞師得之則無益來則懲而禦之去則備而守之蓋安邊之術也漢末分崩英雄鼎峙大晉應期受命安樂順軌於前歸命向化於後蜀漸德久而吳方初附非蜀敦慤而吳易動也然吳阻長江俗既輕悍所安之計當先拔其賢才待以異數明選牧伯輕其賦徭則可以永保無虞長為人臣者也夫大舜之德猶有三苗成周之隆獫狁爲寇雖有文德必須武備蓋安不忘危古之善教也無爲罷武庫樂鋒刃而自可倒載

晉記

卷三十九 列傳

王

干戈苞以虎皮其於散樂休風豈爲不泰乎五帝殊禮三王異教至於典禮樂以和民流清風以寧俗其歸一也虞夏殷周以來刑未嘗一日捐於天下律令之存何妨於政若大道四達禮樂交通使刑罰懸而不用適足以隆太平之雅化耳今四海一統萬里同風州郡貢秀孝臺府簡良才以八紘之廣兆庶之衆豈無卓越備逸之才夫南海不少明珠大宛不乏良馬聖朝若虛高館以俟賢設重爵以待士賢儒之出可企踵而至也時九州秀孝策無逮譚者尋除郎中遷太子舍人本國中正以母憂去職服闋爲鄆城令

以父墓毀去官尋除尚書郎永寧初出爲郟令縣饑譚傾心撫卹司徒王戎出私穀三百斛以助譚再遷廬江內史加綏遠將軍石冰黨陸珪等屯據諸縣譚使司馬褚敦擊破之獲其驍帥以功封都亭侯食邑千戶賜絹千匹陳敏之亂吳士多爲所縻顧榮亦受敏官譚移檄遠近極斥其非榮等雖內愧然由此望之譚在郡政嚴與上司多忤揚州刺史劉陶素與譚有隙因法收譚下壽陽獄鎮東將軍周馥譚友也理出之及甘卓擊馥百姓奔散譚獨不去馥歎曰吾嘗謂華令思是臧子源之儔今果然矣初東海王捕甘

晉記

卷三十九 列傳

王

卓下令敢匿者斬卓投譚而免是役也卓使人求之曰華侯安在吾甘楊威使也譚遇之曰不知也遺絹二匹而遣之使反告卓卓曰此華侯也復求之譚已亡矣建興初爲鎮東軍諮祭酒轉丞相軍諮祭酒領郡大中正薦干寶范滂於朝而自求退不聽譚初在廬江舉寒族周訪爲孝廉時以爲知人紀瞻薦譚於晉王爲顧榮所昵數年不得調譚在官無事乃著書三十卷名曰辨道太興初授祕書監薦晉陵朱鳳吳郡吳震爲著作佐郎戴淵弟邈譚壻也平生常抑淵而進邈及淵用事更毀譚於帝帝因此疎之譚立己

清剛所在以甄拔人才為務然自負宿名恆怏怏不得志嘗從容言於帝曰臣已老矣將待死祕閣帝不憚久之加散騎常侍王敦反譚疾甚不能入省坐免卒於家贈光祿大夫金章紫綬二子化茂化征虜司馬茂嗣爵淮南袁甫字公胄亦好學與譚齊名舉秀才詣中領軍何勗求為劇縣勗曰人皆羨臺閣而子獨欲宰縣何也甫曰人各有能有不能今繪中之好莫如錦然錦不可以為帽穀中之美莫如稻然稻不可以為齋苟非周材何能悉長黃霸馳名於州郡而息譽於京邑廷尉之材不為三公自昔然也最善

晉記

卷三十九 列傳

五

之除松滋令轉淮南國大農郎中令石琚謂甫曰卿知壽陽已西何以恆旱而壽陽已東何以恆水平甫曰東吳人也鼎足疆邦一朝而滅夫亡國之音哀以思積憂成陰積陰成雨故其域恆濊其西中國新平疆吳志盈氣滿公羊有言魯僖甚悅而致旱京師若能抑疆扶弱先疎後親則天下和平災害不生矣年八十餘卒於家

晉記卷三十九終

晉記卷四十

列傳

儒林傳三

蕭山郭倫撰

向秀 郭象

向秀字子期河內懷人也雅好老莊之學莊周著內外數十篇秀乃為之隱解發明奇趣振起元風惠帝時郭象又述而廣之讀之者超然心悟莫不自足一時也始秀欲注莊嵇康曰此書詎復須注正是妨人作樂耳及注成示康曰殊復勝否又與康論養生辭難往復蓋欲發康高致也康善鍛秀為之佐相對欣然秀若無人又與呂安灌園於山陽康既被誅秀應本郡計入洛乃作思舊賦曰余與嵇康呂安居止接近其人並有不羈之才嵇意遠而疎呂心曠而放後並以事見法嵇博綜伎藝於絲竹特妙臨當就命顧視日影索琴而彈之逝將西邁經其舊廬於時日薄虞淵寒冰淒然鄰人有吹笛者發聲寥亮追想曩昔游宴之好感音而歎故作賦曰將命適於遠京兮遂旋反以北徂濟黃河以汎舟兮經山陽之舊居瞻曠野之蕭條兮自余駕乎城隅踐二子之遺迹兮歷窮巷之空廬嘆黍離之愍周兮悲麥秀於殷墟追昔以

懷今兮心徘徊以躊躇。棟宇在而弗毀兮。形神逝其焉如。昔李斯之受罪兮。歎黃犬而長吟。悼嵇生之永辭兮。顧日影而彈琴。託運遇於領會兮。寄餘命於寸陰。聽鳴笛之慷慨兮。妙聲絕而復尋。佇駕言其將邁兮。故援翰以寫心。後爲散騎常侍。卒於官。二子純。悌。郭象者。字子元。亦好老莊。能清言。辨若懸河。爲東海王太傅主簿。永嘉末。病卒。先是。注莊子者數十家。莫能究其旨統。向秀於舊注外。爲解義。大暢元風。惟秋水至樂二篇。未竟而秀卒。秀子幼。其義零落。然頗有別本。遷流。或曰。象爲人行薄。以秀義未傳於世。遂竊爲己註。乃自註秋水至樂二篇。又易馬蹄一篇。其餘或點定文句而已。象著碑論十二篇。傳於世。

郭璞

郭璞字景純。河東聞喜人也。父瑗。尚書都令史。以公方著稱。終於建平太守。璞少好古文。奇字陰陽算歷。有郭公者。客居河東。精卜筮。璞從受業。公以青囊中書九卷與之。由是禳災轉禍。通致無方。雖京房管輅不能過也。璞門人趙載嘗竊青囊書。未及讀。爲火所焚。惠懷之際。河東先援璞筮之。投策而嘆曰。嗟乎。黔黎將湮於異類。桑梓其翦爲龍荒乎。潛結姻昵。交游

晉記

卷四十一
列傳

二

晉記

卷四十一
列傳

三

數十家欲避地東南。抵將軍趙固。固厚加資給。行至廬江。太守胡孟康。被丞相召爲軍諮祭酒。時江淮清晏。孟康安之。無心南渡。璞爲占之。曰。敗。康不信。璞去數旬而廬江陷。璞既過江。宣城太守殷祐。引爲參軍。宣城有物如牛。灰色卑脚。脚類象。膺尾皆白。大力而遲鈍。來到城下。祐使伏而取之。使璞作卦。遇遯之蠱。其卦曰。艮體連乾。其物壯巨。山潛之畜。匪兕匪虎。身與鬼并。精見二午。法當爲禽。兩翼不許。遂被一創。還其本墅。按卦名之。是爲驢鼠。卜竟伏者。以戟刺之。深尺餘。遂去不復見。郡綱紀上祠請殺之。巫云。廟神不悅。曰。此郡亭驢山君鼠也。使詣荆山。暫來過我。何爲觸之。其精妙如此。祐遷石頭。督護璞復隨之。有鼠出延陵。璞占之。曰。郡東有妖人。欲稱制者。尋亦自死矣。後當有妖樹生。若瑞而非瑞。辛螯之木也。有此東南數百里。必有作逆者。期明年矣。無錫縣欲有朱黃四株。交枝而生。若連理者。其年盜殺吳興太守袁琇。或以問璞。璞曰。卯爻發而沴金。此木不曲直而成災也。王導深重璞。引爲參軍。琅邪王初鎮建鄴。導使璞筮之。遇咸之井。璞曰。東北郡縣有武名者。當出鐸以著受命之符。西南郡縣有陽名者。并當沸。其後晉陵

晉記

卷四十一
列傳

四

武進縣人於田中得銅鐸五枚歷陽縣中井沸經日乃止王爲晉王又使璞筮遇豫之睽璞曰會稽當出鐘以告成功應在人家井泥中得之絲詞所謂先王以作樂崇德殷薦之上帝者也太興初會稽剡縣人果於井中得鐘長七寸二分口徑四寸半上有古文奇書十八字云會稽獄命餘字時人莫識焉璞學博才高訥於言論善詞賦嘗著江賦其辭甚偉爲世所重後復作南郊賦元帝見而嘉之以爲著作佐郎時陰陽錯繆刑獄繁興璞上疏口臣聞春秋之義貴元慎始故分至啓閉以觀雲物所以顯天人之統存休咎之徵也臣不揆淺見輒依歲首羣有所占卦得解之既濟按爻論思方涉春木王龍德之時而爲廢水之氣來見乘加升陽未布隆陰仍積坎爲法象刑獄所麗變坎加離厥象不燭以義推之皆爲刑獄殷繁理者壅溢又去年十二月二十九日太白蝕日月者屬坎羣陰之府所以昭察幽情以佐陽精者也太白金行之星而來犯之天意若曰刑理失中自壞其所以爲法者也臣術學庸近不練內事卦理所及敢不盡言去秋以來沈雨跨年雖爲金家涉火之祥然亦是刑獄充溢怨歎之氣所致也往建興四年十二月

晉記

卷四十一
列傳

五

中行丞相令史淳于伯刑於市而血逆流長標伯者小人雖罪在未允何足感動靈變致若斯之怪耶明皇天所以保佑金家子愛陛下屢見災異殷勤無已陛下宜側身思懼以應靈譴皇極之譴事不虛降不然恐將來必有愆陽苦雨之災崩震薄蝕之變狂狡蠢戾之妖以益陛下盱食之勞也臣謹尋按舊經尙書有五事供禦之術京房易傳有消復之救所以緣咎而致慶因異而邁政故木不生庭太戊無以隆雉不鳴鼎武丁不爲宗夫寅畏者所以享福怠傲者所以招患此自然之符應不可不察也按解卦繇云君子以赦過宥罪既濟云思患而豫防之臣愚以爲宜發哀矜之詔引在予之責蕩除瑕孽贊陽布惠使幽繫之人應蒼生以悅育否滯之氣隨谷風而舒散此亦寄時事以制用藉開基而曲成者也臣竊觀陛下貞明仁恕體之自然天假其祚奄有區夏啓重光於已昧廓四祖之遐武祥靈表瑞人鬼獻謀應天順時殆不尙此然陛下卽以來雖躬綜萬幾勞逾日昃而元澤未加於羣生聲教未被乎宇宙鴻雁之詠不與康衢之歌不作者何也杖道之情未著而任刑之風先彰也夫法令不一則人情惑職次數改則覲覲

生官方不審則批政作懲勸不明則善惡渾此有國者之所慎也臣竊惟陛下惜之夫以區區之曹參猶能遵蓋公之一言倚清靖以鎮俗寄市獄以容非德肯不忘流詠於今漢之中宗聰悟獨斷可謂令主然屬意刑名用虧純德老子以禮為忠信之薄况刑又是禮之糟粕者乎夫無為而為之不幸以幸之固陛下之所體者也恥其君不為堯舜者亦豈惟古人是以致肆狂瞽不隱其懷願陛下少畱神鑒賜察臣言疏奏優詔報之頃之遷尚書郎數言便宜多所匡益明帝在東宮與溫嶠庾亮並有布衣之好璞亦以才

晉記

卷四十一 列傳

六

學見重埒於嶠亮然性輕易不修威儀嗜酒好色著作郎干寶常誡之璞曰吾所受有限用之恆恐不得盡卿乃憂酒色之為患乎璞既好卜筮縉紳多笑之又自以才高位卑乃著客傲以見志永昌元年皇孫生璞上疏曰有道之君未嘗下以危自持亂世之主未嘗不以安自居故存而不忘亡者三代之所以興也亡而自以為存者三季之所以廢也是以古之令主開納忠讜標顯切直至乃聞一善則拜見規誠則懼何者蓋不私其身處天下以至公也臣竊惟陛下符運至著而中典之祚不墜聖敬之風未墜者殆由

令法大明刑致大峻故水至清則無魚政至察則衆乖此自然之勢也臣去春啓事以園囿充斥陰陽不和推之卦理宜因郊祀作赦以蕩滌瑕穢不然將來必有愆陽苦雨之災崩震薄蝕之變狂狡蠱戾之妖其後月餘日果薄闕去秋以來諸郡並有暴雨水皆洪潦歲用無年適聞吳興復欲有構妄者咎徵漸成臣甚惡之頃者以來役賦轉重賦狂日結百姓困擾甘亂者多小人愚險共相扇惑雖勢無所至然不可不慮也按洪範傳君道虧則日蝕人憤怨則水涌溢陰氣積則下伐上此微理潛應已著實於事者也假

晉記

卷四十一 列傳

七

令臣遂不幸謬中必貽陛下側席之憂今皇孫載育天固靈基黔首顙顙實望惠潤又歲涉午位金家所忌宜於此時崇恩布澤則火氣潛消災譴不生矣陛下上籌天意下順物情可因皇孫之慶大赦天下然後明罰勅法以肅理官克厭天心慰塞人事兆庶幸甚禎祥必臻矣疏奏帝即大赦改元以母憂去職卜葬地於暨陽去水百步人以近水為善璞曰當即為陸矣其後沙漲去墓數十里皆為桑田璞嘗為人葬帝微服往觀因問主人何以葬諸此法當滅族主人曰郭璞云此葬龍耳不出三年當致天子也帝曰

出天子邪曰非也。能致天子問耳。帝心甚異之。未暮王敦起璞爲記室參軍。璞素與桓彝友善。彝每造之。或值璞在閫卽入。璞曰。但不可廁上相尋耳。必客主有殃。彝後因醉詣璞。正逢在廁。掩而觀之。見璞裸身被髮。銜刀設醢。璞見彝。撫心大驚曰。吾每屬卿勿來。反更如是。非但禍吾。卿亦不免矣。天實爲之。將以誰咎。王敦之謀逆也。溫嶠庾亮使璞筮之。璞對不決。嶠亮復使占。己吉凶。璞曰。元吉。嶠亮退而相謂曰。璞對不了。是不敢有言。或天奪敦魄。今吾等與國家共舉大事。而璞云大吉。敦其敗乎。或構璞於敦。敦將舉兵。晉記 卷四十一 列傳 八

又使璞筮。璞曰。無成。敦固疑璞勸嶠亮。又聞卦凶。乃問璞曰。卿更筮吾壽幾何。璞曰。思向卦。明公靜則吉。動則凶。敦大怒曰。子壽幾何。曰。命盡今日。日中敦遂收璞詣南岡斬之。璞臨出謂行刑者欲何之。曰。南岡璞曰。必在雙柏樹下。旣至果然。時年四十九。敦平追贈宏農太守。璞撰前後筮驗六十餘事。名爲洞林。又鈔京費諸家要最。更撰新林十篇。卜韻一篇。注釋爾雅。別爲音義圖譜。又注三蒼。左傳。穆天子傳。山海經。及楚詞。子虛。上林賦數十萬言。所著葬經詩賦誄頌亦數萬言。皆傳於世。子驚。官至臨賀太守。

葛洪 葛洪字稚川。丹陽句容人也。祖系吳大鴻臚。父憐。入晉爲邵陵太守。洪少好學家。貧躬自伐薪。以買紙筆。夜輒寫書誦習。以儒學知名。爲人木訥。不好榮利。寡交游。時或尋書問義。不遠數千里。崎嶇冒涉。期於必得。尤好神仙導養之法。從祖元吳時學道。得仙號。葛仙公。以煉丹祕術授弟子鄭隱。洪就隱學。悉得其法。後師事南海太守上黨鮑元。元亦內學。能逆占將來。見洪深重之。以女妻洪。太安中石冰作亂。吳興太守顧祕爲義軍都督。與周玘等起兵討之。祕檄洪爲將。晉記 卷四十一 列傳 九

兵都尉。破冰別率。遷伏波將軍。冰平。洪不論功賞。徑至洛陽。欲搜求異書。以廣其學。見天下已亂。欲避地粵南。乃參廣州刺史嵇含軍事。後含遇害。洪優游南土。征鎮檄命一無所就。尋還鄉里。禮辟皆不赴。琅邪王辟爲丞相掾。賜爵關內侯。咸和初司徒導召補州主簿。遷諮議參軍。千寶薦洪才堪國史。選爲散騎常侍。領大著作。固辭不就。洪欲煉丹。聞交趾出丹。求爲句漏令。帝以洪資高。不許。洪曰。非欲爲榮。以有丹耳。帝從之。洪遂將子姪俱行至廣州。刺史鄧嶽畱不聽去。洪乃止。羅浮山煉丹。嶽表補東官太守。以洪兄子

望爲記室參軍。洪辭不就在山積年。優游閑養。著述不輟。其自序曰。洪體乏進趨之才。偶好無爲之業。假令奮翅。則能陵厲元霄。騁足。則能追風躡景。猶欲戢勁翮於鷦鷯之羣。藏逸迹於跛驢之伍。况大塊稟我以尋常之短羽。造化假我以至駕之蹇足。自卜者審不能者止。又豈敢力蒼蠅而薦冲天之舉。策跛鱓而追飛兔之軌。飾嫫母之篤陋。求媒陽之美談。推沙磧之賤質。索千金於和肆哉。夫僬僥之步。而企及夸父之蹤。近才所以躓礙也。要離之羸。而彊赴扛鼎之勢。秦人所以斷筋也。是以望絕於榮華之塗。而志安乎

晉記

卷四十一
列傳

十

窮圯之域。藜藿有八珍之甘。蓬華有藻稅之樂。故權貴之家。雖咫尺弗從也。知道之士。雖艱遠必造也。考覽奇書。既不少矣。率多隱語。難可卒解。自非至精。不能究。非篤勤。不能悉見也。道士宏博洽聞者寡。而意斷妄說者衆。至於時有好事者。欲有所修爲。倉卒不知所從而意之所疑。又無足諮。今爲此書。竊舉長生之理。其至妙者。不能宣之於翰墨。蓋儼言較略。以示一隅。冀悋憤之徒。省之可以思過半矣。世儒徒知服膺周孔。莫信神仙之書。不但大而笑之。又將謗毀。眞正故子所著。子言黃白之事。名曰內篇。其餘駁難通

原缺

晉記卷四十一

列傳

儒林傳
四

蕭山郭 倫撰

陳壽

陳壽字承祚。巴西安漢人也。少好著述。師事同郡譙周。仕蜀爲觀閣令史。黃皓得幸於後主。大臣皆曲意附之。壽見皓獨不爲屈。山是屢被譴黜。遭父喪。有疾。使婢丸藥。有客往見之。鄉黨以爲貶議。坐是沈滯者累年。及魏滅漢。泰始中。錄用故漢名臣子孫。司空張華愛其才。以壽雖不遠嫌。然原情不至擯廢。舉爲孝廉。除佐著作郎。出補陽平令。撰武鄉侯諸葛亮集。奏之。除著作郎。領本郡中正。撰魏吳蜀三國志。凡六十五篇。識者稱其敘事有良史之才。夏侯湛時著魏書。見壽所作。而輟筆焉。張華謂壽曰。當以晉書相付矣。將舉爲中書郎。中書令荀勗忌華而疾壽。諷吏部出爲長廣太守。以母老不就。杜預將出鎮。復薦之於帝。授治書侍御史。母憂去職。母遺言欲葬洛陽。壽遵之。而忌者又以母不歸葬爲壽罪。壽耽思著述。又撰古國志五十篇。益都耆舊傳十篇。後數歲起爲太子中庶子。未拜。元康七年病卒。年六十五。梁州大中正尙

晉記

卷四十一
列傳

一

書郎范頤等表曰昔漢武帝遣使取司馬相如遺書得封禪事天子異之臣等按故治書侍御史陳壽作三國志辭多勸誡明乎得失有益風化雖文豔不若相如而質直過之願垂採錄於是詔下河南尹洛陽令就家寫其書初譙周嘗謂壽曰卿必以才學成名然當被損折亦非不幸也宜深慎之壽固再致廢辱或曰丁儀丁廙有盛名於魏壽謂其子求千斛米爲作佳傳丁不與之竟不爲立傳壽父爲馬謖參軍丞相亮誅謖壽父坐髡亮子瞻常輕壽故壽於亮傳謂應變將略非其所長言瞻惟工書名過其實論者遂以此少之

卷四十一

列傳二十八

二

倫讀三國志壽於武擔大書卽位章武紀元特書祔祭高皇帝以下明以兩漢帝統予昭烈矣豈可與吳同日而語哉使壽果不嫌亮何爲撰次其集其於瞻也亦曰是以美聲溢譽有過其實而歸於蜀人之追思亮後世不考其本末猥摘嘗之浮言以爲口實嗚呼壽何不幸而被貶議於當時復不見諒於後世哉

華嶠

華嶠字叔駿觀陽伯表之子也魏時補尚書郎泰始初賜爵關內侯遷太子中庶子拜散騎常侍典中書

著作領國子博士太康末帝耽於內寵多疾病屬小瘳嶠與侍臣表貢因諫曰竊以收功於所忽事乃無悔慮福於垂成祚乃日新願陛下沖靜和氣畜養精神無厭世俗常戒則豐慶日延天下幸甚元康初封宜昌亭侯楊駿之誅進封樂鄉侯遷尚書尋以嶠博聞多識屬書典實有良史之材轉祕書監凡治禮音律天文數術及南省文章門下撰集皆典統焉嶠初以漢紀煩穢慨然有改作之志會爲臺郎典官制事由是得徧觀祕籍遂起於光武終於孝獻一百九十五年爲帝紀十二卷皇后紀二卷十典十卷傳七十五卷及三譜序傳目錄凡九十七卷嶠以皇后配天作合前史作外戚傳以繼末編非義也故易爲紀以次帝紀又改志爲典名漢後書奏之詔朝臣會議中書監荀勗令和嶠太常張華侍中王濟咸以嶠文質事核有遷固之規實錄之風藏之祕府後太尉亮司空璿爲東宮傳列上通講事遂施行嶠所著論議難駁詩賦之屬又數十萬言元康三年卒追贈少府嶠性嗜酒率常沈醉所撰書十典尙未成祕書監何劭奏嶠中子微爲佐著作郎使踵成之亦未竟而卒後監繆微又奏嶠少子暢爲佐著作郎克成十典并草魏

卷四十一

列傳二十八

二

晉紀傳與著作郎張載等俱在史官。永嘉喪亂，嶠書存者五十餘卷。嶠三子：頤、微、暢。頤嗣官至長樂內史。暢所著文章數萬言，避難荊州，爲賊所殺。

司馬彪

司馬彪，字紹統，高陽王睦之長子也。出後宣帝弟敏，少篤學不倦，然好色薄行，爲睦所責。雖名出繼，實廢之也。彪由此不交人事，專精學業。初拜騎都尉，泰始中爲祕書郎，轉丞注莊子，作九州春秋，以爲先王立史官以書時事，載善惡以爲沮勸，最教世之要也。是以春秋不修，則仲尼理之，關雎既亂，則師摯修之。前

晉紀

卷四十一 列傳二十八

四

哲豈好煩哉，蓋不得已故也。漢氏中興，訖於建安，忠臣義士亦以昭著，而時無良史，記述煩雜，譙周雖已刪除，然猶未盡安順以下亡缺者多。彪乃討論衆書，綴其所聞，起於世祖，終於孝獻，編年二百，錄世十二，通綜上下，旁貫庶事，爲紀志傳凡八十篇，號曰續漢書。泰始初，武帝親祠南郊，彪上疏定議，語在郊祀志。後拜散騎侍郎。惠帝末年，年六十餘，初譙周以司馬遷史記書周秦以上，或採俗語百家之言，不專據正經。周於是作古史考二十五篇，皆照舊典以糾遷之謬。譙彪復以周爲未盡善也，因古史考中凡百二

十二事爲不當，多據汲冢紀年之義，亦行於世。

王隱

王隱，字處叔，陳郡陳人也。父銓，歷陽令，少好學，有著述之志。每私錄晉事及功臣行狀，未就而卒。隱博學多聞，受父遺業，建興中渡江，丞相軍諮祭酒涿郡祖納雅相知重，納好博奕，隱每諫止之。納曰：「聊用忘憂耳。」隱曰：「蓋古人遭時則以功達其道，不遇則以言達其才，故否泰不窮也。當今晉未有書，天下大亂，舊事蕩滅，非凡才所能立。君少長王都，游宦四方，華夷成敗皆在耳目，何不述而裁之，應仲遠作風俗通，崔子

晉紀

卷四十一 列傳二十八

五

眞作政論，蔡伯喈作勸學篇，史游作急就章，猶行於世，沒而不朽，當其同時人豈少哉，而了無聞，皆由無所述作也。況國史明乎得失之跡，何必博奕而後忘愛哉！納喟然嘆曰：「非不悅子之道，力不足也。」乃上疏薦隱。元帝以草創務殷，未遑史官，寢而不報。太興初，典章稍備，乃召隱及郭璞，俱爲著作郎，令撰晉史。預平王敦，賜爵平陵鄉侯。時著作郎虞預私撰晉書，而生長東南，不知中朝事，數訪於隱，并借隱所著書，竊寫之。及所聞漸廣，後更疾隱結構，貴爲朋黨，以斥隱。隱竟以謗免。歸於家，貧無資用，書遂不就，乃依征西

將軍庾亮於武昌亮供其紙筆書乃得成詣闕上之然隱雖好著述而文辭鄙拙蕪舛不倫其書次第可觀者皆其父所撰年七十餘卒於家隱兄珣字處仲游擊將軍爲上官已所殺

虞預

虞預字叔寧徵士喜之弟也本名茂十二而孤少好學初爲縣功曹太守庾琛命爲主簿琅邪王以諸葛恢薦召爲丞相行參軍兼記室遭母憂服闋除佐著作郎太興二年大旱詔求讜言直諫之士預上書曰大晉受命於今五十餘載自元康以來王德始闕戎

晉記

卷四十一 列傳

六

翟及於中國宗廟焚爲灰燼千里無煙爨之氣華夏無冠帶之人自天地開闢書籍所載大亂之極未有若茲者也陛下以聖德先覺超然遠鑒作鎮東南聲教遐被上天眷顧人神贊謀雖云中興其實受命臣聞爲國之要在於得才得才之術在於抽引苟其可用讎賤必舉高宗文王思佐發夢拔巖徒以爲相載釣老而師之下至列國亦有斯事故燕重郭隗而三士競至魏式干木而秦兵退舍今天下雖敵人士雖寡然十室之邑必有忠信而東帛未貴於邱園蒲輪頓轂而不駕所以大化未洽而雍熙有闕也遷祕書

丞著作郎從平王含賜爵西鄉侯蘇峻之亂預先假歸家太守王舒請爲諮議參軍峻平進爵平康縣侯遷散騎常侍領著作以年老歸卒於家預雅好經史憎疾元虛其論阮籍裸袒比之伊川被髮所以胡羯遍於中國過衰周之時著晉書四十餘卷會稽典錄二十篇諸虞傳十二篇皆行於世所著詩賦碑誄論難復數十篇

孫盛

孫盛字安國太原中都人也祖楚馮翊太守父恂潁川太守恂在郡遇盜被害盛年十歲避難渡江及長

晉記

卷四十一 列傳

七

博學善言起家佐著作郎以家貧求爲小邑出補瀏陽令庾亮引爲征西參軍當是時王導執政亮以元舅在外南蠻校尉陶稱讒構其間亮欲起兵廢導盛密諫亮曰王公神情朗達常有世外之懷豈肯爲凡人事此必佞邪之徒欲開內外耳亮納之而止庾翼繼亮盛爲安西諮議參軍尋遷廷尉正而桓溫代翼復畱爲參軍與俱伐蜀軍次彭模溫率輕兵徑進盛將羸老守輜重而蜀兵數千忽至衆遽不知所爲盛部分諸將擊卻之蜀平賜爵安懷縣侯從溫入關平洛進封吳昌侯出補長沙太守頗營資產部從事至

部察知之。服其名高而不効。盛與溫賤。辭旨放蕩。稱州遣從事觀採風聲。進無威鳳來儀之美。退無鷹鷂搏擊之用。徘徊湘川。將爲怪鳥。溫得賤復遣從事按之。賊私狼藉。以檻車收盛。到州捨而不罪。累遷祕書監。加給事中。年七十二卒。盛篤學。自少至老。卷不釋手。著魏氏春秋。晉陽秋。并詩賦論難復數十篇。晉陽秋詞直而理正。咸稱良史。桓溫見之。怒謂盛子曰。枋頭誠失利。然何至於此。若此史遂行。自是關君門戶事。其子遂拜謝。刪改之。盛時年老家居。性方嚴。子孫雖班白而庭訓愈峻。諸子乃共號泣。稽顙請爲百口計。盛大怒弗聽。諸子遂私改之。盛爲兩定本。寄於慕容儼。太元中。孝武帝博求異聞。始於遼東得之。相校多不同。書遂兩行。子潛放潛。爲豫章太守。殷仲堪通爲諮議參軍。固辭不就。以憂卒。放終於長沙相。

干寶

干寶字令升。新蔡人也。祖統。吳奮武將軍都亭侯父瑩。丹陽丞。寶少勤學。博覽書記。起家佐著作郎。與平杜弢。賜爵關內侯。中興草創。未置史官。中書監王導上疏曰。夫帝王之迹。莫不以書著爲令典。垂之無窮。宜皇帝廓定四海。武皇帝受禪於魏。至德大勳。等蹤

晉記

卷四十一 列傳

八

晉記

卷四十一 列傳

九

上聖而紀傳不存於王府。德音未被乎管弦。陛下聖明。當中興之盛。宜建立國史。撰集帝紀。上敷祖宗之烈。下紀佐命之勳。務以實錄爲後代之準。厭率土之望。悅人神之心。斯誠雍熙之至美。王者之宏基也。宜備史官。勅佐著作郎干寶等。漸就撰集。元帝納之。寶於是始領國史。以家貧求補山陰令。遷始安太守。入爲散騎常侍。著晉紀。自宣帝迄於愍帝。五十三年。凡二十卷。其書簡略直而能婉。寶性好陰陽術數。其父先有寵婢。母妒之。父亡。推婢於墓中。寶兄弟年小。不之審也。後十餘年。母死。開墓。婢伏棺如生。載還。經日乃蘇。言其父常與飲食。恩情如生。家中吉凶輒語之。考校悉驗。地中亦不覺爲惡。旣而嫁之。生子。又寶兄嘗病死而復寢。云見天地間鬼神事。如夢覺。不自知爲死。寶以此遂撰集古今神祇靈異。人物變化。名爲搜神記。凡二十卷。以示劉惔。惔曰。卿可謂鬼之董狐矣。寶因自序以陳其志。曰。吾之此書。雖攷先志於載籍。收遺逸於當時。蓋非一耳目之所親聞。覩也。亦安敢謂無失實者哉。衛朔失國。二傳互其所聞。呂望事周。子長存其兩說。若此。比類往往有焉。從此觀之。聞見之難。一由來尙矣。夫書赴告之定辭。據國史之

方策猶尙若茲。况仰述千載之前記殊俗之表綴片言於殘闕訪行事於故老將使事不二迹言無異塗然後爲信者固亦前史之所病也然而國家不廢注記之官學士不絕誦覽之業豈不以其所失者小所存者大乎今之所集設有承於前載者則非余之罪也若使採訪近世之事苟有虛錯願與先賢分其譏謗及其著述亦足以明神道之不誣也羣言百家不可勝覽耳目所受不可勝載今粗取足以演八略之旨成其微說而已幸將來好事之士錄其根體有以游心寓目而無尤焉寶又爲春秋左氏義外傳注周晉記

卷四十一

列傳

十

易周官凡數十篇

謝沉

謝沉字行思會稽山陰人也曾祖斐吳豫章太守父秀吳翼正都尉沉少孤事母至孝州郡辟召初不就何充爲會稽內史引爲參軍尋又以母老辭去閑居養母不交人事耕耘之暇研精墳籍康帝卽位朝議疑七廟迭毀乃徵沉爲太學博士母憂去職服闋除尙書度支郎何充庾冰並薦沉有史才遷著作郎撰晉書三十餘卷年五十二而卒沉先著後漢書百卷及毛詩漢書外傳詩賦文論皆行於世

習鑿齒

習鑿齒字彥威襄陽人也宗族世爲鄉豪而彥威自少博學洽聞以文章著稱桓溫爲荊州刺史辟爲從事轉西曹主簿累遷別駕溫征討四方彥威或從或守所在任職出爲榮陽太守溫弟祕素與彥威相善旣而彥威罷郡歸與祕書曰吾以去五月三日來達襄陽觸目悲感略無懽情痛惻之事故非書言之所能具也每定省家舅從北門入西望隆中想臥龍之吟東眺白沙思鳳雛之聲北臨樊墟存鄧老之高南眷城邑懷羊公之風縱目檀溪念崔徐之友肆睇魚

卷四十一

列傳

十

梁追二德之遠未嘗不徘徊移日惆悵極多撫乘躊躇慨爾而泣曰若乃魏武之所置酒孫堅之所隕斃裴杜之故居繁王之舊宅遺事猶存星列滿目璅瑱常流碌碌凡士焉足以感其方寸哉夫芬芳起於椒蘭清響生乎琳琅命世而作佐者必垂可大之餘風高尚而邁德者必有明勝之遺事若向八君子者千載猶想其爲人况相去之不遠乎彼一時也此一時也焉知今日之才不如疇辰百年之後吾與足下不並爲景升乎其風期俊邁如此當是時桓溫覬覦非望彥威志在裁正著漢晉春秋漢起光武晉終愍帝

當三國時。魏文雖受獻帝之禪。而蜀以宗室爲正。至咸熙滅蜀。乃爲漢亡。而晉繼興。引武帝諱。以炎典爲禪受。明天心之不可以勢力彊也。凡五十四卷。後以足疾廢於家。秦陷襄陽。秦王素聞彥威名。輿而致之。與語大悅。賜遺甚厚。以疾歸襄陽。襄鄧反正。朝廷欲徵彥。咸典國史。會卒。不果。臨終上疏曰。臣每謂皇晉宜越魏繼漢。不應以魏後爲三恪。而身微官卑。無由上達。懷抱愚情。三十餘年。今沈淪重疾。性命難保。區區之情。切所悼惜。謹力疾著論一篇。寫上如左。願陛下下考尋古義。求諸經常之表。超然遠覽。幸勿以臣微

晉記

卷四十一 列傳

十一

賤。廢其所言論曰。或問魏武帝功。蓋中夏。文帝受禪於漢。而吾子謂漢終有晉。豈實理乎。且魏之見廢。晉道亦病。晉之臣子。寧可同此言哉。對曰。此乃所以尊晉也。昔者漢氏失御。九州殘隔。三國乘間。鼎峙數世。干戈日尋。流血百戰。雖各有偏平。而其實亂也。宣皇帝勢逼當年。力制魏氏。螻屈從時。遂羈戎役。晦明掩耀。龍潛下位。俯首重足。鞠躬屏息。道有不容之難。躬蹈履霜之險。可謂危矣。魏武既亡。大難獲免。始南擒孟達。東蕩海隅。西抑勁蜀。旋撫諸夏。摧吳人入境之鋒。埽曹爽見忌之黨。植靈根以跨中嶽。樹羣才以翼

子弟。命世之志。旣恢。非常之業。亦固。景文繼之。靈武冠世。冠伐進貳。以定厥庸。席卷梁益。奄征西極。功格皇天。勳侔古烈。豐規顯祚。故已灼如也。至於武皇遂并疆吳。混一宇宙。又清四海。同軌二漢。除三國之大害。靜漢末之交爭。開九域之蒙晦。定千載之盛功者。皆司馬氏也。而推魏繼漢。以晉承魏。比義唐虞。自託純臣。豈不惜哉。今若以魏有代王之德。則其道不足。有靜亂之功。則孫劉鼎立。道不足。則不可謂制當年。當年不制於魏。則魏未嘗爲天下之主。王道不足於曹。則曹未始爲一日之王矣。昔共工伯有九州。秦政

晉記

卷四十一 列傳

十一

奄平區夏。鞭撻華戎。專總六合。猶不見序於帝王。淪沒於戰國。何況暫制數州之人。威行境內。即可推爲一代之主乎。若以晉嘗事魏。懼傷皇德。拘惜禪名。謂不可割。則惑之甚者也。何則。隗囂據隴。公孫帝蜀。蜀隴之人。雖服其役。衡之大義。於彼何有。且吳楚僭號。周室未亡。子文延陵。不見貶絕。宣皇帝仕魏。通於性命。何虧德美。禪代之義。不同堯舜。校實定名。必彰於後人。各有心事。胡可掩定。空虛之魏。以屈已。孰若杖義而舍魏哉。夫成業者。係於所爲。不係所藉。立功者。言其所濟。不言所起。是故漢高稟命於懷王。乘弊於亡

秦乃季無承楚之號。漢有繼周之業。取之既美。而已德亦重。故也。當陽秋之時。吳楚二國皆僭號之王也。若使楚莊推鄢郢以尊。有德圖。闡舉三江以奉命。世命世之君有道之主。或藉之以應天。或撫之而光定。彼必自係於周室。不推吳楚以爲代明矣。况積勳累功。靜亂寧衆。數之所錄。衆之所與。長轡廟堂。吳蜀兩。覽通奇二紀而平定天下。服魏武之所不能。臣蕩累。葉之所不能除者哉。自漢末鼎沸。五六十年。吳魏犯。順而疆蜀人杖正而弱。三家不能相一。萬姓曠而無主。夫有定天下之大功。爲天下之所推。配天而爲帝。

晉記

卷四十一 列傳

古

方駕於三代。卽情衡實。取之無慙。是故故舊之恩。可封魏後。三恪之數。不宜見列。以晉承漢功。實顯然。又何爲虛尊不正之魏。而虧我道於大通哉。今子不疑其工之不得列於帝王。漢之係周而不係秦。何至於魏而疑之。夫欲尊其君。而不知推之於堯舜之道。欲重其國。而反厝之於不勝之地。豈君子之高義乎。若猶未悟。請於是止矣。子辟疆亦有才學。驟騎從事中郎。

徐廣

徐廣字野民。東莞姑幕人。侍中邈之弟也。世好學。至

廣尤爲精純。孝武時。除祕書郎。典校祕書省。轉員外

散騎侍郎。仍領校書。當是時。會稽世子元顯錄尙書

欲使百僚致敬。內外順之。使廣爲議。廣常以爲愧焉。

遷領軍長史。義熙初。奉詔撰車服儀注。封樂成侯。領

著作。尙書奏曰。左史述言。右官書事。故乘志顯於晉

鄭春秋。著乎魯史。自聖代有造。中興記者。道風帝典。

煥乎史策。而太和以降。世歷三朝。元風聖迹。儵爲疇

古。臣等參詳。宜勅著作郎徐廣。撰成國史。從之。遷驍

騎將軍。領徐州大中正。著作如故。十二年。勒成晉紀。

凡四十六卷。表上之。遷祕書監。宋公劉裕受禪。廣獨

晉記

卷四十一 列傳

主

哀感涕泗。交流謝晦見之。謂曰。徐公將無小過。廣收淚而言曰。君爲宋朝佐命。吾乃晉室遺老。憂喜固不同也。乃更獻欵。因辭老乞歸。年七十四。卒於家。儒者杜門著書。孰不思傳諸後世哉。而著書之中。作史爲難。史之體。蓋敘而不議者也。言欲直。而其失也。俚。事欲詳。而其失也。冗。敘欲核。而其失也。略有忌諱。則遷就而不達。有愛憎。則顛倒而失真。故作史難。而作當時之史尤難。若奮筆於數百載之後。禍福之心。旣亡。褒貶之義。自正。而敘事乏良史之才。非但則冗。非冗則略。心術雖端。而欲其不朽也。又不可得矣。司

馬遷史記上下三千年馳騁其才而發抒其鬱積特創義例爲史家祖班固因之朴茂之氣盎然今讀其書咸有不可抑扼之氣故其敘事也事從文顯文以氣華而質實光芒必不可得而埋蝕也蔚宗後漢書自謂體大思精而其氣已少衰矣陳承祚諸人非不傑然自負思垂名於後世安國陽秋不阿勢臣彥威漢晉斥魏尊蜀庶幾不愧董狐齊史而識超於經常之表者矣乃所著之書今亦僅存其目而不能與承祚三國志並傳豈非以其文哉傳曰言之無文行而不遠或謂後漢書蓋集叔駿紹統行思彥威諸史而成故其書可與班氏頡頏自此以下史益不如蓋作者之難也儒者固能得行其志於天下不著書可也彼著書者皆有所不得於心不求於世而思垂於百世者也顧或傳或不傳或傳而不傳以視富貴而名磨滅者其幸不幸何如也

晉記

卷四十一

列傳

六

晉記卷四十一終

晉記卷四十二

列傳

蕭山郭

顧和

顧和字君孝侍中衆之族子也會祖容吳荊州刺史祖相臨海太守和二歲而孤總角有清操族叔榮雅重之時宗人球亦有令聞爲州別駕榮謂之曰卿速步君孝超卿矣王導爲揚州辟從事既而導遣八部從事之部和爲下傳還諸從事各言二千石官長得失和獨無言導問卿何所問對曰明公作輔寧使網漏吞舟何緣採聽風聞以察察爲政導咨嗟稱善久之永昌初除司徒左曹掾遷太子舍人咸康中自晉陵太守拜御史中丞劾奏尙書左丞戴抗贓污百萬百僚憚之先是成帝以保母周氏有勞欲假其名號內外皆奉詔和獨上疏以爲周氏保佑聖躬第令供給擬於戚屬恩澤已隆若假名號惟漢靈帝以乳母趙婕爲平氏君此末代私恩非令典也且君舉必書書而不則後嗣何觀焉帝從之轉吏部尙書徙領軍將軍國子祭酒康帝卽位遷尙書僕射和以母老固辭詔特聽慕出朝還頃之母憂去職既練衛將軍褚裒爲和起爲尙書令使散騎郎喻旨和號咷慟絕不

奉命帝又下詔曰百揆務殷端右總要而曠職經久甚以怛然昔先朝政道休明中夏隆盛山賈諸公皆釋服從事不獲遂其情禮况今日艱難百王之弊尙昔令禮已過祥練豈得聽不赴急疾而遂罔極之情乎和表疏十餘上謂所親曰古人或釋憂服以祇王命蓋才足幹時故能體國殉義吾之常日猶不如人况今中心荒亂將何以補祇足以示輕忘根本貽素冠之譏耳竟不起服闋然後視職和在職多所獻納不苟阿撓永和七年卒年六十四追贈侍中司空子淳歷黃門侍郎左衛將軍

晉記

卷四十二 列傳二十九

二

袁瓌

袁瓌字山甫陳郡陽夏人魏郎中令煥之曾孫也祖父並早卒瓌與弟猷欲奉母避亂求爲江淮間縣拜呂令轉江都因南渡江元帝以瓌爲丹陽令猷爲武康令太興初除廬江太守尋解職游於會稽蘇峻之反與王舒共起義軍以功封長合鄉侯徵補國子祭酒加散騎常侍瓌上疏曰臣聞先王之教崇典訓以宏遠代明禮學以流後生所以導萬物之性暢爲善之道也宗周既興典文史載煥端委垂於南轅頌聲溢於四海故延州聘魯聞雅而嘆韓起適晉觀易而美

晉記

卷四十二 列傳二十九

三

告老尋卒追贈光祿大夫子喬嗣猷字申甫歷位侍中衛尉卿猷孫宏別有傳

喬字彥叔初拜佐著作郎桓溫鎮京口引爲司馬領廣陵相遷安西諮議叅軍尋督河中諸戍江夏隨義陽三郡軍事建武將軍江夏相溫謀伐蜀衆謂不可以問喬喬曰夫經略大事故非常人所能也智者了於胸中然後舉無遺策今天下之難二寇而已蜀雖險固方胡爲弱將欲除之先從易者夫泝流萬里經歷天險彼若有備克之實難然蜀自以斗絕一方恃其完固不修攻戰之具今以精卒一萬輕軍速進北

彼聞之我已入其險要李勢君臣不過自力一戰擒之必矣論者恐大軍既西胡必闕觀此又似是而非何者胡聞萬里征伐謂內有重備必不敢動縱復越逸江清諸軍自足禦之夫蜀土富實號稱天府昔諸葛武侯欲以抗衡中夏今誠不能為害然據我上流易為寇盜若襲而取之撫其人民此國之大利也溫大喜使喬以江夏相領二千人為軍鋒師次彭模或欲兩道並進以分其勢喬曰不然今深入萬里置之死地士無反顧之心所謂人自為戰者也若分為兩軍軍力不一萬一偏敗則大事去矣宜全軍而進捐

晉記

卷四十二

列傳

四

桓伊能挽歌及山松行路難繼之時人謂之三絕當是時張湛好齋前種松柏而山松每出游好令左右作挽歌人謂湛屋下陳尸山松道上行殯山松歷顯位為吳郡太守孫恩之亂守滬濱城城陷被害瑗從祖準字孝尼即學琴於嵇康者也注喪服經官至給事中準子冲光祿勳冲子耽字彥道性倜儻不羈桓溫少游於博徒資產既盡尚有負進莫知所出欲求濟於耽而耽在艱不得已試告耽略無難色遂變服懷布帽隨溫與戲耽素有藝名人聞之而不相識謂耽曰卿常不辦作袁彥道也遂就局十萬一擲直上百萬耽投馬絕叫探布帽擲地曰竟識袁彥道不蘇峻之亂為王導參軍隨導在石頭初路永匡術賈寧等皆峻心腹聞祖約奔敗迭說峻誅大臣而峻不納永等慮峻必敗陰結於導導使耽潛說路永使歸順峻平封秭歸男拜建威將軍歷陽太守咸康初石虎游騎十餘匹至歷陽耽上列不言騎多少時胡寇彊盛朝野危懼王導請自討之既而知之導乃不行朝廷以耽輕妄坐免後復為導從事中郎尋卒年三十五子質嗣質字道和自渙至質五世並以儒素繼業惟質父耽以雄豪著及質又以孝行稱歷官琅

晉記

卷四十二

列傳

五

郭內史東陽太守質子湛字士深歷官尚書僕射左
光祿大夫晉寧男湛弟豹太尉長史丹陽尹

江道

江道字道載陳畱圉人也曾祖毅譙郡太守祖允蕪
湖令父濟安東參軍道少孤與從弟灌同居愛敬聞
於鄉里蘇峻之亂避居臨海辟除皆不就驃騎將軍
何充引爲功曹以家貧求試爲太末令縣界深山中
有亡命數百家恃險爲阻前後守宰莫能撫道到官
召魁渠示以誠信禍福襁負俟命朝廷嘉之州檄爲
治中轉吳令中軍將軍殷浩北伐以道爲長史姚襄

晉記

卷四十二 列傳二十九

六

之叛去浩十里而營浩使道擊之道取數百雞以長
繩連之繫火於足羣雞駭散飛集襄營襄營火發因
亂隨而擊之少挫其鋒桓溫奏廢浩佐吏道坐免起
爲中書郎升平中遷吏部郎兼侍中穆帝將修後池
起閣道道上疏諫曰臣聞王者處萬乘之極享富有
之大必顯明制度以表崇高盛其文物以殊貴賤建
靈臺浚辟雍立宮館設苑囿所以宏於皇之尊彰臨
下之義也昔周宣興百堵之作鴻雁歌歡魯僖修泮
水之宮採芹有頌蓋上之有爲非予欲是盈故下之
奉上不以勤劬爲勞也夫理無常然三正相詭司牧

之體與世而移致飾則素故責返於糾有大必盈則

受之以謙是以唐虞流化於茅茨夏禹垂美於卑室

漢高祖當營建之始怒宮庫之壯孝文處既富之世

愛十室之產亦以播惠當時著稱來葉今者二虜未

殄神州荒蕪舉江左之衆經略艱難漕揚越之粟北

餽河洛兵不獲戢運成悠遠倉庫內罄百姓力竭加

春夏以來水旱爲災軍國之用無所取給方之往代

豐弊用懸損之又損實在今日伏惟陛下聖質天縱

凝曠清虛無欲體於自然沖素刑乎萬國宜養以元

虛守以無爲登覽不以臺觀游豫不以苑沼偃息畢

晉記

卷四十二 列傳二十九

七

於仁義馳騁極於六藝仰味義農俯尋周孔則中興
適於太戊休慶流乎無窮昔漢起德陽鍾離抗言魏
營宮殿陳羣正辭臣才非若人然職忝近侍言不足
採義在以聞帝嘉之而止尋遷太常穆帝崩山陵將
用寶器道諫曰宣皇顧命山陵不設明器景帝遵之
文明皇后崩武皇帝亦承前制無所施設惟脯糒之
奠瓦器而已昔康皇帝元宮始用寶劍金馬此蓋太
妃罔已之情實違先朝累世之法今外欲以爲故事
則有宣帝之顧命在書奏從之哀帝以天戈失度議
修洪祀使太常集博士草制道上疏諫曰臣尋史漢

晉記

卷四十二

列傳二十九

八

舊制藝文志劉向五行傳洪祀出於其中然自前代以來莫有用者又其文惟說爲祀而不載儀注此蓋久遠不行之事非常人所參校按漢儀天子所親之祠惟宗廟而已祭天於雲陽祭地於汾陰在於別宮遙拜不詣壇所其餘羣祀之所必在幽靜是以園丘方澤列於郊野今若於承明之庭正殿之前誤羣神之坐行躬親之禮準之舊典有乖常式臣聞妖青之發所以鑒悟時主故寅畏上通則宋災退度德禮增修則殷道以降此往代之成驗不易之定理也頃者星辰頗有變異陛下仰虔元象思廣茲道實聖懷殷勤之至然洪祀有書無儀不行於世詢訪時學莫識其理且其文曰洪祀大祀也陽曰神陰曰靈舉國相率而行祀順四時之序無令過差今按文而言皆漫而無適不可得詳若不詳而修其失不小帝不納適復上疏曰臣謹更尋思然之時事今彊戎據關雍桀狄縱河朔封豕四逸虔劉神州長旌不卷鉦鼓日戒兵疲人困歲無休已人事弊於下則七曜錯於上災沴之作固其宜然今以晷度之失同之六沴將修大祀以禮神祇傳曰外順天地時氣而祭其鬼神然則神必有號祀必有義按洪祀之文惟神靈大略而無

晉記

卷四十二

列傳二十九

九

所祭之名稱舉國行祀而無貴賤之阻有赤黍之盛而無牲醴之興儀法所用闕略非一若率文而行則舉義皆闕有所施補則不統其源漢侍中盧植時之遠學受法不究則不敢厝心誠以五行深遠神道幽昧探賾之求難以常思錯綜之理不可一數臣非至精孰能與此帝猶勅撰定適又陳古義乃止適爲人懇懇在職多所匡拂年五十八而卒所著詩賦奏議數十篇子蔚吳興太守適從弟灌字道羣父曹尚書勳灌性方正視權貴蔑如也爲御史中丞子續字仲元初除祕書郎出爲南郡相王恭之反也荊州刺史殷仲堪應之要續及南蠻校尉殷顗並不從仲堪屢以爲言續終不屈顗慮續爲仲堪所不容乃於坐和解之續曰大丈夫何至以死相勝江仲元行年六十但未知獲死所耳一坐皆爲改容仲堪憚其正以爲佐期代續朝廷聞之徵爲御史中丞奏劾不避權要會稽世子元顯專政夜開六門續啓會稽王道子欲奏聞道子止之元顯使人密讓續俄卒朝野惜之殷顗字伯通仲堪之從弟也太元中以中書郎出爲南蠻校尉仲堪應王恭要顗顗曰人臣之義慎保所

守而已。他非所知也。仲堪要之轉切。顗怒曰：吾進不敢同退，不敢異。因出行，託疾不還。仲堪聞而出省之。顗詐疾甚，仲堪憂之，顗曰：我病不過身死，汝病在滅門。幸熟爲慮，勿以我爲念。仲堪卒與桓元俱下，顗遂以憂卒。隆安中，追贈冠軍將軍，顗弟仲文在桓元傳。

車允

車允，字武子，南平人也。曾祖浚，吳會稽太守，父育，郡主簿。允少好學，家貧，不常得油。夏月，則練囊盛數十螢火，以照書及長風姿美勁，機悟敏速。桓溫在荊州，辟爲從事，遷別駕，征西長史，遂顯於朝廷。寧康初，拜

晉記

卷四十二 列傳二十九

十

中書侍郎。關內侯孝武帝嘗講孝經，僕射謝安侍坐。尙書陸納侍講，侍中卞耽執讀。黃門侍郎謝石、吏部郎袁宏執經。允與丹陽尹王混摘句時，人榮之。累遷侍中。太元中，增置太學生百人，以允領國子博士。遷太常，進爵臨湘侯，爲護軍將軍。王國寶諂於會稽王道子，諷入坐，啓以道子爲丞相，加殊禮。允曰：此乃成王所以尊周公也。今主上當陽相，王豈得爲周公耶？獨稱疾不署。疏奏帝大怒，而甚嘉允爲不阿也。隆安初，爲丹陽尹，遷吏部尙書。元顯有過，允與江續密言於道子，將奏之事洩，元顯逼令自裁，俄而允卒。

王雅

王雅，字茂達，東海郯人。魏衛將軍肅之曾孫也。祖隆後將軍父景，大鴻臚。雅初舉秀才，除郎中，出補永興令，以幹理稱。累遷尙書左丞，歷廷尉侍中、左衛將軍。孝武帝遇之甚隆，帝起清暑殿於後宮，開北上閣，山華林園，與美人張氏同游止，惟雅與焉。每置酒宴，集雅未至，帝不先舉觴。雅初領太子左衛，率旣而拜太子少傅時，王珣息婚，賓客車騎甚盛，及聞雅拜少傅，迴詣雅者過半。初少傅之任，朝望屬珣，珣亦自許也。而中詔用雅，衆遂赴之。將拜遇雨，請以繳入。王珣

晉記

卷四十二 列傳二十九

十一

不許，因冒雨而拜。雅旣貴，倖威權甚震，門下車騎常數百。帝以道子專權，欲擢王恭殷仲堪等爲藩屏，以張王室。先以訪雅，雅曰：王恭稟性峻隘，執自是之操，無守節之志。仲堪雖謹於細行，而幹略不長。一旦委以連率之重，據形勝之地，使天下無事，足以守職。若道不常隆，必爲亂階矣。帝謂雅疾其勝己，弗聽也。遷領軍，尙書將參副相之重，而帝崩倉卒，不獲顧命。雅素被優遇，一旦失權，唯唯而已。尋拜左僕射。隆安四年卒，追贈光祿大夫，長子準之散騎侍郎。次協之黃門郎。次少卿侍中，並有士操，立名於世云。

終

晉記卷四十三

列傳

蕭山郭 倫撰

何無忌

何無忌東海郟人也少有大志州辟從事轉太學博士會稽世子元顯子彥章封東海王以無忌爲國中尉桓元殺彥章無忌入市慟哭而去時人義之隨舅劉牢之南征桓元牢之將附元無忌諫之弗聽元篡無忌與元吏部郎曹靖之有舊靖之爲無忌請蒞小縣元不許無忌乃還京口初劉裕嘗爲劉牢之參軍與無忌素相結劉毅家在京口無忌亦與善也毅謀

晉記

卷四十三 列傳

與復晉室無忌曰桓氏彊盛其可圖乎毅曰天下自有彊弱苟爲無道雖彊易弱正患事主難得耳無忌曰天下草澤之中非無英雄也毅曰所見惟有劉下邳無忌笑而不答還以告裕因遂要殺共相推結舉兵無忌母劉氏少有志節弟牢之爲桓元所殺常思報復及無忌與劉裕謀而劉氏察其舉厝有異喜而不言會無忌夜造檄文劉氏以器覆燭登梯於屏風上窺之泣謂無忌曰吾不及東海呂母明矣汝能如此吾復何恨因問其同謀者知事主在裕彌喜謂無忌曰勉之事必尅遂起義兵襲京口無忌著傳詔服

僞稱勅使城中無敢動者桓元聞兵起甚懼其黨曰

劉裕烏合之衆勢必無成何足慮哉元曰劉裕勇冠

三軍當今無敵劉毅家無儋石之儲擄捕一擲百萬

何無忌劉牢之之甥酷似其舅共舉大事何謂無成

乎及元出走武陵王遵承制拜無忌輔國將軍琅邪

內史以會稽王道子所部精兵悉配之與振武將軍

劉道規俱受冠軍將軍劉毅節度追元元將何澹之

郭銓及江州刺史郭昶之守湓口無忌等次桑落洲

澹之銓率軍來戰澹之常所乘舫旌旗甚盛無忌曰

賊帥必不居此欲詐我耳宜亟攻之衆咸曰澹之不

晉記

卷四十三 列傳

在其中得之無益無忌謂道規曰今衆寡不敵戰無

全勝澹之惟不居此舫取則易獲可以一鼓而敗也

道規從之遂獲舫因傳呼曰已得何澹之矣賊中驚

擾無忌之衆亦謂爲然道規乘勝徑進無忌又鼓譟

赴之澹之潰遂進據尋陽遣使送宗廟主祀及武康

公主琅邪王妃還京師既而諸軍平巴陵進次馬頭

桓謙請割荆江二州奉送天子無忌不許進破江陵

謙等敗走無忌侍衛安帝還都拜右將軍加節督浙

江東五郡軍事會稽內史給鼓吹一部義熙二年遷

都督江荆等八郡軍事江州刺史以興復功封安城

郡開國公食邑三千戶。進鎮南將軍。六年。盧循別帥徐道覆自始興順流而下。舟艦皆重樓。無忌將率衆距之。長史鄧潛之諫曰。以神武之師。制茲逆衆。理無不殄。然國家之計。在此一舉。聞其舟艦大盛。且勢居上流。宜決破南唐。守二城。彼必不敢捨我遠下。蓄力養銳。俟其疲老而擊之。此萬全之策也。而決成敗於一戰。萬一失利。悔無及矣。無忌弗聽。以舟師逆之。與道覆遇於豫章。賊令彊弩數百登西岸小山。邀射之。而薄於山側。俄而西風暴急。飄無忌乘艦於東岸。賊乘風以大艦遏之。衆奔潰。無忌厲聲曰。取我。蘇武節。番記

卷四十三 列傳

三

來節至躬執以督戰。賊衆雲集。登艦者數十人。無忌辭色不撓。握節死之。詔贈侍中司空。諡曰忠肅。子邕嗣。初桓元尅京師。劉裕方東征。無忌密勸裕於山陰起兵。裕曰。元今大逆未彰。且在遠舉。事尅濟爲難。若遂竊天位。然後於京口圖之。未晚也。及義師之起。參贊大勳。皆以算略攻取爲效。而是舉敗於輕脫。朝野痛之。

魏詠之

魏詠之字長道。任城人也。家貧。好學不倦。生而免缺。有善相者謂之曰。子後當富貴。詠之嘆曰。吾形尚不

全何富貴乎。年十八。聞荊州刺史殷仲堪帳下有名醫能療之。貧無行裝。謂家人曰。殘醜如此。焉用生爲。遂齋數斛米。西上投仲堪。造門自通。仲堪召見。與語嘉其意。呼醫視之。醫曰。可割而補也。但須百日進粥。不得笑語。詠之曰。半生不語。而有半生。亦當療之。况百日耶。仲堪於是處之別室。使醫治之。既差。仲堪復厚資之而歸。初爲州主簿。人未之識也。詠之早與劉裕游。裕雅重之。義兵之起。詠之協贊大謀。授建威將軍。豫州刺史。桓歆寇歷陽。詠之率衆擊走之。義熙初。自吳國內史轉荊州刺史。持節都督六州。領南蠻校尉。詠之初在布衣。不以貧賤爲恥。及居顯位。亦不以富貴驕人。始爲仲堪之客。未幾而竟踐其位。人以其榮。尋卒於官。追贈太常。後錄贊義功。封江陵縣公。食邑二千五百戶。弟順之琅邪內史。

晉記

卷四十三 列傳

四

劉毅 孟昶 檀憑之

劉毅字希樂。彭城沛人也。少有大志。不修家人產業。初爲州從事。遷中兵參軍。桓元滅晉。毅與劉裕何無忌孟昶魏詠之等密謀興復。元興三年二月起兵京口。以孟昶爲長史。收衆濟江。兵至竹里。桓元使將皇甫敷吳甫之北距義兵。遇於江乘。臨陳斬甫之。進至

羅落橋又斬數首元大懼使桓謙何澹之屯覆舟山。毅等軍至蔣山使羸弱者登山多張旗幟元益危懼而謙等士卒多北府人素懼裕莫敢出鬪毅與裕等分爲數隊進突謙軍皆殊死戰無不一當百東北風甚義軍放火煙塵漲天鼓譟之聲震動京師謙諸軍一時奔潰元遂西走劉裕以孟昶爲丹陽尹毅爲冠軍將軍青州刺史與何無忌劉道規躡元元挾帝而西毅與道規及下邳太守孟懷玉追之戰於崢嶸洲毅乘風縱火盡銳爭先元燒輜重夜走其將郭詮劉雅襲陷尋陽毅使武威將軍劉懷肅討平之元死桓

擊宗之毅因率無忌道規諸軍破馮該於豫章口遂入江陵振聞城陷與謙北走乘輿反正毅執斬元黨卞範之羊伯壽夏侯崇之桓道恭旣而振與苻宏自郢城襲陷江陵與劉懷肅相持毅遣部將擊之殺振及其輔國桓珍毅自拔還陵誅元太守劉叔祖於臨嶂其餘擁衆假號者以十數皆討平之毅號令嚴整所經墟邑百姓安堵二州旣平拜毅撫軍將軍初義旗之起毅居父憂遂墨經從戎至是軍役漸寧上表乞還京口終喪不許詔毅都督豫揚淮南歷陽廬江安豐五郡軍事豫州刺史本府文武悉令西屬以匡復功封南平郡開國公進衛將軍開府儀同三司義熙六年江荆都督何無忌爲盧循所敗死之循乘勝而進京師戒嚴毅具舟艦伐循將發而疾篤內外失色丹陽尹孟昶議奉帝北就中軍將軍劉裕會毅疾瘳將發裕與毅書謂賊新獲勝其鋒不可當遣毅從弟藩往止之毅大怒謂藩曰我以一時之功相推耳汝謂我真不及劉裕耶投書於地以舟師二萬發姑孰徐道覆聞毅將至建鄴與循連旗而下毅次桑落洲與戰大敗以數百人步走獲免當是時劉裕伐燕初還將士多創病人情業業孟昶復欲還都劉裕怒

晉記

卷四十三

列傳

七

曰今重鎮外傾。疆寇內逼。而遽自倥傯。土崩立見。江北不可得至。大勢既移。卽至亦不過苟延日月耳。京師戰士雖少。猶足一戰。苟數窮運極。我當橫尸廟門。決不於草間求活也。昶悲仰藥而死。旣而循還尋陽。裕遣兵追之。詔毅知內外軍事。毅以喪師乞解任。不許。詔以衛將軍都督江州。毅初在京口。與知識射於東堂。司徒長史庾悅後至。衆皆避之。毅獨不去。悅厨饌甚盛。不以及毅。毅常銜之。至是悅爲江州刺史。毅因求兼督江州。奏罷江州軍府。移鎮豫章。解悅都督。悅府文武三千人。悉入毅府。而符攝嚴峻。悅忿懼。鬱鬱而死。八年。以毅都督荆寧秦雍軍事。荊州刺史毅又請督交廣。許之。毅性剛猛。雖權事推裕。而心不服。裕亦深忌之。裕之破盧循而凱旋也。帝大宴於西池。有詔賦詩。毅詩曰。六國多雄士。正始出風流。將軍胡藩謂裕曰。公謂劉衛軍終能爲公下乎。裕默然。有頃曰。卿謂何如。藩曰。連百萬之衆。攻必取。戰必赴。毅固以此服公。至於涉獵傳記。一談一詠。自許爲雄豪。縉紳白面之士。翕然附會。終不爲公下矣。裕卽奏毅罪。殺毅從弟藩及尚書左僕射謝混。以其黨於毅也。自帥諸軍發建康。前驅王鎮惡。劉思至。豫章口燔舸。

晉記

卷四十三

列傳

八

而進毅參軍朱顯之。逢鎮惡以所統千人赴毅。鎮惡攻陷外城。毅守內城。精銳尙數千人。戰至日昃。鎮惡以裕書示內城衆。知裕至。皆莫有圍心。及暮。鎮惡焚諸門。力攻毅。自北門單騎出走。去江陵二十里而縊。經宿。居人以告。乃斬於市。及其子姓。毅兄模奔襄陽。魯宗之斬送之。毅爲人豪邁。嘗在東府。聚擣蒲大擲。一判應至數百萬。餘竝黑憤。以還。毅與劉裕在後。毅次擲得雉。大喜。褰衣繞牀。叫謂同坐曰。非不能。盧不事此耳。裕惡之。因授五木。久之曰。老兄試爲卿答。旣而四子俱黑。一子轉躍未定。裕厲聲喝之。卽成盧。毅意殊不快。而乃和言曰。亦知公不能以此見借。毅旣與裕協成大業。頗自矜。不能爲裕下。裕欲移晉祚。翦除異己者。因誣以罪而殺之。初毅之與孟昶劉裕何無忌。魏詠之檀憑之。之將起兵也。以軍需不足。猶豫者久之。昶家故豐贍。欲散家財以給軍。謂妻周氏曰。吾欲興大事。今與汝絕。脫富貴來相迎。周氏曰。君父母在堂。欲建非常之謀。豈婦人所諫事之不成。當於奚官中奉養大家耳。昶悽然久之而起。周氏追昶坐。曰。觀君舉措。豈謀及婦人者。不過欲得財物耳。指所抱女示之曰。是而可售。亦當不惜。况資財乎。遂傾資。

給之敝絳色衣與裊得數十人被服赫然同會憑之家善相者晉陵韋叟見憑之大驚曰卿旬日內有兵厄宜善避之憑之字慶子高平人天性孝友撫從兄孤子五人如所生初爲驃騎參軍拜東莞太守與劉裕有州閭之舊裕以爲建武將軍義旗之起元將皇甫敷至羅落橋憑之與裕各領一隊而戰爲敷軍所殺裊美姿容有大度義熙初贈憑之冀州刺史封曲阿縣公裊臨汝公毅兄邁字伯羣爲殷仲堪中兵參軍桓元在江陵橫甚士庶畏之過於仲堪元嘗戲馬於仲堪廳事前以稍擬仲堪邁時在坐謂元曰馬稍

有餘精理不足元自以爲雄豪而心知物論不許仲堪爲之失色元去仲堪謂邁曰卿乃狂人也彼夜使人殺卿我豈能相救耶卽陰遣邁於京師元果使追之僅而獲免元之篡也邁出謁元元謂之曰卿不怖死耶邁曰射鉤斬祛與邁而三故知不死也元悅以爲竟陵太守毅與劉裕起兵邁將應之元乃殺邁毅季父鎮之閑居京口不應辟召嘗謂毅邁曰汝等才氣足以得志但恐不久耳毅邁等從到門輒詬之毅甚敬畏每見去宅數百步悉屏儀衛徒步而入裕殺毅徵鎮之爲散騎常侍固辭不至

晉記

卷四十三列傳

九

諸葛長民

諸葛長民琅邪陽都人也初爲平西參軍後從劉裕討桓元拜輔國將軍宜城內史桓欲向歷陽長民擊走之又與劉敬宣破於芍陂封新淦縣公食邑二千五百戶以本官督淮北諸軍事鎮山陽義熙初慕容超寇下邳長民遣部將徐琰擊破之進督青揚二州青州刺史領晉陵太守鎮丹徒何無忌爲徐道覆所殺賊乘勝逼京師長民率衆入衛盧循之敗劉毅也循與道覆連旗而下長民勸裕權移天子過江裕不可使長民與劉毅屯北陵以備石頭事平轉督豫揚六郡諸軍豫州刺史領淮南太守劉裕擊毅以長民監太尉府事詔以甲杖五十人入殿裕殺劉毅長民謂所親曰昔年醢彭越前年殺韓信禍其至矣問劉穆之曰論者謂太尉與我不平何也穆之曰相公西征老母弱弟委之將軍不平者其若是乎長民弟黎民輕狡好利謂長民曰黥彭異體而勢不偏全劉氏之誅亦諸葛氏之懼也宜速圖之長民猶豫未決旣而歎曰貧賤常思富貴富貴必履危機今日欲爲丹徒布衣豈可得也穆之密使告裕裕深疑之駱驛繼道輜重兼程而下前尅三日百司於道候之輒

晉記

卷四十三列傳

十

差其期既而輕舟潛入東府明旦長民間之驚趨至門裕伏壯士丁昨於幙中引長民進語說平生歡甚昨自後拉而殺之與尸付廷尉使收黎民黎民驍勇絕人與捕者力戰而死小弟幼民爲大司馬參軍聞難逃於山中追戮之

自古非常之業必待非常之士當桓元僭竊外無桓文內無平勃不有俊傑安能撥亂哉劉裕諸人起於匹夫慷慨勤王遂能剪除凶逆興復晉祚氣以義壯斯固丈夫之雄也使裕始終一心爲晉元輔雖蕭曹諸葛何以過焉迨志圖革命剪除異己而希樂長民晉記

卷四十三 列傳

上

晉記卷四十三終

晉記卷四十四

列傳

蕭山郭 倫撰

外戚列傳

自古外戚之家鮮克令終者豈不以祿以恩升位非德授而憑假寵靈居安而不思危務進而不知退乎驕奢既至鸞隙隨之是以西京呂霍東都梁鄧當時快其勦絕君子未嘗不爲之歎息也夫中人之性見榮而競遇寵而驕其能自隄防者鮮矣若樊廡卿實廣國史丹陰與之徒守約戒盈卒保其家由此觀之縱溢者必凶謙冲者獲吉雖天道之自然亦人事之符也晉室之難始自宮掖楊駿叨竊於前賈謐乘權於後遂使悼后遇災愍懷邁酷卒之身斃馬廐走死西鐘家亡而國從之覆車之轍前後相尋設如季野之畏避朝權叔仁之固求出鎮何至於孝伯之隕身元規之召禍哉夫惟明主不私其至戚賢者能見禍於未然權寵之撓人之忌也久矣賈充已見於列傳其餘叙其行事著之外戚考其成敗可以知所處矣

羊琇 王恂 王虔 王愷

羊琇字稚舒景獻皇后從父弟也父耽官至太常兄瑾尚書右僕射琇少舉郡計爲鍾會鎮西參軍蜀平

論功。賜爵關內侯。少與武帝通門相狎也。嘗謂帝曰。若富貴見用。任領護各千年。帝戲而許之。初帝未爲世子。聲論不及齊王。文帝欲立攸。琇乃察朝政損益及應所顧問事。使帝默識之。其後文帝與帝論當世之務及人間可否。帝應如響。文帝由是無廢嫡意。帝爲撫軍。琇參軍事。帝嗣王。擢琇左衛將軍。封甘露亭侯。帝既有天下。累遷中護軍。加散騎常侍。典禁兵。預機密。在職十三年。寵遇甚厚。當是時。帝舅王恂。王虔。王愷。俱以外戚居顯位。然委任不及琇也。琇性豪侈。屑炭爲虎。以溫酒。又喜遊譙。以夜續晝。中外五親男

書記

卷四十四

列傳

一

女無別。時人譏之。杜預拜鎮南將軍。朝士畢賀。皆連榻而坐。琇與裴楷後至。曰。杜元凱乃以連榻坐客耶。不坐而去。其選用。惟以得意。不循銓次。將士多冒濫官位者。司隸校尉劉毅劾之。罪應死。武帝以舊恩。直免官而已。尋又以侯白衣領護軍。久之復任如初。然黨慕勝己。其所推奉。必悉心。無二。又能恤窮窘之徒。故軍士多樂爲效死者。齊王攸出鎮。琇以切諫忤旨。左遷太僕。遂發病。以疾篤求退。拜特進。還第卒。追贈輔國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琇母辛憲英。魏侍中毗之女也。明鑒非常。初魏文帝得立爲太子。抱毗項而

喜。不勝毗歸。以告憲英。憲英歎曰。魏其不昌乎。太子代君主宗廟社稷者也。代君不可以不戚。主國不可以不懼。宜戚而喜。何以能久。弟敞爲大將軍。曹爽參軍。太傅將誅爽。閉城門。爽司馬魯芝率府兵斬關赴爽。呼敞同去。敞懼。問憲英。憲英曰。人謂太傅將不利於國家。事有不可知。然以吾度之。明皇帝臨崩。大將軍與太傅同受寄託之重。而獨專權勢。此舉不過誅夷耳。敞曰。然則我無出乎。憲英曰。職守人之大義也。凡人在難。猶或恤之。爲人執鞭。而棄其事。不祥也。且爲人任而爲人死。親昵之職也。安可以不出。遂出事。

書記

卷四十四

列傳

二

定。敞乃歎曰。吾不謀於姊。幾不獲於義。鍾會之爲鎮西將軍也。憲英謂耽從子祐曰。鍾士季何爲西出。祐曰。將爲滅蜀也。憲英曰。會在事縱恣。非能處人下者。而挾兵以逞。吾懼其有他志也。及會將行。請琇爲參軍。憲英曰。他日吾爲國憂。今日難至吾家矣。使固辭。於文帝。文帝不可。憲英曰。行矣。勉之。古之君子。入則致孝於親。出則致節於國。在職思其所司。在義思其所立。不貽父母憂患而已。軍旅之間。可以濟者。其惟仁恕乎。會滅蜀果反。琇竟以全歸。憲英性節儉。祐嘗奉錦被。嫌其華。反而覆之。羊氏世以清德聞。琇不能

遵獨以豪侈聞天下。王氏三舅。魏蘭陵侯肅之子也。恂字良夫。官至河南尹。在官忠正。鬲令袁毅嘗餽以駿馬。不受。卒贈車騎將軍。虔字恭祖。累遷衛尉。封安壽亭侯。卒。官光祿勳。愷字君夫。性豪侈。以赤石脂泥壁。與石崇等爭爲奢華。官至後將軍。封山都縣公。爲司隸校尉。傅祗所劾。詔原弗問。由是益無所憚。其卒也。諡之曰醜。然權戚驕侈之風。其源自琇。始琇兄瑾子元之。以惠后父封典。晉侯遷尚書右僕射。成都王舉兵。以討元之爲名。憂懼而卒。

楊駿

晉記

卷四十四 列傳三十一

四

楊駿字文長。宏農華陰人也。少以王官爲高陸令。驍騎鎮軍二府司馬。後以后父自鎮軍將軍。遷車騎將軍。封臨晉侯。識者曰。封建諸侯。所以藩屏王室也。后妃所以供粢盛。宏內教也。后父始封。而以臨晉爲侯。殆兆禍乎。尚書褚裒郭奕並表駿小器。不可任社稷之重。武帝弗聽。帝既滅吳。謂天下無事。始耽酒色。寵后黨。請謁公行。而駿及璘濟勢傾天下。永熙元年。四月。帝疾篤。羣臣惶惑。計無所出。駿親侍左右。輒改易公卿會。帝小間。詔中書以汝南王亮與駿夾輔王室。駿從中書索詔觀之。不發。中書監華廙恐。自往求之。

晉記

卷四十四 列傳三十一

五

終不肯與信宿。問上疾。遂篤。后乃奏帝以駿輔政。帝領之。召中書監華廙。令何劭口宣帝旨。使草遺詔。以駿爲太尉。太子太傅。假節。都督中外諸軍事。侍中。錄尚書。置參軍六人。步兵三千人。騎千人。移止前衛將軍璘故府。若止宿殿中。宜有翼衛。其差左右衛三部司馬各二十人。殿中都尉司馬十人。給駿令得持兵仗出入。詔成后對廙劾以呈帝。帝親視而無言。自是二日而崩。惠帝卽位。進太傅。大都督。假黃鉞。錄朝政。百官總已以聽。駿知賈后凶悍難制。遂多樹親黨。領禁兵。又恐天下非己。因大開封賞。欲以悅衆而爲政。嚴碎復諫。自用弟璘濟數相諫。拂駿不能用。廢於家。馮翊太守孫楚素與駿厚。說之曰。公以外戚握權於周。則周召爲宰。漢則朱虛東牟。未有庶姓專朝而克終慶祚者也。今宗室親重。藩王方壯。而公不與其參萬幾。內懷猜忌。外樹私昵。禍至無日矣。宏訓少府。蒯欽。駿之姑子也。少而相昵。屢以正言犯駿。璘爲之寒心。欽曰。文長雖闇。猶知人之無罪。不可妄殺。幸而聽我。非徒楊氏之慶。不聽。必當疎我。我得疎外。可以不與俱死。不然。傾宗覆族。其能久乎。賈后欲預政事。憚駿不得逞。又不肯以婦道事皇太后。密與黃門董猛。

謀廢太后殿中中郎孟觀李肇素不爲駿所禮賈后乃令肇報汝南王亮使連兵討駿亮曰駿之凶愚死亡無日不足憂也肇報楚王瑋瑋許之求入朝駿素忌瑋在外因聽之楚王既至賈后使觀肇啓帝夜作詔中外戒嚴遣使奉詔廢駿以侯就第東安公繇率殿中四百人隨其後討駿侍中段廣跪言於帝曰楊駿受恩先帝竭心輔政且孤公無子反何爲者帝不答駿時居曹爽故府在武庫南聞內有變召衆官議之太傅主簿朱振曰今內變非他必是鬬豎爲賈后設謀不利於公宜燒雲龍門以示威索造事者首開

晉記

卷四十四 列傳

六

萬春門引東宮及外營兵公自擁翼皇太子入宮取姦人殿內震懼必斬送豎子可以免難駿素怯不決乃曰魏明帝造此大功奈何燒之侍中傅祇夜白駿請與武茂俱入雲龍門觀察事勢祇因謂羣寮官中不宜空卽起揖於是皆走頃之殿中兵出燒駿府又不宜空卽起揖於是皆走頃之殿中兵出燒駿府又令弩士於閣上臨駿府而射駿兵皆不得出駿逃於馬廐以戟殺之觀等受賈后密旨誅駿親黨皆夷三族死者數千人因廢皇太后又令李肇焚駿家私書賈后不欲令武帝手詔聞於四海也駿既死莫敢收者惟太傅舍人巴西閭續殯斂之永寧初詔曰舅氏

失道宗族隕墜涓陽之思孔懷感傷其以務亭侯楊超爲奉朝請騎都尉以慰蓼莪之思焉

珧字文琚歷衛將軍得幸於武帝時望在駿右帝初聘后珧表曰歷觀古今一族二后未嘗以全而受覆宗之禍乞以臣表藏之宗廟設如臣言得以免禍從之駿既秉政右軍督趙休上書陳王莽五公兄弟相代今楊氏三公竝在大位而天變屢見臣竊爲陛下憂之珧由此益懼固求遜位許之賜錢百萬絹五千匹珧臨刑稱冤云事在石函可問張華而賈氏族黨待諸楊如讎促行刑者遂斬之時人莫不嗟歎焉

晉記

卷四十四 列傳

七

濟字文通歷位鎮南征北將軍遷太子太保嘗從武帝校獵北芒下濟與侍中王濟俱著布袴褶騎馬執角弓在輦前猛獸突出帝命王濟射之應弦而倒須臾復一出濟受詔又射殺之六軍大呼稱快帝重兵官多授貴戚清望濟以武藝號爲稱職與兄珧深慮盛滿與諸甥李斌等共切諫駿斥王佑建立皇儲皆濟謀也初駿忌汝南王亮促使之藩濟諫之駿遂疎濟濟告傅咸曰太傅若徵大司馬入而避位門戶可得免不爾其赤族矣傅咸曰但徵還共崇至公立太平無爲避也夫人臣不可有專豈獨外戚今宗室疎

因外戚之親以得安。外戚危。倚宗室之重以爲援。所謂唇齒相依。計之善者。濟聞之益懼。難發之夕。東宮召濟。濟謂裴楷曰。吾將何之。楷曰。子爲保傅。當至東宮。濟好施。久典兵馬。所從四百餘人。皆秦中壯士。欲救濟。濟已入宮。遂遇害。

自古外戚之家。鮮有克全者。非外戚之必禍。權之所歸。禍之藪也。悲哉。楊駿非有祿產上官之謀。而卒赤其族。易曰。負且乘。致寇至。周公猶且流言。而况於庸碌乎。文琚知藏表於宗廟。而奚不退身。雖然。賈氏之凶。悻其必使楊氏無噍類也。

晉記

庾亮

卷四十四 列傳

八

庾亮字元規。明穆皇后之兄也。父琛。永嘉初。爲建威將軍。渡江。拜會稽太守。卒。官丞相軍諮祭酒。亮美姿容。善談論。時人或以爲夏侯太初。陳長文之倫也。年十六。東海王辟爲掾。不就。隨父在會稽。琅邪王時爲鎮東將軍。聞其名。辟西曹掾。及見風情。都雅過於所望。由是聘亮妹爲太子妃。轉丞相參軍。預擊華軼功。封都亭侯。中興初。拜中書郎。領著作。侍講東宮。當是時。帝方任刑法。以韓非賜皇太子。亮諫以申韓刻薄。傷化不足。聖心太子納之。遷給事中。散騎常侍。明

帝卽位。以爲中書監。不拜。王敦復反。亮以中領軍加右衛將軍。與諸將距錢鳳。沈充走吳興。假節都督東征諸軍事。追充事平。以功封永昌縣開國公。賜絹五千四百匹。固讓不受。轉護軍將軍。太寧三年八月。帝疾篤。不欲見人。羣臣無得進者。亮排闥直入。臥內見帝。流涕不自勝。帝感悟。引亮升御牀。與司徒王導受遺詔。輔幼主。加給事中。徙中書令。皇太后臨朝。政事一決於亮。先是。王導以寬和得衆。亮秉政。任法裁物。又遣詔褒進大臣。而陶侃祖約不在其例。侃疑亮。亮又遣詔。並流怨言。亮懼。乃出溫嶠爲江州。修石頭

晉記

卷四十四 列傳

九

以備之。南頓王宗因衆心不寧。謀廢亮。亮不自帝。殺宗。而廢宗兄西陽王業爲弋陽縣王。久之。帝問亮曰。常日白頭公何在。亮對以謀反。伏誅。帝泣曰。舅言人反。則殺之人。言舅反。當何如。亮懼。變色。琅邪人卞咸宗之客也。與宗俱誅。咸兄闕亡。奔蘇峻。亮符峻送闕。峻匿之。亮以峻終爲禍。亂議徵爲大司農。舉朝不可。平南將軍溫嶠累書止之。亮皆弗聽。咸和二年。峻遂與祖約舉兵反。溫嶠聞之。欲入衛京師。三吳欲起義兵。亮並不許。而報嶠書曰。吾憂西陲過於歷陽。足下無過雷池一步也。旣而峻將韓晃寇宣城。亮遣距之。

不能制峻乘勝犯關詔假亮節都督征討諸軍事戰於建陽門外軍未及陣士衆棄甲而走亮即乘小船西奔亂兵相剝掠亮左右射賊誤中施工應弦而倒舟中咸失色欲散亮不動容徐曰此手何可使著賊衆心乃安亮攜其三弟憐條翼投溫嶠嶠素重亮欲推爲都統亮不欲乃與嶠推陶侃爲盟主侃至尋陽或謂侃欲誅執政以謝天下亮甚懼及見侃引咎自責風止可觀侃不覺釋然乃謂亮曰君侯修石頭以擬老子今日反見求邪談宴終日亮啖薤白侃問之曰故可以種也侃於是九相稱歎既至石頭亮以

晉記

卷四十四 列傳

十一

二千人守白石壘峻平帝幸嶠舟亮進見稽顙頓首詔羣臣與亮俱升御座明日亮泥首謝罪乞骸骨欲遁逃山海自暨陽東出詔遣尚書侍中慰勞有司錄奪舟船亮乃求外鎮自效出爲平西將軍假節豫州刺史領宣城內史鎮蕪湖後將軍郭默殺江州刺史劉允亮表求親征詔加征討都督會太尉陶侃擊破之進號鎮西將軍陶侃薨遷都督江荆豫益梁雍六州諸軍事領江荆豫三州刺史征西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假節鎮武昌司徒導輔政務在大綱委任趙允賈寧等諸將或不奉法亮在鎮遙執朝權欲起兵廢

導以詔郗鑒鑒不許乃寢咸和八年石勒死亮謀開復中原乃解豫州授輔國將軍毛寶與西陽太守樊峻以兵一萬戍郢城以陶稱爲南中郎將江夏相率部曲五千入河中弟翼爲南蠻校尉南郡太守鎮江陵以武昌太守陳羣爲梁州刺史趣子午伐蜀至江陽執其荊州刺史李閔巴郡太守黃植送於京師亮表請移鎮石城爲諸軍聲援而使諸將進據淮泗壽陽帝下其議郗鑒以資儲未充不可會寇陷郢城毛寶赴水死亮陳謝自貶三等行安西將軍有詔復位王導薨徵爲司徒揚州刺史錄尚書事固辭許之亮

晉記

卷四十四 列傳

十一

自郢城陷沒憂慨發病咸康六年卒年五十二追贈太尉將葬何充會之歎曰埋玉樹於土中使人情何能已初亮所乘馬有的顛殷浩以爲不利於主勸使賣之亮曰曷有己之不安而移之於人乎亮在武昌諸佐吏殷浩之徒乘秋夜共登南樓俄而亮至諸人將起避之亮徐曰諸君少住老子於此處興復不淺便據胡牀與浩等詠談竟坐亮三子彬羲韶彬爲蘇峻所殺羲爲吳興內史時穆帝好文義羲在郡獻詩頗存規諷方見浸用而卒子準太元中爲豫州刺史鎮歷陽卒官準子悅江州刺史準弟楷官至左將軍

後爲桓元所殺。蘇字道季，好學能文章。叔父翼將遷襄陽，蘇年十五，以書諫之，證古今，諳時勢，翼甚奇之。升平中，爲丹陽尹，表除重役六十餘事，卒官中領軍。子恆，尚書僕射，贈光祿大夫。

憚字叔豫，以左衛將軍預討蘇峻，封廣饒男。累遷豫州刺史，假節鎮蕪湖。憚嘗以白羽扇獻成帝，帝嫌其非新，將反之。侍中劉劭曰：「柏梁雲構，匠石先居其下，管絃繁奏，夔牙先聆其音。」憚之上扇以好，不以新也。帝悅。憚後問之曰：「乃如之人，宜在帝之左右。」後以毒酒餉江州刺史王允之，允之覺其有毒，飲犬，犬斃，乃遂飲鳩而卒。贈衛將軍，子統尋陽太守，統子元之，宣城內史。

冰字季堅，初爲司徒右長史，出補吳興內史。蘇峻反，遣別將攻冰，冰棄郡奔會稽。會稽內史王舒以冰行奮武將軍，距峻將張健於吳，擊走之，遂乘勝西赴京師。遣司馬滕含攻石頭，拔之，峻平，封新吳縣侯。遷給事黃門侍郎，不拜，出爲振威將軍，會稽內史。徵拜中書監，揚州刺史，都督揚豫兗三州軍事，征虜將軍，假節。王導既薨，人情惘然，詔召庾亮，亮固辭不入，衆望

晉記

卷四十四

列傳

十三

晉記

卷四十四

列傳

十三

歸冰。冰既當重任，經緯世務，不捨晝夜。禮賢才，擢俊父由是朝野拭目，稱爲賢相。初，王導輔政，每總大綱，略細目。冰頗任刑威，殷融諫之，冰曰：「前相之賢，猶不堪其宏，况吾者哉？」范汪謂冰曰：「頃天文錯度，足下宜盡消禦之道。」冰曰：「元象豈吾所測，正當勤盡人事耳。」成帝疾篤，時有妄爲中書符勅宮門宰相不得前者左右皆失色。冰神氣自若，曰：「是必詐也。」推問果然。衆心乃定。康帝卽位，進車騎將軍，恆以盛滿爲憂，乃求外出，以本號除都督江荆寧益梁交廣七州軍事，領江州刺史，假節鎮武昌。康帝崩，獻后臨朝，徵冰入輔。冰辭以疾篤，尋卒。年四十九。冊贈侍中、司空。冰天性清慎，雖位極人臣，常以儉約自居。中子襲嘗貸官絹十匹，冰怒捶之，市絹還官。臨卒，謂長史江彪曰：「吾將逝矣，恨報國之志不展，命也何如？」死之日，斂以時服，無以官物也。及卒，無絹爲衾，室無妾媵，家無私積，世以爲難能。冰七子：希襲、友蘊、倩、邁、柔。希初拜祕書郎，累遷侍中。孝后既立，希兄弟並貴顯。太和中，希爲北中郎將，徐兗二州刺史，兼廣州刺史，並假節。友，東陽太守，倩，太宰長史，邁，會稽王參軍，柔，散騎常侍。初，慕容厲圍梁父，太山太守諸葛攸奔鄒山，魯高平等數

郡皆沒希坐免官遂客於晉陵之暨陽郭璞初爲冰筮卦曰子必有大禍惟用三陽可以有後故希求鎮山陽友爲東陽家於暨陽焉桓溫廢帝爲東海王深忌倩兄弟欲死之遂誣倩柔黨武陵王殺之希聞難與弟逸及子攸之逃海陵陂澤中蘊在廣州飲鴆而死友當誅而友子婦桓祕女也請溫得免希在海陵其從母兄故青州刺史武沉密餉給希溫知之遣兵捕希沉子遵與希聚衆於海濱掠漁舟夜入京口城平北司馬卞耽踰城奔曲阿吏士皆散走希釋囚徒數百人配以器械稱受海西公密旨討溫京師戒

晉記

卷四十四 列傳

七

嚴溫使東海太守周少孫擊之城陷被擒希逸及子姪五人斬於建康市遵及黨與皆伏誅唯友與蘊諸子獲全友子叔宣右衛將軍蘊子廓之東陽太守條初辟太宰府累遷黃門郎賜爵鄉亭侯出爲臨川太守豫章黃韜自稱孝神皇帝臨川人李高爲相聚黨數百人乘犢車衣皂袍攻郡縣條討平之條於兄弟中最凡劣故祿位不至卒官贈左將軍

翼字稚恭風儀偉秀蘇峻反翼年二十二以白衣領數百人備石頭既而與亮西奔始辟太尉府爲陶侃參軍轉從事中郎久之除振威將軍歷鄱陽西陽太

守有惠政遷南蠻校尉領南郡太守假節邾城之陷也石城被圍翼屢設奇兵致糧杖由是獲全賜爵都亭侯亮卒代亮都督江荆司雍梁益六州諸軍事安西將軍荊州刺史鎮武昌翼以帝舅年少一旦超居大任遠近諄諄翼經略深遠戎政嚴肅數年之中公私充實人情翕然稱其才自河以南皆懷歸附又遣使遼涼同謀伐胡慕容皝張駿並報使請期翼雅有大志以恢復中原爲己任言論慷慨形於辭色京兆杜乂陳郡殷浩才名冠世翼弗之重也每語人曰此輩宜束之高閣俟天下太平然後徐議其任爾浩時

晉記

卷四十四 列傳

七

徵命不就翼請爲司馬軍司並不肯赴翼遂遺書示意先是浩父羨爲長沙在郡貪殘兄冰與翼書屬之翼報曰殷君始往雖多驕豪實有風力之益自頃私累日滋亦不稍以此寥蕭之也既雅敬洪遠又與浩親善其父兄得失豈以小小計之大較江東之政儼儼豪彊以爲民蠹時有刑法輒施之寒劣如往年竊石頭倉米一百萬斛皆是豪將輩而直杖殺倉督監以塞責山遐令餘姚姚半年而爲官出二千戶政雖不倫公彊官長也而羣共驅之不得安席紀陸徐寧奉王使糾罪人船頭到清桓逸還復而二使免官雖皆

前宰之僭謬江東事去寔此之由兄弟不幸橫陷此
中自不能拔足於風塵之外當其明目而治之荊州
所統一二十郡唯長沙最惡惡而不黜與殺督監者
復何異耶翼風格嚴峻羣下憚之康帝卽位翼輒率
師北伐詔加都督征討軍事師次襄陽大會僚佐陳
旌甲親授弧矢曰我之行也若此射矣遂三起三疊
徒衆屬目其氣十倍趙遣五六百騎出樊城翼使將
軍曹據追擊於撓溝之北獲馬百匹綏來荒遠立客
館置典賓參軍以長子方之爲義城太守司馬應誕
爲襄陽太守參軍司馬勳爲梁州刺史戍西城康帝
晉記
卷四十四 列傳 三十一
大
崩兄冰又卒翼乃畱方之戍襄陽還鎮夏口以兄子
統爲尋陽太守翼修繕軍器大佃積穀欲圖後舉使
益州刺史周撫西陽太守曹據伐蜀破蜀將李桓於
江陽以司馬朱燾爲南蠻校尉守巴陵俄而疽發背
永和元年卒年四十一追贈車騎將軍翼初疾篤表
以息爰之爲荊州刺史詔以桓溫繼翼溫又以劉惔
爲義城太守代方之而方之爰之並遷徙於豫章
天下之禍其上能消於未然其次能制於已然至於
已然而速之禍者好自用者召之也元規慮蘇峻之
反徵爲大司農君子猶原其心焉召之而無備禍至

而不能死人臣之義安在哉

褚裒

褚裒字季野河南陽翟人康獻皇后之父也祖碧安
東將軍父洽武昌太守裒少與京兆杜乂齊名桓彝
見而目之曰季野有皮裏春秋言其外無臧否而內
有所褒貶也初辟西陽王掾吳王文舉出爲章安令
遷太尉記室參軍蘇峻之亂車騎將軍郗鑒亦引爲
參軍峻平封都鄉亭侯除給事黃門侍郎康帝爲琅
邪王將納妃以選聘裒女出爲豫章太守康帝卽位
徵拜侍中遷尚書裒以后父苦求外出乃除建威將
軍江州刺史鎮平洲在官清約雖居方伯恆使私童
樵採頃之徵爲衛將軍領中書令裒以中書銓掌詔
命非姻戚所宜居不拜詔以爲左將軍兖州刺史假
節鎮金城又領琅邪內史初裒總角詣庾亮亮使郭
璞筮之卦成璞大驚亮曰有不祥邪璞曰此非人臣
之卦也不知年少何以乃表斯祥二十年后吾言方
驗及此二十九年而康獻皇太后臨朝有司以裒皇
太后父議加不臣之禮拜侍中衛將軍錄尚書事裒
避嫌上疏固請居藩詔授衛將軍徐兗二州刺史假
節鎮京口永和初復徵裒將以爲揚州錄尚書事裒

晉記

卷四十四 列傳 三十一

七

薦前光祿大夫顧和爲尚書令侍中殷浩爲揚州刺史固辭歸藩朝野皆傾心焉進征北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哀又辭開府石虎死表請伐趙卽日戒嚴直指泗口加征討大都督督青揚徐兗豫五州諸軍事率衆三萬徑進彭城河朔士庶歸降者日以千計哀先遣督護徐龕伐沛獲偽相支重郡中二千餘人歸降魯郡山有五百餘家建義請援哀使龕領銳卒三千迎之軍次代陂爲石遵將李菟所敗龕死之哀上疏自貶以征北將軍行事求留鎮廣陵詔不許使還京口解征討都督時中國大亂遺戶二十萬口渡河

晉記

卷四十四 列傳三十一

六

將歸順乞師救援會哀已還皆爲燕秦所掠死亡略盡哀以遠圖不就憂慨發病及至京口聞哭聲甚衆以問左右左右曰代陂之役死者之家也哀益慚憤永和五年卒年四十七贈侍中太傅諡曰元穆初哀之自章安遷太尉參軍也乘估客船東出送故吏數人在錢唐亭時吳人沈充爲縣令送客過浙江充出亭吏不知其爲哀也驅哀移牛屋下旣而潮至令起傍徨問牛屋下何人哀舉手而對曰河南褚季野哀位雖卑而名字已顯充聞之大遽卽於牛屋下修刺詣哀更使人具精饌饗之輒撻亭吏欲以謝慚哀與

之酌宴言色無異若不知也者哀立身清儉畏遠權勢喜怒不形於色謝安常曰褚太傅雖不言而四時之氣亦備矣其卒也朝野惜之子歆字幼安以學行知名歷散騎常侍祕書監歆子爽爲義興太守早卒後以后父追贈金紫光祿大夫子秀之炎之喻之義熙中竝歷大官

王濛

王濛字仲祖太原晉陽人哀靖皇后父也曾祖黯歷位尚書祖佑北軍中候父納新淦令濛少放縱不羈不爲鄉曲所齒晚乃克己勵行事諸母甚謹奉祿資

晉記

卷四十四 列傳三十一

九

產常推厚居薄善隸書美姿容與沛國劉惔齊名友善惔常稱濛性至通而自然有節濛每云劉君知我勝我自知時人以惔方苟奉倩濛比袁曜卿凡稱風流者以濛惔爲宗焉司徒王導辟爲掾出補長山令復爲司徒左西屬濛以此職有譴則應受杖固辭詔爲停罰猶不肯就徙中書郎會稽王嘗與孫綽商略諸風流人綽曰劉惔清蔚簡令王濛溫潤恬和桓溫高爽邁出謝尚清易令達而濛性和暢能言理辭簡而有會會稽王輔政益貴之與劉惔號爲入室之賓轉司徒左長史晚求爲東陽不許及濛病乃恨不用

之濺聞之曰人言會稽王癡竟癡也疾漸篤於燈下轉麈尾視之歎曰如此人曾不得四十也年三十九卒臨殯劉惔以屏把麈尾置棺中因慟絕久之二子修蘊

修字敬仁小字荀子亦善隸書起家著作郎轉中軍司馬未拜而卒年二十四臨終歎曰無愧古人年與之齊矣

蘊字叔仁起家佐著作郎累遷尚書吏部郎出補吳興太守屬郡荒人饑輒開倉贍卹主簿執諫請表列待報蘊曰今百姓嗷然路有饑饉若表上須報何以

晉記

卷四十四 列傳 三十一

三

救將死之命乎專輒之愆罪在太守且行仁義而敗無所恨於是大振貸之獲全者十七八而朝議果以違科免蘊官士庶奔訟闕下詔特左降晉陵太守復有惠化百姓歌之定后立以后父遷光祿大夫領五兵尚書本州大中正封建昌縣侯蘊恥以恩澤受爵固讓不拜乃授都督京口諸軍事左將軍徐州刺史假節復舊讓謝安謂蘊曰卿居后父之重不應妄自菲薄宜依褚公故事但令在貴權於事不事耳蘊乃受命鎮京口頃之徵拜左僕射遷丹陽尹加散騎常侍蘊以疾減不省在任嘗求外山拜都督浙江

東五郡軍事鎮軍將軍會稽內史蘊素嗜酒末年尤甚及在會稽略少醒日然猶以和簡為百姓所愛太元九年卒年五十五追贈左光祿大夫開府儀同三司子華恭爽華早卒恭別有傳爽字季明歷侍中孝武帝崩王國寶欲開門夜入為遺詔爽曰大行晏駕皇太子未至敢入者斬國寶乃止爽嘗與會稽王道子飲道子醉呼爽為小子爽瞪目曰亡祖長史與簡文皇帝為布衣之交亡姑亡姊伉儷二宮何小子之有國寶用事免爽官恭敗被誅

王恭

晉記

卷四十四 列傳 三十一

三

王恭字孝伯光祿大夫蘊子定皇后之兄也起家佐著作郎自負才地歎曰官不為宰相才志何足騁因辭疾歸尋遭父憂服闋除吏部郎歷建威將軍太元中代沈嘉為丹陽尹遷中書令恭美姿儀性峻隘而好直言孝武帝深相倚重陳郡袁悅之以傾巧事會稽王道子恭言於帝而誅之道子嘗集朝士置酒東府尚書令謝石因醉為委巷之歌恭正色謂石曰公居端右之重焦藩王之第而肆淫聲欲令羣下何所取則邪石深銜之孝武末年欲張王室出恭都督兗青冀幽并徐州晉陵諸軍事平北將軍充青二州刺

史假節鎮京口。慕容垂入青州。恭使偏師禦之。失利。降號輔國將軍。孝武帝崩。會稽王道子執政。暱王國寶。恭入赴山陵。罷朝。歎曰。懷棟雖新。便有黍離之歎矣。時國寶從弟緒。說國寶因恭入覲。相王伏兵殺之。國寶不許。道子欲輯和。內外布腹心於恭。冀除舊惡。而恭每言及時政。輒厲聲。道子知不可和。協因謀擊恭。或又勸恭因入朝。以兵誅國寶。西中郎將豫州刺史庾楷。國寶黨也。士馬彊盛。恭不敢發。遂還鎮。臨別。謂道子曰。主上諒闇。冢宰伊周。所難。願大王親萬幾。納直言。遠鄭聲。放佞人。辭色甚峭。國寶等愈懼。以恭

晉記

卷四十四

列傳

三

為安北將軍。不拜。乃謀誅國寶。遣使於殷仲堪。桓元仲堪偽許之。恭得書大喜。遂抗表京師。欲誅國寶。王緒以清君側之惡。表至。內外戒嚴。國寶及緒惶懼。不知所為。道子收國寶賜死。斬緒於市。以謝恭。恭乃還京口。而譙王尚之以藩伯彊橫。勸道子宜多樹置。以自衛。道子然之。以其司馬王愉為江州刺史。割庾楷豫州四郡。使愉督之。楷怒。使子鴻說恭曰。尚之兄弟弄威權。削方鎮。彼愆前事。勢益難測。公宜速圖之。恭復以謀告仲堪。桓元皆從之。推恭為盟主。尅期同赴京師。當是時。內外疑阻。津邏嚴急。仲堪信。因庾楷以

糾網為書。內箭箠。中合鎗漆之楷。送於恭。恭發書。絹交角。戾不復可識。謂楷為詐。因先期舉兵。司馬劉牢之諫曰。相王以姬旦之尊。昔年已戮寶緒。是深伏將軍也。頃割庾楷四郡。配王愉於將軍。何損兵。其可再乎。恭弗聽。上表討王愉。尚之兄弟為名。庾楷使汝南太守段方逆尚之。戰於慈湖。方敗。被殺。楷奔桓元。道子使元勳王珣謝等距恭。恭夢牢之坐其處。旦謂牢之曰。事尅。即以卿為北府。使牢之率帳下督顏延先據竹里。元顯使使說牢之。牢之斬顏延以降。是日牢之遣其婿高雅之子敬宜。因恭耀軍。輕騎擊恭。恭

晉記

卷四十四

列傳

三

敗。將還。雅之閉城門。遂與弟履單騎奔曲阿。恭久不騎乘。憚生瘡。不復能去。曲阿人殷確。恭故參軍也。以舟載之。藏於葦席之下。將奔桓元。至長塘湖。遇商人錢強。強有宿憾於確。以告湖浦尉尉收之。送於京師。道子問其將至。欲出與語。而折之。未之殺也。而桓元等已至石頭。懼有變。即斬於建康之倪塘。恭五男及弟夷。夷兄子祕。書郎和及其黨孟璞。張恪等皆伏誅。恭性抗直。然自矜貴。尤信佛道。臨刑。誦佛經。自理鬚鬢。謂監刑者曰。我闇於信人。所以致此。原其本心。豈不忠於社稷。但令百代之下。知有王恭耳。恭死。家無

財帛惟書籍而已。恭初見執。邇故吏戴耆之爲湖孰令告之曰。我有庶子曇亨。在乳母家。卿爲我寄桓南郡者之送於夏口。桓元撫之爲立喪庭弔祭焉。元執政表贈恭侍中太保曇亨。義熙中爲給事中。

天下有心本無他。其事入於叛逆而不自知者。信心焉爾矣。投鼠猶且忌器。而脅君以兵。無上甚矣。惜哉。孝伯其不講於春秋之義也。烏能免首惡之名乎。

晉記卷四十五

列傳

蕭山郭 倫撰

隱逸列傳

三才立而有君臣。君臣立而有理亂。君子勞心。小人勞力。天下之通義也。自五帝三王以來。天下之治亂。恆視運世者之得失。而獨善其身者。不與焉。故聖人之道。用之則行。舍之則藏。而枯槁沈溺之士。如百家所記。許由巢父之流。孔子概置弗道。其於楚狂沮溺。丈人。慊慊焉冀其一出。豈不以士生斯世。當以天下事爲己任哉。秦漢而還。士趨勢炎。勢炎熱於中。則是非搖於外。王莽居攝。而上書者至八千人。甚哉富貴之豔人也。光武中興。褒節義。恬退之士。以振頽風。洎其衰也。隱遁者獨多。雖無救乎亂亡。而孤介之操。能使頑夫廉。懦夫有立志。以視但知有富貴而不知有國家者。其相去不懸遠哉。自魏及晉。奔競之風滋矣。讀釋時錢神論。蓋不啻不爲之歎息也。當此之時。幾疑天下不復有草芥組綬者。而皇甫謐朱沖翟湯戴逵之倫。旌命屢下。抱志不移。其固有合於治則進。亂則退者與。夫朝廷之士。入而不能出。山林之士。往而不能返。士固有耽窞衡不計世之治亂。而一於寂

處如巢許之在唐虞此亦其性之所之然苟非有得於中未有不慕富貴而甘貧賤者也從來天下之患生於多欲隱遯之士舉朝廷之車服爵賞而不足以動其心雖不能相助爲理而與其食人之祿而益其災無寧守己之志而樂其道彼巢許者豈能賢於禹稷哉然而其風遠矣作隱逸傳

隱逸傳

孫登 董京 瞿硎先生

孫登字公和汲郡共人也無家屬於郡北山爲土窟以居夏則編草爲裳冬則被髮自覆好讀易撫一絃

晉記

卷四十五 列傳

二

琴見者皆親樂之性無恙怒人或投諸水中欲觀其怒登既出大笑時時游人間所經家或設衣食者一無所受嘗往宜陽山有作炭人見之知非常人與語登亦不應大將軍昭聞之使阮籍往觀焉既見與語亦不應嵇康又從之游三年間其所圖終不答康每歎息將別謂曰先生竟無言乎登乃曰子識火乎火生而有光而不用其光果在於用光人生而有才而不用其才而果在於用才故用光在乎得薪所以保其耀用才在乎識真所以全其年今子才多識寡難乎免於今之世矣子無求乎康不能用及誅故其幽

憤詩曰昔慙柳下今愧孫登或謂登以魏晉去就易生嫌疑故或嘿者也竟不知所終時又有董京者字威輦不知何郡人也初與隴西計吏俱至洛陽被髮而行逍遙吟詠常宿白社中時乞於市得殘碎糲絮結以自覆全帛佳縣則不肯受或見推排罵辱無怒色著作郎孫楚數就社中與語遂載之同歸京不肯坐楚乃貽之書勸以今堯舜之世胡爲懷道逃邦京答之以詩曰周道數兮頌聲沒夏政衰兮五常汨便君子顧望而逝洋洋乎滿目而作者七豈不樂天地之化也哀哉乎時之不可與對之以獨處無娛我

晉記

卷四十五 列傳

三

則是述末世流奔以文代質悠悠世目孰知其實逝將去此至虛歸我自然之室又曰孔子不遇時彼感麟麟乎麟胡不遁世以存真東晉太和時有瞿劭先生者常居宣城郡界文春山中不知其姓氏山有瞿劭因以爲名焉大司馬桓溫造之既至見先生被鹿裘坐於石室神無忤色溫及僚佐數十人皆莫測之乃命伏酒爲之銘贊竟卒於山中

夏統

夏統字仲御會稽永興人也幼孤貧養親以孝聞每採相求食星行夜歸雅善談論人或勸之仕不應後

晉記

卷四十五

列傳

四

因母疾市藥於洛陽會三月上巳洛中王公已下竝至浮橋士女駢填車服燭路統時在舟中曝所市藥諸貴人乘車來者如雲統竝不顧太尉賈充怪而問之統初不應重問乃徐對曰會稽夏仲御也充使問其土地風俗統曰其人循循猶有大禹之遺風太伯之義讓嚴遵之抗志黃公之高節又問卿居海濱頗能隨水戲乎統對曰可乃操棹正櫓折旋中流初作鰣鰓躍後作鰭鯉引飛鵠首撥虎尾奮長梢而船直逝者三焉於是風波振駭雲霧杳冥俄而白魚跳入舟中者八九人皆悚遽充心尤異之乃更就船與語

其應如響欲使之仕卽俯而不答充又謂曰昔堯亦歌舜亦歌子與人歌而善必反而後和之蓋先聖前哲無不盡歌卿頗能作卿鄉土間曲乎統曰先公惟宿稽山朝會萬國授化鄱邦崩殂而葬恩澤雲布聖化猶存百姓感詠遂作慕歌又孝女曹娥年甫十四貞順之德過越梁宋其父墮江不得尸娥仰天哀號中流悲歎投水而死父子喪尸後乃俱出國人哀其孝義爲歌河女之章伍子胥諫吳王不納見戮投海國人痛其忠烈爲作小海唱今欲歌之衆人曰善統於是足以足叩船引聲喉嚨清激慷慨大風應至含永

晉記

卷四十五

列傳

五

嗽天雲雨響集叱咤謹呼雷電晝冥集風長嘯沙塵烟起王公已下皆恐止之乃已充欲耀以文武鹵簿覲其來觀因而謝之遂命建朱旗舉幡校分羽騎軍伍肅然須臾鼓吹交作胡葭長鳴車乘紛錯縱橫馳道又使妓女之徒服袿襦炫金翠繞其船三匝統危坐如故若無所聞充等各散曰此吳兒木入石心也統歸會稽後竟不知所終

朱沖

朱沖字巨容南安人也少有至行閑靜寡欲鄰人失竈認沖憤以歸後得憤於林下大慙以竈還沖沖竟

不受有牛犯其禾稼。沖持芻送牛而無恨色。主愧之。乃不復為暴。咸寧四年。詔補博士。沖稱疾不應。尋又詔曰。東宮官屬宜得履蹈至行。敦悅典籍者。其以沖為太子右庶子。沖每聞徵書至。輒進入深山。時人以為梁管之流。沖居近夷俗。羌戎奉之若君。邑里化之路。不拾遺。毒蟲猛獸皆不為害。卒以壽終。

董養

董養字仲道。陳留浚儀人也。泰始初入洛陽。及賈氏廢楊太后。養因游太學。升堂歎曰。建斯堂也。將何為乎。每覽國家赦書。謀反大逆皆赦。至於殺祖父母。父母記。

卷四十五 列傳

六

母不赦者。以為王法所不容也。奈何公卿處議。文飾禮典。一至此乎。夫人之理。既滅大亂作矣。因著無化論。以非之。永嘉中。洛城東北步廣里中地陷。有二鷺出焉。其蒼者飛去。白者不能飛。養聞之。愀然曰。昔周時所盟會秋泉。即此地也。今有二鷺。蒼者胡象。白者國家之象。其可盡言乎。顧謂謝鯤阮孚曰。易稱知幾其神乎。公等可深藏矣。乃與妻荷擔入蜀。莫知所終。

霍原

霍原字休明。燕國廣陽人也。少有志尚。叔父坐法當死。原入獄訟之。楚毒備加。終免叔父。年十八觀太學。

行禮。因留習之。貴游子弟聞而重之。欲與相見。以原寒微。不欲盡往。乃共夜造焉。其父友同郡劉岱將舉之。未果而病篤。臨終勅子沈曰。霍原慕道清虛。方成奇器。汝後必薦之。後歸鄉里。山居積年。門徒百數。燕王月致羊酒。及劉沈為國大中正。元康中。進原為二品。司徒不肯過。沈乃表理。詔下司徒參論。中書監張華令陳準奏為上品。詔可。元康末。原與王褒等俱以賢良徵。累下州郡。以禮發遣。皆不到。後王浚將謀僭號。使人問原。原不答。浚大怒。時有謠曰。天子在何許。近在豆田中。浚以豆為霍。遂收原斬之。懸其首。諸生悲哭。人遂多叛浚。

晉記

卷四十五 列傳

七

郭琦

郭琦字公偉。太原晉陽人。博學善五行。作天文志五。行傳注穀梁京氏易百卷。鄉人王游等皆就琦學。武帝欲以琦為佐著作郎。尚書郭彰琦族也。帝問之。彰素疾琦。以不知對。帝怒曰。如卿言。烏丸家兒能事卿。即堪為郎矣。乃用之。趙王倫篡琦曰。我已為武帝臣。不容復為今世吏。又知天下將亂。遂終身處於家。

魯褒

魯褒字元道。南陽人也。好學多聞。以貧素自立。元康

之後綱紀大壞。褒傷時俗貪鄙。乃隱姓名。著錢神論。以刺之。其略曰。錢之爲體。有乾坤之象焉。內則其方。外則其員。其積如山。其流如川。動靜有時。行藏有節。市井便易。下患耗折。難折象壽。不匱象道。故能長久。爲世神寶。親之如兄。字曰孔方。失之則貧弱。得之則富昌。無翼而飛。無足而走。解嚴毅之顏。開難發之口。錢多者。處前錢少者。居後處前者。爲君長。在後者。爲臣僕。君長豐衍。而有餘。臣僕窮竭。而不足。詩曰。嗇矣富人。哀此嫠獨。錢之爲言。泉也。無遠不往。無幽不至。京邑衣冠。疲勞講肄。厭聞清談。對之睡寐。見我家兄。莫不驚視。錢之所祐。吉無不利。何必讀書。然後富貴。官尊名顯。皆錢所致。由此論之。謂爲神物。無德而尊。無勢而熱。排金門而入紫闥。危可使安。死可使活。貴可使賤。生可使殺。是故忿爭非錢不勝。幽滯非錢不拔。怨讎非錢不解。合問非錢不發。洛中朱衣。當途之士。愛我家兄。皆無已已。執我之手。抱我終始。不計優劣。不論年紀。賓客輻輳。門常如市。謠曰。錢無耳。可使鬼。凡今之人。惟錢而已。故曰。軍無財。士不來。軍無賞。士不往。仕無中人。不如歸田。雖有中人。而無家兄。不異無翼。而欲飛。無足。而欲行也。蓋疾時者。其傳其文。

褒不仕。莫知其所終。

魯勝 汜騰 索襲

魯勝字叔時。代郡人也。少有操行。爲佐著作郎。元康初。遷建康令。到官。著正天論。云。以冬至之後。立晷測影。準度日月星。臣按日月。裁徑百里。無千里。星十里。不百里。遂表上求。下羣公卿士。考論不報。嘗歲日望氣。知將來多故。卽稱疾去官。再徵博士。舉中書郎。皆不就。當是時。敦煌有汜騰。索襲。騰字無忌。舉孝廉。除郎中。屬天下兵亂。去官還家。太守張閎造之。閉門不見。歎曰。生於亂世。貴而能貧。乃可以免。散家財五十萬。以施宗族。柴門灌園。琴書自適。張軌徵爲司馬。騰曰。門一杜。其可開乎。勿應。襲字偉祖。虛靖好學。舉孝廉。賢良方正。皆以疾辭。游思於陰陽之術。著天文地理十餘篇。敦煌太守陰潛。奇而造焉。經日忘反。潛欲行鄉射之禮。請襲爲三老。會病卒。年七十九。潛素服會葬。贈錢二萬。歎曰。世人之所有餘者。富貴也。目之所好者。五色也。耳之所玩者。五音也。而先生棄衆人之所收。收衆人之所棄。味無味。於恍惚之際。兼重元於衆妙之內。宅不瀾畝。而志忽九州。形居塵俗。而棲心天外。雖黔婁之高。遠莊生之不。願。襲以過也。乃諡。

曰元居先生

任旭

任旭字次龍臨海章安人也父訪吳南海太守旭幼孤勤學郡將蔣秀聞其名請爲功曹秀居官貪穢旭正色苦諫不納乃謝去久之秀坐事被收旭狼狽營送秀慨然歎曰任功曹眞人也吾違其讜言以至於此復何言哉尋察孝廉除郎中州郡舉爲郡中正固辭歸家永康初惠帝博求清節雋異之士太守仇馥薦旭清貞潔素學識通博詔下州郡以禮發遣旭以朝廷多故辭疾不行旣而天下大亂陳敏據江東名

晉記

卷四十五 列傳

十

士並見羈繫惟旭與賀循守死不迴敏卒不能屈琅邪王初鎮江左聞其名召爲參軍手書與旭欲使必到旭固辭以疾王進位鎮東大將軍復召之及拜左丞相辟爲祭酒並不就中興建公車徵司空導啓立學校選天下明經之士旭與會稽虞喜俱以隱學被召事未行而王敦反遂寢明帝卽位徵拜給事中旭稱疾篤經年不到尙書以稽顙除名僕射荀崧不可咸和三年卒子琨位至大中正終於家

郭文

郭文字文舉河內軹人也少愛山水父母終服畢不

娶辭家游名山洛陽陷步擔入吳與餘杭大辟山中窮谷無入之地倚木於樹苦覆其上而居焉時猛虎爲暴支獨宿十餘年卒無患恆著鹿裘葛巾不飲酒食肉區種菽麥採竹葉木實貿鹽以自給人或酬下值者亦卽與之後人識文不復賤酬食有餘穀輒恤窮匱人有致遺取其麤者示不逆而已虎殺大鹿鹿於窰側文以語人人取售之分錢與文文不受曰我豈不能自取所以相語正以不須故也嘗有虎張口向文文視其口中有橫骨以手探去之明旦虎致一鹿於其室前獵者時往寄宿文夜爲擔水無勸色餘

晉記

卷四十五 列傳

十一

杭令顧颺與葛洪共造之攜與同歸颺以山行或須皮衣贈以韋袴褶一具文不納辭歸山中颺追遣使者置衣室中而去文亦無言韋衣至爛於戶內竟不服用王導聞其名遣人迎之文不肯就船車荷擔而行導置之西園朝士共觀之文頽然箕踞傍若無人溫嶠問文曰人皆有六親相娛先生棄之何樂文曰本行學道不謂遭世亂欲歸無路是以來此嶠曰饑而思食壯而思室自然之性先生安獨無情乎文曰思猶憶生不憶故無情嶠曰先生獨處窮山若疾病遭命則爲鳥鳥所食顧不酷哉文曰藏埋者亦爲螻

蟻所食。與鳥鳥何異邪。導嘗宴衆賓。奏絲竹。試使呼之。交瞪眸不轉。踞華堂。如行林野。溫嶠嘗稱曰。文有賢人之性。而無賢人之才。柳下梁躋之亞乎。永昌中大疫。文病亦殆。王導遣藥。文曰。命在天。不在藥也。天壽長短。時也。居導西園七年。未嘗出入。一旦忽求還山。導不聽。後逃歸臨安。結廬舍於山間。臨安令萬龍迎至縣中。蘇峻之反也。破餘杭。而臨安獨全。人皆以文爲知幾。病甚求還山。欲枕石安尸。無殯葬。龍不聽。不食二十餘日而卒。龍葬文於所居之處。而祭哭之。葛洪庚闢爲作傳贊云。

晉記

卷四十五 列傳

十一

孟陋

孟陋字少孤。武昌人。吳司空宗之曾孫也。兄嘉桓。溫征西長史。陋少厲清操。布衣蔬食。以文籍自娛。口不及世事。未嘗交游。時或弋釣。孤興獨往。雖家人亦不知其所之也。喪母毀瘠。殆於滅性。不飲酒。食肉十有餘年。由是名聞海內。會稽王輔政。引爲參軍。稱疾不起。桓溫躬往造焉。或謂溫曰。孟陋高行。學爲儒宗。公宜引在府。溫歎曰。會稽王尙不能屈。非敢擬議也。陋聞之曰。桓公正當以我不往。故耳。僚兆之人。無官者十居其九。豈皆高士哉。我疾病不堪。恭相王之命。非

敢爲高也。因此名稱益重。陋博學。尤長於三禮。註論。行於世。卒不仕。以壽終。

翟湯 郭翻 韓績 劉鮪 邢郁 翟莊

翟湯字道深。尋陽人也。篤行純素。耕而後食。永嘉末。寇盜相繼。聞湯名。皆不敢犯。鄉里賴之。司徒王導辟不就。隱於縣界南山。始安太守干寶與湯通家。遣船餉之。勅吏曰。翟公廉讓。汝旣致書。卽委船而還。吏如所戒。湯無人反致。乃貨易絹物寄寶。寶本以爲惠。而更煩之。益愧歎焉。咸康中。征西大將軍庾亮上疏薦湯。及武昌郭翻。詔徵爲國子博士。俱不起。翻字長翔。

晉記

卷四十五 列傳

十三

父察。安城太守。翻少有志操。辭州郡辟。及賢良之舉。家於臨川。以漁獵爲娛。嘗以車獵。去家百餘里。道中逢病人。以車送之。徒步而歸。亦不告以姓名。咸康末。翻乘小舟歸武昌。省墳墓。安西將軍庾翼造翻。欲彊起之。翻曰。人性各有所短。違之不祥。翼又以其船小。欲引就大船。翻曰。使君不以鄙賤而辱臨之。此固野人之舟也。翼俯屈入其舟中。終日而去。竟卒於家。建元初。翼伐趙。大發僮客充戎役。勅有司特蠲湯所調。湯悉推僕使委之。鄉吏更奉旨一無所受。湯依所調。恨放免其僕。使令編戶爲百姓。康帝復以散騎常侍。

徵湯固辭老疾不至年七十三卒於南山於時廣陵韓績典齊高密劉鮪長魚城陽郁郁宏文並有高名績先避亂居吳之嘉興少好文學不交當世王導辟爲司徒掾不就會稽內史孔愉復上疏薦績於是召拜博士稱老病不起鮪篤學厲行化流邦邑郁魏徵士原之曾孫也勅身謹絜少有原風咸康中成帝博求異行之士公卿並薦鮪詔依翟湯例以博士徵之郁辭以疾鮪隨使者至京師自陳年老不拜各以詩終湯子莊字祖休廉讓有父風以弋釣爲事及長不復獵或問漁獵皆殺生之事而先生止去其一何晉記

卷四十五 列傳

五

劉麟之

劉麟之字子驥南陽人也少尚質素清虛寡欲好游山澤嘗採藥至衡山深入忘反見一澗水水南有二石困一開一閉水深廣不得度欲還失道遇伐弓人問徑僅得還家或曰困中皆仙靈方藥麟之欲更往

終不知處也車騎將軍桓沖聞其名請爲長史麟之固辭不受沖親詣其家麟之方樹條桑使者致命麟之曰使君旣枉駕光臨則鄙人有父在沖聞之大愧乃遣其父父呼麟之自持濁酒蔬菜供賓沖勅人代麟之斟酌其父辭曰若使從者非野人之意也沖歡然至昏乃退麟之雖冠冕之族凡厮伍之家婚娶葬送無不躬自造焉信義著於鄉黨居於陽岐在官道之側往來者多投麟之麟之躬自供給士君子頗以勞累更憚過焉去麟之家百里有一孤姥病將死歎息謂人曰誰當埋我惟有劉長史耳何由使知之乎晉記

卷四十五 列傳

五

楊軻 張忠 石坦 公孫鳳 公孫永

楊軻天水人也少好易長而不娶養徒數百常食麤飲水雖受業門徒非入室弟子莫得親言欲所論授須授入室弟子便遷相宣授劉曜時徵拜太常軻固辭不起遂隱於隴山石虎時以元纁束帛安車徵之軻辭疾迫之乃發旣見虎不拜與語不答命舍之於永昌乙第有司以軻倨傲請從大不敬論虎弗聽下書任軻所尚軻在永昌虎每有饋餼輒口授弟子使

爲表謝。虎欲觀其真趣。乃密令美女夜動之。軻蕭然不顧。又使人將其弟子遣魁壯羯士。衣甲持刀。臨之以兵。軻視而不言。了無懼色。常臥土牀。覆以布衾。僕寢其中。下無茵褥。時咸以爲焦先之徒。未有能量其淺深也。時又有中山張忠。北海石坦。上谷公孫鳳。襄平公孫承者。皆能芥富貴。憩林泉。灑然超於塵俗之外。咸爲世主所禮。傲焉不屑。雖古之沈冥。何以加此。然舊史傳坦。人有喪葬。輒杖策弔之。路無遠近。時有寒暑。必在其中。或同日共時。咸皆見焉。此其事近於幻。君子食無求飽。居無求安已矣。鳳冬衣單布。寢土

齊記

卷四十五 列傳三十二

宋

牀夏必并食於器。臭敗然後食。其情近於癖。忠居依崇巖幽谷。餐芝餌石。鑿地爲窟室。弟子亦以窟居。距忠六十餘步。五日一朝。其教以形不以言。弟子受業。觀形而退。自堯舜周公孔子以來。有如是之教乎。其所教者是邪。非邪。永非身所望植。則不衣食。終身不娶。殆與軻同。孔子曰。不得中行而與之。必也狂狷乎。若五人者。所謂狂狷者。非邪。軻後求還秦州。石虎送以安車蒲輪。蠲十戶供之。仍教授不絕。後秦人西奔涼州。軻弟子以牛負之。爲追兵所殺。

宋纖

宋纖字令艾。敦煌效穀人也。隱於酒泉南山。不應州郡辟命。弟子受業者三千餘人。張祚時。太守楊宣。責其象於閣上。出入觀之。作頌曰。爲枕何石。爲漱何流。身不可見。名不可求。酒泉太守馬岌。具威儀鳴鑼鼓。造焉。纖高樓重閣。距而不見。岌歎曰。名可聞而身不可見。德可仰而形不可覩。吾今而後知先生人中之龍也。銘詩於石壁曰。丹崖百丈。青壁萬尋。奇木蒼鬱。蔚若鄧林。其人如玉。維國之琛。室邇人遐。實勞我心。纖註論語及爲詩頌數萬言。年八十猶篤學不倦。張祚後遣使備禮徵爲太子友。敦逼不得已。隨使者至姑臧。祚遣其太子以執友禮造之。纖稱疾不見。贈遺一皆不受。八十二而卒。諡曰元虛先生。

齊記

卷四十五 列傳三十二

宋

祈嘉

祈嘉字孔賓。酒泉人也。少清貧好學。年二十餘。夜忽窻中有聲呼曰。祈孔賓。祈孔賓。隱去來。隱去來。修飾人世。甚苦不可諧。所得未毛銖。所喪如山崖。嘉遂西至敦煌。依學官誦書。貧無衣食。爲書生。廝養以自給。博通經傳。精究大義。游海渚。教授門生百餘人。張重華徵爲儒林祭酒。性和裕。教授不倦。依孝經作二九神經。在朝卿士。郡縣守令。彭和正等受業。獨拜牀下。

者二千餘人。張天錫謂爲先生而不名以壽終。

郭荷 郭瑀

郭荷字承休，略陽人也。六世祖整，漢安順之世，公府八辟，公車五徵，皆不就。自整及荷，世以經學致位。荷博覽羣籍，尤善史書，不應州郡之命。張祚以安車束帛徵爲博士祭酒，使者追致之。及至，署太子友，上疏乞還。祚遣安車蒲輪送還。張掖東山年八十四卒，諡曰元德先生。荷，門人郭瑀字元瑜，敦煌人，事荷盡傳其業。雅辯善屬文。荷卒，瑀以爲父生之師，成之君，爵之而五服之制，師不服重，蓋聖人謙也。遂服斬衰廬。

晉記

卷四十五 列傳

六

墓三年禮畢，隱於臨松薤谷，服柏實，鑿石窟而居。作春秋墨說，孝經錯緯，弟子著錄千餘人。張天錫遣使者孟公明備禮徵之。公明至山，瑀指翔鴻以示之，曰：「此鳥也，安可籠哉？」逃於深谷。公明拘其門人，瑀歎曰：「吾逃祿，非避罪也。」乃出，就徵涼州。入秦，秦王堅以安車徵瑀，定禮儀會父。止太守辛章，遣書生三百人，就受業焉。秦末，略陽王穆起兵酒泉，以應張大豫，遣使招瑀。瑀歎曰：「臨河救溺，不卜命之短長。脈病三年，不豫絕其飡饋，魯連在趙，義不結舌。我人將左衽而不救之，乃與敦煌索蝦起兵五千，運粟三萬石。」

東應王穆拜瑀太府左長史，軍師將軍穆將擊蝦，瑀諫曰：「昔漢定天下，然後誅功臣。今事業未建而誅之，立見麋鹿游於此庭矣。」穆不聽。瑀出城大哭，舉手謝城曰：「吾不復見汝矣。」還酒泉南山，不食七日，飲氣而卒。

陶淡

陶淡字處靜，太尉侃之孫也。父夏以無行被廢，淡幼孤，好導養之術。年十五，六卽服食，絕穀不婚娶。家累千金，僅客百數。淡終日端拱，曾不營問。好讀易，善卜筮，結廬於長沙臨湘山中，養一白鹿，以自偶。親故有

晉記

卷四十五 列傳

九

候之者，輒移渡澗水，莫得近焉。聞州舉秀才，淡逃於羅縣埤山中，終身不返，莫知所終。

戴逵 謝敷 龔元之

戴逵字安道，譙國人也。博學善屬文，能鼓琴，工書畫。總角時，以雞卵汁澆白瓦屑，作鄭元碑，又爲文而自鑄之，詞麗器妙。時人驚羨，性不樂當世，常以琴書自娛。師事術士范宣於豫章，宣異之以兄女妻焉。太宰武陵王晞聞其善鼓琴，使人召之。逵對使者破琴曰：「戴安道不爲王門伶人，晞怒，更引其兄述，述聞命欣然擁琴而往。逵後徙居會稽，縣勸必以禮，非時俗

晉記

卷四十五

列傳

三

放達乃著論曰夫親沒而採藥不反者不仁之子也君危而屢出近關者苟免之臣也而古之人未始以爲害名教者達其旨也達其旨故不惑其迹若元康之人可謂好逋迹而不求其本者乎故有捐本徇末之弊舍實逐聲之行是猶美西施而學其顰眉慕有道而折其中角所以爲慕者非其所以爲美貌似而已矣夫紫之亂朱以其似朱也故鄉愿似中和所以亂德放達似達所以亂道然竹林之爲放有疾而爲舉者也元康之爲放無德而折巾者也且儒家尚譽者本以興賢也既失其本則有色取之行懷情喪真以容貌相欺其弊必至於末僞道家去名者欲以篤實也苟失其本又有越檢之行情禮俱虧其弊必至於本薄夫道有常經而弊無常情是以六經有失二政有弊苟乖其本固聖賢所不取也嗟夫世之人誠能辯其趣舍之極求其用心之本識其枉尺直尋之旨採其被褐懷玉之由則塗雖殊而其歸可觀也迹雖亂而其契不乖也不然則流遞忘反爲風波之行自驅以物自誑以僞外眩囂華內喪道實以矜尙奪其真主以塵垢翳其天正貽笑千載可不慎歟太元中孝武帝詔曰夫哲王御世必搜揚幽隱故空谷流

晉記

卷四十五

列傳

三

繁維之詠邱園旅束帛之觀譙國戴逵武陵龔元之竝高尙其操依仁游藝潔己貞鮮學宏儒業朕虛懷久矣二三君子豈其戢賢於懷抱哉思挹雅言希承諷議可竝以爲散騎常侍國子博士旨下所在備禮發遣不得循常以稽側席之望郡縣敦逼元之苦辭疾篤不行尋卒逵逃於吳吳國內史王珣虎邱有別館逵潛詣之與珣游積旬會稽內史謝元慮逵遠逋不反乃上疏曰伏見譙國戴逵希心俗表不嬰世務棲遲衡門與琴書爲友雖策命屢加幽操不回超然絕迹自求其志且年垂耳順常抱羸疾時或失適轉至委篤今王命未回將離風霜之患陛下旣已愛而器之亦宜使其身名竝存請絕其召命疏奏帝許之逵復還剡時會稽謝敷字慶緒性澄靖寡欲入太平山十餘年鎮軍郝怡召爲主簿臺徵博士皆不就初月犯少微少微一名處士星占者以隱士當之逵高名甚盛人或憂之俄而敷死會稽人以爲應少微之占乃嘲吳人曰吳中高士求死不得死王珣爲尙書僕射上疏請復徵爲國子祭酒加散騎常侍逵復不至太元二十年皇太子始出東宮太子太傅會稽王道子少傅王雅詹事王珣又上疏曰逵執操貞厲含

味獨游年在耆老清風彌勁東宮虛德武延事外宜加旌命以參僚侍達既重幽居之操必以難進為美宜下所在備禮發遣會病卒長子勃有父風義熙初以散騎常侍徵不起始與逖同徵者龔元之字道元武陵漢壽人其弟子元嘉亦有德操高尚不仕孝武以太學博士散騎侍郎給事中累徵不起卒於家

王長文

王長文字德獻廣漢郫人也少以才學知名而放蕩不羈州府辟命皆不就州初辟別駕長文徵服竊出舉州莫知所之後於成都市中踞踞胡餅刺史知

晉記

卷四十五 列傳

三

其不可屈也禮而遣之太康中蜀土荒饑開倉振貸長文居貧貸多無以償郡縣切責送長文到州刺史徐幹捨之不謝而去後成都王穎引為江源令或問前不降志今何為屈長文曰祿以養親非為身也梁王彤為丞相引為從事中郎長文著書四卷擬易名曰通元經有文言卦象可用卜筮時人比之楊雄太元其在洛出行輒著白旃小障以載車當時異焉後卒於洛陽

鄧粲

鄧粲長沙人也少以高潔著名與南陽劉驥之南郡

劉尚公同志竝不應州郡之命荊州刺史桓沖卑辭厚禮請粲為別駕粲嘉其好賢乃起應召驥之尚公謂之曰卿道廣學深衆所推懷而忽然易轍其謂之何粲笑曰足下可謂有志於隱而未知隱者也夫隱之為道朝亦可隱市亦可隱隱在我而不在物也後以疾乞還家終身不復仕粲以父壽有忠言而世無知者乃著元明紀十篇注老子竝行於世

晉記

卷四十五 列傳

晉記卷四十六

列傳

蕭山郭 倫撰

隱逸傳二

陶潛

陶淵明名潛一字元亮尋陽柴桑人長沙公侃之曾孫也祖茂武昌太守潛天懷高尚博學善屬文爲人穎脫不羈任真自得鄉鄰貴之以親老家貧起爲州祭酒不堪吏職少日自解歸州召主簿不就躬耕自資遂抱羸疾復爲鎮軍建威參軍尋去年四十乃謂親朋曰聊欲絃歌爲三徑之資可乎執事者聞之義

晉記

卷四十六 列傳 三十三

熙二年以爲彭澤令在縣公田二頃悉令種秫穀曰吾得常醉於酒足矣妻子固請種秔乃使一頃五十畝種秫五十畝種秔既而郡遣督郵至縣吏白應束帶見之潛歎曰吾豈能爲五斗米折腰拳拳事鄉里小人邪凡八十日即解印去縣賦歸去來辭曰歸去來兮田園將蕪胡不歸既自以心爲形役奚惆悵而獨悲悟已往之不諫知來者之可追實迷途其未遠覺今是而昨非舟搖搖以輕颺風飄飄而吹衣問征夫以前路恨晨光之熹微乃瞻衡宇載欣載奔僮僕攬迎稚子候門三徑就荒松竹猶存攜幼入室有酒

晉記

卷四十六 列傳 三十三

盈樽引壺觴以自酌盼庭柯以怡顏倚南窗以寄傲審容膝之易安園日涉以成趣門雖設而常關策扶老以流憩時矯首而遐觀雲無心以出岫鳥倦飛而知還景翳翳以將入撫孤松而盤桓歸去來兮請息交以絕游世與我而相遺復駕言兮焉求悅親戚之情話樂琴書以消憂農人告余以春及將有事於西時或命巾車或掉孤舟既窈窕以尋壑亦崎嶇而經邱本欣欣以向榮泉涓涓而始流羨萬物之得時感吾生之行休已矣乎寓形宇內復幾時曷不委心任去留胡爲乎遑遑欲何之富貴非吾願帝鄉不可期懷良辰以孤往或植杖而耘耔登東臯以舒嘯臨清流而賦詩聊乘化以歸盡樂夫天命復奚疑義熙末徵著作郎時太尉劉裕將有移鼎之勢遂不就潛性嗜酒親鄰張野羊松齡龐遵等或有酒要之或要之共至酒坐雖不識主人亦欣然無忤後軍功曹顏延之與潛友善後爲始安郡經過尋陽日造潛飲及去畱錢三萬於潛潛悉送酒家取飲平生未嘗有所造詣所之非田舍則廬山游觀而已廬山釋慧遠結社東林號白蓮社潛與爲方外之交而不與蓮社慧遠送客遠者不過虎溪一日送潛及陸修靜不覺過虎

溪數百步乃大笑而別先是潛罷州祭酒。饗發不繼。江州刺史檀道濟候之偃臥瘠餒有日矣。謂之曰。賢者處世天下無道則隱有道則見。今子生文明之世。何自苦爲。對曰。潛也何敢望賢志不及也。道濟饋以梁肉。麾而去之。元熙元年。王宏爲江州。慕潛躬自造焉。潛稱疾不見。語人曰。我性不狎世。因疾守閑。幸非潔志慕聲。豈敢以王公紆軫爲榮邪。夫謬以不賢。此劉公幹所以招謫。君子其罪不細也。宏欲識之。而不能致。謀於其故人龐通。之知其當往廬山。使通之先齋酒於半道。栗里要之。潛既至。遇酒卽引酌。野亭宏

晉記

卷四十六 列傳 三十三

二

因出與相見。歡宴竟日。潛時無履。宏使左右請履度。潛伸足而與之。要之還州。潛亦不辭。使一門生二兒共輩之至州。言笑賞適。不覺其有羨於華軒也。宏後欲見。輒伺於林澤間。至於酒米乏絕。亦時相瞻。親故好事者。或載酒而往。爲人無貴賤。造之有酒。輒設。潛或先醉。卽語客曰。我醉欲眠。卿可去。嘗九月九日無酒。出坐宅邊叢菊中。採菊盈握。悠然四望。忽王宏使使以酒來。潛飲。菊中醉。而後歸。每醉則大適。融然性不營生產。家務悉委之兒。力妻翟氏亦與同志。甘勤苦。夫耕於前。妻鋤於後。先潛而卒。潛遇酒則飲。飲

則賦詩。時或無酒。亦雅咏不輟。性不解音。而畜素琴一張。每朋酒之會。輒撫弄之。曰。但識琴中趣。何勞絃上聲。所著文章。皆題年號月日。入宋。但書甲子而已。嘗著五柳先生傳。以自况。時人謂之實錄。宋元嘉四年。將復徵之。而潛有疾。以書論諸子曰。告儼。俟份。佚。修。天地賦命。生必有死。自古賢聖。誰能獨免。子夏有言。死生有命。富貴在天。四友之人。親受音旨。發斯談者。將非窮達不可妄求。壽夭永無外請。故耶。吾年過五十。少而貧苦。每以家敝。東西游走。性剛才拙。與物多忤。自量爲己。必貽俗患。僥倖辭世。使汝等幼而饑

晉記

卷四十六 列傳 三十三

四

寒。余嘗感王儒仲賢妻之言。敗絮自擁。何慙兒子。此既一事矣。但恨鄰靡二仲室。無萊婦。抱茲苦心。良獨內愧。少學琴書。偶愛閒靜。開卷有得。便欣然忘食。見樹木交蔭。時鳥變聲。亦復歡然有喜。常言五六月中。北窓下臥。遇涼風暫至。目謂是羲皇上人。意淺識罕。謂斯言可保。日月遂往。機巧遂疎。緬求在昔。渺然如何。病患以來。漸就衰損。親舊不遺。每以藥石見救。自恐大分將有限也。汝輩稚小。家貧每役柴水之勞。何時可免。念之在心。若何可言。然汝等雖不同生。常思四海皆兄弟之義。管仲鮑叔分財無猜。歸生伍舉班

荆道舊遂能以敗爲成因喪立功他人尙爾况同父之人哉穎川韓元長漢末名士身處卿佐七十而終兄弟同居至於沒齒濟北汜稚春晉時操行人也七世同財家人無怨色詩曰高山仰止景行行止雖不能爾至心尙之汝其慎哉吾復何言十一月卒年六十三世號靖節先生

淵明豈獨有晉一人哉或謂之忠義或謂之隱逸二者皆未得其情也氣豪一世而涵跡以逃名識邁千古而悠然而自得其和也似柳下其介也似伯夷擬諸孔門殆同哲之流亞與

晉記

卷四十六 列傳三十三

五

皇甫謐

皇甫謐字士安初名靜安定朝那人漢太尉嵩之曾孫也出後叔父徙居新安年二十猶不好學所後叔母任氏歎曰修身篤學自汝得之於我何有因對之流涕謐感激發憤就鄉人席坦受書勤力不怠家貧躬自稼穡帶經而鋤遂博綜典籍至忘寢食時人謂之書淫有箴其過篤致疾者謐曰朝聞道夕死可矣性沈靜寡欲以著述爲務自號元晏先生或勸謐修名廣交謐作元守論以答之叔父有子旣冠謐年四十喪所後母遂還本宗城陽太守梁柳謐從姑子也

當之官人問謐餞諸謐曰柳爲布衣時過吾吾送迎不出門食不過鹽菜貧者不以酒肉爲禮今作郡而送之是貴城陽太守而賤梁柳豈中古人之道是非吾心所安也時魏郡召上計掾舉孝廉景元初相國辟皆不行鄉人多勸應命者謐爲釋勸論千數百言以通志焉其後武帝頻下詔徵之敦逼不已謐上疏自稱草莽臣曰臣以疴弊逃於道趣因疾抽簪散髮林阜入網不閑鳥獸爲羣陛下披榛採蘭并收蒿艾臣惟頑蒙備食晉粟猶識唐人擊壤之樂宜赴京城稱壽闕外而小人無良致災速禍久嬰篤疾軀半不

晉記

卷四十六 列傳三十三

六

仁右腳偏小十有九載又服寒食藥違錯節度辛苦荼毒於今七年隆冬裸袒食冰當暑煩悶加以咳逆或若瘰癧或類傷寒浮氣流腫四肢酸重救命呼喻父兄見出妻息長訣仰迫天威扶輿就道所苦彌加不任路次委身待罪伏枕歎息臣聞詔衛不竝奏雅鄭不兼御故邵子入周禍延王叔虞邱稱賢樊姬掩口君子小人禮不同器况臣麤麤之彫胡庸夫錦衣不稱其服也竊聞同命之士咸以畢到唯臣疾疾抱嬰牀蓐雖貪戀明時懼斃命路隅設臣無疾而遭堯舜之世執志箕山冀蒙俯允臣聞上有明聖之主

下有輸實之臣唯陛下問所垂恕更旌懷後索隱於
傳嚴收釣於淵濱無令泥滓久濁清流庶得全殘喘
於聖世臣下勝怖懼之至歲餘又舉賢良方正竝不
起自表就帝借書帝送一車書與之當是時濟陰太
守蜀人文立表以命士有貸爲煩請絕其禮幣詔從
之謚聞而歎曰亡國之大夫不可與圖存而以革歷
代之制其可乎夫車馬資費於邱園元纁之贄自
古之舊也故孔子稱風夜殯學以待問席上之珍以
待聘士於是乎三揖乃進明致之難也一讓而退明
去之易也若殷湯之於伊尹文王之於呂尙或身卽

晉記

卷四十六

七

葬野或就載以歸惟恐禮之不重豈吝其煩費哉且
一禮不備貞女恥之况命士乎子曰賜也爾愛其羊
我愛其禮棄之如何政之失賢於此乎在矣咸寧初
詔以謚爲太子中庶子謚固辭篤疾尋復徵爲議郎
又詔補著作郎不應著論爲葬送之制名曰篤終曰
元晏先生以爲亡存天地之定數人理之必至也故
禮六十而制壽至於九十各有等差防終以素豈流
俗之多忌哉吾年雖未及制壽然嬰疾彌紀仍遭喪
難神氣損劣困頓者已數矣常懼天墮下期慮終無
素是以略陳至懷夫人之所貪者生也所惡者死也

然貪不得越惡不可逃人之死也精骸形散魂無不
之故氣屬於天寄命終盡窮體反眞故尸藏於地是
以神不存體與氣升降尸不久寄與地合形形神不
隔天地之性也尸與土并反眞之理也今生不能保
七尺軀死何故隔一棺之士然則衣衾所以穢尸棺
槨所以隔眞故桓司馬石槨不如速朽季孫璵璠比
之暴骸文公厚葬春秋以爲華元不臣楊王孫親土
漢書以爲賢於秦始皇如令魂必有知則人鬼異制
黃泉之親死多於生必將備其器物以待亡者今若
以存况終非卽靈之意也如其無知則空費生者之

晉記

卷四十六

八

用以啓姦心是招露形之禍增亡者之毒也葬者藏
也藏也者欲人之不得見也而大爲棺槨備贈存物
夫埋金路隅而書表於其上雖甚愚之人必將笑之
今豐財厚葬或剖破棺槨或牽曳形骸或剝臂持金
環或捫腸求珠玉焚如之形不痛於是自古及今未
有不死之人又無不發之墓也易稱古之葬者衣之
以薪葬之中野不封不樹是以死得歸眞亡不損生
故吾欲朝死夕葬夕死朝葬不封棺槨不加纁斂不
修沐浴不造新服不施殯哈吾本欲露形入坑以身
親土或恐人情染俗來久頓革理難今故徇爲之制

奢不石梓。儉不露形。氣絕之後。便即時服。幅巾故衣。以簾簾裹尸。麻約二頭。置尸牀上。擇不毛之地。穿坑深十尺。長一丈五尺。廣六尺。坑訖。舉牀就坑。去牀下尸平生之物。皆無自隨。唯齋經一卷。示不忘孝道。簾條之外。便以親土。土與地平。還其故草。無種樹木。削除。使生迹無處。自求不知。不見。可欲。則姦不生。心終始無怵惕。千載不慮。患形骸與后土同體。魂爽與元氣合靈。真篤愛之至也。若亡有先後。不得移祔。祔葬自周公來。非古制也。舜葬蒼梧。二妃不從。何必周禮。無問師工。無信卜筮。無拘俗言。無張神坐。無十五日朝夕上食。禮不墓祭。但月朔於家設席以祭。百日而止。臨必昏明。不得以夜制。服常居。不得墓次。夫古不崇墓。智也。今之封樹。愚也。若不從此。是戮尸地下。死而重傷。魂而有靈。則冤悲沒世。長為恨鬼。王孫之子。可以為誠。死誓難違。幸無改焉。竟不仕。太康三年卒。年六十八。子童靈。方回。遵其遺命。謚所撰帝王世紀。年歷。高士逸士列女等傳。元吳春秋。及詩賦。誄頌。並傳於世。門人摯虞。張軌。牛綜。席純。皆為晉名臣。方回。永嘉初。博士徵不起。避亂荊州。足不入城府。蠶而後衣。耕而後食。刺史陶侃禮之甚厚。每造著素士。

晉記

卷四十六 列傳

九

服屏儀從。望門輒下而進。王敦使王廙代侃。遷侃為廣州。侃將詣敦。方回諫曰。吾聞敵國滅功臣亡。足下新破杜弢。功莫與二。欲無危其可得乎。侃不然之。敦果欲殺侃。廙至荊州。大行殺戮。百姓叛之。迎杜弢。方回為侃所敬。又不詣廙。廙忌而殺之。荆土華夷莫不流涕。

晉記

卷四十六 列傳

十

文苑列傳

自古文章之士莫不力追心構自負成家思垂名於百世而其間盛衰之數關乎天地之氣運蓋有非人力之所能爲者文自漢以降無靡排偶詞煩而氣衰逮乎六朝之季樸茂之風盡矣司馬氏去漢未遠其時以文名家者蓋十數而陸海潘江推爲巨宗然以彼才之多而能爲靡麗不能爲樸茂則囿於風氣而不自知也夫氣運有遷流人心有好尚人之所好氣

晉記

卷四十七

列傳

一

亦隨之人固有終身競著作而不得一字之傳亦有未嘗以文章自命而其論畱之千載蓋凡傳於世而不可磨滅者皆文之至者也豈風氣所能圖焉故天人明理亂徹而不藉乎華藻者經世之典則也鉤章琢句金相玉潤氣韻天成者性情之律呂也寫萬物之狀攄一己之懷思風發而言泉流者藝苑之鼓吹也雖其人或逸乎軌轍而才不愧乎春華則君子固有取焉嗟夫太元成而當時以覆醬額三都出而洛陽爲之紙貴士負千古不磨之氣而當世之知音又焉可少哉然士果能垂名於百世則一時之遇不遇

又安足云今次其行事爲文苑傳以著於篇

文苑傳

潘尼

潘尼字正叔滎陽中牟人也祖勗漢東海相父滿平原內史尼少與從父岳以文章見知而性靜退以勤學著述爲事嘗著安身論二千餘言以見志太康中舉秀才爲太常博士歷淮南王允鎮東參軍元康初升太子舍人出爲宛令在任寬而不縱恤隱勤政入補尚書郎轉著作郎爲乘輿箴其序辭曰易稱有天地然後有人倫有父子然後有君臣傳曰大者天地

晉記

卷四十七

列傳

一

其次君臣然君臣父子之道天地人倫之本未有以先之者也故天生烝人而樹之君使司牧之將以導羣生之性而理萬物之情豈以寵一人之身極無量之欲如斯而已哉夫古之爲君者無欲而至公故有茅茨土堦之儉而後之爲君者有欲而自利故有瑤臺瓊室之侈無欲者天下其推之有欲者天下其爭之推之之極雖禪代猶脫屣爭之之極雖劫殺而不避故曰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乃天下之天下安可求而得辭而已者乎夫修諸己而化諸人出乎邇而見乎遠者言行之謂也故人主所患莫甚於不知其過

而所美莫美於好聞其過。若有君於此而曰子必無過。唯其言而莫之違。斯孔子所謂一言而喪國者也。蓋君子之過。如日月之蝕過也。人皆見之。更也人皆仰之。雖以堯舜湯武之盛。必有誹謗之木。敢諫之鼓。盤杆之銘。無諱之史。所以閑其邪僻而納諸正道。其自維持如此之備。故箴規之興。將以救過補闕。然猶依違諷喻。使言之者無罪。聞之者足以自誠。先儒既援古義舉內外之殊。而高祖亦序六官。論成敗之要。義正辭約。又盡善矣。自虞人箴。以至於百官。非唯規其所司。誠欲人主斟酌其得失焉。春秋傳曰。命百官

晉記

卷四十七 列傳

三

箴王闕。則亦天子之事也。尼以爲王者膺受命之期。當神器之運。總萬幾而撫四海。簡羣才而審所授。孜孜於得人。汲汲於問過。雖延諍面折。猶將祈請而求焉。至於箴規諫之順者。曷爲獨闕之哉。是以不量其學陋思淺。嘗試撰而述之。不敢斥至尊之號。故以乘輿目篇。蓋帝王之事至大。而古今之變至衆。文繁而義詭。意局而辭野。將欲希企前賢。髣髴崇軌。譬猶邱垤之望華岱。恆星之繫日月也。其不建明矣。頌曰。元元遂初。芒芒太始。清濁同流。元黃錯峙。上下弗形。尊卑靡紀。赫胥悠哉。大庭尙矣。皇極啓建。兩儀既分。彝

倫承序。萬邦已份。國事明王。家奉嚴君。各有攸尊。德用不勤。義農已降。暨於夏殷。或禪或傳。乃質乃文。太上無名。下知有之。仁義不存。而人歸孝慈。無爲無執。何欲何思。忠信之薄。禮刑實滋。既譽既畏。以侮以欺。作誓作盟。而人始叛。疑煌煌四海。藹藹萬乘。匪誓焉憑。左輔右弼。前疑後丞。一日萬幾。業業兢兢。夫出其言善。則千里是應。而莫余違。亦喪邦有徵。樞機之動。式以廢興。殷鑒不遠。若之何勿懲。且厚味腊毒。豐屋生災。辛作琬室。而夏與瑤臺。糟邱酒池。象筯玉盃。厥肴伊何。龍肝豹胎。惟此哲婦。職爲亂階。殷用喪師。夏

晉記

卷四十七 列傳

四

亦不恢。是以帝堯在位。茅茨不翦。周文日昃。昧旦丕顯。夫德輜如毛。而或舉之者鮮。故漢有慙德。武未盡善。下世道衰。末俗化淺。耽樂逸遊。荒淫沈湎。不式古訓。而好是佞辯。不遵王路。而覆車是踐。成敗之效。載在先典。匪唯陵夷。厥世用殄。故曰樹君如之何。將人是司。牧視之猶傷。而知其寒煥。故能撫之斯柔。而敦之斯睦。無遠不懷。靡思不服。夫豈厭縱一人。而玩其耳目。內迷聲色。外荒馳逐。不修政事。而終於顛覆。昔唐氏授舜。舜亦命禹。受終納祖。丕承天序。放桀惟湯。尅殷伊武。故禪代非一姓。社稷無常主。四嶽三塗。九

州之阻彭蠡洞庭殷商之旅虞夏之隆非由尺土而紂之百寇卒於絕緒故王者無親惟在擇人傾蓋惟舊白首乃新望中釣夫尹起有華負鼎鼓刀而謀合聖神夫豈借官左右而取介近臣蓋有國有家者莫云我聰或此面從莫謂我智聰受才易甘言美疾渺不爲累由夷逃寵遠於脫屣奈何人主位極則侈知人則昏惟帝所難唐朝既泰四族作姦周室既隆而管蔡不虔匪我二聖孰弭斯患若九德咸受僞父在官君非臣莫治臣非君莫安故書美康哉而易貴金蘭有皇司國敢告納言趙王倫篡尼託疾取假省墳

書記

卷四十七

列傳

五

墓聞齊王罔起兵乃赴許昌罔引爲參軍管書記事平封安昌公歷侍中祕書監永興末爲中書令懷帝卽位拜太常卿洛陽將沒攜家屬東出成臯欲還鄉里阻亂卒於塢壁年六十餘

左思

左思字太冲齊國臨淄人也其先齊之公族有左右公子因爲氏焉家世儒學父雍起小吏以能擢授殿中侍御史思少學鍾胡書及鼓琴並不成雍謂人曰思所曉解不及我少時思遂感激勤學貌寢口訥不好交遊著詩賦辭藻壯麗始造齊都賦一年乃成復

欲賦三都會妹入宮移家京師詣著作郎張載訪

岷邛之事遂構思十年門庭蕭索皆著筆紙得句卽

便疏之自以所見不博求爲祕書郎賦成時人未之

重也以安定皇甫謐有高名造而示之謐稱善爲其

賦序張載爲注魏都劉逵注吳蜀而序之曰觀中古

以來爲賦者多矣相如子虛擅名於前班固兩都理

勝其辭張衡二京文過其意至若此賦擬議數家傳

辭會義抑多精致非夫研覈者不能練其旨非夫博

物者不能統其異世咸貴遠而賤近莫肯用心於明

物斯文吾有異焉故聊以餘思爲其引詁亦猶胡廣

書記

卷四十七

列傳

六

之於官箴蔡雍之於典引也陳畱衛瓘又爲思賦作略解序曰余觀三都之賦言不苟華必經典要品物殊類稟之圖籍辭義瓌瑋良可貴也有晉徵士故太子中庶子安定皇甫謐西周之逸士也耽籍樂道高尚其事覽斯文而慷慨爲之都序中書著作郎安平張載中書郎濟南劉逵並以經學洽博才張美茂咸皆悅玩爲之訓詁其山川土域草木鳥獸奇怪珍異僉已研精所由紛散其義矣余嘉其文不能默已聊藉二子之遺忘又爲之略解祇增煩重覽者闕焉自後盛重於時司空張華見而歎曰班張之流也使讀

之者盡而有餘久而更新於是結紳章布之家競相傳寫洛陽爲之紙貴初陸機入洛欲爲此賦聞思作之撫掌而笑與弟雲書曰此間有伶父欲作三都賦須其成言以覆酒甕耳及思賦出機絕歎伏以爲不能加也遂輟筆焉祕書監賈誼請講漢書謚誅退居宜春里齊王罔以爲記室督解疾不就張方之亂舉家適冀州數歲以疾終

成公綏 鄒湛 裴據 褚陶 趙至

成公綏字子安東郡白馬人也幼聰敏博涉經傳性寡欲不營資產家貧歲饑宴如也綏詞賦閎麗而閑

晉記

卷四十七 列傳 三十四

七

默自守不求聞達張華雅重綏每見其文歎以爲絕倫薦之太常徵爲博士歷祕書丞遷中書郎每與華受詔竝爲詩賦泰始九年卒所著詩賦雜筆十餘卷行於世當是時新野鄒湛長社裴據錢塘褚陶俱以詩賦得名湛爲征南將軍羊祜從事中郎祜深重之官至散騎常侍國子祭酒據美姿容弱冠辟大將軍府出爲山陽令有政績後自黃門侍郎出爲冀州刺史弟嵩才藝尤美拜太子中庶子爲石勒所殺陶字季雅年十二作鷗鳥水磴二賦見者奇之吳亡召補尙書郎張華謂陸機曰君兄弟龍躍雲津顧彥先鳳

鳴朝陽謂東南之寶已盡不意復見褚生機曰公但未覩不鳴不躍者耳湛字潤甫據字道彥其所著詞賦論議各數十篇爲時所重然閎麗不及綏也時又有趙至者字景真代郡人也寓居洛陽緱氏令初到官至年十三與母同觀母曰汝先世本非微賤因世亂流離遂爲士伍爾後能如此耶至卽從師受業聞父耕叱牛聲投書而泣師怪而問之曰我小未能榮養使老父不免勤苦師大異之年十四詣洛陽游太學遇嵇康寫石經徘徊視之不能去請問姓名康異而告之尋走山陽求康不得而還又將遠學母禁之

晉記

卷四十七 列傳 三十四

八

至乃陽狂輒走十六游鄴復與康相遇隨康還山陽康曰卿頭小而銳童子白黑分明有白起之風矣康死至詣魏興太守張嗣宗嗣宗遷江夏相至隨到涓川欲因入吳而嗣宗卒乃向遼西占戶焉至身長七尺四寸論議精辯有縱橫才氣詞藻豔麗遼西舉郡計吏到洛與父相遇時母已亡父欲令其官立弗告仍戒以不歸至還遼西幽州三辟部從事太康中以良吏赴洛方知母亡絕而復蘇初至自恥士伍欲以宦學立名期於榮養而無援於朝其志不就號憤慟哭年三十七流血而卒

王沈

王沈字彥伯高平人也家世寒素沈少有俊才不能隨俗俯仰爲時豪所抑仕郡文學掾鬱鬱不得志乃作釋時論其辭曰東野丈人觀時以居隱耕汗腴之墟有冰氏之子出自洄陰之谷過而問塗丈人曰子奚自曰自洄陰之鄉奚適曰欲適煌煌之堂丈人曰入煌煌之堂者必有赫赫之光今子困於寒而欲求諸熱無得熱之方冰子瞿然曰胡爲其然也丈人曰融融者乃趣熱之士其得鑪冶之門者惟挾炭之子苟非斯人不如其已冰子曰吾聞宗廟之器不要華

晉記

卷四十七

列傳

九

林之木四門之賓何必冠蓋之族前賢有解韋索而佩朱戟舍徒擔而乘丹轂由此言之何恤而無祿惟先生告我塗之速也丈人曰嗚呼子間得之若是不知時之在彼吾將釋子夫道有安危時有險易才有所應行有所適英奇奮於縱橫之世賢知顯於霸王之初當厄難則騁權譎以良圖值制作則展儒道以暢摠是則袞龍出於緼褐卿相起於匹夫故有朝賤而夕貴先卷而後舒當斯時也豈計門資之高卑論勢位之輕重乎今則不然上聖下明時隆道寧羣后逸豫宴安守平百辟君子奕世相生公門有公卿門

有卿指禿腐骨不簡輩俾肉食繼踵於華屋疏飯襲

跡於藟藟至乃空器者以泓吟爲雅量璫慧者以淺

利爲鎗鎗晦胎者以無檢爲宏曠僕垢者以守意爲

堅貞嘲哮者以麤發爲高亮韞蝥者以色厚爲篤誠

庵焚者以博納爲通濟眠照者以難入爲凝清拉答

者有沈重之譽噉悶者得清勦之聲嗒嗒怯畏於謙

讓問葦勇敢於養靜凡茲流也視其用心察其所安

責人必急於已恆寬德無厚而自貴位未高而自尊

眼罔嚮而遠視鼻膠鼠而刺天忌惡君子悅媚小人

姻黨相扇毀譽交紛當局迷於所受聽採惑於所聞

晉記

卷四十七

列傳

十

京邑翼翼羣士千億奔集勢門求官購職童僕闕其車乘關寺相其服飾親客陰參於靖室疏賓徙倚於門側時因接見矜厲容色官無大小問是誰力今以子孤寒懷貞抱素志陵雲霄偶景獨步直順常道闕津難渡欲騁韓盧時無狡兔衆塗圯塞投足何錯於是冰子釋然乃悟曰富貴人之所欲貧賤人之所惡僕少長於孔顏之門久處於清寒之路不謂熱勢自其遮銅敬承明誨服我初素彈琴詠典以保年祚伯成延陵高節可慕丹轂滅族呂霍哀吟朝榮夕滅旦飛暮沈聘周道師巢由德林豐屋節家易著明箴人

薄位尊積難任三郤戶晉朱華咎深投局正幅實
獲我心是時王政陵遲官才失實君子多退而窮處
沈遂終於里閭元康初松滋令吳郡蔡洪叔開有才
名作孤奮論與釋時意同讀之者莫不歎息焉

張翰

張翰字季鷹吳郡吳人也父儼吳大鴻臚翰善屬文
而縱達不羈時人號爲江東步兵會稽賀循赴命入
洛經吳閭門於舟中彈琴翰初不相識聞之就談大
悅問知其入洛乃曰吾亦有事於北京同載而去不
告家人齊王冏辟爲大司馬東曹掾冏時執權翰謂

齊記

卷四十七 列傳

十一

顧榮曰天下紛紛禍難未已夫有四海之名者求退
實難吾本山林間人無望於時矣子善以智慮後榮
執其手愴然曰吾亦與子採南山蕨飲三江水耳翰
因見秋風起乃思吳中菰菜蓴羹鱸魚膾曰人生貴
得適志何能羈宦數千里以要名爵乎遂命駕而歸
著首邱賦俄而冏誅人皆謂之見機然府以其輒去
除吏名翰因心自任不求當世或謂之曰卿縱適一
時獨不爲身後名耶翰曰使我有身後名不如卽時
一杯酒性至孝母亡哀毀過禮年五十七而卒其文
筆數十篇行於世

庾闡

庾闡字仲初潁川鄆陵人也祖輝安北長史父東以
勇力聞武帝時有西域健胡趨捷無敵晉人莫敢與
校帝募勇士惟東應選遂撲殺之名震殊俗闡好學
九歲能屬文少隨舅孫氏渡江母隨兄肇爲安樂長
史在項城永嘉末爲石勒所沒闡不櫛沐不婚宦絕
酒肉垂二十年後爲西陽王太宰掾累遷尚書郎蘇
峻之反闡出奔郗鑒爲司空參軍峻平賜爵吉陽縣
男拜彭城內史尋召爲散騎侍郎領大著作頃之出
補零陵太守入湘川弔賈誼其辭曰中興二十三載

齊記

卷四十七 列傳

十一

余忝守衡南鼓棹三江路次巴陵望君山而過洞庭
涉湘川而觀汨水臨賈生投書之川慨以永懷矣及
造長沙觀其遺象喟然有感乃弔之云偉哉蘭生而
芳玉產而潔陽葩熙冰寒松負雪莫邪挺鏑天驥汗
血荀云其雋誰與比傑是以高明倬茂獨發奇秀道
率天貞不議世疾煥乎若望舒耀景而焯羣星矯乎
若翔鸞拊翼而逸宇宙也飛榮洛汭擢潁山東質清
浮磬聲若孤桐琅琅其璞巖巖其峯信道居正而以
天下爲公方駕逸步不以曲路期通是以張高絃悲
聲激杜落清唱未和而桑濮代作雖有惠音莫過韶

淺雖有騰鱗終什一。空嗚呼。大庭既遠。元風攸緬。皇道不以智降。上德不以仁顯。三五親譽其軌。可仰而標。霸功雖逸。其塗可翼。而聞悲夫。先生何命之蹇。懷寶如玉。而生運之淺。昔咎繇謨虞。呂尚歸昌。德協充符。乃應帝王。夷吾相桓。漢登蕭張。草廬三顧。臭若蘭芳。是以道隱則蟄。屈數感則鳳觀。若棲不擇木。翔非九五。雖曰玉折。儻才何補。夫心非死灰。智必存形。形託神王。故能全生。奈何蘭膏。揚芳漢庭。推景颺風。獨喪厥明。悠悠太素。存亡一指。道來斯通。世往斯圯。吾哀其生。未見其死。敢不敬弔。寄之淥水。後徵拜給事。

晉記

卷四十七 列傳

三

中復領著作。吳國內史虞潭爲太伯立碑。闡製其文。又作揚都賦。爲世所重。年五十四卒。所著詩賦銘頌共十卷。行於世。子肅之。亦有文藻。歷給事中。湘東太守。

李充 曹毗

李充字宏度。江夏人也。父矩。江州刺史。充少孤。好學。善楷書。辟丞相王導掾。轉記室參軍。性疾浮虛。嘗著學箴。其詞曰。芒芒太初。悠悠鴻荒。蚩蚩萬類。與道兼忘。聖跡未顯。賢名不彰。怡此鼓腹。率我猖狂。資生既廣。羣塗思通。開定師明。匪子求蒙。遺已濟物。而天下。

爲公。大庭唱基。義農空贊。六位時成。離暉大觀。澤洽雨濡。化流風散。比屋同塵。而人罔偕亂。爰暨中古。哲王胥承。質文代作。禮統迭興。事藉用以繁。化因阻而凝。動非性擾。靜豈神澄。名之攸彰。道之攸廢。乃損所隆。乃崇所替。刑作由於德衰。三辟興乎叔世。既敦既誘。乃矯乃厲。敦亦既備。矯亦既深。彫琢生文。抑揚成音。羣能騁技。衆巧竭心。野無陸馬。山無散林。風罔不動。化罔不移。人之失德。反正作奇。乃放欲以越禮。不知希競之爲病。違彼夷塗。而遵此險徑。狡兔陵岡。游魚遁川。至頤深妙。大象幽元。棄餌收置。而責功蹄筌。

晉記

卷四十七 列傳

古

先統喪歸。而寄旨忘言。政異微辭。拔本塞源。遁迹永日。尋響窮年。刻意離性。而失其常然。世有險夷。運有通圯。損益適時。升降惟理。道不可以一日廢。亦不可以一朝擬。禮不可以千載制。亦不可以當年止。非仁無以長物。非義無以齊恥。仁義固不可遠。去其害仁義者而已。力行猶懼不逮。希企邈以遠矣。室有善言。應在千里。況乎行止。復禮克己。風人司箴。敬始君子。征北褚裒。引爲參軍。充以家貧。求外出。裒將以爲縣。試問充可否。充曰。窮後投林。豈暇擇木。乃除剡令。遭母憂。服闋。爲大著作郎。時典籍混亂。充刪除煩重。以。

類相從分作四部甚有條理。累遷中書侍郎。卒官充注尚書及周易旨六篇釋莊論上下二篇詩賦表頌雜文共二百餘篇。竝行於世。充從兄式善楷隸。中興初。位至侍中。充子顥亦能述作。舉孝廉。時譙國曹毗字輔佐亦善屬詞賦。蔡謨舉為佐著作郎。後自句章令徵拜太學博士。以名位不顯著。對儒以自釋。累遷至光祿勳。凡所著文筆十五卷。

袁宏 伏滔 羅舍 孟嘉 郝隆

袁宏字彥伯。侍中猷之孫也。父勗臨汝令。宏有逸才。善屬文。少孤貧。以運租自業。謝尚鎮牛渚。秋夜。乘月

齊記

卷四十七 列傳

五

與左右微服泛江。宏在運舫中。詠聲既清朗。辭又藻拔。尚駐聽而遣問焉。云袁臨汝郎誦詩。即其詠史之作也。迎之舟中。申旦不寐。尚拜安西將軍。豫州刺史。引為參軍。累遷大司馬記室。桓溫重其文章。專綜書記。宏作東征賦。賦末列稱過江諸名德。而不載桓彝。時伏滔先在溫府。與宏善。諫宏笑而不答。溫知之。甚然。以宏名高。不欲使人顯問。後游青山。飲歸。命宏同載。途中問宏曰。聞君作東征賦。多稱先賢。何為不及先君。宏曰。尊君稱謂。非下官敢專。既未遑啓。不敢顯耳。溫疑不實。乃曰。君欲為何辭。宏曰。風塵散

齊記

卷四十七 列傳

六

朗。或搜或引。身雖可亡。道不可隕。宣城之節。信義為允。溫泣然而止。宏賦又不及陶侃。侃子胡奴嘗於曲室抽刀問宏曰。家公勳跡如此。君賦何相忽也。宏窘急曰。我已盛述尊公。何乃言無因。曰。精金百汰。在割能斷。功以濟時。職思靜亂。長沙之勳。為史所贊。胡奴投刀而笑。其文為時所重。如此。後為三國名臣。頌從溫北征。作北征賦。皆其文之高者也。嘗與王珣伏滔同集溫坐。溫使滔讀其北征賦。至聞所傳於相傳。云獲麟於此。野誕靈物。以瑞德。奚授體於虞者。疾尼父之洞泣。似實慟而非假。豈一性之足傷。乃致傷於天下。其本至此。改韻。王珣曰。此賦方傳千載。而天下之後。移韻徙事。似未盡寫送之致。伏滔曰。得益一寫韻。不小勝乎。宏應聲曰。感不絕於余心。慙流風而獨寫。珣誦味久之。謂滔曰。當今文章。故當共推此生。當是時。桓溫深禮文學之士。安邱伏元度滔來陽羅君章舍。江夏孟萬年嘉琅邪王珣汲郡郝隆之流。前後在溫府。俱為所重。而宏性彊正。雖被禮遇。辨論每不阿屈。故榮任不至。宏以文章自負。心輕滔。而府中呼為袁伏。恥之。歎曰。公未優國士。而與滔比肩。何其辱也。太傅安為揚州刺史。宏自吏部郎出守東陽郡。祖道

於冷亭時賢畢集。安欲以卒迫試之。臨別執其手。顧左右取扇而授之。曰。聊以贈行。宏卽對曰。輒當奉揚仁風。慰彼黎庶。時人歎其率而能整焉。太元初。年四十九。卒於東陽。滔爲溫參軍。從擊袁眞。至壽陽。以淮南展叛。著論二篇。凡千數百言。名曰正淮。壽陽平。以功封聞喜縣侯。除永世令。太元中。拜著作郎。專掌國史。孝武帝會西堂。嘗問滔在坐不滔。還告子系之曰。百人高會。而天子先問伏滔在坐不。此故未易得也。孟嘉初爲太尉亮江州從事。豫章太守褚裒朝亮。亮大會州府。嘉坐次甚遠。裒問亮。聞江州有孟嘉。其人安在。亮曰。在坐也。公自識之。裒歷觀指嘉曰。此君將無是乎。亮欣然而笑。喜裒得嘉。奇嘉爲裒所得。後爲溫征西參軍。九月九日。溫宴龍山。時佐吏竝著戎服。風至吹墮嘉帽。而嘉勿覺。溫戒左右勿言。欲觀其舉止。嘉良久如廁。溫令還帽。而使孫盛作文以嘲之。置嘉坐處。嘉還見而卽答之。其文甚美。四坐嗟歎。以爲雖袁宏不能過也。嘉好酣飲。然愈多不亂。舍少有志。尙嘗夢一鳥。文彩異常。飛入口中。因驚覺。自此藻思日新。爲郡功曹。刺史庾亮以爲郤江夏從事。太守謝尙與舍爲方外之好。溫臨州。請征西參軍。嘗使舍按

尙舍至。不問郡事。與尙酣飲累日。而還溫問之。舍曰。公謂尙何如。人溫曰。勝我也。舍曰。豈有勝公者而行非邪。故一無所問。溫禮之。亞於宏。徵爲尙書郎。遷宜都太守。累官侍中。廷尉。致仕。加中散大夫。門施行馬。卒年七十七。所著文章行於世。滔卒。官游擊將軍。嘉終長史。隆字佐治。嘗七月七日。出日中。仰臥。人問其故。曰。我曬書耳。初爲溫南蠻參軍。三月三日。佐吏雅集。賦詩。不能者罰酒三升。隆初以不能受罰。既飲而賦。嫌隅躍清池。溫問。婢隅何物。隆曰。蠻語名魚。謂然。溫曰。詩故可蠻語邪。隆曰。千里投公。始得蠻府參軍。焉得不作蠻語邪。溫笑。隆終征西參軍。珣別有傳。溫佐吏文學。始終無及宏者。宏見漢時博毅作顯宗頌。辭甚典雅。乃作頌九章。頌簡文之德。撰後漢紀三十卷。竹林名士傳三卷。詩賦詠表雜文凡三百篇。三子長超。子次成。子明。子明子有父風。官至臨賀太守。

晉記卷四十八

列傳

蕭山郭倫撰

文苑傳二

夏侯湛

夏侯湛字孝若。譙國譙人也。祖威。魏兗州刺史。父莊。淮南太守。湛少好學。文章宏富。善構新詞。美姿容。與潘岳友善。每行止。同輿接茵。京都謂之連璧。初爲太尉掾。泰始中舉賢良。對策中第。拜郎中。累年不調。作抵疑二千言。以自廣。後選補太子舍人。轉尚書郎。出爲野王令。以卹隱爲急。政務清閒。優游多暇。乃倣尙

晉記

卷四十八 列傳

書作昆弟。誥其辭曰。惟正月才生。晚湛若曰。咨爾昆弟。淳琬瑄。謨摠瞻。古人有言。孝乎惟孝。友于兄弟。死喪之戚。兄弟孔懷。又曰。周之有至德也。莫如兄弟。於戲。古之載於訓籍。傳於詩書者。厥乃不思。不可不行。爾其專乃心。一乃聽。砥礪乃性。以聽我之格言。淳等拜手稽首。湛若曰。嗚呼。惟我皇乃祖。滕公肇釐厥德。厥功以左右漢祖。宏濟於嗣君。用垂祚於後世。世增敷前軌。濟其好行美德。明允相繼。冠冕胥及。以逮於皇曾祖愍侯。寅亮魏祖。用康乂厥世。遂啓土宇。以大綜厥勳於家。我皇祖穆侯。崇厥基。以允釐顯志。用恢

闢我令業。維我后府君。侯祇服哲命。欽明文思。以熙

柔我家道。丕隆我先緒。欽若稽古訓。用敷訓典。籍乃

綜其微言。嗚呼。自三墳五典。八索九邱。圖緯六藝。及

百家衆流。罔不探賾索隱。鈎深致遠。洪範九疇。彝倫

攸叙。乃命世立言。越用繼尼父之大業。斯文在茲。且

九齡而我王母。薛妃登遐。我后孝思罔極。惟以奉於

穆侯之繼室。蔡姬以致其子道。蔡姬登遐。臨於穆侯

之命。厥禮乃不得成。用不祔於祖姑。惟乃用聘其永

慕。厥乃以疾辭位。用遜於厥家。布衣席棗。以終於三

載。厥乃古訓無文。我后丕孝。其心用假於厥制。以穆

晉記

卷四十八 列傳

一

於世父使君。侯惟伯后。聰明獻智。奕世載德。用慈友於我后。我惟烝烝。是虔罔不克承。厥誨用增。茂我敦篤。以播休美於一世。厥乃可不遵。惟我用夙夜匪懈。日鑽其道。而仰之彌高。鑽之彌堅。我欲用罷。不敢。豈惟予躬是懼。寔令跡是奉。厥乃晝分而食。夜分而寢。惟惟令跡是畏。寔爾猶是儀。嗚呼。予其敬哉。俞。予聞之。周之有至德。有婦人焉。我母氏羊姬。宣慈愷悌。明粹篤誠。以撫訓羣。子厥乃我胤。齒則受厥教。予書學未遑。惟寧敦詩書禮樂。孳孳弗倦。我有識。惟與汝服厥誨。惟仁義惟孝友。是尙。憂深思遠。祇以防於微。翳

齊記

卷四十八 列傳

三

義形於色。厚愛平恕。以濟其寬裕。用緝和我七子。訓
諧我五妹。惟我兄弟姊妹。束脩慎行。用不辱於冠帶。
寔母氏是憑。予其爲政。最爾。惟母氏仁之不行。是戚
予其望。色思寬。獄之不情。教之不泰。是訓予其納戒。
思詳。嗚呼。惟母氏信著於不言。行感於神明。若夫恭
事於蔡姬。敦穆於九族。乃高於古之人。古之人厥乃
千里承師。矧我惟父。惟母。世德之餘烈。服膺之弗可
及。景仰之弗可階。汝其念哉。俾羣弟天祚於我家。俾
爾戚休明是履。淳英哉。文明柔順。琬乃沈毅。篤固惟
瑄。厥清粹平理。謨茂哉。儔哲寅亮。摠其宏肅。簡雅瞻
乃純鑠惠和。惟我蒙蔽極否於義訓。嗟爾六弟。汝其
滋義洗心。以補予之尤。予乃亦不敢忘汝之闕。嗚呼。
小子瞻。汝其見予之長於仁。未見予之長於義也。瞻
曰。俞以如何。湛若曰。我之肇於總角。以逮於弱冠。暨
於今之二毛。受學於先載。納誨於嚴父慈母。予其敬
忌於厥身。而匡予之纖介。翼予之小疵。使予有過未
曾不知。予知之。迨改。惟冲子是賴。予親於心。愛於中。
敬於貌。厥乃口無擇言。柔惠且直。廉而不剝。肅而不
厲。厥其成予哉。用集我父母之訓。庶明厲翼。邇可遠
在。茲贈予。瞻首。曰。俞湛曰。都在修身。在愛人。瞻曰。

齊記

卷四十八 列傳

四

吁。惟聖其難之。湛曰。都厥不行。惟難。厥行惟易。淳曰。
俞明而昧。崇而卑。冲而恆。顯而賢。同而疑。厲而柔和。
而矜。湛曰。俞乃言厥有道。淳曰。俞祇服訓。湛曰。來。琬。
汝亦昌言。琬曰。俞身不及於人。不敢墮於勤。厥故惟
新。湛曰。俞瑄亦昌言。瑄曰。俞滋敬於己。不滋敬於己。
惟敬乃恃。無忘有恥。湛曰。俞謨亦昌言。謨曰。俞無忘
於不可不虞。形貌以心。訪心於虞。湛曰。俞摠亦昌言。
摠曰。俞若憂厥憂。以休。湛曰。俞瞻亦昌言。瞻曰。俞復
外。惟內。取諸內。不忘諸外。湛曰。俞休哉。淳等拜手稽
首。湛亦拜手稽首。乃歌曰。明德復哉。家道休哉。世祚
悠哉。百祿周哉。又作歌曰。訊德恭哉。訓翼從哉。內外
康哉。皆拜曰。欽哉。居邑累年。除中書侍郎。出補南陽
相。遷太子僕。未就命。而武帝崩。惠帝卽位。拜散騎常
侍。元康初卒。年四十九。湛性豪侈。服食窮滋。極麗及
將沒。遺命小棺薄斂。不修封樹。或曰。湛其深達存亡
之理者歟。初湛作周詩成。以示潘岳。岳曰。此文非徒
溫雅。乃別見孝悌之性。岳因作家風詩。湛著論凡三
十餘篇。別爲一家之言。弟淳亦有文藻。官至弋陽太
守。遺中原多故。子姪多沒寇亂。惟息承湛江。參安東
軍事。累遷至散騎常侍。

張載

張載字孟陽。安平人也。父收。蜀郡太守。載性閑雅。博學能文章。太康初。至蜀省父。道經劍閣。載以蜀人恃險好亂。因著銘以作誡。曰。巖巖梁山。積石叢叢。遠屬荆衡。近綴岷嶓。南通邛樊。北達褒斜。狹過彭碣。高踰嵩華。惟蜀之門。作固作鎮。是曰劍閣。壁立千仞。窮地之險。極路之峻。世濁則逆。道清斯順。閉由往漢。開自有晉。秦得百二。并吞諸侯。齊得十二。田生獻籌。矧茲狹隘。土之外區。一人荷戟。萬夫趁趨。形勝之地。非親勿居。昔在武侯。中流而喜。河山之固。見屈吳起。洞庭

晉記 卷四十八 列傳 三十五

五

孟門。二國不祀。典寔由德。險亦難恃。自古及今。天命不易。應阻作昏。渺不敗績。公孫既沒。劉氏銜璧。覆車之軌。無或重跡。勒銘山河。敢告梁益。益州刺史張敏見而奇之。表上其文。武帝遣使。鑄於劍閣。山載又爲權論。曰。夫賢人君子。將立天下之功。成天下之名。非遇其時。曷由致之哉。故嘗試論之。殷湯無鳴條之事。則伊尹有莘之匹夫也。周武無牧野之陣。則呂牙渭濱之釣叟也。蓋聲發響應。形動影從。時平則才伏。世亂則奇用。設使秦莽修三王之法。時致隆平。則漢祖酒上之健吏。光武春陵之俠客耳。况乎附麗者哉。故

當其有事也。則足非千里。不入於輿。刀非斬鴻。不韜

於鞘。是以驚塞望風而退。頑鈍未試而廢。及其無事也。則牛驥共牢。利鈍齊列。處守平之世。而欲建殊常之勳。居太平之際。而吐違俗之謀。此猶卻步而登山。鸞章甫於越也。漢文帝見李廣而歎曰。惜子不遇。當高祖時。萬戶侯豈足道哉。故智無所運。其籌勇無所奮。其氣則勇怯一也。才無所聘。其能辯無所展。其說則頑慧均也。是以吳榜越船。不能無水。而浮青虬赤螭。不能無雲。而飛和璧在荆山。隋珠潛重川。非遇其人。焉有連城之價。照車之名乎。故餓夫庸隸。抱關屠

晉記

卷四十八 列傳 三十五

六

釣之倫。一旦而都卿相之位。建金石之號。或有懷顏孟之術。抱伊管之略。沒世而不齒者。此言有事之世。易爲功。無爲之時。難爲名也。若斯湮滅而不稱。曾不足以及多說。况夫庸庸之徒。少有不得意者。則自以爲枉伏。莫不飾小辯。立小善。以偶時。結朋黨。聚虛譽。以驅俗。進之無補於時。退之無損於化。而世主相與雷同。齊口吹而煦之。豈不哀哉。今士循常習故。規行矩步。積階級。累閭閥。碌碌然以取世資。若夫魁梧傑。卓犖倜儻之徒。直將伏死嶽岑之下。安能與步驟共爭道里乎。至如軒冕散班之士。苟不能匡化輔政。佐

時益世而徒俯仰取容要榮求利厚自封之資豐私家之積此沐猴而冠耳尚焉足道哉載又爲濛汜賦司隸校尉傅元見而嗟歎以車迎之爲之延譽起家佐著作郎出補肥鄉令復爲著作郎轉太子中舍人遷宏農太守長沙王又請爲記室督拜中書侍郎復領著作載見世方亂遂稱疾篤告歸卒於家載弟協字景陽與載齊名初辟公府掾轉祕書郎出爲河間內史在郡清簡時所在寇盜協屏居草澤以文章自娛擬諸名士作七命二千餘言世以爲工永嘉初徵爲黃門侍郎託疾不就尋卒協弟允字季陽亦能屬

晉記

卷四十八 列傳

七

文中興初渡江官至散騎常侍

陸機 陸雲

陸機字士衡吳郡人也祖遜吳丞相父抗吳大司馬機身長七尺其聲如鐘抗卒領父兵爲牙門將年二十而吳滅退居舊里閉門勤學好著文章積十年以孫氏在吳祖父世爲將相有大勳於江表慨然舉而棄之乃作辯亡論二篇其上篇曰昔漢氏失御姦臣竊命禍基京畿毒徧宇內皇綱弛頓王室遂卑於是羣雄蜂駭義兵四合吳武烈皇帝慷慨下國電發荆南權略紛紜忠勇伯世威稜則夷羿震盪兵交則

醜虜授馘遂掃清宗祊蒸禮皇祖於時雲興之將帶州焱起之師跨邑哮閭之羣風驅熊羆之族霧合雖兵以義動同盟戮力然皆苞藏禍心阻兵怙亂或師無謀律喪威稔寇忠規武節未有如此其著者也武烈既沒長沙桓王逸才命世弱冠秀發招覽遺老與之述業神兵東驅奮寡犯衆攻無堅城之將戰無交鋒之虜誅叛柔服而江外底定飭法修師則威德翕赫賓禮名賢而張公爲之雄交御豪俊而周瑜爲之傑彼二君子皆宏敏而多奇雅達而聰哲故同方者以類附等契者以氣集江東蓋多士矣將北伐諸華

晉記

卷四十八 列傳

八

鉏鋤千紀旋皇輿於夷庚反帝座於紫闥挾天子以令諸侯清天步而歸舊物戎車旣次羣凶側目大業未就中世而殞用集我大皇帝以奇蹤襲逸軌肅心因令圖從政咨於故實播憲稽乎遺風而加之以篤敬申之以節儉儔諮俊茂好謀善斷束帛旅於邱園旌命交於塗巷故豪彥尋聲而響臻志士晞光而景鶩異人輻湊猛士如林於是張公爲師傅周瑜陸公魯肅呂蒙之儔入爲腹心出爲股肱甘寧凌統程普賀齊朱桓朱然之徒奮其威韓當潘璋黃蓋蔣欽周泰之屬宣其力風雅則諸葛瑾張承步騭以名聲光

國政事則顧雍潘濬呂範呂岱以器任幹職奇偉則
虞翻陸績張惇以諷義舉政奉使則趙咨沈珩以敏
達延譽術數則吳範趙達以祿祥協德董襲陳武殺
身以衛主駱統劉基彊諫以補過謀無遺計舉不失
策故遂割據山川跨制荆吳而與天下爭衡矣魏氏
嘗藉戰勝之威率百萬之師浮鄧塞之舟下漢陰之
衆羽楫萬計龍躍順流銳師千旅虎步原隰謨臣盈
室武將連衡喟然有吞江滸之志壹宇宙之氣而周
瑜驅我偏師黜之赤壁喪旗亂轍僅而獲免收跡遠
遁漢王亦憑帝王之號帥巴漢之人乘危騁變結壘
晉記

卷四十八 列傳

九

重迹而至奇玩應響而赴輶軒聘於南荒衝軻息於
朔野黎庶免于戈之患戎馬無晨服之虞而帝業固
矣大皇既沒幼主莅朝姦回肆虐景皇幸興虔修遺
憲政無大闕守文之良主也降及歸命之初典刑未
滅故老猶存太司馬陸公以文武熙朝左丞相陸凱
以審諤盡規而施績范慎以威重顯丁奉鍾離斐以
武毅稱孟宗丁固之徒爲公卿樓元賀邵之屬掌機
事元首雖病股肱猶良爰逮末葉羣公旣喪然後黔
首有瓦解之患皇家有士崩之費歷命應化而微王
師躡運而發卒散於陣衆奔於邑城池無藩籬之固
晉記

卷四十八 列傳

十

子接士盡盛德之容。親仁罄丹府之愛。拔呂蒙於戎行。試潘濬於係虜。推誠信士。不恤人之我欺。量能授器。不患權之我偏。執鞭鞠躬。以重陸公之威。悉委武衛。以濟周瑜之師。卑宮菲食。豐功臣之賞。披懷虛已。納謨士之算。故魯肅一面而自託。士燮蒙險而效命。高張公之德。而省游田之娛。賢諸葛之言。而割情欲之歡。感陸公之規。而除刑法之煩。奇劉基之議。而作三爵之誓。屏氣跼蹐。以伺子明之疾。分滋損甘。以育凌統之孤。登壇慷慨。歸魯子之功。削投怨言。信子瑜之節。是以忠臣競盡其謨。志士咸得肆力。洪規遠昭。

晉記

卷四十八 列傳 三十五

十一

固不厭夫區區者也。故百官苟合。庶務未違。初都建鄴。羣臣請備禮秩。天子辭而弗許。曰。天下其謂朕何。宮室輿服。蓋慊如也。爰及中葉。天人之分既定。百度之缺初修。雖釀化懿綱。未齒乎上代。抑其體因經邦之具。亦足以爲政矣。地方幾萬里。帶甲將百萬。其野沃其兵練。其地利其財豐。東負滄海。西阻險塞。長江制其區宇。峻山帶其封域。國家之利。未見有宏於茲者也。借使守之以道。御之有術。敦率遺典。勤人謹政。修定策。守常險。則可以長世永年。未有危亡之患也。或曰。吳蜀唇齒之國也。蜀滅吳亡。理則然矣。夫蜀蓋

藩援之與國。而非吳人之存亡也。其郊境之接。重山積險。陸無長轂之徑。川阨流迅。水有驚波之難。雖有銳師百萬。啓行不過千夫。軸轡千里。前驅不過百艦。故劉氏之伐。陸公喻之長蛇。其勢然也。昔蜀之初亡。朝臣異謀。或欲積石以險其流。或欲機械以禦其變。天子總羣議。以諮之大司馬陸公。公以四瀆天地之。所以節宣其氣。固無可過之理。而機械則彼我所共。彼若棄長技。以就所屈。卽荆楚而爭舟楫之用。是天贊我也。將謹守峽口。以待擒耳。逮步闡之亂。憑寶城以延彊寇。資重幣以誘羣蠻。於是大邦之衆。雲翔電

晉記

卷四十八 列傳 三十五

十一

發。懸旂江介。築壘遵渚。衿帶要害。以止吳人之西。已漢舟師。沿江東下。陸公偏師三萬。北據東坑。深溝高壘。案甲養威。反虜跪迹。待戮而不敢北窺。生路彊寇。敗績宵遁。喪師大半。分命銳師五千。西禦水軍。東西同捷。獻俘萬計。信哉賢人之謀。豈欺我哉。自是烽燧罕驚。封域寡虞。陸公沒而潛謀兆。吳釁深而六師駭。夫太康之役。衆未盛乎曩日之師。廣州之亂。禍有愈乎向時之難。而邦家顛覆。宗廟爲墟。嗚呼。人之云亡。邦國殄瘁。不其然歟。易曰。湯武革命。順乎天。或曰。亂不極則治不形。言帝王之因天時也。古人有言曰。天

時不如地利。易曰：王侯設險以守其國。言爲國之恃險也。又曰：地利不如人和。在德不在險。言守險之由人也。吳之興也，參而由焉。孫卿所謂合其參者也。及其亡也，恃險而已。又孫卿所謂舍其參者也。夫四州之萌，非無衆也。大江以南，非乏俊也。山川之險，易守也。勁利之器，易用也。先政之策，易修也。功不興而禍遽何哉？所以用之者失也。故先王達經國之長規，審存亡之至數，謙己以安百姓，敦惠以致人和，寬沖以誘俊乂之謀，慈和以結士庶之愛，是以其安也。則黎元與之同慶，及其危也，則兆庶與之同患。安與衆同慶，則其危不可得也。危與下同患，則其難不足卹也。夫然故能保其社稷而固其土宇。麥秀無悲殷之思，黍離無愍周之感也。太康末，與弟雲至洛陽，造太常張華、華素聞其名，如舊相識，薦之。諸公楊駿辟爲太傅祭酒，累遷太子洗馬，著作郎。盧志於衆中問機曰：陸遜陸抗於君何人也？機曰：如君之於盧毓、盧瑒耳。志默然。既退，雲謂機曰：殊邦遐遠，容不相悉，何至於此？機曰：此輕我耳。我父祖名播四海，寧不知邪？吳王晏出鎮淮南，以機爲郎中令，轉殿中郎。王引爲相國參軍，預詠賈誼《鵩賦》。王嘗問：中書郎齊王

誅倫、收機等九人付廷尉。成都王穎、吳王晏救之，得減死徙邊。遇赦而免。顧榮、蔡淵以中原多故，勸機還吳。機負其才望，不聽。時諸王起義兵，聚於京師，而成都王穎推功不居。機既感全濟之恩，遂委身焉。穎表爲平原內史。太安初，穎與河間王顒舉兵，擊長沙王乂。假機後將軍，河北大都督，督北中郎將王粹、冠軍牽秀等二十餘萬人。列軍自朝歌至於河橋，鼓聲聞數百里。機以騎旅入宦，頓居羣士之右。而王粹、牽秀等心害其寵，機鄉人孫惠勸機讓都督於粹。機曰：將爲吾首鼠避敵，適所以速禍也。遂行。穎謂之曰：若功成事定，當爵爲郡公，位以台司，將軍勉之矣。機曰：昔齊桓任夷吾以善始，燕惠疑樂毅而鮮終。今日之事，在公不在機也。左長史盧志與機有隙，遂謂穎曰：陸機自比管樂，擬君闇主，自古命將遣師，未有臣陵其君而可以濟事者也。穎默然。機始臨戎而牙旗折，意甚惡之。長沙王奉天子與機戰於鹿苑，機軍大敗。赴七里澗而死者如積。澗水爲之不流。初，宦人孟玖弟超、穎之嬖臣也，領萬人爲小都督，未戰縱兵大掠。機錄其主者超將鐵騎百餘人直入機麾下奪之。顧機曰：貉奴能作督不？機司馬孫拯勸機以軍法斬超。機

不從起與玖書言機持兩端軍不速決及戰起不受
機節度輕兵獨進而沒玖疑機殺之與將軍王闡郝
昌公師藩牽秀等證機將反穎大怒使秀密收機其
夕機夢黑幘繞車手決不開天明而秀兵至機釋戎
服衣白帢與秀相見神色自若曰自吳朝傾覆吾兄
弟宗族蒙恩寵任今日受誅豈非命也因與穎牋詞
甚悽惻既而歎曰華亭鶴唳豈可復聞乎即斬於軍
中并收機司馬孫拯考掠兩踝骨見終不易詞拯門
生費慈宰意詣獄明拯拯警遣之不從亦與拯俱斃
於獄機死時年四十三子蔚夏同被害機天才秀

晉記

卷四十八

列傳

五

逸辭藻宏麗張華嘗謂之曰人之爲文常恨才少而
子更患其多後葛洪著書稱機文猶元圃之積玉五
河之吐流其宏麗妍贍英銳漂逸亦一代之絕乎其
爲人所推服如此然好游權門與賈謐親善以進趣
獲譏所著文章凡二百餘篇並行於世孫拯者字顯
世吳郡富陽人亦能屬文

雲字士龍六歲能屬文少與機齊名號曰二陸年十
六吳尚書廣陵閔鴻見而奇之舉雲賢良吳亡入洛
刺史周浚召爲從事俄辟公府掾爲太子舍人出補
浚儀令縣居都會名難理雲到官肅然下不能欺市

無二價人有見殺者主名不立雲錄其妻而無所問
十許日遣出密令人隨其後而謂之曰去不出十里
當有男子候之與語則縛來既而果然問之則與其
妻共殺其夫者也聞妻得出欲與語憚近縣故遠相
要候於是一縣稱其神明郡守害其能屢譴責之雲
乃去官百姓追思之圖其形配食縣社尋拜吳王晏
郎中令晏於西園大營第室雲上書曰臣竊見世祖
武皇帝臨朝拱默訓世以儉卽位二十有六載宮室
臺榭無所新營屢發明詔厚戒豐奢國家纂承務在
遵奉而世俗陵遲家競盈溢漸漬波蕩遂已成風雖

晉記

卷四十八

列傳

六

嚴詔屢宣而侈俗滋廣每觀詔書衆庶歎息清河王
昔起墓宅時手詔追述先帝節儉之教懇切之旨形
於四海清河王毀壞成宅以奉詔命海內聽望咸用
欣然臣愚以先帝遺教日以陵替今與國家協崇大
化追闡前蹤者實在殿下先敦素樸而後可以訓正
四方凡在崇麗一宜節之以制然後上厭帝心下允
時望臣以凡才特蒙拔擢亦思竭忠效節以報所受
之施是以不慮犯逆敢陳所懷如愚臣言有可采乞
垂三省時晏信任諸將使覆察諸官錢帛雲復上書
曰復見令書以部曲將李威馮南司馬吳定給使徐

泰等覆校諸官市買錢帛簿。臣愚以聖德龍興。先有大國。選衆官材。庶工肄業。中尉該大農誕。皆清廉淑慎。恪居所司。其下衆官。悉州閭一介疎闇之咎。雖可日聞。至於處義用情。庶無大戾。今咸南軍旅。小人定泰士卒。廝賤。非有清慎素著。忠公足稱。大臣所關。猶謂未詳。咸等督察。然後得信。既非開國勿用之義。又傷殿下推誠曠蕩之量。雖使咸等能盡節益國。而功利百倍。至於光輔國美。猶未若開懷信士之無失。况所益不過姑息之利。而使小人用事。大道陵替。此臣所以慷慨也。臣備位大臣。職任獻可。苟有管見。敢不

奏記

卷四十八 列傳 三五

七

三日。盧志曰。昔趙王殺中護軍趙浚。赦其子驥。驥詣明公而擊趙。卽前事也。蔡克入至。穎前叩頭流血曰。雲爲孟玖所怨。遠近莫不聞。今果見殺。罪無彰驗。竊爲明公惜之。僚屬隨克入者數十人。流涕固請。穎惻然有宥雲色。孟玖扶穎入。催使殺雲。時年四十二。有二女而無男。門生故吏迎喪葬。清河修墓立碑。四時祠祭焉。所著文章三百四十九篇。又撰新書十篇。竝行於世。雲弟耽爲平東祭酒。亦有清譽。與雲同遇害。大將軍參軍孫惠與淮南內史朱誕書曰。不意三陸相攜。閭朝一旦。湮滅道業。淪喪痛酷之深。荼毒難言。

奏記

卷四十八 列傳 三五

六

國喪備望。悲豈一人。其爲州里所痛悼如此。機從父兄喜。字恭仲。父瑀。吳吏部尙書。喜仕吳。亦至吏部。尙書少好學。能屬文。嘗爲自叙其略曰。劉向省新語而作新序。桓譚詠新序而作新論。余不自量。感子雲之法言而作言道。觀賈子之美才而作訪論。觀子政洪範而作古今歷覽。蔣子通萬機而作審機。讀幽通思元四愁而作娛賓九思。眞所謂忍愧者也。其書近百篇。吳亡。又作西州清論。傳於世。其較論格品篇曰。或問子薛瑩是國士之第一者乎。對曰。瑩何足

以當之。問者愕然。請故曰。夫歸命無道。肆行暴虐。若

龍蛇其身沈默其體潛而勿用趣不可測此第一人也避尊居卑祿代耕養元靜守約冲退澹然此第二人也侃然體國心不辭貴以方見憚執政不懼此第三人也斟酌時宜在亂猶顯意不忘忠時獻微益此第四人也溫恭修慎不爲詔首無所云補從容保寵此第五人也過此已往不足復數故上士多淪沒而遠悔吝中士有聲位而近禍殃瑩之處身在四五之間乎太康中下詔曰吳尚書陸喜等十五人南士歸稱竝以貞潔不容皓朝或忠而獲罪或退身修志放在草野主者可皆隨本位就下拜除勅所在以禮發遣須到隨才授用乃以喜爲散騎常侍尋卒子育爲尚書郎弋陽太守

潘岳

潘岳字安仁滎陽中牟人也祖瑾安平太守父芘琅邪內史岳少以才穎鄉邑號爲奇童美姿儀辭藻絕麗尤善爲哀誄之文初辟司空太尉府舉秀才出爲河陽令負其才鬱鬱不得志當是時尚書僕射山濤領吏部而王濟裴楷等竝爲帝所任岳內非之乃題閣道爲謠曰閣道東有大牛王濟執裴楷和嶠刺促不得休轉懷令時以逆旅逐末廢農茲淫亡命多

齊記

卷四十八 列傳 三十五

九

齊記

卷四十八 列傳 三十五

三

依湊勅除每十里一官攤使老小貧戶守之而差吏掌主依客舍收錢岳議曰臣謹案逆旅由來久矣語曰許由辭帝堯之命而舍於逆旅外傳曰晉陽處父過甯舍於逆旅魏武皇帝亦以爲宜其詩曰逆旅磬設以通商賈然則自堯到今未有不得客舍之法唯商鞅尤之固非聖世所言也方今四海會同九服納貢近畿輻湊客舍亦稠冬有溫廬夏有涼蔭芻秣成行器用取給疲牛必投乘涼近進發榻寫鞍皆有所憩又諸劫盜皆起於迥絕止乎人衆十里蕭條則姦軌生心連陌接館則寇情震懼且聞聲有救已發有追不救有罪不追有戮禁暴捕亡恆有司存凡此皆客舍之益而官攤之所乏也又行者貪路告糴炊爨皆以昏晨盛夏晝熱又兼星夜既限早閉不及攤門或避晚關逆逐路隅祇是慢藏誨盜之原苟以客舍多敗法教官舍棘攤獨復何人彼河橋孟津解券輸錢高第督察數入校出品郎兩岸相檢猶懼或失之故懸以祿利許以功報今賤吏疲人獨專攤稅管開閉之權籍不校之勢此道路之蠹姦利所殖也率歷代之舊俗獲行畱之懽心使客舍灑掃以待征旅擇家而息豈非衆庶顒顒之望請曹列上朝廷從之岳

頻宰二邑。勤於政治。調補尚書度支郎。遷廷尉評。以公事免。楊駿引爲太傅主簿。駿誅除名。初譙人公孫宏少孤。貧客田於河陽。善鼓琴。能屬文。岳爲河陽令。愛其才。待之甚厚。至是宏爲楚王瑋長史。專生殺之。政駿綱紀皆當從坐。同署主簿朱振已就戮。岳夕取急在外。宏言於瑋。謂之假吏。得免。未幾選爲長安令。作西征賦。徵補博士。未召。以母疾輒去官。免。尋爲著作郎。轉散騎侍郎。岳性輕躁。趨利與石崇等。詔事賈謐。謐出岳崇輒望塵而拜。構愍懷太子之文。岳之辭也。謐二十四友。岳爲其首。其母數謂之曰。爾當知足。

晉記

卷四十八

列傳

三

而乾沒不已。乎岳終不能改。既仕宦不達。乃作閑居賦。初岳父芑爲琅邪內史。孫秀爲小吏。給岳狡黠。自喜。岳數撻辱之。秀常銜忿。及趙王倫輔政。秀爲中書令。岳於省內謂秀曰。孫令猶憶曠昔周旋不秀曰。中心藏之。何日忘之。岳於是自知不免。永康元年。秀遂誣岳及石崇。歐陽建謀奉淮南王允齊王冏爲亂。誅之。夷三族。岳將詣市。與母別。曰。負阿母。岳金谷詩曰。投分寄石友。白首同所歸。初被收。俱不相知。石崇已在市。岳後至。崇謂之曰。安仁卿亦復爾邪。岳曰。可謂白首同所歸也。岳母及兄侍御史釋弟燕令豹司徒。

據據弟說兄弟之子已出之女無少長一時被害唯釋子伯武逃難得免而豹女與其母相抱呼號不可解會詔原之岳少時常挾彈出洛陽道婦人遇者皆連手縈繞投之以果滿車而歸張載貌甚醜每行小兒以瓦石擲之委頓而反岳才高貌都不可一世而依附賈氏卒蒙首惡之名天下惜之

文章之至原於忠孝三代以上聖人不得已而以言著之簡冊所以導天下以行也至戰國而諸子竝興而文始亂天下矣始皇之焚書使及諸子而不及六經則先聖之功臣矣所惡於一炬者謂其欲滅先王

晉記

卷四十八

列傳

三

之典而思以刑威擅天下也漢興賈董之倫其論皆爲治大下而發不專於文也而文莫過焉相如揚雄其風遂滋士大夫思垂名於後世者爭託焉彼蓋以此爲立言而昔之所謂立言者固如是哉易曰君子以言有物而行有恆蓋古之立言也言行出於一後世之立言也言行出於二故古之人誦一經而可以從政後世讀萬卷而茫無一物陸機潘岳文如江海而君臣之義曾不聞焉故獨次於思尼沈載宏湛諸人之後以見士之所貴者在彼而不在此也或曰彼

固不得爲立言矣。獨不得爲文苑乎。載嗚呼。士不明取舍之分。而爭騁於詞章。其幸而不得志。猶可言也。其不幸而得志。微特蹈處士之橫議。而有不禍人之國家者鮮矣。

晉記

卷四十八 列傳

三

晉記卷四十九

列傳

蕭山郭 倫撰

藝術列傳

昔者邱明敘妖夢以垂文。子長援龜策以立傳。藝術之興。由來尙矣。然聖人之作爲卜筮也。將以斷天下之疑。定天下之業。明於天之道。而察於神之故。以前民用。故曰人謀鬼謀。百姓與能。後世推步風角之術。其源蓋出於易。至詭怪而涉於妖誕。則不知大道之故也。夫陰陽之理。五行之用。鬼神之情狀。精其數。亦有以窮天下之變。而聖人一歸之人事。傳曰。妖由人興。人無覺焉。妖不自作。故識緯術數之學。君子弗道焉。然自漢以來。其術不廢。小道可觀。不以是乎。至若佛圖澄。鳩摩羅什之流。以其幻妄。鼓惑羣蒙。而西方之教。自此蔓延於天下。甚乎其作俑者也。今錄其技。能可紀者。以見一藝之微。亦足千古。況乎其上的者哉。

陳訓

陳訓字道元。歷陽人也。少好祕學。天文算歷。陰陽占候。尤善風角。孫皓以爲奉禁都尉。皓政嚴酷。訓知其必敗。而不攻言。時錢塘臨平湖開。或言天下當太平。青蓋入洛陽。孫皓大悅。以問訓。訓曰。臣止能望氣。不

能達湖之開塞退而告其友曰青蓋入洛將有與觀
銜璧之事非吉祥也吳亡訓隨例內徙拜諫議大夫
尋謝職歸陳敏作亂以弟宏爲歷陽太守訓謂邑人
曰陳家無王氣不久當滅宏聞將殺之訓鄉人秦璩
爲宏參軍說宏曰訓善風角可試之如不中斬乃未
晚也宏時攻征東參軍衡彥於歷陽問訓曰城中有
幾千人攻之可拔不訓登牛渚山望氣曰不過五百
人然不可攻攻之必敗宏怒曰焉有五千人攻五百
人而不得者遂攻之爲彥所敗宏乃厚遇之淮南周
元嘗問訓以官位訓曰君至卯年當剖符近郡酉年
當有曲蓋元曰果若此當相薦拔訓曰性不好官惟
欲得米耳元後果爲義興太守金紫將軍劉聰王彌
寇洛陽歷陽太守武暇問訓國家之事訓曰胡戎三
逼京師當陷天子野死今尚未也旣而懷愍有平陽
之酷焉甘卓代武暇爲太守訓私謂所親曰甘侯頭
低而視仰相法名爲盼刀及目有赤脈自外而入不
出十年必以兵死不領兵則可以免丞相導多病恆
自憂慮以問訓訓曰公耳豎垂肩必壽亦大貴子孫
當興於江東咸如其言訓年八十餘卒

戴洋 吳猛

戴洋字國流吳興長城人也年十二遇病死五日而
蘇及長善風角爲人短陋無風望而妙解占候卜數
吳末爲臺吏知吳將亡遂託疾不仕及吳平還鄉里
永嘉初爲都水令史洋知洛中富敗請急還家爲琅
邪王丞相令史王將登祚洋請用三月二十四日丙
午太史令陳卓奏用二十二日甲辰言昔越王用甲
辰三月反國范蠡稱在陽之前當主盡出上下盡空
德將出游刑入中宮今與此同洋曰越王爲吳所囚
雖當時遜媚實懷怨憤蠡故用甲辰乘德而歸畱刑
吳宮今大王內無合咎外無怨憤當承天洪命納祚
無疆何爲追越王去國畱殃故事耶王從之祖約鎮
譙請洋爲中典軍永昌元年四月庚辰禺中時有大
風起自東南折木洋曰十月必有賊到譙城東主簿
王振以洋爲妖白約收付刺姦絕其食五旬而言語
如故約乃謝之賜洋米三十石十月三日石勒騎果
到譙城東洋言於約曰虜必向城父可使騎追於水
南而步軍要截於水北可獲也約弗聽勒遂掠城父
婦女輜重而去咸和初月暈在角有赤白珥約問洋
洋曰角爲天門開布陽道宮門當有大戰俄而蘇峻
反遣使招約洋曰蘇峻必敗然其初起兵鋒不可當

審記

卷四十九

列傳

四

公可外和內嚴以待其變約不從遂與峻反三年五月大風雷雨西北來城內晦暝洋曰雷鳴人上明使君當遠依近直愛下振貧昔秦有此變卒致滅亡約大怒收洋而使部將李概將兵趨廬江衆悉潰約乃出洋問之曰吾還東何如雷壽陽雷壽陽何如入胡洋曰壽陽尚可入胡滅門約竟奔勒勒誅之及其親屬皆盡約既敗洋往尋陽南中郎將桓宣以爲參軍太尉陶侃畱之時侃謀北伐洋曰前年十一月樊噲守胃昂至今年四月積五百餘日昂趙分也石勒遂死樊噲以七月退從畢右順行入黃道未及天關以

審記

卷四十九

列傳

五

年必應既而城東家夜半望見城內有數炬火從城上出如大車狀白布幔覆東北行至江乃滅洋聞之歎曰此與前白氣同其不祥也咸康三年洋乃謂亮曰武昌土地有山無林政可圖始不可居終山作八字數不及九昔吳用壬寅創立宮城至己酉還下秣陵陶公亦陞八年土地盛衰有數公宜更擇吉處亮遲回不決五年亮使毛寶屯邾城九月大霧晏風洋曰當有怨賊報讎攻圍諸侯毛豫州宜遠偵邏防不測寶問何時洋曰五旬之內寶即遣兒婦還武昌尋傳賊來寇城洋占之曰十月丁亥夜半時得賊問干爲君支爲臣丁爲征西府亥爲邾城功曹爲賊神加子時十月水王木相王相氣合賊必來寅數七子數九賊多可九千入下可七千從魁爲貴人加丁下魁上有空亡之事不敢進武昌也賊果陷邾城而去毛寶死焉亮曰天何以利胡而病我洋曰天符有吉凶土地有盛衰今年害氣三合己亥己爲天下亥爲戎胡石虎亦當受死今乃不憂賊但憂公病耳六年正月朔而亮薨弟翼代亮洋復爲占候未幾卒年八十八餘所占驗者不可勝紀時有吳猛者豫章人少有孝行夏日與親同寢常手不驅蚊懼其去己而噬親也

年四十邑人丁義始授以神術嘗還豫章江波甚急猛不假舟楫以白羽扇畫水而渡觀者異之庾亮之疾也聞猛甚異乃迎之問疾何如猛辭以算盡請具棺服旬日而死形色如生未及大殮失其尸識者以爲亮不起之徵也已而果然

韓友

韓友字景先廬江舒人也爲書生受易於會稽伍振善占卜能圖宅相冢亦行京費厭勝之術龍舒長鄧林婦病積年垂死醫巫皆息意友爲筮之使或作野豬著臥處屏風上一宿覺佳於是遂差舒縣廷掾王

晉記

卷四十九 列傳

六

睦病死已復魄請友筮之令以丹畫版爲日月置牀頭又以豹皮馬障泥臥上立愈劉世則女病魅積年巫爲攻禱伐空冢故城間得狸鼯數十病猶不差友筮之命作布囊俟女發時張囊置窗牖間友閉戶作氣若有所驅斯須間見囊大如吹因決敗之女仍大發友乃更作二布囊沓張之施張如前囊復氣滿因急縛囊口懸樹浹旬漸消開視有二斤狐毛女遂釋然宣城邊洪以四月中就友卜家中安否友應然曰卿家有兵殃其禍甚重可伐七十束積於庚地至七月丁酉放火焚之咎可消不爾其凶難言洪如戒

而至日大風不敢發火洪後爲廣陽領校遭母喪歸家友來投之時日已暮出告從者速束裝吾當夜去從者曰今日已暝數十里草行何急而去友曰非汝所知也此間血覆地寧可復駐苦畱之不待食而去其夜洪欬發狂絞殺兩子并殺婦又斫父妾二人皆被創因出亡走明日洪宗族收殮亡者洪自經於宅前林中數日方得之宣城太守殷祐有疾友筮之曰七月晦日有大鸛鳥來集廳事上宜伺取之獲則吉不則凶至日果有大鸛尾垂九尺集廳事上掩捕得之祐疾愈遷石頭督護後爲吳郡太守友占卜甚多

晉記

卷四十九 列傳

七

消殃轉禍無不神驗干寶問其故友曰筮卦用五行相生殺如按方投藥治病以冷熱相救其差與不差不可必也友以元康六年舉賢良元帝渡江以爲廣武將軍永嘉末卒

淳于智 步熊 隗炤 嚴卿 杜不愆

淳于智字叔平濟北盧人也能易筮善厭勝之術高平劉柔夜臥鼠齧其左手中指以問智智曰是欲殺君而不能也當爲君使其反死乃以朱書手腕橫文後三寸作田字辟方一寸二分露手而臥明旦有大鼠伏死手前譙人夏侯藻母病甚將詣智卜而一狐

當門向之。嗥。藻。怖。愕。馳見智智曰。其禍甚急。君速歸。在狐。嗥。處。撫心。慟哭。家人驚怪。大小必出一人勿出。哭勿止。然後其禍可救耳。藻還如之。母亦扶病而出。家人既集。堂屋五間。拉然而崩。護軍張邵母疾篤。智筮之。使西出市。沐猴繫母臂。令人搥拍。恆使作聲。三日放去。邵從之。猴出門。卽爲犬所咋死。母病遂差。上黨鮑瑗家多喪病。或謂之曰。淳于叔平神人也。君盍就卜諸。瑗性質直。不信卜筮。曰。人生有命。豈卜筮所移。會智來。應詹謂之曰。鮑君寒士多屯虞。公試爲一卦。卦成。智謂瑗曰。君安宅失宜。故令君困也。君舍東

晉記

卷四十九 列傳

八

北有大桑樹。君徑入市門。數十步。當有一人持荆馬鞭者。買之以懸此樹。三年當暴得財。瑗初不信。詣市果得馬鞭。乃買而懸之。三年浚井。得錢數十萬。銅鐵器復二十餘萬。於是致膽病者亦愈。應詹少亦多疾。智乃爲符使佩之。誦其文。既而皆驗。莫能學也。性深沈。常自言短命。曰。辛亥歲天下有事。當有巫醫挾道術者死。吾守易義以行之。猶當不應此乎。元康初。爲司馬督。有寵於楊駿。故見殺。步熊者。字叔熊。陽平發千人也。亦好卜筮數術。門徒甚盛。趙王倫聞其名。召之。熊謂諸生曰。倫死不久。不足應也。成都王穎辟爲

掾。便射覆。百不失一。穎奔關中。平昌公模鎮郿。以熊黨。穎誅之。汝陰有閔昭者。善易。能卜。不爲厭勝。其門若市。臨終。書版授其妻曰。我亡後。當大荒窮。雖爾。慎莫售宅。卻後五年春。當有詔使來。頓此亭。姓龔。此人負吾金。卽以此版往賣之。勿違言。昭死。其家果大困乏。欲賣宅。憶夫言。輒止。期日有龔使者止亭中。妻遂齋版往賣之。使者執版愕然。不知所以。妻曰。夫臨亡。手書版見命如此。不敢妄也。使者沈吟良久。謂曰。賢夫何善。妻曰。夫善易而能卜。使者曰。噫。吾知之矣。乃命取著筮之。卦成。撫掌而嘆曰。妙哉。隗生。可謂鏡

晉記

卷四十九 列傳

九

窮達而洞吉凶者也。於是告昭妻曰。吾不相負金也。賢夫自有金耳。知亡後當暫貧。故藏金以俟太平。所以不告者。恐金盡而困無已也。知吾善易。故書版以寄意耳。金有五百斤。盛以青囊。覆以銅梓。埋於堂屋東頭。去壁一丈。入地九尺。妻還掘之。皆如卜焉。其後會稽嚴卿。廬江杜不愆。皆善卜筮。高平郗超。年二十餘。得重疾。試令筮之。不愆曰。按卦宜於東北三十里。上宮姓家。索所養雄雞。筮置東檐下。後九日。丙午午時。當有雌雞入而孳尾如此。則病愈矣。乃如其言。至丙午。超臥南窗。觀之日。果有雌雞入。斂交而去。超嘆

息曰雖管郭之奇何以尙此病亦尋愈不憊郭璞外孫後爲桓嗣建威參軍

卜珞 臺產

卜珞字子玉。匈奴後部人也。少好讀易。郭璞見而嘆曰。吾勿如也。奈何不免兵厄。珞曰。然。吾大厄在四十一位。爲卿相當受禍耳。吾亦未見子之令終也。璞曰。吾禍在江南。其營之未見免兆。雖然。在南猶可延期。在北不過時月。珞曰。子勿爲公吏。可以免諸璞曰。吾不能免公吏。猶子之不能免卿相也。珞曰。吾此雖當有帝王子終不復奉二京矣。琅邪可奉卿謹奉之主

晉記

卷四十九 列傳

十

晉祀者必此人也。珞遂隱於龍門山。劉淵稱帝。徵爲大司農。侍中固以疾辭。淵曰。人各有心。卜珞之不欲在吾朝。何異高祖四公哉。可遂其高志。後復徵爲光祿大夫。珞謂使者曰。非吾死所也。劉聰嗣位。徵爲太常。時劉琨保并州。聰問何時可平。珞曰。并州陛下之分。今茲尅之矣。聰戲曰。朕欲勞先生一行可乎。珞曰。臣所以來不及裝者。正爲是行也。聰大悅。署珞使持節。平北將軍。將行。謂其妹曰。此行也。死自吾分。後慎勿紛紜。及攻晉陽。爲琨所敗。珞卒。先走爲其元帥所殺。上洛人臺產。少專京氏易。尤善風角。望氣推步之

術。隱居商洛南山。劉曜時。署爲博士。祭酒。後至光祿大夫。關中侯。竟以壽終。

幸靈

幸靈者。豫章建昌人也。性少言。邑里號之癡。雖其父母兄弟。亦以爲癡也。嘗使守稻。羣牛食之。靈見而不驅。待去乃往。理其殘亂者。其父母見而怒之。靈曰。夫萬物生天地之間。各欲得食。牛方食。奈何驅之。其父愈怒曰。如爾言。復理壞者。何爲靈曰。此稻又欲得終其性。牛自犯之。靈可不收乎。時順陽樊長賓爲建昌令。發百姓作官船於建城山中。吏使人各作箸一雙。

晉記

卷四十九 列傳

十一

靈作而未輸。或竊之焉。俄而竊者心刺欲絕。靈曰。爾得無竊吾箸乎。不應。有頃愈急。乃首告之。靈飲之以水。立愈。船成當下。吏以二百人引一艘。不能動。方請益人。靈曰。此已過足。但部分未至耳。靈請自牽之。乃手執箸。惟用百人。而船去如流。衆大驚。以爲神。由是知名。有龔仲孺者。女病積年。氣息財屬。靈使以水含之。已而殭起。卽復。呂猗母皇氏得癢痹病。十有餘年。靈療之。去皇氏數尺而坐。冥目寂然。頃之。顧謂猗曰。扶夫人令起。猗曰。老人得病累年。奈何可倉卒起耶。靈曰。試扶之。於是兩人夾扶。以立。少選。靈又令去扶。

齊記

卷四十九

列傳

十一

即能自行由此遂愈百姓奔趨從之如雲皇氏自以病久懼有發動靈乃甕水一器令食之每取水輒以新水補處二十餘年水清如新塵垢不能加焉時高惺家有鬼怪言語訛叱投擲內外不見人形或器物自行再三發火巫祝厭効不能絕遇靈乃要之靈於陌頭望其屋謂惺曰此君之家邪惺曰然靈曰知之足矣惺固請至其家靈至門見符索甚多曰當以正止邪而以邪救邪惡得已乎竝使焚之惟據軒小坐而去其夕鬼怪即絕靈所救療多此類然不取報酬行不騎乘長不娶妻性至恭見人即先拜言輒自名

佛圖澄 麻襦 單道開 鮑靚

佛圖澄天竺人也本姓帛氏少學道通元永嘉四年來洛陽自云百有餘歲矣常服氣自養能積日不食善誦神呪能使鬼神腹旁有一孔恆以絮塞之每

齊記

卷四十九

列傳

十一

夜讀書則拔絮孔中出光照於一室或至水濱從腹旁孔中引出五臟六腑洗之訖還內腹中又能聽鈴音以知吉凶洛中寇亂乃潛草野以觀變石勒屯兵葛陂專行殺戮沙門遇害者甚衆澄投勒大將郭黑略家黑略從勒征伐輒豫刻勝負勒疑而問曰孤不覺卿有出衆智謀而每知軍行吉凶何也黑略曰將軍天挺神威幽靈所助有一沙門智術非常云將軍當略有區夏已應爲師臣前後所白皆其言也勒召澄試以道術澄即取鉢盛水燒香呪之須臾鉢中生青蓮花光色耀日勒由此信之勒欲試澄夜冠胄衣甲執刀而坐遣人告澄曰夜來不知大將軍何在使始至澄逆問曰平居無寇何故夜嚴勒益信之鮮卑段末杯攻勒衆甚盛勒懼問澄澄曰昨日寺鈴鳴云明旦食時當擒段末杯勒登城望末杯軍不見前後失色曰末杯如此豈可獲乎更遣藥安問澄澄曰已獲末杯矣時城北伏兵出執末杯澄勸勒宥使還國勒從之卒獲其用劉曜自攻維陽勒將救之羣下皆諫勒決於澄澄曰相輪鈴音云秀支替戾岡僕谷劬禿當此羯語也秀支軍也替戾岡出也僕谷劉曜胡位也劬禿當捉也言軍出而捉得曜也勒遂將兵距

審記

卷四十九

列傳三十六

五

驪執之以歸及稱天王敬澄彌篤時石葱將叛澄誠勒曰今年葱中有蟲食必害人可令百姓無食葱也勒班告境內慎無食葱既而石葱果走勒益重之事必諮而後行號曰大和尚勒愛子斌暴病死將殯勒嘆曰朕聞號太子死扁鵲能生之今可得效乎乃使告澄澄取楊枝沾水灑而呪之就執斌手曰可起矣因此遂蘇自是勒諸子多養於澄寺中勒死之年天靜無風而塔上一鈴獨鳴澄謂衆曰鈴音云國有大喪不出今年矣勒死石虎遷都於鄴事澄尤篤衣以綾錦乘以彫輦朝會升殿常侍以下悉助舉輿太子

審記

卷四十九

列傳三十六

五

火起四門有黑雲自西南來驟雨滅之雨頗有酒氣虎造太武殿初成圖畫自古賢聖忠臣孝子烈士貞女皆變爲胡狀旬餘首悉縮入肩中虎大惡之澄對之流涕乃自啓塋墓於鄴西紫陌還寺獨語曰得三年乎自答不得又曰得二年一年百日一月乎自答不得遂謂弟子法祚曰戊申歲禍亂漸萌己酉石氏當滅吾及其未亂逝矣卒於鄴宮寺後有沙門從雍州來稱見澄西入關虎使掘而視之惟有一石而無尸虎曰石者朕也葬我而去吾將死矣明年虎卒遂大亂麻襦者不知何許人石虎時在魏縣市中乞丐恆著麻襦布裳故時人謂之麻襦先是佛圖澄謂虎曰國東二百里某月日當送一非常人勿殺之也如期而麻襦至虎與語了無異言惟道陛下當終一柱殿下虎不解送詣澄其與澄言人莫能曉虎遣驛馬送還本縣後慕容儁投石虎尸於漳水倚橋柱不流時人以爲一柱殿下之應也石虎時又有單道開者恆服細石子一吞數枚從西平來一日行七百里其一沙彌年十四行亦及之至秦州表送到鄴虎令佛圖澄與語不能屈也初至鄴城西沙門法琳寺中後徙臨漳昭德寺造重閣於房內高八九尺編管爲禪

室常坐其中。虎資給甚厚。道開皆以施人。人或諮問。都不答。佛圖澄曰。此道士觀國興衰。若去者當有大亂。及石虎末。道開南渡許昌。尋而鄴中大亂。升平三年。至京師。後至南海。入羅浮山。獨處茅茨。蕭然物外。年百餘歲。卒於山舍。當是時。南海太守鮑靚。字太元。東海人也。學兼內外。嘗行部入海。遇風。饑甚。取白石煮食之。或曰。靚嘗見仙人陰君授道訣。年亦百餘歲而卒。

黃泓

黃泓字始長。魏郡斥邱人也。父沈。善天文祕術。泓從

晉記

卷四十九 列傳

六

父受業。性恭謹。非禮不動。永嘉之亂。與渤海高瞻。避地幽州。謂瞻曰。王浚昏暴。終必無成。宜思去就。以圖久安。慕容廆。法政修明。虛懷下士。且識言。與人出東。北。儻或是乎。盍歸之。瞻不從。泓乃率宗族歸廆。廆待以客禮。引爲參軍。軍國事動輒訪之。事皆如言。廆嘗曰。黃參軍孤之仲翔也。及誡嗣位。遷左常侍。領史官。石虎攻。誡將走遼東。泓曰。賊有敗氣。可無憂也。過二日。必當奔潰。宜嚴勒士馬。爲追擊之備。誡不信。曰。今寇盛如此。能不戰耶。泓曰。殿下言盛者。人事耳。臣言必走者。天時也。及期而虎果還師。誡益奇之。偶立

遷從事中郎。再閃滅趙。泓勸儁圖中原。儁大悅。儁稱帝。拜泓進謀將軍。太史令。平舒縣伯。常從左右。諮決大事。慕容暉敗。以老歸家。嘆曰。燕必中興。其在吳王乎。恨吾不及見耳。年九十七卒。卒後三年。而慕容垂興焉。

索統

索統字叔微。敦煌人也。少游京師。受業太學。明陰陽。占卜。司徒辟除郎中。知中原將亂。避世而歸。鄉人從問吉凶。門中如市。統曰。攻乎異端。戒在害已。無爲多事。多事多患。遂說言虛說。無驗而止。惟以占夢爲無

晉記

卷四十九 列傳

七

梅客。乃不遑問者。孝廉令狐策。夢立冰上。與冰下人語。統曰。冰上爲陽。冰下爲陰。陰陽事也。士如歸妻。迨冰未泮。婚姻事也。君在冰上。與冰下人語。爲陽語。陰媒介事也。君當爲媒。冰泮而婚成。策曰。老夫耄矣。不爲媒也。會太守田豹。因策爲子求鄉人張公徵女。仲春而成婚焉。郡主簿張宅。夢走馬上山。還繞舍三周。但見松柏。不知門處。統曰。馬屬離。離爲火。火禍也。人上山於文爲凶。但見松柏。墓門象也。不知門處。爲無門也。三周三暮也。後三年必有大禍。宅果以謀反伏誅。索充初夢天上落二棺於充前。統曰。棺者官也。當

晉記

卷四十九列傳

六

有京師貴人舉君二官者頻再遷俄而司徒王戎書屬太守使舉充太守先署充功曹而舉孝廉果二官焉充後夢一虜袒上衣詣充統曰虜而去上下男字也虜陰類君婦其生男乎宋柄夢內中有一人衣赤衣柄手把兩杖極打之統曰內中有人肉字也肉色赤也兩杖箸象也極打之飽肉食也君其困於酒食乎黃平問統曰我夜夢舍中馬舞數十人向馬拍手此何祥也統曰馬者火也舞爲火起向馬拍手救火人也平未歸而火作索綬夢東有二角書詣綬大角朽敗小角有題韋囊角佩一在前一在後統曰大角朽敗腐棺也小角有題題所詣一在前一在後凶也一在後後背也當有凶背之問時綬父在東居三日而凶問至郡功曹張邈嘗奉使至州夜夢狼啖一腳統曰脚肉被啖爲卻會東虜反遂不行敦煌張斌初舉孝廉夢豎竿中天統曰此未字也旣而果停凡所占皆驗太守陰澹從求占書統曰昔入太學因主一父老其人無所不知匿姓名有似隱者因問占夢之說審測而決實無書也澹引爲西閭祭酒統曰吾少不習勤老無吏幹濛汜之年勿敢聞命固辭不就乃以束帛禮之月致羊酒年七十五卒於家

顧愷之

晉記

卷四十九列傳

九

顧愷之字長康晉陵無錫人也父悅之尙書左丞愷之性好詠諧博學能屬文善丹青謝安以爲自蒼生以來未之有也畫人旣成恆數年不點睛或請其故曰四體妍媸本無闕少於妙處傳神寫照正在阿堵中絕愛嵇康四言詩因題而繪歎曰手揮五絃目送飛鴻難其圖裴楷也頰上加三毫觀者覺神明殊勝圖謝鯢在石巖裏云此子宜置邱壑中初參大司馬溫軍事溫卒爲殷仲堪參軍愷之欲圖仲堪仲堪固辭愷之曰明府正爲目耳若明點童子而飛白拂之使如輕雲之蔽月豈不美乎仲堪從之嘗自會稽還京師人問以山水之狀愷之曰千巖競秀萬壑爭流草木蒙籠若雲興霞蔚人謂愷之言中有畫愷之每食蔗自杪及本或怪之曰漸入佳境與桓元在仲堪府飲酒賦詩爲了語愷之曰火燒平原無遺燎桓元曰白布纏根樹旒旒仲堪曰投魚深淵放飛鳥復爲危語桓元曰矛頭淅米劍頭炊仲堪曰百歲老人攀枯枝愷之曰盲騎瞎馬臨深池仲堪曰此太逼人因罷義熙初拜散騎常侍與謝瞻連省愷之月下長吟瞻每遙贊之愷之彌自力忘倦瞻欲寢因使人代

己愷之不覺其異也。竟申旦而止。嘗以廚畫寄桓元。皆其所珍惜者。元發廚後竊之。而緘題如故。以還之。愷之直曰。妙畫通靈。變化而去。亦猶人之登仙乎。了無怪色。初桓溫嘗謂愷之體中癡黠各半。合之正得平耳。故俗傳愷之有三絕。才絕。癡絕。畫絕。年六十二卒於官。所著文集及啓矇記行於世。

僧涉 孟欽

僧涉者。西域人也。少爲沙門。苻堅時入長安。虛靜服氣。不食五穀。日能行五百里。言未然之事。能以祕祝下神龍。每旱。堅常使之祝龍請雨。俄而龍下。鉢中天。

青記

卷四十九 列傳

三

輒大雨。堅及羣臣親就鉢觀之。卒於長安。後遇大旱。堅嘆曰。涉公在。豈憂此乎。時洛陽人孟欽。有左慈劉根之術。百姓惑而赴之。堅召詣長安。惡其惑衆。勅苻融誅之。俄而欽至。融畱之。遂大譙郡寮。酒酣。目左右收欽。欽化爲旋風。飛出第外。頃之有告在城東者。融遣騎追之。垂及。忽然已遠。或有兵衆距戰。或前谿澗。騎不得過。遂不知所在。堅末復見於青州。苻朗尋之。入於海島。

王嘉

王嘉字子年。隴西安陽人也。輕舉止。醜形貌。滑稽好

笑語。不食五穀。隱於東陽谷。鑿崖穴居。弟子受業者數百人。亦皆穴處。石虎之末。棄其徒衆。至長安。隱於終南山。門人聞而復隨之。乃遷於倒虎山。苻堅累徵不起。公侯已下。無不師宗之。問其當世事者。皆隨問而對。辭如讖記。當時莫能曉也。堅將南寇。遣人問之。嘉曰。金剛火彊。乃乘使者馬。正衣冠。徐徐東行。數百步而策馬馳反。脫衣服。棄冠履而歸。下馬踞牀。一無所言。使者還告。堅不悟。復遣問之曰。吾世祚云何。嘉曰。未央。咸以爲吉。明年癸未。敗於淮南。所謂末年而有殃也。姚萇入長安。禮嘉如苻堅故事。逼以自隨。事

青記

卷四十九 列傳

三

必諮之。萇旣與苻登相持。問嘉曰。吾得殺登。定天下乎。嘉曰。略得之。萇怒曰。得則云得。何略之有。遂斬之。先是釋道安謂嘉曰。世故方殷。可以行矣。嘉曰。公其先行。吾負債未果去。俄而道安亡。至是而嘉戮死。所謂負債者也。苻登聞嘉死。設壇哭之。贈太師。萇死。嘉子典字子略。方殺登。略得之。謂也。嘉之死。日人有隴上見之者。其所造牽三歌。讖事過皆驗。又著拾遺錄十卷。其記事多詭怪。今行於世云。若西平郭橐。知代呂者。王滅姚者。晉其知非不豫也。而卒之作亂身戮。則其所知。適足以殺其軀而已矣。焉足道哉。

鳩摩羅什 曇霍

鳩摩羅什天竺人也。世爲國相。父鳩摩羅炎聰懿有大節。將嗣相位。乃辭避出家。東度葱嶺。龜茲王聞其名。郊迎請爲國師。王以妹妻炎。旣而生羅什。年七歲。母與羅什俱出家。羅什從師受經。日誦千偈。凡三萬三千言。誦訖義亦自通。年十二。其母攜到沙勒國。王甚重之。遂停沙勒。年二十。龜茲王迎羅什還國。廣說諸經。西域諸國咸伏羅什神僞。每至講說。諸公皆長跪坐側。使羅什踐而登焉。秦王堅聞之。將迎羅什。會太史奏有星見外國分野。當有大智入輔中國。堅曰。

晉記

卷四十九 列傳三十六

三

朕聞西域有鳩摩羅什。將非此耶。乃遣驍騎將軍呂光等率兵七萬西伐。龜茲命光曰。若獲羅什。卽馳驛奏送。秦軍未至。羅什謂龜茲王白純曰。國運衰矣。當有勁敵從日下來。宜恭承之。勿抗其鋒。純不聽。出兵距戰。光破之。遂獲羅什。光以羅什爲異人。及見一美少年也。以凡人戲之。彊妻以龜茲王女。羅什距而不受。同還至涼州。聞姚萇已弑秦主。光因竊據河右。時姑臧大風。羅什曰。不祥之風。當有災。然不勞自定也。俄而有叛者。尋皆殄滅。光卒于築立。有猶生子。一身三首。龍出東廂井中。蟠臥殿前。蔡以爲瑞。號其殿。

晉記

卷四十九 列傳三十六

三

曰龍翔。旣而復有黑龍升於當陽九宮門。纂改九宮門爲龍興。羅什曰。龍出入有時。而今屢見。則爲災眚。必有下謀上之變。宜克己修德。以答天戒。纂後果爲呂超所殺。姚碩德破呂隆。西迎羅什。待以國師之禮。姚興使入西明閣。及逍遙園。譯出衆經。羅什多所詣誦。無不究其義旨。旣覽舊經多紕繆。於是興使沙門僧叡僧肇等八百餘人傳受其旨。更出經論。凡三百餘卷。羅什雅好大乘。志在敷演。常嘆曰。吾若著筆作大乘阿毗曇。非迦旃子比也。爲姚興著實相論二卷。興奉之若神。嘗講經於草堂寺。興及朝臣大德沙門千有餘人咸肅容觀聽焉。興嘗謂羅什曰。大師超悟天下莫二。何可使法種少嗣。賜以宮女十人。不住僧坊。別立廨舍。後諸僧多效之。什乃聚針盈鉢。引諸僧謂之曰。若能見效。食此者乃可畜室耳。因舉匕進針。與常食無異。羣僧愧服。乃止。杯渡比丘在彭城。聞羅什在長安。乃歎曰。吾與此子戲別三百餘年。相見杳然。未期遲有遇於來生耳。羅什竟死於長安。沙門曇霍者。不知何許人。禿髮傳檀時。從河南來。持一錫杖。曰。此波若眼也。行步如風。能知人死生貴賤。每謂傳檀曰。能安坐無爲。則天下可定。許允克昌。如窮兵好。

殺禍將及已矣。後不知所終。

晉記

卷四十九 列傳

五

晉記卷五十

列傳

蕭山郭 倫撰

王敦

王敦字處仲。司徒導之從父兄也。父基。治書侍御史。敦尚武帝襄城公主。拜駙馬都尉。除太子舍人。時王愷石崇以豪侈相尚。愷嘗置酒。敦導俱在坐。有女伎吹笛失聲。愷毆殺之一。坐改容。敦神色自若。他日又造愷。愷使美人行酒。客飲不盡。輒殺之。酒及敦。敦故不肯持。美人悲懼失色。敦傲然不視。導素不能飲。恐行酒者得罪。遂勉彊盡觴。洗馬潘滔見敦而目之曰。

晉記

卷五十

列傳

處仲蜂目已露。但豺聲未振。若不噬人。亦當爲人所噬。愷懷太子遷許昌。詔東宮官屬不得送。敦及洗馬江統潘滔舍人杜蕤魯瑤等。冒禁於路側望拜流涕。時人義之。趙王倫篡。敦叔父彥爲兖州刺史。倫遣敦慰勞。會諸王起義兵。彥被齊檄懼。不敢應命。敦勸彥起兵。應諸王。倫誅敦。敦自黃門侍郎遷散騎常侍。左衛將軍。出除青州刺史。永嘉初。微爲中書監。於時天下大亂。敦悉以公主侍婢百餘人。金銀寶物散之於衆。單車還洛陽。東海王越以爲揚州刺史。潘滔謂越曰。今置處仲於江外。使其肆豪彊之心。

晉記

卷五十一

列傳

一

是樹敵也。越不聽。其後徵拜尚書不就。琅邪王召爲安東軍諮祭酒。以劉陶爲揚州。陶卒。王復以敦爲揚州刺史。進左將軍。都督征討假節。王初鎮江東。威名未著。敦與導同心翼戴。以隆中興。時人爲之語曰。王與馬共天下。杜弢作亂。敦使武昌太守陶侃。豫章太守周訪。擊弢。自進駐豫章。爲諸軍聲繼。侃敗弢。敦上侃爲荊州刺史。旣而弢將杜曾敗侃。敦以處分失所。自貶爲廣武將軍。王不許。侃滅弢。敦以元帥進鎮東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加都督江揚荆湘交廣六州諸軍事。江州刺史。封漢安侯。敦兼統州郡。始自選置。中興建。拜侍中大將軍。江州牧。初敦務自矯厲。雅尚清談。口不言財色。旣素有重名。立大功於江左。專任閫外。手控彊兵。羣從貴顯。遂欲專制朝廷。元帝畏而惡之。引用劉隗。刁協。漸疎王氏。敦參軍吳興沈充。錢鳳。因進邪說。相朋構。敦益不能平。每酒後慷慨。輒詠魏武樂府歌曰。老驥伏櫪。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壯心不已。以如意打唾壺。爲節。覺盡。缺。士皆驚。甫見敦。任充鳳將有異圖。嘗因事謂敦曰。聞君在家。小人勿用。敦不悅曰。小人阿誰。甫歸別敦。酒酣。曰。君風威起蓋山陵。氛霧蔽日月。石焚往事。旣去可長嘆。念別

晉記

卷五十一

列傳

三

惆悵復會。敦知其諷已而不納也。湘州刺史甘卓。遷梁州。敦欲以從事中郎陳頌代卓。元帝更以譙王承鎮湘州。帝益忌敦。加敦羽葆鼓吹。增從事中郎。掾屬舍人各二人。而以劉隗爲鎮北將軍。戴淵爲征西將軍。悉發揚州奴爲兵。外以討胡。實備敦也。永昌元年。敦反。以誅隗爲名。沈充起兵。吳興應敦。敦至蕪湖。又上表罪狀刁協。帝大怒。下詔曰。王敦憑恃寵靈。敢肆狂逆。方朕太甲。欲見幽囚。今親率六軍。以誅大逆。有殺敦者。封五千戶侯。召戴淵。劉隗。並會京師。敦兄光祿勳舍。叛奔於敦。敦至石頭。欲攻劉隗。其將杜宏曰。劉隗死士衆多。未易尅也。不如攻石頭。周札少恩。兵不爲用。攻之必敗。札敗則隗自走。敦從之。札開城門納宏。諸將皆北。敦旣入石頭。擁兵不朝。放兵士劫掠內外。殺僕射周顗。征西將軍戴淵。官省奔散。惟侍中二人侍帝。帝脫戎衣。著朝服。顧而言曰。欲得我處。但當早道。我自還琅邪。何至以百姓如此。遣使謂敦曰。公若不忘本朝。於此息兵。則天下尙可共安也。如其不然。朕當歸於琅邪。以避賢路。詔拜敦丞相。江州牧。進爵武昌郡公。邑萬戶。並僞讓不受。還屯武昌。以王含爲衛將軍。都督河南軍事。領南蠻校尉。荊州刺

史以義陽太守任愔督河北諸軍南中郎將敦自督寧益二州元帝崩太寧元年敦諷朝廷徵已明帝乃手詔徵之使兼太常應詹拜授加黃鉞班劍虎賁二十人奏事不名入朝不趨劍履上殿敦移鎮姑孰帝使侍中阮孚齋牛酒犒勞敦稱疾不見使主簿受詔以王導爲司徒自爲揚州牧王含爲征東將軍都督揚州江西諸軍舒爲荊州彬爲江州遂爲徐州以沈充錢鳳爲謀主諸葛璠鄧嶽周撫李恆謝雍爲爪牙充等竝凶險驕恣共相驅扇殺戮由已又大起營府侵人田宅發掘冢墓剽掠市道敦從弟豫章太守稜

晉記

卷五十一列傳

四

國子祭酒琛之子也日夜切諫敦怒密使人殺之敦無子養舍子應太寧二年六月敦病甚拜應爲武衛將軍以自副錢鳳謂敦曰公脫有不諱當以後事付應耶敦曰非常之事豈常人所能且應年少安可當大事我死之後莫若解衆放兵歸身朝廷保全門戶此計之上也退還三言收兵自守貢獻不廢亦中計也及吾尚存悉衆而下萬一僥倖計之下也鳳謂其黨曰公之下計乃上策也知敦疾不可爲遂與沈充定謀須敦死作難敦病篤詔遣侍中陳昱散騎常侍虞駿問疾又屢遣大臣訊問起居時帝將討敦微服

至蕪湖察其營壘遷王含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舍子瑜散騎常侍帝知物情畏敦使沈充鄉人沈頑論充許以爲司空充不納乃僞言敦死於是下詔遣司徒導鎮南將軍丹陽尹嶠建威將軍趙允武旅三萬十道竝進平西將軍遠率兗州刺史遐奮武將軍峻奮威將軍瞻精銳三萬水陸齊勢朕親御六軍左衛將軍亮右衛將軍允護軍將軍詹領軍將軍瞻中軍將軍壹驍騎將軍艾驃騎將軍南頓王宗鎮軍將軍汝南王祐太宰西陽王羨被練三千組甲三萬總統諸軍討鳳罪止一人有能殺鳳送首封五千戶

晉記

卷五十一列傳

五

侯賞布五千匹冠軍將軍鄧嶽志氣平厚識經邪正前將軍周撫質性端簡義誠素著功臣之胃畏逼從敦諭其乃心無貳王室朕方任之以事其餘文武諸爲敦所授用者一無所問刺史二千石不得輒離所職書到奉承自求多福無或猜嫌以取誅滅敦之將士從敦彌年怨曠日久或父母妻子陷沒喪亡不得奔赴銜哀從役朕甚愍之其單丁在軍無有兼重者皆遣歸家終身不調其餘皆與假三年休詒還臺當與宿衛同列三番明承詔書朕不負信敦病不能御衆使錢鳳鄧嶽周撫等率衆三萬向京師含謂敦曰

此事吾當行。於是以含爲元帥。鳳等問敦事。克之曰。天子云何。敦曰。尙未南郊。何得稱天子。盡卿兵勢。保護東海王及裴妃而已。乃上疏誅姦臣。以溫嶠爲首。含至江寧。司徒導遺含書曰。門戶小大。受國厚恩。兄弟顯寵。可謂隆矣。導雖不武。情在寧國。今日之事。明目張膽。爲六軍之首。寧忠臣而死。不無賴而生矣。而兄一旦爲逆節之臣。旣沒之日。何顏見諸父於黃泉。謁先帝於地下耶。含不答。帝遣中軍司馬曹渾擊含於越城。含軍敗。敦聞怒曰。我兄老婢耳。門戶衰矣。語參軍呂寶曰。我當力行。因作勢而起。困乏復臥。鳳等

晉記

卷五十一列傳

六

至京師。屯於水南。帝親率六軍以禦鳳。頻戰破之。敦謂羊鑒曰。我亡後。應便卽位。先立朝廷百官。然後乃營葬事。初敦始病。夢白犬自天而下。嚙之。又見刁協爲祟。敦死。應祕不發喪。以席裹尸。蠟塗之。埋廳事中。而與諸葛瑤等縱酒淫樂。沈充自吳率衆萬餘人與含合軍。充司馬顧颺勸充召錢鳳計事。因斬以降。充勿聽。颺逃歸於吳。含復將兵渡淮。蘇峻等逆擊大敗之。充亦燒營而走。旣而周光斬錢鳳。吳儒斬沈充。竝傳首京師。因發敦瘞出尸。焚其衣冠。跪而刑之。敦充首同日。悉於南桁觀者。莫不稱慶。含父子乘單舸奔

王舒舒使人沈之於江。餘黨悉平。敦眉目疎朗。性簡脫。有鑒裁。經略指麾。千里肅然。而麾下優而不能整。武帝嘗召朝臣共言伎藝事。人人皆有所說。惟敦都無所關。意色殊惡。自言知擊鼓。因振袖揚枹。音節諧韻。神氣自得。傍若無人。石崇以奢豪矜物。廁上有有容色婢十餘侍列。置甲煎粉沈香汁。如廁者皆易新衣而出。客多羞脫衣。而敦脫故著新。意色無忤。羣婢相謂曰。此客必能作賊。又嘗荒恣於色。體弊左右諫之。敦曰。此甚易耳。乃開後閣。驅諸婢妾數十人竝放

晉記

卷五十一列傳

七

蘇峻

蘇峻字子高。長廣掖人也。父模。安樂相。峻少爲書生。仕郡主簿。年十八舉孝廉。永嘉之亂。百姓流亡。糾合得數千家。結壘本縣。於時豪傑所在屯聚。而峻最彊。遣長沙徐瑋宣檄諸屯。收葬枯骨。禁侵暴。遠近感其恩義。推峻爲主。遂射獵於海邊。青山中。琅邪王聞之。假峻安集將軍。曹嶷領青州刺史。表爲掖令。不受。嶷將擊之。峻懼。率所部數百家。汎海南渡。朝廷嘉其遠來。轉鷹揚將軍。除淮陵內史。遷蘭陵相。太寧初。復爲淮陵內史。初王敦之反。詔峻率所領擊之。峻卜不吉。

遲迴不進。敦陷石頭。峻遂退保盱眙。及敦復反。使峻兄說峻。峻不從。率衆入援。頓司徒故府。道遠行速。軍士疲困。沈充曰。北軍新到。未堪攻戰。連擊之。必克。後難犯矣。夜渡竹格渚。拔柵將戰。峻率其將韓晃於南塘橫截。大破之。進使持節冠軍將軍。歷陽內史。加散騎常侍。封邵陵公。食邑一千八百戶。峻本以單家。聚衆於擾攘。及歸順。志在立功。既與平充鳳。威望漸著。部曲萬人。皆仰食縣官。朝廷寄以江外。峻頗自負。納亡命。潛有異志。時明帝初崩。諸大臣知之。隱忍未發。護軍庾亮獨欲徵之。峻聞亮將徵己。使司馬何仍詣

晉記

卷五十一 列傳

八

亮曰。討賊遠近惟命。內輔非所堪也。亮勿聽。下優詔徵爲大司農。位特進。以弟逸代領部曲。峻表乞補青州界一荒郡。不許。嚴裝將赴召。猶豫未決。參軍任讓曰。將軍求處荒郡而不見許。事可知矣。不如勒兵自守。峻遂不應命。亮遣使諷諭之。峻曰。臺下云我欲反。豈得活耶。我寧山頭望廷尉。不能廷尉望山頭。遣參軍徐會結祖約。遂發兵反。而以討亮爲名。使韓晃張健襲姑孰。進逼慈湖。殺于湖。令陶謨及振威將軍司馬流。峻自率祖約將祖演。許柳萬餘人。乘風濟自橫江。次於陵口。進據蔣陵。覆舟山。因風放火。焚蕩臺省。

及諸營寺署。遂陷宮城。縱兵大掠。侵逼六宮。驅役百官。裸剝士女。矯詔大赦。惟庾亮兄弟不在原例。自爲驃騎領軍將軍。錄尚書事。許柳丹陽尹。加前將軍。馬雄左衛將軍。祖演驍騎將軍。復弋陽王。彥爲西陽王。改易官司。樹親黨。分遣韓晃張健管商宏徽等。陷義興。晉陵諸州郡。既而聞溫嶠陶侃起兵。峻自據石頭。遣將距諸義軍。所過殘滅。嶠侃將至。峻遷天子於石頭。通聚居人於後苑。使懷德令匡術守苑城。義軍壘於白石。峻率衆攻之。幾陷。兵威日盛。朝士之出奔者。皆曰。峻狡黠有智力。其徒黨驍勇。所向無敵。惟當以

晉記

卷五十一 列傳

九

天討有罪。誅滅不久。未易以人力除也。溫嶠怒曰。諸君怯懦。乃譽賊耶。管商等進攻吳郡。焚吳縣海鹽嘉興。韓晃攻宣城。殺太守桓彝。商等又焚餘杭。州郡大震。溫嶠與趙允率步兵萬人。從白石南上。峻與匡孝將八千人逆戰。峻子碩與孝以數十騎擊允。允敗。峻望見允走。曰。孝能破賊。我更不如乎。舍其軍與數騎北下。突陣不得入。將迴趨白木陂。牙門彭世李千等投之以矛。墜馬。斬首割而縛之。焚其骨。三軍皆稱萬歲。峻司馬任讓等立蘇逸爲主。求峻尸不獲。碩乃發庾亮父母墓。剖棺焚尸。韓晃聞峻死。引兵赴石頭。管

商宏徽進攻慶亭。壘督護李閔及輕車長史滕含擊破之。商走延陵。閔與慶亭諸軍追之。斬獲甚衆。商乃詣庾亮降。匡術舉苑城降。韓晃蘇逸并力攻術。義軍選精銳擊賊。斬碩於陣。晃逸以其衆奔張健於曲阿。門扼不得出。更相蹈藉死者數萬人。李湯執逸斬於車騎府。管商之降。餘衆竝歸健。盡殺宏徽等。更以舟車自延陵向長塘。大小二萬餘口。揚烈將軍王允之與吳興諸軍擊健。獲男女萬餘口。健復與馬雄韓晃等輕軍俱走。李閔追之以銳兵及於嚴山。甚急。健等不敢下山。惟晃獨出。帶兩步鞞箭。卻據胡牀。彎弓射之。傷殺數十百人。箭盡乃斬之。健等降。竝梟其首。

晉記

卷五十一
列傳

十一

祖約

祖約字士少。豫州刺史邈之弟也。初以孝廉爲成臯令。永嘉末。隨邈渡江。爲丞相從事中郎。典選舉。邈有功於譙沛。約亦漸見任。邈卒。自侍中代邈爲平西將軍。豫州刺史。領衆約異。母兄納密言於元帝曰。臣弟懷陵上之心。抑而使之可也。今顯侍左右。假其權勢。將爲禍始矣。帝勿聽。時人亦以約與約異生。謂忌其寵貴勿信也。王敦反。約率衆次壽陽。遂敦所署淮南太守任台。以功封五等侯。進號鎮西將軍。使屯

壽陽。爲北境藩扞。初元帝用約。特以邈故。安其部衆。非才之也。約自以名不後邈。卽下而不預。明帝顧命。又望開府。及諸所表請。多不見許。遂懷怨望。石聰嘗逼壽陽。約屢表請救。而官軍不至。聰退。朝議又欲作涂塘以遏胡。約以爲棄己。憤甚。先是太后使蔡謨勞之。約見謨。瞋目攘袂。非毀朝政。蘇峻之反也。遂推崇約而罪執政。約聞之大喜。從子智及衍竝傾險好亂。皆勸約助峻。於是使邈子沛內史洪女壻淮南太守許柳以兵會峻。邈夫人柳之姑也。固諫不從。峻陷京師。矯詔以約爲侍中。太尉。尙書令。約性凶傲。好利。士卒不爲用。潁川人陳光率其屬攻約。約左右閻禿貌類約。先以爲約而擒之。約踰垣獲免。光因奔趙。蘇峻既誅。約部將牽騰陰結於勒。請爲內應。勒使石聰攻之。約衆潰。奔歷陽。而使渙攻桓宣於皖城。毛寶救宣。擊渙敗之。將軍趙允甘苗率衆自二焦上歷陽。約懼。以左右數百人奔趙。石勒薄其爲人。不見者久之。趙將程遐謂勒曰。天下粗定。當顯明順逆。褒忠戮叛。此天下所以歸伏大王也。祖約猶存。臣切惡之。勒乃許約曰。祖侯遠來。未得喜歡。可集子弟一時俱會。至日勒辭以疾。令遐請約及其宗室。約方知禍及。因大飲致

晉記

卷五十一
列傳

十一

醉既至市抱其外孫而泣祖渙曰叔啜其泣矣何嗟及矣并其親屬中外百餘人悉戮之以婦女妓妾班賜諸胡初遯有胡奴曰王安待之甚厚及在雍邱告之曰石勒汝類也汝其事之厚資而遣焉祖氏之誅安爲勒將乃多將從人於市密取遯庶子道重爲沙門時年十歲石氏滅來歸

晉記

卷五十一
列傳
三十七

士

晉記卷五十一

列傳

蕭山郭 倫撰

殷仲堪

殷仲堪陳郡人也祖融太常吏部尙書父師晉陵太守沙陽男仲堪能清言善屬文初補著作佐郎冠軍將軍謝元鎮京口引爲參軍領晉陵太守居郡禁產子不舉久喪不葬及錄父母以質亡叛者性至孝父病積年仲堪衣不解帶執藥揮淚因眇一目父死居喪毀瘠杖而後起服闋孝武帝召爲太子中庶子初仲堪父患耳聰聞牀下蟻動謂之牛鬬帝素聞之而不知其人至是從容問仲堪曰有患此者誰也仲堪流涕而起曰臣進退惟谷帝有愧色復領黃門郎孝武雅好文學與仲堪等益親嘗示仲堪詩曰勿以己才而笑不才太元末與王恭俱出都督荆寧益三州軍事振威將軍荊州刺史假節鎮江陵將之任又詔曰卿去有日使人酸然常謂永爲廡廟之賓而忽爲荆楚之珍良以慨恨其恩遇如此先是仲堪游於江濱見流棺接而葬焉旬日間門前之溝忽起爲岸是夕仲堪夢其人曰感君之惠無以報也仲堪因問門前之岸是何祥耶對曰水中有岸其名爲洲君將爲

州至是果臨荆州。仲堪爲政，迂疎寡斷。然好行小惠，善條教。夷夏頗安之。桂陽人黃欽生，父沒已久，詐服衰麻而迎父喪。府曹依律詐取父母卒，棄市。仲堪曰：「律詐取父母，依毆詈法棄市。以二親生存而橫言死，沒情事，悖逆，忍所不當。故同之毆詈，正以大辟之刑。今欽生父實終沒，墓在舊邦，積年久遠，方詐服迎喪，以此爲大妄耳。」比之父存言亡，相殊遠矣，遂勿殺。又以異姓相養，禮律所不許。子孫繼親戚無後者，惟令主其蒸嘗，不聽別籍以避役也。佐吏咸服之。仲堪自在荆州，連年水旱，百姓饑饉，仲堪食常五碗，盤無餘肴，飯粘落席間，輒拾而噉之。每語子弟曰：「人見我受任方州，謂我豁平昔意。今吾處之不易，貧者士之常焉，得登枝而捐其本，其後蜀水大出，漂浮江陵數千家，以隄防不嚴，降爲寧遠將軍。安帝卽位，進冠軍將軍，不受。初，桓元將應王恭，乃說仲堪推恭爲盟主。仲堪以恭在京口，去都不及二百里，而荆州道遠，連兵勢不相及，乃偽許之，而實不欲。下既聞誅國寶，始抗表與師，使龍驤將軍楊佺期次巴陵，會稽王道子遣書止之。仲堪乃還恭之再舉也。仲堪使佺期率舟師五千爲前鋒，桓元次之。仲堪自率兵二萬相繼而下。

佺期元至湓口，王倫奔臨川。元偏軍追獲倫。佺期至橫江，元至石頭。仲堪至蕪湖，忽聞王恭已死，劉牢之反。恭領北府兵在新亭。元等三軍失色，迴師屯於蔡州。桓修謂會稽王道子曰：「西軍可說而解也。修知其情矣。若許佺期以重利，無不倒戈於仲堪者。」道子乃以元爲江州，佺期爲雍州，黜仲堪爲廣州，而以桓修爲荊州。遣仲堪叔父太常茂宣詔迴軍。仲堪恚，令元等急進軍。元等喜於寵授，竝欲順命。猶豫未決。仲堪弟遁爲佺期司馬，夜奔仲堪，言佺期已受朝命，納桓修。仲堪惶遽，卽於蕪湖南歸，使徇於元等軍。曰：「若不各散而歸，大軍至江陵，當悉戮餘口。」仲堪將劉系先領二千人隸佺期，亦輒率衆而歸。元等大懼，狼狽追仲堪及之於尋陽。仲堪與佺期以子弟交質，遂於尋陽結盟。推元爲盟主，臨壇歃血，竝不受詔。上表理王恭，求誅劉牢之。譙王尚之、道子憚之。於是詔還仲堪本職。始各奉詔旋鎮。隆安三年，桓元將擊佺期，先告仲堪曰：「今當入沔討不道。」已頓兵江口，若見與而無貳心者，可殺楊廣。不然，吾當率軍入江。仲堪乃執桓偉使弟遁將水軍七千至江西口。元使郭銓、苻宏擊之，遁敗。元頓軍巴陵，破楊廣於夏口。江陵大震。仲堪

急召佺期。佺期率衆赴之。直濟江。擊元不利。走還襄陽。仲堪出奔鄧城。元追兵獲之。自殺於柞溪。仲堪素奉天師道。勤禱請。遇人疾病。自爲診脈分藥。而性猶豫。少裁鑒。以及於敗。子簡之。載喪葬於丹徒。居墓次。義旗建。率私僮客隨軍。踰元。元死。簡之食其肉。後擊桓振。沒於陣。弟曠之仕至刺令。

楊佺期

楊佺期。宏農華陰人。漢太尉震之後也。曾祖準。太常自震至準。七世有名德。祖林。少有才望。因亂沒胡。父亮歸國。仕至梁州刺史。佺期爲人沈勇果毅。而兄廣

晉記

卷五十一 列傳

四

及弟思平等。皆彊獷。自以門戶承籍。江表莫比。而時人以其晚過江。婚宦失類。每排抑之。恆慷慨切齒。佺期少仕軍府。咸康中。領衆屯城固。秦將潘猛距守康回壘。佺期擊走之。悉降其衆。拜廣武將軍。河南太守。戍洛陽。秦竇衝攻平陽。太守張元熙於皇天塢。佺期擊之。自湖城入潼關。累戰皆捷。斬獲千計。降九百餘家。歸於洛陽。進號龍驤將軍。遷唐邑太守。督石頭軍事。以疾去職。仲堪爲荊州。引爲司馬。領南郡。相仲堪之應王恭也。軍旅一委佺期。兄弟以兵五千人爲前鋒。與桓元相次而下。至石頭。朝廷以佺期代郗

晉記

卷五十一 列傳

五

恢都督梁雍秦三州諸軍事。雍州刺史。元初未奉詔。欲自爲雍州。以郗恢爲廣州。恢懼問於衆。咸曰。佺期來者。誰不戮力。若桓元來。恐難與爭鋒。既知佺期代。已乃謀於南陽太守閭邱羨。將勒兵距之。佺期知之。聲言元入沔而已。爲前驅。恢衆志解。遂迎佺期。初。仲堪與桓元相忌也。而外相推重。佺期屢欲攻之。仲堪止之。元患之。求廣其所統。朝廷亦欲成其隙也。故以桓偉爲南蠻校尉。佺期怒。乃勒兵建牙。欲與仲堪襲元。仲堪雖外結佺期。而內疑其心。使從弟適屯北塞。以駭之。佺期乃解兵。及桓元攻仲堪。仲堪始召佺期。佺期曰。今固何如。然江陵無食。可來共守襄陽。仲堪給之曰。比收集有儲矣。佺期信之。自率步騎八千赴之。既至。仲堪惟以飯餉其軍。佺期大怒曰。今茲敗矣。乃不見仲堪。元時在零田。佺期與兄廣擊之。元畏其銳。渡軍馬頭。明日。佺期率殷道護等精銳萬人乘艦出戰。元距之不得進。佺期遂率麾下數十艦直濟江。徑攻元舟。郭銓救之。殆獲銓。既而元諸軍悉至。擊佺期。佺期走。匹馬奔襄陽。元追軍至。佺期與兄廣俱死。之弟思平從弟尙保。孜敬俱逃。蠻中劉裕起義。始歸國。孜敬爲人剽銳。爲梁州刺史。怏怏不得志。嘗經襄

陽見魯宗之侍衛皆佯期之舊也益憤宗之參軍劉千期以言觸之致敬大怒立刺千期於座宗之表而斬之思平尚保後亦以罪誅楊氏遂滅

劉牢之

劉牢之字道堅彭城人也曾祖義以善射事武帝歷北地雁門太守父建有武幹征虜將軍牢之面紫赤色鬚目驚人沈毅多計盡太元初謝元鎮廣陵多募勁勇牢之與東海何謙琅邪諸葛侃樂安高衡東平劉軌西河田洛晉陵孫無終等以驍猛應選元以牢之爲參軍領精銳爲前鋒百戰百勝號爲北府兵秦

晉記

卷五十一 列傳

六

將句難南侵元率何謙等距之牢之破難輜重於盱眙獲其運船遷虜揚將軍廣陵相太元八年秦大舉入寇先遣平陽公苻融及驍將張蚝攻陷壽陽謝元使宣城內史胡彬與牢之距秦師次硤石而秦將梁成以二萬人屯洛澗元檄牢之以精卒五千逆成去成十里咸阻澗列陣牢之率參軍劉襲諸葛求等徑進渡水臨陣斬成又分兵斷其歸津秦步騎奔潰爭赴淮水殺獲萬餘人盡收其器械堅壁亦大敗歸長安餘黨所在屯結牢之進平譙城使安豐太守戴寶戍之遷龍驤將軍彭城內史賜爵武岡縣男食邑五

百戶牢之進屯鄆城河南城堡望風歸附者甚衆慕容垂圍苻丕於鄴丕請降於牢之牢之救之垂出新興城北走牢之與沛郡太守田次之追之行二百里至五橋澤中爭趨輜重軍稍亂垂擊之大敗牢之策馬跳五丈澗得脫會不救至因入臨漳集亡散以軍敗徵還頃之復以龍驤將軍守淮陰擊滅妖賊劉黎於皇邱獲秦將張遇使參軍竺朗之勦賊司馬徽於馬頭山殲之燕掠廩邱高平太守徐含遠告急牢之不能救坐畏懦免王恭將誅王國寶引牢之爲司馬領南彭城內史使牢之擊破王廙復領晉陵太守然

晉記

卷五十一 列傳

七

恭以才地自雄雖仗牢之爲爪牙但以行陣武將相遇禮之甚薄牢之當太元時已立功河北亦自負其能心以爲恥及恭再舉元顯使廬江太守高素說牢之使背恭事成當卽其位號牢之許焉恭參軍何澹之以其謀告恭牢之素與澹之有隙恭疑其間勿信也將發大宴牢之於衆中拜牢之爲兄精兵利器悉以配之使爲前鋒行至竹里牢之叛恭歸元顯恭死遂代恭都督兗青冀幽并徐揚州晉陵軍事旣而楊佺期桓元將兵逼京師上表理恭求誅牢之牢之率北府兵次新亭及元等受詔退兵牢之還鎮京口孫

恩陷會稽。牢之遣將桓寶、子敬宣率師救三吳。比至曲阿。而吳郡內史桓謙已棄郡走。牢之乃率衆東討。拜表輒行至吳。與衛將軍謝琰擊恩。殺傷甚衆。徑臨浙江。進拜前將軍。都督吳郡諸軍。謝琰屯烏程。使司馬高素助牢。之率衆軍濟江。恩懼逃於海。牢之還鎮。恩復入會稽。殺謝琰。乃進牢之鎮北將軍。都督會稽五郡。率衆東征。屯上虞。分軍戍諸縣。恩復攻破吳國。殺內史袁山松。牢之使參軍劉裕擊之。恩復入海。頃之。恩浮海奄至京口。戰士十萬。樓船千餘艘。牢之時在山陰。使劉裕自海鹽赴難。而自率大衆而還。

晉記

卷五十一
列傳
三十八

八

恩聞牢之還。乃走郁州。劉裕敬宣復破之。及恩死。牢之威名大振。元興初。朝廷將討桓元。以牢之爲前鋒。都督征西將軍領江州事。初。元顯遣使以討元事詰牢之。牢之以元少有雄名。仗全楚之衆。懼不能制。又慮平元之後。功蓋天下。必不爲元顯所容。因有難色。不得已。率北府文武屯洲。桓元使何穆說牢之曰。自古亂世。君臣相信者有燕昭樂毅。元德孔明。然皆勳業未卒。而二主早世。設使功成事遂。未保二臣之禍也。鄙語有之。高鳥盡。良弓藏。狡兔死。獵犬烹。故文種誅於句踐。韓白戮於秦漢。彼皆英雄。霸王之主。猶

不敢信其功臣。況凶愚凡庸之流乎。自開闢以來。戴震主之威。挾不賞之功。以見容於闇世者。誰至如管仲相齊。雍齒侯漢。則往往有之。君若見與。非有射鉤屢逼之讎也。今君戰敗。則傾宗戰勝。則覆族。欲以安歸乎。若翻然改圖。保其富貴。則身與金石齊固。名與天壤無窮。孰與頭足異處。身名俱滅。爲天下笑哉。惟君圖之。會譙王尙之軍敗。人情疑阻。牢之乃遣使與元交通。其甥何無忌與劉裕固諫。不從。使敬宣降元。元大喜。置酒宴集。陳書法圖畫。與敬宣觀之。以安其意。而陰謀誅之。敬宣不覺。元佐吏莫不相視而笑。元

晉記

卷五十一
列傳
三十八

九

顯既死。元以牢之爲征東將軍。會稽太守。牢之乃嘆曰。始爾卽奪吾兵。禍將至矣。元時屯相府。敬宣勸牢之襲元。猶豫不決。告劉裕曰。吾將北就雅之於廣陵。卿其從我乎。對曰。將軍以勁卒數萬。望風而降。彼新得志。威振於天下。朝野人情皆已去公。廣陵可得至哉。裕當反服還京口耳。退而謂何無忌曰。鎮北必不免。然相隨無益也。靈寶可事。則與卿事之不然。當與卿圖之耳。遂與無忌還京口。牢之移屯班瀆。將北奔廣陵。集衆大議。參軍劉襲曰。事之不可者。莫大於反將軍。往年反王。兖州近日。反司馬郎君。今復欲反。桓

公一人而三反豈得立也。語畢趨出。吏佐多散走。而敬宣先還京口。援其家失期不到。牢之疑為劉襲所殺。乃自縊而死。俄敬宣至。不遑哭。奔於高雅之。將吏共殯牢之。喪歸丹徒。元令斲棺斬首。暴尸於市。及劉裕建義。追理牢之。復本官。敬宣與高雅之奔南燕。既而夢九土而服之。覺而喜曰。九者桓也。九既在矣。吾其復本土乎。旬日元敗。遂與司馬休之還京師。拜冠軍將軍。宣城內史。從擊盧循。循平。進征虜將軍。青州刺史。為參軍司馬。道賜所殺。

晉記

卷五十一

列傳

十

晉記卷五十二

列傳

蕭山郭倫撰

桓元

桓元字敬道。小名靈寶。大司馬溫之孽子也。其母馬氏嘗夜坐月下。見流星墜銅盆水中。忽如火珠。馬氏得而吞之。若有感遂娠。及生元。有光照室。溫甚愛之。遺命以元為嗣。襲爵南郡公。年七歲。溫服闋。府州文武辭其叔父冲。冲撫元首曰。此汝家故吏也。元因覆面而泣。眾皆異之。及長。形貌瑰奇。風神疎朗。善屬文。常負其才地。以雄豪自處。孝武疑而勿用也。年二十三。始拜太子洗馬。太元末。出補義興太守。鬱鬱不得志。登高望震澤。而歎曰。父為九州伯。兒為五湖長。棄官歸國。荊州刺史殷仲堪甚憚之。王國寶謀削方鎮。元說仲堪曰。國寶與公等素已為對。惟患相斃之不速耳。今既執權。要與王緒相表裏。迴易如志。若發詔徵君為中書令。而用殷覲為荊州君。將何以處之。仲堪曰。憂之久矣。計將安出。元曰。國寶姦兇。天下所知。王孝伯常切齒。君若密遣人說恭。內匡朝廷。公悉荆楚之眾。順流而下。推恭為盟主。僕亦投袂而起。此桓文之舉也。仲堪猶豫未決。而王恭舉兵招仲堪及元。

匡正朝廷國寶死罷兵元乃求爲廣州會稽王道子忌元不欲使在荆楚遂詔元督交廣二州建威將軍平越中郎將廣州刺史假節元受命又不行隆安二年王恭復反與庾楷擊江州刺史王愉及譙王尚之兄弟元仲堪一時響應仲堪給元五千人與楊佺期俱爲前鋒軍至湓口王愉奔臨川元將追獲愉元佺期至石頭仲堪至蕪湖恭將劉牢之背恭歸順恭死庾楷戰敗奔元軍既而詔以元爲江州仲堪等皆被換易乃各西還屯於尋陽結盟推元爲盟主上疏申理王恭求誅尚之牢之朝廷乃免桓修復仲堪荊州

晉記

卷五十二

列傳

三

以相和解初元在荊州豪縱士庶憚之甚於州牧及還尋陽愈自矜伐佺期爲人驕悍又以世籍華胄江表莫竝而元每以寒士裁之憤甚即欲於壇所襲元佺期兄弟虓勇仲堪恐克元之後不可制禁之乃各奉詔還鎮元亦知佺期有異謀因屯於夏口仲堪忌元復結佺期爲外援元既與仲堪佺期有隙求廣其所統朝廷亦欲成其讐詔加元都督荊州四郡四郡者佺期所督也會秦侵洛陽佺期乃建牙聲言援洛密欲與仲堪襲元仲堪多疑又距而不許佺期既不能獨舉遂息兵初詔元督四郡復以桓偉爲輔國將

軍南蠻校尉而南蠻校尉楊廣佺期之兄也欲距偉仲堪不聽出廣爲宜都建平二郡太守佺期弟孜敬先爲江夏相元襲執之以爲諮議參軍遂舉兵亦聲言救洛與仲堪書將攻佺期使仲堪收楊廣仲堪本計欲兩全之既得元書知不能禁乃曰君自沔而行不得一人入江也元乃止後荊州大水仲堪空竭元乘虛遣軍襲巴陵宣言朝廷以佺期爲元前鋒使督諸軍竝進密報兄偉爲內應偉遽不知所爲反自齎疏示仲堪仲堪執偉爲質令與元書元曰仲堪爲人少斷常懷兒女子慮我兄必無憂矣元至巴陵仲堪

晉記

卷五十二

列傳

三

以衆距敗之進至楊口又敗仲堪弟子道護乘勝至零口去江陵二十里仲堪分軍數道距元佺期與廣率軍自襄陽來元懼其銳退軍馬頭既而大戰佺期敗走還襄陽仲堪出奔鄖城元將馮該躡獲佺期廣爲人所縛元竝殺之仲堪聞佺期死將數百人奔秦馮該追之及於冠軍城殺之元表求領江荆二州詔元都督荆襄雍秦梁益寧七州後將軍荊州刺史假節以桓修爲江州刺史元上疏固爭江州於是進督八州及揚豫八郡復領江州刺史輒以桓偉爲冠軍將軍雍州刺史孫恩逼京師元上疏請討外託勤王

資記

卷五十二

列傳

四

資觀費也。恩走，詔元解嚴。元以兄偉爲江州鎮夏口。司馬刁暢督八郡，鎮襄陽。桓振皇甫敷馮該成浚口。移沮漳蠻二千戶於江南，立武寧郡。更招集流人，立綏安郡。又置諸郡丞，詔徵廣州刺史刁達、豫章太守郭昶之。元皆畱不遣。初，庾楷奔元，元之求討孫恩也，以爲右將軍。元既解嚴，楷亦去職。乃密結後將軍元顯，許爲內應。元與初，元顯稱詔伐元。元從兄太傅長史石生密書報元，元以揚州饑饉，孫恩未殄，已得蓄力須時。一旦聞元顯將擊之，甚恐，欲保江陵。長史卞範之曰：「公英略振天下，元顯乳臭小兒，劉牢之大失物情。若與師內向，土崩之勢立見。何有延敵入境，自取蹙弱者乎？」元大悅，乃以桓偉守江陵，抗表率師下尋陽，移檄京師，列元顯罪狀。檄至，元顯不知所爲。元初慮衆不爲用，猶持兩端。及過尋陽，不見王師，其將吏始振至姑孰，使馮該苻宏皇甫敷索元先攻譙王尚之。尚之敗，劉牢之遣子敬宣降元。元至新亭，元顯衆潰。元遂入京師，詔加總百揆，侍中，都督中外諸軍，尚書丞相，揚州牧，領徐州刺史，假黃鉞，羽葆鼓吹，班劍二十人，置左右長史。司馬從事中郎四人，甲杖二百人，上殿徙道于安成郡，殺元顯於市。元入居太

資記

卷五十二

列傳

五

傅府殺太傅中郎毛泰，泰弟游擊將軍遂、太傅參軍荀遜、前豫州刺史庾楷父子、吏部郎袁粲、譙王尚之等流尚之弟丹陽尹恢之、廣晉伯允之、驃騎長史王誕、太傅主簿毛遁等於交廣諸郡，以兄偉爲安西將軍，荊州刺史，領南蠻校尉，從兄謙爲左僕射，加中軍將軍，領選修爲右將軍，徐兗二州刺史，石生前將軍，江州刺史，長史卞範之，建武將軍丹陽尹，王謐中書令，領軍將軍，大赦改元。大亨，元讓丞相自署太尉，領平西將軍，豫州刺史，加袞冕之服，綠綬，增班劍爲六十人，劍履上殿，入朝不趨，讚奏不名。元將出居姑孰，乃大築城府，自元顯執政，禍難薦淳，百姓厭之。元初至黜佞擢賢，京師欣然。後乃侮朝廷，擯宰輔，縱奢欲，百務繁興，人不安業。又殺吳興太守高素，輔國將軍竺謙之，高平相竺朗之，輔國將軍劉襲，襲弟彭城內史季武，冠軍將軍孫無終，皆劉牢之之黨。北府舊將也。襲兄冀州刺史軌及寧朔將軍高雅之，牢之之子敬宣，竝奔燕。元諷朝廷以平元顯封豫章公，食安成郡地方二百二十五里，邑七千五百戶，以平仲堪、徐斯封桂陽郡公，地方七十五里，食邑二千五百戶。本封南郡如故。元以豫章改封息昇，桂陽郡公，兒子

變爲西道縣公。又發詔爲桓溫諱名。贈其母馬氏豫章公太夫人。元興二年。表請伐秦。又諷朝廷止之。元本無幹略。而好爲大言。初欲飾裝。無他處分。先使作輕舸。載服玩書畫。或問其故。元曰。兵凶戰危。脫不虞。輕而易運耳。衆咸笑之。元兄偉卒。贈開府驃騎將軍。以桓石康爲西中郎將。荊州刺史。偉服始公除。元卽作樂。初奏撫節慟哭。旣而收淚盡懽。元所仗唯偉。旣死。元惘惘若失。而殷仲文卞範之勸元速篡。於是改授羣司。解琅邪王司徒。遷太宰。加殊禮。以桓謙爲侍中。衛將軍。開府。錄尚書事。王謐中書監領司徒。桓

晉記

卷五十二

列傳

六

允中書令。加桓修撫軍大將軍。置學官。教授二品子弟數百人。矯詔以南郡南平宜都天門零陵營陽桂陽衡陽義陽建平十郡爲楚王。加九錫。楚國置丞相。已下。諷天子御前殿策授。元屢僞讓。詔使百官敦勸。始受命。贈父溫爲楚王。南康公主爲楚王后。以劉瑾爲尚書。刁逵爲中領軍。王嘏爲太常。殷叔文爲左衛。皇甫敷爲右衛。凡衆官合六十餘人。爲楚官屬。新野人庾仄聞元受九錫。乃以衆七千。設壇於城南。祭祖宗七廟。襲走馮該於襄陽。南蠻參軍庾彬。安西參軍楊道護。江安令鄧襄子。謀爲內應。江陵震動。桓濟之

子亮與兵羅縣。以討仄爲名。自號平南將軍。南蠻校尉羊僧壽與桓石康共攻襄陽。仄衆潰奔秦。元殺彬等。徙亮於衡陽。僞上表求歸藩。又自作詔。畱之。遣使宣旨。元又因請。諷帝作手詔。固畱。密令所在上臨干湖。開除清朗。使衆官畢賀。又詐言江州甘露降。王成基家竹上。以歷代咸有肥遯之士。乃徵皇甫謐。六世孫希之。爲著作。給其資用。使讓而不受。號曰高士。時人名爲充隱。議復肉刑。斷錢貨。造革紛紜。條制森然。元喜逞僞辭。而性貪鄙。好奇異。珠玉不離於手。人有法書好畫及佳園宅者。皆捕博而取之。臣佐四出。掘

晉記

卷五十二

列傳

七

果移竹。不遠數千里。十一月。矯制加冕十有二旒。建天子旗。旌出警入。蹕乘金根車。駕六馬。備五時副車。置旄頭雲罕。樂舞八佾。設鐘簴宮縣。妃爲王后。世子爲太子。遂矯詔使王謐兼太保領司徒。奉皇帝璽。禪位於楚。諷帝以禪位告廟。出居永安宮。移晉主於琅邪廟。元初慮帝不肯爲手詔。又恐璽不可得。使臨川王寶暹帝爲手詔。因取傳國璽。比臨軒而璽已久出。元甚喜。百官到始執勸進。元又僞讓。朝廷固請。乃立郊壇於城南七里。襲位。改年建始。右丞王悠之曰。建始趙王倫僞號也。又改爲永始。廢帝爲平固王。遷

於尋陽降永安皇后爲零陵君琅邪王爲石陽縣公
武陵王遵爲彭澤縣侯追尊父溫宣武皇帝廟稱太
祖南康公主爲宣皇后封子昇爲豫章郡王叔父雲
孫放之爲寧都縣王裕孫稚王爲臨沅縣王裕子石
康爲右將軍武陵郡王祕子蔚爲醴陵縣王贈冲太
傅宣城郡王以孫允襲爵爲吏部尚書冲次子謙爲
揚州刺史新安郡王謙弟修撫軍大將軍安成郡王
兄歆臨賀縣王禕富陽縣王贈偉侍中大將軍義興
郡王以子濬嗣濬弟邀西昌縣王封王謚武昌公十
範之臨汝公殷仲文東興公馮該魚復侯降始安郡

晉記

卷五十二 列傳

八

公爲縣公長沙爲臨湘縣公廬陵爲巴邱縣公各千
戶其康樂武昌南昌望蔡建興永修觀陽皆降封百
戶以相國左長史王綏爲中書令號溫墓曰永崇陵
置守衛四十人元入宮逆風迅激儀飾皆傾偃登御
牀牀忽陷羣臣失色東興公殷仲文曰將由聖德深
厚地不能載元大悅小會於西堂設妓樂殿上施絳
綾帳縷黃金爲額四角銜作金龍五色羽葆旒蘇望
之有似輜車是月臨聽訟觀閱囚徒罪無輕重多被
原放自以水德壬辰臘於祖元興三年元之永始二
年也立其妻劉氏爲皇后以曾祖以上名位不顯遂

不追尊而矯言太祖爲居廟之主昭穆皆自下之稱
非可逆數因立一廟祕書監卞承之曰祭不及祖知
楚德之不長也其庶母蒸嘗靡有定所忌日見賓客
遊宴唯至亡時一哭而已兄偉葬日旦哭晚遊性好
畋以體大不堪乘馬更造大犛昇以二百人容三十
人坐又作徘徊輿施轉關迴動無滯驕奢荒侈遊獵
無度性又急暴呼召嚴速直官咸繫馬省前時濤水
夜入石頭壞大柁大風吹墜朱雀門樓百姓怨駭思
亂者衆二月劉裕等起兵京口誅桓修斬桓宏於廣
陵河內太守辛扈典宏農太守王元德振威將軍童

晉記

卷五十二 列傳

九

厚之竟陵太守劉邁謀爲內應裕使周安穆報之而
邁惶遽不知所爲反以告元元大駭卽殺扈典等安
穆馳免義軍至竹里元移還上宮百僚步從召侍官
皆入止省中赦揚豫徐兗青冀六州加桓謙征討都
督遣頓邱太守吳甫之右衛將軍皇甫敷北距義軍
與裕等戰於江乘裕臨陣斬甫之進至羅落橋復梟
數首元聞之大懼召諸道衛人推算數爲厭勝之法
問衆曰朕其敗乎曹靖之對曰神怒人怨臣實懼焉
元曰人或怨矣神何爲怒對曰移晉宗廟飄泊失所
大楚之祭不及於祖此其所以怒也元曰然則卿何

不諫對曰。輦上諸君子。皆以爲楚舜之世。臣何敢言。元且忿且懼。使桓謙何澹之屯東陵。卞範之屯覆舟山。西裕至蔣山。使羸弱賁汕。幟登山。分張旗幟。數道竝進。元偵候。云裕軍四塞。不知多少。元益憂惶。當是時。東北風急。義軍縱火。煙塵漲天。鼓譟震京師。劉裕執鉞麾而進。謙範之諸軍。一時奔潰。元率親信數千人。聲言赴戰。遂以其子昇。兄子濟。出南掖門。西三石頭。使殷仲文具船南奔。劉裕以武陵王遵。攝萬幾。立行臺。總百官。使劉毅劉道規。誅元諸兄子之在京師者。初元在姑孰。將相星屢有變。篡夕月及太白。

晉記

卷五十二

列傳三十九

十

又入羽林。元甚惡之。及敗走。腹心勸其戰。元不暇答。直以策指天。而經日不得食。左右進以麤飯。咽不能下。昇時年數歲。抱元胸而撫之。元悲不自勝。至尋陽。其黨江州刺史郭昶之。給其器仗。殷仲文自後至。望見旌旗輿服。歎曰。敗中復振。故可也。因挾乘輿西上。元道中作起居注。敘其距義軍。經略指授無遺策。而諸將違節度。以致敗。非戰之罪。由是不遑與羣下謀議。唯耽思紀述。宣示遠近。元至江陵。張幔屋於城南。置署百官。以卞範之爲尚書僕射。太修舟師。未三旬。衆且二萬。樓船器械甚盛。謂其羣黨曰。卿等竝清塗。

翊從。朕躬彼都下。竊位者方應謝罪。軍門其觀卿等入石頭。無異雲霄中人。也。元以奔敗。恐法令不肅。遂輕怒妄殺。殷仲文勸元寬裕。以收物情。元怒曰。漢高魏武幾遇敗。但諸將失利耳。今以天文惡還都。舊楚而羣小愚惑。妄生是非。猛乃時宜。何不可者。荊州郡守以元播越。或遣師通表。元悉不受。更令所在表賀。遷都。使游擊將軍何澹之。江夏太守桓道恭等。就郭銓以數千人守淝口。使輔國桓振。聚衆義陽。龍驤將軍胡譚。破之於弋陽。振單騎走還。而義軍復破郭銓。何澹之等於桑落洲。進師尋陽。元率舟艦二百發。江

晉記

卷五十二

列傳三十九

十

陵使苻宏羊僧壽爲前鋒。以郿陽太守徐放爲散騎常侍。欲遣說解義軍。謂放曰。諸人不識天命。致此妄作。若退軍散甲。當與之更始。江水在此。朕不食言。放對曰。劉裕爲唱禍之主。劉毅兄爲陛下所誅。竝不可說也。輒當申旨於何無忌爾。放遂入無忌軍。而魏詠之破桓歆於歷陽。諸葛長民又敗歆於芍陂。歆匹馬渡淮。劉毅率道規及下邳太守孟懷玉與元戰於崢嶸洲。當是時。義軍數千。元兵甚盛。而元懼有敗。常係輕舸於舳側。義軍乘風縱火。盡銳爭先。元衆大潰。燒輜重夜遁。郭銓歸降。元畱永安皇后及皇后於巴。

陵殷仲文時在元舟求出收集散軍。因叛元奉二后奔於夏口。元入江陵城。馮該勸更下戰。元不可。欲出漢川。投梁州刺史桓希乘馬而出。前後相殺交橫。僅得至船。荆州別駕王康產奉帝入南郡府舍。太守王騰之率文武營衛益州刺史毛璩使從孫祐之參軍費恬送弟璠喪葬江陵。有衆二百。璠弟子修之元屯騎校尉也。誘元入蜀。達枚回洲。恬與祐之迎擊。矢下如雨。元嬖人丁仙期萬蓋等以身蔽元。竝中數十箭而死。元被箭。其子昇輒拔去之。益州督護馮遷抽刃而前。元拔頭上玉導與之。乃曰。是何人耶。敢殺天子。

晉記

卷五十二

列傳三十九

十一

遷曰。欲殺天子之賊爾。遂斬之。又斬石康等五人。將及昇。昇曰。我是豫章王諸君勿見殺。送至江陵。斬於市。初元與中衡陽有嵯雞化爲雄。八十日而冠。萎元之建國於楚也。衡陽屬焉。而自篡及敗。時凡八旬。又有童謠曰。長干巷巷長干。今年殺郎君。後年斬諸桓。郎君謂元顯也。劉毅等傳送元首梟於大桁。何無忌等擊破桓謙於馬頭。桓蔚於龍洲。義軍乘勝競進。振該等距戰於靈溪。道規爲其所敗。死者千餘人。退次尋陽。更繕舟甲。而毛璩自領梁州。遣將攻漢中。斬桓希。江夏相張暢之。高平太守劉懷肅。攻破何澹之於

西塞磯。道規進攻武昌。魏詠之劉藩破桓石綏於白茅。桓振乃使桓蔚代王曠守襄陽。義軍發尋陽。桓亮自號江州刺史。侵豫章。江州刺史劉敬宣擊走亮。義軍進次夏口。元將馮該守夏口。孟山圖據魯城。桓山客守偃月壘。以距義軍。劉毅攻魯城。道規攻偃月壘。何無忌與檀祗列艦中流。防越逸。義軍殊死戰。聲騰山谷。自辰及午。二城皆潰。該走。生擒山客。毅等平巴陵。毛璩使涪陵太守文處茂東下。振以桓放之爲益州。屯夷陵。處茂距戰。放之走。還江陵。義熙元年正月。南陽太守魯宗之起義兵。襲破桓蔚於襄陽。無忌諸

晉記

卷五十二

列傳三十九

十二

軍次江陵之馬頭。桓振擁帝出營江津。魯宗之破元將溫楷於梓溪。進至紀南。振乃自擊宗之。宗之失利。時蜀軍據靈溪。毅率諸將破馮該軍。推鋒逐北。卽平江陵。振見火起。知城陷。乃與謙等北走。是日安帝反正。大赦天下。逆黨唯免桓允一人。桓亮與苻宏寇安城廬陵。江州刺史劉敬宣遣將討之。宏走入湘中。二月。桓謙何澹之溫楷等奔秦桓振與宏出自涓城。襲陷江陵。劉懷肅破之。廣武將軍唐興斬振。及元將桓珍。桓亮苻宏復寇湘中。殺郡守長史檀祗。擊斬宏於湘東。廣武將軍郭彌斬亮於益陽。黨與悉平。詔徙桓

允及諸黨於新安諸郡殷仲文之降也拜爲尙書既而出爲東陽太守怏怏不得志慨然嘆曰觀此山川當復出一孫伯符三年仲文與永嘉太守駱球謀反欲以桓允爲嗣伏誅同謀曹靖之桓石松卞承之劉延祖等以次收斬之惟桓謙入蜀譙縱以爲荊州刺史率衆而下荆楚之衆多應之者劉道規斬之於枝江梁州刺史傅歆又斬石綏桓氏遂滅卞範之與殷仲文陰撰策命爲元元勳元之平也亦斬範之於江陵逆黨無子遺者

晉記 桓元之篡亦與晉宋同也而一成一敗何哉世祖承

卷五十二 列傳

十四

三世積重之勢朝廷四方久已知晉而不知魏矣宋武雖崛起寒微而雄略非常內鋤羣盜外掃燕秦除煩苛收英雋天下亦不徒懼其威也元藉世資而才不逮父恩弗及人遽欲效司馬氏之故智適足以殲其族而已矣或謂成則爲晉宋敗則爲桓元其義固然君子所以不予後世之禪也

晉記卷五十二終

晉記卷五十三

列傳

蕭山郭

羣盜列傳

嗚呼羣盜而傳之非得已也三代而上井牧以贍民生學校以興民行其有不率者移之郊遂勿齒當此之時天下有叛國而無叛民洎周之衰井田既廢戰爭相軋列國諸侯各君其國其公卿大夫世有采邑以治其私政煩役重百姓嗷嗷起而爲盜禦人而取其貨耳非所謂叛民也自秦茂封建爲郡縣威福獨擅朝廷無磐石之宗上下無維制之誼迨二世而陳

晉記

卷五十三 列傳

一

勝胡廣斬木爲兵揭竿爲旗四海響應秦不敢誰何天下遂亡後世以勝廣爲秦民湯武亦惡秦之暴而甚其罪耳假令二世不失爲中材之主社稷未墟則陳勝胡廣當時之羣盜也漢之衰也綠林黃巾亦聚嘯山林及晉而王彌汲桑張昌杜弼之徒乘時荒亂四方騰起陷沒州郡三代以後之天下往往患羣盜矣孟子曰上無禮下無學賊民興喪無日矣然則周之末世未嘗無賊民也而諸侯得而制之夫羣盜之難制由於廢封建而羣盜之所以興則由水旱之災人主政刑之失民苟得聊其生何至捐父母棄妻子

兄弟而不顧哉。嗚呼！以匹夫而能嘯聚數千人而役使之。蓋凡民之有才力勇智者也。天下有道而隨材器使，皆足為健吏能臣。不然亦稿骸死牖下耳。恣睢於鄉里耳。安能聚徒而橫擊哉？晉自惠皇不慧，賈后悖戾至永寧而羣盜蜂起，劉石猖狂，天下土崩。極於十六國之亂，可為長太息者矣。王彌、張昌、杜弢、孫恩諸人，舊史咸列諸傳，余獨標其名曰羣盜而序之。非獎盜也。三代以後之亡天下，往往係於羣盜，則羣盜者天下之大梗也。而有國家者安可不修德政以弭之？至使羣盜而不以盜名，其可慨也夫！其可畏也夫！

晉記

卷五十三

列傳

一

王彌

王彌，東萊人也。家世二千石。祖頤，汝南太守。彌博涉書記，少游俠。京師隱者董仲道見而謂之曰：「君豺聲豹視，好亂樂禍。若天下騷擾，不作士大夫矣。」惠帝末，妖賊劉柏根起東萊，慙縣彌遂率家僮從之。為柏根長史。柏根死，聚徒海渚，苟純敗之，亡入長廣山。羣盜中彌膂力絕人，多權略，掠必豫圖，成敗舉無遺策。而弓馬迅捷，青土號為飛豹。後引兵寇青徐，為兗州刺史。苟晞所破，彌集亡散，復大振。晞連戰不能克，彌遂進寇泰山、魯國、譙、梁、陳、汝南、潁川、襄城諸郡，入許昌。

開府庫取器仗所在陷沒，殺守令有衆數萬。會天下大亂，遂進逼洛陽。京師大震，宮城門晝閉。司徒王衍率百官距守。彌屯七里澗，官軍擊破之。彌謂其黨劉靈曰：「晉兵尙彊，歸無所厝。」劉靈昔為質子在洛陽，我與之周旋，有分契。今稱漢王，將歸之可乎？靈以為然。乃渡河歸澗，澗間之大悅。遣侍中兼御史大夫郊迎。而自適館待彌。彌見澗，勸稱尊號。澗曰：「孤本謂將軍如寶周耳。今真吾孔明、仲華也。」拜彌司隸校尉，加侍中。特進使隨劉曜寇河內，與石勒攻臨漳。永嘉初，寇上黨，圍壺關。漢進彌征東大將軍，封東萊公。與劉曜

晉記

卷五十三

列傳

二

石勒等攻魏郡汲郡頓邱，陷五十餘壁，皆調為軍士。攻鄴，安北將軍和郁棄城走。懷帝使北中郎將裴憲次白馬，討彌。車騎將軍王堪次東燕，討勒。平北將軍曹武次太陽，討淵。漢劉聰迎擊官軍，殺武部將軍彭默。衆軍皆退。聰遂渡黃河，帝使司隸劉暉將軍宋抽距之。不能抗。彌聰遂以萬騎至京城，焚二學。東海王距戰於西明門，乃走。彌復以二千騎寇襄城諸縣。而河東平陽宏農上黨諸流人之在潁川、襄城、汝南、南陽、河南者數萬家，為舊居人所侮，皆焚燒城邑。殺二千石長吏以應彌。彌遂以二萬人會石勒寇陳郡、潁

晉記

卷五十三

列傳

四

川屯陽翟。侯弟璋與勒寇徐充。因破東海軍。永嘉五年六月。彌及劉曜寇襄城。遂逼京師。當是時。京師大饑。人相食。百姓流亡。公卿奔河陰。彌曜遂陷宮城。至太極前殿。縱兵大掠。幽帝於端門。逼辱羊后。殺皇太子詮。發陵墓。焚宮廟城府。殺百官及百姓男女三萬餘人。遂遷帝於平陽。彌之掠也。曜禁之不從。斬其牙門王延以徇。彌怒攻曜。長史張嵩曰。今大業甫成。更相攻擊。縱將軍阻兵不還。其若子弟宗族何。彌曰。然微子吾不聞此過也。因詣曜謝。結分如初。彌曜各賜嵩金百斤。彌謂曜曰。洛陽天下之中。山河四塞。城池宮室。無假營造。可徙平陽都之。曜不聽。焚燒而去。彌怒。引衆東屯項關。初。曜望彌不待已。而先入洛。至是。嫌隙遂深。劉曜說彌還據青州。彌乃以左長史曹疑爲鎮東將軍。給兵五千多齎寶物還鄉里。而彌將徐逸。高梁。輒率部曲數千人隨疑去。彌遂衰弱。石勒惡彌驍勇。彌亦忌勒。及破洛陽。多遺勒美女珍寶。勒時擒苟晞以爲左司馬。彌謂勒曰。苟晞爲公左使。彌爲公右。天下豈足定耶。勒愈忌之。劉曜又勸彌徵曹疑。彌使曜於青州令疑以兵會。而詐要勒其向青州。曜至東阿。爲勒游騎所獲。見彌與疑書大怒。乃殺曜。彌

不知也。勒伏兵襲而殺之。遂并其衆。

陳敏

晉記

卷五十三

列傳

五

陳敏字令通。廬江人也。少有幹能。以部廉吏補尚書倉部令史。趙王倫篡。三王起義。兵久屯不散。京師倉廩空虛。敏建議謂南方米穀積數十年。欲腐敗。何不漕運以濟軍。而坐而待饑。非策也。乃以敏爲合肥度支。遷廣陵度支。張昌之亂。其將王冰等趣壽春。都督劉準憂惶計無所出。敏時在壽春。謂準曰。此等本不樂遠戍。逼迫成賊。其勢易離。敏前合率運兵。公分配衆力。破之必矣。準乃益敏兵。擊之破。吳宏石冰乘勝逐北。戰數十合。冰衆十倍。敏以少擊衆。每戰必尅。遂至揚州。迴擊徐州賊封雲。雲將張統斬雲降。敏以功拜廣陵相。當是時。惠帝在長安。四方交爭。敏陰有割據之志。父亡去職。東海王西。車駕承制起敏爲右將軍。假節前鋒都督。越擊豫州刺史劉喬。敏以兵會與越俱敗於蕭。敏見中國大亂。遂請東歸。收兵據歷陽。會吳王常侍甘卓自洛來。卓假稱皇太弟命。拜敏爲揚州刺史。并假顧榮等名士四十餘人爲將軍。郡守敏爲息娶卓女。思據江東。揚州刺史劉機。丹陽太守王廣皆棄官去。敏弟。將精兵數萬據烏江。

弟恢與錢端南寇江州刺史應邈出奔弟斌東略諸郡遂據有吳越之地自爲都督江東軍事大司馬楚公封十郡加九錫列上尚書稱自江入河奉迎鑾輿東海王軍諮祭酒華譚聞敏自相署置而顧榮等悉受敏官爵乃遺榮等書曰石冰之亂朝廷錄敏微功加越次之禮授以上將之任庶有韓盧一噬之效而敏本性凶狡干運逆天阻兵作威盜據吳會雖阻長江命危朝露夫王蠋匹夫志不可屈於期慕義隕首燕廷况吳會仁人竝受國寵或剖符名郡或列爲近臣而遽辱身姦人之朝降節逆叛之黨稽顙屈膝不晉記

卷五十三 列傳 六

亦羞乎昔龔勝絕粒不食莽朝魯連赴海恥爲秦臣君子義行同符千載遙度雅量豈獨是安昔吳之武烈氣雄一時雖奮奇宛葉亦受折襄陽討逆志存中夏臨江發怒命訖丹徒大帝賴先王承運雄謀天挺尙內倚慈母仁明之教外被子布延爭之忠又有諸葛顧步張朱陸全之族故能懷等百越稱制南州然兵家之興不出三世運未盈百歸命入臣今以陳敏倉部令史七弟頑穴六品下才欲躡桓王之高蹤蹈大皇之絕軌遠度諸賢猶當未許也而皇與東軒百寮垂纓雲翔鳳闕潛運帷幪然後發荊州武旅順流

東下徐州銳鋒南據堂邑征東勁卒曜威歷陽飛橋越橫江之津泛舟涉瓜步之渚震威丹陽擒寇建鄴諸賢何顏見中州之士耶小寇隔津音符道闕引傾南望情存舊懷忠義之人何世蔑有夫危而不能安亡而不能存將何貴乎今上欲與諸賢效翊紫宸建功帝籍不爾亦可泛舟河渭擊節清歌何爲辱身小寇之手以蹈逆亂之禍哉昔爲同志今已殊域瞻江長歎非子誰思願圖良策以協嘉謀敏無遠略一旦據有江表刑政無章子弟凶暴周玘顧榮之徒雖受羈絆常懼禍及及得譚書皆有慚色玘榮乃遣使密報征東大將軍劉準遣兵臨江已爲內應準使揚州刺史劉機寧遠將軍衡彥等出歷陽敏使弟昶及將軍錢廣距於烏江弟閔爲歷陽太守戍牛渚錢廣家在長城玘鄉人也玘密使圖和廣因遣其屬何康錢象投募送白事於昶昶傾頭視書康揮刀斬之稱州下已殺敏敢有動者誅三族吹角爲內應廣先勒兵於朱雀橋陳兵水南玘榮又說甘卓卓遂背敏敏率萬餘人將與卓戰未濟榮以白羽扇麾之敏衆潰單騎東奔至江乘爲義兵所斬母及妾子皆伏誅於是會稽諸郡竝殺敏諸弟

晉記

卷五十三 列傳 七

張昌

張昌本義陽蠻也。少爲平氏縣吏。武力過人。每自占卜。言應當富貴。好論攻戰。李流寇蜀。昌亦聚黨數千人。盜得幢麾。詐言臺遣募人討流。會壬午詔書發武勇以赴益上。號曰壬午兵。自天下多難。術者曰。當有帝王興於江左。及調發人戍不樂西征。昌黨因誑百姓。各不肯去。而詔書嚴促。所經界。停畱五日者。二千石免。由是郡縣官長皆躬出驅逐。輾轉不遠。屯聚爲劫盜。是歲江夏大稔。流人就食者數千口。太安二年。昌於安陸縣石巖山屯聚。去郡八十里。諸流人及避

晉記

卷五十三 列傳 四十

八

戍者多往從之。昌乃詐姓名爲李辰。太守弓欽遣軍擊昌。不克。遂攻郡。欽出戰大敗。將家屬南奔沔口。鎮南大將軍新野王歆使騎督靳滿擊昌於隨郡。西大戰。滿敗。昌得其器械。據江夏。造妖言曰。當有聖人出山都縣。吏邱沈過江夏。昌名之爲聖人。盛車服出迎。立爲天子。置百官。詐沈姓名爲劉尼。稱漢後。以昌爲相國。昌兄味車騎將軍。弟放廣武將軍。各領兵作宮殿於石巖中。巖上織竹爲鳥衣。以五采聚肉於其旁。衆鳥飛集。詐云鳳凰降。又言珠袍玉璽。鐵券金鼓。自然而至。乃下赦書。建元神鳳。郊祀服色依漢故事。有

晉記

卷五十三 列傳 四十

九

不應募者族誅。又流訛言云。江淮已南當反。官軍大起誅討。羣小波扇。人情惶懼。江河間一時竄起。豎牙旗。鳴鼓角。以應昌者。旬月之間。衆十三萬。皆以絳科頭。擔之以毛。惟江夏舊姓江安令王儼。秀才呂襲。不從。昌以三公位徵之。儼裝密將宗室北奔汝南。投豫州刺史劉喬。鄉人期思令李權。常安令吳鳳。孝廉吳暢。糾合善士。得五百餘家。追隨儼等。不預妖逆。新野王歆上言。妖賊張昌。劉尼。妄稱神聖。大羊萬計。絳頭毛面。挑刀走戟。其鋒不可當。請臺勅諸軍三道救助。於是劉喬率諸軍據汝南。前將軍趙驤領精卒八千據宛。助平南將軍羊伊距守。昌遣黃林爲大都督。將二萬人向豫州。前驅李宮欲掠汝水居人。將軍李楊逆擊大破之。林遂東攻弋陽。使將馬武破武昌。殺太守。昌自領其衆西攻宛。破趙驤。殺羊伊。進攻襄陽。殺新野王歆。別率石冰東破江楊二州。陳貞。陳蘭。張甫等攻長沙湘東。零陵諸郡。跨帶五州。樹立牧守。然無禁制。以劫掠爲務。新野王旣遇害。詔以劉宏爲大將軍。領南蠻校尉。鎮宛。宏司馬陶侃參軍。桓庾皮初等討昌於竟陵。劉喬使將軍李楊督護尹奉總兵向江。夏侃等與昌苦戰累日。大破之。納降萬計。昌沈寘於

下雋山明年秋乃擒之傳京師同黨並夷三族

王如

王如京兆新豐人也初爲州武吏遇亂流移至宛時有詔遣諸流人並還鄉里如以關中荒殘不願歸而征南將軍山簡南中郎將杜蕤各以兵送促期令發如潛結諸無賴少年夜襲破二軍杜蕤悉衆擊如戰於湟陽蕤敗山簡不能禦移屯夏口如遂破襄城於是南安龐寔馮翊嚴巖長安侯脫等各帥其黨攻諸城鎮多殺令長以應如衆至四五萬自號大將軍領司雍二州牧如憚石勒厚賄之結爲兄弟而侯脫據

晉記

卷五十三

列傳

十

宛與如不協如謂勒曰侯脫雖名漢臣實漢賊也如常恐其襲公公宜備之勒素鯁脫謂如唇齒不敢攻聞如言甚悅夜卽令三軍蓐食雞鳴而駕晨歷宛門攻之二旬拔宛斬脫如大掠沔漢逼襄陽山簡使將趙同擊如經年不能尅嬰城自守王澄帥軍赴京師如邀擊破澄州郡大震既而如連年種穀皆化爲莠軍中大饑其黨互相攻擊官軍追討各相率出降如窘因降王敦敦從弟校愛如驍武請配麾下敦曰如施險難蓄汝性又忌急恐不能容更成禍端校因請與之甚寵如數與敦諸將角射不遜校責而杖之如

以爲大恥初王敦陰懷不軌校每切諫敦怒之而未發也及聞如爲校所辱勸使殺校校宴如請劍舞漸近校稜惡而呵之不止直前刺校敦聞之陽大驚亦誅如

杜會

杜會新野人南中郎將蕤之從祖弟也少驍勇能被甲游於水中始爲新野王鎮南參軍歷華容令至南蠻司馬永嘉之亂荊州荒梗故牙門將胡亢起兵竟陵自號楚公假會竟陵太守甚任之亢後殺其驍將數十人會心不自安亢勿知也荊州賊王冲稱荊州

晉記

卷五十三

列傳

十

刺史部衆亦盛屢遣兵抄亢亢問計於會會因勸亢擊冲請以帳下刀戟付磨工而潛引冲兵亢遣精騎出距冲城中空虛會遂斬亢并其衆自號南中郎將領竟陵太守求南郡太守劉務女不得盡滅其家愍帝以第五猗爲安南將軍荊州刺史會迎猗於襄陽爲兒子娶猗女分據沔漢當是時陶侃新破杜弢乘勝擊會有輕會之色司馬魯恬曰古人爭戰先料其將今使君諸將無及會者不可逼也侃徑圍會於石城會密開門突侃陣後擊其背侃軍投水死者數百人會將趨順陽下馬拜侃而去旣而投簣於平南荀

崧求討丹水賊自效。侃遺崧書曰：杜會凶狡，將卒皆豺狼也。此人不死，州土其得寧乎？崧以宛中兵少，方藉會為援，弗聽。會復率流亡二千餘人圍襄陽，及王廙為荊州，會距廙殺廙將參軌，趙誘王敦使周訪討會，屢戰不尅。訪乃緣山開道，出其不意襲之，會衆潰。其將馬雋、蘇溫執會以降。參軌息昌、趙誘息允皆乞會復讎，遂斬會。昌允脅而服之。

杜弼

杜弼字景文，蜀郡成都人。家世仕宦，初舉秀才，遭李庠之亂，避地南平。太守應詹愛其才，禮之後為醴陵

晉記

卷五十三

列傳

七

令巴蜀流人汝班、蹇碩等數萬家布在荊湘間。蜀人杜疇、蹇撫等擾湘州，參軍馮素與汝班不協，告刺史荀眺曰：「流人皆欲反，眺信之，欲盡誅流人，班等懼死，聚衆以應疇。弼時在湘中，因其推弼為主，弼自稱梁益二州牧，平難將軍、湘州刺史。眺走廣州，始興太守尹虞起兵討弼，戰敗為弼所殺。弼欲妻其二女，不從殺之。廣州刺史郭訥使將嚴佐率衆攻弼，不尅。荊州刺史王澄遣王機擊弼，敗於巴陵。弼攻破郡縣，縱兵暴掠，眺之走也。州人推安成太守郭察領州事，以距弼，不尅死之。弼遂南破零陵，東侵武昌，殺長沙太守。

崔敷，宜都太守。杜鑒，邵陵太守。鄭融，元帝命征南將軍。王敦及荊州刺史陶侃討弼，前後數十戰，弼不能支，請降。帝弗許。弼因遺應詹書以請，詹哀之，啓呈弼書，并為弼乞命。帝使前南海太守王運受弼降，宣詔書大赦。加弼巴東監軍，而諸將徇功者攻擊之不已。弼不勝憤，遂殺運，而使其將王眞將精卒三千向武陵。陶侃使伏波將軍鄭攀邀擊，大破之。眞走湘城，侃諸軍追之，眞降。衆潰，弼遁不知所終。

王機

王機字令明，長沙人也。父毅，廣州刺史。機美姿儀，儻有度量，陳恢之亂，機年十七，率衆擊破之，為成都

晉記

卷五十三

列傳

七

內史。終日昏酣，百姓怨之。初，機與王澄雅相友善，王敦殺澄，機懼。又杜弼所在發墓，而獨為機守冢。機益自疑，就王敦求廣州，敦不許。而廣州人背刺史郭訥，迎機為刺史。機遂將奴客門生千餘人入廣州。州部將溫邵率衆迎機，敦使將軍葛幽追之。及於廬陵，幽不敢逼而還。郭訥聞邵納機，遣兵擊邵，不尅。乃使機父兄時吏距之，咸倒戈迎機。訥握節避之。機入城，就訥求節，訥歎曰：「此節天朝所假，義不相與也。」機慙而止。機既篡州，懼討，更求交州。時杜弼餘黨杜宏奔臨

賀餽機以金求討桂林賊自效。機爲列上朝廷。欲因機擊梁碩。遂轉爲交州刺史。碩聞之。使子侯迎機於鬱林。機怒其遲不禮焉。侯馳使報碩。碩曰。王郎已壞廣州。何可復來。破交州。禁州人勿迎。府司馬杜讚率兵擊碩。碩恐諸僑人爲機。於是悉殺其良。自領交阯太守。距機。機畱鬱林。而杜宏大破桂林賊。還遇機於道。共謀取交州。機宏及溫邵劉沈等遂反。於是王敦以陶侃爲廣州。侃到始興。欲徑進。州人皆諫。侃不聽。及至州。諸郡縣皆已迎機矣。侃先殺溫邵劉沈。機使牙門屈藍還州。密招所部距侃。侃卽收藍遣督護許

晉記

卷五十三 列傳

古

高擊機。機走。病死於道。高斫棺斬其首。機兄矩。字令式。美姿容。每出游。觀者如堵。初爲南平太守。以預計陳恢。遷廣州刺史而卒。

孫恩 盧循

孫恩。字靈秀。琅邪人也。世奉五斗米道。恩叔父泰。師事錢唐杜子恭。子恭有祕術。嘗就人借瓜刀。其主求之。子恭曰。當卽相還耳。旣而其人至。嘉興有魚。躍入舟中。破魚得瓜刀。子恭死。泰傳其術。以誑百姓。皆竭財產。進子女。奉之如神。王珣恐其惑衆。奏流之廣州。廣州刺史王懷之以泰行鬱林太守。而太子少傅王

雅素與泰善。言於孝武。謂泰知養性之方。因召還。拜徐州主簿。稍遷輔國將軍。新安太守王恭之反。泰私合義兵。得數千人。爲國討恭。會稽世子元顯數詣泰。求其祕術。泰見天下已亂。乃扇動百姓。私集徒黨。朝臣知之以與元顯交厚。咸莫敢言。會稽內史謝輅發其謀。道子誅之。恩逃於海。衆聞泰死。皆謂蟬蛻登仙。恩聚合亡命得百餘人。志欲復讎。及元顯縱暴。吳會騷動。恩自海攻上虞。殺縣令。因襲會稽。殺內史王凝之。有衆數萬。當是時。會稽謝鍼。吳郡陸環。吳興邱乚。義興許允之。臨海周冑。永嘉張永。及東陽新安等。凡八郡一時俱起。殺長吏。以應恩。旬日之中。衆數十萬。於是殺吳興太守謝逸。永嘉太守謝逸。嘉興公顧允。南康公謝明慧。黃門郎謝冲。張琨。中書郎孔道。太子洗馬孔福。烏程令夏侯情。而吳國內史桓護。義興太守魏僞。臨海太守新蔡王崇等。竝出奔。恩遂據會稽。自號征東將軍。號其黨曰長生人。畿內諸縣處處蜂起。內外戒嚴。使衛將軍謝琰鎮北。將軍劉牢之討之。吳會承平日久。人不習戰。所在多被破亡。燒倉庫。焚邑屋。刊木堙井。虜掠財貨。相率聚於會稽。民婦女有嬰累不能去者。羣僮盛嬰兒於水。而告之曰。賀汝先

晉記

卷五十三 列傳

古

登仙堂。我尋就汝初恩。聞郡響應。告其屬。天下無復事矣。當與諸君朝服至建康。既而聞半之臨江。復曰。我割浙江。不失爲句踐也。知牢之已濟江。乃曰。孤不差走矣。虜男女二十餘萬口。一時入海。慮官軍蹙已。緣道多棄寶物子女。因得遁去。朝廷以謝琰爲會稽。率徐州文武戍海浦。以備恩。隆安四年。恩入餘姚。破上虞。進至刑浦。琰使參軍劉宣之距之。恩退。少日復寇刑浦。謝琰徑出被害。朝廷大震。遣冠軍將軍桓不才。輔國將軍孫無終。寧朔將軍高雅之。擊之恩。復還於海。復使牢之東屯會稽。吳國內史袁山

晉記

卷五十三
列傳

七

松築滬瀆壘。緣海備恩。明年恩入浹口。雅之敗績。牢之擊之恩。復還於海。轉寇滬瀆。殺袁山松。又浮海向京口。劉裕總兵緣海距之。破其衆。恩狼狽赴船。尋又集衆。欲向京師。朝廷戒嚴。恩至新州。不敢進。而北陷廣陵。浮海而北。劉裕與劉敬宣并軍蹙之於郁洲。累戰大敗之恩。由是漸衰。沿海還南。裕踪跡要截。復大破之於滬瀆。恩遂遠逝海中。及桓元用事。恩出寇臨海。太守辛景擊破之。恩窮蹙。赴海自沈。妖黨及妓妾謂之水仙。從死者百數。自恩初入海。所虜男女其後戰死及自溺流離傳賣者。至恩死時。裁存數千人。而

恩與官軍前後數十戰。及所陷沒。亦殺百姓數萬人。恩死。餘衆推恩妹夫盧循爲主。

盧循字于先。小名元龍。中郎諶之曾孫也。雙眸炯徹。瞳子四轉。善草隸書。沙門惠遠見而謂之曰。君體涉風素。而志存不軌。奈何。循笑而不答。孫恩作亂。循遂從恩。恩性酷忍。循每諫止之。恩死。衆因推爲主。元興二年正月。寇東陽。八月。攻永嘉。劉裕擊循至晉安。循急泛海寇廣州。逐刺史吳隱之。自攝州事。號平南將軍。遣使獻貢。當是時。朝廷新誅桓氏。中外多虞。乃權假循征虜將軍。廣州刺史。平越中郎將。義熙中。劉裕伐南燕。循所署始興太守徐道覆。又循之姊夫也。下番禺。說循曰。君之在此也。竟以爲磐石耶。朝廷以君爲腹心之疾。而因而撫之。非愛我也。乘吾怠而刺之。爾今劉裕北征。京師虛弱。諸將無敵公者。不以此時取天下。而坐而待斃。非智也。既克建康。據形勢。劉裕雖還。無能爲矣。若平齊之後。先聲赫然。一旦自督衆抵豫章。而遣銳師過嶺。君雖神武。必不能當。且朝廷之不能一日忘我也。不待知者而決矣。君若不向京師。亦當率始興之衆。直指尋陽。百姓聞吾起處。處騷動。比劉裕聞之。天下已瓦解矣。循甚不樂。而無以奪

晉記

卷五十三
列傳

七

其計乃從之初道覆欲造戰艦使人伐船材於南康山既而於郡賣之價減數倍居民貪賤鬻物而市如是者數四而贛石水急出船甚難因皆儲之及道覆將舉兵按賣券責取無得隱匿者并力作之旬日而辦遂順流寇南康廬陵豫章諸郡守相望風而遁鎮南將軍何無忌率眾距戰兵敗死之循使道覆寇江陵官軍逆擊道覆馳告循曰宜速攻京師得尅之江陵非所憂也乃連旗而下戎卒十萬舳艫千計敗衛將軍劉毅於桑落洲徑至江寧車騎將軍劉裕聞循兵起急歸時朝廷業孟昶議欲遷都裕不可議者

晉記

卷五十三 列傳 四十

大

又欲分兵屯守諸津裕曰賊眾我寡兵分則測我虛實且一處失利三軍沮氣若聚眾石頭則眾力不分散可尅也又謂諸將曰賊若新亭直上且將避之若回泊蔡洲此成擒耳道覆聞裕已還欲乾沒一戰請於新亭至白石焚舟而上數道攻之循不聽而泊蔡洲道覆嘆曰我終爲盧公所誤事必無成使我得爲英雄馳驅天下不足定也裕望循軍氣盛懼其侵軼柵石頭斷祖浦使建威將軍孫處自海道襲番禺戒之曰我於十二月必破妖賊卿亦足至番禺傾其巢窟矣循攻柵不利列陣南岸進兵攻京口寇掠諸縣

無所得循謂道覆曰師老矣弗能復振當還據尋陽并力取荊州猶可以濟乃自蔡洲南走復據尋陽裕遣羣帥追之而自率大軍繼發徐道覆以眾三萬趣江陵奄至破冢將軍劉道規使劉遵別爲游軍自距道覆於豫章口前距失利遵自外橫擊大破之斬首萬餘級道覆走還湓口裕軍於雷池循揚聲欲乘流徑下裕曰此其欲戰也進軍大雷循及道覆帥眾蔽江而下裕悉出輕騎及水軍擊之而分屯步騎於西岸豫備火具裕以勁弩射循軍而蹙之循艦悉泊西岸岸上軍投火循及道覆兵大敗將趣豫章乃悉力

晉記

卷五十三 列傳 四十

九

柵斷左里循眾亦殊死戰裕奮擊之破柵而進溺死者萬餘人循單舸而走收散卒得千餘人欲還保廣州而孫處已先據番禺城循攻之不尅道覆走保始興因險以自固循襲合浦進攻交州至龍編刺史杜慧度諂而敗之循勢屈知不免乃歎曰吾固不失廣州刺史也道覆誤我先歛妻子十餘人自投於水慧度取其尸斬之及其父赧傳首京師而將軍劉藩等亦誅道覆於始興

譙縱

譙縱巴西南充人也少而謹慎爲安西府參軍義熙

元年刺史遣縱及侯暉等領諸縣兵東下。暉因梁州人不樂東將圖益州。刺史毛璩與巴西陽昧於五城水口推縱為主。縱投於水。暉遂以兵逼縱於輿上。攻璩弟西夷校尉瑾於涪城。城陷。瑾死之。縱乃自號梁秦二州刺史。璩聞縱反。自洛城步還成都。使參軍王瓊率三千人討縱。弟瑗以兵四千繼瓊。後縱弟明子及暉距瓊於廣漢。瓊破暉。追至綿竹。明子伏兵出。瓊衆多死。益州營戶李騰遂開城門納縱。毛璩死焉。縱以從弟洪爲益州刺史。明子爲巴州刺史。率五千人屯白帝。自稱成都王。明年遣使稱藩於秦。將順流東。

晉記

卷五十三

列傳四十

王

寇以討車騎將軍劉裕爲名。裕使劉敬宣伐之。縱因乞師於秦。且請桓謙爲助。秦遣之以兵至敬宣引還。九年劉裕以西陽太守朱齡石爲益州刺史。寧朔將軍臧熹下邳太守劉鍾蘭陵太守蒯恩等率衆二萬自江陵伐縱。裕與齡石密謀進取。曰：劉敬宣前出黃虎無功而歸。賊謂我今應從外水往。而料我當出其不意。猶將從內水也。如此必以重兵守涪城。備內道。若向黃虎正墮其計。今大衆宜自外水取成都。而以疑兵出內水。蔑不尅矣。因函書封齡石。署函邊曰：至白帝乃啓視。朱齡石等至白帝。發函見書。衆軍悉從。

外水取成都。臧熹從中水取廣漢。老弱乘高艦千餘。從內水向黃虎。於是諸軍倍道兼行。尅日圍成都。縱聞伐蜀。固使譙道福以重兵守涪。齡石次平模。去成都二百里。縱使其大將侯暉尙書僕射譙悅屯平模。夾岸連城層樓重柵。以自固。衆不能攻。齡石謂劉鍾曰：天暑而賊固險。非可卒拔。將蓄銳以伺隙耶。鍾曰：不可。前揚聲言大將由內水。故道福不敢舍涪。今重軍出其不意。侯暉輩已破膽矣。竭力攻之。勢無不尅。旣尅平模。成都必不能守。若曠日持久。虛實立見。涪軍復來。進不能戰。退無所資。二萬人爲蜀虜耳。翌日。

晉記

卷五十三

列傳四十

王

督兵攻之。大尅斬暉。諸城望風瓦解。縱出奔。其尙書令馬耽封倉庫以待王師。齡石入成都。誅縱同祖之親。餘皆安堵復業。縱走先如其墓。縱女曰走必不免。祇取辱耳。等死。死先人之墓可也。縱弗聽。投道福於涪道。福怒曰：大丈夫南面稱王。欲爲降虜。豈可得耶。人誰不死。何其懼也。投之以劍。不中。中其馬鞍。縱去之。自縊而死。道福散金帛以賜其衆。衆受之而走。道福奔廣漢。廣漢人杜瑾執之。朱齡石徙馬耽於越雋。耽謂其徒曰：朱侯不送我京師。滅衆口也。吾必不免。乃盥洗而臥。引繩而死。初。謀伐蜀而難其帥。衆以位。

望屬臧熹又裕之妻弟也裕獨拔齡石授以麾下之半而使熹隸焉故君子以裕爲知人

晉記

卷五十三列傳

三

晉記卷五十四

列傳

四夷列傳

蕭山郭倫撰

古者天子有道守在四夷自唐虞夏商周以來治內而不勤遠略蓋以華夏得天地中氣而四荒之外不勝臣亦不可得臣也秦漢搜剔遐僻招來始廣雖有虛名而多實害至晉而見剝矣嚮使享其贄而不臣其人殊風貿俗奚來窺伺之釁哉晉初四夷入貢者凡二十有三國今採其可知者以著於篇

晉記

卷五十四列傳

一

方二千里戶八萬有城邑宮室地宜五穀其人彊勇其法殺人者死沒入其家盜者一責十二男女淫者皆殺有軍事殺牛祭天以其蹄占吉凶蹄解則凶合則吉男女居喪皆衣純白葬則以人殉其國殷富出善馬及貂豹美珠珠大如酸棗國中有古穢城王印文曰穢王之印本穢貉之城也武帝時頻入貢太康六年爲慕容廆所襲其王依慮自殺子弟走保沃沮帝下詔其遺類足以復國者當爲之方計使得存立有司由是奏免護東夷校尉鮮于嬰不救夫餘失機略詔以何龕代嬰明年夫餘後王依羅遣使詣龕求

率見人還復舊國。僉使督郵賈沉送之以兵。羅得復國。其後廐掠其種人賣於中國。帝愍之。詔以官物贖還。下司冀二州禁市夫餘之口。

韓種有三。曰馬韓。辰韓。弁韓。弁韓在帶方之南。東西以海爲限。馬韓居山海之間。無城郭。凡統小國五十有六。大者萬戶。小者數千家。各有渠帥。居作土室。形如冢。其戶向上。室中無長幼男女之別。無拜跪之禮。不知乘牛馬。不重金銀錦罽。而貴璆珠。用以綴衣。其性勇悍。國中有役。則年少勇健者皆鑿其背皮。貫以大繩。以杖搖繩。終日譟呼力作。俗信鬼神。常以五月

晉記

卷五十四

列傳

二

耕種畢。羣歌舞以祭神。十月農事畢。亦如之。國邑各立一人主祭天神。謂爲天君。又置別邑。名曰蘇塗。立大木。懸鈴鼓。其蘇塗之義。有似西域浮屠也。太康中。頻遣使入貢。太熙元年。詣東夷校尉何龕。上獻辰韓在馬韓之東。自言秦之亡人。避役入韓。韓割東界以居之言。語有類秦人。由是或謂之秦韓。初有六國。後稍分爲十二。又有弁辰。亦十二國。合四五萬戶。各有渠帥。皆屬於辰韓。辰韓世以馬韓人爲主。而不得自立。明其始之爲流人也。國立城柵。地宜五穀。饒蠶桑。善作縑布。子初生。以石押其頭。使扁。俗喜舞。善彈

瑟。瑟形似筑。太康元年。遣使獻方物。二年。七年又來。其風俗類馬韓。兵器亦如之。

肅慎氏一名挹婁。在不咸山之北。去夫餘蓋六十日。東濱大海。西接寇漫汗國。北極弱水。廣袤數千里。山深谷窮。不通車馬。夏巢冬窟。父子世爲君長。無文墨。以言語爲約。有馬不乘。以爲財產而已。無牛羊。俗多畜猪。食其肉而衣其皮。有樹名雒常。中國有聖君。則其木生皮可衣。土無鹽鐵。燒木爲灰。取汁而食。無井。竈作瓦鬲。受四五升。坐則箕踞。以足挾肉而啖之。將嫁娶。男以毛羽插女頭。女和則持歸。然後禮聘。婦貞

晉記

卷五十四

列傳

三

而女淫。貴壯而賤老。死則卽日葬之於野。父母死。男子不哭泣。哭則謂之不壯。竊盜無多少皆殺。故野處而不相犯。其國東北有山出石。其利入鐵。將取必先祈神。有石弩皮骨之甲。檀弓三尺五寸。楛矢長尺有咫。周時獻其楛矢石弩。魏景元中。及晉元康初。復來貢獻。元帝中興。貢石弩於江左。成帝時。通貢於趙。石虎問之。對曰。每候牛馬向西南眠者三年矣。知大國所在。故來云。

倭人在帶方東南大海中。地多山林。無良田。食海物。舊有言。小國至魏時。有三十國。通好。戶有七萬男。

子無大小悉黥而文身自謂太伯之後計其道里當會稽東冶之東其男子衣以橫幅結束相連略無縫綴婦人衣如單被穿其中以貫首而皆被髮徒跣地溫暖種禾稼誦人皆蠶桑織績土無牛馬有刀楯弓箭以鐵爲鏃食飲用俎豆嫁娶不持錢帛以衣迎之死則有棺無梓封土爲冢初喪哭泣不食肉已喪皆入水澡浴以除不祥舉大事輒灼骨以占吉凶不知節歲計秋收爲紀年人多壽百年或八九十國多婦女不淫不妒犯輕罪者沒其妻孥重者族滅其家漢末國亂乃立女子爲王名曰卑彌呼司馬太傅之

晉記

卷五十四

列傳

四

伐遼東也其女王遣使至帶方朝見泰始初入貢裨離國在肅慎西北馬行可二百日領戶二萬養雲國去裨離馬行又五十日領戶二萬寇莫汗國去養雲國又百日行領戶五萬餘一羣國去莫汗又百五十日計去肅慎五萬餘里其風俗土壤竝未詳泰始三年各遣小部獻其方物至太熙初復有牟奴國帥逸芝惟離模盧國帥沙支臣芝于離末利國帥加牟臣芝蒲都國帥因末繩余國帥馬路沙樓國帥鈇加各遣正副使詣東夷校尉何龕歸化吐谷渾慕容廆之庶長兄也其父涉歸以所部千七

百家分隸谷渾而立廆爲嗣涉歸死廆立爲單于而二部馬鬬廆怒吐谷渾之不相區別而使其鬬也吐谷渾曰馬爲畜耳鬬其恆性何怒於人於是去廆而行廆悔之遣其長史史那樓馮及父時耆舊追之吐谷渾曰先公嘗卜筮有二子克昌我卑庶也理無竝大今因馬而別殆天所啓乎諸君試驅馬令東馬東吾亦東耳樓馮遣從者二千騎擁馬東出數百步輒悲鳴西走如是者十餘輩樓馮曰此非人事也遂止吐谷渾乃西附陰山廆追思之作阿干之歌鮮卑謂兄爲阿干歲暮窮思常歌之永嘉之亂始度隴而西

晉記

卷五十四

列傳

五

其後子孫據有西零已西甘松之界極乎白蘭數千里隨逐水草廬帳爲屋肉酪爲糧官置長史司馬將軍頗識文字男子通服長裙帽戴纂羅婦人首飾金花辮髮縈後綴以珠貝婚姻厚娉竊女而去兄亡妻嫂父卒妻羣母喪服葬訖而除國用不給輒斂富人殺人盜馬罪皆至死他犯則徵物以贖地產犛牛多蔓菁宜大麥西北雜種謂之阿柴虜或號爲野虜焉吐谷渾年七十二而卒有子六十人長曰吐延嗣吐延身長七尺八寸雄姿魁傑美膚禪之號曰項羽性酷忍爲羌會美聽所刺在位十三年有子十二人長

子葉延嗣。葉延嗣位。年方十歲。性至孝。縛草爲姜聰。每旦哭而射之中。則號泣。不中則瞋目大呼。其母曰。姜聰爲諸將屠。給久矣。汝何爲若此。葉延泣對曰。不敢忘父耳。母病嘗五日不食。葉延亦不食。長而沈毅。好問天地造化及帝王年歷。以禮公孫之子。得以王父字爲氏。遂以吐谷渾爲氏焉。在位二十三年而卒。有子四人。長子辟奚嗣。辟奚當苻秦時遣使獻馬五十匹。金銀五百斤。秦王堅大悅。拜爲安遠將軍。辟奚性友愛。三弟專恣。勿能禁。長史鍾惡地恐其不利於國。與司馬乞宿雲謀而誅之。辟奚遂以憂卒。有子六

晉記

卷五十四 列傳 四十一

六

人在位二十五年。子視連嗣。視連既立。通娣於西秦。乞伏乾歸拜爲白蘭王。在位十五年而卒。有二子。長曰視熊。少曰烏紇提。視熊在位十一年卒。子樹洛干幼。傳位於烏紇提。烏紇提耽酒。色不恤國政。爲西秦所伐。保於南涼。在位八年而卒。視熊之子樹洛干立。率所部數千家奔歸。莫何川。口稱大單于。吐谷渾王所部號爲戊寅可汗。沙湫雜種莫不歸附。乞伏乾歸甚忌之。率二萬騎攻之於赤水。樹洛干大敗而降。乾歸拜爲平狄將軍。赤水都護。又以其弟吐護眞爲捕虜將軍。督統都尉樹洛干在位九年。乞伏熾磐聞

其死。喜曰。此虜矯矯。所謂有豕白蹄也。有子四人。世子拾虔立。其後世嗣不絕。

馬耆國。西去洛陽八千二百里。其地南至尉犁。北接烏孫。方四百里。四面大山。道路險隘。其俗丈夫剪髮。婦人衣襦。著大袴。王有侍衛數十。倨慢無尊卑禮。武帝太康中。其王龍安遣子入侍。安世子會其母。猶胡之女也。姪十二月。剖脇生會。會少而勇傑。襲殺龜茲王。遂霸西戎。傳子熙。涼州張駿使將楊宣擊之。請降。呂光時。熙又遣子入侍。

晉記

卷五十四 列傳 四十一

七

佛塔。人以田種畜牧爲業。男女皆剪髮垂項。王宮壯麗。煥若神居。武帝太康中。其王遣子入侍。大宛西去洛陽萬二千三百五十里。南至大月氏。北接康居。大小七十餘城。土宜稻麥。有蒲陶酒。多善馬。馬汗血。其人皆深目多鬚。娶婦先以金同心指環爲娉。又以三婢試之。不男者絕婚。姦淫有子皆卑其母。俗善市買。爭分銖之利。得中國金銀輒爲器物。不以爲幣也。太康六年。武帝遣使楊顯。拜其王藍庚爲大宛王。藍庚卒。子摩之立。遣使貢汗血馬。康居國在大宛西北可二千里。與粟弋伊列都接。其

王居蘇薤城風俗與大宛略同地和暖饒桐柳蒲陶多牛羊好馬泰始中其王那鼻遣使獻馬

大秦國一名犂鞬在西海之西其地東西南北各數千里有城邑或曰其城周迴百餘里屋宇皆以珊瑚爲棧栢琉璃爲牆壁水精爲柱礎王有五宮相距各十里每旦聽事於一宮終而復始國有災異輒更立賢主有白蓋小車旌旗之屬及官曹簿書郵驛制置一如中國其土多出金玉明珠大貝有夜光之璧駭雞之犀火浣之布以金銀爲錢安息天竺人與之交市於海中其利百倍途經大海海水鹹苦不可食商

晉記

卷五十四列傳

八

王遣使貢獻

林邑國本漢時象林縣地也去南海三千里漢末縣功曹子區連殺令自立爲王子孫相承其後王無嗣外孫范熊代立熊死子逸立太康中始來貢獻咸康二年逸死奴文篡位文日南西卷縣夷帥范椎奴也嘗牧牛澗中獲二鯉化而爲鐵用以爲刀斫石石解文知其神常佩之隨商賈往來見上國制度至林邑教逸作宮室城邑逸任以爲將潛逸諸子或徙或奔逸死無嗣文遂自立攻并大岐界小岐界式僕徐狼

屈都乾魯扶單等諸國有衆四五萬遣使通表其書皆胡字永和三年文率衆攻陷日南殺太守夏侯覽

及士庶五六千人鑄西卷縣城餘衆奔九真遂據日南告交州刺史朱蕃求以日南北鄙橫山爲界旣而文還林邑蕃使督護劉雄戍於日南四年文復襲九真殺士庶十之八九五年征西督護滕駿率交廣之卒伐文於盧容文敗之駿退次九真其年文死子佛嗣升平末廣州刺史滕含伐之佛懼請降含與盟而還孝武寧康中遣使貢獻義熙時每歲寇盜殺傷日南九真九德諸郡交州遂虛弱而林邑亦疲矣其俗

晉記

卷五十四列傳

九

皆開地戶以向日人性凶悍果於戰鬪便習山水四時暄暖不知霜雪人皆裸體徒跣以黑色爲美貴女賤男同姓爲婚婦先娉壻居喪翦鬚燔尸而葬佛死子胡達立上疏入貢

扶南西去林邑三千餘里在海大灣之中廣袤三千里有城邑宮室人皆醜黑拳髮裸身跣行性質直不爲寇盜其田一歲種三歲穫好雕文刻鏤多以銀爲食器亦有書記府庫文字有類於胡婚喪略同林邑其王女子葉柳有外國人混潰者夢神賜之弓載舶入海得弓於神祠率衆伐扶南葉柳遂降混潰納柳

為妻而據其國。後允、袁微其將范尋。世王扶南、秦始
初遣使貢獻。穆帝時，國王竺旃檀遣使貢馴象。帝以
殊方異獸，恐為人思，詔還之。

匈奴之地，南接燕趙，北暨沙漠，東連九夷，西距六戎。
世世自相君臣，不奉正朔。漢末，匈奴大亂，五單于爭
立。而呼韓邪率部落入臣於漢，漢割并州北界以安
之。於是匈奴五千餘落入居朔方諸郡，與漢人雜處。
呼韓邪感漢恩，來朝，賜其邸舍，聽稱本號。歲給縣絹
錢穀，其部落隨所居郡縣，使宰牧之，而不輸貢賦。歷
年既久，戶口繁滋。東漢之季，天下騷動，羣臣競言胡

晉記

卷五十四

列傳

十

人狠多，懼必為寇，宜先為之防。建安中，魏公操始分
其眾為五部，立其中貴者為帥，選漢人為司馬以監
督之。魏末，改帥為都尉。左部都尉統萬餘落，居故泣
氏縣。右部都尉統六千餘落，居祁縣。南部都尉統三
千餘落，居蒲子縣。北部都尉統四千餘落，居新興縣。
中部都尉統六千餘落，居太陵縣。晉興，塞外匈奴大
水塞泥黑難等二萬餘落歸化。武帝使居河西，故宜
陽城下。後復與晉人錯居。由是平陽、西河、太原、新興
上黨、樂平諸郡咸有匈奴。泰始七年，單于獯叛，屯孔
邪城。帝遣婁侯何植持節討之，積密誘猛左部督李

恪殺猛。匈奴積年不反，其後稍因忿恨，殺害長史，漸
為邊患。侍御史西河郭欽上疏曰：戎狄彊獷，歷古為
患。魏初，人寡，西北諸郡皆為戎居。今雖服從，若百年
之後，有風塵之警，胡騎自平陽上黨，不三日而至孟
津。北地、西河、太原、馮翊、安定、上郡，盡為狄庭矣。宜及
平吳之威，謀臣猛將之略，出北地、西河，安定、復上郡，
實馮翊於平陽，已北諸縣募取死罪，徙三河三魏見
士四萬家以充之，裔不亂華，漸徙平陽、宏農、魏郡、京
兆，上黨、雜胡，峻四夷出入之防。明先王荒服之制，萬
世之長策也。武帝不納。太康五年，匈奴胡太后厚率

晉記

卷五十四

列傳

十一

部落二萬九千三百人歸化。七年，匈奴胡都大博及
萎莎胡等各率種類凡十萬餘，詣雍州刺史降附。明
年，匈奴都督大豆得一育鞠等，復率種落大小萬一
千五百口、牛二萬二千頭、羊十萬五千口來降。貢其
方物。帝並撫納之。北狄以部落為類，其入居塞者有
屠各種、鮮支種、寇頭種、烏譚種、赤勒種、捍蛭種、黑狼
種、赤沙種、鬱鞞種、萎莎種、禿童種、勃蔑種、羌渠種、賀
賴種、鍾鼓種、大樓種、雍屈種、真樹種、力羯種。凡十九
種，皆有部落，不相雜錯。屠各最豪貴，故得為單于。統
領諸種，其國號有左右賢王、左右夾蠡王、左右于陸

王左右漸尙王左右朔方王左右獨鹿王左右顯祿王左右安樂王凡十六等皆用單于親子弟而左賢王最貴惟太子得居之其四姓有呼延氏卜氏蘭氏喬氏而呼延氏最貴有左右日逐世爲輔相卜氏則有左右沮渠蘭氏則有左右當戶喬氏則有左右都侯又有車陽沮渠餘地諸雜號猶中國百官也其國人有綦母氏勒氏皆勇健好亂武帝時有騎督綦母倪邪伐吳有功遷赤沙都尉惠帝元康中匈奴郝散攻上黨殺長史入寇上郡明年散弟度元又率馮翊北地羌胡攻破二郡自此已後中原大亂而劉淵起

晉記卷五十四列傳

十一

并州矣

晉記卷五十四終

晉記卷五十五

十六國錄

蕭山郭 倫撰

十六國錄

昔者三代之治先內而後外其於正朔不及之地皆卻而弗臣蓋風氣未開地之所以別內外也暴秦思帝萬世南搜百越北剔匈奴不務其本而事其末十四年而社稷爲墟漢武好勤遠略疲弊海內以弱戎蠻雖拓地過於三代百姓嗷嗷幾乎秦續矣然而當此之時函夏封疆之內無所爲荒服之民也自宣帝始納呼韓邪居之亭鄣光武亦以南庭數萬徙入西河洎董卓之亂汾晉之郊騷然蠢動魏武分爲五部錯居都鄙泰始太康之際世祖武皇帝復納降十餘萬處之沃壤以彰威德夫物不忘本天地之性也厥後賈后悖逆諸王構兵羣盜四起而劉元海石世龍乘隙肆禍覆二帝墟兩京迫琅邪南渡長淮以北捐爲異域天未厭亂氏羌迭擾太和孝武之時苻秦稱伯中原之民庶幾得以休息及其衰而區區河右蝸據瓜分而亂靡有定矣舊史列爲載記斥之曰僞李嵩張軌同於內臣廁之列傳其所記事迹複沓牴牾且年不月錯雜而無章夫僞諸國者所以尊晉而

卷五十五

—

卷五十五



十有四年雲立二年而馮跋弑之跋立十一年而晉亡是為北燕垂子寶立二年而魏伐燕寶出奔薊慕容詳稱帝於中山垂弟范陽王德南徙滑臺自立是為南燕傳兄子超合十一年太尉裕伐之獲超斬建康市後秦自苻傳子興及興子泓三十有二年當興之時赫連勃勃據朔方稱夏勃勃在位十四年而入宋烏孤傳弟利鹿孤利鹿孤傳弟傉檀凡二十有一年李嵩傳子歆凡二十有一年沮渠蒙遜滅之蒙遜立三十三年傳子茂虔立六年為魏所滅魏後漸大并諸國盡有苻氏之地蓋自晉失其政十六國互興

晉記

卷五十五 十六國錄

四

迭戰其間謀臣碩士文德武功以及驕盈豪暴之徒固當世得失之林也嗟乎天下有道則劉淵石勒不失為由余日碑天下無道而赤眉黃巾安在不足為難然變起肘腋種類一心則郭欽江統之論其萬世有天下者之明鑑哉作十六國錄

漢

劉淵 劉和 劉聰 劉粲 劉曜 改號趙

劉淵字元海新興匈奴人冒頓之後也初漢高帝以宗女為公主妻冒頓約為兄弟其子孫遂冒姓劉氏建武初烏珠雷若鞮單于子右奧鞬日逐王比自立

為南單于入居西河美稷中平中其單于羌渠使子於扶羅將兵助漢討平黃巾而羌渠為國人所弑於扶羅以其眾西漢自立為單于屬董卓之亂寇掠太原河東屯於河內於扶羅死弟呼廚泉立以扶羅子豹為左賢王漢建安末呼廚泉入朝於魏魏武畱之於鄴分其眾為五部以豹為左部帥太康中改置都尉左部居太原泣氏右部居祁南部居蒲子北部居新興中部居大陵劉氏雖分為五部然皆家於晉陽汾水之濱豹妻呼延氏魏嘉平中祈子於龍門其夜夢人以一物光景非常授呼延氏曰此日精也服之

晉記

卷五十五 十六國錄

五

生貴子寤而告豹豹曰吉徵也自是十三月而生淵左手文有其名遂以名焉幼好學師事上黨崔游習毛詩京氏易馬氏尚書尤好春秋左氏傳孫吳兵法嘗謂同門生朱紀范隆曰吾每觀書傳常鄙隨陸無武絳灌無文道由人宏一物不知君子恥之二生遇高皇而不能建封侯之業兩公屬太宗而不能開庠序之美惜哉於是遂學武事而猿臂善射膂力過人身長八尺四寸鬚長三尺餘當心有二赤毫長三尺六寸太原王渾雅善之命子濟拜焉咸熙中為侍子在洛陽泰始時渾屢言於武帝帝召見與語大悅之

以爲由余曰碑之流王渾以吳曾未平勸帝任以東南之事孔恂楊珧曰非我族類其心必異淵若平吳恐不復北渡矣帝默然後秦涼覆沒疇咨將帥上黨李意請帝發匈奴五部假淵將軍則秦涼可指期而定也孔恂又不可意勃然曰以匈奴之悍淵之曉兵何憂不滅虜恂曰非謂其不能也正恐淵平涼州斬樹機能涼州方有難耳淵久在雒陽後王彌東歸餞彌於九曲之濱泣謂彌曰王渾李意以卿曲見知每相薦達然非吾願也吾本無宦情恐死洛陽永與子別因慷慨歔歔縱酒長嘯坐者爲之流涕豹卒淵代

晉記

卷五十五 十六國錄

六

爲左部帥太康末拜北部都尉明刑法禁姦宄輕財務施推誠接物五部僞傑及幽冀高門名士無不至者楊駿執政拜淵建威將軍五部大都督封漢光鄉侯元康末坐部人叛出塞免官成都王穎鎮鄴表淵行寧朔將軍監五部軍事常是時寇盜蜂起淵從祖故左賢王劉宣等竊議曰昔我先人與漢約爲兄弟自漢亡魏晉代興我單于徒有虛號降同編戶今司馬氏骨肉相殘四海鼎沸興邦復業此其時矣密共推淵爲大單于使呼延攸詣鄴以謀告淵淵遂請歸會葬穎弗許乃令攸先歸告宣等招集五部引會宜

陽諸胡聲言應穎實背之也穎爲皇太弟拜淵太弟屯騎校尉穎敗六軍於蕩陰假淵冠軍將軍封盧奴伯并州刺史東嬴公騰與安北將軍王浚起兵伐穎淵謂穎曰今二鎮跋扈衆餘十萬請爲殿下還說五部以赴國難穎欲奉帝還洛陽以避其鋒淵曰殿下武皇帝子有殊勳於天下王浚豎子耳東嬴疎屬也豈能與殿下爭衡哉殿下發鄴宮示弱於人洛陽可復至邪縱達洛陽威權不在殿下矣且東胡雖勁不踰五部請以五部梟二豎之首穎乃拜淵爲北單于參丞相軍事永興元年八月淵至左國城劉宣等

晉記

卷五十五 十六國錄

七

上號爲大單于旬日之間衆四五萬都於離石浚將邢宏率鮮卑攻鄴穎挾天子奔洛陽淵聞之曰成都不用吾言逆自奔潰眞奴才也然吾與之有言矣不可以不救部勒步騎二萬使右於陸王劉景左獨鹿王劉延年擊鮮卑劉宣等固諫曰晉人奴隸御我今父子兄弟自相魚肉此天厭晉德授之於我單于積德在躬方當復呼韓邪之業鮮卑烏丸可以爲援奈何拒之而拯讐敵乎淵乃喟然曰大丈夫當爲崇岡峻阜何能爲培塿乎夫帝王豈有常哉顧惟德所授耳今吾見衆十餘萬皆一當晉十上可成漢高之業

下不失爲魏武。吾漢氏甥。約爲兄弟。兄亡弟紹。不亦可乎。十月。淵爲壇於左國城之南。自稱漢王。下令曰。昔我太祖高皇帝。以神武應期。廓開大業。太宗孝文皇帝。重以明德。升平漢道。世宗孝武皇帝。拓土攘夷。地過唐日。中宗孝宣皇帝。搜揚儒父。多士盈朝。是我祖宗道邁三王。功高五帝。故卜年倍於夏商。卜世過於姬氏。而元成多僻。哀平祚短。賊臣王莽。滔天篡逆。我世祖光武皇帝。誕資聖武。恢復鴻基。祀漢配天。不失舊物。俾三光晦而復明。神器幽而復顯。顯宗孝明皇帝。肅宗孝章皇帝。累葉重暉。炎光再闢。自和安以

晉記

卷五十五 十六國錄

八

後。皇綱漸頽。天步艱難。國統頻絕。黃巾海沸於九州。羣閭毒流於四海。董卓因之。肆其猖勃。曹操父子。凶逆相尋。故孝愍委棄萬國。昭烈播越岷蜀。冀否終有泰。旋軫舊京。何圖天未悔禍。後帝窘辱。自社稷淪喪。宗廟之不血食。四十年於茲矣。今天誘其衷。悔禍皇漢。使司馬氏父子兄弟。迭相殘滅。黎庶塗炭。靡所控告。孤今猥爲羣公所推。紹修三祖之業。願茲厄閼。戰惶靡厝。但以大恥未雪。社稷無主。銜膽栖冰。勉從羣議。乃赦其境內。年號元熙。追尊後主爲孝懷皇帝。立漢高祖以下三祖五宗神主而祭之。立妻呼延氏爲

王后。置百官。以劉宣爲丞相。崔游爲御史大夫。劉宏爲太尉。其餘拜授各有差。東廐公遣將聶元。伐漢戰於大陵。元敗。騰遂率并州二萬餘戶而東。十二月。漢將劉曜寇大原。取泣氏。喬晞寇西河。取介休。介休令賈渾死之。將納其妻宗氏。宗氏罵晞而哭。晞又殺之。淵聞之大怒曰。使天道有知。喬晞望有種乎。追還降秩四等。收渾尸葬之。

丁卯。永嘉元年。羣盜王彌。石勒。劉靈降漢。拜彌司隸校尉。離石大饑。遷於黎亭。遣將劉景。擊并州刺史劉琨。琨敗之於板橋。乘勝據晉陽。

晉記

卷五十五 十六國錄

九

戊辰二年。漢寇河東。陷蒲坂。平陽。夏五月。使王彌寇洛陽。秋七月。徙都蒲子。冬十月。淵稱皇帝。大赦境內。改元永鳳。以大將軍劉和爲大司馬。封梁王。尙書令劉歡樂爲大司徒。封陳畱王。御史大夫呼延翼爲大司空。封雁門郡公。宗室悉封爲郡縣王。勳舊皆封郡縣公侯。使石勒。劉靈。閭鞮等寇魏汲頓邱。百姓望風降附者五十餘壘。皆假壘主將軍都尉印綬。簡彊壯五萬人爲軍士。其老弱安堵如故。己巳三年春正月。熒惑犯紫微。漢太史令宣于修之謂淵曰。不出三年。必克洛陽。蒲子崎嶇。難以久安。

平陽有紫氣，陶唐之舊都也。遂遷都平陽，得璽於汾水之中。文曰：有新保之。蓋王莽時璽也，而得者因增泉海光三字，淵以爲己瑞。大悅，赦其境內，改元河瑞。立子裕爲齊王，隆爲魯王。三月，使劉景寇黎陽，克之。又敗王堪於延津，沈男女三萬口於河。淵聞之大怒曰：景何面復見朕！且天道豈能容之？吾所欲除者，司馬氏耳。細民何罪，黜之。秋九月，使子聰及王彌寇洛陽。劉曜趙固爲繼，東海王使將軍曹武、宋抽、彭默距之。敗績，聰長驅至宜陽，南陽王模使將淳于定、呂毅自長安來擊聰，戰於宜陽東。聰又敗之，恃勝

晉記

卷五十五 十六國錄

十

不設備。宏農太守垣延詐降，夜襲聰軍，聰大敗而還。冬，復遣聰、彌曜景，以精騎五萬寇洛陽。呼延翼率步卒繼之，敗王師於河南。聰進屯西明門，護軍賈允夜薄聰營，與戰於大夏門，斬漢將呼延顗。聰南壁於洛水，尋進屯宣陽門。曜屯上東門，彌屯廣陽門。景攻大夏門，聰禱於嵩嶽，使將劉厲呼延朗督雷軍。東海王參軍孫詢與將軍邱光樓表率帳下勁卒三千人，自宣陽門出擊，斬朗，厲赴水而死。宣于修之曰：歲在辛未，當得洛陽。今晉氣猶盛，大軍不歸，必敗。淵乃召聰等還師，以劉歡樂爲太傅，劉聰爲大司徒。劉延年

爲大司空，劉洋爲大司馬，立妻單氏爲后。子和爲太子，子父爲北海王，盛安昌王，欽安邑王，璿西陽王，分典禁兵。聰爲大司馬，大單于，築單于臺於平陽之西。庚午四年秋七月，淵有疾，召劉洋等受遺輔政而卒。子和立，諡淵曰光文，陵曰永光，廟曰高祖。

晉記

卷五十五 十六國錄

十一

肉。詩云：豈無他人，不如我同父。陛下旣不信諸弟，復誰可信哉？銳攸大怒，命左右以刃進，領軍馬景懼曰：惟陛下詔，乃相與盟於東堂，使銳景攻聰，不克。銳等奔入南宮，聰前鋒隨之，遂弑和於光極西室。聰襲位，聰字元明，一名載，淵之第四子也。母曰張夫人。初聰在孕，張氏夢日入懷，十月而生。聰形體非常，左耳有一白毫，長二尺餘，甚光澤。穎悟好學，年十四，究涉經史，工草隸，著述懷詩百餘篇，十五學擊刺，猿臂善射，彎弓三百斤，弱冠游於京師。新興太守郭熙辟爲主簿，舉良將，入爲驍騎別部司馬，累遷右部都尉，河

開王順表爲赤沙中郎將，聰以父淵在鄴，乃亡奔成
都王，拜右積弩將軍，參前鋒戰事，淵爲北單于，立爲
右賢王，隨還右部，及爲大單于，更拜鹿蠡王，聰既弑
和羣，臣勸即尊位，聰初讓其弟北海王，父又與公卿
固請，聰遂以永嘉四年七月襲位，大赦境內，改元光
興，尊單氏爲皇太后，張夫人爲帝太后，父爲皇太弟，
領大單于，大司徒，立妻呼延氏爲皇后，子粲，河內王，
易河閒王，翼，彭城王，悝，高平王，以劉景爲大司馬，劉
殷爲大司徒，王育爲大司空，冬十月，使子粲及王
彌劉曜寇洛陽，遂出轅轅，周迴梁陳汝潁之間，陷壁

晉記

卷五十五 十六國錄

十一

壘百餘，單太后色美而麗，太弟父之母也，聰悉焉
父微諷太后十二月，太后慙恚而卒，聰後知之，父寵
由是漸衰。

辛未五年夏五月，聰大舉入寇，以呼延晏爲前鋒，大
都督配禁兵二萬七千，自宣陽入洛川，使王彌劉曜
石勒各以師會，晏比及河南，彌勒未至也，而王師前
後十二敗，死者已三萬餘人，晏畱輜重於張方故壘，
遂寇洛陽，攻陷平昌門，焚東陽宣陽諸門，及諸府寺，
帝使河南尹劉默距之，敗於社門，晏以外繼不至，掠
王公已下子女二百餘人，出自東陽門，當是時，帝將

東奔，具船於洛水，晏悉焚之，還屯張方故壘，既而彌
曜至，與晏合圍，城內饑甚，人相食，百官莫有固志，宣
陽門陷，彌晏入於南宮，升太極前殿，幽帝於端門，縱
兵大掠，殺諸王公及百官已下三萬餘人於洛水之
北，遷帝於平陽，聰大赦，改元嘉平，封帝爲平阿公，
秋七月，聰使平西趙染安平劉雅寇長安，染曜繼之，
染敗王師於潼關，將軍呂毅死之，初南陽王模使牙
門趙染戍蒲坂，染帥衆叛降漢，聰以爲平西將軍，染
既克潼關，長驅至下邳，涼州將北宮純自長安率衆
降漢，南陽王模出降，染殺之，及其子范陽王黎而送
衛將軍梁芬，南陽長史魯繇，散騎常侍杜鶩，辛謐及
北宮純等於平陽，以曜爲雍州牧，封中山王，鎮長安，
王彌爲大將軍，封齊公，石勒殺彌，并其衆，曜陷長安，
諸州郡望風送任，惟雍州刺史麴特新平太守竺恢
固守不降，護軍麴允頻陽令梁肅自京兆南山將奔
安定，遇安定太守賈疋任子於陰密，擁還臨涇，推疋
爲平南將軍，率衆五萬，攻曜於長安，而扶風太守梁
綜馮翊太守索綝各以衆會，曜使劉雅趙染距之，不
能禦，遂自悉長安銳卒與諸軍戰於黃郛，曜中流矢，
退保甘泉，陷池陽，掠萬餘人歸長安，杜人王禕紀

晉記

卷五十五 十六國錄

十二

特等，攻劉粲於新豐，粲還平陽。

壬申六年春正月，聰后呼延氏卒，將納其太保劉殷女。太弟父固諫，聰以問太宰劉延年。太傅劉景皆曰：「太保自云劉康公之後，與陛下殊源，姓雖同，不足嫌也。」聰大悅，拜殷二女爲左右貴嬪，位在昭儀上。又納殷女孫四人爲貴人。由是六劉之寵，傾於後宮。事皆中黃門納奏，決於左貴嬪。聰稀出外矣。二月，漢封帝爲會稽郡公。聰引帝入譙，謂帝曰：「卿爲豫章王時，朕與王武子造卿，武子示朕於卿，卿以所製樂府歌示朕，又引朕射於皇堂，朕得十二籌，卿與武子俱得。」

晉記

卷五十五 十六國錄

古

九籌，卿贈朕柘弓銀研，卿頗憶否？」帝曰：「臣安敢忘之？」聰曰：「卿家骨肉相殘，何其甚也！」帝曰：「大漢將應乾受歷，故爲陛下自相驅除，且臣家若能奉武皇帝之業，九族敦睦，陛下何由得之？」至日夕乃出，以小劉貴人賜帝曰：「此名公之孫也。」卿善遇之。拜劉氏爲會稽國夫人。三月，漢使鎮北靳冲寇太原，平北卜瑒率衆繼之不克，遂圍晉陽。代猗盧來救，卜瑒之卒先奔，冲輒斬瑒。聰聞之大怒，使使斬冲。聰耽酒色，而游獵無度，以魚蟹不供，殺左都水使者，又以溫明微光二殿不成，斬將作大匠、中軍王彰。切諫，聰大怒，將斬彰。

晉記

卷五十五 十六國錄

主

上夫人王氏，彰之女也，叩頭乞哀，乃囚彰於獄。太后張氏以聰刑怒過差，三日不食。太弟父子粲並與觀，而諫聰怒曰：「吾豈桀紂幽厲乎？而汝等生來哭人。」太宰劉延年及諸公卿列侯百有餘人皆免冠涕泣固諫，聰乃慨然曰：「朕昨大醉，非其本心。」微公等言，吾不聞過矣。各賜帛百匹，使侍中持節赦彰，進封定襄郡公。夏，麴特圍長安，劉曜連戰不勝，乃驅掠士女八萬餘口，將還平陽。攻司徒傅祗於三渚，祗病卒，城陷，曜遷其餘戶二萬於平陽。劉粲劉曜攻劉琨於晉陽，琨使張喬距之，戰於武灌，喬敗死之。太原太守高喬琨別駕郝聿以晉陽降粲，琨與左右數十騎攜妻子奔常山，告敗於代公猗盧。且乞師，猗盧遣子日利孫賓六須將軍衛雄箕澹攻晉陽，而自率衆六萬至於狼猛，琨收散卒爲鄉導，曜及賓六須戰汾東，墜馬中流矢，身被七創，討虜傅虎以馬授曜，曜曰：「人各思免吾創重，自分死此矣。」虎泣曰：「虎小人也，蒙大王識拔爲將帥，且皇室始基，天下可無虎，不可無大王。」扶曜乘馬，驅之渡汾，虎迴戰而死。曜夜與劉粲入晉陽，掠百姓，踰蒙山遁歸，猗盧追之，及於藍谷，斬漢征虜邢延，獲鎮北劉豐，琨收合離散，保於陽曲，猗盧戍之。

而還

癸酉建興元年春二月聰宴羣臣於光極殿使帝更衣行酒光祿大夫庾珉王儁起而大哭聰惡之有告珉儁謀以平陽應劉琨者聰遂殺之及故晉臣十餘人而以鳩弑帝於平陽復以劉夫人爲貴人大赦境內殊死已下立左貴嬪劉氏爲后聰爲起鵠儀樓於後庭廷尉陳元達諫曰陛下外殄二京內興殿觀四十餘所重以饑饉疾疫死亡相屬兵疲於外人怨於內今復營新宮人何以堪爲民父母固若是乎聰大怒曰吾爲萬幾主營一殿而必問汝耶命左右

晉記

卷五十五

十六國錄

六

曳出斬之時聰在逍遙園李中堂元達抱堂下樹大呼曰臣所言者社稷之計也而陛下殺臣臣得與龍比游於地下足矣未審陛下爲何如主耳元達先鑱腰而入入卽以鑱繞樹左右曳之不能動劉后聞之私勅左右停刑而手疏諫曰伏聞陛下將爲妾營殿今昭德足居鵠儀非急四海未一禍難猶存廷尉之言國家大計也夫忠臣之諫豈爲身哉帝王距之亦非顧身也妾仰謂陛下上尋明君納諫之昌下忿闇主距諫之禍宜賞廷尉以美爵酬廷尉以列土如何不惟不納而反欲誅之陛下此怒由妾而起廷尉之

禍由妾而招人怨國疲歸咎於妾距諫害忠亦妾之

由自古敗國喪家未始不由婦人者也妾每覽古事忿之忘食何意今日妾自爲之後人之視妾亦由妾之視前人也復何面目仰侍中櫺請歸死此堂以塞陛下誤惑之過聰覽之色變謂羣臣曰朕比得風疾喜怒過常元達忠臣也吾甚愧之以后表示元達曰外輔如公內輔如后朕無憂矣因謝之易逍遙園爲納賢園李中堂爲愧賢堂劉允等得帝凶問奉秦王卽位冬十月聰使劉曜趙染司隸喬智明虎牙李景年寇長安劉允時據黃白城染謂曜曰劉允將兵

晉記

卷五十五

十六國錄

七

在外長安可襲而取也得長安則黃白自服願大王以重衆守此染請以輕騎襲之曜乃承制加染大都督配以精騎五千敗王師於渭陽將軍王廣死之染夜入長安外城帝奔射雁樓染焚燒龍尾及諸軍營殺掠千餘人退屯逍遙園劉允率衆襲曜敗之殺漢冠軍將軍喬智明曜退入粟邑遂歸平陽甲戌二年春正月有流星墜於平陽之北化爲肉長三十步廣二十七步臭聞數里肉旁常有哭聲晝夜不止聰甚惡之二月漢大定百官置太師丞相左右司隸各領戶二十餘萬萬戶置一內史凡內史四

十三單于左右輔各主六夷十萬落萬落置一都尉以子粲爲丞相封晉王劉延年錄尙書劉景爲太師王育爲太傅任顗爲太保馬景爲大司徒朱紀爲大司空劉曜爲大司馬夏六月劉曜次渭汭趙染次新豐索綝自長安出拒之染紐於累捷有輕綝之色長史魯徽曰晉之君臣自知彊弱不敵必致死於我將軍弗可輕也染曰如司馬模之彊吾取之如拉朽索綝小賢豈能汚吾馬蹄刀刃邪晨率精騎數百馳而出逆戰於城西敗歸悔曰吾不用魯徽之言以至於此何面目見之先命斬徽而後入徽臨刑謂人曰

晉記

卷五十五 十六國錄

六

將軍懷謙違謀憊而取敗復誅戮忠良其得服枕而死乎曜聞之曰蹠涔不容尺鯉染之謂也曜還師攻郭默於懷城收粟米八十萬斛列三屯以守之聰遣使謂曜曰今長安假息劉琨游魂宜所先除郭默小醜何足勞公神略留貝邱王翼光守之可矣公其還也曜遂歸蒲坂趙染攻北地夢魯徽大怒引弓射之驚而寤旦將攻城中弩而死冬改丞相爲相國總百揆平陽地震大風拔木發屋汾水大溢漂流數百家

乙亥三年春三月漢太廟成大赦境內改年建元

雨血於東宮太弟又惡之以問太師盧志太傅崔瑋太保許遐瑋遐曰主上往以殿下爲太弟者以安衆望耳志在晉王久矣今晉王威尊踰於東宮殿下非止不得立而已不測之危在於旦夕宜早爲之所相國輕佻正可煩一刺客耳大將軍無日不出其營可襲而得也又不可其舍人告之聰遂誅瑋遐使將卜抽將兵守東宮又表乞爲庶人以粲爲嗣抽弗爲通聰如中護軍靳準第納其二女月光月華數月立月光爲皇后復立貴妃劉氏爲左皇后右貴嬪劉氏爲右皇后左司隸陳元達以三后並立極諫聰不納

晉記

卷五十五 十六國錄

九

平陽地震雨血於東宮冬十月劉曜進屯於粟邑麴允饑甚去黃白而軍於靈武曜攻上郡太守張禹與馮翊太守梁肅奔允吾關右所在應曜曜進據黃阜

丙子四年春漢武庫陷漢中常侍王沈宣懷俞容中官僕射郭猗中黃門陵修皆寵幸用事聰游宴後宮或十旬弗出羣臣因沈等言事多不呈聰率以其意愛憎而決焉郭猗有憾於太弟父謂晉王粲曰聞太弟與大將軍謀以三月上巳因宴作難矣宜早爲之所殿下若不信臣呼大將軍從事中郎王皮衛軍

司馬劉惔許其歸首而問之必可知也。惔乃密謂皮
惔曰：「二王逆狀，主相具知之矣。卿同之乎？」二人驚曰：「
無之。」惔曰：「此事已信，吾憐卿親舊而見族耳。」因歔歔
流涕。皮惔叩頭曰：「爲之奈何？」郭惔曰：「吾爲卿計，卿能
用乎？」二人曰：「謹奉教。」惔曰：「相國必問卿，卿但云有之。
責卿何不先啓？」則對曰：「臣誠負死罪，然仰惟主上寬
慈，殿下篤於骨肉，恐言成誑僞耳。」皮惔許諾。粲固召
問二人，至不同時，而其詞符合，遂以爲然。初，靳準從
妹爲父孺子，淫於侍者，父怒而殺之，準以爲慙，乃謂
粲曰：「聞大將軍衛將軍及左右輔皆謀奉太弟矣。」粲

晉記

卷五十五 十六國錄

王

曰：「爲之奈何？」準曰：「主上愛信太弟，恐卒聞必不信也。
不如緩東宮之禁，勿絕太弟賓客。太弟素好士，使輕
薄之徒得與交游，然後踪跡其罪。」殿下與太宰考窮
具獄以聞。主上無不信者。不然，今朝望多歸太弟，主
上一旦晏駕，殿下其得立乎？」粲乃使卜抽引兵去東
宮。聰自去年冬不視朝，軍國事一決於粲。凡生殺
除授，則發中旨。王沈、郭惔等大弄威福，車服宅宇踰
於諸王子弟。其中表布衣爲內史令長者三十餘人。
聰又立市於後庭，與宮人譌戲，或三日不罷。二月，
聰臨上秋閣，殺特進蔡母達。太中大夫公師或尙書

王琰、田歆、少府陳休、左衛卜崇、大司農朱誕皆羣閹
所忌也。侍中卜幹捧詔叩頭流血泣諫。王沈叱幹曰：「
卜侍中欲距詔乎？」聰拂衣而入，免幹爲庶人。於是太
宰劉易、大將軍劉敷、御史大夫陳元達、金紫光祿大
夫王延等詣闕上疏切諫，請免沈等官，付有司定罪。
聰以表示沈等而笑曰：「若輩爲元達所引，遂成廢也。
寢之，更以問粲。」粲盛稱沈等忠清，聰大悅，封沈等爲
列侯。劉易固諫，聰大怒，手碎其表。易忿恚而死。元達
哭之慟，曰：「人之云亡，邦國殄瘁。吾旣不能復言，安用
此默默生乎？」歸而自殺。元達字長宏，後部人，年四十

晉記

卷五十五 十六國錄

王

不與人交通。劉淵徵爲黃門郎，在位忠謇，所進謫言
皆削其草。雖子弟莫得而知也。聰嘗謂元達曰：「卿當
畏朕，乃使朕畏卿乎？」及其死也，人皆哀之。秋七月，
麴允及劉曜戰於礪石谷，敗績。允奔靈武，曜遂至涇
陽，渭北諸城悉潰。八月，聰立后樊氏。張氏之侍婢
也，時四后之外，佩皇后璽綬者七人。後宮賞賜動至
千萬，劉敷泣諫。聰怒曰：「爾欲得使汝公死乎？」敷憂憤
而卒。河東大蝗，平陽饑甚。司隸部人奔於冀州二
十萬戶。犬與豕交於相國府門，又於宮門。又於司
隸御史門，有豕著進賢冠，升聰坐。犬冠武冠帶綬，與

豕竝升俄而鬪死。聰宴羣臣於光極前殿引見太弟。父容貌毀瘁鬚髮蒼然父涕泣陳謝聰亦對之悲慟縱酒極歡待之如初。冬十一月劉曜陷長安帝出降十二月帝至平陽聰以帝爲光祿大夫懷安侯使劉粲告於太廟大赦境內改元麟嘉。漢東宮四門無故自壞後內史有女子化爲丈夫。

丁丑建武元年春正月石人言於漢永光陵淵之墓也。二月蠻帥梅芳入漢西楊州殺刺史王廣廣女年十五矣色美芳納之女後暗中擊芳不中芳驚曰汝反邪女曰我欲誅反者吾聞父仇不同天母仇不

書記

卷五十五 十六國錄

三

同地汝殺人父母而復以非禮凌人吾所以不遽死者殺汝而後死耳言終自殺。漢東宮鬼哭赤虹經天南有一岐三月竝照客星歷紫宮入於天獄而滅太史令康相言於聰曰蛇虹見彌天一岐南徹三月竝照客星入紫宮此皆大異其徵不遠虹達東西者許洛以南不可圖也一岐南徹者李氏當跨巴蜀司馬氏終據全吳之象自茲以往天下其三分乎月爲胡王皇漢雖包括二京龍騰九五然世雄燕代肇基北朔太陰之變其在漢域乎今石勒鸚鵡視趙魏曹嶷狼顧東齊鮮卑之衆星分燕代齊代燕趙皆有將大

之氣願陛下以東夏爲慮勿顧西南吳蜀之不能北侵猶大漢之不能南向也聰覽之不悅使劉暢寇榮陽太守李矩破之大敗而還夏四月劉粲使王平謂劉父曰適奉中詔京師將有變勅裹甲以備之。父命宮臣皆裹甲粲馳使告靳準王沈準乃白聰曰太弟將爲變已裹甲矣將若之何聰大驚曰寧有此乎沈等同聲曰事急矣於是使粲圍東宮收氏羌酋長十餘人燒鐵灼目自誣與父謀反聰乃殺父素所親厚大臣及東宮官屬數十人而廢父爲北部王粲又使準賊殺之坑士衆萬五千人平陽街巷爲之一

書記

卷五十五 十六國錄

三

空氏羌叛者十餘萬落以靳準爲車騎大將軍以討之。秋七月漢境內大蝗平陽冀雍尤甚河汾大溢漂沒千餘家。東宮災立子粲爲太子總攝朝政大赦。冬十二月聰校獵於上林以帝行車騎將軍戎服執戟前導見者指之曰此故長安天子也故老有垂泣者劉粲言於聰曰司馬氏跨據江東趙固李矩聲勢相倚而與兵聚衆者皆以子鄴爲名留之適足爲亂階耳聰遂弑帝於平陽。戊寅太興元年春三月趙固郭默伐漢襲破劉粲於小平津。螽斯則百堂災焚聰子二十一人。平陽

西明門社自亡。霍山崩。夏四月，聰立中常侍王沈養女爲后，尚書令王鑒、中書監崔懿之、中書令曹恂諫曰：「六宮妃嬪，皆公子公孫，奈何一旦以婢主之？聰大怒，殺之。未幾，又立中常侍宣懷養女爲后。鬼哭於光極殿，及建始殿。平陽雨血，廣袤十里。秋七月，漢主聰卒。子粲立，諡曰昭武廟。曰烈宗。尊靳氏爲太后。樊氏曰宏道皇后，宣氏曰宏德皇后。王氏曰宏孝皇后，立妻靳氏爲后。子元公爲太子。大赦。改元漢昌。以石勒爲大將軍，錄尚書事。劉曜爲相國。粲字士光，少雋傑，既嗣位，荒耽酒色。四后少艾，粲皆晉記

卷五十五 十六國錄

三

將有異謀，勸粲殺太宰劉景、太師劉顗、大司馬劉驥、大司徒劉勣、吳王劉逞、其太傅朱紀、太尉范隆，出奔長安。準矯命以從弟明爲車騎將軍，康爲衛將軍。秋八月，準勒兵入宮，升光極前殿，使甲士執粲，數而弑之。劉氏男女無少長皆斬。東市發淵聰墓，焚其宗廟。鬼大哭，聲聞百里。準自號大將軍，漢大王，遣使稱藩。左光祿大夫劉雅出奔西平，將以王延爲左光祿。延罵曰：「屠各逆奴，何不速殺我！」以吾左目置西陽門，觀相國之入也。右目置建春門，觀大將軍之入也。準

怒殺之。劉曜聞變，自長安赴難。至於赤壁，太保呼延晏自平陽來奔，與朱紀、范隆上曜尊號。曜使征北劉雅鎮北劉柔、次汾陰，與石勒爲犄角，以討準。準使侍中卜泰降勒，勒囚泰送曜。曜謂泰曰：「先帝末年，羣閹撓政，誅滅忠良，司空拯濟塗炭，使朕及此。朕方寧濟大艱，司空若執忠誠，早迎車駕，固不失富貴也。泰還平陽，宣曜旨，準自以殺曜母兄，沈吟不決。而將軍喬泰王騰斬康，馬忠殺準，推靳明爲盟主，使卜泰奉傳國六璽降曜。石勒聞之，怒甚，增兵擊之。明求救於曜，曜使劉雅、劉策迎之。明遂率平陽士女萬五千人歸曜。曜命誅明。凡靳氏男女無少長皆斬。靳康女美姿容，曜納於後宮。靳氏曰：「陛下旣滅其父母兄弟，又安以妾爲妾？聞逆人之誅也，尚汗宮伐樹，況其子女乎？」因號泣請死。曜哀之，特命免康一子焉。曜字永明，淵之從子也。少孤，養於淵，幼有大度，身長九尺三寸，垂手過膝，生而眉白，目有赤光，鬚髯裁百餘而皆長五尺。性拓落，雄武，鐵厚一寸，射而洞之，能屬文，工草隸，尤好兵書。自比樂毅、蕭曹，時人莫之許也。弱冠游洛陽，坐事當誅，亡匿朝鮮，遇赦歸。自以狀貌不凡，隱迹管涔山，以琴書爲事。劉淵旣稱帝，拜曜

卷五十五 十六國錄

三

龍驤將軍光興以後，屢興征伐，破兩京，後以相國都督中外諸軍事，鎮長安。斬準之亂，卽位於赤壁。大赦改元光初，追尊其祖考爲帝。

己卯二年夏四月，曜徙都長安，改國號曰趙，牲牝尙黑旗幟尙元，以冒頓配天，光文劉淵配上帝，立妻羊氏爲后，子阿爲太子，子襲長樂王，開太原王，冲淮南王，敏齊王，高魯王，徽楚王，徵諸宗室，皆進封郡王。羊氏初爲惠后，洛陽陷，入曜，曜嘗問之曰：「吾何如司馬羊氏？」曰：「胡可竝也！」陛下開基之聖主，彼亡國之暗夫，貴爲天子，有一婦一子及身三耳，曾不能庇，妾當

晉記

卷五十五 十六國錄

五

是時實不欲生，何圖復有今日？妾生於高門，意謂天下男子皆然，自奉巾櫛以來，始知天下有大丈夫耳。曜甚寵之，頗干預朝政。長安地震，冬十月，南陽王保以其將楊曼爲雍州刺史，王連爲扶風太守，曼據陳倉，連據陰密，將進逼長安。曜率精銳次於雍城，庚辰三年春，曜發雍攻陳倉，曼連合謀，悉衆背城而陳，敗績。王連死之，曼奔於南氏，曜進陷草壁及安定，保懼遷於桑城。夏四月，長安雨雹。五月，趙將軍解虎、長水校尉尹車謀反，潛結巴酋徐庫彭、曜乃誅虎車、因庫彭等五十餘人於阿房，將殺之。光祿大夫

游子遠固諫，勿聽。子遠叩頭流血，曜大怒，幽子遠而盡殺庫彭等，投之於水。於是巴氏盡叛，推巴歸善王句渠知爲主，應之者三十餘萬，關中大亂，城門盡閉。子遠又從獄中表諫，曜怒甚，手毀其表，曰：「大荔奴不憂命在須臾，而猶敢如此！」叱左右殺之。劉雅、朱紀呼延晏諫曰：「子遠幽而尙諫，不知死之將至，忠之至也。」陛下縱弗能用，奈何殺之？若子遠朝誅，臣等亦夕死。天下之人皆當去陛下，蹈西海而死耳。陛下誰復與居乎？」曜意解，乃出子遠，又欲自將討之。子遠進曰：「彼非有大志，希竊非望也，但逼於峻網耳。今死者已不可追，莫若赦諸逆家老弱沒奚官者，使迭相撫育，大赦與之更始，彼旣得生路，不降何待？若自以罪重，不卽下者，願假臣弱卒五千，爲陛下梟之，不敢勞陛下之車駕也。」曜大悅，拜子遠車騎大將軍，都督秦雍征討諸軍事。大赦境內，子遠次於雍城，降者十餘萬，進軍安定。氏羌悉下，惟句氏宗黨五千餘家保陰密，乃擊平之，遂振旅循隴右。陳安郊迎，先是上郡氏羌十餘萬落恃險不降，酋大盧除權渠自號秦王，子遠至壁下，權渠率衆來距，五戰敗之。權渠恐欲降，其子伊餘不可，自率勁卒五百晨躡壘門，左右勸速戰，子遠

晉記

卷五十五 十六國錄

五

曰吾聞伊餘之勇常今無敵吾士馬復非其匹又其父新敗怒氣甚盛且西戎剽勁鋒銳不可挫也不如緩之使氣竭而擊之乃堅壁不戰伊餘有驕色子遠伺其無備夜督衆蓐食晨大風霧子遠曰天贊我矣掃壁而出覆擒伊餘悉俘其衆權渠大懼被髮割面乞降子遠啓曜以權渠爲征西將軍西戎公分徙伊餘兄弟及其部落二十餘萬口於長安西戎權渠部最彊權渠旣降莫不降附曜大悅曜宴羣臣於東堂語及平生泣然流涕遂下書曰蓋褒德惟舊聖后之所先念惠錄孤明王之恒典是以世祖草創河北

晉記

卷五十五 十六國錄

无

而致封於嚴尤之孫魏武勒兵梁宋而追愬於橋公之墓前新贈大司徒烈愍公崔岳中書令曹恂晉陽太守王忠太子洗馬劉綏或議朕於童胤之中或濟朕於艱窘之極言念君子實傷我心詩不云乎中心藏之何日忘之今可贈岳遼東公恂南郡公綏平昌公忠安平侯但皆邱墓夷滅申哀莫由有司其速班訪岳等子孫授以茅土稱朕意焉初曜之亡與曹恂奔於劉綏綏匿之書輒載送於忠忠送之朝鮮歲餘饑窘變姓名爲縣卒岳爲朝鮮令見而異之推問曜叩頭自首流涕乞哀岳曰卿謂崔元嵩不如孫賓碩

乎何懼之甚也今詔捕卿甚峻百姓聞不可保矣此縣幽僻勢能相濟縱急不過解印綬與卿俱去耳且吾門衰無兄弟兒息卿猶吾子弟也大丈夫處世烏獸投人要當濟之而况君子乎給以衣服書傳曜遂從岳質疑滯岳從容謂曜曰劉生器宇神調命世之才也四海脫有微風搖之者卿爲英雄之魁矣恩顧甚厚曜立太學於長樂宮東小學於未央宮西簡百姓年二十已下十三已上可教者千五百人以中書監劉均領國子祭酒又置崇文祭酒秩次國子以游子遠爲大司徒六月起鄴明觀立西宮建凌霄

晉記

卷五十五 十六國錄

无

臺於瀉池侍中喬豫和苞上疏極諫曜大悅下書曰二侍中懇懇有古人之風烈矣可謂社稷之臣也今勅悉停其封豫安昌子苞平輿子並領諫議大夫省鄴水園以與貧民

辛巳四年夏五月終南山崩長安人劉終得白玉方一尺於崩所有文曰皇亡皇亡敗趙昌井水竭構五梁罅西小袁困囂喪嗚呼嗚呼赤牛奮鞭其盡乎羣臣畢賀以爲滅勒之徵曜大悅大赦境內以終爲奉瑞大夫中書監劉均曰臣聞國主山川故山崩川竭君爲之不舉終南京師之鎮國之所瞻也無故而崩

其凶焉極。昔三代之季，其災也如是。今朝廷皆言祥瑞，臣竊以爲非也。其文曰：皇亡，皇亡，敗趙昌者，言皇室將爲趙所敗，趙因之而昌。今大趙都於秦雍，而石勒跨全趙之地，趙昌之應在勒不在我也。井水竭，構五梁者，井謂東井，秦之分也；五謂五車，梁謂大梁，五車大梁，趙之分野，言秦將竭滅，以構成趙也。罟者，歲之次，名作罟也。言歲馭作罟酉之年，當有敗軍殺將之事，因謂困敦歲在子之年，名元罟亦在子之次，言歲馭於子，國當喪亡。赤牛奮鞞，謂赤奮若在丑之歲，名也。牛謂牽牛，東北維之宿，丑之分也。言歲在丑，當

齊記

卷五十五 十六國錄

三

壬午永昌元年春正月，曜擊氐楊難敵於仇池，難敵降，封爲武都王，封楊韶爲列侯。夏六月，陝州大旱，以呼延謨爲太守。初，陝有婦人，年十九，殘居，事叔姑甚謹。其家欲嫁之，婦毀面自誓。後叔姑病死，叔姑有女，先從婦乞假不得，因誣婦殺其母，有司不能察而誅之時，有羣鳥悲鳴，翔集夏暴尸，及旬弗變，其境遂經年不雨。謨爲太守，廉知其冤，嘆曰：此旱所由致也。

乃抵叔姑女，設少牢以祭其墓，諡曰孝烈貞婦。是日大雨。皮京妻龍氏，年十三爲婦，逾年京死，京二弟繼隕，龍躬自紡織，數年之間，三喪具舉，守節窮居五十餘載。又石氏者，鄭休之妻也，歸鄭氏而休前妻女幼，休父布臨終，有庶子沈生，命棄之。石氏曰：奈何使男之允不存乎？舅命棄之心未亡也。遂養沈及前女，力不兼舉。九年之中，三不舉子，謨皆表其門閭，風化大行。秦州刺史陳安請朝，曜時西擊楊韜，疾甚，弗許。馬輿而還，使呼延寔監輜重於後。安怒，以曜爲已死也，大掠而歸，以騎要曜輜重，獲寔及其長史魯憑。

齊記

卷五十五 十六國錄

三

囚寔而謂之曰：劉曜已死，子誰輔哉？寔叱安曰：汝荷人榮寵，前背南陽，今復背大趙，何不殺我，懸我目於上邽東門，以觀大軍之入城也。安怒，殺之。以魯憑爲參軍，曜至自南安，安使將劉烈、趙罕襲拔阡城。西州氏羌悉從，安有衆十餘萬，遂自稱涼王，以趙募爲相。國領左長史魯憑對安大哭曰：吾不忍見陳安之死也。安怒，命斬憑。憑曰：死自吾分，懸吾頭於秦州通衢，觀趙之斬陳安也。曜聞憑死悲慟，謂羣臣曰：陳安當招賢攬俊之秋，而殺君子，吾知其無能爲也。休屠王石武以桑城降曜，封爲酒泉王。曜臨太學，引試。

學生拜上第者爲郎中。陝男子伍長平、武功男子蘇撫、竝化爲女。石言於陝。上洛男子張盧死二旬有七日，有盜發其墓而蘇。羊后卒，曜親如栗邑以營葬，使劉岳迎父及弟暉喪於太原，號父墓曰永垣陵，后墓曰顯平陵，大赦境內。

癸未太寧元年春，陳安攻劉貢於南安，休屠王石武救之，大敗安軍。安奔於隴城，雷震永垣陵，曜素服哭於東堂五日。秋七月，曜親擊陳安於隴城，右軍劉幹尅平襄，隴上諸郡悉降。安畱楊伯支、姜冲於隴城，而自率騎數百突圍而出，南走陝中。曜使將平先

晉記

卷五十五 十六國錄

三

邱中伯追之，俘斬四百餘級。安左執大刀，右執蛇矛，平先與安搏戰，三交奪其矛。會日暮雨甚，安棄馬與左右五六人步嶺，匿溪澗中，輔威將軍呼延清迹而斬之。安善於撫御，夷險與衆同之，其死也，隴上歌之曰：隴上壯士有陳安，軀幹雖小腹中寬，愛養將士同心肝。驕驄父馬鐵瑕鞍，七尺大刀奮如湍，丈八蛇矛左右盤，十盪十決無當前。戰始三交失蛇矛，棄我驕驄竄巖幽，爲我外援而懸頭，西流之水東流河，一去不還奈子何。曜聞而傷之，楊伯支斬姜冲，宋亭斬趙纂以降，徙秦州大姓二千餘戶於長安。當是時，劉岳

與涼州刺史張茂相持於河上，曜自隴長驅至西河，

戎卒二十八萬，列營百餘里。曜揚言欲渡，涼州大震。諸將請速濟，曜曰：吾軍旅雖盛，而中軍已皆疲老，張氏聞吾新平陳安，師徒殷盛，必怖而歸。命吾復何求？卿試俟之。出中甸而茂表不至者，吾爲負卿矣。茂果遣使稱藩，曜大悅，封茂爲涼王，楊難敵亦以陳安既平，內懼奔於漢中。曜以田崧爲益州刺史，鎮仇池。初，靳準之亂，曜世子允沒於黑匿，郁鞠部陳安既滅，允始自言於郁鞠。郁鞠大驚，禮而歸之。曜大悅，封郁鞠爲左賢王。允字義孫，美姿容，眉鬢如畫，身長八尺

晉記

卷五十五 十六國錄

三

三寸，髮與身齊，多力善射。曜謂羣臣曰：義孫故世子也，義光儒謹，恐不足以康世難。吾欲法光武以固社稷，而安義光可乎？左光祿卜泰，太子太保韓廣進曰：光武緣母色而廢立，豈足爲法？鄉以東海纂承大統，何必不如明帝？皇子允文武才略，誠獨絕一時。然太子仁孝冲雅，足爲守成令主，况儲宮神人所繫，胡可輕動？陛下必欲如此者，臣等死不敢奉詔。曜默然，允乃進曰：陛下替熙而立臣，臣何敢自安？且陛下若愛臣，以臣堪指授，豈不能輔熙以承聖業乎？因歔歔流涕。曜亦以太子羊后所生，時后已亡，不忍廢也，乃追

謚允母元妃卜氏爲元悼皇后而封允爲永安王命
熙盡家人之禮卜泰允舅也曜嘉其不私拜爲太子
太傅

甲申二年春二月曜立后劉氏石勒伐趙曜次於
富平劉岳與勒將石他戰於河濱斬他振旅而還
楊難敵襲仇池田崧死之

乙酉三年夏五月曜使劉岳攻石生於洛陽濟自盟
津鎮東呼延謨率荆司之衆自峭澗而東石虎率步
騎四萬入自成臯關與岳戰於洛西岳中流矢退保
石梁虎列柵圍之岳衆饑甚殺馬而食呼延謨亦爲

晉記

卷五十五

十六國錄

晉

虎所敗死之曜乃自率師援岳次於金谷夜無故大
驚乃退如澗池又驚士卒奔潰遂還長安石虎執劉
岳及部將王騰等八十餘人坑士卒萬六千人曜至
自澗池素服郊哭七日乃入武功豕生犬上邽馬
生牛冬十月劉后卒劉后將卒薦其叔司徒暄女
芳十一月又立爲后

丙戌咸和元年春曜大赦境內殊死已下使劉朗
襲仇池不尅夏五月涼州使金城太守張閭將軍
韓璞辛晏率衆自大夏掠秦州諸郡曜使劉允擊之
相持七十餘日冠軍呼延那雞率親御郎二千騎絕

涼運道璞軍奔潰親御郎者曜簡公卿已下子弟有
勇幹者也允追之及於令居斬首二萬張閭辛晏率
衆降曜遂取河南地

戊子三年秋八月石勒使石虎自軹關西擊趙河東
應之者五十餘縣進攻蒲坂曜使河閒王述發氏羌
之衆屯秦州而自率中外精銳自衛關北濟石虎懼
引師而退追之及於高侯大戰斬其將石瞻枕尸二
百餘里石虎奔朝歌曜遂濟自太陽攻石生於金墉
決千金塢以灌之榮陽野王皆降襄國大震冬十
一月石勒自將救洛陽濟自大塢命石堪等會榮陽

晉記

卷五十五

十六國錄

晉

石虎據石門曜恃勝不撫士衆日與嬖臣飲博聞勒
已濟始議增榮陽之戍俄而洛水候者與勒前鋒交
戰擒羯送曜曜問大胡自來耶其衆何如羯曰大胡
自來軍盛不可當也曜色變乃攝金墉之圍陳於洛
西南北十餘里勒至將決戰曜素善飲飲酒數斗常
乘赤馬無故踟頓乃乘小馬比出復飲酒斗餘至西
陽門揮陣就平石堪因乘之師遂大潰曜昏醉奔逸
馬陷石渠墜冰上被創十餘堪執之載以馬輿歸於
襄國北苑市三老孫機上禮求見曜勒許之機上曜
酒而歌曰僕谷王關右稱帝王當持重保土疆輕用

兵敗洛陽，祚運窮，天所亡，開大分，持一觴，勒聞之，懷然改容，舍曜於襄國，永豐小城，給其妓妾，以兵守之。勒使曜與太子熙書，令速降。曜但勅熙與諸大臣匡維社稷，勿以吾易意也。勒覽而惡之，竟為所殺。

己丑四年春正月，趙太子熙及劉允、劉咸等議西保秦州，尚書胡勳曰：「今雖喪君，而國土尚完，將士不叛，猶可并力拒險，力不能抗，走未晚也。何為如是紛紛乎？」允怒其沮眾，斬之。率百官奔上邽，關中擾亂。將軍蔣英、辛恕擁眾據長安，遣使招勒。勒使石生赴之，允及劉遵將攻長安，次於仲橋。石虎拒允，戰於義渠，允

晉記

卷五十五

十六國錄

美

軍死者五千人，奔還上邽。虎乘勝追之，枕尸千里。秋八月，上邽潰，石虎殺曜太子熙、永安王允及公卿已下三千餘人，徙其臺省文武，秦雍大族九千餘人於襄國，又坑其王公及五郡屠各五千餘人於洛陽，趙亡。

劉淵雖挾蛟龍之姿，然使不得風雲之會，則終身一左部帥耳。豈得南面稱帝哉？聰之淫縱，辱二天子，得死幸矣。天蓋假手於靳準也。曜有賢主之風，而好戰而亡，不亦宜乎。

晉記卷五十五終

晉記卷五十六

十六國錄

蕭山郭倫撰

成

李特 李流 李雄 李班 李期

李壽 改號漢 李勢

李特字元休，略陽臨渭人。其先蓋巴西宕渠廩君之苗裔也。昔武落鍾離山崩，有赤黑二石穴焉。人有出於赤穴者，名曰務相，姓巴氏；出於黑穴者，凡四姓曰：暉氏、樊氏、柏氏、鄭氏。五姓初出，爭為長，俱事鬼神，約相與擲劍於石穴中，中者奉以為廩君。四姓莫中，而務

晉記

卷五十六

十六國錄

一

相之劍獨懸焉。又約以土為舟，雕畫而浮於水中。務相之舟獨浮，皆曰：「此天命也。」因共尊為廩君。廩君乘土舟將徒卒，當夷水而下，至於鹽陽。鹽陽有神女，止廩君，暮就廩君宿，旦化為飛蟲，諸蟲從之。天地晝晦，廩君乃以計射死鹽神蟲，去天朗復。乘土舟下及於夷城，夷城石岸曲，泉流亦曲。廩君望如穴狀，歎曰：「我新從穴中出，今又入此，奈何？」岸即崩，廣三丈餘，而階陛相承，岸上有平石，方丈五尺。廩君休其上，投策計算，皆著石焉。遂立城其旁而居之。其後種類遂繁，秦并天下，以為黔中郡，薄賦斂之，口歲出錢四十，巴人

呼賦爲賓因謂之賓人焉漢高帝爲漢王募賓人平定三秦既而求還鄉里以其有功不賦稅復同豐沛更名其地爲巴郡土有鹽鐵丹漆之饒而俗性剽悍好鬼巫善歌舞高帝愛其舞詔樂府習之所謂巴渝舞者也漢末張魯居漢中以鬼道教百姓賓人敬信巫覡多往奉之值天下大亂李氏之先自巴西之宕渠遷於漢中楊車坂抄掠行旅百姓患之號爲楊車巴曹操克漢中特祖父虎與杜朴胡約楊車李黑等將五百餘家歸操拜爲將軍遷於略陽散居隴右諸郡復號之爲巴氏特父慕爲東羌獵將有五子輔特

晉記

卷五十六 十六國錄

二

也與廡同郡率多壯勇廡結爲爪牙縱其寇盜蜀人患之耿滕密表流民剛剽而蜀人懦弱客主不能相制如不還本土蜀地倉廩空虛萬一有變恐秦雍之禍更萃於梁益廡聞而惡之時成都治小城益州治大城廡猶畱大城未去而益州被詔遣文武千餘人迎滕滕率衆人入州廡募特黨羅安王利等逆戰於西門滕敗死之廡遂自稱大將軍益州牧而特弟庠及李含任回上官惇李攀費佗等以四千騎歸廡廡以庠爲威寇將軍使斷北道庠素東羌長將曉軍法部伍肅然廡又忌其整欲殺之而未有開也會庠弟廡稱尊號廡乃發怒曰是豈人臣所宜言邪斬庠以尸還特特與流威將兵在外廡恐其爲變遣人諭以庠大不道當誅然兄弟罪不相及也拜特流爲督將以安其衆特兄弟怨廡引兵歸縣竹庠字元序少以勇烈聞其初入蜀流人有饑病者庠常營護振卹之及其死也六郡士庶莫不流涕趙廡旣殺耿滕懼討使長史費遠健爲太守李苾督護常俊督萬餘人斷北道次縣竹之石亭特密收合七千人夜襲遠軍遠軍驚潰縱火焚之死者十八九遂進攻成都廡大驚不知所爲李苾等夜斬關而出文武盡散廡獨與妻

晉記

卷五十六 十六國錄

三

子乘小船走廣都爲其下朱竺所殺特入成都縱兵大掠使牙門王角李基詣京師陳厥罪狀先是涼州刺史羅尙聞厥反表厥庸材敗亡可待詔卽拜尙平西將軍益州刺史督廣漢太守辛冉等凡七千餘人入蜀特聞之懼甚使弟驥迎獻珍玩尙悅以驥爲騎督辛冉曰特等專爲寇盜可因會梟除不然必爲後患尙弗聽冉先與特有舊謂特曰故人相逢不吉當凶特深自猜懼旣而朝廷符下秦雍凡流入入漢川者下所在召還而特兄輔自略陽來言中原大亂不足復還特以爲然朝議以討趙厥功拜特宣威將軍封長樂鄉侯流奮威將軍武陽鄉侯璽書下益州條列六郡流人與特同討厥者將加封賞會辛冉以非次見徵不願應召又欲以滅厥爲己功因寢朝命不以實上衆咸怨之羅尙又使從事催遣流人限七月上道特固請至秋而水潦方盛年穀不登無以爲行資特復求停至冬辛冉及李苾不可當是時流人布在梁益多爲人憐州郡逼遣人人愁怨不知所爲聞特兄弟頻請展期皆感而待之相與詣特特結大營於縣竹以處流人移冉求自寬冉大怒遂分勝通達購募特兄弟許以重賞特取歸與弟驥改爲募六郡

豪傑任閭楊趙上官及氏史侯王一首賞百匹於是流人大懼歸特者益衆旬月開衆至二萬流亦聚衆數千人特乃分爲二營特居北營流居東營特復使閭式崔氏春秋作或求申期於羅尙尙許之式還謂特曰羅平西威刑不立冉等各擁彊兵一旦爲變非平西所能制也公宜爲備冉苾相與謀曰羅侯貪而無斷日復一日流人得展姦計而李特兄弟並有雄才今不速決吾屬將爲豎子虜矣乃不自尙遣廣漢都尉會元牙門張顯劉竝潛以步騎三萬襲特營尙聞之亦遣督護田佐助元而特素部勒戒嚴兵至安臥不動待其半入發伏擊之殺田佐會元張顯傳首以示冉尙於是六郡流人推特爲主特使其部曲上書請依梁統奉寶融故事行鎮北大將軍承制封拜弟流行鎮東將軍進兵攻辛冉於廣漢尙使李苾費遠率衆救之憚特不敢進冉出奔江陽特入廣漢以李超爲太守遂攻羅尙於成都自稱使持節大都督鎮北大將軍拜兄輔驃騎將軍弟驥驍騎將軍長子始武威將軍次子蕩鎮軍將軍少子雄前將軍以李含任回李攀上官晶費陀李恭爲將帥任臧上官惇楊褒楊珪王達趙歆爲爪牙李遠李博夕斌嚴璽上官琦李

濤王懷爲寮屬，閻式爲謀主，何巨趙肅爲腹心，與蜀人約法三章，施捨賑貸，禮賢拔滯，軍政肅然。百姓大悅，歌之曰：李特尚可，羅尚殺我。平西將軍反，更爲禍。尚旣爲特所敗，乃阻長岡，緣郫水爲營，自都安至犍爲七百里，與特相距，求救於梁寧二州。河間王顯使督護衙博、廣漢太守張微討特。南夷校尉李毅亦以使兵五千助尚。尚使督護張龜軍繁城，三道攻特。特使蕩雄擊博，而自率師擊龜，大敗龜軍。蕩與博接戰連日，博衆多死。蕩追博至漢德，博走葭萌。蕩遂進寇巴西、巴西郡丞毛植、五官襄珍以郡降蕩。蕩撫恤初

書記

卷五十六

六

附民皆安堵。進攻葭萌，博遁，盡降其衆。太安元年，特自稱益州牧，都督梁益二州諸軍事，大將軍，大都督。改元建初，赦其境內。特進兵攻張微，微憑高據險，特蕩分爲二營，微使步兵循山攻特。特逆戰不利，山險而峻，衆不知所爲。左右皆勸退。特曰：蕩必來，諸君何怖乎？弗聽。微衆益至，道隘，蕩謂司馬王辛曰：父在深寇之中，是吾死日也。乃衣重鎧，持長矛，大呼直前，摧鋒示必死，殺十餘人。軍皆殊死戰，微軍遂潰。蕩水陸追之，遂殺微。以譙頌爲德陽太守，頌略地至於墊江。特之攻張微也，使李曠、李攀任回、李恭屯軍毗橋，以

備羅尚。尚以數千人出戰，驤破之，攻燒其門，流進次成都之北。尚使張興、僞降於驤，以覘虛實。興還白尚曰：驤軍不過二千人，可破也。乃夜簡精勇萬人，銜枚襲驤。李攀戰死，驤及將士奔流柵，流迴擊尚軍，尚敗而還。先是，衙博之敗，朝廷更用許雄爲梁州刺史，雄數遣軍攻特，特破之。備險不得進，而李毅所遣使兵亦數挫敗。二年春二月，特潛渡江，擊破尚水上軍，遂寇成都。蜀郡太守徐儉以小城降，特以李瑾崔氏春秋作璜爲蜀郡太守，羅尚退據大城，流進屯江西。尚懼，遣使求和。蜀人相聚爲塢者，咸送款於特。特分流民於諸

書記

卷五十六

七

塢就食。李流謂特曰：諸塢新附，宜質其子弟，聚兵自守，以備不虞。特怒曰：大事已定，但當安民，何可逆加疑忌？使之離叛乎？弗聽。益州從事任銳崔氏春秋作獻說尚，密約諸塢，尅期俱發。特驕怠無備，之必矣。尚乃使銳僞降於特，特問城中虛實。銳曰：米穀垂盡，但有貨帛耳。因求省其家。特許之。銳因潛說諸村，諸村悉聽命。還報尚，尚許如期出軍。朝廷初聞尚敗，使荊州刺史宋岱、建平太守孫阜率水軍三萬救尚。阜次德陽，而特使子蕩督李瑾任賊距阜。尚以大衆掩襲特營，諸塢應之，轉戰三十餘里。特軍大敗，斬特及李輔、李

遠皆焚其尸傳首洛陽弟流代領其衆

流字元通特之第四弟也特既死流自稱大將軍大都督益州牧而蜀人多叛流人大懼流遂與特子蕩雄收遺衆還赤祖流保東營蕩雄保北營當是時宋岱水軍三萬次於墊江前鋒孫阜破德陽獲特守將任臧騫碩等退屯涪陵縣羅尙使督護常深軍於毗橋牙門左汜黃旬何冲三道攻北營蕩母羅氏擐甲拒戰流率弟驤共破深柵蕩雄亦尅左汜等追至成都尙閉門自守蕩馳馬追擊使兵攀倚矛被傷而死流以特蕩繼殞而宋岱孫阜將至甚懼李含因勸流

晉記

卷五十六 十六國錄

八

降流欲從之李雄李驤迭諫不納五月流使子世及含子胡爲質於阜阜弗許含長子梓潼太守齡聞父欲降自梓潼馳還欲諫不及退與雄謀襲阜軍曰若功成事濟約三年送爲主雄大喜乃說六郡流民共擊阜軍破之會宋岱卒於墊江荆州軍退轉攻羅尙尙保大城六月雄從帛羊顏渡江殺汶山太守陳圖遂入據郫城時蜀人皆保險結塢或南入寧州東下荆州城邑皆虛野無所掠惟涪陵處士范長生率千餘家依青城山尙募軍徐興亦涪陵人也求爲汶山太守欲娶結長生與尙犄角討流而尙不許興怒因

求使江西遂降於流流以爲安西將軍說長生資給流軍流軍復振秋九月流將死謂諸將曰驍騎高明仁愛固足以濟大事然前軍英武天所相也可共立爲成都王遂卒年五十六

雄字仲儒特之第三子也母羅氏孕十四月而生少而勇烈及長身長八尺三寸流死雄自稱大都督大將軍益州牧都於郫城雄將攻羅尙募武都人朴泰鞭之流血使給尙曰李驤李雄以饑餓日爭相咎驤欲將民就殺江西若潛軍入郫城我爲內應可得也尙與之金不受泰又求人自隨尙益信之悉出精兵

晉記

卷五十六 十六國錄

九

使隗伯等將之從泰攻郫城泰約舉火爲應李驤設伏於道泰以長梯倚城而舉火隗伯兵見火起爭緣梯上泰又以繩汲上伯軍百餘人皆潛斬之驤因縱兵內外逆擊大破之追奔逐北夜至城下詐呼曰已得郫城矣入小城而尙始覺乃退保大城又使李驤攻犍爲斷尙運道獲犍爲太守龔恢軍之入也郡吏皆散惟功曹楊渙守恢不去驤將任回與恢有舊勸其自全恢曰背主以求生非義也遂并見殺初尙之在郫城也與雄相攻郫令犍爲張昕每推雄軍雄衆畏之旣而以無援爲雄所殺雄常言使羅尙將皆如

張昕吾族無遺類矣。時牙門左汜亦能力戰。尚不益其兵食。汜患甚。以母喪歸。累召不往。尚怒曰。微左汜當不復滅賊乎。遂殺之。雄聞汜死。大小相賀。十二月。遂急攻尚。尚軍大餒。使別駕李興乞糧於荊州刺史劉宏。畱牙門羅特固守。而自委城夜遁。特開門納雄。雄遂入成都。別駕許延不降。李驤殺之。延妻杜氏色美。驤欲納之。不從而死。當是時。雄軍亦饑甚。率眾就穀於郫。掘野芋而食之。而蜀人流散東下。江陽南入七郡。雄以西山范長生巖居穴處。求道養志。欲迎立為君。長生不可。雄乃以永興元年十月。自稱成都王。

晉記

卷五十六 十六國錄

十

改元建興。大赦境內。除晉法約法七章。以李驤為太傅。李始為太保。李離為太尉。李雲為司徒。李瑾為司空。李國為太宰。其餘文武封拜有差。追尊曾祖虎為巴郡桓公。祖慕隴西襄王。父特。成都景王。母羅氏為太后。世父輔。為齊烈王。庠。為梁武王。叔流。為秦文王。兄蕩。為廣漢公。范長生自西山至成都。雄迎之於門。拜為丞相。尊曰范賢。國事皆決焉。

丙寅光熙元年。夏六月。雄稱皇帝。國號曰成。改元太武。尊父景王為景帝。加范長生為天地大師。封西山侯。復其部曲不軍征。租稅一入其家。封漢昭烈帝。

會孫元為安樂公。復改元為晏平。

丁卯永嘉元年。使李國李雲寇漢中。漢中太守杜孟治走大桑谷。將奔魏興。功曹母邱建曰。吾雖不肖。一國大夫。國亡不能存。終不屬賊也。餓死谷中。梁州刺史張殷奔長安。國遂陷南鄭。悉徙漢中人於蜀。初。寧州頻歲饑疫。死者相枕。成人誘西南夷擾之。南夷校尉李毅固守經年。毅病卒。城陷。殺壯士三千餘人。送婦女千口於成都。時成有白鳥赤足。翔於國中。雄以問范長生。長生日。鳥反哺之鳥也。其必有遠人懷惠而至者乎。既而關中流民相繼降成。

晉記

卷五十六 十六國錄

十一

己巳三年。使李離據梓潼。李國鎮巴西。離部將羅兼張金苟旬琦等殺離及閭式。以梓潼歸羅尚。尚使向奮屯宜福。以逼雄。雄率眾攻奮。不克。

庚午四年春正月。李國為其帳下文碩所殺。以巴西降尚。

辛未五年。羅尚卒。巴郡亂。成將張寶陷梓潼。李驤陷涪。梓潼太守譙登死之。赦改元玉衡。太后羅氏卒。雄欲行三年之喪。羣臣固諫。號泣不許。既而任回進曰。今王業初建。凡百草創。一日無君。則天下皇皇。昔武王素甲親兵。晉襄墨經與戎。豈其所願哉。為天

下屈已故也。願陛下割情從權，永隆天保，遂彊扶雄，起釋服親政。

壬申六年，梁州人張咸逐楊難敵於葭萌，以州降成。於是成撫有漢嘉、涪陵、漢中之地，遂分漢嘉、蜀二郡立沈黎、漢原二郡。新附者悉假復除。

戊寅太興元年夏四月，丞相范長生卒，以其子賁爲丞相。

庚辰三年，江陽太守侯馥招夷獠，繕舟楫，將伐成。成征東將軍恭帥衆攻馥，虜馥而還。雄欲臣之，侯馥曰：「事君有死，無二。其次守心而已。」國亡不能亡，大難不

晉記 卷五十六 十六國錄 十一
能死而復俯首事人，何面目乎？雄義而赦之。

癸未太寧元年，成寇臺登，陷越雋，將軍司馬玖死之。太守李釗降成。初，楊難敵奔葭萌，趙使鎮西將軍劉厚追之，難敵請降於成。成使安北將軍李稚撫之，稚受其賂，縱還武都。難敵恃險不服，稚更請擊之。雄使將李玲、李壽與稚攻下，辨及陰平。難敵拒之，壽不得進。玲稚長驅至武街，難敵截其歸路，四面攻之，獲玲及稚死者數千人。玲稚，雄兄蕩之子也。雄悼之，不食者數日。

甲申二年春正月，立兄子班爲太子。雄后任氏無子。

有諸妃子十餘人，羣臣請立諸子。成主曰：「起兵之初，舉手扞頭，本不希帝王之業也。值天下喪亂，晉室播蕩，先帝志拯塗炭，開基蜀土。吾兄先帝之嫡統，功垂成而早世，朕常悼之。且班仁孝好學，吾諸子中無其匹也。必克負荷先烈，兄弟一體，吾何私焉？」李驥諫曰：「先王立嗣必子者，所以明定分而防篡奪也。吳王舍子而立其弟，遂啓專諸之禍。朱宣不立與夷而立穆公，卒有朱督之變。陛下心雖至公，其如先王之正典何？弗聽。竟立之。驥退而流涕曰：「亂自此始矣。」

晉記 卷五十六 十六國錄 十二

稱藩於京師。雄復書曰：「吾過爲士大夫所推，然本無心於帝王也。進思爲晉室元功之臣，退思共爲守藩之將，掃除氛埃，以康帝室。而晉室陵遲，德聲不振，引領東望，有年月矣。會獲來貺，情何能已？知欲遠遵楚漢，尊崇義帝，春秋之義，莫大於斯。駿重其言，使命相繼。巴郡嘗告有東軍，雄謂羣臣曰：「吾嘗慮石勒跋扈，侵逼琅邪，今不圖乃能舉兵，使人欣然。然雄好爲雅談，而心實疾之。涼使欲假道通表京師，雄弗許。駿乃使治中張淳稱藩以假道，雄遂大悅。」

丙戌咸和元年，成寇涪陵，執太守趙俊。

庚寅五年秋太傅李驤卒以其子壽爲大將軍西夷校尉督將費黑任回寇巴東太守楊謙退保建平費黑趣建平巴東監軍母邱奧退保宜都

壬辰七年使李壽寇寧州費黑攻朱提任回伐木落以分寧州之援寧州刺史尹奉降成遂有南中之地

癸巳八年夏六月雄生瘍於頭六日而薨年六十一在位三十年諡之曰武廟號太宗雄目如重雲鼻如飛龍口如方器耳如相望而性寬厚簡刑約法虛己好賢太傅驤養民於內征北李鳳等招懷於外由

晉記

卷五十六 十六國錄

十四

是夷夏安之遠人接踵乃興學校置史官聽覽之暇手不釋卷其賦男丁歲穀三斛女半之疾病又半之戶調絹不過數丈綿數兩事少役稀獄無滯囚百姓殷實閭門不閉路不拾遺故天下雖亂而蜀獨無事然雄旣撫有漢嘉涪陵漢中之地意在招致遠方國用不足諸將每進金寶多有以得官者丞相楊褒諫曰陛下貴爲天子當網羅四海英賢何可以官賣金耶雄遜詞謝之嘗醉推中書令杖太官令褒進曰天子穆穆諸侯皇皇安有天子而爲酺也雄卽捨之雄嘗無事而出褒於後持矛馳馬過雄雄怪問之對曰

夫統天下之重如臣乘惡馬而持矛也急之則慮白傷緩之則懼其失是以馬馳而不制也雄寤卽還其納諫若此然朝無儀品吏無祿秩軍無部伍號令不肅此其所短也

班字世文蕩之第四子也初爲平南將軍時諸李子弟皆尙奢靡而班獨遵矩度虛己敬賢以師事何點李釗以名士王嘏董融文夔等爲賓友雄甚愛之故立爲太子及雄寢疾班晝夜侍側不離左右雄少而攻戰多被創夷疾甚創皆膿潰雄子越等見而惡之班親爲吮膿無難色嘗藥流涕不脫衣冠雄卒嗣位

晉記

卷五十六 十六國錄

十五

以建寧王壽錄尙書事輔政越時鎮江陽奔喪於成都以班非雄子意甚不平與弟期密謀作亂班弟珩勸班使越還鎮出期爲梁州刺史鎮葭萌班以雄喪未葬不忍也使珩出屯於涪時成都有白氣二道太史令韓豹奏宮中有陰謀兵氣戒在親戚請備之咸和九年冬十月因班夜哭越弑之於殯宮并殺班兄都而立雄之子期班年四十七在位一年期字世運雄之第四子也母冉氏賤任后養以爲子弱冠能屬文輕財好施初爲建威將軍雄嘗令諸子及宗室諸子弟以恩信合衆多者不至數百而期獨

致千餘人其所表薦雄多納之故長史列署頗出其門越既弑班以位讓期遂以咸和九年十月卽位大赦境內改元玉恒使李壽伐李玪於涪玪棄城降京師封壽爲漢王拜梁州刺史中護軍錄尚書事越爲建寧王拜相國大將軍尊母任氏爲太后立妻閭氏爲后僕射羅演班之舅也咸康元年九月與漢王相上官澹謀弑期而立班之子幽事覺期殺演澹及班母羅氏期以謀大事既果輕諸舊臣信任尚書令景騫尚書姚華田褒宦豎許涪慶賞刑威皆決數人由是紀綱隳紊而雄業衰矣李壽陷漢中

晉記 卷五十六 十六國錄

六

二年兩大魚於宮中其色黃犬豕交於宮中期多所誅夷籍沒婦女資財以實後庭大臣危懼人不自安內外洶洶道路以目雄子霸保並無疾而死或曰期鳩之也忌漢王壽威名使出屯於涪累使中常侍許涪於壽託以賚賜實察其動靜壽大懼每當入朝常詐爲邊書辭以警急初巴西處士龔壯父叔皆爲李特所殺壯欲報仇積年不除喪壽數以禮辟之壯不應壽乃往見問自安之策壯曰蜀民故晉臣也節下若能西取成都稱藩於晉則福流子孫名垂不朽豈徒脫目前之禍而已不然惟坐而待斃耳壽

深然之三年期鳩安北將軍李攸攸壽之養弟也遂與景騫等謀襲壽未決四年三月壽發兵反以李奕爲前鋒表請誅姦臣景騫田褒姚華許涪以清君側之惡兵至成都壽子勢爲羽軍校尉開門納壽壽屯兵宮門期使侍中勞壽壽奏誅建寧王越及景騫等縱兵大掠矯任太后令廢期爲郫都縣公幽之別宮期嘆曰天子而爲縣公不如死也自縊而死年二十五諡曰幽公雄之子皆爲壽所殺

壽字武考特季弟太傅驤之少子也年十九拜前將軍督巴西軍事遷征東將軍父驤卒遷大將軍大都督侍中封扶風公錄尚書事寇寧州悉平諸郡雄大悅封爲建寧王以南中十三郡爲建寧國雄卒受遺輔政期之立也改封漢王食梁州五郡領梁州刺史壽既廢期其長史略陽羅恒巴西解思明李奕王利等勸壽稱鎮西將軍成都王益州牧稱藩於晉而任調與司馬蔡興侍中李豔張烈勸其自立壽命策之占者曰可數年天子訓喜曰一日尚可而况數年乎

晉記 卷五十六 十六國錄

七

思明曰數年天子世諸侯壽曰朝聞道夕死可矣遂以咸康四年卽位改國號曰漢赦其境內改元漢興以董皎爲相國羅恒馬常爲股肱李奕任調

李閔爲爪牙解思明爲謀主以安車束帛聘龔壯爲太師特聽縞巾素帶待以師友之禮追尊父驤爲獻帝母咎氏爲太后妻閔氏爲后子勢爲太子更以驤爲始祖特雄舊廟爲大成廟凡雄時舊臣咸見疎斥李奕從兄廣漢太守乾與諸大臣謀廢壽壽懼使子廣與大臣盟於前殿徙李乾爲漢嘉太守秋大風霖雨雷震端門壽使羣臣極言得失龔壯上封事曰陛下起兵之初上指星辰昭告天地歆血盟衆舉國稱藩天應人悅大功克集而論者未諭權宜稱制今淫雨百日饑疫並臻天其或者將以監示陛下也

書記

卷五十六 十六國錄

九

夫推奉建康彼必不愛高爵厚位以報大功雖降階一等而子孫無窮永保福祚不亦休哉壽省書內慚祕之

己亥五年夏梁州參軍李松伐漢巴郡執漢刺史李

閔

庚子六年春使散騎常侍王嘏中常侍王廣聘於趙

秋大閱於成都先是石虎遣壽書欲連橫入寇約分天下壽大悅乃大脩舟艦嚴兵繕甲以馬當爲六軍都督假節鉞營東場大閱軍士七萬餘人舟師沂江而上過成都揚旗鼓譟壽登城以觀之龔壯諫曰

陛下與趙通孰若與晉通無論吳會險遠圖之不易趙豺狼國也晉旣滅不得不北面事之若與之爭天下則疆弱不敵此危亡之勢也羣臣以壯言爲然叩頭泣諫壽乃止冬十二月漢使鎮東李奕寇巴東守將勞揚戰敗死之初李閔見執於京師逃奔於趙趙人來聘壽致書石虎以請之至是閔與王嘏王廣自趙還稱鄴中殷繁刑威肅然壽喟然而嘆曰作天子不當如是耶由是大修宮室引水入城以郊甸空虛徙旁郡戶三丁以上者實成都發州郡工巧興尙方御府人有小過輒殺以立威左僕射蔡典右僕射李嶷皆坐直言而死初成太宗以寬儉立國蜀人安之及壽驕侈狹小前人恥聞父兄時事上書者不得言先世政化民疲於疫思亂者衆而壽猶自以爲勝之也

書記

卷五十六 十六國錄

九

癸卯建元元年春壽有疾李演自越傳上書勸壽釋帝稱王壽怒殺之龔壯解思明作詩七篇託應璩以諷壽壽曰此死鬼之常詞耳不省秋七月壽卒年四十四諡曰昭文廟曰中宗子勢立勢字子仁壽之長子也初壽后閔氏無子驤殺李鳳爲壽納鳳女生勢期時拜翊軍將軍漢王世子身長

七尺九寸腰帶十四圍而善於俯仰時人異之壽卒嗣位赦其境內改元太和尊母閭氏爲太后立妻季氏爲后封弟廣爲漢王錄尚書事

甲辰二年春漢太史令韓睦奏焚惑守心咎在宗廟禮廢勢命羣臣博議相國董陵侍中王叔以爲景武倡業獻文承基不宜疎絕勢更令祭景武同號曰漢王

乙巳永和元年秋漢王廣以勢無子求爲太弟勢弗許馬當解思明謂勢曰詩云雖有他人不如我同父陛下前星未耀兄弟不多樹立同氣所以固磐石之

晉記

卷五十六 十六國錄

三

宗也勢疑其與廣有謀使太保李奕襲廣於涪城而殺馬當解思明夷其三族思明被收歎曰國之不亡以我數人在也今其殆矣貶廣爲臨邛侯廣乃自殺思明有智略敢諫諍馬當素得人心士民愛之及其死也莫不流涕勢驕淫不恤國事疎公卿任左右由是讒諂竝進大臣人人自危冬十二月漢將曩頽奔京師

丙午二年冬十月雨血太保李奕反蜀人從之者數萬勢登城拒戰奕單騎突門門焉者射而殺之衆潰勢乃大赦改元曰嘉寧當是時漢宮人張氏有治

容化爲大蛇棄之苑中夜復寢於牀下乃殺之寵姬鄭氏化虎食宮女未幾而死涪陵民樂氏婦頭上生角長三寸馬氏婦腋下生男母子皆無恙廣漢有馬生角有猿居鳥巢鷓鴣集於城下蜀土初無獠至是自巴西至犍爲梓潼布在山谷間十餘萬落大爲民患加以饑饉四境蕭條而勢耽於淫樂刑獄酷濫民不聊生史官屢陳災譴勢乃加董皎太師優其名位冀以分災冬十一月大將軍桓溫帥益州刺史周撫南郡太守譙王無忌江夏相袁喬伐漢使喬率水軍二千人爲前鋒

晉記

卷五十六 十六國錄

三

丁未三年春二月溫軍次青衣漢使右衛將軍李福前將軍督堅鎮南將軍權以數千人自山陽趣合水諸將請設伏於江南督堅弗聽率諸軍從江北鴛鴦碕渡向犍爲而溫從山陽出江南至於彭模或欲分爲兩軍袁喬不可溫乃畱參軍孫盛將羸兵守輜重自將步卒直指成都進遇漢將李權三戰三捷漢鎮東將軍李位都降溫督堅到犍爲始知與溫異道迴從沙頭津北渡比至則溫已軍於成都之十里陌矣堅衆不戰而潰勢悉衆出戰於笮橋溫前鋒不利參軍龔護戰死矢及溫馬首衆懼欲退而鼓吏誤鳴進

鼓袁喬拔劍督士卒力戰遂大破之乘勝至成都焚其城門漢人惶懼無復鬪志中書監王嘏散騎常侍常璩勸勢出降勢以問侍中馮孚孚曰昔吳漢征蜀盡滅公孫氏晉今下書不赦諸李雖降庸得全乎勢乃夜開東門與咎堅走九十里至晉壽葭萌城復使侍郎王幼送降箋於溫與視面縛詣溫軍門溫解縛焚觀遷勢及其弟福其從兄權親族十餘人於建康封勢歸義侯升平五年卒於京師初秦始皇時有五長人修五丈見於宕渠秦太史令胡毋敬曰其地後必有異人爲大人者雄之先蓋出自宕渠或者以爲

書記

卷五十六十六國錄

三

當大人之應云

李特以六郡流民入劍閣而歎息非晉政不綱羅尚失御豈能跨據一方哉值中原多故未遑西討仲儒遂襲子陽之故智薦食巴梁威行寧益而簡刑約法與民休息不可謂非一時之傑也班雖非嫡期也不道而武考稱戈自相殘滅厥嗣耽於淫荒大將軍懸軍深入劍閣之險如故也而歸義稽顙軍門矣

晉記卷五十六終

晉記卷五十七

十六國錄

蕭山郭倫撰

趙一

石勒

石勒字世龍初名匄上黨武鄉羯人也其先匈奴別部羌渠之胄散居於上黨羯室因號羯胡祖耶奕于父周曷朱竝爲部落小率勒生時赤光滿室白氣自天屬於中庭年十四隨人行販洛陽倚嘯上東門王衍見而異之顧謂左右曰向者胡雛吾聞其聲似有奇志恐將爲天下患馳遣收之勒去長而雄武好騎射所居武鄉北原山下草木皆有鐵騎之象家園中生人參花葉甚茂勒狀貌魁異志度非常鄆人郭敬陽曲甯驅奇之竝加資贍勒感其恩爲之力耕每聞鞞鐸之音歸以告母母曰作勞耳鳴非不祥也太安中并州饑亂勒與諸小胡亡散自雁門還依甯驅將詣納降都尉李川路逢郭敬泣拜言饑寒敬給以衣服會東嬴公騰執諸胡於山東賣充軍實騰將郭陽張隆虜羣胡將往冀州兩胡一枷勒時年二十餘亦在其中旣而賣與范平人師懽爲奴懽奇其狀貌而免之懽家鄰馬牧與牧率魏郡汲桑往來勒以能相

書記

卷五十七十六國錄

一

馬自託於桑遂招集王陽、夔安、支雄、冀保、吳豫、劉膺、桃豹、遂明等八騎爲羣盜。後郭敖、劉微、劉寶、張暄僕呼延莫、郭黑略、張越、孔豚、趙鹿、支屈六等又赴之。號爲十八騎。復東如赤龍驤驥諸苑中。乘苑馬遠掠。繪寶以賂汲桑。永興元年。成都王穎敗。乘輿於蕩陰。關東諸侯皆以誅穎爲名。河間王頤乃奏廢穎。穎故將陽平人公師藩等自稱將軍。起兵趙魏。稱爲穎復仇。衆至數萬。勒與汲桑帥牧人乘苑馬數百騎以赴之。桑始定其姓名曰石勒。光熙元年五月。藩濟自白馬而南。九月。濮陽太守苟晞斬藩。勒與桑亡苑中。桑以

晉記

卷五十七 十六國錄

二

勒爲伏夜牙門。帥牧人劫掠郡縣。繫囚。招山澤亡命。桑乃自號大將軍。以勒爲前驅。署掃虜將軍。忠明亭侯。永嘉元年五月。勒桑寇鄴。殺東嬴公騰。焚鄴宮。掠珍寶婦女。濟自延津南擊兗州。陷樂陵。殺刺史石鈔。東海王使苟晞王讚討之。桑勒與晞等相持於平原。陽平閒數月。大小三十餘戰。互有勝負。東海王次官渡以援晞。晞乃敗之。死者萬餘人。收餘衆。將奔冀州。刺史丁紹要之於赤橋。又大敗之。桑奔馬牧。勒奔樂平。并州人田蘭薄盛斬桑於平原。當是時。胡部大張弼督馮突莫等擁衆數千。壁土黨。勒往投之。說弼

督曰。劉單于舉兵誅晉。部大距而不從。豈能獨立乎。曰。不能。勒曰。不能獨立。當有所屬。今部大都落皆已被單于賞募。往往竊議欲叛。部大而歸單于。宜早爲計。弼督乃隨勒。單騎歸漢。漢署弼督爲親漢王突莫爲都督。部大以勒爲輔。漢將軍平晉王以統之。勒因拜弼督爲兄。使姓石氏。名之曰會。言其遇已也。烏丸張伏利度亦有衆二千人。壁於樂平。劉淵不能致。勒僞獲罪於漢。奔伏利度。伏利度大喜。結爲兄弟。使勒率諸胡寇掠。所向無前。諸胡畏服。勒知衆心附已。乃因會執伏利度而告諸胡曰。今起大事。我與伏利度

晉記

卷五十七 十六國錄

二

孰堪爲主。諸胡咸推勒。勒乃釋伏利度。率其部衆歸漢。漢加勒督山東。征討諸軍事。以伏利度之衆配焉。從劉聰攻壺關。都督劉琨使護軍黃季救之。勒與戰於白田。秀死之。遂陷壺關。二年冬十月。勒與劉靈閭黑等七將率衆三萬寇魏郡。頓邱陷。諸壁壘假壘主都尉簡彊壯五萬爲軍士。老弱安堵如故。軍無私掠。百姓懷之。漢拜勒平東大將軍。十一月。勒并軍寇鄴。鄴潰。執魏郡太守王粹。進攻趙郡。殺西部都尉馮沖。三年夏。漢拜勒安東大將軍。開府。置左右長史。司馬從事中郎。攻鉅鹿常山。殺二郡守將。陷冀州郡縣。堡

壁百餘衆至十餘萬其衣冠人物集爲君子營以張賓爲謀主始署軍功曹以刁膺張敬爲股肱夔安孔萇爲爪牙支雄呼延莫王陽桃豹遂明吳豫等爲將帥使將張斯率騎說并州山北諸郡縣胡羯曉以安危諸胡怖勒威名多有附者秋九月王浚使將祁宏率鮮卑討勒敗勒於飛龍山勒退屯黎陽復進寇信都自石橋濟河攻陷白馬坑男女三千餘口東陷鄆城趨倉垣寇廣宗清河平原陽平諸縣復南渡河會劉聰於河內殺冠軍將軍梁巨於武德坑降卒萬餘諸堡壁大震請降四年冬十月劉粲寇洛陽勒留輜

晉記

卷五十七

十六國錄

四

重於重門率二萬騎會粲於大陽大敗王師於澠池粲出輟輟勒至成臯關圍陳留太守王讚於倉垣將北攻王浚而浚將王甲始率鮮卑萬餘騎敗趙固於文石津北勒遂燒船引軍向柏門迎重門輜重至石門濟河寇繁昌殺襄城太守崔曠至於南陽屯宛北山擊斬流入侯脫并其衆遂南侵襄陽陷江西望壘三十餘所留刁膺守襄陽而自率精騎三萬還攻王如趣襄城擊滅如弟瑯復屯江西張賓勒勒北還乃焚輜重渡河寇江夏北陷新蔡殺新蔡王確於南頓進寇許昌殺平東將軍王康勒所向披靡州郡皆望

風降附先是東海王以討勒爲名率洛陽之衆二十萬出屯於項五年三月越卒於軍衆推王衍爲主率衆東下勒輕騎追及之將軍錢端與戰死之衍軍大潰勒分騎圍而射之相踐如山無一免者五月會劉曜王彌寇洛陽洛陽既陷勒歸功彌曜率軍出輟輟屯於許昌九月襲破大將軍苟晞於蒙城執晞以爲左司馬勒獲苟晞王彌惡之僞卑詞使謂勒曰公獲苟晞而用之何其神也使彌爲公右晞爲公左天下不足定也勒謂張賓曰王彌位尊言卑其圖我矣當是時勒與陳午相攻於蓬關彌亦與劉瑞相持甚急

晉記

卷五十七

十六國錄

五

彌請救於勒勒弗許張賓曰公常恐不得王公之便今天以其便授我矣陳午小豎何能爲王彌人傑也將爲吾患勒因迴軍擊瑞斬之彌大悅謂勒深心推奉不復疑也復攻陳午於肥澤午司馬上黨李頭謂勒曰公天生神武當平定四海四海士庶望拯於塗炭有與公爭天下者公不早圖之而反攻我窮蹙流久我鄉黨終當奉戴何遽見逼乎勒心然之詰朝請彌宴於已營彌將張嵩疑之勸彌弗往彌不聽酒酣勒手斬彌而并其衆劉聰聞之大怒然無可奈何署爲鎮東大將軍以幽州牧領并州刺史勒遂攻掠豫

州諸郡屯於葛陂。初，勒之被鬻也，與母王氏相失。太尉劉琨得之，冬十月，琨使張儒送勒母，及其從子石虎於葛陂。遺勒書曰：將軍發跡河朔，席卷燕豫，飲馬江淮，折馘漢沔，雖自古名將，未足爲喻。然所以攻城而不有其人，略地而不有其土，倏爾雲合，忽復星散者，將軍知其故乎？存亡決乎得主，成敗在於所附。得主則爲義兵，附逆則爲賊衆也。義兵雖敗，而功業必成；賊衆雖克，而終歸殄滅。成敗之數，有似呼吸，吹之則寒，噓之則溫。惟在將軍所以耳。今相授侍中、車騎大將軍，領護匈奴中郎將，襄城郡公，任總內外，號兼

書記

卷五十七 十六國錄

六

華戎顯封大郡，以表殊能。將軍其受之。勒報琨曰：事功殊塗，非腐儒所聞。君當還節本朝，吾自夷難爲效。遺琨名馬珍寶，厚禮其使，而謝絕焉。勒在葛陂，繕室課農，將寇建鄴，而霖雨三月不止。六年春二月，琅邪王使諸將率衆大集於壽春，勒軍中饑疫，死者相枕。乃會諸將而計之。右長史刁膺勸勒送款以緩師，勒愀然長嘯，中堅夔安勸勒就高避水。勒曰：將軍何怯乎？孔萇支雄等三十餘將，請各將步卒攻城。今年當破丹楊，定江南耳。勒笑曰：勇將之計也。各賜鎧馬一匹。顧問張賓曰：於君計何如？賓曰：將軍攻陷帝都，因

執天子，殺害王侯，妻略妃主，擢將軍之髮，不足以數將軍之罪。奈何復還相臣奉乎？今天降霖雨，方數百里，此示將軍不應留也。鄴有三臺之固，西接平陽，山河四塞，據此以伐叛，河朔既定，莫有處將軍之右者。晉之保壽春，懼將軍之往擊耳。今卒聞迴軍，必欣於敵去，未遑掎擊也。輜重徑從北道，而大軍向壽春，何患進退無地乎？勒攘袂鼓髯曰：君計是也。於是退膺爲將軍，以賓爲右長史，加中壘將軍。號曰：右侯。勒發自葛陂，使石虎以二千騎距壽春。江南運船至，虎衆爭之不設備。伏兵大發，敗虎於巨靈口，赴水死者五百餘人。軍擾，勒嚴陣以待。諸將亦懼其有伏也。乃還壽春。勒率衆自葛陂達東燕，聞汲郡向冰有衆數千，壁於枋頭，勒恐冰邀之，謀於張賓。賓曰：聞其船盡在濱中，可簡壯勇千人，詭道潛渡，襲其船，以濟大軍。蔑不濟矣。因使支雄、孔萇等從文石津縛筏潛渡。勒自酸棗向棘津，冰聞勒軍且至，欲內其船，而雄等已渡，屯其壘門，下船三十餘艘，以濟軍矣。勒令主簿鮮于豐挑戰，設三伏以待之。伏發，破冰長驅寇鄴，攻北中郎將劉演於三臺。張賓曰：三臺險固，攻之未可。卒下舍之，則能自潰。王彭祖、劉越石大敵也，宜及其未備。

書記

卷五十七 十六國錄

七

密據罕城廣運糧儲西稟平陽掃定并薊此桓文之業也且今天下鼎沸戰爭方始而游行羈旅人無定志難以保萬全制天下也夫得地者昌失地者亡邯鄲襄國趙之舊都依山憑險形勝之區也擇一而都之然後命將四出推亡固存則羣凶可除王業可成矣勒曰右侯之計是也進據襄國廣平游綸張豺擁衆數萬受王浚假署保據苑鄉勒使襄安支雄等七將攻之破其外壘十二月浚使督護王昌及鮮卑段疾六眷末杯匹磾等部衆五萬討勒於襄國時城隍未修勒築隔城重柵以待之疾六眷屯於渚陽勒分遣諸將連出挑戰頻爲疾六眷所敗顧謂將佐曰今寇來轉逼彼衆我寡恐攻圍不解而外救不至內糧告匱縱孫吳復生不能固矣吾欲簡軍士大陣於野以決之何如諸將皆曰宜固守以疲寇待其疲而擊之蔑不尅矣張賓孔萇曰彼戰守連日以我軍勢寡弱謂不敢出戰意必懈怠今段氏之悍末杯爲最其卒之精勇悉屬焉我今勿復出戰示之以弱速擊北壘爲突門二十餘道出其不意直衝末杯帳下彼計不及設所謂迅雷不及掩耳破之必矣末杯既奔餘衆自潰可不勞而定也勒笑而從之卽以萇爲攻戰

都督凱而鮮卑攻北城勒登城望之見其將士或釋仗而寢乃躬率諸將鼓譟於城上命孔萇督諸突門伏兵俱出擊之不克而還末杯恃勇逐之入其軍門乃擒末杯疾六眷等衆遂奔潰萇乘勝追擊枕尸三十餘里疾六眷收遺衆屯渚陽遣使求和餽勒鎧馬金銀以末杯三弟爲質而請末杯諸將請殺之勒曰遼西鮮卑健國也與我何怨彼爲王浚所使耳今殺一人而結怨一國非計也歸之必深德我不復爲浚用矣使石虎盟疾六眷於渚陽結爲兄弟疾六眷等引還由是段氏專心附勒王浚遂勢衰

癸酉建興元年夏四月石虎攻鄴三臺鄴潰劉演奔於廩丘以桃豹爲魏郡太守勒襲苑鄉執游綸以爲主簿攻乞活李暉於上白斬之將坑其降卒見郭敬而識之曰汝非郭季子乎敬叩頭曰是也勒下馬執其手而泣曰今日相遇豈非天耶賜衣服車馬署爲上將軍悉免降者以配之秋七月勒立太學簡明經善書史者爲文學掾選將佐子弟三教之勒謂張賓曰鄴故魏都也吾將營建而居殷雜必得賢望以綏之誰其可者賓薦晉故東萊太守南陽趙彭遂徵彭爲魏郡太守彭至泣曰彭往策名

晉室食其祿矣。犬馬猶戀主，而況人乎？誠知洪川東逝，往而不返，第受人之榮，復事二姓，彭志所不為。恐亦明公之所不許。若賜彭餘年，全彭一介，明公之惠也。勒默然。張賓進曰：自將軍起兵以來，神旗所經，衣冠之士，未有能以大義進退者。今彭以將軍為高帝，自擬為四公，所謂聖賢相知，此亦足成將軍不世之高。何必吏之勒大悅。曰：右侯之言，得孤心矣。賜安車駟馬，養以卿祿，辟其子明為參軍，而以石虎為魏郡太守，鎮鄴三臺。冬十二月，勒遣使奉表於王浚，浚署置百官，奢縱淫虐。勒志在吞并，欲使使先察之。參

晉記

卷五十七 十六國錄

十

賂之。浚謂子春曰：石公一時英武，據趙舊都，成鼎峙之勢，稱藩於孤，其可信乎？對曰：石將軍雖英才，偶拔士馬彊盛，仰惟明公威聲遠播，胡越欽風，區區小府而敢不斂衽乎？且帝王非可以智力爭，石將軍非薄帝王而讓明公也。顧取之不為天人之所許耳。浚大悅。封子春等為列侯，遣使報勒，答以方物。浚司馬游統鎮范陽，陰附於勒，勒斬其使，送浚，浚彌信之，不復疑矣。浚使偕子春至，勒命匿勁卒精甲，示之以羸北面，拜使者而後受。浚書，浚遣勒塵尾，勒偽不敢執，懸之於庭。朝夕拜之，曰：我不得見王公，見王公所賜如見公也。

晉記

卷五十七 十六國錄

十一

曰彭祖之據幽州。惟仗三部。今皆離叛。還爲寇讐。此則外無聲援。以抗我也。幽州饑饉。人皆蔬食。衆叛親離。甲旅寡弱。此則內無彊兵。以禦我也。使三方智勇無及將軍者。將軍雖遠出。彼必不敢動。况輕車往返。不出二旬。即使三方有動。比彼謀出師。而吾已還矣。且越石彭祖。名同晉藩。實仇敵也。若修賡於琨。送質請和。琨必欣於得我。喜於浚。滅終不救浚。而襲我也。勒曰。吾所不了。右侯已了。復何疑哉。遂發以火宵行至柏人。殺主簿游綸。以其兄統在范陽也。使張慮奉賡於琨。自陳罪惡。求討浚。以自效。琨既素疾浚。乃檄

晉記

卷五十七 十六國錄

主

諸州郡。說勒已降。當襲平陽。除僭逆。三日而軍達易水。浚督護孫緯馳白浚。將引軍拒勒。浚怒曰。石公來。正欲奉戴我也。敢言擊者。斬。乃命設饗以待之。勒晨至薊。叱門者啓門。疑有伏兵。先驅牛羊數千。頭聲言上禮。實欲填諸街巷。使兵不得發。浚始懼。或坐或起。勒升其廳事。使甲上執浚。立之於前。責其兇逆。使將王洛生。驛送浚於襄國。斬之於市。責藁嵩等。以賄亂政。責游統之先有貳心也。皆斬之。以劉翰爲幽州刺史。戍薊。置守宰而還。以浚首獻捷於漢。襄國大饑。穀二升。直銀二兩。肉斤。直銀一兩。支雄攻劉演於

康邱。演敗之。勒以幽冀漸平。始下州郡。閱實入戶。

戶貲二匹。租二斛。

丙子四年。夏四月。石虎攻劉演於康邱。邵續使文鴛救之。虎退止盧關津。文鴛屯於景亭。兗豫塢主張平等起兵救演。虎設伏棄營僞歸。平演入其營。伏發。遂陷康邱。演奔文鴛軍。獲演弟啓。送於襄國。演劉琨之兄子也。勒以琨撫存其母。賜啓田宅。令儒官授經。冬十一月。太尉琨使箕澹率師伐勒。琨出次廣牧。勒設疑兵於山上。分爲二伏。輕騎與澹戰。僞收衆而北。澹縱兵追之。伏發。大敗。奔代郡。琨長史李宏。以并州叛。降勒。琨奔段匹磾。孔萇追箕澹於桑乾。及於代郡。澹死之。河朔大蝗。以李回爲高陽太守。司冀并兗。流入降者歲常數千。勒封回弋陽子。邑三百戶。丁丑建武元年。春二月。石虎寇梁國。殺內史荀闓。秋七月。太尉琨與段匹磾涉復辰疾。六眷段末杯等會於固安。將謀討勒。末杯德勒不可。琨與匹磾退如薊城。戊寅太興元年。夏五月。段匹磾殺太尉劉琨。琨將佐相繼降勒。末杯擊匹磾。匹磾率其部衆將奔邵續。勒將石越敗之於鹽山。匹磾退保幽州。曹嶷叛降勒。

晉記

卷五十七 十六國錄

主

秋七月，漢主聰疾甚，驛召勒，以大將軍錄尚書事，受遺輔政，勒固辭弗應。八月，靳準弑劉粲，勒攻準於平陽，劉曜稱帝，封勒為趙公，周堅叛降勒。

己卯二年春二月，下邳內史劉遐誅周堅。勒之攻平陽也，靳明出戰，勒敗之，使左長史王修主簿劉茂獻捷於曜。曜進勒爵為趙王，夫人劉氏為王后，世子為太子，或謂曜曰：「大司馬使王修來窺我也。」修還將襲我矣。曜怒，追斬修於栗邑。劉茂逃歸以告，勒怒甚，下令曰：「孤之奉劉家人臣之道過矣，微孤豈能南面稱朕哉？」何圖殺奉誠之使？帝王之起何常？趙王趙帝稱朕哉？」何圖殺奉誠之使？帝王之起何常？趙王趙帝

晉記

卷五十七 十六國錄

西

孤自取之爾。夏四月，泰山太守徐龕叛降於勒。冬十月，勒增置宣文宣教崇儒崇訓十餘小學於襄國四門，置挈壺署鑄豐貨錢。十一月，勒稱趙王，始建社稷，立宗廟，營東西宮，署從事中郎裴憲參軍傅暢杜嘏，並領經學祭酒，參軍續咸度景為律學祭酒，任播崔濟為史學祭酒，中壘支雄遊擊王陽並領門臣祭酒，主胡人辭訟，以張離張良劉羣劉謨為門生主書，司典胡人出入，重其法禁，不得侮易衣冠號呼為國人，遣使循行州郡，勸課農桑，加張賓大執法，專總朝政。石虎為單于元輔，都督禁衛諸軍，李寒領司

兵勳，教國子擊刺戰射之法，記室佐明楷程機撰上黨國記，中大夫傅彪賈蒲江軌撰大將軍起居注，參軍石泰石同石謙孔隆撰大單于志，自是朝會常以天子禮樂饗其臣下，威儀冠冕從容可觀矣。羣臣議請論功，勒曰：「自孤起兵十六年，文武將士從孤征伐者，莫不蒙犯矢石，備嘗艱阻，而葛陂之役厥功尤著，宜為賞先死事之孤，其加一等。」庶足以慰答存亡。又下書禁國人不聽報嫂及在喪婚娶，其燒葬令如本俗。

晉記

卷五十七 十六國錄

五

庚辰三年春二月，大霖雨，石虎執樂陵太守邵續。秋八月，定五品法，以張賓領選，令羣臣及州郡歲各舉秀才至孝廉清賢良直言武勇之士各一人，起建德殿，黎陽人陳武妻一產三男一女，勒賜乳婢一口，穀百石，雜綵四十匹。辛巳四年春三月，石虎陷厭次，鎮西將軍祖逖據譙將平中原，自河以南多背勒歸順，勒心憚之下書曰：「祖逖屢為邊患，逃北州士望也，倘有首邱之思，其下幽州修祖氏墳墓，為置守冢二家，逃問之甚悅。」使參軍王愉使勒修好，勒厚禮其使，使左常侍董樹以馬百匹，金五十斤報聘，自是兗豫又安，人得休息。逃

牙門童建殺新蔡內史周密降勒勒斬建首而送於
逃曰天下之惡一也叛臣逃吏吾之深仇將軍之惡
猶吾惡也逃遣使報謝充豫間壘壁叛者逃後皆不
納二州之人率多兩屬焉秋九月勒召武鄉耆舊
赴襄國既至與鄉老齒坐歡飲語及平生初勒與李
陽鄰居歲常爭漚麻池相毆至是謂父老曰李陽壯
士也何以不來漚麻是布衣之恨孤方崇信義於天
下寧讐匹夫乎乃使召陽陽至頓首謝勒引陽臂笑
曰孤往日厭卿老拳卿亦飽孤毒手因賜甲第一區
拜爲參軍都尉令曰武鄉吾之豐沛其復之三

晉書

卷五十七

十六國錄

六

勒以百姓始復業資儲不足重制禁釀凡郊祀宗廟
咸以醴酒行之數年無復釀者

壬午永昌元年立子宏爲世子領中領軍秋七月
石虎陷泰山執太守徐龕以歸坑其降卒三千人
冬十一月右長史張賓卒賓字孟孫趙郡中邱人也
少好學闊達有大節初爲中邱王帳下都督非其好
也病免永嘉中勒爲劉淵輔漢將軍與諸將下山東
賓謂所親曰吾歷觀諸將多矣獨此胡將軍可與共
成大事乃提劍軍門大呼請見勒亦未之奇也後漸
進規畫算無遺策始異之以爲謀主及爲右長史大

執法封濮陽侯寵冠當時而謙敬下士勒甚重之每
朝爲之正容貌簡辭令呼爲右侯而不名初清河張
披爲程遐長史賓舉爲別駕與參政事而遐疾之世
子宏遇之甥也乃使宏母譖之曰張披與濮陽侯爲
游俠門客日百餘乘物望歸之非社稷之利也一日
披取急召不時至勒因殺之賓知遐間已遂弗敢請
未幾發病而卒勒親臨哭哀動左右諡之曰景將葬
送於正陽門望柩流涕顧左右曰天欲不成吾事耶
何奪吾右侯之速也程遐代爲右長史每議有所不
合輒嘆曰右侯捨我去豈非酷乎流涕彌日時祖

晉書

卷五十七

十六國錄

七

逖已卒勒始侵寇邊戍石他敗晉師於鄴西祖約懼
退如壽春

癸未太寧元年境內大疫使將王陽屯豫州勒
法令甚嚴諱胡尤峻有醉胡乘馬突入止車門勒大
怒謂宮門小執法馮翊曰人君之令望威行天下况
官闕之間邪肅惶懼忘諱對曰向有醉胡乘馬馳入
甚呵禦之而不可與語勒笑曰胡人正自難與言怒
而不罪參軍樊坦清貧擢授章武內史旣而入辭勒
見坦衣冠皆敝大驚曰樊參軍何貧之甚也坦性誠
朴率然而對曰頃遭羯賊無道資財蕩盡勒笑曰羯

賊乃爾暴掠耶。今當相償耳。坦大懼，叩頭泣謝。勒曰：「孤律自防俗士，不關卿輩老書生也。」賜車馬衣服，裝錢三百萬。春三月，石瞻寇下邳，遂寇蘭陵。夏四月，勒親臨大小學，考學生經義，尤高者賞帛有差，勒不讀書，而雅好文學。雖在軍旅，常令儒生讀史書而聽之，每以其意論古帝王善敗，老師宿儒莫不驚嘆。嘗使人讀漢書，聞鄴生勸立六國後，大驚曰：「此法當失，何遂得天下？」至畱侯諫，乃曰：「賴有此爾。」秋八月，

石虎圍廣固，東萊太守劉巴、長廣太守呂披皆叛降勒。曹嶷出降，坑其眾三萬。石虎將盡殲之，其青州刺

晉記

卷五十七 十六國錄

九

史劉徵曰：「今畱徵使牧人也，無人焉牧。」徵將歸矣，乃畱男女七百口配徵鎮廣固。

甲申二年秋七月，勒徵徐揚兵，會石瞻於下邳。石生陷趙新安，自是劉石結禍。兵戈日交，河東宏農閒百姓無聊矣。

乙酉三年春正月，以右常侍霍皓為勸課大夫，循行州郡，勸課農桑。農桑最修者，賜爵五大夫。石生寇許潁，陷康城。石瞻陷鄒山，兗州刺史檀資死之。石虎圍劉岳於石梁。夏五月，石梁潰，執岳以歸。李矩懼，自滎陽南遁。徐豫濱淮諸郡皆降，勒於是盡有司

兗之地，徙洛陽骨彫於襄國，列之單于庭，銘佐命功臣三十九人於石函，置建德殿前，立桑梓苑於襄國。勒嘗夜微行，檢察營衛，齋繒帛金銀，賂門者求出。永昌門門候王假欲收捕之，從者至乃已。旦召假為振忠都尉。秋八月，勒如苑鄉。

丙戌咸和元年，以世子宏鎮鄴，程遐之謀也。石虎惡之，使左右數十人夜入遐室，淫掠而去。冬十一月，石聰寇壽春，不克，遂寇遼道，阜陵殺掠五千餘人，京師戒嚴。

丁亥二年，勒令州郡有墳墓發掘不掩覆者，推劾之。骸骨暴露者，縣為備棺衾葬之。以王波為記室參軍，典定九流，始定秀孝試經之制。

卷五十七 十六國錄

九

戊子三年，荏平令師懽獲黑兔獻之，程遐謂勒於晉，以水承金，兔陰精之獸，元為水色，革命之祥也。於是赦改年曰太和。秋七月，石堪陷壽春，祖約奔歷陽。八月，劉曜敗石虎於高侯，遂圍洛陽，勒滎陽太守尹矩、野王太守張進降曜。襄國戒嚴，勒將親救之。左右長史郭敖程遐固諫，勒大怒，拔劍叱出。初，勒如苑鄉，召記室參軍徐光，光醉不至，勒怒，退為牙門。既而自苑鄉如鄴，徐光侍直，有慍色，然攘袂張勢，仰視

而不顧，勸讓光曰：「何負卿而敢快快耶？」幽光及其妻子於獄，至是赦光，召而謂之曰：「劉曜今圍洛陽，人皆謂其鋒不可當，然曜帶甲十萬，攻一城而百日不克，師老卒殆，我以初銳擊之，何患不勝？而程遐郭敖不欲吾行，若洛陽不守，曜席卷南向，吾事去矣。」光曰：「然劉曜不能進臨襄國，而更守金墉，此其無能為也。」鸞旌親指，萬無不克。勒笑曰：「是也。」冬十一月，內外戒嚴，使石堪、石聰、豫州刺史桃豹各以衆會滎陽，使石虎進據石門，石邃都督中軍，勒自統步騎四萬赴金墉。濟自大塲，先是流澌風猛，軍至冰泮，清和濟畢，流澌

晉記

卷五十七 十六國錄

三

大至，勒曰：「天贊我也。」命名曰靈昌津。顧謂徐光曰：「曜若整兵成臯，關上計也。」其次則阻洛水，若坐守洛陽，此成擒耳。諸軍集於成臯，步卒六萬，騎二萬七千，勒見無守兵，大悅，舉手指天，又自指額曰：「天也。」乃卷甲銜枚，詭道兼行，出於鞏營之閒，知曜軍十餘萬在城西，彌悅謂左右曰：「可以賀我矣。」勒統步騎入自宣陽門，升故太極前殿，石虎以步卒三萬自城北而西，攻其中軍，石堪、石聰各以精騎八千自城西而北，擊其前鋒，戰於西陽門，勒躬貫甲冑，出自閒闕，夾擊之，曜軍大潰，石堪執曜以徇於軍，勒下令曰：「所欲擒者一

人耳，今已獲之，其勅將士抑鋒止銳，縱其歸路，乃旋師。

己丑四年春正月，祖約奔於趙，劉熙奔於上邽，使石虎擊之。勒巡行冀州諸郡，引見高年孝弟，力田文學之士，班賜穀帛有差。秋八月，石虎克上邽，又克集木且羌於河西，俘獲數萬，秦隴悉平，勒徙氐羌十五萬落於司冀州。張駿稱藩於趙。

庚寅五年春二月，羣臣奉皇帝璽綬上尊號，勒乃稱天王，尊其祖耶曰宣王，父周曰元王，立妻劉氏爲后，世子宏爲太子，子宏爲大單于，封秦王，斌太原王，恢

晉記

卷五十七 十六國錄

三

南陽王，中山公虎爲太尉，守尚書令，中山王石生河東王，石堪彭城王，以石虎子邃爲冀州刺史，封齊王，左長史郭敖爲尚書左僕射，右長史程遐爲尚書右僕射，徐光爲中書令，領祕書監，論功封爵各有差。詠祖約夷其族。羣臣固請卽尊號，秋九月，勒始稱皇帝，大赦境內，改元建平，自襄國徙都臨漳，追尊高祖曰順皇，曾祖曰威皇，祖曰宣皇，父曰元皇，號曰元昭皇太后。使荊州監軍郭敬、南蠻校尉董幼、寇襄陽中郎將周撫拒之，勒勅敬還屯樊城，使偃旗幟，寂若無人，若偵者至，則告之曰：「奉命堅守，後七八日大

晉記

卷五十七 十六國錄

三

騎將至相策不得復走矣。使人浴馬於津周而復始。晝夜不絕。偵謀還告。撫撫以爲勒軍大至。懼奔武昌。敬遂入襄陽。遷百姓於河北。城樊城而戍之。勒下書曰。自今諸有處法。悉依科令。吾所忿戮怒發中旨者。若德位已高。不宜訓罰。或服勤死事之孤。邈近羅譴。門下皆各列奏之。吾當思擇而行也。堂陽人一產三男。賜其衣帛廩食。乳婢一口。復三歲弗事。辛卯六年春二月。勒親耕藉田。赦五歲刑。賜公卿已下金帛有差。三月朔日食。勒避正殿三日。令羣公卿士各上封事。令州郡諸祠堂。非正典者皆除之。

晉記

卷五十七 十六國錄

三

此非爲災也。天意欲吾營鄴都耳。秋九月。遂使少府任汪都水使者張漸監營鄴宮。以洛陽爲南都。置行臺。壬辰七年春正月。勒大饗羣臣。酒酣。謂徐光曰。朕方自古開基。何主也。對曰。陛下神武邁漢高。雄藝超魏祖。其軒轅之亞乎。勒笑曰。人豈不自知。朕若逢高皇。當北面而事之。與韓彭競鞭爭先。脫遇光武。當並驅中原。未知鹿死誰手。大丈夫行事。當礪礪落落。如日月皎然。終不能如曹孟德。司馬仲達。父子欺人。孤兒寡婦。狐媚以取天下。朕在二劉之間耳。軒轅豈所擬乎。羣臣皆稱萬歲。暴風大雨震電。雹起西河。介山大如雞卵。平地三尺。殺行人禽獸數萬。歷太原樂平武鄉趙郡廣平鉅鹿千餘里。木折稼蕩。勒正服於東堂。問徐光曰。歷代以來。有斯災幾也。對曰。周漢魏晉皆有之。雖天地之常事。然明主未始不變。所以敬天之怒也。去年禁寒食。介推帝鄉之神也。歷代所尊。或者以爲未宜替也。縱不能令天下同爾。介山左右。晉文之所封也。宜任百姓奉之。勒下書曰。寒食。魏并州舊風。朕生其俗。不能異也。前者外議以子推諸侯之臣。王者不應爲忌。故從其議。倘或由之而致斯災乎。

尚書其速檢舊典定議以聞有司奏以子推歷代攸
尊請普復寒食更爲植嘉樹立祠堂給戶奉祀黃門
郎韋謏駁曰按春秋藏冰失道陰氣發泄爲雹自子
推已前雹者復何所致此是陰陽乖錯所爲耳且子
推賢者何爲暴害若此求之其趣必不然矣今雖爲
冰室懼所藏之冰不在固陰沍寒之地多皆山川之
側氣泄爲雹也以子推忠賢令縣介之閒奉之爲允
於天下則不通矣從之遂命并州寒食如初勒令
太子省可尚書奏事使中常侍嚴震參綜可否惟征
伐刑斷大事乃呈之自是震威權之盛過於主相石

晉記

卷五十七

三

虎之門可設雀羅矣虎怏怏不悅勒如鄴有流星
大如象尾足蛇形自北極西南流五十餘丈光明燭
地墜於河聲聞九百餘里黑龍見鄴井中勒觀之有
喜色朝其羣臣於鄴命郡國立學官每郡置博士
祭酒二人弟子百五十人三考修成顯升台府
癸巳八年夏大旱勒親臨廷尉錄囚徒五歲刑已下
皆輕決遣之重者賜酒食聽沐浴一須秋論還未及
宮澍雨大降秋七月勒如澧水宮疾甚而還召石
虎及太子宏中常侍嚴震侍疾禁中虎矯命絕宏震
及內外羣臣詐召石宏不堪還襄國勒疾小瘳見宏

驚曰秦王何故來邪使王藩鎮正備今日有呼者邪
自來邪有呼者誅之石虎色變曰秦王思慕暫還今
謹遣之數日復問虎曰奉詔卽遣今已半塗矣仍畱
不遣熒惑入昴星隕於鄴東北六十里初赤黑黃雲
如幕長數十匹交錯聲如雷震墜地氣熱如火塵起
連天勒疾甚遣令三日而葬內外百寮旣葬除服無
禁婚娶祭祀飲酒食肉征鎮牧守不得輒離所司以
奔喪斂以時服載以常車無藏金寶無內器玩中山
王已下其各司所典無違朕命大雅兄弟宜善相維
持司馬氏汝曹之前車也中山王宜深思周霍勿爲
將來口實遂薨年六十在位十五年子宏嗣謚明皇
帝廟號高祖

晉記

卷五十七

三

晉記卷五十七終

晉記卷五十八

十六國錄

趙二

蕭山郭

石宏 石虎 石世 石遵 石鑒 石祗

冉閔

石宏字大雅。趙明帝勒之次子也。幼受經於杜嘏。誦律於續咸。明帝以天下多難。使劉徵任播。授以兵書。王陽教之擊刺。而宏虛襟愛士。好爲文詠。旣爲太子。明帝謂徐光曰。大雅情情。殊不似將家子。光曰。漢祖以馬上取天下。孝文守之以元默。聖人之後。必世勝。

晉記

卷五十八 十六國錄

殘天之道也。明帝大悅。光因曰。皇太子仁孝溫恭。而中山王雄暴。宜漸奪其權。使太子早參朝政。程遐亦曰。中山王多權勇。專征歲久。性殘忍。其諸子竝預兵權。臣恐其怏怏不可輔少主也。明帝曰。今天下未平。大雅幼。中山吾佐命功臣。方委以伊霍之任。卿亦不得獨擅帝舅之尊。遐泣曰。臣所言者至公也。陛下奈何以私拒臣。臣幸託孤葛於東宮。臣不竭言。誰爲陛下言者。明帝弗聽。遐退。謂徐光曰。主上一旦不諱。太子無處所矣。光曰。吾二人懇懇。中山常切齒。非特國危。亦爲家禍。終當爲主上言之。無過罪耳。後復承開。

晉記

卷五十八 十六國錄

問於明帝曰。陛下寧平八州。帝有海內。而神色不怡者何也。明帝曰。吳蜀未平。恐後世不以吾爲受命之主。光曰。陛下包括兩都。威震殊俗。帝王之統。不在陛下。當復在誰。且陛下不憂腹心之患。而更憂四支乎。中山王資性不仁。見利忘義。而勢傾王室。近於東宮。曲譏有輕太子之色。陛下萬歲後。必不可制此腹心之患也。明帝默然。始命太子省可。尙書奏事。明帝殂。石虎使宏臨軒。命收程遐。徐光於廷尉。殺之。召其子。遷將兵入宿衛。宏懼。讓位於虎。虎曰。君崩。太子立。臣安敢亂之。宏泣而固讓。虎怒曰。如其不堪。天下自當有大議。何足豫論。宏立。改年曰延熙。尊皇后劉氏爲太后。石虎爲丞相。魏王大單于加九錫。總攝百揆。虎夫人爲魏王后。子遼爲魏太子。宣河間王。韜樂安王。遵齊王。鑒代王。苞樂平王。徙太原王。斌爲章武王。太后劉氏有膽略。佐明帝定天下。有呂后之風。謂石堪曰。我輩將爲魚肉。王何以圖之。堪曰。先帝舊臣皆斥外。衆旅不復。由人臣請出奔兗州。據廩邱。挾南陽王爲盟主。宣太后詔於諸牧守。征鎮使各起義兵。討桀逆。蔑不濟也。太后曰。事急矣。恐淹久。變生。堪微服輕騎襲兗州。失期不赴。遂南奔譙城。虎遣將郭太追擊。

之獲堪送襄國、炙而殺之、徵石恢還、遂弒太后、尊宏母程氏爲太后、時石生鎮關中、石朗鎮洛陽、皆起兵討虎、虎畱子遂守襄國、而自統步騎七萬、攻朗於金墉、金墉潰、獲朗、別而斬之、進師攻長安、以石挺爲大都督、生遣將軍郭權率鮮卑二萬爲前鋒、生次於蒲坂、前鋒及挺大戰於潼關、敗之、虎退奔澠池、石挺死焉、鮮卑密通於虎、背生而擊之、生在蒲坂、不知挺死而懼、匹馬奔長安、郭權乃收衆三千、與石廣相持於渭汭、生又逃於雞頭山、使將蔣英守長安、虎聞之、帥師入關、遂拔長安、徙秦雍華戎十餘萬戶於關東、生

晉記

卷五十八 十六國錄

三

部下斬生、虎還襄國、大赦、建魏臺、一如魏輔漢故事、十一月、宏自齋璽、綬詣魏宮、請禪、石虎曰、天下自當有議、何爲自論邪、宏還宮、流涕謂太后曰、先帝眞無遺種矣、咸和九年十一月、虎使魏丞相郭殷持節入廢宏爲海陽王、宏就車、從容自若、謂羣臣曰、天命去矣、顧衛羣后、百官莫不流涕、虎幽宏與宏恢及太后程氏於崇訓宮、旣而弒之、

石虎字季龍、明帝之從子也、祖曰弼、邪父曰寇、覓永興中、與明帝相失、及太尉劉琨送明帝母及虎於葛陂、時年十七矣、性殘忍、好馳獵、尤善彈、數彈人爲戲、

軍中患之、明帝以白母、母曰、快牛爲犢、多能破犁、汝當小忍之、年十八、稍折節、身長七尺五寸、趨捷、便弓馬、勇冠當時、軍中有幹略、倖已者、輒方便殺之、初拜征虜將軍、前後降城陷壘、坑斬士女、鈔有遺類、然御衆嚴而不煩、指授攻討、所向無前、故明帝委以專征之任、明帝居襄國、署爲魏郡太守、鎮鄴三臺、封繁陽侯、明帝稱趙王、拜虎單于元輔、進封中山公、明帝稱尊號、虎爲太尉、中山王、邑萬戶、虎自以功高、謂明帝卽位後、大單于必在己、而乃授秦王、怏怏謂子邃曰、主上自都襄國以來、高居端拱、而以吾躬當矢石、二

晉記

卷五十八 十六國錄

四

十餘年、南擒劉岳、北走索頭、東平齊魯、西定秦雍、尅殄十有三州、成大趙之業者、我也、大單于之位、舍我其誰、而竟與黃吻婢兒、每一憶此、令人不復能寢食、主上果能萬歲邪、其種足畱耳、虎旣廢宏、羣臣勸稱尊號、下書曰、王室多難、海陽自棄、四海業重、故俯從推逼、朕聞道合乾坤者、稱皇、德協人神者、稱帝、皇帝之號、非所敢聞、且可稱居攝趙天王、大赦境內、改元曰建武、以夔安爲侍中、太尉、郭殷爲司空、韓晞爲尙書左僕射、魏粲、馮莫、張崇、曹顯爲尙書、申鍾爲侍中、郎閭爲光祿大夫、王波爲中書令、立子邃爲太子、虎

以識文天子當從東北來乃備法駕行自信都而還
分慶陶之柳鄉立停駕縣

乙未咸康元年夏四月虎率衆南游臨江而還使石
遇寇中盧遂逼平北將軍桓宣於襄陽秋八月冀
州八郡雨雹大傷秋稼使御史所在發倉麥以給種
尤甚者差復一年九月遷都於鄴赦殊死已下虎
好游宴多營繕使太子遂省尙書奏事惟征伐刑斷
乃親覽之遠保母劉芝有寵封爲宜城君通賄賂預
言論權傾朝廷尙方令解飛作司南車又作磨車置
石磨於車上行十里輒磨十斛惟用將車一人車行
晉記

卷五十八

十六國錄

五

丙申二年使牙門將張彌徙洛陽鐘虞九龍翁仲銅
駝飛廉於鄴一鐘沒於河募俘沒三百人入河繫以
竹絕牛百頭輓轡引之乃出造萬斛之舟以渡以四
輪纏輜車轍廣四尺深二尺運至於鄴虎大悅赦二
歲刑賜百官穀帛及百姓得一級索頭節鉤率衆
三萬來降虎封爲列侯起太武殿於襄國造鄴東
西宮將作飛橋於鄴正南投石於河功費數千萬橋

竟不成時衆役煩興軍旅不息加以久旱穀貴金一
斤直米二斗百姓嗷然乃料殷富之家配以饑人公
卿以下咸出穀助賑而姦吏侵割人鮮得濟焉太武
基高二丈八尺粹以文石下穿伏室中置衛士五百
人東西七十五步南北六十五步皆漆瓦金錯銀楹
金柱珠簾玉起靈鳳臺九殿於顯陽殿後選士
庶之女以充之後庭服綺縠玩珍奇者萬餘人內置
女官十有八等教宮人星占及馬步射置女太史於
靈臺仰觀災祥以考太史之虛實置女鼓吹羽儀雜
伎工巧皆與外伴禁鄴國不得私學星識敢犯者誅
晉記

卷五十八

十六國錄

六

左校令成公段造庭燎高十餘丈崇杠之末爲上盤
置燎下盤置人組繳上下虎試而悅之太保夔安等
五百有九人勸虎稱尊號方入而庭燎油注下盤死
者七人虎大怒斬成公段於閭闔門
丁酉三年春正月虎稱天王秋七月殺太子遼遼
素驍勇虎愛之謂羣臣曰司馬氏父子兄弟自相殘
滅故使朕得至此如朕有殺阿鐵理耶阿鐵遼小字
也旣而遼荒於酒色驕恣無道斬宮人美淑者首洗
血置几上傳視以爲樂內諸比邱尼有姿色者與交
褻而殺之合牛羊肉煮而食之以賜左右欲使別其

未也。河間王宣、樂安王輜，有寵於虎。遼疾之如仇，虎耽於內游，政刑失度。遼或呈事，虎恚曰：「此小事，何足呈我？」時有所不聞。又復怒曰：「何以不呈？」請責杖捶，月至再三。遼忿甚，私謂中庶子李顏曰：「官家難事，吾欲行冒頓之事，卿其從我乎？」顏伏不敢對。一日，遼稱疾不視事，率宮臣文武數十騎，宴於李顏別舍。謂顏曰：「我欲至冀州，殺石宣，不從者斬。」行數里，騎皆逃散。顏叩頭固諫，遼亦昏醉而歸。遼母鄭氏聞之，私遣中人責遼，遼怒而殺之，託疾不朝。虎聞遼有疾，使親信女尚書察之，遼呼前與語，拔劍擊之。虎大怒，收李顏等。

晉記

卷五十八 十六國錄

七

詰問，顏具言狀。乃誅顏等三十餘人，幽遼於東宮。既而赦之，引見太武東堂。遼朝而不謝，徑出。虎使謂遼曰：「太子應入朝中宮，何以即去？」遼徑出不顧。虎大怒，即夜殺遼及其妻張氏，并男女二十六人，同埋一棺。殺宮臣支黨二百餘人。廢鄭氏為東海太妃，立宣為天王皇太子。宣母杜氏為天王皇后。戊戌四年春，虎將伐遼。西鮮卑段遼募勇力者三萬人，皆拜龍騰中郎。遼使從弟屈雲襲幽州刺史李孟，出奔。虎以桃豹為橫海將軍，王華為度遼將軍，率舟師出漂淪津。支雄為龍驤大將軍，姚弋仲為冠軍將。

軍統步騎為前鋒，以伐遼。虎自率衆次金臺，支雄長驅入薊。漁陽北平上谷四十餘城並降。遼北平相陽裕率數千家登燕山以自固。諸將恐其為後患，急欲攻之。虎笑曰：「裕儒生，矜惜名節，恥於迎降耳，無能為也。」遂過之。雄進攻安次，遼棄令支奔密雲山。其左右長史劉羣盧謏封府庫，遣使請降。虎使將軍郭太麻秋以輕騎追遼，獲其母妻於密雲。陽裕亦降於軍門。麻秋以為征東司馬，遼匹馬竄險，使子乞特真奉表獻名馬。虎乃遷其戶二萬餘於雍司，充豫四州之地。諸有才行者皆擢敘之。虎入遼宮，論功封賞各有差。

晉記

卷五十八 十六國錄

八

初，燕慕容皝與段遼有隙，遣使請伐遼。當悉衆來會，趙軍至令支，而燕師不出。虎將伐之。太史令趙攬諫曰：「今歲星在燕，師出必受其禍。」虎怒，鞭之，黜為肥如。長夏五月，進攻棘城，旬餘不克。皝使子恪以胡騎二千晨出挑戰，諸門皆若有師出者，四面如雲。虎大驚，棄甲而遁。召趙攬復為太史，還過易京，惡其固而毀之。至襄國，謁高平陵。慕容羣臣於建德前殿，至鄰設飲。至之禮，賜俘徧於丞郎。冀州八郡大蝗，司隸請坐守宰。虎曰：「此政之失和，朕之不德，而欲委咎守宰，豈禹湯罪已之義耶？」司隸不進讜言，佐朕不逮，而歸。

咎無辜，所以重吾過也。可白衣領職。冬十二月，段遼於密雲山遣使詐降，虎信之，使征東麻秋、百里郊迎。勅秋曰：「受降如待敵。」將軍愼之。遼又使使降燕，曰：「胡貪而無謀，吾今請降求迎，彼終不疑也。若伏軍以要之，胡可殲也。」就遂使子恪伏兵於密雲。秋率衆三萬迎遼，格鬻敗之，死者十六七。秋步遁而歸，虎聞之大怒，削秋官爵，令諸郡國立五經博士。

己亥五年春，夔安寇荆揚北鄙，石閔敗晉師於沔陰。將軍蔡懷死之。夏大旱，白虹經天。虎求直言，秋九月，張賀度陷邾城，夔安進據胡亭，掠七萬戶而還。

晉記

卷五十八

十六國錄

九

以李巨爲御史中丞，時豪戚放恣，貨託公行，虎以吏部舉選，斥外考德而勢門童幼多爲美官，免郎中魏奚爲庶人，弗能禁，乃擢殿中御史李巨爲御史中丞，自此百僚震懾。州郡肅然，虎曰：「朕聞良臣如猛虎，高步通衢，而豺狼避路，信矣哉！」

庚子六年冬，趙將代燕，令司冀青徐幽并雍兼復之家五丁取三，四丁取二，合鄴城舊軍滿五十萬具船萬艘，自河通海，運穀荳千一百萬斛於安樂城，徙遼西北平漁陽萬餘戶於兗豫雍洛之地，自幽州以東至白狼，大興屯田，括取民馬，敢匿者腰斬，凡得四萬

餘匹。虎如宛陽，大閱慕容皝製幽冀略三萬餘家而去，趙兵乃還。賜徵士辛謐几杖衣服，穀五百斛。

以石韜爲太尉，與太子宣送日省，可尚書奏事。司徒申鍾諫曰：「太子國之儲貳，朝夕視膳，而不及政，庶人遼覆車未遠也。且二政分權，鈔不及禍，寵之以道，無乃害之乎？」弗聽。太子詹事孫珍問侍中崔約曰：「吾患目疾，何以療之？」約素與珍相狎也，戲之曰：「溺中則愈。」珍曰：「目可溺乎？」約曰：「卿目眊眊，正可溺中。」珍不說，以告宣。宣目深，聞之大怒，遂誅約父子。珍有寵於宣，干預朝政，誅約之後，公卿已下，憚之側目。漢遣使

晉記

卷五十八

十六國錄

十

如趙，趙人報之初，漢將李閔自晉奔趙，漢主壽致書請之，題曰：「趙王石君，虎不悅，付外議之多有異同。」中書監王波曰：「國之疆弱，豈在逃命一夫？今請而與之，是不煩一旅而坐定梁益也。李壽旣帝制一方，我若以制誥彼，或酬之，則取侮不小。宜答書而贈以稽矢，使彼知我遐荒必臻也。」乃遣閔，閔至成都，壽欲誇其境內，下詔曰：「羯使來庭，貢其稽矢。」虎聞之怒，黜波，以白衣領職。

辛丑七年春，涼州使別駕馬說朝於趙，表詞蹇傲，虎大怒，將斬說。侍中石璞進曰：「爲陛下之患者，丹陽也。」

區區河右何有何無今斬馬說必討張駿勝之不爲武弗克爲笑於天下不如因而厚之彼若改圖謝罪則我又何求迷而不悟討之未晚也乃止

壬寅八年虎勅境內治南侵西討東征之具皆三五發卒諸州造甲者五十餘萬人船夫十七萬人公侯牧宰競興私利百姓廢業十室而七貝邱李宏因衆怒謀作亂事發誅之連坐者數千家而虎收獵無度好微行侍中韋謏諫曰臣聞萬乘之主行不履危陛下雖天生神武雄據四海然白龍魚服有豫且之禍海若潛游罹葛陂之酷一旦有狂夫之變龍騰之勇

晉記

卷五十八

十六國錄

十一

不暇施也虎省而善之賜以穀帛而游宴自若興繕滋繁於鄴起臺觀四十餘所營長安洛陽二宮作者四十餘萬人中謁者令申扁有寵於虎太子宣亦昵之虎既不省奏牘宣荒酒內游石韜酒而好獵扁專綜機密凡生殺除拜惟其所決刺史二千石多出其門九卿已下望塵而拜冬十二月將徵兵入寇制征士五人車一乘牛二頭米各十五斛絹十匹不辦者斬時百姓窮窘粥子以充軍制猶不能給自經於道路死者相望青州上言濟南城有石虎一夕移城東南善石溝上有狼狐千餘迹隨之迹皆成路

趙王大悅曰虎者朕也自平陵城北而東南者天將使朕平蕩江南乎其勅諸州兵明年悉集朕當親董六師以奉天命羣臣皆賀上皇德頌者百有七人石燃於泰山八日而滅東海有大石自立旁有血流鄴西山有石流血圖書古賢聖於太武殿皆變爲胡狀旬餘首悉縮入肩中虎大惡之

癸卯建元元年春正月使國子博士於洛陽寫石經虎雅好經學又使校中經於祕書國子祭酒聶熊注穀梁春秋命列於學宮

甲辰二年春虎饗羣臣於太武前殿有白雁百餘集

晉記

卷五十八

十六國錄

十一

馬道之南虎命射之不獲既將擊三方諸州兵至者百餘萬太史令趙攬私於虎曰白雁集殿廷宮室將空之象不宜行也乃臨寧武觀太尉解嚴太子宣淫虐日甚莫敢以告領軍王朗言於虎曰今隆冬雪寒而皇太子使人伐宮材引於漳水功役數萬士衆吁嗟非所以安百姓也虎召宣而戒之太子由是怨朗既而焚惑守房太子私於趙攬虎問攬曰昴者趙之分也焚惑所在其主惡之房爲天子其殃不小可使貴臣王姓者當之虎曰誰其可者攬久而對曰無復貴於王領軍矣虎曰更思其次攬曰其次唯中

書監王波耳虎乃下書追波前造構矢事腰斬投尸於漳水尋愍其無罪追贈司空封其孫爲侯白虹出自太社經鳳陽門東南連天十餘刻乃滅虎命羣臣極言得失立二時於靈昌津祠天及五郊義陽公鑒鎮關中役煩賦重舉措乖忤其友李松勸鑒文武有長髮者拔爲冠纓餘以給宮人長史取髮白之虎聞之大怒以右僕射張離爲雍州刺史以察之信然徵鑒還鄴下松廷尉以石苞代鑒長安

乙巳永和元年春正月修長安洛陽二宮造獵車千乘格獸車四十乘尅期校獵自靈昌津南至滎陽東

晉記

卷五十八 十六國錄

七

極陽都使御史監察禽獸犯者罪至大辟百姓有美女好牛馬者御史求之不得誣以犯獸論死者百餘家發民牛二萬餘頭配朔州牧官增置女官二十四等東宮十有二等諸公侯七十餘國皆置女官九等大發百姓女年二十已下十三已上三萬餘人以分配之奪人婦九千餘人石宣及諸公私令采發者亦垂一萬總會鄴宮虎臨軒簡第諸女大悅封使者十二人爲列侯民妻有邑美者豪勢因而脅之率多自殺荆楚揚徐閒流叛略盡光祿大夫遂明因侍切諫虎大怒使龍騰拉而殺之以女騎千人爲內簿皆著

紫綸巾織錦袴金銀縷帶五文織成鞞游於戲馬觀虎旣好獵漁色又喜窮兵四境之內思亂者衆

丙午二年夏五月使麻秋等擊涼州殺尙書朱軌中常侍嚴生誣其訕謗朝政也遂立私論朝政法聽吏告其君奴告其主公卿以下朝會以目冠軍將軍蒲洪上書諫曰臣聞聖主之馭天下也土階三尺茅茨不翦食不累味刑措而不用亡君之馭海內也瑤宮瑤榭象箸玉杯截脰剖心脯賢刻孕今襄國鄴宮足康帝宇長安洛陽何爲者哉盤於游田耽於女德三代之亡恒必由此而忽爲獵車千乘養獸萬里奪人妻女千萬盈宮尙書朱軌納言大臣以道路不修竟加酷法陛下政事失和災沴暴降霖雨七旬霽方二日縱有鬼兵百萬尙未及修而况人乎刑政如此其如史筆何其如四海何虎省之不悅憚其彊但寢而不納弗之罪也乃停二京作役焉

丁未三年夏四月以中書監石寧爲征西將軍率司并二州兵二萬爲麻秋後繼涼將宋秦降趙而河湟閒氏羌十餘萬落與張璠相首尾秋憚之不敢進退保大夏涼使中軍將軍謝安帥步騎三萬進軍臨河秋以三萬衆拒之艾使別將張瑁自閒道引兵截趙

晉記

卷五十八 十六國錄

十四

後趙軍退。艾乘勢進擊，大破之。斬趙將杜勳、汲魚、秋沙、阜，寧敗還金城。而王擢克武街，艾使楊康與寧戰於宣徙七千餘家於雍州。虎以涼州葦爾必欲取之，復以孫伏都爲征西將軍，率騎數萬與麻秋、王擢等長驅濟河，且城長最，以示必尅。涼復遣謝艾逆擊，大敗之。乃召秋還。邯鄲城西石子塢上有趙簡子之墓，焉虎使人發之，初得炭，深丈餘，得木板厚尺者八，乃及泉水，清冷非常。汲以革囊，月餘不盡，不可發，乃止。又使掘秦始皇冢，取其銅柱以鑄器。凡曩代帝王及

晉記

卷五十八

十六國錄

主

先賢陵墓靡不發掘，冀獲其珍寶。其貪殘如此。時沙門吳進謂虎曰：「胡運將衰，晉當復興，典宜重役晉人，以厭其氣。」遂命發近郡男女十六萬，車十萬乘，運土築華林園，及長牆於鄴北，廣長數十里。趙攬申鍾切諫，虎怒曰：「牆朝成，夕沒，吾無恨矣。」促尙書張羣以燭夜作起三觀四門三門通漳水，皆爲鐵扉，鑿北城引水於華林園。揚州送黃鵠雛五，頸修一丈，聲聞十餘里。泛於元武池，郡國前後送蒼麟十六，白鹿七。虎命司虞張曷柱調之，以駕芝蓋，列於充庭之乘。使太子宣禱於山川，乘大輅，羽葆華蓋，建天子旌旗，十有六

章戎卒十八萬，出自金明門。虎升凌霄觀以望之，笑曰：「我家父子如是，非天崩地陷，當復何愁？」但抱子弄孫，日爲樂耳。宣因而游獵，所在陳列，各以百里爲度。文武跪立，圍守重行，烽炬星羅，光燭如晝。命勁騎百餘，馳射其中。宣與寵姬顯德美人乘輦而觀，獸彈乃止。其有禽獸奔逸，當之者坐。所過三州十五郡，資儲靡有子遺。虎復命石韜出自并州獵於秦晉，亦如之。宣素忌韜寵，是行也，嫉之彌甚。宦者趙生勸宣除之。麻秋擊涼，敗涼將張瑁於河陝。

戊申四年秋八月，太子宣殺其弟韜。初，秦公韜有寵

晉記

卷五十八

十六國錄

十六

於虎，虎欲立之。以太子宣長不果，旣而韜起宣光殿於太尉府，梁修九丈，宣視之，截梁而去。韜怒，更修一丈。宣聞之，恚甚，謂楊杯牟成曰：「秦公悖逆，能殺之者，吾卽以其國分封。」秦公死，主上必親臨，因行大事，蔑不濟也。杯成許諾，當是時，東南有黃黑雲，大如數畝，稍分爲三狀，若匹布東西經天，色黑而青。西時黃，日沒後，分爲七道，相去數十丈，間有白雲如鱗子，分乃滅。韜素解天文，見而惡之，謂左右曰：「此變不小，當有刺客起於京師，不知誰當之。」爾是夕，譙察屬於東明觀，樂奏酒酣，愀然長嘆曰：「人居世無常，別易會難。」

晉記

卷五十八

十六國錄

七

各酌一甌。開懷爲吾飲。飲必醉。知後會復何期而不飲乎。因泣然流涕。左右莫不歔歔。譙罷宿於佛精舍。宣使楊杯牟皮牟成趙生緣梯而入。殺韜置其刀箭而去。宣旦奏之。虎哀驚氣絕。良久方蘇。將出臨司空李農諫曰。殺秦公者。今未知誰變生。非常胡可輕出。虎乃嚴兵。發哀於太武殿。宣乘素車。從千人入臨韜。喪不哭。直言呵呵。使舉衾視尸。大笑而去。虎疑宣殺韜。謀召之。恐其不入。僞言其母哀過危。憫宣卽入中宮。因止之。建興人史科告稱韜死。夕宿東宮。長上楊杯家杯夜與五人從外來。相語曰。大事已成。何患不富貴。科寢闇中。杯不見也。俄而杯與二人秉燭出求科。科豫覺。踰牆而走。虎馳使收之。杯皮皆亡。執趙生詰之。具服虎悲怒彌甚。幽宣於席庫。取殺韜刀箭。舐其血。哀號震宮殿。命積薪鄴北樹標於其上。使韜所親宦者郝稚劉霸拔宣髮及舌。斷手足。抉目潰腹。鹿轡置標上。縱火焚之。煙炎際天。虎與昭儀已下數千人登臺以觀。火滅取灰分置諸門交道中。殺其妻子九人。宣小子年數歲。虎愛之。抱之而泣。其大臣於懷中取而戮之。虎因此發病。又誅其四率已下三百人。宦者五十人。皆車裂節解。棄之漳水。東宮衛士十餘

晉記

卷五十八

十六國錄

七

萬歲謫戍涼州。先是趙攬謂虎曰。中宮將有變。宜防之。及宣殺韜。疑其知而不告。亦誅之。廢宣母杜氏爲庶人。九月。議立太子。太尉張舉請擇於燕公斌彭城公遵而立之。初。戎昭張豺破上邽。獲劉曜幼女。年十二矣。有殊色。虎得而嬖之。生齊公世豺。以虎年高多疾。規立世。劉當爲太后。而已得輔政。因說虎曰。陛下再立太子。其母皆賤。故禍亂相踵。今宜擇母貴子順者立之。虎曰。卿勿言。吾得之矣。又議於東堂。虎曰。吾欲以純灰三斛。滌吾腹腸。兒年二十餘。卽欲殺公。今世方十歲。比及二十。吾已老矣。遂與張舉李農定議。勅公卿上書請立世。大司農曹莫不署名。虎使張豺問故。莫頓首曰。天下事重。不宜立少。是以不敢署也。虎歎曰。莫忠臣也。然未達朕意。張舉李農知吾心矣。遂立世爲太子。劉氏爲后。拜太常條攸爲太傅。光祿勳杜嘏爲少傅。使傅太子。已酉五年春正月。虎稱皇帝。大赦。改元大寧。諸子進爵爲王。故東宮謫卒高力等萬餘人。不在赦例。行達雍城。雍州刺史張茂皆奪其馬。使步推鹿車。致糧戍所。高力督定陽梁犢謀起兵東還。陰使胡人頡獨鹿徵告戍者。皆踴林大呼。梁犢乃自稱晉征東大將軍。

率衆攻陷下辨。逼張茂爲大都督。載以輜車。自秦雍開斬二千石長史長驅而東。掠民閒大斧。施一丈柯。所向崩潰。比至長安。衆已十萬。樂平王石苞鎮長安。盡銳拒之一戰而敗。憤遂東出潼關。虎以李農爲大都督。統衛軍張賀度征西張良征虜石閔步騎十萬戰於新安。不利。又戰於洛陽。師敗。退壁成臯。憤東掠滎陽。陳畱諸郡。虎大懼。以燕王斌爲大都督。姚弋仲蒲洪爲將軍。以討之。弋仲將其衆八千人至鄴。求見虎。虎病不見。引入領軍省賜食。弋仲怒曰。主上召我來擊賊。當面授方略。我豈爲食來耶。且主上不見我。

晉記

卷五十八 十六國錄

九

我何以知其存亡。左右以告。虎力疾而見之。弋仲讓虎曰。兒死愁耶。何至於病。兒幼時不擇善人交之。至今相殺。汝兒自有過。責其下又太甚。故反耳。且汝既病。太子幼。汝若不愈。天下必亂。當先憂此。勿憂賊也。憤等窮愁思歸。相聚爲盜。何能有成。老羌爲汝一舉了之。弋仲性狷直。人無貴賤皆汝之。虎怒而不責。賜以鎧馬。弋仲曰。汝看老羌堪破賊否。乃披鎧跨馬於庭中。因策馬南馳。不辭而出。與斌等擊憤於滎陽。大破斬之。虎命弋仲劍履上殿。入朝不趨。進封平西郡公。以蒲洪爲雍州刺史。封略陽郡公。夏四月。熒惑

犯積尸。又犯昴月。虎疾甚。以彭城王遵爲大將軍。鎮關右。燕王斌爲丞相。張豺爲鎮衛大將軍。並受遺詔輔政。斌時在襄國。劉后恐不利於太子。使使詐斌曰。主上疾漸瘳。王可獵者。斌性好酒耽獵。遂游畋縱飲。劉后乃矯命免斌官。以王就第。使豺弟雄率龍騰五百人守之。石遵自幽州至。勅拜於朝堂。配以禁兵三千。遣之。遵慟哭而去。是日虎疾小瘳。臨西閣。問遵至未。左右曰。久已去矣。虎曰。恨不見之。龍騰郎二百餘人列拜於前。虎問何求。皆曰。聖躬不和。宜使燕王入宿衛。典兵馬。虎曰。燕王不在內耶。呼來當付其璽綬。

晉記

卷五十八 十六國錄

十

亦竟無行者。尋昏眊而入。張豺矯命殺斌。侍中徐統嘆曰。禍將作矣。仰藥而死。虎殂。子世嗣尊劉氏爲太后。臨朝進張豺丞相。豺與張舉謀誅李農。舉素與農善。告之。農奔廣宗。率乞活數萬家保於上白石。遵聞虎殂。屯於河內。姚弋仲蒲洪石閔等既平秦洛。班師而歸。遇遵於李城。勸遵聲豺罪而討之。遵次蕩陰。戎卒九萬。以石閔爲前鋒。鄴中羣盜大起。迭相劫掠。豺將出拒。閔者舊羯士。皆曰。天子兒來奔喪。吾當出迎之。不能爲張豺城戍也。踰城而出。豺斬之。不能止。張離率龍騰二千斬關迎遵。太后召豺入對之。悲哭曰。

先帝梓宮未殯而禍難勃興今皇嗣幼沖託之於將軍豺惶懼但言唯唯遵至安陽亭張豺出迎遵命執之貫甲曜兵入自鳳陽門升太武前殿擗踊盡哀退如東閣斬張豺於平樂市假太后令以遵嗣位廢世爲譙王太后爲太妃尋皆弑之李農歸遵復其位尊母鄭氏爲太后立妻張氏爲后石斌子衍爲太子石鑒爲侍中石冲爲太保石苞爲大司馬石琨爲大將軍石閔錄尚書事輔政鄴中大風雨雹大如孟升太武暉華殿災諸門觀閣蕩然當是時石冲鎮薊聞遵殺世而自立起兵討之至苑鄉遇遵赦書語左右曰

晉記

卷五十八十六國錄

五

吾弟一也死者不可復生相殘何爲吾將歸矣其將陳暹曰王雖北旆臣將南轅討弑逆平京師耳冲從之遵使石閔擊冲戰於平棘敗之獲冲於元氏賜死始葬虎於顯原陵謚武皇帝廟號太祖秋九月梁州刺史司馬勳伐趙壁於懸鉤石苞鎮長安謀攻鄴遵乃使車騎王朗率精騎二萬以擊勳爲名劫苞而歸冬十一月石鑒弑遵而自立初遵之發李城也謂石閔曰努力事成當以爾爲太子旣而立燕王之子衍閔怏怏不悅又自以功高專朝政遵忌之稍奪其權閔益有恨色中書令孟準勸遵遣閔遵召石

鑒入議於鄭太后前太后曰李城迴師無棘奴豈有今日今雖驕縱不可殺也鑒出使宦者楊環馳告閔閔遂劫李農及右衛王基使將軍蘇亥周成率甲士三十執遵於如意觀遵方與婦人彈碁問成亥曰反者誰也成曰義陽王鑒當立遵曰我尙如是立鑒復能幾時乃殺之琨華殿及太后鄭氏太子衍鑒立以閔爲大將軍封武德王李農爲大司馬鑒使樂平王石苞中書令李松殿中將軍張才夜誅閔農於琨華殿不克禁中擾亂鑒僞若不知者夜斬松才於西中華門并誅石苞虎子新興王石祗時在襄國與姚弋

晉記

卷五十八十六國錄

五

仲蒲洪通和連兵檄誅閔農鑒使汝陰王琨爲大都督率步騎七萬擊祗中領軍石成侍中石啓前河東太守石暉謀誅閔農閔農殺之十二月龍驤孫伏都劉銖將挾鑒以討閔農率衆屯於鳳陽門閔農以數千人毀金明門而入鑒懼使使謂之曰孫伏都反宜速討之閔農攻伏都自鳳陽至琨華橫尸相枕宜令內外六夷敢稱兵杖者斬胡人或斬關或踰城而出者不可勝數閔使尚書王脩少府王愷以數千人守鑒於御龍觀懸食給之下令城中曰與官同心者畱不同心者去勅城門弗禁於是趙人百里內悉入

城胡羯去者填門閔知胡不爲己用班令內外趙人斬一胡首送鳳陽門者文臣進位三等武臣悉拜牙門一日之中斬首數萬閔又躬率趙人誅諸胡羯無論貴賤男女少長死者二十餘萬其屯據四方承閔書而誅者不可勝數於是高鼻多鬚濫死者半焉太宰趙鹿太尉張舉及諸公卿石岳石寧等萬餘人出奔襄國石琨奔據冀州姚弋仲據混橋蒲洪據枋頭麻秋奔之張沈據澄口張賀度據石潁劉國據陽城段勤據黎陽楊羣屯桑壁段龕據陳畱閔與李農攻賀度於石潁鑒密使宦者召張沈承虛襲鄴宦者以晉記

卷五十八 十六國錄

三

冉閔字永曾小字棘奴虎之養孫也父瞻本姓冉氏名良魏郡內黃人其先漢黎陽騎都督累世牙門趙明帝破陳午獲良命虎子之名之曰瞻號猛多力歷位左積弩將軍封西華侯閔幼而果銳及長身長八尺膂力絕人虎之敗於昌黎也閔軍獨全由此有名襲父得徙封蘭陵公及斬梁犢威聲彌著永和六年

閔既弑石鑒司徒申鍾司空郎闔等四十八人勸閔卽位閔讓於李農農固讓閔曰吾屬故晉人也今請與諸君分割州郡各稱牧守公侯迎天子還都洛陽何如尙書胡睦曰陛下聖德應天司馬氏衰微遠竄江南豈能總馭英雄混一海內乎閔笑曰尙書可謂識機知命矣乃稱帝大赦復姓冉氏國號魏改元曰永興立妻董氏爲后子智爲太子以李農爲太宰封齊王遣使者持節赦諸屯結皆不從使使臨江告晉曰羯逆亂中原今已誅之若能共討者可遣軍來朝廷不答

晉記 卷五十八 十六國錄

五

庚戌六年春正月石祗聞閔弑鑒稱帝於襄國諸六夷據州郡擁兵者皆應之閔殺李農及中常侍嚴震夏五月廬江太守袁真伐魏六月石祗使相國石琨伐魏閔敗之於邯鄲苻健西入關與張賀度段勤劉國靳豚會於昌城將攻鄴閔使尙書左僕射劉羣督將王泰崔通周成帥步騎十二萬次於黃城而自率精卒八萬繼之戰於蒼亭賀度等大敗盡俘其衆振旅而歸戎卒三十餘萬閔至自蒼亭行飲至之禮

辛亥七年春二月閔攻石祗於襄國爲土山地道築

晉記

卷五十八

十六國錄

五

室反耕，祇懼去帝稱王，使使乞師於燕，與姚弋仲弋仲遣子襄率師至自瀋頭，燕將悅綰率甲卒自龍城而石琨自幽州援祇，三方勁卒合六七萬，軍至閼將自出擊之。將軍王泰固諫，道士法饒曰：「太白經昂，當殺胡王，一戰百克，不可失也。」閼懷袂曰：「吾戰決矣。」敢諫者斬，遂悉衆出戰。襄綰石琨三面攻之，祇邀其後，閼師大敗，與十餘騎奔鄴。司空石璞車騎胡睦中書監盧諶及諸將士死者十餘萬人。由是盜賊蜂起，司冀大饑，人相食。初，閼令青雍幽荆徙戶及諸氏羌胡蠻數百餘萬，各還本土，道路交錯，互相殺掠，加之以饑疫死亡，能達者十有二三。中原大亂，無復耕者。三月，石祇使劉顯帥師伐魏，去鄴二十餘里，閼懼，召衛將軍王泰議之。泰恚其諫弗聽，辭以瘡甚，閼怒曰：「巴奴乃公豈真假汝爲命耶？」悉衆而戰，大敗顯軍，追奔及於陽平。顯密使請降，求殺祇以自效。閼乃引歸，殺秦夷其三族。夏四月，劉顯弑其主祇而自立，傳首於鄴，閼焚祇首於通衢。

壬子八年春二月，劉顯攻常山，閼率八千騎救之，敗顯，追奔及於襄國。顯將曹伏駒開門納閼，閼入誅顯及公卿已下百餘人，焚襄國宮室，遷其百姓於鄴。

晉記

卷五十八

十六國錄

五

夏四月，閼既克襄國，因游食常山，中山諸郡時慕容儁已尅幽薊，略地至冀州。閼帥騎距之，與慕容恪相遇於魏昌城。大將董閼車騎張溫曰：「鮮卑乘勝氣勁，不可當，請避之。」閼怒曰：「吾成師以出，見銳而避人，將侮我矣。」乃與恪遇，十戰皆敗之。恪以鐵鑣連馬，擇善射者五千人，方陣而前。閼所乘赤馬曰朱龍，日行千里，手杖雙刃，斬鮮卑三百餘級。俄而燕騎大至，圍之數重。閼衆寡不敵，躍馬潰圍東行二十餘里，馬無故而斃，恪乃擒閼及董閼張溫送薊。儁立而問之曰：「爾何如人？」乃妄自稱天子。閼曰：「天下大亂，爾鮮卑尙欲僭逆，我一時英雄，何爲不可？」帝王耶。儁怒鞭之三百，送於龍城，使慕容評圍鄴。閼將劉寧奔晉陽，蘇亥奔新興。鄴中大饑，人相食。蔣幹使侍中繆嵩詹事劉猗奉表歸順，且乞師。而長水校尉馬願龍驤將軍田香開門納評，評送閼后董氏太子智及諸王公卿士於薊。斬閼於遏陘山，山左右七里草木悉枯，蝗蟲大起。自五月不雨，至於十二月。儁遣使者祀之，諡曰武悼天王。其日卽大雪焉。

趙明帝出自羯渠，招聚羣盜，乘典午之衰，逐逐鹿之足，觀其奇謀，開發猛氣，橫飛越石，欽風士雅，修好焚

元超戮彭祖。礪礪落落。薄懿操而不爲。釋甲冑而開庠序。雖曰凶殘。實一世之雄傑也。季龍梟心狼性。窮奢極侈。而父子兄弟自相屠。鱗疊起於張豺族。殲於冉閔。蓋天道好生。殺無不復。虎之無噍類也。宜哉。

晉記卷五十九

十六國錄

蕭山郭 倫撰

燕

慕容廆 慕容皝 慕容儼 慕容暉

慕容廆字奕洛瓌。昌黎棘城鮮卑人也。其先蓋有熊氏之苗裔。世居北夷。邑於紫蒙之野。號曰東胡。控弦之士二十餘萬。秦漢之際。爲匈奴所敗。分保鮮卑山。因以爲號。曾祖莫護跋。魏初率其諸部入居遼西。從伐公孫氏有功。拜率義王。始建國於棘城之北。時燕代多冠步搖冠。莫護跋見而好之。乃斂髮襲冠。諸部因呼之爲步搖。其後音訛。遂爲慕容焉。祖木延。左賢王。父涉歸。以全柳城之功。進拜鮮卑單于。遷邑於遼東。北廆幼而魁岸。美姿容。身長八尺。雄傑有大度。涉歸死。其弟耐篡立。後國人殺耐立廆。泰始中。入寇遼西。武帝遣幽州諸軍討廆。戰於肥如。廆衆大敗。自後復掠昌黎。每歲不絕。又東伐夫餘。其王依慮自殺。廆夷其國城。驅萬餘人而歸。東夷校尉何龕遣督護賈沈迎立依慮之子爲王。復夫餘之國。武帝既滅吳。廆謀於衆曰。吾先世奉中國。今彼此相殺。徒傷百姓。且晉方彊。難與競也。太康十年夏四月。乃遣使來降。帝

嘉之拜。庾鮮卑都督庾致敬於東夷府中。衣詣門抗士大夫之禮。何龔嚴兵引見。庾更戎衣而入。人問其故。庾曰：「主人不以禮賓，復何為哉？」龔聞而愧之。元康四年，遷於大棘城。永嘉初，自稱鮮卑大單于。王浚承制拜為大單于。庾不受。建武初，征虜將軍魯昌及遼東高誦說庾曰：「諸王之資，非義不濟。公雄據海朔，跨總一方，而諸部猶跋扈，以官非王命也。今宜通使琅邪，勸承大統，然後仗大義以伐有罪，誰敢不從？」庾使長史王濟、浮海勸進。元帝卽位，遣謁者陶遂拜庾假節、散騎常侍、都督諸軍事、龍驤將軍、大單于、昌黎公。

晉記 卷五十九 十六國錄 一一

庾讓公不受。當是時，中原大亂。庾刑政修明，虛懷下士，流亡者多歸之。乃立郡以統流人。冀州曰冀陽郡，豫州曰成周郡，青州曰營邱郡，并州曰唐國郡。初，河東裴嶷自中書侍郎出為滎陽太守，屬天下多故，其兄武為元菟太守，嶷遂求為太守於昌黎。至郡久之，而武卒，嶷被徵，乃與武子開以喪歸。過寇，庾敬禮之。行及遼西，而道不通。嶷欲還就庾，開曰：「均流寓耳，段氏疆，慕容氏弱，何必去此而就彼也？」嶷曰：「欲求托足之地，豈可不慎擇其人？」汝觀諸段，豈有遠略且能待國士乎？慕容公修仁行義，有霸王之志，加以國富民

安，今往從之，高可以立功名，下可以庇宗族。汝何疑焉？開乃從之。廣平游遂與逢羨、宋爽皆嘗為昌黎太守，與黃泓俱避地於薊。後歸庾，王浚屢以手書招其兄暢，暢欲赴之。遂曰：「彭祖必不能久，盍俟諸暢曰：彼忍而多疑，手書殷勤而不往，將累及子。且處亂世，宗族宜分以冀遺種，吾非不戀子也。」遂赴浚，暢卒與遂俱沒。遂留遼東，渤海封禪初為遼東太守，東夷校尉鮮卑素善連等入邊為寇，掠郡縣，釋不能討。庾為擊斬之，釋疾屬子奕於庾。庾與語悅之，釋卒，奕兄冀州主簿俊、幽州參軍抽咸來奔喪。庾見之曰：「此家扞扞千斤犍也。」庾既受朝命，乃以裴嶷、魯昌、楊耽為謀主，游遂封抽、北海逢羨、北平西方虔、西河宋爽及裴開為股肱。平原宋該、安定皇甫岌、蘭陵繆愷及封奕以文章任樞要，會稽李左車、泰山胡毋翼、魯國孔纂以舊德為賓友。以平原劉讚為東庠祭酒，使世子銑受業焉。太興二年冬十二月，平州刺史東夷校尉崔曄以士民多歸於庾，陰說高句麗及鮮卑宇文氏段氏共擊庾。曄所親蓀人高瞻力諫不從。三國合兵伐庾，諸將請擊之。庾曰：「彼信崔曄虛言，邀一時之利，烏合而來，既無統一勢，難久爾。」然軍勢初合，其鋒甚銳，幸

晉記 卷五十九 十六國錄 一二

晉記

卷五十九 十六國錄

四

我速戰。吾靜以待之。彼必自相疑貳。覆之必矣。三國進攻棘城。廆閉門不戰。遣使以牛酒犒宇文氏。二國果疑宇文與廆有謀。各引兵而歸。宇文悉獨官曰。二國雖歸。吾當獨取之耳。悉衆逼城。連營三十里。廆使召其子翰於徒河。翰曰。彼衆我寡。難以力勝。請爲奇兵於外。待其閒而擊之。若并兵爲一。彼得專意攻城。非策也。廆從之。悉獨官聞翰不入城。分遣數千騎襲翰。翰爲段氏使者逆於道而設伏以待。奮擊盡獲之。乘勝徑進。遣間使語廆出兵大戰。悉獨官自恃其衆不設備。前鋒始交。翰將千騎旁入其營。縱火焚之。衆

晉記

卷五十九 十六國錄

五

山陵穿毀。名臣宿將。莫能雪恥。獨慕容氏盡忠王室。使臣萬里歸誠。臣如不返。必謂朝廷以其僻遠而棄之。孤其向義之心。使解於討賊。此臣之所甚惜也。帝然之。四年秋九月。遣使隨巖拜廆安北將軍。平州刺史。進封遼東郡公。聽承制除拜。立子皝爲世子。石勒遣使通和。廆拒之。送其使於京師。勒怒。使宇文乞得龜擊廆。廆使裴巖爲右都督。率索頭爲右翼。少子仁自平郭趣伯林爲左翼。攻之。悉虜其衆。徙數萬戶以歸。咸和初。加侍中。位特進。廆嘗從容謂諸子曰。獄者人命之所懸也。不可以不慎。賢人君子。國家之基也。不可以不敬。稼穡國之本也。不可以不急。酒色便佞。亂德之甚也。不可以不戒。乃著家令數千言。咸和六年。廆官屬宋該等建議。表請廆爲大將軍。燕王廆請羣寮博議。參軍韓恆曰。自羣凶荼毒。諸夏蕭條。明公忠武篤敬。憂勤社稷。抗節孤危之中。建功萬里之外。終古勤王之義。未之有也。夫立功者。患信義之不著。不患名位之不高。故桓文有寧復一匡之功。亦不先求禮命。以令諸侯。今宜繕甲厲兵。除羣兇。而四海功成之後。九錫自至。且要君以求寵。非爲臣之義也。廆不憚。該等乃賤太尉侃。請封廆燕王。行大將軍事。

朝議未定。八年五月，廐卒年六十五，在位四十九年。帝使使者策贈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諡曰襄子。廐

嗣

廐字元真，廐之第三子也。身長七尺八寸，龍顏鳳齒，雄毅多權略。廐爲遼東公，立爲世子。廐卒，嗣位。初，廐庶兄建威將軍翰，驍武有雄才，猿臂善射，屢立戰功。母弟征虜將軍仁，廣武將軍昭，並有寵於廐。廐常不平，及廐卒，並懼不自容。廐用法嚴峻，國人不安。主簿皇甫真切諫，不聽。八年冬十月，翰遂出奔。段遼、仁勸昭舉兵廢廐。廐殺昭，仁奔平郭。廐使弟建武將軍幼

晉記

卷五十九

六

司馬修鸞伐之，仁悉衆拒戰，幼大敗。襄平令王冰將軍孫機以遼東叛廐，仁盡據遼左之地。宇文歸段遼及鮮卑諸部皆應之，因自稱平州刺史。遼東公甲午九年春二月，段遼寇徒河。廐使張萌逆擊敗之。遼復使弟蘭與慕容翰攻柳城，士皆複袍蒙盾，作飛梯地道，四面攻之。都尉石琚募與瑩拒守，殺傷千計。廐使將軍慕容汗封奕救之。戒之曰：「賊衆銳，難與爭鋒，慎而後動，必無不克。」而汗性驍果，將千餘騎爲前鋒直進，奕止之不得。與蘭遇於牛尾谷，汗兵大敗。蘭欲乘勝深入，翰恐遂滅本國，止之曰：「吾阿干多詐，

晉記

卷五十九

七

善伏。若悉衆自將以拒我，我懸軍深入，衆寡不敵，此危道也。且將軍受命求此捷也，今既捷矣，萬一貪進取敗功名俱喪，是隳已成之功而冒違命之罪也。」蘭曰：「卿正慮滅卿國邪？」翰曰：「吾避禍出奔，其義已絕。國之存亡於我何有？但爲大國與將軍計耳。」蘭曰：「今千年在東，若進而得志，吾將迎以爲國嗣，終不負卿。使卿宗廟不祀也。」翰曰：「然則將軍請入，吾受命而出，復命而歸耳。」蘭不得已遂還。秋，帝遣謁者徐孟持節拜廐鎮軍大將軍、平州刺史、大單于、遼東公。冬十一月，廐攻遼東，尅襄平，斬仁所置守宰，欲阮其民。高詡諫曰：「今元惡猶存，始克城而滅之，未下者懼矣。且其民何罪，乃分徙遼東大姓於棘城，置和陽、武次、西樂三縣而歸。」丙申咸康二年春正月，廐欲伐仁，羣寮咸諫。高詡曰：「仁背君親，神人共怒。前此海水無凌，自仁反，水凍合者三矣。天其或者欲吾乘冰而尅之也。」廐率三軍從昌黎踐凌而進，仁不虞。廐至，軍遼平郭，士皆餓。乃告仁：「狼狽出戰，爲廐所獲，先誅其帳下之反者。」然後賜仁死。秋，段蘭宇文歸屯於曲水，不攻。安爲廐率師擊之，次柳城，而蘭歸皆遁。使封奕爲遼東

之收其軍實。號謂諸將曰：「二虜無功而歸，吾還必再至。」乃設伏於馬兜山諸道。俄而段氏騎果至，伏出敗之。斬其將榮保，徙昌黎郡。築好城於乙連東，使將藺勃戍之。又城曲水爲勃援，以逼乙連也。乙連饑甚，遼輸之粟。藺勃邀而獲之，遼使屈雲攻興國，與慕容容遼大戰於五官水上，斬雲，盡俘其衆。遼數與號相攻，其從事無終陽裕諫曰：「親仁善鄰，國之寶也。」况燕與我世婚，送爲甥舅。號有才德而我與之構怨，戰無虛日。百姓凋敝，臣恐社稷之憂由此始矣。」遼弗聽。

晉記
卷五十九
十六國錄
八
丁酉三年冬，號自稱燕王，立其妻段氏爲后，子儁爲太子。稱藩於趙，謀合師伐段遼也。趙王虎大悅。

戊戌四年春，趙王虎率師會伐遼，號攻令支以北諸城。遼欲追之，慕容翰曰：「今趙兵在南，當并力禦之，而更與燕鬪，舍大而事小，萬一失利，何以禦南敵乎？」藺怒曰：「曩吾聽子致有今日，今不復聽子矣。」悉兵追之。號伏兵出，大敗，掠其五千餘戶而歸。趙師至徐無遼奔密雲山。慕容翰奔宇文氏，虎入令支，怒號之不會師也。進軍擊之，戎卒數十萬。燕人震恐，郡縣皆應。趙者三十餘城，號欲出亡，帳下將慕容元亮止之。劉佩諫曰：「事之安危在於一人大王當自斷，不宜示

弱，事急矣。」臣請出擊之。乃將敢死數百騎，出衝趙兵，所向披靡。士氣百倍，子恪復率騎晨出擊之。趙軍驚擾，恪乘勝追之，斬獲三萬餘級，築成凡城而歸。冬十二月，段遼自密雲山遣使降趙，旣而悔之，又使人降燕。趙使麻秋迎遼，恪伏精騎七千於密雲之左，襲而敗之，獲其司馬陽裕將軍鮮于亮擁遼及其部衆以歸。遼又謀叛燕，號遂殺遼，使將慕容評襲趙遼西，斬其將呼延晃、張支，掠千餘戶以歸。

晉記
卷五十九
十六國錄
九
己亥五年冬，使長史劉翔參軍鞠運獻捷。號雖稱王，未有朝命，乃使翔言權假之意，且請大舉北清中原也。代求婚於燕，號以妹興平公主歸之。

庚子六年春正月，慕容翰自宇文部歸，初翰奔宇文氏，宇文逸豆歸忌之，翰乃陽狂乞食，舉國賤之。弗省也，因得往來自遂，默識其山川形便，柳城之役，段蘭欲深入，翰止之而歸。遼之降也，以其事語號，號以翰因猜出奔，而不忘本朝，使商王車通市。宇文部以迎之，翰遂竊逸，豆歸名馬而逃，歸使勁騎百餘追之。翰遙謂追者曰：「吾既思戀而歸，理無反而。吾之弓矢汝曹足知，毋相逼取死也。汝可百步豎刀，吾射中者汝歸，不中吾返。」歸騎解刀豎之，翰一發中鏑，衆皆驚。

翰至，銑厚遇之。棘城黑石谷有大石自立而行。二月，劉翔至京師，帝引見，問銑平安，對曰：「臣受遣之日，朝服拜章。翔為銑求大將軍，燕王章緩朝議，以為故事大將軍不處邊，異姓不封王。」翔曰：「自劉石構亂以來，長江以北，窮為戎藪，未聞中華士大夫有能摧破凶逆者也。獨慕容氏心存本朝，屢殄疆寇，使石虎畏憚，蹙國千里，功烈如此，而惜區區北海之地，不以為封邑，何哉？」昔漢高不愛王爵於韓彭，所以成帝業。項羽剗印，不忍授卒，用以滅亡。吾非苟尊所事，竊惜聖朝疎忠義之國，使四海無所勸慕耳。尚書諸葛恢

晉記

卷五十九

十六國錄

十

曰：「假令慕容氏能除石虎，乃是復得一石虎也。朝廷何賴焉？」翔曰：「妾婦猶知惜宗周之隕，今晉室阽危，君位俾元凱，曾無憂國之忱，而使靡鬲之功不立，則少康何以祀夏，桓文之戰不捷，則周室皆為左袞矣。慕容鎮軍枕戈待旦，志殄兇殘，為國家報讎雪恥，不然燕王燕帝竟自稱之何稟命焉？而君不思獎勵，更倡邪言，四海所以未一，正由公等優游之論耳。」翔謂歲餘朝議終不決，翔乃說中常侍或宏曰：「石虎包八州之地，帶甲百萬，志吞江漢，自索頭宇文暨諸小國，無不臣服，惟慕容鎮軍翊戴天子，精貫白日，而更不獲

殊禮之命，恐天下移心解體，無復南向者矣。公孫淵無尺寸之益於吳，吳封為燕王，加以九錫。今慕容鎮軍頻挫賊鋒，威振秦隴，比遣重使，甘言厚幣，欲授以曜威大將軍，遼西王。我鎮軍惡其非正，卻而不受。今朝廷乃矜惜虛名，沮抑忠順，豈社稷之長計乎？後雖悔之，弗可及矣。宏入言於帝，帝意亦欲許之。會銑上書罪狀庾氏兄弟，秉大權而不能雪國恥，庾冰乃與何充奏從其請，以銑為大將軍，幽州牧，大單于，燕王。備物典策皆從殊禮。翔嘗因宴集，謂何充曰：「四海板蕩，黎民塗炭，三十餘年矣。斯乃忠臣畢命之秋，而諸

晉記

卷五十九

十六國錄

十一

君子寔安江沱，以奢靡為榮，以傲誕為賢。嘗謂之言不聞，征伐之功不立，將何以尊主濟民乎？充有慚色。明年春二月，遣大鴻臚郭惔持節，以策命與翔偕北。公卿餞之，將別，揖諸公曰：「昔少康資一旅以滅有窮，勾踐憑會稽以報強吳。今石虎李壽志相吞噬，王師縱未能澄清北方，且當從事巴蜀。一旦石虎先人舉事，併壽而有之，據形便以臨東南，雖有智者不能善其後矣。中護軍謝廣曰：「是吾心也。」朝廷拜翔代郡太守，封臨泉鄉侯。翔固辭不受。冬，趙大發兵伐燕，銑謂諸將曰：「石虎以安樂諸城防守嚴重，必不設備。今

若詭路出其不意，肅北可盡破也。遂率諸軍出蠕蠕塞，直抵薊城，渡武還渡，入於高陽，焚其積聚，掠幽冀三萬餘戶，起人乃還。統擊高句麗其王釗乞盟而還。

壬寅八年，使陽裕唐柱築龍城，構宮廟，改柳城爲龍城縣。統遷都龍城。冬十一月，復伐高句麗，慕容翰言於統曰：「宇文屢爲國患，今逸豆歸篡竊得國，人情不附，加之庸暗，將帥非才，軍無部伍，臣久在其國，悉其地形，若擊之，百戰百克也。」然高句麗去國密邇，苟乘虛掩吾不備，此腹心之疾也，宜先除之。還取宇文

晉記

卷五十九 十六國錄

三

如反手耳。統然之高句麗有二道：北道平南，南道險衆，欲從北道。翰曰：「虜必重北而輕南。」王宜帥銳兵從南道，出其不意，九都不足取也。統乃自將勁卒四萬出南道。翰及慕容霸爲前鋒，別遣長史王寓率萬五千衆出北道。王釗果使弟武以精兵拒北，而自率羸兵備南。翰與釗戰於木底，大敗之，乘勝遂入九都。釗西馬出奔，司馬韓壽曰：「其地不可戍守，今其主亡，民散，潛竄山谷，大軍旣去，必復鳩集，收其餘燼，尙足爲患。」請載其父尸，囚其母而歸，俟彼束身謝罪，然後返之。撫以恩信，策之上也。統然之，發釗父乙弗利墓，載其

母妻掠男女五萬口，焚其宮室，毀九都而歸。明年釗乃遣使稱臣，歸其父柩，猶留其母以爲質。

癸卯建元元年，宇文歸使莫淺渾伐燕，諸將請戰。統弗許，渾以統之憚已也，洒酒縱獵，不復設備。統曰：「今則可一戰矣。」使翰率騎擊之，悉俘渾衆，渾僅而免。甲辰二年，春，統殺其兄翰。正月，統與左司馬高詡謀伐逸豆歸，詡曰：「伐之必克，然不利於將。」出而告人曰：「吾往必不返，然忠臣不避也。」乃自將伐之，以翰爲前鋒。歸使驍將涉奕于將兵拒翰，統使使謂翰曰：「奕于雄悍，宜少避之。」翰曰：「歸之精銳盡於此矣，克之則歸，可不勞而滅。」奕于雖有虛名，其實易與耳。今若縱之，是挫吾氣也。遂戰，斬奕于，悉俘其衆，歸遁漠北。宇文氏由是散亡。高詡中流矢而卒，翰亦爲流矢所中，創甚，旣而漸差。二月，翰於其家聘馬自試，或告翰欲爲變，統素忌之，使使者賜死。翰謂使者曰：「吾負罪出亡，旣而復還，死已晚矣。」然羯賊跨據中原，吾不自量，欲爲國家蕩一區夏，此志不遂，沒有餘恨，飲藥而卒。燕人惜之。

晉記

卷五十九 十六國錄

三

乙巳永和元年，春正月，燕以牛假貧民，使田於苑中，公收其八，自有牛者，公收其七。參軍封裕諫曰：「什一

而稅天下之中正也。降及魏晉，仁政衰薄，猶不取其七八。今殿下拓地三千里，增民十萬戶，其無田者十有三四，宜悉罷園囿以賦新民，無牛者官賜之牛，奈何重稅以病民乎？今官司猥多，皆宜澄汰，工商末利，宜立常員。參軍王憲、大夫劉明，近以言忤旨，免官禁錮。長史宋該、阿媚苟容，輕劾諫士，夫賢士退藏，佞臣在側，非國之福也。號下令悉從其言，賜裕錢五萬，宣示中外，欲陳過失者，勿有所諱。號雅好文學，嘗親臨庠序，講授考校，學徒至于千餘人。立東庠於舊宮，行鄉射之禮，有彬彬禮讓之風焉。夏，有黑白二龍見燕

晉記

卷五十九

五十六國錄

五

之龍山，號率羣臣往觀之，距龍二百步，祭以太牢。二龍交首嬉翔，解角而去。號大悅，還宮，赦其境內。號新宮曰和龍，即山立龍翔佛寺，始背正朔，自稱十三年。丁未三年，燕襲夫餘，尅之，虜其王。夏旱，丐百姓田租。罷成周、冀陽、榮邱等郡，以渤海人爲興集縣。河間人爲寧集縣。廣平、魏郡人爲興平縣。東萊、北海人爲育黎縣。吳人爲吳縣。悉隸燕國。戊申四年，秋九月，號有疾，召世子儁屬之曰：「今中原未平，方資賢傑以經世務，恪智勇兼濟，才堪任重。陽士秋忠幹貞，固可託大事，汝善待之。」遂卒。士秋名薦。

右北平無終人陽裕，士倫之從弟也。裕性謙恭清儉，號都和龍，城池宮閣皆裕制也。其卒也，號甚悼之。號年五十二，在位十五年，子儁嗣。

儁字宣英，號之次子也。母段氏，初虜嘗言：「吾積福累仁子孫，當有中原。」既而生儁，虜曰：「得之矣。」及長，身長八尺二寸，狀貌魁偉，有文武幹略。號拜燕王，立爲世子。號卒，嗣位。帝使謁者陳沈拜儁大將軍，大單于燕王承制封拜。

己酉五年，夏，趙主石虎卒，中原大亂。慕容霸言於儁曰：「石氏兄弟構兵，生民塗炭，天亡人怒，伐之勢必倒。」

晉記

卷五十九

五十六國錄

五

戈夫難得而易失者，時也。及時不取，而使他人據其成資，患更始矣。儁猶豫未決，以問五材將軍封奕。奕曰：「用兵之道，敵彊則用智，敵弱則用勢。是故以大事小，猶狼之食豚也；以治易亂，猶日之消雪也。我自先世以來，積德累仁，招賢養士，務農訓兵，以有今日。所謂千載一時也。從事中郎黃泓曰：『今太白經天，歲星集於畢北，天下易主。陰國受命伐之，必克。』儁從之，以慕容恪爲輔國將軍，慕容評爲輔弼將軍，陽騫爲輔義將軍，慕容霸爲建鋒將軍。六年春二月，儁率諸軍伐趙，出自盧龍，次於無終，趙幽州刺史王午棄城走。

爾其將王他守薊，倘陷之，斬他，欲悉阮其士卒。慕容霸諫曰：「與兵伐暴，將拯民於塗炭也。今始得薊而阮之，聞風者懼矣。」乃赦之。倘入都於冀中州，士女降者相屬。秋九月，慕容評徇冀州，取趙章武河間。

辛亥七年春正月，魏使常煒聘於燕。二月，趙石祗使太尉張舉乞師於燕，許送傳國璽焉。倘使悅綽將兵救之，使記室封裕詰璽於常煒。煒曰：「在鄴，裕曰：『張舉云在襄國，何也？』」煒曰：「誅胡之日，在鄴者略無所遺，璽何自而至襄國？」天之神璽實在寡君，倘既銳信舉言，必欲審之，乃置煒於積薪之上，而使裕以其私誘晉記。

卷五十九 十六國錄

六

之煒神色自若，抗言曰：「結髮已來，尚不欺庸人，況千乘乎？巧詐虛言以救死者，使臣所不為也。直道受戮，死何愧焉！益薪速火，君之大惠。」左右勸殺之。倘曰：「彼不憚殺身以殉其主，忠臣也，囚之於龍城，後知張舉之妄，乃殺舉而釋煒，以爲廷尉監。」秋八月，使慕容恪略地中山，慕容評攻王午於魯口，恪克中山，斬魏將白同，評次安南，與魏章武太守賈堅戰於高城，堅敗獲之。冬十二月，丁零翟鼠降燕，封爲歸義王。壬子八年夏四月，燕慕容恪伐魏，與冉閔遇於派水，燕兵十戰皆不勝，閔威名素振，所將皆精銳，衆咸憚。

之恪謂諸將曰：「閔師老卒疲，兼勇而無謀，一人之敵耳。吾今分爲三軍，爲犄角之勢，彼必出萬死以衝吾中軍。諸君但厲卒，須其戰合而從旁夾擊之，蔑不克矣。」及戰，閔所將多走，卒將趣林中。恪參軍高開曰：「吾騎兵利平地，若閔入林中，不可制矣。」宜亟遣輕騎邀之，合而佯北，誘至平地，恪從之。閔還就平地，大戰，敗之。獲閔，閔將蘇亥奔并州。恪進據常山，使慕容評進圍鄴。有燕巢於正陽殿之西楸，生三雛焉。項有毛，凡城獻異鳥，五色成章，倘謂羣臣曰：「是何祥也？」咸曰：「燕者，燕鳥也，首有豎毛冠也，言大燕龍興，冠通天。」晉記。

卷五十九 十六國錄

七

章甫之象也。巢正陽西楸，言至尊臨軒，朝萬國之徵也。三子者，三統之義也。神鳥五色，言聖朝將繼五行之籙，以御四海也。倘大悅，於是羣臣勸稱尊號。慕容評尅鄴城，送冉閔妻子寮屬及其文物於中山。先是，蔣幹以傳國璽送京師，倘欲神其事，謂歷數在己，乃詐言閔妻得之以獻，號曰奉璽君。因以冬十一月稱帝，大赦，建元曰元璽，追尊祖廐爲高祖，武宣皇帝父統爲太祖，文明皇帝立妻可足渾氏爲后，以世子奕爲太子，以封奕爲太尉。慕容恪爲侍中，駱爲尚書令，皇甫眞、張希爲尚書左右僕射，宋活爲中書監。

韓恆爲中書令，當是時，朝廷遣使詣燕，僞謂使者曰：汝歸還白天子，我已承乏爲中國所推，卽帝位矣。以慕容評鎮洛水，使慕容彊進據河南，秦河內、黎陽降燕。高句麗入貢於燕，封爲樂浪公，歸其母。初，段蘭之子龕，因冉閔之亂，擁衆東屯廣固，自稱齊王，稱藩於京師。至是，與僞書，抗中表之儀，非其稱帝，僞怒謀伐之。

乙卯十一年夏四月，燕慕容恪、慕容塵率師伐齊。恪旣濟河，龕弟熙謂龕曰：慕容恪善用兵，且其旅盛，恐不能抗。若頓兵城下而請降，彼必不聽。王弟固守，熙

晉記

卷五十九十六國錄

六

請率精銳拒之。戰捷，則馳兵擊之。敗則出降，不失爲千戶侯也。龕弗聽。熙固請行，龕怒殺之，而自率衆三萬拒恪。恪遇龕於濟水之南，與戰大敗之，斬其弟欽。進圍廣固。諸將請急攻之，恪曰：不然。軍勢有宜緩而尅者，有宜急而取者。若彼我勢均，外有彊援，其利在速。如我彊彼弱，外無救援，力足制之者，當守之以待。其斃兵法十圍五攻，緩急之勢異也。龕今憑固天險，上下同心，若促急之，數旬必尅。然必多殘士衆，自有事以來，卒不獲寧。吾思之，每至忘寢，亦何宜輕收人命乎？當持久以取之耳。乃築室反耕，樵採路絕，城中

人相食。冬，龕面縛出降。恪撫安新民，悉定齊地。龕友辟閭蔚初出戰，被創，恪聞其賢而求之，則已死矣。歎息彌日。徙鮮卑胡羯三千餘戶於薊，以慕容塵鎮廣固，恪振旅而歸。

丙辰十二年冬十月，燕太子奕卒。

丁巳，升平元年春正月，徵幽州刺史乙逸爲光祿大夫。夫婦共載鹿車，逸子璋隨從，常數十騎，服飾甚都。迎於道左，逸大怒，不與言。及城乃深責之。璋弗悔，逸常憂其必敗，而璋更被擢用，位至中書令。御史中丞逸乃歎曰：吾少自修立，克己守道，僅能免罪。璋今奢

晉記

卷五十九十六國錄

九

縱而更居清要，此豈惟璋之忝幸，實時世之陵夷也。二月，立次子暉爲太子，改元曰光壽。夏五月，使慕容垂擊丁零，勅勒於塞北大獲而歸。立銅馬於東掖門，初虜有駿馬曰赭白，有奇相，逸力石虎之入，令支也。號將出奔，欲乘之，而悲鳴踟躕，人莫能近。號曰：此馬見異先朝，先君殆不欲我行乎？遂不果出。而趙師尋退，因益奇之。至是四十九歲矣。而駿逸不差，儔比之鮑氏，馳命鑄銅以圖其象，置薊城東掖門，象成而馬死。六月，燕陷河南，汝穎譙沛。冬十一月，燕遷都於鄴，繕修宮殿，復銅雀臺。僞夜夢石虎驚其

臂驚寤而惡之乃發其墓求尸不得購以百金獲於東明觀下僵而不腐使御史中尉楊約數其殘酷之罪而鞭之投之漳水十二月作二廟赦其境內

秦平州刺史劉特降燕

戊午二年初冉閔之亂趙將李歷張平高昌竝率所部稱藩於燕遣子入侍既而投款京師西結苻秦皆受爵位王午亦自稱安國王午死呂護復襲其號保於魯口永和九年春僞使慕容恪擊之護走野王使弟奉表謝罪僞拜護爲河內太守上黨馮鴛自稱太守附於張平平言於僞以爲京兆太守既而護鴛亦

晉記

卷五十九

三

陰通京師張平踰有新興雁門西河太原上黨上郡之地壁壘數百餘統胡晉十餘萬戶遂分置征鎮爲鼎峙之勢九月僞使司徒慕容評擊平領軍慕容根擊鴛司空陽騫擊昌撫軍慕容臧攻歷降并州壁壘百餘以右僕射悅綰爲并州刺史而張平所署征鎮諸葛驤蘇象喬庶石壁復率壁壘百三十八降燕僞大悅咸復其官爵平率衆三千人奔平陽爲奔野王歷走榮陽昌奔邵陵僞復圖入寇欲經略關西令州郡校閱見丁覈隱漏率戶畱一丁餘悉發期明年大集將進臨洛陽武邑劉貴上書極諫言百姓凋弊

召兵非法恐人不堪命有土崩之禍僞覽而悅之使公卿博議乃更令三五占兵焉冬十二月申郎將

荀羨拔燕山荏斬其太守賈堅初堅之爲慕容評所獲也燕太原王恪聞其善射親試之置一牛於百步之外召堅使射曰能中之乎堅曰少壯之時能使不中今老矣正可中之恪大笑乃射一矢拂春再矢磨腹皆附膚落毛恪曰能復中乎堅曰所貴者以不中爲奇中之何難一發中之觀者皆笑署爲樂陵太守尋遷太山太守屯山荏羨引兵擊之所將七百餘人羨兵十倍於堅堅將出戰諸將請固守堅曰堅守亦

晉記

卷五十九

三

不能免不如戰也遂出戰殺羨兵十餘人復還入城羨圍之堅謂諸將曰吾自結髮立功名而每遇窮阨豈非天乎今爲卿曹決鬪若勢不能支吾當死國卿等趣去勿復顧我也啓門而出羨兵四集堅立馬橋上左右射之皆應弦而倒羨卒從塹下斫橋橋崩陷焉羨謂堅曰君父祖世爲晉臣何背本而他屬邪堅曰晉自棄中華非吾叛也民旣無主彊則托命旣已事人安可改節羨復責之堅罵曰賢子兒女御乃公羨怒置之雨中數日堅不食而死封子泓爲濟北王冲爲中山王

已未三年春二月，僞譙羣臣於蒲地，酒酣，語及周太子晉而流涕曰：昔魏武追痛蒼舒，孫仲謀悼登不已。吾常謂二主緣愛稱奇，不謂自奕亡以來，吾髮中白，始知二主非溺愛而然。卿等言奕定何如也？司空左長史李續對曰：獻懷在東宮，臣爲中庶子，不敢不知大德有八，未見其闕也。僞曰：卿譽之則過矣。然試言之。續曰：至孝自天性與道合一也，聰敏慧悟，機思若流，二也；沈毅好斷，理詣無幽，三也；疾諛亮物，雅悅直言，四也；其五則好學愛賢，不恥下問，其六則英姿邁古，藝業超羣，其七虛襟恭讓，尊師重道，其八輕財。

晉記

卷五十九 十六國錄

三

好施勤恤民隱，僞泣然曰：是見在，吾死無憂矣。因顧太子暉曰：景茂幼冲，器業未就，卿以爲何如？續曰：皇太子天資岐嶷而雅好遊田，娛心絲竹，所以爲損耳。僞曰：伯陽之言，藥石之惠也。汝其戢之。秋七月，太山太守諸葛攸伐燕，戰於東阿，敗績。冬十月，燕寇東阿。

庚申四年春正月，僞有疾，謂慕容恪曰：吾疾殆不起。景茂不堪多難，欲以社稷屬汝，何如？恪對曰：陛下若以臣堪荷天下之任者，寧不能輔少主乎？僞喜曰：汝能爲周公，吾復何憂？未幾而卒。年四十二，在位十一

年。謚曰景昭。廟號烈祖。僞雅好文籍，而性嚴厲，儀未嘗以褻服見羣臣。雖開居宴處，亦無懈怠之色焉。初，僞既稱帝，將定五行所次，衆議紛紜，謂燕宜承晉爲木德，中書令韓恆曰：趙有中原，非惟人事，天所命也。天實與之，而人奪之，不亦誣乎？且大燕王迹始自於震，在易震爲青龍，故受命之初，有龍見於都城，龍爲木德，幽契之符也。僞乃從之。

晉記

卷五十九 十六國錄

三

爲河南大都督，鎮梁國。孫希爲安西將軍，并州刺史。傅顏爲護軍將軍，暉幼，國事皆委於太宰慕容根。忌之，謂恪曰：主上幼冲，母后干政，殿下思有以自全，且定天下者，殿下之功也。兄終弟及，不亦可乎？恪曰：公醉邪？何言之悖也？吾與君受遺詔，如何而遽有此議？公忘先帝之言乎？根懼，反入白太后及暉曰：太宰太傅將謀爲亂，請發禁兵誅之。太后欲從之。暉曰：二公國之宗親，先帝所託，不應若此。未必非太師將爲亂也。恪乃奏根罪狀，使侍中皇甫眞護軍傅顏收根，斬之。禁中大赦境內，使傅顏率騎二萬，觀兵於河南臨

淮而還根之誅也。內外恟懼，格舉止如常。神召格，每出入一人步從。或謂之曰：「根黨與如林，公宜自備。」格曰：「人情方恐當鎮之以靜，奈何復自驚以惑衆邪？」格雖綜大權，而立朝嚴肅，進止有常度，每事必咨之於評虛心下士。隨材授任，退朝之暇，手不釋卷。朝臣有過，不顯其狀，人皆化之。亦希有犯者。朝廷初聞，偶卒，皆以爲中原可圖。桓溫曰：「慕容恪尚在，憂方大爾。」辛酉五年春正月，燕河內太守呂護來降。慕容恪率師圍之。自三月至於八月，野王潰。護南奔滎陽。初，恪擊護，傳顏請急攻之。恪曰：「護老賊也，經變多矣，觀其」

晉記

卷五十九

五

爲備，未可卒平。今圍之窮，城使彼內無蓄積，外無疆援，不過十旬，其斃必矣。何必遽殘士卒而趣一時之利也？吾今圍之，而休養士卒，以重官厚財，開其將士，事淹勢窮，其費易動。我則不勞而寇已弊，此爲兵不血刃而坐以制勝也。遂列長圍以守之。護將張興以勁卒七千出戰，傅顏擊斬之。遂潰，悉降其衆。秋九月，護復歸燕。時待之如初。後攻洛陽，中流矢而死。癸亥，興寧元年。慕容忠陷滎陽。冬，慕容塵寇長平。甲子，興寧二年。慕容評陷許昌，懸瓠陳城，遂略汝南諸郡。冠軍將軍陳祐率衆奔陸渾。

乙丑三年春，慕容恪陷金墉，虜威將軍沈勁死。恪以慕容筑爲洛州刺史，鎮金墉。以慕容垂爲荊州牧，配兵一萬，鎮魯陽。恪略地至崤澠，關中大震。秦王堅自將屯陝城以備之。恪還鄴，謂寮屬曰：「吾前平廣固，不能濟辟閭蔚，今定洛陽，使沈勁爲戮，雖皆非本情，實有愧於四海歎息者久之。」

丙寅太和元年冬十月，慕容厲陷兗州諸郡。

丁卯二年春三月，太原王太宰恪卒。慕容恪有疾，燕主暉視之，問以後事。對曰：「吳王天資英傑，蕭管之亞也。司馬職統兵權，不可以失。人臣死之後，必以授垂。」

晉記

卷五十九

五

則國家可安。不然，秦晉必有窺窬之計，言不及私。燕人惜之。秦王堅聞慕容恪卒，陰有圖燕之志。秋，乃使匈奴左賢王曹轂遣使如燕，以西戎主簿郭辨爲副。燕司空皇甫眞安定朝，那人也。兄典及從子奮覆俱仕秦，辨至燕，謂眞曰：「僕秦人也，家爲秦所誅，故寄託曹王。貴兄常侍及奮覆兄弟，咸相知有素，各無恙。」眞怒曰：「臣無境外之交，此言何以及我？君似姦人，得毋因緣假託乎？」白暉請窮治之。太傅評不許，辨還謂秦王曰：「燕政無綱，可圖也。機鑒識變，惟皇甫眞耳。」秦王曰：「以六州之衆，豈得不使有智士一人哉？」冬，秦

將苻庾降燕。秦王恐燕乘機入關，乃悉精銳行華陰。燕羣臣欲發兵救庾，以圖關右。慕容評曰：「秦雖有難，未易圖也。」朝廷雖明，豈如先帝？吾等經略，豈如太宰？但閉關息旅，保寧疆場足矣。魏尹慕容德曰：「天與不取，反受其殃。」與之鑒，我之師也。評固執不許。苻庾恐救兵弗至，賤於慕容垂。皇甫真曰：「苻堅王猛皆人傑也，謀爲燕患，爲日久矣。若乘機不赴，恐燕之君臣將有兩東之悔。」垂得書，私於真曰：「方今爲患者，必在秦王。上富於春秋，未能留心政事，觀太傅舉措，豈能抗王猛乎？真曰：「然，謀之不從，可若何？」

晉記

卷五十九 十六國錄

三

戊辰三年冬，燕僕射悅綰謂燕主曰：「傳曰：惟有德者能以寬服民。其次莫如猛。今諸軍多營戶，國之戶口少於私家，宜罷軍封蔭戶，悉還郡縣，則法令肅而天府饒矣。」曄乃使綰專治其事，糾擿姦伏，出戶二十餘萬。然營私者多，朝野怨之。當是時，燕太后干政，太傅評貪冒，政以賄成，官非才舉。左丞申紹上書切諫，弗聽。

己巳四年夏四月，大司馬桓溫帥師伐燕。燕兖州刺史孫元超起兵以應王師。溫使檀元攻胡陸，執燕將慕容忠、曄，使慕容厲與溫戰於黃墟，大敗而還。前鋒

朱序破燕，傅顏於林渚。溫次於枋頭，曄懼謀奔，龍慕容垂曰：「不可。」臣請擊之。如戰不捷，走未晚也。乃以垂爲大都督，慕容德爲征南將軍，率衆五萬禦之。秋七月，使散騎侍郎樂嵩乞師於秦，許賂虎牢以西之地。秦羣臣曰：「昔晉伐我，而燕不救。今晉伐燕，我何救焉？」王猛曰：「不然。燕雖疆大，慕容評非溫敵也。若晉舉山東，進屯洛陽，收幽冀之兵，引并豫之衆，觀兵崤澠，則陛下何以禦之？不如與燕合兵以退溫。溫退而燕亦病矣。然後我乘其弊而取之，不亦善乎？」秦王曰：「善。」乃遣荀池、鄧羌率步騎二萬以救燕。九月，慕容德帥

晉記

卷五十九 十六國錄

三

師屯石門，李邽帥師斷晉糧道。溫頻戰不利，又聞秦兵且至，於是焚舟棄甲，自東燕出倉垣，鑿井而飲。燕將爭欲追之，吳王垂曰：「晉師初退，必嚴設警備，爲後距緩之，則彼幸吾未至，晝夜疾驅，俟其氣衰而擊之，蔑不克矣。」以八千騎躡其後。溫果兼道而行，數日垂曰：「可矣。」乃急追之。及於襄邑，使慕容德先帥勁騎伏東澗中，垂至夾擊之。晉師大敗，斬首三萬級。荀池邀擊於譙，又破之。溫收散卒，屯於山陽，恥之，乃歸罪豫州刺史袁真，奏免爲庶人。冬十一月，吳王垂出奔於秦。垂自襄邑回鄴，威名益振。太傅評愈忌之，所奏

將士功賞皆抑而不行。太后可足渾氏。又素惡與評謀殺之。太宰恪之子楷及垂舅蘭建知之。以告曰。先發制人。但除評及賊。餘無能爲矣。垂曰。骨肉相殘。而首亂於國。吾不忍爲也。寧避之於外耳。世子全曰。主上闇弱。任太傅。禍發捷於駭機。今欲全大義。莫若逃之龍城。遙詞謝罪。以待主上之察。感悟得還。幸之大者。如其不然。則內撫燕代。外懷羣夷。守肥如之險。以自保。亦其次也。垂曰。善。遂請敗於大陸。因微服將趨龍城。至邯鄲。少子麟素失愛於垂。逃還告狀。暉使精騎追之。垂散騎滅跡得免。世子全請給騎襲鄴。垂晉記

卷五十九五十六國錄 元

不可。乃與夫人段氏子全。寶農隆楷建及郎中令高弼俱奔秦。初秦王聞太宰卒。卽欲圖燕。然猶憚垂及聞其至。大喜郊迎。厚禮之。燕使郝晷梁琛如秦。燕秦結好也。晷與王猛有舊。問晷東方之事。晷知燕將亡。頗洩之。陰自託於猛。琛至長安。秦王方敗於萬年。欲引見琛。琛曰。秦使至燕。燕之君臣朝服備禮灑掃宮庭。然後敢見。今秦王欲野見之。使臣不敢聞命。秦尚書郎辛勁謂琛曰。乘輿所至。日行在所。何常居之有。春秋亦有遇禮。何爲不可邪。琛曰。桓溫窺我燕危。秦孤秦王卹患結好。交聘方始。謂宜崇禮篤義。以永

兩國之歡。若忽慢使臣。是卑燕也。豈修好之義乎。夫天子以四海爲家。故行日乘輿止日行。在今海縣瓜裂天光分曜。安得以一統加敵國乎。禮不期而見曰遇。蓋因事權行。其禮簡略。亦非平居容與之所爲也。客使單行。誠勢屈於主人。然苟不以禮。亦不敢從也。秦王乃設行宮。百寮陪立。而後見之。琛從兄奕秦尚書令也。王使典客館琛於奕。琛曰。臣奉國使。而卽安私室。所不安也。遂別館而使奕就琛。邸同起居。奕數問琛以燕事。琛曰。兄弟各事其主。欲言國美。恐非所欲聞。欲言其惡。非使臣之所得論也。王使太子延琛相見。秦人先諷之。拜琛曰。天子之子。尙不敢臣其父之臣。況他國之臣乎。禮有往來情。豈忘恭但恐降屈爲煩耳。乃不果拜。琛還自秦。謂太傅評曰。秦揚兵講武。運粟陝東。和必不久。又吳王在彼。宜爲之備。評曰。秦豈受吾叛臣。而不懷和好哉。琛曰。鄰國相并。有自來矣。况竝稱大號。理不俱存。庸得安枕乎。評問秦王王猛何如人也。琛曰。秦王機明好斷。納善如流。王猛銳於進取。觀其君臣相得。自謂千載一時。桓溫不足爲慮。終爲人患者。其王猛乎。又以告暉。皆不然之。惟皇甫真深以爲憂。請選將益兵以防未然。評曰。秦國

小力弱終仗我爲援夫先自擾是啓戎心也弗聽
庚午五年春秦使石越聘於燕請割虎牢以西之地
燕人曰行人失辭有國有家者分災救患理之常也
不許太傅評示之以奢尙書郎高泰曰越言誕而視
遠來觀費也宜耀兵以折其謀今乃示之以奢益爲
所輕矣石越還自燕秦王大怒二月使王猛攻慕容
筑於金墉燕慕容臧救之次於滎陽猛部將梁成洛
州刺史鄧羌與臧戰於石門大敗之筑以洛陽降秦
臧城新樂而還夏六月秦王猛楊安率師伐燕猛
攻壺關安攻晉陽太傅評率中外精銳四十餘萬距
晉記

卷五十九

十六國錄

三

之猛安進次潞川州郡皆望風降附盜賊蠶起燕人
大震申允歎曰燕必亡矣然福德在燕秦雖得志燕
之復興不過一紀耳暉懼不知所爲猛及評相持陰
使游擊郭慶率五千騎夜從開道起火高山燒評輜
重火見鄴中暉使侍中藺伊督戰評與猛戰於潞川
大敗猛遂長驅至鄴秦王復率衆十萬會猛冬十一
月燕侍郎徐蔚率夫餘高句麗及上黨質子五百餘
人夜開城門納秦軍暉及評將數十騎奔昌黎秦將
巨武獲暉於高陽秦王問暉奔狀暉曰狐死首邱欲
歸死於先人墓耳王使還宮率文武出降鄴慶追評

於和龍評奔高句麗高句麗執送於秦秦王以燕宮
人珍寶分賜將士以王猛爲冀州牧鎮鄴十二月徙
暉及其王公已下并鮮卑四萬餘戶於長安封暉新
興侯以評爲給事中燕故太史黃泓歎曰燕必中興
其在吳王乎恨吾老不及見也

步搖世雄東夏然猶內奉建鄴而江沱諸君子競惜
虛名不肯假人非司馬氏之威足以制之彼蓋欲保
境而息民也卒之燕王燕帝竟自稱之而賢俊協力
政教修明自龍城而徙鄴克允豫而南馳駸駸乎不
可制矣元恭受遺不愧子孟而景茂忽其遺言棄管
蕭於鄰國桑社見夷東國再造夫五胡之興惟奕洛
環修仁行義其子孫亦享國最永不遭慘戮雖滑臺
南徙國內分崩而楚人失弓楚人得之非天之獨厚
於慕容氏也

晉記

卷五十九

十六國錄

三

晉記卷五十九終

晉記卷六十

十六國錄

蕭山郭 倫撰

秦一

苻洪 苻健 苻生 苻堅 上

苻洪字廣世，略陽臨渭人也。其先蓋有扈之苗裔，世爲西戎酋長。始其家池中，蒲生長五丈五節如竹，形時咸謂之蒲家，因爲氏焉。父懷歸，部落小帥，先是隴右大雨，百姓苦之，謠曰：雨若不止，洪水必起。因名曰洪。洪性好施，驍武善射，永嘉之亂，洪散千金，招豪傑之士。率宗人蒲光蒲突歸趙王劉曜於長安，拜

晉記

卷六十六 十六國錄

率義侯趙亡。洪西保隴山，石虎攻上邽，洪降，虎大悅，拜冠軍將軍，委以西方之事。累進龍驤將軍，爲流人，都督處於枋頭，封西平郡公。其部下賜爵關內侯者二千人。以洪爲關內領侯將，冉閔以洪雄果，而諸子非常才，勸虎除之。虎待之彌厚，及石遵立，去洪都督，洪怒，乃遣使降晉。當是時，中原大亂，所在兵起，秦雍流民相率西歸，路由枋頭，共推洪爲主。洪遂有衆十餘萬。永和六年，穆帝加洪征北大將軍，都督河北諸軍事，冀州刺史，廣川郡公。洪以識文有草付應王，其孫堅背文有草付字，又改姓苻氏，自稱大單于。三秦

王以雷弱兒爲輔國將軍，梁楞爲前將軍，魚遵爲後將軍，段陵爲左將軍，王墮爲右將軍，趙俱、牛夷、辛牢爲從事中郎，胡文爲博士，毛貴爲單于輔相。初，石虎以麻秋鎮枹罕，冉閔之亂，秋歸鄴，洪使子雄擊之，秋降於洪，以爲軍師。將軍秋說洪西都長安，洪深然之。既而秋因宴，鴆洪，欲并其衆。洪將死，謂子健曰：吾所以未入關者，謂中州可指日而定也。不意今見困，豎子關中形勝，帝王之都也。吾死，汝兄弟速思入關，言終而卒。年六十六。健卽誅秋。

晉記

卷六十六 十六國錄

健字建業，洪第三子也。母羌氏夢大羆而孕，及長，勇果便弓馬，好施石虎拜爲翊軍校尉，鎮軍將軍。洪卒，健去秦王之號，稱晉爵，使使告喪於京師。當是時，京兆杜洪據長安，稱晉征北將軍，雍州刺史，戎夏多歸之。健密圖入關，恐洪知之，課所部種麥，示無西意。有知而不種者，殺之以徇。旣而悉衆西行，起浮橋於盟津，使弟雄率步騎五千入潼關。兄子菁自軹關入河東，健執菁手曰：事若不捷，汝死河北，我死河南。比及黃泉，無相見也。旣濟焚橋，率衆繼雄後。杜洪聞之，使張先要健於潼關，健逆擊破先，進軍次赤水，使雄略地渭北，而修戍於洪獻名馬珍寶，請至長安上尊號。

洪曰幣重言甘誘我也悉召關中兵拒之健又敗張先於陰槃擒之盡陷諸城時泉星夾河西流占者以爲百姓還西之象晉所至亦無不降者三輔略定健乃引兵向長安洪奔司竹健入長安猶遣使獻捷其軍師賈元碩表健爲侍中大都督大單于秦王健怒曰我之官爵輕重非若等所知也而陰使元碩等上尊號遂以永和七年正月稱天王大單于赦境內死罪建元皇始繕宗廟社稷立妻強氏爲后子萇爲太子弟雄爲丞相領雍州刺史分遣使者問民疾苦搜羅僞異寬重斂弛離宮罷無用之器去侈靡之服凡

晉記

卷六十六

十六國錄

三

趙之苛政不便於民者皆除之秦人大悅初杜洪之奔也招梁州刺史司馬勳夏四月勳率步騎三萬伐秦健敗之於五丈原

壬子八年春正月健稱皇帝追尊父洪爲武惠皇帝諸公皆進爲王以子萇爲大單于杜洪屯宜秋其將張琚殺之自立爲秦王夏五月健率師擊琚斬之六月分遣雄萇掠關東援故趙將張遇於許昌與鎮西將軍謝尚戰於潁水之上晉師敗績雄遂以遇歸長安拜爲司空

癸丑九年令公卿以下歲舉孝廉方正秀才異行各

一人有獻書規諫面陳過失者勿訶貴賤其悉以聞

初健援張遇納遇繼母韓氏爲昭儀每於衆中謂

遇曰卿吾假子也遇恥之欲滅秦而歸晉夏六月仇

池氏楊初敗秦左衛將軍飛苻雄苻萇以步騎四萬

屯於隴東遇以秦精兵在外與中黃門劉晃謀夜襲

健約晃爲內應啓門會健以事使晃他出晃固辭不

得不及告遇遇不知也引兵至門事覺伏誅健兄子

黃眉出奔晉遇先陰結關中諸豪傑於是孔特起池

陽劉珍夏侯顯起鄠喬秉起雍胡陽赤起司竹呼延

毒起灊城各遣使於征西將軍桓溫中軍將軍殷浩

晉記

卷六十六

十六國錄

四

請援秋九月雄自隴東還長安健使諸將擊之斬特及劉珍夏侯顯胡陽赤奔呼延毒於灊城雄使苻萇掠上洛郡於豐陽縣立荊州通關市焉

甲寅十年春二月大司馬桓溫伐秦遣別將入浙川

攻上洛執秦荊州刺史郭敬使司馬勳出子午道以

趨長安健使子萇及苻雄苻萇以五萬衆拒溫於曉

柳城愁思堆夏四月溫大敗秦兵於藍田次於灊上

三輔皆降萇退營城南健以羸兵六千人固守長安

小城遣精銳三萬爲游軍以拒溫苻雄領騎七千與

桓沖戰於白鹿原沖敗復破司馬勳於子午谷勳奔

還漢中。溫初指秦麥爲糧。而秦人芟麥清野。晉軍中大饑。六月。溫遂還師。徙三千餘戶而歸。苻萇復敗之於潼關。丙申。秦丞相東海王雄卒。雄位兼將相。而謙恭汎愛。遵奉法度。朝野安之。健哭之嘔血。曰。天不欲吾平定四海邪。何奪吾元才之速也。以雷弱兒爲丞相。毛貴爲太傅。魚遵爲太尉。苻萇爲司空。置來賓館。起靈臺於杜門。健甯心政事。數延公卿。咨治道。承趙氏苛侈之後。易以寬簡。禮耆老。修儒學。與百姓約法三章。初。健之將入關也。筮之遇泰之臨。喜曰。小往大來。吉亨。昔往東而小。今還西而大。吉孰大焉。

晉記

卷六十六

五

我其遂定關中乎。及桓溫西伐。關中豪傑喬乘呼延毒之流。翕然應響。順陽太守薛珍勸溫徑逼長安。北海王猛被褐來見。秦民咸有貳志。至是溫敗而歸。萇擊斬喬乘於雍。王擢復率衆來降。健卑官薄賦。秦民莫不歸心焉。冬十月。太子萇卒。爲中流矢也。乙卯。十一年春二月。大蝗。自華澤至隴山。食百草。無遺。牛馬相噉毛。虎狼食人。行路斷絕。大饑霖雨。河渭皆溢。蒲津監寇登得一履於河。長七尺三寸。先是新平有長人。長五丈。百姓張靖見之。語靖曰。苻氏應受天命。今當太平。新平令以聞。健以爲妖妄。繫靖於

獄。及得巨履。歎曰。覆載之中。何所不有。張靖所見。其不虛也。赦之。夏四月。立子生爲太子。六月。丙子。健有疾。司空苻萇作亂。伏誅。乙酉。健薨於太極前殿。年四十有九。諡曰明皇帝。廟號世宗。子生立。

生字長生。健第三子也。幼無賴。生而無一目。兒童時。祖洪戲之曰。吾聞瞎兒一淚。信乎。生怒。引佩刀自刺出血。曰。此亦一淚也。洪大驚。鞭之。生曰。性耐刀槊。不堪鞭撻。洪曰。汝爲爾不已。吾將以汝爲奴。生曰。不可。如石勒也。洪以告健。曰。兒狂悖。乃爾。不除。必殺汝家。健將殺之。雄不可。乃止。及長。力舉千鈞。手格猛虎。走

晉記

卷六十六

六

及奔馬。桓溫入關。生單馬掠陣。前後十數。萇之卒也。強后欲立少子晉王柳。健以譏文有三羊五目。遂立生。永和十一年六月。健薨。嗣位。大赦。改元壽光。尊母強氏爲太后。妻梁氏爲后。以呂婆樓爲侍中。趙俱爲尙書令。苻安爲太尉。苻柳爲并州牧。鎮蒲坂。苻康爲豫州牧。鎮陝城。秋八月。中書監胡文及令王魚謂生曰。頻有客星孛於大角。熒惑入東井。大角爲帝座。東井秦分也。於占不出三年。國有大喪。大臣戮死。然惟修德可以禳災。生曰。災眚旣見。應之則除。皇后與朕對臨天下。足塞大喪之變。毛太傅。梁車騎。梁僕射。

受遺輔政不可謂大臣哉。九月遂殺其后梁氏及太傅毛貴。車騎尚書令梁楞左僕射梁安。冬十二月殺侍中丞相雷弱兒及其九子二十七孫。弱兒南安羌酋也。剛鯁好直言。生嬖臣趙韶董榮譖而殺之。生性淫虐好飲。錘鉗鋸鑿恆置左右。彎弓露刃以見羣臣。初健將強懷與桓溫戰沒。其子延未及封而健卒。生出游懷妻樊氏於道上。書論懷忠烈請封其子。生怒射而殺之。嘗饗羣臣於太極前殿飲酣樂奏生親歌以和之。使尚書令辛牢典勸。既而怒曰何不彊酒。因射殺牢。由是百寮無不引滿昏醉。僮仆以爲樂。

晉記

卷六十六 十六國錄

七

丙辰十二年春正月殺司空王墮。生卽位未幾自后妃公卿下至僕隸凡殺五百餘人。二月使征東苻柳參軍閻負梁殊使涼州涼州稱藩於秦。姚襄攻匈奴堡殺秦平陽太守苻產遣使假道將還隴西生欲許之。苻堅諫曰姚襄人傑也還隴西必爲國害不如誘以厚利伺隙而擊之。生遣使拜襄官爵襄怒曰既不假道何官爲乃斬使者焚所送章策寇掠河東。夏四月長安大風發屋拔木宮中或稱賊至殿門晝閉五日乃已。生推告賊者殺而剗其心太后弟左光祿大夫強平切諫生怒以爲妖言鑿其頂而殺之。

之太后飲恨而卒當是時潼關之西至於長安虎狼食人百姓苦之皆聚而邑居爲害滋甚凡食七百餘人遂廢農桑內外兇懼羣臣請禳之生曰野獸饑則食人飽當自止終不能頻年爲患也天豈不子愛羣生而年年降割正以百姓多僻故助朕殺之耳何禳之有。

晉記

卷六十六 十六國錄

八

丁巳升平元年春二月有司奏太白犯東井有暴兵起於京師生曰星入井者必將渴耳何所怪乎夏四月姚襄以衆二萬進據黃洛生使苻黃眉苻堅鄧羌禦之襄深溝高壘以自固羌謂黃眉曰傷弓之鳥落於虛發襄爲桓溫張平所敗銳氣喪矣今謀不戰是窮寇也然襄性剛狠若揚旗鼓譟直壓其營必忿而出師可一戰擒也黃眉從之使鄧羌率騎三千軍其壘門襄果大怒悉銳出戰羌僞不勝而走襄追之至於三原羌迴騎拒襄黃眉與堅亦至大戰斬之襄弟萇帥其衆降黃眉等還長安生不加賞反於衆中辱之黃眉怒謀弑之事發伏誅王公親戚多有死者光祿大夫牛夷懼不免請出鎮上洛生曰卿忠肅篤敬宜左右朕躬改授中軍夷懼歸而自殺初生夢大魚食蒲又長安謠曰東海大魚化爲龍男便爲王

女爲公。問在何所。洛門東。東海苻堅封也。時爲龍驤將軍。第在洛門之東。而侍中太師魚遵第亦在焉。生以謠故殺遵。及其七子十孫。殘虐日甚。耽酒無復晝夜。羣臣朔望朝謁。罕有見者。或至暮方出。臨朝輒怒。惟行殺戮。左右或言天下歌咏太平。則曰媚我也。殺之。或言陛下刑罰微過。則又曰謗我也。殺之。所幸妃嬪少忤卽殺。流其尸於渭水。使宮人與男子裸交殿前。生剝牛羊驢馬雞犬豚鷄。三五十爲羣。放之殿中。或剝死囚面皮。令其歌舞。引羣臣觀之。以爲嬉樂。宗室勳舊殺戮略盡。王公在位者。悉以疾告歸。人情危

晉記

卷六十六

九

駭。道路以目。左右得保一日。如度十年。旣自有目疾。凡不足不具。少無缺傷殘毀偏隻之言。皆不得道。左右誤犯而死者。不可勝紀。太史令康權謂生曰。去夜三月竝出。彗星入於太微。遂入東井。自五月上旬。沈陰不雨。至於今。恐有下謀上之禍。生怒撲而殺之。六月。生將殺清河王法及東海王堅。夜對侍婢曰。阿法兄弟。亦不可信。明當除之。卽夕侍婢奔告。法乃與特進梁平老強注等。率壯士數百人。潛入雲龍門。苻堅與呂婆樓率麾下三百人。鼓譟而進。宿衛將士皆舍仗迎堅。生猶昏寐未寤。置之別室。廢爲越王。尋殺

之年二十三。諡之曰厲。

堅字永固。一名文王。東海王雄之子也。母苻氏。孕十二月而生。堅有神光。自天燭庭背有赤文。隱起成字。曰草付臣。又土王。咸陽管。垂過膝。目有紫光。祖洪奇而愛之。名曰堅頭。入歲請師就學。洪曰。汝氏戎世。知飲酒。今乃求學耶。欣而許之。健之入關也。夢天神遣使者。朱衣赤冠。命拜堅爲龍驤將軍。翼日健爲壇於曲沃。以授堅。謂之曰。昔汝祖受此號。今汝復爲神明所命。可不勉之。堅揮劍捶馬。志氣感厲。士卒莫不憚服焉。性至孝。博學多才。有經濟大志。略陽權翼見而

晉記

卷六十六

十

驚曰。非常人也。苻生殘虐日甚。翼謂堅曰。今主上昏虐。天下離心。天下者。武惠皇帝之天下也。何可使他人取之。堅以問尙書呂婆樓。婆樓曰。僕刀鏃上人耳。不足以辦大事。僕里舍有王猛者。其人謀略不世出。宜請而諮之。王猛者。字景略。北海劇人也。家貧。爲傭。爲業少好奇略。游鄴都。徐統召爲功曹。不應。遂隱華陰山。桓溫入關。猛被褐詣之。捫虱而談。當世之務。旁若無人。溫異之。問曰。吾奉天子命。爲百姓除殘。而三秦豪傑未有至者。何也。猛曰。公不遠數千里。深入敵境。今長安咫尺。而不渡渭水。百姓未知公心。所以不

至耳溫默然徐曰江東無卿比也署爲軍謀祭酒賜以車馬請與俱南猛不可而止堅因婆樓以招猛一見如舊語及時事堅大悅自謂如昭烈之遇孔明也堅既廢生以位讓法法不受堅乃於升平元年六月去帝號稱大秦天王誅生嬖臣董榮趙韶等二十餘人大赦改元永興追尊父雄爲文桓皇帝母荀氏爲太后立妻荀氏爲后子宏爲太子兄法爲侍中丞相錄尚書弟融爲陽平公雙河南公子丕長樂公暉平原公熙廣平公叡鉅鹿公呂婆樓爲司隸校尉李威爲左僕射梁平老爲右僕射強注爲領軍將軍仇騰

晉記

卷六十六 十六國錄

十一

爲尚書領選席寶爲丞相長史王猛薛讚爲中書侍郎權翼爲給事黃門侍郎與讚猛並掌機密追復魚遵雷弱兒毛貴王墮梁楞梁安段純辛牢等本官以禮改葬錄其子孫冬十一月殺其兄東海公法而封其子陽爲東海公敷爲清河公或曰太后荀氏以法得衆心恐不利於王使王殺之也以王猛爲尚書左丞王初以猛未曾蒞民出爲始平令而左僕射李威知猛之賢常勸王任以國事猛在始平執法嚴峻鞭殺一吏民上書訟之以檻車徵猛王行至尚書以文案不治免左丞程卓猛至召問王以爲能卽拜

左丞王謂猛曰李公知君猶鮑叔牙之於管仲也猛以兄事之於是修廢職繼絕世禮神祇課農桑立學校鰥寡孤獨高年不能自存者賜穀帛有差其殊才異行孝友德業可稱者令所在以聞秦民大悅戊午二年秦將張平降京師王遣將軍鄧羌率師據汾上而自至銅壁羌敗平軍獲其養子蚝平懼復降徙其所部三千餘戶於關中王自臨晉登龍門顧謂羣臣曰美哉山河之固權翼薛讚對曰臣聞夏殷之都非不險也周秦之衆非不多也終於身竄南巢首懸太白軀殘於犬戎國滅於項籍者何也德之不修

晉記

卷六十六 十六國錄

十一

故也由此觀之在德不在險山河之固焉足恃乎王大悅乃還長安可所過田租之半秋大旱王猛親龍日密勸舊多疾之特進樊世氏豪也佐健定關中負氣倨傲於衆中辱猛曰吾與先帝共興事業而不與時權君無汗馬之勞而獨專大任是爲我耕稼而君食之乎猛曰方當使君爲宰夫安直耕稼而已世大怒曰吾不懸汝頭於長安城門者非我也猛以告王王曰不殺老氏百寮不可整也俄而世入言事王謂猛曰吾欲以楊壁尙主壁何如人也世勃然曰楊壁臣之壻也陛下安可使之尙主乎猛讓世曰陛下

下帝有海內而君敢競婚是爲二天子矣安有上下世怒而起將擊猛左右止之世遂大罵王由此發怒命斬之西廡諸氏紛紜競陳猛短王恚甚慢罵權翼進曰陛下豁達卓犖有漢祖之風而慢罵羣臣何以示天下王笑曰朕之過也自是公卿以下莫不憚猛焉

己未三年春正月起明堂繕南北郊郊祀洪以配天宗祀健於明堂以配上帝親耕藉田使后苟氏蠶於近郊大赦改元甘露三月以王猛爲京兆尹特進強德強后之弟也耽酒豪橫爲百姓患猛捕而誅晉記

卷六十六 十六國錄

主

之陳尸於市中丞鄧羌性鯁直與猛協志數旬之間誅貴戚豪彊二十餘人百寮震慄豪右屏氣路不拾遺風化大行夏六月以猛爲吏部尚書尋遷太子詹事冬十一月轉尚書左僕射十二月兼司隸校尉庚申四年春三月匈奴左賢王衛辰降秦處之塞內冬十月烏丸獨孤鮮卑沒奕于率衆來降處之塞外

辛酉五年鳳凰集於東闕大赦初秦之將赦也王與王猛苻融密議於露堂悉屏左右王親撰赦文猛融進紙筆有巨蠅入自牖間鳴聲甚大集筆端驅而復

來俄而長安街巷市里大相告有赦有司以聞王驚謂融猛曰禁中無耳屬事何從泄也勅外推之咸言有一黑衣小兒大呼於市曰官今有赦須臾不見王歎曰其向蒼蠅乎聲狀非常吾固惡之諺曰欲人勿知莫若勿爲其此之謂也廣修學官召郡國學生通一經以上者充之公卿以下子孫並遣受業其有學爲通儒才堪幹事清修廉直孝悌力田者咸旌表之於是號稱多士盜賊止息田疇修闢帑藏充盈典章法物燦然可觀焉

王戊隆和元年王親臨太學考學生經義品第優劣晉記

卷六十六 十六國錄

西

問難五經詢博士經典博士盧壺對曰學廢日久書傳零落比年撰次正經粗集而周官禮注未有其師竊見太常韋逞母宋氏世學家女傳其父業得周官音義年今八十而視聽如故非此母無以傳授後生初宋氏幼失母其父躬自養之及長授以周官音義告之曰此吾家世業相繼周公所制經紀典誥百官品物備於此矣吾今無男此學不可失也今以傳汝謹受之勿令絕世屬天下喪亂宋氏諷誦不輟後爲石虎徙之山東宋氏與夫在途中推鹿車背父所授書到冀州依膠東富人程安壽逞時年少宋氏晝樵

探夜授選書安壽見之歎曰學家多士夫固若此也
選學成名立仕秦爲太常於是詔就宋氏家立講堂
置生員百二十人隔絳紗幔而受業焉號宋氏爲宣
文君賜侍婢十人周官之學遂復行於世王自是每
月一臨太學諸生競勸焉秋七月梁山崩
癸亥興寧元年春秦制非命士已上不得乘車馬於
都城百里之內其工商卑隸婦女不得服金銀錦繡
犯者棄市

甲子二年秋汝南公騰謀反伏誅時厲王之弟尙有
五人王猛曰不去五公終必爲患欲殺之王不可

晉記

卷六十六國錄

五

白虎見於天水

乙丑三年春改元建元

三月燕慕容恪拔洛陽王

親屯陝城以備之秋七月匈奴曹轂衛辰叛秦屯
於馬蘭山秦王自將擊之前鋒都督楊安斬轂弟活
於同川轂懼而降鄧羌擒衛辰於木根山王自聰馬
城如朔方封衛辰爲夏陽公以統其衆轂尋死分其
部落貳城已西二萬餘落封其長子璽爲駱川侯貳
城已東二萬餘落封其少子寅爲力川侯號東西曹
丙寅太和元年秦雍地震裂金象生毛長安大風
秋七月秦寇荊州北鄙諸郡

丁卯二年羌斂岐叛秦自稱益州刺史西依涼州叛
將李儼使王猛姜衡鄧羌討之涼州將掌據敗儼諸
軍於葵谷儼懼使兄子純謝罪於秦猛破略陽斂岐
奔白馬鄧羌追獲之王使楊安王撫救儼王撫守侯
和姜衡守白石猛與楊安救枹罕及涼州將楊通戰
於枹罕之東獲其別將陰據儼憑城不出猛從數十
人造儼儼不及備開門延猛虜儼而還以彭越爲涼
州刺史鎮枹罕苻雙據上邽苻柳據蒲坂苻庾據
陝城苻武據安定以叛將其伐長安秦王使使諭之
督黎爲信皆不受命乃使後禁將軍楊成世左將軍

晉記

卷六十六國錄

六

毛嵩擊雙武王猛鄧羌攻蒲坂楊安張蚝攻陝城雙
武軍敗成世毛嵩乘勝至榆眉王復使武衛王鑒寧
朔呂光擊之武棄安定奔雙於上邽苻柳挑戰王猛
堅壁不應柳以猛爲憚已畱子良守蒲坂而自率衆
二萬將趨長安猛與鄧羌邀之悉俘其卒斬柳王鑒
克上邽雙武伏誅猛屯蒲坂使鄧羌王鑒攻陝城克
之送庾於長安王乃誅庾
己巳四年夏四月大司馬桓溫伐燕乞師於秦秦
人救之秋八月京兆尹王攸上書獻十略一曰君
道宜明二曰臣尙忠敬三曰子貴孝養四曰民生在

勤五日教無偏黨六曰養民在惠七曰延聘耆賢八曰懲惡顯善九曰伐叛討逆十曰易簡宏大大秦王納之以攸爲諫議大夫冬十一月燕慕容垂出奔秦王猛言於王曰垂燕之戚屬世雄東夏觀其才略蓋人傑也蛟龍虎豹終不可馴不如除之王曰吾方以義致英豪建不世之功且其初至吾已推誠納之矣匹夫猶不食言况萬乘乎以垂爲冠軍將軍伐燕取洛陽

庚午五年夏六月王猛率楊安張蚝鄧羌等十將以步騎六萬伐燕秦王親送於灊東謂猛曰今授卿精

晉記

卷六十六 十六國錄

七

兵當先破壺關平上黨出潞川則迅雷不及掩耳破之必矣吾當親帥六師於鄴相見已勅運漕相繼但憂賊不煩後慮也猛曰臣仗威靈稟神算平蕩殘燕如風掃葉願無勞鑿軫犯霜露但速勅有司部署鮮卑之所秦王大悅秋八月猛攻壺關執燕上黨太守慕容越九月猛及楊安入晉陽執燕刺史慕容莊進次潞川與燕太傅評相持評使求戰猛乃陣於渭原誓師曰王景略受國厚恩任總內外今與諸軍深入敵境願戮力行開以報恩顧受得明君之朝慶觴父母之室不亦美乎衆皆奮躍破釜棄糧而進使徐

成規燕軍失期當斬鄧羌曰詰朝將戰成大將也宥之効戰必無不克猛弗許羌怒還營嚴鼓勒兵將攻猛猛謂羌勇而有義使語之曰將軍止吾今赦成矣羌謝猛猛執其手曰吾試將軍耳將軍於部將尙爾况國家乎吾不復憂敵矣猛望評師衆惡之謂鄧羌曰非將軍不能被勦敵矣今日之事將軍勉之羌曰若以司隸見與者公勿以爲憂猛笑曰此非吾之所及也必以安定太守萬戶侯相處耳羌默然既而兵交猛召之羌臥而弗應猛馳就而許之羌乃大飲帳中與張蚝徐成等跨馬運矛馳入評軍出入數四旁若

晉記

卷六十六 十六國錄

八

無人日中評衆大敗俘斬五萬餘人乘勝追擊復降十萬評單騎而歸冬十月猛遂長驅圍鄴秦王聞之使李威輔太子宏守長安以陽平公融鎮洛陽而自率師十萬向鄴七日至於安陽過舊閭引見諸耆老語及祖父之事泣然流涕因停信宿猛潛至安陽迎王王曰昔周亞夫不出軍迎漢文帝將軍何臨敵而棄衆也猛曰亞夫卻人主以爲名臣竊未多之且臣奉陛下神靈擊垂亡之虜何足慮乎監國幼冲乘輿遠臨脫有不虞其如宗廟何十一月合兵攻鄴燕主暉出奔將軍郭慶使將巨武追執之秦王入鄴宮慕

容垂見燕公卿及故僚吏有慍色高弼謂垂曰國家
今雖傾覆安知不為興運之始耶奈何以一怒捐之
垂悅從之猛之圍鄴也號令嚴明軍無私犯法簡政
寬燕民各安其業更相謂曰不圖今日復見太原王
猛聞之歎曰慕容元恭可謂古之遺愛矣命有司祀
以太牢曄既出城衛士皆散將軍孟高艾朗扶持不
離所在遇盜轉鬪而死曄失馬步走乃為武所執曄
見秦王稱高朗之忠王命厚加斂葬拜其子為郎中
王又聞燕臣悅綰之忠恨不及見也亦拜其子為郎
中以王猛為車騎大將軍冀州牧都督關東六州諸

晉記

卷六十六

十六國錄

九

軍事鎮鄴以郭慶為揚武將軍幽州刺史鎮薊秦王
自鄴如枋頭宴諸父老改枋頭為永昌縣復之終世
徙燕王公已下於長安評之敗也曄疑梁琛知秦謀
收繫於獄秦王召而釋之王猛表謂梁琛為主簿他
日與寮屬宴飲語及燕臣王猛曰人心不同昔梁君
專美本朝郝君微說國弊參軍馮誕曰敢問取臣之
道何先猛曰郝君知幾為先誕曰然則明公賞丁公
而誅季布也猛大笑

辛未咸安元年春正月徙關東豪族及諸雜夷十萬
戶於關中處烏丸雜類於馮翊北地丁零種貳於新

安徙陳留東阿萬戶以實青州諸因亂流移及避讎
遠徙欲還舊業者聽之復魏晉士籍使役有常王
猛以潞川之功請以鄧羌為司隸秦王下令曰司隸
校尉董牧京畿吏責甚重非所以優禮名將光武不
以吏事處功臣實貴之也羌有廉李之材朕方委以
征伐之事北平匈奴南蕩吳越羌之任也司隸何足
以嬰之其進號鎮軍將軍位特進仇池公楊世率
子纂代立世弟統驍武得眾起兵武都將伐纂秦王
聞之使苻雅楊安取仇池執纂以歸統懼而降以楊
安為都督鎮仇池初王猛獲涼州將陰據及甲士五

晉記

卷六十六

十六國錄

十

千既東平六州西擒楊纂王欲以威德懷遠乃悉送
所獲還涼州張天錫懼遣使謝罪稱藩拜天錫為西
平公吐谷渾辟奚亦懼入貢於秦冬十一月桓溫
廢帝為東海王秦王聞之謂羣臣曰溫前敗霸上後
敗枋頭十五年間再傾國師不能思愆以謝百姓方
廢君以自逞六十歲公舉動如此其如四海何諺曰
怒其室而作色於父者其桓溫之謂乎
壬申二年春王如鄴敗於西山旬餘不反伶人王洛
叩馬切諫王曰吾過也自是遂不復獵夏四月旱
課百姓區種懼歲不登省穀帛之費太官後宮減常

度二等百寮之秩皆以次降。五月有大風自西南來。俄而晦冥。恆星皆見。六月。以王猛為丞相。苻融為冀州牧。融字博休。性聰辨。能文章。尤善決獄。有老姥遇劫於塗。揚聲呼盜。行人為姥逐之。獲劫。時日垂暮。劫誣執劫者為盜。姥及行人皆莫辨。俱送於融。融笑曰。此易知耳。可二人竝走。先出鳳陽門者。非盜也。既而還入。融厲色謂後出者曰。汝真盜也。何以誣人。劫乃首服。融察形觀色。發姦摘伏。如神。盜賊止息。路不拾遺。王猛至長安。加都督中外諸軍事。猛辭讓再三。王不許。曰。朕方欲混一四海。非公誰可委者。公

晉記

卷六十六

主

之不得辭。宰相猶朕之不得辭。天子也。猛為相。剛明清肅。善惡著白。放斥尸素。顯拔幽滯。課農桑。習軍旅。官必當才。刑必當罪。秦王端拱於上。百官總已於下。由是國富兵彊。秦國大治。秋七月。以慕容垂為京兆尹。慕容冲為平陽太守。彗星出於箕尾。經太微。掃東井。自夏及秋冬不滅。太中令張孟崔氏春謂秦王曰。彗星箕尾而掃東井。箕尾燕之分野。東井秦分野也。十年之後。燕當滅秦。二十年之後。代當滅燕。之象也。因勸誅慕容氏。王弗聽。冬。臨太學。祀先師孔子。考學生經義。以上第而擢敘者八十三人。自永嘉

之亂。庠序無聞。王畱心儒學。學校漸興。王猛整齊風俗。關隴清晏。百姓豐樂。自長安至於諸州。皆夾道樹槐柳。二十里一亭。四十里一驛。旅行者取給於途。工商賈販於道。百姓歌之曰。長安大街。夾樹楊槐。下走朱輪。上有鸞棲。英彥雲集。誨我萌黎。

癸酉。寧康元年。秋。秦將楊安寇蜀。梁州刺史楊亮與戰於青谷。不利。奔固西城。秦將朱彤乘勝陷漢中。徐成克二劍。楊安進據梓潼。執西蠻校尉周虓。益州刺史周仲孫奔南中。冬。楊安毛當遂陷益州。於是西南夷。邛。笮。夜。郎。皆附秦。秦王以楊安為益州牧。鎮成都。

晉記

卷六十六

主

毛當為梁州刺史。鎮漢中。姚萇為寧州刺史。鎮西蠻校尉。王統為南秦州刺史。鎮仇池。陽平公融在冀州。政尚察。治中別駕申紹數規之。導以寬和。融外敬之。而弗善也。紹後出為濟北太守。融屢以過失致譴。乃恨不用紹言。當坐擅興學舍。為有司所糾。問紹誰可使者。紹曰。燕故尚書高泰可使也。泰至。長安。見王猛曰。昔魯僖公以泮宮發頌。齊宣王以稷下垂聲。今陽平開建學宮。乃煩有司舉劾。明公懲勸如此。下吏何所逃罪乎。猛笑曰。是吾過也。事遂釋。猛因歎曰。高子伯。豈陽平所宜吏哉。言於秦王。王召見。問以為治

之本封曰治本在得人得人在審舉審舉在核員未有官得其人而國家不治者也王曰可謂辭簡而理博矣拜爲尚書郎固請還州許之

甲戌二年蜀人張有楊光與巴獠起兵叛秦育自號蜀王遣使歸順進圍成都尋育與巴酋尹萬爭權舉兵相持秦使鄧羌楊安擊而戮之威遠將軍桓石虔敗於葭於墊江葭退據五城石虔與益州刺史竺瑤移屯巴東

乙亥三年秋七月丞相清河侯王猛卒猛始自中書侍郎出爲始平令始平多枋頭西歸之人豪右縱橫

晉記

卷六十六國錄

三

劫盜充斥猛明法峻刑鞭殺一吏百姓上書訟之檻車徵下廷尉秦王親問之猛曰臣聞宰寧國以禮治亂邦以法陛下不以臣不才任臣以劇邑當擯除凶猾以禁無良今始戮一姦餘尚萬數謂臣不能窮殘盡暴臣之罪也言未已王笑曰王景略固夷吾子產之儔也卽拜左丞尋遷尚書左僕射一歲五遷權傾內外人有毀之者王輒罪之由是羣臣莫敢復言既克燕以功進封清河郡侯賜馬百匹車十乘兩鎮冀州聽以便宜從事未幾入爲丞相中書監猛知無不言言無不聽內釐百揆外蕩羣凶王嘗從容謂猛曰

吾與公精契神交然後知傳嚴入夢姜公悟兆固千載同符耳勅太子宏及長樂公丕曰汝事王公如事我也及癘疾秦王親爲禱郊廟社稷分遣侍臣徧禱河嶽疾少瘳爲之赦殊死以下猛上疏曰不圖陛下以臣之命而虧天地之德開闢以來未之有也臣聞報德莫如盡言謹以垂沒之命竊獻遺款夫善作者不必善成善始者不必善終古先哲王知功業之不易也戰戰兢兢如臨深谷伏惟陛下追蹤前聖天下幸甚秦王覽之悲慟親至猛第視疾訪以後事對曰晉雖僻處江南然正朔相承上下安和臣沒之後願

晉記

卷六十六國錄

四

勿以晉爲國鮮卑西羌我之讎敵終爲人患宜漸除之以安社稷言終而卒年五十一王比敘三臨哭謂太子曰天何奪吾景略之速也其不欲吾平定六合耶葬之如漢霍光故事諡曰武侯百姓巷哭三日冬十月下令曰新喪賢輔百司或未稱朕心可置聽訟觀五日一臨以求民隱今天下雖未大定權可偃武修文以稱武侯雅旨其增崇儒教禁老莊圖讖之學犯者棄市妙簡學生太子及羣臣之子皆就學受業焉尚書郎王侃讀識殺之讖學遂絕有人於明光殿大呼曰甲申乙酉魚羊食人悲哉無復遺秦王

命執之無有也。祕書監朱彤因請誅鮮卑弗聽。遣使巡行四方。觀風俗問政道。明黜陟恤孤獨。詔曰。往得丞相。常謂天子易爲。自丞相違世。吾鬚髮半白。今天下既無丞相。或政教淪替。故遣侍臣分巡州縣。問民疾苦。

晉記

卷六十一

十六國錄

晉記卷六十一

十六國錄

蕭山郭倫撰

秦一

苻堅下 苻丕 苻登

丙子太元元年春正月。長安大風。徵隱士王徽爲國子祭酒。秋七月。使武衛將軍苻萇。左將軍毛盛。中書令梁熙。步兵校尉姚萇。率師伐涼州。使尙書郎閻負。梁殊。徵張天錫。爲立第於長安。秦王廋修武備。親餞萇等於城西。既發。又詔秦州刺史苻池。河州刺史李辯。涼州刺史王統。率三州之衆。以繼大軍。負殊至涼州。天錫召官屬謀之。皆曰。吾世事大晉。且河西天險。以石氏之疆。常挫其鋒。今悉兵拒戰。右招西域。北引匈奴。何遽知其不捷。而坐獻土地也。於是使謂負殊曰。君欲生歸乎。死歸乎。負殊不屈。天錫怒。射殺之。其母嚴氏泣曰。秦王橫制天下。兵不暫行。降之猶可。苟延性命。今既抗衡。又殺其使者。亡無日矣。天錫遣將軍馬建。出距秦師。而梁熙王統。自清石津攻陷河會。苻萇濟自石城津。陷緄縮城。建懼退。還清塞。乃遣掌據率衆三萬。與建陣於洪池。天錫自歸中軍。次金昌。萇熙聞天錫來。急攻據建。建降。據伏劍而死。遂

長驅入清塞。乘高列陣。天錫前鋒。趙充哲與萇戰於赤岸。大敗。天錫奔還。秦兵遂至姑臧。天錫出降。送於長安。以梁熙爲涼州刺史。鎮姑臧。封天錫爲歸義侯。冬十一月。使安北將軍苻洛率兩州兵十萬擊代。使後將軍俱難鄧羌以步騎二十萬東出和龍。西出上郡。與洛會於代庭。代王什翼犍使南部大人將兵拒戰。大敗。奔於陰山之北。代定君弒其主什翼犍。討而誅之。秦遂定代地。散其部落於漢鄣邊故地。振旅而還。

晉記

卷六十一

十六國錄

一

丁丑二年春。高句麗新羅西南夷皆朝貢於秦。復

涼州租賦一年。大酺三日。趙故將作功曹熊遵

屢爲秦王言石氏宮室器玩之盛。王乃以選爲將作

長史。大修戰艦。兵器飾以金銀。慕容農私於垂曰。自

王猛之死。秦法制日以頽靡。今又重以奢侈。殃將至

矣。惟宜結納英豪。以承天意。垂笑曰。天下事非爾所

及也。

戊寅三年春。秦寇襄陽。以長樂公丕爲大將軍。慕容

暉苟萇爲司馬。使楊安將樊鄧兵爲前鋒。屯騎校尉

石越出魯陽。慕容垂姚萇出自南鄉。苟池王顯從武

當大會於漢陽。師次沔北。南中郎將朱序以秦無舟

楫。不以爲虞。旣而石越率騎五千游馬渡漢水。獲船

百餘艘。以濟軍。克其郛。丕督諸將攻中城。而使苟池

石越毛當以衆五萬屯江陵。車騎將軍桓冲擁衆在

上明。懼不敢進。丕欲急攻襄陽。苟池曰。吾衆十倍於

晉。稷嶺山積。但遷漢沔之民於許洛。塞其運道。絕其

援兵。何患不獲。而多殺將士。急求成功哉。丕從之。慕

容垂拔南陽。執太守鄭裔。彭超攻彭城。遣使告秦王。

願更遣重將攻淮南。爲篡劫之勢。東西並舉。丹陽不

足平也。王乃使後將軍俱難率毛當毛盛寇淮陰。韋

鍾寇魏興。冬十月。大宛獻馬於秦。初。王使梁熙於

晉記

卷六十一

十六國錄

三

西域。揚秦威德。以綵繒賜諸國王。於是朝貢者十有

餘國。大宛獻天馬千里駒。皆汗血。朱鬣五色。鳳膺麟

身。及諸珍異五百餘種。王曰。昔漢文帝卻千里馬。前

史美之。今悉返所獻。命羣臣作止馬詩。而遣之。獻詩

者四百餘人。貶秦州刺史竇滔於流沙。滔自太學

生。授著作郎。出爲秦州刺史。人有上書言滔作詩謗

毀者。乃徙流沙。其妻始平蘇蕙善屬文。滔在流沙。蕙

思之。織錦爲迴文。旋圖詩以遺滔。凡八百四十字。宛

轉循環。以讀之。詞甚悽惋。或竊而獻諸秦王。王乃赦

滔。以苻融爲司隸校尉。京兆人董豐游學三年而

返過宿妻家。是夕盜殺其妻。有司質豐。豐不勝楚而自誣。融見而異之。反覆案牘。曰。是夫也。非殺婦者也。問豐往還。有怪異及卜筮邪。豐曰。有之。初將發。夜夢乘馬南渡水而行。反而北渡。復自北而南。馬止水中。鞭策不去。俯視兩日。在於水下。馬左白而溼。右黑而燥。寤而心悸。竊以爲不祥。還夕夢復如初。益驚。解之。不得。以問筮者。筮者曰。憂獄訟。遠三枕。避三沐。既至。妻爲其沐。夜授豐枕。豐憶筮者皆卻之。妻乃自沐。枕枕而寢。融曰。噫。吾知之矣。在易坎爲水。離爲馬。夢乘馬南渡。旋北而南者。從坎之離。三爻同變。變而成離。

晉記

卷六十一
十六國錄

四

離爲中女。坎爲中男。兩日二夫之象也。坎爲執法吏。吏詰其夫也。坎又爲血。婦被流血而死也。坎二陰一陽。離二陽一陰。相承易位。離下坎上。旣濟也。文王遇之。囚於羑里。有禮而生。無禮而死也。馬左溼。溼水也。左水右馬。於字爲馮。兩日昌也。其馮昌殺之乎。果有馮昌者。拘而詰之。昌曰。本與婦謀殺豐。以新沐枕枕爲信。不意乃誤殺婦也。京兆驚以爲神。凡州郡疑獄。秦王皆使融折焉。長樂公丕久困襄陽。不決。御史李柔劾以師老無功。請徵下廷尉。秦主使黃門郎韋華持節讓丕。且賜之劍。曰。來春不捷。汝可自殺。不足

復持面見吾也。華至。衆莫知所爲。主簿王施進曰。以大將軍與諸將攻小城。何慮不克。所以緩攻者。欲以計弊之耳。若決一旦之機。固可指日而定也。願請決旬之期。以展三軍之勢。如其不捷。施請爲戮首。秦王欲自率師助丕。陽平公諫曰。陛下欲定江南。當博謀熟慮。豈可倉卒若止取襄陽而親勤大駕。所謂以隨侯之珠。彈千仞之雀也。乃止。

晉記

卷六十一
十六國錄

五

元使何謙之高。衡聲趣畱城。超引軍赴畱城。沛郡太守戴遂遂率彭城之衆奔元。超畱治中徐褒守彭城。而寇盱眙。俱難陷。淮陰使邵保戍之。與超會師而南。將軍毛武生救魏興。將水軍二萬溯江而上。秦南巴校尉姜宇距之。戰於南縣。武生大敗。夏四月。韋鍾陷魏興。太守吉挹死之。毛當與王顯自襄陽而東。會攻淮南。五月。彭超陷盱眙。執建威將軍毛璩之。遂攻田洛於三阿。去廣陵百里。京師大震。臨江列戍。帝使征虜將軍謝石率水軍次於涂中。右衛將軍毛安之游擊將軍河間王曇之次於堂邑。秦毛當毛盛馳襲安。

之王師敗績。謝元自廣陵救三阿。率衆三萬。次於白馬塘。俱難使其將都頭逆戰於塘西。元大敗之。斬顏進至三阿。難超逆戰。超敗退。肝貽元進。次石梁。與田洛攻肝貽。難超出戰。復敗。退屯淮陰。元使將軍何謙之督護諸葛侃。率舟師乘潮而上。焚淮橋。又與難超戰於君川。斬其將邵保。難超退。師淮北。秦王聞之大怒。檻車徵超。超自殺。難免爲庶人。以毛當爲徐州刺史。鎮彭城。毛盛爲兗州刺史。鎮胡陸。王顯爲揚州刺史。戍下邳。賞堂邑之功也。秋大饑。

庚辰五年夏四月。以苻洛爲益州牧。行唐公洛。從殺

晉記 卷六十一 十六國錄 六

多力。能坐制奔牛。秦王深忌之。常爲邊牧。洛自以有滅代之功。求開府儀同三司。不得。由是怨憤。既以爲益州牧。詔從伊闕。自襄陽溯漢而上。洛甚甚。謂寮吏曰。孤於帝室至親也。主上不以將相任孤。常擯於外。既投之西裔。復不聽過京師。此必使梁成沈孤於漢水矣。治中平顏勸舉兵。洛遂自稱秦王。署置官司。以平顏爲幽州刺史。分遣使者徵兵於鮮卑。烏丸。高句麗。百濟。薛羅。休忍。諸國。並不應。洛懼而欲止。平顏曰。主上窮兵黷武。民思息肩者。十室而九。若聲言受詔。悉幽并之兵。南出常山。陽平公必郊迎。因而執之。進

據冀州。總關東之衆。以圖秦雍。則百姓不覺易主。而大業定矣。洛乃率衆七萬。發和龍。關中。騷動盜賊。並起。秦王使使數之。問何爲而反。洛謂使者曰。汝還白東海王。幽州。福阨。不足容萬乘。須還王咸陽耳。北海公重亦將薊城之衆。會洛兵於中山。有衆十萬。秦王大怒。使左將軍竇衝及呂光討之。右將軍都貴率冀州兵爲前鋒。陽平公融爲大都督。使石越自東萊出石運。海道襲和龍。衝等與洛戰於中山。執之。及其將蘭殊。呂光追斬苻重於幽州。石越克和龍。斬平顏。及其黨與百餘人。赦洛不誅。徙之涼州。幽州既平。秦

晉記 卷六十一 十六國錄 七

王以關東地廣。而諸氏種類滋繁。乃分三原九嶠。武都。汧雍十五萬戶於諸方。使諸宗親領之。散居方鎮。如古諸侯。以子長樂公丕鎮鄴。平原公暉鎮洛陽。鉅鹿公叡鎮蒲坂。分幽州置平州。以石越爲平州刺史。鎮龍城。中書梁譔爲幽州刺史。鎮薊。毛興爲河州刺史。鎮枹罕。王騰爲并州刺史。鎮晉陽。王遂至於蒲上。流涕而別。諸戎子弟離其父兄。皆悲號哀慟。黃門侍郎清水趙整因侍宴。援瑟而歌。曰。阿得脂。阿得脂。博勢舊父。是儼綏。長尾短翼。不能飛遠。徙種八畱。鮮卑一旦緩急。當語誰。秦王笑而不納。

辛巳六年春正月，秦宴羣臣，飲酒以極，醉爲限。趙整作酒歌曰：地列酒泉，天垂酒池，杜康妙議，儀狄先知。紂喪殷邦，桀傾夏國，由此言之，前危後則。秦王大悅，命整書之，以爲酒戒。自是宴羣臣，禮飲而已。作教武堂，王欲使太學生明陰陽兵法者，教授諸將。朱彤諫曰：四海之地，陛下已十有其八，宜偃武修文，休息百姓，而更立學舍，教人戰鬪，殆非所以馴致升平也。且諸將百戰之餘，何患不習於兵，而更使受教於書生，非所以彊其志氣也。無益於實，而有損於名。臣竊惑之，乃止。秦王自平諸國，國內殷實，懸珠簾以朝。

晉記

卷六十一 十六國錄

八

羣臣車乘服御皆飾以珠玉，尚書郎裴元略諫曰：秦穆土堦茅茨，而萬邦協和，始皇窮極奢麗，祚不永矣。陛下當法堯舜，賤金玉，珍穀帛，奈何欲陷亡秦之轍乎？秦王大悅，命去珠簾，拜元略爲諫議大夫。二月，鄯善王車師前部王入朝於秦，大宛獻汗血馬，肅慎貢楛矢，天竺獻火浣布，康居于寅及海東諸國凡六十有二王，皆遣使朝貢。初，苟太后少寡，將軍李威有辟陽之寵，秦王收起居注，見而慚怒，詔之，則若作郎趙泉車敬之筆也，欲誅之，而泉敬已死，乃焚其書。冬十一月，秦寇竟陵，南平太守桓石虔竟陵太守。

郭詮與秦師戰於潞水，斬秦將閭震吳仲。

壬午七年春三月，司農苟陽侍郎王皮謀反，事洩，秦王問陽反狀，陽曰：禮云父母之讎不同天地，臣父哀公死，非其罪，齊襄復九世之讎，而况臣也？問皮，皮曰：臣父丞相有佐命之勳，而臣不免貧餒，欲圖富貴耳。王流涕謂陽曰：哀公之薨，事不在朕，讓皮曰：丞相臨終託卿以十具牛爲田，未嘗爲卿求位，知子莫若父，何其明也。皆赦，不誅。徙陽於高昌，皮於朔方之北，以皮兄承清修好學，擢爲幽州刺史。夏四月，以陽平公融爲征南大將軍，謀入寇也。五月，幽州大蝗，遣

晉記

卷六十一 十六國錄

九

常侍劉蘭撲之。秋八月，以裴元略爲陵江將軍，西夷校尉，使備舟師於蜀。九月，車師前部王彌寅，鄯善王伏密，馱朝於秦，賜以朝服，引見西堂，當是時，左鎮郎夏馱，右鎮郎護磨，拂蓋與香，咸身長一丈三尺，竝多才善射，三人每食飯一石，肉三十斤。侍王左右，諸國王見秦宮室壯麗，而儀衛嚴肅，內懼，因請年年貢獻。王以路遙，使三年一貢。九年一朝，彌寅伏密馱謂王請依漢置都護故事，如王師出關，請爲鄉導，乃以驍騎將軍呂光爲都督，與陵江將軍姜飛、輕騎將軍彭晃配兵七萬，以定西域。陽平公以投兵萬里。

之外。虛耗中國。固諫弗聽。秋。秦大有年。冬十月。會羣臣於太極殿。秦王曰。吾統承大業。垂二十載。芟夷通穢。四方略定。惟東南一隅。未賓王化。吾每思天下不一。未嘗不臨食輟哺。今計天下兵可九十七萬。吾欲自將以伐之。何如。祕書監朱彤曰。陛下應天順時。恭行天罰。嘯咤則五岳摧頽。呼吸則江海絕流。若一舉百萬。必有征無戰。晉主自當銜璧輿觀。稽顙軍門。若逃而弗信。必逃死江海。猛將追之。即可賜命南巢。然後迴駕。告成封禪。起白雲於中壇。受萬歲於中嶽。爾則終古一時。書契未有。秦王大悅曰。此吾之志也。左僕射權翼進曰。不然。晉未可伐也。夫以紂之無道。天下離心。八百諸侯。不謀而至。武王猶曰。彼有人焉。迴師止旆。及三仁誅放。然後奮戈牧野。今晉道雖微。未聞喪德。謝安桓沖。皆江左偉人。任爲將相。君臣和睦。上下同心。未可圖也。秦王默然久之。曰。諸君各言其志。太子左衛率石越對曰。今鎮星守斗。斗福德在吳。伐之恐有天殃。且晉中宗藩王耳。夷夏推之。遺愛猶在於人。昌明其孫也。國有長江之險。朝無昏貳之費。秦王曰。吾聞武王伐紂。逆歲犯星。昔吾伐燕。亦犯歲而捷。天道幽遠。未可知也。夫夫差威陵上

晉記

卷六十一

十六國錄

十一

國而爲句踐所滅。仲謀澤洽。全吳孫皓。因三世之業。龍驤一呼。君臣面縛。雖有長江。其能固乎。以吾之衆。旅投鞭於江。足斷其流。越曰。臣聞紂爲無道。天下叛之。夫差淫虐。孫皓昏暴。衆叛親離。所以敗也。今晉雖無德。未有所罪。陛下但厲兵積粟。何患無時。羣臣各有異同。廷議者久之。王曰。此所謂築室道旁。三年不成者也。吾當內斷於心耳。羣臣出。獨雷陽平公融曰。自古大事。定策者一兩人而已。羣議紛紜。徒亂人意。吾當與汝決之。融曰。今伐晉有三難。歲鎮在斗。牛吳越之福。不可以伐。一也。晉主休明。朝臣用命。不可以伐。二也。我今數戰。將倦兵疲。有憚敵之心。不可以伐。三也。諸言不可者。策之上也。王作色曰。汝復如此。天下事吾當誰與言者。今有衆百萬。資仗如山。吾雖未稱令主。然不爲閭劣。以累捷之威。擊偏隅之寇。何不克之有。吾終不以寇遺子孫。爲宗廟社稷之憂也。融乃泣曰。晉不可伐。人皆謂然。且臣之所憂。非此而已。陛下寵育鮮卑。羌羯布滿畿甸。種人遐徙。今領國而去。如有風塵之變。監國以弱卒數萬。晉守京師。其如宗廟何。臣智短識淺。誠不足采。王景略一時奇士。陛下每擬之孔明。獨不記其臨沒之言乎。不憚而出。他

晉記

卷六十一

十六國錄

十一

日王游於東苑使沙門道安參乘權翼諫曰臣聞天子法駕侍中陪乘清道而行進止有度何可使毀形賤士參穢神輿王弗聽顧謂安曰朕將與公南游江淮謁虞陵於疑嶺瞻禹穴於會稽泛長江臨滄海不亦樂乎道安曰陛下應天御世維道遙順時以適聖躬則無爲而四海自服何爲櫛沐風雨馳驅野次且東南地下氣癘尤不足上勞神駕也秦王曰天生民而樹之君所以除煩去亂也思混一六合以寧濟蒼生安得憚勞如公言帝王無省方之文乎且返衣冠之冑而還其墟墓復其桑梓豈爲毒民哉道安曰陛

晉記

卷六十一

十六國錄

十三

下必欲親征不當遠涉江淮可暫幸洛陽明授方略馳羽檄於丹陽如其不庭伐之可也王笑而不答苻融及尙書原紹石越等又上書切諫前後十數王終不從少子中山公詵有寵於王諫曰臣聞季梁在隨楚人憚之宮奇在虞晉不窺兵國有人焉故也及謀之不用而亡不淹歲前車之覆敝後車之明鑒也陽平公國之謀主而陛下違之晉有謝安桓沖而陛下伐之是行也臣竊惑焉王曰國有元龜可以決大謀朝有公卿可以定進否孺子言焉將爲戮也所幸張夫人又上書諫曰天地之生萬物聖王之治天下皆

因其自然而順之故功無不成黃帝服牛乘馬因其性也禹濬九州障九澤因其勢也后稷播殖百穀因其時也湯武帥天下而攻桀紂因其心也今朝野皆言晉不可伐陛下獨決意行之妾不知何所因也自秋冬以來雞夜鳴犬羣吠廐馬多驚武庫兵器自動此數者皆非出師之祥也王曰軍旅之事非婦人所預也王銳意欲取江南寢不能旦陽平公復諫曰自古窮兵黷武未有不亡者江東雖微弱然中華之正統在焉大豈絕之王曰帝王歷數豈有常哉惟德之所在耳十一月王南游瀟土從容謂羣臣曰軒轅大

晉記

卷六十一

十六國錄

十三

聖也猶隨不順者從而征之居無常所以兵爲衛今天下垂平唯東南未殄朕忝荷大業巨責攸歸每思桓溫入寇江東不可不滅今有勁卒百萬文武如林鼓行而摧遺晉若商風之隕秋籬而朝廷內外皆言不可吾誠未解吾計決矣不復與諸卿議也太子宏進口晉之不可伐羣臣屢言之而陛下不以爲然臣謂可待暴主一舉而滅之今若動而無功則威名損於外資財竭於內彼憑守長江增城清野杜門不戰而我已疲矣王曰始皇之滅六國其王豈皆暴邪慕容垂曰陛下威德被於八表而蕞爾江南竊違王命

豈可獨留之以遺子孫哉詩云謀夫孔多是用不集。陛下內斷神謀足矣。不煩廣詢朝臣。昔晉武平吳。言可者張杜數賢而已。若採羣臣之言。豈能建不世之功。諺曰。憑天俟時。時已至矣。其可已乎。秦王大悅。曰。與吾定天下者。其唯卿耳。賜帛五百匹。彗星掃東井。自秦之建元十七年四月。長安有水影。遠觀若水。視地則見人。至是則止。秦王惡之。上林竹死。洛陽地陷。

癸未八年春正月。呂光發長安王送於建章宮。謂之曰。西戎荒僻。羈縻之示。以中國之威。勿極武備。兵加

晉記

卷六十一 十六國錄

五

鄯善王伏密。馱寧西將軍。車師前部王。與子。皆將軍。率其國兵。爲光鄉導。益州西南夷。東。遣使入貢。夏五月。車騎將軍桓沖。伐秦攻襄陽。使前將軍劉波。冠軍桓石虔。振威桓石民。攻沔北。輔國楊亮。伐蜀。拔伍城。進攻涪城。龍驤明彬。攻下蔡。應揚郭銓。攻武當。沖別將拔萬歲城。秦王聞之大怒。遣鍾鹿公。獻冠軍慕容垂。左衛毛當。救襄陽。揚武張崇。救武當。後將軍張蚝。步兵校尉姚長。救涪城。獻次新野。垂次鄧城。王師敗張崇於武當。掠二千餘戶而歸。獻前鋒慕容垂。石越。次河水。夜命三軍人持十炬。繫於

晉記

卷六十一 十六國錄

五

歸上。光照數十里。沖懼。退還上明。張蚝出斜谷。楊亮亦引兵歸。秋八月。秦下令大舉入寇。民每十丁遣一兵。門在灼然者。爲崇文義從。其良家子年二十已下。武藝驍勇。富室材雄者。皆拜羽林郎。期克捷之日。以帝爲尙書左僕射。謝安爲吏部尙書。桓沖爲侍中。竝豫爲立第於長安。良家子至者三萬餘騎。拜秦州主簿趙盛之爲少年都統。戊午。使征南大將軍苻融。驃騎張蚝。撫軍苻方。衛軍梁成。平南慕容暉。冠軍慕容垂。驍騎石越。韋鍾。率步騎二十五萬。爲前鋒。以姚萇爲龍驤將軍。督梁益諸軍。甲子。王發長安。戎卒六十餘萬。騎二十七萬。前後千里。旗鼓相望。九月。秦王至項城。涼州兵始達咸陽。蜀漢兵順流而下。幽冀兵至於彭城。東西萬里。水陸齊發。運漕萬艘。自河入石門。達於汝潁。冬十月癸酉。苻融陷壽春。執平虜將軍徐元喜。安豐太守王先。慕容垂陷項城。殺將軍王太邱。梁成與王顯王詠。率衆五萬。屯洛澗。橋淮以遏東軍。頻敗王師。帝遣都督謝石。徐州刺史謝元。豫州刺史桓伊。輔國謝琰。龍驤檀元。建威戴熙。揚武陶隱等。水陸七萬。距融去洛澗二十五里。而陳憚成不敢進。龍驤將軍胡彬。先保硤石。苻融逼之。糧盡。詐揚沙以

示融軍而陰使使告石曰。今虜盛糧盡。恨不復見大將軍融軍士獲送融。融乃遣使告秦王曰。賊少易俘。但恐其逸耳。宜速進諸軍。持擒之。王大悅。舍大軍於項城。以輕騎八千兼道就融。令軍中曰。敢言吾至壽春者。拔舌。使尙書朱序說石等速降。序反謂石曰。若秦百萬之衆皆至。則莫可敵也。及其未集。宜速戰。苟挫其前鋒。奪其銳氣。可破也。石聞秦王至壽春。懼甚。欲不戰以老其師。及聞序言。遂遣使請戰。許之。十一月。謝元使龍驤將軍劉牢之率勁卒五千趣洛澗。梁成阻澗列陣。牢之率參軍劉襲諸葛求直前渡水。斬

晉記

卷六十一

十六國錄

七

成。及其弋陽太守王詠分兵截歸津。融步騎崩潰。爭赴淮水。執王顯梁他梁梯慕容屈氏等十將。秦士卒死者萬五千人。於是謝石等水陸繼進。秦王與陽平公登城而望。晉師見部陣整齊。將士精銳。又北望八公山草木皆以爲兵。顧謂融曰。此亦勦敵也。何謂少乎。憊然始有懼色。當是時。張蚝敗謝石於肥南。謝元謝琰勒陣以待。蚝乃退。列陣逼肥水。晉師不得渡。元使使謂融曰。君懸軍深入。而布陣逼水。此持久之計。非欲戰者也。師若少後。令將士得周旋。僕與君緩轡而觀之。不亦美乎。融乃麾軍卻陣。欲因其濟覆而取

之。軍退。制之不可止。元琰以精卒八千人渡肥水。擊之。朱序在陣後呼曰。秦兵敗矣。衆遂崩潰。融馳騎略陣。馬倒被殺。秦軍大敗。晉師乘勝追擊。至於青岡。死者相枕。爭投水中。肥水爲之不流。餘軍棄甲宵遁。秦王爲流矢所中。單騎遁還。淮北饑甚。人有進壺飧豚髀者。食之大悅。曰。昔公孫豆粥何以加也。謂張夫人曰。吾苟聽羣臣。豈有今日。當何面目復臨天下乎。潸然流涕。且憤且懼。秦兵聞風聲鶴唳。皆謂晉師之至。諸軍悉潰。惟慕容垂一軍獨全。以千餘騎赴之。垂乃以兵屬秦王。王收集離散。比至洛陽。衆十餘萬。軍容

晉記

卷六十一

十六國錄

七

粗備。未及關而垂有貳志。說王請巡撫燕代。王許之。權翼固諫弗聽。翼密使壯士邀垂於河橋。垂因風而疑之。自涼馬臺結草筏以渡。王尋悔之。使驍騎不越。率卒三千戍鄴。張蚝以羽林五千戍并州。畱兵四千配鎮軍。毛當戍洛陽。王至自淮南。次於行宮。哭陽平公融而後入。告罪於太廟。士卒不返者皆復其家。終世贈融大司馬。諡曰哀公。慕容垂至鄴。長樂公丕館之於鄴西。或告丕曰。垂將反矣。丕謀襲垂。侍郎姜讓止之。會丁零翟斌叛秦。秦王驛書使垂討斌。石越言於丕曰。垂有恢復之志。今資之以兵。此爲虎傅

翼也。丕曰：垂在此，常恐有肘腋之變，遠之於外，不猶愈乎？乃以羸兵弊鎧給之，使苻飛龍帥氐騎一千爲副，密戒飛龍曰：垂制軍，卿制垂，勉之。垂請入鄴城拜廟，丕弗許，微服而入。亭吏禁之，垂怒，斬吏燒亭而去。石越復謂丕曰：垂反形已具，請速除之。丕曰：淮南之敗，垂獨待衛乘輿，此勞胡可忘也。越退而告人曰：公父子好爲小不忍，不顧天下大計。吾屬終爲鮮卑虜矣。垂至河內，殺飛龍，自稱燕王。垂子農起兵，列人、平原、公暉使毛當擊翟斌，慕容鳳擊破，斬當。丕使石越討農，衆請治列人城。農曰：今起義兵，以山河爲城池。

晉記

卷六十一 十六國錄

七

何列人之足治也。

甲申九年春二月，越至列人，西立柵，自固。農笑曰：起兵精士衆，不乘初至之銳以擊我，方更立柵，吾知其無能爲也。向暮，農鼓譟出陣於城西，牙門劉本帥壯士四百，騰柵而入，農督大衆隨之，大敗秦兵。石越死之。越當皆驍將，相繼敗沒，秦人震動，盜賊羣起。慕容垂攻鄴，農引兵會之，拔其邪。長樂公丕退守中城，秦征東府官屬疑參軍高泰有貳心，泰懼，與渤海吳韶逃歸。韶曰：燕軍近在肥鄉，盍從之。泰曰：吾以避禍耳，去一君而事一君，所不爲也。三月，北地長史慕容

晉記

卷六十一 十六國錄

九

泓聞垂攻鄴，亡奔關東，收集鮮卑，還起兵於華陰。平陽太守慕容冲亦起兵於平陽。秦王謂權翼曰：不用卿言，使鮮卑至此，關東之地，吾不復與之爭矣。將若泓何？乃以廣平公熙鎮蒲坂，徵鉅鹿公叡都督中外諸軍討泓。冲帥卒二萬攻蒲坂，王命寶衝擊之。泓聞秦兵且至，懼將奔關東。鉅鹿公相猛馳兵要之。司馬姚萇諫曰：鮮卑有思歸之心，宜驅之出關，不可遏也。夫執鼯鼠之尾，猶能反噬，公鳴鼓隨之，彼將奔北不暇矣。弗從，與戰果敗，見殺。萇遣使謝罪。秦王大怒，殺之。萇懼，誅夏四月，亦起兵北地，自稱秦王。寶衝破冲於河東，冲以八千騎奔泓軍。泓衆至十餘萬，遂進逼長安，遣使謂秦王曰：吳王已定關東，可速衛家兄皇帝還鄴都，與秦以虎牢爲界，分王天下，永爲鄰好。秦王大怒，召新興侯慕容暉責之曰：卿兄弟布列朝廷，雖曰破滅，其實如歸，奈何？因王師小敗，猖悖若此，暉叩頭流血，涕泣陳謝。旣而曰：父子兄弟，無相及也，待之如初，命暉以書喻垂及泓，冲息兵，而暉密遣使者謂泓曰：今秦數已終，必不能久立，吾罪人也不足復顧，聞吾死，聞汝便，卽尊泓乃改元燕興。長安鬼哭。六月，姚萇進屯橫北，秦華陰北地新平安定羌胡

降者十餘萬。秦王率護軍楊璧、右軍徐成、左軍寶衡、鎮軍毛盛討之。次於趙氏塢。屢敗其軍。其軍中無井。乃塞安公谷堰水以困之。其軍渴甚。使弟尹買率勁卒二萬決堰。寶衡敗之。鶴雀巢斬尹買及首級萬三千。其軍士有渴死者。俄而其營中大雨三尺。周營百步之外沾漑而已。其軍遂振。秦王方食去案。歎曰：「天亦祐賊邪。」其東結慕容泓。泓謀臣高蓋宿勤崇以泓德望後沖。且持法苛峻。乃殺泓立沖為皇太弟。承制行事。置百官。進攻長安。姚萇聞之。謂羣僚曰：「燕因思歸之衆以起兵。若得志必不能久。留關中。吾當移屯。」

晉記

卷六十一 十六國錄

三

嶺北廣收資實。待秦亡燕去。然後拱手取之耳。留長子興守北地。而自將其衆攻新平。平原公暉聞難。率洛陽陝城之衆七萬歸於長安。益州刺史王廣使王蚝率蜀漢兵入援。王乃使撫軍苻方戍驪山。拜暉車騎大將軍。配兵五萬以距沖。沖使婦人騎牛服綵衣。各將一囊盛塵。而自持長槊。於陣後督厲其衆。晨攻暉營於鄠西。暉出拒戰。兵刃既交。大呼班隊何在。奔競而進。毀囊揚塵。埃霧彌天。暉師大敗。復以尙書姜宇為前將軍。與河間公苻琳擊沖於灊上。不克。宇死之。琳中流矢奔還。沖遂據阿房城。初秦之滅燕也。

獲沖姊清河公主。生十四年矣。有殊色。王納之。寵冠後庭。當是時。沖年十三。亦美姿容。王又幸之。姊弟專寵。宮人莫進。長安歌之曰：「一雌復一雄。雙飛入紫宮。咸懼為亂。」王猛切諫。王乃出沖長安。又謠曰：「鳳皇鳳皇止阿房。王以鳳皇棲梧桐。食竹實。因植桐竹數十萬株於阿房城。而沖小字鳳皇。至是入止焉。」西中郎將桓石虔進據魯陽。使河南太守高茂北戍洛陽。冠軍將軍謝元次下邳。進據彭城。劉牢之攻兗州。進據鄆城。呂光平西域三十六國。進封順陽侯。秋八月。沖進逼長安。王登城望之。歎曰：「此虜何從出也。」

晉記

卷六十一 十六國錄

三

其強若斯。使使以錦袍一領遺沖。稱詔曰：「卿遠來草創。得無勞乎。朕於卿恩分如何。而一旦忽為此變。沖命詹事答之。稱皇太弟令孤。今心在天下。豈顧一袍小惠。苟能知命。可君臣束手來降。自當寬貸。苻氏以酬義好。必不使既往之施。獨美於前。王大怒曰：「吾不用王景略。陽平公之言。使白虜敢至如此。」燕慕容垂解鄴圍。初垂以鄴城猶固。會僚佐議之。右司馬封衡請決漳水以灌之。垂巡閣因飲於華林園。秦密出兵掩垂。矢下如雨。垂僅而獲免。又翟斌通謀於長樂。公垂謂諸將曰：「苻氏不必不降。不如開不西歸之路以。」

報秦王時昔之恩乃解趣新城鄴中糧芻俱盡創松木以飼馬乃使陽平太守邵興率騎一千將北引重合侯苻謨高邑侯苻亮阜城侯苻定於常山固安侯苻鑒中山太守王亮於中山以爲已援垂將張崇將兵邀之戰於襄國之南獲輿復使參軍封孚西引驃騎將軍張蚝并州刺史王騰於晉陽蚝騰以衆寡不赴丕進退路窮司馬楊膺請歸於晉丕不可會謝元使劉牢之丁固據碭嶺郭滿據滑臺顏肱劉襲軍於河北襲等進克黎陽丕懼乃使參軍焦達致書於元欲假途求糧西赴國難軍援既接以鄴與朝廷若西

晉記

卷六十一 十六國錄

三

路不通長安陷沒請率所領保鄴爲外臣達與參軍姜讓密謂楊膺曰今禍難如此京師阻隔朝不及夕觀公豪氣不除事必無成宜正書爲表以結殷勤膺素輕丕從之并遣濟南毛蜀毛鮮等分房爲任於晉冬十二月慕容暉欲弑秦王謀洩王乃誅暉及其父子宗族城中鮮卑無少長婦女皆殺之慕容垂復圍鄴焦達既至朝廷欲徵丕任子然後出師達固陳丕款誠不二乃遣劉牢之率師二萬救鄴丕告饑元水陸運米二千斛以饋之長安大饑人相食乙酉十年春三月慕容沖稱帝於阿房改元更始沖

賞罰任情有自得之志慕容盛謂人曰十人之長亦必才過九人然後得安今中山王才不逮人功未成而驕已甚殆難濟哉秦王與沖戰於仇班渠及雀桑皆破之二月又戰於白渠沖圍之數重殿中上將軍鄧邁左中郎將鄧綏尚書郎鄧瓊故鎮軍將軍羌之子也泣而誓衆與毛萇樂蒙虎皮奮矛擊沖軍沖潰拔王王嘉其忠勇竝拜五校賜爵關內侯三月沖使高蓋夜襲長安攻陷南門入南城左將軍竇衝前禁將軍李辯擊之斬首千八百級分其尸而食之劉牢之至枋頭宦者孟豐以楊膺姜讓之謀告長樂

晉記

卷六十一 十六國錄

三

公丕丕怒殺楊膺姜讓牢之以丕自相屠戮懼恒不進夏四月乃至鄴慕容垂逆戰而敗撤圍北還之引兵追之疾趨二百里至五橋澤爭燕輜重垂邀擊大敗之牢之匹馬而走會秦救至得免鄴中饑甚丕師衆就晉穀於枋頭牢之入屯鄴城兵復少振尋坐兵敗徵還丕亦還鄴垂北趣中山平原公暉屢爲沖所敗秦王讓之暉自殺左將軍苟池右將軍俱石子率騎五千與沖爭麥戰於驪山軍敗池死之石子奔鄴秦王大怒使領軍楊定率精騎二千擊沖大破之悉坑其俘定驍勇善戰沖憚之穿馬塹以自固

馬姚萇攻新平。新平太守苟輔將降。郡人遼西太守馮傑。遣令馮羽。尙書郎趙義。汶山太守馮苗。諫曰。天下喪亂。忠臣乃見。昔田單守一城以存齊。今秦猶連州累百。奈何遽爲叛臣哉。輔喜曰。此吾心也。但恐久而無救。郡人橫被無辜。諸君旣能爾。吾豈顧生邪。初石氏之末。新平人殺其部將崔悅。悅子液仕秦爲尙書郎。自表父讎。不同天地。請還冀州。秦王缺其城角以恥之。新平民深以爲慚。至是皆欲立忠義以雪之。憑城固守。萇爲士山地。輔亦爲之。或戰地下。或戰山上。萇衆死者萬餘人。輔乃詐降。萇將入伏兵。

晉記

卷六十一

十六國錄

五

邀擊幾獲之。又斬獲萬計。至是糧竭矢殫。而外救不至。萇使謂輔曰。吾方以義取天下。豈讎忠臣哉。卿但帥衆還長安。吾止須此城耳。輔率男女萬五千口出城。萇圍而坑之。無一遺者。關中堡壁三千餘所。推平遠將軍馮翊趙敷爲統主。結盟以助秦。夏五月。有羣鳥數萬。翔鳴於長安城上。慕容冲攻長安。率衆登城。秦王躬自督戰。飛矢滿身。血流被體。馮翊諸堡壁有負糧冒難而至者。多爲冲所殺。三輔人爲冲所略者。咸密遣使告王。請縱火爲內應。秦王曰。哀諸卿忠誠。何能已。已但時運否喪。寇難殷繁。恐無益於

國。空使諸卿坐自夷滅。吾不忍也。且吾以猛士利兵而踰於烏合。疲鈍之賊。豈非天平。衆固請王使騎七百應之。而冲營縱火者。爲風焰所焚。王深痛之。身爲設祭而招之。曰。有忠有靈。來就此庭。歸汝先父。勿爲妖形。因歔歔流涕。悲不自勝。冲暴掠關中。人皆流散。道路斷絕。千里無煙。王以甘松護軍仇騰爲馮翊太守。與破虜將軍蜀人蘭犢。慰勉馮翊諸縣之衆。衆有感泣者。城中有書曰。古符傳賈錄。載帝出五將久長得。先是民謠曰。堅入五將山。長得王信之。楊定擊冲於城西。爲冲所獲。王益懼。乃付太子宏以後事。將

晉記

卷六十一

十六國錄

五

中山公詵張夫人率騎數百出如五將。宣告州郡。期以孟冬救長安。六月。秦太子宏將母妻宗室男女數千騎。出奔下辨。尋來奔。詔處之江州。慕容冲據長安。秋七月。姚萇使吳忠圍五將。衆皆奔散。侍御十數人不去。秦王神色自若。坐而待之。召宰夫進食。忠至。以王歸新平。幽之別室。萇求傳國璽。王瞋目叱之。曰。小羌乃敢干逼天子。豈以傳國璽授汝羌也。五胡次序。無汝羌名。璽已送晉。不可得也。萇又使尹緯說王。求爲禪代。王又不許。問緯在朕朝何官。曰。尙書令史。王乃歎曰。卿王也。略之儔。而朕不知。宜其

亡也。王自以平生遇萇有恩，尤忿之，數罵萇求死。八月，萇乃縊王於新平佛寺中。年四十八。中山公誅張夫人，竝自殺。萇將士亦皆哀慟。萇欲隱其名，諡曰壯烈天王。初，秦之未亂也，關中土燠，無火而煙氣大起，方數十里。中月餘不滅。王每臨聽訟，觀令舍冤者，舉煙於城北，觀而錄之。長安爲之語曰：欲得必存當舉煙。又有謠曰：長鞘馬鞭擊左股，太歲南行當復虜。秦人呼鮮卑爲白虜也。又謠曰：河水清復清，苻詔死新城。王聞而惡之，每征伐，戒軍候避地有新名者，丕之立也，追諡曰宣昭，廟曰世祖。

晉記

卷六十一 十六國錄

五

丕字永叔，宣昭王之長庶子也。初出鎮於鄴。姚萇幽宣昭於新平，丕將收兵趙魏，西赴長安，會幽州刺史王永，平州刺史苻冲，迫於慕容垂，使昌黎太守宋獻焚和龍薊城官室，率衆三萬進屯壺關，遣使招丕。丕乃去鄴，率男女六萬餘口如潞川，驃騎將軍張蚝并州刺史王騰迎丕入據晉陽。始知宣昭因問舉哀。三軍縞素。王永勸卽尊位，乃以太元十年八月嗣立。大放境內，改元太安，置百官。立妃楊氏爲后，子寧爲太子。阜城侯苻定、高城侯苻紹、高邑侯苻亮、重合侯苻謨先據信都常山，鄴之被圍也，竝降於垂。九月，關

丕卽位，咸遣使謝罪。左將軍竇衡、秦州刺史王統、河州刺史毛興、益州刺史王廣、南秦州刺史楊璧、衛將軍楊定，竝據隴右，遣使招丕，同討姚萇。丕大悅，咸進位州牧。王克與固安侯苻鑒固守博陵。燕慕容麟攻之，矢糧俱竭，冬十二月城陷，俱死之。

晉記

卷六十一 十六國錄

五

築燕熙城而居之。永，鹿弟之孫也。夏四月，姚萇取長安，始稱帝，置百官。六月，西燕弑其主忠，立慕容永爲河東王，稱藩於垂。丕以王永爲左丞相，移檄州郡討姚萇。慕容垂於是天水羌延馮翊寇明，河東王昭新平張晏、京兆杜敏扶風馬郎建忠高平牧官都尉王敏等咸承檄起兵應秦。秋八月，枹罕諸氏以河州刺史衛平年老議廢之，憚其宗強，連日不決。氏啖青謂諸將曰：「大事宜速定，不宜猶豫。」諸君但請衛公來，老氏爲諸君決之。於是大饗諸將，啖青拔劍而前曰：「今天下大亂，豺狼塞路，惟賢主克濟艱難，衛

晉記

卷六十一 十六國錄

天

公誠賢主也雖然耄矣不足以成大事狄道長苻登
王室宗屬而志略雄毅請其立之以保寧宗族諸軍
有不同者齒此乃奮劍攘袂將斬貳已者衆皆莫敢
仰視推登爲雍河二州牧帥衆五萬下隴攻拔南安
遣使請命丕封登爲南安王冬十月丕留王騰守
晉陽楊輔成壺關而自率衆四萬進據平陽秦州刺
史王統以秦州降秦慕容永聞之遣使假道還京丕
弗許使王永苻纂攻之以俱石子爲前鋒與永戰於
襄陵大敗永及石子皆死之丕率數千騎南奔東垣
謀襲洛陽揚威將軍馮該自陝要擊之斬丕執其太

晉記

卷六十一 十六國錄

天

擊逆羌事終不克可以後事付卿弟司馬殄碩德者
必此人也登既代衛平遂專征伐時歲旱衆饑道殣
相望登每戰殺賊名爲熟食謂軍士曰汝等朝戰暮
飽何憂饑邪姚萇聞之急召碩德曰汝不來必爲苻
登所噉碩德遂下隴奔萇東垣之敗渤海王懿濟北
王昶自杏城奔登登爲不發喪欲立懿爲主衆皆曰
渤海王幼冲未堪多難國亂而立長君春秋之義也
非大王不可乃以太元十一年十一月嗣立諡丕曰
哀平帝大赦境內改元太初立宣昭神主於軍中載
以輜輶衛以虎賁三百人將戰必告有爲必啓十二
月登繕甲募兵將伐萇乃告於神主因歔欬流涕將
士莫不悲慟咸刻鉞鎧爲死休字示以戰死爲志也
每戰以長稍鉤刃爲方員大陣知有厚薄從中分配
故人自爲戰所向無前初慕容之亂秦中壘將軍徐
嵩屯騎校尉胡空各聚衆據險築堡以自固既而受
後秦官爵姚萇之弑苻宣昭也空嵩以王禮葬宣昭
於二堡之間至是咸率衆降登拜嵩雍州刺史空京
兆尹而改葬宣昭以天子之禮
丁亥十二年春立妃毛氏爲后弟懿爲太弟遣使封
苻纂爲魯王師奴爲朔方公纂怒謂使者曰渤海王

世祖之孫先帝之子南安王何不立之而自尊乎長史王旅諫曰南安已立理無中改寇虜未平弟宗室中自爲讎敵也纂乃受命於是盧水虜帥彭沛殺屠各董成張龍世新平羌雷惡地等皆應之有衆十餘萬以寶衝爲南秦州牧楊定爲益州牧楊璧爲梁州牧苻纂敗姚碩德於涇陽姚萇自陰密距纂纂退屯敷陸寶衝克萇汧雍二城斬其將姚元平張略夏登次於瓦亭姚萇陷彭沛穀堡沛穀奔杏城秋七月姚萇遷陰密馮翊太守蘭犢率衆二萬自頻陽入於和寧謀伐長安而苻師奴殺其兄纂自立

晉記

卷六十一 十六國錄

三

爲秦公弗克遂萇軍於渥源師奴逆戰大敗亡奔鮮卑其衆多潰八月登進據胡空堡戎夏歸之者十餘萬冬十二月萇將姚方成陷徐嵩堡執嵩嵩罵曰汝姚萇罪當萬死先帝赦之授任內外榮寵極矣不思報德而乃親爲大逆犬馬猶識主汝羌豈可以人理期也幸速殺我使我得早見先帝取萇於地下方成怒三斬嵩漆其首爲溺器登哭之慟贈嵩車騎大將軍諡之曰忠武姚萇其故主秦王堅尸鞭撻剝裸薦之以棘坎土而埋之戊子十三年春登率衆下隴入朝那姚萇據武都相

持累戰互有勝負登軍中大饑收萇而食秋七月各解而歸萇還安定登就食新平畱大軍於胡空堡率騎數萬圍萇營四面大哭哀聲感人萇惡之命三軍亦哭以應登登軍乃退

己丑十四年春姚萇以秦戰輒勝謂得苻壯烈之助亦立壯烈神主於軍中而禱之登升樓遙謂之曰爲臣弑君而立象請禱庸有益乎大呼曰弑君賊姚萇吾與汝決之何爲枉殺無辜萇憚而不應久之以戰不利軍中每夜驚乃斬象首使中軍姚崇襲大界登引師要之敗崇於安邱俘斬萬計進寇平涼使尙書

晉記

卷六十一 十六國錄

三

苻願原成之而自逼安定諸將勸萇決戰萇曰與苻寇爭勝兵家之忌也吾將以計取之乃畱兵守安定率騎三萬夜襲大界陷之驅掠男女五萬餘口登后毛氏美而勇善騎射兵入其營彎弓跨馬率壯士力戰殺七百餘人衆寡不敵爲萇所執萇將納之毛氏罵且哭曰姚萇汝既弑天子又欲辱皇后皇天后土寧汝容乎萇乃殺之諸將欲因秦軍驍亂擊之萇曰彼衆雖亂怒氣猶盛未可輕也登收合餘衆屯胡空堡冬寶衝自繁川趣長安登率衆從新平徑據千戶固使楊定率隴上諸軍爲後繼楊璧蕭守仇池并

州刺史楊政、冀州刺史楊楷各率所統會於長安。張大敗之。張龍世貳於登，登攻龍世於鴛泉堡。姚萇救之，登退。萇密使東門將軍任夔宗度許為內應，遣使招登。登將從之，征東將軍雷惡地將兵在外聞之，馳騎見登曰：「姚萇多詐，不可信也。」萇聞惡地詣登，謂諸將曰：「此羌多智，今事不成矣。」登聞萇懸門以待大將，口微雷征東，吾幾為登子所誤矣。

庚寅十五年秋七月，馮翊郭質起兵廣鄉以應秦，移檄三輔曰：「義感君子，利動小人。吾屬世蒙先帝之仁，

晉記

卷六十一 十六國錄

三

非常伯納言之子，即卿校牧守之允也。而可坐視豺狼忍害君父，裸尸薦棘，痛結幽泉，山陵無松隱之兆，靈主無清廟之頌。凡為臣子，能不痛心。姚萇窮蹙，雖虐毒被神人而敢妄竊大名，厚顏瞬息，皇天雖欲經之，亦必假手於忠義。凡百君子，夙懷義方，與其含恥而存，孰若蹈道而死哉。於是三輔壁壘皆應之。惟鄠縣苟曜據逆方堡，有眾一萬，率眾擊質，質走洛陽。曜附於姚萇。

辛卯十六年夏五月，苟曜使使告登，許為內應。登自曲牢赴之。次於馬頭原，姚萇率眾距之。大戰敗萇軍，

殺其尚書吳忠，進攻新平。萇急趣救。姚碩德曰：「陛下慎於輕戰，每欲以計取之。今失利而更前，何也？」萇曰：「此非若所知也。登用兵遲緩，不識虛實。今輕兵直進，此必苟曜與之有謀也。緩之則其謀得成，故及其未合而擊之耳。」遂進戰，登敗而還。登將金槌叛降萇。壬辰十七年，姚萇有疾，登聞之，秣馬厲兵。秋七月，與姚崇戰於清水，進逼安定。去城九十餘里，萇疾小瘳，率眾拒登。登懼而退。萇夜率軍過登營，三十餘里以蹕。登候騎旦告萇，諸營皆空。不知所向。登驚曰：「此為何人去？我不知來，我不覺謂其將死，忽然復來，吾與

晉記

卷六十一 十六國錄

三

此羌同世，何其厄哉！遂罷師還雍。

癸巳十八年秋七月，竇衝叛，自稱秦王。冬十二月，姚萇卒，登聞之，喜曰：「今而後姚興小兒，吾將折檻以笞之矣。」

甲午十九年夏四月，登率眾而東，攻屠各姚奴帛諸二堡，克之。自甘泉向關中，姚興追登不及，登從六陌趣廢橋，與將尹緯據橋。秦兵爭水不得，渴甚，與緯大戰，登敗。匹馬奔雍，初登之東也。雷弟廣守雍，子崇守胡空堡。崇廣聞登敗，出奔衆潰，登至無所歸，遂奔平涼，收集遺眾入馬毛山。秋七月，姚興率師攻之，登自

子宗質乞伏乾歸乾歸遣二萬騎救之登引軍出迎與興戰於山南軍敗死之年五十二崇立於湟中冬崇與楊定攻乞伏乾歸兵敗見殺苻秦遂亡

自兩京既覆九州幅裂蒲洪乘石氏之亡奮翅枋頭遺命入關而建業克定三秦與民休息長生嗣之安乎始哉宣昭豁達好善委任王猛君臣相契雖管葛無以加焉而苻融權翼鄧羌張蚝之倫或贊經綏恢勇略由是夷燕取蜀平代吞涼四海之內兵不行撫黎元興學校功侔乎曩烈矣既而復諫違謀藹江南之小動天下之兵徒矜涿野之疆終致昆陽之敗蓋其氣已盈天之所忌也夫天下大器也一安難傾一傾難正步搖燒當承豐土崩不敢自焚豈不哀哉苻登繼承叔之亡厲死休之志雖功不克成而義烈慷慨於宣昭蓋有光焉

晉記

卷六十一 十六國錄

三

晉記卷六十一終

晉記卷六十二

十六國錄

蕭山郭

前涼

張軌 張寔 張茂 張駿 張重華

張曜靈 張祚 張元靚 張天錫

張軌字士彥安定烏氏人漢常山王耳十七世孫也家世孝廉祖烈魏外黃令父溫太官令軌少好學與同郡皇甫謐友善隱於宜陽女几山泰始初受叔父錫官五品除太子舍人累遷征西軍司永寧中天下多難軌陰圖據河西筮之遇泰之觀乃投策而喜曰此霸者之兆也於是求為涼州拜護羌校尉涼州刺史時鮮卑反叛寇盜縱橫軌擊之斬首萬餘級威行河西以宋配陰充氾瑗陰濟為股肱謀主立學校置崇文祭酒春秋行鄉射之禮秘書監繆世徵少府掾虞夜觀星象曰天下方亂避難之所惟涼州耳張士彥殆其人乎顯穎犯關軌遣兵三千東赴京師初漢末金城人陽成遠殺太守以叛郡人馮忠趙戶號哭嘔血而死張掖人吳詠為護羌校尉馬賢所辟後為太尉龐參掾參賢相誣罪應死皆以詠為証詠念理無兩直自刎而死參賢聞之愧而相釋軌求葬其墓

旌其子孫永興中鮮卑若羅拔能爲寇使宋配擊斬拔能俘數萬口威名益振惠帝使使加軌安西將軍封安樂鄉侯邑千戶遂大城姑臧其城本匈奴所築也南北七里東西三里因地有龍形名之曰卧龍城永嘉初東羌校尉韓稚殺秦州刺史張輔軌使中督護氾瑗率衆二萬伐稚先遣稚書曰今王綱紛撓牧守宜戮力勤王而卿乃稱兵內侮吾董任一方義在伐叛然伐木之感心豈可言卿若單馬軍門當與卿共平世難耳稚得書投軌使使於南陽王模模遣軌帝所賜劍曰隴西征伐相委如此劍矣王璠寇洛陽

審記

卷六十二

十六國錄

二

軌遣北宮純張纂馬魴陰濬等率州兵擊之又敗聽於河東京師歌之曰涼州大馬橫行天下若寇賊消鴟若翩翩怖殺人詔進封西平郡公下當是時天下既亂所在使命不至軌獨遣使貢獻時弗替後患風口不能言使子茂攝州事軌別駕麴晃遣使告南陽王模稱軌廢疾請以秦州刺史賈胤代軌胤將受之其兄不可曰張涼州一時名士威著西土汝何德以代之邪晉昌張越涼州大族也識言張氏霸涼自以爲應之以隴西內史託疾歸河西陰圖代軌使其兄酒泉太守鎮及西平太守曹祛上疏

更請刺史移檄廢軌以軍司杜耽攝州事使耽表越爲刺史治中陰濬馳長安割耳盤爲軌訴在長史王融參軍孟暢踰折鎮檄勒兵戒嚴而武威太守張璠亦遣子坦馳詣京師上表留軌會軌子寔自洛陽歸以爲中督護率兵擊鎮復使鎮甥太府主簿令狐亞勸鎮降鎮乃委罪功曹魯連斬之流涕歸寔張坦至自京師帝優詔勞軌命誅曹祛軌大悅赦州內殊死已下令寔率尹員宋配以步騎三萬討祛別遣從事田迥王豐率騎八百自姑臧西南出石驢據長寧祛使麴晃拒戰於黃阪寔詭道出浩亶戰於破羌祛社

審記

卷六十二

十六國錄

二

及牙門田囂軌使治中張閭送義兵五千及郡國孝貢計器甲方物歸於京師令有司推詳立州以來有清貞嘉遜碩學著述殉義忠諫與權智雄勇爲除難又詔佞諛主者具狀以聞州中父老莫不相慶光祿傅祗太常摯虞遣軌書告京師饑匱軌卽遣參軍杜勳獻馬五百匹氍毹三萬匹使使進軌銀西將軍都督隴右諸軍封霸城侯開府降召儀同三司策未至而王彌逼洛陽使將軍張斐北宮純郭蒙等率精騎五千入衛旣而京師陷裴等皆沒中州避難來者日月相繼分置武興晉興二郡以居之聞秦王入

關乃馳檄關中以兵七萬期仲秋會於臨晉秦王爲皇太子遣使拜軌驃騎大將軍秦州刺史裴苞東羌校尉貫與據險斷使而西平王叔與曹祐餘黨麴儒等劫前福祿令麴恪爲主執太守趙彝東應裴苞使寔擊之斬儒等左督護陰預與苞戰陝西大敗之苞奔桑凶塢愍帝卽位進司空涼州自泰始中荒廢人不用錢裂布匹爲段數縑布既惡雖市易而不任衣用軌知其弊立制準布用錢錢遂大行人賴其利劉曜寇北地使參軍麴陶領三千人衛長安帝遣大鴻臚辛攀拜軌侍中太尉涼州牧西平公固辭軌在州

書記

卷六十二 十六國錄

四

十三年寢疾遺令曰吾無德於人今疾病彌留始將命也文武將佐咸當宏盡忠規務安百姓上思報國下以寧家素棺薄葬無藏金玉善相安遜以奉朝命表立子寔爲世子卒年六十諡曰武公

寔字安遜初以秀才爲郎中永嘉初請從父於涼州改授議郎以討曹祐封建武亭侯尋進福祿縣侯建興中除西中郎將領護羌校尉軌卒州人立寔愍帝下策書曰維乃父武公著勳西夏頃胡寇狡猾侵逼近甸義兵銳卒萬里相尋方貢遠珍府無虛歲方委專征蕩清九域吳天不弔凋余藩后朕用悼厥心維

爾儁劬英毅宜世表西海今授持節都督涼州諸軍事西中郎將涼州刺史護羌校尉西平公往欽哉其關宏先緒俾屏王室蘭池長趙爽上軍士張冰得璽文曰皇帝璽羣僚畢賀寔曰孤常忿袁本初擬肘此非人臣所宜置也因獻於京師下令國中曰忝紹前蹤庶幾刑政不爲百姓之患而比年饑旱殆由庶事有缺竊慕箴誦之言以補不逮自今有面刺孤罪者酬以束帛翰墨陳孤過者答以筐篚謗言於市者報以羊米賊曹佐隗瑾曰聖王將舉大事必崇三訊之法故疑丞輔弼所以補闕而拾遺也今事無巨細悉

書記

卷六十二 十六國錄

五

由獨斷謬闕則下無分謗宜偃塞聰明與衆共之不然羣僚將畏威而面從若惡專歸於上雖賞以千金亦終無言也寔善之賜帛四十匹遣督護王該送詣郡貢計及名馬方珍於長安劉曜入寇愍帝將出降夜見公卿密使黃門郎史淑侍御史王冲齋詔授寔大都督涼州牧侍中司空承制行事寔以天子蒙塵不拜寔叔父西海太守張肅聞京師危逼年七十矣請爲先鋒擊曜寔以年老弗許既聞京師陷悲憤而卒寔大臨三日遣太府司馬韓璞滅寇將軍田齊撫戎將軍張閭督護陰預步騎一萬東赴國難璞次南

安而諸羌斷軍路相持百餘日糧竭矢盡璞殺駕牛
饗軍泣謂衆曰汝曹念父母乎曰念念妻子乎曰念
欲生還乎曰欲從我令乎曰諾乃鼓譟進戰會張閭
率金城軍繼至夾擊大敗之斬級數千時焦崧陳安
寇隴右東與劉曜相持雍秦之人死者十八九而涼
州獨全初永嘉中長安謠曰秦川中血沒腕惟有涼
州倚柱觀言其晏安而無事也陳安叛保逼上邦南
陽王遣使告急使金城太守竇漪率步騎二萬赴之
軍次新陽而愍帝崩問至素服舉哀保聞愍帝崩自
稱晉王建元署置百官遣使拜寔征西大將軍都尉

晉記

卷六十二十六國錄

六

張說曰南陽王忘國恥而妄自尊大非濟時救難者
也晉王明德昵藩先帝憑屬天眷有晉肇基江表宜
勸卽尊號以杜覬覦寔乃馳檄天下推崇晉王爲天
子遣牙門蔡忠奉表江南是歲元帝卽位於建鄴改
元太興寔所稱建興六年也陳安之去保也氏羌應
之保窘遷祁山未幾又爲劉曜所逼遷於桑城將謀
奔寔寔使將陰監逆保聲言翼衛實禦之也保薨衆
潰奔涼州者萬餘人寔自恃險遠頗驕時民謠曰蛇
利砲蛇利砲公頭墜地而不覺京兆人劉宏客居天
梯第五山以左道惑衆寔左右皆事之帳下閭沙崔

春秋

牙門趙仰

崔氏春

宏鄉人也宏謂之曰天與我

神聖應王涼州沙仰信之陰與寔左右謀殺寔而奉
宏寔弟茂知之密使牙門史初殺宏沙仰不知也以
其夜弑寔寔在位六年是爲元公子駿幼弟茂攝事
茂字成遜初爲秦州刺史太興三年寔被弑州人推
茂爲大都督太尉涼州牧茂以未奉朝命但稱使持
節西平公誅閭沙及黨與數百人赦其境內築靈鈞
臺周輪八十餘堵基高九仞武陵人嚴曾夜叩門呼
曰武公遣我來曰何故勞百姓而築臺乎姑臧令辛

晉記

卷六十二十六國錄

七

嚴以曾妖妄請殺之茂曰吾實勞民曾稱先君之令
何謂妖乎太府主簿馬魴諫曰今世難未夷不宜崇
飾臺榭且比年來衆務覺日奢於往矣而今益甚之
百姓其謂明公何茂曰吾過也乃命止役明年趙王
曜自隴上西擊涼州遣其將劉咸攻韓璞於冀城呼
延寔攻陰鑒於桑壁戎卒共二十餘萬臨洮人翟楷
石琮逐令長以縣應趙河西大震參軍馬岌勸茂親
出拒戰長史汜禕請斬之岌曰公精柏書生不知
大計且明公父子欲爲朝廷誅劉曜肝食有年矣今
劉曜自至羣情瓦解遐邇之情仰繫明公力雖不敵

勢不可以不奮也。茂卽出次石頭，以參軍陳珍爲平虜護軍，率卒騎禦之。茂謂珍曰：「曜若以精騎奄尅南安，席卷河外，長驅而至，則計將安出？」珍曰：「趙兵雖多，皆氏羌烏合之衆，恩信未洽，安能曠日持久？與我爭衡哉？雖然，彼衆我寡，明公何不遣一介之使，暫屈求和，彼必欣於得名，是不戰而自退也。彼受其虛名，吾陰杜後患，公可高枕而臥矣。」趙諸將爭欲濟河，劉曜曰：「吾軍困疲，其實難用。今但案甲勿動，以威聲震之。」若出二旬而茂表不至者，吾爲負卿矣。茂尋遣使稱藩，曜大悅，拜茂太師，封涼王，復大城姑臧，修靈鈞臺。

公茂無子，駿嗣。駿字公庭，十歲能屬文，卓越不羈，而性淫縱，好夜微行於邑里，國中化之。及統任年十八矣，初愍帝使者黃門郎史淑在姑臧，左長史汜祿、右長史馬謨、諷淑令拜駿使持節、大都督、大將軍、涼州牧，領護羌校尉、西平公，赦其境內，置左右前後四率官。繕南宮，趙遣使拜駿涼王。駿使參軍王騰聘趙，趙王曜謂騰曰：「貴州必欲追躡寶融，款誠和好，卿能保之乎？」騰曰：「不能。趙侍中徐邈曰：『君來聘上國，而曰不能，何也？』」騰曰：「齊桓貫澤之盟，憂心兢兢，諸侯不召自至，葵邱之會，驕而叛者九國。趙國之化，常如今日可也。若政教陵遲，尙未能察邇况鄙州乎？」曜顧左右曰：「此涼州高士也。」禮而遣之。太寧三年，後趙石勒敗趙兵，駿聞之，乃去趙官爵，復稱晉大將軍、涼州牧，使武威太守竇漪金城太守張閭、武興太守辛巖、揚烈將軍宋輯率衆數萬會韓璞攻趙秦州。趙遣南陽王劉允禦之，允使冠軍呼延那雅率親御郎三千絕涼運道，而自襲辛巖於沃干嶺，涼軍皆潰，死者二萬餘人，允乘勝追奔濟河，拔令居入據振武，趙遂取河南地，初駿之立也，姑臧諸曰：「鴻從南來，雀不驚，誰謂孤雛尾翅生。」高舉六

翻鳳皇鳴咸和三年石勒破洛陽執趙王曜駿遂復收河南之地至於狄道置五屯護軍與後趙分境西域諸國獻汗血馬火浣布犛牛孔雀巨象及諸珍異二百餘品於駿七年羣僚勸駿稱涼王領秦涼二州牧駿不許然境內皆稱之爲王又請立世子駿遂立子重華爲世子先是駿遣傅穎假道於成通表京師李雄弗許駿乃使治中從事張淳稱藩於成以假道焉成主雄大悅當是時雄憾南氐楊初淳因說雄曰南氐無狀屢爲邊害陛下宜先討百頃次平上邽然後席卷三秦東清許洛掃蕪趙拯二帝梓宮於平陽

書記 卷六十二 十六國錄 十一

反皇興於洛邑何爲鬱鬱久居此乎雄怒僞許之將使盜覆淳於東峽成橋贊密以告淳淳乃謂雄曰君使小臣行無迹之地經百蠻之域萬里通詔若陛下必能成人之美也今微聞欲殺臣不知果否若欲殺臣何不斬之都市曰此涼州使臣臣等欲使琅邪假途於我我不欲而殺之者也臣等欲之江中豈足以爲戒乎雄大驚曰安有此邪當令卿還河右耳成司隸景騫曰張淳壯士也宜重任之雄曰壯士豈爲人留者卿盍試之騫謂淳曰得景騫可且遣下吏淳曰寡君以皇興幽辱梓宮走天下之

恥未雪蒼生之命倒懸故使淳表誠大國所論事重非下吏能傳若下吏所了者淳亦不來矣雖有火山湯海無所辭難豈寒暑之足避哉騫以告雄雄曰此人矯矯不可得用也厚禮而遣之謂淳曰貴主英名蓋世士險兵彊何不稱帝自娛一方淳曰寡君祖父以來世篤忠良以讎恥未雪日昃忘食枕戈待旦琅邪中興江左故遣淳萬里歸誠何言自娛邪雄有慚色曰吾祖父往與六郡避難此都爲同盟所推遂王西土琅邪若能中興大晉於中州者吾亦當率衆輔之爾淳還至龍鶴募人通表卒達於京師初張軌據涼州屬天下大亂寔茂繼之所在征伐軍無寧歲至駿而境內漸平使將楊宣張植牛霸張冲率師越流沙伐龜茲鄯善於是西域竝降焉耆前部于寅王遣使貢方物得玉璽於河駿盡有隴西之地士馬彊盛舞六佾建豹尾立明堂辟雍所置官寮府寺擬於王者然駿能自改厲勤修庶政總御文武咸得其材陰有兼并秦雍之志分州西界三郡置沙州東界六郡置河州官屬皆稱臣於姑臧城南築城起謙光殿飾以金玉其四面各起一殿東曰宜陽青殿南曰朱陽赤殿西曰政刑白殿北曰元武黑殿旁皆有直省內

書記 卷六十二 十六國錄 十一

官寺署章服器物一如方色。駿按四時而居焉。建興中，敦煌計吏耿訪到長安，既而遇亂，不得反奔漢中。因東渡江，以太興二年至京師，屢上書以本州未知中興，宜遣大使乞為鄉導。時適有內難，許而未行。咸和二年，以訪守治書御史，拜駿鎮西大將軍，選隴西賈陵等十二人配之。訪停梁州七年，以驛道不通，召還，遂以詔書與賈陵託為賈客到長安，不敢進。咸和八年，始達涼州，駿受詔，使部曲督王豐報謝，并遣陵歸。上疏稱臣而不奉正朔，稱建興二十一年。九年，復使訪隨豐等齎大將軍印綬賜駿，自是每歲使命不替。

卷六十二 十六國錄

十一

絕咸康二年夏五月，雨雪，境內大饑。永和元年，以世子重華為五官中郎將、涼州刺史、酒泉太守，是歲駿稱涼王，駿在位二十二年。永和二年卒，年四十，是為文公次子重華立。

重華字泰臨，永和二年五月嗣立，稱大都督、太尉、涼州牧、西平公。假涼王，赦其境內，輕賦斂，除關稅，省園囿，百姓大悅。遣使於趙，趙王虎以重華年少，新立志滅河西，使王擢麻秋孫伏都將兵擊之。軍臨金城，太守張冲降秋。金城令敦煌車濟謂秋曰：「吾身可殺，志不可移也。」臨之以兵，不屈而死。涼州震動，重華掃境。

內使征南將軍裴恆禦之，恆壁於廣武，久而不戰。司馬張耽言於重華曰：「臣聞國以兵為彊，兵以將為主。然議者舉將多推宿舊，夫韓信之舉，非舊名也；穰苴之信，非舊將也；呂蒙之進，非舊勳也；魏延之用，非舊德也。蓋明王之舉，舉無常，人才之所能，則授以大事。今疆寇在郊，諸將不進，人情騷動，主簿謝艾資兼文武，可用也。」重華即召艾問方略。艾曰：「昔耿弇不欲以賊遺君父，黃權願以萬人當寇，乞假臣兵七千人，足破趙矣。」重華大悅，拜艾中堅將軍，配步騎五千，引師出振武。夜有二梟鳴於牙中，艾曰：「梟，逆也。」六博得梟。

卷六十二 十六國錄

十三

者勝。今梟鳴牙中，寇敵之兆也。遂進戰，大破之，斬首五千級。重華封艾為福祿伯。諸臣害其寵，毀之，出為酒泉太守。麻秋復攻大夏，大夏護軍梁式執太守宋晏以城降秋。秋使晏以書誘宛城都尉宋矩，宋矩謂秋曰：「辭父事君，當立功義，功義不立，當守名節。」矩終不肯主偷生於世也。遂先殺妻子，自刎而死。三年四月，麻秋進攻枹罕，晉陽崔氏春太守秋作呂郎坦欲棄外城，武城太守張俊曰：「不可。」棄外城則動衆心，衆心動則大事去矣。固守外城。秋率衆八萬圍塹數重，雲梯電車地突百道，皆進城中。亦禦之，秋衆死傷者數萬。趙

齊記

卷六十二

十六國錄

古

復使將劉渾率步騎二萬會秋。郎坦潛與秋通。趙兵自西北隅上校尉張璠與宋修張宏辛挹郭普距之。短兵相接。斬二百餘人。秋謂諸將曰。我用兵於五都之閒。攻城略地。往無不捷。今傷兵挫銳。殆天所贊。非人力也。退保大夏。趙以石寧為征西將軍。以司并兵繼秋復進。重華乃使謝艾率步騎三萬進軍臨河。秋以三萬衆距艾。艾乘輅車冠白帽。鳴鼓而行。秋望而怒曰。艾年少書生。冠服如此。輕我也。命黑稍龍驤三千人馳擊之。艾左右大擾。左戰帥李偉勸艾乘馬。艾弗聽。方下車。踞胡牀。指麾處分。趙人懼其有伏也。止不敢進。艾使張瑁從左南緣河截其後。秋兵欲還。艾乘勢奮擊。遂大敗之。斬秋將杜勳。汲冢。斬萬計。秋亡。馬奔大夏。趙王虎歎曰。吾以偏師定九州。今以九州之力困於枹罕。彼有人焉。未可圖也。論功以艾為太府左長史。食邑五千戶。帛八千匹。夏五月。麻秋等復據枹罕。以衆十二萬進屯河內。使王擢略地晉興廣武。越洪池嶺至於曲柳。將軍牛旋距之不克。趙涼涼衆七千餘家。復以孫伏都為征西將軍。與麻秋等長驅濟河。姑臧大震。重華欲親出拒之。從事索遐曰。謝艾威名已振。膽略非常。今遣艾足以平豎子矣。土何

齊記

卷六十二

十六國錄

古

事親冒矢石邪。乃以艾都督征討行衛將軍。還為軍正將軍。率步騎二萬距秋。艾建牙旗。盟將士。有西北風。揚旗東南。指還曰。風為號。令。今能令旗指之天所贊也。破之必矣。軍次神鳥。王擢與前鋒戰。敗。遁還河南。八月戊午。艾大破之。秋通歸金城。艾還擊叛虜斯骨真。萬餘落破之。斬首千餘級。俘二千八百戶。獲牛羊十餘萬頭。重華連破趙兵。頗怠於政事。希見賓客。司直索超諫曰。先王勤儉。以實府庫。虛心下賢。採納不倦者。以讎恥未雪。志平海內故也。今蓄積已虛。而寇讎尚在。文奏入內。歷旬不省。或注情於棊奕之閒。繆繆左右小臣之娛。至使親臣不言。朝吏杜口。殆非明王之事也。重華大悅。謝之。七年。趙中郎將王擢屯隴上。秦將苻雄敗之。擢奔涼州。重華拜擢征虜將軍。八年二月。使與張宏宗悠率步騎萬五千伐秦。秦使苻碩禦之。戰於龍黎。大敗而還。宏悠皆沒。既而復授擢兵。尅其秦州。乃遣使上表。詔進為涼州牧。初三年十月。朝廷遣侍御史俞歸拜重華護羌校尉。涼州刺史西平公假節大將軍。俞歸至涼州。重華方謀為涼王。不肯受詔。使所親沈猛私於歸曰。我主公奕世忠於晉室。而不如鮮卑矣。臺加慕容皝燕王。今甫授州

主大將軍何以勸有功忠義之臣乎。歸曰王者之制異姓不得稱王。爵之貴者莫若上公。漢高一時王異姓。尋皆誅滅。蓋權時之宜。非厚之也。至於戎狄。不從此例。春秋時吳楚稱王。而諸侯不以爲非者。蠻夷畜之也。假令齊魯而稱王。諸侯豈不伐之。陛下以貴公忠賢。故爵以上公。位以方伯。鮮卑北狄。豈足爲比哉。子失問矣。且吾聞之。有不世之功。亦有不世之賞。今貴公始繼世而爲王。若率河右之衆。南平巴蜀。東掃趙魏。修復舊都。以迎天子。將何以加之邪。沈猛以告重華。乃受詔。未幾自稱涼王。永和九年卒。年二十七。

晉記

卷六十二 十六國錄

七

在位七年。是爲昭公。子曜靈嗣。

曜靈字元舒。嗣立年十歲矣。重華庶兄長寧侯祚。性傾巧。善事內外。與重華嬖臣趙長尉。緝相結。烝重華母永壽太后馬氏。酒泉太守謝艾惡之。上言權倖用事。公室將危。乞入侍。重華疾甚。手令徵艾輔政。祚長等匿之。重華卒。長緝矯令以祚督中。諸軍秉政。又說馬氏廢曜靈爲涼寧侯。而立祚宋混之起兵也。祚使楊秋胡殺曜靈於東苑。埋之沙坑。是爲哀公。祚既自立。淫暴不道。殺酒泉太守謝艾。永和十年。自稱涼王。改建興四十二年。爲和平元年。赦殊死。賜鰥

寡。加文武爵各一級。追崇曾祖軌爲武王。祖寔爲昭王。從祖茂爲成王。父駿爲文王。弟重華爲明王。立妻辛氏爲王后。弟天錫爲長寧王。子泰和爲太子。庭堅爲建康王。曜靈弟元覲爲涼武侯。其夜天有光如車蓋。聲若雷霆。震城邑。明日大風拔木。災異迭見。而祚凶虐愈甚。其尙書馬岌以切諫免官。郎中丁琪又諫曰。先公以來。世執忠節。於今五十餘歲。故能以一州之衆。抗崩天之虜。師徒歲起。人不告疲。今勳德未高於先公。而竟自尊大。中外離心。安能以一隅之地。禦天下之師乎。祚大怒。斬之。使和吳伐驪軒。戎於南

晉記

卷六十二 十六國錄

七

山大敗而還。桓溫入關。祚憚之。謀西保敦煌。溫還而止。王擢鎮隴西。祚密使人刺之。不尅。乃使其將牛霸。張芳率三千人擊之。擢遂奔秦。國中五月隕霜。殺苗稼。由是羣臣人人自危。上下怨憤。有神降於元武殿。自稱元冥。能與人語。祚日夜祈請。神言與之福。祚大悅。河州刺史張璠鎮枹罕。祚使將焉耆張玲將兵襲之。張掖人王鸞頗知神道。謂祚曰。涼國將不利。軍出不復還矣。祚大怒。以妖言沮衆。斬之。以徇。鸞臨刑曰。我死不二旬。軍必敗。十一月七月。祚密使張掖太守索孚伐璠。璠起兵斬孚。移檄州郡廢祚。復立曜靈。先

是敦煌人宋混見脩與祚有隙八月混與弟澄聚眾萬餘人應璫破揣揣單騎而歸閏九月璫軍至姑臧祚收璫弟琚及子嵩將殺之嵩琚募數百市人揚言曰張祚無道大軍已到城東敢有舉手者誅三族琚嵩率眾入殿領門將軍趙長開宮門應之祚按劍殿上大呼叱左右力戰莫有應者遂殺祚梟其首暴尸道上國中悅推元靚爲主年七歲矣

元靚字元安重華之庶子也既立復稱大都督大將軍校尉涼州牧赦其國內以張璫爲衛將軍宋混爲僕射秦征西大將軍苻柳使參軍閻負梁殊於涼張

書記

卷六十二 十六國錄

六

璫見之曰我晉臣也臣無境外之交二君何以辱臨負殊曰秦王與君爲鄰使來修好君何怪焉璫曰吾盡忠於晉今六世矣若與苻征西通使是上背先君之志也負殊曰晉室卑微僻在江南是以涼之先王識時知機北面二趙今大秦威德方隆涼王若欲自帝河右非秦敵也如以小事大則莫若舍晉而事秦璫曰中州多好食言昔在石氏使者方還而戎車旋至將何以取信乎負殊曰趙人姦詐秦敦敬信安可以趙而疑秦哉張先楊初阻兵一方先帝討之舍其罪戾寵以爵秩涼州獨不聞乎璫曰秦既無敵於天

下何不先取江南負殊曰主上以江南必以兵服河右可以義懷行人至此爲涼非爲秦也涼苟不達天命區區河右恐非君之土矣璫曰我踰據三州帶甲十萬西包蔥嶺東距黃河鐵騎自守秦其如我何負殊曰涼州山河雖固孰若殺函民物雖饒何如秦雍杜洪張琚擁趙氏之餘資兵彊財富虎踞關中有席卷四海之志先帝戎旗西指而旬月之間冰消雲散主上若以涼州偏強將百萬之衆赫然西征涼州其何以待之璫笑曰此事當決之於王非身之所敢專也負殊曰涼王幼冲君居伊霍之任國家安危惟君

書記

卷六十二 十六國錄

九

所舉耳璫懼乃遣使稱藩於秦隴西李儼殺大姓彭姚自立於隴右元靚使牛霸率衆擊之未達而西平人衛緄亦據郡以叛霸衆潰單騎而還張璫先欲擊緄以兄珪在緄中爲疑緄亦以弟在璫中未決也西平郭勛解天文緄聘而問之勛曰張氏應衰衛氏當興豈可因一弟而滅一門宜速伐璫緄將從之未發而璫弟琚率衆擊緄西平田旋說酒泉太守馬基背璫曰緄擊其東我絕其西不旬而天下可定斯閉口捕舌也基遂應緄璫使司馬張姚王國將二千人擊基斬基及旋傳首姑臧璫兄弟負其勳猜忌苛虐

書記

卷六十二十六國錄

三

專以愛憎爲賞罰。郎中殷邵諫之。璿曰：虎生三日，自能食肉，不須人教也。輔國將軍宋混性忠鯁，璿憚之。升平三年，欲殺混及其弟澄，而因廢元靚，或以告混。混帥壯士楊和等四十餘騎，奄入南城，宣告諸營曰：張璿謀反，太后命我誅之。璿麾下元臚刺混不中，璿逆戰不勝，與弟琚皆自殺。元靚封混酒泉侯，以車騎大將軍輔政。請元靚去王號，復稱涼州牧。四年四月，混卒。弟澄代混。秋九月，右司馬張邕欲專權，殺澄，滅宋氏。元靚乃以邕爲中護軍，以叔父天錫爲中領軍。其輔政，邕既殺宋澄，驕淫縱恣，多所刑殺，國人患之。

今唯殺邕身，餘皆不問。邕衆聞之，皆散走。邕乃自刎而死。天錫悉誅邕黨，專朝政。始改建興四十九年，奉升平之號。興寧元年八月，駿妃馬氏卒。元靚尊其庶母郭氏爲太妃。太妃忌天錫與張欽謀殺之事，洩天錫殺欽及太妃，遂弑元靚而自立。宣言暴薨，年十五。在位九年，是爲沖公。

天錫字純嘏，駿之少子也。元靚死，天錫立，使司馬綸、騫奉章請命。送御史俞歸還京師。興寧二年二月，詔拜天錫大將軍、大都督，護羌校尉、涼州刺史、西平公。天錫性聰敏，頗涉書記，而好遊宴，與嬖幸褻飲。少府長史紀錫諫曰：臣聞東野善驟而敗其駕，秦氏富彊而覆其國，馬力既竭，求之勿休，民力既勞，役之無已也。故造父之御，不盡其馬；明王之治，必恤其民。弗聽。祭酒索商上疏極諫。天錫答之曰：吾非好行，行有得也。觀朝榮則敬才秀之士，翫芝蘭則愛德行之臣。觀松竹則思貞操之賢，臨清流則貴廉潔之行。覽蔓草則賤貪穢之吏。逢颶風則惡凶狡之徒，引而伸之，觸類而長之，行政之能事畢矣。終不能改。當是時，羌、氐、岐、白稱益州刺史，卒略陽四千余家，背秦就李儼於隴右。太和二年春二月，天錫使別駕楊通爲前將軍，趣

金城晉興相掌據為征東將軍。向左南遊擊將軍張統出白土。天錫自將三萬入次倉松。伐儼。夏四月大敗之。儼入城固守。使兄子純求救於秦。秦王猛救之。敗涼兵於枹罕之東。遂與天錫相持於城下。猛遣天錫書曰。吾受詔救儼。不令與涼州戰也。今當深壁高壘。以聽後詔。曠日持久。恐二家俱弊。非良策也。若將軍退舍。吾執儼而東。將軍徙民西旋。不亦可乎。天錫乃還。初安定梁景。敦煌劉肅。並與天錫為總角交。張邕之誅也。肅景有功焉。天錫德之。賜姓張氏。天錫初立世子大懷。既而廢大懷為高昌公。立嬖人之子大豫。而景肅俱參政事。天錫荒於聲色。連年地震。山崩。水泉湧出。柳化為松。火生泥中。人情怨憤。從事中郎張憲切諫。不納。秦人攻之。兵無寧歲。咸安元年。秦王使王猛以書諭天錫。天錫稱藩於秦。寧康三年。秦以河州刺史李辯領晉興太守。還鎮枹罕。徙涼州治金城。天錫大懼。使使於京師。剋期同舉伐秦。而秦以天錫臣道未純。太元元年七月。遣將苟萇。毛當。梁熙。姚萇。將兵渡石城津。使尚書郎閭負。梁殊徵之。先為天錫築第於長安。負殊至姑臧。天錫會羣寮議。皆請戰。惟中錄事席仂曰。屈身以紓難。先公有故事矣。且羣

臣有如謝艾者乎。何憚一時之屈。而貽後日之悔也。天錫不從。射殺秦使。使將軍馬建帥眾二萬拒秦。秋八月。秦使濟河。天錫又使掌據帥三萬眾軍於洪池。苟萇使姚萇為前驅。馬建迎降。據兵敗。就帳免胄。西向稽首。伏劍而死。席仂亦戰死。司兵趙克哲與萇力戰。及中衛將軍史景俱沒於陣。秦兵遂至姑臧。天錫欲自出戰。城中人皆反。乃面縛出降。涼州郡縣悉入於秦。初天錫所居西安門。及平章殿。無故自崩。旬日而國亡。嗣位凡十三年。自軌為涼州。至天錫九公五世。七十有六年。秦拜天錫尚書。封歸義侯。太元八年。秦大敗於淮肥。天錫時為征南司馬。自陣歸國。詔曰。昔孟明不替。終顯厥功。豈以一眚而廢才用。其以天錫為散騎常侍左員外。又詔曰。故太尉西平公張軌。著德遐域。世襲前勞。彊兵縱害。遂至失守。散騎常侍天錫。拔迹登朝。先祀淪胥。用增矜慨。可復天錫西平公爵。拜金紫光祿大夫。朝士以其國亡身虜。多共非毀之。會稽王嘗問西方所產。天錫因曰。桑甚甜。甘鴟鵂。革響。乳酪養性。人無妒心。隆安中。以其家貧。出為廬江太守。尋卒。先是駿之立也。涼州謠曰。劉新婦簾米石。新婦炊糗。羗羗蕩蕩。簾張兒。張兒食之口正披。時

姑臧及諸郡國里巷之間。兒童皆歌之。謂劉石皆來伐涼不克。至秦而降之也。

士彥竊據涼州。而能世勤晉室。摧二趙之鋒。雖憑恃天險。亦賴世有其人也。天錫乘敗歸國。朝廷猶念前勳。不替其位。蓋忠義之流澤長矣。

書記

卷六十二 十六國錄

十四

晉記卷六十三

十六國錄

蕭山郭 倫撰

東燕

慕容垂 慕容寶 慕容盛 慕容熙

高雲 馮跋 北燕

慕容垂字道明。號之第五子也。母曰蘭淑儀。垂性豁達。身長七尺四寸。手垂過膝。號愛之。名之曰霸。恩遇踰於世子。僞常不平。垂少好畋游。墜馬折齒。僞之立也。使改名。歟以慕容。歟爲名。內實惡之。尋又以讖文去夫名。垂初封吳王。鎮信都。徙荆兗二州。牧有聲梁楚之南。曄立。以慕容恪爲太宰。太宰臨死。勸曄委政吳王。而慕容評忌之。謀殺垂。垂懼。與子全奔秦。秦相王猛勸秦王殺之。王弗聽。以爲冠軍將軍。封賓都侯。食華陰五百戶。王猛入洛。以垂子全爲參軍。猛使人詭傳垂語曰。吾已東還。汝可自爲計。全信之。乃奔燕軍。猛表全叛狀。垂懼而出走。及藍田。爲追騎所獲。秦王慰之曰。卿家國失和。委身於朕。賢子首邱。雖心不忘本。然燕之將亡。非全所能存。惜其徒入虎口耳。且父子兄弟。罪不相及。卿何爲過懼而狼狽如是乎。待之如初。歷位京兆尹。進封泉州侯。秦之敗於淮南。

也。垂所將三萬人，獨全秦王以千餘騎奔垂。垂子寶欲殺秦王，謂垂曰：「立大功者，不顧小節。行大仁者，不念小惠。」秦蕩覆我二京，讎深恥重。今天厭其德，大衆土崩，五木之祥，今其至矣。垂曰：「彼以赤心投我，若之何？害之，天苟棄之，何患不亡？不若護其危，以報德。」徐俟其變而圖之。旣不負宿心，且可以義取天下。垂弟德曰：「鄰國相吞，有自來矣。秦彊而并燕，秦弱而圖之，此爲報讎，非負夙心也。」語曰：「當斷不斷，反受其亂。」垂曰：「吾昔爲太傅，所不容，投身於秦。秦王以國士遇我，後爲王猛所賣，復見昭察，非秦王吾死久矣。豈有今

晉記

卷六十三

十六國錄

二

日乎？如使秦運必窮，歷數歸我者，吾當懷集關東，以復先業，未爲晚也。乃以兵屬王。王至澠池，垂請至鄴拜墓。巡撫燕代，王許之。權翼諫曰：「垂世豪東夏，頃遭禍而來，非慕德而至也。今王師撓敗，天下搖搖，宜京之羈絆，何可任其所欲邪？」秦王曰：「吾遇垂厚，垂心不負我。卿何慮之深也？」使李蠻、閔亮尹國率衆三千人送垂。垂至鄴，未幾，秦王使垂討翟斌。苻飛龍爲副。垂至河內，殺飛龍，召募遠近，得衆三萬人，遂濟河焚橋，使人告子農等，使起兵。農將數十騎微服出鄴，奔列人，止於烏桓。魯利家利爲之置僕，農笑而不食，利謂

其妻曰：「惡奴郎貴人家，貧無以饌之，奈何？」妻曰：「郎有雄才大志，今無故而至，必將有異，非爲飲食來也。君亟出遠望，以備非常。」利從之。農謂利曰：「吾欲集兵列人以圖興復，卿能從我乎？」利曰：「死生惟郎是從，利乃以告烏桓張驤。驤再拜曰：『得舊主而奉之，敢不盡死。』」楷紹奔辟陽，衆咸應之。太元九年春正月，垂至洛陽。平原公暉閉門拒之。翟斌勸垂稱帝，垂曰：「新與侯吾主也，當迎歸反正耳。」垂以洛陽四面受敵，欲取鄴都，乃引兵東至滎陽。羣臣固請上尊號，乃稱燕王，立統府，承制行事。封弟德爲范陽王，兄子楷爲太原王。翟

晉記

卷六十三

十六國錄

二

斌爲河南王。帥衆二十餘萬，自石門濟河，長驅至鄴。農亦驅列人居民，斬桑榆爲兵，裂襜裳爲旗，使趙秋說屠各及東夷烏桓各率部衆數千赴之。攻破館陶，收其軍資器械，取康臺牧馬數千匹，步騎雲集。衆至數萬。長樂公丕使石越擊農，軍敗死之。農引兵會垂。垂建元。燕元立子寶爲太子，封拜王公百餘人。丕使侍郎姜讓責垂，垂曰：「孤受主上不世之恩，故欲安全長樂公，使盡衆赴京師。然後復國家之業，與秦永爲鄰好。公若迷而不返，孤亦窮兵勢耳。」讓乃厲聲曰：「將軍旣負恩蔑義，長樂公不束手而輸將軍以

百城之地。自可任將軍兵勢。但念將軍以六十之年。生爲叛臣。死爲逆鬼。竊爲將軍惜之。垂默然。左右勸殺之。垂曰。各爲其主耳。何罪。禮而歸之。上表秦王。請還鄴都。願守東藩。送丕歸於長安。二月。拔鄴郭。丕固守中城。列塹圍之。分遣老弱築新興城於肥鄉。以置輜重。擁漳水以灌城。翟斌求爲尙書令。不得。怒而應丕。密使丁零決防。事洩。誅斌。斌兄子眞率部衆北走邯鄲。引兵向鄴。垂使太子寶冠軍慕容隆擊之。眞北走。慕容楷追之。戰於下邑。楷敗。眞遂屯於承營。垂謂諸將曰。苻丕必不降。而丁零又叛。此吾腹心之疾也。

晉記

卷六十三 十六國錄

四

乃解鄴圍。北屯新城。慕容農破翟嵩於黃泥。苻丕求救於晉。垂謂范陽王曰。苻丕吾縱之不肯去。方爲持久之計。然鄴都不下。關東不得寧也。冬十二月。復攻鄴。十年春正月。翟眞自承營徙屯行唐。眞司馬鮮于乞殺眞。自立爲趙王。營人殺乞。立眞從弟成。翟眞子遼奔黎陽。夏四月。龍驤將軍劉牢之救丕。垂逆戰。敗績。遂撤鄴圍。自新城北走。牢之追之。垂敗。牢之於五橋澤。丕尋去鄴。奔并州。翟成長史鮮于得斬成降。垂垂入行唐。悉坑其衆。遂北趣中山。

丙戌十一年春正月。垂稱皇帝。赦其境內。改元建興。

繕宗廟社稷。追尊母蘭氏爲文昭皇后。罷銑后段氏。以蘭氏配饗。博士劉詳董謚不可。垂不聽。詳謚曰。上所欲爲。不問於臣。已。苟問於臣。按經奉禮。不敢有二臣之職也。垂乃不復問而卒行之。秋。秦冀州牧苻定鎮東。苻紹幽州牧苻謨鎮北。苻亮降燕。垂畱太子寶守中山。而自率諸將南攻翟遼。以楷爲前鋒。都督遼部衆皆燕趙人。聞楷至。咸曰。太原王之子。吾之父母也。遼懼。遣使請降。垂至黎陽。遼肉袒謝罪。垂厚撫之。

晉記

卷六十三 十六國錄

五

丁亥十二年春正月。燕陷東阿。濟北太守溫詳奔彭城。垂以太原王楷爲兗州刺史。初。垂在長安。秦王嘗與之交手語。冗從僕射光祚謂王曰。陛下頗疑慕容垂乎。垂非久爲人下者。及燕取鄴。祚奔晉。晉以爲河北郡守。至是降燕。垂見之流涕曰。秦王待吾厚。吾事之亦盡。但爲公猜忌。懼死而負之。每一念之中。宵不寐。祚亦悲慟。賜之金帛。祚辭。垂曰。卿復疑耶。祚曰。臣昔者惟知忠於所事。不意陛下至今不忘。臣敢逃死乎。垂曰。此卿之忠。固吾之所求也。前言戲之耳。待之彌厚。夏四月。慕容柔等自長子歸燕。垂之子柔及孫盛會皆在長子。盛謂柔會曰。燕室中興。而東西未

一吾屬居嫌疑之地爲智爲愚皆將不免不若以時東歸無爲坐待魚肉也遂相與亡歸垂問長子人情如何盛曰西軍擾擾人有東歸之志大軍一臨必投戈而來若孝子之歸慈父也後歲餘西燕殺垂子孫無遺者

戊子十三年秋八月魏遣使如燕

己丑十四年春正月以慕容農爲幽州牧守龍城

庚寅十五年夏四月燕趙王麟與魏主會於意辛山

合擊賀蘭紇突鄰紇奚三部落大破之秋八月魏

人來聘

晉記

卷六十三 十六國錄

六

辛卯十六年冬十月翟遼死子釗代立攻鄴城十

二月垂如魯口

壬辰十七年春二月垂自魯口如平原釗將翟都侵

館陶屯蘇康壘垂引兵擊之南走滑臺釗使使求救

於西燕王永承謀於衆尙書郎鮑遵曰使兩寇相敵

吾乘其後爲卞莊子不亦可乎侍郎張騰曰彊弱異

勢何敵之有不如救之以成鼎峙吾引兵趣中山晝

多樹疑兵而夜多火炬彼必懼而還師我衝其前釗

躡其後此天授之機不可失也承弗聽夏五月垂

伐釗於滑臺次黎陽津釗以精兵距於南岸垂欲濟

河諸將皆諫垂笑曰豎子何能爲遂徒營就西津爲牛皮船百餘艘載疑兵列杖溯流而上釗先以大衆備黎陽見垂向西津乃棄營西距垂密使慕容鎮慕容國夜渡黎陽津壁於河南釗聞之奔還士衆疲渴而慕容農自西津濟河與鎮夾擊大破之釗走歸滑臺攜妻子率數百騎北趣白鹿山農追擊之釗單騎奔長子其所統七郡戶三萬八千皆安堵如故徙徐州流入七千餘戶於黎陽垂乃以章武王宙爲兗豫二州刺史鎮滑臺以彭城王脫爲徐州刺史鎮黎陽而以崔蔭爲宙司馬蔭明敏彊正宙憚之簡刑薄賦

晉記

卷六十三 十六國錄

七

流民歸之戶口滋息秋七月垂如鄴冬十二月

還中山以遼西王農爲都督鎮鄴

癸巳十八年夏五月垂立子熙爲河間王朗爲渤海

王鑒爲博陵王冬十月垂將伐承謀於羣臣羣臣

皆以爲敝疲不可范陽王曰不然承國之枝葉也而

稽竊位號宜先除之以一民心士卒雖疲庸得已乎

垂笑曰二人同心其利斷金吾計決矣且吾雖老探

囊底智猶足以尅之不復甞逆賊以累子孫也十一

月發中山以步騎七萬使丹陽王慕容瓚龍驤將軍

張崇出井陘攻承弟支於晉陽征東將軍平視攻段

平於沙平。永使刁雲、慕容鍾率衆五萬屯潞川。十二月垂至鄴。

甲午十九年春二月垂留清河公會鎮鄴。發司冀青兗兵使慕容楷出自滏口。慕容農出自壺關。垂自出沙亭。擊永標榜所趣。軍各就頓。永開之分道距守。聚糧壺壁。夏四月垂次於鄴之西南。月餘不進。永怪之。謂垂從太行詭道伐之。乃攝諸軍還杜太行軹關。獨留壺壁軍。甲戌垂帥師出滏口入自天井關。五月丁巳月奄歲星在尾乙酉垂軍至於壺壁。永召還太行軍。自帥精兵五萬阻於河曲。馳使請戰。垂列陣。

晉記

卷六十三

十六國錄

八

於壺壁之南。農楷分爲二翼。慕容國伏卒於深澗。戾子與永大戰。垂軍僞北。永追之。數里伏發。馳截其後。楷農夾擊之。永師大敗。奔還長子。斬首八千餘級。慕容瓚克晉陽。六月垂進圍長子。秋八月永遣使求救於晉。魏永恐晉兵不至。以子亮爲質於晉。平視追亮。獲之於高都。魏以五萬騎渡河。屯秀谷以救永。永至而永將賈韜納垂獲永數而戮之。殺公卿三十餘人。得郡八戶七萬六千八百。以丹陽王璽鎮晉陽。宜都王鳳鎮長子。九月垂自長子如鄴。冬十月使慕容農略地河內。尅廩邱陽城。而太山琅邪諸郡皆望。

風奔潰。農進師臨海。置守宰而還。十一月垂告捷於龍城之廟。十二月秦人來聘。

乙未二十年春正月使散騎常侍封則報秦聘。初太元十六年魏使秦王觚以破賀訥之功聘於燕。燕觚以求良馬。魏弗與。燕魏遂絕好。夏四月魏侵燕附塞諸郡。五月垂使太子寶率師入萬伐魏。慕容德慕容紹以步騎一萬八千爲後繼。散騎常侍高湖諫曰。燕魏世爲婚姻。結好久矣。且涉珪沈勇有謀。少歷艱難。兵精馬健。未易尅也。太子年少氣壯。必小魏萬一失利。傷民損威。胡可易也。魏張袞謂涉珪曰。

晉記

卷六十三

十六國錄

九

燕人扭於虜。勝其輕我矣。我羸師以驕之。可尅也。乃悉徙部落畜產西渡河千餘里以避之。燕軍至五原降魏。別部三萬餘家收稼田百餘萬斛。遂進軍臨河。魏使許謙乞師於秦。秋九月魏王珪亦進軍臨河。燕太子寶列兵將濟。風漂其舟數十艘於南岸。魏獲燕甲士三百餘人。皆釋而遣之。寶之發中山也。垂已有疾。既至五原。魏使人邀中山之路。伺執燕使者。軍中數月不聞垂起居。珪使所執使者臨河告之曰。燕王已死。君等何爲者。寶疑恐士卒駭猝。珪使陳畱公元虔以五萬騎屯河東。東平公元儀以十萬騎屯河北。

洛陽公適將七萬騎塞燕軍之南。秦使楊佛嵩將兵救魏。至是亦至。術士靳安勸寶旋師弗聽。安退而告人曰。燕師必敗。吾輩不得復歸矣。趙王麟將慕輿嵩信以垂為死。潛謀作亂。奉麟為主。事洩殺嵩。麟寶相猜。冬十月辛未。燕軍燒船夜遁。時河冰未結。寶以魏軍不能渡。不設斥候。十一月己卯。暴風冰合。珪引兵濟河。選精銳二萬餘騎急追之。燕兵至參合陂。有大風。黑氣如堤。臨軍上。沙門支曇猛曰。魏軍將至矣。宜急禦之。寶不應。曇猛固請不已。麟怒。欲斬以徇。曇猛泣曰。秦以百萬之師敗於淮南。惟其輕敵而不信天

書記
卷六十三
十六國錄

十

道也。司徒德勸寶從之。寶乃使趙王麟帥騎三萬為殿。以備非常。麟曰。魏易與耳。縱騎游獵。不設備。魏軍晨夜兼行。己酉暮。至參合陂西。燕軍在陂東。山南水上。魏斥候以告。俄而黃霧四塞。珪夜部分諸軍。潛登山上下臨燕營。旦日。燕軍大驚擾亂。珪縱兵擊之。死者以萬數。降四五萬人。寶等單騎走免。中部大人王建曰。獲敵不可縱也。乃盡坑降卒而還。丙申二十一年春。司徒德言於燕王曰。參合之役。魏輕太子矣。宜及陛下神武以服之。不然。將為後患。乃大會兵於中山。二月。征東將軍平視以博陵武邑

長樂三郡兵反於魯口。使將軍餘嵩擊之。不克而死。視弟海陽令平翰亦起兵遼西。垂自將伐視。視棄衆挈妻子以數十人走渡河。翰率衆趨龍城。遣東陽公根擊破之。翰走山南。三月庚子。垂畱范陽王守中山。而自引兵密發踰青嶺。經天門鑿山通道。直至雲中。魏陳畱公元虔鎮平城。垂襲之。元虔出戰而死。閏月乙卯。遂拔平城。燕軍盡收其部落。魏王珪震怖欲走。諸部皆有二志。垂過參合。見積骸如山。祭焉。軍士慟哭。聲震山谷。垂慙憤嘔血疾作。至是轉劇。乃築燕冒城而還。垂至於平城。叛者奔告魏曰。燕王已死。輿

書記
卷六十三
十六國錄

十

尸在軍矣。魏人聞參合之哭。以為信然。勒兵追之。知平城已陷。乃還。館於陰山。夏四月癸未。垂卒於上谷之俎陽。年七十一。遺令彊寇伺隙。祕弗發喪。至京然後舉哀行服。三日之後。釋服從政。諡曰成武。廟號世祖。子寶嗣。

寶字道祐。垂之第四子也。秦時為太子洗馬。萬年令。淮肥之役。拜陵江將軍。垂復燕立為太子。曲事垂左。右以求美譽。垂甚賢之。太元二十一年四月。垂卒。寶即位。大赦境內。改元永康。五月。寶弒其繼母段氏。初。燕光祿大夫段儀有一女。長元姬。季姬。少有志。

操不肯輕字。燕主垂聞其賢，納元妃為繼室。范陽王德亦聘季妃焉。垂先段后生子全寶，元妃生子朗鑒，愛諸姬子麟、農、隆、柔、熙，寶初為太子。有美譽，元妃不以為然。言於垂曰：「今國步多艱，太子非濟世之主也。」遂西高陽，陛下賢子，宜擇一人付大業。趙王麟姦，復必為國患。陛下宜早為之所，垂以羣臣多譽寶，心不然之。謂元妃曰：「汝欲使我為晉獻公乎？」元妃泣不敢言。退而告季妃曰：「太子不才，天下所知，吾為社稷計，言之主上，而主上乃以我為驪姬，我其驪姬哉？」太子若卽位，必喪社稷。苟燕祚未殄，其在范陽王乎？寶、麟

青記

卷六十三

十六國錄

十一

開而銜之。至是寶使麟謂元妃曰：「太后常謂主上弗堪嗣統，今竟何如？」宜早自裁，以全段氏。太后曰：「吾豈惜一死？汝兄弟不難弑，母安能保社稷？念國滅不久耳，遂自殺。」寶以太后謀廢適統，無母后道，不宜成喪。中書令睦遜揚言於朝曰：「子無廢母之義。」漢安思閭后親廢順帝，猶得配食太廟，况先后曖昧之言乎？乃成喪。六月，魏伐燕，取廣甯，太守劉亢墜死之。丁亥，校閱戶口，罷諸軍營，封蔭之戶，分屬部縣，定士族舊籍，法峻政嚴，百姓思亂者，十室而九焉。秋七月，高陽王隆伐平視於高唐，視走濟北斬之。八月，立

子策為太子。初，燕成武王憂寶無冢嗣，寶庶子清河公會有雄略，成武深愛之。寶之伐魏也，使會代攝官錄禮遇，一同太子。臨卒，命寶以會為嗣，而寶愛少子濮陽公策，意不在會。寶庶長子長樂公盛自以同生年長，恥會先之，因稱策而毀會。寶大悅，訪於趙王麟。高陽王隆咸希旨贊成之。寶遂立策母段氏為后，策為太子。會由是有異志。己亥，魏王珪伐燕，率步騎數十萬，南出馬邑，踰句注，襲幽州，圍薊。九月戊午，魏兵進次陽曲，驃騎將軍李農逆戰敗績。寶引羣臣議於東堂，中山尹苻謨請杜陵以距之。中書令睦遜請

青記

卷六十三

十六國錄

十三

聚千家為一堡，使郡縣清野以待之。尚書封懿曰：「今魏師十萬，天下之勍敵也，百姓雖堡聚，不足自固。適集糧以資寇耳，不如阻關距戰。」慕容麟曰：「魏師氣銳，其鋒不可當，宜完守中山，待其敝而乘之。」於是修城積粟，為持久之計。使遼西王農出屯安喜，悉以軍事委趙王麟。冬十月，魏冠軍將軍于栗磾、寧朔將軍公孫蘭率步騎開井陘，趨中山。十一月庚子，魏王珪進拔常山，自常山以東諸郡縣望風奔降。唯中山及鄴信都為燕守。魏別將東平公儀攻鄴，王建、李栗攻信都。己未，魏王珪圍中山。高陽王隆守南郭，帥眾力戰。

殺傷數千人。魏王曰：中山城固，急攻傷士，久圍費糧，不如先取鄴與信都，然後圖之。丁卯，引軍而南。軍於魯口，博陵太守申承奔河南，高陽太守崔宏奔海渚。魏王素聞宏名，遣騎獲之，以爲黃門侍郎。博陵令屈遵降魏，以爲中書令。范陽王夜擊破之，魏軍退屯新城。諸將請追擊之，別駕韓諱曰：「古人先計而後戰，魏有不可擊者四焉：懸軍遠客，利在野戰；一也。深入近畿，頓兵死地；二也。前鋒雖敗，後陣方堅；三也。彼衆我寡，其勢不敵；四也。且我軍自戰其地，動而不勝，衆心難固，城隍未脩，寇來無備，固軍以老之，我之利也。」乃

卷六十三

西

不追。十二月，魏將沒根降燕，還襲魏營。丁酉，隆安元年春正月，魏廣川太守賀賴盧帥騎二萬會東平公儀攻鄴，自以王舅不肯受儀節度，儀司馬丁建陰與燕通。甲辰，風霾晝晦，賴盧營有火，建謂儀曰：「賀公燒營爲繼矣。」儀引師而退，賴盧亦退。建率衆降燕，謂范陽王曰：「儀師老矣，可擊也。」德使桂陽王鎮南安，王青追擊魏兵，大破之。當是時，王建攻信都，六旬不下，士卒多死。魏王乃自將圍之，燕將張驥徐超出降。癸亥，魏拔信都。二月己巳，魏王還屯陽城。沒根兄子醜提爲并州監軍，聞根降燕，懼誅，率所部

兵還國作亂。魏王欲北還，使相國涉延求和於燕。燕王聞魏攻信都，乃趣博陵之深澤，悉出珍寶，宮人募郡縣羣盜以擊魏，涉延至軍。寶聞魏有內患，不許。帥步騎十五萬，次於曲陽柏津塢。燕軍營滹沱水北，魏管水南。寶潛師夜濟，襲魏營，因風縱火，魏軍大亂。珪棄營而走，既而燕兵無故自驚，相斫射，珪望見之，乃擊鼓收衆，多布火炬於營外，縱兵衝之。燕募兵大敗，引還。魏隨而擊之，寶懼棄軍，以二萬騎奔還。恐魏及之，命士卒皆棄袍杖。燕尙書閔亮、祕書監崔逞等竝降於魏。時大風雪凍，死者相枕於道。魏進攻中山，屯

卷六十三

五

於芳林園。己卯夜，燕尙書郎慕輿皓謀弑寶，立趙王麟妻兄蘇泥以告。寶使收皓，皓斬關奔魏。初，寶聞有魏師，使清河王會率幽并兵赴中山，會心不欲與將庫儁官偉、餘崇將五千人頓盧龍城，百日不發。寶怒責之，會以治行簡練爲名，復留月餘。諸將皆畏避不欲行，餘崇慨然曰：「京師危逼如此，而臣子猶惜生乎？諸君請安居於此，吾將獨赴之。」偉以步騎五百人給崇，進至漁陽。遇魏兵擊卻之，衆心稍振。會始上道，三月達薊城。魏圍中山既久，城中將士皆思出戰。高陽王謂寶曰：「魏雖獲小利，然頓兵經年，人心思歸，諸部

離怠。若因我之銳，乘彼之衰，當無不克。及今不決，而將卒氣喪，事久變生，雖欲用之，不可得已。寶然之。而趙王麟有二志，沮之成列，而罷者數四。寶使使於魏，許還元觚，割常山以西與魏，而自守常山以東。魏王珪許之，寶復不與。己酉，珪如盧奴。辛亥，進次中山。魏侍郎張袞勸魏王珪遣書燕王，喻以成敗。寶得書，大恐。燕將士數千人，自請於寶，請一決。寶許之。隆退而披甲，詣門俟命。麟復固止，衆憤，隆流涕而退。是夕，麟以兵劫北地王精，使率兵弑寶。精不可，麟怒，殺精，出奔西山，依丁零餘衆。城中騷擾，而麟侍郎段平子奔還。言麟謀襲會軍，將東據和龍。寶乃與太子策，遼西王農、高陽王隆、長樂王盛等萬餘騎，出赴會軍。河間王熙、渤海王朗、博陵王鑒不能出城，降還入迎之。自爲鞍乘得免。而樂浪王惠及侍郎韓範、員外郎段宏、太史令劉起等帥工伎三百奔鄴城。中山無主，東門不開。魏王珪欲夜入城，冠軍王建請俟旦乃止。開封公詳從寶不及，城中立以爲主，遂閉門拒魏。魏攻之連日不克，使人登巢車，臨城撫諭燕衆。衆曰：「羣小無知，但恐如參合之衆，故苟延旦夕耳。」魏王珪聞之，顧視王建而唾其面，使將長孫肥、李栗將三千騎追寶。

至范陽不及。甲寅，寶至薊，殿中親近散亡略盡。惟高陽王隆領數百騎爲宿衛。會率步騎二萬列陣迎王於薊南。王見會色怏怏，乃詔解會軍，分屬農、隆、丙辰。寶盡徙薊中府庫北趨龍城。魏石河頭引兵追之。戊午，及寶於夏謙澤。會整陣與戰，隆農將騎衝之，魏軍大敗，追奔百餘里。會部曲皆樂屬會，請於寶。寶左右心害會能，謂之弗許。衆有怨言，左右因勸寶殺會。侍御史仇尼歸聞之，以告會曰：「大王所恃者父也，而父已異圖，所仗者兵也，而兵已去手。因勸誅二王廢太子，自領將相，以匡社稷，會猶不決。寶謂農、隆曰：『會必反矣。』殺之何如？」農、隆曰：『會萬里赴難，逆跡未彰，而遽殺之，恐傷陛下父子之恩，且損國家之威，不可。』會聞之大懼。夏四月，寶宿廣都黃榆谷，會遂使仇尼歸率壯士二千餘人分道夜襲農、隆，殺隆於帳下。農中重創，執仇尼歸逃入山中。會夜見寶曰：『農、隆謀逆，臣已除之矣。』寶欲誅會，乃陽爲好言慰之。旦日召羣臣食，密使左衛慕輿騰斬會，傷首不死。會奔其軍，勒兵攻寶。寶率數百騎馳龍城，會率衆追之。遣使請誅左右佞臣，求爲太子。寶弗許。會圍龍城，寶臨西門責會。會使軍士向寶大譟，侍御郎高雲夜率敢死士百餘

人襲會衆潰奔中山慕容詳執而殺之丁丑大赦以農爲司空嘉餘崇之忠拜中堅將軍贈隆司徒封雲爲夕陽公中山民恐魏兵乘之男女結盟人自爲戰魏王珪罷圍就穀於河間慕容詳自謂能卻魏兵也五月遂稱帝殺拓跋觚及王公以下五百餘人城中大饑公卿餓死而詳嗜酒奢淫不恤士民城中皆謀迎趙王麟秋七月麟以丁零之衆入中山殺詳而自立及其親黨三百餘人饑甚九月麟出據新市甲子晦魏使趙武攻之冬十月麟與魏軍戰於義臺塢大敗奔鄴甲申魏師遂入中山發慕容詳冢斬

晉記 卷六十三 十六國錄

九

其首收殺觚者夷其五族餘皆赦而不問燕人有自中山至龍城者言魏兵衰弱司徒德完守鄴城德上表亦勸寶南還於是大簡士馬將復取中原十二月使將軍啓崙南觀形勢

戊戌二年春正月魏師北還范陽王德自鄴率戶四萬南徙滑臺魏人追之至河弗及慕容麟上尊號於德德不可乃稱燕王麟復謀反殺之啓崙還至龍城言中山已陷寶命罷兵而慕容麟以兵衆已集勸寶進取二月寶率步騎三萬自龍城次於乙連將伐魏高陽王舊將段速骨宋赤眉因衆心不欲殺司空樂

浪王宙而立高陽王子崇寶懼還龍城三月燕尙書蘭汗通於速骨進營龍城之東蘭汗譎遼西王農出赴速骨速骨將以循城衆驚愕而潰寶及慕容盛慕與騰餘崇等南奔速骨謀主長上阿交羅以高陽王崇幼更欲立農崇親信醜讓出力撻等聞之殺羅及農庚子蘭汗襲殺速骨廢崇太子策承制遣使迎寶及於薊城寶欲還盛曰汗之忠詐未可知不如南就范陽王合衆以取冀州若其不捷徐歸龍城未晚也寶然之乃自薊而南過鄴鄴人請留寶不許至黎陽聞范陽王稱制懼而北走行至鉅鹿諸豪傑皆願起

晉記 卷六十三 十六國錄

九

兵奉寶寶不肯留冀州使李旱往見汗寶留頓石城會蘭汗復使左將軍蘇超迎寶寶以汗垂之季舅盛又汗之壻也信之遂還去龍城四十里城中皆喜汗懼欲自出請罪其兄弟止之汗乃使弟加難以五百騎迎寶使兄提開門止出入城中皆知其將爲難也然無可奈何加難見王於陘北頽陰公餘崇勸寶勿前不從行數里先殺崇引寶入龍城汗遂弑寶於外邸殺太子策及王公卿士百餘人自稱大單于昌黎王盛立謚寶曰惠愍盛字道運寶之庶長子也少有智略太元十二年自

西燕及弟會開行東歸遇盜陝中盛曰爾欲當吾鋒乎爾試豎手中箭百步我中宜慎爾軀不中我當束身相授盜豎箭盛一發中之盜驚曰耶貴人也故相試耳反資而遣之盛既至垂問西事畫地成圖垂悅曰昔魏武撫明帝之首遂乃侯之祖之愛孫有自來矣封爲長樂公寶之立也進爵爲王以征北大將軍鎮鄴蘭汗弑寶盛馳入赴哀將軍張眞固諫盛曰汗愚而識淺吾今投命告哀彼必顧婚姻而舍我乃克圖之遂入汗妻乙氏及盛妃皆涕泣請盛汗果哀之使子穆迎盛舍之宮中如舊汗兄提弟難勸汗殺盛

書記

卷三十三

十六國錄

三

汗曰盛吾壻也豈背我哉太原王奇楷之子汗之外孫也汗以爲將軍奇入見盛盛使奇起兵於外致衆數千汗使蘭提擊奇提素無禮於汗盛因謂汗曰奇小兒也而敢稱兵此必內有應之者提之行也吾竊惑之汗卽誅提使撫軍仇尼慕伐奇提死汗兄弟皆阻兵攻汗汗遣子穆率衆擊之穆謂汗曰慕容盛我之讎也必與奇相表裏汗欲殺盛盛妻以告盛僞疾篤杜出入汗乃止李旱衛雙劉志張豪張眞者盛之舊契也爲穆腹心盛潛結之會穆斬蘭難秋七月庚戌大饗將士汗穆皆醉盛夜如廁袒而踰牆入於東

宮與李旱等誅穆衆皆呼頭攻汗斬之於是內外恬然士女相慶下令曰賴五祖之休文武之力罪人斯得社稷幽而復顯不獨孤以渺渺之身免不同天之責凡在臣民皆得明目當世遂以長樂王稱制赦其境內改元建平諸王降爵爲公慕容奇與丁零嚴生烏丸王龍之阻兵叛盛盛出兵擊之執奇斬嚴生等百餘人隆安二年冬十月盛稱皇帝尊伯全爲獻莊皇帝全妃丁氏爲獻莊皇后寶后段氏爲皇太后太子策爲獻哀太子

書記

卷三十三

十六國錄

三

改元長樂盛留心民事十日一決獄不加撻捶而獄情多實下令曰法律公侯有罪得以金帛贖此不足以及懲惡而利於王府甚無謂也自今其除之高句麗入貢於燕夏四月有雀素身綠首集於端門栖翔東園改東園爲白雀園秋九月遼西太守李期謀叛燕期在郡十年威行境中盛疑之累召託故不赴期以母在龍城亦未敢顯背也乃陰引魏軍因表請發兵討之盛曰此必詐耳召其使而詰之使者不敢隱乃族其家遣輔國將軍李旱率騎討之師次遼安急召旱還而復遣之期聞其家被誅懼二千餘

戶以自固。後聞早中道而還，不復設備。留子義守令支，而自迎魏師於北平。早因襲，尅令支使將軍孟廣平追朗。及於無終，斬之。盛謂羣臣曰：「卿等知吾所以召早者乎？」對曰：「不知也。」盛曰：「朗新爲逆，必忌官威而鳩同類，不則亡。竄山澤，未可卒平。故非意而還，以怠其志。卒然掩之，必尅之理也。」羣臣皆曰：「非所及也。」
庚子四年春正月，盛自貶號爲庶人天王。魏襲幽州，執刺史盧溥。二月，盛伐高句麗，拔新城、南蘇，徙五千餘戶於遼西。冬十二月，立子定爲太子，大赦。譙羣臣於新昌殿，盛曰：「諸卿各言其志。」七兵尚書丁信年十五，盛之舅子也。進曰：「在上不驕，高而不危，臣之願也。」盛笑曰：「丁尚書年少，安得長者之言乎？」當是時，盛懲父寶以懦弱失國，自矜聰察，多猜疑。羣臣有纖介之嫌，誅不旋踵，人不自保。故信言及之。
辛丑五年秋七月，左將軍慕容國殿中將軍秦興段讚謀反，伏誅。死者五百餘人。羣臣離貳。八月，前將軍思悔侯段璣及興子興、讚子泰因衆心惶惑，夜於禁中作亂。盛聞變，率左右出戰，衆皆披潰。或於闇中擊之，被傷。盛遂輦升前殿，召叔父河間公熙屬以後事。熙未至而卒。年二十九。諡曰昭武廟。號中宗。

晉記

卷六十三 十六國錄

三

熙字道文，垂之少子也。初封河間王，段速骨之難，諸王多被害，而熙素爲高陽王崇所愛，得免。盛初卽位，拜驃騎大將軍，尚書左僕射，領中領軍，從伐高句麗。契丹勇冠諸將，及盛被弑，太后丁氏以國家多難，宜立長君。羣望皆在平原公元，而太后意在於熙。遂廢太子定，迎熙入宮。羣臣勸進。八月，熙遂卽位，誅段璣等，並夷三族，赦死罪，改元光始。冬十二月，魏伐燕，拔令支。
壬寅元興元年春正月，以平寇將軍拔援令支，執魏遼西太守鄒。二月，大赦。夏五月，熙納故中山尹苻謨二女爲貴人。冬十月，弑太后丁氏。初，熙悉於丁氏，故丁氏黜太子而立之。旣而熙幸二苻貴人，丁氏恚，與兄子七兵尚書信謀廢熙。熙聞之大怒，誅信，逼丁氏自殺，而葬以後禮。十一月，狩於北原，石城令高和殺司隸校尉張顯，閉門拒熙。熙率騎而還，和衆潰伏誅。
癸卯二年春正月，大治宮室。夏四月，立苻氏爲昭儀。五月，大築龍騰苑，廣袤十餘里，起景雲山於苑內，基廣五百步，峯高十七丈，役徒凡二萬人。冬十二月，立小苻氏爲后。

晉記

卷六十三 十六國錄

三

甲辰三年夏四月於龍騰苑起逍遙宮甘露殿連房數百觀閣相交鑿天河渠引水入宮作洪光門累級九重又爲昭儀苻氏鑿曲光海清涼池季夏盛暑士卒不得休息喝死者半焉秋七月昭儀苻氏卒謚愍皇后贈其父苻謨太宰二苻並美而好微行游譙熙弗之禁也請謁必從賞罰由之初昭儀有疾龍城人王溫以爲能療未幾而卒熙支解溫焚於公車門后好游田熙從之冬十一月北登白鹿山東過青嶺南臨滄海百姓苦之是行也士卒爲豺狼所食及凍死者五千餘人

晉記

卷六十三 十六國錄

五

乙巳義熙元年春正月熙伐高句麗以苻后從爲衝庫地道攻之城且陷熙命將士毋得先登俟剗平其城朕與皇后乘輦而入於是城中得嚴備攻之不能下天大雨雪士卒多死乃引歸冬十二月熙襲契丹

丙午二年春正月熙與苻后至陞北聞其衆盛將還而苻后弗聽遂棄輜重輕裝高句麗周行三千餘里士馬疲凍死者屬路攻木底城不尅而還大城肥如及宿車

丁未三年春正月大赦改元建始起承華殿以居

苻氏負土北門與穀同價典軍杜靜載棺詣闕上書極諫熙大怒斬之苻氏嘗季夏思凍魚膾仲冬須生地黃皆下有司切責不得則斬夏四月苻氏卒熙悲號躑躅絕而復蘇斬衰食粥百寮宮內哭臨無淚者罪之羣臣震懼含辛以爲淚焉熙兄慕容隆之妻張氏美姿容構罪而賜之死爲苻氏殉制公卿已下至於百姓率戶營墓費殯府藏下錮三泉周輪數里右僕射韋璆等並懼爲殉沐浴而待死焉熙曰善爲之朕隨後入此陵矣太后段氏諫熙廢之將葬熙被髮徒跣步從苻氏喪輜車高大毀北門而出長老

晉記

卷六十三 十六國錄

五

竊相謂曰慕容氏自毀其門將不久也中衛將軍馮跋左將軍張興先皆坐事奔亡至是以熙政殘虐與馮萬泥等二十二人推夕陽公雲爲主發尙方徒五千人閉門距守中黃門趙洛生奔告熙乃遣后柩於南苑始卷髮貫甲夜攻北門不克走入龍騰苑微服隱於林中雲得而弑之年二十三葬之於苻氏墓雲字子雨寶之養子也祖父高和句麗之支庶也自云高陽氏之苗裔故以高爲氏焉寶爲太子雲以武藝給事東宮拜侍御郎襲敗子會軍寶以爲子賜姓慕容氏封夕陽公雲既弑熙遂以義熙三年秋七月

自稱天王復姓高氏大赦境內改元正始以馮跋爲侍中都督中外諸軍大將軍開府錄尚書事武邑公燕之羣官皆復其位封伯子男鄉亭侯各五十餘人賜士卒穀帛有差

戊申四年春正月立妻李氏爲后子彭爲太子夏四月高句麗遣使來聘使御史李拔報之秋七月封慕容歸爲遼東公使主燕祀雲自以非燕之子孫無功德而王常懷危懼畜壯士爲腹心爪牙寵臣離班桃仁專典禁衛賞賜巨萬而班仁志願無厭雲稍裁之不勝怨憤

晉記 卷六十三 十六國錄

天

己酉五年冬十月雲臨東堂班仁懷劍執紙而入僞有所啓拔劍擊雲雲以几拒班桃仁進而弑之馮跋平亂遷雲尸於東宮謚之曰惠懿天王而自立馮跋字文起長樂信都人也小字乞直伐其先畢萬萬之子孫有食采馮鄉者因氏焉永嘉之亂跋祖父和避地上黨父安雄毅有器量爲慕容永將軍永亡跋東徙和龍家於長谷性少言寬仁有大度飲酒一石不亂三弟皆好任俠而跋獨恭慎勤於家產父母愛之所居止常有雲氣時人畏焉慕容寶卽位拜中衛將軍慕容熙陰欲誅跋兄弟乃與諸弟亡山澤當

晉記

卷六十三 十六國錄

主

是時熙賦役繁數人不堪命義熙三年秋七月熙送后苻氏喪在外跋與萬泥等二十二人結盟伐熙跋與二弟乘車使婦人御潛入龍城匿於北部司馬孫護家遂弑熙立高雲爲主封跋武邑公五年冬十月雲幸臣離班桃仁弑雲跋升洪光門觀變帳下督張泰李桑斬班及仁衆遂推跋爲主跋讓其弟素弗素弗不可乃自稱天王都呂黎而不改舊號赦其境內建元太平分遣使者巡行郡國觀察風俗追尊祖父爲帝母張氏爲太后立妻孫氏爲皇后子永爲太子弟素弗爲侍中車騎大將軍錄尚書事宏爲尚書右僕射汲郡公從兄萬泥幽平二州牧務銀提遼東太守孫護尚書令陽平公張興尚書左僕射永寧公郭生右衛將軍陳留公從兄子乳陳并青二州牧上谷公姚昭司隸校尉上黨公馬弗勤吏部尚書廣宗公王難撫軍將軍潁川公餘文武拜授有差庚戌六年春跋下書曰昔高祖爲義帝舉哀天下歸其仁吾與高雲義則君臣恩踰兄弟其以禮葬雲及其妻子立雲廟於葑町四時供薦置園邑二十家二月馮萬泥乳陳作亂使馮宏張興討之伏誅初慕容熙之敗也工人李訓竊寶而逃貲至巨萬行貨

於吏部尚書馬弗勤以訓爲方略令既而失志之士書之於闕下碑素弗以告請罷弗勤官跋曰大臣無節貨賄公行雖由吾不明所致弗勤宜正典刑但大業草創彝倫未敘弗勤拔自寒微其特原之李訓小人而汙辱朝士可東市考竟又下書曰自頃多故事難相尋賦役繁苛百姓困窮宜加寬宥務從簡易前朝苛政一皆除之守宰當垂仁恕無得侵害百姓蘭臺都官明加澄察由是請賂路絕上下肅然

壬子八年柔然求婚於燕獻馬三千匹跋以樂浪公主歸之冬庫莫奚虞出庫真率三千餘落請交市

晉記

卷六十三

天

獻馬千匹跋許之處之於營邱

癸丑九年春正月跋分遣使者巡行郡國孤老久病不能自存者賑穀帛有差弟力田閨門和順者皆褒顯之昌黎郝越管邱張買成周刁溫建德何纂皆以賢良擢敘焉跋勵農桑留心政事省徭薄賦母違守宰必親見東堂問爲政之要令極言無隱以觀其志於是羣臣競勸百姓得休息焉

甲寅十年契丹庫真奚降跋以爲歸善王跋下書曰今疆宇無虞百姓寧業而田畝荒穢有司不隨時督察欲令家給人足不亦難乎桑柘之益有生之本

而此士少桑人未見其利可令百姓人殖桑一百根柘二十根禁厚葬秋魏使耿弼崔氏春秋作于什門如燕

跋使黃門郎常陋迎之於道跋爲其不稱臣也怒而不見既至跋又使陋勞之弼忿不入散騎常侍申秀給事中馮懿曰魏使如此是輕燕也請殺之弗聽乃畱弼不遣冬十月遣使如夏夏使烏落孤來蒞盟

十二月跋弟大司馬遼西公素弗卒素弗姿貌魁梧而慷慨有大志燕南宮令成藻有故名素弗造之談飲連日旁若無人藻歎曰吾遠求騏驎不知近在東鄰何識子之晚也當世俠士莫不歸之爲熙侍御

晉記

卷六十三

天

郎帳下督跋之業所由建也及爲宰輔謙虛儉約修己率下百僚憚之素弗卒跋哭之慟比葬七臨之

乙卯十一年冬十一月并竭三日而復

丙辰十二年春二月跋下書曰武以平亂文以經國寧世康俗實所憑焉自頃喪難禮崩樂壞問閭絕諷誦之音後生無庠序之教子衿之歎復興於今豈所以穆章風化崇闡斯文可營建太學以長樂劉軒營邱張熾成周翟崇爲博士郎中簡二千石已下子弟年十三已上者教之陽平公孫護諸弟並封列侯求開府跋弗許時護家有犬與豕交護見而惡之以

問太史令閔尙。尙曰：異類相交，其於洪範為大禍。明公位極冢宰，貴傾王室，而妖見門庭，宜戒盈滿。尙恭儉，不然，將悖亂而失衆也。護默然不悅。跋嘗譖羣臣，護弟叱支乙拔及昌黎尹伯仁，並有怨言。拔劍擊柱，跋怒誅之。而進護開府儀同三司，護以三弟並誅，常怏怏。跋遂配護。

丁巳十三年夏四月，入貢於京師。冬十一月，柔然入貢於燕。

戊午十四年夏五月，魏長孫道生伐燕，不克，掠其民萬餘家。

晉記

卷六十三 十六國錄

三

己未元熙元年地震，洪光門鶴雀折。跋問太史令閔尙，尙曰：地陰也，震有左右，比震皆尙右。臣懼百姓之西移也。跋曰：吾亦慮之，乃分遣使者巡行郡國，問所疾苦，給孤老不能自存者。跋立十一年而宋代晉元嘉七年卒。

道明託身於秦，為避禍也。豈思中興燕業哉？值淮肥既敗，遂有戒心。然以兵屬秦王，不聽子寶之言，亦足以表苻宣昭之知人矣。宣昭不殺鮮卑，有帝王之度。顧乃布滿朝列，假以兵權，雖遠不忘故主，實秦人助之，餒也以魏之方彊而寶也，暗悞而好兵，不祥自

禍有以也。夫盛能誅逆，安忍無親？卒焉不免。熙惑艷妻，殫土木，高雲馮跋乘機而起，而文起以寬厚為衆所推。父子享國二十餘年，蓋民不樂禍，天亦從之。有國家者，所以無輕勦民也。

卷六十三 十六國錄

三

後秦

姚弋仲 姚襄 姚萇 姚興 姚泓

姚弋仲，南安赤亭羌人也。其先蓋有虞氏之苗裔。禹封舜少子於西戎，世爲羌酋。其後燒當、雄於洮罕之間，當七世孫填虞。漢中元末，寇擾西州，爲楊虛侯馬武所敗，徙出塞。北虞九世孫遷那，率種人內附，拜西羌校尉，歸順王處之於南安赤亭。那元孫柯迴，爲魏鎮西將軍，綏戎校尉，西羌都督。迴生弋仲，少大度，不營產業，永嘉之亂，東徙榆眉戎，夏，襁負隨之者數萬，自稱護西羌校尉，扶風公。劉曜之平陳安也，以弋仲爲平西將軍，封平襄侯。邑之於隴上，石虎克上邽，弋仲說虎曰：隴上多豪，而秦風猛勁，道隆後服，道滂先叛，今宜徙其豪彊，以實畿甸。虎心然之，啓勒拜弋仲安西將軍，六夷左都督，勒卒，虎遂徙秦雍豪傑於關東。弋仲帥步衆四萬，遷於清河，拜西羌大都督，封襄平縣公。虎廢石宏而自立，弋仲稱疾不賀，累召之，乃赴正色，謂虎曰：弋仲常謂大王命世英雄，奈何把臂受託而奪之乎？虎雖不悅，然察其彊正，弗責也。遷持

晉記

卷六十四 十六國錄

一

晉記

卷六十四 十六國錄

一

節十郡六夷大都督，冠軍大將軍。弋仲清儉，鯁直，不修威儀，公卿皆憚之。梁犢敗李農於滎陽，虎懼，馳召弋仲。弋仲以八千餘人擊斬梁犢，以功加劍履上殿，入朝不趨，進封平西郡公。冉閔篡趙，弋仲率衆討閔，次於混橋，石祗稱帝於襄國，以弋仲爲右丞相，祗閔相攻，弋仲使子襄救祗，戒襄曰：汝才十倍於閔，苦不梟閔，無我見也。遣使於燕，燕使悅綰將兵三萬會襄，擊閔於常盧澤，大破之而歸。弋仲怒襄不擒閔，杖之一百。弋仲有子四十二人，常戒諸子曰：吾本以晉室大亂，石氏待吾厚，故欲討其賊，臣以報德。今石氏已滅，中原無主，我死，汝當歸晉。永和七年，乃遣使請降。穆帝拜弋仲爲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大單于高陵郡公八年春卒，年七十三。子襄入關，苻生敗之，獲弋仲柩，以王禮葬之於天水冀縣。襄稱帝，追諡曰景元皇帝，置園邑五百家。襄字景國，弋仲之第五子也，身長八尺五寸，臂垂過膝，雄武寬明，士衆愛之。弋仲之爲高陵公也，亦拜襄爲并州刺史，卽邱縣公。弋仲死，襄秘不發喪，率戶六萬南攻陽平，元城發千皆破之，殺掠三千餘家，屯碣磝津，以太原王亮爲長史，天水尹赤爲司馬，太原薛

讚略陽權翼爲參軍。南至蒙陽。始發喪。與高平李歷戰於麻田。馬中流矢而敗。晉處襄於譙城。使五弟爲任。匹馬渡淮。見豫州刺史謝尚於壽春。尚去仗衛。幅巾相見。襄少好學。有高名。雖善談論。尚一見如舊。權然相得。徙屯歷陽。襄以燕秦方彊。夾淮與屯田。勵將士。而中軍將軍殷浩忌之。因襄諸弟。遣刺客殺襄。不得。密使魏憬率五千餘人襲襄。襄斬憬。而并其衆。浩乃遣將軍劉啓守譙。遷襄於梁國蠡臺。表授梁國內史。平北將軍。襄益疑懼。使參軍權翼詣浩。浩曰。身與姚平北共爲王臣。而平北舉動自專。何邪。翼曰。平北

晉記

卷六十四

三

英姿絕世。以朝廷有道。宰輔明哲。擁數萬衆而遠歸晉室。今將軍輕信讒言。自生疑貳。猜嫌之端。在此不在彼也。浩曰。平北縱小人竊吾馬。王臣固若是邪。翼曰。將軍謂平北雄武難制。恐終不相容。取馬者欲以自衛耳。浩曰。豈有是邪。旣而浩與師伐秦。以襄爲前驅。襄乃擊浩於山桑。收其器械。浩使劉啓王彬之擊襄。襄自淮南擊滅啓等。濟淮。屯於盱眙。招致流人。衆至七萬。分置守宰。勸課農桑。遣人郭敦等。執堂邑內史劉仕降襄。朝廷大震。以吏部尚書周閔爲中軍將軍。沿江備守。襄將佐部衆皆平人。勸襄北還。永和十

一年。乃自稱大將軍。大單于。進攻外黃。十二年。據許昌。將如河東。以圖關右。遂自許。攻洛陽。大將軍桓溫自江陵伐襄。戰於伊水之北。襄敗。率麾下數千騎奔北山。其夜。百姓棄妻子。隨襄者五千餘人。屯據陽鄉。赴者又四千餘戶。襄前後喪敗。衆知襄所在。輒扶老攜幼。奔馳而赴之。時或傳襄創重。不濟。溫軍所得士女。莫不揮涕北望。其得物情如此。時人以爲孫策之儔。襄尋徙北屈。進屯杏城。使從兄姚蘭略地鄜城。兄姚益將王欽。盧招。集北地戎夏歸之者五萬餘戶。苻生使苻飛擊蘭。虜之。襄進據黃洛。秦苻堅鄧羌

晉記

卷六十四

四

邀之。戰於三原。軍敗。爲堅所殺。年二十七。是歲。升平元年四月也。秦以公禮葬之。苻追謚爲魏武王。封其孫延定爲東城侯。苻字景茂。弋仲之二十四子也。少多權略。而廓落任率。諸兄皆奇之。隨襄征伐。每參大謀。襄死。苻率諸弟降秦。拜苻揚武將軍。步兵校尉。封益都侯。爲秦將。累有大功。太元八年。秦大舉入寇。以苻爲龍驤將軍。督益梁諸軍。秦王謂之曰。朕以龍驤建業。未嘗輕以假人。卿其勉之。左將軍竇衝進曰。王者無戲言。陛下何爲而出此。王默然。旣敗於淮。慕容泓起兵叛秦。鉅

鹿公廩討之以莨爲司馬。廩不聽莨而戰死。莨使龍驤長史趙都謝罪。王大怒殺都。莨懼奔渭北。遂如馬牧。西州豪族尹詳、趙曜、王欽、盧牛、雙、狄廣、張乾等率五萬家推莨爲盟主。遂以太元九年夏四月自稱大將軍。大單于萬年、秦王改元白雀。以天水尹詳、南安龐演爲左右長史。姚晃、尹緯爲左右司馬。時慕容冲與秦相攻於長安東。莨將西上。恐冲遏之。遣使通和。以子崇爲質。進屯北地。新平安定羌胡降者十餘萬。秦王率諸將攻之。不能克。獲秦將楊璧、徐成、毛盛等數十人。皆禮而遣之。莨聞冲攻長安。遂移兵嶺北。略

書記

卷六十四 十六國錄

五

地至安定。嶺北諸城悉降。十年五月秦王走五將山。冲入長安。秦司隸校尉權翼、光祿大夫薛讚等奔莨。八月莨弑秦王。丙戌十一年春三月西燕率衆而東。盧水胡奴稱帝於長安。渭北盡應之。扶風王驎有衆數千。堡據馬嵬。奴使弟多攻驎。莨伐驎破之。驎走漢中。執多。進攻郝奴降之。夏四月莨遂取長安。稱帝大赦。改元建初。國號秦。改長安曰常安。立妻蛇氏爲后。子興爲太子。徙安定五千餘戶於長安。秋七月莨如安定。擊秦平涼太守金熙。安定都尉沒弈于遂如秦州。秦略陽

太守王皮來降。九月秦秦州刺史王統亦降。因發將士於上邽。以南安古成誅崔氏春秋作古成誅爲尙書郎弟碩德爲秦州刺史鎮上邽。

丁亥十二年秋七月莨軍隱密使子興守長安。而與秦王登相距於瓦亭。敗苻師。奴蘭積於渥源。冬十二月莨將姚方成陷徐嵩堡。初關西豪傑以苻氏數終而莨多雄略。謂天下可旦夕而定。莨旣與苻登相持積年。數爲登所敗。遠近咸懷去就。唯征虜齊難冠軍徐洛生、輔國劉郭單、冠威彌姐婆觸、龍驤趙惡地、鎮北梁國兒、竝雷子弟守營供繼軍糧。身將精卒隨莨征伐。時諸營旣多故號莨軍爲大營。大營之號自此始也。

書記

卷六十四 十六國錄

六

戊子十三年冬十一月莨立太學。禮先賢之後。己丑十四年秋八月苻登進逼安定。莨襲克登輜重於大界。冬十月立社稷於長安。莨令百姓年七十有德行者拜爲中大夫。歲賜牛酒。十一月雷惡地降。拜爲鎮東將軍。庚寅十五年夏四月秦將魏弼飛自稱大將軍衝天王。率氏胡攻姚當成於杏城。雷惡地應之。攻鎮東姚漢得於李潤。莨欲自將擊之。羣臣皆曰陛下不憂六

十里荷登乃憂六百里。飛耶。長曰。荷登窮寇。非可卒殄。吾城亦非登所能卒圖。惡地多智。非常人也。南引。飛。東結。董成。又得杏城。李潤。而據之。長安東北。非復吾有矣。乃潛軍赴之。當是時。長衆不滿二千。飛惡地。衆至數萬。氏胡赴之者。首尾不絕。長每見一軍至。輒有喜色。羣臣怪而問之。長曰。使同惡相濟。來會。吾得乘勝席卷。一舉而覆之矣。飛等以長兵少。悉衆攻之。長堅壁不戰。示之以弱。而潛使子崇率騎數百出。飛後。飛軍驚擾。乃遣鎮遠王超。平遠譚亮。率步騎擊之。飛衆潰。斬飛。及首級萬餘。惡地請降。長待之如初。惡地每謂人曰。以吾校數諸雄。皆應跨據一方。虎嘯千里。遇姚公而智。摧力屈。殆天授也。惡地嚴毅清肅。不可干以非義。嶺北諸豪皆憚之。長命姚當成於所營之地。每柵孔中樹一木。以旌戰功。歲餘問之。當成曰。營地至小。已廣之矣。長曰。吾自結髮以來。與人戰。未嘗如此之快。以二千兵破三萬衆國之事業。由此克舉。小乃爲奇。大何足貴邪。六月。貳城胡曹寅王達。獻馬三千匹。以寅爲并州刺史。達爲金城太守。南羌竇驚率五千戶來降。長下書有復私讎者。誅之。將吏滅亡者。各隨所親。以立後。服。

給長育之

辛卯十六年夏五月。荷登攻新平。長敗之。登退屯於

郿。荀曜崔氏春秋許登爲內應也。秦將金槌以新

平來降。長將數百騎入槌營。羣臣止之。長曰。槌既去

荷登。復欲圖我。將安歸哉。吾復以不信待之。何以御

物乎。冬十二月。秦攻安定。長如陰密。戒太子興曰。

苟曜多詐。聞吾北必來見汝。汝則殺之。曜果見興於

長安。興使尹緯讓而誅之。長大敗。登於安定東置酒

高會。諸將皆曰。陛下將軍太過。若值魏武王。不令此

賊至今。長笑曰。吾不如亡兄有四身長八尺五寸。臂

垂過膝。人望而畏之。一也將十萬之衆。與天下爭衡。

望塵而進。前無橫陣。二也。溫古知今。講論道藝。駕馭

英雄。收羅僞異。三也。董率大衆。屢險如夷。人盡死力。

四也。所以得建功業。策任羣賢者。正望算略。中片長

耳。羣臣皆稱萬歲。

壬辰十七年春。令雷臺諸鎮各置學官。三月。長有

疾。使姚碩德鎮李潤。尹緯守長安。召太子興詣行營。

姚方成謂興曰。今寇賊未滅。而上寢疾。王統荷允等

皆有部曲。終爲人患。不如除之。興乃殺荷允。王統

廣徐成毛盛而赴召。興至。長怒曰。統兄弟吾州里也。

無他遠志。徐成等在秦朝，竝為名將。天下小定，吾方任之。奈何殺之為天下者？顧撫納何如耳？若憚而多疑，則誰其可信者哉？

者世復其家。

癸巳十八年秋七月，竇衝叛秦，討之，求救於荄。尹繒曰：「太子純厚有聞，而英略未著，宜使太子救之。」荄乃戒興趣胡空堡，曰：「賊徒知汝轉近，必相驅入堡，聚而掩之，無不尅矣。」比至堡，衝圍自解。苻登聞興向胡空堡，果解圍。興因襲平涼，大獲而歸。咸如荄戒。冬十二月，荄疾甚，因還長安，見秦王堅，為巢翊，口召

晉記

卷六十四十六國錄

九

太尉姚弋僕射尹緯、姚晃尚書狄伯支，受遺輔政。謂太子興曰：「有毀此諸公者，慎勿受之。」汝撫骨肉以恩，接大臣以禮，待物以信，遇民以仁，則吾無憂矣。遂卒。年六十四。興祕不發喪，以叔父緒鎮安定，碩德鎮陰密，弟崇守長安。自稱大將軍，以尹緯為長史，狄伯支為司馬，擊秦。秦王登自六陌趣廢橋，姚詳據馬嵬堡，以拒登。興使尹緯領步卒赴詳，大敗之。乃發喪行服。

諡荄曰武昭廟號太祖。

興字子略，荄之長子也。秦時為太子舍人。荄在馬牧，興自長安奔之，立為太子。荄出征伐，常畱統後事，及

鎮長安，與中舍人梁喜、洗馬萬勛講論經籍。時人化之。荄卒，嗣位。改元皇初。大赦境內。

甲午十九年秋七月，王自安定如涇陽，與秦主登戰於山南，斬登，徙陰密三萬戶於長安，分大營戶置四軍。強熙、楊多、竇衝叛秦，王率諸將討之。多、兄子良國殺多而降。熙奔秦州，衝走汧川。姜乳以上邽來降，以碩德為秦州刺史，鎮上邽，徵乳為尚書。乙未二十年，令郡國各歲貢清行孝廉一人。秋八月，魏人來乞師，使鎮東將軍楊佛嵩赴之。

丙申二十一年，強熙圍上邽，碩德擊破之。熙南奔京

晉記

卷六十四十六國錄

十

師。初，永嘉之末，汾陰薛氏聚族，據楊氏壁，自保不仕。劉石苻氏王乃以禮聘，薛強為鎮東將軍。冬，強引秦兵自龍門濟河，遂陷蒲坂。太守楊恭出降，徙新平安定，新戶六千於蒲坂。封楊盛為仇池公。

丁酉隆安元年秋九月，太后蛇氏薨，王哀毀過禮，不親庶政。羣臣請依漢魏故事，既葬即吉。王不許。既葬之後，素服臨朝。冬十月，鮮卑薛勃叛秦，秦討之，勃奔沒弈于，于執而送之。泣氏男姚買得謀反，伏誅。秦王自將寇湖城，宏農太守陶仲山、華山太守董邁叛降秦。王如陝城，進寇上洛，陷之，使姚崇寇洛

陽陷柏谷徙流人二萬餘戶而還。武都氏屠飛啖鐵叛秦使東平公姚紹討而斬之。王畱心政事凡一言之善咸見褒異。京兆杜瑾馮翊吉默始平周寶上書陳時事皆擢處美官。天水姜龕東平淳于岐馮翊郭高經明行修教授長安門徒數百。諸生自遠而至者萬數千人。王聽政之暇引龕等於東堂講論道藝涼州胡辯秦末東徙洛陽講授弟子千餘人。關中後進多赴之。王勅關尉曰諸生諮訪道藝修己厲身其往來出入勿拘常限。蓋彬彬有太平之風焉。黃門侍郎古成誦中書侍郎王尚尚書郎馬岱以文章雅

晉記 卷六十四 十六國錄

十一

正參管機密誦尤以風教爲己任。京兆韋高居母喪彈琴飲酒誦聞而泣曰吾當手刃之持劍求高。高終身不敢見誦焉。

己亥三年秋七月秦寇洛陽。九月以災青屢見降號稱王。下書令羣公卿士各降一等存問孤貧舉拔賢俊省法令清獄訟黜陟守宰遠近肅然。大赦境內改元宏始。冬十月陷洛陽執河南太守辛恭靖恭靖不屈幽之於別室。下書凡父母昆弟相容隱者弗問。姚緒姚碩德以秦王降號固讓王爵王弗許。京兆韋華譙郡夏侯軌始平龐眺率襄陽流人一

萬奔秦。秦王召見於東堂問華曰晉自南遷以來承平已久今其政化風俗固何如也。對曰主有南面之尊而無總御之實。宰輔執政權去公家刑網峻急風俗奢蕩自桓溫謝安以後未見寬猛之中也。王大悅拜華中書令。

庚子四年春命百寮舉殊才異行之士刑政有不便於時者皆除之立律學於長安召郡縣散吏以授之。凡刑獄郡縣不能決獄之廷尉王常臨諮議堂聽決疑獄於時鮮有冤滯者以司隸校尉郭撫扶風太守強超長安令魚佩槐里令彭明倉部郎王年清勤貞

晉記 卷六十四 十六國錄

十二

白下書褒美風勵羣臣。夏五月遣使如魏魏使張濟來聘。秋七月姚碩德帥師伐西秦乞伏乾歸奔南涼王如枹罕乾歸來降拜爲河州刺史。冬十月令將帥遭大喪非疆場險要之所皆聽奔赴及期乃從王役臨戎遭喪聽假百日若身爲邊將家有大變交代未至而敢輒去者以擅去官罪罪之。十一月歸將軍劉嵩等二百三十七人於京師。魏襲沒奔于于率數千騎與劉勃勃奔秦州魏師進次瓦亭長安大震閉諸城門魏貳塵入侵河東王乃大閱於城西謀伐魏也。

辛丑五年春三月廟廷有樹連理而生秋七月使隴西公碩德帥師伐涼涼使呂超呂邈逆戰大敗別將呂他以東苑降遂進圍姑臧八月涼將姜紀出奔秦軍碩德表爲武威太守九月呂隆遣使降秦拜爲建康公碩德軍令整齊秋毫無犯祭先賢禮儒哲西土懷之隆降遂還師西涼南涼北涼皆遣使入貢於秦

王寅元興元年春二月立子泓爲太子大赦境內賜男子爲父後者爵一級夏五月使安北姚平僕射狄伯支以步騎四萬伐魏平軍次河東使光遠將軍晉記

卷六十四 十六國錄

三

黨娥立節將軍雷星建忠將軍王多率杏城嶺北突騎自和寧赴援越騎唐小方積弩姚良圖率關中勁卒爲平後繼晉公姚緒統河東兵爲前軍節度東平公紹率洛東兵始平太守姚詳率朔方兵並集平望以俟王使高平公沒弈于鎮上邽廣陵公欽鎮洛陽常山公顯尙書令晃輔太子入直西宮守長安王率戎卒四萬自長安赴平伐魏六月姚平陷魏乾城秋七月魏王珪自將禦平使毘陵王順豫州刺史長孫肥爲前鋒平遣將帥精騎二百覘魏軍肥擊而擒之平走魏主追及於柴壁平嬰城固守魏師圍之王將

兵救之謀據天渡運糧以餽平魏博士李先曰我以奇兵先據天渡柴壁可不戰而取也將軍安同曰汾東有蒙阮東西三百餘里蹊徑不通秦必從汾西直臨柴壁如此則虜勢相接重圍雖固不能制也宜爲浮梁渡汾西築圍以拒之虜至無所施其智力矣魏主從之逆擊王於蒙阮之南秦師退屯四十餘里平亦不敢出魏分兵四據險要緣汾帶岡樹柵數十里使平不得近柴壁九月王屯於汾西東柏材從汾上流縱之欲毀其浮梁魏人皆鉤取爲薪冬十月平糧竭矢盡將麾下三十騎赴汾水而死餘衆四萬有奇晉記

卷六十四 十六國錄

四

皆束手就擒魏斬秦將四十餘人王力不能救舉軍慟哭數遣使求和於魏魏人不許乘勝進攻蒲坂姚緒固守不戰會柔然謀伐魏魏人乃還十二月輔國將軍袁虔之寧朔將軍劉壽冠軍將軍高長慶龍驤將軍郭恭奔秦貳於桓元也王召見於東堂問元何如其父虔之曰元藉世資據荆楚屬本朝失政遂位宰相而安忍無親多忌好殺不如其父遠矣今既握朝權必將篡奪既非命世之才正可爲他人驅除此天以機授陛下也願速加經略廓清吳楚王大悅以虔之爲大司農

癸卯二年春正月立后張氏封子懿上庸公弼廣平公洗陳畱公宣長樂公謚博陵公愔南陽公璞平原公質范陽公達清河公裕隴西公國兒章武公興好遊田京兆杜挺馮翊相雲皆作詩賦以箴諷興善之賜以金帛然終弗能改三月追錄馬嵬戰時將吏其堡戶給復二十年順陽太守彭泉以郡叛降秦王使楊佛嵩趙曜以五千騎迎之遂寇陷南鄉略地至梁國而歸秋七月使席確徵呂隆弟超入侍遂使齊難姚詒以兵迎呂隆於河西以司馬王尙爲涼州刺史鎮姑臧以閭松爲倉松太守郭將爲番禾

晉記

卷六十四

五

太守徙隆及其宗室寮屬於長安

甲辰三年春二月桓元遣使於秦請辛恭靖何澹之王雷恭靖遺澹之謂之曰桓元不度德力而圖篡逆天未忘晉必有義兵以吾觀之終當傾覆耳卿今往必逢其敗相見之期又豈遠哉恭靖亦踰垣而歸三月魏掠太平使姚碩德率師伐仇池擒其帥楊斌汝南太守趙策出奔秦冬十二月鳩摩羅什至長安

乙巳義熙元年春正月以鳩摩羅什爲國師王如逍遙園引諸沙門於澄元堂聽羅什說佛經又使翻譯

西域經論三百餘卷沙門自遠而至者五千餘人起浮圖於永貴里立波若臺於宮中州郡化之事佛者衆夏五月復伐仇池楊盛以子難當爲質秦師乃還拜盛爲武都侯秋七月桓謙桓怡桓蔚桓謐桓允何澹之奔秦車騎將軍裕使參軍衡凱之于姚顯使吉默報之自是使聘不絕裕求南鄉諸郡王許之羣臣皆諫王曰天下之善一也劉裕崛起微細匡扶晉室內釐庶政外修封疆吾何惜數郡而不成其美乎遂割南鄉順陽新野舞陰等十二郡歸晉丙午二年夏六月王以叔父姚碩德來朝大放境內

晉記

卷六十四

十六

王見緒及碩德整服傾悚言則稱字車馬服玩必先二叔已服其次者朝之大政必諮而後行又班告臣民爲二叔避名碩德歸秦州王送之及雍乃還禿髮傳檀獻馬三千匹羊三萬口於秦以傳檀爲涼州刺史徵王尙還長安涼州人申屠英等二百餘人使主簿胡威請畱尙王弗許引威入見威頓首流涕曰臣州僻遠侍陛下威靈良收仁政保全至今陛下奈何以臣等質馬羊乎若軍國需馬直煩尙書一符臣州三千餘戶戶輸一匹朝下而夕辦可也昔漢武帝傾天下之資開拓河西以斷匈奴右臂今無故棄五

郡之忠良華族以資暴虜豈惟臣州士民墜於塗炭恐爲聖朝肝食之憂耳王悔之使馳止尙則傳檀已軍五淵逼尙行矣尙還長安坐匿呂氏宮人及擅殺逃人薄禾御史劾奏涼州別駕宗敞治中張穆主簿邊憲送尙在長安乃上疏理尙王覽之大悅謂黃門侍郎姚文祖曰卿知宗敞乎對曰此臣州里西方之雋也王曰今有表理王尙蓋善屬文者果出於敞邪抑尙爲之邪文祖曰尙今在南臺禁與賓客交通且敞寓於楊桓其非尙所爲也王曰然則桓爲之乎文祖曰西方之論素稱敞優於桓敞昔與呂超周旋陛

下可試問超王卽召超以表示之曰涼州寧有此才乎呂超對曰琳琅出於崑嶺明珠產於海濱若必以地限人則文命大夏之棄夫文王西夷之擯士也王大悅赦尙以爲尙書而涼州自此多事矣伏乞乾歸入朝於秦爾爲主客尙書

丁未三年以太子泓錄尙書事南燕司徒慕容鍾右僕射慕容嶷高都公慕容始奔秦華山郡有池涌沸廣袤百餘步生物投之熟而可食歷五月乃止赫連勃勃戕高平公沒弈于收其衆以叛秦自稱大夏天王初魏主拓跋珪饋馬千匹求婚於秦王

許之矣旣而以魏別立后遂止不與魏人以其絕婚也故有柴壁之戰王欲息民至是遣使修好於魏魏乃歸狄伯支姚伯禽唐小方姚良國康宦還長安王皆復其爵位南燕遣使稱藩秦歸其母妻譙縱亦遣使稱藩謀入寇也

戊申四年夏五月縱請桓謙於秦禿髮傳檀與沮渠蒙遜迭相攻擊秦王以傳檀內外多難欲取之使韋宗往規焉傳檀與論當世大略縱橫無窮宗退而嘆曰奇才瓌器不必華夏明智敏識何必讀書吾乃今知九州之外五經之表復自有人也歸謂秦王曰涼州雖弊傳檀權譎過人未可圖也王曰劉勃勃以烏合之衆猶能破之況我舉天下之衆以加之乎宗曰不然形移勢變反覆萬端陵人者易敗戒懼者難攻傳檀之敗於勃勃者輕之也今我以大軍臨之彼必懼而求全竊觀羣臣才略無傳檀比者雖以天威臨之臣未敢保其必勝也弗聽使廣平公弼將軍歛成帥步騎三萬擊之使僕射齊難帥步騎三萬討赫連勃勃弼濟自金城弼部將姜紀曰今王師聲討勃勃傳檀必猶豫未決請以輕騎五千掩其城門孤城無援可尅也弼不可進拔昌松長驅至姑臧傳檀嬰

城固守命郡縣悉散牛羊於野。欲成縱兵鈔掠。傳檀擊之大敗。弼退據西苑。王使姚顒率師二萬為諸軍節度。至高平。聞弼兵敗。兼道赴之。慰撫河外。率眾而還。傳檀遣使謝罪焉。勃勃聞秦兵且至。退保河曲。齊難遂縱兵野掠。勃勃潛師破之。擒難。及其將士萬三千人。六月。將軍劉敬宣伐蜀。譙縱乞師於秦。秦使姚賞王敏救之。敬宣乃還。

己酉五年春正月。復伐夏。譙縱使使來獻方物。封縱為蜀王。二月。王如平涼。乞伏乾歸逃歸苑川。

王弟冲謀反。王弗忍。誅欽成泣曰。冲謀反而不早。晉記 卷六十四 十六國錄 九

為之所其如王法何。王不得已。賜冲死。葬以庶人。

三月。還長安。夏四月。夏王勃勃率師二萬掠平涼。進屯依力川。六月。南燕使尙書令韓範來乞師。使

衛將軍強以步騎一萬就東平公紹於洛陽。救燕。勃勃襲而敗之。強還長安。秋九月。秦王如貳城。將討

赫連勃勃。使姚詳欽曼。彭白狼分督和運諸軍未集。而勃勃率騎奄至。眾咸懼。請王留步軍輕如鬼營。

侍御史姜楞曰。車駕一動。六軍駭懼。鬼營亦不可至此。不戰而自潰也。王乃使左將軍姚文宗中壘將軍

齊莫率禁兵距戰。文宗及莫勇果絕人。又殊死戰。勃

勃始退。畱禁兵五千配姚詳守貳城。王還長安。

庚戌六年春二月。乞伏乾歸陷秦金城。太守任蘭死之。三月。勃勃攻秦平涼。夏四月。寇隴右。破白涯

堡。遂趣清水。略陽太守姚壽都奔秦州。六月。河間王子國璠。章武王子叔道奔秦。秦王曰。劉裕匡復晉

室。卿何故來也。國璠曰。裕削弱宗室。翦除異己。所以來者。避死耳。拜國璠為揚州刺史。叔道為兗州刺史。

賜以甲第。蜀使侍中譙良。太常楊軌朝於秦。請兵入寇。縱以桓謙為荊州刺史。譙道福為梁州刺史。入

寇江陵。秦使將軍苟林率騎會之。謙屯支江。林屯江。晉記 卷六十四 十六國錄 十

津。江陵士民多懷貳心。荊州刺史劉道規乃召諸將而告之曰。聞諸長者。頗有去就之計。吾東來文武足

以濟事。諸軍若欲去者。不相禁也。因夜開城門。達旦不閉。眾咸畏服。莫有去者。雍州刺史魯宗之自襄陽

赴救。道規乃畱宗之守江陵。而自率諸軍逆戰。大戰於支江。天門太守檀道濟陷陣大破之。謙乘輕舸奔

苟林。晉人獲而斬之。苟林懼引歸。辛亥七年春正月。以子弼為尙書令。初天水姜紀。呂

氏之諂臣也。弼有寵於秦王。紀遂傾心附之。弼時為雍州刺史。鎮安定。紀勸弼納王左右以求入朝。秦王

晉記

卷六十四

王

乃以弼爲尙書令。弼遂傾身結納朝士，勢傾東宮。羣臣憂之。會王以功勃乾歸，傳檄蒙遜擾亂，咨將帥於羣臣。隴東太守郭播曰：「清潔而善撫邊，則平陸子王元始其人也。」雄武多奇略，則建威王煥賞罰必行，臨敵不顧，則奮武彭蚝。王曰：「蚝令行禁止，則有之，非綏邊之才也。」若始煥年少，吾未知其人也。播曰：「然則才兼文武，足以鎮督一方者，莫如廣平公矣。」王勿納。乃以太常索稜爲太尉，領隴西內史，撫招西秦，乾歸感而悅之，遣使送所掠守宰，謝罪乞降。王以勃勃方彊，拜乾歸爲河南王，其子熾磐爲平昌公。王如三原。

晉記

卷六十四

王

王曰：「裕今安敢闕吾疆場，苟有姦心，其在吾子孫乎？」夏人侵平涼。秦鎮北將軍平與男梁國兒年八十矣，前後征伐，屢有大功。於平涼作壽冢，每將妻妾入冢，譙飲酒，酣升靈牀而歌。又數年乃卒。時人以爲達。客星入東井，所在地震。前後一百五十六，秦公卿抗表請罪。王曰：「災譴之來，咎在元首，近代或歸罪三公，甚無謂也。」公等其悉冠履復位。壬子八年，以楊佛嵩爲雍州刺史，率嶺北兵以伐夏。嵩發數日，秦王謂羣臣曰：「佛嵩驍勇果敢，吾常節之，配兵不過五千人。今衆旅既多，過賊其必敗乎？」因遣使追之，不及。佛嵩攻夏於朔方，曰：「吾今得酣戰矣。」勃襲而執之，佛嵩絕吭而死。冬十月，遣趙鯤、楊伯壽、姚嵩等伐仇池，不克而還，殺立節將軍楊伯壽。賜天水太守王松忽帛百匹。癸丑九年春，秦后張氏卒，復立齊氏爲后。三月，遣使如魏。太尉索稜以隴西叛降西秦。甲寅十年夏五月，貳原氏羌仇常叛秦，使後將軍欽成討之，不克。成出奔於夏。姚文宗有寵於秦太子泓，泓疾之，譖於秦王。王怒，賜文宗死。自是羣臣莫敢言弼短，弼言無不從。以嬖人尹冲爲給事黃門侍郎。

唐盛爲治書侍御史。王左右機要皆其黨也。國人惡之。僕射梁喜侍中任謙京兆尹尹昭承閒謂王曰。父子之閒人所難言。然君臣亦猶父子。臣等其敢默乎。廣平公弼。陛下寵之太過。傾險之徒。鱗鱗蟻附。市巷皆言陛下將立廣平公。誠如此者。臣等死不敢奉詔。王曰。安有此邪。喜曰。苟無之。而流言若是。則陛下愛弼適所以禍之矣。願去其左右。損其威權。非但安廣平。乃所以安宗廟社稷也。王默然不應。旣而寢疾。太子泓屯兵東華門。侍疾於諮議堂。弼謀作亂。伏甲於其第。當是時。撫軍姚紹侍中任謙右僕射梁喜冠軍姚讚京兆尹尹昭輔國欽曼。竝典禁兵宿衛。弼不敢發。姚裕遣使告姚懿於蒲坂。并密信諸藩論弼逆狀。懿流涕以誓將士。赦囚徒以布帛數萬匹。賜將士將赴長安。鎮東姚洸起兵洛陽。平西姚誥起兵於雍。會王疾瘳。朝其羣臣。征虜劉羌泣以告王。王曰。吾過庭無訓。使諸子不睦。有媿於天下卿等其若之何。尹昭梁喜請誅之。王惜其才。乃免弼尙書令。以公就第。懿等聞王疾瘳。罷兵還鎮。皆抗表請正弼典刑。王弗許。魏遣使聘於秦。使尙書郎嚴康報之。并致方物。答其請婚也。姚懿姚洸姚宣姚誥入朝。使姚裕告

舊唐書

卷六十四

三

秦王欲有所陳。王曰。汝等正欲道弼事耳。吾已知之矣。不煩見也。裕曰。彼言之是非尙未可知。陛下奈何。逆拒之。乃引見諮議。懿等固請誅弼。王曰。汝勿憂。吾自處之。撫軍東曹屬姜虬上疏曰。文武之化。刑於寡妻。聖朝之亂。起自愛子。今雖欲含忍。而逆黨猶繁。扇惑不已。弼之亂心。其可革哉。宜斥散凶徒。以絕禍始。王以虬表示梁喜曰。天下皆以吾兒爲口實。奈何。喜曰。信如虬言。陛下宜速決。恐一旦禍機竊發。悔之晚矣。王默然不忍誅。

乙卯十一年春。荊州刺史司馬休之據江陵。雍州刺史魯宗之據襄陽。與劉裕相攻。遣使求援於秦。秦使姚成玉司馬國璠率八千騎赴之。姚成玉至南陽。休之衆潰。成玉引歸。休之遂與魯宗之譙王文思新蔡王道賜梁州刺史馬敬。竟陵太守魯軌。南陽太守魯範奔秦。三月。廣平公弼怨姚宣毀已。譖之於王。會宣司馬權不自長安來。王責宣不能匡救。將戮之。不

因誣宣以自解。王大怒。遂收宣於杏城獄。而使弼將三萬人守秦州。京兆尹尹昭謂王曰。廣平公與太子弗協。今使擁彊兵於外。是樹敵也。臣恐陛下萬歲之後。必不靖矣。王弗納。使以中軍大將軍屯於渭北。

舊唐書

卷六十四

三

晉記

卷六十四

五

夏人攻杏城王使弼救之至冠泉而杏城陷姚達死之秋九月夏赫連建率眾寇武縣遂入平涼守將姚恢與建戰於五井平涼太守姚周都為建所獲進攻新平弼擊之戰於龍仁堡大破之擒建送於長安冬十月白虹貫日秦王藥動姚弼稱疾不朝集兵於第王聞之怒甚誅其黨唐盛孫元收弼囚之中曹將殺之太子泓流涕固請乃止熒惑不見入十餘日復出東井秦大旱初魏主嗣召名儒與太史議熒惑所詣崔浩曰於法當入危亡之國春秋傳神降於莘以其至之日推知其物今熒惑之亡在庚午辛未二日之間庚午主秦辛為西夷熒惑其入秦乎後果出東井畱守鈞已久之乃去秦遂大旱昆明池竭開一歲而亡十一月使散騎常侍姚敞送女於魏丙辰十二年春正月秦王如華陰以太子泓監國入居西宮疾甚王還長安泓欲出迎其宮臣曰今主上疾篤廣平公希覲非常變難測也殿下若出進不得見主上退不得入西宮安所歸乎泓乃拜迎於黃龍門樽下弼黨見王升輿怛然失色侍郎尹沖謀欲因泓出迎殺之尚書姚沙彌曰若太子有備而不來當奉乘輿趣公第宿衛者聞上在此自當奔侍誰與太

晉記

卷六十四

五

子守乎沖不可王既入宮命泓錄尚書事使姚紹胡翼度典禁兵使欽曼嵬收弼第中甲杖內之武庫遂不敢發王疾轉篤南安長公主問疾不應王少子耕兒出告姚愔曰王病矣宜速決愔遂率甲士攻端門欽曼嵬勒兵距戰胡翼度率禁兵閉四門愔遣壯士登門緣屋而入及於馬道泓時侍疾於諮議堂使欽曼嵬率殿中兵登武庫距戰太子右衛率姚和都率東宮兵入屯馬道南愔等不敢進遂燒端門王力疾臨前殿賜弼死禁兵見王喜躍逆黨駭擾和都自後擊之愔眾潰逃於驪山尹沖奔於京師王召紹讚梁喜尹詔欽曼嵬入內寢受遺輔政遂卒年五十一在位二十一年諡曰文桓廟號高祖泓字元子文桓王與之長子也性寬厚博學好詩詠嘗受經於博士淳于岐岐病泓親省之拜於牀下弟弼謀亂泓恩撫如初興卒泓捕誅姚愔尹元乃發喪卽位大赦改元永和廬於諮議堂既葬乃親政長樂公宣據邢望李潤諸羌叛秦使姚紹討之宣懼歸罪於紹紹遂誅宣西秦攻上邽刺史姚艾遁歸并州定陽胡叛秦征東姚懿討平之夏五月氐楊盛陷祁山進逼秦州姚平救之盛退走平與上邽守將姚

嵩追盛及於竹嶺將軍姚讚率太守姚秦都王煥以禁兵赴之盛敗讚於清水嵩與秦都王煥力戰而死遂失秦州先是天冀縣石鼓鳴聲聞數百里野雉皆雊秦州地震山崩識者以爲不祥及嵩將出羣僚止之嵩曰若有不祥此乃命也安所逃乎遂及於難識者曰秦州泓之故鄉也今失秦州秦其將滅乎

赫連勃勃陷陰密坑秦將士五千餘人秦州刺史姚軍都死之勃勃進兵侵雍掠郿城姚紹尹昭姚洽率步騎五萬討之與勃勃戰於馬鞍坂敗之追至朝那不及而還楊盛兄子倭寇陳倉平陽氏苟渴據

晉記

卷六十四十六國錄

壬

五丈原以叛姚讚討擒之秋八月太尉劉裕率師伐秦以世子義符監西府事劉穆之爲軍司遂發建康穆之謂王鎮惡曰公今以大任任卿卿其勉之鎮惡曰吾不克關中誓不復濟江也九月次於彭城使冠軍將軍檀道濟龍驤將軍王鎮惡入自淮肥攻漆邱項城新野太守朱超石寧朔將軍胡藩趣陽城振武將軍沈田子建威將軍傅宏之趣武關彭城內史劉遵考建武將軍沈林子將水軍出石門自汴入河攻倉垣以冀州刺史王仲德督前鋒開鉅野入河秦將王苟生以漆邱降鎮惡姚掌以項城降道濟王師

遂入潁口所至多降新蔡太守董遵固守道濟攻拔其城遵不屈而死克許昌倉垣東平公姚紹謂泓曰晉師已過許昌豫州安定孤遠宜遷諸鎮戶內實京師可得精兵以橫行天下雖晉夏交侵吾無憂矣不然晉侵豫州夏寇安定將若之何左僕射梁喜曰齊公恢雄勇嶺北憚之勃勃終不能棄安定而遠寇京畿若無安定虜馬必及於郿雍今關中兵足距晉師未危而先憂是自擾也泓然之吏部郎懿橫密言於泓曰恢有忠勳而陛下未加殊賞外置之死地安定人以孤危逼寇思南遷者十室而九恢若

晉記

卷六十四十六國錄

壬

擁精兵鼓行而向京師得不爲社稷之憂乎宜徵之入朝以慰其心泓曰恢若懷不逞之心徵之適所以速禍耳弗聽王仲德水軍入河將至滑臺魏兗州刺史尉建棄城北渡仲德入城宣言曰晉本欲以布帛七萬匹假道於魏不謂守將望風遠遁魏主嗣聞之使叔孫建公孫表自河內趣枋頭引兵濟河斬尉建於城下投尸於河呼仲德軍士問以侵寇之狀仲德使司馬竺和之對曰劉太尉使王征虜自河入洛清瑯山陵非欲爲寇於魏也而魏之守將自棄滑臺今借空城以息兵不日西行於晉魏之好無損也何

必揚旗鳴鼓以示威乎。魏主使建問太尉裕。裕曰。爲我謝魏皇帝。洛陽晉之舊都。而羌據之。晉欲修復山陵久矣。諸桓宗族。乃司馬休之兄弟。魯宗之父子。皆晉之蠹也。而羌收之。以爲晉患。今將伐之。欲假道於魏。非敢爲不利也。冬十月。王師至成臯。姚洗時鎮洛陽。馳使請救。泓使越騎校尉閻生率騎三千。武衛姚益男將步卒一萬。助守洛陽。并州牧姚懿。南屯陝津。以爲聲援。洗部將趙元。詛洗曰。今寇逼已深。百姓駭懼。衆寡不敵。宜攝諸戎兵。同守金墉。以待援。出戰不捷。大事去矣。金墉不下。晉終不敢越我而西。是我晉記

卷六十四

元

不戰而坐制其弊也。司馬姚禹。潛通道濟。姚元固勸出戰。洗乃使元以精兵一千。南守柏谷塢。廣武石無諱。東成鞏城。以距王師。元泣謂洗曰。元受三帝重恩。所守惟死。但明公不聽忠言。爲姦孽所誤。悔無及耳。既而陽城成臯。滎陽虎牢。諸城悉降。道濟等長驅而至。無諱至石關奔還。元與毛德祖戰於柏谷。大敗。殺創十餘。據地大呼。元司馬懿鑒。目刃抱元而泣。元曰。吾創已重。君宜速去。鑒曰。若將軍不濟。去將安之。皆死於陣。姚禹遁奔道濟。道濟至洛陽。洗懼而降。獲四千餘人。衆欲坑之。道濟曰。伐罪弔民。正在今日。皆釋

而遣之。閻生至新安。益男至湖城。聞洛陽已沒。遂不敢進。十二月。姚懿司馬孫暢。以秦兵既敗。勸懿襲長安。殺紹廢泓。而自立。懿引兵至陝津。散穀於河北。夷夏招和戎諸羌。其主常侍張敞侍郎左雅。固諫懿怒。笞殺之。泓聞之。召姚紹謀之。紹曰。懿性鄙近。從物推移。此必其司馬孫暢之謀也。但馳使徵暢。使撫軍讚據陝城。臣向潼關。爲諸軍節度。暢若奉詔而至。臣當遣懿率河東兵。共禦吳寇。不然。則聲其罪於天下。以討之。泓乃使姚讚及冠軍司馬國璠。建義蚝元。屯陝津。武衛姚驢屯潼關。懿舉兵稱帝。移檄州郡。欲運

卷六十四

三十

匈奴堡穀。以給鎮人。寧東姚成都距之。懿遣將王國率兵攻成都。成都擒國。使使責懿。宣告諸城。厲兵秣馬。無從逆亂。河東之兵。無一詣懿者。紹濟自蒲津。率師圍懿。入於蒲坂。執懿囚之。遂誅孫暢。丁巳十三年春正月。泓朝羣臣於前殿。淒然流涕。羣臣皆泣。初。泓使齊公恢殺安定太守呂超。恢初猶豫久。乃殺之。泓疑恢有陰謀。恢自是懷貳。陰聚甲兵。欲謀作亂。至是。聞秦師屢敗。乃自安定率鎮戶三萬八千趣長安。自稱大都督。移檄州郡。恢至新支。南攻郡城。敗鎮西姚詵。泓馳使徵姚紹。使姚裕胡翼度屯

於澧西。紹率輕騎赴難。恢從曲牟進屯杜成。紹與恢相持於靈壁臺。姚讚聞恢漸逼。留寧朔尹雅守潼關。而自率諸軍還長安。見泓泣曰。臣與大將軍不滅此賊。終不持面復見。一。下。恢進軍逼紹。讚自後要擊大破之。誅恢。泓哭之。慟。葬以公禮。太尉裕引水軍發彭城。留將軍向彌戍碭碭。將沂河西上。遣使假道於魏。秦亦使使求救於魏。魏主嗣召羣臣議之。皆曰。潼關天險。裕以水軍攻之。甚難。若登岸北侵。其勢甚易。且裕聲言伐秦。志難測也。宜發兵斷河上。勿令得西。軍諮祭酒崔浩曰。不然。劉裕圖秦久矣。秦王既死。嗣晉記 卷六十四 十六國錄 三

據河內。王洛生屯河東。城清阿。薄于將步騎十萬屯河北。為秦聲援。裕引軍入河。三月。王鎮惡至宜陽。司馬毛德祖攻雅於蠡吾城。雅眾潰。德祖使騎追獲之。既而殺晉者。奔固潼關。檀道濟沈林子拔襄邑堡。自陝北渡河。攻尹昭於蒲坂。泓以東平公紹為太宰。大將軍。大都督。封魯公。督武衛。姚鸞等步騎五萬距王師於潼關。遣別將姚驢救蒲坂。夾攻道濟。道濟堅壁不戰。沈林子說道濟曰。蒲坂城堅池濬。非可卒拔。攻之則傷眾。守之則引日。不如先事潼關。克潼關。則尹昭不攻而自潰矣。道濟從之。姚讚以禁兵七千自渭北而東。進據蒲津。姚紹引兵出戰。道濟率王敬沈林子等逆衝紹軍。將士驚潰。紹退屯定城。留姚鸞屯兵大路。絕晉糧道。當是時。裕使沈田子傳宏之率萬餘人入上洛。將進次青泥。姚珍入自子午。實霸入自洛谷。眾各數千人。泓遣姚萬距霸。姚彊距珍。姚鸞使將尹雅與道濟司馬徐琰戰於潼關。琰獲雅。送裕。裕欲殺之。雅呼曰。夷夏雖殊。君臣之義一也。皇晉將以大義平天下。豈可使秦無守節之臣乎。乃免之。泓使姚和都屯曉柳。以備田子。姚紹謂諸將曰。晉軍遠來。眾旅不多。嬰壘自固。正欲曠日持久。以待

後援。吾今徑據關鄉。絕其糧道。不出一月而道濟之頭必懸麾下。道濟解。攻劉裕聞之。必不敢進矣。諸將咸以爲然。輔國將軍胡翼度曰。軍勢宜集。不可以分。若偏師失利。人心惶惑。胡可戰也。乃止。先是太尉裕謂王鎮惡曰。諸軍若克洛陽。須大軍俱進。而鎮惡等因利輕進。潼關爲紹所距。久之乏食。衆欲棄輜重還就大軍。沈林子按劍怒曰。太尉志清六合。今許洛已定。國有將平。事之濟否。在於前鋒。奈何阻乘勝之氣。棄垂成之功。且大軍尙遠。羌衆方盛。雖欲求還。其可得乎。吾受命前驅。志在致命。今日之事。當爲將軍辦之。不知二三君子將何面以見相公之旗鼓耶。鎮惡等馳使乞糧。援於裕。裕呼使者。開舫北戶。指河上軍以示之。曰。我語。輕進。今岸上如此。何能遣軍。鎮惡乃親至宏農。勸百姓競送義粟。軍食復振。魏以數千騎緣河隨裕軍西行。船有漂渡北岸者。魏人輒掠之。裕遣軍擊之。輒走。退則復來。夏四月。裕使丁昨率仗士七百人。車百乘。渡北岸。去水百餘步。爲卻月陣。兩端抱河。車置七仗士。事畢。使豎一白旄。裕先使朱超石戒嚴。旄舉。超石帥二千人馳赴之。並齎大弩百張。一車益二十人。設彭排於轅上。魏人以三萬

晉記

卷六十四

晉

騎圍之。四面肉薄。弩不能制。超石別齎大鎚及稍數千。乃斷稍千餘。長三四尺。以大鎚鎚之一稍。輒洞貫三四人。魏兵奔潰。死者相枕。斬其將阿薄干。魏軍退屯平城。超石率胡藩劉榮祖追擊。斬獲千餘人。魏主乃悔不用崔浩之言。河北太守薛彤據河曲以叛。秦秦使黃門侍郎姚和都討之。姚紹分道置諸軍。爲犄角之勢。胡翼度據東原。姚襄營大路。與晉軍相接。丙子夜。沈林子以精銳朱遠等夜襲鷲營。鷲衆潰戰死。士卒死者九千餘人。姚讚屯河上。使姚難運蒲坂穀以給軍。至香城。林子擊之。敗還定城。和都聞林子要難。兼道赴救。未至而難走。因破晉別將於河曲。遂屯蒲坂。姚紹使鎮軍姚洽及寧朔姚墨蠡。河東太守唐小方。帥騎三千屯河北之九原。欲絕道濟諸縣租輸。洽辭曰。夫小敵之堅。大敵之擒也。今兵衆寡弱。而遠在河外。大將軍雖神武。其如鞭短何。紹弗聽。林子以衆八千。要洽於河上。殺洽及墨蠡。小方紹聞洽死。忿恚發病。林子啓太尉曰。姚氣蓋關中。今兵屈於外國。危於內。恐其先盡。不得以膏血祭斧也。紹疾甚。以後事託東平公讚。使姚難屯關西。驅血數升而死。讚既代紹。引兵襲林子。林子復擊破之。時晉軍或據

晉記

卷六十四

晉

山上。或結壘平地。濱帶河嶮。大小七十營。秦亦保據山原陵阜之上。各設營壘。秋七月己亥。裕次於陝城。將軍沈田子傳宏之。八武關。秦成將皆委城走。田子宏之遂進屯青泥。八裕至閿鄉。使林子率精兵萬餘越山開道。會田子於青泥。秦王泓欲自將禦之。恐田子襲其後。欲先擊滅之。然後傾國東出。乃使車騎將軍姚裕帥步騎八千奄至青泥。躬率大軍繼發。田子本為疑兵。所領裁千餘人。泓至欲擊之。宏之曰。彼眾我寡。若之何。田子曰。兵貴用奇。奚在乎眾。且今眾寡相懸。勢不兩立。及其始至而薄之。可以有功。若彼

晉記

卷六十四

五

圍既固。我焉所逃。遂進兵秦軍圍之數重。田子誓眾曰。諸軍遠來。正求此戰。封侯之業。於是乎在。士卒皆踴躍鼓譟。執短兵奮擊。秦兵大敗。泓奔還灊上。辛丑。裕進次潼關。以朱超石為河東太守。與振武徐猗之會薛帛於河北。共攻蒲坂。秦姚讚距裕於關西。姚難屯於香城。裕遣王鎮惡上戰。自秋社西渡渭。以逼難。軍秦鎮東桃璞及姚和都等擊斬猗之於蒲坂。超石棄眾奔潼關。姚讚乃使司馬休之。司馬國璠自軹關向河內。引魏軍以蹙裕。後姚難亦自香城引兵而西。當是時。大霖雨。渭水泛溢。姚讚不得北渡。退屯鄭城。

王鎮惡水陸並進。追及難軍。泓還次於石橋。鎮北姚彊以數千人與姚難合陣於涇上。以距鎮惡。鎮惡使毛德祖擊彊。彊力戰而死。難奔還長安。裕進據鄭城。泓使姚裕及尙書璽統屯兵宮中。姚洸屯澧西。尙書姚白瓜徙四軍雜戶入長安。姚丕守渭橋。胡翼度屯石積。姚讚屯灊東。泓自軍逍遙園。王鎮惡自渭水入河。以趣長安。泝流而上。乘蒙衝小艦行。舟者皆在艦中。秦地素無舟楫。又見艦無人而進。咸驚以為神。王戊至渭橋。鎮惡令軍士食畢。皆持仗登岸。後者斬。既登密使人解艦。渭水迅疾。舟皆逐流。忽焉不見。命將

晉記

卷六十四

五

士曰。此為長安北門。去家萬里。舟楫衣糧已付之東流。今進戰而捷。則功名俱顯。不捷則骸骨不返矣。乃身先士卒。眾騰躍爭進。大破姚丕軍。泓引兵救之。逼水地狹。為敗卒所踐。不戰而潰。鎮西將軍譙前軍將軍烈左衛將軍寶安散騎常侍王帛建武將軍耗尙書右丞孫元皆死於陣。泓匹馬還宮。鎮惡入自平朔門。泓與姚裕將數百騎出奔石橋。姚讚聞泓收召將士告之。皆以刀擊地。援袂而泣。胡翼度棄軍奔裕。姚讚夜率諸軍將會泓於石橋。而王師已固。諸門不得入。眾皆驚潰。泓謀欲降。其子佛念年十二。勸泓自裁。

泓弗聽。癸亥，遂將妻子降於壘門。鎮惡乃以屬吏佛念登宮牆，自投而死。城中夷晉六萬餘戶，皆安堵如故。九月，太尉裕至長安，鎮惡迎於灊上，裕勞之曰：「成吾大業者卿也。」鎮惡再拜謝曰：「此明公之威，諸將之力也。鎮惡何功之有？」尹昭以蒲坂降，姚讚率宗室子弟百餘人亦降。裕殺之餘宗，遷於江南，斬泓、建康市。泓時年三十，建康百里之內草木皆焦死焉。苻氏分崩，羣雄競起，景茂以懼罪起兵，亦不得已而然。而乃弑君薦棘，何其悖也。算略雖長，其遜於景國多矣。子略克摧勦敵，荷成先構，以國用不足，增賦關津，羣臣皆諫，而側席求賢，敬事諸父，親臨大臣之喪。嘉王滿聰之距門，蓋有賢主之風焉。委姑臧於禿髮，任屈子以兵權，遂乃邊城繼陷，兵無寧歲，溺愛廣平，幾乎危嫡。其兆禍也從來遠矣。元子以庸懷之質，雖尊師愛弟，不改家風，而內難方殷，外侮踵至，卒之身死，建康不有愧於佛念哉。

南燕

慕容德 慕容超

慕容德，字元明，號之少子也。母公孫氏，夢日入臍中，晝寢而生。德身長八尺二寸，額有日角，足下有偃月。重文，偶時封梁公，歷幽州刺史。暉立，進封范陽王，遷魏尹，枋頭之役，德以征南將軍與兄垂擊敗王師。垂奔秦，德亦坐免。燕亡，徙於長安，為秦張掖太守。數歲免歸。秦王敗於淮肥，從垂如鄴，垂稱燕王，拜車騎大將軍，復封范陽，遷司徒，參政事，垂臨終，勅子寶以鄴城委德。寶乃以德都督冀、兗、青、徐、荆、豫六州諸軍，冀州牧，領南蠻校尉，鎮鄴，罷雷臺，以都督專總南、夏、隆安元年三月，魏師入中山，寶出奔薊。五月，慕容詳稱帝於中山，秦太史令高魯使其甥王景暉獻圖讖祕文曰：「有德者昌，無德者亡。」德受天命，柔而復剛。又有謠曰：「大風蓬勃，揚塵埃，八井三刀卒起來，四海鼎沸。」中山頽，惟有德人據三臺。於是羣僚以詳既僭號，而魏師盛於冀州，未審寶存亡，勸德稱帝。德不可，會慕容達自龍城奔鄴，稱寶猶存，羣議亦止。既而德兄子

麟自義臺來奔謂中山既沒魏必乘勝攻鄴宜及其未至擁衆南渡二年德乃率戸四萬車二萬七千乘自鄴將徙於滑臺而魏軍垂至衆懼欲退保黎陽其夕流澌凍合德遂濟師及旦魏師至而冰泮德曰天贊我也改黎陽津爲天橋津既至滑臺景星見於尾箕漳水得白玉於是依燕元故事稱元年赦境內置百官三月寶自龍城奔黎陽使中黃門令趙思召范陽王德奉迎德遣慕容護率壯士數百隨思而北聲言迎衛寶欲殺寶也寶聞德既稱元亦懼而北走護至無所見執思而還思閑習典故德欲畱而用之思

晉記

卷六十五

一

曰犬馬猶知戀主而況人乎思雖刑臣乞還侍上德固畱不遣思怒曰殿下親爲叔父位列上公不能率先羣后以匡王室而幸根本之傾爲趙王倫之事思雖不能如申胥之存楚猶慕龔君賓之不偷生於莽世也德怒斬之秋南陽太守閭邱姜寧劾將軍鄧啓方率師伐德次於管城德使慕容法慕容和距之王師敗績而還初苻登既滅登弟廣率部落降德拜冠軍將軍處之乞活堡會慕容守東井或言秦當復興三年春三月廣乃自稱秦王敗德將慕容鍾德時始都滑臺介於晉魏之間地無十城衆不過數萬附德

者多去附廣德乃畱慕容和守滑臺而自率衆擊廣斬之寶之至黎陽也和長史李辯勸和納寶和不可辯懼洩引晉師至管城冀德率師作亂而德弗出德擊苻廣辯又勸和反和弗聽辯遂殺和以滑臺降魏魏尚書和跋帥輕騎自鄴赴之諸將士家悉在城中陳頴之人多附於魏德將攻之韓範曰嚮也魏客吾主今也吾客魏主矣人情既危不可復戰宜先據一方以立基本然後圖之既而右衛將軍慕容雲斬李辯率將士家累二萬餘人而出三軍大悅德謂羣臣曰今進有疆敵退無所託計將安出張華欲取彭城

晉記

卷六十五

二

慕容鍾封遼韓諱固請攻滑臺潘聰曰滑臺四通八達非帝王之居且北通魏西接秦庸得高枕乎彭城土曠人稀平夷無嶮且晉之舊鎮亦未易取況密邇江淮秋夏霖潦千里爲湖夫乘舟而戰者吳之所長我之所短也青齊沃壤號曰東秦地方二千里精兵十餘萬四塞之固負海之饒而廣固者曹魏之所城也地形阻峻可謂用武之國三齊英傑思得明主以立功於世久矣晉刺史辟閭渾昔爲燕臣今宜遣辯士馳說而以大兵繼其後必翻然順命如其不服取之如拾芥耳既得其地然後閉關養銳伺隙而動此

乃陛下之關中河內也德大悅引師而南五月入薊城兗州北鄙諸縣悉降德遣守宰問高年軍無私掠百姓牛酒屬路秋八月使使告齊郡太守辟閭渾慕容鍾率騎二萬隨之德進據琅邪徐兗之民歸附者十餘萬自琅邪而北迎者四萬餘人進寇莒城守將任安出走以尚書潘聰鎮莒城渾聞德軍將至徙八千餘家入廣固而諸郡皆降渾懼將妻子將奔魏德將劉剛追斬之莒城德遂入都廣固

庚子四年冬德更名備德稱帝大赦改元建平立妃段氏爲后立學官簡公卿已下子弟及二品士門

蕭記

卷六十五

四

二百人爲太學生

辛丑五年冬十月德譙羣臣酒酣笑曰朕雖寡薄可方古何等主也青州刺史鞠仲曰陛下中興聖主少康光武之儔也德顧左右命賜仲帛千匹仲以多辭德曰卿知調朕朕不知調卿耶韓範進曰天子無戲言忠臣不妄對今日之論上下相欺可謂君臣俱失德大悅賜範絹五十匹德母兄先在長安使平原人杜宏問存否宏曰臣至長安若不奉太后勅止卽西如張掖以死爲效臣父雄年踰六十未沾榮貴乞本縣祿以申烏烏之私張華進曰杜宏未行而求祿

要利不可使也德曰宏爲君迎親爲父求祿雖外似要利而內實忠孝乃以雄爲平原令宏至張掖爲盜所殺德聞而悲之厚撫其妻子焉

壬寅元興元年德如齊城登營邱遂至漢陽城景王廟譙庶老於中池北登社首山東望鼎足因目牛山而嘆曰古無不死怡然者久之拜青州秀才參議爲尚書郎齊大夫晏平仲之苗裔也立治於商山置鹽官於烏常澤謀充國用也

癸卯二年春正月司隸校尉慕容達作亂攻端門不克奔魏二月地震夏四月南海王法及魏師戰

蕭記

卷六十五

五

於濟北之標榆谷魏師敗績五月戮蔭戶初德優遷徙之民使之長役民因此迭相隱冒或百室合戶或千丁共籍以避課役尚書韓諱言於德曰蔭戶上之恩也侵冒民之玩也恩不可濫玩不可長臣請戮之德乃使諱巡行郡縣諱廉正公直所在野次得蔭戶五萬八千冬十月德女平原公主自殺主少有才慧善書史能鼓琴年十四適段豐豐爲人所譖而死公主養居六年矣德欲使改適諱光公餘熾公主聞之泣謂侍婢曰段氏遭無妄之辜我不能同死今主上又欲嫁我乎是吾死日也至期成禮公主奏

容婉麗熾見之甚喜。經宿公主僞辭以疾熾信之不逼也。三日還第沐浴置酒言笑自若。至夕密書裙帶曰。我不敢違君父之命。死當埋我於段氏之墓。遂於浴室自縊而死。及葬。男女觀者數萬人。咸嘆息曰。貞哉公主。路經餘熾門。餘熾聞輓歌之聲。慟絕良久。先是桓元殺不附己者。冀州刺史劉軌。襄城太守司馬休之。征虜將軍劉敬宣。與高雅之。張誕。皆奔燕。至是勸德伐元。中書侍郎韓範亦上疏曰。臣聞帝王之道。必崇經略。有其時而無其人。則宏濟之功闕。如有其人而無其時。則英武之烈不著。自古能成王業者。審記

卷六十五

六

惟人與時合也。自晉國內難。七載於茲。桓元篡逆。神怒人怨。以陛下之神武。驅樂奮之卒。接厭亂之機。譬若聲發響應。形動影隨。且江淮南北。戶口無幾。公私戎馬。不過數萬。守備之事。蓋亦微矣。若以步騎一萬。卷甲長驅。臨江問罪。必望旌草。偃壺漿。屬路拓土。開疆斷在今日。若坐失機會。使彼中豪傑。臬滅桓元。更修德政。遐邇既寧。物無異望。非但建鄴難圖。卽江北亦不可得冀矣。德因講武於城西。凡步卒二十七萬。鐵騎五萬三千。羣臣以元未可圖。乃止。乙巳義熙元年夏四月。兄子超來歸。封爲北海王。

秋九月。汝水竭。冬十月。德有疾。北海王請禱德曰。王者之命。短長在天。非汝水所能制也。固請不許。戊午。議立超爲太子。見羣臣於東陽殿。俄而地震。輿輦還宮。是夕卒。年七十。諡之曰獻武。

超字祖明。德兄北海王納之子也。秦破鄴。以納爲廣武太守。德爲張掖太守。數歲。納去官。家於張掖。德從秦王寇淮南。畱金刀。與其母公孫氏別。旣而同。垂起兵山東。張掖收納。及德諸子皆殺之。公孫氏以耄獲免。納妻段氏。方娠。未決。囚於郡獄。獄掾呼延平。德之故吏也。將公孫氏及段氏。逃於羌中。段氏生超。十歲而公孫氏卒。臨終以金刀授超。平又將超母子奔涼。

卷六十五

七

呂隆降秦。超隨涼州人徙於長安。而平卒。段氏爲超娶其女。超以諸父在東。恐爲秦所錄。乃陽狂行乞。秦人賤之。因得往來無禁。德陰使人召之。超不敢告母。妻而歸。德聞超至。大喜。遣騎迎之。超以金刀獻德。德捧刀而泣。悲不自勝。始名之曰超。封爲北海王。超身長八尺。腰帶九圍。容止可觀。德甚愛之。爲起第於萬春門內。義熙元年九月。德有疾。十一月。遂立超爲太子。而德卒。超卽位。大赦境內。改元太上。尊德后段氏爲皇太后。以封孚爲太尉。麴仲爲司空。潘聰爲光祿。

大夫封嵩為尚書左僕射慕容鍾為青州牧段宏為徐州刺史公孫五樓為武衛將軍領屯騎校尉內參政事封孚言於超曰臣聞親不處外羈不處內今鍾宏出藩五樓內輔臣竊惑之鍾宏相謂曰黃犬之皮恐終不可補孤裘也五樓聞而恨之五樓欲擅朝權請鍾於超請誅之鍾懼遂與段宏謀反不克

丙午二年秋八月段宏奔魏慕容鍾奔秦超誅其黨段封車裂僕射封嵩於東門之外冬十月下書議

復肉刑增烹轍之法以衆議不合乃止超不恤政事好畋游猜虐日甚封孚韓諱切諫不聽孚性亢直

晉記

卷六十五十一國錄

八

超嘗問孚曰朕何如主對曰陛下桀紂之主也超大怒孚徐步而出司空鞠仲失色勸孚還謝孚曰行年七十從不阿人何謝之有未幾而卒超既即位母妻猶在長安使封愷聘於秦以請之秦王與曰昔苻氏太樂諸伎悉入於燕燕今稱藩送伎或獻吳口千人乃可得也超與羣臣議之僕射段暉曰太上四楚高祖不迴陛下統承洪業不宜降屈尊號且太樂先代遺音不可與也不如掠吳口尚書張華曰侵掠鄰國禍結兵連非國之福也昔孫權重黎庶之命屈己以臣魏惠施惜愛子之頭捨志以尊齊況陛下慈

德在秦方寸崩亂豈可靳惜虛名不為暫屈韓範智能使迴物辯足傾人昔與姚興俱為秦太子中舍人可使將命降號修和所謂屈於一人之下伸於萬人之上也超大悅曰張尚書可謂得吾心矣乃使範如秦奉表稱藩秦王大悅為範設舊交之禮申敘平生賜範千金許還超母妻秦使韋宗報聘張華請北面受詔封建曰大燕七聖重光奈何一旦屈節豎子超曰吾為太后屈耳諸君勿復言遂北面受詔使華送太樂伎一百二十人於秦十一月秦王乃還超母妻厚其資禮而遣之超親率六宮迎之於馬耳關

晉記

卷六十五十一國錄

九

丁未三年春正月超尊父納為帝母段氏為太后立妻呼延氏為后大赦

戊申四年春超祀南郊柴燎燭起而煙不出靈臺令張光私告人曰今火盛而煙滅國其亡乎超將登壇有物如鼠而赤大如馬立於園丘之旁俄而不見須臾大風暴起晝晦毀行宮羽儀超懼密問太史令成公綏對曰陛下信用姦佞誅戮賢良賦斂重而事役繁之所致也超遂大赦遣責五樓既而復任之如初是歲廣固地震天濟水涌井水溢汝水竭河濟凍合澠水不冰超惡之以問太史令李宣對曰澠水無冰

由逼帝京而近日也。超大悅。高句麗使使來聘。獻千里十人千里馬一匹。

己酉五年春正月朔。超朝羣臣於東陽殿。樂作。歎太樂不備。悔送伎於秦。遂議入寇。領軍韓諱諫曰。先帝以舊京淪沒。賊翼三齊。陛下不養士息民。伺釁恢復。而更侵掠南鄰。以廣讎敵乎。超曰。我計已定。不與卿言也。二月。使將斛穀提。公孫歸寇宿豫陷之。執陽平太守劉千載。濟陰太守徐阮大掠而還。簡男女二千五百口付太樂教之。當是時。五樓專總朝政。超以宿豫功。封其兄歸為冠軍將軍。常山公叔父頽為武衛

齊記

卷六十五

十

將軍。典樂公五樓宗親。竝居顯要。王公內外。無不憚之。尚書都令史王儼諂事五樓。比歲遷尚書郎。出為濟南太守。入為尚書左丞。故時人為之語曰。欲得侯事五樓。超又使公孫歸寇。掠男女千餘人。夏四月。侍中車騎將軍劉裕伐燕。超見羣臣於東陽殿。議拒王師。公孫五樓曰。吳兵輕果。利在速戰。前鋒勇銳。不可爭也。宜據大峴。使不得入。曠日延時。沮其銳氣。徐簡精卒二千人。循海而南。絕其糧運。別勅段暉。率兗州之軍。緣山東下。腹背擊之。此上策也。各命守宰。依險自固。校資儲之外。餘悉焚蕩。堅壁清野。寇無

齊記

卷六十五

十

所資旬日之間。可以坐制。此中策也。縱賊入峴。出城逆戰。下策也。超曰。京都戶口殷繁。非一時可以入守。青苗布野。亦非可卒芟。且今歲星在齊。推之天道。不戰自克。況客主勢殊。彼遠來疲弊。勢不能久。吾據五州之疆。帶山河之固。戰車千乘。鐵馬成羣。奈何芟苗徙民。先自蹙弱哉。不如縱使人峴。至於平地。以精騎蹂之。何憂不克。桂林王鎮曰。陛下必以騎兵利平地。何不出峴逆戰。戰而不勝。猶可退守。今縱敵深入。是自棄險固也。弗聽。鎮出嘆曰。既不能逆戰。又不肯清野。延敵入腹。坐待攻圍。是劉璋也。吾屬今為虜矣。超怒。下鎮於獄。賀賴盧亦切諫。不從。退謂五樓曰。上用吾計。亡無日矣。初。裕抗表伐燕。朝議難之。惟孟昶謝裕賊熹勸行。裕以昶監南府事。而自率舟師入淮。秦之亡也。王猛孫鎮惡來奔。騎射不能及人。而有謀略。善果斷。喜論軍國大事。或薦於裕。與語而悅之。因止宿焉。明日。謂參佐曰。吾聞將門有將。信然。即以爲中軍參軍。五月。裕自泗至邳。留輜重步進至琅邪。所過皆築城。留兵守之。王鎮惡曰。燕人若塞大峴之口。或堅壁清野。大軍深入。不惟無功。將不能自歸。奈何。裕曰。吾慮之熟矣。鮮卑貪婪。不知遠計。進利虜獲。退

惜禾苗。度我孤軍遠來，弗能持久。不過進據臨朐，退守廣固，必不能守。嶮而清野也。裕過大峴，燕兵不出。舉手指天，喜形於色。左右曰：「公未見敵而先喜，何也？」裕曰：「兵已度險，士有必死之志，餘糧棲敵，人無匱乏之憂，虜已在吾掌中矣。」六月，王師次東莞，超留羸老守廣固，使左軍段暉、輔國賀蘭、盧將步騎五萬進據臨朐。既聞晉師之盛，自率師四萬就暉，臨朐有巨篋水，去城四十里。超使公孫五樓據川源，而裕將孟龍符已先至，爭之不得。裕以車四十乘爲左右翼，方軌徐進。車張幟，御者執稍，以騎爲游軍。軍令嚴肅，與燕

晉記

卷六十五

十六國錄

十一

戰於臨朐之南。日昃矣，而勝負未決。參軍胡藩曰：「燕悉兵出戰，城中留守必寡，願以奇兵從閒道取臨朐。」城此韓信所以破趙也。裕乃使胡藩、檀韶向彌，潛師出燕兵之後，襲攻臨朐。聲言輕兵自海上至，建威將軍向彌、振甲先登，遂克之。超大驚，單騎就暉於城南。裕縱兵奮擊，大敗之，斬暉及大將十餘人。超奔還廣固。裕進師圍之。彌又先登，丙子克其大城，超入保小城。裕築長圍守之，撫納降附。夷華大悅。超使尚書郎張綱乞師於秦，赦桂林王鎮，以爲都督，謝而問計焉。鎮曰：「百姓之心繫於一人，今陛下親薈六師，奔敗而

還，羣臣離心，士民喪氣，聞秦自有內難，恐不暇救人。今散卒尙數萬，宜悉出金帛，宮女以餌之，更決一戰。若天命助我，必能破敵。如其不濟，死亦爲美。坐而受圍，無益也。樂浪王憲曰：「晉軍氣勢百倍，我以敗卒當之，不亦難乎？」秦雖與勃勃相持，與我唇齒也。雖有寇難，必來相救。然古之乞援者，不遣大臣，則不致重兵。中書令韓範、燕秦之所重也，使之往求，秦師必出。超乃復使韓範如秦。裕因燕怨，停江淮漕運，爲持久之計。人有竊告裕軍曰：「燕臣張綱有巧思，今往長安，不得綱爲攻具，城不可克也。」秋七月，綱自秦歸。太山太

晉記

卷六十五

十六國錄

十一

守申宣執以送裕。裕使綱周城而呼曰：「劉勃勃破長安，秦師弗出矣。城中莫不失色。南平公劉毅使上黨太守趙恢以千餘人援裕，裕夜潛以軍會恢。旦日恢率衆五千方軌而進，每臺使將至，輒復如之。而北方之民執兵負糧來歸者日以千數。裕圍城益急，超怒引弩射之。裕軍少退，既而燕侯射張華中丞，封愷巡城爲軍所獲。裕令與超書，勸其早降。超請割地稱藩。裕弗許。九月，燕尚書張俊出降，謂裕曰：「燕人所以固守而不降者，爲韓範與秦王有舊，必能得秦師。勃勃既退，秦必救燕。秦師若至，勝負未可決也。」韓範爲人

不果。可啗以利。範來。則燕人絕望。不降。何待。裕即表範為散騎常侍。遣書招之。韓範至秦。秦使姚彊率步騎一萬。就姚紹於洛陽。并而夾援。因遣使謂裕曰。燕求救於秦。秦已勒鐵騎十萬。屯於洛陽。晉師弗退。當長驅而至矣。裕謂秦使曰。汝歸語姚興。我克燕之後。息兵三年。當取關洛。今欲送死。幸即速來。劉穆之聞有秦使。馳入見裕。裕告以所言。穆之曰。此言不足威敵。適取怒耳。若廣固未下。而羌衆奄至。將何以待之。太尉笑曰。此兵機也。非公所解。彼若審能赴。必畏我。知其逆設此言。乃自張之詞也。晉師不出。為日久矣。

晉記

卷六十五

十四

羌見伐燕。必將內懼。自保不暇。何能救人。會劉勃勃破秦軍。追彊還長安。韓範嘆曰。天其滅燕乎。長水校尉王滿勸範投秦。韓範曰。劉裕起布衣。誅桓元。復晉室。今典師伐燕。所向奔潰。此乃天授。非人力也。燕亡則秦為之續矣。吾不可以再辱。又得裕書。遂降。翌日。裕將以巡城。燕人大驚。裕要範至城下。諭燕範不可曰。雖荷殊寵。吾不忍也。左右勸超誅範家。超以亡在。所夕。又念其弟諱之忠也。弗聽。冬十月。段宏自魏奔裕軍。東萊。雨血。廣固城門鬼夜哭。十二月。太白犯虛危。靈臺令張光勸超出降。超手刃之。

庚戌六年春正月。超登天門。朝羣臣於城上。殺馬以饗將士。幸姬魏夫人從超登城。見晉師之盛。握手相泣。韓諱諫曰。陛下不思撫將士。破重圍。而反對兒女。子悲泣。何其憊也。超拭目而謝之。使賀賴盧。公孫五樓。為地道出戰。王師不利。河間人元文謂太尉曰。昔趙之攻曹疑也。望氣者曰。澠水帶城。非可猝拔。若塞五龍之口。城必自陷。石虎從之。而疑請降。後慕容恪圍段龕。亦如之。而龕降。今舊基猶存。可塞也。裕從之。城中男女患脚病者大半。超輦而升城。尚書悅壽曰。今戰士彫瘁。外援絕望。惟降與死耳。超嘆曰。典廢

晉記

卷六十五

十五

命也。吾寧奮劍而死。不能銜璧而生。二月。裕悉衆攻城。或曰。今日往亡。不利出師。裕曰。我往彼亡。何為不利。四面急攻之。燕悉力以禦。而張綱為衝車。覆以版。屋蒙之以皮。雖火石弓矢不能入也。又為飛樓懸梯。遙臨城上。超大怒。支解綱母。城中出降者相繼。有流星長十餘丈。隕於廣固。悅壽開門納晉師。超突圍出走。裕軍追獲之。責其不降。超神色自若。一無所言。惟以母託劉敬宣而已。裕忿其久不下。欲盡坑之。以妻女賞將士。韓範諫曰。晉室南遷。中原鼎沸。士民無援。疆則附之。既食毛踐土。為之盡力。亦其分也。況皆衣

冠舊族先帝遺民。今王師弔伐而盡坑之。竊恐西北之人無復來蘇之望矣。裕改容謝之。然猶斬王公以下三千人。沒入家口萬餘。夷其城隍。送超於建康。斬之於市。

慕容德雖稟倣儻之姿。然以季父之親。乘危盜竊。亦漢之淮南七國也。豈可與西燕同日而語哉。冲稱帝於角。逐德分崩於一尊。寶不能討。跨有全齊。遂稱大號。超不恤國政。委任五樓。所謂燕雀處堂而不知焚之將及者乎。卒之身死。建康十一年而社稷為墟。固人謀之不臧。蓋始基之已殆也。

晉記

卷六十五十六國錄

六

西秦

乞伏國仁 乾歸 熾磐

乞伏國仁隴西鮮卑人也。其先乞伏乾干。驍勇善騎射。年十歲。彎弓五百斤。諸部服其雄武。推為統主。號之曰乞伏可汗。託鐸莫何。其後有祐鄰國仁五世祖也。當晉泰始之初。率戶五千。遷於夏綠。部眾稍盛。而鮮卑鹿結有眾七萬餘。落屯於高平川。與祐鄰相攻。鹿結敗。南奔略陽。祐鄰盡并其眾。因居高平川。祐鄰死。子結權立。徙於牽屯。結權死。子利那立。利那死。弟祁遲立。祁遲死。利那子述延立。述延破鮮卑莫侯於

苑川。降其眾二萬餘。落因居苑川。述延死。子傳大寒立。而石勒滅趙。懼而遷於麥。曰元崔氏春秋作無孤山大寒。

死。子司繁立。始遷於度堅山。秦將王統襲之。司繁出降。秦王堅大悅。署為南單于。留之長安。以司繁叔父吐雷為勇士護軍。撫其部眾。鮮卑勃寒侵斥隴右。秦王乃拜司繁鎮西將軍。以討之。勃寒懼而請降。遂以司繁鎮勇士川。司繁卒。國仁代鎮。太元八年。秦徵兵南寇。國仁為前將軍。領先鋒騎。秦兵敗於淮肥。國仁叔父步顏叛秦。秦王使國仁還討步顏。步顏聞之大悅。迎國仁於路。國仁置酒高會。攘袂而言曰。苻氏往

晉記

卷六十五十六國錄

七

因趙石之亂。踰據八州。今天厭秦德。百萬之眾。殲於江南。當與諸君成一方之業耳。乃招集諸部。眾至十餘萬。

乙酉十年。秋九月。國仁自稱大單于。領秦河二州牧。建元。建義。以弟乾歸為上將軍。餘拜授各有差。置武城。武陽。安固。武始。漢陽。天水。略陽。潁川。甘松。匡朋。白馬。苑川。十二郡。築勇士城而居焉。秦封國仁為苑川王。

丁亥十二年。秋七月。國仁率騎三萬襲鮮卑大人密貴裕。荷提倫等三部於六泉。高平。鮮卑沒奔于東胡。

金熙亦連兵襲國仁相遇於渴渾川大戰敗之三都率衆迎降。

戊子十三年夏六月國仁卒子公府幼弟乾歸立自稱河南王改元太初遷於金城秦拜乾歸爲梁王壬辰十七年秋八月涼呂寶來擊乾歸遣將彭奚念斷其歸路而自率兵督戰敗之寶及將士投河而死者一萬餘人。

癸巳十八年夏六月立子熾磐爲太子。

甲午十九年乾歸擊秦秦王崇奔楊定冬十月楊定率步騎四萬伐乾歸乾歸使涼州牧乞伏軻彈秦

晉記

卷六十五

十六國錄

六

州牧乞伏益州立義將軍詰歸距之定敗益州於平川軻彈詰歸懼而欲退冠軍翟瑤按劍而諫曰不可今秦州雖敗二軍尙全將軍受關外之寄奈何望風奔潰乎昔項羽斬宋義胡建戮監軍瑤不可以便宜斬將軍哉二人曰敗不相救軍罰所先冠軍能若是敢自愛死率騎赴之遂力戰斬定及首虜萬七千級秦王崇亦死焉乾歸於是盡有隴西巴西之地乙未二十年春正月遂稱秦王赦其境內置尙書僕射等官夏六月遷於西城秋七月稱藩於涼聽左輔密貴周之言也既而悔之殺貴周。

丙申二十一年冬十月乾歸弟軻彈與益州不平軻彈奔涼。

丁酉隆安元年春正月呂光自率師次於長最以呂延爲前鋒使楊軌寶苟攻金城梁恭金石生出陽武下峽呂延攻臨洮武始河關州郡大震羣臣請東奔成紀乾歸曰聞敵而竄何以立國且軍之勝敗在於巧拙不在衆寡涼兵雖多而無律呂延雖勇而無謀不足憚也夫涼之精兵悉在於延延敗則呂光不戰而退矣於是使人給延曰秦王衆潰東奔成紀矣延欲引兵追之司馬耿稚曰乾歸雄勇多詐今告者視高而色動殆必有姦不可輕也延不從乾歸邀之戰敗而死光還姑臧。

晉記

卷六十五

十六國錄

九

庚子四年春正月南景門崩乾歸惡之遷都於苑川秋七月秦伐乾歸使姚碩德帥五萬騎入自南安峽乾歸次於隴西以距之既而秦王潛師繼發乾歸聞興將至告諸將曰吾自創建以來屢摧勅敵舉無遺算今姚興盡中國之師與吾決戰而山川阻狹縱騎無地宜引師平川伺始而擊之天苟祐我必敗秦師乃使衛軍慕容允率中軍二萬遷於柏陽鎮軍羅敦將外軍四萬遷於侯辰谷乾歸自率輕騎數千候

秦軍會大風昏霧與中軍相失。秦追騎迫之。大敗。乾歸歸苑川。部衆三萬降秦。秦王進軍枹罕。乾歸自苑川走金城。謂部衆曰。吾欲西保允吾。以避其鋒。卿等可降秦。保全妻子。勿吾隨也。羣臣皆曰。死生與大王俱。乾歸曰。自古無不亡之國。不敗之家。廢興命也。苟未亡我。則復見有期。今相隨而死。無益也。吾豈不知諸卿愛我。諸卿當自愛耳。大哭而別。率數百騎奔允吾。利鹿孤使弟儁檀迎乾歸。處之晉興。南羌梁弋遣使招之。乾歸將應之。或以告利鹿孤。利鹿孤使弟吐雷率騎三千屯捫天嶺。乾歸懼。謂子熾磐曰。利鹿孤忌吾威名。勢難久羈。吾將歸秦。俱去必爲追騎所及。今以汝母汝兄弟爲質。彼必不疑。吾既在秦。彼亦終不敢害汝也。因送熾磐兄弟於西平。而奔長安。秦王與見之大悅。署爲鎮遠將軍。河州刺史。歸義侯。辛丑五年春二月。使還鎮苑川。盡以部衆配之。壬寅元興元年。熾磐自西平奔長安。拜爲典晉太守。丙午義熙二年秋七月。苑川地震裂生毛。狐雉入於寢內。乾歸甚惡之。冬。入朝於秦。丁未三年春。乾歸復入朝。秦留爲主客尚書。以熾磐爲西夷校尉。監撫其衆。

晉記

卷六十五

十六國錄

壬

戊申四年冬。熾磐築城於嶮岷山。己酉五年春。熾磐入秦。見太原公懿於上邽。彭奚念乘虛襲之。熾磐聞之。大怒。不告懿而歸。擊奚念破之。遂克枹罕。使使告乾歸。二月。乾歸奔還苑川。遷於度堅山。秋七月。復稱秦王。赦其境內。改元更始。置百官。以焦遺爲太子太師。告熾磐曰。焦生非特名儒。乃王佐才也。汝事之當如事吾。熾磐拜遣於牀下。乾歸欲以女妻遺子華。華不可曰。娶妻者欲與之共事。二親也。今以王姬下嫁。臣懼其闕於中饋也。乾歸曰。卿之所行。古人之事。孤女不足以彊卿。乃以爲尚書郎。乾歸復都苑川。庚戌六年秋七月。尅秦略陽南安隴西諸郡。秦力不能討。辛亥七年春二月。秦遣使拜乾歸爲河南王。乾歸亦稱藩於秦。秋七月。伐南涼。大獲而歸。壬子八年。敗於五溪。有泉集其手。夏六月。國仁之子公府弒乾歸。及其諸子。出奔於大夏。熾磐率文武臣民。遷於枹罕。秋七月。熾磐執公府於嶮岷南山。輟之譚郊。諡乾歸爲武元王。熾磐性勇果。多權略。臨機善斷。既嗣立。改元永康。

晉記

卷六十五

十六國錄

壬

癸丑九年春三月，擊吐谷渾於澆河，大破之，獲其將呼那烏提。秋九月，復擊之，其別統掘達來降。

甲寅十年春，有雲五色，興於南山，熾磐見之，笑謂羣臣曰：「此國之祥也。」吾今年必有所定乎？有所定則王業成矣。乃繕甲厲兵以俟隙焉。夏五月，禿髮傉檀西伐乙弗，熾磐聞之，投劍而起，羣臣不可。太府主簿焦襲曰：「傉檀不顧近患而貪遠利，我今伐之，絕其西路，使不得還救，則虎臺小子獨守窮城，可擒也。」乃率騎二萬襲樂都，樂都一旬而潰，使平遠健虔以五千騎追傉檀，徙虎臺文武及百姓萬餘戶於枹罕。傉檀奔記

卷六十五

三

遂降，署爲左南公，以將軍謙屯鎮樂都，復稱秦王。乙卯十一年春三月，北涼侵廣武，夏五月，熾磐進攻，湟河尅之，北涼將隗仁不降，熾磐欲殺之，散騎常侍段暉諫曰：「仁臨難而不畏死，忠臣也。」乃囚之。仁在西秦五年，段暉復爲之言，熾磐乃免之，使還姑臧。六月，以左衛將軍匹達爲湟河太守。秋七月，使將曇達王松壽擊南羌彌姐康薄于赤水，降之。丙辰十二年，攻秦洮陽公彭利和於隴州，師次杏中，北涼使使來結和親。冬，使使於太尉裕，帝拜熾磐爲平西將軍、河南公。

丁巳十三年，曇達王松壽擊姚弋於上邽，大敗之，進屯大利，破黃石大羌二戍，徙五千餘戶於枹罕，使安東將軍木弈于伐吐谷渾，樹洛干於塞上，破其弟阿柴於堯杆川，俘獲五千餘口，洛干奔保白蘭山而死。熾磐聞之，喜曰：「此虜矯矯，所謂有豕白蹄者也。」今姦凶已殄，境宇漸清，吾無患矣。

己未元熙元年，夏四月，使征西將軍他子破吐谷渾於弱水之南。

庚申二年春正月，立子慕末爲太子，大赦境內，改元建宏。熾磐嗣位七年而宋興，以元嘉四年卒，子慕末

奔記

卷六十五

三

立三年，爲赫連定所殺。國仁世有部落，未戢雄心，當淮南之役，而首起叛秦，乘其隙也。乾歸驍勇多智，能弱能彊，可謂相時而動者歟？熾磐繼之，屢摧勦敵，遂滅南涼，然非熾磐之能，叱咤風雲，乃傉檀之怒也。

晉記卷六十五終

晉記卷六十六

十六國錄

蕭山郭 倫撰

後涼

呂光 呂紹 呂纂 呂隆

呂光字世明，略陽氏人也。其先呂文和，漢文帝初，自沛避難徙焉。世爲會豪父，婆樓佐命苻秦，官至太尉。趙建武四年，光生於枋頭。夜有神光，屬室，因名之。曰：光年十歲，與兒童戲，邑里卽爲戰陣之法，不樂讀書。好鷹馬，及長，身長八尺四寸，目重瞳子，左肘有肉印，性沈毅簡重，喜怒不形於色。王猛舉爲賢良，除美陽

晉記

卷六十六 十六國錄

令遷鷹揚將軍，從擊張平，戰於銅壁，刺平養子蚝中之，自是威名大著。從王猛滅燕，封都亭侯。蜀李焉聚衆二萬，攻逼益州，拜光破虜將軍，滅之，遷步兵校尉。苻洛反，光又平之，進驃騎將軍。太元七年，車師鄯善王朝秦，當是時，秦旣尅平山，東國中富彊，遂有圖西域之志。秦王堅乃以二國王爲鄉導，拜光使持節都督西討諸軍事，率將軍姜飛、彭晃、杜進、康盛、總兵七萬鐵騎五千，擊西域，以隴西董方、馮翊郭抱武、威賈虔、宏農楊穎爲四府佐將，行至高昌，聞秦王寇晉，光欲更須後命，部將杜進曰：「節下受任金方，赴機宜速。」

有何不了而更留乎？後及流沙，三百餘里，無水，將士皆失色。俄而大雨，平地三尺，至焉者，其王泥流，率其旁國請降。而龜茲王帛純距光，光軍其城南，深溝高壘，以木爲人，被甲羅之，壘上帛純懼，以爲秦兵大至，傾國財寶，請救獫狁及溫宿尉須諸國。諸國兵至，諸將欲每營結陣，衆兵以拒之。光曰：「彼衆我寡，營又相遠，勢分力散，非策也。乃徙營相接，爲勾鎖之法，精騎爲游軍，彌縫其闕，戰於城西，大敗之，斬萬餘級。帛純收其珍寶而走。王侯降者三十餘國，光入其城，大饗將士，其宮室壯麗，國人奢侈，厚於養生，家有蒲桃、酒或至千斛，經十年不敗。光立帛純弟震爲王，諸國憚光威名，貢款屬路上，漢所賜節傳，光皆表而易之。秦王聞之大喜，加光散騎常侍，都督玉門、巴西諸軍。安西將軍、西域校尉，光旣平龜茲，欲畱不返，獲天竺沙門鳩摩羅什，羅什勸之東還。十年三月，光乃以駝二萬餘頭，致外國珍寶及奇伎異戲，殊禽怪獸，千有餘品，駿馬萬餘匹。秋七月，還至宜禾，秦高昌太守楊翰與美水令楊統說涼州刺史梁熙曰：「呂光新破西域，兵彊氣銳，聞中原喪亂，必有異圖。若出流沙，其勢難敵，宜先守高桐。伊吾二關集四州之衆，掃凶逆於諸。」

晉記

卷六十六 十六國錄

夏寧帝室於關中。此桓文之業也。不從。光至玉門。熙乃以子允爲鷹揚將軍。率衆五萬。距光於酒泉。初。光聞翰謀。懼不敢進。杜進曰。熙文雅有餘。而機鑒不足。終不能用。宜及上下離心。速取之。光至高昌。楊翰以郡降。允及光戰於安彌。允敗。將數百騎東奔。杜進追擒之。武威太守彭濟執熙迎光。九月。光入姑臧。自領涼州刺史。護羌校尉表杜進爲輔國將軍。武威太守封武始侯。初。淮肥之敗。張天錫南奔。長水校尉王穆匿其世子大豫。奔禿髮思復鞬。思復鞬送之。魏安。十一年正月。魏安人焦松。齊肅。張濟以兵數千迎大豫。

晉記

卷六十六

二

酒泉公

丁亥十二年春正月。姑臧大風。使中郎房晷至晉昌。祀風穴。大饑。人相食。西郡太守康寧殺光。河湟太守自稱匈奴王。光攻之不克。別將徐靈與張掖太守彭晃亦謀背光。光遣將擊靈。靈奔張掖。東結康寧。西通王穆。光欲自將擊晃。諸將皆曰。今康寧在南。若戎車西駕。寧必乘虛出嶺左。晃穆未平。而康寧復至。其勢危矣。光曰。我今不往。是坐待其來也。三寇連兵。東西交至。則城外皆非吾有。大事不亦去乎。晃初叛。與寧穆情契未密。及其倉卒。取之猶易。且隆替命也。吾志決矣。乃率師三萬伐之。攻之二旬。晃將寇顓斬關納光。遂拔其城。誅晃。王穆初據酒泉。遣使招敦煌處士郭瑀。瑀與同郡索嘏起兵三千。運粟三萬石以餉穆。穆以瑀爲軍師。將軍嘏爲敦煌太守。旣而穆忌嘏威名。率衆伐嘏。光聞之曰。二虜相攻。吾之利也。以步騎二萬攻酒泉。克之。冬十二月。進次涼興。穆引師東還。衆潰。單騎奔驛馬。驛馬公郭文斬之。光之定河西也。杜進有力焉。以爲輔國將軍。武威太守進旣居都尹。權盛一時。出入羽儀。與光相亞。光甥石聰自關中來。尤問中州人言。吾政化何如。聰曰。止知有

晉記

卷六十六

四

杜進耳。不知有舅也。光默然。

戊子十三年春正月。光殺進。由是刑罰嚴峻。後燕羣寮酒酣語及政事。參軍段業以爲嚴刑重憲。非明王之典。光曰。商鞅之法至峻。而秦兼諸侯。吳起之術無親。而荆蠻以霸。段業曰。起喪其身。鞅亡其家。殘酷之鑑也。明公方恢遠略。而用商申之末法。豈此州士女所望。明公哉。光改容謝之。當是時。涼州州郡皆降。惟西郡太守索泮。酒泉太守宋皓。嬰城固守。光攻而執之。責其不降。泮曰。將軍受詔平西域。不受詔使亂涼州。梁公何罪。而將軍殺之乎。泮力不足。不能報讎耳。

晉記

卷六十六 國錄

五

主滅臣死。固其所也。光皆殺之。

己丑十四年春正月。麟見金澤縣。百獸從之。二月。光自稱三河王。置百官。自丞郎已下。赦其境內。改元麟嘉立。夫人石氏爲妃。子紹爲世子。

庚寅十五年夏四月。追尊高祖爲敬公。曾祖爲恭公。祖爲宣公。父爲景昭王。母曰昭烈妃。五月。誅邱池令尹興。張掖督郵傅曜。考覈郡縣興賦私狼藉。使賊殺曜。投諸南亭。晉井主名不立。曜見夢於光曰。殺臣者某也。寤而猶見。光使按典而誅之。涼州驚以爲神。辛卯十六年。以段業爲建康太守。

壬辰十七年秋八月。伐西秦。大敗而還。初。光徙西海人於諸郡。至是。謠曰。朔馬心何悲。念舊中心勞。燕雀何徘徊。意欲還故巢。頃之。遂相扇動。乃復徙之西河樂部。

癸巳十八年秋七月。以子覆爲鎮西將軍。西域大都護。鎮高昌。大臣子弟皆隨之。以地居形勝。慮其反覆也。

甲午十九年春正月。使使拜禿髮烏孤爲廣武郡侯。夏六月。伐西秦。乾歸稱藩。質其子勅勃而歸。

乙未二十年夏六月。五龍見於浩疊。

晉記

卷六十六 國錄

六

丙申二十一年。光稱大涼天王。大赦境內。改元龍飛。立子紹爲太子。庶長子纂爲太原公。弟延爲天水公。宏爲常山公。諸子弟爲公侯者二十八人。拜禿髮烏孤爲益州牧。左賢王。

丁酉隆安元年春正月。大舉伐西秦。三道並進。呂纂尅金城。執太守衛鞬。鞬大呼曰。我寧斷頭。不爲降虜也。光義而免之。西秦大震。乾歸乃縱反閒。以紿延。延敗死之。耿稚姜顯收集散卒。屯於枹罕。禿髮烏孤取涼金城。光還於姑臧。殺尚書沮渠羅仇。三河太守沮渠麹粥。羅仇弟子蒙遜叛。光殺中田護軍馬遵。陷臨

松郡屯兵金山。蒙遜從兄男成先爲將軍守晉昌。聞蒙遜起兵，逃奔貴虜，扇動諸夷，進攻福祿。建安將軍寧戎護軍趙策擊之，男成退屯樂涇。夏五月，呂纂敗蒙遜於忽谷。酒泉太守壘澄與將軍趙策擊男成於樂涇，戰敗，澄策死焉。男成遂進攻建康，說太守段業背光業，先與侍中房晷僕射王詳不平，亦慮不自容。許之，男成等乃推業爲大都督、龍驤大將軍、涼州牧、建康公。光使呂纂伐業。蒙遜進屯臨洮，戰於合離。纂師大敗。光太常郭磨明天文，善占候，國人信之。常言代呂者王，合焚惑守東井，謂王詳曰：涼分野將有

後將軍楊軌爲盟主，軌遂自稱大將軍。涼州牧西平公纂大破磨將王斐於城西，自是磨勢漸衰。東走魏安，遂奔西秦，軌南奔廉川。

純

戊戌二年，段業使沮渠蒙遜攻涼西郡，執其太守呂己亥三年夏五月，使子纂伐業。冬十月，光傳位於子紹，自號太上皇。以呂纂爲太尉，呂宏爲司徒。未幾而卒。年六十三。諡曰懿武。光卒，紹祕不發喪。纂排閤入哭，盡哀而出。紹懼，以位讓纂。纂不可。呂超謂紹曰：太原公威名素著，安忍無親？不如早除之。紹曰：吾方

晉記

賴二兄以寧家國，縱其圖我。我視死如歸耳。旣而纂見紹於湛露堂，呂超執刀而侍，目纂請收之。紹弗許。初，光欲立子宏爲世子，會聞紹尚在仇池，不果。太元十四年，紹至自仇池，乃立紹。宏鬱鬱不自得。至是，宏使尙書姜紀說纂廢紹。纂乃夜率壯士數百踰北城，攻廣夏門。宏率東苑之衆攻洪範門。左衛齊從守融明觀，逆問之曰：誰也？衆曰：太原公齊從曰：太原公行不由道，夜入禁城，欲爲亂邪？抽劍擊纂中額。左右執之。纂曰：義士也，勿殺。紹使中郎將呂開率禁兵拒戰於端門。呂超以二千人赴之。衆素畏纂，悉潰。纂入自

青角門升謙光殿，紹登紫閣，自殺。呂超由奔廣武，纂立，諡紹為隱王，改元咸寧，赦境內，以呂宏為大司馬，改封番禾郡公。

庚子四年春三月，宏復率東苑之卒以伐纂，纂使焦辨擊宏，宏眾潰，出奔廣武。呂方執而殺之，纂悉以東苑婦女賞軍。宏之妻女亦被辱焉。纂笑謂羣臣曰：「今日之戰何如？」侍中房曇對曰：「天禍涼室，釁起戚藩，京邑流血，昆弟接刃。陛下宜省躬以謝百姓，而反囚辱士女，禍由宏起，百姓何罪？」且宏妻陛下之弟婦，宏女陛下之姪也，奈何使無賴小人辱為婢妾乎？因歎欷。

晉記

卷六十六

九

流涕，纂改容謝之。召宏妻子，置於東宮，而厚撫之。夏四月，纂立其妻楊氏為后。六月，率師襲張掖，不克。辛丑五年，纂擊南涼，略地至於建康，纂好游田耽酒，色常與左右因醉馳獵於坑澗之間。侍御史王回侍郎王儒扣馬而諫，弗聽。太常楊穎亦切諫，纂謝之，終不能改。初，超之出奔廣武也，纂復其爵位，以為番禾太守。二月，超擅擊鮮卑思盤，思盤使弟乞珍訴纂，纂召超將盤入朝，超至姑臧，懼而自結於殿中。監杜尚纂見超怒曰：「卿恃兄弟桓桓，欲欺吾也，不斬汝無

以定天下，超頓首謝，然實無意殺之也。因引起及羣臣譙於內殿，呂隆屢勸纂酒，纂醉，乘步輦車，將超等游內，至現華堂，東閣車不得過，纂親將寶川駱騰，依劒於壁，推車過閣，超即取劒擊纂，纂下車擒超，超刺纂洞胷，奔於宣德堂，川騰與超格戰，超殺之。纂后楊氏命禁兵討超，杜尚止之，將軍魏益多入斬纂首，以徇於眾。巴西公呂他、隴西公呂緯時在北城，或勸緯伐超，緯以告他，他將從之。他妻梁氏曰：「緯超皆兄弟之子，焉有厚薄？乃使謂緯曰：『超據武庫，擁精兵，圖之實難，且吾老矣，無能為也。』」緯猶豫未決，超弟邈有寵於緯，因說緯曰：「永緒殘國破家，剪屠兄弟，超之舉也。正欲尊立明公耳。先帝之子，明公為長，超終不以孽代宗，希冀非分也。緯信之，與隆超盟，單馬入城，超執而殺之，超將立隆，隆有難色。」超曰：「今猶乘龍上天，豈可中止？」隆遂即位，大赦，改元神鼎。纂后楊氏與侍婢十餘人殞纂於城西，將出宮，超慮齎寶而行，使人料之，楊氏厲聲責超曰：「爾兄弟相屠，我且夕死人，何金寶為？」超慚而退。既又問王璽所在，楊氏曰：「已毀之矣。」尋亦自殺。后父右僕射桓，出奔河西。

晉記

卷六十六

十

爲太后立妻楊氏爲后以弟超爲大將軍封安定公
隆殘虐無度人不自保魏安人焦瑒使人說秦隴
西公姚碩德曰呂氏兄弟相殘政亂民饑伐而取之
易於反掌時不可失也秋秦師入姑臧隆使呂超出
戰大敗當是時有羣雀闕於太廟死者數萬東人多
謀外叛魏益多謀殺隆超事發誅之死者三百餘家
呂超勸隆降秦九月姚碩德表隆爲涼州刺史建康
公遣母弟愛子及文武舊臣五十餘家於長安碩德
乃還冬十二月呂超攻姜紀不克遂攻焦瑒

晉記
卷六十六十六國錄
十一
壬寅元興元年春正月南涼入顯美執太守孟禕北

涼侵姑臧姑臧大饑斗米直錢五千人相食餓死者
十餘萬城門盡閉積尸盈路
癸卯二年秋七月秦羣臣告王曰呂隆當饑窘尙能
自支若將來豐贍終必叛我而自雄也不如因其危
而取之以靖邊患民乃徵呂隆入侍使齊難率步騎
四萬迎之難至姑臧隆素車白馬迎於道旁難以司
馬王尙行涼州刺史隆以騎一萬隨難東遷秦拜隆
爲散騎常侍超爲安定太守隆後與子弼謀反坐誅
以苻宣昭之烈而身用五將蓋舉天下而一擲也呂
世明還自西域竊據河西豈得爲秦純臣哉而乃聞

喪哀慟三軍縞素君子多焉旣而年老智荒蒙遜烏
狐逞其窺覷區區河右兵無寧歲矣纂隆繼之骨肉
相殘十餘年而社稷爲墟然呂隆入侍獨不遭亡國
之慘則世明不忘故主之義也夫

晉記

卷六十六十六國錄

三

晉記卷六十七

十六國錄

蕭山郭 倫撰

南涼

秃髮烏孤 利鹿孤 傳檀

秃髮烏孤河西鮮卑人也其先與魏同出八世祖匹孤率其部自塞北遷於河西其地東至麥田牽屯西至湟羅南至澆河北接大漠匹孤卒子壽闡立初壽闡在孕母胡掖氏因寢而產於被中鮮卑謂被爲秃髮因而氏焉壽闡卒孫樹機能立泰始中殺秦州刺史胡烈盡有涼州之地爲馬隆所敗部下殺之以降

晉記

卷六十七 十六國錄

從弟務九立死孫推斤立死子思復鞬立部衆稍盛烏孤思復鞬之子也太元十九年思復鞬死烏孤嗣立呂光遣使拜爲河西鮮卑大都統廣武縣侯烏孤與諸將謀咸曰吾士衆不少何爲屬人其將石眞若畱曰今我根本未固大小不敵不如受之以待其變烏孤從之二十年五月大破乙弗折掘二部使將石亦干築廉川堡烏孤遂徙都廉川廣武趙振少好奇略棄家從烏孤烏孤喜曰吾得趙生大事濟矣拜左司馬二十一年六月呂光復遣使署爲征南大將軍益州牧左賢王烏孤謂使者曰呂王昏耄郡縣土崩

吾安可違天下之心受不義之得帝王之起豈有常哉吾將爲天下主區區牧伯何爲乎畱鼓吹羽儀謝其使而遣之

丁酉隆安元年烏孤自稱西平王赦其境內建元太初耀兵於廣武取涼金城呂光使將軍竇苟擊之戰於街亭大敗之

戊戌二年秋九月涼將楊軌王乞基率戶數千奔烏孤而羌酋梁饑敗之於廉川軌西奔臨海饑遂進攻西平烏孤欲救之羣臣憚饑兵強弗決左司馬趙振曰楊軌新敗呂氏方強洪池以北未可冀也嶺南五

晉記

卷六十七 十六國錄

郡庶幾可取耳大王若無開拓遠志振不敢言必欲經營四方者此機不可失也烏孤喜曰吾亦欲乘時立功安能坐守窮谷乎遂進兵擊饑大破之樂都湟河澆河太守皆以郡降嶺南羌胡數萬落咸附之烏孤更稱武威王

己亥三年春正月遂徙治樂都署弟利鹿孤西平公鎮安夷傳檀廣武公鎮西平烏孤從容謂羣臣曰隴右區區數郡地耳而乾歸擅命河南段業阻兵張掖呂氏假息姑臧吾欲取之三者何先楊統進曰乾歸本吾部落終必服從段氏書生無能爲患且與我鄰

好許以分災共患乘其危微非義也呂光表耄嗣紹
孱弱宏纂雖有微才而內相猜忌若使浩疊廉川乘
虛迭出多方以誤之彼必疲於奔命不出二年兵勞
民困姑賊可坐而取也姑賊既拔則二寇不待攻而
服矣段業乞援使利鹿孤救之秋八月烏孤卒
弟利鹿孤立徙於西平

庚子四年故其境內改元建和秋涼呂纂來攻利
鹿孤使傳檀距之纂軍精銳進度三堆衆懼傳檀下
馬據胡牀而坐衆心乃安與纂戰敗之斬二千餘級
纂西伐段業傳檀乘虛襲姑賊呂緯守南北城以

晉記

卷六十七

三

自固傳檀置酒朱明門上鳴鐘鼓以饗將士耀兵於
青陽門虜八千餘戶而歸乞伏乾歸爲秦所敗乞
降使傳檀迎之處之晉興鎮北將軍俱延請置之乙
弗之閒以防逸越利鹿孤曰吾方以信義收天下彼
窮來歸我而逆疑其心將謂我不可以誠信託也何
以勸來者秋八月乾歸南奔枹罕遂降於秦延率兵
追之不及利鹿孤立二年龍見於長寧麟游於綏
羌羣臣有勸其稱帝者利鹿孤將從之將軍餘勿喻
曰我先君肇自幽朔被髮左衽無冠冕之儀遷徙不
常無城邑之制用能雄視沙漠抗衡中夏今建大號

誠順天心然安居樂土難以避患倉府粟帛易啓戎
心且首兵始號而事成者寡矣不如處晉人於諸城
勸課農桑以供軍國我則習戰射以誅未賓弱則乘
之彊則避之此長久之策也虛名無實將安用之利
鹿孤然之乃稱河西王

辛丑五年春正月置尙書等官三月利鹿孤伐涼
獲其僕射楊桓傳檀謂之曰少不擇木老爲囚虜豈
曰智也桓曰吾受呂氏恩位爲大臣實恥爲叛以見
明主傳檀曰忠臣也以爲司馬徙其民二千戶以歸
夏四月利鹿孤使羣臣極言得失祠部從事史曷

晉記

卷六十七

四

對曰臣聞王者之行師也全軍爲上破國次之大王
命將出征往無不捷而往往徙戶夫民安土重遷多
不樂徙故旋卽叛亡是以尅城雖多而地不加廣今
取士拔才必先弓馬而文章學藝視爲無用亦非所
以來遠人垂不朽也孔子曰不學禮無以立宜建學
校尊耆碩利鹿孤乃以田元冲趙逵爲博士祭酒
初楊桓兄經佐命姚萇早死秦王興問桓有德望徵
之利鹿孤餞桓於城西謂之曰本期與卿共成大業
而鯁海鳳梧區區河右豈足以展鴻才今當振纓雲
閣耀價連城長與卿別矣卿其憶故人否桓泣曰臣

往事呂氏。大王有臣俘虜之中，顯同賢舊。每希攀龍附鳳，立尺寸之功。不謂龍門既開，遽離左右。疇昔之恩，臣安敢忘之。利鹿孤爲之流涕。冬十月，沮渠蒙遜遣使稱臣。十二月，呂超攻焦朗於魏安，朗請救利鹿孤。使僞檀赴之，比至則超已退矣。朗閉門距之，僞檀怒，將攻之。將軍俱延曰：「朗孤城無食，久必自降。多殺何爲？如其不捷，彼必臣人。」棄州境士民以資鄰敵。非計也。不如以善言諭之。」僞檀乃與朗連和，尋襲而敗之。

晉記

卷六十七 十六國錄

五

壬寅元興元年春正月，利鹿孤使僞檀伐涼，尅顯美。執太守孟禕，責其不降。禕曰：「不才爲呂氏守土，若大軍甫至，而望旌歸附，恐獲罪於執事矣。」僞檀欲以爲司馬。禕曰：「爲人城守而不能全，復忝顯任，非所安也。」若蒙明公之惠，聽就戮於姑臧，死且不朽。」僞檀義而遣之。二月，姑臧大饑，沮渠蒙遜伐涼，涼使使乞師。利鹿孤引羣臣議之。左承婆衍喻曰：「姑臧穀石萬錢，資食無所。而蒙遜千里引師，糧運不屬，二寇相殘，吾之利也。」蒙遜若拔姑臧，適爲吾取之耳。」僞檀曰：「姑臧雖饑饉，然地居形勝，要不可使蒙遜據之。」利鹿孤乃使僞檀救之。至昌松，而蒙遜已還。僞檀徙涼澤段冢。

五百餘家而歸。三月，利鹿孤卒，弟僞檀立，始稱涼王。遷於樂都，改元宏昌。秦使使拜爲車騎將軍、廣武公。初，乞伏乾歸歸晉興，以子熾磐爲質焉。乾歸之奔枹罕也，熾磐亦逃，追而執之。利鹿孤將殺之，僞檀不可。至是，熾磐復奔允街，僞檀更歸其妻子。冬十月，大城樂都。

癸卯二年秋七月，秦使齊難以兵徵呂隆入侍，擢王尙爲涼州刺史。僞檀攝昌松、魏安二戍。

晉記

卷六十七 十六國錄

六

甲辰三年，去年號罷，尙書丞郎畏秦之彊也，使參軍關尙朝秦。王謂尙曰：「車騎爲國屏藩，而輒築大城，誠款之謂何？」關尙曰：「僻在西陲，而密邇勍敵，車騎之設，險蓋爲國家重門之防也。」王笑而是之。冬十月，文支大破南羌，表求涼州不許。

乙巳義熙元年夏六月，僞檀獻馬羊於秦，秦以爲涼州刺史。鎮姑臧，別駕宗敞送刺史王尙還長安。僞檀曰：「吾得涼州情之所寄，惟卿一人，奈何舍我而去乎？」宗敞曰：「今送舊君，正所以爲明公也。」僞檀因問新政所宜。敞曰：「惠撫其民，收用賢俊，可以縱橫於天下。河右豈足定哉？」因薦本州名士孟禕、彭敏、辛晃、段懿、裴敏、馬輔、張昶、張穆、邊憲、文齊、楊班、梁崧、趙昌、武同、飛

羽十餘人。僂檀大悅。贈敝馬二十匹。大饗文武於謙光殿。使西曹從事史昂朝秦。拜遷涼州也。秦王謂史昂曰。車騎坐定涼州。衣錦本國。其德我乎。對曰。車騎樹德河西。投誠萬里。陛下官方任才。量功授職。彝倫之常。何德之有。今以虛名授人。而內收大利。使車騎永爲藩輔。遙制鴟張。此陛下之明。秦之福也。王悅其言。拜昂騎都尉。秋八月。僂檀宴羣寮於宣德殿。仰視而嘆曰。古人有言。作者不居。居者不作。信哉。孟禕曰。昔張文王築城苑。繕宮廟。以爲不拔之業也。而秦師濟河。灌然瓦解。熙熙據全州之地。擁十萬之衆。

晉記

卷六十七 十六國錄

七

軍敗於酒泉。身死於彭濟。呂氏勢若排山。王有西夏。率土崩離。稽首乞命。富貴何常。忽輒易人。此堂之建。垂百年而更十二主矣。惟信順可以久安。仁義可以永固。僂檀曰。非君不聞此言也。更爲之歡飲。以興城侯文支鎮姑臧。自還於樂都。僂檀雖受秦命。然車服禮章一如王者。宗敞自長安回。以爲太府主簿。錄記室事。冬十月。僂檀僞游澆河。襲徙西平。湟河諸羌三萬餘戶。徵集戎夏兵。大閱於方亭。十一月。遷於姑臧。

丁未三年。秋。伐北涼。蒙遜距戰於均石。爲其所敗。僂

檀運穀以給西郡。蒙遜擊之。西郡太守楊統以日勒降蒙遜。冬十一月。與赫連勃勃戰於陽武。大敗。將數騎奔南山。以東西寇至。徙三百里內百姓於姑臧。國中駭怨。屠各成七兒叛。僂檀騎將白路擊斬之。戊申四年夏五月。秦使尚書韋宗來觀。覺遣姚弼。欽成率師二萬言伐夏也。僂檀不設備。弼成濟自金城。克漢口。殺昌松太守蘇霸。進屯於姑臧。僂檀擊弼。弼退西苑。而州人王鍾等密應秦。候人執其使。前軍伊力延侯謂僂檀曰。今疆敵在外。姦豎在內。兵交勢蹙。禍難不輕。宜悉坑之以安內外。乃坑五千人。而使鎮

晉記

卷六十七 十六國錄

八

北俱延。鎮軍敬歸等率騎分擊。敗之。姚顯將兵援弼。使射將孟欽等五人挑戰於涼風門。將軍宋益馳擊斬之。顯委罪欽。成使使謝僂檀。僂檀亦遣使謝罪。冬十一月。遂復稱涼王。赦境內。改元嘉平。立妻折掘氏爲后。子虎臺爲太子。

己酉五年春正月。以次子明德歸爲昌松太守。

辛亥七年春。使左將軍枯木掠北涼。臨松蒙遜禦之。枯敗而歸。僂檀乃自率師伐之。太史令景保諫曰。今太白未出。歲星在西。動必不利。悔之何及。僂檀怒。鎖保而行。曰。有功當殺汝。無功當封汝。戰敗於窮泉。僂

檀匹馬而奔蒙遜乘勝進圍姑臧夷夏萬餘戶悉降
傳檀納質請和蒙遜徙其八千餘戶而去召景保而
謝之封爲安亭侯夏四月遷於樂都畏蒙遜之偪
也姑臧人焦誡王侯推焦朗爲主降於北涼

壬子八年春二月北涼拔姑臧執焦朗遂圍樂都取
其子安周爲質而歸傳檀怒曰我詎終爲人下乎復
伐蒙遜至番禾蒼藿掠五千餘戶將軍屈右勒旋師
衛尉伊力延不可俄而昏霧四塞北涼兵集擊傳檀
敗之復進圍樂都傳檀以子染干爲質蒙遜始歸
夏五月西秦襲白土

晉記

卷六十七十六國錄

九

癸丑九年北涼侵西平邯川人衛章謀叛傳檀孟愷
討而戮之秋蒙遜攻樂都不克文支迎降蒙遜復
圍樂都傳檀以太尉俱延爲質乃還

甲寅十年春唾契汗乙弗叛南涼傳檀欲擊之孟愷
諫曰我連年不獲上下饑敝南逼熾磐北迫蒙遜彼
二虜者時伺吾隙不如南結熾磐通糴以舒難得以
畜力繕兵相機而動何患無時唾契汗乙弗非肘腋
之賊也二虜乘虛將何以禦之傳檀曰叛而勿討虜
益輕我矣謂太子虎臺曰蒙遜雖強然近去不能卒
來熾磐雖衆猶易禦也吾不遠一月而還汝謹守樂

都必無他慮乃以騎七千襲破乙弗獲馬牛羊四十

餘萬熾磐聞之襲樂都中郎尉肅曰外城廣而難守

臣率諸晉人距戰於外而太子與國人守內城卽或

不捷猶足自存以待王虎臺曰是區區者何能持久

且懼晉人之有貳心也召豪勇而閉之於內孟愷泣

曰事今急矣人思自效太子何疑之有疑之是使貳

也虎臺曰吾豈不知子忠餘人是懼以君等安之耳

弗聽一旬而城潰熾磐入樂都徙虎臺及百姓萬餘

戶於枹罕安西將軍樊尼自西平奔告傳檀傳檀流

涕謂衆曰今還無所歸不如藉乙弗之資取契汗以

晉記

卷六十七十六國錄

十

贖妻子遂引師而西將士皆散惟中軍紇勃後軍洛

肱安西樊尼侍郎陰利鹿隨之傳檀嘆曰蒙遜熾磐

昔皆委質於吾今而歸之不亦鄙哉四海之廣而匹

夫無所容其身何其痛也雖然與其聚而同死不若

分而或全樊尼長兄之子宗部所寄吾衆在北者戶

垂二萬蒙遜方招徠遠近存亡懸絕於其間也紇勃

洛肱可與之俱吾老矣所適不官熾磐吾昔歸其妻

子今往必哀吾窮卽或忌我亦寧見妻子而死耳遂

與陰利鹿投熾磐傳檀喟然謂利鹿曰知人固未易

人亦未易知大臣親戚皆棄我去始終從吾者惟子

一人歲寒不凋。於今見之矣。僂檀至西平。熾磐使使郊迎。待以上賓之禮。樂都之潰。諸城悉降。尉賢政固守。浩璽不下。熾磐使虎臺以書諭之。賢政曰。汝爲國儲。不能盡節。吾豈從子乎。熾磐使人謂賢政曰。汝國雖亡。汝妻子故在。孤城獨守。何爲乎。賢政曰。吾受涼王厚恩。今未知存亡。不敢聞命。既而聞僂檀至。左南乃降。熾磐拜僂檀爲驃騎大將軍。封左南公。歲餘以鳩而卒。僂檀少子保周。臘子破羌俱延子覆龍。鹿孤孫副周。烏孤孫承鉢。皆奔北涼。久之。歸魏。魏拜保周張掖王。覆龍酒泉公。破羌西平公。副周永平公。承鉢

晉記

卷六十七 十六國錄

十一

昌松公

自古破家亡國。昏庸者有之。而作聰明者。未有不尋覆轍也。烏孤。鹿孤。乘時而起。而僂檀有才略。父兄奇之。卒以喪身覆國。蓋宋殤好戰。以致災。楚靈黷武。而取殺。僂檀其能免乎。

北涼

沮渠蒙遜

沮渠蒙遜。臨松盧水胡人也。其先世爲匈奴左沮渠。遂以官爲氏焉。祖祁復延。封北地王。父法宏襲爵。苻秦時爲中田護軍。卒。蒙遜代領部曲。蒙遜博涉書史。

滑稽多權變。呂光王涼。以蒙遜及其伯父羅仇爲尚書。隆安元年正月。光擊西秦。前軍敗績。羅仇弟三河太守麴粥謂羅仇曰。主上昏耄。信讒。今軍敗將死。猜忌益甚。吾兄弟必不見容。不如勒兵向西平。出荊藿奮臂一呼。涼州不足定也。羅仇曰。吾家世以忠孝著西土。寧人負我。無我負人。不從已。而光果殺羅仇。麴粥蒙遜以其喪歸葬。諸部會者萬餘人。蒙遜乃哭謂衆曰。呂王無道。多殺不辜。今欲與諸君雪二父之恥。復上世之業可乎。衆皆曰諾。夏四月。遂斬光中田護軍馬邃。臨松令井祥。屯據金山。光使呂纂將兵擊之。

晉記

卷六十七 十六國錄

十二

蒙遜敗於忽谷。與從兄男成推建康太守段業爲龍驤大將軍。涼州牧。建康公。改涼龍飛二年。爲神璽元年。業以蒙遜爲張掖太守。男成爲輔國將軍。委以軍國之任。

戊戌二年春三月。蒙遜取涼西郡。遂降晉昌。敦煌。張掖。段業封蒙遜爲臨池侯。徙男成爲晉昌太守。冬十月。業築西安城。以臧莫孩爲太守。蒙遜曰。莫孩勇而無謀。知進而不知退。所謂爲之築家非築城也。既而呂纂敗莫孩於西安。

己亥三年春二月。段業自稱涼王。改元天璽。以蒙遜

爲尙書左丞梁中庸爲右丞呂紹呂纂伐業業求救於禿髮烏孤烏孤使弟利鹿孤及楊軌救業呂紹以業衆盛欲從三門關挾山而東呂纂曰挾山示弱不如結陣衝之彼必憚我而不戰也紹乃引軍而南業將擊之蒙遜諫曰楊軌恃虜騎之強必有窺覲之志紹纂兵在死地必決戰求生戰則危矣乃安兵不戰紹亦難之各引兵而歸段業由是憚之

庚子四年夏四月段業以門下侍郎馬權代蒙遜爲張掖太守權頗有智略每輕蒙遜蒙遜亦忌之諧之於業曰天下不足慮惟當憂馬權耳業遂殺之初

晉書

卷六十七

十六國錄

七

隴西李暠好文學有令名沙州刺史孟敏以爲效穀令敏卒治中索仙等以暠溫毅有惠政推爲敦煌太守請於業業因授之將軍索嗣言於業曰敦煌要郡也不可使暠處之業即以嗣代暠使率五百騎之官暠遣同母弟朱繇逆擊之嗣敗走還暠表業殺嗣業又殺之蒙遜所憚惟索嗣馬權權嗣既死蒙遜與男成謀除業男成不可蒙遜求爲西安太守業許之蒙遜與男成期祭蘭門山而陰使司馬許咸謂業曰男成將爲亂若求祭蘭門是其日也至期男成以告業敗男成賜死男成曰蒙遜先與臣謀反臣以兄弟故

不言今以臣在恐部衆不從故約臣祭山而反誣臣其意欲王之殺臣也臣若朝死蒙遜必夕反乞詐言臣死暴臣罪惡蒙遜必反臣投袂討之無不克者業弗聽竟殺男成蒙遜聞男成死又泣而謂衆曰王信讒好殺吾兄何罪而又枉屠之諸君能爲報讎乎男成素得衆心士皆憤泣爭奮比至氐池衆逾一萬羌胡多起兵應之賊莫孩率所部降蒙遜壁於侯塢業使右將軍田昂擊之昂反降蒙遜

辛丑五年夏五月蒙遜至張掖昂兄子承愛斬關內之業左右皆散蒙遜大呼曰鎮西何在軍士曰在此

晉書

卷六十七

十六國錄

七

業見蒙遜流涕曰孤單飄一己爲公門所推願乞餘命東還與妻子相見蒙遜遂斬之業京兆人有尺牘才爲杜進記室從征塞上儒素長者無他權略威令不行羣下擅命尤信卜筮巫覡以及於敗男成弟俱傑帥戶五百降南涼六月蒙遜自稱涼州牧張掖公赦其境內改元永安署從兄伏奴爲張掖太守和平侯弟挈建忠將軍都谷侯田昂鎮軍將軍西郡太守臧莫孩輔國將軍房晷梁中庸爲左右長史張騰謝正禮爲左右司馬李暠亦起兵自稱冠軍大將軍與蒙遜相抗秋七月使李典入貢於秦八月酒

泉涼寧二郡降李嵩

壬寅元興元年伐涼梁中庸出奔敦煌

癸卯二年使臣僚各搜賢儔

甲辰三年夏六月遣輔國賊莫孩襲山北虜大敗之

虜其民五千戶秋八月入貢於秦蒙遜伯父中

田護軍親信臨松太守孔篤有罪自殺秦使梁

斐張構拜蒙遜鎮西大將軍沙州刺史西海侯蒙遜

曰聞朝廷封儔檀爲公而我爲侯我其不如禿髮乎

構曰非也儔檀臣道未純加之重爵以羈縻之將軍

忠篤當入參朝政安可以不信待也尹姚齊徐國家

晉記

卷六十七十六國錄

五

佐命元臣而爵止侯伯將軍何以先之乎蒙遜曰然

則朝廷何不卽以張掖見封而遠封西海耶張構曰

張掖規畫之內將軍已自有之所以遠授西海者蓋

欲廣將軍之國也蒙遜大悅乃拜

乙巳義熙元年襲狄洛磐於番禾不克

丁未三年夏六月南涼掠赤泉秋八月破李嵩於

安彌

戊申四年春二月地震太史劉梁言於蒙遜曰辛酉

金也地動於金金動剋木其大軍東行無前之徵乎

遂攻儔檀於均石降其西郡

庚戌六年張掖太守句呼勒出奔西涼秋七月以

羅仇子成都爲金山太守麴粥子鄯善爲西郡太守

率師出丹嶺北虜思盤率部落來降

辛亥七年春三月伐南涼進至顯美徙數千戶而還

儔檀追之及於窮泉蒙遜將擊之諸將不可蒙遜曰

彼謂吾遠來疲敝必輕而無備及其壁壘未成可一

鼓而殄也遂進擊之儔檀大敗蒙遜乘勝至姑臧儔

檀嬰城請和取質而歸

壬子八年春二月蒙遜拔姑臧以弟罕鑰之進圍樂

都秋七月使沮渠百年襲西涼西涼擒百年冬

晉記

卷六十七十六國錄

六

遷於姑臧自稱河西王大赦改元元始置官僚繕宮

殿癸丑九年尊母車氏爲太后子政德爲世子南涼來

伐敗之圍其樂都禿髮文支及成宜侯來降秋八

月伐南涼取質而歸冬十月西如茗蕞使冠軍伏

恩率騎三萬襲卑和烏啼二虜大敗之俘二千餘落

甲寅十年夏西秦滅南涼禿髮承鉢禿髮副周來奔

乙卯十一年春三月伐西秦克廣武郡遂濟湟河渡

浩臺西秦使乞伏魁尼演邀之蒙遜擊斬之擒其將

王衡折斐麴景夏五月上表於京師赫連勃勃

使使來結盟使弟漢平蒞盟於夏西秦襲渾河擒司馬隗仁

丙辰十二年春伐西秦進次石泉三月襲破烏啼卑和率眾迎降蒙遜循海而西至於鹽池祀西王母及金山而歸

丁巳十三年秋八月太尉裕伐秦蒙遜謂左右曰古之行師不犯歲鎮姚氏舜後軒轅之苗裔也今鎮星在軒轅而裕滅之其能久甯乎

戊午十四年夏五月殺校書郎劉祥祥入言事與蒙遜辨論蒙遜怒曰汝聞劉裕滅秦敢研研然也即命

晉記

卷六十七 十六國錄

七

斬之羣臣惕息冬上表內附帝拜蒙遜為涼州刺史

庚申元熙二年秋蒙遜欲伐西涼攻秦浩璽而蛇盤帳前蒙遜笑曰前一為騰蛇今在吾帳前天其或者欲吾迴師以定酒泉也遂潛還屯川巖李歆欲乘虛襲張掖宋繇嘆曰蒙遜多詐而善用兵吾屬今為隸矣歆率師東出蒙遜聞之喜曰李歆入吾彀中矣然聞吾旋師必不敢前兵事尚謀非詐之不可乃露布西境云已克浩璽將進攻黃嶺歆聞大喜進入都瀆瀾蒙遜潛軍逆敗之於懷城歆復戰於夢泉蒙遜殺

歆遂滅西涼見歆母尹氏勞之為收養娶其女焉蒙遜稱王八年而晉亡宋元嘉十年卒子茂虔立六年為魏所滅

蒙遜乘呂氏之衰偽推段業卒逞凶謀見利而忘義苞禍以滅親雖狡詐善兵制命一隅適足為魏氏驅除云爾

西涼

李嵩 李歆

李嵩字元盛小字長生隴西成紀人漢前將軍之十六世孫也廣曾孫仲翔東漢初為將軍討叛羌

晉記

卷六十七 十六國錄

大

素昌素昌者狄道也眾寡不敵死之仲翔子伯考奔喪因葬於狄道之東川而家焉嵩高祖雍晉東莞太守曾祖柔相國從事中郎出為北地太守祖弁仕涼為武衛將軍封安世亭侯父昶為涼世子侍講早卒遺腹生嵩嵩少而好學性沈敏寬和有大度及長習武藝誦孫吳兵法後涼太史令郭騰謂嵩曰君當有國土若家驕草馬生白額駒此其時也呂光之末京兆段業自稱涼州牧以敦煌太守趙郡孟敏為沙州刺史署景效殺令敏卒敦煌護軍馮翊郭謙沙州治中敦煌索仙等推嵩為敦煌太守嵩初難之其同母

弟宋繇曰兄忘郭騰之言邪白額駒今已生矣嵩乃從之告於段業業拜嵩安西將軍敦煌太守領護西胡校尉業稱涼王其右衛將軍索嗣謂業曰李嵩非終爲人下者不可使據敦煌業乃以嗣爲敦煌太守率騎五百而西未至二十里移嵩出迎效穀令張邈及宋繇曰河右分崩羣雄競起大丈夫處一國成資而束手於人豈不爲天下笑乎且嗣志驕兵弱出其不意可擒也嵩於是備牛酒遣使僞若迎嗣者而使張邈尹建興選騎數百擊嗣嗣奔還張掖段業殺嗣更遣使謝嵩分敦煌之涼興烏澤晉昌之宜禾三縣

書記

卷六十七十六國錄

九

爲涼興郡進嵩鎮西將軍領護西夷校尉

庚子隆安四年晉昌太守唐瑤移檄六郡推嵩爲大都督冠軍大將軍涼公赦其境內建元庚子追尊祖奔爲涼景公父昶爲涼簡公以唐瑤郭謙索仙張邈宋繇尹建興等爲將軍司馬長史折衝將軍宋繇東伐涼興擊玉門已西諸城下之遂屯兵於玉門陽關廣田積穀爲東伐之資

壬寅元興元年梁中庸來奔初嵩與索嗣爲刎頸之交既而相構以致不終因問中庸曰我何如索嗣中庸曰未可量也嵩曰嗣才度若敵我者我能於千里

之外接長繩而絞其頸乎中庸曰智固有長短命亦有成敗若以身死爲負計行爲勝則公孫瓚豈賢於劉虞哉嵩默然署爲牧府主簿是歲作靖恭堂有白雀來翔秦拜嵩爲安西將軍高昌侯

癸卯二年立泮宮增高門學生五百人

甲辰三年秋九月立于歆爲世子乙巳義熙元年嵩改元建初使舍人黃始梁興開行奉表京師冬十月遷於酒泉以張體順爲寧遠將軍建康太守鎮樂涇徵宋繇爲右將軍領敦煌護軍與子敦煌太守讓鎮敦煌

晉記

卷六十七十六國錄

十

丙午二年春正月嵩手令誡諸子曰吾自立身不營世利通否任時初不役智有所要求今日之舉非本願也然事會相驅遂荷州土憂責不輕登車理轡百慮填膺粗舉旦夕近事數條遭意便言不能次比至於杜漸防萌深識情變當任汝所見深淺非吾勅誡所益也汝等若能克己纂修比之古人亦可以當事業矣苟其不然雖至白首亦復何成汝等其戒之哉節酒慎言喜怒必思愛而知惡憎而知善遠佞諛近忠正刑法所應和顏任理慎勿輕加聲色賞勿漏疎罰勿容親禁御左右無作威福勿逆億以示已明無

自專以廣諮詢從善如順流去惡如探湯富貴而不驕者至難也古今成敗不可不知而牆而立不成人也此郡世篤忠厚人物敦雅天下全盛時海內猶稱之況今日哉正爲五百年鄉黨婚姻相連至於公理當隨宜斟酌吾臨蒞五年兵難騷動未得休衆息役惠康士庶至於掩瑕藏疾滌除疵垢朝爲寇讎夕委心膂雖未足希準古人庶無愧於夙志也南涼來聘嵩遣使報之秋九月嵩率師二萬略地至於建康冬十月北涼侵建康掠三千餘戶嵩大怒率騎追之及於安彌大敗之初秦建元之末徙江漢人萬餘戶於敦煌中州人有田疇不闢者亦徙七千餘戶郭騰之寇武威也武威張掖巴東人西奔敦煌晉昌者數千戶及嵩東遷皆徙之酒泉分南入五千戶置會稽郡中州人五千戶置廣夏郡餘萬三千戶分置武威武興張掖三郡築城於敦煌南子亭過南虜也丁未三年冬十二月復使沙門法泉奉表京師辛亥七年秋七月北涼來攻使子歆與將軍朱元虎禦之戰於馬廟北涼虜元虎嵩以金銀四千贖之與之盟各解而歸

壬子八年秋八月北涼復來侵嵩曰兵有不戰而敗

書記

卷六十七

十六國錄

主

敵者挫其氣也蒙遜新與吾盟而遽來襲我曲在彼矣我閉門不戰待其氣竭而擊之蔑不克也蒙遜挑戰弗應糧盡而去使子歆以五千騎邀之獲其將沮渠百年

癸丑九年冬十月嵩手書諸葛武侯訓誡以勗諸子曰吾負荷艱難寧濟之勳未建雖憑股肱之力而戎務孔殷坐而待旦以維城之固宜兼親賢故使汝等未及師保之訓皆弱冠受任常懼弗克以貽悔咎古今之事不可不知苟近而可師何必遠也覽諸葛公訓勵應璩奏諫尋厥始終周孔之教在其中矣爲國足以致安立身足以成名質略易通寓目則了且經史道德如采菽中原勤者獲多汝等其勉之哉當是時蒙遜侵寇不已嵩志在通和以保境息民而司馬索承明上書勸伐蒙遜嵩召而謂之曰蒙遜爲百姓患孤豈忘之昔前涼時有言石虎小豎宜肆諸市朝於涼昭公者羣臣壯之獨謝艾莞爾而笑昭公問焉對曰臣見黃雀之捕蟬矣未見蛇之果能吞象也卿有必克之策當爲孤陳若勢力未能而徒倡大言何異於是哉承明有慚色

丁巳十三年春嵩寢疾謂宋繇曰吾少罹荼毒百艱

書記

卷六十七

十六國錄

主

備嘗才弱智淺。不能混一河右。今氣力憊然。當不復起矣。吾死。世子猶卿子也。宜善導之。二月。薨。年六十。七。諡曰武昭王。先是。河右不生楸槐柏漆。張駿時。取於秦隴而植之。終不能殖。惟酒泉宮之西北隅有槐生焉。嵩著槐樹賦以寄情。蓋歎僻陋。遐方立功。非所也。與辛景辛恭靖同志友善。景等歸晉。遇害江南。嵩聞而悲之。爲之誄。凡所著詩賦數十篇。而梁中庸劉昫以文學得幸焉。

歆字士業。嵩之次子也。嵩元妃辛氏生子譚。早卒。繼室尹氏生歆。嵩卒。歆嗣。大赦境內。改元嘉興。尊母尹氏爲太后。以宋繇爲武衛將軍。廣夏太守。索仙爲征虜將軍。張掖太守。三月。北涼使沮渠廣宗詐降於歆。歆遣將溫宜等迎之。而自勒大軍爲後繼。蒙遜率衆三萬。設伏於蓼泉。歆聞之。引還。蒙遜以精騎蹙歆。歆親督兵與戰於解支澗。大敗之。追奔百餘里。俘斬七千餘級。

戊午十四年。蒙遜大伐歆。芟稼而還。告喪於京師。使還。帝以歆爲鎮西大將軍。護羌校尉。酒泉公。歆性嚴酷。好繕築。不恤國政。由是災異迭見。境內怨之。己未。元熙元年。夏六月。從事中郎張顯崔氏春上疏

諫曰。涼土分崩。勢不久立。兼并之本。寔在農戰。懷遠之略。莫如寬簡。入歲以來。陰陽失序。暴雨傷和。而更繁刑峻法。宮室是務。人力凋殘。寔此之由。我先王爲西夏所推。流標萬里。故左取酒泉。右開西域。所謂詒厥孫謀者也。沮渠蒙遜內修政事。外禮英賢。攻戰之際。身均士卒。是以百姓懷之。咸樂爲用。臣以殿下非但不悅。主簿汜稱亦上書曰。臣聞天之愛人。后慇勤至矣。故政之不修。則垂災譴以誡之。能改者雖危必昌。宋景是也。其不改者。雖安必亡。虢公是也。殿下嗣位

以來。元年三月癸卯。敦煌謙德堂陷。八月。效穀地裂。二年元日。昏霧四塞。四月日赤無光。二旬乃復。十一月。狐上南門。今茲春夏。地頻五震。六月隕星於建康。臣雖學不稽古。亦聞道於先師矣。且行年五十有九。以耳目之所聞。見自咸安之初。西平地裂。狐入謙光殿前。俄而秦師奄至。都城不守。梁熙藉秦氏兵亂。規有全涼之地。外不撫民。內多聚斂。建元十九年。姑臧南門崩。隕石於閑豫堂。二十年。而呂光東反。子敗於前。身戮於後。蒙業因羣胡創亂。稱制此方。三年之中。地震三十餘所。既而先王龍興於瓜州。蒙遜篡弒於

哉不然臣恐宗廟之危必不出紀矣歆不納

庚申二年秋歆聞蒙遜攻秦命中外戒嚴將擊張掖歆母尹氏曰我國新造地狹人稀靖守猶懼或失何可輕冀非望且蒙遜驍武善兵汝非敵也彼若淫暴人將歸汝汝苟不德事之無日矣宋繇又固諫並不從繇退而嘆曰大事去矣吾見師之出而不見師之還也歆率騎三萬次都濱湖蒙遜自浩亶來拒戰於懷城歆大敗左右勸還酒泉歆曰吾違太后教遠取敗辱不殺此胡復何面目見母哉勒衆復戰蒙遜逐之歆失馬驍騎辛淵以所乘馬授歆赴戰而死歆亦

爲蒙遜所殺諸弟酒泉太守驪新城太守預羽林右監密左將軍姚右將軍亮等西奔敦煌蒙遜遂入於酒泉初歆之未敗也有大蛇自南門入至恭德殿前雙雉飛出宮中又敦煌父老夢白頭公衣袷而謂之曰南風動吹長木胡桐椎不中轂桐椎歆小字也至是而亡驪及弟敦煌太守恂及諸子復自敦煌奔北山蒙遜遂以索嗣子元緒行敦煌太守而元緒麤險好殺郡人宋承張宏密招恂恂將數十騎入敦煌元緒出奔涼興宋承等推恂爲涼州刺史蒙遜使子德政攻之不克乃自擊恂三面築堤以水灌城恂遣壯士千人連版爲橋潛欲決堤蒙遜勒兵逆戰承等開門出降恂先殺妻子而自殺蒙遜遂屠其城歆子重耳奔江左仕宋後歸魏爲恒農太守蒙遜徙驪子寶等於姑臧歲餘北奔伊吾宋少帝元年流民歸寶者二千餘人後自伊吾率流入及柔然南襲敦煌使弟懷達奉表歸魏魏拜懷達爲敦煌太守寶鎮西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沙州牧敦煌公仍鎮敦煌在鎮三年因入朝遂留魏都魏太安五年卒諡曰宣公有六子冲最知名而歆母尹氏及諸女竟死於伊吾以河右干戈凶擾之際而元盛獨思以寬厚息民誠

子諸書詒謀蓋遠矣。爲唐之后稷也。宜哉。

夏

赫連勃勃

赫連勃勃字屈子。匈奴右賢王去卑之後。劉淵之族也。曾祖虎劉聰時封樓煩公。拜安北將軍。丁零中郎將。雄據肆廬川。爲代王猗盧所敗。遂出塞。祖豹子招集種落。復雄於諸部。石虎拜爲左賢王。丁零單于父衛辰入居塞內。苻秦以爲西單于。督攝河西諸務。屯於代來城。秦亂。遂有朔方之地。控弦之士三萬八千。後魏師伐之。辰使子力俟提距戰。爲魏所敗。魏人乘

晉記

卷六十七十六國錄

三

勝濟河。尅代來殺辰。勃勃奔於叱干部。叱干他斗伏欲送勃勃於魏。其兄子阿利切諫不從。阿利乃密使勇士篡勃勃於路。送秦高平公破多羅沒奔于。于以其女妻之。勃勃衛辰之第三子也。身長八尺五寸。腰帶十圍。秦王興見而奇之。拜驍騎將軍。寵遇踰於勳舊。羣臣皆諫。王曰。吾方與之共平天下。何爲逆忌之。更拜安遠將軍。封陽川侯。使助沒奔于鎮高平。以三城朔方雜夷及衛辰部衆三萬配之。爲伐魏偵候。姚邕固諫乃止。久之竟配以雜虜二萬餘落。進五原公。使鎮朔方。會魏王珪歸所虜秦將於秦。秦歸賀秋干

以報之。勃勃怒。遂謀叛秦。

丁未義熙三年春。河西鮮卑社崙獻馬八千匹於秦。濟河至大城。勃勃掠取之。召其衆三萬餘人。僞獵高平川。襲殺沒奔于。并其衆。衆至五六萬。夏六月。遂自稱天王。大單于。赦其境內。建元龍昇。自以匈奴夏后氏之苗裔也。號稱曰夏。以長兄右地代爲丞相。代公次兄力俟提爲大將軍。魏公叱干阿利爲御史大夫。梁公弟阿利羅爲征南將軍。司隸校尉若門爲尙書令。叱干健爲征西將軍。尙書左僕射。乙斗爲征北將軍。尙書右僕射。秋七月。擊鮮卑薛于等三部破之。

晉記

卷六十七十六國錄

三

降其衆以萬數。進攻秦三城。已北諸戍。斬秦將楊不姚石生。諸將勸勃勃定都高平。以圖長安。勃勃曰。吾大業草創。衆旅不多。姚興亦一時之雄。關中未可圖也。且其諸鎮用命。我若專固一城。彼必并力於我。衆寡不敵。唯以雲騎風馳。出其不意。救前擊後。救後擊前。使彼疲於奔命。不出十年。嶺北河東皆爲吾有。待姚興既死。徐取長安。未爲晚也。於是侵掠嶺北。嶺北諸城門盡閉。秦王興嘆曰。吾不用黃兒之言。以至於此。黃兒。姚邕小字也。勃勃初稱王。求婚於秃髮儁檀。儁檀弗許。勃勃怒。冬十一月。率師二萬擊之。自楊

非至於支陽三百餘里。殺傷萬計。驅掠二萬七千口。牛馬羊數十萬而還。傳檀率衆追之。焦與勸從溫圍北渡。趣萬斛堆。阻水結營。以拒其隘。賀連怒曰。勃勃以烏合之衆。幸而獲勝。今牛羊塞路。人懷貪競。我以大軍臨之。必土崩魚潰。何爲示人以弱乎。傳檀從之。勃勃於陽武下陝。鑿陵埋車以塞路。傳檀使善射者射之中。勃勃左臂。勃勃勒衆逆擊之。大敗。追奔八十里。殺傷萬計。斬其大將十餘人。以爲京觀。號髑髏臺。還於嶺北。與秦將張佛生戰於青石原。敗之。俘斬數千人。

晉記

卷六十七十六國錄

五

戊申四年夏五月。秦使齊難伐夏。勃勃聞秦兵且至。退保河曲。難遂不設備。勃勃擊之於木城。擒難及其將士萬三千人。戎馬萬匹。於是嶺北夷夏降附者數萬。皆置守宰以撫之。

已酉五年夏四月。勃勃率騎二萬入高岡。及五井。屯依力川。秋九月。秦王興自將伐夏。至貳城。使將軍姚詳分督租運。勃勃乘虛奄至。秦王懼。使姚文宗距戰。勃勃僞北。姚榆生追之。伏兵左右擊之。秦師大敗。秦將王奚驍悍善戰。別守勃奇堡。勃勃攻之。奚短兵接戰。夏衆披靡。勃勃欲生致奚。乃堰截其水。堡中

迫。奚出降。勃勃欲用之。奚與所親數十人皆自刎而死。冬。攻秦將王洛生於黃石岡。彌姐秦地於我。羅城拔之。以丞相右地代領幽州牧。

庚戌六年春三月。使尙書胡金纂攻平涼。秦人救之。金纂力戰而死。其兄子左將軍羅提尅秦定陽坑。將士四千餘人。擒秦將姚廣都。夏四月。勃勃自率師攻秦姚壽都於清水城。壽都奔於上邽。徙其人萬六千家。秦王興自安定來追。至壽渠川。不克而還。

辛亥七年春正月。秦將姚詳棄武城南奔大蘇。勃勃使鹿奔于其擊之。執詳。悉俘其衆。詳至。勃勃數而斬之。

晉記

卷六十七十六國錄

三

壬子八年春二月。勃勃攻秦安定。與秦將楊佛嵩戰於青石北原。敗之。降其衆四萬五千。獲戎馬三萬匹。進攻秦東鄉。降其將党智隆。徙三千餘戶於貳城。秦鎮北參軍王買德奔夏。勃勃問之曰。秦其可滅乎。對曰。陛下將混一四海。續神禹之緒。何不可滅之有。雖然。姚萇凶逆滔天。而秦王寬厚。百姓愛之。且藩鎮猶固。若天啓靈圖。秦王不永。易世之後。未可知也。勃勃笑曰。吾姑蓄力以俟之耳。拜買德爲軍師中郎將。夏六月。河南王乞代乾歸卒。勃勃欲乘其喪伐之。

王賈德諫曰。乞伏。吾之與國也。新遭大喪。吾不能歸。而又伐之。匹夫猶且恥爲。況萬乘乎。勃勃乃止。

癸丑九年春。改元鳳翔。以叱干阿利領將作大匠。發嶺北夷夏十餘萬人。築都城於朔方黑水之南。勃勃曰。朕方統一天下。君臨萬邦。其新城可名曰統萬。阿利性巧而殘。蒸土築城。錐入一寸。卽殺作者。勃勃以爲忠。甚任之。造五兵之器。精銳尤甚。旣成而呈。工匠必有死者。射甲不入。則斬弓人。如其入也。則斬鎧匠。製百鍊剛刀。爲龍雀大環。號大夏龍雀。銘其背曰。古之利器。吳楚湛盧。大夏龍雀。名冠神都。可以懷遠。可

晉記

卷六十七 十六國錄

三

以柔邇如風靡草。威服九區。鑄銅爲大鼓。及飛廉翁仲銅駝龍虎之屬。皆飾以黃金。列於宮殿之前。凡殺工匠數千人。鑿滌漣池於三交。時工役繁興。民不堪命。夏五月。雨魚於統萬。勃勃下書曰。朕之皇祖。自北遷幽朔。姓改姒氏。音殊中國。故從母氏爲劉子。而從母之姓。非禮也。古人氏族無常。或以因生爲氏。或以王父之名。朕將以義易之。帝王者係天爲子。是爲徽赫。實與天連。今改姓曰赫連氏。庶幾永享無疆之祚。其非正統。皆以鐵伐爲氏。庶幾宗室子孫剛銳如鐵。皆堪伐人也。冬十二月。立妻梁氏爲后。子瑱

爲太子。封子延陽平公。昌太原公。倫酒泉公。定平原公。滿河南公。安中山公。

甲寅十年春正月。侵魏河東蒲子。

乙卯十一年夏四月。尅秦杏城。執其將姚達。姚大用。姚安和。姚利僕。尹敵。坑戰士二萬人。五月。及北涼盟。秋九月。入秦新平。

丙辰十二年夏六月。勃勃率騎四萬襲秦上邽。尅之。殺刺史姚平。都及將士萬餘人。以子昌爲雍州刺史。鎮陰密。秦將姚恢棄安定。安定人胡儼華韜據城降夏。勃勃署儼侍中。韜尙書。畱將羊苟兒。配以鮮卑

晉記

卷六十七 十六國錄

三

五千。鎮之。進攻姚誼於雍城。誼奔長安。勃勃遂進掠郿城。秦使東平公姚紹及征虜將軍尹昭率師拒之。勃勃退如安定。胡儼襲殺苟兒。鮮卑復以城降秦。姚紹擊勃勃於馬鞍坂。敗之。追至朝那。不及。勃勃歸杏城。使兄子提南侵秦池陽。秦將姚裕彭白狼蛇元擊提。提敗而還。勃勃問太尉裕伐秦。笑謂羣臣曰。劉裕智略非常。姚泓非其敵也。且其兄弟內叛。安能拒人。秦必亡矣。然裕尅長安。必不能久畱。不過畱子弟及諸將守關中。吾取之如拾芥耳。勃勃乃秣馬休士。丁巳十三年春三月。進據安定。秦嶺北鎮戍郡縣悉

晉記

卷六十七 十六國錄

三

降遂盡有嶺北之地。秋九月，太尉裕入長安，遣使遺勃勃書，約為兄弟。勃勃報之。冬十月，勃勃還統萬。十二月，太尉裕東還，留子義真鎮長安，以王修為長史，王鎮惡為司馬，沈田子、毛德祖為中兵參軍。傳宏之為治中從事，勃勃聞之大喜，召王買德問計。買德曰：「劉裕滅秦，不遑坐鎮，其意在篡晉，故狼狽而歸。此天以關中賜陛下也。」青泥上洛、南北之衝，宜先遣游兵截之。東塞潼關，杜峭峽，然後傳檄三輔，布以恩德。義真獨坐空城，逃竄無所。旬月之間，必面縛麾下。所謂不戰而自定也。」勃勃乃使子瑣率騎二萬，南向長安。子昌屯兵潼關，以買德為撫軍右長史，南斷青泥，而自率大軍繼發。瑣至渭陽，降者屬路。戊午十四年春正月，義真使龍驤將軍沈田子率眾逆戰，不利，退屯劉迴堡。遣使還報，王鎮惡、鎮惡對使者謂王修曰：「劉公以十歲兒見託於數千里之外，當共思戮力。今擁兵不進，虜何由得平乎？」使者還告田子，田子甚懼而銜之。裕初將還，田子及傳宏之入見，謂鎮惡家在關中，恐有貳志。太尉曰：「今此留文武精兵，彼若為不逞，祇足自滅耳。」因笑曰：「猛虎不如羣狐，卿輩十餘人，何懼一王鎮惡耶？」至是，田子與鎮惡俱

晉記

卷六十七 十六國錄

三

出北地，師於涇上，以拒夏軍。中訛言鎮惡欲盡殺南人，送義真還建康。因據關中。田子益懼。辛亥，田子請鎮惡會傳宏之壘中計事。因屏人語，使宗人沈敬仁斬之幕下。矯稱受太尉令，宏之奔告義真。義真與王修披甲登門以察變，俄而田子帥數十人來見義真，言鎮惡反。王修執田子，數以專戮而斬之，以冠軍將軍毛修之為安西司馬。夏四月，宏之大破瑣於渭陽，又破之於寘婦津。瑣乃引還。義真年少，賜與左右無節。長史王修每裁抑之，左右皆怨。譖修於義真，曰：「王鎮惡欲反，故沈田子殺之。修殺田子，是亦欲反也。」義真信之。秋九月，使左右劉乞殺修，悉召外軍入城，閉門距守。勃勃進據咸陽，長安樵采路絕。太尉裕聞之，使蒯恩召義真東鎮洛陽，而以朱齡石為雍州刺史，鎮長安。冬十月，義真大掠而東，至於灊上。百姓遂逐齡石而迎勃勃。十一月，勃勃入長安。瑣率眾追義真，義真匹馬而奔。買德獲寧朔將軍傳宏之，輔國將軍蒯恩及司馬毛修之於青泥。義真之奔也，左右盡散。獨逃草中。會日暮，瑣不窮追。中兵參軍段宏單騎求義真，緣道呼之。義真聞之，出就宏。宏乃束義真於背而歸。勃勃欲降傳宏之，宏之不屈，大罵而

死。勃勃大饗將士於長安。舉觴屬王買德曰：卿可謂算無遺策矣。拜都官尚書，封爲河陽侯。先是，龍驤將軍王敬成於潼關之曹公故壘，朱齡石就焉。齡石之弟超石，以中書侍郎勞勩河洛，至蒲坂，聞齡石所在，亦從之。齡石欲使超石間亡，超石曰：人誰不死？寧忍今日辭兄去乎？十二月，赫連昌攻朱齡石，超石王敬於潼關，敗而執之，送於長安，皆殺之。羣臣勸進，勃勃遂稱帝，大赦，改元武昌，使叱奴侯提率師寇蒲坂，并州刺史毛德祖奔洛陽，以侯提爲并州刺史。已未，元熙元年春正月，勃勃在長安。二月，徵隱士

晉記

卷六十七十六國錄

五

京兆韋祖思既至而恭懼過甚。勃勃怒曰：吾以國士待汝，汝乃以非類遇吾。汝昔不拜姚興，今何獨拜我？我在，汝猶不以我爲帝王。我死，汝輩弄筆當置吾於何地邪？遂殺之。勃勃將回統萬，羣臣勸都長安，勃勃不從。羣臣固請，勃勃曰：吾豈不知長安秦漢故都，沃饒險固，然統萬距魏境止數百里，朕在長安，統萬必危。若在統萬，則魏必不敢渡河而西。卿等適未之思耳。皆曰：非所及也。乃置南臺於長安，以瑱爲雍州牧，領南臺尚書事。勃勃田於三交，遂還統萬，以宮殿大成，赦其境內，復改元真興，刻石都南，頌其功德名。

南門曰朝宋，東門曰招魏，西門曰服涼，北門曰平朔。追尊祖考爲帝。

庚申二年夏五月，雨魚於統萬。冬十月，起沖天臺於南山。勃勃性暴好殺，視民如草芥，常置劍矢於左右。羣臣有忤視者，鑿其目，笑者決其脣，諫者截其舌而後斬之。夷夏囂然，人不聊生。在位十四年，元嘉二年卒，傳子昌及定，二十有六載而魏滅之。勃勃始則倚秦，終焉反噬，雖雄略過人而凶殘好害，部內囂然，蓋殺運未除，遂叨非據，滅亡之禍，宜在厥身，而猶及其後嗣，幸矣。

晉記

卷六十七十六國錄

三

晉記卷六十八

十六國錄

蕭山郭 倫撰

代

拓拔力微 祿官 猗盧 鬱律 賀縛

紇那 翳槐 什翼健 珪 改號魏 嗣

代之先名曰索頭。鮮卑之別部也。姓拓拔氏。自言黃帝之後。世居北荒。以畜牧射獵為業。其始甚微。不交南夏。至會長毛彊大統三十六國。九十九姓。乃稱可汗。後五世有推寅者。南遷大澤。地方千里。推寅七世孫鄰。兄弟七人。及宗族乙旃氏。車毘氏。分統部衆為

晉記

卷六十八 十六國錄

一

十族。鄰子詰汾徙居匈奴故地。與神女耦生。子力微。詰汾死。力微立。先是西部內侵。國民離散。依於沒鹿回部。其大人寶賓與力微攻西部。軍敗。失馬。力微以所乘駿馬授賓得逸。遂德之。妻以愛女。問其所欲。力微請率所部北居長川。許之。賓死。其子忌力微陰謀殺之。力微因殺賓子而盡。并其衆。遷定襄之盛樂。諸部憚之。至魏景元二年。始遣子沙漠汗入貢於魏。魏畱之洛陽。呼為索頭虜。索頭者。因其俗以索繫髮。而名之者也。自是與中國互市往來不絕。魏亦賜以金帛。綰絮。歲以萬計。晉既代魏。武皇帝泰始三年。遣沙

晉記

卷六十八 十六國錄

一

漠汗歸國。咸寧元年。力微復遣沙漠汗入貢。還至幽州。刺史衛瓘表。謂之武帝不可。瓘乃密賂其諸部大人。使相開隙。力微因殺沙漠汗。力微年百有四歲而死。子悉鹿立。其國遂衰。朝廷嘉瓘之功。封其弟為亭侯。悉鹿立九年死。弟綽立。綽立七年死。沙漠汗少子弗立。弗三年死。祿官立。祿官力微之子。悉鹿之弟也。始分國為三部。祿官自居東部。在上谷之北。濡源之西。東接宇文。以沙漠汗長子猗它。統一部。居代郡。參合陂北。猗它弟猗盧。統一部。居盛樂故城。代人衛操。箕澹及操從子雄。往依之。勸猗它兄弟招納晉人。晉人附之者稍衆。猗它始出并州。遷雜胡北徙雲中。五原朔方。又西渡河。擊匈奴烏桓諸部。自杏城以北。八十里。迄長城原。夾道立碣。與晉為界。惠帝元康中。猗盧西略諸國。劉淵之據離石也。并州刺史東嬴公騰。乞師於猗它。猗它以輕騎數千赴之。斬漢將慕母。騰表加猗它大單于。金印紫綬。猗它凡十一年而卒。子普根代統其衆。永嘉元年。祿官卒。猗盧遂總攝三部。當是時。匈奴帥鐵弗劉虎。與白部鮮卑。皆附於漢。攻新興雁門。并州刺史劉琨欲討之。而衆弱。乃以子遵為質。乞師於猗盧。猗盧使弟子鬱律。將二萬騎助

琨大破之。屠其營落。劉虎竄居朔方。琨大悅。與猗盧結爲兄弟。表爲大單于。封代公。而猗盧以封邑去國懸遠。民不相接。率部落萬餘家。自雲中入雁門。從琨求陁北之地。琨既不能制。又欲猗以爲援。乃徙馬邑陰館樓煩。繁峙。崞。五縣之民於陁南。以其地與之。猗東接代郡。南接西河朔方。地方數千里。由是益盛。劉聰寇洛陽。琨以猗盧之衆請討之。而東海王越忌。苟晞爲後患。辭以餓餒。猗盧乃還。六年。琨爲劉曜所襲。奔於常山。告難於猗盧。猗盧使子六修。猗它子普根。及衛雄。箕澹等爲前鋒。而自率師二十萬繼之。琨

晉記

卷六十八 十六國錄

三

收散卒爲鄉導。與劉曜戰於汾東。曜馬中七創。踰蒙山而走。猗盧縱騎追之。斬其將五六人。伏尸數百里。琨自營門步入拜謝。猗盧曰。吾不早來。致公父母見害。吾誠愧。公公何謝。琨固請進軍。猗盧不可。曰。吾遠來。士馬疲敝。劉聰亦非一戰能滅也。饋琨馬牛羊千餘頭。成之而還。建興元年。城盛樂爲北都。修故平城爲南都。復築新平城於渾水之陽。居子六修。統領南部。三年。進猗盧爵爲代王。食代常山二郡。初。劉琨與猗盧結好。常使從事繁峙。莫含將命。含來往代國。猗盧器之。至是爲代王。備置官屬。求含於琨。琨許之。而

含家世貨殖。貲巨萬。心不欲行。琨謂含曰。方今劉石滔天。諸夏流離。而并州單弱。以吾薄德。而克自立於胡羯之間者。代王之力也。故傾身竭貲。以子爲質。而奉之冀爲國家滅殘賊。雪大恥。卿素懷忠義。奈何惜共事之小誠。而忘徇國之大節乎。往事代王。爲之腹心。使吾指臂如意。得梟劉石。豈惟一州賴之哉。含往。猗盧甚任之。常與參大計焉。猗盧勇略過人。而性殘忍。用法嚴峻。諸部民多以違命得罪。凡後期則舉部戮之。老幼涕泣。相攜而行。人問何之。曰。就死。無一人敢逃匿者。初。猗盧愛少子比延。欲立之。故使六修出

晉記

卷六十八 十六國錄

四

統南部。而黜其母。六修有駿馬。日行五百里。比延欲之。猗盧使六修與之。六修弗與。又使六修拜比延。六修曰。我兄也。不拜。猗盧乃使比延乘已步輦。導從而出。六修以爲王也。伏謁道左。旣而見比延。慙怒而去。猗盧使人召之不還。四年二月。猗盧率師伐六修。六修逆戰。敗之。殺比延。猗盧微服走民間。有婦人識之。遂共殺猗盧。國中大亂。雲中侯衛雄爲左將軍。樓煩侯箕澹爲右將軍。羣情附之。因國人猜嫌相戮。謀欲南歸。告衆曰。聞諸舊人忌吾新附。將盡殺之。吾等不早爲計。無遺種矣。晉人及烏丸皆懼。曰。死生惟二將

軍雄澹乃與現任子遵率烏九晉人數萬歸琨普根在外聞難攻六修滅之而自立一月而卒國人乃立鬱律太興元年秋七月劉虎侵代西部鬱律擊而敗之虎從弟路孤附代於時西兼烏孫故地東吞勿吉以西士馬彊盛號稱百萬而鬱律雄武得衆心猗它夫人惟氏忌之恐不利於其子因殺鬱律及大臣數十人而立其子賀傳鬱律之子翳槐出奔賀蘭惟氏自臨朝與石勒通和時人謂之女國使太寧二年賀傳始親政以諸部多梗徙居於東木根山三年賀傳卒弟紇那立咸和二年趙石虎伐代紇那禦之於陁晉記

卷六十八十六國錄 五

大敗遂遷於大甯使使求翳槐於賀蘭賀蘭弗與紇那與宇文部擊賀蘭四年賀蘭伐代紇那出奔宇文賀蘭及諸部大人共立翳槐翳槐立七年殺賀蘭部帥藹頭國人叛之密召紇那於宇文而奉之翳槐出奔趙咸康三年趙使李穆率師納翳槐於大甯紇那出奔燕四年翳槐卒弟什翼犍立初惟氏之殺鬱律也將殺諸王子使人收之翼犍方襁褓其母王氏匿之袴中祝之曰天苟祐汝則弗啼久之不啼得免翳槐之立爲質於趙翳槐有疾命諸大臣立之大臣以翼犍在趙未必其得立也謀立次弟孤孤辭曰兄在

吾安敢立且先王之命也諸大臣曰恐趙不我與則若之何孤曰吾往迎而請留爲質其必歸也孤乃詣鄴請以身代翼犍趙王虎義之而俱還焉十一月什翼犍卽位於繁峙之北分國半部於新收元建國代自猗盧之弑國多內難部落離散翼犍身長八尺隆準龍顏髮與身齊有智略能修祖業置百官以代人燕鳳爲長史許謙爲郎中始制反逆殺人姦盜之法號令明信政事清簡無繫訊連逮之煩百姓安之於是東自濊貊西及破洛那南距陰山北盡沙漠莫不款附焉五年夏五月朝諸部大人於參合陂議都渾晉記

卷六十八十六國錄 六

源之川連日不決入告太后王氏太后曰吾自先世以來遷徙爲業故能雄視漠北今天下多難若城郭而居一旦寇來不意將焉避之乃止六月使使求婚於燕燕王皝以其妹妻之七年九月築盛樂城於故城之南燕后卒建元二年復聘燕王皝女爲后永和十一年太后王氏卒十二年燕使使來請婚興寧元年如君子津十月至代二年冬十月伐高車大破之獲馬牛羊數十萬口三年擊匈奴破之太和二年使燕鳳聘於秦三年冬十月擊匈奴破之太和二年使以葦緦約漸俄而冰合復散葦於上堅如浮梁衛辰

不虞代王之至也。與宗族西走。收其部落而還。咸安元年。復擊高車破之。二年。子寔卒。太元元年。冬。十一月。秦伐代。代使白部獨孤部禦之。大敗而還。翼犍復使南部大人劉庫仁率騎十萬。逆戰於石子嶺。復敗。翼犍奔於陰山之北。而高車雜種叛代。寇掠不得芻牧。乃復渡漠南。十二月。還至雲中。什翼犍病甚。諸子每夜執兵警衛。以備秦兵。高涼王孤子斤。失職怨望。說庶長子寔君曰。王將殺汝而立燕后之子。故每夕以兵遠廬。將伺便而發也。子其慎諸。寔君信之。遂殺諸弟而弑什翼犍。國中大亂。時秦軍在君子津。聞之。

晉記

卷六十八

十六國錄

七

勒兵趨之。部衆驚潰。遂平代地。散其部落於漢鄣邊。故地。執寔君及斤。轅之。長安西市。遷翼犍庶子窟咄於長安。使入太學。什翼犍性寬厚。有大度。喜怒不形於色。國中少繒帛。代人許謙盜絹二匹。守者以告翼犍。弗發。謂燕鳳曰。吾不忍見謙面。故告卿。卿慎勿洩。或慚而自殺。是吾爲財而辱士也。嘗擊西部。流矢中目。西部既破。諸大臣執射目者於前。欲屠創之。翼犍曰。彼亦爲其主耳。何罪焉。翼犍立三十九年。而秦滅之。寔之死也。遺腹生珪。秦既定代地。珪以幼與母賀氏依劉庫仁。秦王欲遷之長安。燕鳳謂秦王曰。代別

部大人劉庫仁勇而有智。鐵弗衛辰狡猾多變。宜分代地爲二部。使兩人統之。兩人素有隙。其勢不相下。亦莫敢先發。俟其孫長而立之。爲秦禦邊。是秦施大惠於亡國也。秦王從之。遂分爲二部。其南部大人長孫嵩及元他等。將代遺民依庫仁。既而慕容文殺庫仁。弟頭眷代攝國部。太元十年。庫仁之子顯弑頭眷而自立。復謀殺珪。代故大人梁蓋盆子六眷爲顯謀。主密使人告珪。珪姑顯弟亢望之妻也。知之。亦告珪母賀氏。遂出奔賀蘭。依舅賀訥。訥弟染干忌之。又欲殺之。賀氏泣曰。汝兄弟今安所置我。而欲殺吾子也。

晉記

卷六十八

十六國錄

八

染干慙而去。十一年春正月。珪從曾祖紇羅與諸部大人謀曰。秦今大亂。諸豪傑蜂起。慕容氏復立於東方。我諸部世爲代臣。受建國恩。今嫡孫珪廣額大耳。智略非常。當共奉爲主。存代社稷。以經略中原。乃請於賀訥。大會於牛川。卽代王位。以長孫嵩爲南部大人。叔孫普洛爲北部大人。分蒞部衆。以張袞爲左長史。許謙爲右司馬。奚牧爲治民長。其餘班賜各有差。二月。徙都盛樂。務農息民。四月。改號曰魏。建元曰登國。五月。劉顯弟亢望率衆來降。珪叔父窟咄爲西燕新興太守。與劉顯通謀叛。珪諸部騷動。八月。珪北踰

陰山因賀蘭阻山爲固使乞師於燕十月珪自弩山至牛川屯於延水南出伐谷會燕師於高柳大破窟咄窟咄奔衛辰衛辰殺之當是時劉顯地廣兵彊雄於北方與弟亢涅爭張袞言於珪曰劉顯志在并吞與我逼處今不乘其內潰而取之後無及矣十二年五月使安同如燕乞師時柔然獻馬於燕而顯掠之燕主大怒遣其子麟率師會之六月珪自將擊顯於馬邑之南追至彌澤大破之顯奔西燕立顯弟爲烏桓王以撫其衆焉十三年五月北擊庫莫奚六月破之七月珪還赤城八月使元儀聘於燕儀還謂珪曰燕主老矣而太子闇弱范陽王才氣自雄非少主臣燕主若沒內患必興珪於是始有圖燕之志十月燕遣使來聘十二月珪如女水擊解如部破之十四年春正月襲高車諸部二月復如女水擊叱突鄰部賀染干率師救之逆擊走之五月遣使如燕十月燕使使如魏謀會擊賀蘭諸部也十五年三月魏師次鹿渾海擊袁紇部破之四月與燕會師大破賀蘭諸部秋九月擊叱奴部於囊曲河十六年春二月如紐厓川使元儀元虔擊黠弗秋七月使弟元觚如燕九月珪屠五原冬十月擊柔然初柔然部人世服於代

及秦滅代遂附於劉衛辰珪之立也高車諸部皆服獨柔然不下乃引兵擊之柔然舉部北遁追奔六百餘里諸部將以糧盡乞班師珪不可曰殺副馬猶足支三日食也倍道追之及於大磧南牀山下大破之徙其部衆於雲中十一月衛辰使子力俟提攻魏南部珪以五六千人破之於鐵岐山南獲軍輜牛馬二千餘萬自五原金津渡河抵衛辰所居代來城辰父子出走諸將追之獲力俟提辰少子勃勃奔叱干部殺其宗黨五千人遂次於鹽池河南諸部悉降獲馬三十萬匹牛羊四百萬口國用由是始饒作河南宮十七年春正月珪如木根山宴羣臣於黑鹽池十八年春三月擊侯呂鄰破之於苦水十九年春三月使東平公元儀屯田於河北五原至於柰陽塞二十年夏五月燕伐魏使使乞師於秦冬十月燕師夜遁十一月乙酉追破之於參合陂悉坑其衆二十一年閏三月燕襲克魏平城陳畱公元虔死之夏六月太后賀氏卒伐燕秋七月左司馬許謙上書勸珪稱尊號始建天子旌旗出入警蹕改元皇始八月庚寅治兵己亥大舉伐燕旌旗駱驛二千餘里鉦鼓聲振民屋襲幽州圍薊九月取并州初建臺省置刺史太守尙

書郎以下悉用儒者。珪初拓中原，留心撫納士大夫，請軍門者皆召見，存慰稍有才用，咸加擢敘。使將軍奚牧略地晉川，獲燕丹陽王買得十一月庚子，拔燕常山使王建李栗攻信都軍之所至，不得傷民。桑棗已未，進圍中山。不克，丁卯，引軍而南。次於魯口。隆安元年春正月，大饗羣臣於魯口。將軍賀賴盧叛降燕。燕慕輿根攻博陵，殺魏中山太守及高陽諸縣令。抄魏租運，珪患之。自將圍信都。拔之二月，如陽城。丁丑，軍於柏津塢。燕悉衆攻營，燎及帳下。珪蹠而出，已而燕軍自亂。魏追擊之，大敗燕師。燕祕書監崔逞等降。珪三月進圍中山。壬子，燕主寶出奔龍城。慕容詳城守拒魏稱帝。珪以中山民爲詳所脇，而大軍迫之，欲降無路。乃命諸將罷圍。珪亦還魯口。七月，慕容麟殺詳而自立。珪使長孫肥襲之，入其郭而還。時魏軍中大疫，人畜多斃。將士久役思歸，珪聞之以問諸將。諸將曰：「存者不過十四五矣，爲之奈何？」珪曰：「此天命也。人其若之？」何四海之人皆可與爲國，在吾所以撫之耳。何恤乎無民？羣臣乃不敢言。使略陽公芟中山禾黍。九月，中山饑甚，麟率三萬餘人出據新市。甲子，使趙武進軍。太史令晁崇諫曰：「不可，是疾日也。」昔

紂以甲子亡，故兵家忌之。珪曰：「紂以甲子亡，則武王不以甲子興乎？」遂興師。十月丙寅，進次新市。麟退，阻派水，依漸洳澤，以自固。甲戌，戰於義臺，大破之，斬首九千級。麟奔於鄴。甲申，進克中山。降公卿以下二萬餘人。使三萬騎赴衛王儀將以攻鄴。二年春正月，燕范陽王德走保滑臺。元儀克鄴，追德至河不及而還。珪如真定，得王永之子憲，喜曰：「此王景略之孫也。」以爲本州中正。遂至於鄴，立行臺，以日南公和跋鎮鄴。還中山，所過存問百姓。令大軍所經州郡復貲租一年。珪將北還，發卒治直道，自望都鐵關鑿恒嶺至代。

率六軍掃平中土凶逆蕩除遐邇率服宜仍先號以爲魏焉秋七月遷都平城始營宮室建宗廟立社稷八月命有司正封畿標道里平權衡審度量遣使循行郡國察守宰不法者親察而黜陟之冬十月起天文殿十一月命吏部郎鄧淵定官制協音律儀曹郎董謐制禮儀三公郎王德定律令太史令晁崇考天象尙書崔宏總而裁之十二月羣臣勸進已丑始稱皇帝改元天興命朝野皆束髮加帽追尊遠祖毛以下爲帝自言黃帝之後以土德王色尙黃數用五祭用分至及臘徙六州二十二郡守宰豪傑二千家於

晉記

卷六十八

十六國錄

主

代都東至代郡西至善無南極陰館北盡參合皆爲畿內其外四方四維置八部帥以監焉

己亥三年春正月魏祀南郊大舉伐高車二月破其三十餘部大獲而還起鹿苑於南臺之陰北距長城東包白登輪廣數十里鑿渠引武川水於苑中三月分尙書諸曹置五經博士增國子太學生員三千人燕滑臺降魏秋七月秦寇洛陽魏使太尉穆崇入援河南太守辛恭靖求救於魏也殺御史中丞崔逞冬十月太廟成遷神元平文昭成獻明神主於太廟

庚子四年春正月遣使循行州郡察舉不法二月耕藉田三月立后慕容氏夏四月秦遣使來聘五月使使聘於秦秋七月起中天殿及雲母金華二堂冬十一月使常山王遵擊破多羅部帥沒奕于沒奕于與劉勃勃奔秦州十二月置仙人博士儀曹郎董謐獻服餌術也殺左將軍李栗辛丑五年春二月丁亥命樂師入學習舞釋菜於先聖先師夏四月罷鄴行臺詔有司舉遺才五月起紫極殿秋七月使長孫肥徇許昌至彭城材官將軍和突擊黜弗素古延諸部

晉記

卷六十八

十六國錄

古

壬寅元興元年春正月燕侵魏遼西柔然社崙救素古延諸部和突逆擊破之柔然遂遁漠北奪居高車故地夏五月秦使姚平伐魏秦王自督諸軍爲平後繼取魏乾壁六月治兵於東郊以毗陵王順長孫肥爲前鋒秋七月魏主始書魏主稱帝故也自將禦之八月至於柴壁秦王率師來救逆擊破之俘其餘衆三萬餘人獲秦將狄伯支雷星康猥姚伯禽四品將軍以上四十餘人冬十月班師十二月柔然社崙侵魏社崙自據高車故地遣使示諸部雄於朔方其地西至焉耆東接朝鮮南臨大漠焉摩旁小國因自號豆

代可汗立約束以千人爲軍軍有將百人爲幢幢有帥攻戰先登者賜以虜獲畏懦者石擊其首而殺之故每戰爭先爲魏邊患使常山王追之不及而還癸卯二年春正月朔方尉遲率萬家降魏始命有司制冠服以差品秩秋七月築豺山宮殺平原太守和跋冬十月立子嗣爲齊王紹清河王熙陽平王曜河南王帝遣使如魏

甲辰三年春正月襲秦蒲子三月初限縣戶不滿百者罷之秋九月改官制制爵四等曰王曰公曰侯曰子除伯男之號追錄舊臣加封爵冬十月赦晉記

卷六十八十六國錄 十四 五

改元天賜十一月命朝臣各辨宗黨舉才行凡宗室州郡各置師

乙巳義熙元年春二月有事於西郊車旗盡黑丙午二年春正月如豺山宮校獵至屋孤山增置刺史守令凡功臣爲州者皆徵還京以爵歸第夏四月築灋南宮廣苑囿立外城方二十里秋九月觀漠南北鹽池至十月而還

丁未三年春二月立子修爲河間王處文長樂王連廣平王黎京兆王夏五月殺常山王遵秋八月殺司空庾岳

戊申四年春正月如豺山宮遂如參合陂觀漁於延水至甯川而還三月秦使使來聘

己酉五年夏四月雷震天安殿魏主惡之命以衝車毀東西序初魏主信方士服寒食散藥發躁怒至是益甚而災異屢見占者又言有急變生肘腋憂懣不安寢食俱廢喜怒非常或追計生平成敗得失獨坐而語左右不敢近百官奏事輒追憶舊惡而殺之入見而顏色步趨鼻息言語之閒有不寧失措卽謂懷惡外見手自擊殺死者皆陳天安殿前百官震懾懈怠莫相督攝巷里之閒盜賊公行魏主常非燕成武

齊記

卷六十八十六國錄 十四 六

皇權柄下移以至敗亡博士公孫表希旨進韓非書勸其以法御下故崔逞李栗和跋常山庾岳諸大臣皆以誅死至是藥動益謂羣臣不可信自吏部尙書崔宏及其子著作郎浩之外大者誅小者譴遂人人自危不克終日秋七月殺慕容支屬三百餘人

八月殺衛王儀初魏主納劉頭眷之女有寵生齊王嗣及克中山獲燕主寶幼女亦愛之而賀太后之妹美魏主諱納之太后不可曰吾聞之過美必多不祥且已有家不可奪也魏主密使人殺其夫而納之生清河王紹魏將立后必卜鑄金人成則立不則否

晉記

卷六十八

十六國錄

七

大興三年欲立后而慕容氏所鑄獨成因立焉拜劉
爲貴人賀爲夫人紹生而無賴好輕游里巷劫剝行
人以爲樂魏主弗善也嘗倒懸於井中垂死而出之
心欲立嗣爲太子而魏故事凡立後宮子輒先殺其
母冬十月賜嗣母劉貴人死召嗣而諭之嗣性孝哀
泣不自勝魏主怒嗣還舍日夜號泣魏主知而復召
之嗣欲入左右曰上怒甚入將不測是陷上於不義
也不如避之俟怒解而入嗣乃出匿於外帷帳下車
路頭王洛兒隨之魏主躁怒譴責賀夫人將殺之而
未決夫人密使告紹曰何以救我時魏主左右皆離
叛紹夜與宦者宮人通謀踰垣入宮弑之寢殿紹大
出布帛賜王公已下崔宏獨不受嗣聞變使洛兒夜
入平城告將軍安同等討賊衆翕然響應爭出奉迎
衛士執紹送嗣嗣誅紹及賀夫人諸爲內應者皆僞
而食之乃即位改元永興諡珪曰道武廟號烈祖尊
母劉氏爲宣穆皇后凡公卿先罷歸者悉召用之命
鉅鹿公長孫嵩北新侯安同山陽侯奚斤白馬侯崔
宏元城侯元屈壽光侯叔孫建宜都公穆觀任城公
嵇拔坐止車門右其聽時政時人謂之八公又以尙
書燕鳳選事什翼犍使與都坐大官封懿等入侍講

晉記

卷六十八

十六國錄

六

論出議政事以洛兒路頭爲散騎常侍常問洛兒舊
臣爲先帝所親信者誰也洛兒以李先對卽召先而
問曰卿以何才何功而爲先帝所知對曰臣不才無
功但以忠直爲先帝所知耳因問政事先曰堯舜之
教化民如子三王任賢天下懷服魏主善之使常宿
於內備顧問賜絹五十匹絲五十斤雜綵五十匹御
馬一匹封壽春侯冬十月柔然侵魏
庚戌六年春正月魏伐柔然二月使將軍于栗磾
鎮平陽當是時魏主以郡縣豪右多爲民患優詔徵
之而民戀本土不樂內徙長吏逼遣遂相煽動羣盜
大起因問八公曰吾前以凶俠亂民故欲徵赴京師
而守宰失綏致有逋匿誅之不勝吾欲大赦以安之
何如元城侯屈曰民逃不罪而反赦之是爲上者反
求於下而令不行也不如誅其首惡赦其餘黨則法
行於上而惠施於下矣崔宏曰不然王者治民務在
安之而已不與爭勝負也故琴瑟不調則改而更張
法度不平必蕩而更制夫赦雖非正道可以行權秦
漢以來皆用之屈欲先誅而後赦是誅與赦兩不能
去曷若一赦而遂定乎且今之羣盜非迫於饑寒爲
懼罪也懼罪而赦之則無事矣何必勦民若赦而不

從誅未晚也。魏主從之。羣盜悉解。既而使于栗磾討不從命者。所向皆平。夏五月。柔然圍魏將長孫嵩於牛川。魏主自將救之。柔然乃遁。秋八月。章武民劉牙反。山陽侯奚斤討平之。

辛亥七年。春二月。出宮人以配鰥民。命北新侯安同等循行州郡。察民疾苦。三月。命侍臣常帶劍。

夏六月。秦遣使來聘。

壬子八年。夏四月。宴羣臣於西宮。使各獻直言。秋

七月。置四廂大將。

癸丑九年。春正月。大閱於東郊。賜王公將士布帛各

晉記

卷六十八 十六國錄

十九

有差。二月。秦遣使來聘。分遣使者巡求僞逸。

夏五月。赦。

甲寅十年。秋八月。使馬邑侯元陋孫請婚於秦。使于什門如燕。使使於太尉裕。秦遣使來聘。冬十月。

遣使循行諸州。詔守宰不如法。聽民詣闕上訴。十

二月。柔然侵魏。

乙卯十一年。春二月。琅邪太守劉朗叛附於魏。帝使使如魏。夏六月。魏主如赤城。親見長老。問民疾苦。南次石亭。至上谷。問百年訪賢俊。復所過田租之半。秋七月。還平城。九月。大饑。出布帛倉穀以賑貧窮。

太史令王亮以歲饑。請遷都於鄴。魏主以問羣臣。崔浩周澹曰。遷都可以救一時之饑。然非久長之策也。

山東之人以國家地居廣漠。人畜無算。號稱牛毛之衆。今雷兵守舊都。分家南徙。不能滿諸州。而參居郡縣。處榛林之間。水土不便。疾疫必多。且情見事露。則四方皆有輕侮之心。勃勃柔然必來覬覦。而朝廷隔雲代千里之險。難以赴救。此則聲實俱損也。居於北方。而山東有變。輕騎南下。則耀威桑梓之中。孰能測其多少。百姓望塵。懼伏。是國家所以威制諸夏也。來春草生。乳酪將出。兼有菜果。足接獻秋。魏主曰。今倉

晉記

卷六十八 十六國錄

二十

廩已竭。若來歲復饑。則如之何。對曰。今惟檢窮下諸戶。就食山東。如來年又饑。當更圖之。但不可就一時之利。而忘千載之計耳。魏主從之。遂躬耕藉田。勸課農桑。明年大熟。冬十月。秦主使使送女於魏。以爲夫人。

丙辰十二年。夏四月。赦。改元泰常。秋八月。太尉裕伐秦。使使假道於魏。九月。前鋒王仲德至梁城。魏兗州刺史尉建棄城北渡。魏主使將軍叔孫建等巡河。丁巳十三年。春二月。遣使循行州郡。問民疾苦。察治守宰。夏四月。太尉裕擊魏河上軍。破之。遂入洛陽。

齊郡太守王懿降魏。上書請兵絕裕歸路。魏主謂崔浩曰。聞晉前鋒已至潼關。劉裕其必克秦乎。對曰。克之矣。魏主曰。何以知之。對曰。秦皇好事虛名。而無實用。元子懷弱。兄弟乖爭。裕乘其危。兵精將勇。秦無其匹也。何不克之。有。魏主曰。裕才何如。慕容垂。崔浩曰。垂藉父兄之資。修復故業。國人歸之。如夜蛾之赴火也。故易以立功。裕起寒微。不階尺土一民。討滅羣盜。所向無前。晉室陵遲。遂執國柄。其才優矣。魏主曰。裕若入關。不能進退。我以精騎直襲彭城。裕將若之。何。對曰。勃勃柔然。伺我之際。今兵旅雖盛。而將非韓白。晉記 卷六十八 十六國錄 十四 三

暴於一時。終爲人所滅耳。魏主大悅。語至夜分。賜御縹膠十觚。水精鹽一兩。曰。朕味卿言。故欲與卿同其旨也。然猶命長孫嵩。叔孫建。各簡精兵。伺裕西過。南侵彭沛。置六部大人。秋七月。太尉裕克長安。秦主泓出降。司馬休之。韓延之等。自秦奔魏。冬十月。召長孫嵩等還平城。使叔孫建鎮鄴。刁雍屯固山。秦姚叡姚僧光。姚定世來奔。十二月。命錄秦子孫所在。以聞者。賞之。西涼入貢。置南雍州。以處秦雍流民。戊午十四年。春三月。帝遣使如魏。夏四月。徙冀定幽三州。徙何於平城。使征東長孫道生侵燕。秋八月。雁門河內大水。復其租稅。冬十月。築宮於西苑。天部大人白馬公崔宏卒。己未。元熙元年。春正月。大蒐於犢渚。三月。築宮於蓬臺之北。司馬楚之等遣使降魏。夏四月。有事於東廟。助祭者數百國。秋九月。築宮於白登山。冬十二月。大狩於薛林。庚申二年。夏四月。作濯南宮。六月。太尉裕稱皇帝。廢帝爲零陵王。晉亡。其魏後事在本史。自力微崛起漠北。與魏通好。至猗盧而乃心晉室。遂加名號。劉琨有以致之也。既而內難迭起。國以寢衰。

什翼犍寬仁大度。幾乎復振。遭秦之疆。社稷夷爲二部。天欲興之。而故厄之。道武以孤童克奮。恢復祖業。進定中原。稱大號。而變國俗。拔賢僞。雖末年多僻。其規模蓋宏遠哉。明元繼之。內外和輯。吏畏民懷。而元氏駁駁乎疆大矣。不有經久之謨。何能啓百六十餘年之祚也。

嗚呼。晉室之衰。至十六國而極矣。當此之時。干戈相尋。生民塗炭。百五十年之間。日食五十八。弑君二十。三。可謂亂世也。與夫有五霸。而後爲春秋。有七雄。而後爲戰國。有曹劉孫氏。而後爲魏蜀東吳。十六國之

晉記

卷六十八 十六國錄

三

迭興。蓋因劉石苻姚慕容諸人之雄武。不可制。而後瓜分幅裂。各相爭。而不能下。然則其時雖亂。而其間盛衰興廢之故。又何嘗不各有治亂哉。自古有國有家者。得人則興。失人則亡。聽言則裕。懷諫則傾。若張賓之謀。晝趙明帝之苟或也。太宰恪之受遺。慕容暉之霍光也。王猛之治國。苻宜昭之管仲也。謝艾之用兵。涼州之諸葛孔明也。元孤之讓國。則什翼犍之曹子臧也。以苻氏之疆。幾乎混一海內。而自我失之。敗於所恃也。姚興之寬仁恭儉。而再世而亡。失於寡斷也。慕容氏修仁行義。而享國最永。張涼州續著勤王。

而五世九公。石勒不亞於魏武。李雄無愧乎宋宣。其開忠侃智略之士。如陳元達。游子遠。范長生。劉翽。梁琛。苻雄。鄧羌。張淳。姚紹。崔宏。王買德之流。遭時馳騁。以身許國。蓋有足多者。而世之人往往以其亂世而少之。吾獨惜夫石勒苻堅之雄略治功。而亦與劉聰禿髮沮渠赫連諸國同類而訾之也。

晉記

卷六十八 十六國錄

三

晉記卷六十八終

晉記六十八卷 浙江巡撫
採進本

國朝郭倫撰倫字凝初號西山蕭山人乾隆丙子舉人是書前有倫自序稱讀晉書荀勗傳至高貴鄉公欲爲變一語以爲大悖於理又如宣景文及身不帝而列諸本紀孫旂牽秀助亂之徒乃與繆播閻鼎同列賈充姚萇傳述鬼神事竟如優俳諸國載記不年不月複襍而無章譙登許蕭之忠義闕而不載潘岳諸人之文無關治亂乃皆臚之本傳其間謀臣碩士如張華羊祜杜預王濬劉琨祖逖陶侃王導溫嶠謝安之謨猷以及劉石諸人之雄武而本傳蕪冗曾不足發其不可磨滅之概至清言娓娓乃司馬氏所以亂亡而縷述不衰皆取舍失衷是非晉亂因重爲刊定勒成此編其中唯諸志稍有可觀悉仍舊貫其餘皆刪其冗瑣更易舊文爲世系一本紀三內紀一志列傳四十一十六國錄十四積十五年乃成較原本頗明簡然亦有體例未善者如司馬懿父子改爲世系是已至於呂后本紀見於史紀實以臨朝范史沿流已失編年之本義倫改傳爲紀於例殊乖平吳功臣別立

名目史家亦無此法推其根據蓋襲史記高祖功臣然彼自表例非傳例也五行志散入本紀固足破附會之論若刪除列女使因事附見於諸傳設如陶嬰之類黃鵠不雙旣與時事無關又無族屬可繫者將竟遺之乎阮籍雖未仕晉然勸進一牋本集具載此其意存黨篡百喙無辭自當以徐昂發畏壘筆記所論爲是載之晉史所以誅心乃附之阮咸傳中俾與陶潛稱晉爲一例非至公也桓溫雖未親篡而跋扈不臣至擅廢立其先導桓元何啻曹操之開曹丕律以無將之義書叛何辭倫故未減之亦爲好持異論他如史家之難莫過表志晉書既不立表自宜補作諸志漏畧頗多地理尤無端緒亦應掇拾放逸爲之葺完乃憚於改作竟仍其舊是亦未免因陋就簡者矣

遼大臣年表一卷金將相大

臣年表一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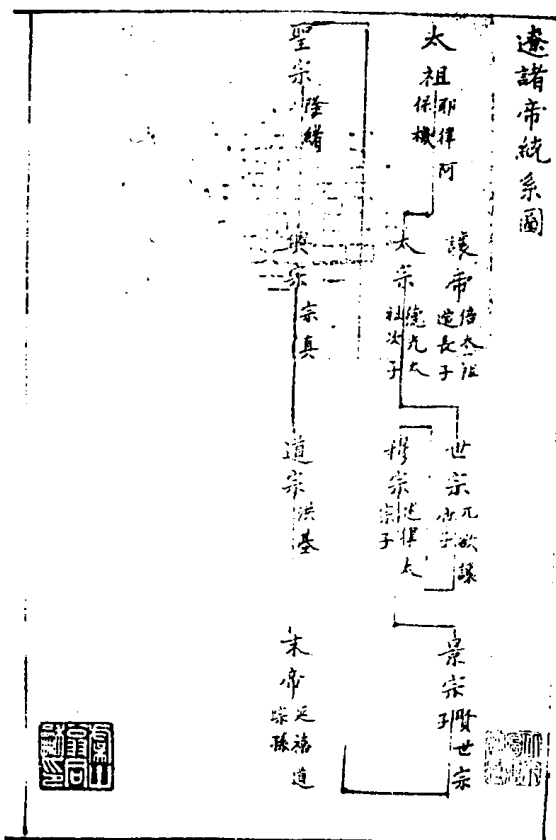
不著撰者

北京圖書館藏清鈔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遼大臣年

表一卷金大臣年表一卷》提

要



三年甲申 德元	四年乙酉 德元	五年丙戌 德元	六年丁亥 德元	七年戊子 德元	八年己丑 德元	九年庚寅 德元	十年辛卯 德元	十一年壬辰 德元	十二年癸巳 德元	十三年甲午 德元	十四年乙未 德元	十五年丙申 德元	十六年丁酉 德元	十七年戊戌 德元	十八年己亥 德元	十九年庚子 德元	二十年辛丑 德元	二十一年壬寅 德元	二十二年癸卯 德元	二十三年甲辰 德元	二十四年乙巳 德元	二十五年丙午 德元	二十六年丁未 德元	二十七年戊申 德元	二十八年己酉 德元	二十九年庚戌 德元	三十年辛亥 德元	三十一年壬子 德元	三十二年癸丑 德元	三十三年甲寅 德元	三十四年乙卯 德元	三十五年丙辰 德元	三十六年丁巳 德元	三十七年戊午 德元	三十八年己未 德元	三十九年庚申 德元	四十年辛酉 德元	四十一年壬戌 德元	四十二年癸亥 德元	四十三年甲子 德元	四十四年乙丑 德元	四十五年丙寅 德元	四十六年丁卯 德元	四十七年戊辰 德元	四十八年己巳 德元	四十九年庚午 德元	五十年辛未 德元	五十一年壬申 德元	五十二年癸酉 德元	五十三年甲戌 德元	五十四年乙亥 德元	五十五年丙子 德元	五十六年丁丑 德元	五十七年戊寅 德元	五十八年己卯 德元	五十九年庚辰 德元	六十年辛巳 德元	六十一年壬午 德元	六十二年癸未 德元	六十三年甲申 德元	六十四年乙酉 德元	六十五年丙戌 德元	六十六年丁亥 德元	六十七年戊子 德元	六十八年己丑 德元	六十九年庚寅 德元	七十年辛卯 德元	七十一年壬辰 德元	七十二癸巳 德元	七十三甲午 德元	七十四乙未 德元	七十五丙申 德元	七十六丁酉 德元	七十七戊戌 德元	七十八己亥 德元	七十九庚子 德元	八十年辛丑 德元	八十一年壬寅 德元	八十二年癸卯 德元	八十三年甲辰 德元	八十四年乙巳 德元	八十五年丙午 德元	八十六年丁未 德元	八十七年戊申 德元	八十八年己酉 德元	八十九年庚戌 德元	九十年辛亥 德元	九十一年壬子 德元	九十二年癸丑 德元	九十三年甲寅 德元	九十四年乙卯 德元	九十五年丙辰 德元	九十六年丁巳 德元	九十七年戊午 德元	九十八年己未 德元	九十九年庚申 德元	一百年辛酉 德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三年甲申 德元	四年乙酉 德元	五年丙戌 德元	六年丁亥 德元	七年戊子 德元	八年己丑 德元	九年庚寅 德元	十年辛卯 德元	十一年壬辰 德元	十二年癸巳 德元	十三年甲午 德元	十四年乙未 德元	十五年丙申 德元	十六年丁酉 德元	十七年戊戌 德元	十八年己亥 德元	十九年庚子 德元	二十年辛丑 德元	二十一年壬寅 德元	二十二年癸卯 德元	二十三年甲辰 德元	二十四年乙巳 德元	二十五年丙午 德元	二十六年丁未 德元	二十七年戊申 德元	二十八年己酉 德元	二十九年庚戌 德元	三十年辛亥 德元	三十一年壬子 德元	三十二年癸丑 德元	三十三年甲寅 德元	三十四年乙卯 德元	三十五年丙辰 德元	三十六年丁巳 德元	三十七年戊午 德元	三十八年己未 德元	三十九年庚申 德元	四十年辛酉 德元	四十一年壬戌 德元	四十二年癸亥 德元	四十三年甲子 德元	四十四年乙丑 德元	四十五年丙寅 德元	四十六年丁卯 德元	四十七年戊辰 德元	四十八年己巳 德元	四十九年庚午 德元	五十年辛未 德元	五十一年壬申 德元	五十二年癸酉 德元	五十三年甲戌 德元	五十四年乙亥 德元	五十五年丙子 德元	五十六年丁丑 德元	五十七年戊寅 德元	五十八年己卯 德元	五十九年庚辰 德元	六十年辛巳 德元	六十一年壬午 德元	六十二年癸未 德元	六十三年甲申 德元	六十四年乙酉 德元	六十五年丙戌 德元	六十六年丁亥 德元	六十七年戊子 德元	六十八年己丑 德元	六十九年庚寅 德元	七十年辛卯 德元	七十一年壬辰 德元	七十二癸巳 德元	七十三甲午 德元	七十四乙未 德元	七十五丙申 德元	七十六丁酉 德元	七十七戊戌 德元	七十八己亥 德元	七十九庚子 德元	八十年辛丑 德元	八十一年壬寅 德元	八十二年癸卯 德元	八十三年甲辰 德元	八十四年乙巳 德元	八十五年丙午 德元	八十六年丁未 德元	八十七年戊申 德元	八十八年己酉 德元	八十九年庚戌 德元	九十年辛亥 德元	九十一年壬子 德元	九十二年癸丑 德元	九十三年甲寅 德元	九十四年乙卯 德元	九十五年丙辰 德元	九十六年丁巳 德元	九十七年戊午 德元	九十八年己未 德元	九十九年庚申 德元	一百年辛酉 德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三年己酉	二年甲申	元年癸未	四年壬子	三年己巳	二年庚辰	己卯	七年戊子	九年丁丑	八年丙子
休奇	休奇	休奇	休奇	休奇	休奇	休奇	休奇	休奇	休奇
沙防	沙防	沙防	沙防	沙防	沙防	沙防	沙防	沙防	沙防
斜珍	斜珍	斜珍	斜珍	斜珍	斜珍	斜珍	斜珍	斜珍	斜珍
德珠	德珠	德珠	德珠	德珠	德珠	德珠	德珠	德珠	德珠
清珍	清珍	清珍	清珍	清珍	清珍	清珍	清珍	清珍	清珍
瑞耳	瑞耳	瑞耳	瑞耳	瑞耳	瑞耳	瑞耳	瑞耳	瑞耳	瑞耳
海星	海星	海星	海星	海星	海星	海星	海星	海星	海星
俊防	俊防	俊防	俊防	俊防	俊防	俊防	俊防	俊防	俊防

七年戊子	九年丁丑	八年丙子	七年乙丑	六年甲子	五年癸亥	四年壬子	三年己巳	二年庚辰	元年癸未
休奇	休奇	休奇	休奇	休奇	休奇	休奇	休奇	休奇	休奇
沙防	沙防	沙防	沙防	沙防	沙防	沙防	沙防	沙防	沙防
斜珍	斜珍	斜珍	斜珍	斜珍	斜珍	斜珍	斜珍	斜珍	斜珍
德珠	德珠	德珠	德珠	德珠	德珠	德珠	德珠	德珠	德珠
清珍	清珍	清珍	清珍	清珍	清珍	清珍	清珍	清珍	清珍
瑞耳	瑞耳	瑞耳	瑞耳	瑞耳	瑞耳	瑞耳	瑞耳	瑞耳	瑞耳
海星	海星	海星	海星	海星	海星	海星	海星	海星	海星
俊防	俊防	俊防	俊防	俊防	俊防	俊防	俊防	俊防	俊防

[illegible]

二年丙申	三年丁酉	四年戊戌	五年己亥	六年庚子	七年辛丑	八年壬寅	九年癸卯	十年甲辰	十一乙巳
重元	重元	重元	重元	重元	重元	重元	重元	重元	重元
唐古	唐古	唐古	唐古	唐古	唐古	唐古	唐古	唐古	唐古
唐古	唐古	唐古	唐古	唐古	唐古	唐古	唐古	唐古	唐古
唐古	唐古	唐古	唐古	唐古	唐古	唐古	唐古	唐古	唐古
唐古	唐古	唐古	唐古	唐古	唐古	唐古	唐古	唐古	唐古
唐古	唐古	唐古	唐古	唐古	唐古	唐古	唐古	唐古	唐古
唐古	唐古	唐古	唐古	唐古	唐古	唐古	唐古	唐古	唐古
唐古	唐古	唐古	唐古	唐古	唐古	唐古	唐古	唐古	唐古
唐古	唐古	唐古	唐古	唐古	唐古	唐古	唐古	唐古	唐古
唐古	唐古	唐古	唐古	唐古	唐古	唐古	唐古	唐古	唐古

二年丙申	三年丁酉	四年戊戌	五年己亥	六年庚子	七年辛丑	八年壬寅	九年癸卯	十年甲辰	十一乙巳
唐古	唐古	唐古	唐古	唐古	唐古	唐古	唐古	唐古	唐古
唐古	唐古	唐古	唐古	唐古	唐古	唐古	唐古	唐古	唐古
唐古	唐古	唐古	唐古	唐古	唐古	唐古	唐古	唐古	唐古
唐古	唐古	唐古	唐古	唐古	唐古	唐古	唐古	唐古	唐古
唐古	唐古	唐古	唐古	唐古	唐古	唐古	唐古	唐古	唐古
唐古	唐古	唐古	唐古	唐古	唐古	唐古	唐古	唐古	唐古
唐古	唐古	唐古	唐古	唐古	唐古	唐古	唐古	唐古	唐古
唐古	唐古	唐古	唐古	唐古	唐古	唐古	唐古	唐古	唐古
唐古	唐古	唐古	唐古	唐古	唐古	唐古	唐古	唐古	唐古
唐古	唐古	唐古	唐古	唐古	唐古	唐古	唐古	唐古	唐古

三壬辰	琳	淳淳底 奉先 侯	即侯
三壬辰	琳	淳淳底 奉先 侯	即侯
四甲午	琳	奉先 淳淳底 侯	人望
五甲午	琳	奉先 淳淳底 侯	人望
六甲午	琳	奉先 淳淳底 侯	人望
七甲午	琳	奉先 淳淳底 侯	人望
八甲午	琳	奉先 淳淳底 侯	人望
九甲午	琳	奉先 淳淳底 侯	人望
十年甲午	琳	奉先 淳淳底 侯	人望

十年甲午	琳	淳淳底 奉先 侯	即侯
九年甲午	琳	淳淳底 奉先 侯	即侯
八年甲午	琳	淳淳底 奉先 侯	即侯
七年甲午	琳	淳淳底 奉先 侯	即侯
六年甲午	琳	淳淳底 奉先 侯	即侯
五年甲午	琳	淳淳底 奉先 侯	即侯
四年甲午	琳	淳淳底 奉先 侯	即侯
三年甲午	琳	淳淳底 奉先 侯	即侯
二年甲午	琳	淳淳底 奉先 侯	即侯
一年甲午	琳	淳淳底 奉先 侯	即侯

世祖諡晉德帝安帝諡海獻祖諡可昭祖石晉景祖諡

[illegible]

徽宗純名改名宗峻太祖嫡子熙宗父
德宗幹本改名宗幹太祖長子徽宗庶兄
發帝亮父睿宗詭里孫改名宗輔徽宗
弟世宗父顯宗嗣土瓦改名允恭世宗
嫡子章宗父皆違尊廢帝允濟世宗庶
子章宗叔父宣宗

顯宗長子章宗庶兄

大定十五年世宗佐命功臣命圖像於府廡
宮凡二十有一人後又定次等功臣得歡都
以下十二人

諸班勃極烈都元帥達超國王斜也 同論思魯勃極烈
燕國王撒改 太師梁宗國王幹本 太保尚書令都元
帥周宗國王粘沒喝 右副元帥達燕國王幹骨鉢 太
師都元帥梁國王兀朮 阿買勃極烈金源郡王習不失
迭勃極烈西南西北兩路都統鄭國王幹魯 左丞相侍
中豫王希尹 黃龍府都統莘王婁室 贈太師秦漢國
王謀良虎 元帥左都監吳國王闡母 保大軍節度使
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蜀國王銀朮可 同論思室勃極烈

隋國王阿貴合意 係大軍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金源郡王迪古迪 司空豫國王蒲家奴 左副元帥兼
行臺左丞相應國王撒魯喝 侍中知樞密院事鄒王劉
彥宗 咸州路都統韓魯古 右丞相濮王韓企先 特
進習室

贈開府儀同三司代國公徽都 金源郡王石土門 徐
國公渾瑊 阿舍勃極烈達封國王護都訶 西北路招
討使濮因公石古乃 西北路招討使濟因公蒲查、泰
寧節度使國王斜卯阿里 元帥左監軍拔青達 魯國
公蒲察石家奴 銀青光祿大夫蒙逆 安化軍節度使

廣平郡王活女 元帥左監軍定國公突合達 都統同	中書門下平章事齊國公婆盧火 東京留守開府儀同	三司鹽運司公為延蒲盧渾 儀同三司阿魯補 鎮國上	將軍烏林答太欲 太師同宗國王烏也 太傅漢王大	吳平章政事戴王赤蓋輝 全吉衛上將軍耶律馬五	驍騎衛上將軍韓常 左副元帥竹臺左丞相阿魯補	太廟配享功臣	歡都 治河 勅者 拔達 盆納	撒改 習不失 幹魯 幹魯古 阿魯合德	已上配享世祖廟庭	已上配享太祖廟庭	已上配享太宗廟庭	已上配享世宗廟庭	已上配享世宗廟庭
蘭母 銀木可 斜也 蒲家奴 宗雅	宗翰 宗幹	要室 地古地 幹青鉢 兀木 撒青喝	韓企先	乾石烈志寧 僕散忠義 徒申合喜 張浩	乾石烈良弼 李石 石瑭 完顏宗叙	唐括安禮	已上配享世宗廟庭						

徒申克寧 完顏襄	已上配享世宗廟庭	完顏承輝 僕散端 高汝瑛	已上配享宣宗廟庭	張浩 乾石烈志寧 乾石烈良弼 僕散忠義	石瑭 徒申克寧	已上六人亦圖像於廟庭
-------------	----------	--------------------	----------	------------------------------	------------	------------

金將相大臣年表

三年丙	二年戊	三年己	三年庚
最 撒改	最 撒改	最 撒改	最 撒改
阿商合通	阿商合通	阿商合通	阿商合通
阿從字	阿從字	阿從字	阿從字
習不失	習不失	習不失	習不失
幹魯	幹魯	幹魯	幹魯
初元帥	初元帥	初元帥	初元帥
右副元	右副元	右副元	右副元
司書門	司書門	司書門	司書門
樞密使	樞密使	樞密使	樞密使

四年庚戌 子 子 子	五年辛 丑 丑 丑	六年壬 寅 寅 寅	七年癸 卯 卯 卯	八年甲 辰 辰 辰	九年乙 巳 巳 巳	十年丙 午 午 午	十一年丁 未 未 未	十二年戊 申 申 申	十三年己 酉 酉 酉	十四年庚 戌 戌 戌	十五年辛 亥 亥 亥	十六年壬 子 子 子	十七年癸 丑 丑 丑	十八年甲 寅 寅 寅	十九年乙 卯 卯 卯	二十年丙 辰 辰 辰	二十一年丁 巳 巳 巳	二十二年戊 午 午 午	二十三年己 未 未 未	二十四年庚 申 申 申	二十五年辛 酉 酉 酉	二十六年壬 戌 戌 戌	二十七年癸 亥 亥 亥	二十八年甲 子 子 子	二十九年乙 丑 丑 丑	三十年丙 寅 寅 寅	三十一年丁 卯 卯 卯	三十二年戊 辰 辰 辰	三十三年己 巳 巳 巳	三十四年庚 午 午 午	三十五年辛 未 未 未	三十六年壬 申 申 申	三十七年癸 酉 酉 酉	三十八年甲 戌 戌 戌	三十九年乙 亥 亥 亥	四十年丙 子 子 子	四十一年丁 丑 丑 丑	四十二年戊 寅 寅 寅	四十三年己 卯 卯 卯	四十四年庚 辰 辰 辰	四十五年辛 巳 巳 巳	四十六年壬 午 午 午	四十七年癸 未 未 未	四十八年甲 申 申 申	四十九年乙 酉 酉 酉	五十年丙 戌 戌 戌	五十一年丁 亥 亥 亥	五十二年戊 子 子 子	五十三年己 丑 丑 丑	五十四年庚 寅 寅 寅	五十五年辛 卯 卯 卯	五十六年壬 辰 辰 辰	五十七年癸 巳 巳 巳	五十八年甲 午 午 午	五十九年乙 未 未 未	六十年丙 申 申 申	六十一年丁 酉 酉 酉	六十二年戊 戌 戌 戌	六十三年己 亥 亥 亥	六十四年庚 子 子 子	六十五年辛 丑 丑 丑	六十六年壬 寅 寅 寅	六十七年癸 卯 卯 卯	六十八年甲 辰 辰 辰	六十九年乙 巳 巳 巳	七十年丙 午 午 午	七十一年丁 未 未 未	七十二年戊 申 申 申	七十三年己 酉 酉 酉	七十四年庚 戌 戌 戌	七十五年辛 亥 亥 亥	七十六年壬 子 子 子	七十七年癸 丑 丑 丑	七十八年甲 寅 寅 寅	七十九年乙 卯 卯 卯	八十年丙 辰 辰 辰	八十一年丁 巳 巳 巳	八十二年戊 午 午 午	八十三年己 未 未 未	八十四年庚 申 申 申	八十五年辛 酉 酉 酉	八十六年壬 戌 戌 戌	八十七年癸 亥 亥 亥	八十八年甲 子 子 子	八十九年乙 丑 丑 丑	九十年丙 寅 寅 寅	九十一年丁 卯 卯 卯	九十二年戊 辰 辰 辰	九十三年己 巳 巳 巳	九十四年庚 午 午 午	九十五年辛 未 未 未	九十六年壬 申 申 申	九十七年癸 酉 酉 酉	九十八年甲 戌 戌 戌	九十九年乙 亥 亥 亥	第一百年丙 子 子 子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llegible]

四年	三年	二年	元年	正隆
	張浩	張浩	張浩	太師
	張浩	張浩	張浩	太傅
	張浩	張浩	張浩	太保
	張浩	張浩	張浩	司徒
	張浩	張浩	張浩	司空
	張浩	張浩	張浩	尚書令
	張浩	張浩	張浩	右丞相
	張浩	張浩	張浩	左丞相
	張浩	張浩	張浩	平章
	張浩	張浩	張浩	右丞
	張浩	張浩	張浩	左丞
	張浩	張浩	張浩	參知政事
	張浩	張浩	張浩	都元帥
	張浩	張浩	張浩	右副元帥
	張浩	張浩	張浩	左副元帥
	張浩	張浩	張浩	御史大夫

四年	三年	二年	元年	正隆
	張浩	張浩	張浩	太師
	張浩	張浩	張浩	太傅
	張浩	張浩	張浩	太保
	張浩	張浩	張浩	司徒
	張浩	張浩	張浩	司空
	張浩	張浩	張浩	尚書令
	張浩	張浩	張浩	右丞相
	張浩	張浩	張浩	左丞相
	張浩	張浩	張浩	平章
	張浩	張浩	張浩	右丞
	張浩	張浩	張浩	左丞
	張浩	張浩	張浩	參知政事
	張浩	張浩	張浩	都元帥
	張浩	張浩	張浩	右副元帥
	張浩	張浩	張浩	左副元帥
	張浩	張浩	張浩	御史大夫

	<div data-bbox="1173 188 1295 254" data-label="Text"> <p>三 年 中 不 著 撰 人 名 氏 前 列 諸 帝 統 系 圖 後 爲 遼 金 二 表 俱 系 年 於 上 而 以 諸 臣 名 爵 緯 列 其 下 大 抵 據 二 史 本 紀 所 載 命 官 年 月 編 次 成 書 但 取 便 檢 尋 無 所 考 訂</p> </div>



遼大臣年表一卷金大臣年表一卷
浙江汪啟淑家藏本
 不著撰人名氏前列諸帝統系圖後爲遼金二表
 俱系年於上而以諸臣名爵緯列其下大抵據二
 史本紀所載命官年月編次成書但取便檢尋無
 所考訂